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47/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一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歲寒集二卷附錄一卷

〔明〕孫瑀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七年孫曄刻本

.....一

芳洲文集十卷附再和東行百詠集句一卷芳洲先生年譜一卷

〔明〕陳循撰 年譜 〔明〕王翔撰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一年陳以躍刻本

.....七一

東行百詠集句九卷(存六卷)

〔明〕陳循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三五〇

重刻襪線集二十卷附南行紀詠二卷贈言四卷

〔明〕蕭儀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年重刻本

.....三九五

石溪周先生文集八卷

〔明〕周敘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三年周承超等刻本

.....五二二

歲寒集二卷附錄一卷

〔明〕孫瑀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七年孫瑀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歲寒集二

卷》提要

歲寒集序

歲寒集若干卷南京吏部尚書孫君
孚吉暨其兄正吉為其祖兵部尚書
公刻也公在官所著詩文若干篇自
題曰歲寒拙稿往歲嘗刻於浙江吏
部尚書魏文靖公兵部侍郎王公士
英國子祭酒陳公敬宗皆有序及致
仕以後不倦酬答而類多散佚其子
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惟勤旁為蒐
輯得為篇若干而總名曰歲寒集歲
寒山名公始遷地因以為號者也正
吉之子景官內閣中書因吏部君之
壻今閣老太子太保費君子克以請
于予予惟文武既判各專其業雖隨
陸絳灌不能以相兼至或不相為用
則挽二石弓者有識字之譏封萬里

侯者不能無拔筆之憾以為恒病
國朝文武並置武之職不得以與爭文
而文待以武然兼資而兩盡者
寔難其人公以文學取科第歷禮部
儀制主事郎中河南右叅政浙江左
布政使擢兵部侍郎進尚書鎮守浙
江福建蓋自永樂乙未至天順丁丑
歷

卷集序

卷一

累朝四十餘年而後歸其為郎署掌朝
貢燕饗出采與地事蹟入史館與脩
實錄皆文之事為藩省督屯田水利總
預備倉出納察姦吏懲健訟亦儒臣
常職披吟諷詠固宜有餘力焉若
北狩東征皆在扈從有功伐及溫處盜起
朝廷命將師又無功方下招撫之令而
公獨主戰請調倭倭官兵往平之為

列卿金華賊僭號奮力出剿擒九千
餘人斬首不可勝計寧紹尤溪俞高
官臺諸賊相繼殄滅者又若干人當
其運籌畫計晨夕不少暇折衝陷陣
擐甲冒矢石死生呼吸之際意氣
所激情興所寄亦不能無非其才之
優而然乎公之詩平正通達意深韻
雅無鉤棘險恠之態雖宦途公次校

卷集序

卷一

之山林巖穴無甚相遠是非獨文武
之自相為用用舍進退之間亦有通
而不滯者則其平生之所養亦可以
觀已公勲業在東南當
國家多事瘡痍困敝之民老子長孫感
戴恩德至相與刻其詩以傳獨天下
之人知公之功或未見其所為詩者
孔子論尚友必曰誦其詩是詩之傳

亦為可少哉獨予寡陋不能識公之
蘊有規於文靖諸公未足為斯集重
爾公諱瑞字原貞以字行饒之德
人卒時年八十有七

正德三年三月吉旦

賜進士第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

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致仕長沙李東陽序

李東陽集序

卷一

歲寒拙稿序

文章固為儒者之一藝然其言能本諸
聖賢之道足以扶世立教化今傳後者
則不可無也是集者今鎮守浙江兵部
尚書喬陽孫公之所著公嘗自題曰歲
寒拙稿者是也公自少將庠序進德之
餘於經史子集無所不讀以其蘊蓄之
富發之為文章其步驟率多出入韓柳

歐蘇不立異以倍道不騁奇以術俗溫

厚和平明白正大悉於仁義道德是歸
俾寘諸今作者之林有不知孰為先孰
為後者此公之文也殊不知公自膺卿
薦為進士為郎署出臨藩閫為大叅為
方伯入為大司馬至妙膺簡畀累鎮方
岳數歷中外將五十年之久於忠於義
始終一心其間若雍容廟堂垂紳正笏

以綜理大政衝冒矢石料敵制勝以度
劉大愬暨建大議定大策上致

聖德日敷下致民生日遂與古昔大臣有
猷有爲名垂竹帛者殆不多讓是知文
章特又爲公之餘事耳由是而觀則公
可不謂之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純備以
爲一代豪傑之士哉欲求公之爲人者
要不可專以文章爲足以盡公之才也

歲寒集序

是集也予得披閱之於公同門前福建
提刑按察使方公載道所健羨之頃念
與公爲斯文交者非一日且相知惟深
故不揣蕪陋姑僭爲之序云公名瑀字
原貞以字行番陽之德興人

景泰六年九月初吉賓善大夫南京吏
部尚書致仕蕭山魏驥序

大司馬孫公文集序

歐陽文忠公有言君子之學或施之
事業或見於文章常患乎難兼予竊
異之以爲斯言也不過爲尋常庸碌
之士而發若夫志在遠大高明不爲
流俗所羈者於文學政事未必不兼
而能之若今兵部尚書江右孫公殆
所謂文學政事之兼能者矣公自未

歲寒集序

樂中以明經登進士第由禮部郎中
陞河南參政又陞浙江布政進無部
侍郎再進尚書前後四十年間聞望
在天下比因閩浙盜起

天子知公在浙得人心可大受

命公綜理軍務便宜撫捕公開心見誠
指示可生之路未嘗逞威妄殺而一
時寇竊之徒相與潛蹤歛跡或自出

軍前聽招撫受約束全活不可勝數
朝廷知公之功大累降

書褒諭兼有白金綵段楮幣之賜士無
賢不肖莫不咨嘆以公之才識通敏
量度優容措諸政也非如世之文法
吏守常而不知變者比可與經濟患
難可與輯綏鎮靜保障屏蔽其當大
任非倖也宜矣然公雖樹此豐功致

此通顯謙抑而不居恬退而不伐今
年已七十華髮蒼顏被服儉素暑無
一毫貴富態與之考德論事研究天
人之說矻矻窮日夜不少休養泰歲
之乙亥公自浙來朝京師予往拜於
寓舍請益不鄙謂予庶幾可進於道
者出示平昔所爲文章及在兵間區
畫一切賊情戎事方畧奏議書數擗

誦再四何其言之藹和意之曲盡其
妙也夫志得意滿者其辭誇以浮抑
鬱不平者其辭怨以對是皆不得其
正雖工不足以傳公功大而位高形
於語言文字之間嚴重典實初不佶
屈聱牙且爲奇放曠流蕩且爲達而
理與意瞭然明白而無疑如蒼草臺
賦謁協忠廟文牧羊者對味琴醉琴
記漢高祖過魯且大牢祀孔子論皆
理趣深長發前人所未發其他諸作
又皆辭意兼到於乎若公者不謂之
文學政事兼優者哉古之人太上立
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三者有一焉
可垂不朽公德足濯一身功業在天
下文章又得其正如此世之全才士
之不器非公吾誰與歸已公文學政

事之兼優異於尋常庸碌之士非志
在遠大高明不為流俗所羈者能之
乎言行出乎古人聲光垂於不朽此
公平素抱負天下之士以此期公予
之所願學於公而未能者又在此也
予荷公愛重既聆其誨論復誦其文
辭莫大之幸敢僭書斯言以寓景仰
之意云時

景泰六年乙亥九月之吉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兵部侍郎湘川王
偉序

大司馬孫公文集序

大司馬孫公文集若干卷自

朝廷應制中外歷官省方撫民弔古平
寇以及四方賢達所請若碑銘序記頌
贊詩歌騷詞輓章之類諸體咸備溫潤
端實雅健典則大篇之春容短章之精
潔或如冠冕珥玉可登

廟堂以為

皇猷之黼黻或如鍾磬祝嘏可薦

郊廟以為盛德之形容或如敍粟布
帛可以衣被生民俾之飽德而敦化或
詞嚴義正可勵在位者之貪墨各隨所
遇而發之於文章蓋炳乎蔚然誠一代
之傑作也何其盛歟夫文章與政事相
資文非政事則無以著其實政事非文
則無以傳諸後五經之文道德政事之

萬百世仰之不可尚矣下逮兩漢唐宋若賈董司馬遷韓柳歐蘇諸君子之作皆當時致君澤民切實政事之言足為後世法則今觀孫公之作蓋有志方駕古人於後先非苟作也公自未樂進士授禮部郎中陞河南叅政浙江布政進兵部侍郎再進尚書

感蒙集序

八

竊厥功甚大歷事

列聖皇帝四十餘年小心慎密罔有失德於凡

朝廷禮樂刑政綱紀法度固已稔聞而熟見之者況又兩柄雄藩之政甘棠所憇得以歷覽名山大川之雄秀足以擴充其器宇宏博其德量致名位之益隆才識之益鉅蓋老於文學之君子也宜

其著述之富散見於先賢先正忠臣孝子貞女烈婦節義之祠墓焉誠藹乎其有德之言也其視雕鏤粉繪聾瞽世俗之耳目者可得而比倫哉夫縉紳之在高位恒患文章政事不能兼也政事有餘而文學不足則無以援古證今或失之俗文學有餘而政事不足則無以臨大事決大議或失之迂今公政事如是

感蒙集序

九

其卓卓也文章如是其炳炳也其不謂之兼而有之可乎哉使其密勿

廟堂叅贊化育於都兪吁咈之間其功烈又豈止於如是而已哉予追昔隨侍先君尹於德興之日公與予皆在髫鬢其後同仕于

朝情甚厚而不薄也今承辱示盛作且以序文相屬公舊人也安敢以不敏辭

遂書此序其首簡觀者幸勿誚其僭冒
焉公名瑀字原貞番易德興人也是為
序

天順元年夏五月既望 朝請大夫贊
治少尹南京國子致仕祭酒前 史官
慈溪陳敬宗序

歲寒集目錄

上卷

賦

瑞應景星賦

瑞應龍馬賦

善堂臺賦

頌

宣德八年元夕賜觀燈頌

瑞應麒麟頌

說

採鉛者說

鉛粉說

義鷲說

記

歲寒集目錄

敬學齋記

靜齋記

思親堂記

壽椿堂記

上蔡書院謝顯道先生祠堂記

康山忠臣廟記

鐵柱延真宮許真君銅像記

龍門記

攬秀樓記

友竹軒記

味琴軒記

醉琴軒記

思親堂記

是軒記

序

文公先生集重刊序

范氏族譜序

徐氏族譜序

劉氏族譜序

送刑科左給事中李公序

送李太宰序

送虞景益序

武定州知州黃景陽輓詩序

贈山西副使劉公文中赴任序

贈馬行春序

汪氏族譜序

論

漢高祖過魯以太牢祠孔子論

辭

啓母石辯

對

牧羊者對

祭文

歲寒集目錄

謁協忠廟文

遺經文

瑞安進兵祭旗文

莒岡營合祭風雲雷雨旗壽山川城隍諸神文

處州府進兵誓師文 祭溫處境內山川諸神文

祭先師林公文

墓表 誌銘 贊 訓

贈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倪先生墓表

夫人范氏墓誌銘

封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許公墓誌銘

浙江道監察御史高公墓誌銘

龍孺人墓誌銘

林先生遺像贊

家訓

下

歌行

瞻星臺

楊烈婦

箕子臺

高氏五節

董孝子

孝烈將軍

銅雀妓

青陵臺

避暑亭

琴鶴軒

寺好

刑部郎中王季通調荊州同知題其所寫竹惜別

題貴州陰陽正街龍岡平易卷

駐驛樹

題崇道觀

題祝公榮妻陳氏子崑拔崖詩卷

歲寒集目錄

世厚堂

題任月山畫衣塵馬圖

五言古詩

題四皓奕棋圖

竹軒

題張侍御望雲思親卷

五言律詩

題忠清堂卷十韻

嵩山八詠

新鄭四詠

溫泉

謁康節先生墓

謁二蘇先生墓

謁范文正公墓

謁二程夫子墓

輓夏止善郎中

梅窓讀易

題手澤卷

題西遊勝覽卷

題羅節婦卷

送陳上事兄止善歸清江

題陶翁憲山水圖 題周大參山水四景

題王錦水山水三幅 題恒齋卷

樂善堂 題墨梅

初祖庵 二祖庵

野齋小隱 梅窓讀易

題連江景物十詠 題延平景物八詠

五言絕句

寄劉廷振 墨梅

臨清遇戴道應憲 旅懷

五言排律

宣德九年元夕賜觀燈詩二十韻

七言律詩

成案集目錄

饒郡十詠 輓張審理祖元清河郡侯

琴月軒 耕樂軒

卧龍岡 漢高祖臺

畫卦臺 報鞋山

平江伯陳恭襄計開悼失柱石之臣

怡怡軒 題魯恭政菜園

具慶堂 綠筠軒卷

哭刑部段亞卿 奉節思親

茅屋讀書處 一貞堂

輓河南張憲副 洪熙元年歸省

慈親壽口 九老圖

四老圖 胡節婦

嘉言規益詩卷 昭慶堂卷

送河南都司衡事湯太初考績回任

悼大參張翼齋 送茶陵知縣程錯復任

送李典寶致仕 輓苑母張太孺人

和僉事鄭雅言思榮倡和詩

送尚寶少卿袁忠徹歸祭祖

悼薛郎中常生 送僧弘此宗住正覺寺

送程先生之清江 送甘主事兄歸南昌

輓吳先生 送張弘敬之任建安縣丞

送程主事瑩歸祭祖 送陳主事俊歸祭祖

送傅主事榮歸 楊大參遜之夫婦采輓

送陸郎中出守德安 送張真人懋承襲職還

成案集目錄

送陳古訓乃子還鄉 和劉求樂所寄詩

封吏部右侍郎鄭公兄弟繼歿寄輓

送蔡天錫還鄉 送月秋江和尚

友愛堂 會稽虞氏族譜

封監察御史邵梅逕以鑒鳴卒賦誄

和劉教授先生韻 孝廉臺

輓桂平尹趙原彬 古山四詠

輓宋廷圭父竹軒翁 呂崇洪

冬至 正統八年歸省慶母八十

使者傳命至家陞浙江左布政使

悼吳主事 輓張侍御父

為延慶觀道士陳志清題手卷三首

送教諭廣克文先生奉母柩歸葬廣西

悼黃太宰之千元凱

同寅祭議金華邢公乃壻回述懷四首求度并韻

輓俞郎中父

汝寧開元寺詠雪

武餘軒

輓劉黃門父

輓郭黃門母

贈考試官丁學正澄

贈考試官李訓導繼

誄番陽馮處士

金山寺十詠

輓安陸州判張真

悼月坡

霜臺十詠

輓王黃門父

贈括蒼副都紀葉維朴

題妙成觀掀蓬亭和劉伯溫韻

輓吳資源處士

重過湖州

重過金華

遊鶴象寺和祝侍御詩韻

輓杜黃門父

與陳郎中景茂別

巾峯寺

歲春峽

題紫虛觀和劉伯溫韻

輓徐處士

七言絕句

輓竹軒

題達磨禪師面壁影

青童峯

黃蓋峯

浮丘峯

三鶴峯

萬歲峯

玉鏡峯

獅子峯

虎頭峯

起雲峯

麻屋峯

金亮峯

玄龜峯

會仙峯

子晉峯

王柱峯

老翁峯

玉女峯

獨秀峯

續翠峯

太白峯

鷹犬城

東昏臺

子房臺

寄衣

題山水四幅

畫梅

雙喜圖

屈原圖

赤壁圖

樟潭十景

附錄

求仁政遺思簡

仁政遺思七言排律

五言律詩

楊文懿公贈南京御史沈澄之序

郡誌

神道碑銘

歲寒集上卷

賦

瑞應景星賦

聖皇臨御兮統一華夷繼體

三聖兮端拱無爲賢能任使兮文恬武熙聲教漸被兮

易風移禮本陰而樂本陽兮極制作之合宜功必賞而

過必罰兮謹法令之無私禮

郊社與

禘嘗兮感

神聖之格思崇天下之

榮養兮隆

至孝於

母儀以至

仁恩溥兮八表海內安兮均慶至

上天兮感格自下民兮視聽人心悅兮氣和

天道順兮瑞應乃宣德癸丑仲秋之夕天宇廓清圓體一

碧爰有雲氣間以青赤中合三星狀如半月懸象夫門

揚輝

帝闕映五星而絢綵助兩曜而增光繞黃道於西北拱紫

微於中央軒轅時出於攝提堯舜時出於翼房曠屢代

而莫覩臻斯世而爲祥調元氣於北辰開壽域於南極

應前星而介福耀文昌而出色以啓文明之運以昌存

道之國靈臺占瑞上達

宸聰群臣稱賀

聖德謙冲綸音渙發

勅戒臣工知致祥之不易思體天之惟難同一心而欽若

如上帝之覽觀毋自矜而漸忽圖長治而久安況付畀

之甚重荷保佑之兼至惟克盡於人事庶可答於

天意顧上下之同德永有光於靈瑞於是祥臣舞抃而載

歌曰洋洋兮

聖謨夙夜欽承兮補報天圖天人一理兮相感全光昭道

德兮與三五同符仰

聖明於九重兮效三祝而高呼一祝壽兮

萬萬歲二祝富兮四海無際三祝

聖子神孫兮傳

皇祚於萬世

瑞應龍馬賦

欽惟

聖明尊臨萬國體

天道立人極四時和祥生殖感至和之上瑞應

至聖之大德是以乾陽運化房星降精孕靈西土發光

微風起雲合電飛震驚露瑞斯啓神駒攸生維此神駒

挺雄姿之超越凝皓彩之輝煌耳如筒而捲雪鬣拂絲

而飛霜頂骨隆而鋒秀肉尾垂而異常毛髮生而有倫

鱗次列而成章栗川嶽之靈氣開宇宙之禎祥若乃朝

刷鬣臺幕浴瑤池濯濯玉體矯矯龍儀騰身雲路驤

天輝光依

玉輅影動龍旂耀瑞日而玉立迴祥颺而香隨曾一見

於古昔欣再觀於今茲豈直超羣之良適死種之所
也哉彼飛黃茲白駒駢駢八俊九逸才美各異一日
十里足力可至固駁骨之難得逸氣之莫比孰若龍馬
之乘時應我

聖皇之在位本之孝誠達之仁義肇四海之隆平開一統
之盛治繼

三聖而有光岳

萬葉而無替若此之靈合景星慶雲於一機同麒麟鳳凰
於一致真有以符禁河之圖而協義皇之瑞也廷臣歡
忭而稱賀

王音宣布而謙冲不以瑞至而自滿所供民安而歲豐乎
以見

歲寒集上

三

宸衷愛民之至圖治之隆體

祖宗而同德參

天地而同功所以召靈物之畢至延

壽福之無窮顧小臣之愚陋幸曠世之遭逢遙瞻

天而載拜謹獻頌於

九重頌曰

聖德巍巍 至治熙熙 致祥為宜 神駒其龍

動合雲從 靈慶所鍾 厥靈昭昭 其來遙遙獻于

天朝 維色之純 所性之馴 應德之仁 維德所孚

允協瑞圖 太平之符 貞符自

天

聖壽萬年

皇作綿綿

著草堂賦

曩余幼以讀易兮知求卦之樞者顯象數以示人兮實
神物之所為得生數於圓穹兮得成數於厚土諒生成
之不已兮托靈根於何所一青雲以遠覽兮獨慨想夫
三古感天地之交泰兮依日月之清光扶風雷以順動
兮通山澤以徜徉按圖畫以冥搜兮期有契於圓方探
理數於河洛兮索韋編於洙泗懷幽思於姜里兮想姬
旦於夢寐歲幾周而無所得兮嗟未遂余初志過大昊
之墟而暫憩兮遇上蔡翁而問之曰著草之有臺兮從
太古其在茲高兩仞而突兀兮方半畝而坦夷並卦臺
以列峙兮原易通於皇義匪幽贊於神明兮同賴蕭其
誰知惟根莖之發育兮隨氣運之盛衰適遭世之和平
兮觀靈苗之茂植滿叢科於百莖兮長脩莖於十尺誠
曠世之嘉應兮表

歲寒集上

四

皇道之有得感異形之末見兮類物象之希奇有似龍頭
之大矯兮間以鳳尾之參差覆之以五色之雲兮守之
以千歲之龜折枯莖於素秋兮韜精藏於靜室爰有華
而告之兮宜齋戒而精一數五十以為用兮自圖書而
衍出虛一以象太極兮分二以象兩儀掛一以象三才
兮操四以象四時因餘數以象閏兮援於劫而歸奇始
四營而成一變兮妙不測於兩手至三變而成爻兮見
陽奇而陰耦因老變而少不變兮故用六而用九十八
變而成卦兮備六爻之始終明得失於將來兮使人知

趨吉而避凶無所求而不得兮隨所感而皆通所以盡
方知之用兮莫大乎圓神之功反著策於解符之派象
變於無迹兮係辭之未作兮理已具於六書若卦文之
未盡兮道已寓於太極子盡歸而求諸肉兮吾將默處
乎寥闊通曉余之拙學兮昧所聞而大慈憐啓蒙之真
指兮徒膠轕於曾臆况參天地而為人兮二才兩而成
章立天地之道兮曰陰陽之與柔剛立久道曰仁義兮
擴性善於心藏積善餘慶兮不善餘殃信著善之從善
兮余惟佩仁服義以求至夫無極之鄉
頌

宣德八年元夕

賜觀燈頌

歲集上

五

聖皇撫電入清地寧順時行令元夕張燈驚山樂元整固
瓊島廣興憑虛太液環抱奇石銓銓嘉木敷榮列仙排
雲庶類付形白鶴青禽鸞鵲鸞鵲或緣樹枝或臨冰磧
於苑康康龜鱉魚蝦馴擾林下游沐水涯烟火聯架星
毬結棚火輪旋轉沙戲輕盈寶殿玉橋金碧晃耀千態
萬狀各臻其妙儀天穹窿約關時啓
宸遊有度翠華攸止義和迴馭望舒順軌祝融先驅太乙
至喜爆竹乍驚如雷如霆飛光昭灼疾如流星幾千萬
炬倏忽齊明烟火迅發光燦赫奕寶花繽紛變化無迹
三光揚輝五雲呈祥飛潛動植萬象含光豈謂
重瞳快於一覽大孝由中至仁有感祇奉
慈壺聖顏以怡載稱肩壽萬歲魏魏作範

上宮承歡

重慶體仁達孝率由天性嘉與臣民樂此和豐公卿士庶
同共會同光祿筵宴教坊樂舞希世攸逢

聖作物觀春堂浩蕩玉燭煥煌光昭

列聖明照四方式固鴻圖永昌

寶曆大明混一萬世無極

瑞應麒麟頌

皇上在位之八年德教所暨海內寧謐海外諸國咸沾

聖化小大歸心時有麒麟獅子玄虎福祿及諸方物貢獻

大廷昭示百官臣得拜觀不勝欣戴謹稽簡冊麒麟仁獸

也黃帝時在圓周成康時在郊藪然必

聖人居天位行天道天下和平而後出焉今茲貢自外夷

歲集上

六

瑞應中國以昭

大德受命之符至治成功之兆臣民親戴之效夷狄臣伏

之徵

國家萬萬年隆盛之福

宗社萬萬年悠久之慶臣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聖皇繼統敬

天動民際天極地固不歸仁時雨時暘時寒時燠人文昭

宣

皇風清穆四夷順服群生遂寧和氣充塞山海孕靈五氣

諸精乃生仁獸狼額麟身昂昂蓬秀類牛者尾類馬者

蹄黃質白章文采騰奎性崇仁義聲諸律呂擇地而遊

循規蹈矩毛蟲之長四靈首稱世不常有出則太平

際

昌期

天十二聖海內熙熙斯瑞外應見彼遠夷厥靈昭昭梯山

航海重譯來

朝百獸馴擾率舞率從式陳方物表獻

九重

重瞳垂覽百辟斯觀曠世禎祥輝今耀占上考軒后下贊

成康在國在數載籍流芳詠於周南王化以行書於魯

史王道以明明明我

皇功高三五至誠感通

皇天后土

天地昭鑒靈慶足徵靈慶足徵

康集上

國家之興國家之興萬年

聖壽聖壽萬年天長地久

說

採鉛者說

嵩縣東去九十里有山曰篩子桑山產黑鉛自昔採之

空穴若篩眼山因以名深在窮僻四遠無居民人果鑛

糧入山採之鉛鑛產山石內鑿穴以入隨鑛所生脉分

理析高下縱橫曲折回合穿鑿以取有深入至二三里

五七里者用水牛角貯油燃燈燭之蓋與白金鑛石鑛

石鑛同計目所採鑛或步或多約多補少為日計直可

得正布視力田者得利速且倍故傍近傭耕者爭趨之

然穴內深宵險峻至有鑿空或石裂去崩死生莫保且

鉛氣毒人皆貪得久採連月不出山則皮膚癢黃腹悶
悶不能食致疾而斃故採者率十數日即歸家稍休復
往如是不止歲月漸久嬰毒漸深率莫能免於疾以斃
噫向使勤力田園桑麻而木稼穡而食得利難逢而蓮
亦足自養順命以終又豈有冒險之虞致疾之憂自頑
厥命而莫悔可悲也夫

鉛粉說

嵩縣山中產黑鉛縣之故縣人有以鉛製粉為業者達
酒於缸以鉛塊懸於缸內而封閉其口四十九日始開
則鉛化為粉矣其化弗白者炒為黃丹黃丹之查為蜜
陀僧商賈遠致金帛以易之為利甚博不數年而家富
不貲其鉛在缸啓閉之際氣甚毒必食肉飲酒而樂

康集上

之若虛腹則中其毒病以死然其家長幼習其毒氣面
多痿黃久之患風癱癱軟之疾不得其壽而致至無遺
者然人見其利不恤其害繼之者自昔至今不絕也噫
何其巧於謀利而拙於謀身以及其家如此世之人有
乘時以微利挾勢以取財不義而富貴自以為得計
知一旦禍敗又有甚於此者可勝歎哉可不戒哉

義鷺說

江河間有鳥頂亮而色青其高入類鷺名亮鷺取魚以
為食正統丙辰有飛蝗落陳留田野間予率官屬往捕
之適有鷺千百群飛來旋其上蝗伏不敢動俄而下列
週蝗之外圍而食之鷺之噪可容四五升滿則吐之再
食滿而復吐食三日蝗殆盡而飛去噫鷺食非無魚而

食蝗非為適其口也食而吐之非為充其腹也食盡而去非為有干於人也然則驚自實無所為乃為人除害而不有其功不可不謂之義也由是而謂之義為難曰不宜

記

教學齋記

柳陽黃景貴侍其父

周府審理公宜遊中州景貴質美嗜學昔聞於父師者蓋充然有得也聞一齋於官舍之西而讀書其間幼學之士多從之遊乃顏其齋曰教學屋宇為記余惟惟教學半古之道也景貴與其徒肄業於茲吾知其所已能者授焉而益熟所已知者講焉而益明有疑難者問

歲寒集上

九

辨焉而益有所悟曰譯而正其文焉詩焉而益博其所趣又思以應其所求焉而益勉其所未止由是而教益勤焉則學之所就其可量乎然以孔子之聖又奚待七子之益而猶曰起予者商也況其下者乎故若曾子之得子思子思之得孟子孟子之得公孫丑萬章之徒厥後周子之得二程夫子二程之得楊中玄將定夫以至李延平之得朱晦庵晦庵之得蔡沅其師友淵源不獨學有相長卒至道有所傳今讀其書可想見其遺風猶使人興感恨不親炙於當時徒鈔纂於千百載之下從而私淑之豈若世俗之為師弟子者以誦說為先務以浮詞藻藝為專攻以舉子業為進取利祿之計而已哉景貴其勉之與二三子毋溺於世俗之習當究夫

賢之道相與游心於廣大高明之域庶乎善數善思而能相資以有成也

靜齋記

古復虞景皋余同寅方伯虞公之子也質美嗜學請余為靜齋記余聞景皋自其父為監察御史隨侍居京師遷按察副使隨侍居四川轉按察使隨侍居山東今隨侍居河南未嘗遠離膝下每至一處必葺一室扁曰靜齋遵庭訓也色養之餘輒入齋內有書在架有圖在壁有琴在囊有筆硯在案其他玩好一無所有塵紛俗務寂然以息塵俗息而后耳目靜耳目靜而后心不妄動心不妄動而后志慮專志慮專而后功力倍時讀書則經傳易熟可以究聖賢之奧時考圖則理數易精可以

歲寒集上

十

探造化之賾時鼓琴則音律易通可以察天地之和時操筆學為文為詩則可以達義理之微審性情之正靜學之功效固如此所以昔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學須靜也景皋果能靜習不已日新又新以求聖賢之道探天地造化之理察古今事變之迹由是業日以廣德日以崇而學底於成也不難矣然靜不終靜待時而動又將應賓興之科通仕進之籍以靜中所蘊奮發之於文章靜中所涵養施之於政事繼父風烈世濟其美庶幾能承家教而不負所學也

思親堂記

堂以思親名傷親沒也肝江李思聞痛念二親積德行善年未衰而相繼棄養泣血以終喪制禁慕罔極抱恨

終天乃名堂以寓永感之情其鄉達尊河南方伯饒公
肅其孝行俾為記以勗之余惟人子之失怙恃也孰無
哀痛之思其弗思者貌人而獨異其心也思之久而有
時或忘者孝心未至也孝心既至愈久不忘又當思盡
其德以備其德焉然則春雨霜露之所感論孝堂之
所為條其祭器繫其祭儀齋戒以一其心誠敬以承其
事洋洋在上若接其容聲昭昭來格若得其心志以時
思之庶幾不違其禮也故雖色不忘乎目視之終不見
也聲不絕乎耳聽之終不聞也蓋亦反求諸其身乃父
母之遺體一出言一舉足而不敢忘者將為善思貽父
母之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之辱必不果凡所以
守其身者不敢不謹而施諸事者無有不善以身思之

虞集集上

十一

庶幾不虧其德也因時以為禮反身以為德所謂不遺
其親以貽訓其子孫則不獨鄉黨宗族稱孝且以慰父
母之心於九泉之下而行慶澤於將來也詩曰孝子不
曠永錫爾類思聞其無忘斯言歸而質諸伯父山東憲
政致仕公必有以教之是為記

壽椿堂記

監察御史南閣張公從周之父伯清先生在堂公克勤
志養嘗扁其堂曰壽椿以寓祝願之私微記於予原夫
天地造化萬物脩短不齊惟木之得壽者多於他物松
楠梓樟檉櫟以至深山窮林人不盡識之木其高且大
者勢干雲霄聲挾風雨根入地不知幾百尺孰知其幾
世幾年長養成就而致然耶世之傳者闕里有宣聖所

種之樹使續有九齡所植之松毘陵烈帝廟之檜獨孤
所植蜀國寧觀之四楠遂君所植溫庭筠所作晉朝栢
詩若是者年代有考動經千數百年其壽為可知也然
凡木閱一歲發生於春凋落於秋雖堅於松栢亦不能
不凋但歲寒而後凋耳莊子曰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十
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是不以一歲之氣候為春秋固靈
異於凡木也以八千歲積之四時為年年復一年椿之
壽何可勝算其視眾木之得壽者猶錢鏐之視眾人之
耆艾也以是名堂此見仁人君子之於親愛之深誠之
至願親之壽其有窮極耶孔子曰仁者壽而木屬仁然
則木之多壽者其以仁乎況伯清先生耆年碩德行義
著於鄉素稱長者其於本心之仁蓋植之深培之厚故

虞集集上

十一

其發愈久而茂致有賢子效勞

邦家榮受

初封牙冠繡衣輝映桑榆豈是木馬生得其地遇其時常
澤之所滋和氣之所萃欣欣向榮不獨與木之得壽者
比蓋將與大椿齊其氣候相為悠久以享遐福於將來
春秋詎可量哉因其請借書為記而復繫之以詩曰
上古有椿大年為壽萬古有翁壽與同父八千歲春八
千歲秋惟翁與椿時相與儔維木有枝維仁有後善培
厥根求葉茂於茲然在堂

優渥自天茂對南山與椿齊年

上蔡書院謝顯道先生祠堂記

上蔡城南門外宋儒謝顯道先生居址在焉元即其地

書院焚于兵正統庚申春知縣臨晉賀成借典史交
河李福教諭彭城馬惠訓導柳陽黃敏因訪遺迹鞠爲
荒墟乃相謂曰昔先生爲邑名儒淵源瀛洛表裏關
文獻可考風化所繫合就茲構堂而祠之各捐俸資爲
之倡邑之文士舉欣欣焉樂爲之助鳩工度材爲屋十
六楹階道門垣皆端直方整華采不施朴素是尚不數
月畢工余適至其邑喜職政教者知所先務同率諸生
祇奠而落成焉乃進諸生語之曰汝爲君子儒毋爲小
人儒孔子所以告子夏也昔李斯居上蔡東門師荀卿
學非不習也上逐客書篆峯山碑文非不工字非不精
也相無道秦以愚黔首術非不深也然其學難習而不
本於道文雖工而不合於理字雖精而經礙於古術雖

康樂集上

士

深而無益於治是古非今之一言使天下無金書其得
罪於前古遺恨於後世至於今鄉人惡之天下人皆惡
之所謂小人儒也後千餘年謝先生居上蔡南門師二
程夫子學究孔孟之道覺玩物喪志之失有切問近思
之功論仁曰生意論誠曰實理其所著述朱子取之可
謂學有以明道文有以析理言有以發先儒之未發其
有功於往聖有益於來學至於今鄉人慕之天下人皆
慕之所謂君子儒也爾諸生幸際
文明邑得賢師帥學得賢師範追崇先生之學以表率之
俾爾後進有所觀感於鄉先二儒固必公其好惡慎其
所擇務正學以攀南門之逸駕毋由學以蹈東門之覆
轍庶幾君子儒無惡於人無愧於先生以見重於鄉於

天下也

康山忠臣廟記

人臣死忠享廟祀於其死所者如紀信金龜陽東黃
屋誑楚脫君難以死於此張巡許遠南霽雲雷萬春五
舍睢陽守孤城捍虜盡臣節以死於此韓成宋貴等三
十六臣血食康山奉天討僞漢殉君義以死於此是皆
得其死所而有功當時者也然漢滅楚而高祖之大業
成唐滅虜而肅宗之舊業振我

康樂集上

士

王琬據巴蜀其他竊據尤衆天命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濠泗忠良景從成等咸際會風雲於其
間由是撫有淮甸誓師南渡遂平江左定都金陵其陳
友諒發家衝驅醜類攻圍我豫章
天威震怒躬率舟師進討於鄱陽湖之康郎山時我將士
一心整甲兵操舸艦受廟算應神機乘風以陷其陣飛
火以焚其舟出奇以擣其虛設伏以襲其遁大戰五晝
夜成等皆當先力戰惟君令是聽義不顧身衝鋒刃而
必進冒矢石而不避乘我軍威復追及之陳友諒中流
矢死餘衆遂降而江漢平自後平諸僭竊靖中原定燕
京所至郡邑望風降附間有弗順或一戰而降或再戰
而克未有若鄒湖廢戰數日克大敵滅大對我

其明體與實筆其於此其效死破敵有功之臣又皆
重禮觀其忠肝義膽簡在

衣表是宜褒封追贈建廟于鄱湖之康郎山封侯爵十二
人韓成宋貴王勝陳兆先李信余景昌文貴李志高張
志雄徐公輔劉義陳鴻公爵一人丁普郎伯爵二人程
國勝王咬住子爵十三人姜潤后明王德常惟德遠德
山汪清朱鼎裴軫王鳳顯王喜先陳冲汪澤丁宇男爵
八人袁華鄭興曹信史德勝羅世榮常德勝王理王仁
序其位次設其像貌定其祭儀主祀事者餘干縣官也
縣令邵崑借縣丞張永主簿楊信嘗謁廟下見棟宇傾
頽像飾剥落乃相與謂曰祀典非嚴責在司於是有
出俸資鳩工市材令總其綱丞釐其務簿董其役工效

歲次庚辰

十五

其社民效其力經始於天順庚辰十一月落成於辛巳
四月廟宇崇嚴像設雄偉重門兩廡齋舍神厨皆備
垣悉完悉美觀者咸悅邑之耆老曰廟建國初褒獎忠
烈僅百禩而一新厥工宜紀邑庠司訓丘弘具書遣生
貢趙祥萬昂來求記予觀自昔及今君天下者肇造至
基恢復舊業固雖天與人歸必有忠臣良將爲之羽翼
爪牙以驅叛除逆匡濟艱危而後天下底平崇德報功
其於以死勤事之臣尤宜憫恤故廟榮陽而祀信廟
而祀巡遠廟康山而祀成祀貴諸臣皆祭義所當敬其
事也今賢令佐同心協力重修廟貌以虔妥開國威靈
生氣凜凜誠良有司克遵朝典表忠以勸忠也俾後之
人臣事君遇大事於臨機決策之際知有其君不

其身效死以成大功濟大難全大節伸大義於天下後
世名收譽重如此後之良有司慎勿墮厥緒焉是爲記

鐵柱延真宮許真君銅像記

都仙許真君從儒入道得以傳教法爲民禦不測之災
捍將然之患成功濟世遺德保民至于今而人心不忘
此祠所由建而像所由設也按道書真君名遜字敬之
其先居許昌父肅漢末避地南遷至豫章而家焉吳赤
烏二年真君生自少秀敏及就學淹貫經史涉獵子集
象緯律曆靡不習知陰符道經尤嗜衆究始從吳猛得
授神方晉永康初應聘而起出宰旌陽嚴明以馭吏忠
孝以教民點石化金以輸民通租符水神方以救民疾
疫吏民咸悅形諸歌謠乃辭祿而歸問道於謫母得孝

歲次庚辰

十六

道明王之秘法證道於帝君得淨明忠孝之大教是以
道術高妙學者宗之捕巨蛇於山穴以誅之追老蛟於
江湖以戮之其遺類未殲鑄鐵柱以鎮之於是環千數
百里之地無妖毒之灾居數萬家之民無昏墊之患得
耕鑿之利遂生息之樂其功德之想且久如此故自唐
宋以來建祠三鐵柱之西而設像其中宮之道流邦之
士人敬事惟謹正統初因守臣言

皇上命禮臣具祝冊每歲春秋備牲牢方嶽重臣主祀斯
定制也今

欽差太監葉公達鎮守于茲監察御史劉公敬呂公洪蘇
公慶陸公平按治于茲暨茲方嶽群公欽承

綸命罔不尊崇見舊銅像弗稱謀鑄銅像各出俸貲命副

道紀劉一真募諸士夫長者皆忻樂助聚銅至萬餘斤宮巧工冶鑄真像其形儼然其神超然形神俱妙合自然屬記於予予惟蛟乃龍屬或水而潛或陸而見或變而為人或化而為異物非智慮可除非威力可制真君所創誅之鐵柱鎮之此非常情可測曾有州牧嚴譏非信令人發掘鐵柱俄有風雷之變譏驚謝乃止殊不知上古有秦龍氏御龍氏屠龍氏然必有秦之御之屠之之法而世莫傳焉蛟為民患宜真君誅之鎮之豈亦得其術哉抑開東方青龍之神屬木木忌金制昔有鑄牛於陝州黃河以鎮水族之恠者真君鑄鐵柱鎮之于茲鑄二鐵符一鎮之於鄱陽湖口一鎮之於廬陵元潭由是水患以息其濟世保民之功於斯為大宜

歲寒集上

七

朝廷制祀以報之官民之祠肖像以奉之於萬斯年也

龍門記

洛陽南去二十五里許有兩山並高東西對峙崖石壁立曰龍門伊水中出北入洛河又曰伊闕然黃河亦有龍門謂禹鑿龍門恐此非是而謂排伊闕即此是也兩山下石鐫迸出數泉極清冷惟東稍北二泉冬月間溫曰溫泉西稍北岸河下一潭極深相傳有靈物居之曰黑龍潭兩崖間昔人鑿石為大洞為小龕不啻千數琢石像諸佛相菩薩相大士相阿羅漢相金剛相天王護法神相有全身者有就崖石露半身者其極鉅者身及丈六極細者三四寸餘跌坐者立者侍衛者又不啻萬數然諸石像舊有裂鑿及為人所擊或碎首或損軀其

鼻其耳其手足或缺一二或半缺全缺金采裝飾悉剝落鮮有完者惟東大洞有佛一身金采自如乃別琢石成置其中故非若他就崖石琢者山氣相貫陰雨潤濕顏色易脫或茲石與他石異而然殆不可知舊有八寺無一存者但東崖頗有壘石址兩區餘不可辨有數石碑多仆其立者僅一二所刻皆佛語字剝落不可讀未暇詳其所始意者全身感髮白馬馱經此其權輿今觀其制作似非出於一時其工力財費不知幾千萬計蓋其大者必作自國君次者必王公貴戚又其次者必富人而後能有成也然予雖不知佛書抑聞釋迦乃西方謂之聖人生自王宮為國元子去尊榮而就卑辱舍壯觀而安僻陋棄華麗而服朴素厭濃鮮而甘淡薄苦身

歲寒集上

七

修行以證佛果且其言曰無人我相曰色即是空曰假滅為樂其心若渾然無欲又奚欲費人之財殫人之力鑄鑿山骨斷喪元氣而假像於頑然之石斷金施采以驚世駭俗為哉是蓋學佛者習妄迷真先已自惑謂必極其莊嚴始可尊人瞻敬報佛功德又操之以輪迴果報之說謂人之富貴貧賤壽夭賢愚一皆前世所自為故今世受報如此今世若何修行若何布施可以免禍於地獄徵福於天堂獲報於來世前不可見後不可知誅人於恍惚茫昧之塗而好佛者溺於其說不覺信之深而甘受其惑至有捨身燃臂傾貲施財至為此窮極之功設使佛果欲證於世其成之首必獲善報毀之者必獲惡報則八寺歸然諸相整然朝鐘暮鼓緇流

諸燈燈相續於無窮又豈至於蕪沒其官竊毀其容而荒涼落莫如此哉殊不知佛稱仁王以慈悲為心利益衆生必不徇己私而妄加禍福於人亦無意於銜色相以欺人也予故記其畧復為之說以祛好佛者之感又以戒學佛者毋背其師說以求佛於外而求佛於內明心見性庶乎其佛之徒也

攬秀樓記

吾邑建節鄉仲容所居樓曰攬秀乃其祖宗勝所創叔祖彥明所名奉伯父子猷所述其繁徵文為記予自少時識宗勝應賢良聘之京奉

命往衛輝教民耕稼三載績成辭榮歸老于家彥明領鄉薦游成均後與余同榜登第歷秋官至事二公謝世已

兩歲矣

十九

久斯樓猶存得賢子孫世紹其業烏可以淺陋辭想夫天日清明登樓迴覽仰而福泉諸山嶺者為峯為巒峭者為岩為嶂空而明者為洞窈而深者為谷獻奇浮翠環列先後此山之秀也俯而泉陽諸水出泉為源飛崖為瀑通泉為池合流為溪浮光耀碧映帶左右此川之秀也然則造化鍾秀於山川者以言不易而山川鍾秀於人物者應時而出如唐有河西節度饒郭公鄭元有

湖山書院山長小山詔旌著德火山

國朝有賢良宗勝主事彥明錢塘主簿仕勉樂清訓導伯傳斯數先輩皆余所聞見而知者雖其天資秀發山川所鍾亦其勤學修德底于有成故有能樹勲勳遠陸顯名朝署父母百里師表諸生齒德蒙懷才賢被召此皆山

川號秀而出色於山川者也後之人攬山川之秀於樓又當攬人物之秀於先世思以窮理修身濟美流芳於無窮庶幾肯堂正肩鼎無負攬秀之名者也詩云無金爾祖事修厥德仲容其助之哉

友竹軒記

溪南程中立當軒植竹十數箇而讀書其間名其軒曰友竹徵予為記予曰君子之交友取其道相同也我相合也有益於已相資以成德也若之友竹其何可下中立曰吾之友竹正有取於此也觀夫竹之聳然直上獨立不倚固其直也吾從而友之根枝一色四時不凋固其諒也吾從而友之為簡以載經典為箴以協音律若其多聞也吾從而友之支其直思正吾心以去其邪曲

兩歲矣

十九

友其諒思誠吾意以去其虛妄友其多聞思博吾學以去其孤陋然必時習則學博學博則意誠意誠則心正心正則身修而德之有成實有資於竹也竹豈有交於吾而吾視之以為友道義固不在竹而在吾心又何必計其同不同而合不合也哉余惟中立之取益於竹殆孔子所謂益者三友而竹實似之苟不得直諒多聞之士而友之與其友便辟柔佞之士以招損孰若友竹以比德三益其庶幾乎詩曰瞻彼淇澳綠竹如簋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是亦君子之友也於是相與結歲寒之盟以無忘久要之義故書之以為記

味琴軒記

干越高閭余同寅大參公之冢子質美嗜學其於過庭

嘗聞詩聞禮而學之矣而又嗜夫琴而學焉大將何曰
汝徒事其聲音而不知其味未見其能有成也聞焉歟
承嚴訓顧其軒曰味琴以余爲知音微文爲記以自勗
余惟傳有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夫飲食之
味有五鹹苦甘辛酸固有味也而琴之音亦有五宮商
角徵羽固無味也知有味之味者猶鮮况能知無味之
味而味之者哉求之於古伏羲氏味之以修身養性神
農氏味之以合神明之德通天地之和軒轅氏以清角
而味之有虞氏以南風而味之以薰以時而及其民文
王於姜里而味之以拘幽孔聖於杏壇而味之以倚籥
以將歸以及回不齊之徒伯牙味之以高山流水子期
聞其有義哉然若太山洋洋然若江湖善聽而知其味

歲寒集上

王

也上下數千載聞味其味者寥寥數聖賢而不可多見
然則琴之音其可易而玩之以得其味哉然予嗜琴之
味甚久雖未得古聖賢之遺音而味之亦嘗粗有得焉
於是援琴而鼓之翕然而音律協然而節奏明繹然
而曲操成一鼓而邪機蕩滌再鼓而查滓消融悅之於
耳味之於心大羹不足以喻其淳玄酒不足以喻其淡
鹽梅不足以喻其和救粟不足以喻其平洋洋和乎之
味充然有得於心其味之雋永爲如何哉所以予在齋
閑詔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蓋味其
盡善盡美之味故食肉而忘肉味如此之久以嘆其自
得也予也夫龍舜之樂而琴樂之冠也今聞誠能知飲
食之味悅於口以養其體徒養其體而不養其心未免

爲庸人能知琴之味悅於耳以養其心得所養則心
平而氣和神安而體舒庶幾其有成是謂之希聖之徒
又豈不賢於人哉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聞其最
之以無負於家教也

醉琴軒記

吾友樂平蔡君天錫雅好琴扁其軒曰醉琴予讓之曰
昔李白醉於詩張旭醉於草書皆有待於酒以發其清
新俊逸之思揮其飛躍流動之勢所謂斗酒詩百篇醺
來草聖傳是已君之於琴有如此乎天錫乃焚香拂琴
端坐而言曰吾之醉琴於酒同有請以歌吟曲調相與
酬酢於龍池鳳沼之上以共入醉鄉可乎於是按徽理
軫七絃以調五音相宣六律相應徐而鼓之其心之運

歲寒集上

王

指指之取聲聲之入耳耳之順心得其趣無非醉也
若夫醉在高山乃鼓樵歌醉在流水乃鼓漁父吟鼓南
風之歌則醉在虞廷鼓杏壇之吟則醉在孔門夢蝶醉
於適也離騷醉於怨也白雲醉於清也春光醉於和也
以至荷蘭別鶴之操雉朝飛鳥夜啼之曲莫不各得其
趣而至於醉也余心醉甚隱几而寐夢遊帝所觴我於
丹府酌以元和之孟酒半酣俄有縉紳先生自稱漢尚
書豈携焦尾以進鼓於靈臺之上但聞蒼龍之吟丹鳳
之鳴而諧鈞天廣樂之奏也驚喜且寤天錫猶鼓琴自
若顧謂余曰醉乎醒乎余於是知天錫之於琴非如白
之於詩旭之於草書託於酒以助其能也是醉也優游
怡愉以入廣博易良之域不知天錫之醉琴琴之醉我

耶是為記

思親堂記

人子思親恩同天地親在思致其養親致思致其祀風雨霜露陟岵陟屺無時無地而非思也予致政歸同邑鍾必澄暨其弟必榮必亮痛二親歿久求書思親二字顏其堂請記以示不忘孝思之意予素知其父貴寧陳側尚義其母夏氏吾安知禮故其內外合德治家有法鄉邦稱之今雖歿久其諸子克承家教追遠之思拳切如此則其於父母之存晨興而思宵昏息而思定寒暑而思溫清永服飲食而思甘輕饒致養於平日必矣今父母既歿思養無及盡亦遵古祭義以時思之春而思禴夏而思祠秋冬而思嘗烝無弗竭也陽生而始祖物

思親堂記

二十三

生而先祖物成而禘之祭之思無弗恪也又必備其祭器潔其祭儀致齊以一其心致敬以成其禮使報本追遠之誠無復遺憾不亦可乎雖然孝思之致凡惟口體遽且之聞而已吾身不有大於養祭者乎必澄兄弟當何如其思哉蓋亦思吾身為父母之遺乎知吾身為父母之遺則凡所以措諸身者不容不敬必存養以敬於內齊莊以敬於外內外不殊始終一致斯能敬其遺體而孝思維則也孔子曰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必澄兄弟既思時祀以報本追遠復思慎行以求無忝所生則夫鍾氏子姓得於觀感之餘有不刻其成式以永其孝思於百世而不墜乎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以之又曰神之吊矣詒爾多福斯言其不以為然

耶是為記

是軒記

樂平虞內扁其歲修之所曰是軒欲省非求是以合公道請余發其意以自警余惟遵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陶淵明賦歸去來辭覺今是而非彼二賢者一不以暗昧廢禮一不以利祿屈節其平昔之立心制行少有不是及至斯而知往昔之非覺今日之是是之義豈易言哉余聞內之父兄先暫分異固前日之非也後復義聚乃今日之是也今內承父兄之訓拳拳修省若此苟不知道之所在則以非為是以是為非者有焉固必務學以明道庶乎其不差故為臣之道是忠宜竭忠以事君也為子之道是孝宜盡孝以事親也長

思親堂記

二十三

吾長之道是敬非敬無以事長也幼吾幼之道是慈非慈無以撫幼也以至言必是而後發則為嘉言行必是而後力則為善行去就必是而後決取與必是而後定則事皆當理而不畔於道也雖然夫子欲寡過而未始孔子是之記之於魯論徵士因革命而不二其心朱子是之書之於綱目垂之千百載而人不乏其有得於是斯道之不泯也內守父兄之法以踐先賢之迹俾人皆以為是庶有裨於義聚也

序

文公先生年譜重刊序

五星聚奎而機發於先紫氣出井而瑞徵於後天生唐傑斯文在茲則我朱夫子之生也有自來矣其資也

明其質也至粹其氣也至大至剛故其學窮天地之理盡人物之性博極群書折衷衆論直以濤洙泗之源疏濬洛之流會而通之止於至當之歸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十五百年於此矣其所註書傳之天下後世偏華流夷誦之者尊之信之於往聖所作先賢所述咸得其指歸而不爲他岐之惑其有功於道學自孔孟而下至周程數子孰有加於此哉新安婺源乃朱夫子父母之邦其先世丘墓舊居宅里咸在比魯關里廟祀攸宜猶蒼葉公公回來爲邑丞既新厥廟復以年譜舊刊翠板文字磨滅漫不可辨謀欲重刊爰得舊本若行狀與典記文附於年譜之後者與邑之儒士孫叔拱悉加校正補其遺闕正其訛謬命工鐫梓徵序於子鳴呼文運之

歲寒集上

五

興固係於天道統之傳實在於人我朱夫子自少至老注意經傳銳情治教以斯道爲己任積歲累月竟無虛日天地之心生民之命於焉以立木鐸再鳴不可誣也今賢佐復能刊正其編嘉惠後學使得於觀感者如親見先師於平生言足爲則行足爲法動足爲道以爲萬世法程其誠心也故不揆僭序其畧以表爲政者知治化之本云

范氏族譜序

世之故家巨族不可無譜謀也譜謀修則世大明上以追崇先世下以垂示後裔所以綱維義俗而防範澆風也昔之君子恒致意焉如歐陽公永叔依漢年表蘇公明允以禮大宗小宗各爲世譜例雖不同皆足以考世

次而睦宗族也後之君子多取法焉監察御史范公處敬參考二家譜例作家譜屬子爲序按范姓自殷武王子文封范因以爲氏此得姓之始也春秋時有范何忌爲齊大夫後漢時有范仲真爲太山太守唐時有范甯揚與柳宗元聯第雖世系無傳蓋同出於一姓也公自述先世居保定族屬甚蕃號千丁范家今居晉州沙頭莊者自千丁分也州東東河頭一支又沙頭莊所分也舊譜散失傳次莫詳故斷自元真定路總管受卿始迄今凡七世譜爲圖詳其所知闕其所不知可謂譜得其實無愧於歐蘇二君子之用心也繼自今子孫世修斯譜以嗣以續則自七世至於十世數十世世次相承宗派相屬昭穆由是而明尊卑由是而叙親疎由是而別

歲寒集上

五

前不忘其所自出後不失其所由分親雖盡服而同宗之義不盡也家雖異籍而合族之情不異也莫不禮以相接恩以相歡又豈至於塗人相視而不相親睦也哉況公以通經學古入官克振風紀嚴毅嚮用將以齊整風俗而拳拳於譜謀所謂自身而家自家而宗族以至於鄉黨州閭忠厚之化行澆薄之風息深有所裨於世教也故叙其端云

徐氏族譜序

世族有譜尚矣以親九族載於書大宗小宗記於禮序表著於史皆所以篤親親也由是譜謀興然家自爲之始有可議者焉如城北之杜求通城南之譜南堂之譜推接子胥之胄其然與否文獻無徵寧不致人之疑也

哉惟歐陽文忠公蘇老泉倣經史義例各為世譜譜所
知者為可傳信於後後之士大夫家宜取法焉蓋察御
史徐公開以世譜示余屬叙按譜圖始祖九五府君宋
南渡時自陳遷至蘭溪之馬安居焉迄今三百餘年凡
若干世大書以正世系分註以述行實詳其所知闕其
所疑九族列於圖宗法繼於系年表叙次亦不外是不
強合如北杜不遠紹於南豐得歐蘇之法合經史之義
可謂信譜也雖然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
族收族於續譜牒有賴焉繼自今十世數十世世世續
之則前有所考不忘其本源後有所据不失其枝派歷
世愈遠昭穆之序具存合族雖眾尊卑之分尚在莫不
秩然禮以相序翕然義以相合惟然恩以相孚以尊不
至於凌卑幼不至於慢長疎不至於間親有無相通患
難相恤吉凶相慶吊善惡相勸戒又豈素越視而疏
底有不動於中者哉觀公自述譜引所以望於族人與
後之子孫若此將見孝悌之道興于家庭著于宗族以
及於鄉黨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德厚矣孟子曰人人
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則於朝家風化尚有補示

劉氏族譜序

粵自賜姓命氏而姓氏之論興明德親族而宗族之論
叙然姓氏或者有所更而宗族自不可紊不有譜謀何以
考姓系明宗派盡親睦之意哉山西按察司副使趙
劉公文中以續書世譜示余微言焉叙按劉姓陶唐之
後受封於劉至劉累為夏御龍氏周大夫食采於劉亦

為劉氏漢高祖賜婁敬項伯更姓劉氏是一姓而得姓
不一也今劉姓布漢華夏莫不各有宗也然譜謀罕傳
數世而上已不可考安知其為御龍氏之胄周大夫之
胄耶抑婁敬之胄項伯之胄耶有志於尊祖敬宗以收
族者寧不慨嘆於斯此公之世譜所以續也譜自晉關
內侯諱衍始中山十七葉孫也世居京兆至唐府尉諱
原遷浙之括蒼至宋沛國公諱楚三子遷閩之建寧皆
自京兆分也以後族屬在京兆與建寧者關其嗣所不
知也居括蒼者自松陽始後一支遷龍泉一支遷青田
一支遷麗水譜系頗詳麗水又加詳者公所自出也迄
今千有餘年三十餘世世系相承前不忘其所自出支
派相屬後不失其所由分尊卑之分以明昭穆之倫攸
叙記曰君子行禮以叙宗族於斯可見至若世生名賢
或列爵公侯或歷階台輔或喉舌攸司或耳目攸寄或
寵任戎鉞或總領星樞或輔教司成或納言諫院以至
郡守縣令幽人貞士後先相繼照耀圖謀何其盛也良
由世積厚德賢相繼衍慶垂休至於今以發於公與
族人者祖宗積累之所致也雖然姓氏源流固子孫所
當知祖宗德業尤子孫所當繼余故論得姓之異同舉
歷世之爵秩著之首簡亦惟劉氏子孫慎重宗姓思以
延其世澤景行先德思以振其風聲則惇宗睦族之誼
亦在於是而公之續譜猶有徵於悠久相繼不絕云

送刑科左給事中李敏序

刑科左給事中儀封李公克勤九載秩滿考績天官其

門同寅諸公其將奏最而增秩也屬予言以為遠
大之微予也得侍同

朝辱知於公者最久敢以蕪陋辭然惟黃門給事乃

天子近臣出入

禁闕秉筆立朝

王言得以敷宣忠言得以獻納賢人在野得以薦進不肖

失職得以劾去諸司章疏得以封駁其當否又得與公

卿大臣參預

朝政論是非辨得失於其間

朝廷委任如此之重親信如此之密苟非知古今達事

變識治體者曷克勝其任以能有成功哉惟公發身賈

監廣學多聞自居

歲寒集上

壬午

禁近凡職分所當言者能言之所當行者能行之務存

大體不瑣瑣於細事故歷事

三朝始終一節是以勞績彰彰於人耳目

朝野共言其賢茲當課最顯耀有日或出臨左岳或入

踐政途其於事君之大節臨民之大道不徒見於言論

又當身體而力行之豈以高爵重祿移其志而變其初

也哉惟夙夜以思上以忠報

朝廷下以澤加黎庶俾蜚聲茂實炳耀今昔而垂無窮

也此固公之素志實區區屬望之私而諸同寅亦以此

望於公也

送李大然序

呈上軫念下民自頃年以來間嘗饑饉固致同病流移

詔寬恤但諸郡縣師帥有哲有愚不能皆有以副
上德意若山東西河南北流民轉徙者尤衆乃正統四年

命在廷大臣舉能安輯之者俾專其任庶有成功僉謂行

在戶部郎中榆社李公仲謙才識老成久居郎署歷事

四朝幾三十年小心慎密聲望播在人耳非公誰

宜乃首被推薦遂拜河南右叅政公自履任弗遑寧居

循行郡邑東自陳宋以及淮蔡南自潁汝以及唐鄧西

自鄭以及嵩卬伊洛北自鞏懷衛漳以底太行周爰

度招流民而諭之曰爾輩故違令賴

天子仁聖今宥爾罪爾爾通租復爾徭役爾亦盡思鄉土

親戚在是舊田廬在是祖宗墳墓在是奚可遽棄不歸

以安爾家乎若後復頑狃

歲寒集上

壬午

恩梗化憲章具在必不爾貸諄諄慰諭勸朴不施由是逋

逃咸悅以至匿於山林川澤幽遠之地久不沾澤者其

不聞風感激扶老携幼驅犢駕車歸者塞塗三三年間

不遺聲色河南之歸自他郡者戶三萬八千有奇他郡

之歸自河南者二萬三千有奇具數

上聞事竣召還僚舊思其道義吏民思其惠澤咸惜其去

然公去而後

朝績用告成可謂不負

當宁托任之重大臣薦舉之公而人之蒙其澤也如此宜

其褒擢或復臨方岳或崇歷政途又將益堅利器大展

嘉猷俾勲名愈著於世德澤溥加於民其功業又不止

此離懷何足云哉同寅方伯許江饒公古復虞公參政

永嘉鄭公參議撫寧具公古睦宋公暨子率僚屬餞于大梁門外伴予叙之以送其行

虞景益序

河陽虞景益氏質敏務學兼得陰陽之說應郡舉赴天官考其學術精通引選

大廷拜其州陰陽典術還過河南省其父方伯公母夫人將歸而復任也而藩岳群公之子弟請文為贈余惟君子之仕也務盡其職分之所當為而已不當為而為則有出位之議當為而不為則有鯨官之誚二者胥失之而未得其職也然以孔子之聖嘗為委吏務在會計之當為乘田務在牛羊之長及為司空務在元惡之誅亦惟盡其當為而已今景益以英妙之齡守官鄉邦亦務

虞景益集上

序

以陰陽之術開導其州之民若夫男女之有冠笄嫁娶宅墓之有興修卜筮鬼神之有祭享親賓之有宴會田園之有栽種收穫以至凡百事為莫不各有所宜然必稽之於易所謂陰陽消長之理書之所謂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參之以大統之曆審歲時之序察分至之候演之以奇耦之數爻之以吉凶之理使之各遂夫人事之宜庶幾術不違天政不失時而能盡其職之當然也若不深探其本於經徒拘泥其末於後世之異說非徒惑於人且以自惑其不至於失職也難矣况景益積學有年內有賢兄外能尊師取友以成其學術固知宜聖隨其所居之位務其所職之宜如此其能安其位舉其官而不失厥職也審矣他日賢聲雅望

著於鄉郡又將榮膺薦拔揚歷通顯以解父兄之親債白茲上也可不敬哉

武定州知州黃景陽輓詩序

古之人有德有才者歿而人哀之蓋其德有以潤身本有以用世其歿又有不幸者是以文學之士或誄之以辭或吊之以文或挽之以歌以詩由其志行之卓犖功之昭著有異世而相感者况一時之相知者乎景陽黃公景陽質敏好學以明經領鄉薦入胄監試學優等永樂癸卯授崇慶州知州郡政方通而舊守代還再授鎮南州知州未及行而舊守復任逮宣德改元宣宗皇帝新平樂安州反逆更州名武定公被特旨往知是州時殘耗之餘公私凋弊到官宣布

虞景益集上

序

德音曾從既釋亡匿咸歸期月之間政行民安乃新學乃完官署壇廟庠序悉復舊觀宣弟之化郡民悅服僅三載而卒嗚呼公以通才厚德遭逢盛時名重科目官至大夫忠報於朝廷澤施於郡邑生亦然矣其不幸者位不滿其德用不盡其才澤不久被於其州之民是尤可哀也宜乎播紳士夫誄之吊之挽之而形於聲嗟氣嘆長篇短章幾乎至情即古人之遺意足以感於今而俾於後也象手慙衷為巨帙增廣佐余同寅方伯虞公之子請叙其善簡如此云

贈山西副使劉公文中赴任序

正德壬戌之秋

朝廷遣驛使傳

諭旨即河南按察司陞僉事括蒼劉公文中為山西按察司副使公拜

命以行方岳群公送餞於城西官亭屬予為序以識別洪

國朝參酌古制置方岳以分治於外統郡邑以治民者曰布政司統衛所以治兵者曰都指揮司是則二司各有所統而郡邑衛所各有攸司也並二司鼎立為三無糾正群有司之不治以安兵民於治平者曰按察司其視二司職雖專而政實兼濟惟同德協心陽舒陰慘莫不相資以成治功也哉司有長曰按察使佐曰副使曰僉事有缺必公卿大臣咸集于

康樂集上

重

廷推飽經術優於文法堪其任者合辭論薦

上親簡擢非秩滿當遷者不得薦進可謂重矣惟公自擢賢科兩宰劇邑意寓於廣濟化頑獷於同安及理臺升

朝肅班北面激揚得體名重中臺由是出臨方岳秉心公正而同寅協恭執轡讓讓而同列如敬政肅郡邑而紀綱以振法施衛所而憲度以清德被兵民而治化以洽是以中州人士仰其風節與嵩岳相高蒙其利澤與河流比潤治聲溢於部內清譽達於

朝端不埃九載奏功而應薦秩固其宜也今則副憲山西秩雖增而職不殊地雖易而法則一特舉此以措諸彼而已異時廉聲益著雅望益隆又將入踐政途論

思密勿以弼諧謨烈樹勳於

清朝金榮名於晚節庶以副名公巨卿論薦之公答聖天子信任之重此固公之素志諸同列亦以此望於公也

驄馬行春序

監察御史新安程公以驄馬行春命題能詩者歌咏之連篇累牘積集成卷屬予叙首簡知公之託意深也昔桓典為侍御史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蓋其剛果有以落權豪之膽峭直有以飲奸邪之迹寧若秋霜肅若商飈降振於山林原野群芳失色百穀成實胡為乎行春也殊不知遇惡所以揚善明刑所以弼教故必陰慘而後陽舒寒極而後暖至去邪佞而後正

康樂集上

重

直之氣舒去貪墨而後廉介之行著去酷暴而後濡良之政舉去澆漓而後淳龐之化行所謂薙稂莠而嘉穀以生驅豺狼而牛羊以育執斯法巡一邑溫然風動百里春也按一郡盎然澤潤千里春也歷一道煦煦然和氣流行都邑皆春也與夫進直言而

君聽之獻嘉謀嘉猷而

君嘉納之薦賢効不肖而

君陟之黜之

君以一身運行元氣于上臣皆以一心調和元氣於下上下交泰熙熙然億兆歡康四海皆春也公之存心行事共此斯無愧古之桓典而獨過今之驄馬攬轡天衢以騰踏青春其進詎可量也

汪氏族譜序

世族有譜所以尊崇祖宗教睦族屬貽謀子孫故家文獻每有徵於斯焉吾邑汪氏族譜自魯公第二子汪侯食采穎川得姓迄今八十餘世子孫繁衍布渡江北江南支分派別叙次為圖立例有法註述簡明上下二千餘年間名賢輩出或發身經術或奮迹戎功錫爵土而為公為侯秉鈞衡而為卿為相草創而為內翰執法而為侍御承流宣化而為郡守為縣令傳經講道而為學校師文武勲階庶秩未悉復有克承詩禮志尚幽貞德義孚於宗族鄉黨然而遜世守身與濟時行道者出處雖異德行並佳名實流芳昭耀圖謀何其盛哉蓋自穎川以來世積善德忠厚相承委祉垂休以昌大厥後

康樂集上

卷一

者莫能殫述至若英濟王之興亂起兵保障六州外侮不侵民皆安堵唐受天命表獻地圖百萬生靈免禍亂世其為國保民功德格於天地宜其生封設謚廟祀家邦之孫食報至於今本支愈久愈盛天道昭昭其視乎公門容駟馬王氏手植三槐之感應何如哉而又世之賢裔慎重宗譜如東晉時淮安侯旭宋時韶知府杞溪主學性元時松山駁仲全斌逮我朝西鄉知縣彥達暨以吾輩皆嘗續修故其源流有傳奉悠久相續不絕如此今以王以積以瞻勢澤接譜其支派遠隔千百里外間見弗及者莫能收續其大支近派之可知者備詢博訪訂舊增新凡宗支之所出派系之所分宅里之所止仕宦之所歷婚姻之所締

墓之所在累代制命之所褒與夫先正之所作詩銘序記有關於譜牒者靡不收錄又慮勝富傳訛久之真偽莫辨合謀錄梓印付各支收傳于後其尊祖敬宗收族之心可謂至矣後之賢裔并如以玉四君子之用心世世續之則祖宗之聲光振耀無窮族屬之恩義感孚無數子孫之系緒有引無替文獻之傳不獨信於今而又徵諸後雖百世可知也以王特以示予披閱連日忝在眷末故喜而敬為之序

論

漢高祖過魯以太牢祠孔子論

漢興距孔子沒二百七十年間王室衰弱列國爭雄尚刑名者知有申不害韓非尚從衡者知有蘇秦張儀尚

康樂集上

卷五

任俠者知有藺相如毛遂尚變法者知有商鞅李斯尚戰陣者知有司馬穰苴孫武吳起之流未聞有知孔子之聖尚仁義禮樂以興起焉者而吾道因時晦塞逮至呂秦泯絕於天下矣幸而魯諸生世相傳習其說而遺風僅存觀高帝始至魯聞絃誦則不加兵再過魯祠孔子以太牢以見吾夫子之聖前王所未知高帝獨知之前世所未祠高帝始祠之而又祠以太牢禮執重焉自時厥後吾聖人之道日以明教日以行內而國學外而郡邑舉莫不有廟位號日隆天下通祀之雖後之英君誼辟崇儒重道以隆治教之所致亦肇端過魯之一祠也吁唯聖人能知聖人然則高帝雖不學其知之所及

亦大矣哉

辨

啓母石辨

嵩山之陽舊有啓母廟廢久東有一石高二丈餘闊半之長如之傍裂一小石曰啓母石按郡志載淮南子云啓母塗山氏之女禹治洪水經轅轅山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鐘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來見禹方化熊慙之而去嵩高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而生啓何其怪誕之甚也書曰予創若時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此禹急於治水而不暇顧其家正孟子所謂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于時乘四載導百川若化為異物以拯時之溺豈一世之人不見獨塗山見之哉禹豈待塗山親餽餉而得

歲寒集

食哉塗山亦宜必隨其所之而餉之哉塗山既見禹化為熊而慙何其自化而石而不慙也哉夫物故有化者如雉化為蜃蛇化為龍物之化者固多金華之此石為羊化於幻術鄆之虎死為石化於政術其形自若也武昌之婦化石因形似而妄傳也韓哀化虎杜宇化子規人化物也張路斯鄭祥遠龍化人也事雖不經然但言其形質之變而耳目口鼻猶備未嘗離絕性情猶蛇雉之化龍蜃也今以至靈之人化為石若足其高且大寸夫不能舉百牛不能拔不首不肢而然其形不耳目不口鼻而頑然其性情無復知覺運動以暴露於天地之間乃謂之神不待知者而知其妄也余視山之上石崖斜裂二道中缺一處曰虎頭岩相傳李鑒得陰符經

其中即此石迸裂墜地而為此岩也意者廟在是人自廟廢而名遂移於石及左氏云舜越鯀于羽山其神入羽淵化為黃熊禹其子也好奇者因而附會其說以訛傳訛至唐永淳二年新其廟立碑以表厥靈而騷人墨客復往往誣其事夫何不信書不信孟子而惟淮南子之說是信誣聖人惑後世而竟莫知其非也故不容於不辨

對

牧羊者對

余乘輅適大梁之野遇牧羊者不知其何許人能牧羊若是其蕃且肥而馴也下車坐而問焉牧羊者對曰僕晉鄙人也居太行之陰牧羊已有年矣吾之牧羊心常

歲寒集

三

在羊察其氣候審其水草別其群類以遂其生故時將寒恐其凍也牧於野就原隰之曠焉時將暑恐其熱也牧於山就林木之陰焉時其饑也放之就草而食焉時其渴也引之就泉而飲焉恐其疾以瘦損也風寒雨濕預為之所三伏啖之以鹽冬春之交飼之以豆惡者去母令敗若群馬恐其苦於虎狼也畜良犬夜知更以防護焉以羝之最鉅者率先而群羊隨之其前奔者旁逆者後不進者鞭之使勿離其群焉雖有價不多需無故不妄殺擇粉得之以時乳羔而日孳焉若五月之犂六月之犂七月之犂未卒歲之犂各自為群而小無雜焉由是群分類聚不失馳驅欲左則左欲右則右欲行則行欲止則止欲卧則卧欲起則起而不煩驅策焉

吾始牧羊數不滿百累百而千累千而幾萬焉吾一家
之衣食於羊取給而不至凍餒焉余聞之曰昔臧與谷
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冊讀書問
谷奚事則博塞以遊是其心不在羊母怪其羊之亡也
今牧羊者用心如此宜其羊之蕃且肥而馴也漢卜式
拔羊上林布水草踰而牧歲餘羊肥息漢帝見其羊問
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噫為民父母者能推
此心以牧夫民使民無饑寒疾苦之憂遂生息群倫之
樂焉有不庶且富而可教以親其上也哉

祭文

謁協忠廟文

歷睢陽以周覽兮訪忠臣之遺蹤慨城郭之如故兮儼

康集卷上

三

廟郭之攸崇想開元與天寶兮何後汗而前隆原君心
之致冠兮惟聲色之惟懷賜金錢於專寵兮浴胡惟
後官指赤心於胡勝兮信妖孽之彌縫奏寬量之妙曲
兮舞梨園之花驄彼觀觀之有漸兮胡慢藏而治容偉
曲江之識鑒兮豈美甫之攸同養於范以遺忠兮曾不
懲夫夷我振金鼓於范陽兮聲經徹於宸聰播六飛於
巴蜀兮憂失馭之冲冲擅萬乘於靈武兮亦繼統之忽
忽逸幽并之失守兮阻嚴函而不通何一人之不悟兮
致天下之恟恟傾運籌之方張兮執不避其銳鋒惟二
公之忠憤兮舉義兵以相從擁數萬之弱卒兮守要地
之孤墉禦破竹之勢兮期沮折其衝論天道與人倫兮
俾從逆之懷慘彼烏合之日滋兮被圍迫之既重料衆

寡之莫敵兮時出奇而一攻或擊賊之不備兮乘虛入
其營中每乘機以取捷兮獨應變於無窮庠保障於淮
西兮接聲援於關東索糧道之阻絕兮苦覓餉之無供
盡茶紙與雀鼠兮遺老稚之一空愛已割於龍妻兮恩
莫保於家僮嘆麾下以肝膽兮諒饑腸之難克衆失心
以殉國兮誰復顧於其躬期援兵之莫至兮力已殫
罷臺望行在而再拜兮吐詞氣之如虹生莫報於全成
兮死為厲以除凶凜秋霜於志節兮皎白日於心胸蓋
非出於一目十行之力兮抑深有所得於上帝所降之衷
迄夫蕩腥膻以滅迹兮清河朔以銷鋒鬣聲靈之及正
兮其亦追悔而旌忠微二公之沮逆兮則汾陽之偉末
易成收復之功嗚呼見危石兮驚端識勁草兮飄風全

康集卷上

三

遺蝗文

繫蝗之為物也肖以蚌蟻之狀表以阜螽之名黃而小
者陽之質重而大者陰之形四翅輕而奮迅兩股健而
蟬噪何蟻蟻之不有或再期而復生豈真魚子與蝦之
所化吾未得而悉其情若乃集我良疇食我嘉穀惟
惟授惟稻惟粟亦投草莽弗嘗麻菽此蓋隨其食性而
為其口腹也適遭汝類幾入我園或備地而輕擲或

空而高，剝低回而下，如雲昏而雪舞，倏忽而起，如烈風而沙揚，經數郡而莫禦，延千里而未央。諒汝類之所過，豈苗稼之無傷，奪人之食，充已之腸，嗟我農夫，勤力田莊，乃耕乃穡，流汗成漿，自朝及夕，其登場豈意垂成，橫罹此殃，公賦未得輸私債，未得償既捐，膺而戚戚復憂食而遑遑，汝且負陽抱陰，交尾疊構，生子入土，以尾穿竅，一母之子，至九九之數，尋丈之地，有萬萬之兆，又懼汝生類之衆多，而遺患之在後，彼蟲之食根，以傷其苗，頭之食心，以傷其類，多至一鄉，一遂，或至一同一片，然則此之勢，潛而伏，汝之勢，烈而猛，是以唐太宗吞之，而自誓，梁刺史因之，而自省，奚爲犯若水之怒，而捕至十四萬石，又安知魯恭之賢，而不入中牟之境，我

蘇東集上

四

朝著令郡邑遵行時歷，田野徧視，其生初出，曰螭黑小，如蠅，因形迹之甫露，幸羽翼之未成，積薪以焚，掘地以坑，必盡殺乃已，而汧災於旣萌也，茲汝飛蝗來自何所，其去其留，孰驅孰阻，捕夫如雲，列陣如堵，擊殺無算，傷殘莫數，斃者狼籍，存者旁午，猶未足以快人之意，而償農夫之苦，汝之受禍亦已慘矣，抑聞汝有生發之機，由吏有貪殘之弊，奚必辨頭身之色，而後知文武之異，吏有罪而未加其誅，民何辜而不獲其利，嗚呼，人皆汝惡，吾獨汝悲，汝爲人害，汝自不知賊命已定，受性莫移，但知其食之所嗜，安知其禍之至於如斯，嗟彼貪殘，爲私枉，枯不顧人之蕩產，不恤人之受辱，欺心肆忿，昧性縱欲，恣暴橫而不厭，苦剝削而不足受其害者，切齒嫉其

惡者，則目乘間伺隙，聲罪置獄，耽殫其身，亦覆其族，斯人而蝗者，取禍之莫贖也，況汝遺類在我郊，矧殄滅之，寔宜念冥頑之可矜，伊欲逐之四方，去我中土，北入代南，入楚西入秦，東入魯，然其地皆我

朝之封域，其民皆我

皇之赤子，一視同仁，無間遐邇，豈可遺災害於彼，而獨僥倖於此哉，吾將告昊穹，禱神靈，驅長風，鞭迅雷，俾汝乘氣機入滄溟，復化魚蝦，以返汝形，既不爲人之害，亦不戕汝之生，戕貪者易其慮，殘者知所懲，而吾民得以歌豐年，樂正統之太平。

瑞安進兵祭旗壽文

惟神剛明，正直職主，兵戎戡定，叛逆全仗，威風素茲，幽

蘇東集上

四

寇讎起，浙東生靈受害，天地不容，某等恭膺

上命，整旅除凶，神機默運，將猛兵雄，擒其元惡，釋彼脅從，地方寧靖，永賴神功。

昔岡營合祭，風雲雷雨，旗纛山川，城隍諸神，文

惟神上順天道，下鑒人心，威德兼濟，福善禍淫，登爾祥

凶肆毒，驅越

帝命，興師搗其巢穴，神其默佑，首惡既俘，惟討有罪，以釋

無辜，敬潔牲牢，誠心致禱，遺類悉收，焚淨掃群，邑宰

靖民樂時，雍

奏凱以旋，咸賴神功。

處州府進兵誓師文

茲因逆寇竄起，處溫生靈受害，罪惡滔天，屢赦不悛，

帝敕我等與師討罪已募爾衆竭忠効力一戰任背洋再
戰廬山三戰鴈溪四戰龍岩寨

神天助順就滅群凶正擬

奏功陞賞激勵其宜惡殘寇復肆凶頑再率爾衆往討
滅之謹告

天地神靈與爾衆共宜一心齊力奮勇當先勦戮元凶除
滅醜類隨其家財悉以克賞官另賞銀且以見爾忠報
朝廷義保鄉黨功勞

上達陞賞有差身家富貴慶延子孫其或懷奸擄二臨陣
退縮通賊賣降挾讐妄殺禍及身家獲宗絕嗣如或我
等統領官屬不拿撫恤爾衆功過不審以致賞罰不公
身家受殃其能盡心撫衆設策除凶功過詳明賞罰尤

當致有成功榮膺多福

天地神明昭鑒報應無私各遵誓言無忽

祭溫處境內山川諸神文

惟神仰遵玄化俯佑蒼生光昭祀典福譙禍盈先我提
兵茲境討賊賴神陰助民安盜息浙南閩北兩界山間
逋殘遺孽復肆真頑載整三軍擒賊巢穴殺獲雖多敗
黨未絕崇以醴酒備以特牲庸申祈告願鑒微誠再助
我師搜擒伏匿淨掃妖氛務分玉石凶惡盡除良善咸
康感神靈祝人心弗忘尚享

祭先師林公文

師道於幼學兮仰模範於邑庠羗群彥之取法兮必
規矩方辨經籍之疑義兮渙冰釋於青陽惟根極

夫道德兮母徒事夫文章道洙泗之權則兮播瀛洛之
遺芳施時雨於桃李兮紛暢達於門牆胡秩滿而承去
兮陟群教於他邦邈蒼梧以仙逝兮歸依觀於閭鄉嗟
愚生之永慕兮倏四十之星霜適道經于墓下兮薦清
醑於一觴諒恩義之感格兮誓沒齒而無忘

墓表 誌銘 贊 訓

贈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倪先生墓表

默庵倪先生篤行君子也世家常之無錫曾祖諱德甫
祖諱文斯皆秉禮行義樂志終身父諱必通經術行道
于時母張氏先生諱恂字仲淵默庵其別號也自童稚
耿介不群稍長有志問學孝友出於天性永樂初父事
南餉之沙縣發奸擄伏曉察如神邑之民度咎不免

歲暮集上

早一

懷苞直乘驟按默庵求教免默庵唏然拒之白于父竟
按其罪邑內憎服時僚佐子弟尚侈麗父戒默庵曰
官貧汝宜甘布素毋慕彼為默庵對曰大人素尚清
兒敢不謹守家法以事外飾哉及父過知

文廟禮兵科都給事中默庵隨侍父每早

朝於默庵必先起若櫛盥若衣冠若厨饌皆躬理完
候父寢起罔不適意父念其辛勤曰有僕隸可代汝
胡乃自苦對曰服勞奉養子職當為委之僕隸於心何
安父喜謂張濡人曰吾居官得此兒理家政復何所憂
兄弟六人咸承家學文行俱優默庵最長兄甚謹愛諸
弟尤篤暇則自相師友講論經史倡和詩歌怡怡如也
里中後進景仰加敬以第行稱先生故人稱默庵為一

先生其詩句冲澹淵永有膾炙人口同邑孟以德有愛
女知默庵賢欲求為贅婦父母欲許之默庵懷告曰謹
謹大昏男迎女歸娶倫有序奚可離親側違色養而外
就家室哉父母亦弗忍以德聞之益喜其賢竟以女歸
默庵胤嗣敬幼多疾甫能步履弱弗克就外傳日携
榻前教以詩書接聲輒成誦喜謂孟孺人曰亢宗兒在
是矣都給事中君得

請歸省先墓未幾以疾終于家默庵慎終以當大事葬祭
依則古禮朝夕悲號父喪未終繼遭母喪畢喪事哀毀
骨之成疾竟不起逾年而逝時宣德改元七月十八日
也生於洪武辛未二月十五日薨於龍山先楚之次子敬明經登正統
二月十五日薨於龍山先楚之次子敬明經登正統

歲次庚子

四十四

科進士第擢河南道監察御史景泰四年春默庵蒙
賜勅贈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其

制詞有積德千躬之褒配孟氏宋信安郡王忠厚之裔封
太孺人有賢行子男一即御史君娶同邑彭氏封孺人
女三劉銳翟昌年李其婿也孫男一相如景泰五年
夏御史君泣捧其先府君行實請予表其墓道圖示永
父子永樂中始釋褐通朝藉時親都給事君以直道
君臣不滿德先生以順德事親未嘗一命父子積累者厚
所以裕於其後者慶澤必有承也予宦轍北南三十年
來茲鎮八閩復遇御史君按臨同事觀其風采疑峻憲
度平明抑權豪植良善以振風紀積善餘慶信天道之
足徵也嗚呼默庵孝友興于家信義著于閭里德善廣

於

朝廷惜予縻辭不足以表幽潛昭悠久况賢嗣持憲中
外聲譽自起又將增顯秩列鉅卿焉輔弼推
恩錫命至再至三而褒典愈隆也自有大手筆為之發揮
姑表諸墓以俟

故夫人范氏墓誌銘

禮部尚書昆陵胡公之夫人范氏以疾卒於南京之第
尋蒙

聖恩命工部營治封丘還原貞采祭其子長寧扶觀歸葬
奉儒學訓導錢謚所狀請銘謹按夫人世家與胡為同
里著姓曾祖珙元嘉興路通判祖致康西興鎮巡檢父
仲安隱居教授夫人在室女德既備歸於尚書胡公乃

歲次庚子

四十五

宋文恭公宿之裔元奉議大夫江浙儒學提舉廣之曾
孫常州醫學錄今贈禮部尚書楨之孫贈資善大夫禮
部尚書彥德之子淳謹雅重鄉邦所稱夫人以柔順之
德相之寔宜其家舅既歿姑太夫人李氏家法甚嚴夫
人奉承唯謹飲食必躬進衣服垢必躬澣濯啟養盡禮
太夫人安之處姊姊和而有道訓子女嚴而有恩御侍
婢寬而有法尚書自舉進士歷給事中轉都給事禮部
侍郎以至今官清白儉素若韋布之士夫人攻苦食淡
一如其志兩承

誌命初封淑人再封夫人榮膺命服愈自謙約雖副律之
貴凡絨纈所治必躬執其勞其賢行足為縉紳家楷範
正宜安享壽域竟以疾卒春秋五十有一洪武戊午八

月十日其生之時宣德戊申三月十九日其卒之時
一人長寧吳膳部主事南康李平之女為婦女一人曰
京今館同郡林栢之子玘為婿以是歲八月十七日葬
于孝仁鄉之周莊近太夫人之兆神心所安也原貞素
非能文因其請備為之銘曰嗟咨夫人德充於姿既配
君子室家攸宜孝于姑嫜友於姊妹相夫行道克濟其
美祿世壽修位崇邦於夫志清白敬以順承未正閨門
式昭內則儉約治家終身不惑陽山崇崇滴水零露
輒反此先兆寔從

錫命自天子獎予祭于孫克承永光幽記

封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許公墓誌銘
公諱 字得仁姓許氏世居新安為歙著姓祖餘慶父

仲大相繼起家世產殷富積德行義鄉邦所稱公幼有
至性愛親敬長甫就學讀書知大義積習至長氣質溫
純威儀嚴毅動循禮度足以表式族姻鄉黨交既沒家
日益落從父欲分異諫弗能止遂析爨不數年從父亦
卒公念其遺孤四入皆幼弱一日母徐與從母張偕坐
跪告曰門衰戶薄父叔早喪今諸弟未成立盍一家繼
紀庶免失所母與叔母相對泣曰兒言及此吾妯娌志
願畢矣遂復合一爨扁其堂曰和樂作家範五十餘條
每朔望母坐堂上長幼序立堂下宣說一過退各執事
作同心堂男先女後會饌經營勤苦二十餘年凡田園
昔為他人所得者悉復之而又增置之業日益盛食積
日益夥繼而再從昆弟及異姓諸婦人各其心正統丁

巳年為五爨費產均分公先於宅左構居室完美欲與
仕明昆弟居而諸姪固讓公不得已勉從其意以祖居
悉讓諸弟姪後無間言宣德乙卯冬今秋官大司寇揚
公彥謚家居守制時舉公子仕達為郡學生公朝夕家
教尤嚴曰汝母負明公所舉仕達服膺嚴訓勵志讀書
中正終卒自京闈鄉試登乙丑進士第拜監察御史讀
書戒之曰

聖天子任汝為耳目官勿偏聽以為聰勿過察以為明舉
措合公風紀斯振仕達恪遵修職景泰庚午公以子績

著賢勞膺推

恩之典封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配 氏為儒人仕達

時出巡福建擇

勅便道過家公冠帶還瞻

北闕拜謝恭讀

勅詞禮畢詔仕達曰

朝廷優待臣隣微有勞績榮及于親

恩寵厚矣吾無由報期汝竭忠盡瘁勉答涓埃吾得以

愧庶無憾也景泰三年壬申八月二十八日疾發卒

公平生樂善好施貧不能娶喪不能葬者咸給助之

豕疫死殆盡惟存一媼人絕跡往來公躬督僮僕備

殮死者喪之里有兄弟爭財產訟不息公喻以大義兄

弟感愧復還舊好且善與人交去家半里築館臨通衢

以待往來賓客愛王家田佳山水於焉置庄種秫有田

植桑有園養魚有池暇則嘯咏其間偶得佳句題于庄

壁有曰不願汝等富貴只願汝等和義曰家和貧也好
不義富如何曰不求金玉富但願子孫賢大率皆教誨
子孫之言其貽謀于後者如此公生於洪武壬戌十二
月朔距卒之年享壽七十有一先娶宋氏繼汪氏子二
人長仕稷先卒次即仕達也女一適同里汪孫男七
孫女二公卒時仕達按閩當代父老請

闕乞留仕達陳情將歸治喪事余時鎮守于茲得與叙鄉
舊吝啓益且喜其得風憲體知公之家教有自也仕達
以候官縣學教諭黎公穎所狀請銘余與公居鄰郡雖
未面交然聞公之高風善行已久故弗辭而銘曰維玉
在璞弗耀其光維蘭在谷弗揚其香比德幽貞美不自
眩隨遇而安慶由積善爰有令子庭訓是欽撥科持憲

聲重士林公得推

恩榮封有勅身冠朱衣貴如子職光前啓後壽考令終卜
藏吉壤永固其封

浙江道監察御史高公墓銘

正統十二年秋七月

勅封浙江道監察御史高公卒于家八月日其子浙
江右叅政聞訃急歸治喪事奉浙江按察司副使馮公
敏所述行狀請余文歸刻石以表諸墓余與公爲同郡
與叅政公爲同寅雖未嘗拜德公床下然景慕公之盛
德懿行非一日奚敢以不能文辭按狀公諱奎字拱止
先世自閩來官于饒遂居餘干今族屬蕃衍爲邑鉅姓
曾祖諱漢英祖諱宗文世承儒業當元季世知時達

與養晦以終父諱孝文周儻尚氣節母周氏公幼有志
操以承家學讀書通大義甫成童父以直道爲鄉人置
誤被送京欲留公理家以父罹患難憂願家乃就法
隨之及父病卒金陵南園護喪歸葬盡心事母以撫育
弟妹婚嫁以時至有成立母終居守志且多病朝夕視
膳奉湯藥不忍離側以求聞達及母沒親喪甚哀焚祭
悉遵文公家禮不爲流俗所惑其卓見如此雖有志
世終喪年以衰邁乃遣子峻入邑庠知其爲偉器與
經史峻學登宣德庚戌進士第拜監察御史持憲中外
風紀有聲實家教所自也正統戊午蒙推

恩封公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配氏封孺人

勅至家公夫婦蒼顏鶴髮服命服率宗衆拜庭下以承

聖天子寵命鄉邦榮之莫不加敬咸以公善教子爲是

後公以家政付諸子訓諸孫忘倦修諸諫以教睦南族
平昔不妄與人交所往來者必儒雅之士未嘗至卑
之庭但舉行鄉飲迎致爲僕凡遇凍餒者憂形于色死
予不吝人有不平者仰直於公論其是非以判其不
服卒之日鄉人咸悼之洪武壬子月日生享年
七十有六孺人氏有賢行子四人長即叅政也曰崎
曰嶽皆早卒曰嶧女一人適江埠江宇寬孫人
以是年卜葬于縣之南鄉九村里惟公之德足以潤身
行足以善俗子孫承其慶宗族慕其義鄉黨之所推服
朝廷之所褒嘉壽富康寧以考終命實積德累行得
天者然也宜表之以昭示悠久而系之銘曰隱非避世

為全孝也顯非用世由勸忠也葉紹前修經垂教也慶
延後裔善積躬也錫福備五天所報也達尊燕三人所
宗也惟君子有終千百世之下欽其風也

龍儒人墓誌銘

儒人姓龍名瓊英世居永新之塘族大以蕃令居南
陂下自塘分也曾祖祖仲隆父潮海皆明習詩
禮隱德弗耀母顧氏宣德戊申六月二十七日生儒人
孩而聲和幼而氣柔性慧教之烈女傳諸書觀能記憶
年十一母即世儒人號泣不輟者累日父力止之其自
幼篤孝如此殆長事繼母無間所生尤精於女工及并
父為擇所宜歸聞今雲南道監察御史同邑洲湖吳君
主寬時為邑庠生於群彥中學行最優且世德相埒遂

歲次庚子

五十一

以歸之宜其室家事舅姑孝而盡禮友姊姊和而合義
撫僕婢嚴而有恩與夫奉先時祭親賓宴會為酒饌必
豐潔如儀姻族咸稱其賢主寬聞木庵劉先生深於經
學教有師法念遠遂親教自資給弗克儒人曰窮經致
用父母所欲旦夕奉養妾當任勞且屏替耳以為資主
寬樂從遂往就學業成歸家瘠於徭賦財用數匱儒人
盡心綜理勤力機杼以助不給無幾微厭倦心景泰庚
午主寬領鄉薦上春官明年登進士第舅姑遺儒人甥
二子間關數千里至京邸所居無半畝之廣足跡未嘗
履戶外飲食器物人所不堪處之怡然愛二子雖為但
布衣蔬食溫飽而已暇則教之誦詩讀書歲甲戌主寬
得拜官內臺儒人喜謂夫曰官清要實祖宗積德所

致君宜小心祗慎竭忠職分以顯父母妾亦與有榮焉
父明年主寬奉

命按治江浙儒人竟以疾卒于京乃乙亥十月十七日也

享春秋二十有八子男二長曰濬次曰瀛主寬聞訃哀

悼自述儒人行實屬余曰吾失內助吾二親失孝婦二

子夫慈母尤為可傷吾謹持憲度俟旦夕考績推

恩俾得身榮命服竟弗逮而逝命也茲還京將發觀歸英

于鄉乞銘以圖不朽予時鎮守浙江與主寬有江鄉斯

文之雅不獲辭銘曰生于德門歸于名族風聞內則性

行賢淑助夫力學早沐

恩榮惟勤惟儉克相其成孝敬舅姑和睦姊姊二子岐嶷

愛教無至其德允懋胡壽弗延成其在已順其在天靈

歲次庚子

五十一

輒南歸安厝宅兆以俟 龍光永裕其後

林先生遺像贊

貌偉而豐 德盛而恭 學希賢聖 教啟愚蒙

青衿時雨 絳帳春風 藁瞻山斗 師道尊隆

家訓

思惟祖宗積善行慶自楚遷饒宗枝繁盛爰發自我備
職上卿才疎德薄唯恐弗勝尚賴諸弟謹遵先訓恭儉
小心守已安分教戒子孫孝養二親敬長慈幼力學修
身遵違宗綱我行鄉里毋驕毋傲寡過遠恥勿為親識
私囑上官是非顛倒汝心何安澹臺非公不至僣室宜
取為法自無差失出入錢穀公道勿虧損人利已天其
可收貪圖產財不義致富昧已瞞人神奚弗怒若輩濫

自修母忝先德庶竟我愛一念之動
上帝賜多福自求服膺斯語

歲寒集上

卷二

歲寒集上卷終

歲寒集下卷

歌行

瞻星臺在項城縣嚴子陵客星事光武廟

亦符未握龍潛時先生與帝同襟期龍飛已在九天上
先生卻把羊裘披一竿遠向江湖釣物色何酒苦相召
安車強載來帝京軒冕無心空應詔至尊臨幸呼故人
帳中高卧能不嗔情親如舊復同寢誰知舉足動星辰
掉頭不受諫議去富春山在雲深處桐江不斷一絲風
千載灼臺名尚著漢光有廟項城隈空餘大史瞻星臺
高風遠繼許由節箕山相對清堂冕

烈婦唐項城令李淑妻李希烈謀襲陳州米
上城去婦青以大義勸令發城以城小賊
守城卒以完邑人祠之

唐皇失馭強臣策海內烟塵苦鋒鏑蔡州逆賊勢猖獗
掠地屠城無與敵虎狼千百窺項城項城縣令心獨驚
眼前士卒能有幾孤城難守思逃生私將此計語諸婦
烈婦諫夫母內顧人臣死為國家計況有丁男可招募
城中得士數百人人人慕義思奮身烈婦周旋給軍餉
身先執轡均苦辛夫君倉卒中流矢戢甚歸家見妻子
勸令強出安人心戰死勝如林下死登城督戰聚志堅
自有神助非偶然一箭射中賊巢將賊衆引去城完全
夫得輸忠盡臣職大義昭昭婦賢德奸雄轉盼委塵土
烈婦至今猶廟食

箕子臺在西華縣內

若為象箸尚華美先生歎息良有以窮奢極欲所由漸

終見鹿茸廣三里宮中長夜沈酒池不知天下人心
比于諫死微子去先生隱忍將何為其在君心一朝
我尚尚得延來作挽回天意順人心國無舊德誰和
健佞為德忠為賊先生畢竟遭禍內自身困辱安足惜
我君獨危深可憂赤烏終應周家曆虛心訪道建皇極
先生竟得存宗祀遠向朝鮮就封國時復思君心復悲
一心愛君君見疑三仁平昔盡誠悃君到焚時知不知
高氏五節 固始高希鳳妻劉氏仲弟

夫死不嫁婦之潔從夫以死婦之烈死生全節天地間
皎如白日皚如雪汝陰高氏三弟九人得婦淞且貞
誰知歡愛不到老中道變故成哀情長婦劉遇兵虜掠
遼海頭痛夫見殺罵賊死室家喋血天為愁仲婦李青

春早寡向邊鄙遠甥子姪避兵塵歸守夫墳其泣茹李
婦郭哭夫被害身無托從容經死馬棚間雙魂得並歸
冥漠更憐姪婦金夫遭誣死怨恨深與姑邢氏義不辱
縊死一室遺哀音一門雙節已奇持高家五節如連璧
終身守節固不易捐身死節尤難得相從地下情更真
為言不負結髮姻玉骨已埋原上草香肌不汚生前塵
姊如婦姑諧風志清風傳烈昭當世聲名徑達

九重天
詔書特下咸旌異婦事夫志莫移臣事君行莫虧君臣夫
婦有大義臣忠婦節分所宜思昔奸回喪家國夫身其
事君離敵偷生志義亦何心獨不見高家諸婦無慚德

董孝子

董孝子深愛親心罔極緣家貧一朝父死不能葬無棺
無槨思備身備身得錢一萬昇柩入山深極瘠回身
勞力主翁家為報親恩亦何憾精誠感動天帝知天降
錫助逢仙姬蘭房未就陽臺夢女工先事治蠶絲織織
素手當窓織拋梭不動支機石生縑密比鮫人納一月
織成三百匹得償夫債夫無憂人問歡愛難久留只緣
天上歸期迫驚鵲分散令人愁含情辭別仙郎去霓裳
倏忽知何處但從河漢之星槎鵲橋有路還相遇還相
遇何渺茫空遺孝子墓零落汝水陽卻恨蓬萊易清淺
遂令此說成荒唐君不見圮橋納履曾授書卧水躍出
雙鯉魚固知忠孝有所感仙姻嘉遇真何如

孝烈將軍

卷下

三

羽書作日來徵兵正點木蘭親父名木蘭見父語嗚咽
哀為不堪從遠征家無丁壯空太息女思代父當行役
縱令轉戰死疆場留得父身無所惜朱纓金字飾兜鍪
青絲結帶懸吳鉤挽弓繳矢試武藝愛親情切忘嬌羞
死生訣別去親側上馬回頭淚頻滴貼身衣帶結不解
祗恐戎行人察識行行出塞營邊隨人言佳事我獨悲
胡笳有愧翻琴調琵琶哀怨當告誰從軍一紀十六戰
驍勇徒為人所羨不矜主將亦知名只願生還見親面
一朝奉凱朝明堂論功超拜尚書郎周行爵祿我何有
乞得寧親歸故鄉卻憶出門心獨苦誰知擁節回鄉土
丈夫勲業足論幸得全身還父母父母心歡慰慰勞
脫去軍前征戰袍衣裳穿出舊特製丹旆軍髭為雲髯

一軍人見驚驚異更謝君王傳密意自嘆神筆亦相陳
敢恃戰功承寵貴女身愛情重千金只因父子恩情深
輕出閨門備行伍誓將一死明我心我心竟口人問位
孝烈褒封合公義如何父假將軍號正名女子神無愧

銅雀妓

月朝上臺上十五上臺上一月兩回臺上望望君不見
見君陵恩君遺教心悲慘心悲慘將奈何金山有新上
漳水無回波古中別調翻新譜銅雀春歸轉淒楚英雄
一去總惟空要為誰歌為誰舞箇中老至更傷魂少小
曾蒙漢主恩回頭不見洛陽樹對西陵流淚痕

青陵臺

瞻彼青陵臺近在黃河側君心如濁流深淺誰能測臺

前集下

前有路高後低朝雲暮雨行轉迷舊時恩寵是無
厭欲奪他人妻他人妻貌如花好可憐花好生煩惱
臨勢迫時奈何家不得情絲老河之水猶可涉其
路安可踏寧為韓氏鬼不作君家妻為詩訣絕大傷悲
九泉新澤還相尋死節夫死義天倫無愧君應知
兩墳相對各生樹根枝連理同心處塊托為鴛鴦上栖
夢隨胡蝶雙飛去君不見燕昭臺臺來俊賢開疆直到
市邊又不見夫是築臺絕色捧心不覺傾人國胡
為不買黃金青陵臺上頭頭令單長蒿萊麋鹿遊至今
平地一丘土消磨不盡願竟苦嘆哉宋君積怨何時平
留表人間義夫節婦千古名

前集下

琴鶴軒

仙壇自昔神仙宅中有羽士僕真迹軒居瀟灑無點塵
有琴一張鶴一隻丹頂之鶴丁令威玄雲為裳白雲天
綠綺之琴古焦尾白玉作軫黃金徽爐烟一炷日停午

人自彈琴鶴自舞子音成連去不還滄海桑田變今古
我聞琴心有五聲我見鶴壽有千齡青田赤壁香無盡
流水高山俱有情軒中琴鶴且容與煉得丹成會輕舉
携琴跨鶴上天去回首琵琶隔烟雨

壽母

南山種慈竹願母身常康北堂種萱草願母憂常忘
年十三失慈父撫育劬勞賴慈母燈前紡績教兒書
寒伶仃母辛苦兒思母教紀其長長大挾書京國遊仙
關食祿莫迎養定省曠來經幾秋上書辭疾歸鄉里升
堂拜母心歡喜心歡漸覺沈痾痊日侍慈帏奉甘旨
今六旬六喜懼兒心知焚香拜天地何以致祝詞
東方曼倩再上王母瑤池去偷與金桃味甘脆獻母食

之壽千歲又安得天孫織與雲錦裁為五色斑斕
朝朝暮暮戲舞不離慈親闕

刑部郎中王季通調荊州府同知題其所寓
以惜別

美人愛寫青琅玕揮毫落紙烟雨寒因之感興歌淇澳
切瑳每愛溫如玉水霜久歷仙閣清與我對此俱有情
而今別駕之剡楚我思美人隔湘浦瀟湘茫茫江水澤
歲寒始知君子心

題貴州陰陽正術龍岡平易卷

前日登太行今日過呂梁挽舟惜牛力回車畏羊腸固
經險處想平易來往舟車無不利羨君素存平易心學
就青囊通奧義術精齊薦遊

歲寒集

六

帝京拜官遼徼西南行好山好水多歷覽下堂下宅尤精
能惟吉宜選凶合避利益人家迺後商墓言險易在山
川禍福由人方寸地

駐驂橋在商水縣南昔

太祖高皇帝東駕臨幸時樹尚小洪武二十八年顧謂百

戶趙懋曰汝商水銀杏樹大否懋對曰已長大
矣今其圍七八許民愛護視者莫不企敬焉

我愛游川銀杏樹生長城南夷曠處

高皇伊昔清中原仙蹕歲終曾此駐從官列侍

鑾輿止宿弱影開芳樹底高張翠蓋迎

日表清雲霞護

龍顏喜樹頭五色雲昭回光凝瑞氣無纖埃

為快暫息坐來久六龍整駕猶徘徊塵僕復舉前路
更得

重覽四顧開花結實年年葉葉枝枝榮雨露

龍飛二十有八春一朝問及潞川人如今銀杏高幾許
霄氣勢摩星辰當時一木微有助久久

聖情尤眷注鼎湖龍去樹猶存栽培自得根深固詩人記
意歌甘棠何如銀杏回龍光

聖神所駐猶在目人心愛護那能忘

題崇道觀在青田縣

葉仙脩鍊清溪側試劍劈開山頂石丹成騎鶴朝紫清
溪山更有青牛跡往時我之清溪船尋直訪古登洞天
石泉清漱鍊丹井藥苗香露生芝田發揮靈秘多古作

歲寒集下

七

編摩錄進

文淵閣粉闥盡省三十年夢想飛神遊碧落提兵討魃後
此來願招玄鶴天上回借我神劍斬妖孽驅雷行雨清
氛埃

題祝公榮妻陳氏下昆拔崖詩卷

時逢厄運元祚衰梟倉卒擾民流離慨歎官橋祝家婦
從夫携子何所之鄉鄰多避東山頂隨衆逃生愁有終
浮雲凶寇從西來豺狼迫近前山嶺夫君驚散各東西
回頭顛兒雙淚垂此身義不受汗辱甘拔崖下奚生焉
兒亦拔崖直孝義貫於樹柯母墜地精誠感動天地心
鬼神擁護俱不斃酒史天聞雷霆轟剝風拔木賊膽驚
機槍懷甲各散去子扶母歸如再生

龍飛淮南

天命欣逢四海風塵靜教子成名傳譽榮甘棠頌美花封
今孝列傳家由孝友子孝母慈終自首於今竹慶子孫
賢千古清風名不朽

世厚堂為列科公事中原作

於不見于公昔日高門間有子後乘高轎車又不見王
氏三槐植庭內有子歷官居顯赫乃知後世生賢勳業
豈自是前人所積多陰功若家世遺厚德始見來昆
嶽東蓬萊宮澤萊宮中承

龍產黃門近侍騰起樓簪筆竊頭聆

主音百僚重疏詳封駁若前因感慶澤長隆世厚名中
堂貽書訓子知所自高曾祖德期無忘當著施名取用

兩廣集卷下

濟行路渴挽舟得棹常震動清波亂離保一鄉族里
類全活相傳世德厚如此承家宜有賢孫子賢孫子
盛時青春籍籍芳名馳百年厚積今始發昭昭天道不
欺况君學術飽經濟庭訓丁寧志須繼勉脩先德
忝仁厚存心濟當世臨梅有伴作和樂父子明定國同
聲從來世厚天所報載歌世德為君榮

題任月山畫家廬馬圖

昔聞天馬生渥洼月山筆底傳神騎黃身黑喙世希有
大宛曾貢來京華吳官並語能媒好牧放青郊春起早
杜應飽秣撒絲韁偃卧平坡蘸沙草香塵飛動西復東
虎脊着地蹄翻空何當驟首轉身起振尾掉尾嘶天風
回視騶駼後何益日行千里將安適設黃金高懸

驥非稱力性稱德

五言古詩

題四皓奕棋圖

世有深識士移家桃源居四子達其機去結南山廬飢
采紫芝食渴飲清泉渠渠隔昏濁世高情隣恭初間特
對奕茶有贏還有輸贏得彼相斯安議燭詩書不聖章
甫羅脫身秦坑餘輸與留侯計等閒就安車皓首驚龍
顏數語安漢儲鴻鵠起悲歌溺愛空歛歛乳晨弗自禍
繼嫡斯權與奚待左袒謀羽翼功何如

竹軒為湘鄉主簿作

柏竹傍幽軒林之森如玉適此瀟湘趣酒然脫塵俗枳
棘脫所棲琅玕拂雲綠但存君子心中虛少私欲不失

兩廣集卷下

君子節外直無阿曲直節與虛心歲寒求相易

題張侍御望雲思親卷

辭親上京國祿養期三金典禮自鴻臚執法升烏府乘
駟出行邁直指按中土庭開曠問安每懷陟岵回音
望鄉國惟見雲凝宇相去幾百里未遂升堂親親頻近
何以轉覺心思苦所以昔懷英太行望河濟親舍自雲
下欲去增悵撫父母愛子心望接與龍武離憂雖切懷
志樂報

明主願得身為雲陰運桑梓樹還去從飛龍大旱作霖雨

五言律詩

題忠清堂卷

監祭御史曲江黃元吉墓宋楊文
忠公祠詩以見其志

願字韻

弱齡學經術策向

金鑒獻得時貴行道况乃持

邦憲操守杜私謁激揚公

公論勵志在思清溫飽非所願

秉字韻

葵傾夏日烈蟬咬秋露冷物件且尚然人胡弗深省

霜氣稜稜貫日心耿耿瞻茲帝降衷志士恒當秉

忠字韻

喜字韻

亢拜君所思佐理功明刑與罰教思繼臯契黷典遭操

與納言思作龍隨分績用熙不孤為臣忠

清字韻

歲寒集下

拜官荷

國恩所與祿代耕荷首實司羞寧甘冰蘗情公道有善政

私意隨今名願言希景倩千載聞真清

節字韻

麟經嚴無將伐檀戒饗養舊史刪削餘垂憲存履職後

車弗知戒蹈之復類裂經訓宜服膺庶可全名節

終字韻

養賢圖治安食祿民所供在位念及茲寧不竭寸衷不

易夷齊行乃成周召功慎始勉匪易君子斯有終

身字韻

九齡報國心羽扇賦畧陳廣帥安道回不淄一物塵三

公之大節昭耀曲江春生長先哲鄉景仰思奮身

立字韻

蘭心職清嬰非比常翁級耳目於我寄憲度於我執

道直道行仍杜邪徑入聯茲北面班正色當朝之

聖字韻

蘭西聞四知莘野動三聘先覺志有在暮夜心猶正許

國任獨難持已節宜勤努力企前修庶以答

明聖

朝字韻

昔人尚志節託興青雲謠忠清素所慕名堂鑒戒昭廉

以儉能守損因滿乃招所以文豪翁聲價重前朝

嵩山八詠在無錫嵩山寺

抄羅棧

歲寒集下

物外植嘉樹栽培歲月深本根日以固枝葉綠成陰前

日花滿枝今日實滿林一花一箇實箇箇具佛心

簷荷林

開山種簷荷始自萌芽起萌芽長成林南風着花蓮花

開本來香花落還結子種種善根深由來不生死

聽松室

風動林間松虛室聆好音清如鼓錦瑟和若鳴璫琴未

必諧俗耳自可洗禪心天風一時息萬籟聲沉沉

來月軒

南軒敞數楹上人此棲息開窓待明月跣趺坐深冬

蟻空中來徧地黃金色照見色是空禪心與俱寂

紫芝室

生在此園有紫芝草靈草本無價和氣生成伊
誰知此味在昔商山老澹泊素所甘以療飢腸飽

白鷺池

方池八九以碧水涵清輝變白鷺下纖纖銀沙衣
空數點雲上下池上飛飛來不飛去老衲真忘機

流翠軒

環軒皆山山光翠欲流風氣蕩晴旭樹聲動高秋
龍降碧雲蒼虎伏玄石幽遙暎雪山白正覺心悠悠

望湖亭

徙倚山半亭具區落眼底三萬六千頃寫向鉢盂裏
靜觀欣有得靈臺湛秋水常回日月光勿使波濤起

新鄭四詠

東來集下

梳洗臺

鄭姬出嫁齊高臺理紅粧但脩兩國好不愁去路長
路長有時到紅顏有時老獨傷魂夢歸草上荒秋草

溱洧河

二水並東注暎帶城南北往來行路人病涉今猶昔
緬懷乘輿濟存心惠為德古道誰復然川流未嘗息

謝城花

謝城花開世世榮此
孤城對寢殿坐覺時運易宮花暗中老不復生春色城
空鹿豕遊龍去無消息西望東諸陵感歎同荆棘

交印臺

武公昔築臺拜受天王口東遷樹勲業殊錫延後昆
冢隨遷化遺跡今猶存心悠百世下不忘周室尊

溫泉在汝州

水性本來寒靈瀆別一般熟非開燧火浴合疑湯燄
賜谷雲光煖華清月色殘此泉能愈疾願洗衆民安

謁康節先生墓

風仰先生學今朝拜墓祠數從加後見易同畫前知
動天根處風生月窟時九泉嗟莫問擬作弄環詩

謁二蘇先生墓

有宋儒風盛賢哉兩弟兄文星終合璧學海早齊名
西蜀宗桃在南梁墓表成若翁名二子一說盡平生

合享祠堂古運封宅兆幽遠鄉無主祭近寺有僧脩
新月眉山秀清風汝水流文章傳海內景仰重千秋

謁范文正公墓

謁范公墓

吾郡曾為守他鄉敬謁祠才名蕙將相勲業著華夷
瞻族吳田在復賢宋祚移遠來心有感激隨墓前碑

謁二程夫子墓

兩賢從父墓墓在北村墟夜雪門深閉春風座久虛
悠悠伊闕水隱隱陸渾居遠鶴歸來日鳴皋恨有餘

祇謁祠堂下徘徊仰範模遠宗洙泗學高出漢唐儒
道統傳千載文風動八區摩挲雙墓表春草沒龜趺

輓夏止善即中

先達今何在芳名世與垂一經窮泮水三策對
丹墀感節登清處

朝儀制作時平至有知已能表墓前碑

梅窓讀易為郡守徐明善作

梅窓讀易為郡守徐明善作

詠易寒窓裏觀梅獨樂時芳心幽太極春信到時
下雷聲起天邊月影移無端生萬物一理幾人知

題手澤卷為錢塘王月外作

分教也陽日緘書後好昔將楊元共業管鮑自知心氣
合金蘭父言授樂石深青瓊猶舊物真跡重南金

題西將勝覽卷中傳安使西

昔年歌四牡西出玉門開偏歷戎羌久終持漢節還
王導正朔宛馬貢天關共羨乘槎客功成髮已班

題羅節婦卷

不恨居孀早深懷教子遲雍雅陶內範表表女中師兩
髮雪霜滿一心天地知觀風今遣使應采柏舟詩

送陳主事兄止善歸清江

上南

憶弟來京國還鄉何太匆連林方聽雨掛席又乘風
鴈分秋影田荆長舊裏到家春草萋萋在五雲東

題陶僉憲山水圖

青陽回麗景春色滿江山野秀丹葩媚林幽碧樹放丹
中觀水逝樓上看雲閒對此添鄉思非於衣繡還

題山水四幅為周大恭作

春景

野外多佳趣芳春景物幽松筠橋畔路桃李岸邊樓
嶂遠山秀微波新水流遊人望前浦有待濟川舟

夏景

川原望不極竹樹碧森森雲影迷深谷嵐光帶遠岑
橋雙潤合席地半岩陰二更圍坐局涼無暑氣侵

秋景

池邊峰巒秀橋迴徑路偏松蘿行掛壁石竇暗通泉涼
露沾衣濕晴嵐潤快鮮幽棲石下者閑看白雲篇

冬景

歲晏朔風凜江風雨雪花素凝山突兀東折樹槎牙古
寺寒雲外輕舸淺水涯漁翁擁簑笠罷釣欲還家

題山水圖三幅為錦木王指揮作

其一

風景多幽趣林傳引興長雲低山突兀岸澗水茫洋展
卷開精舍收綸繫釣航過橋應有句題向輞川莊

其二

靜愛佳山水岩阿轉背宮岸分雙澗落雲斷數峰青
木江邊宅平蕪野外亭幾時歸舊隱撫景樂餘齡

其三

丘壑看成趣蒼翠景致幽風浮晴嶺曙水落半江秋
樹藏書屋烟波盪釣舟聲輞川上詩思正悠悠

題恒齋卷為常德李通判作

高揭郡齋名脩存貴有經源泉常混混沌松栢自青青
國心如石憂民髮欲星願言恒懿德我亦誦盤銘

樂善堂

養性虛堂內將心太古初枕肱時自適簞食體常舒和
氣充安宅春風入廣居會歸真樂處賢聖復何如

題墨梅

江南春信早玉卉冠群芳枝向陽先白花香冷獨香西

湖開水月東閣老風霜晚節乘清興和美味轉長

初祖庵在少室山少林寺西

西來原有意誰解悟真詮折肱長江渡留衣少室傳
花開五葉棲霞入諸天影透禪房石從知願力堅

二祖庵在初祖庵南

本來求直指正覺苦生歡立雪齊腰少揮刀斷臂難隨
偏師處得心只自家安卓錫南山石清泉永劫寒

野齋小隱為括蒼劉暉作

出郭二三里幽棲屋數間清臨麗陽水靜對少微山野
曠真鴻去林荒化鶴還名留高士傳風節許誰攀

梅窓讀易為括蒼杜端作

窓下讀周易觀海得意直浪通山澤氣香泄地天春紫

歲寒集下

十六

淨畫前象精微心衷仁物皆全太極體道在吾身

題連江景物十詠

文筆春烟

匪自蒙恬造大圖混沌成煙籠瀟灑淡江暎掃殘平諸
族先毛穎分封後管城生花春入夢文士兆登瀛

香鑪曉瀑

日出爐峰曙蒼崖瀉瀑泉隨風飛雨急觸石跳珠圓銀
漢半空落冰綃千古懸自天流澤溥民望屢豐年

潘渡雲帆

長江深百尺古渡不知年雲路三山客風帆兩岸船扣
舷歌有節把舵忘無偏舟楫當時喻真堪濟巨川

伏沙雨牧

伏沙雪漠漠牧豎苦來遶昌而裝衣濕雨風驚歌阜
肥牛茁壯泥滑路委蛇不憚歸來晚春田待一犁

寶華晴嵐

朝瞰明寶華佳氣縹緲林岩岫青添潤松筠翠轉深烟
光彌法界雲影契禪心陰雨時雖變靈山自古今

石門料照

石門料日暮山水淡烟霏鳥鵲枝嘉樹牛羊下翠微尤
翁春社散童子學堂歸更覺揮閒靜鐘聲送落暉

覆金歸帆

覆金樵歸晚生涯事隱居讀我門外柳更獲國中諫豈
父徒觀奕擁新尚讀書刀圭非所慕存道重瑤璣

江罷釣

歲寒集下

十七

把釣滄江上綸收對夕陽移舟回柳岸賣酒過花莊宋
海空枝餌磽嶇溪竟得璚後事欣復載魚水兩相忘

蝶案朝平

胡蝶當前案中流隱復明海潮隨候至江水定時平獻
瑞符先哲鍾神啓後生載者靈蹟見英俊占魁名

驚峰雪霽

雪積驚峰頂瑤光掩翠微晴天回淑氣暖日去寒威自
樂銷金帳誰憂版布衣喜占豐歲瑞幸免細民饑

題延平景物八詠

龍津春浪

龍津春浪初漲在城東西溪水會處香雷
振響延平津去不知所在一自風浪湧
因以名其西有四箇橋

南初溪流合舟梁濟要津桃花晴之浪柳絮勝春曉
起雙龍蟠招回四鶴別恍疑河漢度平步上星展

依洞秋風在城南玄妙觀左右昔表澤州

洞裏商飈起山中韻集青烟消丹竈火谷應白猿聲
桂飄香遠孤桐落葉輕御風多逸思更幾賦登瀛

梅山朝旭在城東隅

獨有梅山聳崇高鎮郡城金烏從頂現彩鳳應時鳴
視千峰曙平觀萬里晴清光承夕照歸思向

神京

演麓晴霞在郡東演山下里昔

東山山下麓昔是漢仙家朝上三竿日晴敷五色霞
嵐成瑞氣草木被光華誰解尋真侶時食養白鴉

西華集下

九峰月朗在郡南制津里

海山先傳月朗照九峯秋林樹參差影源泉浙歷流桂
香浮碧落免魄耀丹丘欲覓長生藥姮娥意肯不

三寺雲深在郡水南

昂峙分三寺雲遊不二門高籠山有帽時出石為根風
定簷端宿天空象外屯好從龍作雨普施澤黎元

中巖飛瀑在郡北漢仙下里

瀑布中岩瀉源流出上層細傾銀漢水清映玉壺冰來
勢從天遠聲聲及地弘田家資潤澤南畝慶年登

新溪驚濤在郡東漢仙山下

西溪經點淡亂石踞灘高電影湍奔壑雷聲雪捲濤行
舟須避險過客莫辭勞舉世心平坦安流自復槽

九言絕句

寄劉廷振十首

其一

經筵

九天上儀部五雲邊獨向河南望迢迢路二千

其二

嘉會堂前樹劉郎共我栽別來經歲月桃李又花開

其三

鹿鳴同宴罷君得堂中珠今喜登黃甲相隨步

王除

其四

君到嘉會堂為我謝僚舊故人居汴省還侶前時瘦

其五

每羨朋僚好相看知弟兄都將親密意翻作別離情

其六

朝罷歸仙署論文更和詩當年同樂處今日遠相思

其七

自愧才迂拙旬宣敢暫忘到官纔一載憂旱復憂蝗

其八

七府百州縣頗連尚爾多安能宣

德意虞虞聽絃歌

其九

不惜別時又偏憐會面遲欲將心曲事說與故人知

其十

剪占簷外鵲更候北來鴻徒爾思君切無音到洛中

墨梅二首

素臂冰霜紫芳心鐵石堅東皇元有意獨許占春光

又

枝拂寒風勁香凝霽雪晴自存心內實有味待調羹

臨清舟中遇載道廬憲

客路欣相會聯舟夜話長明朝休解纜渾水易參商

旅懷

晚泊直沽村人家各閉門舟中聞笑語默坐過黃昏

五言排律

宣德九年元夕 賜觀燈詩二十韻

聖皇承大統道德冠群倫治觀常朝盛風還太古淳二儀

歲寒集下

同懷載萬國恭親嘉節逢元夕青陽轉太鈞金臺春

浩蕩瓊島勢嶙峋影散千燈迥光輝萬象新波搖鱗介

動林集羽毛馴花外呈沙戲空中走火輪金蓮光錯落

綵樹色輪囷驚極采 丹禁

鑾輿出紫宸紅雲晴擁駕瑞雪早清塵太乙浮空至金臺

弛夜巡中天明日月北極拱星辰節舞聲容盛慶懷

蹕陳歡增

慈壽壽慶衍

聖儲仁傳令風雷迅渾 恩雨露均 賜觀同萬姓錫宴

進群臣瑞氣浮 雙闕歡聲播八垠 洪國盤石固

至命上天申恭效華封祝

皇明萬壽春

七言律詩

饒郡十詠

彭蠡湖

匡廬壁立障鄱陽遠水無天接豫章土百戰書懷夢

樓船破敵想

高皇魚龍浪暖三春雨鴻鴈沙寒九月霜五老年年見

滾大江消長共流長

香君廟

德被雷陽幾歲華因時鼎沸建高牙景從關陝三千旅

保障江湖百萬家去國民思奉令尹分茅王號漢長沙

至今廟祀梅侯配麾下論功塔亦嘉

英布城

歲寒集下

驪山功紀懷威名遠慕番君駐此城紛蝶莫因秦氏望

赤旗旋應漢家兵不知下計身難保可惜元功國易傾

竟死茲鄉何所恨祗緣高后滅韓彭

陶母墓

教子無如阿母賢玄扈閱後已千年封還監稅蚌為蚌

市易延賓髮當錢人羨孝廉知鵲薦天教老父指牛眠

空聞吊鶴雙飛去古柏蒼蒼鎖暮烟

薦福碑

魯公亭近佛經臺紀德文光燭上台刻字共誇名世筆

打碑虛應濟貧財本關風教嚴祠事可惜雷轟變劫灰

忠節固知垂竹帛民思遺愛重徘徊

文筆峰

卓筆學前二子奇峯倚半天洗硯池深滿雨
度書樓並接雲烟狀元已應時髦出侯泮
因郡守邊
回馬正逢文運至題名多許後來賢

野慶亭三洪故實

御筆親書二字歸光生別墅日瞻依風雲長護龍驤
奎壁高懸鳳欲飛心戀彤庭居錦里身閒綠野望金扉
要知同氣遭逢盛三瑞堂前棟蓼輝

止水池

致政歸來自鑿池因名止水復何為源清還似濯纓日
運去已非磨劒時授月有懷招李白養魚無計學鴟夷
一泓父子沉深處忠孝青天到底知

玉芝堂

蘇東坡集下

十二

當時郡守玉芝堂竟作唐侯遇害場投筆忍從仇共屈
結纓甘與宋偕亡睢城沒弗忘靈武周粟生寧死首陽
忠介豈隨遺跡淚汗清留取共傳芳

芝山寺

芝山南麓建招提五百年來幾盛衰古殿重新前代制
晨鍾遠震下方知半窓花雨談禪處一榻松風對客時
遙憶仲淹為郡日碧雲軒裏過題詩

聆台州張審理述其祖元清河郡侯之勲賦此
付之

早從海道擁貔貅郡國傳萬戶侯保障兵隨紅憤
運籌人逐赤松遊田園成趣詩千首天地無情土一丘
西興口今銘基碣雲仍不忝紹箕裘

琴月軒

開軒邀月鼓瑤琴琴月雙清得趣深聲徹廣寒秋寂寂
先生焦尾夜沉沉紫雲清轉孤鸞操綠綺空挑老兔心
獨對短娥彈一曲分明天上遇知音

耕樂軒為薛侍御乃兄作

恬養城外北山莊流水田疇引興長春雨一番秧自綠
秋風幾陣稻皆黃看雲嘯咏應嘉隔對酒酣歌世慮忘
解得田園真樂處何妨靖節老柴桑

卧龍岡在南陽

帝胄來咨為赤符卧龍方起定謀謨自知管樂能開國
誰信伊周竟托孤忠揭千年前後表名成八陣古今圖
可憐星向營中噴不使炎光照舊都

蘇東坡集下

十二

漢高祖堂在上蔡

赤幟曾經汝水邊此堂高築自當年屯兵豈是亡秦後
誓將多應擊楚先芒碭間雲消王氣長陵衰草鎖寒烟
登臨尚想雄圖在悵望歌風思惘然

畫卦臺

高臺畫卦古今傳許耦相生出自然動靜有常根太極
陰陽配合本先天爻分內外三才倫位列方隅八象全
慨想馬圖呈瑞後應知易道在羣編

鞞鞋山

湖上靈妃去杳茫竟留遺跡水中央弓鞋蹴動魚龍駭
羅幟翻騰海若藏日影綏移金龜首雲根深結綉鴛鴦
欲知隻鳥歸何處獨步山陰侍玉皇

平江伯陳恭襄公聞仲失柱石之臣

柱石邦家鶴髮歸山陽聞笛苑何如
龍顏謚爵來丹旌歌慶滄波走素車靖難尚存三尺劍治安曾上九重書中興諸將誰能似長望雲臺恨有餘

怡怡軒

伯仲雙雙列鴈行高堂巨扁範鄉邦紫荊無恙青春好
丹桂生香瑞日長兩世墳荒諸律呂百年詩禮共羹牆
嗟予亦有三兄弟總羨君家不下堂

題會衆政菜圖

自甘蘆腹助明食雋出孤叢墨未乾綠葉軟含秋氣早
白根微露玉光寒曾收蜀相蔓菁種莫厭唐人首舊盤
薇省只今同此味清風移向畫圖看

具慶堂為盧進士作

遠憶雙親曠問安三兄同養百年歡雲飛故里夷山迥
魚躍層冰泮水寒開禮庭前臨鴈侶讀書燈下藉熊丸
欲知具慶多陰德好向登科錄內看

綠筠軒卷

為河南憲署書畫屏額

種竹軒前箇箇清陰遙在故園西雷聲出地龍孫長
月影當窓鳳鳥栖有節直消湘水恨無心虛憶衛風題
祗今淇澳游歌處雲霧冰霜晚更疑

哭刑部段亞卿

儀表當朝重列卿忍聞薤露擁銘旌校書天祿文推
辭執法秋臺嶽美平房瑄可堪
明主惜于公薨得後人榮傷心九十慈親淚洒向西風孝

子迎

奉節忠親為朱竹人作

遙持玉節使遐方到處思親倍感傷巫峽雲深迷故隴
巴江月冷照虛堂心懸岵岵關山遠夢接首客旅夜長
報德無由將祿養終天淚落奠我章

茅屋讀書處

數椽茅屋小規模日檢群經足自娛竹下吟詩風擊節
花間點易露研硃琴鳴夫子倚蘭操字展義之舞劍圖
欲學聖賢功莫輟草廬曾見出名儒

一貞堂徐君從之偶嚴都教授瑤之母長汀人

早哭夫君卸玉簪孤燈清守髮霜侵殘生空感成雙夢
終老堅持不二心禮奉慈姑從祖隴經耐賢子範儒林

集卷下

二十五

獨憐有祿今誰養語及泉臺恨轉深

乾河南按察司張憲副

早歲才華重士林四朝榮遇二毛侵烏臺憂斷水窮
古鴈塔名題歲月深郡國觀風多偉績橋門聽雨有遺
音生平志節耐何在遙望新槐起綠陰

青春射策上瀛洲風紀勞心到白頭近侍

九重瞻北極再持三尺按中州盧生適願堂非夢宋玉
招魂總是愁旅櫬南歸嗟未別吳山楚水恨悠悠

洪熙元年歸省

鳳初新酒出紫垣歸寧慈壺到鄉園焚香獨抱還庭恨
戲彩猶承斷織言遠瀟慶源沾累世深遺德澤裕來昆
祗今存校皆膺寵少報親恩感

四

慈親壽日 宣德戊午年正月作時七十五

游子思家髮易霜逢親誕日自焚香
榆花應瑞瑞南極
萱草忘憂念比堂
喜劇兒孫知祝壽
歡踴族里共稱觴
瞻雲誰附徘徊意
鶴髮遙祈千丈強

九老圖 為宣武衛許千戶弟作

九老共年逾八百同時歸洛壽滿高眉
垂鶴髮精神健
面復童顏意氣豪
俎豆列筵皆尚齒
衣冠入會箇方袍
披圖想見群公樂
喜到微垣已二毛

四老圖 為吏部亞卿江鄭公作

遙瞻南極瑞星明福應名家四弟兄
椿樹枝連開壽域
荆花本固慶耄英
衰年共喜兒孫奉
皓首相憐父母生

百歲填箴

百歲填箴諧奏處鴻原第一美光榮

輓胡節婦 胡如勝母

誓秉貞心誦柏舟厭居塵世竟仙遊
鳳毛已兆

邦家瑞節端為女範謀夢入瑤池天
漠漠魂歸玄夜
悠悠芝山月落烏啼切似感賢節
即哭未休

嘉言規益詩卷和王侍御勉

黃卷勞心不覺癯高門世德舊規模
從知天上麒麟種
復親雲間鸞鶴雛
洛浦未應迷解佩
瀛洲還擬早登途
一經母負慈庭訓
繼武容臺總是儒

昭慶堂卷 為方伯趙公作

遠籍前人愛澤長景承恩寵刻石廊雲迴

官誥金花耀 為家庭玉樹芳手植二槐原種德門容駟

馬後贈光信知天道無私處處與人閒
植後良

送河南都司斷事湯太初考績回任

鹿鳴曾共醉華筵伊洛今聞斷事賢
藩閭論文推幘府
衛兵無訟樂屯田課功書上

明光奏惜別詩從放舊聯

側席正求經術士願陪鶴駕五雲邊

悼大參張翼齋

青春筮仕及華顛志節終全鐵石堅
綱紀外臺推善最
勤勞左轄重宣顯親曾有迴鸞

諸遺子今無負郭田我數相知竟零落
疑成哀此淚潸然

送茶陵知縣程鍾復任

詔許還官出建章河冰初釋理歸航
子長縲紲心無媿言

廣寒集

偃絃歌教有方輟情雙兔天外去仍期
一翳日遙翔買

生已屈長沙久前席行看沐寵光

送李典寶致仕歸清江

釋褐成均際盛時驅馳雲路異如絲
遠遯鈕知機
早近接鵷班致政遲
竹杖自今歸故里
菊花依舊采東

離清江若有耆英會好繼香山倡和詩

輓花母張太孺人

珠翟方榮稱白頭忽隨王母宴瓊樓
蟠桃已入歸仙宴
萱草難忘隔世憂
雲暗松阡春寂寂
烏啼柏府夜悠悠
閨門懿範今猶在
擬弔香魂淚欲流

八袞餘齡壽有期夢驚胡蝶去遲遲
化行閨壺開慈範

惠淑宗姻動遠思德報久承

天上誥榮光新刻墓前碑九原應向夫君慰子貴孫賢感厚遺

和僉事鄭雍言恩榮倡和詩

同榜相知二十年客居曾為卜鄰遷身依

鳳闕離書又名列烏臺衣繡鮮清問未臨前席對

寵宣先自內臣傳上林已重瀛洲選勳業還期晚節堅

送尚寶少卿袁忠徹歸祭祖

丘隴關情草樹荒喜承

優詔許還鄉捧回玉璽辭

楓陛歸自金臺望柳莊頻藻任供春後祀芝蘭多啟雨出

香郎山鄧水無留戀及早趨朝答

聖皇

東坡集下

二十八

悼薛郎中常生

昔在銓曹藻鑑明青春遽報玉樓成淩雲豈歎相如賦

愛日曾陳李密情芹泮清風遺景絕蘭亭流水逸佳城

賢郎應

詔來京國尚有相知道姓名

送僧弘此宗住蘇州正覺寺

曉辭雙闕識

龍顏遊徧名山却住山寺額從新承

勅賜梵音重譯載經還風生法座爐烟細雲卧禪床杖錫

閒煩語蘇州賢太守青天有月照人間

送婺源程先生之清江

除書再拜出

本義銓選斯文任獨難絳帳已開三泮水蒼顏未改一儒

官道傳徽國遺風在教重程門立雪殘冷見著我沾化

雨諸生奏賦五雲端

送甘主事兄歸南昌分題得鍾山雨霽

扁舟回泊大江干曉望鍾山雨未乾樹杪彩雲騰五色

峯頭紅日上三竿南州歸去親開近北塞飛來鴈陳蔡

最喜惠連登盡省幾回清夢見龍蟠

輓吳先生

夙仰龍舒長者名訃音誰遣過杭城一官將

賜黃門秩三釜空勞盡自情江上雲山迷舊跡龍頭風木

動秋聲賢郎欲報春輝德屢向朝陽効鳳鳴

送樂平張弘敬之任建安縣丞

東坡集下

二十九

科名曾動洛陽人今拜除舊出

紫宸客舍論心憐里閭宦途分手歎參辰舟回番水烟波

闊車入閩關樹色新明到建安詢舊政考亭遺蹟願青

紳

送主事程鑒歸祭祖

冠珮朝辭霄漢間帆檣暮發水雲間行過濟水兼淮

水望入吳山又楚山自喜焚黃先隴慰誰憐衣錦故鄉

還南宮僚舊多相憶遲爾重聯玉荀班

送陳主事俊歸祭祖

幾年游宦列朝簪今日榮歸快客心一路水聲三峽急

萬重山色九疑深江花脉脉迎官舫隴樹陰陰擁故岑

書錦此行多勝覽詩囊應付短長吟

送傳主事榮歸分題得壯回晨鐘

仙舟泊近潤州城
夢覺樓轉五更兒
影木沉江水白
鯨音初動海潮生
遠達長樂三千里
尚聽歸途八百聲
喜得歸榮恩報國
景運還許載功名

楊大恭遜之歿內子廿與同遊母氏在堂賦此哀之

出佐開藩鵲頌聲
室家相繼計聞驚
魂迷惘惘歸同
義重關雎肯獨生
館閣舊遊書列傳
松楸新植計先靈
北堂難解慈親恨
佳婦佳兒孝養情

送郎中陸貞出守德安

朝著聲華動播紳
今看五馬擁朱輪
南宮典禮逢明主
列郡分符屬老臣
千里桑麻欣得雨
一時枯槁遂回春

春他年有詔徵賢守
未許黎元借寇恂

送張真人懋承襲職還

天開閭闔珥珊瑚
上界仙官面

聖顏華胄遠承三
傑後崇階新列六
卿班龜蛇座上焚香

罷龍虎山中捧

誥還玉策自歸玄
教主丹丘依舊出人間

送陳古訓乃子還鄉

喜承嚴訓客京畿
又憶慈親線在衣
闔閭幾時憐易別
倚門終歲念遲歸
風生潞渚征帆發
秋入番陽候鴈飛
忠孝兩期須努力
早膺鄉薦赴春闈

和劉求樂所寄詩

輶車初駕出維藩

王國周旋禮度難
棧道幾程經險峻
西風雙鯉報平安
歸音捧去懷丹闕
玉節持來到錦官
莫忘南軒臺上舊
重陽把酒為君看

封吏部右侍郎鄭公兄弟繼歿寄此挽之

少宰親承紫誥榮
雲袍錦帶金英魂
歸玉宇先朝露風入
吁松起暮聲鴈序翩翩
隨鶴化鵲鶴箇箇並題橫
空歌楚些吁江遠莫為分
銓爵一航

送蔡天錫還鄉

制科欣見醉瓊林
又向青雲結素心
秋入三河歸泛棹風生
兩縣罷鳴琴白圭璀璨終
無玷黃鳥綿蠻自好音
祗恐鶴書將赴隴
玉芝還負故鄉岑

送月秋江和尚

所住寺舊名嘉鵲今改鴈林

歲寒集十

壬子

杖錫雲遊歲月深
服空湖海已明心
來朝金闕瞻天衣
歸向鐵塘振梵音
門榜日臨三竺並
揚枝風度六橋陰
還山慰巢中鵲
報喜于今住鳳林

友愛堂為許舍作

賢兄賢弟鴈成行
不啻元方與季方
一樹紫荆全瑞氣
幾枝丹桂鶴秋香
墳庵合奏聲相應
詩禮攸傳義不忘
共喜庭闈齊壽祿
承歡花縣迭稱觴

會稽虞氏族譜為編衣虞永茂作

孝行傳家至尉村
隆興橋畔舊旌門
仙源派自姚江衍
祖德碑猶孔廟存
三從九親雖異服
千枝萬葉本同根
乃知賢裔修宗譜
更欲貽謀及子孫

封監察御史邵梅逵以暨鳴卒賦此諫之

金牙我冠兩鬢華生榮榮死堪嗟一編授子耐經濟
雙物從天權龍嘉晴雪漫消梅逕跡春風空落古
林花幽堂已向東山厝欲真板板恨路疎

和劉教授先生韻

父念斯文契誼深汝南重會遂初心低兩懷昔論鄉情
不覺移時轉夕陰囊次得觀平易集聯篇更和短長吟
星知無奈何朝別雲樹關情古至今

普草堂

遠尋靈草給城東生長層臺地色崇五色雲籠今日瑞
千年龜守舊時叢陰陽莫測圓神德休前知小筮功
自古聖人求卦用下問蕭蕭怨秋風

桂平尹趙原彬歿其子大聖寺觀見林常挽

歲寒集下

三十一

之

曾聞即位仰光華歸櫟當年道路賒綠尚遺庭外
落紅誰種縣中花門深柳巷春歸燕烟曉松軒暮集
始信子門仁澤厚廷平有子重名家

古山四詠為董子永作

南臺春耕

東作方興淑氣回一犁耕動曉雲開喜聞布穀催新雨
莫厭提壺醉舊晴莘野祗知堯舜樂南陽何事帝龍
未應吟詠終遺老東帛應從日下來

西山暮雨

雲起西山送落暉米簾半捲雨霏霏誰知泉湧丹砂
自覺風生白苧衣天色沉沉虹影沒雷聲隱隱電光

一尊空負黃昏月莫遣尋常見少微

東園詠月

秋入東園夜未闌仰看明月正團圓望盈天地輪光滿
照盡山河鏡影寬玉斧當年曾斫桂鵲衣今夕復乘鸞
忽聞一曲霓裳奏清思悠悠到廣寒

北潭釣雪

六出花飛把釣收北潭深處繫漁舟空閒隔浦鳴孤鶩
不見團沙立白鷗清冰雲寒迷獵火桐江風冷怯羊裘
自應銀海投竿去誰信龍魚上直鈎

輓宋廷圭父竹軒翁

官封十載 璽書新計自丘園悼縉紳已有鳳毛巢阿
閣更無鳩杖過比鄰竹間佳句多遺稿架上殘書半掩

歲寒集下

三十三

塵太史知名題墓表幽光常照鄖山春

呂梁洪

驛程經涉呂梁洪疏鑿猶懷大禹功水手慣扶舟上下
官牛力挽路西東奔湍觸石雷聲振絕岸依山地勢雄
欲假巨靈平此險任渠來往一帆風

冬至

節令循環至有常無端陰極變風霜雷從地下陽初復
日轉天南晝漸長六管吹灰齊氣候五雲隨筆耆禎祥
彤輝祝舞皆皆俊吾道應符

泰運昌

正統八年歸省慶母八十

上疏南歸得省親堂今日慶生辰翟冠霞被榮三品

鶴髮星昨度八旬拜列諸孫情戀戀禮庭賓客喜津津
固知慈壺多陰德烏鳥情深感

聖仁

使者傳 命至家陞浙江左布政使

父念慈親親省回忽傳 天使捧

書來圓堂無復中州會畫省新從兩浙開江漢旬宣行國
政荆襄安撫活民災誓殫忠蓋希先哲愧乏謀猷答

聖裁

悼吳主事

即署聲華動士林天津忽報使星沉遊魂竟作還家夢
壯志猶懷戀 關心臨罷蘭亭遺舊墨歌殘起此音哀
音孤兒迢遞扶歸櫬恨與滄江一樣深

輓張侍御父

養志丘園兩鬢星更無靈藥制頽齡生前已拜封官
勅歿後猶存教子經空想鹿車回里巷曾夢鳩杖訪岩
江山倏仰俱陳迹惟有幽光燭墓銘

為延慶親道士陳志清題手卷三首

滴露軒

月滿仙官夜氣登幽軒虛寂露華凝瑞境每聽松梢滴
銅柱曾聞掌上乘至味洒心甘似蜜垂珠落硯冷如水
研丹點就庖犧易道在先天信可徵

處靜

焚香默坐學長生請龍黃庭見性情塵慮盡消胸次豁
翳音不雜耳根清波平水面風初息雲散山頭月正明

自來真靜處珠光滿室寂無聲

棲霞亭

小亭棲息飲流霞龍虎須教會一家先向鼎中分四象
如來頂上聚三花雲光暖透乾坤竅日影晴烘黍米砂
長寄此身丹氣任洞天深處樂無涯

送教諭賓克文先生奉安樞歸葬唐西

遠迎慈母養高年一旦含哀旅櫬還母旌歸從梅嶺外
玄扈小向桂林邊夢回鄉國飛胡蝶腸斷關山哭杜鵑
明到北堂空寂寞斷機猶在恨綿綿

悼黃大宰之子元凱

卿門公子玉生輝夢斷青雲與世違貽訓有書留篋笥
問安無字到庭闌斗間夜氣成龍去原上秋聲化鶴歸

魂遠天邊招未得白頭無淚洒斜暉

同寅參議金華邢公因乃婿趙 回述懷四首

各為一題求予和之因廣其韻

留別

翁婿相歡不幾霜客中言別轉淒涼女憲駕去愁猶在
甥館人歸恨更長微省有懷臨汴水椿庭無恙近錢塘
明朝迢遞山川隔玉潤水清各一鄉

望先塋

悵望先塋幾已春讀詩吟淚幾幾我年官途偏感清明近
時祭空憐道路長幾處同音松無鹿觸一杯黃土有烏傷
汝歸為告綢繆文應應同安宿光

憶舊居

別鄉關早拜除至今有夢到村居門前落葉千年木
情上香芸萬卷書深巷鳥啼風靜後小池魚躍雨晴初
老來擬適田園趣勞爾先歸早爲勸

哭孤塚

女綬經年塚自隨墳還思女涕雙垂香魂入夢惟傷感
玉骨歸仙永別離野草自生青塚合菱花空照綵鸞悲
韓罕銘墮昌黎淚此意傳將刻墓碑

輓俞即中父

自甘韋布老丘園白髮烏紗荷

聖恩御墨輝騰

天上誥生易空弔里中門秋風鶴怨香山社夜雨猿啼錦
水村通籍金闈知令子臨風耐真獨傷魂

歲寒集下

三十六

汝寧開元寺詠雪

寒冬行郡到僧家雪片紛紛散六花幻出鴈堂銀色相
粧成龍樹玉光華豐年預報三農喜沃壤均霑二麥芽
瑞應自天歸

聖德焚香祝壽樂無涯

武餘軒爲鎮遠侯作

自製貂蟬沐

寵光朝回軒內志無荒詩驚神鬼分題賦筆走龍蛇帶墨
香勤把七書窓下讀閒將雙劍匣中藏太平惟用安邊
策祖父勲勞誓不忘

輓劉黃門父

無心名利老丘園哀詠傳動里門教子卑隆青嶺

占星光接紫微垣聯篇文稿追先哲一牀書香墨後塵
百世儀刑虛洛社不勝揮淚賦招魂

輓郭黃門母

翟冠初整髮遙霜綠養親堪棄北堂垂訓機絲隨夢斷
忘憂萱草帶魂香泉堂寂寂雲初暝風木蕭蕭夜正長
車馬從來山下望墓碑高處有

龍光

贈考試官丁學正澄

驛騎遙迎到汴城棘闥深鎖典文衡五經旨趣胸中熟
多士才華眼底明北斗星高瞻座主青雲路迥見門生
從知湖學遺風在師道今看繼昔榮

贈考試官李訓導繼

歲寒集下

三十七

藩臬遇馳聘禮迎賓興猶賴主司明幾年化雨沾閭泮
一夕文星照汴城編集不矜簾內句得人多美榜中英
回看門下皆鸞鳳他日東堂與有榮

誄番陽馮處士

開居城市自輜光皓首黃梁入夢長新土一杯隨草綠
殘篇幾卷帶芸香高風曾下陳藩榻逸興空題薛氏莊
厚德不同仙骨朽已從雲路見賢郎

金山寺十脤

其一

揚子江心見落星艤舟山下扣禪扃龍池夜雨泉聲細
曉洞春風草色青海若有時來聽法山僧無事坐談經
受經音隨心安在折取楊枝挿淨瓶

其二

端如砥柱鎮江開萬里朝宗第一關日往月來川上水
天高地下海中山從教和尚浮杯渡欲挾飛仙跨鶴還
回首蓬萊騰瑞氣飄飄歸思向鸛班

其三

金僊獨占一峯青下鎮馮夷蕭百靈塔影中天擎日月
波聲動地吼雷霆僧遊絕頂朝飛錫更出幽宮夜聽經
試取煮茶泉味美應知第一是中冷

其四

招提突兀占鰲頭兩岸潮回地欲浮佛有佛無山下影
人來人去水中漚折蘆花土虛前渡問卜青囊竟古丘
踏遍妙高臺一月一聲長嘯付滄洲

其五

叢林久住石盤陀翠壁丹崖長薜蘿山下有潮通晝夜
人間無路隔烟波香飄佛殿慈雲鵝花落經壇法雨多
擬向禪房分半榻腰橫玉帶再相過

其六

江水西來自有源千流萬派到祇園為飛魚躍天機動
虎踞龍蟠地勢尊喬梓白雲連海嶽扶桑紅日照乾坤
銀山更在鍾山外倚過關干欲斷魂

其七

獨上峯頭望
帝京河山帶礪拱蓬瀛萬年王氣金陵地千里人烟鉄甕
城鄉信欲憑朱鷁寄宦情難許白鷗盟

皇國鞏固如盤石會見蛟龍贊太平

其八

金山山上石嶙峋天水涵涵景物新碧殿欲浮空裏寺
紅塵不染靜中身數聲鍾動江天晚幾樹花開海島春
乘興一時揮彩筆題詩應媿古今人

其九

夜宿金山景混融碧天虛映水晶宮山河影轉水輪東
星斗光移玉鏡中白鷺栖餘江樹綠黃鸝唱徹海雲紅
清風一枕瀛洲夢莫向僧家歎轉蓬

其十

澤國朝游玩物華春風隨意到僧家江南江北千門柳
山後山前二月花自喜丹陽回使節更疑銀漢泛仙槎

興闌不覺登舟晚放棹中流日已斜

輓安陸州判張真先任太常博士

經明三傳早登科小試才華奈命何雄法每公天下論
陽春復向郢中歌松楸鬱鬱佳城舊蘭桂森森後胤多
傳得錦屏遺稿在文光萬丈耿難磨

悼月坡

儀範家庭白髮催鄉間咸悼泰山頽田荆看盡從新發
寶桂生香自昔培真筆好書高士傳遺詩堪惜摘仙才
知心惟有南坡月終古清光照夜堂

霜臺十脞

鍾山蒼翠

造化鍾靈萬仞拔層巒環拱衆山多龍蟠建業開

丹徒縣志卷之五 五色峯頭雲捧日萬年枝上樹垂
纓回面對瞻霄漢形勝天城取次哦

玄武澄波

山圍城郭境深幽玄武猶清壯

影動耀靈三島曙光涵執法一天秋化龍寧肯貪香

波今皓首尚期涓滴暮齡酌

蚌紋古栢

鐵幹銅柯古木森蒼蚪倒掛翠烟深久知勁節持風紀

朝野肅城蜺將雨院庭陰欣逢歲晚祥鳥集不畏寒冬瑞
雪侵

錦紋奇石

蘭堂後院正當中昔種雲根碧藓封削出玉峯紋隱約

織成雲錦色書傳圯上通神異詩美仇池玩物同

竹尾清風

簾窗爲尾奈錢慳蓋就幽居屋數間一院清風常自至

六窓長日不曾關援琴古調聽流水桂笏微吟對好山

高架每瞻函

檜屏晚翠

結檜爲屏樹幾栽堂陰壁立障回風清芬遠播霜威厲
翠色深含雨意通葉整羽儀開孔雀柯盤翠屏引蒼龍

休將直幹違真性晚節能伸宇宙中

三梅傲雪

城北長堤待築沙每臨公署看梅花三般正色開烏府
一樣清香透碧紗月照西湖吟獨苦風生東閣興偏賒
雪中還見紅黃面貞白同參玉帝家

叢菊耐霜

九月重陽節近時花凝秋色十分奇香風吹動黃金蕊
清露潛滋碧玉枝每遇幽人知雅操獨於青女見貞姿
撫英非效陶彭澤欲制頽齡泛一卮

池荷遠韻

小池泉滿漾滄漣夏日凭欄爲愛蓮出水朱華香馥郁
撐空綠柄蓋圓圓金波遙隔人徒羨王并高躋世漫傳

記得瀛溪曾有說所思君子待移船

岩桂清芳

仙英遲發待秋陽老樹朝凝白露霜分種月宮三色異
託根天府萬年芳西山爽氣齊高節北院清風動遠香
密葉後凋敷晚翠歲寒松柏共稱揚

輓王黃門父

移家喜近杏壇春梁木爲摧感泣麟

紫禁鶴書塵嘉斷黃門

爲語龍光新暮雲留恨東蒙麓夜月招魂泗水清萬軸可
籤遺後業賢郎一觀一沾巾

贈括蒼致仕副都紀業維朴

重遇仙家老壽星年踰九九正長齡身閒早悟參同契

心靜常存道德經逢岳春深桃結實芝田書永鶴梳翎
看洞府新宮就還覓玄卿爲撰銘

題妙成觀樵蓬亭和劉伯溫韻

隱坐虛舟豁眼前
蓬蓬歷歷好山川
山圍城郭居人屋
川送帆樯過客舡
身靜不驚風裏浪
心清可啜水中天
月明還憶坡仙夢
白鶴飛回赤壁邊

輓吳資源處士仙居人陝西都司都事同志之

曾脩圖誌會霞城
別後堪嗟隔此生
滿架香芸遺舊澤
連篇嘉藻寄高情
春歸盤谷花空落
月照愚溪水自清
獨有生前德厚簪
纓喜見子孫榮

重過溫州

鳳駕星輶兩浙游
蔡脩圖誌過東甌
今古故老歎朝露

舊識少年驚白頭
風動聞關山郭靜
雲開閣若水村幽
誰知三十餘年後
復得旬宣到海陬

重過金華

妙齡情誌此經過
今到旬宣兩髯暗
開政已安先輩少
談經尤喜後生多
山連三洞環清嶂
水合雙溪漾碧波
形勝不殊文獻在
願敷清化聽絃歌

遊萬壽寺和祝侍御詩韻

絕頂招提勢欲浮
羣飛百尺上方樓
少微相對星垣近
古括高居洞府幽
去住談禪揮麈尾
登臨覺我占鰲頭
深期眼底民安樂
非爲憑虛賦遠遊

輓杜黃門父

衣冠曾見貌蓬萊
回首家山玉樹摧
猶憶揮毫遺舊手

澤人專佳句惜仙才
蕭蕭風木獨啼切
漠漠雲天鶴弔迴
青瑣賢郎哀固極
勒銘千古映三台

與陳郎中景茂別

自昔觀風兩浙時
到門相訪即相知
南宮通籍聯仙署
中秘揮毫集鳳池
致政共憐君去早
維藩復愧我來遲
翻思三十年間事
皓首臨岐惜別離

中峯寺

峯頂朝遊訪鶴巢
天風浙浙響松濤
浮圖承日雲霄近
傑閣凌空柱石高
上應白階懸瑞象
下連坤軸真靈寶
翠微深處陽回早
暫憩南軒看碧桃

藏春峽

峽在仙居縣南
水東流
自南而北
自北而南
自南而北
自北而南
自南而北
自北而南

誅歸堂裏靜怡神
更覺年華歲序新
無心初長青
觀梅有實內含仁
雲將青雨過桐
橫水近寒花出鉅津
生意峽中藏得否
自家收拾滿腔春

題紫雲觀和劉伯溫韻

觀在少微山麓
處士星輝紫雲觀
神仙宅在半虛空
紅雲擁殿山頭月
碧浪浮槎水面風
丹井八瓊須白鍊
玄關一竅許誰通
翠真喜遇情真侶
笑指蓬萊氣鬱葱

輓徐處士

蚤向明時受一廬
終身蕭散忽游仙
夢回萬里迷胡蝶
魂返芝山響杜鵑
信有吳鉤墳上掛
空遺陳榻席中懸
南州風節直堪繼
莫致生芻意浩然

輓竹軒

一夕璇霄點少微先生竟與世相違
新竹滿林春筍肥千古江山黃鶴去
一軒風月翠微歸
獨憐李義傳家父照樓臺溪以者稱

七言絕句

題達磨禪師面壁影

學着真徒授鉢衣回經履履真機如何石上留形影
道是西來又不歸

青蓮峯

峯下和鳴鶴鳴青夜童子花相迎仙書拂去知何處
不待君王附養生

黃蓋峯

方士徒往玉人俗非中甫未爲直黃雲如蓋峯頭現

應合高萬復降神

浮丘峯

來自天台識者稱高峯下息真機還從絕頂觀衆海
接引靈星月下歸

三鶴峯

李公山下煉丹藥招取雲中三隻鶴養就玄珠身自輕
却乘僊驥遊寥廓

萬歲峯

翠輦遙臨駐白雲山雲迎合下綰紛三呼萬歲齊聽得
可是宸聰亦得聞

玉鏡峯

峯頂光含瑞氣圓依稀玉鏡半空懸曾聞蟾兔月中看

見蓬萊海上山

獅子峯

狀若後現不怒號紫茸草木皆自昔雖藏伏

雄踞靈區氣勢高

虎頭峯

驚起林端怒巨靈雲霧帶風雨雷定衆頭非望山間獸
爲護陰符一卷經

起雲峯

一峰石聳高穹窿霄宇雲生迷太空上應天時降霖雨
常先潤物不論功

鳳凰峯

鳳凰一見屬車回絕頂空餘紫翠雲况遇蕭韶今日太

丹山咫尺鳳還來

金臺峯

老聃曾到此棲息峰下寫經傳道德金臺餘是兩林間
草木沾濡成黑色

華蓋峯

高張華蓋覆青冥直躡丹梯頂上行眼底峰巒俱培塿
始知鵬鷃不同情

玄龜峯

形肖玄龜自古初難將灼下測盈虛中宵背上星辰近
好似當年浴出書

卧龍峯

形勢迥挺若卧龍吐花瑞草護靈蹤不矜諸葛幡然起

長自與雲濟世農

會仙峰試觀天門入下寨

八仙山下共圍棋不用機心着數奇惟見漢唐留兩鼎
輸贏那許世人知

子晉峰周靈王太子晉吹簫處

白鶴招邀出九重從師此地學降龍鳳笙吹入三天去
留取高名寄一峰

玉柱峰狀如玉柱

不假工師斷削完高標直豎雲端大材祇為

皇家用一柱中天四極安

老翁峰上有五石如老人

此翁得壽從開闢洛下耆英相識一身正在天地中

寒雲集下

坐鎮東西與南北

玉女峰峯上有玉女精靈之

高擁雲鬟展黛眉身天地志難移背間七字文長在

花落花開總不知

獨秀峰其上有金針石

叢蒼碧樹淨無塵歲歲東風秀色新惟底諸峰不吝物

獨留啼鳥伴長春

積翠峰上多翠綠石其綠

千年碧石結芙蓉風煙難和翠重未許遊人恣清玩

幾回又被白雲封

太白峰在數而太白之方或云峯上

高臨兌位壯尚丘應是長庚轉上頭夜夜光芒接霄漢

風清月白一天秋

鷹犬城在洪陽

一城鷹犬萬人供幾度遊畋自發蹤走獸不遺蹤鳥盡
可曾獵得釣磯翁

牧野興師獵騎收朝歌馳騁一時休韓盧走散鷹飛去

草滿空城萬古愁

東昏臺在蘭陽始平縣

東遊何似莫坑焚天命人心自此分護築高臺厭氛祲
不知芒碭起祥雲

子房墓在蘭陽

不為封留為報仇功成終與赤松遊誰知超出三人傑
去後蕭韓重有憂

寒雲集下

寄衣

白兮新裁一襲衣思親當暑寄將歸中州不是無羅綺
慈訓丁寧詎敢違

題山水四幅

山前山後兩三家處處東風暢物華二客尋春橋上綉
閑看流水泛飛花

竹樹陰森擁翠微江風吹浪浪淘磯閣中才子凭欄望
題柱橋邊有客歸

水落山高韻氣清碧雲紅樹映空明幽居坐客多秋興
更天臨流誅濯纓

群峯天半玉岩光驛客尋梅六路過好似騎驢背上
雲花詩思共飄飄

畫梅

羅浮仙子淡粧新素服凝香不染塵寄與詩人休索笑
貞姿先得玉臺春

幽期不負歲寒盟玉質冰肌徹骨清一點芳心成實處
已含滋味待調羹

雙喜圖

靈禽並立最高枝黑白分明好羽儀陰陽喜從天上降
同聲相應報君知

屈原圖

忠臣閔世嫌同濁逸士隨機忌獨醒自為身謀誰為國
楚君遽莫悟騷經

赤壁圖

山連赤壁俯江流蘇子乘舟月下遊好客相從歡飲罷
一時孤鶴夢悠悠

樟潭十景

義居喬木

四世同居不異財百年喬木更深培試看奕葉連枝茂
都是前人手自栽

錦里朝陽

紅雲捧日出扶桑正照君家書錦堂喜觀庭闕遠悠
關朝朝簪筆近清光

樟潭春晚

樟潭殘月照前川輕暖輕寒欲暝天啼鳥數聲春夢覺
呼童早起去耕田

光朗秋容

光朗風清獨倚樓樓樓禾黍熟西疇鴈行飛渡蘋汀去
遠水蕪天一色秋

雷湖魚躍

湖上風雲畫日陰桃花泛泛碧波深雷聲震動潛鱗起
一躍龍門去作霖

天寶龍遊

天寶清溪屈曲流蜿蜒勢動若龍遊夜深月沒空潭底
額下明珠爛不收

吳堂霽雪

雪積吳堂幾朵峰晴光浮動玉芙蓉要知冬日真堪愛
喚起衣安意正濃

關嶺晴霞

關嶺輕雲映日華仙人招我飲沅霞請看
天上新頒詔五色奎章捧到家

金斗橫雲

執斧行歌紫翠間莫觀仙奕東籬還白雲本是無心物
也欲從龍共出山

郭溪釣月

新月臨溪把釣竿不投香餌得魚難莫教閒却經綸手
掣取銀鈎向廣寒

附錄

求仁政遺思簡

兵部尚書致仕德興孫公永樂進士累官禮部主事
郎中河南參政浙江左布政使奉

古安插處州等府復業人民又奉

教參佐謀議軍事陞兵部侍郎參贊軍務陞尚書鎮守浙

江二年調福建考察尋留鎮閩中一年復鎮浙江年

七十致仕壽八十七終于家公平生仁厚正大清慎

自持其任方伯去貪污剔奸蠹刑不濫施於下財不

輕用於公不務赫赫之名故民戴之其任謀議則言

賊寇攻城掠邑罪不可原也尤作亂者帝之所必誅

地方無道武丁之所必伐其言統兵等官用兵失律

卒以取敗及欲請調備倭官軍則言防

已反之寇慮邊方之患而不顧腹心之憂凡數上章

至於討賊指示有法用兵如神戰則勝攻則取其鎮

兩浙奏置宣平等四縣請減銀課濫額薦賢黜貪勤

強抑暴使民各遂其業會

詔欽恤辦死獄十餘人

天戒求言又上權倖漕運邊中國馬等事公退手不釋

卷或問之公曰自幼讀書與得一言養親足矣今日

至此位高責重使不讀書成何庫庫一日至於

日月之前問以古今政務豈可以不知對耶公之立心制

行如此自公致仕迄今二十年兩浙之民思而不置

謙感公之德愧無以報為一願求

大人先生佳什以為德政遺思不忘之徵使海內聞
公之名者知公之實云

錢塘晚生王謙載拜

仁政遺思七言排律

先時奉使綠袍新晚到微垣兩鬢銀星越焦枯欣得

雨東南生植總逢春量弘滄海涵群物心湛冰壺絕

點塵道路頻看豺歛跡階墀寧許蠹容身從容見客

如無位談笑時戎若有神庖

駕舊曾清朔漠獻羹躬自討黃巾千金獨解盤中驪斗

水均沾涸轍鱗蟲落文章星綬繡經綸詩律奏韶鈞

旬宣著績揚芳遠戰伐功成沐

寵頻藩屏載特新節

廟堂重展舊經才薦境半輿論默平反體

至仁羣使疲瘁皆遂起坐今澆薄盡還淳鉅梅足稱調元

鼎舟楫真堪濟要津一旦休官歸故里十年遺政在

斯民甘棠蔽芾春猶細柳依稀蹟已陳驚惶計奇

來草舍喜聞

恩祭下

松宸

四朝重望推元老當代通才復幾人富相自時虛洛社

申公從此謝蒲輪香傳桂籍凡三葉夢斷特齡及九

旬馬鬣深埋白壁

龍光耿耿耀蒼旻前驅幕府思平括備問輅車憶鎮關心

感素知尤慘慘耳聆清誨尚諄諄歌欲效田園

為諫難追郊氏賈恨望銀峰雲樹杳何時危酒薦

錢塘王謙

海國勲名滿桑榆老趣濃丰儀天下仰齒德

五朝崇江潤魚龍斥林深虎豹雄九原如可作何惜

鞭從

南昌張元禎

楊文懿公贈南京御史沈澄之序

魏川集

聖天子嗣位之初擢進士二百又五十人闡沈澄之襲然

在高第觀政於禮部既而有命撰

英朝寶錄移部國網羅放夫以備採擇分遣進士董之澄

之如浙東徧歷諸郡董之嚴且躬裁諸儒所議去取

褒貶歸於至公自守令以下未嘗假以辭色饋人所

供法不應者雖微必却人見其行之獨殊乎衆也疑

焉或甘言重賄以嘗之輒悻怒繩以法衆力解方釋

至事竣而歸卒無所取囊惟故水弊璫而已先是示

樂間禮部主事孫公原貞至浙董備郡誌甚廉而貧

既冬水無續繫有司莫敢遺諸儒相率製縑袍遺之

乃固和寒甚則據官衾而坐猶呵凍筆削誌稿不已

後累官至兵部尚書鎮撫開浙始卒一廉所在皆著

聲績浙人謂孫公而後惟澄之繼之自永樂至今更

五十載浙江見禮部之廉者僅兩人而已何其罕哉

嗟乎貧者觀富者尚奢奢者觀禮部之廉者皆厭金玉

待繡珠翠之華雖童孺尤悅之自非卓有所見而秉

擇之貞者曠能潔然無所汙邪茲廉士所以罕也然

貪夫汚士方自以為能而世亦能之視廉士若無能

者孟子曰人有不為而後可以有焉此一介不取者

所以致相商伐夏之烈也彼無所不為者曷能有所

為邪澄之今拜南京監察御史常所往還若給事中

蕭子璣屬予文贈澄之試禮部時余與校其藝其有

事浙東又吾鄉邦也識之久知之詳故為褒其藝美

其新俾固其不為之操而奮其有為之才川舉廉

以玉隆厥聲聲譽持重不占已夫

郡誌

尚書孫公傳

原貞名璣字原貞以字行世德興人登永樂十三年

進士初授禮部儀制司主事奉

命撰採浙江輿地圖誌後以累犯與和從

太宗文皇帝征之追至黑松林止俘獲以歸

仁宗昭皇帝嗣位封贈父母妻室德丙午從

宣宗皇帝討平樂安州漢賊還小還本部主客司郎中
壬子轉儀制司郎中與主事劉球等皆以學行著稱
于時

英宗皇帝嗣位遷河南布政司參政百慮具舉政高寬
平不為苛刻民皆舉手加額呼為孫佛正統癸亥陞
浙江布政司左布政使體恤民隱興利除害百姓德
之特極建盜起沙无浙江盜起溫處郡邑騷擾

朝廷命將統兵進討未靖過蒙

敕有賊稱復業因亦罷兵

上特命原自招撫因性賊境察其情必不悛乃三上方界

宜操兵設備并圍增二處賊果以進未幾賊果復叛

攻城掠邑勢愈猖獗景泰改元

敕命參佐漢賊事有以兩原員在彼年久素為浙江之

人信服之氣遂督兵深入賊境擒殺其渠魁金八等

捷報奉

敕陞兵部左侍郎參贊軍務親率官兵累戰克捷兵威大

振功奉

重賞及陞參贊軍務討平諸處賊寇除殺傷外生擒九千八

百六十名追出被虜婦女幼男三千五百七名口

審釋皆從全活其累次年辛未奉

敕鎮守浙江為見賊巢連隔縣治化弗及具事奏

聞設宣平雲和景寧泰順四縣還本師尚書奉

敕考福建方面文職官員點防允協公論遂

命鎮守其地計十九員賊黨漸懷及則增立水寨亦

二縣以管轄之捕獲海賊鄭觀行等五十三人計十
福建官臺山浙江俞高山等處賊寇地方以寧獻靖
茂著甲戌復奉

敕鎮守浙江政舉民安因

天戒上疏論虜寇冗兵曠官逃民馬政權倖六事三千餘

言皆深切時弊其他因事論列奏議尤多景泰七年

年七十上章乞骸骨天順元年致仕歸田里八年

憲宗純皇帝嗣位

詔進階榮祿大夫居家闢一靜室觀書其間作文賦詩昕

夕無倦愛

國憂民之心老而彌篤成化九年年八十七終于正寢

鄉人罷市姓吊有司以

附錄

憲宗皇帝悼念佳勞遣官壘祭時十年四月也居官四十

三年歷事

五朝始終一節寬而有制廉而有為詳而不黨政治專而

仁愛至於屬官有蠹政害民及以民中有梗化者必

真於法不少假借所至著廉能之譽去則民思之平

生清慎自持不治產業所得俸祿分給族姻貧乏而

處之裕如也忠孝之性寬厚之德正大之學文武兼

資之才皆出於天成先是品厚果有化龍也永樂四

二年池開並頭蓮其年中秋試三年登進士蓋先兆

也所著有歲寒集二卷奏議一以行于世

明故資政大夫兵部尚書致仕進階榮祿大夫孫公

道碑銘

公諱瑞平原貞以字行世居江西饒州德興曾祖
榮生仲銘即公之大父也仲銘生柏清即公之父也
為邑巨室潛行年於鄉里娶王氏生公幼而岐嶷弱
冠遊邑庠其文事穎敏更出同類永樂甲午以易經
舉鄉試乙未舉進士事且授北京行在禮部儀制清
吏司主事精勤老練為一時所重

上脩輿地誌公分錄浙江多為史官所取癸卯

上止征公與扈從獻平戎策帷幄多有所資洪熙甲辰
仁宗以公歷有勞勳贈父如其官母為太安人公以母老

乞歸

上俞允賜寶璽省畢復官預脩

太宗實錄褒搜羅取簡嚴有法

聖德神功照耀簡策與有功焉宣德己酉從

車駕平北漢府陞主客清吏司郎中以足疾乞歸疾愈

轉儀制清吏司乙卯擢河南布政司右叅政政務寬

恕薄賦省刑郡邑稱便其分繁理劇之才屢為撫治

者所委托

英宗初辟公以安流移簡戎伍濟河道督屯田事有益於

初政者隨宜具疏

上嘉納之正統丙辰陳留蝗公露禱於神俄有群鷺啄之

蝗不為害癸亥公念太安人春秋高乞歸省侍陞浙

江左布政使公之任召吏民諄諄戒諭而安輯之惠

能及於隱隱法不渝於權貴浙人膏服戊辰公夜會

僚佐乾象云熒惑主盜應在甌越未踰年延平果

盜起復慮金衢獨曠之徒為患議留漕運糧官軍預

守疏纔上政和之賊犯温州矣已處州賊首楊希

起自麗水陳鑑胡起自福建結勢鼓聲為惡滋甚

上以公明識有謀

敕公招撫公探知賊情負固不服炳上疏請摘巡海官軍

剿捕執政者以風沙未便奏覆沮之公再疏論列事

勢緩急之宜情辭激切乃從之命叅謀軍事公協贊

元戎擒陳鑑胡等以聞

上大加獎勞景泰庚午陞兵部左侍郎仍叅軍務金華賊

首陶得二等誥逆我軍被害頗慘公痛念昨指誓必

雪讎留官軍守溫處提兵深入乘機奮力賊眾就擒

辛未

詔增俸及賜金幣敕專鎮守公以賊巢遠隔縣治於處州

割麗水青田地立宣平雲和景寧三縣於温州割瑞

安平陽地立泰順一縣區畫疆里得羈縻化導之宜

民皆安堵以太安人王氏喪乞歸

上慮群盜遺孽尚存留公撫治復懇乞終喪特命馳驛還

華牽情陞兵部尚書時浙中鹽徒駕大舸橫江操掠

上敕公禁戢公申嚴法令且擇官以警邏之未幾鹽徒斂

跡時餘杭大風雨及寧紹數郡海潮山水為害尤甚

公以咎徵自省以脩

疏辭免

上方倚公不允所辭士中奉

牧考察浙閩官屬公旁咨密察必敷其實以示黜陟公論

大明人帖服後留撫閩以延平沙尤二縣山勢幽

阻盜易結聚迺割沙尤龍巖要害之地立為永安衛

寧二縣分軍守禦遂為重鎮閩官臺與浙俞高山群

盜糾結勢甚猖獗公躬擐甲胄冒矢石督軍快討平

之甲以復

牧公撫浙二方賴公盜息民安歲時豐稔四境晏然士大

夫及黃童白叟作為歌謠頌公德政乙亥議事至京

蒙錫

詰命追封祖父皆為資政大夫兵部尚書祖妣汪氏妣太

安人王氏并妻皆為夫人

賜五倫書五經大全書

寵賚優厚公還浙親閱所司獄獄多所平反天順丁丑

公年七十乞得致仕浙之貴賤老稚追送於郭門外

蛾伏攀挽如失公毋抵家欲跡非公事不至公府士

大夫過者必造其廬有所諮詢論辦聲欵之下人自

悅服求詩文者遠近接踵皆慨然應之甲申

憲宗即位詔進今階優游桑梓一十七年生於洪武丁卯

十二月二十九日終於成化癸巳十一月二十四日

壽年八十七先配王氏早卒繼配程氏皆累封至夫

人程氏克謹內則始終不踰壽八十後公七年生於

十一月二十三日先公七月卒於五月初三日生子

一曰嶽南舉人任揚州司訓室李氏生二子曰嶽

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

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

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

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

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

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

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

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

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

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

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

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

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

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

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

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

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

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

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

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

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

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

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

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國子生女曰嶽

歲寒集後序

吾饒先達大司馬孫公起進士歷儀曹累方岳赫然有聲正統景泰間闕越弗靖

天子擇大臣有文武威風者往戡定之公陟司馬受

命仗鉞以討以綏兩藩告奠倚公爲安危者殆十年

天子用是釋南顧之憂公之功載在鼎彝著在

社稷景行仰止匪獨饒之人士其在天
下不可誣也嘉靖戊子余旅食金陵
公之曾孫光祿君一日過余出示一
帙曰此先司馬歲寒稿伯兄中舍命
呼校而梓之願子跋焉顧余何人敢
議公文既受讀之見弁諸首者若少

師文靖魏公司馬湘川王公司成慈
谿陳公少師文正李公諸大家之作
爛焉炳如箕於公文章政事之傳才
德文武之兼忠勤功澤之著志節行
義之高頌述無遺雖有善者亦無容
贅而二君闡揚先德之意勇不可遏
余於是竊有感焉謹贅一言以助繼
述之孝可乎余聞世之鉅公達人雖
以貽謀燕翼爲心而實有取于肯構
之賢爲人後者雖以象賢濟美爲旨
而尤難於不朽之垂彼有委手澤如
弁髦其爲人可知然徒知什襲而置
高閣則亦奚取間有知圖不朽又或
苟目前而乏遠遠之規事外飾而歛
體承之實要亦未足語孝也公以宏
博之才涵養之至發爲義理之言雅

贈溫學平正詳明有典謨訓誥之風
其於人情物態靡不周悉施之天下
國家黷亂盡可行豈絺繡策炫誇聞者
可共語哉奏議若干篇別釐為帙嘉
靖改元旣壽諸梓茲又相與續梓是
集公之功若名固不待文而顯若公
之心則非茲刻雖吾鄉人亦能盡知
而況天下後世也乎二君之知所重
而無愧其先賢於人遠矣雖然豈惟
傳之四方而已乎抑將詔諸家庭與
其賢者朝夕尋繹而取師焉吾知其
師之律已必端師之蒞官必廉師之
殺家必整師之迪後必昌師之事君
則無往非忠此其表暴之志繼述之
心歟余幸獲徧觀徒切飲河之愧辭
不獲命遂僭識其歲月二君之亟亟

思承如此其必有契於余言也夫
是歲秋九月之吉同郡後學何本澄
再拜書

歲寒集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孫瑀撰瑀字原貞以字行德興人永樂乙未進士官至兵部尙書是編乃其孫孚吉等所編凡文一卷詩一卷前有李東陽序稱其詩平正通達無鈎棘險怪之態今觀諸作大抵純任自然不事結構韓愈所謂此詩有何好有何惡也

芳洲文集十卷附再和東行
百詠集句一卷芳洲先生
年譜一卷

〔明〕陳循撰 年譜 〔明〕王翔撰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一年陳以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芳洲集十卷》提要



陳芳洲先生文集序

大學士少保陳芳洲先生
沒百四十餘年其四世孫
以躍為建安博士稗公文
十卷刻於建安已博士稍

郭序

遷貴州思南郡丞來綰貴
陽符屬章序公集予生也
晚未及嚴事公碩章五世
再從伯王父武畧公實以
子妻公長老傳聞公事宸
核公生而清惠稱神童鄉

試

廷試俱第一人南宮第二參文

章妙天下咳唾熙咲人爭

傳寫官侍從三十年拜相

五年元相八年

國家大詔令大典冊多出公

手黼黻

憲猷鼓吹休明具載集中奚

俟予言予惟

國家當正景之間運邁陽九

中消始禍匈奴逞顏行

天子北狩幾為永嘉靖康之續

外務也比虜悔禍

裕陵反正南宮靜攝

東朝庚易牆闕也公於其時

內完都城外歸

乘輿不可謂非功而處

主上兄弟叔姪之間為新主故

主危為故主新主猜難之

難矣而天下後世終以不

強諫易儲求備即章亦不

能無疑比讀豫章通志蕭

尚約少師傳景泰時

上以黃琬奏示東閣蕭公曰無

易樹子伯者所禁况堂堂

天朝乎予大韙其言已讀常約

集銘陳公墓則此三語出

陳公考當時公為无輔蕭

次之意公首發語蕭足之

耳以是知易儲一事非公

郭序

四

初心也比

景帝疾大漸公率文武上章請

復

裕陵太子不允明日再上而

裕陵復辟矣以後請立之疏合

於初發無易樹子之說亦

足以明其心之無二而無

奈奪門者之欲速其功令

公疏不果行則公負議於

天下誠不幸也即以罪公

與王于二公埒王于肆矣

公以元相成遼海下肆一

郭序

五

等不為不酷比曹石誅而

王于雪于謚肅愍且改忠

肅矣王謚毅愍矣兩公止

諭祭復官竟不易名何冤同

而報異也或謂于沮南遷

却北虜有安社稷之功彼

居廟堂贊

天子不掣子之肘以竟其畫非公耶功于之功不功用于者之功何功同而報異也天順五年公自遼海疏寃上曰循歷事朝廷久曾効勤勞

郭序

十

為石亨輩誣害覽奏是非明白特放回籍夫薰蕕不同器蕭蘭不共砌曹石為猶為蕭則公為薰為蘭曹石伏誅而公不謚何品異而斥同也嗟乎不強諫易

儲則以為公罪用社稷臣

安社稷又不以為公功曹

石用事則以公為不賢曹

石逆誅又不以公為賢易

曰晉畫也明夷誅也畫者

畫日三接賞也夷傷也誅

郭序

七

者罰也誅所當誅不畫所應畫則其故莫之解矣將以王于在國逢難為可閔而公尚生還耶則人臣之謚豈必皆死難而何靳于公善乎王司寇元美之議

謚也曰陳芳洲功大罪輕
禦虜之功亞于于易儲之
罪下于王庶幾公論矣于
王可謚公可獨遺耶郡丞
將草疏乞公謚於

朝予因序公文而論其世如

此

萬歷丁未七月七日

賜進士出身都察院右都御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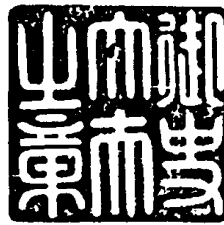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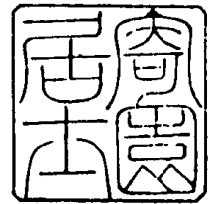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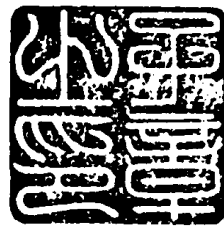
兼兵部右侍郎奉

勅巡撫貴州提督軍務兼制湖

廣四川等處地方奉

恩詔進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

卿同里後學郭子章拜撰



序

九

芳洲文集序

陳君以躍於不佞豚兒伯延為博士
師間過從端默而文有所譚吐皆先
正格言知必有家學原委蓋私心嚮
徃之矣博士君亦不以予謏陋時有
所論說於不佞因得其祖大學士公
芳洲遺集凡若干卷自為引且徵余
不佞一言以弁之余不佞自惟生晚

何序

不獲目公之當日即公之宏抱碩畫
邃蓄醇中莫能竊窺其萬一乃欲僭
一言以自托於門牆此與以耳食何
異雖然博士君豈欺我哉即不佞閱
故牒亦嘗有感於革除之際謂其時
棋局只關一着宋人惟不識先着故
二輿必不可復舟遂南渡令虎臣畧
士扼腕而憤懣時事至空揮一淚即

號為大儒諄諄春秋復雉大義累數
千言亦竟塵紙上已耳以今革除視
建炎孰多蓋一着權局而宗社若太
山四維之說者侈譚肅愍是矣迺肅
愍之忠不過偉人偉人無能為肅愍
之策則其中有掣肘者在肅愍之策
行斯誰其尸之即起肅愍於九原當
必不偃然敢居公右也此足以論公

何序

矣且其時亦大過矣哉南宮養晦武
臣萌奸易儲議起復辟釁開蓋趙韓
王所不能持之於母后狄梁公所不
能信之於其姊而公主持其中不惶
不沮竟定儲位以有

英廟之終

憲廟之始奪門之功卒於不錄而公之
磊落心事得自白於天日此非有大

過人之才疇能當此則公之功蓋未
易以淺近窺矣及考公生平所敷歷
則自讀中秘凡三十年而始執政又
十二年濟大過終公之世厯一任子
即任子不祿纔一再傳苗裔至無以
自存則公之不矜不伐不封此足以
槩矣夫自昔為

國家定大難豎大功而不食報往往而

柯序

三

是顧靡不伸於公許而獲報於其子
孫千萬禩而下如核公當日試舉建
亥矛盾諸臣相提而論且詰金櫃之
所以渝盟與邇虞淵之所以取日公
之功當侈公許無已時而以博士君
為之後業且繩武裔不朽食報方未
艾矣矧今

上褒功錄節慰英魄於九泉來駿骨於

千里

詔靡歲不下直靳於草除也與哉乃閱
公所為文集若陳說上前則三代禮
樂六經精微之旨若代天言則典謨
訓誥之體若抒性靈則風雅之遺若
所酬荅按事屬辭揚徽闡幽則元酒
之味太音之聲不佞匪曰知之第於
公之宏抱碩畫邃蓄醇中亦藉以咀

四

其一歲云

皆

萬歷甲午季春穀旦武夷居士柯挺以
拔父謹譔



陳少保遺草題辭

此西昌故相陳公芳洲所手書遺
草而其裔孝廉君以躍十襲藏之
者也公年三十首舉上公車遂弁
鼎甲翱翔乎木天藜閣之中躡清
華躋崇牕以逮于宅揆秉成掌記
翩翩豈誠稱乏而隻字單辭鉛槧

張序

自揅今一披對之抽穎若鋒亂規
虞褚即其間點塗竄易而筆勢猶
存絕無傾仄此亦足覘公大都乎
夫鼎不盡鑿一齋見鼎即心即學
抑河東程河南有味乎其言之由
表測衷公必為端亮亡疑嘗因是
概公生平盖有幸不幸者焉已已

以前為幸其境適功顯而易知已
已以後為不幸其情危功深而難
闕夫事之飈馳險嶽有甚于正景
之時者乎公執杓而運萬象拱環
卒令日月蒙塵而載朗山河既蕩
而復寧雖曰干城有具而微仲則
甫孰與成洎夫保護

張序

南宮尤稱荼苦特其所不得辭者
庫置前星一事嗟嗟斯亦難言矣
無易樹子業已錚錚迺一言論
功竟後皇天后土寔照臨之而螯
中射工沉淪謫籍未幾險壬傾覆
遽荷生全鼎

英廟既洞公之極寃矣同事諸臣悉

易芳名而公並還故秩即替宗序
列今猶缺焉安在其論定益棺乎
夫宣孟之忠一膺讒構幾踵若敖
而武居然以藐厥申之今孝廉君
兢兢手澤不翊球齒嗣服昭矣且
有子秀而文繩祖亢宗將于茲在
何言趙哉何言趙哉

張序

萬歷二十五年秋七月涇上張應

泰謹書



刻先公遺集小引乞言

先公歿今百餘年矣不肖以躍乃得
編錄其遺集付梓嗚呼何過侯士至
此極也慨自先公下世家運陵替後
嗣淪喪不能述祖德於文章金石之
托固為可憾至如
朝廷褒崇之典同事諸公之後以例請
者尚未瀝血誠叫

閭閻仰丐

一視之恩用慰九地之瞑其恨尤大不
肖以躍感悵至此輒哽咽不能下食
矣竊念先公恭事

五朝壯老一節自永樂乙未擢

廷魁晉翰苑侍 講筵代 綸綍與三

楊學士更直 禁近垂三十年一德

同心協佐太平之治均沐 寵眷之

渥三楊公竟舉以自代正統甲子始

參閣務繼文貞公相也未幾而有已

已土木之變公居元相 國是秉成

首立

憲廟為東宮以定萬年之世統繼贊

景皇為監國以一天下之政柄力阻南

遷之議而九鼎不移躬迎 北狩之

鑾而 六龍先復此其大主持固赫

赫顯著已至其當中外危疑之際集

忠貞不二之謀銓樞重任方鎮大僚

悉簡老成戮力之士托肺腑而推轂

引口

之俾其各展猷為歸於定國則公翕

受之謨而人不知也

南宮養尊嫌間易生良工苦心善處其

間堅

景皇事兄之至情成

英廟復辟之大業兄待弟攝弟終兄復

同氣無數本支百代則公調護之密

而人不知也武臣希寵易 儲議興

公抗無易樹子之諍 上執以父傳

子之說 主意固不可回定策凜乎

難渝 天眷如初 元良終復此尤

公早見獨矢之忠而人不知也賴子

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

而權不分今之歸禦虜功者僉曰肅

愍于公不知所謂大將能立功於外

者誰主之也皆岳武穆胡為不能行

其志晉宋之事令千古有遺憾咎將

誰歸哉先公殫心竭慮鑒古俟後不

引言

恤一身之禍危不避一時之忌謗直

行其天日可表之衷而畜存濟變故

能功收萬全事邁古今如此碩同事

于王諸公各以後裔陳情 國典備

隆獨寒祚凋落援乞無階先公之勲

勞顯晦固自有時

國家錄論之公久而益定為公之子

孫如不肖者則不能緩不孝不仁之

罪矣先公平日詩文甚多今所梓者

收之散逸之後僅什一耳大都布帛
菽粟國初渾噩之氣自存攄情止
理不事文彩以表見於後世而養行
已立朝亦如其文質直自任絕不市
恩沽譽為身後之計凡可為國家
植基本為古今扶道脉為海宇沛福
澤毅然行之而名歸

主上功泯已出人罕知焉當年大政紀
可考鏡已夫文者心之聲也功者心

四

之跡也讀先公之文覈先公之功而
可以論先公矣集既梓將乞言于

鴻鉅弁諸首簡故不忖其謏陋而直

述之惟

名公採焉幸甚先公陳姓諱循字德

遵號芳洲事蹟詳附錄卷

萬歷二十一年歲在癸巳冬月告元

孫陳以躍頓首拜書

芳洲文集目錄

第一卷

奏封

廷試策一道

經筵講章 共九首

勸學箴

勸學箴 八

勤政說

第二卷

視草

芳洲文集目錄

立東宮詔

代總國政詔

赦福建浙江貴州廣東反叛詔

撫安軍民詔

勅諭編纂宋元通鑑綱目

勅諭少保高穀往南京祝典

勅諭各省恤刑

手勅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于謙

勅諭北平章院使

勅諭哈密忠順王二道

勅諭朝鮮國王二道

封朝鮮國王詔諸四道

襲贈衍聖公孔承慶誥

襲封衍聖公母誥

吏部尙書王直誥

告祖陵太皇太后文

告孝陵文

祭鐘山告文

皇天后土告文二

武英殿安奉先師孔子祝文

芳洲文集 目錄

祭朝宗順正河伯文

祭嶽瀆神告文

廷試策問三

御製觀天之器銘

御製勤政說

御製歷代君鑒序

御製五倫書序

御製勤政要典序

御製城隍廟碑

御製憫忠義阡碑

御製大興隆寺碑

御製東嶽廟碑

第三卷

序

金陵陳氏世德錄序

胡氏世友志序

栢臺春雨詩序

送南京禮部尙書王先生序

宋雙峯舒先生文槩序

送太常寺少卿魏公仲房赴南京序

芳洲文集 目錄

送國子祭酒李公致事詩序

送陳先生知惠州府詩序

送陳先生罷官還泰和序

送蕭通判汝奇之任大理府序

送知州柯君啟暉還吉水序

止齋陳先生輓詩序

送刑部尙書魏公致政還南康序

顯慶堂序

送禮部主事龍叔祭南還序

曾氏螺山水木本源圖序

送陳公宜之任應天府丞詩序

文會詩序

送楊孟實還泰和序

尹原昌詩集序

送趙僉事序

贈夏主事公理序

贈南京太僕寺少卿鄭君序

送梁主事挹之序

贈張通判之任太平府詩序

送訓導楊叔猷之任宣城縣儒學序

芳洲文集 目錄

四

送訓導王希稷任泰和序

送鄧同知時舉之任潼川州序

梁母陳安人輓詩序

練林親隴詩序

龍門別墅詩序

送邑太尹鍾君復職南還序

送周知縣仁本還內黃詩序

送郎中鄭君良載之任南京刑部序

送吏部員外郎李君用受致事還黃巖序

送蕭教諭赴長洲序

贈郎中曾士宏序

太師忠定公輓詩後序

平江恭襄侯輓詩序

送知縣張叔倫還廬陵序

送郭教諭公繩序

送按察副使蕭君仰善赴雲南序

第四卷

序

送禮部侍郎錢公致事詩序

送左布政使張君赴山西序

芳洲文集 目錄

五

送劉誠之赴廣東按察僉事序

送知府夏君仲昭赴瑞州府序

送訓導胡直明赴壽昌縣序

送知府李君克明之任蘇州府序

送歐陽副使之任四川按察司序

寄太孺人張母七十詩序

韓母張氏貞節詩序

送王希誠省親還泰和序

送劉給事中士拯序

送彭學孚還廬陵序

拙齋詩序

送魏驛丞序

孝感堂詩序

送獨孤時用還泰和詩序

送陳教授景著序

送胡知縣如騏任任丘序

送縣丞丘君仲野還泰和序

送王訓導中蘊之任荆門州序

送系議吳君亨晦之任淞江布政司序

送知府易君時中赴成都序

芳洲文集 目錄

六

贈大理左少卿程公文質序

送邵武府經歷梁叔蒙詩序

贈監察御史方君懋德序

劉氏考妣輓詩序

慶曾母趙氏壽七十序

贈孝子胡大年序

張氏半村居詩序

送楚英上人序

送鄒尙友還五雲詩序

送劉嘉會還廬陵詩序

贈李行人考績詩序

送封監察御史嚴仲恭還分宜序

壽劉君廣泰春秋六十詩序

救荒活民書補遺序

長樂曹氏家教序

送楊允嘉還建寧序

送劉副使士皆任廣東按察司序

送知府白瑩中還紹興詩序

第五卷

序

芳洲文集 目錄

七

石岡蕭氏族譜序

泰和南富王氏族譜序

浮梁田西李氏增修族譜序

陽城林氏重修族譜序

西昌冠朝郭氏族譜序

桃源蕭氏族譜序

清溪陳氏族譜序

西昌城西羅氏族譜序

泰和羅氏族譜序

泰和寧溪蕭氏族譜序

雙溪鄭氏族譜序

南岡蕭氏族譜序

建昌新城朱氏譜序

龔溪劉氏重修族譜序

泰和梅山曾氏族譜序

泰和東陽劉氏族譜序

南溪曾氏族譜序

冠朝翰溪蕭氏族譜序

泰和洲下羅氏族譜序

盱江江氏族譜序

芳洲文集 目錄

鳳岡郭氏族譜序

盱江程氏族譜序

泰和樂氏族譜序

泰和樟溪蕭氏族譜序

螺溪蕭氏族譜序

三岡劉氏家譜序

西昌袁氏家乘序

第六卷

記

鳳陽府重新孔子廟學記

大同府重修夫子廟學記

周氏吉州路總管周公祠堂記

遊醉翁亭記

永感堂記

迎養堂記

孝友堂記

寓安堂記

溪山讀書記

樵雲記

杏林書室記

芳洲文集 目錄

貞壽堂後記

吉水楊氏南園記

瑞芝堂記

龍江八景記

竹雪山房記

夢竹堂記

南陽府修孔子廟學記

靜寧寺記

永感堂記

恩榮堂記

九

桂林書室記

懷訓堂記

文學齋記

貞節堂記

省齋記

南園春意記

泰親堂記

高隴耕讀記

恩榮堂記 爲世襲博士朱

第七卷

芳洲文集 目錄

碑銘

呈明勅修南京先聖廟學之碑

故推誠宣忠翊運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會

昌伯追封會昌侯諡康靖孫公神道碑銘

故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

國昌平侯追封穎國公諡武襄楊公神道碑

銘

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翰林學士

王公暨配一品夫人彭氏神道碑銘

太子少師兼禮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贈太子

太保禮部尚書諡文通王君神道碑銘

兵部尚書侯公神道碑銘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鄧公神道碑銘

故太子太保兼兵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左

柱國大師諡忠襄儀公神道碑銘

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羅公神道碑銘

贈少保兼兵部尚書鄭公墓誌銘

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贈翰林學士禮部

尚書馬公墓誌銘

芳洲文集 目錄

陽朔縣知縣萬君墓誌銘

禮部主事龍君墓誌銘

樂君象明墓誌銘

荊州府儒學教授致仕陳先生墓誌銘

戶部右侍郎焦公墓誌銘

禮部侍郎章用欽墓誌銘

太平府同知尹君墓誌銘

第八卷

銘

宋以臨甫墓碣銘

周母胡孺人墓誌銘

寧國府推官尹君崇高墓誌銘

故武德將軍吉安守禦千戶王君時泰墓誌銘

故資善大夫南京戶部尚書儲公墓誌銘

山東等處鹽運使司經歷周君墓誌銘

南京翰林侍講學士周公墓誌銘

陳君從先墓誌銘

永豐上羅里陳處士墓誌銘

翰林侍講陳先生果之墓誌銘

中順大夫處州府知府李君墓誌銘

芳洲文集 目錄

廣州府知府張君叔倫墓誌銘

封翰林編修劉君墓誌銘

第九卷

銘

太安人邢母孫氏墓誌銘

故李母胡恭人墓碣銘

太夫人金母周氏墓誌銘

贈武署將軍富峪衛副千戶郭公招寬合葬墓

誌銘

故工部右侍郎贈尚書王公合葬碑銘

嘉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司君墓誌銘

太夫人石母孟氏墓誌銘

林子華墓誌銘

故太淑人蕭母周氏墓碑銘

夫人楊母劉氏墓碑銘

弟永墓碣銘

故妻宜人曾氏墓誌銘

故繼室淑人郭氏墓誌銘

從子璩墓誌銘

女玉衡墓誌銘

芳洲文集 目錄

故女弟高母陳孺人墓碣銘

表

故吉安府知府李君孟承墓表

獨孤公墓表

樂君仲軀墓表

安人甘母蔣氏墓表

羅文振墓表

賴公子恭墓表

安人周母劉氏墓表

永豐縣知縣董君合葬表

第十卷

傳

羅處士傳

坦菴傳

太孺人朱母陳氏傳

雜著

說

楊昱字晦之說

引

宜興吳氏家藏名公翰墨引

芳洲文集

目錄

古

跋

恭題王氏家藏 仁廟御書後

書許繼可訓子詩後

跋淳化帖

跋虞恭公碑後

題羅氏天恩卷

書衍聖公孔彥縉家藏群賢翰墨

書東坡墨迹卷

書余母蕭安人墓銘後

跋王希稷舟中所藏倡和詩後

贊

神草贊 有序

楊東里先生像贊

翰林院學士沈先生贊 有序

李太尹像贊

南京禮部侍郎陳公廷器像贊

國子學錄楊弼像贊

國子祭酒陳公像贊

梁河知像贊

陳照磨公培像贊

芳洲文集

目錄

圭

題尹御史崇高像贊

樂經歷象乾像贊

樂經歷配劉孺人贊

嫂孺人贊 并序

銘

題劉郎中孟鐸所藏銅雀硯銘

靜軒銘 并序

先祠鐘銘

箴

賓旭齋箴

哀辭

處士任公哀辭 有序

彭百鍊哀詞

誄文

太師蹇忠定公誄文 并序

少師楊文敏公誄文

哭王瓊州先生文

坦行蕭公誄文 并序

附錄一卷

芳洲文集

目錄

夫

芳洲文集目錄

終

芳洲文集卷之一

奏對

延試策一道

臣 循對

臣對 聞帝王之治非道德無以立其本非事功無

以著其效道德者事功之所繇成也人君本道德以

出治則事功之著超軼萬世而無以復加矣欽惟

皇帝陛下尊臨大寶統紹鴻基明照乎八表知周乎萬

務心二帝三王之心行二帝三王之道道已至矣而

望之猶若未見治已極矣而撫之猶若未臻乃進

芳洲文集 策

等於

廷策以治道且以夙夜孳孳以萬至治為言 臣有以見

陛下之心即堯舜兢兢業業之心文王不遑暇食之意

也 臣雖愚昧敢不精自一心對揚

陛下之明命乎 臣聞為治有本本立則末隨稽之於古

若堯之克明俊德舜之慎徽五典禹之克勤克儉湯

之克寬克仁文王之微柔懿恭武王之丕單稱德二

帝三王道德之盛如此故其見於事功如契敷五教

而黎民有於變之風三考黜陟而庶績有咸熙之效

后夔典樂教胥子而學校以興臯陶伊尹之見舉而

不仁以遠士歸明刑而四方致風動之休蘇公式數而王國增長久之盛若是者何一而非道德之推乎本道德以爲事功故更萬世而無以復加焉三代而下治之盛者莫漢唐宋若也漢文帝躬行元默示儉朴爲天下先延及景帝五六十載之間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唐太宗約己治人力於爲善却封德彝刑罰之言而納魏鄭公仁義之說念肉刑之久廢而斷趾之刑不敢復也覽明堂鍼灸之書而鞭背之刑不敢用也是以當是之時致有斗米三錢外戶不閉之效宋仁宗恭儉仁恕修己無爲承太宗太祖

芳洲文集 策

七

治平之盛培養善類作興士氣當是時君子滿朝謫然有三代之風後人詠歌之曰農桑不勸以實征邊將無功吏不能者真名言也此漢唐之教化有可尙如此然於大綱目皆有所未盡視唐虞三代之際黎民於變而萬國咸寧者果可同日語耶考課之法自三代以下莫精於漢唐宋也漢則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舉其殿最其一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疆陵弱以衆暴寡其二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侵漁百姓斂聚爲奸其三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爲百姓所疾其四選署不

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頹其五子弟怙勢請托所監其六違公下比阿附豪彊通行貨賂割損正令凡若此者刺史皆得而察之唐則考功置郎中書員外郎以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而考課之法有四善二十七最焉四善者德義有聞清謹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是也二十七最者獻可替否拾遺補闕此近侍之最也銓衡人物擢用才良此選司之最也揚清激濁褒貶必當此考較之最也禮制儀式動合經典此禮官之最也音律克諧不失節奏此樂官之最也其次有較正之最有文史之最有宿衛之最有軍將之最

芳洲文集 策

三

以至於判事學官牧官鎮防之類皆有最考之於最而恭之於善一最四善爲上一最三善爲上中一最二善爲上下共無最而有二善者次之無最而有二善者又次之善最弗聞則又其次也至於愛憎任情處斷乖理或倍公向私職務廢闕或居官誹詐貪濁有狀則列之下三等焉九等之中中上以上每進一等則有加祿之法中下以下每退一等則有奪祿之法此勸懲之道也宋則有三科之辨以著其能否臨事弛慢所蒞無狀爲下恪居官次職務粗治爲中若治狀尤異斯爲上矣夫漢唐宋課試之可稱者如

此然其法之行或任之非人或過密而難舉或未久而輒更則比之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成周六計黜陟吏之治固不能無間然矣學校之教漢自高祖掃除秦苛文帝專務以德化民而稽古禮文之事尤多關焉至於孝武乃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勸學興禮蓋有得於董生之言厥後光武明帝之際天下郡國皆立學校教官其實武帝啟之也唐太宗銳憤經術大召名儒增廣學舍千二百間生徒至三千二百六十人雖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經外國酋長亦皆遣子弟入學當是之時文治爲之勃興宋太宗講學多聞崇儒重道延及慶厯之初遂詔天下皆立學元豐之際國學增至八十齋齋三十人三舍生總二千四百人其初入外舍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又一試補上舍生諸齋月書行誼九試中必悉以此書於是人才彬彬輩出蓋自太宗始焉漢唐宋之學校可謂盛矣然唐虞三代之世上自王宮國都下及閭巷莫不有學有小學以收其放心有大學以成其德業自洒掃應對以至於窮理正心之微自入孝出弟以至於平天下之大在上有躬行之實故在下有興行之美而比屋有可封之俗其教之之術

如此則豈漢唐宋之可及耶若夫選舉之法則漢有四科四行之辟四科者在武帝時則德行高妙志節清白爲一科學通行修經中博士爲一科明習法令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爲一科剛毅多畧遺事不惑明足決斷才任三輔縣令爲三科四行者當光武建武六年詔三公舉茂才各一人光祿勳歲舉茂才四行各一人一曰惇厚二曰質材三曰謙遜四曰節儉唐太宗之時則有六科四事之選六科者曰明經曰進士曰明法曰書曰美四事者一曰身取其體貌豐偉二曰言取其詞論辨正三曰書取其字法適美四曰判取其文理優長四事可取則先乎德行德均以才均均以勞不特此也唐之科目又有俊士一史三史開元禮童子科之類此歲舉之常數也其天子之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此又在夫六科四事之外也宋以學校養才以科舉取士有進士有諸科有武舉而又有三經十科之制三經者開寶七年立科以取士詔詩書易三經學究爲一科入官資敘如三禮三傳至天聖中舉人能講三經者皆得特奏名此三經之科也十科則自元祐元年司馬溫公議時政分薦舉爲十科而山林頗牧巖穴伊傳卑僚

下賤可以羅網而無遺矣使行義純固皆如蕭嵩之薦韓休則可以爲師表節操方正皆如李嶠之薦李邕則可備獻納智勇兼人皆如謝安之薦謝元則可以備將帥公正聰明皆如匡衡之薦孔光則可以備監司經術精通皆如蕭望之薦薛廣德則可以備講讀學問該博皆如張說之薦張九齡則可以備顧問文章典麗皆如魏元忠之薦吳兢則可以備著述善聽獄訟皆如丙吉之薦于定國則盡公得實善治財賦皆如李祐之薦李異則公私俱便練習法令皆如袁盎之薦張釋之則能斷請讞自尙書至給舍而下

方洲文集

策之

六

每歲於十科內舉三人誠如是則內自京師外及邊境微至於獄訟米鹽何事不濟此漢唐宋之選舉可知也夫以漢之四科四行唐之六科四事美矣而不能無弊宋之三經十科普矣而行之未究其視舜之舉皋陶湯之舉伊尹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興其賢能者固相遠矣漢高帝約法三章謂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又命蕭何定律令除三夷連坐之法增部主見知之條作律九章一曰盜法二曰賊法三曰囚法四曰捕法五曰雜法六曰具法七曰戶婚八曰擅興九曰廩庫而叔孫通又益律所不及十

八篇於是法禁爲詳唐之初高祖首以一二條掃除隋暴後乃定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行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進及人之爲惡而入於罪戾者斷以律律之爲書因情之實至高宗時律學之士則有律疏而律於是始詳宋太祖建隆四年實儀進重定刑統三十卷編敕四卷詔頒行天下其後諸道又設提點刑獄又置審刑禁於院中以防大理刑部之失凡獄必先三司然後論刑此漢唐宋之法律可知也然大率周於禁而畧

方洲文集

策

七

夫仁義之施詳於法而忽乎忠厚之意其於舉陶刑期無刑蘇公敬爾由獄之美不可及矣夫漢唐宋之事功如此循其名固可以見其實究其迹亦可以推其治然漢唐宋止於漢唐宋而不能唐虞三代者徒專意於事功以爲政治之效而不知留心於道德以爲政治之本也卽道德以較夫事功其高下優劣昭然白黑分矣大抵道德者政治之本所謂綱也明教化嚴課試興學校慎選舉謹法律者政治之末所謂目也一綱雖簡似易而實難衆目雖多似難而實易天下未有不立其本而末自隨亦未有不舉其綱

而目自張者也

陛下祗奉

太祖高皇帝鴻業臨御以來夙夜孳孳以圖至治惟取法於唐虞三代舍漢唐宋而不爲則

陛下於政治之道本立而綱舉矣其所以化成天下而臻唐虞三代之盛也又何難哉

陛下誠以仁義而明教化則教化明而民俗無不厚是卽所謂躬行心得之餘者也以仁義而嚴課試則課試嚴而吏治無不舉是卽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者也以仁義而興學校則學校興而士

芳洲文集

策

八

風無不振是卽所謂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者也以仁義而慎選舉則選舉慎而人才無不得是卽所謂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者也以仁義而謹法律則法律舉而刑獄無不平是卽所謂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者也雖然尤必以得人才爲先務而後治效著焉故必如堯舜之得禹皋夔稷契如湯之得伊尹萊朱如文武之得周公召公泰顛閔天散宜生南宮适之徒各任其職以奉行

陛下之德意則於是五者可不勞而成矣

臣觀

陛下於此固已知之明審之精行之久矣故法度修舉

而忠厚之意渾如也綱紀明備而仁義之澤藹如也

四三皇而六五帝誠在於此尙何漢唐宋之足論哉

臣切奉

大對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謹對

芳洲文集

策

九

芳洲文集卷之一策

芳洲文集卷之一

奏對

臣陳循撰

經筵講章 共九首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

可謂仁矣

這是論語記孔夫子與弟子樊遲問答的言語樊遲問夫子如何是智者所行的事夫子答他說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如何是務民之義務是用力的意思民解做人字通上下說義是人所當為的事如為人君當用力撫安天下為人臣當用力與朝廷整理事

芳洲文集

卷之一

務為人父當用力教訓子孫為人子當用力事奉父母凡在已所當做的事都用力行為這便是務民之義如何是敬鬼神而遠之鬼神是造化的蹤跡人所當敬的道理至於作善得福作惡得禍是自然的道理非鬼神所能移易人於道理不明不務為善專媚鬼神求福不務去惡專媚鬼神免禍所以信鬼神中間有不信的又不能敬這兩件都不是人若能敬鬼神不褻慢他也不去媚他求福求免禍便是敬鬼神而遠之孔子的意思說人但於道理所當為的事便為而不惑於鬼神禍福之說便是智者的事樊遲又問孔子如何是仁者的用

心孔子說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如何是先難而後獲如學者講學修德不是易的事但當日就月將窮究聖賢言語身體而力行必至成德的地位不可先有計較工程的心又如人君治國平天下不是易的事但當以德為政使仁義恩澤及於百姓不可先有期功效的心於凡所當為的事但力行將去不要畏懼艱難這便是先難而後獲孔子說人能如此則道明德立功利之私無介於心這便是仁者的心 臣嘗攷之智仁二者是人心所有的德孔子答樊遲如此亦就其才力所及而告之若推其極窮天地萬物之理也只是這智博施濟眾

芳洲文集

卷之一

也只是這仁孟子曰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與孔子之不同者孔子是就學者工夫上說孟子是就人君治道上說然必有學者的工夫然後能明治道為堯舜的事伏惟

皇上以孔孟之言為心則天下不期於治而自治矣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這是論語第一篇為頭一章記孔子所說有德的人君能感化天下人心的功效如何是為政以德人君管着天下的百姓必有法度號令以匡正那不正的人這便是政人君正心修身明了自家心上道理無一毫私曲

這便是德人君把這德行政事所立的法度皆出於大
公至正不是權謀術數所發的號令皆本於仁愛忠厚
不爲刻薄貪暴這等呵天下的人都歸於善都得遂其
生近而一家九族的親無有不歸向的遠而一國京畿
的百姓無有不歸向的又遠而天下四方萬國無一處
不歸向的所以孔子說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
北辰是上天北極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是說北極不動
衆星四面都旋繞歸向他孔子把北辰比人君把衆星
比百姓每歸向有德的君王便似衆星拱向北極一般
誠以這箇德是人君感化人心的根本非聲音笑貌爲

芳洲文集

卷之一

三

的人君實有道德天下之人心自然感化這便是聖人
的事業爲君的若不從德上用功或專以刑罰威制人
或以權謀術數牢籠人天下的人雖不敢不服終不是
心服惟以德爲政的則百姓皆誠心歸服這功效甚大
臣謹考古之帝王唐堯克明俊德萬邦咸寧虞舜重華
協帝無爲而治夏禹祇台德先不距朕行商湯懲昭人
德兆民允懷文王武王克堪用德天下率從這都是爲
政以德的功效孔子這一言極盡爲君化民的道理伏
惟
聖明以孔子之言爲心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誠天下

蒼生無窮之福

易經講章

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
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
咸章

這是孔子所易乾卦之辭發明文王所繫元亨利貞的
意思象是斷大哉是嘆辭乾元是說天道惟其大也故
曰大哉乾元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萬物得天之生
意而後發生故曰資始天有四德曰元亨利貞萬物之
芳洲文集 卷之一 四

生始乎元生而暢茂是元之亨由暢茂而結實是元之
利由結實而成就是元之貞一元之中天道備焉故曰
乃統天這是說天道之元萬物之生始於天天道流行
陽氣上升油然作雲沛然下雨由是萬物各遂其生各
成其形故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這是說天道之亨終
是說貞始是說元聖人於天道始終見得明白於乾卦
六位隨時處中初九則潛而不山九五則飛而在天乘
此六陽以行天道故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
以御天這是說聖人體天道之元亨變是化之漸化是
變之成物所受爲性天所賦爲命天道變化無所不利

而萬物各得於有生之初保至於已生之後故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這是說天道之利貞聖人在上高出於物如天道之變化萬國咸寧猶萬物之各正性命皆得保全故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這是聖人體天道之利貞孔子之意蓋以此卦爲聖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以見聖人之道即天之道也伏惟 聖明體乾之德法天之運仁育萬物同歸於泰和之治而 國家享太平之福於萬萬年誠臣民之至願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
芳洲文集 卷之一 五

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
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這是周易乾卦文言孔子釋九五爻辭所稱大人之道聖人居天位備乎天德故謂之大人合是說昭合與之爲一的意思夫乾以始萬物坤以成萬物生成者天地之大德也聖人參贊化育使天下萬物皆得遂其生故能與天地合其德天下之至明者莫明於日月舉天下萬物皆在照臨之中聖人心體光明洞燭幾微無所疑惑故能與日月合其明春夏秋冬循環無窮寒暑往來各以其時四時之序也聖人至誠之德上律天時法天

之健無有間斷故能與四時合其序順理則吉逆理則凶禍福之應由其所爲鬼神爲之吉凶也聖人誠之至極無一毫私爲留於心目之間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能與鬼神合其吉凶聖人欽順天道凡道理之所當爲者聲爲之律身爲之度意之所向默與道契足以傳之萬世故曰先天而天弗違聖人奉行天道凡天理之所在如五典天之所敘從而惇之五禮天之所秩從而庸之不敢有毫髮僭差故曰後天而奉天時由是而聖人之道與天同運由是而天下之人無違乎聖人之道稽之鬼神龜筮協從允協聖人之志故曰天且弗

芳洲文集 卷之一 六

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臣惟乾之九五所謂大人者是居尊位的聖人聖人之道至於天且弗違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也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先儒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伏惟

聖明體乾之健以明聖學以全天德以隆帝王之道享天下國家萬萬年之福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書經講章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

這是周書同命篇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此一節是勸勉的言語太僕正是掌天子乘輿的官常在前後左右聰是耳無所不聞明是目無所不見齊是身之莊敬聖是心之通明穆王說我文武王有這聰明齊聖四者之德當時爲臣下的無小無大都懷忠貞良善的心以至給侍僕御之官也都是正直的人自朝至暮常在左右人君所行當於理則遵奉而行有不當於理的則扶持匡弼使歸於正這是稱美文王武王有大德所用的大小臣僚以及僕從的人都是正人因此上文文武王出入起居之間常加檢束嚴肅整齊無一時不存敬謹

芳洲文集

卷之一

七

的心至於發號施令之時籌謀裁度旁詢博訪無一事不求至當因此上推之國家百姓每受其恩惠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又推之天下萬邦之廣承其仁化耕田鑿井以生其生含哺鼓腹以樂其樂這是說文王武王因有正人君子奉承輔佐所以國家天下皆享太平之治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蓋謂文王有聖德尙賴群賢輔助如此況我之德不遠先王尤望左右前後輔助之也臣謹考之人君治天下小大之臣皆欲得人而左右僕從尤不可不得人何也蓋百官有司皆有常職進見有時僕從之臣無時不在左右進見有時則君臣之

分嚴恒知莊敬以臨之常在左右則上下之情熟苟非其人易至於褻狎莊敬之時少褻狎之時多則人欲日長天理日消而能成君德者鮮矣孔子刪書有取於穆王之言所以爲萬世法程也伏惟

聖明景仰前經簡用外內忠良以輔盛德以隆治化用保國家天下於萬萬年爲宗社生民之福也

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政事懋哉懋哉

這是尙書皋陶謨篇皋陶論典禮命討雖出於天正用於君君臣九當同任其責如何是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勅字解做正字我字指人君說惇字解做厚字

芳洲文集

卷之一

八

大凡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都有箇常道如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這是天理自然的倫敘故曰天敘有典五典雖是天敘爲人君的當正其道立箇準則與天下人使他皆從惇厚而無偷薄之風這便是勅我五典五惇哉如何是天敘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自我也是指人君說庸字解做常字大凡吉凶軍賓嘉之禮尊卑貴賤都有箇等級隆殺如尊者貴者等級當隆卑者賤者等級當殺這是天理自然的品秩故曰天秩有禮五禮雖是天秩爲人君的當主其柄立箇分限與天下人使他遵守有常而無踰越之

患這便是自我五禮有庸哉如何是同寅協恭和衷哉寅是寅畏恭是恭敬衷便是天所敘秩的典禮皋陶說典禮雖是人君正用之君臣之間又當相與畏懼恭敬誠一無間然後五典五禮可協和於天下如何是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章字解做顯字有德是有德行的人有罪是有罪惡的人皋陶又說凡有德行的人於道理上合當加以爵賞故曰天命有德德有多寡是以有五等的衣服以章顯他使賞各當其德而人知勸於善凡有罪惡的人於道理上合當施以刑罰故曰天討有罪罪有輕重是以有五等的刑罰

芳洲文集

卷之一

九

以懲戒他使刑各當其罪而人知遠於惡如何是政事懋哉懋懋字解做勉字皋陶又說五服雖是天命必待人君主之而後能賞當有德五刑雖是天討必待人君主之而後能刑當有罪這都是人君的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皆當勉力不可怠忽一有不勉則或至於賞及惡德刑及無辜所以說了懋哉又說懋哉以見不可不謹之意謹按虞書帝舜慎徽五典而修五禮命官敷敷五教而典三禮其於典禮之事已無不舉朝諸侯而車服以庸誅四凶而天下咸服其於命討之政已無不修皋陶陳謨尤愜愜以惇典庸禮命德討罪爲言誠以

典禮是化民之本政事是圖治之具不可一日無的皋陶不以其君已聖而廢責難之恭帝舜不以其治已至而忘警戒之意當時黎民敏德萬邦咸寧皆因其君臣能盡化民圖治的道理伏惟留意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這是尚書益稷篇帝舜與禹說大臣當以正道輔佐人君的說話如何是予違汝弼予是帝舜自稱違是違背道理汝是指禹說弼是左右匡救的意思帝舜的意思說爲人君的委任大臣爲大臣的輔佐人君所行的事務必要依着道理然後可以治天下保國家我爲人君

芳洲文集

卷之一

十

所言所爲違了道理呵你爲大臣的便當勸諫我匡正我必要依着道理行所以說予違汝弼如何是汝無面從退有後言面是在人君面前退是朝見退去帝舜意思說爲人臣的當秉正直的心輔佐人君行正道不可阿諛諂媚以徇人君的私意朝廷的事是便說是贊助人君行不是的便說不是勸諫人君休要行這等終是爲大臣的道理若當人君面前不問是與非都順從了及至退去後却說行的不當這便不是爲大臣的道理所以說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如何是欽四鄰欽是敬謹的意思四鄰是說大臣在人君左右前後最相親近

帝舜的意思又與禹說你當敬爾大臣的職分我有違理處必用輔弼我不可面諛以爲是背毀以爲非所以又說欽四鄰臣謹按帝舜是大德的聖人所行的事未必有違背道理的大禹以聖人輔聖人又豈有面諛背毀的事當時君臣猶以此相警戒何也人君處富貴崇高之地易至於放縱人臣以敬畏奉承爲心易至於順從所以帝舜不謂無違而必資禹以弼之亦不敢謂禹必不阿諛而忘儆戒此帝舜之聖所以益聖而有虞之治所以底於雍熙伏惟

皇上體念帝舜之心用隆熙皞之治

芳洲文集

卷之一

上

魏主訪群臣言事

這是通鑑綱目紀魏孝文帝求言修政的事魏主是後魏孝文帝姓拓跋氏孝文時京師歲旱民饑既詔有司發官廩賑之復訪群臣以安民之術於是秘書丞李彪上言說今豪貴之家奢侈過度宜定第宅車服等制毋使僭踰又言國家興衰係于太子宜準古制立師傅之官訓導以成其德又言去歲田穀不登移民就食於豐收之處既廢百姓生理又損國體何若預儲倉粟以給饑民豈不勝於驅督老弱就食於千里之外今宜析郡縣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則糴

粟以積於倉歲儉則私之二以糴於民積之有常散之以時則數年中穀積人足雖有水旱不能爲害又言宜於江表七州人中取其門第有才能者升進於朝量授職任以廣

朝廷均平之政以懷江漢歸向之情又言人之父子兄弟異體同氣罪不相及君上厚恩憂懼相連乃其常理今或父兄被繫子弟無憐容子弟逃罪父兄無愧色骨肉之恩豈當如此宜令父兄有犯子弟詣闕請罪子弟有半父兄陳詞引咎庶敦厲薄俗使人知恥孝文皆從其言由是公私贍足雖時有水旱而民不至於困窮朱

芳洲文集

卷之一

三

熹於綱目書之以見李彪之言皆切於時事魏孝文能聽納其言有補于政治其事皆可取也臣惟古先帝王致治安民必廣視聽達下情考之帝堯稽於有衆虞舜好察邇言成湯從諫弗拂當時萬邦咸寧兆民允懷魏孝文雖未聞帝王爲治之大道此因天災以求安民之術納臣下之言而勉修時政亦可謂盡心爲治者矣伏惟

皇上廣堯舜成湯之心以求言安民爲務大開賢路勤恤民情躋斯世於泰和雍熙之盛保國家於泰山磐石之安天下幸甚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

這是通鑑綱目紀唐高祖定民田產賦役的事均田是均給百姓每耕種的田地租是田地中所出的租米庸是人丁上出的差役錢調是每戶納的課稅高祖因往時田畝不均農民失業故於得天下之初即定田制每民一丁給田一頃篤廢殘疾的減十之六寡妻妾減十之七皆令以十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於是富者不得兼併貧者不至失所謂之均田又定授田之民每丁歲輸粟二石是謂之租又每戶歲輸綬絹布各隨土地所產計二匹絲三兩麻三斤是謂之調又每丁當差役

芳洲文集

卷之一

三

二十日如無差役則隨所產絹布之類每日計收三尺是謂之庸自茲以外不得橫斂或國家有事多役民力至十有五日則免其調三十日則租調俱免或有水旱蟲霜爲災以十分爲率損四以上則免其租損六分以上則免其調損七分以上課役俱免其制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家則有調使民有常產而貧富適均賦有定制而上不過取或遇災傷潦而量加寬貸養民之政至於精密朱子於綱目備書其事以見高祖立法之善有恤民之心也臣惟國非民不立民非食不生爲人君者必有以制民之產而薄其稅斂輕其徭役庶

幾民得所養而後禮教可興故孟子論夏商周之治必由制井田行貢助徹之法而後興學校庠序之教以明人倫唐之均田租調法雖不足比隆三代之制然使民不失業賦役有定制法亦善矣其後貞觀永徽之間斗米三錢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亦後世所鮮見者宋儒范祖禹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有能制民之產使之養生喪死無憾者惟唐之法庶幾誠爲確論伏望 皇上體先王之心行養民之政以隆國家太平之治斯民幸甚

勤學箴

芳洲文集

卷之一

由

商湯周武得與堯舜並稱爲二帝三王者豈有他哉蓋堯舜雖性之湯武善反其性所入之途雖異所至之域則同故也反之何如亦惟學而已矣太甲成王得爲商周中興令主而就成湯六百年文王八百年之大業者豈有他哉亦惟遵成湯文武之謨服伊尹周公之訓之所致耳是以商湯周武太甲成王之所以聖所以賢者孰非本於學乎雖然聖賢之君固本於學然或朝作而暮輟始勤而終怠則學有未能成故必濟之以勤而後學可造其極而成其功非特學以勤而成功天之生物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苟非行德不息則萬物生生

之功何由而成地之成物導之以溝澮沃之以川澤苟非不舍晝夜則萬物化化之妙何自而著聖賢之學亦猶是也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必加人一己百之功弗能弗明弗措可也思以求之敏以行之必致人十己千之力弗得弗篤弗措可也誠如是焉將見日就月將賢可以希聖聖可以希天端在是矣可不勉諸

勸學箴八

惟情惟一

人之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及其發也易於私而難於公公私相雜於方寸之間善惡並生於念慮之際義理

芳洲文集

卷之一

五

既爲形氣所役聖賢將爲庸劣之歸欲識上達下達之機當秉從善從惡之要何爲造乎高明之路而不可違何爲淪於汙下之途而不可入不可違者念茲而勿忘不可入者釋茲而勿顧由是易私而難公者無不公由是難明而易昧者無或昧義理不壞於形氣人心聽命於道心堯舜允執厥中庶幾乎其可矣

惟時惟幾

治定功成人皆以爲安矣而不知其中有危者伏焉禮備樂和人皆以爲理矣而不知其中有亂者隱焉且危若何而伏于安吾恃其安而頃刻謹畏之不存則將變

安而爲危矣故必兢兢致謹無一時而不戒勅焉且亂若何而隱於理吾恃其理而毫髮幾微之不察則將變理而爲亂矣故必業業致懼無一事而不戒勂焉帝舜以此作歌戒勅其臣非徒戒勂其臣其實因以自警孟子稱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豈有外於此哉

儆戒無虞

有虞之世黎民於變可謂之無虞矣使非如舜勅天之命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則洪水之患必至於害民況望其有於變之美乎有商之時兆民彰信可謂之無虞矣使非成湯不迓聲色不殖貨利改過不吝克

芳洲文集

卷之一

六

寬克仁則大旱之患必至於殃民況望其有彰信之效乎大舜生知安行之聖不待警戒而自無怠無荒益猶以是爲言古之聖君賢臣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之心爲何如哉三復虞書謹揭之座隅視以自勵

敬哉有土

天至高也民至近也孰不以天爲可畏民爲可忽不知民心之所存即天理之所在天未嘗以耳聽目視以耳聽目視者民也孰不以天爲可欺不知民之視聽即天之視聽天之所以顯其善威其惡者皆因乎民之視聽也天之視聽與凡顯善威惡皆因乎民則夫人君奉天

子民苟以民爲可忽天爲可欺而不知所以敬其可乎哉必視民如視天一好惡不可不出於至公一賞罰不可不求其至當必視天如視民一起居不可以毫髮自欺一出入不可有頃刻自逸

滿招損

人情莫不欲治而不知所以致亂者不能戒人情莫不欲安而不知所以致危者不能懲夫所當戒所當懲者無他在自滿而已矣人君自賢自聖嘉言不納忠言不聽則縱不自知狂不自覺而善日損於已所謂自用則小惟聖罔念作狂是也譬之於川不可以有盈也一或芳洲文集 卷之一 七

自盈其勢必至於潰決譬之於器不可以有滿也一或自滿其理必至於傾覆如日至於中則必昃吾則兢兢戒謹以持之月至於盈則必虧吾則業業危懼以守之於乎不自滿假惟汝賢大舜所以稱禹志自滿九族乃離仲虺所以告湯欲去招損之由當以盈滿爲戒

謙受益

自古受益之要莫有過於謙也天道益謙地道流謙人君能體天地之謙則天地貞觀日月貞明亘萬世而常然鬼神福謙人道好謙人君能用鬼神人道之謙則山川鬼神莫不寧鳥獸魚鼈之咸若越始終而惟一觀夫

尚賴匡救之言太甲致謙於伊尹也卒爲有商之令王尚明保孚之語高宗致謙於傳說也卒爲中興之明主嘗稱惟狂克念作聖孟云好善優於天下此皆謙受益之徵也又如山在地中謙之至也一簣之少無弗容故能成泰華之高地中有澤下之至也涓滴之微無弗納故能成河海之大謙之受益其理如此書之座隅以勵謙光

德惟治

人君之治天下其要安在曰德而已君德具於一心之微教化被於四表之遠所謂執簡而御煩守約而施博者也曰敬曰仁曰誠本諸身有其德也天親民懷鬼神享之見於治者有其效也堯舜躋斯世於於變時雍萬邦咸寧之域者莫不本於允恭克讓溫恭允塞禹湯措斯民於府事修和彰信允懷之地者莫不本於克勤克儉克寬克仁文王有徽柔懿恭之德而萬民爲之咸和武王有惇信明義之實天下爲之大治伊尹以德爲治爲太甲告而亦萬世人君所當鑒也

否德亂

自古人君致亂之道不在於他而惟在於德不修也誠以天下之大可以德化而不可以力制人君之治天下

有德猶濟巨川之有舟楫濟大旱之有霖雨也濟巨川非舟楫則不能無覆溺之虞濟大旱非霖雨則不能免焦枯之患是故沉於貨色遊畋之類此害德之事也當知其為敗亂之由而去之耽於宴樂縱恣之類此敗德之事也當知其為敗亂之原而禁之誠能以逸豫淫虐為戒則將化亂而為治矣昔者太甲敗度敗禮既而改過遷善伊尹猶以是言告之為人君者可不鑒哉

勤政說

天下有至易為之事有至難成之功何也蓋非事功之有難易成之為之者有勤逸耳眾人皆逸而已勤則易

芳洲文集

卷之一

九

為之事常在已而難成之功常在人眾人皆勤而已逸則易為之事常在已而難成之功常在已此皆理勢之必然常情之所共識也惟君子者不以眾人之逸致已之逸而能以已之勤率人之勤譬之於天運乎晝夜未嘗一息之或停也而日月星辰隨之以通行者亦未嘗有一息之停譬之於水流為江河未嘗一息之或止也而溪澗川澤因之以洋溢者亦未嘗有一息之止是故照臨下土其為功也甚大人知日月星辰之所為而孰知其本乎天體之行健滋沃群品其為用也無窮人知溪澗川澤之所至而孰知其本乎水流之不息君子勵

一已之勤率眾人之勤所以化理天下澤潤生民功用之著無窮且大是以無教逸欲有邦皋陶政警於其君不敢盤於遊畋文王垂法於其後古今天下國家之事未有不成功而廢於逸者也禹受舜命治水人皆知其至難成之功也而濟之以克勤率致平成之績無以加或為長者折枝人皆知其為至易之事也而語人曰不能其與不勤政者何以異勤則變難而為易逸則棄易以為難勤逸之機可不慎乎竊嘗觀之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武王丹書之戒何其嚴無違曰耽樂乃非天攸若周公無逸之訓何其切雞鳴而起孳孳為善堯

芳洲文集

卷之一

十

舜禹湯文武不獨有其名而能踐其實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禹稷臯夔伯益不獨務乎勤而實有其德人君代天理物人臣輔相天事其可一日而不勤哉何則兆民未安四夷未附兵革未息田疇多蕪所以泰之來之弭之闕之非勤無以成其功賢才在野佞臣立朝六氣不和五刑未措所以進之斥之禳之釐之非勤無以臻其效古昔聖人夜以繼日坐以待旦其施於事者莫非以勤為心朝至日昃不遑暇食其和於民者莫不以勤為事豈有他哉誠有以知事至微也惠迪則吉從逆則凶天下之事其勢有可憂者無窮所謂一日二日幾幾治

亂安危相爲倚伏是也惟見其可憂者易圖不見其可憂者難理可愛何如一夕少懈或以致千百年之患苟能致勤於事而無間則可憂者不足憂矣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天下之民其勢有可畏者何限所謂如朽索之馭六馬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是也惟見其可畏者易治不見其可畏者難安可畏何如一人少逸或以貽千萬人之危苟能致勤於民而無忽則可畏者不足畏矣人君勤民以奉 天人臣勤事以奉君勤政之大莫過乎此保邦之要孰先於此

芳洲文集

卷之一

三

芳洲文集卷之一

芳洲文集卷之二

視草

臣陳循撰

立東宮詔

皇太后詔天下邇因虜寇犯邊毒害生靈

皇帝恐禍連 宗社不得已躬率六師往正其罪以安國家不意被留賊庭尙念臣民不可無主茲於皇庶子三人之中選其賢而長者曰見深立爲皇太子正位東宮仍命鄭王爲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於戲國必有君而社稷爲之安君必有儲而臣民有所仰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芳洲文集

卷之二

代總國政詔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以 皇考宣宗章皇帝仲子奉藩京師比因虜寇犯邊 大兄皇帝恐禍連 宗社不得已親征勅躬率百官居守不意 車駕被留虜庭我 聖母皇太后務慰臣民之望已立皇庶長子見深爲皇太子命躬躬輔代總國政皇親公侯伯暨在廷文武群臣軍民耆老四夷朝使復以天位久虛神懸無主人心遑遑莫之底定合辭 上請早定大計 皇太后以太子幼冲未遽能理萬幾移命躬躬君臨天下

會有使自虜中還者口宣 大兄皇帝詔旨 宗廟之禮不可久曠朕弟邸王年長且賢其令繼統以奉祭祀顧痛憾方殷豈遵承之遽忍雖避讓再三而俞允其獲仰惟付託之至重敢以涼薄而固辭已於九月初六日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即皇帝位遣使詣虜問安上 大兄皇帝尊號曰太上皇帝徐圖迎復為政之道必先正始其以明年為景泰元年大赦天下咸與維新一切合行事宜條示于後

一自正統十四年九月初六日昧爽以前官吏軍民人等有犯除謀反大逆首惡子孫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謀故殺人強盜奸臣黨類不赦外其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芳洲文集

卷之二

二

一軍官并旗軍將軍力士校尉舍人餘丁為事犯罪發遣各處立功及哨瞭等項者盡行宥免復還職役有為事發充軍役原係真犯死罪者降二等用其餘雜犯死罪徒流等項罪各降一等用就著原發充軍衛所差操

一軍官指揮千百戶以下有為事被刑除謀逆外其餘子孫弟姪依例承襲或有年遠子孫貧難失於告承

襲者但行原衛所有官旗人等保勘明白不拘年限亦與承襲總小旗革役充軍者各復原役

一文武官吏軍民匠作人等有為事做工及運磚運灰運糧等項悉宥其罪官吏各還職役軍還原伍匠仍當匠民放寧家

一各布政司直隸鎮守巡撫巡按等官須以撫安軍民操練軍馬固守城池地方為本時常嚴督所在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分巡或親巡歷如遇盜賊生發即便量調衛所有司軍兵民夫勦捕或止懲治首惡數人毋令滋蔓務在民安盜息如或推避怠忽致誤事

芳洲文集

卷之二

三

者治以重罪

一各處總兵鎮守等官及各邊衛所操守官軍頭目務要撫恤軍士勿令失所仍須常穿整備盔甲弓箭等項軍器該管頭目每二日率領一下教場操練御史按察司官所至必須提督量加懲勸仍戒所管官旗不許尅減糧賞私占軍餘耕種田土如有此等悉從舉奏處治若知而不舉者併治以罪

一正統十四年九月初六日以前凡一應例死虧欠及被盜走失孳牧騎操隨征等項馬駝驢驘種馬馬駒牛羊豬牛犢等畜一應贖罰追賠等物俱照六月二

十一日照例悉皆蠲免其景泰二年夏秋稅糧以十分爲率並免三分以蘇民困

一各處逃移人戶拋荒田地遺下稅糧無人辦納者悉令所司查勘蠲免比後有復業者仍免三年有被大水坍塌田地並許告官差人踏勘得實原額稅糧悉與除豁

一正統十四年各處有被水旱災傷之處許令申達上司踏勘得實該徵糧草所司卽與除豁人民有缺食者卽便設法賑濟毋令失所

一國家賢才必資薦舉乃可得人今後方面及風憲官

芳洲文集 卷之二

四

郡守御史悉依宣德年間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任用不限原任年月深淺但舉才德堪其任者如或徇私謬舉連坐舉主之罪

一天下有司官員有廉能幹濟善撫百姓者所在上司巡撫風憲等官以禮獎勵毋或凌辱老病闕茸不能任事者起送赴部貪酷無恥害民者拿問解京

一各處舉到儒士及三考滿吏典俱照永樂年間儒士送翰林院吏典送吏部堂上官一體嚴加考試照例選用不必會官有不中者發回原籍爲民當差

一文武官員并總小旗有爲事閑住減俸糧者並照舊

關支

一今後內外法司所問罪囚一依大明律科斷不許深文共有一應條例並除不用

一文武官員旗軍人等隨征回還未出官報名朝見者悉宥其罪各還原職役管事差操如二十日以裏不出者全家發邊遠充軍四鄰不舉首者與同罪

一浙江福建銀課如果坑場所產採辦不及原額令民補賠追其逃竄爲盜今後並聽閩辦御史從實酌量奏減不許扶同欺公

一按察司官巡按御史俱係朝廷耳目凡有刑獄冤枉

芳洲文集 卷之二

五

悉與伸辨官吏貪污悉從糾舉不許推避致陷無辜縱容有罪違者罪以風憲失職

一各府州縣學校生員食廩者已有定額增廣生員照永樂年間例不拘名數多寡但選官民子弟材質俊秀厚重者充不許濫收娼優隸卒賤品之人違者罪之風憲及提調學校有司提調官嚴加考課務俾成材

一民間今後除糧草及供用物件軍需之外其餘不急之務悉暫停止以甦民力

一軍民之中果有懷才抱德藝能超卓者所司以禮舉

薦赴京量才擢用不許徇私濫舉

一朝廷及軍民中事有未宜及利有當與害有當除者許諸人直言無隱

一在京文官及在外方面官但經考滿無贓犯者許照洪熙宣德年間舊例請給 誥勅以勵賢能

一在京各色人匠陰陽醫士府役人等年六十以上殘疾不堪供役者悉皆放免應僉補者照例僉補民間鰥寡孤獨篤廢殘疾及年七十以上無丁侍養之人有司加意存恤毋令失所

一在外承差知印今後俱選有才行者奏充其有丁憂

芳洲文集

卷之二

六

起復及爲事重歷者就於本處候缺補奏役滿赴部

一軍民詞訟有係告言謀逆重情許赴各鎮守及巡撫官處或徑赴京其餘戶婚田土等項悉照洪武年間

舊例自下而上陳告但係已事所司即與分理不許挾讐妄將他人重情牽告誣陷善良又有一等刁民

平日脅制官府糧里是務本無可告到京臨期僱覓

懶代人捏詞寫本狀之徒旋捏重情乘勢妄告以快私憤良善負屈莫伸今後但有誣告此等者連捏詞

寫本狀之人並發邊遠充軍

一福建等處現被提問激變失機等官悉宥其罪並降

邊遠敘用

一備選糧儲并各處操練工部造作去處把總官員作頭人等總兵管事等官務選驍勇能幹公廉善撫恤軍匠者設立不許選用平日趨附奉承之人以致恃勢酷害軍匠舊濫設者並行革去違者罪之

一在外軍民官員多有除授赴任或因公幹考滿等項到京回任通同親識帶領前往所以取債負爲名因而科斂軍旗糧里人等財物分收入已今後敢有仍蹈前非許被害之人赴御史風憲官處告理並拿問如律

芳洲文集

卷之二

七

一失班人匠自正統十四年秋季以前並免罰工止當正班管工官吏作頭不許私役及放閑辦納月錢違者罪之

一內外門攤商稅課程先因鈔法增添其額今後只依洪武年間舊額收受不許過多

一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所司明白開具實跡轉達具奏以憑旌表軍民年八十以上者所司給與絹二匹綿

二斤酒一斗肉十斤時加存問

於戲惟敬仁誠可以安宗社惟恭儉勤可以惠萬民尙賴宗室叔祖叔父協心藩屏爰暨中外文武賢臣同德

匡輔宏濟重大之艱永隆雍熙之治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赦福建浙江貴州廣東反叛詔

詔曰朕體上天好生之心一視同仁無間遠邇乃者福建浙江貴州廣東頑民反叛劫掠鄉村為盜不已究其所由皆因該管官司不能撫治所致朕今即位之初已嘗大赦天下尙慮謀反逆之人赦所不原無由自新官兵累歲誅殺不已故朕體天好生之意茲特頒恩自詔書到日凡反逆常赦所不原者不分首從咸赦除之悉令復業如舊敢有仍前負固不靖大軍勦殺朕不貸

芳洲文集

卷之二

八

敢私故茲詔示咸使知悉

撫安軍民詔

詔曰朕以涼德嗣承大統仰惟祖宗創業之艱宵旰孳孳勉圖治理重以大兄太上皇帝鑾輿未復痛憾日深方詰兵數十萬欲以問罪於虜而虜以使來請迎復者屢皆詐太上皇帝詔旨謂若重遺金帛以來虜必款送還京朝廷固疑其誑而於理難辭拒悉勉從之奈何其計愈行而誑愈篤乃十月十五日也先悉衆躬詣城下仍以請迎講和為詞朕遣大臣出迓徧歷虜營不見大兄鑾輿所在遂焚書斬使揮六師搗之斬

獲其類無算虜衆大潰乘夜奔遁餘孽散伏於近郊者亦皆搜戮無遺京師內外為之帖然尙慮四方遠近聞克捷猶懷驚悸耕鑿未遑室家靡定無以慰安人心特茲詔示其各復爾舊寧爾生永彰殺伐之功其業雍熙之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勅諭編纂宋元通鑑綱目

朕惟古昔帝王盛德大功載諸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與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著于仲尼褒貶之書足為鑒戒不可尙矣朕既夙夜留心于茲然惟善惡不備則或鑒戒不周顧自威烈王至于梁唐晉漢周之五代事

芳洲文集

卷之二

九

書于宋文公通鑑綱目者亦天下後世之公論所在不可泯也朕嘗三復有得於心獨以宋元所紀

缺焉卿等其以二代史書參酌攷文公例編纂上接

其為一書以備觀覽應用編纂官屬其推能勤敏

有文學者悉具官職姓名以聞夫稽古右文實朕心所

欲肆命卿等為之其尙精密毋忽故諭

勅諭少保高穀往南京祀典

勅諭南京國家創業垂統根本重地與鳳陽皆祖宗累世陵寢所在朕所以夙夜拳拳在念者也比聞二處去冬積雪連旬民皆艱食今春南京又被火災焚毀數

千餘家朕益爲之寢食弗寧茲以爾爲內閣保傅重臣勤慎專一特命齋捧香幣等物徑詣鳳陽南京祭告祖陵 皇陵 孝陵及 鍾山之神耳災異於既往祈福慶於方來爾須精白一心致朕孝思誠懇可也仍須撫視被災之家關食之人凡有可以賑恤之者聽爾量宜爲之庶幾上慰 祖宗之靈下遂民庶之願爾其如勅奉行故諭

勅諭各省恤刑

皇帝勅諭三法司 朕惟刑者民命所關自古聖帝明王莫不以此爲重故欽恤之訓載諸虞典式敬之言著芳洲文集 卷之二 十

於周書我國家 列聖相承尤拳拳致謹於斯近聞內外法司罔體此意或任好惡或避嫌疑或視權豪勢要以爲重輕或畏患害艱危不加辨理甚者吹毛求疵刑及無辜是致良善冤抑姦宄自如傷陰陽之和召水旱之沴遠邇荐饑流亡失所興言及此朕爲惻然茲特勅諭爾等體朕至懷恒存矜恤凡百大小刑獄務在悉心推究情輕而罪重者可矜罪輕而情重者難宥必使無辜不至於受冤有罪不得以倖免刑罪得中人心稱快然後副朕憫恤之意如或故違罪不爾宥爾等共承欽承朕命母怠母忽故諭

勅諭南京三法司 勅諭浙江布政司按察司并巡按御史及各府州縣 勅諭江西布政司按察司并巡按御史及各府州縣 勅諭福建 湖廣 廣東 廣西 山東 河南 山西 陝西 四川 雲南 貴州 順天府所屬并巡按御史及直隸府州縣 南京順天府所屬并巡按御史及直隸府州縣以上共十六府 手勅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于謙

昨日聞卿偶嬰重疾朕爲惕然念卿夙膺委任旦夕不可或無已勅近臣攜醫往視茲復頒賜卿白金五十兩用資湯藥并賜全酒白米卿其勉扶病體以副朕拳拳芳洲文集 卷之二 十一 之意

勅諭北平章院使

皇帝勅諭北平章院使孛來并大小頭目 朝廷自我祖宗以來至于今日恭膺 天命主宰華夷福善禍淫惟天是法是以四方萬國莫不仰戴恩威歸順之者天必賜以安全背逆之者天必降以禍亂此又 天眷我朝不待其用民力而良善自生凶惡自殄也往者也先逆天背道援我中國殺害乃王僧號曾不幾時滅身在此 豈非背逆朝廷者 天必降以禍亂而兇惡自殄乎今爾等能敬順 天道尊事 朝廷痛改也先

前非遣人以馬來貢雖曰暫時困窮終可以免危亡豈
非歸順朝廷者 天必賜以安全而良善自生乎今使
臣回已行厚加宴賞并以賞賜回賜爾等馬價絲幣表
裏等物及所奏討物件一一付與領回給授至可收領
所求米糧盤費騾馬弓甲一節盤費賞賜之物卽是米
糧重大馬上難帶至於車馬甲冑弓箭自古帝王非有
大功勞於國者不賞今我國家武庫兵器萬萬惟大軍
出征則給與況有 祖宗明訓尤戒不可與人豈可助
人營殺失 上天好生之心故皆不與特諭爾等知之
爾等宜體天心一以敬順爲務毋蹈前失庶幾永遠享
芳洲文集 卷之二

福故諭

勅諭哈密忠順王

皇帝勅諭哈密忠順王倒瓦答失里法司奏爾先次差
來進貢使臣重受朝廷賞賜回至甘州地面有阿力札
不守法度強盜平人牟隻又用鞭棍亂打伴送舍人崔
義當有傍人總旗李慥向前勸說你每自有下程因何
生事搶奪平人牟隻又打伴送的人全不畏法不期阿
力札怪李慥勸他當將李慥打傷身死 朝廷
祖宗立法凡白晝搶奪人物財者罪當死今阿力札犯
了兩箇死罪律該斬首示衆今得爾奏乞可憐見將阿

力札與將去自行整治他與各處往來的使臣看樣朕
念爾能敬順 朝廷遵守禮法特准所言卽令所司將
阿力札責付今次差來使臣哈只伯等領回付爾至日
爾須依法整治以警其餘仍須戒約後來使臣不許仍
前兇惡不守法度違者 朝廷自處以法必不輕恕特
勅諭爾知之故諭

勅諭哈密忠順王

勅諭哈密忠順王倒瓦答失里累次得迤北走回人報
云云男婦先被達賊搶去有轉賣與爾哈密地方者有
逃回爾地方潛住者有經過爾處被爾部下拘留不發
芳洲文集 卷之二

三

者前後約有三千餘人中間被爾部下陸續賣與撒馬
兒罕地面回回引去約有一千餘人其餘尙有二千餘
人如京衛百戶楊榮等俱在爾地方回回打兒罕等家
住過 朕以爾自祖父以來世受 朝廷爵賞爾亦自
稱爲 朝廷把後門則爾視我中國人民當如一身一
家一般今爾既收被擄走回男婦三千餘人合當盡數
送還庶幾表爾忠順之誠豈可縱令頭目轉賣他國以
收微利致失爾之平昔信義有負 朝廷眷待厚恩勅
至爾卽將朕言語宣諭部落但有拘留人口見在各家
不分遠年近日盡數送官差人送還 朝廷朕必照例

給與賞賜決不吝惜爾其體朕至懷如勅奉行故諭

勅諭朝鮮國王

皇帝勅諭朝鮮國王世子李宏暉得奏父王珣以今年五月十四日薨逝朕深悼念茲遣內官金有金興齋文往爾國中諭祭詔示爾國人封爾宏暉為朝鮮國王繼爾父主國事爾宜恪守臣節益堅事上之誠永固藩邦庶遂承先之志欽哉故諭

勅諭朝鮮國王

皇帝勅諭朝鮮國王李宏暉叔李璣近得王奏稱其質本孱弱國用艱虞惟爾賢良宜遜乃位俾詢于國謂皆芳洲文集 卷之二 古

屬心茲特從其所遜遣內官尹鳳金興齋詔諭告國中并勅諭爾封爾為朝鮮國王代主國事爾宜恪守臣節益堅事天之誠永固藩邦毋忝嗣王之讓其令宏暉仍以舊爵閑居爾須常加優待毋忽故諭

封朝鮮國王詔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恭膺 天命主宰萬邦封建諸侯遠邇惟一此國家之大典 祖宗之成憲也況朝鮮國守禮之邦傳統其民可無君長故國王李珣襲先代之爵事 天事大始終一誠克敬克仁遠邇咸譽屬茲薨逝宜有繼主今子宏暉王之嫡長性資忠厚國

論攸歸今遣內官金有金興齋勅封為朝鮮國王繼主國事凡 云 民夙夜惟寅盡心匡輔務循禮分罔敢

之心永享太平之福故茲詔示咸體朕懷

封朝鮮國王詔

皇帝制曰國家奄有四海君主華夷一視同仁無間遠邇命德則寄以一方之任象賢則錫以累葉之承所以繫其衆心而俾臻於乂安也故朝鮮國王李珣端重謙溫聰明勤儉敬 天事上始終一誠贊父王既已有年致國人靡不信服恭承朝命斯須不違蓋其先王之賢子賢孫也胡享國之未幾遽告終之來聞應有繼繩以芳洲文集 卷之二 圭

統其衆爾宏暉乃珣之嫡子既賢且長傳襲惟宜茲特封爾為朝鮮國王於戲惟敬可以事天惟仁可以撫衆惟保境可以安邦惟順正可以享福惟率乃祖父之行庶稱 朝廷獎賢之心往其欽哉毋忘朕訓

封朝鮮國王詔

皇帝制曰國家封建無間遠邇必立君長以主其國以撫其民此我 祖宗以來之制然也爾李珣乃朝鮮國王李宏暉之叔父志存忠良材具文武宏暉自顧其孱弱以國遜讓爾賢能不徒辭榮之可嘉抑且安邦之足尚肆從所請錫以閑居特封爾為朝鮮國王代掌國事

於戲惟敬可以事天惟仁可以撫民惟和可以睦親惟順可以享福服膺邇讓庶保初終往其欽哉毋忘朕訓

封朝鮮國王妃誥

皇帝制曰帝王錫爵而恩必及其伉儷者所以嘉內助之美也爾尹氏乃朝鮮國王李瑀之妻夙相乃家稱為賢配夫既顯貴爾宜偕榮肆封為朝鮮國王妃爾尚益勤內助以率婦職欽哉

襲贈衍聖公孔承慶誥

皇帝制曰國家於先聖之嫡嗣世授以顯爵者所以申崇儒重道之典也爾孔承慶乃襲封衍聖公宏緒之芳洲文集 卷之二 六

父宜承先而啟後竟蚤世以遺榮既有子以襲封肆推恩而錫命可贈爾為資善大夫衍聖公尚克欽承永昌乃裔

襲封衍聖公母誥

皇帝制曰子以先德而榮母以子恩而貴國家禮典百今所宜爾襲封衍聖公孔宏緒母王氏早孀儒宗篤生令子子承恩命爾宜與俱可封為太夫人尚懋慈訓之良俾承休光之大欽哉

吏部尚書王直誥

尚書政務之治忽所本吏部人材之進退所由簡賢能

行封爵考殿最稍勳庸必備衡鑑之精乃愷公清之論雖職典各歸其屬而提揭在慎厥綱非得周材曷稱是選咨爾資善大夫吏部尚書王直發身賢科歷官禁近既備學問詞翰之美遂系經筵史局之榮方擢佐宗伯之司爰進授天官之任顧其端方直諒清慎公平既克舉於厥官宜益隆其恩典茲特進爾階為資政大夫錫之誥命以為卿榮夫知人則哲能官人不獨有以見朕之知而薦賢為國非為私且將有以需卿之忠尚率乃僚以殫厥服欽哉

告祖陵太皇太后文

芳洲文集 卷之二 七

維景泰五年歲次甲戌四月壬午朔某日 孝曾孫嗣皇帝御名謹遣少保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高穀齋捧香帛牲醴之儀昭告于 祖陵太皇太后尊靈曰御名恭承 祖德嗣守家邦負荷弗勝致貽災害雨暘寒燠過度愆期百穀少成群黎多窘顧惟所自咎在眇躬宏濟艱難豈敢他訴仰祈 親造曲賜矜憐俾兩順以風調致民康而物阜無任懇請之至謹告

告皇陵太皇太后文同前

某年月日孝曾孫嗣皇帝御名謹遣少保兼太子太傅

工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高穀齋捧香帛牲醴之儀昭告于 皇高祖考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 皇帝祖妣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尊靈曰御名恭承 祖德嗣守家邦負荷弗勝致貽患害根本之地災異屢臻城郭人民咸懷驚懼顧惟所自咎在眇躬宏濟艱虞豈敢他訴仰祈 親造曲賜 矜原銷災害於未萌奠家邦於永久無任懇請之至謹告

祭鍾山告文

景泰五年同前遣少保高穀專禱祀于 鍾山之神曰芳洲文集 卷之二 六

恭承 大命重付眇躬民社所依災祥攸繫志恒內省政每外乖或寒燠愆期或雨暘踰度田疇失利穀麥不登憂切民心妨及國計水旱疾疫疊見此方饑饉流亡間臻累歲究惟所自良有在茲然因咎致災固朕躬罔避而轉殃為福實神職當專夫有咎無功過將惟一而轉殃為福功孰與鈞特致懇祈幸 副懸望謹告

皇天后土告文

維景泰六年歲次乙亥閏六月乙巳朔越二十四日戊辰嗣天子臣御名謹遣某官某昭告于 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 曰御名不德災及群黎禾稼在田連遭

淫雨仰惟 洪造愍念民艱大布陽光俾諸豐稔御名下情無任不勝虔禱之至謹 告

皇天后土祈雨告文

維景泰六年歲次乙亥五月乙巳朔越二十九日癸酉嗣天子臣御名謹昭告于 昊天上帝 后土皇地祇曰臣御名祇奉 尊嚴統臨兆庶省躬不德實切戰兢茲者連旬缺雨農事惟艱致災之由罔敢辭避仰祈洪造特 賜矜原天降甘霖普甦群品臣御名下情無任不勝虔禱之至謹告

武英殿安奉先師孔子祝文

芳洲文集 卷之二 七

維景泰六年歲次乙亥閏六月乙巳朔初七日辛亥皇帝謹遣大監王誠以太牢之儀致祭于 先師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 曰仰惟 至道夙夜在衷瞻慕之忱難忘頃刻特茲 肖像祇奉惟勤尚冀啟開優入聖域起居作息永底中和謹 告

祭朝宗順正河伯文

維景泰三年歲次壬申庚寅朔初三日壬辰皇帝謹遣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王文祇捧香帛以太牢致祭于朝宗順正惠通靈顯廣濟河伯之神曰茲者河伯泛溢

自濟寧州以南至於淮北民居農畝皆被墊溺所在救死不贍朕實傷切于懷夫朕爲民牧神爲河伯皆帝所命令河水爲患民不聊生伊誰之責固朕不德所致神亦豈能獨辭必使河循故道民以爲利而不以爲害然後各得其職仰無所負而俯無所愧專俟感通以慰懇切謹告

祭嶽瀆神告文

皇帝遣大臣告東嶽泰山之神河瀆之神濟瀆之神金龍口黃河之神曰天降膏雨在風雲率其職地湯甘泉由嶽瀆効其靈天地之澤施秘風雲嶽瀆不得辭其芳洲文集 卷之二 辛

責也今歲雨暘時順所以澤萬物者至矣而獨泉流不浹所以灌百川者歉焉道不由其道而水決於海泰山泗濟之源復秘南北漕運之渠日涸此雖軍民之患實關天地之仁固朕不德所召而神之責何如天地均有矜惠生民之心神可獨無奉若天地之意務使河循故道分漸湖南而復誕布泉源廣慰輿望神既有以塞其責朕亦有以賴於神神其鑒格專俟感孚謹告

廷試策問 正統十年

制曰自昔二帝三王致理之道必選任賢才以敷政化安中國而撫四夷其見諸載籍靡不足爲後世法也下

迨漢唐宋賢明之君亦皆銳意於斯而其人才治効有可以比隆於古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奉天明命統一華夷德威所被罔不臣服太宗文皇帝嗣登大寶致治保邦光前裕後列聖相承咸隆繼述是以群賢彙進教化旁洽海內乂寧夷狄賓服功德之盛脗合古昔而無間矣朕繼承鴻業仰惟祖宗之彝憲是訓是行屢詔中外簡拔賢才亦既得人爲用矣誠欲九德咸事野無遺賢舉措之法尙有可行者乎申勅諸司修明治理亦既建立事功矣誠欲百工惟時庶績咸熙督勸之典尙有可舉者乎內而中國生齒之繁因其性而芳洲文集 卷之二 辛

教養之矣誠欲使皆阜厚化成同歸於至治尙何加乎外而蠻貊近悅遠來因其俗而懷撫之矣誠欲使皆講信修睦相安於永久尙何所施乎夫治道有本而推行有序不法諸古無以施於今泥於古而不通於今亦未足以爲治諸生明於道藝必講之有素悉著于篇朕將親覽焉

廷試策問 景泰二年

制曰朕惟自古天下之要有三曰道曰德曰功然道莫如伏羲神農黃帝德莫如堯舜功莫如禹湯文武此數聖人者萬世仰之不能易也伏羲神農黃帝之事著於

易堯舜禹湯文武之迹存乎書其所以爲道爲德爲功者朕欲究其心術之精微其推以治教養天下所尚雖殊然不出乎耕桑貢賦學校禮樂征伐刑辟之外朕欲參其制作之會通夫無所酌於古將何以準於今朕承祖宗大位夙夜倦倦於心亦惟以古聖人之道德功自期以今天下之治教養自勵茲欲盡驅天下游談之情以事耕桑使各衣食其力盡約天下浮冗之征以歸貢賦使各膏肥其體而無或失所養盡導天下狠戾之頑以從學校使各復還其善盡陶天下龕鄙之陋以由禮樂使各移易其俗而無或違於教盡作天下慵怯之兵

芳洲文集

卷之二

三

以奮征伐使各銷沮其兇盡化天下爭鬪之訟以遠刑辟使各崇尚其恥而無或外於治皆何施而可也施之有效民得治教養矣於古聖人之道德功有可以庶幾乎伏羲神農黃帝曰皇堯舜曰帝禹湯文武曰王其稱號之所以異者果道德功之所致乎抑治教養有隆替而然乎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一而已矣何皇降而帝帝降而王乎茲欲措天下於隆古之世使皇帝王之稱惟一而無降殺之別亦必有其道乎子大夫習之於師而得之於已宜無不悉其說者矣既承有司賓興而來其具爲陳之朕將親覽焉

廷試策題

皇帝制曰朕以眇躬祗膺天命繼承祖宗鴻業臨御兆民顧惟負荷之艱莫究弛張之善肆虛心於宵旰冀資弼於忠良固聖賢樂受盡言在堯舜惟急先務何則天下之本莫有外於家國兵民朕欲聞其至計何先切望何最君心之法莫有過於禮樂教化朕欲聞其損益何宜隆替何繫制治貴於未亂其方術何良保邦貴于未危其謀謨何遠以至爲政之寬猛何尙備邊之籌策何長人材之賢否何由刑賞之緩急何可與凡災祥感召之機何速夷狄向背之故何在皆朕之欲聞者也

芳洲文集

卷之二

三

御製觀天之器銘

惟古聖人動息法天存心施治靡或不然天雖至高其理不遠求而得之制器南面以玉爲管以琤飾璣有虞之制今渾天儀日明乎晝月明乎夜五星緯天晝夜代謝有順有逆有遲有速以器之精測而能知器有動靜道分黃赤在人在天其實惟一南北東西或昂或低仰

觀俯察器象則齊蕩蕩巍巍高廣孰愈近而求之咸有
規矩以約知博以卑窺高智之所及不爽絲毫法古之
意作為簡儀古遠不異 天高可稽顧予敬天夙夜在
念揆諸制器昭然自見咨爾臣工體茲至懷敬致慎察
毋忽以乖

御製勤政說

朕嘗觀之天地為萬物之父母而萬物賴之以生成者
豈有他哉亦惟日明乎晝月明乎夜晝夜往來相承不
倦春生夏長秋成冬斂寒暑循環相續不已使數者有
一息之怠則萬物何由而生成人君為萬民之父母而

芳洲文集

卷之二

言

萬物賴之以安養者豈有他哉亦惟夜以思之晝以行
之日夕乾乾兢兢業業動靜食息以勤為所出入起居
以逸為戒使數者有一息之懈則萬民何由而安養夫
天地以勤豈特萬物賴之以生成將見日月貞明陰陽
順序三光全而不忒寒暑平而無乖天地益悠遠無窮
矣人君以勤豈特萬民賴之以安養將見國家隆盛
宗社莫安華夷仰戴於一人子孫繼承於萬世人君益
永久多福矣虞舜聖人也皋陶猶以無教逸欲陳謨言
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導之也成王賢君也周
公猶以所其無逸為訓言當以無逸為處所常居於此

而勿遷也舜用皋陶之言以勤儉率諸侯是以享年百
有十歲踐天子位亦五十年四方有風動之休萬邦有
咸寧之效舜何以得此於天哉亦惟勤政之所致耳成
王能用周公之言而又上承文王自朝至於日之中自
中至於日之昃不遑暇食勤政之教以勤居逸是以世
傳三十六王享國八百餘年之久國則萬國咸寧民則
萬民咸和周何以得此於天哉亦惟勤政之所致也古
今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勤而興未有不以逸而廢者也
肆惟 宗祖誕膺 天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肝食宵
衣惟恐一民不得其所夜以繼日惟恐一方不得其寧

芳洲文集

卷之二

言

所務者莫非安邦之宏謨所治者莫非養民之切務是
以傳之子孫皆能以勤為本世世相承罔有或怠朕承
大統夙夜倦倦以古聖勤勵不息為心惟以 祖宗宵
衣肝食為法頃刻不敢有所安逸須臾不敢有所怠荒
竭力盡心敷政蒞事乃述勤政之說朝夕揚之座隅進
退語嘿視以自警匪徒視以自警且將垂示子孫是則
是遵承永無斁

御製歷代君鑒序

朕惟理之寓於天地者至隱而難名道之由於聖賢者
至顯而易見故天地者聖賢之準則而聖賢者帝王之

模範始而希聖賢終而參天地所謂升高自下陟遐自
邇古今之通道也堯舜人倫之至所以為法於帝王者
固萬世無以加祖宗典章之備所以垂憲於子孫者亦
萬世莫能外是以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則凡帝王一
言一行有可師者不可以約而或廢約而會之於至一
之理則凡祖宗一政一令無可議者不可以博而或遺
所謂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帝王之要務也朕自臨御經
筵以來景仰堯舜以前下至三代聖神暨我祖宗謨
訓拳拳服膺而弗忘矣然又以為主善為師雖一善不
可棄乃采漢唐以來諸君嘉言善行并編輯之揭曰善
步洲文集 卷之二

美

可為法其前後凡言行有可以警省者則附於末揭曰
惡可為戒通五十卷名為歷代君鑒固將朝夕觀覽以
資勸懲而亦以垂鑒於來世且頒示廷臣使因是而加
勉輔之方昔周成王咨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
爾后于內孟軻氏語景丑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
於王前觀者其尚有感發於斯哉

御製五倫書序

朕惟天之道非陰陽五行無以成萬化人之道非三綱
五常無以首萬行綱常之道雖敘於天而正之使敘倫
而益厚則在於君傳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則能

盡人之性所謂性者孰有大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
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故親吾親以及人之親
立愛自親始也長吾長以及人之長立敬自長始也堯
舜禹湯文武聖聖相承所以繼天立極而致雍熙泰和
之治於悠久者莫不循用此道我國家以綱常為治
自 皇高祖考太祖高皇帝申明五常之誥頒行天下
列聖相承若出於一肆數十年海內又寧風淳俗美良
有以也我 皇考宣宗章皇帝纂承大統益隆繼述嘗
於萬幾之暇采輯經史百家嘉言善行之有關於君臣
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者類分為六十二卷命曰五
芳洲文集 卷之二

毛

倫書欲嘉與萬方講求其理將以施之於身行之於家
而達之於邦國俾咸罔仁義忠孝慈良之域而後已足
即帝堯親睦九族帝舜慎徽五典大禹祗台德先成湯
肇修人紀文武明德重民五教之所為也其與易之裁
成輔相書之惇典綏猷中庸所謂修道之教豈有二哉
所以然者蓋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亦因其本
然而導其所當然者耳朕嗣天序追承 皇考之志謹
用錢梓以廣其傳而并序述 神功聖德之盛播示將
來於乎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綱常之道殆與之同其久
遠矣

御製勤政要典序

朕惟天佑下民作之君師其所以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者夫豈聲音笑貌之所可及動循往聖躬履斯道自強不息猶懼有未能焉況乎自用自逸而可預於此哉朕自臨御以來夙夜惟究其旨乃采古先聖帝明王前古往行大儒哲輔嘉謨遠猷之職經籍者類爲十章取其要而切簡而便庶易入而易守久不至於厭怠雖然非勤不能舉也乃總括以勤政之說名曰勤政要典非惟誦以自勵蓋將貽於後嗣使保邦安民永有所賴焉於乎天之所爲能成物者行健之德君之所爲能成化者芳洲文集 卷之二 承

自強之功觀者其務承之勉之

御製城隍廟碑

朕惟自古國家建立宗廟社稷朝市之位必營城池以爲之固周公相成王作洛築王城於澗瀕之間爲周匹休之地亦所以安輯萬民臨制四方而聳朝會之觀於天下以是知雖文武盛德大功而其久安長治之圖不能外乎此也我國家自祖宗肇建兩京皆置城池以永萬億年之定命于天蓋與成周之意若出于一朕承大統夙夜惓惓惟以繼述爲心邇以京都垣墉有未蓋治者乃命撤其故而新之甃以堅甃於是四周表裏

確然完固庶幾天造地設之所成矣夫成之雖由於人而主之必資於神神以主是爲其職人必因是崇其號故其神曰城隍蓋古今所同也舊有城隍廟在都城之西南隅故陋甚矣朕念弗稱其所主也城完之日令更造焉中作正堂後爲神寢堂之前爲正門自堂左右至門翼以周廊如官司之職掌以案名者十二廊東西中特起如堂者二各左右司正堂以祠都城隍之神而旁以居其輔相者各以序置門之外爲重門東西置鐘鼓樓其後各有舍以栖其守護之人蓋總爲屋以間計者九十有七其地以丈計者深七十一廣四十一有奇材芳洲文集 卷之二 完

出於官之素具工役於力之常供一無所預於民成不浹旬而功倍於累月孟子所謂不日成之或庶幾焉又謂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況無所事於使而民得其完固之安則樂可知而不怨又不足言矣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萬物之育固本於吾心之中和非有所待於外至於善惡是非隱於民有非人所能知苗害疾疫生於下有非人所能禦於是始有待於神之力焉神能公其善惡是非之隱而不爽恤其苗患疾疫之生而不倦則爲得其職矣神得其職則人之祠之也雖後其宮而位列如官府宰治衆庶夫豈爲過也哉自國

都以至於天下郡邑莫不各設其祠秩視其土之吏而春秋則就享祀典之祭示幽明一致也京都城隍又豈非其神之統歟其秩視亦可以推矣廟既落成乃碑而系之以銘曰 明王立國修垣堵臨制四海古所同保固社稷表無外壯觀山河那有窮兩京宏建直南北萬年鴻業肇 祖宗湯池鑿地淪海險金壁列雉造天雄自此而內爲朝市曹司邸第栖臣工自此而外爲郊郭閭閻田里居民農誰其主此辨方位爰有神真坤維中典掌職任既顯一守護防衛惟嚴恭郡情真僞隱莫究鑒察是否須明聽人心好惡分難狗子奪淑愿仗正

芳洲文集

卷之二

三

忠陰陽表裏實關係彼此感應宜靈通資神弼我所未逮故茲相方爲策官阜安民物本朕志宜達利澤由神躬神之可倚信不爽神之可託心至公凡民疾疫有禱禱期副虔懇避瘴痼捍禦苗患底康豫調順雨暘臻稔豐誘彼愚昧趨德善保我家國躋盛隆五兵偃戢塵弗起四境治平績愈崇推茲明我祠非過時乃昭神享當功廟貌崇嚴神所附安如磐石永如嵩

御製憫忠義肝之碑

景泰二年三月甲寅恭奉 聖母上聖皇太后諭比歲虜賊背逆天道率其徒旅數萬餘騎入寇京師 宗社

爲之震驚臣民莫知所禦一時智謀勇政之士出於禁衛羽林軍者有焉出於受命討叛逆者有焉又有出於感恩懷德恒欲報稱無由者焉出於親上死長夏知夏能素無所用其力者焉莫不於此感激思奮競以迎敵殺賊而死上賴 天地祖宗眷佑國家虜賊愧悔兼以懷懼 朝廷威德悉皆敗走而京師用寧天下以無事然聞阜成門外西南伏屍數千形貌已變其有父母妻子往收葬者尙以不可辨識而聽其暴露矣其無父母惠及於庶類然也今將士人等爲國家死難如此固不可不厚其恩恤而況獎勸忠義慰答群情尤不可以少緩願命卽西山麓間曠之地爲一大壙凡因戰死之骨悉取瘞之而附掌以在近官司修其時祭且禁侵犯之者庶幾有永不墜非徒慰答於既往亦以勸勵於方來朕恭 成命爰命有司悉遵所諭而賜名曰憫忠義肝并書其事俾鐫之石立於其上銘曰於 皇祖宗肇造區夏戡土百年服習戎馬南征北伐所向克敵功在國家威震夷狄勇死於志志死於義惟義所在遑恤厥體茫茫堪輿俯仰奚存山川星日孰可與倫凡形必化來續往過惟此忠義千古不磨豈但不磨泰華同高顯彼

芳洲文集

卷之二

三

偷生輕如鴻毛區區孽虜敢抗我軍以我加彼長風掃雲實資爾輩義士忠臣惟知有國寧思有身爾身雖陷爾名惟芳墳骸不別國籍則彰天胙乃後以繼以繩食爾之報世躋顯榮復命有司祀守爾坐毋俾侵奪境及幽靈豈徒爲爾且勸方來凡百有位視以勗哉人孰無死死貴得時全忠與義死以奚悲

御製大興隆寺碑

朕惟君天下以保邦安民爲先興善教以崇德宏仁爲重肆古帝王躬勤導迪之修德合天人之助遂至茂迎景貺於萬億年而益隆者亦惟在於此耳我國家自

芳洲文集

卷之二

聖

太祖高皇帝肇創區夏太宗文皇帝中興家邦至於列聖相承實同一道文德武功已宣揚於四海深恩厚澤復被冒於萬方雖堯舜禹湯文武之聖未有過之者也然不以道已至而忘陰翊之功不以治已足而忽默相之道故往往度地而建梵刹稽典而興象教深有契乎大易神道設教之旨孔子博施濟衆之仁者矣何其盛哉況乎京師四方所仰佛氏衆妙所宗則所以崇獎光大其教者尤不可以少廢此我祖宗所爲功業超乎古今德化被於遠邇致治臻熙皞之盛享國得長久之安而非近代所可及者是豈爲無補哉朕承宗廟

之重而撫國家之大夙夜兢兢思所以繼祖宗保邦安民之志非一日矣乃者相于都城得隙地於長安西街之北因命臣工垣而利之中爲大殿凡幾徙以衡殿門廡法堂樓閣誦息諸廬壯偉雄麗咸具四方之瞻文以臺壝鐘鼓旂花金玉供奉諸儀崇飾布列咸聳萬姓之觀至於列寶相如來之像皮金書大藏之經則又世之所稀有也所以然者夫豈有他乎哉稽諸佛氏之誓佛之爲道降福必先於有德之人祚國必篤於有道之世何也蓋有德者獲福之本而有道者享國之源中庸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芳洲文集

卷之二

聖

是降福必先於有德之人有合乎中庸之旨矣周書曰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爲尤久是祚國必篤於有道之世有契乎周書之義矣佛之爲道能福祈於有德有道如此則修其宮與像以崇獎光大其教也夫豈爲過乎哉工興之日材取於常用之餘而有司無預力役於常征之內而浮費有備人情懽懽成不踰時予以導迎景貺而祝宗社生靈無窮之福端有在矣將見國家底泰山磐石之安海宇臻民物雍熙之盛顧不資於此乎因命名曰大興隆寺復書諸石而讀之曰於赫皇祖宏建兩京

爲世立極 聖聖相承德與天合恩育群生號令起居
悉惠民情凡可錫福靡不經營肆天降康表厥敬誠維
茲佛氏西土聖靈懃善憫艱濟度迷冥有道使立有德
使興陰翊皇度臻于治平肆我 列聖是崇是繩爰建
梵宇于都之城闡揚其教資福我氓朕嗣天序服念在
膺圖保家國永底乂寧長安西街有地曠衡何以奠之
殿閣崢嶸如來法相是依是憑萬衆瞻奉如觀日星集
慶川至微福山增風調雨順道泰時亨千秋萬歲四海
入紱歲不識饑民不識兵於惟三寶曰佛法僧天長地
久佐我大明

芳洲文集

卷之二

誦

御製東嶽廟碑

朕惟天生萬物必資五行四時之佐而後能成生長收
藏之功君主萬民必嚴五嶽四瀆之祀而後能成惠養
莫安之政是故聖王之制祭祀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
大患則祀之觀於舜陟帝位與夫巡守四方必望秩於
山川武王大正於商必告所過名山大川之類是已而
況君爲百神之主國之大事祀又爲之首乎於乎君必
祠神以禮則神爲君於民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不獨禦
大菑捍大患而已神必庇民以惠則君爲民於神辨方
秋祀葉宮肖像不獨望而祭之過而告之而已此東嶽

廟所爲建於都城也歟天下之嶽有五而泰山居其東
民之所欲莫大於生而東則生之所從始故書稱泰山
曰岱宗以其生物爲德爲五嶽之尊也廟而祀其神於
都城之東示欲厚民生也國家祀典於凡山川之神春
祈秋報既享祀於郊矣然惟天子得以親之而非民庶
所得瀆也士女車從來尸來宗得以盡其禳禱之私於
歲時者獨非有所望于廟乎乃詔有司治故地於朝陽
門規以爲廟中作二殿前名岱嶽以奉東嶽泰山之神
後名育德俾作神寢寢前爲門環以廊廡分置如官司
者七十有二各有職掌其間東西如殿者四以居其輔

芳洲文集

卷之二

誦

神之貴者皆肖像如其生廟之廣深凡若干畝爲屋總
若干楹壯偉宏麗稱其神之所栖蓋經始於正統十二
年五月某日而落成於某月某日材出於公素備工用
役之常賦而民無有知者歲時致以香帛冀神運其生
生之機於無窮亦順民所欲之一也乃勒祝之辭於石
曰自昔帝王建國分方封嶽維五以奠厥疆神各受職
入陰出陽運機膚寸贊化彼蒼蒼有若岱宗峻臨陽谷出
雲敷雨不涸而速何枯不春何焦不沃宏帝之仁錫民
之福其在五嶽專職發生蒼龍青旂八極遊行成長咸
養資其葉萌凡百有就實茲靈 秋視三公嶽孰爲首

曰惟泰山獨鍾神秀徠新甫峙其左右威效乃長以相以佑神昭其澤雖曰自東民之沐之四海攸同望祭有典豆邊既豐神之享之惟鑒予恭都人小大皆感神惠巖巖莫瞻衷情曷慰予允念茲乃詔工吏爲神築宮城之震位上以祠神下以順民民爲神式神與民親佐其孝弟弭其苗屯副其禱讓昭神之仁有堂翼然有像儼若神之臨之如在岱嶽匪徒庇民衛我郊郭疵癘弗興兵役不作人理其陽神司其陰陰陽表裏同此一心思生之道惟神是謀以爲神職神可不任宜陽而陽宜雨而雨神之在山則應下土惟惡是奪惟善是予神之

芳洲文集

卷之二

在廟則翊予虔

芳洲文集卷之三

序

泰和陳循著

金陵陳氏世德錄序

臣循伏讀金陵陳氏所錄高皇帝遺文共六篇藏于家者有以見聖人好賢樂善不自滿足之誠心雖虞舜好問好察取諸人以爲善成周所寶惟賢望道而未之見不是過也此其所以疆域四海帝王萬世有非其他所可及歟五篇其一方欲削平僭亂之初所與中行陳先生書期以伊呂孔明事業其辭旨謙而切餘皆卽位芳洲文集卷之三
改元之後手勅祭文所以恤患憫災勞問傷悼於先生存歿者爲甚至也於乎先生以一布衣退處丘壑若將終身而有得於大有爲之聖君如此夫豈片善寸長備於身者之所能哉先生德業盛矣得君無以加矣一辭供奉司丞三辭翰林學士一辭中書左丞一辭禮部侍郎兼宏文館學士一辭太常太卿一辭禮部尚書一辭錄用子恩恩愈隆而辭免愈切其事業固伊呂孔明其出處則子陵希夷可謂迹窮道達之君子也其於所謂往而不返溺而不止之各偏於一者相去不甚遠乎先生名遇中行其字其平生載墓文數十年以予子

恭賞蒙 朝廷推恩贈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工部郎中
再贈中議大夫贊治尹大理寺右少卿配贈宜人再贈
恭人皆賜諡命榮於幽壤恭既爲是錄矣復以先後所
得二代諸辭又若干篇繼之而附當世名卿大夫縉紳
之士之詩文爲陳氏作者於後使覽之者足以知其源
流而屬余爲之序於乎先生之心所欲達者固在於道
而不在於迹然道苟達矣迹安得獨窮哉能窮其生而
不能窮其歿能窮其迹而不能窮其名能窮其一人之
身而不能窮其後世之子孫皆於是錄見之爲陳氏之
子孫苟因是錄以承祖父之心因其心以務修其德而
芳洲文集 卷之三 二

胡氏世友志序

饒之餘干胡肅子儼輯其數世交游詩文之爲胡氏作
者各之曰世友志以視予求一言古之君子其交也以
義故其見於文詞雖子孫猶知寶之後之交也以利故
利竟則當時尙不復相顧念況其後世者哉甚矣義利
之交不可不慎所擇也胡氏之先有希顏者仕宋爲兩
浙轉運司同知與謝疊山張孝忠諸公相友善北兵之

南侵也希顏與疊山等謀舉兵匡王室師敗孝忠死難
疊山與希顏書有曰國之忠臣但欠一死欲其速死以
成大節其可謂義交矣宜其書存而爲子儼之所寶也
子儼寶之而錄志之首以爲使其後人觀之不獨有以
知其先世契好所在且有以見古人之所以交者無他
焉由是興起於義可也子儼之存心亦良矣唐柳子厚
記其先友六十七人於其墓碑之陰其心欲著其父雖
不顯而所交皆天下之善士而已今胡氏世友志有疊
山危太朴諸公及今名卿大夫士之詩文其人固亦皆
天下之善士而其言之足爲世勸若疊山之所以望希
芳洲文集 卷之三 三

端

栢臺春雨詩序

監察御史泰和曾蒙簡余友前翰林侍講學士鶴齡君
仲子也嘗與其兄蒙啟隨其尊府讀書京師蒙啟名序
首以明經舉宣德第一榜進士由行人擢禮部員外郎
君既謝世蒙簡復以鄉貢舉正統乙丑歲賜進士出身
第一人遂擢監察御史余嘗竊羨曾氏父子兄弟之榮
於一門者何其盛哉君之舉進士於永樂辛丑之歲第
一人也繼而蒙啟兄弟相承起於宣德正統之間可謂

三第一矣不謂之盛可乎是雖本於君之善教要亦蒙
啟兄弟善學之所致也則教與學君子所以裕其後而
植其身者固豈可以少哉況乎以詩書爲世業者哉蒙
簡旣爲御史日以不忝其職如古人者爲務務不忝其
職如古人卽所以不忝其先也乃取朱博列栢御史府
之義繪栢臺圖名曰栢臺春雨以自比其所存所施而
務效而及之或疑以爲御史列栢府中取其風霜高潔
之意取之固當而系之以春雨則有所未解也不知蒙
簡之意蓋又有所在焉君子之心使人畏莫若使人愛
使人敬莫若使人服執法不屈惡惡不貸固足使人畏
芳洲文集 卷之三 四

矣然非濟以仁恕則人無所措其手足惡能使人愛耶
正已不回循理不悖固足使人敬矣然非施以公平則
無以慰人之心志惡能使人服耶傳曰仁者愛人又曰
以善服人此愛人服人所以爲賢也栢臺肅政所以使
人敬而畏也春雨澤物所以使人愛而服也此吾蒙簡
所爲圖此以比其所存所施而務有以效而及也余惡
得不序以相其成也爲賦者尙有以副余也

送南京禮部尙書王先生序

朝廷建兩京其設官之制無間南北然百執事之任於
南京者固難其人而尤莫難於任六卿蓋根本之地

朝廷所倚託以維持其大綱者亦有在於此非其他所
可倫宜乎六卿之任爲尤難也二十年間任六卿者恒
備其一二耳多出 先朝舊德或老成重望之君子非
此則寧闕而不注以是近數年來六卿任南京者無一
人焉此其爲難於任用也何如 皇上念不可以久曠
其任乃簡於百執事之在廷者得禮部左侍郎臨川王
公曰此老成重望者也特拜南京禮部尙書 命下之
日朝野相懽咸以爲天下之至選循實竊觀公之所以
老成負重望也非一日矣 太宗皇帝龍飛之初首選
進士四百七十二人而選其尤長於文翰之士得二十
芳洲文集 卷之三 五

有九人特 詔冬官給第宅光祿供膳有司具以膏火
之費俾入秘閣盡究古人之書以補助其不足期其文
學才德必至於古人所就而後已自是歷 仁宗 宣
宗之朝至于今正統五年二十九人之中始終不離乎
館閣之職者今吏部尙書秦和王公國子祭酒致仕安
成李公及公止三人耳後三年之內秦和王公李公皆
相繼出惟公一人尙在館閣漸涵浸漬於文翰之場者
凡四十年旣而又佐春官以典宗廟朝廷之禮者凡五
年四方縉紳大夫之所歆豔經生學子之所企慕文人
才士之所願見而卒不可得者何限此其爲老成重望

也又何如然則公之所以簡拔於今日者夫豈偶然也哉泰山千歲之木必棟大廈而後可移普天三日之雨必蘇大旱然後可施循於王公之遷尚書亦云不然四百七十有二豪傑之士官得賸於六卿無負先朝之儲養者何獨先見二王公哉公之赴南京也尚書金公右都御史陳公大理寺卿虞公侍郎楊公副都御史丁公曹公大理少卿張公寺丞李公蕭公以循同考試所取士調宜爲序贈行循何足以爲公道哉書此以致款盥企慕之意且塞責耳

宋雙峯舒先生文集序

芳洲文集

卷之三

六

宋隆興府之靖安縣有姓舒氏諱邦佐字平叔號雙峯先生者今嘉興府知府守中十世祖也先生淳熙八年進士蚤年嘗於晦菴蔡軒有從游雅肆元翰林學士承旨圭齋歐陽公元稱其爲文本領既正氣象自好今所存藁九卷可見又稱前七卷雖四六然而雄渾者不囁強清新者不雕剗後二卷雖詩賦雜作而其意度睿容格律深妥粹然有德之言於平非圭齋不能識且爲此論亦名言也守中尊府富順知縣有常得是藁於家傳藁之鈔梓屢矣守中復欲鈔之而以屬爲之序余序有過於圭齋之論哉序無以過圭齋則雖不有可也然守

中欲壽是藁於無窮序似不可少矣古之君子欲上有以永其先傳而下有以啟其後承將安所庸心哉亦惟於其文獻焉耳孔子嘗病文獻有不足徵亦此意也舒氏自宋至今以文學仕宦者世有其人而文足徵又有若先生所存藁庶幾乎免孔子之所病矣於乎不有先生於前其何以啟今日不有有常父子於後又何以承於其先哉故余之於此藁雖無以過圭齋之論而有以爲舒氏歆豔之矣守中名敬永樂辛丑進士自兵部主事擢今官先生之澤不其遠乎

送太常少卿魏公仲房赴南京序

芳洲文集

卷之三

七

皇上繼承大統以爲天下之治當用天下之賢圖之是以旁求之意惟日不足明詔既屢下矣間又下詔凡任藩憲及州郡者必須三品以上廷臣舉賢材者補焉尚書暨都御史而下皆難其人自春徂秋未有以一應者詔雖甚切始各薦其屬及所知凡十九人蕭山魏公仲房以考功員外郎預焉咸以爲魏公之被薦合乎衆論公初以舉鄉貢起家自華亭學官補太常博士凡國家舉百神之祀公獨相事秉虔久而不渝比遷考功則以廉慎自持而濟之以疏達人之賢材與否經其權度判然自白則其被舉合乎公論非耶十有九人奏名

之日多領侍從藩憲之摺 上閱公名獨曰是嘗官太常清謹者其以爲太常寺少卿蓋又超乎衆人之所薦者於乎榮哉孔子嘗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公之自學官遷博士自博士遷考功以見知於少傅廬陵楊公自考功膺求賢之舉以見知於六卿及都御史至選少卿則見知於 上矣使誠無可知之實焉雖見知於一人且不可得而況於衆人乎而況於 朝廷乎古之人以有事於宗廟爲榮其所謂有事者未必皆如今之博士少卿所執未必皆若卿大夫天子之所薦今公兼有之矣其榮爲何如哉君子之所榮者不在得其所當

芳洲文集

卷之三

八

得而在盡其所當然公之居官其既往已如此而方來有不然乎將赴南京其同官諸君子相與屬予言以爲贈公嘗同考鄉試會試而予公考鄉試所取士也敢愛不腆之言於其行耶然又何言可也書此以塞責耳
宣德七年八月甲辰

送國子祭酒李公致事詩序

自古名卿才大夫士得遂其志意以進退與否關乎國家氣運之隆替也蓋氣運雖賢而才者宜進而進其進也無所壅宜退而退其退也無所過然非有 明天子在上則不足以致之 聖朝自永樂來四十餘年名

卿才大夫士之得遂其志意退者不可勝計而以國子祭酒致事去者才三人焉三人之中其二出江右江右二人其一人又出吾吉郡蓋安成李公也於乎祭酒人材之模範斯文之圭臬所謂大司成非其他卿大夫之比天下視祭酒於卿大夫中誠如視星之斗水之江漢不可得而多也夫星之斗水之江漢雖不可多得而得然未嘗一日無至於祭酒在卿大夫之中苟非其人不授則有時而或闕嘗觀天下有以多爲貴者有以少爲貴者以少爲貴則祭酒在卿大夫中貴莫禦矣而得遂其志意之少如吾李公則其在祭酒中可貴又孰之能

芳洲文集

卷之三

九

禦耶余嘗求公之以少爲貴矣方舉永樂初科進士以預二十八人之選讀書秘閣其後盡永樂之歲進士凡八科不下千數百人其間列官卿大夫者不少而自刑部歷職翰林以至祭酒惟公二人而已公又兩爲學士少孰如之今 天子御經筵公既得列講官比爲祭酒會重新太學成 車駕臨幸公親授承 賜坐講經於翼倫堂其有光於斯文甚大太學諸生常至數千餘人自公作學之後以其所業貢於鄉會試於禮部其八郡及天下之士不爲少矣中選之日出於公之門者恒幾其半且在選首其有益於人才甚多夫士誦詩書以爲

業修仁義以爲行少而習之於家壯而用之於國老而儀刑於天下此士所願欲也然有習於家者或未能用於國用於國者或未能儀刑於天下亦理所恒有也況用於國儀刑於天下而又有餘力以歸儀刑於其鄉則勢所恒無矣今公於士所願欲者皆備於所恒有者無於所恒無者有其有得於天道甚厚凡此三者又世之所尤少而公兼之公雖不以自貴而人之貴之者自有不能外也於公還安成也繼其爲祭酒者泰和蕭君孟勤相率官太學諸君子酌酒賦詩饒於都門之外而以余辱交公三十餘年調宜序以引之故爲之書

芳洲文集

卷之三

十

送陳先生知惠州府詩序

皇上數念民生休戚係於守令賢否間命左右三三大臣六卿正貳及都御史各舉所知除兩制不動外無問侍從國學與其司屬凡百執事惟賢而已於是少傳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泰和楊公少傳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建安楊公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臨江金公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永豐曾公暨工部侍郎吉水羅公合詞首以余陳先生爲對時與先生同被舉者二十五人而爲先生舉者獨衆此其賢可知矣 命下得爲惠州知府學士

天夫及縉紳之重先生者皆賦一詩贈行以循先生典教縣學時弟子員也俾序其首簡知師莫如弟子此循所爲不敢辭也於乎先生是行循有竊喜者三 聖朝用人必先於儒一喜也生民獲蒙儒者之惠二喜也始循恒慕先生天性孝友才堪牧民嘗以有所薦矣既而少傳泰和楊公侍郎羅公亦薦先生可用有司拘於職專訓誨之例屢寢其事上賴 天子聖明勇於變通先生始得展其素負於今儒者自此不壅滯矣三喜也然則循之所竊喜者豈獨爲先生一人之私耶先生名顯士希其字家建寧之浦城自洪武中以明經領鄉薦爲

芳洲文集

卷之三

十一

廬陵縣儒學教諭侍郎羅公爲弟子員時也既丁艱服闋遂收泰和秩滿泰和諸生思其矩範相與乞還於朝命陞教授掌其學事數月召還改任北京國子學正九載增秩視正八品掌學正事蓋今復九載矣不然超擢亦所不免而循獨於是爲先生喜者非以儒者自此不壅滯耶先生爲人端而雅和而厚通而密惠而恕所以淑諸生者既皆效矣所以惠斯民者其非自茲始耶敢述先生履歷德善以告惠州之民且以爲其得守之賀

宣德五年冬十二月丁卯告

送陳先生罷官還泰和序

鄉先生宗兄直夫既罷官將歸也葛巾野服熙然踵予門而告曰吾所以得至此者子其知之乎方其出而仕也如放舟於江湖之上烟雲浩渺杳然其莫知所止矣不幸或值蛟鼉之出沒風濤之洶欵當是時視其命若

在須臾者尚敢必其復有陸走之日耶今病且老矣賴天子仁聖矜憫全活俾得退休安閒以養餘日如乘舟之得就平實何其幸耶嗚呼公可謂能知止矣公在

太祖高皇帝時自太學以明經領薦爲第四人時京闕

士五十人者蒙恩免會試特賜進士出身公其一

芳洲文集 卷之三 主

焉授湖江部主事爲地官屬焯然有能聲未幾以詿誤去會慶王求儒術士有司請授以公公往開陳善道深有裨益有欲奏以爲長史者不果繼用知者薦授海寧知縣丁艱改授江陵兩縣素稱難治公爲之有廉名而無弊政至今其民仕者猶有嘖嘖爲予誦曰美哉陳侯之爲令也嗚呼公可謂能得民者矣其去家而仕也三十有五六年一旦去之而於榮利漠然無所顧累其又真不羈之士哉而其平生曠懷雅度遇知已輒相與傾倒雖累日不厭也今公歸矣日與鄉人故舊臨清流以自適蔭茂樹而其休觴詠倡酬超然於物之表而向

所謂若江湖之險不能介於其心矣樂哉吾兄故於其別書以識美

送蕭通判汝奇之任大理府序

余與蕭氏家同里閉記髫髻時與汝奇尊府所芳甫交游里熟相得迄今五十年矣余濫官於朝者過半然無所補負愧良深而所芳甫雖未獲霑一命然教其子以學如汝奇之早出爲時用者其將來之卓卓詎有涯哉此余所爲媿不如所芳者在此也汝奇質甚美年甚富且志於造詣者甚遠且大足以副所芳甫之期望矣正統戊午以明經舉江西鄉試明年預教官選不就請入

芳洲文集 卷之三 主

太學期舉進士未幾以精書翰選與中書舍人同事近例凡與中書舍人同事有年勞者皆得量材授職汝奇將授官時竊語其知己曰吾素用心力於舉進士今乃不待成功而釋褐於書翰負吾志矣欲棄不就以圖成其初志知已者勸之曰士志於遠大者不論所入之塗何如而論其守之職業有盡有不盡也所入之塗偉矣而守之職業或有所未盡是爲名浮於實君子有不貴焉所入之塗雖不逮人而所守之職業誠皆兼盡而無遺光明而俊偉則爲實過其名有不取重於君子哉且士貴於安命在我者能安於命則在人者不足較矣汝

奇聞其言而善之拜 命之日得雲南大理府通判蓋
自太學釋褐如汝奇者二百餘人量材爲序汝奇爲第
六人其爲良可知矣於其行也其同窓友刑科劉給事
中誠之相率鄉邑仕宦君子於余屬文爲贈余於汝奇
賢父子有契好如此則誠之之屬文舍余而誰宜哉大
理雲南大郡以子之志之材又能推平日之所講論理
道佐理其間爲之固不難矣但升高行遠此爲卑近所
自始要之不可以不慎且勉也故書以爲之序

送知州柯君啟暉還吉水序

自昔守令爲民而置者也守令何以爲民而置蓋民之
芳洲文集 卷之三 南

情孰不好逸而惡勞好得而惡失好飽暖而惡饑寒奉
天而主民者知其然也故爲民置守與令焉使之施其
所好遠其所惡成順其逸與得飽與暖拯卹其勞與失
饑與寒置守與令之意如此則爲之守令者必有以副
之而不拂然後爲不孤其官也何爲能副其意而不孤
其官動於中者思無所違於理而後發於外者冀有以
庇於人而後已民有不逸不得不飽暖而勞且失饑且
寒者未之信也今之爲守令者有此與否何由知之徵
之於民與士君子而已徵之於民上也徵之於士君子
次之何也民受其惠民誦之也民被其毒民怨之也非

徵於民爲上也歟士君子之好惡固爲可信然安保其
無一毫之偏陂於其間哉此徵於士君子所爲次於民
也世往往有取悅於士君子以求譽於當時而不務取
悅於下人以求稱於所職其爲惑孰甚焉古之人以撫
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上上者其知務取悅於下人以求
稱於所職者歟予心慕之而恒以不得見爲歉池陽柯
君啟暉自給事中擢知州以選擇爲永新吉水二縣久
矣啟暉有材能之士也誠用心於民以副 上置守令
之意民無有不被其惠也今年以滿六載來考績於吏
部書最而歸吉水之士在京師者相與於子求文爲贈
芳洲文集 卷之三 圭

止齋陳先生輓詩序

正統二年八月余以喪制還家數日間止齋陳先生疾
革亟往視之時先生已艱於言矣諸子孫皆環侍左右
泣下不已余執其手請曰先生知余誰乎但見首點而
已余亦悲不自勝又明日遂謝世時月二十有九日也
嗟乎余之歸也賴有先生可親炙耳今復如此余安能
不悲也先生既葬之若干年其仲子直以福逮按察照
磨得致事南還乃集大夫君子所爲先生輓詩謂余宜

序其首於乎先生德望足以取重鄉閭儀度足以示法
俊秀恂恂謙恭怡怡孝友庶乎孔子所謂施於有政是
亦爲政者也而況享年八十有五四子十孫曾孫如其
孫教其仕而得祿者又足以奉榮養可謂克備五福之
君子矣銘其藏以垂示無窮可也顧何憾可以哀輓耶
君子視善之在人者猶在於己已之善爲之恒不自足
人之善好之恒不忍舍其爲惓惓之意一也則夫大夫
君子之爲先生輓詩豈非出於好善不忍舍之情哉夫
世之有善人君子猶時之有春風和氣春風和氣長在
人固無不欣欣然者一或失之不能無慘戚之容矣先
芳洲文集 卷之三 夫

送刑部尙書魏公致政還南康序

士得至於公卿大夫之位可謂極矣不咎兵走海外則
必上佐 天子以和萬民於朝據誠盡瘁斃而後已此
臣子職分之所當爲非可以爲過也上賴主上仁聖天
下太平夷狄賓服民物阜康士大夫於此時若無所用
其力進退得以遂其私之時也夫得以遂其私亦必有
其道焉進以禮退以義所謂道也世固有難進而易退

易進而難退者此論君子小人之情未可以謂於道盡
爲當然與否惟進不乖於禮退不戾於義而後爲得其
正此刑部尙書南魏公所爲決於致政而去也歟公
舉永樂丙戌進士擢爲監察御史前後幾二十年而後
獲遷湖江按察副使自湖江被召入署刑部右侍郎事
而後獲遷河南左布政使自河南被召入署刑部左侍
郎事未幾實授復遷尙書前後又二十年合乎君子難
進與不乖於禮之說矣其爲人也剛果而宏毅穎敏而
闡疏其居官也端重而易直和厚而平恕屢奉
聖書安撫民庶修飭邊疆所至克稱 上旨蓋六卿之

芳洲文集 卷之三

七

中磊落而傑出者也古今之典七十致事 聖朝於未
七十而有疾者俾亦得如之蓋忠厚之意也公雖未得
引年而以疾得請致政焉非合乎君子易退與不戾於
義之說乎縉紳之士與公有鄉郡之雅者將祖饯於都
門之外而預屬余文以道公所以進退之意夫士大夫
進退得其正者夫豈偶然之故蓋遭遇夫 皇明在上
之所致也公之歸也誠不忘其所自而思祝頌太平之
功以報稱於無窮然後爲無媿於始終大義故并爲公
言之不知公意以爲何如

顯慶堂序

吾邑石岡里蕭自誠先生歲八十之明年其子河南右布政使省身以居官三載考績於吏部書最屬 聖天子舉行故事京官但考稱所職者得給 誥命併封贈其父母職方面者如之惟封贈則九載稱而後得省身例亦應受誥命於是伏闕上書請曰臣得事 陛下者皆臣父之教也臣父年今八十有一顧無以效犬馬之報臣願辭臣誥命乞援京官之例封臣父以臣向所任郎中之職 天子嘉其能篤於親特封先生省身今官蓋又超出乎恩例之外者非 聖朝之盛典斯文之美遇歟 恩命既下士大夫之在朝列者莫不爲省身慶

芳洲文集

卷之三

本

因名先生所居爲顯慶堂嗟乎世固有顯而慶或不足者亦有其慶而未顯或顯其身而未能及其親皆不得爲顯慶如省身於先生其真可謂顯慶者歟其固出天之所命而亦豈無自而然耶先生爲人謙謹淳篤未嘗一語及人過失每以其學爲里塾師人無少長咸尊稱之爲老先生而其諸子若孫亦皆溫溫謹厚克肖先生先生所以刑于家者如此則其獲於天者有不慶且顯哉其理載諸易書可見吾知先生褒衣大帶以席鄉鄰衆賓之右言必足以啟愚動必足以範俗有不徒顯慶而已也士大夫既名其堂矣而未有爲序其事者翰林

侍講余公於省身有通家之舊調予宜有言焉以予觀之蕭氏顯慶將不止於此者姑序其已然者如右其未然者尙有待也

送禮部主事龍叔榮南還序

余與龍叔榮未弱冠時同游鄉校頗相善矣又十餘年同領鄉薦相好益深余雖竊祿於 朝君留家居然其心之相好不係乎迹之相遠也又十餘年君始來游太學又數年擢禮部主事余復得與同朝於今又十年矣追憶往時同入鄉校有如余與君者四十餘輩今皆物故殆盡間有一二存者又多晤散不常獨君與余前後

芳洲文集

卷之三

九

四十餘年出處無甚相離可不謂久要乎今君以謝病歸而余竊祿尙不知止則有愧於君也多矣於其去也鄉邑斯文親故以余與君相舊如此宜有一言以道其意夫以知止之心而受不知止者之言宜無所益而有所可厭也然知君非余或有未能盡余安得而避不知止之愧以薄於久要之友哉余與君同出處四十餘年其間所就君實倍於余焉蓋君之美有四起家自鄉貢釋褐自大學歷官禮部祠祭儀制務贊春卿以播材譽一美也仰賴 皇上推恩視其官品贈其尊府爲承德郎禮部主事其母與配皆爲安人於古所謂顯親之孝

庶幾有之二美也克教其子以學有如文者以明經舉進士爲 聖天子初科第三甲第一人官至中書舍人父子同朝一時罕比三美也歲未至於引年而有退休之時視其他之易進而難退者爲得知止之道四美也持此四美豈不倍於余之所就者哉豈獨倍於余而已矣歸以爲其鄉榮殆有莫之能禦者也故於其行書以爲序

曾氏螺山水木本源圖序

吉之廬陵城北螺山之麓有地名烏泥坑前吉安路推官曾侯守一之墓在焉蓋廬陵多佳山其尤勝者有四芳洲文集 卷之三 手

曰天獄瑞華城岡及螺山也烏泥雖在螺山之麓而實四山間之平原侯之仕吉卒葬於此墓歷二百年來歸然尙存侯爲有德於郡人也何如侯諱貫之守一其字號曰省菴子孫從侯之葬遂家於吉其有仕於四方因家官所而簪紱相承不乏者尤多若侯之子大隱爲新會令新會之子小隱歷績溪進賢兩縣主簿家進賢之并城遂爲并城人主簿之子復初爲烏岐務提舉提舉之子伯儀 國朝洪武初以舉明經爲開縣主簿遷安岳縣知縣調榆社縣再遷禮部祠祭郎中郎中之子烟字尙昭舉洪武乙卯鄉貢授繁昌縣儒學教諭旣而歷

郡學教授晉府奉祠正長史至宣德間遂入侍於 禁庭及是子某亦授南昌郡學教授猶子某授某處儒學訓導其他力學駸駸於顯庸者尙多侯爲有慶於後人也孰禦惟其德被於郡人也深故其慶流於後人也遠亦理之必然者尙昭之侍 禁庭日以堯舜周孔之道進講 上前清德博學深見 眷倚士大夫無內外遠近皆稱之曰先生先生自曾大父主簿公家進賢以來連世皆沒於官不得躬展先隴遂莫知推官公墓所在先生生甫十二歲孤賴母宜人之教有立雖有譜系足以究知先世之事然獨官守五十餘年徒增慨慕而已芳洲文集 卷之三 手

每遇吉士大夫輒訪問其螺山之墓辭意悲切足以感動乎人遂因有聞於其族姓之在吉者正統十三年夏吉士曾暹於先生爲叔行知先生意乃定京師爲道其詳先生大喜由是數十年來寤寐之求一旦而遂自非精神感通之至其何以臻此然先生於今又非如昔日羈於官守之比雖欲躬拜墓下有愈難者乃具儀物奉歸以供祭祀而命子姓居并城者歲時往省謁焉先生其真務本之君子哉昔年三王之祭川也先河後海有子謂行仁必自孝弟始此皆聖賢之務本也於乎清猷之美始於耒耜黼黻之美始於杆軸苟無先德孰敢後

昆此淮南子白居易之言君子所爲有取焉唐王師範亦曰吾敬桑梓所以教子孫不忘本先生皆有以味其言而蹈其行非務本之君子而何先生懼無以示子孫乃繪會氏螺山水木本源圖使寶藏於家庶知所務以循郡人宜悉螺山之事屬爲之序循七世祖渙齡府君元初爲吉安路儒學教授計當與推官公同時循雖不敢謂與先生有同而心敬先生有素敢以蕪陋辭序哉遂書此以塞責

送陳公宜之任應天府丞詩序

余與公宜雖皆太和陳氏公宜之先系出於諱暉者蓋

芳洲文集

卷之三

三

五代時自金陵徙余先世則出漢文範先生六世孫晉長城令達元初自廬陵徙自金陵者世遠而子孫衆然莫過於公宜柳溪之盛至於科目仕宦亦莫過於柳溪之衆且盛姑以國朝言之公宜伯父洪武乙丑進士監察御史仲述仲述之子永樂辛丑進士廣西按察僉事公延公延之從兄弟台郡教授公餘福建按察照磨公培金華訓導公榮而公宜則正統壬戌賜進士出身第一人今以工科給事中遷應天府丞不謂之衆且盛過於其他可乎嘗嘆世之人往往有得一命者其父兄與子弟輒恃以凌暴其鄉里漁利自資而柳溪則不

然此又有以見其過於他者余之再南還也公宜尚在弟子食刻時余友王君孟堅以按察僉事提調江西學校素號知人因問以余鄉邑俊秀孰愈孟堅首以陳宜爲言既而果舉鄉貢爲第二人爲賜進士出身第一此固由其力學所致然亦本於有所承而然也其仕京師數年公卿大夫以及同朝縉紳之士見愛厚而延譽於公宜者無間遠邇蓋其溫雅端厚謙慎有爲有以得於人者亦非其他可及茲又孰非有所承而然哉余與柳溪其所從徙雖殊然連世辱公宜伯父仲亨先生昆弟親愛及先生之子姪公餘公培公厚善見於交游契好文翰之間雖同所從徙者不逮況又見親厚於公宜有加於前者哉夫世之相與者係乎義何如耳不係乎親疎遠近也義存雖疏且遠亦合義亡雖親且近亦將相視如路人焉然則余與柳溪其義之存亡可見矣故於公宜之赴應天將有數千里別不得不以爲言監察御史曾蒙簡公宜嫻家也相率所厚善者作詩贈行而請書此以弁於卷故爲之書

文會詩序

吾邑之士歲以明經應鄉選者恒數十人而克捷者亦往往十數焉自永樂甲午以迄於癸卯四科凡六十人

有奇可謂盛矣其未及就禮部試者尚三十有一人梁叔蒙叔車袁叔景蕭仰善羅崇本某某又皆有志於厚積博發者歲之乙巳相與聚於南平之上其論議相資問辯相發成藝有以造其極其於孔子所謂以文會友之意蓋庶幾焉豈獨爲進身之計而已哉然又以爲學而不仕非有用之學也況皆已歌鹿鳴於鄉而可以不勉耶乃又取宋王元之觀廷試進士詩中四句爲韻而登其二各賦一詩以識期勉之意詩成引酒相酌或美以爲文會於乎何如其所謂文會哉間巷田野之間尊酒相聚無不有其樂而文字之美或寡焉黨庠術序之芳洲文集 卷之三 南

宣德九年春二月書

送楊孟實還太和序

楊穆孟實攜其弟燕來自泰和省其尊府少傅先生於京師之明年奉先生命歸守先塋鄉邑斯文君子之愛重孟實者謂於其行不可無言且授簡於予曰子宜爲之古云行者以贐禮也贈人以言仁也先生清德淑行高文奧學自有以示則於後生俊秀顧爲其子而有待於他哉夫授簡於予者其意亦有在也以予親接先生猶邇故也予何言哉請舉先生之德之行以爲吾之禮與仁焉然孟實於先生蓋尤邇於予者聞詩聞禮伯魚所自得於孔子予何言哉夫能謹家教者賢子弟之事芳洲文集 卷之三 孟

重之公然不贈言則已必欲有言非責善不可也責善亦朋友之道也孟實其以爲何如哉

尹原昌詩集序

贈文林郎監察御史尹原昌甫既沒之若干年其子崇高輯其平生所爲詩得什之三四錄爲一卷以屬予序將寶藏之於家原昌甫性嗜學於書多所講讀且通當世之務口徜徉於山水之間尤喜作詩凡其志之所存所適與夫物理之所感觸光景流連人事代謝一發之於詩焉其詞婉而益清其學遠而有據幾有古作者之意予讀之愛玩不忍置惜乎不能盡得其所作而僅見芳洲文集

卷之三

美

其遺餘者耳詩者志之見乎聲文者也咨嗟詠嘆皆足以知其志所謂可以觀也予雖不及識原昌甫而即此槩可悉其平生矣何必得其容貌舉措而後爲知其人也哉公之子崇高毓高皆讀書有聲稱於鄉郡而崇高則予所與舉進士者也爲福建道監察御史原昌甫所以貴於乎視原昌甫所爲之詩又驗其有賢子如此何必及識其面而後爲知之哉或謂原昌甫有才智而不及見於用以沒此賢者不必貴之微然卒膺褒典於既沒則不必貴之言豈盡然哉予不識原昌甫因是詩而知之故爲之序將其後之子孫有不因予言而益實是

詩以慕其德於無窮哉

送趙僉事序

少時嘗見郡縣間有按察僉事行部將至數日前公私之間強穢者悔未馴良貪墨者悔未廉潔百方思所以掩其過戰兢惕厲惟恐見知以速戾于身也亦見有行部者固亦所謂按察僉事雖日臨乎郡縣而強穢貪墨者恬無所忌恣爲自若此豈下人之心有敢易視於上者哉亦在上者自有以來其易視耳按察鋤強植善爲無不得者也使人畏憚能使人易視在一舉措間耳自使府以至儲作之小司有藩臣以及奔走之小吏

芳洲文集

卷之三

美

近而城郭州里之間遠而間巷田野之外有所至焉必詢所焉必聽聽焉必行行焉必公是是非非善善而惡惡必無苟焉以止斯人畏憚之矣能使人畏憚者爲能舉其職也反是則人將易視之而不知畏人不知畏而爲能舉其職者乎吾見官按察者多矣而能使其下入畏憚之者獨少蓋其涉憂患者避事寂無所爲寡練習者臨事暴而失常然則按察之舉職者誠難矣哉歲之丁未河南按察僉事有關天子選於御史之歲滿者得南海趙純懷智遂以是官俾往補焉將行其嘗所同事者相與求士君子賦以送之屬予爲序初懷智與

予同年舉進士遂擢御史屢出按京師及外服卓然有聲稱於君子有德惠於細民而爲豪奸巨蠹所側目焉以是而僉憲於河南寧有不舉其職如予所云者哉吾聞河洛間巷田野之間豪奸寇竊又比比懷智惟務有以去之斯亦足以慰人望矣予恃同年且相好也故敢盡言如此懷智其必不拒

贈夏主事公瑾序

吏部爲天子進退百官之司也其何所據而進退之其屬曰考功者於凡庶職之任三載六載九載而來皆得以其所上覈其勤惰修否謂之殿最於是陟其最黜

芳洲文集

卷之三

三

其殿以示勸懲於百僚焉即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之法也然則其所任者不其重且要歟所任既重且要而受任於是者苟有毫髮不明且慎而謂能公衡鑑之精未之有也夫不能公衡鑑之精於已則將顛倒是非賢否於人居其上者將焉所望以爲助耶故考功者吏部所資尤多尤爲難稱其職者也庶職聽覈實於考功考功聽覈實於吏部覈之而稱所職斯爲不愧於其官矣公瑾名瑜世家姑蘇以明經舉進士遂授吏部考功主事居官勤敏練習焯有材譽今滿三載得書最於上官其同友郎中畢君相率僚屬文於予爲贈夫贈云

者欲有以增益其善也古之君子窮達皆貴於有友相增益其善窮而學也有友增益其善則其積於已者愈宏達而仕也有友增益其善則其及於人者愈博畢君之於公瑾欲有以增益其善也如此公瑾誠益勉焉無意將其名秩之崇於身固不止於今日而其善美之被於人又豈可以一二計哉予重公瑾之美與諸君之屬而特爲之云

宣德九年春二月望

贈南京太僕寺少卿鄭君序

四明鄭君復言自禮部祠祭郎中滿九載超遷南京太僕寺少卿將行其同官及交游君子相與於予屬贈以言

芳洲文集

卷之三

三

鄭氏父子兄弟數人皆出而仕以官爲家予來北京與君之同產弟雍言同舉進士因識鄭君蓋君在永樂初已擢林環榜第爲祠祭主事數年矣其後自主事遷員外郎自員外郎遷郎中皆由上官薦其清謹淳篤故不待滿九載夫不待滿九載而遷固有以見君之賢矣而在祠祭二十餘年始得遷太僕者何耶京師庶職有材能者皆足以任而祠祭爲有事於郊廟百神之司者非先清謹其何能稱然則鄭君之淹於祠祭者所以爲尤賢也蓋非獨君雍言亦以累官河南按察僉事以文

學留於朝兄弟聯美爲時所稱尤足以見鄭氏之多
賢也予方與君隣居有所過往以相資益今遽別去不
能無言況又有賜贈之者耶太僕天子之侍從也君
以老成之材且賢宜無難於其任然竊以謂今之太僕
所重惟在於馬而馬之畜民之事也任太僕者不共政
於民而已矣夫政苟平則民不勞而馬蕃息不然民且
就困而況於馬也哉民逸而馬不蕃政固不得爲平使
民困而馬蕃又焉得爲平耶夫不爲君言之則已爲君
言而不以是焉不特予言之諛而亦非君所樂聞者君
樂聞之則亦將以告夫同官其果以爲何如

芳洲文集

卷之三

三

宣德九年三月甲申

送梁主事挹之序

余與挹之交凡二十餘年其間游鄉校者半同仕於
朝者半可謂有久要矣往來兩京而與挹之若參商者
於今蓋已八年每念故人未嘗不悵然於挹之始挹之
往謁選予與別於其從兄泊菴先生之寓舍三人者超
然僊笑自得今挹之以主事逾兩考而先生不可作亦
久矣予與挹之相見於此豈勝其傷感哉雖然前輩有
言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然則先生
雖沒其發見者固自有不可毀且掩而余兩人之傷感

若此者亦情所不能自己耳挹之爲北京行部主事時
余留南京比余以職事來北京而挹之又調任南京刑
部相左於道其來考績於吏部也適余已有扈從北征
之行皆若有意於相避者此余所爲悵然於挹之也則
余兩人者之相見又宜何如其喜慰哉挹之於余年長
其平日之所以資益予者固多茲又將別而南後晤渺
然安知不復若參商如前日其無以慰我哉夫君子之
交也貴以善相道耳交焉而不聞善何以正夫不善予
於挹之實有望焉故因其行序以求正幸無予棄可也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甲子

芳洲文集

卷之三

三

贈張通判之任太平府詩序

環數百里而爲一郡天下之爲郡者踰百數十其無藩
憲二司以臨之者惟畿甸焉夫既無臨之者則其所以
臨於民者皆自裁之而不待於人矣以一人之所見而
裁數百里之民務已不可無贊助之者而況畿甸之郡
素無臨之於上者乎是不獨爲守者當擇材良而贊助
於守者亦不可苟任也任守不苟雖無良贊助者亦可
然猶未免耳目有所不周若守無良而贊助者又不克
舉其職欲政不乖而民不罹其苦得乎故善處理民者
務得良守而尤務得良贊助焉太平畿甸之要郡也其

屬三縣其民素不聞有豪奸難治如他郡者久得良守貳矣繼又得張通判吾知其政將益不乖而民將益不罹其苦豈非其幸也哉通判名瑄世家嚴之建德爲人圓敏練達永樂中自國子監生歷事有稱擢爲邳州同知邳亦畿甸之要郡也雖亦不聞有難治如他郡之民然視太平之民其力稍薄未易得其不罹於苦而張佐理其間民皆安之卒以考稱其職而遷今官今往又得良守貳先在焉相與一其志力以務民事民焉有不安之耶而其秩之崇於他日又有不本於此者耶在勉之何如也通判拜命將行其友兵部郎中潘君忠與自芳洲文集

卷之三

重

送訓導楊叔猷之任宣城縣儒學序

泰和楊叔猷今少傅兵部尙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公之族子也少時與予同游鄉校於書數千百言不三過讀輒能背誦予不及其敏也既而以易經舉永樂辛卯鄉薦爲第九人嘗一會試禮部不偶遂不復出而惟推其所學以淑鄉里後生俊秀予邑有官於宣城者每以興起學校爲念嘗自歎曰安得吾邑楊輝先生以開導

諸生哉因謂誦其平日所立者諸生聞之欣然相與具禮幣聘爲其邑學訓導所司爲言於朝徵至與四方之以薦至者並試于諸大臣之手名在高等遂奏授焉將赴宣城鄉邑大夫君子在京師者謂知叔猷莫予若也宜爲序以贈之予不吝辭於乎教官秩卑而道尊也其言必詩書禮樂其行必孝弟忠信言焉而人取以傳誦行焉而人視以踐履然後其道爲尊道尊矣而其秩雖卑人孰得而卑之言焉而旻聖賢之前言行焉而乖聖賢之往行其道可謂卑矣道卑矣使其秩雖崇人孰得而崇之然則其崇其卑皆在我而不在彼矣惟君子

芳洲文集

卷之三

重

者能處卑以取尊叔猷其務所以取尊乎哉教官風俗之美惡人材之盛衰係焉者也今之游庠序者皆曰我學聖賢之道然經載道者也往往舍之而以記誦文詞爲務欲其知道得乎士不知道而能成材未之有也惟君子者能厚本而抑末叔猷其務所以厚本乎哉處卑而取尊厚本而抑末此予所以贈叔猷也叔猷故儒家也其必能爲儒者之事故書此以塞責

宣德七年九月既望

送訓導王希稷任太和序

泰和王氏希稷嘗領鄉校訓導之聘今年以吏部起始

來謁選于 朝朝之卿大夫衆執事承詔考其文詞第
在高等遂奏授以所聘之職會其尊府抑菴自左春坊
庶子超拜詹事仍兼翰林侍讀學士同日受 命一門
之內父子偕榮誠鄉邦所寡遇者也王氏何其盛哉希
稷介行刑部獨孤郎中及鄉邑諸士友皆屬序送之
嗟乎師道之不振於鄉校久矣聞諸先生長者數十年
前有王子啟先生言行端方問學該博卽之者貌警而
心服聞者亦孺立而頌廉其後有楊自立羅子理鄧崇
志三先生者繼之亦皆嚴毅方正人不敢犯此皆師表
鄉校者也晚生小子若予始及聞之惜乎愚昧未能私
芳洲文集 卷之三 寄

淑去今益遠諸老先生流風餘韻日以泯息而衆後生
俊秀益無所聞而知況望有所私淑者耶希稷得繼諸
老先生之職以往而可棄其所務使宰泯於後耶希稷
子啟先生之從曾孫其得於家視予所聞必多思繼述
之尤宜若然人將移其待先生待希稷矣希稷不獨克
紹前聞而於鄉校禮聘 聖朝任使亦庶幾無忝也師
道之復振其不在茲乎希稷質秀而溫學敏而篤將有
遠大之望於此有不待予言而能者然予嘗承其大父
瓊州先生愛且辱交於抑菴今又獲傾贈言之請而可
舍其親近求諸疏遠以爲言哉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

遠希稷其尙勉之

宣德五年秋七月望序

送鄧同知時舉之任潼川州序

時舉予游鄉校友也永樂乙未予舉進士官翰林時舉
亦舉歲貢入太學游同門出同時於其筮仕之始不可
無言況交時舉於京師者屬言爲贈尤非一耶此予所
爲序以告其行也今 聖天子愛民欲得良有司以盡
撫綏之道特詔吏部精擇士之材且良者專之得百數
十人於試事諸司者遂以注於州縣常員之外而責以
明効焉愛民之篤且至孰有過於今日者耶時舉自禮
芳洲文集 卷之三 重

部來預選爲第二十二人得奏授潼川州同知此其賢
於他人遠矣 命下時舉喜曰吾得展其分寸惠利於
民亦足以酬平生之志願哉嗟乎世固有惠民之心者
恒患不得施之之地有可施之地矣而恒患無惠民之
心其視時舉超然獨得爲何如哉夫民猶水焉耳水所
以能清者以無激也民所以能安者以無擾也順其性
而導之一無所激而曰水之不清固非水之性矣從其
欲而撫之一無所擾而曰民之不安顧獨民之情乎此
吾時舉所其知此理者孟子有之夫人幼而學壯而行
予固亦然者也而以文詞爲職不得展其行之志於

今所謂恒患不得施之之地者也而時舉之超然獨得如此吾知其有以副 聖上愛民之實意矣故序以告其行

宣德六年春二月望序

梁母陳安人輓詩序

梁母陳安人既卒之三年其子 蜀府紀善本之以服闋至京師問持大夫君子所輓安人之詩求爲之序嗚呼安人長子翰林侍讀兼右春坊贊善泊菴用之循幼學里塾師也會試禮部座主也比爲翰林修撰又忝同官於同官之親已不可辭序況師與座主耶泊菴先安芳洲文集 卷之三 美

人沒十年循悼之猶未已重讀安人輓詩能不益增其愴懷耶凡家之興鮮不資於內助而子之賢鮮不本於其親不移先生遭元季兵家業已蕩而復振者以有安人爲之配耳泊菴兄弟積學勵行歷官清顯以有時名一出於父母之教焉於乎婦人以善相夫教子爲賢若安人者真其人矣宜其既沒而有此哀輓也雖然安人婦道母德其無所自來耶元潁州路推官梅村湖州路學教授道山處士友慶安人之曾祖祖父也故家流慶有此賢淑夫豈偶然也哉安人外弟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東里楊先生既誌其葬循爲序其輓詩

如此

練林親隴詩序

翰林編修姑蘇楊仲舉先生始自武昌被 召入京師以去其母錢孺人墓不得歲時薦掃恒自悵快于懷乃圖練林親隴隨寓揭之時一仰翫冀以慰其無窮憂思於朝夕焉禮以春兩霜露君子履之尙與親親之感況於親之體魄所託其能不爲之悲愴耶練林武昌地也仲舉因兄隸兵籍於武昌相與奉母偕行故母之沒葬練林焉大夫君子撫圖而悲仲舉之志皆爲作詩相之而語予引其端仲舉首以文學入翰林爲檢討與予同芳洲文集 卷之三 墨

職史事而其溫雅之容淳實之行久而不渝予心敬之欲學而未能也則於序是詩也何可愛一言哉予於親生則致養沒則致享固人之常情也至於曠定省去墳墓而係之思常情猶所不免況以愛敬至情不得已而客葬其親反違之耶宜乎仲舉興哀戚於練林而慰慶思於此圖也大夫君子悲其志而賦之豈過也哉雖然仲舉所以孝其親者不特是焉嘗以蒞職奏最得追贈其父官如已母爲孺人天章雲翰又將歸賁於丘園矣孔子所謂立身揚名以順父母仲舉以之

龍門別墅詩序

泰和城西北十五里有村曰龍門焉嚴氏士臧之喜幽勝也嘗即高爽構屋數楹綠以松竹以爲避諠養恬之所環而望之則金華峙其左玉華聳其右螺塘龍經叅擁其前後長林遠洞清泉白石無不可遊而憩俯而卽之則良田沃壤平園綠沼紫帶遠近無不可耕而釣禾麻桑柘禽魚蔬果取之足以供服食之需明月清風佳花美木資之足以娛耳目之好士臧故居邑中既有子以承其先業而卜築於此蓋將以怡其老焉則名之曰龍門別墅其來京師將求大夫君子爲歌詠之而屬予引其端士之好古力學真不由仕以行其學之志然有

芳洲文集

卷之三

美

命焉不可幸而得也故有窮經以皓首者旣厭處乎喧闐之場則必託迹幽閑以自適焉此士臧之龍門別墅所爲作也嗟乎夫士誠好古力學豈必待仕而後能行其所學哉顏回孟軻天下後世宗之其學可謂行矣而曷嘗由於仕由此觀之士之好古力學或可無仕而處幽閑學豈可少也嚴故泰和儒宦之家宋時有著朴山易說十四卷者士臧六世祖肅也咸淳中丞相江萬里馬廷鸞皆好其書爲獻於朝得徵於秘書省校勘則士之仕非由學乎抑學之行由於仕乎此士臧先美也予故舉以爲言士臧溫雅清慎士也學篤才敏尤爲鄉

邑所重云

送邑太尹鍾君復職南還序

鳳陽鍾君致遠今聖天子宜德己酉之秋始自監察御史往爲吾邑邑之仕于朝者咸爲鄉邦喜得賢宰往旣數月而君宜民之譽日與鄉人俱至以謂君爲政先其所急而後其所緩去其所以病民而修其所以利民者民皆翕然敬而愛之予竊以謂民有善不善焉順乎此者必拂乎彼不能皆得其懽心也惟見愛於善者見惡於不善者斯爲善矣予固知鍾君旣見愛於善者有不見惡於不善者耶未幾果有不善者所誣上賴

芳洲文集

卷之三

美

朝廷清明是非善惡井然別白而不善者不得逞其私智鍾君遂以無恙於乎士患無其善耳誠有善焉其誰得而誣之然又在於表裏始終之一致焉鍾君將復職歸過余視以鄉邑縉紳君子所遺澄江送別詩文而益信其向之宜民之譽日與鄉人俱至者不虛也至於挽留不可期望復來之意藹然溢於情詞之外雖古去思願借殆不過是今旣得遂所志其喜幸當何如故予不獨爲鍾君不能見汚於不善者喜而抑爲鄉邑君子得遂所志賀也於其歸也序於卷端君其思有以副之乎

送周知縣仁本還內黃詩序

內黃縣知縣吉水周仁本之以考績書最還內黃也翰林修撰劉宣化與有鄉邑斯文之雅相率素厚善者取宋黃山谷詩民言令尹清且明玉壺寒水不受汚二句有類乎仁本之爲縣乃用爲韻十四人者各賦一詩以贈其行而以余知周氏且嘗識其大父長州教諭公明先生與其季父翰林修撰時簡在 先朝爲秘閣交及其從叔父今南京翰林侍講學士功敘功敘之尊府岐鳳員外郎亦嘗有同朝同鄉薦之雅宜爲序共首簡夫今周氏科第仕宦與余同朝同鄉薦者奚翅於此而其相與尤厚且昔則未有過於此者也與之尤厚且昔如

芳洲文集

卷之三

序

此則於仁本之贈行詩惡可以辭序哉序又將何言哉然嘗聞之與故人子弟言宜景其父兄與鄉郡與州縣官僚言宜庇其州縣與民庶父母言宜惠其民庶此大夫士忠厚之所發也今仁本之於余故人之子弟也於余廬陵鄉郡之俊秀也被薦舉爲百里長伯州縣之官僚也受任使寄一方撫字民庶之父母也然則余之所言可外其所宜哉誠務其所宜於已而不替則不獨有益於州縣民庶而於父兄其不有大光也哉仁本以明經舉鄉貢自爲湖之德清儒學教諭以至於任內黃所至已能使人安其政化有以見稱於前日矣於

所謂宜能盡於將來者不待言可必也雖然命是則無以爲言矣故復言以塞請仁本名源閻敏疏達其所至始又有未可量云

送郎中鄭君良載之任南京刑部序

士之學文修行而存忠信於平日者譬之深山大谷之材其長于臂其圍合抱良工采之或以構大廈於平陸或以架危梁於深淵蓋無施而不可所謂君子不器是也世往往以刑獄之事情罪不一法律所施輕重無倫察之未易得其情決之未能當其可自非攻之有素而用之專一者不能一朝稱其任也嗟乎此豈知理之言

芳洲文集

卷之三

聖

較曲藝之見而已耳夫理所由明者孰有過於孔子而是非與取舍所由至當足以爲萬世之法者孰有過於六經之文況春秋又聖人賞罰至公而至平者能明其要則於辯別措置之方有不難矣錢塘鄭君良載自少學春秋於鄉校既壯遂以舉進士於永樂甲辰之歲數年始授兵部武選主事武選雖掌天下戎職陞降進退然各有一定而不可易者非典守者所得而用私也能守其一定而不易斯爲良矣良載官九載皆得書善最人固以其能推所學所致今年自武選遷南京刑部郎中刑部又公衡鑑之所詰奸刑暴不容一毫之私者也

以良載所學於昔日而施之於今何不可之有耶春秋
實罰之書法律其緒餘耳未有克究其本而於緒餘有
或昧者故余調學文修行而存忠信於平日者無所施
不可以此良載既拜 命赴南京其鄉郡士仕京師者
兵部郎中蔣琳相率舊同官諸君子請余文以贈行良
載亦素於余有往還之好者因不辭而爲之序如此云
送吏部員外郎李君用受致事還黃巖序

吏部考功員外郎李君用受余舉進士同年老友也方
舉進士時君與三百餘人者皆觀政於兩京諸司既而
君又與十數人者有事分行於四方踰年而歸獨君與
芳洲文集 卷之三 聖

孫員貞兩人凜然冰蘖之操聞於縉紳大夫君子之間
使人愛慕稱譽不置其後歷官郎署爲主事員外郎迄
今將三十年士大夫論守已不渝奉職不忝內不愧已
外不附人坦然而行其所無事未嘗有一人外君者君
之所以得此清譽人之所以譽於君者一本於自然非
有所爲也然三十年間士蒙薦於知已自郎署而升顯
要者何啻百十而君獨不一預豈君所以有諸已者行
危而言隨之而人所以施於君者言予而行奪之不然
不可得而喻也君子求其在已而不較其在人辟之精
金美玉百鍊而不自渝百玷而不自汙此金玉之本然

者也而用之者隨其所施無所不爲貴也上而施於冠
冕冠冕本自貴矣而又得金玉以飾之其爲貴也益宜
下而施於裳衣裳衣非不貴也而又得金玉以文之其
爲貴也益倍或飾冠冕或文裳衣何損乎金玉之貴哉
若李君者其金玉之已文裳衣而未飾冠冕者不害其
爲貴也夫在已之貴非在外者所能損益而在外之貴
豈在我者所能勉強此李君之所爲有安分之心歟今
年以員外郎歲滿應援例得遷擢未及奏各卽以致事
爲請 朝廷重恬退之節遂許之夫重恬退以勵廉恥
振四維之道也許致事以振四維是亦用人矣何必擢
芳洲文集 卷之三 聖

送蕭教諭赴長洲序

正統元年之春余忝預考禮部會試是時有司奏定以
四方分爲南北中三等取士榜所取止於百人南十之
六北十之三中十之一又分經之多寡每經七取其
一其最多詩次之易禮春秋又遞次之左限右隔是以各
方之士同治一經往往自相戰取先後雖有該博之學
者不得以此而勝彼雖無超卓之才者亦可以此乙而

勝甲定制所在縱智者亦無如之何此余所爲不能無棄璧之嘆也其書卷之佳者尤兩倍於正櫛所列於乎使得如余志之信於衡量不問方與經之所限高其高下其下一固於彼而無預於他然後爲足快也泰和蕭藥彥清以書經領鄉舉於數年之前而始來試禮部於今其文詞於南方書卷選次在數十人之內南方書卷備百人之選者止十有八人餘雖佳無如之何也於是余於彥清不能無棄璧之嘆矣夫金璧世之至寶者也用之必於宗廟朝廷郊社禮殿乃爲稱耳使其不用人固未嘗不知可貴況未必不用乎學校猶範金之治政

芳洲文集

卷之三

四

玉之肆也德行之所自修文藝之所自習獲見用於此則有斯文領袖之寄模範師表之重其視金璧之用宗廟朝廷郊社禮殿何以異哉此又爲足喜也夫金璧所爲可寶且貴者以其自有可重者也人苟務於自力自重則金且璧矣況爲模範領袖於人而可以或少耶彥清吾邑鉅家其先大父鵬舉先生在洪武中官山東鹽運司大著文學行誼之譽今季父孟勤又舉進士爲翰林編修彥清於家教有承矣故余於其赴長洲教諭也書始爲之嘆而後爲之喜者以贈之且以寓愛勉之意云

正統元年五月甲申

贈郎中曾士宏序

士宏與予同里其舊不必論矣自同來舉進士仕京師又二十年相好爲何如哉士宏初以讀書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與其同列三十人者爭自磨濯數年駿駿乎有造詣爲時人所稱譽予親見其然也既而三十人者皆授職事居內外者相半而爲主事則又其得內職之高者也時士宏任兵部武庫主事洪熙元年士宏以考績最蒙朝廷推恩封其尊府子貫甫如士宏職母爲安人當時鄉邑蒙推恩者不少然鮮有非失怙恃者而

芳洲文集

卷之三

璧

獨士宏二親受封可謂能顯其親於生存矣今年士宏以九載滿得遷武庫郎中顧其向之同受職事存者無幾雖存而得如士宏超擢者蓋絕未之見也於乎士宏之超擢也既獨冠於同列其受封也又獨及乎具慶其所得於天者有不過乎人耶吾獨知其所以然也子貫甫蓋淳然篤厚君子人也吾家居時恒相往還未嘗不心敬之以爲使吾鄉黨間巷之間皆若人焉風俗何患乎不厚哉然則士宏其所得於天獨過於人者未有不本於此者也於其遷郎中也其姻家南陽知縣李桓圭以職事來京師謂予知士宏之深者請爲文以贈之君

子之仕務盡其職之所當爲固不論其秩之遷否然盡職者名譽之本而名譽者又秩所由遷也士宏今日之遷固可以驗其平昔矣使繼今而益加勉焉將其名譽之著祿秩之崇又豈止於是耶因桓圭請書予所知所欲言者以爲贈云

太師忠定楚公輓詩後序

宣德十年正月十五日少師吏部尙書楚公以壽終于位贈太師諡忠定公之終也適值天子方在諒陰天下如喪考妣重以計聞其悼惜可以想見矣蓋公之身朝廷望以補其闕而拾其遺天下望以思其艱而圖其

芳洲文集

卷之三

吳

易在昔尙爾而況於今日乎孰不以謂耄期庶幾有以副之顧乃先朝鼎湖龍去攀髯不返京師四方士大夫之仕者無問公識與不識多爲詩歌以悼惜公之私悼惜公所以副朝廷天下之望止於此也竊嘗考公之私於壽則歲七十有三於爵則階三公之貳於仕之久則五十載於名之著則已用未用之士莫不瞻望而想聞其風采論享五福之全自昔至今國朝文臣中一人而已此天下所共知也嗚呼公之私固無可憾矣而予乘與公交於今四十年其私獨無憾者耶雖然予之所可憾者一人之私京師士大夫之所可憾者而形

於言則天下之公也夫豈可以一人之私而掩天下之公故因論夫詩而涕泣以序於後不敢及予之私云

平江恭襄侯輓詩序

宣德八年冬十月十一日奉天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平江伯陳公以壽終淮陽先是天子聞公寢疾特命其仲子儀給驛自北京往省侍件頒醫藥聖書慰問甚至至是爲之輟朝贈平江伯諡恭襄侯賜賻祭治葬嗚呼公之光榮始終可謂莫之能儼者矣而士大夫聞公訃者無問內外識與不識交與不交皆爲公賦哀輓之詩其若干篇其子平江伯佐暨儀以

芳洲文集

卷之三

吳

求爲序凡世之所哀者非故則姻非姻則於已有所爲而所以哀之者或憫其材不年無繼或惜其德不遇無成不然無以起其情也今考公之平生於壽則躋七十於餘慶則子孫衆多而材且良於位則階於百僚之上於德望則四方遠近之人無不知所仰慕歆豔於事業則功在朝廷惠在生民榮名偉績將有光於史傳傳之永久而不泯者自古今而觀之可謂全備百福者矣比其終也士大夫尙猶有所哀何耶無他衆人之所哀者私且近也君子之所哀者公而大也以公總戎督漕運之一事論之朝廷望公法施於民生民賴公惠及

於已正得明效大驗宜公壽考有隆無替而乃止於是焉在公固無憾矣其於所望所賴不重有孤也哉此士大夫於公之終所爲不能無哀而所以哀之者信乎公之大也是詩使公之子若孫誠寶之不置則公之美可與史傳並傳於國而不泯矣予故樂爲之書以俟

送知縣張叔倫還廬陵序

天下之官居崇高之任非難而勝煩劇之理爲難官有藩憲有州郡有縣邑然藩憲責成於州郡州郡責成於縣邑縣邑與民尤親徭賦訟訟所從始也其秩雖不可擬藩憲而責之備且煩則非藩憲所能同矣故曰天下

芳洲文集

卷之三

果

之官居崇高非難而勝煩劇爲難者此也天下之邑均有長貳其所治之人民徭賦訟訟煩簡不一以此較彼有十倍焉有百倍焉其勢相懸如此任是職者或簡而反不任或煩而偏能勝其簡而不任者固爲無足取矣煩而能勝獨非超出倫輩者哉如是又非藩憲之所能同而已而有司之考課率以殿最稱否爲論於夫是而稱者拘於常例無所分辨此余所以獨爲叔倫懷不平也蓋廬陵之爲邑以里計者至七八百其視他之以五七十里五七里爲一邑者奚啻十百倍其數哉而叔倫之爲政於此以歲計者幾至二十屢考輒以最稱其視

他之歲遷而月擢者勝負爲何如耶叔倫嘗以九載考績應得遷任大郡而江右之藩憲諸司與夫郡之長貳以謂廬陵人民非叔倫罕能慰服其心徭賦非叔倫罕能均平其理獄訟非叔倫罕能疏滌其滯遂相與奏留之以順民之所欲此可以觀叔倫之所存所履矣今年復以歲滿三載來考績于吏部書最而還大理蕭寺丞維禎翰陳編修安簡相率鄉邑縉紳之士求余文以贈行余素重叔倫之爲政者也故書所以重之之意如右於乎使天下無廬陵其縣似不用叔倫其人亦治使皆有之則叔倫豈可以少哉但人淹驥足爲可惜耳然豈能終久淹之耶蓋必有所待也

芳洲文集

卷之三

果

送郭教諭公繩序

予之承恩歸祭省也予邑郭公繩以萬安縣儒學訓導滿九載將考績赴北京予與監察御史彭百鍊今國子監典籍彭士揚相率邑士君子具酒餼餞于澄江上之慈恩寺時公繩偕行者今江陰教諭陳孟且長沙知縣廖子謨前給事中劉士拯皆在座甚樂也未幾予亦以驛召赴北京既至而孟且與子謨士拯皆去不及見矣惟公繩與百鍊士揚尚在踰月百鍊亦去公繩亦有番禺教諭之命將行而其相與餞之者予與士揚又在

於乎不一越歲而予兩人者兩饒公繩矣饒不足道朋
友晤散之相仍可感也京師學士大夫知公繩者皆賦
詩以贈之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讀學士王君行儉
謂予宜序其首公繩前登州府教授慶守先生之孫前
順德府教授彥鉉先生猶子而今貴州按察僉事公緒
同產弟也其教萬安萬安諸生至今尤感慕之不置公
繩可謂不忝於其先矣則今之赴番禺苟以其所以教
萬安者施之而益勤且篤焉將得番禺之諸生有不感慕
其既去如萬安者哉其所以不辱其先者又不在於此
哉予於公繩特在鄉邑故敢盡言如此不知公繩其以
芳洲文集 卷之三 辛

爲何如也

送按察副使蕭君仰善赴雲南序

蕭氏泰和儒家舉吾所及見者論之仰善大父尙仁先
生在洪武中以博學行誼爲鄉黨所重士有及其門者
皆律其嚴而服其教卒爲善士既而偕同邑蕭子上先
生同被 召命預修書經會選等書書成 太祖皇帝
親宴養之時二先生皆年幾七十矣不欲任以職務令
歸休於鄉里先生之子用道得其家學以文行選累官
靖江王府長史實仰善尊府也至仰善復以明經舉宜
德初科進士人咸以謂科目雖蕭氏上世之所有向非

其有得於祖父之遺澤惡能博發至此哉然余之所謂
博發者非獨以其取科第一事耳其爲人也溫厚而端
謹平易而警敏自爲吏部考功主事至遷稽勳郎中調
任刑部前後踰十數年所在上官重之以至同列與凡
士君子交遊往還雖一面之雅無問新故稱譽之者如
出一口譬之美玉在器人或不見則已見之而有不爲
嘆慕歆歆者哉夫爲人所嘆慕歆歆而不造於遠大之
域未之有也此余所爲知其發必博也歲之丁卯四月
有 詔命大臣各舉其屬之賢者以補藩憲長貳之闕
於是刑部尙書淮南金公舉仰善應公意必受憲長之
芳洲文集 卷之三 辛

擢會所闕者惟江右一職耳故事官者皆不得居本貫
仰善遂得雲南按察副使以行雖然仰善之所以自善
者莫大焉蓋仰善母恭人在堂春秋幾八十矣茲行可
得過家慰其倚門之望然則其所以自喜者孰有過於
此耶古之君子不以其得於己者爲幸而以其得於親
者爲喜此余所爲有取於仰善也曷爲而不贈之以言
也於是書以爲言

芳洲文集卷之四

泰和陳循著

序

送禮部侍郎錢公致事詩序

禮部侍郎吉水錢公爲翰林學士兼經筵官時兩引年上章乞致事皆不見許未幾禮部侍郎命下公上章大意謂以臣犬馬之齒且病方謂求退之晚顧敢復有所受願辭侍郎之職仍守舊官不許公不得已就任逾年以疾在告者八越月復自其家遣人詣闕上章其情懇其言切朝廷不能奪遂聽以本官致事余嘗

芳洲文集卷之四

竊謂自古材智之士非明進退之義知止足之道者不能決求去於眷念之朝自古英明之君非達賢否之機重廉靖之節者不能遂求去於衰邁之士朱麗莊敏公藉請老於朝或謂公曰公未甚衰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之堅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乃去豈知止足之謂表疏屢上仁宗竟不能奪聽以太子太保致事於乎若麗莊敏可謂知止足之士矣而宋仁宗豈非重廉靖之君哉仰惟聖明在上真三代之英主非宋仁宗可比而謂錢公非麗莊敏之流則固有不可也夫然後知君臣不獨相遇之難而其請於上者無所款予於

下者無所吝顧豈可易得哉余嘗求公所以得乎此者非一公以永樂辛卯進士歷官翰林檢討侍讀所職

三朝實錄之事兩遷學士兼經筵官迄今三十有七年矣舊孰如之居官未嘗一事有媿於己未嘗一言有徇乎人屢爲鄉試會試考官所取諸生皆稱得人其所以裨於當世者可謂厚矣其所以得今日之歸榮者孰非由於此哉公嘗兩以翰林之職蒙推恩於其親尊府官贈至翰林侍讀學士奉直大夫母贈至宜人又今春秋七十有五心體清明康健後生者所不及殆駁駁於耄期者也則豈獨得於人而已於其得天者又孰之

芳洲文集卷之四

二

能禦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詩曰樂只君子遐不作公其有焉余辱同官於公三十餘年故於其去此也不能忘情爲之序以道之贈公詩者繫于左方

送左布政使張君赴山西序

十數年來江右憲使剛而廉閭疏而磊落者吾見一人焉臨章石君璞也藩省大叅寬而栗雍容而文雅者吾亦見一人焉山陰張君翰英也斯二君者江右之民之所仰望而二君於江右之民既去亦恒不能忘於懷也民恒患不得良有司在上有司亦恒患不得民之心若二君於江右之民謂其非深相得可乎在數年前朝

廷簡石爲山西左布政使石君因移所以惠江右者惠山西矣今年石君以考績至京師朝廷擢爲工部尙書而擢張君爲左布政使以補其闕得非亦欲張君移其所以惠江右者惠山西耶惟石君能移其所以惠江右者惠山西故今得遷尙書以移惠於四方張君誠亦以其所以惠江右者如石君之移惠山西安知他日不如石君移其所以惠山西者惠四方乎此理之所必至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嘗觀士無其善而已苟有善焉譬之寶物雖欲掩之有不可者觀張君可見矣先是四方闕布政使者再廷臣咸以其名應薦皆未果遂至是始

芳洲文集

卷之四

三

善務義號聽雞耆士曰九臯者君大父也有爲山東叅政於洪武中曰九客有爲宜春教諭於永樂中曰九功有爲令唐府長史曰某者則又皆其諸大父也爲善之所從來者遠將其食報不但今日之榮而已在所以培植於後者何如於其赴山西也通政司左通政金華龔君全安以余素知張君者也相率在京故舊請爲序以贈行故爲之書以取他日之徵

送劉誠之赴廣東按察僉事序

芳洲文集

卷之四

四

四十年前在鄉邑時士有未游學校而以讀書通經可應鄉閭試者恒十數輩每遇大比之歲輒與學校之士偕應試於所司有劉象賢甫者尤傑然在其流輩中余嘗亦自學校濫預應鄉閭試因得與象賢甫邂逅其間有斯文之雅矣既數年余始出而仕于朝又二十餘年余甫還鄉里而象賢甫則已物故久矣獨見其子曰牟字誠之者表然於鄉校中爲弟子員之冠時余友諸暨王孟堅以翰林修撰爲按察僉事督學至泰和間過余言及誠之曰此貴邑諸生中巨擘也余因喜曰象賢甫雖未遇有子如此其大遇有在矣明年誠之果以易經領薦於鄉又明年試禮部遂舉施槃榜第二甲進士踰年擢刑科給事中由此觀之孟堅巨擘之譽區區大

遇之期夫豈爲虛語哉於乎君子讀書勵行不食報當時必得効於來世觀於象賢甫足徵矣歲之戊辰四方
秦關藩憲長貳 聖天子命舉其人於大臣於是刑部
尙書淮南金公都察院右都御史姑蘇陳公大理卿姑
蘇俞公以誠之掌科事克秉勤慎相與共薦其名於
朝廷命下得授廣東按察僉事夫士之仕所以能致光
顯盛大於當時者固本於其父兄之教而亦由能自力
以成其志之所尙也若誠之者非能自力而何可謂之
賢子矣於其赴廣東也鄉邑之仕京師者以余知其父
子訓宜序以贈行故余云然若由是而益勉以進於遠
芳洲文集 卷之四 五

且大則又在於誠之用心何如耳

送知府夏君仲昭赴瑞州府序

夏君名景余舉進士同年友也初君舉進士時其姓名
爲朱昶昶字從日永聲自有聲韻以來日永二字並列
爲昶自君名在進士之列 朝廷又重進士之科君又
以文翰選將改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深有儲養待用之
意 太宗皇帝一見其名以日與永並列顧侍臣曰夫
日運於萬物之上者也顧可與其他並列耶特命升日
字於永字之上以爲君名當時固皆以爲 聖知卓冠
百王而又以爲君之遭遇 恩寵足以光輝於百世也

何其偉歟既而君又請弛其所冒姓而復其祖之姓爲
夏人以是益重君雖然君之所足重者又不獨在是而
已矣溫雅篤實而行足以敦薄閭疏穎敏而才足以動
人自庶吉士擢爲中書舍人轉爲吏部主事官雖久而
不進而其文翰之美上有以裨 國家史傳之載聖賢
經訓之傳下有以起公卿大夫之慕賢士君子之譽蓋
幾數十年矣由此觀之君子之仕不在乎秩之崇而在
乎有賢譽之爲貴也秩苟崇矣而或動績不著賢譽不
聞君子有不貴焉若夏君者不徒著動績於一時而能
播賢譽於永久其過於崇秩者遠矣雖然有賢與者未
芳洲文集 卷之四 六

有不躋於崇秩也孟子所謂修天爵而人爵從之是已
歲之戊辰君以知己之薦蒙 恩擢江西瑞州府知府
或爲夏君少之余曰不然君子以得効用於國施惠於
民爲足以滿所願君既得効用於 國家而有賢譽久
矣茲又獲施惠於千里之郡使誠得譽如前日之得於
公卿大夫賢士君子其爲足以滿其所願夫孰之能禦
哉在自勉何如耳於其赴瑞州也大理卿俞君仕朝敦
同年之好相率吏部侍郎曹君子宜某官某某調余宜
爲序以贈行余又知夏君之深者故爲序以塞責如右

送訓導胡夏明赴壽昌縣序

夏明吾泰和西北鄉義禾里胡氏也胡氏爲鄉舊族其人多業詩書居者往往以授徒於里閭或出而遊庠序則亦有以取科第於當時又或以舉明經起佐四方儒學教者要皆篤實勵行之士而非輕浮淺薄務苟行以夸耀於一時者所可倫也四十年前余在鄉校友其一人曰雅字與詩者莘莘問學不懈晨暮與人未嘗出一戲言其後舉永樂四年林環榜進士歸榮於鄉以卒蓋夏明伯父也近數年前又得其三人曰子揖者端重狷介余嘗聘爲塾賓則又與詩之諸父也其次有曰莊與夏明亦皆秀偉而所謂篤實勵行或過之三人者俱芳洲文集

卷之四

七

以舉明經相繼起爲學夏明初得順天府寶坻縣儒學訓導寶坻距京城百餘里仕宦於其間者一有舉毀朝起則夕聞之不爽毫髮夏明至不踰月課誨諸生諸生躍然以喜如履塞得通道有歸告其父兄者曰得胡先生寶坻前此所未有也未幾夏明以母喪去則又相與戚曰得胡先生而遽失之豈造物欲以困吾徒耶其見重於諸生如此歲之戊戌夏明以服闋至京師改嚴州府之壽昌縣儒學將行其母姨夫雲南布政司叅政嚴士正走告余曰外姪夏明可與進於學者願先生有以造就之夫士所以進於德與學者以其有所取以成德

孔子論其弟子宓不齊以謂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今夏明諸父祖若此有以取於內矣而又有嚴叅政爲其毋黨之姻所以師友於其外者不爲無人夏明誠能取以自勵則德與學何患其不進哉故余於嚴之請書之以告夏明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夏明其尙以之

送知府李君克明之任蘇州府序

姑蘇東南第一大郡其民與賦之庶且富視環數千里之藩方大者幾與之等次者或及共半又地廣而人稀田下而力作不逮者恒數倍其數焉然則姑蘇以民賦稱大郡豈直爲東南第一而已耶且復臨以兵衛其間

芳洲文集

卷之四

八

農戍錯處工商交集肆奸僞以致爭競者往往一日千出而皆有仰於所司焉十數年來朝廷任官往蒞其爭必命廷臣其舉所知以爲之守與凡守大郡者並賜之以兩書使得便宜進退其屬之良否者然後人知其不可犯皆勉於良而革其或不良以共興起於治理焉正統七年之冬姑蘇守復闕明年春特詔選如前日得大理正四川李君克明命賜璽書如故於乎自聖天子嗣位以來命守衆矣而如李君得賜璽書者蓋無幾也可不謂之榮且重哉於其赴姑蘇也其鄉郡士君子皆推戶都主事毛鳳秦觀來求余文爲贈李君

余舉進士同年友也其所以有今日之遷擢者余知之矣蓋君自進士授大理評事即起才譽於縉紳間數年不待銓衡之課尋常歲月之累遂舉陞大理正始官奉法一以公廉爲本寬恕爲用嘗曰刑獄之事苟如疏流而下激湍而上將見水之下上終歲不止雖日疏之激之其能免於患乎必如池沼之滯皆得其平則自無覆溺之虞也聞者以爲推是心以爲治無不得其理者而況於刑獄乎今君以理刑獄之心臨民雖民與賦之庶且富倍於藩方雖奸與僞之致爭競關乎農戍工賈殆有不難理者君誠爲之則自郡守而進任藩方自藩方芳洲文集 卷之四 九

而入補卿佐皆於此乎聲也故於序贈行也致愛願之意如此云

送歐陽副使之任四川按察司序

吾邑自永樂紀元來仕宦最顯目盛而出於一家者其衆於歐陽氏監察御史雖十餘人而歐陽氏獨二人允和及其從姪廣洙也自御史與僉事歲滿遷按察副使者邑中才見四人而歐陽氏二人皆預又歐陽氏官郎署者四人而廣洙之從兄廣哲獨以主事舉選歷河南潮州兩按察僉事其他長貳州縣之教於四方者尤彬彬焉不謂仕宦出於一家者莫衆於歐陽氏乎然不徒

衆而已其顯於臺憲者有莫之或過也廣洙永樂甲辰刑寬榜進士首擢監察御史往任南京數年大起才譽於倫輩間既而以丁艱去服闋調北京四川道廣洙質偉而志高材美而行謹常奉 命按外服務振風裁不事苛刻是以善者愛之而不善者恒恐退避之不深焉暨竣事還部憲事者以爲長是道非歐陽不可遂不復令奉使於外凡有干憲紀來自四川者廣洙未嘗不悉其實析之未嘗不得其理而處之未嘗不得其當焉歲之癸亥四方奏閱藩憲長貳復令大臣各薦所知於是得二人於監察御史之中廣洙其一人也以爲四川按芳洲文集 卷之四 十

察副使推夫所以銓注之意豈非以其嘗悉一道之實而析之處之者得其條理至當有不待於用力也哉夫君子之於器苟利於用恒不忍其去手設可大用於他雖欲不忍其去安得而固留也若都憲於廣洙何異不忍利器之去手哉而終不能留者亦理所必至也君子當以天下之心而處天下之事又何必論所用在此在彼爲之去留也耶此廣洙之所以不能久於御史而不遷也於其赴四川也刑部劉郎中廣衡於廣洙有先世好且同年舉進士而交莫逆相率素親厚者屬文爲贈故述余所知者以爲言焉

壽太孺人張母七十詩序

太孺人倪氏今翰林侍讀學士姑蘇張益士謙之母也
正統十三年歲周七十九月二十三日爲其初度之辰
是年士謙以翰林修撰遷侍讀學士京師名卿大夫方
爲士謙慶喜而士謙曰益之所以至今日者皆賴母太
孺人守節殷勤教育之所致也茲荷 聖朝大恩益之
感且喜者固無量矣然益之私喜尤盛焉太孺人當春
秋七十之年孔子所謂一則以喜益固以之使其聞益
獲拜 恩命至此豈不自慶其私以爲他日得以託孤
之功見先人於地下其喜爲何如哉得親之喜如此此
芳洲文集 卷之四

上

益之私喜所爲尤盛也既而起告其座客曰諸君以爲
爲益慶喜與爲母太孺人慶喜也孰愈爲益喜得進官
與爲益母太孺人喜得進壽也孰大於是名卿大夫縉
紳之士躍然相與賦詩以授士謙俾寄歸南京爲太孺
人壽士謙以余共舉進士同年且屢同官授簡首請爲
序蓋士謙自少孤太孺人守節五十年成之已嘗蒙
詔旌表其門復自士謙推 恩其先君子既贈中書舍
人太孺人亦得授今封世之至榮至幸固莫有大於此
而壽又躋七十方來之慶尙未可量於乎此豈聲音笑
貌之所能爲也哉譬之太山之松根盤於地其所發之

枝柯則雖凌以霜雪力愈至而操愈堅吾以此比太孺
人之居孀其所出之琥珀則凡用於冠佩愈久而光愈
麗吾以是比太孺人之有子其高立乎霄漢則雖更歲
月之久而長存承雨露之繁而益茂吾又以比太孺人
之有壽吾以是三者比太孺人之平生要之非其積善
以爲之本不能及也

韓母張氏貞節詩序

姑蘇有韓母張氏者前御醫同郡文伯之子也年二十
歸大醫院判公達長子伯濟生子日來未幾而伯濟嬰
重病病革願張欲有所言而未能出諸口張喻其意流
芳洲文集 卷之四

上

涕語伯濟曰脫遇不幸妾有秉一而已舍此他日何以
相見於地下乎言訖伯濟首肯數四遂卒卒既數月子
來亦殤舅姑憫其早寡且獨使所親微諷以移天事窺
其意張引韓希孟事爲喻且曰彼遭變故尙不爲之或
二矧有賢達舅姑在上內承先世之高明外膺 當朝
之寵遇顧不能存一寡獨之媳哉寧死不願聞有此也
蓋公達爲宋魏國忠獻王十二世孫而爲我 太宗文
皇帝之所親信任使過於其他賢大夫士此張之所爲
云然也既而公達命其仲子之子曰襄爲伯濟後俾養
張以終身張撫育教誨之如其所生襄賴以有成立而

孝養於張者亦靡不盡其心張孀居四十年凜然冰蘖之操而事老姑如事其母姑嘗嘆且羨口吾不幸失長子而幸得賢家婦孝敬如此吾雖老何患乎正統十年有司以其守節事聞詔旌表其門曰韓伯濟妻張氏貞節之門既而京師賢大夫士皆知公達且聞名者喜其有賢家婦能盡節孝足爲風化之助相與詠歌其美俾傳播於久遠亦仁人君子樂善之意也詩成襄因余舉進士同年友兄大理寺卿俞公仕朝來屬爲序公其郡人知其事信不誣宜爲序也嗟乎節義人之大行非其心之中正有所不能全也能全乎此然後子不愧乎

芳洲文集

卷之四

圭

爲人臣女不愧乎爲人婦而能有譽於天下後世矣如是而不爲賢大夫士之所詠歌未之有也韓氏之後其尙寶此以著母節孝之德於無窮哉

送王希誠省親還秦和序

希誠今太子太保吏部尙書王公之中子也公之子長希稷太學博士次希德希誠希敬希某凡五人公與夫人皆春秋躋七袞之上時人比之燕山竇氏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余嘗論之公仕於朝四十七年官階一品固有過於禹鈞而希稷兄弟雖不必皆顯如儼儀兄弟之揚芳而其所以芳者則固自有在也譬之鮮花

艷卉日爭妍於名園麗囿之間人固挹其芳也而幽蘭白芷之芬馥其見愛於人也尤甚又如精金美玉用致飾於蓮豆簠簋之上雖仰其貴也而收藏掩襲之秘固其見重於世也益深是以君子之於善也求其有諸亡而已矣善苟實有諸己不必顯不必不顯而人之挹其芳仰其貴與夫如幽蘭白芷之芬馥精金美玉之秘固其見愛於人與見重於世一也夫君子之爲善莫有先於孝弟忠信孝以奉其父母弟以處其伯仲而忠信者又所以存諸身而施於人者也能是四者善之本有立矣希誠尊府在朝獨母夫人居兄弟四人互相往

芳洲文集

卷之四

古

來以供定省率二三歲一更懽然親愛怡然友恭其視竇氏之芳固不相下而於天倫之樂殆有非其所同亦不可知歲之庚午希德來自其家而希誠又以其尊府之命歸省於鄉且戀戀有不忍去違之意於其別也余重其有孝弟忠信之美故爲書以贈之使凡鄉之子弟視之皆知有所企而及焉

送劉給事中士拯序

士拯予友也家居同里開而同來京師舉進士皆職侍近數年之相與莫逆也士拯有父母俱康強無恙而兄弟又森然其多予不能及且予不得一朝去所職守今

士拯以兵科給事中按交趾獨得假道過家以與六親
故舊一相懽聚又豈予所能及者哉士拯之尊府仲高
君樂善守靜而與家兄日相往還於士拯歸必懽然欣
洽矣於此又可想見家兄之不見予能不惻然於其中
哉然則不獨予羨士拯而家兄又當羨仲高君也士拯
質美志銳居官日有能名間奉 聖書巡撫山東黜罰
貪懦多稱 上旨則今選近臣以廉恤遠方舍斯人其
誰哉交趾荒服前代皆服於中國者不常賴今 天子
仁聖內附始定而於是爲政者可不究其方哉古有之
曰遠者寬而撫之又曰刑新國用輕典士拯此行其必
芳洲文集 卷之四 圭

送彭學孚還廬陵序

吾鄉郡之俗最爲可貴者士務通經學古而重廉恥民
雖力於農賈然尙氣節而輕貨利蓋有古者之遺風焉
十數年來舊習日弊而俗日趨於陋固通經學古也而
或行不足稱固尙氣節也而或廢農賈以爭訟於官府
往往瀆貨棄義而不覺其爲非蔑視太守縣令若無造
謁 禁閭如履邑庭勢不至於併喪不止而所謂吾鄉
郡之俗最可貴者不幾於泯矣乎此予之所以口切於
心而末如之何也賴今 天子仁聖咸興之維新矣革

其樊陋而復向之最可貴者正此時也夫俗不復其舊
而或以陷於罪在今日有不復假借者顧曷爲而謹厚
不務而必欲陷於非以速戾於厥躬此予之所不可曉
也學孚來遊京師將歸其鄉而姻家翰林編修周功敘
屬贈以言予因舉所欲言於鄉郡者爲詞冀其歸以相
告使有勸也使予之所以爲鄉郡勸者或行由是而人
知所守以遠禍豈獨予之意恆亦學孚之忠厚事也學
孚之所以爲鄉郡樂者豈不在此何必得予言而後爲
樂也學孚姓彭宋戶部侍郎諱思永之後鄉郡之召族
也言之見聽於人必易故爲之贅吾聞學孚父母俱存
芳洲文集 卷之四 圭

拙齋詩序

西昌有謙謹篤實之士曰王存性者自號其所居曰拙
齋然求其拙則未之聞見焉蓋存性甫讀書命儒而旁
通老佛氏之學以攻駢四儷六之文卓卓有聲於鄉邑
間鄉邑無間遠近有事於佛老氏之教與凡禮之大者
輒詣求焉其戶之屢常滿而存性甫往往操紙立應未
嘗宿諾亦未嘗不忻然得所欲而去且存性甫於此
特推其餘力耳而其所專則蓋在於講學授業恒聚徒

至數十人點檢終日忘倦至於理家亦未嘗以廢也予知存性甫者如此則謂未之聞見其拙非耶拙者巧之反也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此君子所巧而小人拙焉矯枉作偽飾非文過此小人所巧而君子拙焉以君子所巧則存性甫未之聞見其拙也以小人所巧則存性甫固知其爲大拙者矣人知宜巧而不宜拙不知小人所巧不可有君子所巧不可無也周子有言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則謂是矣士君子能賦者爲存性甫詠其拙齋而予書此以爲之序且以警凶賊之巧云

送魏驛丞序

芳洲文集

卷之四

七

今聖天子卽位改元之初天下安寧民物康阜群公勉事百廢具興先是監察御史陳憲按臨泰和以分司外額毀無以稱人瞻仰而適民有訴越分作居者御史即覈實而撤之以建分司前廳命浩溪驛丞魏氏子忠董其事子忠爲人疏達爽朗居官濟以勤敏凡事有涉於公義者爲之克盡其心而其董是役也尤所樂爲於是分司之廳不踰月而告成旣而邑主簿丁仲安相與子忠及子舉酒落成其上覽江山之名勝撫景物之清妍志甚樂焉子忠將還浩溪仲安屬於予曰修弊補廢有司事也予以專理駭政不得一一於此而責成於子忠

子忠能以予之事爲已事可無一言以述其美敢請予之去來快閣爲分司者尙無恙也十餘年歸而快閣但頽垣廢址蓋已久矣追想昔時悵然興嘆不止於乎快閣西昌名勝處也宋黃太史庭堅及蘇內翰子瞻諸公蓋嘗登眺題詠其上至今石刻猶存可以想見其人有非尋常分司所可比也而可以久壞乎惟陳御史能知此而丁魏又能副其意皆西昌不朽美事也予故不辭爲序以復丁之請云

孝感堂詩序

芳洲文集

卷之四

太

廣陵謝涇丞清有奉母之堂名孝感大夫君子爲歌詠之詩凡幾篇其友連檢討景賢以爲此美教化厚風俗之大者求予文述其事以弁諸簡景賢予進士同年友而其所重者又如此予何可以固辭景賢告予以彥清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其丁艱家居也值母病醫藥不可救計無所出乃夜焚香禱於北辰退而剖股肉和湯以食母母遂以安其名堂爲孝感以此予竊嘆曰孔子嘗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涇到股毀傷莫大焉而以爲孝何哉客有從旁應曰吾觀涇於其親之危苟可以得其安雖舍生有不惜況於毀一肢乎孔子論事君當見危致命而天下古今以爲通義不

可易況爲親傷一肢而未必致命乎事君能致命忠者也忠孝之所推也則涇之刳股爲孝矣予曰子者父母之所遺也則子與父母一體矣豈有腹心有病而傷其肢可以安之理耶客曰固無是理然腹心有所不安而手足能獨安耶故手足能不自安然後腹心爲有救況渾愛親之心切有不暇顧此其真有感動於天者客之言亦有理予不必盡難也遂書以爲之序

送獨孤時用還泰和詩序

北京刑部郎中獨孤君樂善吾鄉邑爲實謙和君子人也予少爲邑庠生猶及與君同遊而其謙和篤實之名

芳洲文集

卷之四

五

已焯然著於行輩間比其舉進士入翰林歷官禮部工部以至於今二十餘年凡士君子之識君者莫不以是稱之無間言焉於乎此非予言實衆人公言也及見其子時用又循循然言動不妄克稱乎君之子則知君之所以持身又有以化於家予觀仕宦子弟之居京師不縱則驕不傲則侈什往往七八焉夫豈盡出於其性哉亦父兄者有以縱之然也而君有子不少同於流俗如此信可尙矣歲戊申之六月時用以其父命歸省先學於鄉臨行請曰願有以見教生將服行焉夫士之所貴者學問足以廣其智仁義足以飾其躬如斯而已然仁

義學問非友不足以成之直諒多聞便辟善柔便佞孔子所謂損益者又不可不擇也習俗移人雖豪傑之士不能免今之驕傲縱後之習豈獨京師子弟鄉邑殆又有其焉者可不慎哉可不慎哉子歸其思所以不溺於俗務求益友以充廣夫學問仁義之功則無愧於士矣勉哉時用予之所望亦尊府之意也凡其執友愛時用者各賦詩以爲贈而予爲序之如此云

送陳教授景著序

宣德二年五月予友翰林編修三山陳氏景著以丁外艱服闋至京師將入翰林懼其母孺人無他子侍養且

芳洲文集

卷之四

五

日迫於衰暮乃言願乘翰林之職乞得近地教官以便朝夕奉母所司爲聞於朝天子憐而嘉之畀以其鄉郡福州府儒學教授且行公卿大夫與之有翰林夙好者皆樂共願之遂賦詩榮之修撰苗秉彝王孟堅謂予宜爲之序予與景著非獨同舉進士同官而已至於論議趨向亦靡有不相契於其別去固有不能釋然者又豈容已於言乎景著爲人不事外飾而其中獨狷介是非之心皎然明白不肯少徇於人年二十餘即以春秋經中鄉試會試皆在高等廷試遂賜進士及第自官翰林至丁艱十有餘年之京無間言焉於今將考績以

有敘陞矣乃棄而就教官此其心豈有他乎哉教官職之卑閑者也雖有安靜之樂而無勢利之榮然則不獨以見景著篤於養親而其志之所存亦可知矣雖然古有之仕而優則學予固亦仕而願學未能者今予質甚美年甚富且居既學之半苟又以其餘力而一於學以廣人之信從將其樂之在已詎有涯哉所以樂其親者有不在於此哉

送胡知縣如騏任任丘序

聖朝既取士於學校又有人才之貢及九載吏部之擢其所以備官使可謂盛矣 仁宗皇帝以爲不足復詔

芳洲文集

卷之四

三

百司凡懷材抱藝隱於山林者其具所知以聞於是承舉薦而來者不絕於道何其盛哉今 聖天子求賢益切吾邑胡君如騏以監察御史尹崇高薦至吏部試其所長名在選列奏爲河間任丘知縣於戲自如騏之去家不五六月一蹴而至百里之宰固本於 聖朝之用人無間而亦如騏之才見試於所司者有足尙也人患不自力耳能自力焉無不達也固有壯游學校而老不獲沾一命以死且退者謂之盡出於命可乎予於如騏竊有感焉其之官也鄉邑君子請予序以贈之如騏爲人謙謹篤實而智識不外若求其言則論議聲聲皆

施之方也其宰一邑何有夫令於民如父母之於子待之以誠而憂其所憂則民於令如子之於父母樂爲之用雖之死不悔此自然之理也夫父子至親也父苟不慈子非至孝鮮不悖者而況於如父子者乎推此則知民之誠不可以忽也吾聞如騏家居嘗延儒師以教鄉人子弟願學而無貲者又嘗作亭於路以貯往來避風雨之無所歸者其窮所惠於人如此況得一邑爲之者乎以如騏之素惠又用予言之將來有不大及於民者哉若然則不但孤崇高之所薦而於 聖朝求賢以備官使之意亦可以少副矣勉哉如騏予日望之

芳洲文集

卷之四

三

送縣丞丘君仲野還泰和序

泰和之民與賦視他邑之煩且富者在其十之四五視其稀且寡者恒十倍之縣亦可謂非小者矣士官於其間者苟有漁取於民之意雖虐取之民不至於其困有終其任不持一錢去者民亦未嘗見其甚有餘也惟取與否其是非之公論不獨士大夫能不昧下至田夫野老誦說之不置者蓋無間於其去住也然則細民之口固有可信而亦豈不大有可畏者耶近數年來官吾邑者固多而一毫無取於民者吾僅見二人焉以吉安府通判泊泰和縣莆田余君淑眩暨縣丞姑蘇丘君仲野

也余君余舉進士同年老友丘君舊以賢良方正登庸之士雖進用有不同而二人者志同誼合臨財如淵水忍貧如鐵石則一此余之所親見而嘗詢之田夫野老誦之雖千百人如出一口者也使諸居官有謀猷者皆如二君操持之確其過於人豈不遠耶正統八年春正月朔天下諸司自藩府至州郡皆應表賀新歲而吾江右選其屬之素端謹者捧緘以行丘君預焉於乎丘君之臨財也尙如淵水則其於臨事也當何如哉況是行又事當戒謹恐懼之至者耶夫士患操履不慎戒懼不至耳苟慎且至於官無不可任於事無不能理者也

芳洲文集

卷之四

重

以丘君之操履戒懼如此誠益守之弗懈將來造詣有莫之能禦者豈值佐一邑而已哉茲當竣事南還吾邑之士大夫皆愛重之謂余宜述其美爲贈故書余所見且聞者爲之序云

送王訓導中蘊之任荆門州序

嘗聞先叔竹林府君館授陳觀志甫塾時灘江王氏有敦先者數就往還竹林故從海桑陳先生學遂引敦先偕從先生後竹林既出仕敦亦舉明經爲象山縣儒學教諭自是王氏仕者相繼子復舉鄉貢爲化州學正遷北京國子監博士伯徽奉先亦先後舉鄉貢伯徽分教

德慶州敬先亦舉明經分教郴州宜章再遷岳池教諭嗣先舉進士爲桂平知縣起霖舉賢良任新會縣丞於今又見吾中蘊焉五六十一年之間王氏仕者皆起於儒如此可不謂之盛乎中蘊名琳尤謙謹而篤實以通經爲武岡諸生所知聘爲訓導比得命往分教未幾以丁艱去服闋改荆門州儒學將之官其姻家刑科給事中劉誠之求爲序以贈行豈以余於王氏出而仕者皆有交游之雅相知之悉故耶夫言必求於相知之悉者則爲言也有實然則余安得辭序哉夫古之爲治者莫先於教化行於上則民自從於下矣未有教化不行

芳洲文集

卷之四

重

而民從其令者故治人者莫如教人用力寡而成功多也何也夫治人者治一郡一邑則一郡一邑治而已矣教人者教一郡一邑有成則一郡一邑之賢才散而治教四方其爲治且有成不知其爲郡邑幾也教人固愈於治人矣苟非身爲之本而文藝以爲用未有能成者也王氏前後仕者八人而職教者半之若子復與敦先敬先皆有學行而教人有造就者也中蘊所知必又深且悉過於余則於茲行舍此復何所視法哉若欲等而上之以爲法焉則非所敢量也姑書之以爲勸

送參議吳君亨晦之任淞江布政司序

朝廷建官其所掌兼於四方者處以要近而抑其品秩其所職專於一隅者置之疏遠而豐其祿位蓋抑品秩者豐其祿位之始而豐祿位者抑其品秩之效觀於以六科補藩方有足徵矣六科七品職耳四方章奏得以正其錯失雖六卿大臣無不在所正之內比其滿而遷也豈庸出補藩方而已雖六卿之長貳以至臺憲喉舌之府奉常延平之司其正與佐皆得補之而不得以為僚屬焉其出而補藩方亦往往以內無闕職而外有重務者然後以行然則六科之膺重寄夫豈尋常銓注於拔擢者所得而擬哉安慶懷寧吳君亨晦在宣德間芳洲文集 卷之四 筆

即以明經領舉於鄉爲第六人既而會試中選廷對遂舉進士觀政大府有賢能稱聖天子正統之初首擢爲工科給事中 小心恭慎逾久不懈數年命掌科事大得譽於縉紳大夫君子之間蓋又六科中之表表者也歲之癸亥有言湖江銀場宜得廉公寬簡之士往視其間庶幾奸弊不作官民盡便公卿大臣預薦舉者咸謂非吳亨晦其人不可名奏擢爲布政司右叅議或曰亨晦嘗欲薦補六卿副貳之員闕者今以往監銀場固爲大得人矣其如少屈何哉聞者以爲君子之仕期得施其所學以惠利人而已矣初不計其所居之位崇

卑內外何如所學誠能致君於上澤民於下所處雖在疏遠其爲貴且樂莫之能喻也所居雖高且近而所職者有不稱君子反以爲媿使亨晦能不以其所務者爲易而忽怠之非獨有可貴且樂於將來而由遠以遷近由卑而升高亦在所必至此理之自然也於其拜命奉璽書之官也其同官友李給事中用初相率屬余文以爲贈余亦重亨晦有素者故舉論薦亨晦之公道以爲言且致願望之意於是行云

送知府易君時中赴成都序

宣宗皇帝恒念民之休戚所係莫踰郡守蓋嘗制詔芳洲文集 卷之四 筆

吏部非出三品以上薦者不得以任遂著爲令所以慎其選也今天子嗣大寶之初四方奏闕郡守者十有一詔令廷臣各舉一人於是吏部尙書郭公首薦禮部員外郎易君時中時宣宗皇帝梓宮在殯尙書胡公方資時中相事而時中乃以薦去留之不可旣而公自嘆曰易某豈直資相祠事而已設有大薦又當屬之何人蓋二公之視時中皆如懷中之寶以待售者郭公重爲郡得良守胡公重爲朝得賢臣所重不同其心則一於公而已竊嘗以爲大臣事君鮮有大於薦賢者也古稱達視所舉予於今日益有以知二公者矣時中

既擢成都知府尚書胡公侍郎章公謂予宜有言以光榮其行予曰嗟乎士能爲邦家之光閭里之榮者賴聖朝之寵命與明公之知薦斯二者足以光榮於無窮也奚待言而後然耶然予進不容以辭於二公退不可以薄於二公時中不容自默也古之君子誦詩書以爲言修仁義以爲業其孰不欲得志於時領明公之薦受聖朝之命是得志之時也苟得志矣而澤不加於民君子以爲猶不得志郡守古之諸侯澤足以加於民莫要焉夫一民之情有所未知一事之利害有所未喻皆足以爲施澤之累是故虛已以聽民則不壅而明忘已以芳洲文集 卷之四 天

察事則不偏而審如是而後施澤於民民其有不被之者耶以吾時中之才之美其何難於此者時中誠無負於郭公所舉則於胡公欲留之意有不遂於他日也耶時中世家衰之萬載與予同舉乙未進士而自行人遷任禮部爲人溫雅端慎居官從容有爲蓋嘗蒙恩贈二親以其職尤足以徵其材賢云

贈大理左少卿程公文質序

今天子嗣大位之初江西民有阻於饑者自作不靖於大盤山將窺視郡邑以爲害時新安程公以監察御史巡按十有三郡 朝廷方發兵以討寇程公先事辟守

禦者而資助於鄉丁得吉安之禾豐撫州之樂安臨江之新淦凡三縣之人而擇其吏之有爲者以佐指揮公領其綱一舉而取平之於是兵不加境而郡縣咸得安輯焉事聞卽拜程公爲大理左少卿於江右是歲秋程公始得代還遂掌大理事監察御史按治外服凡其吏之貪虐民之休戚利弊與夫風俗美惡事勢緩急皆所當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盡是數者固爲不易得矣況於禦大災而捍大患耶若程公者可謂百數十中一人而已宜乎其膺 榮命衆人所未嘗有之也其視事於大理也其鄉士君子之在京師者莫不爲程公榮相與芳洲文集 卷之四 天

屬文於余爲贈江右余鄉郡也頃自鄉郡來者無問君子細民皆譽程公善政如出一口則予所謂不易得者無不有之又獨禦大災捍大患而已也古人於凡能禦大災能捍大患之人宜有不窮之報而余之於程公留亦表著其美庶幾乎古人之意也大理古之廷尉天下獄寃資以平者也人之大災大患又孰有大於獄之寃誠推向之禦大災與捍大患之心加於平獄則其獲報之隆又豈特在於其躬而已耶古之于公可以徵矣故於贈言之請并書以爲薦云

送邵武府經歷梁叔蒙詩序

二十年前叔蒙與同產弟叔車並舉永樂丁酉江西鄉薦叔蒙爲第四人蓋春秋之魁也是時叔蒙泊菴先生爲翰林侍讀兼春坊贊善叔本之爲納教諭從叔抱之已舉進士一門仕者衆矣兄弟遂相引退以儒爲業或進其所不及其後泊菴先生物故本之自教諭遷西藩紀善挹之自進士擢主事郎中久之亦相繼沒於是叔蒙叔車與弟叔濟暨本之子叔莊相與嘆曰先世仕宦不可不繼而況遭逢熙明之世也哉叔莊首舉明經得補鄉校訓導叔車繼舉丙辰進士叔蒙舉賢良方正叔濟舉文學才行梁氏一門仕者復彬彬乎盛矣嗟

芳洲文集

卷之四

美

乎士之進退出處固各有命而亦莫不各有其時惟能安命以待乎時斯可以爲君子世之人欲違命與時而妄有所冀焉不得不以咎已而以咎人可謂之君子乎此予於梁氏兄弟所爲獨有取也歟叔蒙之擢郕武經歷縉紳交游之士皆賦詩以贈行而謂予宜序以引之獨念循發蒙時泊菴爲里塾師或以故去則其尊府睦樂先生輒來署焉先君奉師之禮甚隆先生愛循之意甚厚其後泊菴考禮部試余與挹之皆在所選忝同朝者數年而與泊菴又忝同官益見親厚比余考禮部試叔車亦哀然在舉列且相與無不相善者則於叔蒙之

行而忍以無言耶夫欲以有言者苟無愛顧之意存焉則亦徒言而已君子之所以愛人者莫大於德叔蒙泰和疏達勤敏士也誠益謹以持身而思惠以及人則德爲有光於其先與鄉邑之交游者矣於是乎言

贈監察御史方君懋德序

新安方君懋德既舉進士之二十有三年爲正統二年始自太常博士用薦轉爲監察御史太常博士監察御史其秩等也太常職有事於郊廟百神之祀博士尤清而有文翰之典非其他所可擬御史則司憲紀以肅百職激濁揚清於內外此二職固皆處乎清要不可高

芳洲文集

卷之四

三

下而懋德乃由博士用薦轉御史以爲榮乎非耶頃者監察御史難於得人新進初任之士率不預選必得練習警敏通大體而識事情者然後廷臣薦而用之由此觀之懋德由博士轉御史官無所增益其應得人之舉爲榮大矣或謂與懋德同舉進士者往往有任方岳列卿佐者蓋非一人非一日矣而懋德獨積累僅至於此是何滯也余曰君子不以其進之速爲貴而以其成之固爲美譬之爲山積之也漸築之也密不計其歲月之委惟戒其成就之驟如是則雖至於九仞之高蟻封之所不能入淫雨之所不能夷可以永存而無替矣懋德

自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凡若干歲自庶吉士爲太常博士又若干歲於夫學優而仕仕優而學懋德服之已
有素矣且清慎而有文學爲上官所稱其有成於方來
如山之極其高又豈蟻封浮雨之所得而侵蝕於其轉
御史也其交游之厚者相與推刑部楊主事寧求文於
余爲贈余與懋德同舉進士故知其詳爲序之不辭云

劉氏考妣輓詩序

正統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贈徵仕郎行人司左司
副承新劉允恭先生之配太孺人文氏卒於家自其生
至此年已九十矣明年閏四月其子監察御史克彥聞

芳洲文集 卷之四

五

計將請於 朝歸治喪葬以余同郡乃奉 朝大夫士
所爲司副與太孺人輓詩來請爲序首簡蓋司副沒於
今二十有六年矣而太孺人歲亦登于臺毫尙能使人
哀之至形於詩非有德譽之盛不能及此夫豈世之有
才而不得其年者使人傷悼之可比耶竊嘗求之司副
與太孺人所以見哀於人之實蓋司副性至孝元季奉
父避難山中或得一食之美必留奉父而自采藤實以
療饑時乎父沒一見藤實輒思其父悲泣不已歲時奉
先薦享之外更設其親平生所嗜曰庶幾少娛吾親也
宵夜獲竊魚盜訊之乃恩人子卽釋不以語人里有穿

踰盜其家器物者既而究知其人乃於已有瓜葛之親
曰吾寧忍發以辱其世乎數年盜以所竊銀器私鬻與
人爲怨家增直市以告司副欲假以報怨司副佯曰非
吾家之物其長厚如此太孺人自幼喜讀書好聞古孝
子節婦事未歸事寡母克孝既歸奉舅姑以禮鄰有窘
於索負欲自盡者太孺人憫其死出貲代償所負卒不
責報每遇饑貧輒出有餘以濟其急無間戚疏德之不
置而尤篤於相夫教子克彥以明經舉進士以至今官
不辱太孺人頗有善教焉司副與太孺人所以得受
命書贈封官秩如其子者皆在此也豈獨足以得哀輓
於朝大夫士而已於乎爲善之報獲於生存而益著於
身後余於司副與太孺人見之故爲序是詩也并書以
勸夫來者云

芳洲文集 卷之四

五

慶曾母趙氏壽七十序

吾泰和城西秀溪之上有曾氏其先徙自邑千秋鄉之
龍徑西湖里有曰仁道甫者以忠厚見稱於鄉族余嘗
識其長子澗江按察僉事克偉交其仲子克庸皆能世
其父所以稱於鄉族者克庸常遣其子今富順縣儒學
教諭衡秉鈞者從余受經愛其獨猶介卓卓在倫輩知
其爲有所承而然也今年克庸從子潛江主簿秉德以

職事被誣誤至京而其叔正己之子曰秉玉者匍匐扶持調護而來如於其所從出雖備勞苦不厭余以是益信曾氏之忠厚不獨一世一人而已孰非有所承而然耶秉德得白秉玉辭歸奉養其母走告余曰秉玉不幸少孤賴母趙氏教育至有成立茲母幸獲歲周七十初度在邇願得一言歸以爲壽幸莫大焉其請至於六七不佞且曰秉玉先祖妣出先生陳氏言幸不吝余因嘆曰秉玉不遠千里爲從兄尙若此知其爲母當何如也遂不辭而爲之序曰孔子謂仁者壽蓋以壽爲仁者之効也今觀曾氏連世皆以忠厚相承自其祖孫以至兄弟忠厚無間忠厚非仁者乎秉玉欲爲其母之壽亦惟培養乎此而已誠勉力培養之不佞將不獨足爲母之壽而曾氏之流慶益遠而無窮矣秉玉其尙思所以副余言可也

芳洲文集

卷之四

三

贈孝子胡大年序

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有子以孝弟爲行仁之本誠以父兮生我母兮鞠我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此恩德之施於我者所爲莫大於父與母而我之報於父母者所爲莫大於孝則孝豈非爲百行之所當先乎譬之於水必先濬治其源其源既深由是引濬而爲溪澗雖千流

萬派其達於遠也可立而待矣譬之於木必先培植其本其本既厚由是發生而爲枝幹雖千條萬緒其臻於高也可坐而致矣人能善事父母以成夫孝之大猶於水能濬治其源木能培植其本則凡四端五典莫不由之而生百行萬善莫不由之而出內而修身齊家外而事君事長化民成俗何往而非此道之推乎所謂本立而道生者此也此君子所爲惓惓篤於孝也淮西舒城有敦行之士曰胡紀大年者自少已有志於顯揚其親曰事親而不能盡此道不足爲孝乃肆力於問學日以登庸爲心數年遂自太學生釋褐擢吏部文選主事吏部銓衡人物之所而文選其首屬以大年爲主事其爲選擇而使之也可知正統七年蒙朝廷推恩以大年之官封其父仕廉甫母妻皆爲安人此又足見大年克稱任使有以遂其志也仕廉甫旣受封因來謝恩闕下得疾而卒大年奉柩歸葬於鄉痛其養之不終乃結廬居於墓側朝夕哭奠飲食如事其生而終喪未嘗近葷酒嘗有鹿群環鳴於墓去來不驚人以爲其孝誠所感旣而有司爲上其事詔旌表其門曰孝行之門時大年以官滿九載遷員外郎仍任文選恩命並下凡其鄉郡之士仕京師者相與推通政司叅議湯君來求

芳洲文集

卷之四

三

贈以言士之生也登庸於時固難而能得旌異於當時尤難得登庸有道能自力於已斯得登庸矣得旌異有道能篤孝於親斯得旌異矣誠又推是二者以效忠於國家而不替焉將見登庸旌異之來有莫之能禦者豈特如今日而已哉勉哉大年以副余與鄉郡君子之所期望者可也

張氏半村居詩序

會稽張君友讓其先本合肥人宋有諱岳者以武職扈高宗南遷始家於會稽之勇樂村以村舊有張姓而懼其相混也遂自名所居曰余貴鄉以別之鄉人因稱爲芳洲文集

卷之四

量

余貴張而稱故姓曰勇樂張自岳至友讓十世矣村中居者止二族友讓以居得其半也又距郡城半舍而近介乎村郭之間因各其所居曰半村環而求之曹娥錢清二水出其東西而合流於其北以入於海會稽泰望禹穴南鎮雲門若耶諸山列峙其南相高並秀可望而盡蓋張氏之居雖得乎村之半而名勝之在山川者覽之無不得也其可樂爲何如又嘗以謂平原野水之耕釣長林遠谷之遊翫此窮者之所樂而達官貴人不與焉周旋乎冠紳之間居處乎堂階之上則達者之所榮而田夫野叟莫及也友讓介乎村郭之間以居雖進退

處窮達之際蓋有超然獨得於其外者其以半村名居豈徒然哉友讓爲人廉直且澹然無塵俗之氣亦時見之於翰墨間有可嘉者間以材舉至京將得官矣尤以所謂半村居者求歌詠其山川之美於士君子孜孜不倦其有得於窮達之外非耶夫仕溺於富貴與窮果於忘世皆非得時中之道也若友讓之退非獨善進非忘返其庶幾可與言此矣因闕夫歌詠之富也爲之序于其首簡云

送楚英上人序

學於佛者有三被於身爲律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芳洲文集

卷之四

美

其爲書奚啻數千萬餘言而其大指不過欲人舍惡而趨於善而已自世之學佛者以爲其道在於屠割烹灼以苦其身茹淡含辛以瘖其口禁絕念慮以死其心否則奔走卑辱以崇飾塔廟爲務然膏薰香以敬禮其師如生誦其書至百千萬遍以爲可以弭禍成福或又攝衣升坐爲不可知之說以相問答視通窻爲勝負要其師之舍惡趨善之意固如是而已哉誠使正行順履而非善不爲慎乃出辭而非善不道怕神靜慮而非善不入於心則其所以被於身說於口行於心者何往而非律非法非禪哉此學佛之得者質之吾儕孔子所謂非

禮勿動非禮勿言思無邪者是也佛以直指人心見性而成猶吾儒者存心養性事天之意要之舍惡趨善皆本於心豈待求諸外哉上人楚英嘗以佛學爲其徒之表率久矣今年又用薦者得住持于嘉禾之精嚴寺其素所交游者今欽天監五官靈臺郎潘緝熙屬予序以爲贈楚英謹持戒律者也茲又將表率其徒於一郡故予取其師之大指有近於理道者告之使之相與勉焉

送鄒尙友還五雲詩序

五雲鄒君尙友自舉進士歷官至今幾三十年大夫士之久於朝者多能識之且道其爲君子人也今亦老且芳洲文集 卷之四

聖

病矣會 聖天子寬恤之詔再下仕者許以此請放歸田里於是君以澧州守來考績遂得請焉朝士君子之相厚者皆爲之喜且惜其超然獨去也有綢繆不忍釋之意相與酌酒飲餞都門之外而賦詩以寓意中書舍人劉長謙鍾子勤以屬予爲之序鍾劉及予皆君同郡而鍾劉又嘗與君同官久則屬予序豈不宜哉君事太祖高皇帝爲中書舍人今少保戶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黃公宗豫亦君之故寅友旣而君改知縣遂官澧州凡君所至輒平易以近民雖赫赫之威而民畏之愛之又不得論議之則謂其爲君子人者豈過譽哉而

於其歸爲之喜者亦豈以其惠之將不加於民哉以其得休老病於家而無所繫累於已耳此愛鄒君者之私情而非愛民者之本意也今之守令不驕則侈不貪則懦求能如鄒君之長民蓋不多矣於乎安得鄒君復出以庇利夫一州一邑如昔日邪予於其歸竊有感焉而特於此發之

送劉嘉會還廬陵詩序

廬陵劉君嘉會旣罷官歸之若干歲監察御史尹崇高復薦於 朝詔徵至而君春秋已幾八十自以旦夕益迫衰暮不足以勝任使輒懇乞骸骨歸 天子憐而異芳洲文集 卷之四

美

之時宣德戊申二月丁丑也介行鄉郡士大夫君子在京師者莫不重其可用而惜其年之邁且喜其得請也相與賦詩送之而授首簡於予爲序夫士四十強而仕大天七十而致事禮也有位者七十已優老況於八十而未有位者乎劉君今日之歸有足以見 聖朝處人君子自處其皆由於禮矣則所以喜者非爲一人之私也初君以明經舉授壽州儒學訓導教諸生必傾竭底裏一時賴之以有成者甚衆旣而以建言合 上旨陞常之武進丞武進今大宗伯胡公之鄉邑也夙號難治君至官待人以誠而民多悅從不見有難治者故今被

召命而來也深見禮於胡公公一見之卽曰此吾邑故賢貳尹也亦未嘗不重其可用而惜其年之邁比其得請歸也亦未嘗不爲之喜焉於乎此可以徵其素履矣君少從學於吾泰和海桑先生陳公自餘諸老先生皆及親炙至今接談之頃尤能歷道前數十年之事則其所以得譽於鄉邦者其無所由然耶海桑先生教君以有今日則君之歸師表後進容不猶海桑耶豈獨逍遙泉石以樂其餘齡而已也敢書以爲贈行詩序

贈李行人考績詩序

宣德三年四月八日予友行人李泉子淵以居官滿九

芳洲文集 卷之四

五

載將考績赴吏部其同門友進士張純監生吳眞相率素所厚者賦詩以爲之榮而具首簡於予屬爲之序夫張進士之所爲屬予序者豈無由然耶方予領鄉薦赴春官於北京時實與子淵及其鄉邑五六人者偕行數千里內風霜冰雪之際舟中斗酒相聚相歡好如平生比至予既忝舉進士而子淵之五六人者亦哀然於榜中其後或列六卿之屬或掌奉使於朝或寄民社於外而皆有賢譽在人之口耳固不可謂之不盛矣然今十餘年來而猶同在朝者則無幾人獨余與子淵尙如舊近又得張亦以舉進士至而三人者追憶往時相好

舊或存或否不能不有感於中矣子淵茲又將有不次之擢內外旣不可知又安知夫晤散之何如哉此予所爲益有感也然則張進士之所以屬予文者固有深意而予亦得以寫其懷抱焉子淵爲人篤實而謙謹好文而樂義居官惟以敬職爲本隨所遇事不以難易險夷有所避就其立朝與奉使於四方無愚賢不肖皆知其爲君子人不肯少有欺慢之心而子淵亦不驕不屈有足以稱夫任使者其考績於天官有不得夫善最之書也哉於乎予之同年進士三百有五十人任京官者什之七八而子淵之儒素尤予所敬重者聞其尊府好善業儒其所自來遠矣故併爲書以見子淵之非偶然者焉

芳洲文集 卷之四

平

送封監察御史嚴仲恭還分宜序

仁宗皇帝踐阼之後卽大舉推恩之典於朝臣故朝臣之稱所職者皆得受封贈其先代有差今 聖天子之嗣大位蒙 恩典者蓋尤厚焉袁之分宜嚴氏孟衡初以進士擢爲監察御史居官出入焯有名稱於是其尊府仲恭甫得受封以孟衡之官而母亦受封爲孺人誠聖朝之盛典斯文之榮遇也仲恭甫旣受勅褒衣博帶蒼顏白髮光輝耀于閭里間蓋不勝其感激之至情

矣乃躍然促裝就道不遠數千里來拜俯於闕下用申其感激之情焉會孟衡按治自蜀還遂得掖隨仲恭甫以出入禁闥父子之間榮名盛福兼有於當時即人生之至幸復有加於此哉嗟乎仕於朝者衆矣天子推恩得以及其親者固亦不少而其中有幸不幸之間焉或父存而母沒或母存而父沒甚至有父母俱亡者雖蒙恩典隆盛而不得顯其親於當時矣此其謂之不幸非耶求如吾孟衡之父母無恙以有今日蓋什伯中之一二耳何其樂哉其視世之父母雖存而未嘗沾一命以徒老於家者則又不可同日語也此予所爲獨

夢洲文集

卷之四

聖

羨仲恭甫也仲恭甫歸分宜其鄉士友之在京者介行人易時中來求文以道其榮遇予與孟衡及易皆同年舉進士而孟衡有尊府如此予安得不爲之樂道哉於是乎序

壽劉君廣泰春秋六十詩序

吾郡五雲邑有秉禮蹈義之士曰劉君廣泰者今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廣衡君伯兄也以景泰三年九月某日春秋周六十廣衡君竊念其始孤時兄弟五人伯兄年方十四季弟廣嵩才及三歲內無疆而有力可恃之親外有猘賦供輸難勝之事懷念之者雖多而幸其失墜

者亦未嘗少上賴伯兄勉於植立不辭險艱匪但畢務於公私兼以周庇於弟妹迄今四十餘年兄弟具在聚食二十餘指內外長少庭無間言使先世之業幾墜而復振已又得以肆力於學進取顯榮自秋官屬佐長又藩憲以至贊理都臺凡此何莫非伯兄之力也今兄幸際六十初度之辰而已拘於官守不得躬拜左右稱觴爲壽此心之歉殆惓惓於朝夕而未已焉乃求朝之縉紳大夫作詩以申祝願之情而以首簡屬爲之序余亦幼孤賴兄之力得以不墜而有成者則於廣衡君之所以爲懷其能無所動於中哉此余所謂樂爲之言而不

夢洲文集

卷之四

聖

敢有辭也劉氏世爲五雲名族其先本河南祥符人宋季有爲萬安丞後遂居縣城西之橫街里爲萬安人子孫衆盛占里之半邑人因稱爲劉半街子以見其先世積累之盛之所致也使其非有賢者之衆則雖盡有斯里而無其他一人間之人將指而譏之不暇安在其有善稱若今日哉然劉氏不獨稱善族廣泰君不獨稱賢兄余聞其居鄉邑泊然自守而惟教子孫以事詩書課童僕以躬耕鑿雖居城郭且有弟在勢要未嘗自恃以有干於郡邑長貳而或爲之嬖娼此余所爲重其秉禮蹈義而非其他爲父兄者之可比也於乎誠如是而不

併將其名譽之著壽福之隆詎止於斯而已因序其祝壽詩并致期望之意如右

救荒活民書補遺序

孟子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惟聖人全體此心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觀於聖朝救荒之舉有足徵矣江陰朱能維吉嘗出粟千石以助有司賑饑蒙朝廷賜璽書旌其義矣既而愧其所出以助賑者不廣復取宋從政郎董燭所纂述救荒活民書補其遺逸鈐梓以行於世冀有以助行不忍人之政者之萬一其又非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歟嘗觀七八月之間旱油

芳洲文集

卷之四

聖

然作雲沛然下雨人知蒙澤潤於天矣而不知雲山川之氣所蒸雨溪澗之水所升輸小以成大也出泰華江海產發江海之藏人知受惠利於地矣而不知泰華江海由於涓埃之積資約以成博也朱氏欲有助於行不忍人之政其猶山川溪澗之輸於天涓埃之資於地者乎況是書有古昔聖賢暨我國家仁民之意載諸訓典者在惡得不足以宏其所濟耶在典牧者用之惟其宜耳熊有孝行見稱於鄉其所以惓惓於義者孰非是心之推間以書補遺求余序故爲之書

長樂曹氏家教序

聞之長樂有篤實之君子曰曹君叔善者余舉進士同年友也自舉進士以被選爲太常博士改順德府儒學教授前後幾三十年既畢其所職矣念其子姓家居固務誦詩書以爲言修仁義以爲業然懼其或有未易入德者乃酌古今人所嘗行之事無間雅俗苟有合於人情宜於土風而順適乎天理之本然者爲數十條合爲一編其中大而泊心養性承先裕後微而飲食動息卽吉避凶與凡應事接物之方靡所不有各曰曹氏家教將以示爲其曹氏者使之守而行之以駿駁於善道其裕後之心亦篤矣今年自順德以歲滿來考績于京師

芳洲文集

卷之四

留

遷廣東高州府儒學間出是編求爲之序夫惟教於家者一於深雅則中人以下不能仰而企一於淺俗則中人以上無所引而進是編有雅有俗用其雅深固可以造於遠大用其俗淺亦不失爲鄉善人其立法之意亦良矣余嘗求之叔善其在太常致慎以持身秉虔以相祀自卿佐而下咸賴之有濟比官順德汲汲以誨諸生爲務諸生被其誨者不獨遂於經訓而於行已應務往往不外乎其所以教於家者於乎夫豈徒能言之而不能行者之可少同耶爲曹氏之子姓誠以叔善所行所言而力勉之於身何憂患之能干而何德善之難成也

哉叔善名賢蓋曹宗之表表者云

送楊允嘉還建寧序

允嘉名某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建
安楊公之次子其來侍父京師數年縉紳老成謹飭譽
望君子皆見親接而愛重之其他澆浮鄙艷之流不獨
不識而亦未嘗及一見焉於乎此可以知允嘉之爲人
矣京師人物之淵海也卿大夫之子弟居者非閑家教
與絕外慕鮮不惑於流俗甚至恃勢肆爲非義不淫溢
及禍不止使其父兄亦得 君如楊公其又當何如耶
公以儒彥歷事 四聖見信任在公卿之右於今已三
芳洲文集 卷之四 望

十年顧允嘉爲之子如此其賢於人遠甚而亦足以見
公之能教矣歲之己酉允嘉將奉父命南還省母且畢
有室之願而戀戀懷不忍去意交厚善者謂予宜有以
慰勉之夫愛親在順乎親之志也公之所以教允嘉者
豈有外於飭行修業光顯其身以不忝其世哉省躬以
防其過務學以益其知致慎以終其美斯三者足以順
乎親之志順親之志顧不由已乎此允嘉所宜盡心也
允嘉閑家教有素固無俟予言而予素辱愛厚於公且
有贈言之責舍此其何以相告哉允嘉秀偉而端厚志
高才敏讀書屬文已駸駸然有進誠不鄙余言而益勉

將所造孰之能禦耶如是而後稱爲公之後也予敢以
爲允嘉言之允嘉其以質之尊府何如

送劉副使士皆任廣東按察司序

宣德戊申之冬予友劉咸士皆以歷四川河南兩按察
司僉事滿九載來考績于京師會 朝廷選大臣肅清
風紀四方憲臣考績至者率不得苟書最而士皆以在
書最列明年吏部上績遷補河南按察副使未行其前
任者坐事得釋應復舊職 詔改士皆任於廣東介行
工部郎中蕭君養高太常博士楊顯希淳求諸縉紳君
子歌以送之而授首簡屬予爲序竊惟 國朝自洪武
芳洲文集 卷之四 果

中到今吾邑之士任憲職者不爲少矣而爲按察副使
才四人焉四人之中三出於劉槎翁先生子高子敏其
一則士皆也雖非時同而可謂劉氏盛矣初槎翁先生
以宏材與學事 太祖高皇帝由職方遷北平氣和而
內實剛行潔而政實恕皎然如白壁之無瑕溫然其德
惠之可卽先輩君子之巨擘也其流風餘韻在人者至
於今尤彰彰不衰於乎不有作於前固無以視法於後
不有繼於後又何以儷美於前予與士皆鄉之後輩而
知先生者有志之士尤欲求其所未聞且遠者而私淑
焉况先生吾所已知而近者舍之而他求豈好善有誠

者哉士皆舉進士贊憲兩藩固已有賢譽於時矣今爲
按察副使而與先輩巨擘實同則予欲有言於其行非
舉此不可也不然則道在邇而求諸遠豈忠告之謂哉
雖然予之斯言非空言也誠不鄙而取之將其流譽自
有以追配於先生者矣士皆茲行又得便道過家躬捧
命書以爲親榮以遂其平生之至願爲樂可勝道哉因
併書以爲詩序云

送知府白瑩中還紹興詩序

正統十三年春天下諸司皆來上計京師蓋自京畿有
司以至鹽馬之吏自外藩憲以及州縣之官不下千數
芳洲文集 卷之四 聖

百人其間有賢有否有勤有惰有得其民之心如慈父
母之施愛於子有失其下之望亦如暴虎狼之致憾於
人者焉然何足以知之賢而勤者得 賜璽書褒諭足
以榮於無窮其不賢而惰者見付有司罷黜足以辱其
平生又有得其民之心者民愛之如父母或求遷其秩
於 朝廷或求詠其德於君子所以願望之者無所不
至失其下之望者人惡之如虎狼或相與訴其罪於官
或相與彰其惡於外所以驅逐之者無所不爲士之仕
也果何以得此於人哉傳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觀於
此可見矣陝之漢中有磊落傑出之士曰白瑩中者其

殆所謂得民之心者歟瑩中名玉自太學生釋褐擢制
江台州府通判繼調任紹州府兩郡人士仕及有事於
京師者甚衆然其相與稱譽瑩中之善政者如出一口
以謂郡當凋弊之餘而得瑩中佐理其間爲患者除爲
利者與爲惡者有所懼爲善者有所賴故其去台而調
越也台民乞還之者如子之望父母官滿而去越也越
民乞遷爲郡守者亦如台民之望其留不獨求遷其秩
於 朝廷如前日而又求詠其德於君子如今日者焉
則謂非其自己求之之福而何蓋瑩中旣以越民請得
爲其郡知府比來上計而還紹興人士又求縉紳之士
芳洲文集 卷之四 聖

作詩以詠其美此余之所以云然也詩凡幾篇今潛縣
丞魏瑤又以郡人之意請爲之序余故樂爲之書使人
知瑩中之非可以易得也

芳洲文集卷之五

泰和陳循著

序

石岡蕭氏族譜後序

泰和之石岡蕭氏始於諱遜者自玉峽來居之至於今傳十有五世矣世多業儒固有傑然忠義材學之士嘗出於近代者而惜其皆不遇以顯而始大顯於今河南右布政使省身豈非積累之久而發之乃大乎布政使君游鄉校時予已敬慕其為人矣比其舉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授刑部主事陞郎中則又聞凡稱士之溫恭芳洲文集 卷之五

謹重者率歸之今爲河南而聲譽爲益著謂非大顯可乎予嘗親接布政使君之父自誠先生於鄉黨痒塾間炙其言德溫溫淳篤古君子也嘗竊以謂子弟有若父兄何患乎家不振問里有若先輩何患乎俗不厚今幸先生康健清明且教授於鄉族雖老不倦後生俊秀有所考德而問業焉夫即先生之一身固宜有賢子如布政使者況積於其先者非一世一人耶將其後之興有不止此也布政使君間以先生所續其蕭氏譜屬予一言泝蕭之先爲齊宗室子雲子雲之後有諱望者居臨江之玉峽而遜則望之孫今譜斷自遜始而以玉峽自

望以下七世冠於其前以備參攷而蕭氏之所謂忠義材學卓卓於前日者則已具見諸先生之作予特舉其發於今之盛者以見積善之慶有如此也蕭固鄉之宿望今家居者雖無復赫赫之盛如往時而亦未聞其有乖爭之風如他族者至於淳謹之習尤多於乎爲善孰有外於是乎

泰和南富王氏譜序

泰和南富王氏系出太原唐龍紀中有諱該者徙居廬陵之何山以避亂諱字元仁好善樂施人稱長者又上徙安成之連嶺宋景祐中其後有諱展者如自連嶺徙芳洲文集 卷之五

泰和之南富自該至展九世皆錄於前題曰安成連嶺之派自展而下通十三世皆錄於後以爲泰和南富王氏之譜蓋展生富貴盛貴盛各他徙富三子長美道爲宋學諭美道亦三子長元承所居建樓其後又因自號南富樓居王氏以別於其同姓譜元承之七世孫守訓守真所作故錄樓居者特備亦蘇老泉爲親之意也元承之孫仲鴻嘗從宋丞相文信公起義兵以勇力率先鄉邑丞相嘉之嘗經其里本王晉公故事題其舍曰續槐精舍至今墨蹟猶存今王氏兄弟以明經舉鄉貢者三人曰經太康教諭陞郡教授曰維曰紳皆太學生舉

進士者一人曰紱經維紱皆仲鴻之六世孫丞相所謂
績槐其有徵不誣矣要之皆植德之報也於乎欲其後
之盛且賢者可不知所務哉守訓經維之父而以維後
其弟守敬守真紱之父也皆予所識而信重者獨維同
游邑庠最故其他養恬逸老務義讀書於鄉族者尤比
比焉亦可謂盛也矣經維之來京師以此譜屬爲序因
爲之書以視其將來者庶乎其有所感發哉

浮梁田西李氏增修族譜序

浮梁之田西里有文獻家曰李氏焉系出唐衛公靖四
世孫江南等處安撫使元元子饒州刺史祐黃巢盜起
芳洲文集 卷之五 三

避居歙之黃墩刺史又五世至宋秘書少監璣璣子亨
正紹定壬辰進士由道州司理遷浮梁縣丞丞子昱咸
淳乙丑進士授縉雲縣尉始居田西縉雲子久益咸淳
甲戌進士以乞養母得補浮梁主簿咸道園爲表其墓
者浮梁孫仲元延祐四年中江潮鄉試授處州儒學錄
處州四世孫亨善洪武中舉茂才歷東陽奉化兩縣丞
贈文林郎監察御史文林子安授永樂甲辰進士授福
建道監察御史文林郎嘗倣歐蘇之法重修其李氏譜
作世系圖衣冠光榮叢載三篇共爲四卷自序其首且
有望於後人世纂代修其尊祖宗而教孝弟之心至矣

至是御史增而續之求爲之序夫所貴乎士大夫家以
其不昧於所從出不棄於所同分禮義仁厚之風恒藹
如也然非有道以維持之不能故譜族所以維持禮義
仁厚之道也御史能由是道豈獨承其父志將見李氏
子姓尊者逸而卑者效其勞富者予而貧者有所仰禮
義之風行親其親而賢其賢長其長而幼其幼仁厚之
俗著有不本於此耶故爲之書以俟其來者云

陽城林氏重修族譜序

余自濫官於 朝凡閭之士自儒學起家者鮮不識且
知之獨林陳二姓居多焉譬之於水與木水之支流衆
芳洲文集 卷之五 四

且盛者其源必廣以深木之節葉繁且榮者其本必大
以遠則夫人之貴且多者有不根於祖宗積累之厚且
久也哉若莆田之陽城林氏其可驗者也林氏之先有
曰披者仕唐官至太子詹事子九人並爲州刺史時人
稱爲九牧林氏曰攢者官至福唐尉母喪廬墓致有白
鳥甘露之祥事上詔旌其門時又稱爲闕下林氏至宋
紹興間有登第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曰枏者始徙居陽
城遂爲陽城始祖銀青光祿傳至宣議宣議傳朝散朝散
傳中大夫大夫傳知縣知縣傳將仕將仕傳節推節推
傳帥幹帥幹傳致政致政傳副使副使傳四傳而至今贈

奉議大夫湖廣按察司僉事用徵僉事傳坦坦今貴州按察使也自銀青至按察凡十有六世矣而其間躋顯仕者什七八隱德弗耀者才什二三耳不謂之貴且多可乎貴州公懼傳世既遠而不譜以載之不惟無以別其親疏長少之分且將失其所從孝弟之道必至蕩然於宗族矣乃因其譜之舊而重修之間又懼其先祠之成於上世者日就傾塌無以致夫歲時享祀之誠嘗因謁告歸家徹而新之於乎譜以示其族人使知所從與夫親疏長少之分則孝弟之道興矣廟以祠其先代使有所慕與夫風雨霜露之感則追遠之義著矣貴州公芳洲文集 卷之五 五

西昌冠朝郭氏族譜序

西昌冠朝郭氏系出唐中書令汾陽王子儀蓋子儀第六子曖曖次子釗釗第四子仲恭仲恭長子翟翟字元明以僖宗乾符五年避黃巢亂自金陵徙居吉州泰和縣龍泉鄉十善鎮隱儀岡元明四子長延勃次延嵩次延暹次延禧延禧又徙居符竹延嵩曾孫整曰五十一副使者又徙居層溪為層溪之始祖副使二十郎二十郎傳堯堯傳僅僅傳之美初泰和里各有層溪而未嘗有冠朝也宋景祐元年僅與之美父子連登進士仁宗嘉之改僅名佺賜詩褒勉既而佺官祠部員外郎河南府運判贈太常博士之美官屯田員外郎通判定國軍芳洲文集 卷之五 六

官京師三十年始以 恩例調補吉安千戶所於今又
十年矣嘗與其季父以存甫曰先世譜系難明而族人
之聚居於冠朝者日遠且繁使譜不續將無以明本源
而別戚疏尊卑是非於方來也夫本源不明戚疏尊卑
是非不別若無害然尊祖敬宗親親長長幼幼之機所
關不可一日無者以存乃命其從子永高暨其子永方
永潔永信等命宗族之老成賢智若思昌甫者相與續
其世譜其法同姓而非所同出者雖居冠朝不錄世絕
而懼有妄冒者則直註曰無嗣非其族雖富貴不收果
同宗雖賤貧不棄得夫尊祖敬宗親親長長幼幼之道

芳洲文集

卷之五

七

譜成以余辱倩於郭氏者謂宜爲序其家有劉槎翁先
生所錄先世遺文及當時卿大夫君子題跋可徵非一
非特余言而後能示信也獨念郭氏之先勳業著於唐
科名顯於宋而其子孫又衆盛於今日皆非他族可比
前代簪纓不可尙矣今以武畧遭逢若吉安千戶父子
以文學進用若尤溪典史仲夔連江教諭之信君輩又
皆表表足以有光於其前人子孫徒衆盛云乎哉凡繼
今者誠能勉力讀書務義以求不忝於其前人引而長
之則郭氏之家聲世隆其有窮乎今年以存甫命永高
永潔來京師促此文曰子諾十年矣可更緩乎余誼不

得辭遂書此以復

桃源蕭氏族譜序

西昌蕭氏之族非一而其詩書之習豪俊之產禮教之
尙園田之富彰彰有譽於六卿諸邑之間者惟桃源爲
差備其他園田之富固多有之而禮教之尙或不足詩
書之習或多有焉而園田之富或不逮於斯四者或優
於此而劣於彼或備其三而闕其一此余所以謂差備
者惟桃源也夫世之所謂善族者豈必四者皆備而後
得耶詩書之習禮教之尙苟興行於父兄宗族之間則
豪俊將由此而出雖無園田之富天下以爲美也族之

芳洲文集

卷之五

八

美惡固不係園田之富有無而或園田之富生於詩書
禮教習尙之餘則於詩書禮教之習尙爲益有助矣何
也古稱既富方穀又謂衣食足而後禮義興此古今之
常理自非聖賢豪傑之徒鮮有不如此者而謂千數百
指之族相聚居於閭巷田野之間性命賦稟所不能齊
其能一一不待富而後穀衣食足而後禮義興也哉此
園田之富所爲有助於詩書禮教之習尙而余有所徵
於桃源蕭氏之族也今按蕭氏居桃源者自宋慶元至
今宣德之歲其第四世曰漢卿漢卿子一龍一龍七世
孫瑄皆登進士科者瑄任刑工兩部主事有才能譽瑄

族兄穰穰族子鈞皆明經舉鄉貢穰爲臨淄始與兩縣教諭鈞歷朔州德慶兩州學正皆稱善教其餘或修舉子之業或以文學訓淑鄉族蓋不可以數計淺深量也此可見其詩書之習少時聞諸老長一龍進士有孫以三鳳名三鳳又生十子三十一孫三十一孫之中其最季者有曰斯萬斯遠斯賢斯和斯禹又端重謹厚爽朗特達足爲一鄉之望此余所聞而未及見者也僅及見者斯萬之子廣東提舉大使安石斯遠之子安泰斯賢之子安恒安韶斯和之子安正斯禹之子子相子克子啟或循雅而謙溫或磊落而超邁又皆表表然傑出於

芳洲文集

卷之五

九

其族此可見其豪俊之產所居厦屋鱗次亘百連干而宗族長幼相爲鄰保絃誦興自旦達暮而父兄子弟相爲師友四方文儒碩彥若前豐城教諭劉公子彥翰林修撰張公伯穎少師楊公士奇侍講余公學夔與凡有名稱於江鄉間者皆嘗禮致之爲塾賓以資講習討論之事其間尙德右文之士固衆而獨安韶之子德通安正之子德寶數輩尤喜交好名賢當前翰林學士解公縉紳以庶吉士見重於一時也江鄉少有適其意者而獨與德通輩極相權洽嘗造其家見其家人相與尊者坐而卑者不敢肆少者執役而長者得自逸哉

禮分明於家庭解公嘆曰詩禮者聲音笑貌云乎哉言不在誦說在於執守也以是益重蕭氏此可見其禮教之尙江南之境山水強半而地可耕治者僅十三四故凡民以貨得園田富者至數十頃盛矣吾邑之地可耕治者雖差多於鄰邑而蕭氏有地數十頃者恒一二人又足爲吾邑之冠蕭氏以是爲吾邑冠而又有詩書禮教之習尙庶幾乎不忝也昔子貢問孔子曰貧而無詔富而無驕何如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夫貧而樂遊而難故居先富而好禮順而易故居後使富而不好禮則尤不足論矣此余所爲有取於蕭氏歟蕭

芳洲文集

卷之五

十

系出齊宗室子雲子雲仕梁官至國子祭酒既而退居江右之玉笥山傳二十世至伯原者仕宋爲泰和丞繼遷知縣比得代乃卜居邑東之桃源里蓋桃源始祖也至德通凡十二世矣前二十餘年余兩次南還德通以其增修諸大夫所作蕭氏譜屬序一言余皆未暇有復孰計德通竟湮先朝露矣去年忽復增修此譜問又以其尊府德郁之命來申前屬按此譜第十世幾五十人其最長房曰安誠甫實余先祖侍郎學士府君之女弟夫也德郁之仲子琨又偕先兄靜修先生而德通之子壻則偕於余余家於蕭氏者如此則余之序其譜願終

可以未暇爲辭而廢古人掛劍之誼於德通哉況又有德郁賢父子惓惓以厚宗族爲心而可以有孤憤百餘年來縉紳能文之士爲蕭氏序述斯譜者衆矣論其辭之工精固非余所敢望而論書之必以其實如前所云則又非余所敢讓也使凡蕭氏子姓能循守其先世詩書之習禮教之尚於無窮焉則豈特爲一鄉一邑稱首而致天下以爲美也有不難矣尙其勉之

清溪陳氏譜序

余方八歲入小學時同里陳邦寧者咸在爲忘年交又三十年邦彥之子仲仁名正邦寧之子仲旦名穀並舉芳洲文集

卷之五

七

永樂庚子江西鄉貢明年仲仁來會試於禮部得授忠州學正來謁知爲邦彥之子余爲之喜又十九年仲旦亦來會試得授晉寧州學正時邦彥邦寧皆康疆無恙親見其子並有時名如此豈余之喜所可倫哉其後仲旦復自無爲州學進爲翰林侍書惜乎邦彥邦寧不得見而喜也然仲仁仲旦所以光榮如此者孰非其父積善之所致哉仲仁嘗懼其族無譜無以示本源別尊幼而教孝弟於將來也乃卽其所可知而有徵者斷自泰和醫學教諭叔賢爲始作清溪陳氏譜以譜其世之爲叔賢後者自叔賢以上莫徵者雖富貴不錄自叔賢以

下截然者雖疏遠弗遺蓋得乎古人別是非教仁讓之方也按譜叔賢生某某生邦彥邦寧邦彥生仲仁仲某仲某邦寧生仲旦仲善仲餘仲仁生某某仲旦生某某自叔賢至仲仁之子止下六世凡若干人余所見者皆駁駁於向善之域不謂之令族乎夫所貴乎族之令者非以有貴富之謂也以其有爲善者衆也誠使人人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禮遜興行乖爭不作則可謂爲善衆矣不然雖有富貴之盛傲賢長惡倚勢作威視交京爲向背何足謂之令耶陳氏之族其無失此者也仲旦以余爲父之執且又同在翰林請爲序其陳氏之譜請芳洲文集

卷之五

七

至六七不倦故推仲仁所以作譜之意書識其顛使凡登是譜者觀而勉焉

西昌城西羅氏族譜序

西昌城西族屬之衆室屋園池之富且盛鮮與羅氏儷者且有詩書仕宦之美蓋令族也按其先系出五代周世宗殿前都指揮使彥環宋太祖登極周侍衛親軍副指揮使韓通率兵禦之爲宋軍校王彥昇害禍將有連彥環子玠以通子增避走廬陵居焉玠仲子延又自廬陵徙泰和仁善鄉之中園里遂爲中園羅氏延九傳至元達分居切頭元達生仲實仲實生祖宏祖宏之子均

瑞少孤因隨母適城西劉氏茂林氏遂冒其姓以居均
瑞三子長仁壽仲文壽季良壽仁壽生孟敬孟明孟遜
孟昭孟德孟隆孟武文壽生孟貴孟良良壽生孟慶孟
舜孟友仁壽嘗欲復其祖姓未果而歿蓋昭兄弟始承
其志相與以請於 朝復之時其叔父已有事隸兵籍
者當時之制兵戎不得易姓分籍防有倖免之患以是
文壽良壽皆不得預復姓之列故今姓羅氏者皆仁壽
之後而姓劉氏者則多文壽良壽派也姓雖殊而族不
別服有盡而情尤親君子敦尚本源之誼於此足以見
之譬之水流於地雖有爲江爲河之分然未嘗不爲水

芳洲文集

卷之五

五

水生於土雖有在山在原之異然未嘗不爲木何也以
其勢殊而本一也余於羅氏之居城西其復姓與否亦
以云於乎族之衆也以其敦尚禮義與有詩書之承不
乏爲貴誠有可貴則其勢分雖有所不容已而其尊祖
敬宗敦念根本之意雖歷百世之遠有不能自己也然
則維持族屬之道舍詩書禮義何以哉余與羅氏同邑
且有世好其族千有餘指其老長以孝友忠信樂義之
行見稱於鄉邑者固多其子弟以詩書秀偉好學之質
稱用於當時者源源無窮豈獨足以維持其族屬於尊
祖敬宗敦念根本而已余幼時嘗辱孟明孟昭兄弟愛

厚而與孟昭長子鄉貢進士璫崇升游鄉校最相友善
仲子謙同鄉舉其後謙舉進士爲刑部主事員外郎郎
中在京師二十年又相與往還親厚倍他人至於孟隆
子縣縣教諭宏孟舜孫江津教諭季禎孟敬孫仁和訓
導恭監孟眞子太學生旭俱以明經科貢起家皆余所
愛重者其在鄉校如謙子翰俊秀者尙數人尤未可量
其有以維持於將來當何如哉謙字崇本嘗求余序其
修羅氏譜余久未暇有復歲之己巳崇本以其上官尙
書俞君士悅之薦起遷廣東布政司叅政將去京師遠
矣復以序譜來促爲文余與羅氏連世相好如此復可

芳洲文集

卷之五

五

以無暇辭於其行哉乃爲之書俾其族人子姓相與觀
且勉焉

泰和羅氏族譜序

泰和旌孝坊後更名平易坊者在今縣治前東去百步
許昔羅氏世居所在也羅故德安貳守子理先生之族
余生在先生罷官謫戍甘肅後不及相識先生而獨聞
其清德卓行於老長間與交其仲子賓畿耳坊名旌孝
由先生曾伯祖伯壽主簿孝行卓異而得今羅氏已久
無居此坊者非讀諸老前輩之文於其家乘勿謂坊名
所由雖名亦未及聞嗟乎以余之年尙然況又後生於

余者耶此事所爲不可以無文爲徵也此可傳之不已者所爲莫愈於爲善也然則爲善堅於金石之言豈誣也哉譜羅氏上世者亡於先生少孤值兵燹之際先生譜之而所譜者無幾迄今其人存者又無幾也獨上世之善行榮名巋然存於文字之間無有窮期非堅於金石歟竊讀譜謹行士也問錄其羅氏譜寄北京俾其兄之子昇屬余爲序譜固以示本源所自爲教孝弟之方苟非有可稱道效法者於其先抑何以爲觀感興起之本於其後哉若伯壽之孝行與先生之平生足以爲子孫世世之鑑矣況有諸老前輩之文傳之而賓畿又

芳洲文集

卷之五

五

後其尚式之

泰和寧溪蕭氏族譜序

泰和東南去縣幾半舍許有曰寧溪里者鉅族蕭氏之所居也蕭氏本廬陵之故家宋末有諱翁者始自廬陵徙居寧溪爲泰和人翁生富叔富叔四子孟某仲某季某皆秀偉而卓特孟生丙六以道以惠以其丙六生計茂以道生計大以惠生計政以某生計先以某生計定仲某生孝孝生魯思與季某生添祐添祐徙五都二子漢遠某也叔某生某某生思順蓋自翁至計茂兄

弟十人相傳已五世矣以貴產雄於一鄉而其盛且大者計茂之子存壽存菊存信存壽五子季良季修季冲季昭季啟存菊之子季莊季肅存信之子季康尤爲挺然傑出於里族者季良兄弟五人存子凡二十人季莊兄弟有子六人季康有子三人二十九人又通有子七十餘人不謂之盛且大可乎其次計太有子三人長存厚生季新季倫季東兄弟七子十有一孫存吉生季夏季丹季瑤兄弟八子六孫其餘計政而下兄弟八子孫曾元之多具載諸譜又有不可勝紀者焉余所及交識者季修季冲季廉季修之子用璉用愷用璉如季

芳洲文集

卷之五

六

啟及季東季祥季實季初季勝季賢季升與其子姪用拱用璉諸昆弟輩又皆樂善好禮爲衆所稱不獨盛大而已季冲季廉兄弟嘗懼族大且衆苟非有以譜之則祖宗所從出與支派所由分尊卑昭穆之序親疎厚薄之等莫知所適從矣於此而莫知所適從其不至於凌犯乖爭也者幾希此寧溪蕭氏譜之所爲不可以不作也歟譜成合族子姪不遠數千里遣人來求序將以傳信於後嗣也余於蕭氏夙有世好又先祖母而下蒙欽弄有三夫人坐在寧溪北大江津濟之上故於蕭氏往還尤爲厚善則序其譜顧豈可以辭哉君子之所以

厚族者孝弟忠信以率其本禮義廉恥以倡其用使人有所効而世有所承行之不已傳之無窮豈不足爲江鄉之重望哉爲蕭氏之子姓其尙勉以成之故因序譜書以爲勸

雙溪鄭氏族譜序

西昌鄭氏之族最鮮而其特著稱者惟雙溪之族耳其爲泰和之族者十四世而始於吉州通判新爲雙溪之族者九世而始於叔文自新之子平甫至叔文之子季選六世皆單傳自季選之子開先昭先儀先道先智先謀先以下而鄭氏之族世繁一世殆千數百指矣木之芳洲文集 卷之五 七

本厚必千霄漢而後枝葉愈繁水之源深必達湖海而後波濤愈大亦理之固然也新宋端明殿學士穀之子京西節度副使自強之孫其傳之遠且大其無所由然哉新九世孫以泰其子庭鉉族子祥符遞運大使庭賓國子監生庭重族孫新安主簿宗顯皆予所嘗交者此開先之後也庭鉉名崇又嘗從予受學歲之乙巳宗顯以其所修鄭氏譜求爲序西昌大江之南有溪其源自萬山中百折而北以東達于大江而自縣城南行二十餘里以達于溪旁者即雙溪也瓦縫鱗次舉目彌望森然如城郭之居者皆鄭氏也予嘗泛舟道溪而出或艤

棹一登焉愛其田園衍曠丘林岑蔚未嘗不興懷於既去則於宗顯之屬序此譜也寧不重有感哉宗顯爲人甘苦澹謹操守其才足以有爲而其官獨久而不進然視其心乃泊如也其有以光於鄭氏矣

南岡蕭氏族譜序

蕭氏之先世家於潭後有曰敏曰敬曰敞曰玟兄弟始徙而他敬字恭老仕至戶曹其子諱坦字明卿者爲泰和宰故敬罷官依家邑之龍門敏家和溪政家水南敞家安福敏敞玟之子孫不可詳矣而譜所載則皆敬之後也再徙南岡又分螺溪又分秋嶺今之居南岡者實芳洲文集 卷之五 六

出於敬之孫起家又五世至仲信仲信生子俊子俊生大章大章生久翁久翁生壽卿壽卿生德中德中生源慶源慶生爲表其墓者其子黃陂主簿元圭復以其蕭氏譜來求爲序按譜蕭氏上世稱且顯者不獨戶曹縣宰而已八世有曰子簡爲贛州學教授九世有曰時發官至朝奉大夫十一世有曰夔甫年躋九十六兩蒙朝廷賜帛存問比卒諸子送葬皆年過六七十履霜皓首爲世所羨十二世有曰渾舉進士爲瑞金縣尹十三世有曰可與自廣東請舉歷官教授巡檢惠州知事其餘多業儒術今其族注居元圭之兄弟子姪尤彬彬然

所至蓋有未可量者可不謂之善族也哉夫族屬之盛
子孫之賢者固由其祖宗積累之深厚然非有譜以明
其本源序其昭穆別其親疎則孰知其同出于一人某
爲祖父行也已所當尊某爲子孫輩也已所當慈某爲
已至親不可以待衆人者遇之某於已雖疎不可以加
途人者視之喜有慶戚有弔患難有相賙恤長者行之
幼者視以爲法厚者舉之薄者因以自化夫孰非由於
譜者耶故譜者教孝弟之要道也然非序以告之又孰
知夫所以作譜之意此元圭之所以求於予也此予所
以爲族人道也若夫譜之誤次有詳有畧有闕而不可
芳洲文集 卷之五 九

强先則一因其故云

建昌新城朱氏譜序

邵武光澤儒學訓導新城朱君文徵修其朱氏族譜之
既完也會其子鼎應求賢舉當上京師乃自光澤走書
命以譜來因予邑蕭進士孟奎求爲之序孟奎予邑俊
秀嘗與文徵同領永樂癸卯鄉舉最相厚善故爲求序
之意甚篤予又愛鼎好學務義且有尊祖敬宗之意故
亦樂爲之序不辭按譜朱氏系出新安徙新城前盈宋
季有曰三承事者爲光澤尹奉母之喪歸葬邑之東山
廣照寺後廬墓三年因卜居於中山今爲中山始祖其

從弟曰五朝議者居蘭魁坊則蘭魁坊之始祖也三承
事生元朝奉郎泉州通判七三通判生萬七萬八萬七
以父蔭補彬關站提領萬八自中山徙邑之津南杏林
又爲杏林之祖萬七生羅卿羅卿生保孫復孫道孫保
孫生原孫夢孫復孫生潮生鳳陽道孫生應祖晚成晚
住晚成則文徵別名也自光澤相繼受廣東潮江之聘
爲鄉試同考官有公衡鑑之譽二子皆克承家鼎與群
士同試於朝列卿大夫名在高等其嚮於用固未可量
然由此而益自力焉則其將來又獨有可量耶此予所
爲樂爲序其譜不辭也予樂爲序其譜之意固如此矣
芳洲文集 卷之五 辛

而文徵之所以求予序者蓋有在焉夫族有譜則後世
知其所從出與分知其所從出與分則親者不至於視
如疎而疎者不至於間其親孝焉敬焉必以承於吾之
老長友焉愛焉必以加於幼稚而無所謂於所厚者薄
之患也使朱氏之子姓誠如文徵譜族之意而各務勉
於已將見自一身而化其一家自一家而化其一鄉有
不難者風俗何患乎不美哉勉之勉之

龔溪劉氏重修族譜序

西昌劉本靜以其重修譜來求余爲序余與本靜同遊
鄉校同聚于京師者皆數年有相知之雅焉則于其請

豈可愛一言而不爲相勗也哉劉故邑龔溪著姓系出
長沙定王發有世隆者徙安成之章湖至孫成章徙邑
之洪半塘宋季乾道間天祚乃徙今龔溪悅山水之勝
築室居焉天祚之四世孫曰昌翁兄弟四人其華翁傳
壽可孫子堅仲堅三世皆以貲產甲其鄉而皆秩宏豪
邁閑于詩禮至今聲稱鄉邑間寧翁傳章可賢可賢可
之孫則本靜也本靜名靜餘歲貢廷試擢高等入太學
仕爲藩陽和陽兩衛經歷溫雅平實見愛重于君子而
義翁之三世孫德輝疏達曉朗亦劉之卓卓者也今年
來自其家能道其諸父本靜于是譜拳拳之意是皆知

芳洲文集

卷之五

三

尊祖敬宗而敦孝弟者歟夫家之爲患每始于乖離而
乖離之端在不知所本榦強而葉斯茂源深而流斯長
有本者也劉氏舊藏譜牒有諸名公詩文足傳其盛今
復見賢子姓能重修以明其世且欲求其所以爲後世
之可繼者而光大之信可謂知本矣故凡其族之人登
斯譜者油然而興起其孝敬之心雖至百世之遠喜有慶
哀有弔貧窮患難有相矜恤而不淪于其所乖離者寧
知又不始于今日乎故因本靜之請爲書以貽之

泰和梅山曾氏族譜序

夏封少康之子曲烈于郢至魯襄公六年莒滅郢太子

巫仕魯去邑爲曾故凡後世之姓曾者皆自此也宋有
諱日陽者梁車騎大將軍道始之後自虔之寧都徙居
興國崇賢里曾家營至建炎間日陽之十世孫伯瑜又
自曾家營遷泰和仁善鄉之梅山今爲梅山曾氏始祖
傳若干世至諱才甫才甫之後是爲必昌必昌生信可
信可生思思思孝忠生五子存敬存德存禮存厚存道
自存敬至存厚皆蚤世獨存道無恙且克植立以承繼
其世美爲務存道二子長仲塤次仲篴皆卓卓有父風
家故多貲恒推有餘以賑不給爲鄉里所稱譽當時富
於貲產如存道父子者固多而如其樂施者則或寡也

芳洲文集

卷之五

三

仲塤子人長與明次與樸次玘仲篴子亦三人長琚次
珪次琢其族屬之蕃衍殆駸駸然不可以涯涘也族故
有譜遭元季兵燹失不存存道懼後之人無以考見其
世之所自也乃錄其官閥見於祖父者并其所傳爲梅
山譜譜成間因出穀助有司賑民饑蒙 朝廷賜璽書
旌爲義民赴 闕陳謝竣事退以求序其首譜固因考
見其世出而作然序昭穆而別疏戚不可無者嗟乎世
出不知所在昭穆疏戚無序且別人道紊矣孝弟睦婣
之行喪矣其爲患害可勝道哉此曾氏譜所不可廢而
系道其作者之意使知所守亦不可少緩也故爲之書

泰和東陽劉氏族譜序

余友河南按察僉事劉士皆與其從弟兵科給事中士拯以其所修劉氏族譜來屬余爲之序余與劉氏同里閨少時與士皆兄士鬯從兄士申同學繼與士拯同舉進士同官於

朝又最相好則其以譜序屬亦宜按譜劉氏之先本金陵人五代有諱況者仕爲柳州判官歸至泰和以道梗不能去遂留家焉況以後世遠不可知所可知者士皆之六世祖實夫實夫子醫學官明達而下故譜著之特詳夫族之譜固士大夫家所宜有而著其所知其所不芳洲文集 卷之五

序

可知者闕焉亦作譜者所宜然也士皆之父仲良甫士拯之父仲高甫爲人謙謹樂義而其子姪之家居者又皆循循文雅而志於學孝友不愆於家庭信義不失於鄉里蓋一鄉之望也夫盛於今而苟無以維持之於後則安能久而不遷哉故士皆兄弟之作譜不獨明本源別疏戚而開孝友信義之方實有望於此士皆兄弟用心如此罔上不失爲賢子孫下不媿爲賢父兄矣則劉氏之後可不顧念而懋敬之以無媿於士皆兄弟也哉

南溪曾氏族譜序

南溪曾氏族譜者譜曾氏之居南溪者也曾氏余邑著姓蓋唐光州團練使延慶甫之裔延慶徙自金陵世居城西之文溪迄宋嘉祐元符間其四世孫巖之子南夫甫兄弟皆以累舉入官代不乏承衣冠文物至今稱之南夫季子國望國望生應麒生逢吉生賢可賢可生琳至元季由文溪而散處者分六族南溪其一也或顯或隱雖各不同均不失前人之望於乎曾氏亦盛矣哉琳退處邑南雲亭之廬傳和甫復遷南溪按其舊譜足以正其本聯其支以考見其昭穆疎戚之序然世遠族

芳洲文集 卷之五

序

分不能無繫於心者此南溪之譜所以作也譜作於江陰太尹季宗斷自初遷南溪之祖和甫始傳五世爲季宗與其國學生夢淵及寧國同知鐸而下凡八世矣似載新譜而舊譜亦存之以備參考於前之分也不忘其所自於後之傳也得以繼續於無窮此季宗尊祖敬宗之心承先裕後之意抑將承藉維持使愈久而愈盛也余聞南溪山水雄秀園田沃富前輩多忠厚長者承閱閱之輩以禮義相尙以詩書爲世業非他族可比蓋積於前者豐厚而盈故延於後者蕃盛而遠譬之長山巨谷之木根盤深固則其枝幹節葉發榮滋長豈直蔽一

丘一壑而已哉余於曾氏亦云雖然故家大族皆由祖宗立德以啟之不可恃以久也要在以德繼之德莫大於仁義而孝弟其本使曾氏若子孫知先世立乎其前者如此善繼所繫之重世敦本始厚倫理篤恩誼加之文循守先人之舊望而乖戾不生則傳之百世愈昌愈盛於斯譜之作有耀矣不然祇以為辱季宗吾鄉校老友譜成千余序故直書以歸之曾氏子孫其可以不懋敬之哉其可以不懋敬之哉

冠朝翰溪蕭氏族譜序

冠朝翰溪之有蕭氏自宋紹興間有諱益字伯謙者由芳洲文集 卷之五

金陵來居之伯謙二子次曰善夫善夫二子次曰唐成唐成一子章彬章彬二子儀甫榮甫儀甫一子榮甫二子然其孫曾則衆多蕭氏自此彬彬乎其盛矣由伯謙來世知讀書至儀甫又攻於翰墨因名其所居之溪曰翰溪翰溪冠朝之溪冠朝以郭氏侄父子同日登進士第 朝廷名之翰溪以蕭氏儀甫攻翰墨而白名之其名之者雖殊然地以人而勝一也夫人苟有善美於已拔出於衆地猶以之而勝況於其躬有不光榮者乎是不可不勉蕭自伯謙而上故有譜載所始元季淪於兵燹至儀甫之曾孫友賢復與其兄弟互以所聞著蕭氏

譜而始於其遷泰和者不敢有冒妄也友賢之弟友信四子十孫於宗族爲獨盛今友信孫曰旭麗者舉進士爲業走數千里從師務學既而有得而歸乃以其蕭氏譜求爲之序於首簡時榮甫有元孫曰以和者旭麗族父也來視其子壻進士曾輩於北京亦以爲請二人皆篤實溫溫乎可重余以是推蕭氏上世其必皆忠厚之士哉故不辭而書之以示其後之人使知所自且有所感發而興云

泰和洲下羅氏族譜序

余泰和東南鄉之洲下里有羅氏族蓋自梁開平初有芳洲文集 卷之五

道者徙自吉水岐下來居泰和之中園里其後始分廬陵清湖及洲下里二處其曰坦者洲下里之始祖也然其譜猶始道者者不逸其所從也坦三子瞻斌珪珪五子龜龍慶彪彪子邦勝邦勝仲子季華季華次子子益子益長子平可平可長子志遠子文祥文祥子宗仁宗義宗智宗仁洪武中舉孝廉以親老辭不仕宗智子敬珪敬珪敬珪敬珪永樂丁酉鄉貢進士歷官栢卿雲夢訓導改漢川縣河泊大使蓋余同游鄉校友也今年以官滿自漢川來考績於吏部奉其尊府之命以所修洲下譜求余爲序按羅上世居宜城其後有曰裏者

爲成都守有曰腹者爲襄陽守有曰宏信者拜唐中書門下平章事宏信又七世至崇勳徙居江洲崇勳子琬又徙居岐下云自宣城傳至今數十餘世愈久則愈大愈大則愈相承而不替蓋積於前者豐厚而盈故延於後者茂盛而遠譬之長山大谷之木根盤既深則其幹枝節葉發榮而敷布也豈直蔽一丘一壑而已哉吾於羅氏亦云少嘗得拜宗智先生謹厚樸直以詩書授徒於鄉里其修潔自如雖縣大夫不可以苟致超然有物外之趣也今年九十餘矣耳目精明飲食起居後生小子或有不逮而余不及見者僅四十年於其屬序是譜

芳洲文集

卷之五

五

而何以辭乎哉故爲之書俾其族人子姓於其所從出與分待之皆不可或薄也

盱江江氏族譜序

盱江江氏族譜蓋譜江氏之居盱江者也按江系出顓頊元孫伯益受封於江爲楚所滅子孫以國爲氏伯益傳若干世至瑕丘者嘗受詩書春秋於魯申公瑕丘傳若干世至漢諱革字次翁者事母以巨孝見稱於鄉里官至諫議大夫其後徙居閩之浦城至諱淹字文通者仕齊武帝累官至侍郎梁天監中遷金紫光祿大夫封醴陵侯宋季其後又自浦城分居盱江盱江之有江氏

始此有曰千一承事曰千三朝奉者在元時以積德務義見稱於鄉朝奉二子德淵國朝洪武初年以茂材舉擢直隸廬州府知事居官有廉能名蒙太祖高皇帝勅旨獎諭德淵之子永太克世其家生子顯宗益宗華宗顯宗才器秀偉克篤問學以太學上舍生簡授閩之政和知縣居官以公恕存心以惠愛撫下故自藩憲以及郡之長貳論縣正之良者必以顯宗爲首顯宗二子從政善政亦皆循循恭謹克肖其父而其繩繩於方來者殆不可以淺易量也譬之於水與木源之深者其行而爲溪澗必洋溢廣遠不達於湖而不窮本之厚者

芳洲文集

卷之五

五

其發而爲枝幹必暢茂條達不干於霄而不止江氏世德之長如此故其傳之後世愈久而愈光大豈不亦由是乎夫種植開導於前者必培養濬滌之於後而後能有繼也凡江氏之後人能以前人積德務義爲心而紹述之不已將見光顯盛大矣曾十百世而止哉顯宗懼無以示後人使之有所觀感而興起也乃述其所傳之世次著江氏譜蓋錄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可知者以防冒妄之失得譜族之法也歲之丁卯乃以是譜介其姻家大理寺丞弋陽李君來求爲序其首於乎士大夫家有譜則上不迷其所從來而下不失其所由分親親

長長之道皆由此而得也若江氏譜其教親親長長之要道乎故不辭而爲序以相其成

鳳岡郭氏族譜序

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於乎孔子且然況于其他又況於余者乎自泰和城南去稍西二十餘里其地名鳳岡今呼爲大岡有郭氏者居之四十年前余識玉成且有往還之好其仲子翔爲鄉校生故玉成於余尤厚善玉成嘗爲余言其先世家金陵系出唐汾陽王子儀欲請書示其後未果而歿今年翔以廣

芳洲文集

卷之五

五

德州判官來考績京師間具自汾陽來至居大岡始祖請畢父志其請至六七而不倦夫爲子孫欲厚於所從乘固當如此況於父所欲爲而未遂者可不然耶翔庶幾乎尊祖敬宗而順於親者矣吾雖欲以無暇固辭不可蓋汾陽八子其第六曰曖曖第四子西川節度使劍劍第二子詹事府丞仲恭府丞第二子瞿避黃巢亂始自金陵徙吉之泰和龍泉鄉十善鎮隱泥岡居之瞿字元明後仕吳爲御前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遷國子祭酒改御史中丞卒葬烏石岡覆船洲官路口中丞四子延勃延嵩延暹延禧又徙五雲符竹其子維先實徙大

岡是爲大岡始祖宋舉進士爲迪功郎至玉成已若干世矣先是迪功郎誥猶在鄉先生王子啟爲作詩曰惟先初拜迪功郎紫誥依然束錦囊南渡君臣崇盛典青門孫子仰遺芳雪光不改宮綬色天語猶存御墨香正值流輿增感處當年此日被恩光誥雖毀於兵燹而詩語有可徵至於繼維先而後者則觀於譜可以知其昭穆尊卑親疏隆殺之所在矣夫所爲置譜者豈徒欲觀美如此而已由此而能敦行孝弟於家推而守其信義於鄉使人稱爲郭氏之賢子孫則爲美矣不然雖有汾陽高明之祖惡足以別庸衆人哉改爲之書使之持而歸勉於其族云

卷之五

五

時江程氏族譜序

元世祖有天下知重南士首得時江程雪樓先生鉅夫信用之由是世祖好賢先生得君之名益傳播於海內延祐丙辰先生得請致政歸矣封楚國公諡曰文憲今年余始於先生元孫南雲所得拜睹其遺像并程氏譜南雲因以屬贊且序程氏之所以益大且顯者固在先

者曰巽爲始祖又傳至巖卿仕元爲湖北宣慰副元帥
弟飛卿爲翰林侍讀學士皆先生季父也先生本德秀
弟德萃之子出繼大宗從兄翔卿故先生曾大父子明
大父德秀父翔卿云俱以先生恩追贈楚國公并諡有
差先生五子長大年次大光大來大觀大年贈建
昌縣尹大本任著作郎大觀稅課提領諸孫仕者大年
子世昌崇明知州世臣武岡主簿大本孫世原集賢修
撰皆元世也其出於國朝者大觀子世哲任稅課副
使世昌子嗣光北平教授世京子嗣原古田縣丞嗣淳
中牟知縣嗣淳子琮親藩長史雲字南雲累官至太常
芳洲文集 卷之五

卿世臣之曾孫羽累官延平知府而世京與嗣淳又以
雲恩累贈至太常卿凡若此者孰非先生之餘慶哉其
季父之子孫在元時若文淵爲衡山縣尹文漢某儒學
正文江結安州判官文沅州路同知大和某鎮巡檢大
智將樂主簿世顯南城主簿世威蒙古教授世彬光澤
縣尉此又不獨先生之慶其所從來之遠又有徵矣世
稱後嗣之繁衍者必曰由祖宗之積累深厚而後能得
雖然要必有賢子孫相傳培植引而伸之俾爛類而長
焉若南雲輩庶幾賢子孫矣先生之孫世鄧大來子也
裔續其程氏譜以維持夫孝弟之道於家於今已十年

而其親疎長幼之辨漸至於不可舉南雲深以爲懼乃
倣歐蘇譜圖而復續之世繼之後凡德望才賢尤著者
皆有小傳悉因世鄧之舊錄載於後上下數百年程氏
之大槩可以一目而盡爲其後嗣有不油然而觀感而興
起其是則是效之心也哉南雲以文翰受知於列聖
將四十年而其所務於家者又如此皆不忝爲雪樓先
生之後者也故并爲歆豔之

泰和樂氏族譜序

泰和城西四十里有地曰和溪山水環之田園衍曠居
人凡數百家其最著姓爲樂氏焉蓋自五代時有諱糾
芳洲文集 卷之五

者來居之至今宣德之歲傳二十有三世其間或徙燕
州或徙廬陵玉山散處不一然其久而不替如和溪者
可以觀其世德之延洪也糾之孫財爲梁筠州推官財
之十世孫珙爲宋宜春縣丞其弟珵爲廬陵主簿珙之
子衍宋嘉定中舉鄉貢第一爲國子博士衍之弟晞舉
進士爲國子待補衍子庭鳳國子司書庭虎國子校正
至今里人過白泉山猶呼庭鳳墓爲司書之墓珵六世
孫文彬洪武中應賢良詔官至湖州府同知至今之任
符驗猶存庭鳳之四世孫大成國初鄉黨偉人其行
見於予所爲其墓表其子仲輶叔潤季美皆魁壘傑出

於鄉邑間爲君子所重予嘗一過其家而其孝友雍睦之行蓋藹如也間出其樂氏譜求予爲序予與季美之子象明爲邑庠交又重仲韞兄弟子姓不欲以辭夫譜所以明本始序昭穆別親疎教孝弟之大端也世家大族往往以爲重務而不敢忽祖父修之於前子孫續之於後世世相承引而勿替故人倫明而家道正後世不知務此知之而或妄有所引皆非士君子之爲也樂氏之續此譜其度越於常情遠甚故爲之序後之子孫其可以不懋敬之哉其可以不懋敬之哉

泰和樟溪蕭氏譜序

芳洲文集

卷之五

聖

樟溪在余泰和江南十五里許蕭氏故所居也有均美者嘗詳其所自出與所自從作蕭氏譜藏于家以示其子孫使知所以敬宗睦族之道於無窮矣其後均美之姪彥明以長民賦爲民所逋得罪懼有藉其家也乃語其從兄彥章曰他非惜惟伯父所修譜手澤攸存且吾宗族所賴以維持孝弟之道者不可使有倫落彥章聞言卽取譜匿于里寶林院之僧舍冀藉所不及也事定求之則已被無識者視同廢歷持去毀於火矣時均美父子多謝世親故亦凋落至於盡無有能記其先數世前者今均美之孫儀嘗記其父彥良語曰自吾高祖華

甫生子四人祥可應可定可壽可應可亦生四子次吾大父景祥大父三子先人居長生吾兄弟三人吾與彥章兄彥高弟是也其言華甫而下均美而上莫不歷歷明白且備儀既舉鄉貢爲荆之石首儒學訓導教人之暇乃錄所聞於其父者作蕭氏譜自五世祖至於其子凡七世若干人所錄皆其所知非所知者不妄冒收也其於敬宗睦族之誼不既嚴且切哉今以官滿遷爲汀州府清流縣儒學教諭以余其所嘗從受經者也持譜求爲之序夫譜固以維持夫孝弟之道世之譜其族者往往有誣他人之貴顯素素者冒爲其所從出甚至強附他族之無嗣者願爲之後其於維持孝弟之心安在而視其真所從出爲何人哉若蕭氏譜則無此失而信可敬孝弟尊祖宗于無窮矣蕭氏之後其慎繼之

螺溪蕭氏譜序

芳洲文集

卷之五

詩

距泰和城西北幾二舍許爲螺溪里有蕭氏世家焉蕭氏出唐軍諮祭酒署工部尚書聞元當唐之季楚王馬殷以兵據湖南聞元舉制科居喪於家強起之參軍事聞元勸殷效順於唐殷用其計遂獲拜武安節度使楚王如故鎮湖南乃奏授聞元官仍參軍事殷卒諸子爭立相攻害延無辜聞元恐禍及與兄荆南節度掌書

記乾元及弟聖元體元寶元五人謀避地筮得坎約值江漢陵源灘洲沙浦即止既而偕行至西昌之瀘源止焉期年峒徭不寧其四人者復散之他一居袁州新喻之下坊一居臨江新淦之峽江一居龍泉之上州一居廬陵之大塘下者則尚書聞元也既而又徙邑膏澤鄉之高塘市尚書生齊仕南唐爲武寧長官長官生文煥以孫貴贈大理評事評事生良輔以子貴贈工部員外郎員外郎三子其曰定基者宋殿中侍御史工部侍郎廣陵郡侯廣陵五子其曰汝爽者恩授通直郎通直四子其曰服者監察御史吏部侍郎安仁縣子安仁亦四

芳洲文集 卷之五

三

子其曰宏者宜春知縣贈徵猷閣待制生遂復居高塘市遂生邵山生易知行在所糧料院事故以螺溪冠之易生德寬徙西昌之螺溪鹿岡則螺溪始祖也譜爲螺溪而作自始祖上至尚書凡十二世世止疎一人者派始祖所自出畧其所當疎也自始祖下至圭等凡十世世靡有不該者括始祖之所分詳其所當親也始祖之子才美元朝奉郎朝奉之孫天吉荆門茶提舉徙那城之平園提舉三子其曰端禮者元湖南宜尉司譯史端文累官吉水州學教授譯史生鎬南昌縣學教諭教授之兄子銓鸞州書院山長山長之子治贈工部郎中

郎中之子樞累官工部郎中自朝奉之後又有徙者世系詳其諸譜而居於螺溪者尙多宜其以螺溪冠譜也治字世榮樞字養高世榮懼久而忘其所從出且錄以俾其同宗之誼也故上始於尚書而下盡於諸孫畧其所疎詳其所親率以五世一轉如歐陽公所爲者作譜其上世則各著小傳于後瞭然親疎隆殺之觀不待口誦指陳而後見焉豈非作譜之善法歟世榮力學惇行爲鄉里所敬慕其所以譜族者非欲其後之人不忘孝弟各愛其身各恤其行胥爲善人之歸以不忝乎先也哉世榮卽世既久養高復錄是譜且致丁寧之辭於後

芳洲文集 卷之五

三

將傳不朽間以屬序其端於乎世榮所以啟惠族人養高所以嗣承先志皆可書也故爲之次第如右

三岡劉氏家譜序 舊名太原

太原劉氏家譜者譜劉氏之居太原者也太原在秦和城南二十里劉其著姓其先有端卿者云自邑珠林徙居今之太原譜以爲始祖而自端卿上距珠林始遷之祖曰況才七世耳太原譜不著者以爲太原作也作之者誰端卿八世孫仕堅也蓋端卿生應通應通生志道志道之子敬甫榮甫珪甫榮甫登宋進士第授潮陽教授三子庭桂新州訓導庭傳庭恭庭桂生希尹希尹生

均善均善二子仲啟陝州判官仲郁而仕堅與其弟什高仕和仕益實皆仲啟出也自仕堅而上世止詳本宗者譜仕堅所作也仕堅而下並著其所出者詳其所當詳也仕堅既作是譜未幾而卽世矣歲之己酉其子鄉貢進士寧遠儒學訓導鯉以服闋來謁選於北京因奉是譜求予爲序且曰此先人之志也於乎夫族固不可以無譜無譜則其昭穆之序親疎之殺不可得而考見孝弟之道其不至於廢者少矣孝弟之道既廢何名爲善族哉宜乎仕堅重乎此也余爲序而識之使其族人子孫由是知夫昭穆之序親疎之殺而各自愛其親自芳洲文集 卷之五

西昌袁氏家乘序

袁氏家乘者載前後各公鉅卿詩文之爲袁氏而作者也袁氏西昌名家詩書仕宦之傳蓋自宋元以至于今彬彬乎無替也前代之有顯於進士科之類者見於余所序其袁氏族譜不贅而余今所及者又多名德榮顯之士有稱於時者也其家居者若克恕甫與弟克睿克謙克勤儀望瑗偉鄉稱善士足爲宗姻表率其出而仕

若今克恕之子富陽知縣致事仲愚安吉諭教叔異之子館陶知縣致事宗範克勤之子太僕寺丞仲廣克睿之孫進士和曾孫三河訓導之孫南雄訓導林和之子邵武經歷舉皆余所重且友而愛厚者往與仲愚同游鄉校宗範繼至之時而克睿甫亦遣和從余受書經惓惓欲其後人以繼先業爲務正統丙辰余考禮部會試而和實舉進士又數年爲正統十年余受命讀 廷試進士卷則仲廣在焉自是若秋若逢若舉等而上之無一不自明經學行進者其進余亦無一不預有事於其間也則夫知袁氏者宜莫過於余矣歲之甲戌達以職芳洲文集 卷之五

事自三河至京師持其所輯袁氏家乘請序其首先兄靜修先生之仲子璩倩於袁氏於達爲祖姑夫而秋之子又倩於余從孫邑庠生璩余之於袁氏者如此此達所爲請序於余而余所爲序不辭歟孔子以夏殷無足徵者蓋以文獻不足故也此後世士大夫之家所爲不得不以文獻爲重袁氏之賢固多而文著於名公鉅卿者又如此固不患無所徵使無詩書行誼之繼有所弗逮則徒文而獻有不足豈獨無足徵而已耶爲袁氏之後者其尙勉諸

芳洲文集卷之五終

芳洲文集卷之六

泰和陳循著

記

鳳陽府重新孔子廟學記

鳳陽府古揚州之域春秋時鍾離子之國漢晉以來爲郡其名不一 聖朝龍興於此吳元年賜名臨濠府越三年爲中都建中都國子監改府曰中立府洪武七年國家定鼎金陵復改中立爲鳳陽府以中都國子監爲鳳陽府儒學其殿堂學舍自創始至今凡八十有餘年中更郡學之吏多矣而未嘗有修壞補廢於其間者以

芳洲文集

卷之六

一

是士無所奮以志於學而由科目以登庸者遠不逮於他郡是可歎也仲侯閔之來爲郡也首以爲懼以調學校風俗人才之本爲政所當先者不先其本而規規於事爲之末以徵譽於公庭爭訟辨別之間君子有不貴也孔子不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吾徒誦法孔子者也敢不容心於是乃率貳佐周覽廟學相其廢壞有不可仍舊者悉撤而圖新之中構禮殿翼以廊廡肖像以祠聖賢其間凡廟所當有者無一不備外爲講堂環以齋舍儲廩以饌來學之徒凡學所宜置者無一弗周材出於捐俸費以率僚案而省浮費以補缺工山

於課勤敏以乘閒隙而止不急以助勞經始於景泰二年三月十六日落成於明年五月二十日既成仲侯遣人走書幣來京師求爲之記仰惟 天生 聖人以爲民主肆我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龍飛九五削平僭偽子孫萬世帝王之業然羣基不於他而獨於此此豈非舜之諸馮文王之岐周殆有不可以與尋常州郡同日語者況嘗建中都立太學天下英才畢集之所今雖更爲郡學而詎可以廢壞不治以有忝於 聖朝龍興賢才豹變之淵藪乎宜乎仲侯首以爲懼而惓惓任作新之責於今日也易

芳洲文集

卷之六

二

白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言上應於天下從於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爲理之必然也天下賢才無間海內海外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尙莫不有帝臣之願況居州里之間輦轂之下如水之先得濕如火之先得燥有不相應相求爲先易於他哉士之得生是邦游於是學其視天下海內海外賢才已倍萬其人矣而又有賢守之作新如此誠不自棄而加勉焉將見如水流濕沛然若決江河而注之海如火就燥粲然若列星展而麗乎天有莫之能禦矣故於仲侯請記是郡廟學之成書以爲勸

大同府重修夫子廟學記

學校之設朱子謂其廣無過於三代之隆者矣自古王官國都至于閭巷莫不有學故也夫自王官國都至于閭巷莫不有學尙足以致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況潁中華以外之鄉聖王幾所不治之地而皆有廟以祀先師孔子有學以教士庶子弟如今日者其爲治隆俗美豈獨非漢唐宋之所能及而已殆可以比隆於古昔盛時而抑過之何其盛哉大同本漢雲中五原郡地中國受虜降之處也我太祖高皇帝混一天下教化之行無間遠邇雖四裔亦皆建廟學如古

芳洲文集

卷之六

三

之制使知所依歸而得聞大道之要此大同夫子廟學之所從始也廟故有禮殿省聖賢像於其中而學施教有堂講藝有齋歲久日就頽廢宣德三年今戶部侍郎丹陽沈公固以山東叅政贊總戎武安侯鄭亭在大同以爲患乃言於鄭相與率貲以具工材飾其固陋且擴其楹今聖天子正統七年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羅公亭信適巡撫至周覽廟學以謂堂屋未備未足以稱崇儒講道之意復相與告鎮守太監郭公敬暨守備內官葛延馬慶總兵官武進伯朱冕叅將都指揮使石亨諸公皆曰風化之本在是所當爲之不可緩者於是山西

都司及行都司都指揮馬義等大同府知府樂瑄等聞之亦躍然曰此吾輩之責也顧見興舉於朝廷之大臣如此吾輩所不可緩又當何如乃以大同後衛指揮畢瑛暨大同府同知張鑑等專董其事莫不相勵而趨爲之禮殿東西有廡前有戟門以至庖漏庫廩無不有所文昌有祠禮祭肅敬有亭而以後世所封夫子之爵省其乘輿出入繪圖戟門後之兩壁像若夫子以及從祭之賢庇之有龕與帷書若經史以至聖朝之典藏之有閣與圖嚴嚴秩秩壯偉宏麗經始於七年之春三月落成於是年之夏六月其材出於諸公俸賜而賦歛

芳洲文集

卷之六

四

不預其工市於四方儲貲而民兵不知旣成而樂學者恒多於昔明年沈公具會作之本末以請走京師因翰林侍講儲君求記於余於乎朝廷尊則遠人無異心而不煩於武功天下治則邊臣有餘力而樂從於文事三代盛時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者無他聖德隆而學校之政修也今諸公爲聖天子奮武衛而有餘力以宣文教則凡學於是者豈可徒玩思於空言而不務切礎於實行也哉

周氏吉州路總管周公祠堂記

古者之制祭祀能禦大災能捍大患皆在其列祭祀之

典視其所以致之之由施於天下則 朝廷修之施於
一方則一方修之修於 朝廷者與國同其休戚修於
一方者與人同其盛衰惟修於一家其子若孫雖有休
戚盛衰不一而其人而不忘替而能復興者越百世猶
然也元吉州路總管周公天驥郡人感其有弭大患之
德相與作堂祠其主於城北之草場園元季堂毀於兵
國朝改築郡城堂之故地并淪為濠雖然懷公之德不
能忘者不繫於祠之有無也正統三年公七世孫工部
侍郎忱命其子仁俊作堂以祠公於所居之東在故祠
北半舍黃岡之下通衢之側高而爽利而堅肖公之像

芳洲文集

卷之六

五

其中瞻仰而修祀者子孫郡人可得其焉當元之興大
將李恒敗宋勤王兵於空坑得廬陵之故臣巨室交關
文丞相檄以示公欲拔誅其人皆惶惶待死公爭曰
郡新附人心未安且勤王者各為其主若按此誅之民
無遺類矣李善其言即焚檄民賴以免禍世稱弭大患
者復有過於此耶公之仁如此祠不祠固無加損而其
子孫郡人嚮慕之者非祠無以致其極也此堂之祠公
所為繼作也公之後裔光顯盛大自工部始非仁獲報
之徵歟堂成之四年工部為記循七世祖渙齡府君
宋彬州桂陽簿入元改吉州路儒學教授與公同時循

又辱與工部同朝宜為記也公洪之武寧人字德之天
驥其名也以明經中宋童子科累官至右正言與權臣
賈似道有隙不容於朝德祐丙子謁告歸省命宣撫江
西權知吉州未及至官而吉州已歿附於元時李恒提
兵駐吉州素知公才遣使迓于洪承制以為吉州路總
管請於朝賜佩金虎符命兼府尹公先世與其平生始
終具於元翰林侍講學士盧公摯所撰神道之碑此著
所以祠公之大槩云

遊醉翁亭記

往時嘗讀醉翁亭記以謂如滁信可遊而樂也然竊慕

芳洲文集

卷之六

木

之而未能得承樂丙申始以備員翰林得 扈從還南
京南京於滁最近而滁又為兩京往來所由陸地於是
竊有覬覦一造之意然未敢自必也蓋慕而不得者又
四年矣歲之庚子三月壬辰始得以職事偕朝士數人
者往遊焉既至值公稍暇因問所謂醉翁亭處於滁人
與滁賓客者或告或否然皆少共蕪廢求導致之莫有
能者或沮以險遠未易往余度越宿當還所職以為不
得遂所志矣為之悵然終日明且介行有語太僕寺丞
楊聞達以余志者楊欣然喜即率從事載酒役具鞍馬
拉予數人以往自豐山下馳六七里而止棄馬登山未

畢數步而獲少平楊曰此醉翁亭遺址也廣僅容亭瓦礫猶存四面而觀皆高山環欲無路亭所負山之石壁刻醉翁亭三篆字其大如斗筆意頗佳傍去丈許又刻二賢堂三篆字大視篆半之皆無書人氏名草木蒙翳芟治而後可觀意亭既廢後人刻之以識其處非當時書也其所謂二賢者未考圖記意其一醉翁其一必繼翁者莫知謂誰或曰王元之張文定曾文昭張天覺皆嘗爲滁守者豈其一在此耶蓋其去時久矣豐樂醒心在州東南一二百步之近滁人老長尙尤罕有知其處者況於此耶豈余不及久留固有知者而詢之未周耶

芳洲文集

卷之六

七

亦知與否係乎其人之好尙何如也凡記之所有而存者山泉禽鳥四時朝暮之景滁人之遊與凡人力所不能移者耳亦可感也矣於是芟茅席地擷野藪酌醴泉相與放情於其上以庶幾如醉翁之遊而樂者焉旣而又從數騎西南馳六七里入琅琊山山愈深草木泉石愈幽路傍有石數十端方而鉅亂置草間蓋遺物也石壁時見字刻所云大抵漸入佳境之類極而數峯高絕下有松竹數萬雜樹交蔭仰不見日所謂林壑尤美者也中有一蹊介然以險不可以騎繫馬松下而上上有屋數百柱高卑曲折一因崖麓之勢屋壁繚垣之石往

往雜以殘碑斷刻片僅數字不可屬讀其地蓋山之僧智僊所居曰琅琊寺者也有僧壽八十餘布袍素履不出戶者二十餘年旣無意於世矣而其應客甚恭若有求於人者問其名不應相值旣坐奇花異草交映前後幽篁野鳥舉目皆是喧呼摩戛之聲不絕於耳楊於是舉酒更酌而樂賓益勤焉酒酣旣去而數人者有中書舍人錢塘王君真太常博士豐城丁君鉉行人永豐袁君賀王丁二君謂余於醉翁郡人後進者於是行不可以無記余謂袁君於醉翁爲同邑尤宜有記袁君辭曰子詞職也可以辭乎遂記之以見吾黨之士治公之暇其所樂者如斯而已矣

芳洲文集

卷之六

八

永感堂記

族子璟族兄德忠之孤也生未五朞而父卒母胡氏二十八歲寡居撫育璟又二十四年亦卒今璟成立有子五人追惟父母生成之德感痛無窮因作永感之堂繫其孝思璟父德忠與予同出高祖文勝府君德忠先予一歲生八十日父彥脩府君卒母梁撫之又二十年亦卒孰計璟之成立而又有子五人其不絕如縷若是耶宜其痛感之深作堂以繫孝思而名曰永感也凡事觸於心目而其情之所發有喜懼愛惡之不一喜而愛者

常可樂惡而懼者常可憾樂者常散於外憾者常感於內亦人情之所不免者也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其樂無日無之然常發散在外不待有所感而然也父母兄弟一有不然其憾無日無之然常存主乎內況又有感動於外哉此孝子於雨露旣濡霜露旣降之頃不能不感動於其中而有悽怆惻隱之心者此也此璟永感之所以名其堂者也予去家而仕時璟方失父未知有所感而哀也比始歸鄉璟猶未知成立之道再歸則璟斲然於宗族之群矣況今有子而知爲人父母之道宜其追惟父母生成之德得有所感於中哉夫有所感

芳洲文集

卷之六

九

於中而無所爲於外則亦徒然而已思夫父母之善而日勉之以繼其行孝弟忠信自身以刑於家禮義廉恥自家以刑於鄉一如父母之所有焉則庶幾乎不徒感矣璟其勉之璟父兄弟三人伯氏德惠無嗣仲德麟甫季璟父也德麟數子其一舉明經曰城者鄞縣訓導璟雖未仕而其子曰秋穉穉穉者皆有志於務學趙爲邑庠弟子員尤在所當勉也故爲并識於堂使加勉焉璟曾祖懋元甫忠厚長者祖兄彥祥祖弟彥佐雖皆表然於里族間而其子少孫多獨於璟父見之此其爲貽後之謀顧不可驗哉

迎養堂記

古之稱大孝莫大於慕父母其次顯親養又次之嗟乎此以出於幸不幸而言也嘗考之於經傳其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此其出於天者幸莫大焉曰立身行道揚名以顯父母此兼存沒而言誠能如此固亦幸之大者曰大孝終身慕父母雖得大孝之名然欲養而親不待矣不幸孰有大於此哉於平養者輕煖得以被親之體肥甘得以及親之口聲音采色得以娛其耳目請所欲與得以遂其心志有 恩命之重也將以躬承荷於 朝廷有冠紳之華也得以躬榮耀於閭里事事

芳洲文集

卷之六

十

物物皆得以悅親於生存而極乎天倫之至樂所謂幸莫大者信乎天下之爲幸無以復加也其視世之徒追想其音容於無見聞之中徒稱揚其德善於旣淪謝之後其不大有間耶此廖給事中莊之迎養堂所爲作歟廖世家廬陵之文江莊舉進士擢官刑科嘗蒙 朝廷推恩封其尊府孟素甫以莊所任之官母黎氏爲孺人所謂揚名以顯父母庶幾乎無負矣然二親皆家居遠在數千里外雖有輕煖肥甘聲音采色足以奉其口體耳目雖能請所與以遂其心志惡可一朝得耶乃迎致於官所俾得以展其私焉因顏其所居堂曰迎養堂

間來求記於余也。孤比長自不得一日致養於親，爲終身之憾。縱能思慕，揚顯尙不足以自釋其萬一沉於不能也哉。此余所以謂能養其親於生者爲愈於思慕。揚顯其親於沒也。今莊父母俱存，既有以揚顯之，又能迎養於官如此，幸孰大焉。余爲之記其堂，望孰宜焉。吾聞莊之尊府篤實而忠厚好義，而尙文其母。黎濡人慈愛而柔淑，則莊之克肖也，非有所自而來哉。因併記之。

孝友堂記

孝友堂者，泰和灌溪尹能敬甫所居堂也。尹故大家能敬甫少值兵與弟成達奉繼母羅走避于山谷間，兵至芳洲文集 卷之六

士

各爲所擄，以往事不相聞，獨能敬甫窺守者稍怠，得脫身以匿翼，日復爲他卒所執，以能知卜筮數見優遇，因假贖卜軍中，訪其母弟，每語及輒嗚咽流涕數旬，後得母於哀之新昌，戴下贖以白金一斤，潛奉以歸，復往訪弟，具其姓名年貌要於路，曰有告斯人處者，酬以白金二斤。未幾果有來告之者，卽如所約，酬之卒，以得弟母子兄弟自是歡聚如初。人以爲孝友之行，求永新尹烏斯道傳其事，能敬甫沒且久，其孫顯乃長始克請予記其堂，蓋不忘乎先德且欲有以視效而繼承焉。亦孝子慈孫之志也。孟子有之，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

長也，無不知敬其見人之長，知良能固不待有所視效而後然者。然或拘於氣稟溺於物欲而始有不然矣。此詩書所爲稱君陳張仲也，歟於乎孝友之爲行也，莫先人無有不當盡焉者，推而至於堯舜之道亦不過此而惟賢者爲能盡之，失此而有他美不足觀也。宜乎顯欲視效繼承於乃祖也。夫有其名而無實以副之不獨不足示美而且能致毀焉。顯其勉之顯之尊府昌隆在洪武中以明經擢高科歷仕顯要宏才介行赫然有聲稱於當時而竟坐累以沒上賴 仁宗皇帝天地大恩俾顯得奉其祀於家，顯思所以報稱於 朝宜何如其至芳洲文集 卷之六

士

寓安堂記

寓安堂者，廬陵劉時習之居，高陽所築也。劉氏系出漢安成，思侯蒼家廬陵者非一世矣。習之尊府嘉會先生洪武中仕昆陵時，攜習之往學官所授以尙書數年，遂有進益。永樂初以註誤謫居高陽，習之居高陽者凡三十年，起處安適如不出乎其鄉，從容怡悅如不離其家，雖躬耕鑿而未嘗廢詩書之習，雖事徭賦而未嘗留

城府之跡因名其所居曰寓安饒陽大夫劉景先者志於作興士類聞習之有篤學慎履之名乃具書幣聘以爲學者師習之固以疾辭不就且曰高陽吾所寓而安者人無所資於我則已苟有資焉烏能遺此而他赴耶於是高陽後生俊秀相帥而問學者益以至矣歲之甲寅習之走謁其鄉邑友禮部主事劉君孟鐸記求予文以記其堂予厚劉君且嘗一識嘉會先生斯文篤實君子人也而忍不爲記耶夫君子之居處動作莫不有義吉凶禍福莫不有命皆有不可得而易者居處動作不由於義固君子所不爲吉凶禍福不聽於命豈君子所

方洲文集

卷之六

志

爲耶在於已者山義出於天者聽命宜無所寓而不安也習之所謂寓安者其有外於此乎若曰惟求所處之安而已則非所敢取也堂高若干深廣若干不華而朴不俗而雅作於某年某月而成於癸丑之三月望云

溪山讀書處記

獨之高安有湖曰大成湖湖之上有兩山東北者曰福相西南者曰蒙峯相向而峙一溪出於其中樹林陰翳鳴聲上下爲一鄉之勝槩環湖而居者皆陳氏蓋士族也在洪武中有曰止固甫者懿恬安潛不事表襮嘗從里中陳秉華之學得於臨江梁孟敬先生所傳授故止

固甫賴以有成然惟以教鄉族子弟而已其子鑑字貞明獨得義方之訓爲多永樂癸卯以易經舉於鄉又三年登馬愉榜進士第擢行人司行人間偶得前翰林學士解公繹所書七言絕詩儼然如題其所居者遂以冠其溪山讀書處卷所謂讀書處者貞明少時之所居也貞明既仕尤不忘其少時所居乃求予爲之記非徒以歸立諸其壁與隨所寓置之座隅庶幾如對溪山且以傳示其後人於無窮冀有所感動而興於學焉貞明爲人淳厚而雅居官奉使所至有稱蓋其鄉郡仕京師之特出者也予可以無記耶大凡樂處乎山林者自非業

方洲文集

卷之六

志

於樵漁耕牧則必高蹈遠引絕類離群之徒而鮮有能義道讀書期效用於世也於乎使皆爲彼而不爲此雖有如武夷天台羅浮之勝亦徒草木鳥獸蟲魚之所止耳烏足以有聞於時哉如大成湖雖未有如武夷天台羅浮之勝而貞明嘗讀書於此以出而爲時用宜其與他溪山不可以同語也貞明誠益自力自重以至於遠且大將來所居之處不與古之白鹿紫陽同有稱哉故爲之記其處而并致勉於其後云

樵雲記

吉水有曾氏者其先余泰和人居吉水才五世去家之

八年始識學忠於此學忠曾氏子也俊偉疏達好學有文以余爲其先世邑人累累爲道其先世事有親厚之意也既而以其所號樵雲屬遺一言嗟乎此兩縣者壤地相接所謂牛牟之收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瓏相入者也其人雖有未嘗相識然於孤客遠寓之中或一相遇其必如見六親故舊況於先世同邑者哉宜乎學忠于余有親厚之意也余可介然以愛夫不腆之辭乎因告之曰古之君子將欲大有爲於時也必守於窮約以自晦如有莘之耕傳巖之築渭川之釣其所以窮約如此者豈真爲耕築與釣也蓋真有所養而然耳使爲耕

芳洲文集

卷之六

五

杏林書室記

建安羅仲和氏卽其所居之傍植杏數百株旣蔚然深秀而晃然鮮媚於是又卽其中構一小軒致古今諸家醫藥之書與夫經史圖書之類羅置其下日搜而月講焉將以求夫聖賢所以教人存心濟世之術窮理格物之要因扁之曰杏林書室蓋儒而隱於醫者也誠以五行在人則爲五常運於其身則爲五氣氣失其平則爲疾病醫則察其氣之盛衰消長爲之輔養摧抑以冀其平而已然非精明博達之士有未易以灼見其的而實用其力焉夫未見其的而輕用其力猶不知南而適越非徒不能造而反與越遠矣然則格物窮理之學醫豈可以少哉而醫又可舍夫儒哉士有濟世之心苟不表見於時則必託於方技以自晦所以求其志者誠非學不能也仲和素以能醫見稱於鄉凡其鄉之人士病賴之以愈者不可數計仲和固不可以此自多而其鄉之人士德之而不以醫多仲和者其固有所在耶仲和豫章先生之後又嘗學於三衢張兼善所以求明夫傷寒六脈之理則其所以儒而醫者皆有所自來也歲之戊戌因其友蘇夏金來京師求記其杏林書室余因書此俾歸以遺仲和若夫室之高廣覽者當自得之

芳洲文集

卷之六

六

貞壽堂後記

翰林侍講長樂陳果之先生其母安人戴氏今年八十有四方安人寡居先生在遺腹今先生歲亦六十餘矣而安人爲陳氏母尙九康強無恙君子謂之貞壽不亦宜乎先生懼無以暴安人之德因以名其所居曰貞壽堂且益以冀其壽焉吉水胡公光大既爲之記先生復求余繫一言余就試禮部時先生爲同考官今又忝同官者六年于茲可以蕪陋辭哉自先王之教衰人惟見利而不聞義故當其遇不幸貪富貴者忘其主厭饑寒者負其夫含羞忍恥以終身者往往有之求如詩書之所稱者蓋或寡也而安人以榮然之髮撫育其孤自壯

芳洲文集

卷之六

七

至老卒不以貳其操有如此者豈非所謂之死誓無他心者乎其所以膺耄期之年而享祿養之榮亦其理也夫貞而享耄期之年固其理矣而或者謂亦有苟賤而耄期者雖然彼又何足道也惟貞實有階已則其播詠歌於縉紳流芳馨於百世豈直耄期而已於乎爲善之堅堅於金石信不誣矣安人有子三人孫曾十有一人仕者方顯而傳者方益繁貞而得福又詎止於壽邪

吉水楊氏南園記

吉水縣西有二峯特秀拔謂之鹿角峯者下有溪園竹樹之勝宋國子博士楊學睡先生棄官歸隱處也後人

以先生所居也因稱之爲楊園先生嘗於此構齋曰南麓以貯四方之來學者清江范公德機亦嘗遊焉公詩曰攜書麓峯下又曰始我南山居是已當元盛時先生之子文川濟川相繼修葺其後兵亂稍廢復葺於先生曾孫季琛嘗以居鄉族之學者季琛出仕且久矣其子翼字民獻隘且少之於是溪園大以濬闢之功竹樹茂以封植之勤而室其西傍曰南園以爲修業養親之所佳花茂草高甍大棟所以增茲園之勝者盛矣間以書告其兄民服來求予文爲記於乎余觀茲園之所以勝蓋不獨在於物其有由於人者遠矣凡鄉之人過其園

芳洲文集

卷之六

大

觀其物必思其人積累之功尙猶不能無所感發況其子孫之繼承者有不力於培植者哉夫培植其物於物則物有時而或壞惟培植之於德則德恒存而物自滋唐李德裕之所存者好奇貪得之心而已而其平泉草木乃惟戒子孫以勿壞宜乎有近愚之議也楊氏之以詩書植德者非一世一人樂見予所序其家譜而民獻又有以繼之如此誠可嘉也故爲之記

瑞芝堂記

姑蘇城西大湖中有山曰洞庭卽古之包山也兩峯高山環以湖光望之宛然如海島焉長林遠屋映帶上下

而徐庭蘭氏世居其中故包山之傍近亦多徐氏塚焉
間有芝產其上者庭蘭兄弟以爲其先之靈必知其子
孫有與者故發此以爲兆因取以名其堂曰瑞芝堂以
志喜也庭蘭走京師因其友張德譽求余記之嘗觀天
之生物雨以潤之以以燠之不遇助其暢茂條達而已
而其托根固本則有賴乎地之功焉草木一木之生固
有賴乎地之力矣然未嘗有所擇而苟有出於栽培者
蓋無不駁駁也不以其時必擇其地而生有非人力所
能致者獨非異乎夫耳之所未聞而目所共覩者世之
所謂怪也然則指怪而謂之妖宜矣指異而不謂之瑞
芳洲文集 卷之六 九

固不可也夫芝之產于墓固由其先之靈安於其土之
所致矣然使生者於所當厚者薄當親者疎與夫修身
謹行之道有或戾焉則芝之生謂之怪也亦宜謹其在
內而無慕乎在外世之爲瑞孰有大於此哉庭蘭兄弟
四人皆秀偉謙抑讀書務義所以培其身之芝者又在
此也他日包山之間有以行義出爲世瑞余又有望於
徐氏焉庭蘭兄弟其尙勉以副之

龍江八景記

廬陵城北若干里有地名曰龍江張氏之居在焉曰紹
旭者張氏長子弟也去年其父志遠介其友前翰林庶

吉士劉君孟錫求余記其龍江八景未幾君赴北京余
亦未果復也及是君爲吏部主事來南京又以屬余君
之言曰龍江之上望可窮數十里而虎口接其傍神岡
聳其南佛塔踰其後翼以芳草之村附以喬林之墓而
映帶以烏沼之泉官陂之壤其間濤瀾洶湧則魚龍悲
嘯可愕而可驚秋風肅殺則林木振響可駭而可悲照
之以明月而窮崖絕壑之幽皆可指數覆之以晴嵐而
咫尺浮屠之塔隱而不見至若芳草足以供牛羊之踐
而亦可以席而嬉喬林足以施禽鳥之弋而亦可以蔭
而憩與夫桑麻黍稷之紛敷芙蕖菱荷之的歷又皆錯
芳洲文集 卷之六 十

落乎遠近也志遠日與二三朋輩升于高以望江山之
明秀即乎夷以蔭松栢之豐茂或徜徉於風晨月夕之
際而遨遊園池田壤之間窮地之勝力極而息於是酌
酒賦詩以相歡勞往往倦不知歸然此豈獨志遠之所
樂也吾之家居蓋嘗與有此樂及出而仕既久慨然追
想昔時之勝意其物象意趣日以新茂而吾有不可得
獨志遠者無日而去此也能不卷卷於吾懷哉願爲之
記非惟以遂志遠之志且以慰吾思焉余曰士之處閒
曠之地者皆知慕乎富貴之樂而處乎富貴者或有不
知山林之樂二者皆累於富貴也安於人所難安而不

溺於其所易溺非有常於中者不能及也君與志遠吾知其處貧賤者不厭而處富貴者亦不驕也因爲之書庶以見其志焉

竹雪山房記

竹雪山房者故黟縣知縣贈承德郎刑部主事嚴君之所築也開化東南六十里有地曰桃林嚴氏世居在焉人因名其地曰嚴村君蓋嚴氏之有問者問嘗卽其所居別構一室環樹以竹而自扁曰竹雪山房日游處乎其中志甚適焉前中書舍人詹孟舉特題其軒曰竹雪軒真跡猶在君既捐世其子剛字崇振與予同舉進士

芳洲文集

卷之六

三

入翰林且有往還好數語及君山房之勝意欲得予爲之記者予以與崇振相處未艾遂因循至今今年崇振將歸休於其鄉復來速記予於崇振之歸深有他憾焉者且重惜人去而恐復因循無記耶按所謂嚴村者金峯錄其前竹阜據其後而兩山對峙乎其東溪流出兩山間緣流而上狀如三峽人因謂之小峽山村之西有石潭深可數丈廣倍深之數山房蓋盡得其勝者君以所居山中多竹且物之清節者莫如竹雪故山房以竹雪名而因以勵於已焉豈直適其志而已耶君與崇振居官皆有能名清操其豈無由然者而孰計崇振有

白壁青蠅之玷於今蓋崇振官刑部時有疑獄而以得告展省去繼崇振獻獄者以持法喘當道意遂併及崇振得謗竟致之罪比崇振至獄已斷矣卒用不自此予所謂不能無他憾者此也嗚呼世之庸庸碌碌苟一命而得終吉者何限而善類反如此正氣何由而舒故於記山房之餘也特贅以一言云

夢竹堂記

清彰李氏子固既喪其母鄒孺人之三十八年爲宣德二年始以翰林編修九載考寂蒙聖天子推恩贈其父母并得請歸焚黃壠墓蓋孺人沒于固生纔五歲稍

芳洲文集

卷之六

三

長追念勤勞哀痛無已歲時祭享如將見之孟子所謂終身慕父母者子固其庶幾焉是歲之秋一夕子固夢有坐堂上者呼貞指堂下子母竹諭曰其猶吾與汝乎貞子固之名也子固夢中知其爲母所諭拜俯鳴咽不勝哀慟既覺淚猶在枕席間遂卽所居構堂植竹以庶幾如夢中者焉堂成命曰夢竹識其著存不忘之意後三年來北京間爲予誦其事求爲之記予與子固同舉進士及第同官翰林誼不得辭嗟乎心有所思必形於夢如人之饑夢食而渴夢飲以其所思莫急於食飲也觀子固之痛喪其母則心之所慕者其有急於母耶形

諸夢理也而子母竹之諭亦豈無由然耶夫子母竹一名慈竹一名孝竹母慈而子孝之徵也子固植於堂者今叢且青蓋又過於夢中所見益有以驗其實其夢寐云乎哉吾知子固所植接乎目者不已則其慕諸心者寧有已耶詩云永言孝思此之謂也故書以爲夢竹堂記

南陽府修孔子廟學記

洪熙紀元之夏廬陵陳正倫以監察御史來守南陽方下車卽謁拜先師孔子于城外之東關因周覽廟學首以隘陋爲病詢諸郡人老長南陽大郡其所以祀

芳洲文集

卷之六

重

先師育賢材者固如是耶老長言廟學在郡城內南陽衛之東永樂初以衛爲唐王府第未幾工正所火延及廟學因度地於此遽遷苟成加以歲久無怪然也正倫乃嘆曰是其可因仍乎既而視民力不足以相事心恒以爲歎焉由是日積月累迄于今宣德辛亥始克撤而新之殿堂兩廡皆增其舊遷廟右之文昌祠于左而建先賢祠于右以祀漢廷尉于定國諸葛武侯諸賢以及諸生饌屋齋舍無不具嚴嚴翼翼宏偉雄麗祀神有器侑祀有樂用人之力雖多而人不以爲勞鳩衆之財雖富而衆不以爲費經始於是歲之冬而落成於明年

之秋又植栢數十株以庇庭階既成來請余記於乎孟子嘗以急先務爲堯舜之道則爲政之先務孰有先於教化者乎教化不行人惟見利而不聞義故詩誓所以教民親其上而死其長者也孔子刪述六經垂法萬世莫有大於此者嘗觀古今天下之人卑者不肯以踰乎尊少者不肯以犯乎長群而不爭疆而不黨孰使之然亦惟詩書之道不廢而已則詩書之爲教殆過於菽粟布帛之養生民不可以一日無也故曰爲政莫先於教化而詩書者所以爲教化之具也正倫以詩書發身於科第其爲御史偉然聲譽在縉紳間至於作郡又急所

芳洲文集

卷之六

重

先如此其非所謂能知能行者歟凡來學乎此者能以正倫作學之心爲心而篤於詩書之道焉則庶幾不孤也故於其請記也爲書諸石以告

靜寧寺記

京師之北幾數百里有地曰赤城者朝廷屯兵以守邊之處也土可耕足以省轉餽之勞兵可用足以免調發之役使爲將者日以懷近威遠爲務訓練士卒謹飭烽埃雖有不虞之虞不足以爲患矣況乎聖明天子在上帝德所被無遠弗届四方萬國奉琛納貢不遠萬里以效順于廷者無虛日也其爲靜寧矣止於一方

一隅而已哉赤城守將都督楊公嘗作靜寧寺於城中
以爲祝國保邊之所寺成請名於朝勅賜曰靜寧
寺蓋經始於正統五年八月而落成於六年七月材致
於已所積之資而人不知工傭於人所售之力而已不
貸寺成之日棲佛有殿居僧有舍士卒有所恃以不懼
於用武邊境有所依以不廢於祝國雖然其肇蓋有
由焉古者聖人以神道設教故民宜之今士卒於用武
所恃不能外於佛者以其知向佛之真足以爲其福也
因其素有向佛之心而順應之其心既得其力有不從
而奮發於所向哉此都督楊公所以惓惓於寺之創造
芳洲文集 卷之六

重

以順其下之至願歟創寺之成雖出楊公而創意則前
總副兵都督方政諸公也諸公創意楊公創成其爲
國家兵民之心一而已矣楊公果敢有爲之人誠盡此
心以報效於將來忠於朝廷仁於兵民則其榮名偉
績不獨與寺同其久永而輝光於竹帛始有未可量者
揚公具石請記其事寺成之日益久不倦故不辭而
書之

永感堂記

南京國子助教泰和梁軫仲載作堂以居公退而名曰
永感者痛念二親之沒不能忘恩德于懷也梁吾泰和

儒家始居縣城之東仲載祖父乃徙雲亭鄉上圯里業
儒如故仲載生十八歲而孤時已能誦四書經傳註
學爲文矣母孺人楊憫其學未至於成也乃命其兄仲
柔教之且夕督課一如其父在時而加嚴焉仲載感其
父母及兄之教益自磨勵學以有成宜德丙午遂領鄉
薦明年中校官選擢任安遠教諭改任孝感官滿超陞
今職既皆有祿可爲養矣而父母已溘先朝露不能享
有一日之奉每於公退之暇有所感觸輒潛然而悲咽
恨不一效其供養之誠意此堂之所以名也歟間屬余
爲之記庶幾以彰其親恩德而日視之以不忘焉仲載
芳洲文集 卷之六

美

與余生同年且有契好非一日於此不爲之記豈人之
情也哉夫子之於父母被其恩德誠不懷夫感慕之心
此孝子所同也然徒感慕於吾之心而不能體父母之
心使其所以愛願我者不敬吾身非孝之大者也言欲
我非聖賢之語不言行欲我非聖賢之行不行此父母
之心也吾能敬而守之則爲能愛願於我矣能愛願於
我卽能遂父母之愛願矣能遂父母之愛願有不愈於
感慕父母者哉余亦感慕父母者也深愧不能躬自愛
願而徒以自愛願爲仲載勸而今而後庶幾各勉之作
永感堂記

恩榮堂記

常之無錫有吳越武肅王十七世孫曰錢秉公守與其兄公治皆好義之士也當正統庚申之秋東南遭水民頗饑饉聖天子詔有司行賑恤之令公守乃與公治暨其兄子惟心惟大謀曰今鄉里不給而吾輩有餘得以安樂於家庭者皆吾祖宗之遺也可不思所以助公上賑恤之萬一乎兄及諸子莫不樂從乃相與出米千一百石輸於官廩有司爲上其事詔賜璽書旌爲義民勞以全酒且復其家兄弟子姪以爲恩之至渥其過於此遂取以名其堂曰恩榮堂志不忘也既名堂之芳洲文集卷之六

明年公守赴闕謝恩退而因余弟監察御史永請爲之記蓋永仕昆陵郡學時皆知錢氏忠厚嘗爲余言其忠厚事甚多今姑舉其一事永有同僚曰閩人陳晔者於錢頗有文字之雅自官罷庠以至太學錢固皆甚禮之比死歸柩昆陵錢賻祭之以禮有加於晔之生固當然也晔死勢利息矣又未嘗有妻子僮僕可以要結而始終相顧念不替非以義爲心者能如是哉世固有擁貴之人其待交好視彼去留爲重輕者皆不足爲錢氏道也則余於記其恩榮堂其可少乎夫天之於萬物裁者培之傾者覆之此自然之勢也吾聞錢氏有可培之

芳洲文集

卷之六

毛

之道非止今日自武肅王而下不待言矣其後有諱進者由嘉禾徙無錫爲於行義子孫自是益繁且富至公守祖元溫州路永嘉書院山長彥春父伯和皆讀書而惇行好禮而務義伯和嘗取熊大年所編諸儒格言著訓蒙會要錢梓以惠鄉里伯和五子公性公理公善今惟公治公守無恙公治又取其兄公善所編族父祖子正子義族父翰林修撰仲益之詩曰三輩集亦錢梓以傳後是皆以義存心形於家者茲復大推以行於鄉以有今日恩榮之美即我者培之之徵也錢氏之興起夫豈可量哉故爲之記俾其後之子孫視之益有所感發

芳洲文集

卷之六

末

於義云

桂林書室記

桂林書室者泰安儒學訓導曾用濟所嘗讀書處也泰安城北之武紫巷曾氏世家在焉用濟與其從兄用常再從兄本清及從弟士宏先後皆以明經領鄉舉邑大夫揭其里曰桂林坊而用濟之讀書處亦因以名焉嘗記少時與用常交莫逆用常聰敏坦亮雖生後予數月予稍長之中禮部試高等未及登第而沒深見惜於君子既而本清士宏先後登進士第爲翰林庶吉士士宏今爲兵部主事而與用濟皆嘗讀書於此者也書室其有

推哉今年用濟以丁艱服闋來京師以予於其兄弟重故者也乃求爲記於乎予又嘗交士宏用濟之父子賈子厚亦皆淳篤君子人也拳拳以教諸子爲務則書室之所始豈無所由也哉嗟夫仁義之道蘊之於心著之於身而見之於行事以不失爲士君子者詩書之所澤也世儒累宦之家子弟至於久而失業或遷於他技者抑豈不由家塾黨庠之教不行於後世哉此曾氏之書室所以不能不新於用濟也新之者欲其愈久不替也爲曾氏子孫其可不相繼承以盡其洒掃之力哉故記於壁使有警焉

芳洲文集

卷之六

无

懷訓堂記

懷訓堂者西昌聿溪高如舟甫所居堂也如舟昆弟三人長如隆次如岳如舟其最少者嘗念其先君子存禮所以訓其兄弟持身接物爲善去惡之道因名其堂曰懷訓堂相與朝夕視之以不敢忘於其親也予之家居如舟嘗求爲記而未果復比予濫官于朝去家數年而聞如舟已物故矣追念夙好未嘗不悵快於中也今年承恩南還拜掃先人之墓退而遊於聿溪之上訪問高氏舊故而老長無幾矣於是益增慨嘆其有曰銘字仲京者儻然秀拔於群兄弟之中問之則曰某先人

相與勉焉

芳洲文集

卷之六

三

文學齋記

文學齋者西昌王氏希稷居以讀書處也論語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齋所以名也人非生而知之必學而後能成百家衆技莫不有學況於聖賢之道而可以無學哉此希稷之所以務文學也王故西昌文獻之家希稷瓊州太守伯貞先生之孫今右春坊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行儉之子承詩書之累傳襲清閒之餘蔭雖欲舍而他由其可得哉此文學所以爲希稷之當務也六經載聖人之道而文莫大焉誦之於口釋之於心而盡

得之於已斯可謂能學也得其言不得其旨得其旨或失其守猶未學焉論語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又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皆學者之所宜知也希稷年甚少質甚美而爲人甚端謹鄉邑稱士大夫子弟材且賢者必曰希稷比究其所務乃如此則其所造詣可量哉固其本來之有自然亦固有世儒積德深厚之家而後或弗振者其豈盡出於其先哉顧爲之子孫者所務嚮何如耳可不慎歟可不慎歟予嘗與學士君同官且見愛於太守故希稷屬爲記其齋而予又心敬希稷者故亦不辭而爲之書

芳洲文集 卷之六

三

貞節堂記

貞節堂者泰和城北胡祖與甫之配嚴氏所居堂也嚴方二十二歲而喪祖與哀毀甚至時子仲宣生才四十餘日嚴卽誓曰吾撫是兒以終身矣家貧惟力織紉以供衣食一毫非義之想不干其心如此者數十年洪武丁卯縣令徐遜廉知其行爲聞於朝詔旌表其門曰貞節之門賜米帛復其家於是自郡守至于邑令丞咸加禮焉鄉人榮之仲宣聞卽所居之旁作堂以居其母而日承顏養志其中亦名之曰貞節蓋以著其德於家也其後母與仲宣皆壽八十相繼以終人又以爲爲善

之慶仲宣之子曰紳曰鼎懼其祖母之善久或至於湮沒且無以範後也相與求予爲記其事於堂予未及有復也歲丁未之二月鼎以鄉貢來會試于禮部因復以請夫節義誠人之美德所宜延譽於衆以興起夫凡同有是心者且媿其不然者自是吾黨事也況又出於吾鄉而以請言來者又不倦乎廬陵山川清淑之氣鍾於人者自昔已然上自士君子而內至於女婦苟遇不幸其忠義貞節之行炳如也有若歐陽文忠楊文節諸公者固無所待於人而自昭昭於天地之間矣若胡母者其確然不可易之志有不足以紀述以爲善者之勸不

芳洲文集 卷之六

三

善者之愧乎予故樂爲記之於乎表厥宅里以勵俗化固聖朝之盛典若可徵於無窮之來其在予言亦所不敢辭云

省齋記

自古聖賢盤盂几杖莫不有銘蓋銘者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其後或銘於其所居或銘於座所銘之處不同所以致警於已則一衛武公年九十有五富鄭公年八十猶不廢於自警乃知聖賢君子所爲自與衆人異也此吾孟碩藏修之齋所爲有各也歟夫君子之自警苟非用明於內則何以知其當警之所在此齋之所以名

省也夫省不省禍福所繫君子小人之所由分魯子傳聖人之道者尚猶日以三事自省下此則必如榮陽呂公所謂日夜且自檢點如盛待制所謂士大夫行已正如室女常湏置身在法度中不得受人指點然後爲得省之方蓋省之功也孟頫今少傳大學士泰和楊先生之冢嗣先生官職德望清介文學皆爲今世第一宜乎孟頫以省名齋有志於聖賢君子之事也雖然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古有是言有志者事竟成亦古今通論也孟頫孝於親友於兄弟敏於行而慎於言名公鉅卿子弟之卓卓者間懼其行有或差也故名齋以自警豈非芳洲文集 卷之六

所謂異於衆人所爲者歟誠又不艱於行而務勉以副之將所造詣其誦之能禦也共省先生來北京將歸也屬文以爲齋記余辱愛厚先生者多矣而於是齋敢不盡言以孤孟頫之意也哉齋有圖書及先生之家訓所以資講求佩服者甚富歸而求之有餘師不待余之言也

南園春意記

泰和郭君公緒既贊憲于貴州之數月聞其退居之南隙地數畝凡植物之可以資日用衣食庇翫者雜藝之相向無犯各得以愛雨暘長養滋沃之澤培植之力於

天地焉四時之景不同卽而玩之無不可愛且適入而求之靡不遂其所欲蓋桑麻菽麥之紛敷槐竹桃梅之交蔭繞而深廓而靜雖村居野處之勝不能過之因自目爲南園春意今年公緒以考績來京師間於予道其實曰願爲識以一言夫所謂春意者豈獨氣和景融足以醺媚於一時者爲然而凡耳目之所觸心志之所需苟爲出於造化生成之妙而用之不竭者皆春意也若公緒之所有是已公緒疏達有爲以舉進士擢任風紀祿之所給固厚而其所取足者又在於此其善於養廉歟夫盈天下之物孰非出於造化生成者哉然則取

芳洲文集

卷之六

詩

之有廉有貪何也取其肇於已者雖富不害爲廉取其肇於民者雖寡不失爲貪公緒南園所得其信肇於已者此其所爲能養廉也君子之仕又不止於養廉貴能行君之令君之令民如天之生物栽培傾覆一因其自然之理人臣苟能扶陽而抑陰揚清而激濁使膏澤及於萬民如陽春之澤萬物然後爲至公緒之名南園尙能使有春意如此其施政於官也有不務此也哉有不務此也哉

奉親堂記

德榮不遠數千里來相見余於北京留之數月而歸

歸告余求記其奉親堂甚切德榮余宗弟也時余方聞
靜修兄計哀痛猶未能釋而尙忍言文哉然念兄弟存
者無幾德榮於親雖在期功之外而又可以拒其求記
以薄於宗族耶姑勉強書所以奉親之道教之夫父母
之於子有生之後提携保抱餓飽寒暖自始至終無一
時不在念而惟恐其身之不長及其既長教訓誘掖勸
善懲惡作止出入無一舉不在慮而惟恐其德之不成
父母之於子者如此所謂無所不用其極是也子之奉
父母者苟有一毫不盡其誠何以能報稱其德哉甘旨
之具足以充其口腹而已未足以報其勞輕暖之備足
芳洲文集 卷之六 重

以周其身體而已未足以酬其恩必如古之君子服勞
養志而後爲盡奉親之敬謹身節用而後爲盡事親之
孝盡孝與敬則于爲子之道庶幾其不忝矣德榮兄弟
四人誠如余之所告以奉乎親則豈獨不忝其所生而
於宗族亦與有光耀焉勉之勉之余與德榮同出於吉
安路儒學教授渙齡府君今總七世皆家泰和城中而
德榮奉親堂獨在江之南者蓋德榮之祖觀瑞公出贅
江南徐氏故今遂爲江南人焉今德榮之尊府彥偉公
於余爲族叔尙猶康強無恙而又有子克篤於孝其豈
非盛福哉故并書之以識喜

高隴耕讀記

泰和楊氏有居縣城南雲亭鄉高隴里者亦少傳東里
先生之族也先生族孫挺字敏達尤文雅好讀書暇則
課耕於隴上此外無所營焉間舉賢良方正至京因得
侍教先生久之先生愛其簡退謙慎而內務也遂取高
隴耕讀四字命爲圖書以寓旌勉之意敏達既受教矣
乃又以名其居冀示其後人使知爲先生訓而各勉焉
此其命意之所在也來求余爲記之先王之民有四士
最貴農次之士非讀無以治其身農非耕無以養其生
其他固亦有養生之務而農爲力本至於治身之道則
芳洲文集 卷之六 美

固未之有也此所以士最貴而農次之二者得兼然後
治身養生之道無憾豈不尤可貴乎故孔子於富教之
外更無以加孟子論王道未嘗偏廢者此也嗟乎使世
之人一於耕而無讀奚所賴以爲治一於讀而無耕奚
所資以爲養況夫耕不獨足以養生而亦足以養親讀
不獨足以治身而亦足以治人宜乎先生之愛敏達而
致旌勉之意敏達欲示其訓於後而以名其居如此也
詩書楊氏之世業也敏達能繼承之以得官都察院檢
校進未可涯爲其子若孫者能服先生之訓以副敏達
所以垂示之意將來至於光顯又詎可以涯哉故爲之

書此以勸

恩榮堂記

聖天子嗣大寶之六年 詔禮部朱文公有功於世道
其嫡長子孫在民間者令世襲五經博士以奉祭祀
命下之日朝野欣聞以謂非 聖明天子崇儒重道厲
志講學有得於謨訓精微之旨不足以推是恩非文公
先生理明義精德盛仁熟有裨於帝王精一之傳不足
以臻是效誠千載一時之嘉遇何其盛也先生嫡長子
塾九世孫樞既自建安被召來受 命於京師退而感
激不勝將歸搆恩榮堂以仰戴 上賜於無窮屬余文

芳洲文集

卷之六

七

刻石紀其事於戲先生在當時所以裕於後世者斯文
仰之如景星慶雲泰山喬嶽固不待言而喻矣若夫
聖明於先生所以惠其子孫者百世戴之如天覆地載
日照月臨又豈待言而顯哉雖然帝王之學非先生無
以成啟迪之功非 聖明無以厚推崇之典其事皆宜
勒之金石傳之久遠使人人有所感慕歆其恩德者不
可以少緩也此樞所爲屬余文爲記也繼樞之後若燉
而下爲先生子孫者又豈可不敦行勵學以繩世美使
上不負 聖明推崇之恩而下不忝先生斯文之後也
哉故并記以勗之

景泰六年歲在乙亥六月甲辰

芳洲文集卷之六

芳洲文集

七

芳洲文集卷之七

泰和陳循著

碑銘

皇明勅修南京先聖廟學之碑

洪惟 國家受 天明命奄有萬方幾百年來治教休明超越前古夫豈偶然之故此誠 太祖 太宗暨于列聖躬行心得以爲化民成俗之本之所致也臣嘗伏觀 祖宗肇建兩京廟學 列聖繼統皆親臨幸恭修祀禮訓飭師生所以振勵斯文闡揚風化以行其用於當世者靡所不臻其極其得於易書養賢及民繼俊尊芳洲文集 卷之七

帝之旨亦豈前代所得而同宜其有以然也於戲盛哉仰惟 皇上聖神既銳銳情於前矣茲復慮孔子廟及國子監在南京者歲久富有圯廢無以稱愜崇儒養士之意乃命 伯兵部尙書臣王驥南京國子監祭酒臣吳節徧閱以聞驥等還奏果如 聖慮於是 詔工部臣撤而新之工興踰年會因他事推 恩有 詔悉停不急諸務而太子太保工部尙書臣石璞知 上初意乃舉 詔旨爲請興罷 上曰堯舜當務爲急詎非此邪他何可比其亟完之先是首其工者尙書臣王永壽而卒底於成則尙書臣王來也廟故有殿以及門廡與所

以具祭祀之舍學故有堂以及齋館與所以給供用之居鉅細以楹計者奚啻千百至是廢者易之以新圯者葺之以堅使復其初隘而卑者擴而揚之使宏以偉凡百所宜有而昔未備者悉致其完具矣蓋煥然遠過於舊矣經始於景泰二年之春而落成於又明年之冬既而尙書臣來以畢工聞乃 詔臣循書識其事於石臣惟天生萬物施以風雨霜露而後萬物始生然于物之中尤厚於民君理萬民施以予奪生殺而後萬民始理然於民之中尤厚於賢天之所以厚於民者何也賦以仁義禮智之性使稟其清然其性豈能自盡復以克綏厥猷之責付之於君即中庸所謂修道之教也君之所以厚於賢者何也施以詩書禮樂之教使復其性然教於人豈能自行復以庠序學校之事任之於臣即孟子謂所以明人倫也肆我 國家列聖相承崇儒重道興學育材於易書詩禮春秋之文講之益明如日星之麗乎天而四海仰其照臨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行之益習如四時之成乎歲而萬民蒙其化理易曰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之謂也有於斯學於斯既往已足徵矣方來其不勉以副 聖天子之盛心於無窮哉謹再拜稽首而頌以詩 詩曰惟皇降衷民

芳洲文集 卷之七

二

生咸具必資君師乃全稟賦天啟聖明 中天
下立爲民之主必施治教 魏魏帝業肇自太

祖 削平以武四方歸戴如於父母恩

洽於率普海宇既清文教是務乃相 於前度茂

建太學黎獻用貯成均 夏校殷序得之往聞習于

今觀 宣聖 歲時享祀鏗鐘考鼓黍稷醴牢遵豆

樽俎誠之所存假於物寓禮教迭興文化誕布比屋詩

書連城鄒魯皇皇太宗嗣統承緒學貫六經功高千古

重道崇儒莫之或禦萬乘謙虛躬往幸顧俎豆臻光繼

紳熙豫超乎列聖相繼臨御先後一心咸爲斯舉作新

芳洲文集 卷之七

三

後人簡用師傅惟賢是立克符湯禹光啟後學臣民瞻

慕於惟 聖皇尊居九五克念作聖好問底裕嗣保先

烈無間微鉅人惟求舊器尙易故況茲南都有材之所

祖宗攸成奚可比廡幾務雖煩宵旰在慮爰勅在廷一

二心督撤而新之俾完以固必稽于制毋或愆矩臣工

效力罔懈晨莫自始迄終僅再寒暑煌煌殿堂翼翼門

廡侖焉與焉何千百數濟濟師徒欣快榮遇以誨以學

是遊是處 皇有詔曰而職記注其書乃成俾昭來諭

臣謹作頌刻石以樹於萬斯年恭祝 皇祚

故推誠宣忠翊運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會昌

伯追封會昌侯諡康靖孫公神道碑銘

景泰三年九月七日推誠宣忠翊運武臣特進榮祿大

夫柱國會昌伯孫公以壽終計聞 上爲之哀悼輟視

朝一日遣中貴人齎賜白金三百兩楮幣十萬緡卽其

家營喪事追封公會昌侯諡曰康靖遣官諭祭命有司

爲治葬給衛士二千人執事送終以是年某月某日葬

宛平縣之香山鄉既葬其子繼宗五人伏 闕泣而言

曰先臣仰荷 國恩生榮死哀臣等雖萬死懼無以報

稱願於法得立碑神道載其事於貞石以昭 聖明篤

厚之道敢昧死上請 制曰可命臣循具書之以文臣

芳洲文集 卷之七

四

再拜稽首而言曰公 上聖皇太后父也姓孫氏諱忠

字主敬初名愚 宣宗皇帝改今諱世爲濟南鄒平縣

醴泉鄉責楊店人公之曾祖七翁祖復初父士英俱不

仕而積德深厚爲鄉善人則一皆追封公會昌伯曾祖妣

張祖妣高皆贈伯夫人母丁封太夫人俱由公推恩也

公生穎敏異於常兒爲祖父母所愛嘗曰是兒必大吾

門公嘗得咽喉病衆皆危之其父夜夢神人告曰上帝

以汝有大陰陽命我醫汝兒病毋恐既覺視兒聞口中

有藥香兒病遂愈公每與羣兒嬉衆輒爲公前呵後擁

如官僚出入狀人皆知其爲令器也稍長補鄉校生讀

嘗爲文往往出其倫輩數年充貢補太學生洪武己卯
被選擢介休縣主簿介休素稱難治公至旬日積弊去
其什九吏胥豪強之殃民者皆化其奸暴若其遠去耳
尋以外艱去官服除調河南之永城其善政之得民者
一如在介休時嘗率民夫服役于 天壽山民皆樂於
趨事爲總督成山侯王通所信任恒待之如賓歲滿遷
鴻臚寺序班居官惟以勤慎爲務彭城伯張景母 仁
廟昭皇后之母夫人也永城縣人知公第四女有賢德
景遂奉 文皇命隨母夫人自永城選至京冊爲 皇
太孫妃既而 宣廟登極冊爲貴妃公得推 恩擢驛
芳洲文集 卷之七 五

騎將軍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并贈祖父官同妣皆夫
人宣德丁未 太上皇生於是 貴妃正位 中宮公
亦進會昌伯食祿千石子孫得世其爵并得追封三代
考妣公辭至再不允 命中貴人崔輔偕公歸焚黃於
先隴北還未幾遭太夫人丁氏之喪復 命中貴人許
源往爲治喪葬贈甚厚既而以公年老特免每日朝
參 宣廟嘗偕中官幸公私第慰問喪疾知公所居隘
陋弗稱欲命有司撤而新之公以改作勞民傷財懇辭
得免每戒其子孫曰吾本布衣儒生素無汗馬之勞仰
蒙 列聖天地大恩榮寵至此而爾輩亦多膺顯秩吾

心惶懼無間晨暮爾輩若不勉圖報稱及或不知止足
妄意有所貪求非但重吾之過而國法亦不爾貸矣況
望能保有爵祿乎諸子孫皆再拜曰敢不奉嚴訓公性
寬厚仁恕貧窮憂患之事視在人者猶在乎已飽煖康
寧之樂視在己者必願乎人故其好善樂施之心隨所
寓而見諸行事鄉人有高狎者從戎老病不能自存公
賙恤之雖頻不倦比卒殯葬悉於已備有秋官劉祉者
以罷官致疾卒又不獨殯葬之而已且厚賑恤其家鴻
臚僚友郭聰坐累謫戍遼陽公憫其被誣伏薦起之爲
門館訓導知縣張英左遷遠方貧無所資兵馬指揮王
芳洲文集 卷之七 六

輝被誣受賄追無可輸官者公皆資以白金使之棄有
所將而得免捶迫之苦焉又有訓導劉克修者死遺一
女貧無所依公養之如已出及宣德初蒙賜謀逆罪人
女爲家婢有一人色甚麗公詢知爲韋指揮女不忍辱
之二女子皆與之粧奩一擇嫁指揮童能一以嫁指揮
陳廣王通之罷成山侯也歸無所資欲得公念舊日濟
以西山腴田公卽與以百餘頃無吝色家畜蒼頭名法
興者甚得其力久而詐欺公私作姦犯科事覺當償侵
用金帛甚多一無所出反歸求救於公公憫其相從力
悉爲代償其在人者比得釋遣還其父母其仁厚率類

此公娶董氏同邑董彥恭之子也莊重寡言婦德母儀
爲宗姻所仰則初封都督夫人進伯夫人側室張氏張
氏馮氏劉氏艾氏皆有淑行子五人繼宗由指揮使陞
都指揮僉事繼宗今襲公爵顯宗續宗由指揮同知陞
指揮使純宗由副千戶陞正千戶繼宗紹宗續宗董夫
人出顯宗純宗張馮出也女九人長早卒次適陳禮次
適張雄 上聖皇太后居第四次適王希周次適光祿
寺丞朱璽次適朱能餘幼孫男十人玆璘璵璶璿璠璩
璫璪璥女十人安遠侯子柳承慶指揮使武忠惠安伯
張宗定襄伯子郭嵩泰寧侯陳涇其壻也五人在室曾
芳洲文集 卷之七

七

孫十有一人公生洪武元年七月三日比卒春秋八十
有五臨卒惟誦古人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
毛二語以戒子孫而不及他此可以見公之存心於遺
後也切矣銘曰 岩峩嵩岳應時出雲縉紛華煜五色
成文從龍變化昭回穹昊作爲霖雨溥濟枯槁有偉孫
宗鍾秀泰山遺世熙皞公生其間積德累善惟恐弗及
亦如嵩岳岩峩斯立巍巍大如上配 宸殿公實啟之
早著兆占公享安榮八十五載祿兮如川福兮如海森
然有子如蘭在庭數擬列爵孫曾繩繩以一傳十垂紳
執戟翊衛家邦志勵忠實公之德善有不自居恒存戒

謹景直謙虛其性則然實罔有僞肆處盈滿克保富貴
更事 列聖壽祉兼全恩隆終始嘽克儷焉香山之麓
泉深土厚歸藏千禧永庇厥後循職記注書于墓碑稱
必以實敢浮厥辭有求公者視此貞石公雖邈矣其存
可式

故奉天羽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
昌平侯追封穎國公諡武襄楊公神道碑銘

余嘗讀史記至田氏齊威王言其臣有檀子者使守南
城楚不敢爲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竊意古有未然
者及觀昌平侯爲將守北邊始信其事蓋雖 國家威
芳洲文集 卷之七

八

惠被于萬方而苟非可以德化者亦必得人爲之藩屏
而後有所賴以濟也若昌平侯楊公其可謂之得人者
歟公諱洪字宗道楊氏其先太原人系出霍山王子宋
太師中書令諱業與宋贈太師播州端通譜業生冀州
刺史延朗延朗生廣州刺史充廣充廣生德州刺史貴
遷充廣嘗因持節廣西憫播州之孫昭無子遂以貴遷
嗣之自是守播者皆業之後也貴遷生從義即光震生
武節大夫文廣文廣生子長曰惟聰生武經郎選選十
三子有諱駒者仕宋爲六合令因家六合後遂爲六合
人公曾大父諱順不仕大父諱政 國初從常國公起

義積勞至漢中衛百戶父瑄襲職三世並以公貴累贈
特進榮祿大夫後軍都督府左都督曾大母吳大母張
母施俱累贈夫人公兄弟三人公其長仲淋季忠公生
十七年父戰死靈璧公事施夫人甚孝敬撫二幼弟甚
友尊幼安之永樂初公襲父職當遠戍開平人皆爲公
憚之公嘆曰大丈夫立功名寧在跬步之內遂設嘆而
往時成安侯郭亮守開平一見公語大悅置之幕下咨
論軍事深見器重八年公率所部隨 駕北征至飲馬
河虜率衆迎敵公首入賊陣獲其人口馬駝以獻 上
喜曰將才也特命記其姓名十七年冬公遇虜寇戰於

芳洲文集

卷之七

九

泥河斬賊甚衆并獲其馬二十三匹明年哨飲河箕遇
虜寇轉戰東京亭生擒賊首一人獲其馬五匹賊敗走
洪熙紀元之春從陽武侯薛祿征大松林公首擊敗虜
衆獲其人馬陞正千戶又明年爲宣德二年復從陽武
侯征虜至紅山俘獲三人公與清平伯吳買驢前行戰
於朶兒班你兒兀之地公先衝入賊陣斬獲首級牛牟
等畜甚多生擒賊首鎮撫晃令帖木兒等人口二十有
一五年冬虜寇潮河川時開平衛治已徙人獨石公從
都督方政追賊之獲賊馬器械明年虜復寇大石門公
列營與相嚮待示不動別選輕騎繞出其後虜退無所

芳洲文集

卷之七

十

遁遂解甲棄弓矢降衆欲殲之公曰殺降非武遂收其
平章脫脫等人馬器械又明年 朝廷用邊將都督方
政之計於西貓兒峪置馬營以遏賊衝命公爲守公躬
率士卒披榛莽築城堡立烽墩踰月而成旣而號于衆
曰吾與若等孤城守邊死生以之慎毋懷貳遂與士卒
甘苦同受憂喜相關其或嫁娶有不能爲力者助之疾
病有不能致療者資之由是人心安和不自覺其在窮
荒也八年夏虜寇孤榆樹公追殺敗至於紅山斬獲其
首級凡四十有一駝馬牛羊無算明年復追襲鈔邊斬
獲虜首級人口而還事聞陞公指揮僉事十年秋以問
邊計驛召公至京陞指揮使特 賜金織文綺襲衣寶
刀盛甲弓矢楮幣遣還尋遣給事中等官齎 聖書符
驗就鎮命充遊擊將軍統率萬全精兵二千廐馬四千
二百巡備北邊至開平簸箕河還遇虜寇于閭安瓦房
嶺公揮其下分翼進攻大破賊衆斬獲首級凡十有六
并其器械駝馬牛羊生擒賊首脫脫白暖台還陞都指
揮僉事正統元年八月被召至京受賞往副都督李謙
總督懷來等處守備是月復受 命與都督方政計軍
務于大同明年虜使啟行公受 命領所部軍馬與方
都督合勢出哨黃河東勝虜使爲恐是年秋元良哈寇

李家莊公追敗于興州之三义口賊棄所掠并其馬甲器械無數公生擒其首朶樂帖木兒復召至京受賞而還是年冬聞虜寇延公伏兵回回墓截其歸路別選輕騎從間道襲擊大破之斬獲首級器械半馬等畜生擒其黨乞里麻等三年春元良哈寇邊公與戰伯顏山并寶昌州奪還所擄人口并斬獲賊首級駝馬半器械生擒賊首指揮也陵台等四人阿台荅刺花等五人還都指揮同知遣官齎賜金帛已而命公充右叅將鎮守宣府等處進都指揮使復遣官齎賜金帛四年秋公受詔追殺叛虜阿木狼等由白塔河倍道兼進至三义口

芳洲文集

卷之七

七

及之斬獲其下可列歹等首級并其器械馬畜進後軍都府都督僉事七年秋受制諭充左叅將專守獨石永寧等處八年春哨苦乞兒河戰敗虜寇于北只嶺斬獲首級并馬生擒賊首那多進都督同知九年春元良哈寇迤西公受命追襲敗于應昌之列兒克賊盡棄其所掠人馬器械遁走復追至朶顏穩都見以克列蘇賊得險欲拒戰公躬督兵進攻斬獲首級併者赤王都屬生擒其首打刺孩等蒙賜聖書褒諭進左都督十三年秋受命掛鎮朔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宣府等處膺重賞行八月至鎮將士皆喜得良主帥歡聲動地

明年冬公領兵襲擊虜寇之盜寧夏馬者至興河遇雪深數尺公曰此正破蔡時也遣兵四出追之虜不及備盡俘斬之十四年秋虜衆大舉入寇車駕親征至沙嶺公入見命公前行即又命守陽和開山二口公進至栲栳山生擒賊虜則不丁等三人并獲被掠人馬以獻駕還命公爲殿尋命還守宣府賊以精兵來攻公出連戰敗之賊不敢近土木之潰賊爲僞書遣其下伯顏帖木兒麻亮等誘公開門公遣人出縛送京師今上令諭陞公爲昌平伯未幾虜犯畿甸公受詔命入衛既馳至受厚賞即日命充總兵官率軍馬六萬往

芳洲文集

卷之七

七

追遁賊公至金坡鎮撈半山擊敗其衆斬首數百奪回人馬輜重甚多既還賜養有加令總三千營兵進昌平侯兼掌左軍都督府事連有金織文綺玉帶冠帽之賜景泰二年三月賜詔券及勳階食祿千一百石子孫世襲其爵五月上慮虜情反覆宜有大將在邊乃命公掛鎮朔大將軍印領禁衛兵千六百人往鎮宣府虜聞公至皆自引去其有以請盟約爲名聚衆縱牧旁近山谷窺襲而後動者公知其爲懷貳遣將士追敗之於玉石溝斬獲首級器械自是虜非朝貢至者絕迹不放近邊蒙賜勅獎諭甚切至自公再至宣府軍聲爲之

大振關北之人固皆以爲虜不足爲其患關南之人亦莫不爲莫枕而安曰有楊公鎮宣府矣不特此也方虜寇入畿甸之時軍民老倪無不滴酒一聞朝廷召楊公至帖然爲之不懼至有擁塞道路求識其面不得輒快快終日者其聲價之得於人也如此於乎士審如此可不謂之大丈夫乎公再至鎮兩月得疾詔遣御醫臨視繼又命亟還京治之北還遣中貴人慰勞甚至公自知不可起卽命其子俊傑奉表進大意以爲國恩未報臣職未盡願朝廷以宗社爲心夷虜爲慮崇文修武以安攘之於萬萬年臣卽死瞑目矣餘無

芳洲文集

卷之七

七

所及表奏上嘉納之翼日遂薨是年九月十三日也後四日卽公之生辰其年爲洪武十四年迄今春秋七十一有一計聞上輟視朝一日命賜賻祭甚厚有司爲營喪葬朝之公卿侯哀痛揮泣以薨之年冬十月六日葬于都城西山之原配初娶潘氏贈夫人繼吳氏周氏皆先卒繼魏氏封夫人子男二長曰俊周出前軍都督府右都督次曰傑魏出將嗣公爵女四長適唐海次適都指揮申義其二尙幼別室張氏李氏出也別室有從公薨曰葛氏者詔贈淑人孫男一玠女三俱幼公之戌開平也施夫人及二弟淋忠尙留漢中公皆乞令同

居開平俾得盡其友愛或乞歸守先塋其後猶子四人曰能官至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曰信都督僉事曰仁錦衣衛指揮僉事曰知開平衛指揮使皆公訓育之所啟也公在邊時軍士恒苦乏孽牲馬有質子女以償官者爲積歲患公爲選軍中馬牝牡之良縱牧於野使自爲合數年馬大繁息代償之餘足以進充內廐朝廷聞之下其法於各邊公私便之又嘗陶致磚石包甃緣邊城堡以固守備公有時出在邊虜或潛山谷間窺見旗幟知爲公也輒相戒不可出甚至急引而匿去者公自守邊以至將兵京師所陳爲國爲民兵戎禦衛之事

芳洲文集

卷之七

南

甚多多見聽納而行蓋公爲人孝友忠信果敢剛毅在邊四十餘年恒以國事爲心自始有終五百以至于領三千之衆自統一方士馬以至於總天下之兵不以所將者寡而屈于人下不以所帥者衆而旁若無人敵強不以自怯必熟計而後戰戰勝不以自驕必量敵而後安有功不專諸已有惠必分諸人故其馭下雖嚴而人樂爲之用至於修飭邊防經畫歲計訓練士馬振起荒類與夫建立廟學以教兵戎子弟賑恤孤寡以酬士卒死亡尤爲有仁禮之政焉公之葬也其子俊傑具其平生請書刻石立於神道以垂無窮公於余有同朝之雅

又以列侯偕侍 經筵余不能辭故爲書而銘之銘曰
皇皇聖明莫都朔方海宇內外奄在封疆文以安邦武
以禦侮上師唐虞恒不偏具 天子仁聖如日行天風
霆震掃神武類焉爰咨勇畧藩屏塞下桓桓楊公獨擅
聲價公所從來聲自漢中厚積博發易匪武功辟之高
山屹然而峙人皆仰之成豈一簣維塞以北迢迢開平
孤城戍守迫于虞庭公於其間如處安宅詰兵恤人譚
笑却賊指揮士馬雖有總戎出奇制勝會不如公有聲
洋洋聞于黠虜致以毋犯自約所部閱幾何時掌鎮邊
城馬營獨石座何自驚爰受大拜遷帥宣府 天子曰
芳洲文集 卷之七

主

喧得所委付四十餘年公事 聖明父子一門偕被至
榮維翰得人實公所啟公受 國恩豈止哀死極褒顯
贈百世有光咨若嗣者勉繼厥芳

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翰林學士王
公暨配一品夫人彭氏神道碑記

國家修政立事必有賢智之士以爲之股肱人臣竭忠
盡職必有德善之親以爲之本源蓋本深者末必茂源
潔者流必清此自然之理余於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
兼吏部尚書翰林學士東鹿王公暨其配彭夫人有子
顯融于今有足徵也公諱緒姓王氏其先世家鳳陽府

芳洲文集

卷之七

六

壽州霍丘縣 國朝有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吏部
尚書翰林學士諱真者公之祖也有累贈至榮祿大夫
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翰林學士諱璧者公之父也祖
母某氏贈一品夫人母劉氏累贈一品夫人公之父洪
武初爲北平保定府青苑縣簿卒於官母劉夫人亦死
節時公始十一歲已知痛其父母邑人皆德青苑簿而
悲公之孤幼相與爲舉柩合葬之公乃依其執友青苑
儒學訓導王承祖居冀得讀書且不違先隴焉弱冠有
祁州訓導彭從野先生者隣邑東鹿名儒也以致仕歸
鄉里見公不凡以女妻之公遂從彭先生家彭家莊爲

束鹿人公既深於問學乃開塾以授徒於家鄉邑子弟
凡經其指教者皆駸駸有造詣所得束修既富加以彭
夫人躬儉勤爲助由是家門日以昌大公又以其餘暇
精究醫藥之書而窮盡其蘊奧以爲以此濟人疾疢必
先探夫脈理知其表裏淺深緩急何如然後施之則無
不奇中矣故其所至得效如神近自州里以及隣邑他
郡聞公之名而來迎致公者蓋無虛日公亦樂於濟人
求輒赴之一方賴之以全活者甚衆卒未嘗有一毫規
利之心惟教其子以學曰此足以利吾家也永樂辛卯
季子文以明經領薦於鄉辛丑登進士第擢四川道監

察御史宣德壬子蒙以此推 恩封公文林郎四川道
監察御史乙卯六月十日無疾而卒上距共生元至正
二十四年某月某日春秋七十有四葬莊東南平峯之
原正統某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既而進
贈資政大夫本院右都御史景泰某年加贈資德大夫
正治上卿本院左都御史癸酉再加贈今官皆自其季
子推恩也夫人亦以季子之恩初封太孺人進封太淑
人加封太夫人蓋太夫人平生端莊靜一相夫教子足
爲宗姻母婦懿範閨門仰承其德惠者無間戚疎其在
後公二年某月某日以景泰癸酉五月十日卒春秋九

芳洲文集

卷之七

七

十計 聞特遣中貴資賜賻儀遣官致祭命有司爲營
域啟公之柩而合葬焉既而 特恩再加贈公榮祿大
夫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翰林學士贈太夫人爲一品
夫人云子男三長曰熙仲曰行及季文文自監察御史
遷陝西按察使歷右副都御史大理卿左右都御史太
子太保兼左都御史復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翰林
學士實公與夫人所從推恩者也女一適士人趙繼宗
孫男九寧元中謹孜宸綱綸相曾孫男十宣士傑泰通
靖士俊士彥士英士洪士華元孫三莊平實皆秀偉而
雋實駸駸趨於遠大之域孰非公與夫人深仁厚德之

所啟哉銘曰 奕奕王宗肇自太原累遷而南子孫實
繁霍丘所居尤務德義前啟後繼世濟其美或隱或顯
惟詩惟書代不乏賢鄉族有譽孰其卓哉曰青苑薄德
惠及民民視如父天欲福之保終于官庶其後裔處此
能安公復克肖思事經史納壻里儒務求造詣匪徒資
已且以及人教誨惻念與物皆春日積月累陰陽彌厚
壽集厥躬慶延乃後譬之大淵積匪一朝源清流潔其
行遙遙又如嘉木久於封殖枝幹宏深千霄蔽日於惟
王氏其理亦然曷從知之子孫皆賢果封疊贈官至太
保上及高曾笑管祖考大行以東丘墳我我銘斯在

千古弗磨

卷之七

七

太子少師兼禮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太
保禮部尚書諡文通王君神道碑銘

景泰二年冬十二月 詔禮部左侍郎王君一寧兼翰
林院學士豫事于 文淵閣明年四月會選 東宮官
屬復進太子少師仍兼舊職食少師侍郎俸方君之入
也余竊自慶得所助孰計至未半歲竟以得疾而卒嗚
呼其爲可憫寧不尤在茲乎既卒其子奉事行來請書
將歸刻神道之碑余不能辭按王之先瀾之鄭八五代
時有諱師厚者始徙台之仙居五通巷口既而分居埠

頭後溪斷橋三處而皆世有科第仕宦君實出于斷橋
有爲昭慶奉國節度判官日光祖者君之六世祖也曾
祖諱珂祖諱文鑑皆有隱德父諱俊用以舉鄉貢累官
國子監丞文鑑俊用皆以君恩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
郎母竇氏及祖母皆贈至淑人君生岐嶷穎敏過於常
兒隨父居京年十三已能詩 仁廟在春宮聞之召試
早過銀河詩立書七言絕句以進深見嘉賞十八以詩
經中京聞鄉試名在第二十二又四年會試於禮部名
在第八舉李騏榜進士奉 命往蒞事于湖湘又明年
丁父憂家居十年始至京師會 宣廟求文翰之士甚

芳洲文集

卷之七

九

切吏部以君應蒙 召見試表正萬邦論及詩賦等文
詞皆見嘉賞擢吏部主事俾與大學士陳山等共事于
文華殿次年以母老不能就養乞分祿於家主事歲滿
得以其官品封贈及父母未幾改任翰林修撰預修
宣廟實錄書成進侍講食祿視五品同考正統四年禮
部會試是歲五月以母喪歸襄事之餘拳拳以復先業
遺後爲務服闋被選充進講官復受 命考正統九年
順天府及十二年應天府鄉試取士皆稱得人明年九
月遷禮部右侍郎又明年往湖廣督運糧餉隨軍進剿
苗賊時賊勢盛糧道不通君措置有其方食用不乏嘗

遇淫雨公私大困君親致禱雨爲立止兵民立石頌之
至辰州府偶遇暇日輒詣學課師生講習且督有司爲
作興之於是士風爲之大振景泰二年被 召還京理
部事是歲冬遷左侍郎蒙 賜誥進通議大夫封贈祖
父母父母及妻云其生洪武二十九年某月某日其卒
景泰三年七月十一日享年五十有六君得疾時 詔
遣中官偕御醫來視并 賜米物比疾革復如之既卒
復 賜賻楮萬緡遣禮部官諭祭贈太子太保禮部尚
書諡文通有司歸其喪并爲營葬域君可謂光榮始終
之士矣其葬以某年某月日墓在某鄉某山之原配陳

芳洲文集

卷之七

十

氏封安人進封淑人子男四人宣顯字春女二人長適
同邑應鏡次幼君爲人閭敏而疏達爲文必根於理詩
詞翰墨清絕可愛孝友忠信之行尤爲人所稱譽惜乎
其年不永而見於用不旣悲夫銘曰 王氏孰始其來
自鄭厥先師厚爲仙居人埠頭後溪斷橋其裔君自斷
橋傳若干世朝奉宣教簪紱相聯王氏自此代不乏賢
有偉監丞啟迹惟邁再傳至君其家益大君少卓犖不
伍群流未逮弱冠一鶚高秋天池雲海幾四十齡冠紳
有耀朝野知名程越三千壽躋八七耄期無間壽兮何
益迢迢天台山秀水清歸藏其下我爲述銘將百千祿

以告乃後毋忘爾祖厥德是懋

兵部尚書侯公神道碑銘

景泰元年八月十三日兵部尚書侯公以總督征苗軍
務得疾卒于貴州之普定衛計聞 上深嗟悼遣行人
董守宏諭祭工部爲治塋域是歲十一月朔公柩還自
普定以十二月十二日葬塋在其鄉五門山前先塋之
側公生子惟一男曰爵正統丁卯鄉貢進士既葬公之
明年詣 闕謝 恩朝廷以公累有軍功特官爵爲錦
衣衛世襲正千戶爵以余與公有同朝之雅乃奉澤州
學正吳嗣所狀公之事行來乞銘于神道之碑先是四
芳洲文集 卷之七

五

方用兵監軍之臣所在有之而得 朝廷嘉獎其能盡
心副委任者惟公等輩一二人耳則凡欲知公之賢能
觀其既沒而子受恩如此可以見矣公諱璉字廷玉侯
故山西澤州呂莊著姓伯謙某某公曾祖祖父也祖皆
以公恩贈嘉議大夫 郎祖母李母宋繼母劉

皆淑人公自

嘗驟雨新霽出遊溪澗邊

見瞽者怯潦缺不能

手相之使得度瞽能以人

之生年月日時推知貴賤壽夭因詰公誰氏子并所生
期公具以告明日瞽者告其父曰令郎命貴心仁當大
貴顯乃勸遣公爲鄉校生遂入州庠從趙冕受易經其

造詣往往出流輩流輩或時聚飲廢學公獨引去觀書
不輟衆譏之曰來年作解元必子矣公笑受之不與之

較嘗當晝燕坐而寐夢身被戎服統率兵馬既覺以白
於父父曰宋韓范以儒術身都將相彼亦人耳吾兒但
當勉學以符所夢公自是益力於進修爲永樂癸卯鄉
貢第一人明年補太學生宣德丁未擢馬愉榜進士歸
榮於鄉庚戌起使寧夏又明年授行人四川烏撒烏蒙
雲南廣西上林等處土官連歲各以紛爭疆域讎殺事
聞 朝廷悉以命公往理平之夷人帖服甲寅爲禮部
侍郎章敞副持節封安南王黎麟過狗賓關公曰 天

芳洲文集 卷之七

五

書在躬豈可振度語來近者曰不發關不度近者卽爲
發關比至安南使節偉然凡彼饋贐一無所受明年館
伴危刺責使是冬遷兵部職方同主事正統元年往區
畫邊務於大同二年虜賊阿台朵兒只伯入寇公隨兵
部尚書王驥往撫甘肅并飭邊務北還虜寇復急公往
會會川伯趙安尚書柴車自京州迤北直抵亦林真集
大小鐵門關鉅隆池分兵夾攻退賊而還三年以外艱
去明年起復令往湖廣操集征南軍馬遷郎中復往撫
四川松潘番人商巴等六年公隨尚書王驥董討麓川
賊子思任發於雲南賊以兵三萬象八十攻大侯州驥

委公督偏師應援賊懼遣反問愬公曰賊衆我寡不可輕進公知其故揮兵進擊矢石如雨賊兵大潰斬首三百餘級獲其輜重驥爲上達得賜璽書褒獎又督叅將冉保率兵進破石甸老樹緬甸孟通水寨鎮康孟雷丙墜烏木弄永伯等寨所向克捷還軍老撾聞大軍已被賊阻截道路公與冉保引軍直抵路江由高黎貢山入勦賊衆爲退散公乃引兵晝夜兼程馳至麓川與大軍會併力進攻賊堡搗其巢穴七年凱旋還禮部右侍郎受金幣及宴賜甚盛是年七月復奉勅往鎮撫雲南叅贊軍務凡彼一切兵政悉聽便宜處治八年雲南芳洲文集 卷之七 重

邦緬甸震懼自相戒曰此後毋作不靖以干討滅十三年以軍還雲南明年貴州苗民乘饑作亂衆至數萬餘徒攻圍新添平越清平都勻興隆等衛諸路騷然王驥討之不克賊勢愈甚會命上嗣大統明年即命公總督雲南兵來與驥會合勢攻勦兵至普定城被圍已多日公以所領達官爲先鋒令強壯善弓弩者濟之分爲四道並進兵合賊衆大潰斬殺獲其首級無算普定圍解遂趨貴州兵威大振所至克捷遂定甕城令溪竿腸楊老諸路并解新添平越清平都勻之圍由是自興隆至鎮遠道路皆通民得安堵捷奏還公兵部尙書獎諭芳洲文集 卷之七 重

瑣奇小用小效大用大宜誠以存心敬以臨事緩急有制危險不懼治禮詰兵通武知文撫捕群盜指揮三軍蠻夷以綏邊鄙用久朝野知名 主上注意錫以殊恩俾列六卿人無遠邇仰其光榮材兮何豐壽兮何晉方踰五旬遽至哀惻命由天賦雖嗇其身匪嗇其身用昌後人茫茫忠魂還自普定歸葬五門山川勝境我書墓石志公平生後有考者來視斯銘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鄧公神道碑記

正統十四年秋七月既望 大駕親征虜寇于邊時扈蹕者百官有司咸備而右副都御史建昌鄧公孟擴實

卷之七

三

領都察院事以行師次榆林公度不可遠出即上章請以命大將而乞 回鑾至宣府大同皆如之時內官王振專擅凡如公以言者悉矯制不允比謀知寇猖獗始班師至土木我軍將潰同行者語公曰吾輩可自脫去公言鑾輿失所我尚可歸主辱臣死分也遂死於難八月十五日明年三月 詔贈資善大夫右都御史遺官諭祭官其子瑞爲大理右評事瑞痛不得公之遺體乃以所收其平日爪髮并字迹受以衣冠棺斂歸葬其鄉先墓之側而奉吏部侍郎何公文淵狀事行來請文置墓外按狀公諱榮孟擴其字也姓鄧氏世居建昌郡南

城邑小竺鄉公之曾祖濟遠祖信可父伯修以醫道相承濟人不責報母鄭氏謹婦德公生五歲已知讀書酷好紙墨或不得紙輒書几案往往灑墨濕衣翻以爲喜八歲已能背誦孝經小學若固有者既而以俊秀選入郡學補弟子員從鄉先生程睦崇講受禮記繼又從前監察御史聶任習科舉業勤勵問學雖盛寒暑早暮不懈遇月明或乘以讀書冀省膏火以備他夕繼畧其勤篤之計率類此永樂庚子舉鄉貢又四年擢邢寬榜進士歲餘授廣東道監察御史居官務持大體不屑細故見人爲一善事必思自勉聞一不善之事輒自省察嚴

芳洲文集 卷之七

三

以律已恕以逮人至於獄獄用刑必以明允存心嘗奉命按蘇松諸郡不嚴而吏畏其威不寬而民懷其德父老度其歲餘例當代去相率二千餘人乞再留公一年於 朝得請未幾公以聞父喪去繼丁母喪居憂一於哀毀而葬祭必以禮郡縣致贈悉辭謝不受宣德十年 詔起復公理戎事於福建所至精於訪察公於摘縱無一人有辭者既竣事歸會陝西奏闕按察使 朝廷以其地邊西北必得清慎有威望者爲之庶幾風紀振武備修而戎虜懼少傳廬陵楊公以公名薦遂得受職以行在陝十年不帶家人子弟激揚善惡咸當乎人

心經理邊方必急於時發公勤廉慎爲上下所信服暇輒讀書誦詩以取適其性情而已一無所累於物嘗上疏言切於時政凡百餘事皆見采納如言選將練兵以謹邊防又幾之先見者歲滿將詣京師吏民父老涕泣攀贈而誦德稱善冀其復來者環滿車下公至京得超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數月遂有扈蹕之行其生洪武二十九年十月九日享年五十有四配葉氏出名家子惟瑞一人墓在邑其鄉某山之原葬以某年月日銘曰嗚呼孟擴胡遽已矣衆之望之詎止於是澄清百度綱紀庶僚粵在外服孟擴其超善焉有憑惡以無懼惟視芳洲文集 卷之七 毛

孟擴於官留去冠身執憲廿有五年治公退食形影子然已不自治曷以律人孟擴知恤篤持乃身孰蒙大徵曰惟御史於乎孟擴其何媿此既總外臬復忝內臺曾幾何時計來告哀人誰無終孟擴死難死往雖艱生還可鑒塊逐故物遙返舊鄉何必有身乃爲歸藏迢迢吁江從茲祖兆我銘孟擴于永有耀

故太子太保兼兵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諡忠襄儀公神道碑銘

景泰五年七月上游太子太保兼兵部尚書儀公有疾事 聞詔遣中貴人攜醫藥 命日奏安否比疾

革復遺齋 手勅諭問曰聞卿臥疾以來朕爲惻然念卿舊德豈可一日不在左右特賜白金五十兩爲藥物之助卿尙勉就安全副朕懇切之意越三日卒是月

日也計奏 上爲嗟悼再三輟視朝 日賜賻鈔萬

緡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諡忠襄命有司治葬宗仍召其長子海赴京授以百戶既而其子將奉柩歸義事乃齊太常卿許道中所述公之事行來請爲立神道之碑公之父文簡公在 太宗皇帝時以碩德夙望被簡輔 宣宗皇帝于太孫府日侍講讀深荷 眷倚公又遭遇於今如此皆余所親見者況嘗同官翰林此芳洲文集 卷之七 秉

銘其碑之請所爲於余而余亦無得而辭也公諱銘字子新姓儀氏世家東萊之高密均祥仲和公之曾大父大父也皆有隱德諱智累官至禮部左侍郎贈太子少師文簡其諡也後與仲和俱以公恩進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兵部尚書大母某氏母孫氏俱累贈一品夫人公性孝友事父母及兄克盡愛敬稍長肆力問學隨父宦遊四方恂恂自處未嘗恃勢有所驕傲服飾起居退然不異衆人執親之喪惟禮是蹈而哀毀或過之洪熙紀元之歲兵部侍郎戴綸以嘗陪文簡同時侍講讀知公材德舉應求賢 詔召試擢禮科給事中公首陳

其先公昔嘗侍從 經幄今獨未蒙 恩典 詔乃爲
賜前諡於是公捧 命書歸祭先隴因道出武定州得
漢 人陰結人心謀爲不軌之事疏奏於 後果

驗未幾與尙書陳山張瑛等日備 顧問於 文華殿
惟公能持正論有所裨益以給事中歲滿遷翰林修撰
預修 宣宗實錄事畢進擢侍講 今上受封國也公
以老成剛直被簡命 邸府左長史府中事無鉅細公
理治之悉有條緒不嬗姁以苟隨大爲 上所眷倚正
統十四年秋 上受命監國事群臣覈奏權奸誤國身
雖已陷于虜其黨類尙存者乞加誅戮以爲來戒 令
芳洲文集 卷之七 美

未及下公卽抗 曰鋤治此類豈可緩乎叩頭俟得
允命乃止 上旣入正大統擢公爲禮部左侍郎又明
年陞南京禮部尙書歲歲驛召還 朝拜太子太保兼
兵部尙書旋命兼掌詹事府事間以遠近災異不一因
言弭之方惟在敬天法祖用賢納諫其次省刑薄歛
節用愛人遂錄 皇明祖訓一帙并進以致警發之意
深見獎納未幾推恩贈其三代先親公平生負氣節侃
侃不屈綽有父風與人交重契誼有或戾於理者輒面
斥不少貸人能收悟修省卽愛敬如所親或有忤逆於
已自揆苟當亦欣然不較也平生嗜好儉朴雖仕宦三

十年惟守先人之舊未嘗增置一廬一室爲子孫安飽
計其有所自來就其生洪武壬戌五月十二日比卒享
年七十有三配耿氏累贈一品夫人先 二年卒繼姚
氏子男六人曰海曰江曰漢曰澍曰清曰漆皆耿夫人
所生江邑醫學訓科漆由鄉貢進士補太學生女二人
某某其壻也孫男十人琮琰琳瑜瑤 璋珩瑤瓚會孫
男二人某某公之葬也 年某月某日墓在邑鄭

公鄉先塋之次銘曰 東萊之區薄海跨山蔚蔚靈秀
鍾于其間孰與發之曰公父子生自一門相承用世有
美文簡瓌偉過人篤信好學強記博聞累官通顯立言
芳洲文集 卷之七 美

侃侃遺訓在庭來嗣宜續平生所立餘慶在公乘時奮
發風虎雲龍投職黃門列官金馬簡輔潛藩藉藉聲價
謙言正論忠在 朝廷不爲威屈惟義是行文簡忠義
世稱美諡褒德獎功父作子嗣於惟忠義生榮死哀匪
公植德嚆克臻哉有墓在原有碑在道我述銘詩敢爲
來告

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羅
公神道碑銘

德之積於躬者餘慶必昌其後用之效於國者光顯必
及其親此古今之定理而士大夫之所必於天而不容

有弗定者也余嘗驗於吉水之周橋里羅公三錫父子
爲益信焉羅故吉水大家其先自錢塘徙居袁之分宜
白芒里再徙吉之印岡宋時有爲吉水主簿曰宏正者
因歸過邑東池以暴疾卒遂葬於此人因更稱東池爲
主簿塘子孫依墓近之澄溪家焉後以族繁居地不廣
公乃謀徙周橋居之以誠用明公之曾祖也祖皆以德義
見稱於鄉父諱仲淵讀書磊落好義士也洪武中以貴
富被選徙居京師凡鄉郡賢大夫若解公大紳胡公光
大楊公士奇金公幼孜輩皆與交游最相厚善而公承
順其間尤見愛重時公二子通驥秀傑傑出公以父命

芳洲文集

卷之七

三

俾從國子博士黃彥清學而公則獨幹蠱於家凡其親
之所以酬酢於公私子之所以資奉於師友家之所以
婚嫁於弟妹鄉之所以敦睦於姻故其需百出無一不
取具於公焉家雖富而未嘗怠於治生用雖費而未嘗
侈於非義恒慕司馬子長爲人乃游閩越而歷荆湘復
轉而走秦蜀之乎齊魯燕薊以及居庸鴈門上谷之間
莫不覽奇訪勝浩然有所得而後歸歸必至於京師躬
事定省久之聽命於其親然後爲起處焉一日應天府
丞張執中者以盜官錢事覺官籍其家所得不及賠償
之數執中知仲淵甫家故多貲不得已誣其受寄鈔凡

百五十千緡以寬一時槌楚仲淵甫既被執公曰豈可
愛錢而不脫親於倒懸乎乃不自卽如張所誣償之其
知所輕重也如此可不謂之孝乎居鄉恂恂於凡赴人
之急窮人之匱爲之恐後人無或不愛敬之者而於族
姻故舊恩禮待遇之厚家庭賓客祭祀燕享之豐其用
愈煩而志愈樂雅好山水而且精究地理之術每當遊
翫之際見其有宜於宅葬者輒指以示子姓與凡來求
之者無不切中其的雖專門世業不逮也晚年以子通
恩封奉直大夫戶部雲南清吏司員外郎配李氏宜人
以正統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卒於家距其生某年某月

芳洲文集

卷之七

三

某日以春秋若干以卒之明年八月十九日葬東池高
峯山之原既葬之七年爲景泰三年復以通恩與其父
仲淵甫同日並贈嘉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公母
胡氏與李宜人偕贈淑人又三年爲景泰六年公與父
皆進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胡李
二淑人皆進贈夫人子男四人通其長也以明經舉永
樂十年進士筮仕監察御史歷知州員外郎郎中起遷
左右副都御史繼遷太子少保兼左副都御史進兼右
都御史焯然有賢能聲於朝野間然此孰非本乎公之
積德之所貽乎則余所謂德之積於躬者餘慶必昌其

後用之效於國者光顯必及其親蓋嘗驗於吉水之周
橋里羅公三錫父子爲益信者非耶蓋公諱晉三錫字
也其次子曰遵曰達曰道皆克世其家女三人劉嘉言
曾志定王常皆其壻孫男十有三人長濂正統九月鄉
貢進士補太學生其次淮海沂淳溫潁濡洪汪泗澍
淮甲戌進士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渭景泰四年鄉貢
進士補太學生曾孫繼祖某某過於余交莫逆既
求六子太保吏部尙書王公爲誌銘公之墓而以神道
之碑請爲文刻其上銘曰 大山之木根盤深厚培植
堅久其出暢茂雨露所濡蔚然嘉秀千霄翳日覆庇百

芳洲文集

卷之七

三

弘君子之德理有同然既積於躬復假以年比其厚也
發乃博焉食報何已光於後先我觀羅宗肇迹累世操
存忠厚昭履信嘉爰有三錫克濟其美泰親愛敬貽子
孝弟其藏滿家惟詩惟書孰其交好駟馬文儒視利鴻
毛曾不久居有關於義輒施其餘有子有孫蘭桂璧玉
森森階庭簪紱相續公享高年養有天祿光榮始終全
備五福幾幾新阡築于高峯山環水抱歸藏其中都憲
華贈龍黃何窮有過之者疇不致恭

贈少保兼兵部尙書鄭公墓誌銘

正統十四年秋 車駕征虜寇 扈蹕大臣尤以安

危爲已憂者兵部尙書鄭公以下數人而已蓋其職之
專故慮之深慮之深故憂之切而不自知保其躬於危
難之際以苟存也夫苟存非難而視苟存不如無存之
爲難也此鄭公之所爲獨能其所難歟公諱堃字孟質
姓鄭氏世家彬州之宜章縣曾祖諱某祖諱瑞伯皆以
業儒師表鄉族父諱子輔洪武中由校官遷安福縣知
縣祖父皆以公恩贈至通議大夫兵部侍郎祖妣李氏
妣某氏皆淑人公生而穎異不少同流俗五歲失恃鞠
于祖妣最見鍾愛嘗隨適近邦拾一古銅印其篆文曰
司馬印章祖妣喜歸語家人曰此見他日之兆比卒時

芳洲文集

卷之七

四

執公手語其父曰兒吾家千里駒善視善視公自髫髻
已克孝於父友愛於弟妹且知務學讀書輒能記誦不
忘有術者相公因語其父曰令郎貴相恐非君家所宜
有也以爲浮屠庶可少延其壽父意以戒公曰壽妖豈
人之所能爲大人幸勿俾陷異端聽兒俟命可也稍長
爲邑庠弟子員時余泰和王敬先爲訓導公實受學館
下深見器重永樂三年舉鄉貢又六年擢蕭時中榜進
士觀政刑部都察院未幾受行在湖江道監察御史首
奉 命行鈔法于京師擒治巨商一二輩人悚然知畏
無敢復有沮滯倭寇竊遼東海上守禦將士失利公往

訊治其罪然察情非故犯遂請於 朝乞憫其勞與其世續而寬貸焉還過山海禁治關吏邏卒爲奸者數十人往來爲之甚便北京營造工四方軍民集役凡數十萬以勞役得病者十常二三病而死者過半 朝廷遣醫分療而以御史督視公被選往視其病若在已令先蕩除所舍之穢俾醫藥就然後計口責其成功稍施勸懲病賴以不死者十踰八九山西有叛殊盜易名赴京詐言石陝二州民謀不軌以濟其奸 朝廷授公陝西按察副使令往密察真僞公至石陝具得僞狀以聞 聞盜用伏法陝西嘗饑其屬邑曰華亭尤甚道殍相枕雖芳洲文集 卷之七 重

吏亦有饑色公按部至卽撤取傍郡粟千數百斛列釜於廨爲粥食之闔月爲全活者甚衆所至州縣咸惠並行發奸擿伏如神獎善懲惡吏畏而民戴之聞繼母李夫人計同官希少留數日俟致賻奠而往公固辭曰恨不卽至柩前退拜老父以寫哀慟而慰憂思顧敢有他望哉明日遂行至湖廣聞父喪哀號欲絕比到家葬祭一以禮而泣多至流血服闋起遷應天府尹到官首以息民蠲獎爲務先是每歲正旦桃符立春土牛上元花燈長貳輒取具於城中二縣各至千百遣人分送自中貴人以及公卿而下百司勢要之家名曰節儀習以爲

常民用苦之公悉停罷而於有利益於民者仍之不改京師富民往往賂權要進處子求爲女戶期蠲征役而役悉歸於貧之豪勢之人往往致重貨藏於市減價求售以專民利而利悉歸富盛公悉奏禁罷之每歲里胥賂縣長貳多征民賦而相與私其餘公至取給輸官之外有餘存之以待明年夏輸宣德乙卯取士科興上元江寧二邑請循故額斂供具於民公細度當費幾何得減其半用給而民不擾郡中自公下車之後豪強不敢肆虐旱蝗不能爲災政興弊革民用安堵正統紀元之歲公以驛召赴京民庶留不能得至有流涕泣者是冬芳洲文集 卷之七 美

遷兵部左侍郎尙書王公督兵征西鄙公領部事首言天下軍總小旗子弟襲代必試弓馬然試例皆赴都督府其爲跋涉艱今後宜各試於都指揮使司誠便從之凡 朝廷用兵將公舉所知多稱任使而於軍政則守成法惟謹再遷本部尙書時有權奸私役軍士爲浮屠計動至千萬人無敢指斥者公言於 朝大意以爲軍士當養其銳以備戰守不當使之困於他役雖不指斥其人而寓諷止之意甚切卒爲節省其半嘗念守邊士卒困於饑寒艱苦宜時錫賚以固其心疏奏皆允納方王振欲有 上親征公首以爲不可振曰兵部乃先

沮討賊耶及師方出營自警者累次公曰此示不可兆也數請命將代行疏皆不報次雞鳴山宜府庖報潮危振以公與戶部尚書王公留守老營使不能復有陳比卽抗言 上前請速班師卒爲振所叱退又明日至土木先日公偶墜馬傷重衆或勸公宜就懷安城中調治公曰我爲大臣今何如時可自爲乎至是遂皆遇害公亦不復作矣正統十四年八月望日也明年 朝廷追贈公爲少保尚書如故遣官諭祭其靈而官其子儀爲主事公爲人謹畏而性尙節儉居官始終幾四十年無日不以職務爲念而求所以稱任使者惟恐或後於人

芳洲文集

卷之七

七

公退門無私謁惟以觀書教子爲務而士大夫清議莫不與之共生洪武十八年某月日享年六十有五所爲詩文若干卷藏于家配吳氏出同里名族累贈淑人子男惟儀一人女一人適歐瑄孫男三人曰琦曰琳曰珙儀將舉公平日所遺冠裳斂以歸葬於鄉某山之原而躬述其事行來乞爲銘以圖不刊嗚呼若吾鄺公余忍辭不銘哉爲之誌而銘之銘曰 士之所尙戒慎憂畏鄺公有焉卒階于貴惟茲四者容可曠置一或反是鮮不喪墜公之所有天實以昇公能于天遵養無愧問以及人罔克聽惠非公而爲公力竭矣我銘其藏以遺來

繼有求公者尙考於此

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贈翰林學士禮部尙書馬公墓誌銘

宣宗皇帝在位蒐攬天下材能文學之士布列庶位以致太平而其制科所選出乎其倫者又置之於儲養之地以備他日講學待問任重道遠之用是以至於今用不乏其人孟子曰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非 宣宗皇帝之聖其孰能預於此肆卽位之又明年制科首得馬公以爲翰林修撰雖循 國家舊典而卒有副乎儲養備用之心不爽

芳洲文集

卷之七

七

其爲仁智孰大公諱愉字性和其先扶風人有諱近者仕宋爲貴州郡儒學教授因家臨朐故其子孫爲臨朐人天驕景信公之曾大父大父也皆業儒有隱德父士賢以淳德篤行見稱於鄉封翰林修撰儒林郎再封翰林侍講學士奉直大夫母劉繼魏氏俱累贈宜人張氏累封宜人皆自公推恩也公四歲知讀書稍長卽能屬對出語驚人爲大父所鍾愛曰是孫子必振吾家八歲失恃執喪如成人比長喪魏亦如之旣而被選補邑庠弟子員力學至忘寢食事師處友必誠必信故自博士至於倫輩以上咸器重之上官有課學者得所試其父

辭嘆曰奇才奇才他日必中科目公聞不自足永樂庚子以禮經魁鄉選爲第三人明年赴禮部試中途得疾而歸既愈益肆力以問學數年無所不窺遂舉宣德龍飛第一榜進士第一人今上將御春官宣宗皇帝欲爲選備臣屬公以修撰與入被召試諸葛孔明可與典禮樂論於文華門公所作稱旨得賜寶楮月給燈火之費俾益進其所學上問位之明年詔開經筵館閣之臣多預選擢公與四人特被簡拔日侍講讀歲時屢賜三品服帶其他賜賚尤厚正統二年以歲滿陞侍讀三年以宣廟實錄恩再陞翰林侍講學士五

芳洲文集

卷之七

苑

年預聞幾務於文淵閣十年遷禮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十二年九月得風疾詔遣中官以善藥名醫來視越三日卒是月初六日也計聞上深嗟悼賜賻萬緡及棺特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諡祭命有司歸其喪營葬於鄉某山之原其初喪也自近臣以至於公卿貴人賢大夫士莫不痛惜往弔祭之如失其所親愛嗚呼公何得此於當時蓋其爲人重厚簡默端謹和易言無所忤於人行無所媿於己性至孝事繼母尤務得其歡心以父子惟一且春秋高不欲就養於官故甫得祿悉請給於其鄉與凡恩賜之物亦必寓

歸以備甘煖之奉父嘗得疾公爲心動卽請於朝詔命給驛及道里費歸省焉既至父喜而疾以愈其誠孝所感率類此正統以來禮部會試天下貢士公爲同考及考試官各一皆稱克公衡鑑其在朝莅官也進講必以堯舜三代仁義之說爲言論事必以聖賢存心忠厚之要爲本其退而休暇也杜門却掃而肆力群書惟勤延師講學以篤教於諸子恐後鄉人有在京師至貧乏者極力賙之雖重費不少吝九篤於其所親人或有所忤之者雖甚不較其曠懷雅度蓋有人所不能及者而乃止於斯焉此人所以不能不爲痛惜於其沒也自沒

芳洲文集

卷之七

早

距其生洪武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春秋五十有三有詩文若干卷藏於家配陳氏有淑行封安人進封宜人子男二人徵徵女一人幼孫男一人石麟其葬以卒之年某月日其子以余與公同事相知乃奉公進士同年友翰林杜侍講宗謚所述狀來求銘嗚呼與公方相好自以爲得孰計遽爾銘其葬耶然誼不可辭也故爲誌而銘之銘曰齊魯之邦崑岡之地惟才惟玉實產於此謂天弗厚胡備厥美謂天果厚曷止於是才也登庸玉也成器中道而捐用有弗既孰爲之耶抑命所俾嗚呼馬公莫究厥自我銘其藏以告來世聊舒余懷亦

慰其子

陽朔縣知縣萬君墓誌銘

陽朔縣知縣安成萬君季丙以居官滿九載將考績于京師未行得疾而卒時正統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會其從弟節以監察御史按治廣西柳州慶遠還因過陽朔哭其柩而以其子綱奉歸於鄉明年御史君歸復攜綱走京以翰林侍講吳與儉所狀君之平生偕來請銘其墓按狀萬之先有諱勉懷者自荆來仕于吉子孫因家泰和有仕宋爲宋學博士曰康年者以諸生論秦檜連坐罷官徙居安成之雅澤里故今爲安成人康年之

芳洲文集

卷之七

聖

後曰邦行者爲宋大理評事君之五世祖也曾祖宗大不仕祖啟吾爲元白沙鎮巡檢父靜安母某氏君諱霽季丙其字號守中生兄弟三人君其季獨見愛於父母邑宰鄺侯子輔以其質俊爽而凝重選以補鄉校弟子貢君既刻勵問學連試於鄉不偶旣而以次當貢大學乃曰仕不由於科目非吾志也力辭焉聞前郡學教授鮑禮夫避患居青原乃往迎致於家講授春秋未幾禮夫被逮連及其所爲主君曰古有以死蔽其友者況於師乎卒脫禮夫於難禮夫亦重安成之俗遂卜家焉安成俊秀因得資於禮夫以春秋決科者甚衆君之力也

宣德丙午庚戌二歲君以其學試於鄉於禮部皆在前選既舉進士獲賜歸榮其里逾年起觀政於刑部尋

有陽朔之命下車之初卽新孔子廟學建科貢題名碑以作興其來者修廨舍以起民瞻徙驛治以省民力陽朔地切猓峒有誣鄰境仇民從猓行劫者三百餘家守將山雲欲屠之檄君勘報君直其誣民皆得免嘗奏減民無田稅三千餘石減沒官牛租百五十石而增備荒穀米千數百石初邑人士多不知學君暇輒與教諭蕭文郁者開導化誨由是翕然興起科貢爲不乏人有勤學成名而素貧乏者并爲經紀其家若今萬州知州夏

芳洲文集

卷之七

聖

縉是已由是士益樂於進修其恤民好士率類此民無老稚士無長少恒患其以秩滿去邑不得終惠於已及卒則益爲之哀痛如失父母於乎此可以驗其爲政之善矣卒距其生洪武十九年三月一日春秋六十有一配廬陵幢橋劉氏以賢淑稱子男六人曰紀曰綱曰練曰績曰繡曰繹紀先卒練爲邑庠生皆劉氏出曰繹側室石氏出也女一人幼孫男三人曰礪曰碩曰礪女二人其子將以某年月日葬君于某鄉某山之原銘曰有偉萬宗系出於荆來家泰和再遷安成或隱或仕自君考祖逮君兄弟並聯簪組君於治民如理其家陽朔

百里有頃無差君雖已矣民思曷置我銘其藏庶昭來世

禮部主事龍君墓誌銘

正統十二年十一月五日禮部主事致仕泰和龍君淑榮以疾卒於家時長子光舉明經赴鄉邑儒學訓導聞計於途以書還報其弟吏部驗封員外郎文將卜某年月日奉葬君於邑之某鄉某山之原文乃奉其母弟雲南按察副使蕭仰善所狀君事行來求銘墓光來舉明經時求余銘其季叔鉉之墓猶未抵家而文復爲父請其情固已可悲況余交君幾五十年光文又皆余在朝

芳洲文集

卷之七

墓

所取士忍以屢銘爲辭按龍之先自金陵徙永新又自永新徙居泰和之甘溪里世有仕宦其詳見余所銘叔鉉墓文以傳明遠君之曾祖祖也父仍安通詩經用君推恩贈承德郎禮部祠祭主事母湯氏贈安人君自幼穎敏而端重稍長尤見愛於母弟前翰林庶吉士如川嘗有監察御史曰李貞者按臨泰和因論諸生令各舉薦一人補弟子員如川首以君應蓋冀其得就學於已君既得補是闕益篤勵於問學攻真行書與作詩文皆克肖其舅氏永樂甲午以詩經領鄉薦既而念其親老弟幼恐乖奉養遂闕先世故地新其堂構迎致二親而

與諸弟日承權於其中母喪服闋始赴禮部會試既入太學復遭父喪以歸宣德丙午復入太學尋奉使往廣東又數年其次子文亦領鄉薦既至偕會試不偶援例得展省歸又若干年爲甲寅之歲君以試政獲擢禮部祠祭主事明年會有宣廟喪禮君贊治於其間克勤克慎在僚案先已而復奉使往廣東還蒙朝廷推恩贈其父母妻室而文亦舉周旋榜進士授中書舍人父子同朝爲鄉邦所稱羨君嘗奉命典祀周藩還奏稱旨調儀制司己未壬戌禮部兩試天下貢士皆推君預兼外之事人咸服其公勤其再竣事坐勞苦得風疾疾既少瘥卽慨然曰吾仕可以休矣或曰君未七十且疾向安何以休爲曰仕貴乎知止仕不知止不足爲士而況有可止之理乎遂決意求致仕既得請名卿大夫士皆加獎重至形於詩歌以送行家居惟以教訓諸孫爲務暇則游於茂林修竹甘溪之上與諸故人父老觴詠自得而不知其世務之足繫於已也爲人閑於禮義篤於友愛所置園田惟諸弟所欲則從之無所係客賙人之乏赴人之急惟恐不及而於人之爭辯爲出一言處之衆皆帖服尤篤於訓其子以學故卒皆底於成而駸駸於顯庸之域於乎君既不及大用安知非遺其

芳洲文集

卷之七

墓

後以無窮之澤哉是固有可驗矣君卒上距其生洪武甲子六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四配蕭氏 靖江府長史用道之子贈安人繼曾氏翰林庶吉士與賢之子封安人皆有淑行子男二光文也女五長適嚴暉九君數年卒次適尚寶司丞楊讓後君三月卒次適蕭恢餘皆在室孫男五曰伯曰仲曰俊曰某曰倣女四曾孫男二女一銘曰 士或務學祿止一身君躋膺仕榮及其親豈徒榮親貽慶于子一舉明經一登進士或佐縣教或領司封君雖已矣福澤何窮甘溪之原水深土厚歸藏其間永昌厥後

芳洲文集 卷之七

聖

樂君象明墓誌銘

凡世所謂豪傑士者夫豈係於進退窮達也哉進而有以見稱於國於天下退而有以見譽於家於一鄉備斯二者然後足爲豪傑士也其或達而無聞於天下則雖達猶窮也而況於窮也哉窮而有譽于其鄉則雖窮猶達也而況于達也哉此豪傑之士所爲無所係於進退窮達者此也吾嘗於吾鄉得其一二焉一鄉之間有其一二不爲少矣使多有之則豪傑之士豈足爲貴哉吾所得若樂君象明其一人也君諱旭象明其字姓樂氏嘗築藏修之所以居名曰靜學人因以靜學稱之而不

名樂故泰和禾溪名族世有詩書仕宦忠厚之傳見於余所序其譜牒曾祖諱某祖諱大成父諱季美連世隱德母蔣氏有賢行君九疏達爽朗卓犖不羈自少非其人親非其倫不與而有超出群物之志從前進士陳碩望學易經碩望奇其爲人縣大夫李俟吉物色得之舉以爲博士弟子員由是於書無所不積無所不讀而究知其大旨永樂庚子以其學試於鄉不偶視素文學在其下者皆衷然預選中乃翻然曰是惡足以別吾淺深遂告其所親以學而達者固來其不達者亦不爲少即日謝歸日以養親樂志爲務而以顯揚之事付其弟

芳洲文集 卷之七

聖

今浙江按察僉事象乾使勉以繼先業四方士大夫之賢者有過其門輒相與盡靡洽竟數日而後已若今吏部尚書同邑王公諸公皆與之有往還之雅公嘗寄君詩曰清貧似我偏多累高誼如君亦罕遭其見推重於君子率類此平生輕財樂義力可以爲善者爲之恐後里中嘗饑部使者至勸率富民出粟以賑貧乏君首出粟二千餘石其尊府聞之曰吾兒能遂我之志吾甚喜事聞道 勅旌異勞以半酒仍復其家君於父母能孝於兄弟能友於鄉黨能施其惠而於事亦克果斷是是非非必出於公雖遇勢力無所嬖阿脂韋以取容悅性

直而諒人所爲有乖於理者輒面折之無所顧避人亦信其直而悅受之不以爲厲也正統十一年春偶得風疾歲餘不起明年二月十四日也上距其生洪武二十三年五月三日春秋五十有九配羅氏今刑部郎中羅崇本女兄也有母婦道側室蕭氏子男六人長洪次振次清次章次倫次通女四人梁茂歐陽憲余子珊王複其壻也孫男八人其子將以某月葬君於里林塘之原先期僉事狀其平生以書來請爲銘余與君嘗同遊鄉校相與莫逆且有子辱倩銘其可辭乎遂爲誌而銘之銘曰 有偉樂宗世篤忠厚傳之子孫益遠且茂卓哉

芳洲文集

卷之七

墓

靜學克承其家迹則雖隱有顯者華和溪之原山迴水顧築藏其間既密且固亘百千禩曷其能存我銘刻石示厥後昆

荊州府儒學教授致仕陳先生墓誌銘

正統十三年正月十二日荊州府儒學教授致仕富陽陳子瀾先生卒於家時年已八十二其子教諭冕在京師聞計以余嘗考南京鄉試知先生者奉狀請爲葬銘余嘗銘其配李氏之葬矣寃復請曰先人遺命非得先生之銘不可其請至六七不倦余不欲廢古人掛劍之誼故亦爲誌而銘之曰先生諱觀子瀾字也姓陳氏曾

祖諱嵩祖諱宜父諱盛皆不仕母潘氏先生自少警敏讀書過目久而不忘稍長爲邑庠弟子員益肆力於問學爲文才思英發出其倫輩洪武庚午卽以詩經領舉於鄉明年會試後期補太學生又明年應 詔選校官授福建延平府儒學教授面聽 聖諭受襲衣楮幣之賜歲滿朝任湖廣之齊安郡凡七踰年以母喪去服闋陞國子監助教力請補外 太宗皇帝嘉其廉退除武昌府儒學教授承樂丁酉領聘爲應天府鄉試同考官癸卯及宣德丙午預考江西福建鄉試比去武昌武昌諸生百二十人相與言於藩憲三司願留先生卒業三

芳洲文集

卷之七

果

司皆爲上請不報以嘗力請補外遂不遷調荊州府儒學後爲江西福建鄉試考官先生所過四學嚴立教條務爲諸生講說經史毫分縷析諸生不至心領神會不止所在上官咸加禮遇學校之政日以修治每歲秀士薦於鄉貢於禮部者出先生之門必多所至考試皆稱克公衡鑑平居化誨諸生之暇輒爲詩文以應四方之求其任荊州歲滿遂引年致仕歸日與鄉鄰故舊往還賦詠爲樂而諸生自遠近來學者日益衆正統辛酉復強起同考應天府鄉試時余叨典文柄先生精力雖邁而識見則卓越他人不能及也爲人端重謹畏動有典

則而文章亦工麗可愛於乎若先生者校官中豈可多得耶其生吳元年丁某月日其葬以邑南山之原卒之年某月日也配李氏別室姚氏子男四人孟延早世仲建叔昂其季也女四人皆適仕族孫男一人淮女五人先生仕宦與壽及其平生若此不銘固不可也銘曰於乎先生有德之士仕踰五旬壽八十二有子讀書世業能繼洪範五福庶幾乎備南山之原歸藏千禩我銘刻石垂輝來世

戶部右侍郎焦公墓誌銘

國家自正統歲以來六卿臺憲長貳之擢召至自藩臬芳洲文集 卷之七 吳

諸司者不過數人所調天下之選是也數人之中南陽焦公克明預其一焉夫預天下之選而任天下之事非有閭疏穎敏之才拔出於倫輩簡在於上心固不足以及此然或年不足其用用不既其材而使上失朝廷之眷倚下失君子之期望如焦公今日者其爲可悲惜非細也正統十三年三月公以戶部右侍郎奉勅督兵餉往雲南給討麓賊將士旣竣事得疾還家而卒計聞詔遣官諭祭有司爲營墓戶部侍郎鄧陵章公率其子進士銳以余江右之人且官同朝知公之事乃奉翰林編修劉定之所狀公事行來請余爲銘嗚呼公少

余七齡其精健固倍於余孰計余反銘其葬耶然非余宜銘而誰也乃爲誌而銘之按焦世家郡之葉縣曰成曰敬曰英公會大父大父父也公諱宏克明其字也母耿氏父自洪武中任郿萍鄉兩縣主簿公時尙幼比主簿歲滿去病卒於道公恨不自死而父死引刀自斷其左小指幾絕而甦奉柩還葬未幾復喪其母哀痛如於其父撫教諸弟及兄之孤如於其子雖家務百出未嘗少以廢學爲邑庠生數年卽以明經累舉曾鶴齡榜進士復數年授監察御史嘗往按貴州諸郡縣條上疑獄數十得脫械以生者百數所居公署往往暮夜怪見咸

芳洲文集 卷之七

辛

以爲妖所爲凡御史至莫敢居公曰我試居之怪卒不作鳳陽有重獄連鎮守帥臣公往讞焉論當於法初太康顧公佐爲都御史御史有貪污不職者輒見降黜公獨以端謹見信重難事多所委任以掌道遷江西按察副使爲今工部尙書石公僚友石公剛介僚友罕有當其意者公獨與之契治吏部侍郎趙公巡撫江右兼理民賦舉公分治所兼之務民不知費而賦早集趙公賴之行部所至是是非非悉從繩正雖權要不能奪九江郡有濂溪書院故廢久爲戍卒侵有其地公追復之復建書院如舊至於理冤禁弊擊強植弱尤爲惓惓遷江

西布政司右布政使首言善政利民數事於 朝皆見
聽納修壞起廢興學育才凡有關於政務之大爲之恐
後尤嘉獎勸士類故江右自 親藩以及名卿大夫之
在 朝者皆延譽之自郡縣長貳以至於閭里細民悅
服而信從者無間遠近 朝廷聞其賢特驛召至京以
爲戶部右侍郎食布政使祿如故未幾連三奉 勅受
檄督餉往理浙江沿海邊務勵將校修城堡治戰艦積
倉粟救務爲之一新往理蘇松兩浙民賦奏減其額之
過重者復往浙江福建覈視銀冶而酌量其課入之額
皆經畫得其宜還奏稱 旨又督兵餉度喜峯口給勦

芳洲文集

卷之七

至

虜寇將士督民漕運自淮安至京師覈實河南至於陝
西緣邊軍儲與夫雲南之行莫不殫心畢力隨事奏功
舊額民糧折輸楮帛每石百緡公爲奏減其半其勤勞
職務節省民力率類此爲御史時蒙推 恩贈其父官
秩如已母爲孺人封妻秩視其母比官戶部視前秩進
贈其祖與父皆爲通奉大夫江西南布政使祖母母皆
夫人配李氏進封夫人弟寬亦舉進士累官監察御史
子男二人鈍其長次曰欽女四人長適西銘次適許容
餘在室孫男女各一人公生洪武壬申閏十二月二十
六日卒以正統己巳五月二十一日春秋五十有八葬

以某年月日墓在邑之某山某原銘曰 忠斯爲國孝
斯爲子孝在榮親忠則死事孰不顯揚公贈兩世孰不
勞勩公走萬里公於臣子庶幾少魏材蘊有餘用施未
既幸有子弟能畢斯志公歸斯藏可安千禩

禮部侍郎章用欽墓誌銘

用欽諱瑾用欽其字也姓章氏世家浙之會稽余所同
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諸書由刑部主事累官禮部
侍郎曰敬敬字尙文者用欽之父用侍郎 恩累贈禮
部侍郎諱某某配皆贈淑人者用欽之曾大父大父也
葉氏繼趙氏用欽之母也用欽自幼失恃父語趙曰是

芳洲文集

卷之七

至

兒不凡汝善鞠之趙亦鞠愛之如已出甫十餘歲即能
嗜學宣德丙午其父與今吏部尙書趙公同爲吏部郎
中趙公見用欽能嗜學喜而以女歸之是歲用欽舉順
天府鄉貢丁未庚戌進試禮部不偶癸丑又試名在副
榜時 朝廷慮俊秀拘於科額必有遺材在副榜者
命翰林復選得二十四人用欽預焉授冠帶入太學給
以所當得官之祿俾卒業俟後舉正統初科余考禮部
會試所得貢士用欽爲第七人比其 廷對蒙 賜進
士出身親政兵部逾年以父喪去服闋擢禮科給事中
數年爲同官所推薦特遷都給事中 朝廷命定國公

徐某持節使蜀行冊封禮簡用欽爲副使正統己巳
扈從北征得疾留寓中途北還恭遇 今上嗣統用大
臣薦拜禮部右侍郎既而以盜竊發廣州復簡用欽巡
撫廣東兼治群盜用欽間以謀於余曰聞恭議楊信民
素爲廣州之民信服若得此人與蓮皆往盜必聽撫今
信民以註誤謫守邊關奈何余善其計爲力贊言於
上遂起信民爲右僉都御史以行後信民至廣東民有
被脅從爲盜者聞信民至相率來歸順者凡數千人孰
計用欽 陛辭竟以舊事爲御史所彈劾事未及白而
用欽得疾不起矣時景泰元年閏正月初五日也距其
芳洲文集 卷之七 墓

生永樂丁亥七月一日享年四十有四用欽爲人志剛
而不肯苟屈下奉親極其孝敬雖繼母亦事之如已所
自親有疾必躬侍湯藥早夜不懈不至疾止復故不止
親喪祭葬惟謹於禮而哀痛自不能節敬其兄與撫愛
諸弟尤甚得其懽心爲給事中多所糾正雖於平日所
交遊至密者不爲曲徇所敬憚至切者不爲苟容人固
知其所守多職分所當爲然不能忘不足於心每以長
科與大臣議四方所陳之事必視衆論可否有未當於
理者力爭正之而四方奏水旱變異有可以示警者則
奏之惟恐後嘗厭四方緇流來詣牒於禮部衆至數萬

乃請定其額數給之此風遂抑其同官有天台徐簡者
卒於官妻子與喪貧不能舉用賻助之俾得歸其鄉又
有衡陽王伯宣者以丁艱倉卒去所留車馬第宅不能
自顧用欽爲綜理如已有寓所得直還之不遺纖悉其
尙義率類此使假以年其所造詣施爲殆所謂有莫之
能禦者矣而逮於斯以止悲夫余不獨悲用欽而悲余
所得士如用欽之有爲而不避且徇於人者殆益少也
用欽配趙氏有淑行子男四人曰恩曰忠曰恕曰愈女
二人長適吏科給事中王汝霖次適陳鳳用欽之卒諸
子未有在其側者其姻家刑部員外郎陳金述其平生
芳洲文集 卷之七 墓

來請爲銘將以某年月日葬用欽於其邑藏山之原從
先兆也余於用欽父子有舊如此銘宜不辭銘曰 才
於已爲充行於已爲勵學於身足以致榮官於親足以
繼美氣不可以下於人年不足以副其志於乎用欽雖
則已矣我銘其歸責於永世

太平府同知尹君墓誌銘

太平府同知尹君自道以正統五年二月六日卒於官
是歲余服闋上京師道過君之子任歸君之喪於南康
之瀟溪始聞訃往哭之舟次旣而任哭拜於余前余先君
臨終索檣致書先生稿具不及錄正而疾亟矣遂出君

親筆稿并所裁楮授余余讀而慟益甚蓋君之意欲託余以身後之書嗚呼君余故人最故者也借無所託猶當爲圖其不泯計況言猶在耳而可以廢古人掛劍之誼耶君諱憬自道其字生洪武庚申五月十有八日稍長卽侍其父子厚先生司訓縣學見弟子員勗由禮度心竊慕之由是進退講學必與之俱先生喜焉命補其闕君性警敏加以勤勵問學之功遂駸駸然有造詣永樂甲午貢行在禮部補北京國子監生未幾會朝廷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君被選預有事其間書成君與十七人者蒙詔皆送吏部量授職任吏部考其所作

芳洲文集

卷之七

墓

文字以君爲第一人卽奏授雲南澂江府同知雲南遠在萬里其人不可治以中州之治君佐理於其間務先寬恕於是其人罕德其守而德君焉上官自總戎及藩臬無不稱道其賢而優遇之凡雲南諸部落有相告訴者上官率命君往理焉君至曉以利害且爲分辯曲直以折其心其人皆帖然信服以爲神故官益重之郡守有闕員者輒命君稱其事以歲滿去澂江之人思之如思父母故事官三考皆最者應遷二級君當遷正四品時在外正四品非出三品以上廷臣薦者吏部不得擅選君坐此增正四品祿仍爲同知調任徽州府旬月受

代再調太平府君於三府以爲畿內郡也非澂江之比矣乃舉學校農桑力贊其守以爲在所當先其在太平學官有闕奏求補之農事不修躬勸課之又奏旌表郡中節婦二人以勵風教至發官廩賑饑審刑獄以防屈尤汲汲於盡心焉其居官舉職率類此平生惇孝友重宗族族姻有貧乏者捐已貲以賑之兄之子若孫有孤幼不克自立且嫁娶者撫育規畫如於已出父嘗致事家居欲修陂塘潄水以惠鄉田之無慨者欲置義田積粟以濟鄉人之不給者君皆極力相成其志於夫先祠先塋務所以致其誠而謹其封樹者靡不周焉余自童

芳洲文集

卷之七

墓

卽以至於壯與君同學里塾同游鄉校比仕于朝君又來同事於秘府迄今殆五十年雖無所謂膠漆之密而未嘗有一言不相好也可不謂之久要哉今君已矣則銘非余宜而誰哉爲之誌而銘之庶以慰君於地下者深有望也誌曰君泰和人系出宋進士絳傳若干世至贛州路儒學教授教授生誠則誠則生德可德可君之曾祖祖也父子厚累官上海教諭致事母某氏君生至卒享年六十有一娶康氏子男五曰任曰侃曰份曰偉曰修女三嫁歐陽浩白彥章鄭仲廉孫男四經繼紹緜曾孫男一某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山之原銘曰

此吾故人尹君之墓壽以福善齒胡不躋耄耄之間得
以命才官曷止於一郡之補崑山之璧固不必皆應珣
璉之求鄧林之木亦或未盡偶棟梁之具惟君立於世
省無遺憾其美光於後也有餘裕於乎尹君永奠泉石

芳洲文集

卷之七

墓

芳洲文集卷之八

銘

泰和陳循著

宋以臨甫墓碣銘

以臨諱碩以臨其字姓宋氏今河南道監察御史課之
父也其先汴人有諱某者為宋直殿將軍以 扈蹕南
渡因家于松之華亭縣黃墳里故今為華亭人子潤雲
卿季文以臨甫曾祖祖父也世有隱德母范氏以臨甫
兄弟三人以臨甫其仲也自少卓越不羈而有過人之
志年十一時父以間右見推當董輸稅京師以臨甫請
芳洲文集 卷之八
代行曰子勞則父逸父奇其志而遣之果竣事善歸既
而遣入邑庠從今吏部侍郎魏公受尚書深見獎愛後
以不忍親老累於徭賦竟棄所學而去曰與其學以顯
親於他日孰若服其勞以安之于目前乎遂代長萬石
稅時巡撫侍郎廬陵周公總東南稅賦便宜之事因選
廉能執事之人得以臨甫以成法俾預監水次倉出納
以臨甫陳便否數事多見聽受公譽以臨甫於人曰使
宋某佐一郡一邑有不難者郡邑長貳而下皆禮待如
賢士不以在官之人目也歷十餘年稅賦出納於其手
者恒數十萬而宋某家髮其有以服乎人甚大嘗遇

人者大矣君得書喜曰吾妻能如此吾復何憂比卒孺人遣次子輟歸其骨於京師喪服葬祭如禮子既長家日以裕而孺人亦駿駿於老境矣輟爲江都儒學訓導遣人迎養孺人孺人喜曰吾今可以往矣數年輟歲滿當遷乃預奉孺人還泰和而請於 朝乞歸終養得請未至家而孺人已卒時正統四年七月十六日也享年八十有二子輪先二十年卒輟其次也三女皆嫁名族孫男四恬恬恪愷女四曾孫男六梁榮榮栗栗女四輟以是年十二月十六日奉柩合葬於所居舉子岡之陰奉祠君兆先期來求誌銘余時服初闋未暇有復也

芳洲文集

卷之八

四

今年輟亦服闋至京復以爲請益勤不倦乃爲誌而銘之銘曰孰不由婦道莫難於家理孰不由母道莫急於先嗣于急且難克備諸已銘其歸藏垂示無替

寧國府推官尹君崇高墓誌銘

余與同年舉進士出泰和者凡七人相繼蒙 恩皆爲京官不二十年喪其二人已可感矣孰計又十年後君復溘然寧不可痛傷耶死生成敗自天者也毀譽榮辱自己者也君子恤其自己而不傷其自天此余所以自解於尹君之喪也君喪之明年其子增曾贊奉刑部員外郎梁榮所狀事行請銘其葬余傷其喪而不忍銘其

葬情也然徒傷而不銘又豈情之真耶此余所以不能辭也按狀君諱尙字崇高姓尹氏以字行世家泰和城北之西岡曾大父某大父升遠父原昌讀書喜題詩余序其稿藏於家者母周氏有淑行崇高生而穎敏異於常兒稍長卽有志於當時之務旣而舉郡學弟子員自謂不舉進士雖入官不足以爲貴永樂辛卯遂中鄉舉名在前列明年應赴會試懼食前言遂不果行乃復肆力於學乙未果舉進士觀政 部再踰年擢監察御史嘗奉 命巡廣西時潯州洞寇有出剽掠民間者守將怯懦懼不敢禦崇高奮然率守城諸軍士直往擒其巢穴大獲而歸寇弭而民賴以安者感慕不置再巡福建浙江浙江素多豪猾之徒劫持官府富強之民漁奪衆庶崇高皆取其尤甚者置之重法俾無僥倖以生浙人壯之遂稱爲尹丈夫其巡福建與凡有事內外皆禦禦振風紀使人稱而畏之不異在廣西與浙江時也居官方滿九載應得不次之擢會鄉之爭訟者故與崇高有隙遂誣及之坐累改寧國府推官官雖左遷而其剛不容物之意恒在先是寧國民田多爲屯軍所據耕收其入而賦仍出於民久莫之能復也典軍衛者聞崇高欲有舉且憚其素剛果爲之必無不遂乃相與搆陷之於

芳洲文集

卷之八

五

集 31-240

朝會赦免返初服知者無問貴賤大小惜之如出於一時宣德十年某月也卒爲正統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上距其生洪武戊辰六月八日享年五十有五葬以卒之幾年某月日墓在某里某山之原配周氏紀善是修之子繼蕭氏江氏子男二長奎次臺女三曾贊梁恩胡某其壻也孫男四旬皆某某崇高平生孝於其親友於兄弟已所置之生業悉與諸同產弟均之人有不給調以有餘至於赴人之急尤若有不逮焉於乎爲政本於孝弟與行仁之有素余於崇高見之銘曰 山有虎豹藜藿爲之不采田有鉏耰草蔓爲之不生君爲御史既嚴芳洲文集 卷之八 六

墓終古擅名

故武德將軍吉安守禦正千戶王君時泰墓誌銘

時泰諱業時泰其字也姓王氏其先世家高郵之興化元季有戎浙西遇 國朝兵初下臨安首衆歸附隸中山武寧王麾下爲仁和衛副千戶復從定中原還守禦衢州洪武丙辰再調守禦吉安諱祥者時泰曾祖也祖斌父諱成俱襲父官守禦吉安而皆忠厚以存心勤慎以蒞職爲一邦之賢守母李氏出紫金右族以賢淑稱封宜人時泰生而穎敏爲父母所鍾愛稍長卽遣從儒

師戴雲朋受業經史武傳讀之輒多記誦不忘不類武弁家子弟也年十六孤十七遂襲父官永樂十八年也未幾因職務詣京師連在 扈從北征之列總戎以其穎敏俾從余於翰林行幕備嘗行役之勞而視之若履坦易焉比還吉安雖理兵也而所中政務之鉅細必咨決於時泰而行宣德庚戌梅花洞寇竊發時泰率兵卽日平之乙卯永豐妖人曾子良者誘衆萬餘據大盤山爲亂知府陳侯本深謀與守禦僚佐致討咸謂未有命而發兵不可時泰獨曰兵爲民設必待命而後發禍將日深吾輩可避已罪而忍使民墜塗炭乎有罪業請自芳洲文集 卷之八 七

當卽率所部驍勇千二百餘人爨三日糧以行或謂賊衆我寡宜徐行以待鄰兵至協勢取之時泰曰若少緩則彼有備矣宜急出其不意策之上也遂兼程進賊率衆來迎敵兵三接而渠魁授首餘衆奔潰追擒其黨而釋其脅從者功上陞正千戶正統戊辰領兵隨翁都指揮討閩寇明年轉征浙寇于丁公厓俱見獎于首將寧陽侯劉都督蓋時泰弱冠時已嘗練習兵事于北方戎馬間既熟閑於征戰平居又善撫綏士卒修飾器械以事操守故其下人皆能騎射樂於效用之無所不克捷焉時泰暇則親禮賢士大夫以資文事武備之益討

論古今人物以爲遷善遠惡之觀至於孝以奉親友以撫弟厚以待女兄弟及其子嚴恕以待臧獲及下人敬讓以處僚案姻戚惠愛以調孤窮匱乏尤爲家邦之所稱羨景泰三年五月二十八日以疾卒於正寢上距其生永樂甲申三月二十三日享年四十有九娶周氏有淑德封宜人子男二長曰昭次曰曜女二長適江頭義官胡安次幼昭來京師襲其父官既拜 恩命乃奉行人陳方所狀時泰平生來乞爲銘將歸卜以某年月日葬於廬陵某鄉某山之原時泰於余有三十年前之相與銘不可辭銘曰 才之良心之藏而壽胡不長蓋所

芳洲文集

卷之八

九

以遺其後嗣殆百世其永昌

故資善大夫南京戶部尚書儲公墓誌銘

景泰三年冬大臣奏言南京根本之地百司如六卿之類皆長官不可闕者於是制詔大臣其有闕者舉可補之人以名聞蓋戶部闕尚書久矣大臣亦舉可補之人名奏之日 朝廷特以授禮部右侍郎儲公時公以病在告凡數月矣遂臥受 命于床遣子入謝幾旬而卒是年十二月望日也先是 詔御醫來視病復遣中官諭令俟疾痊愈乃行孰計竟不可起復遣所司諭祭其柩於京及歸葬時而營葬亦所司援例爲之 恩至渥

也明年其諸子奉翰林侍講徐理所狀公之事行來乞誌銘將以某年月日奉柩葬于其邑某鄉某山之原公官翰林戶部皆於余有僚案之舊宜不可辭公諱懋字世績自號澹菴姓儲氏系出唐監察御史光義世爲潤之丹陽著姓啟宗萬鈞友文公會大父大父也母蔣氏公生而穎敏九載卽被選爲邑庠生勤於問學爲師友所器重未弱冠居父喪服闋以禮經舉永樂甲午鄉貢爲第二人明年會試名在副榜當得教職或勸之曰須舉進士受官始爲不負公曰凡事有命且吾先人所望於不肖者恒在於此卒從先志得台州府儒學訓導

芳洲文集

卷之八

九

施教有方人賴之以有造就者甚衆歲滿擢吏科給事未幾命掌科事復蒙推 恩贈其父官如已封其母太孺人一日 朝廷恕一代書訟狀之人罰日書字一萬贖罪命公監書如書不及此數杖如所欠其人首日當杖五千有奇衆皆欲杖如之公曰若然殺其人矣豈朝廷之意乎遂爲奏聞得免有同鄉人父在死罪擊登聞鼓訴冤適公當直或曰爾應避嫌公曰今日直鼓職也避已之嫌枉人之死而得爲盡職乎卒爲奏得辨免人亦不以爲嫌正統元年詔公卿選居外賢良叅預經筵講事得四人公預其一在進講列遂遷翰林修撰預

修 宣廟實錄進授侍講十年進戶部右侍郎十四年
春福建用兵公奉 璽書經理餉運景泰元年調任禮
部蒙推 恩贈祖父皆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祖母芮
氏淑人進封母太淑人踰年太淑人卒聞訃即乞授例
終制于家不許惟 命遣官致祭有司爲治塋域如例
數月公竟以過於哀得疾公性雅重儀觀壯偉居官惟
以謙慎自處勤敏莅政公恕待人前後幾四十年持履
如一人無遠近疏戚皆以長者目之生以洪武二十六
年某月日比卒春秋五十有九配張氏封淑人同邑處
士性中子也子男八人詔鳳震龍天麟天麒天爵天祿
芳洲文集 卷之八

天祥天福震龍早世孫男二人曰泰曰長壽女四人皆
幼公平生所作詩文有靜學稿藏於家銘曰 學於發
身也冠鄉選之英仕在立朝也至地官之卿居秘館預
泰修於 國史侍講筵嘗敷陳於聖經誠治世之奇遇
遭儒者之至榮我銘其葬示美于齡

山東等處鹽運使司經歷周君墓誌銘

正統八年四月八日山東等處鹽運使司經歷周君景
明以疾卒於官時其配張氏卒已二十年矣以景明繫
官守且子幼不得歸葬比景明卒其子溥奉二柩權厝
濟南城西之白面山既終喪之明年溥充京師求翰林

修撰張士謙狀景明之平生來乞爲銘將以某年月日
并歸葬於吳縣胥臺鄉落星村先塋之次景明之仕於
京師也舍余之鄰頗相往還溥時方亂尤爲所愛則於
其乞銘也感且因之而忍以辭爲耶周世爲吳著姓日
新頤貞景明曾祖祖也皆有學行隱居鄉邑父諱秉一
賢娶長洲劉氏因占籍於長洲以鄉貢起家歷昌邑桂
林學官遷國子助教而景明咸在側景明諱健景明其
字也自幼爲父所愛所至輒遣從旁近名德士受業若
平度訓導桂孟平靖江長史蕭用道暨前侍郎高公遜
志司業吳公德潤諸公皆獲及門或經其指授焉永樂
芳洲文集 卷之八

丁酉以春秋經舉應天府鄉試明年登進士第既而以
外艱去服除授真定府饒陽縣知縣下車甫旬月豪強
屏迹流亡來歸府胥有挾勢爲人索私負至者凌虐坊
市莫敢與抗景明撲置之法遠近爲之悚息逾年吏民
畏服百廢具興尋受代去邑人多悲泣不忍舍改上林
苑監左監丞自陳所任事簡官多恐被素餐之譏會工
部李尙書督修南京 宮殿聞景明勤能奏乞相其事
李雖懇悍深見信愛竣事改左軍都督府都事時陽武
侯薛公掌府事甚重之未幾爲仇家所誣遂落職兵部
尙書張公以戍邊多道亡無所考奏起景明覈其姓名

於所必由之處比還請授冠帶俾同郎中劉文勇往陝西招撫諸郡逃民歸除北京行太僕寺主簿遂調任今職云至官力贊寬貸鹽禁之不便細民者民多德之邊海地僻鹽行惟艱故所積如山往往生草木景明嘆曰此皆民力可坐視其棄乎請以給商有二百餘人苦鹽例不便已請准淮浙之例其長貳皆不能可否景明獨曰山東難准淮浙便商則民逃便民則損商遂為酌其兩便之法自於戶部行之景明性孝事父母務得其懽心少時過母得疾躬侍湯藥夜臥衣不解帶至顛北辰乞以身代母疾愈後父母沒喪祭皆准於禮而哀過之

芳洲文集

卷之八

三

為人尚氣節急信義居官遇事敢言前後建自三十餘事多見采納家有蓄輒以濟患賜貧篤於教子往往厚貲遣送京師從縉紳士受業期底于成其蘊抱率類此惜乎其官久而不進而反止於是也蓋距其生洪武二十年某月日享年五十有七平生著有敬身齋稿菊軒雜錄及家範藏於家配繼張氏岳氏子男二溥張出溥岳出女二俱在室銘曰 偉矣周宗吳產之良父作子與有難其光秩雖不進繩者則長納路幽室來世用彰
南京翰林侍講學士周公墓誌銘
君諱敏字功敏自號石溪姓周氏世家吉水之泥田里

其先唐長慶中自廬陵烏東徙有舉宋紹定進士諱應龍號礪溪者君之七世祖也礪溪之子京孫直寶謨閣上疏力詆姦臣不報遂棄官歸其孫聞孫元至正間鄉貢進士礪溪書院山長則君之曾祖也祖觀 國朝宣德間贈兵部員外郎父岐鳳累官兵部員外郎致事母王氏封宜人君生穎敏自幼隨父宦遊桐城卽墨皆受家教比父官國子監因得從翰林彭修撰汝器刑部劉主事子敬講授書經永樂甲午遂舉江西鄉貢戊戌擢李騏榜進士君賜進士出身首選復被簡入翰林為庶吉士又三年除編修歲甲辰冬聞母家居病篤悵請歸

芳洲文集

卷之八

三

省 皇帝憫其情命給驛以往明年還京得授例 賜編修并妻勅命丙午以 宣廟嗣大統命代祀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陵比還預修太宗實錄故例七品以上得推 恩以本官封贈父母或其父母官品高於子者則自有恩例不就子封贈時岐鳳甫任員外郎官品雖高未滿三年未應受封而君獨懼其母多病朝夕莫測以為必待父之官滿恐不及見 恩命為已之憾無窮乃復恨乞以已 恩封其母遂得從父官品封為宜入是年五月以實錄成進擢修撰明年以族兄修撰迪率於京師受 命給驛護其喪歸且省母病至未踰時

母亦不可起矣居喪讀禮之暇勉事子姓修始祖祠及諸有關於鄉族事之忠厚者服闋預修 宣廟實錄同考禮部丙辰會試及預有事 經筵又明年實錄成進擢侍讀以父喪歸服闋至京上言修太學勸農桑用人才二三事預纂修五倫書癸亥四月京師不雨 上言以爲人臣不能修職所致 詔令百官修省如其所陳旣而以旱受 命祀南嶽於衡山祀畢大雨明年受 命考順天府鄉試又明年遷南京翰林侍講學士給驛之任戊辰三月上言請會官重修宋遼金三史 旨令自爲明年上言新政六事又言謹始八事又言制治保

芳洲文集

卷之八

南

邦十有二事景泰元年考績至京 詔特留任翰林乃以有疾乞遷南京不許會吏部請除補南京員缺乃仍以命周君旣還上言中興太平十有四事獨見嘉納未幾應 詔以疾辭歸田里不許所修諸書皆有可觀惜乎未盡緒而卒時景泰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也距其生洪武二十五年閏十二月享年六十有一君爲人尙氣節有志於立功名在 朝苟有所見輒以上陳無間聽納與否未嘗少自沮抑見人所爲背於理道或不經事未嘗肯隨流俗至於趨謁權倖阿附貴勢非但絕無於已尤以疾惡於人嘗謁南京十忠貞祠見有南唐門下

侍郎陳公宋朝奉大夫忠襄楊公等四人神位列置案側嘆曰此四公皆忠臣死國事者宜別有祠卽投贊倡宮主道士俾募衆成之自爲之記其所存篤於忠義率類此平生孝於父母友於兄弟周人之乏赴人之急與夫好善疾惡之切尤爲人所稱云配羅氏同邑名族子有叔德封孺人子男五人長蒙次同伯皆鄉貢進士蒙爲滁州學正次咸次恒次良女一人嫁李文珙孫男一人曰俊蒙兄弟將以某年月日奉柩葬於某山之原以余與君同領鄉薦又嘗同官翰林乃以咸奉南京大理少卿廖莊所狀事行走京師乞書其墓碑余方望君有

芳洲文集

卷之八

五

爲以助不逮而乃止於是耶雖悲不勝而忍辭不銘抑爲之書其實而銘之銘曰 有偉周氏廬陵其先始自烏東徙于泥田世業儒術或隱或仕至宋紹定乃起進士比再傳後有直寶謨上言不報棄歸鄉閭由茲而往紹以積善父子職方兼榮隱顯乃生翰林益見有聞不盡國用止乎六旬於國能忠於親能孝壽雖不多耄期冀較 朝廷遣官賜祭厥藏文江山水華乎有光君已矣夫曷其如在勒此銘詩可告百代

陳君從先墓誌銘

君陳氏諱進從先其字也世家西昌城西柳溪蓋五代

時自金陵徙避亂諱暉之後同時徙者數姓而獨陳氏
歷宋元至今以科第顯者八十餘人 縣尹殉存

推官梅村新淦州判以新從先高曾祖也父有開母
楊氏元季兵燹之餘陳氏田園居第在草莽者非數歲
所能復父兄宗族之僅存者非強有力之人況從先生
甫七歲孤乳獨立無所資賴固克究知先世之所以
植身貽後在於讀書然以母老養有弗給雖嘗勉強問
學於故松滋教諭同里廖君季習而卒不能以廢經營
遂躬力田服賈取近效於時月之間且曰天若不遺吾
宗當令吾後有振之者以是母養爲之益膳母疾晝夜

芳洲文集

卷之八

六

躬侍左右憂切於衷至籲天求以身代死比沒哀毀幾
絕雖貧不能厚葬而由於禮則愈於農商之富也恒痛
不逮事父於已有立之時既作室於故址以居凡遇先
祖父母父母忌日與夫歲時節候雖獻蔬食菜羹俯仰
齋慄如見其享之者既畢未嘗不悲戚也又以父葬不
得其所乃求善地遷之而并求諸故老凡祖塋之迷共
處者悉得其詳躬率子弟拜謁以時其孝友出於天性
率類此爲人坦易和厚無修習外慕而輕利重義口未
嘗及人適而急人之難恐後志未嘗矜已能而守已之
信弗渝至教其子以學尤汲汲焉所謂其爲人也可欲

而不可惡也歟其生辛酉洪武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其卒壬寅是爲永樂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其葬

爲某月某日其墓在某山某原其配曾氏有母道子男
三人公雲公霖公宜公雲以聘明經補金華府儒學訓
導公宜各宜舉正統辛酉鄉貢第二人劉儼榜賜進士
出身第一人也爲工科給事中女如其男之數皆嫁名
族孫男五禎祉祐祺祐女三從先沒之二十五年爲正
統十一年宜始奉其從兄福建按察司照磨公培所狀
事行來求爲銘方今士大夫之官中外者 朝廷於其
父母皆有以寵嘉其官秩之卑鉅視其子所以勸天下

芳洲文集

卷之八

七

之爲父母而慰其子之心以從先之能教而雲宜之能
學宜乎父子皆顯以光榮於一時於乎生既弗待報沒
有不卒享也哉是不可無銘也銘曰 有美其韞鬱而
不揚以貽于後厥聞乃光其得雖短所施則長曷告無
窮我銘其藏

永豐上羅里陳處士墓誌銘

靖州之會同縣儒學訓導陳玘奉其姻家前大理寺少
卿吉水周君彥奇所狀其父修敬處士平生來請葬銘
蓋修敬沒距今三十有九年矣玘懼復無所圖則先德
卒不聞於後此其所爲來請銘也按陳之先爲江州德

安人有曰和者仕於吉因家其屬邑永豐之顯親鄉上羅里子孫遂爲上羅里人元吉水州儒學教授廷玉修敬之曾大父大父用吉父無異皆不仕母張氏修敬諱藻修敬其字也生而穎異甫七歲時卽見奇於吉水瀾雪高君稍長從鄉先生黃進修舉進士會壬辰兵變與兄修德奉母走避邑之上鄉而躬詣百里外負米爲養比歸夜宿道傍田舍夢一人促之曰速起去此覺卽攬衣趨出方踰戶而屋隨折已而視所負米若有安排護持之者人以爲其孝感居凡十餘年母未嘗乏甘旨之奉 國朝平定之初獨奉母歸上羅母嘗得疾躬侍

芳洲文集 卷之八

太

側不少違飲食與臥不付妻子必親奉持疾甚籲天乞以身代其死疾尋愈又十四年母沒葬祭一由於禮而哀過之嘗曰人子初度之日正父母劬勞之時故每遇已初度及二親忌日輒祭而倍悲痛其父蚤世不獲致養以是事諸兄極友愛飲食衣服諸兄未服食不敢先家故有田可得穀萬石餘悉爲豪強所據修敬力訴於官得復其十之二乃以均分諸兄又率族人追究佃人所匿祭田仍供先祀而與族父前進士安行輩講求文公家禮行之於家禮聘會尙漁鄭介特以爲塾賓教其子姓以舉子業自是族子伯恭登永樂初科進士第伯

亮及二子膺美珥等凡八人相繼以舉鄉貢入仕皆修敬之力也修敬爲人剛方直諒出言有以服其鄉族家富於粟出以貸人不較其息有餘輒推以濟貧匱尤急婚喪之不能自舉者人無遠近疏戚賴之者衆元至正戊寅年十一月五日其生 國朝永樂丁亥十二月十日其沒時也春秋七十葬里之某山某原配同邑俞氏婦道母德稱於族姻子男四人曰珠卽膺美河陰縣儒學教諭曰瑀曰玢玢其季也修敬命後其兄修業女一人嫁同邑俞公震孫男六人祐汴眞經鉞銳曾孫男五人長至長泰長英長福長涇元孫男一銘曰 源源陳芳洲文集 卷之八 元

翰林侍講陳先生果之墓誌銘

翰林侍講陳先生果之以永樂甲辰十二月十八日卒於官明年春其子翰奉柩自南京還其鄉以是年十二月十七日葬於靈峯山之原又二十二年爲正統丁卯先生之子本陵以余於先生素同官相知惟深始具書幣及前廣西按察僉事吳中美所爲狀因其從兄松陽訓導某引年至京師請書先生平生追納諸幽於乎余

與先生同官同修性理大全諸書凡數十人今存者無
二三人矣余忍不爲先生銘耶按狀陳之先光之固始
人避梁開平之難從唐節度使王審知來閩居玉融之
南陽有諱太者又自玉融析居長樂之江田里先生始
祖也其後有龜圖者宋舉進士累官至國子監丞朝散
大夫守信州又有爲寧德縣尉諱某者先生之高祖也
曾祖汝嘉祖景獻父伯惠皆有隱德母戴氏有賢行先
生諱全果之其字自號蒙菴未生之前四日父卒既生
賴母鞠於哀苦之餘遂有成立稍長岐嶷如成人有大
志事母甚孝處鄉族甚謙謹從族父江山令仲壻受業
芳洲文集 卷之八 三

以穎悟稱諸父嘗謁先隴於阮郎峯皆有賦詠時先生
踰十齡亦預侍行詩有阮郎風景好先隴未經營之句
諸父益器重之令攻場屋之文爲邑庠生卒業於其族
兄澹齋博士大有造就永樂乙酉之夏預宴集於族中
園亭既而醉臥樹下有二紅蛇交繫其腰或曰勿怪此
綬徵也是年果領鄉薦明年會試 廷對賜進士及第
第二人擢翰林編修尋歸省子鄉比還預修永樂大典
書成被召赴 行在修性理大全諸書受 賜養恩侍
講 車駕南還比役巡狩先生以老得免扈從後署院
事在兩京多預考鄉試會試克精衡鑑其爲人謙和而

篤實其居官慎密而公勤學士大夫皆以先生老成每
見稱重無間言焉一日聞母宜人訃至故事京官有喪
皆赴 行在請 命然後歸葬時先生適有疾且值冰
凍或勸少待疾愈冰解而後北行先生曰有是哉死生
命也吾爲君親不得顧此遂行在途一如喪次哀痛不
輟最至南京越十三日而卒距其生元至正己亥七月
十日享年六十有六卒前一日呼餘語曰吾荷 國恩
至此皆承祖父之餘蔭慈母之大德所致死無可憾惟
君親不能報爲可憾耳爾兄弟其母墜先業庶有望於
他日餘無所及平生詩文有蒙菴集若干卷藏于家配
芳洲文集 卷之八 三

梁氏同里十伯昇之子婦道母德見稱姻族先四年卒
子男四人曰翰曰本梁出曰陵側室王氏出也女二人
戴圭傳衡其壻也孫男十人曰蒸曰敦曰點曰熙曰恢
曰熟曰常曰樵曰友曰炫女一人曾孫男四人銘曰
敦乎其爲德榮乎其爲文人見其著而莫窺其中之所
存如或求之靈峯山之原有此銘辭益永顯聞

中順大夫處州府知府李君墓誌銘

正統十一年冬四方郡闕守者十餘刑部尙書山陽金
公首薦李君應 詔擢處州府知府遣官給驛持檄令
自清河赴任君至處甫一月以疾卒明年五月八日也

其子遇升孫鎬在側奉樞歸卜以是年某月日葬廬陵縣某鄉村之原預寓書狀來乞余銘嗚呼君固余宜銘孰計遠銘於今然忍不銘耶李氏世家吉之泰和南岡里系出唐西平忠武王之後事載余所敘其李氏族譜元盛時有投栢興路同知廬陵劉岳申先生墓文稱其富擬封君諱英叔者君高祖也曾祖皆春祖南安路推官如春皆富而好禮義父伯昂尤讀書以教授里塾爲業母某氏有賢德君生十六歲孤奉母謹服慈訓以孝敬稱撫教二弟克盡心力事兄恭謹恒見愛重先世墳產瑩域有被人昏占者多白於官復之通易經於諸史

芳洲文集

卷之八

重

集靡不研究時以所學授徒於鄉取束修以資養屢職塲屋不偶洪熙紀元之歲求賢詔下邑大夫乃舉薦於朝連試皆在最列遂擢淮安府清河縣知縣清河兩京舟船往來必由之地加以民久凋瘵君至一以除弊甦民修壞補廢爲務縣治爲之一新縣境日用接送官舟往往以千計而縣通不及四千戶先是例令鄰縣沐陽以五百人助役君憫其去家遠苦於饑寒多所斃溺奏請給清河民代其力役而令沐陽民代清河輸浮科三之兩縣之民深以爲便然民送官舟者多被操舟之人以懼逃匿爲名拘其衣糧爲質因而掩爲已有寒

暑之際人被饑渴凍而死者相望於道君乃人給小牌役則令納操舟之人爲質還則取驗但無牌者卽知逃匿以是人不敢違得免拘收衣糧而死之患先是人有小忿輒乘夜縱火焚廬舍發塚俗以爲常君每里擇敦厚老成一人授以大牌書十三條訓諭爲善去惡之說於上令朔望戶警之又令月報耕織勤惰違背訓諭之人於官以施勸懲民用從化民以旱澇寔於衣食君建言便宜十數事皆見允行間因蝗生鄰邑君預謁告祀典之神蝗卒爲不入境民有操舟出境爲商一二十年不歸者數百家所遺徭稅累及閭里君奏宜令關市禁

芳洲文集

卷之八

重

治民用歸復業者恐後母嘗在官得疾不能操履君侍榻下躬進湯藥越歲不懈母性素嚴多怒怒輒君跪於前雖竟日達旦必俟怒解乃敢去官滿九載禮部侍郎會稽章公薦君起授蘄州知州將行巡撫侍郎御史鎮守總戎以及兵衛郡縣皆上章言宜勿令去清河不允於是清河民馮輓等五百餘人伏闕乞留始命以知州掌清河縣事清河有湖田數百頃久被勢豪侵奪民代輸其稅者六十餘年君奏復之民得耕收芻粟以千萬計民有寔於衣食獲人一牛御史以強盜捕泊其家八人皆以斬論已獄死二人六人當就大辟君奏一牛

而殺八人其情可矜六人竟得杖免淮水屢泛民皆闕食君力言於上官若侯請命於朝而後發倉民死殆盡願先賑以粟而徐上其事有譴某請自受由是遠近民用濟者甚衆朝廷亦不之咎民有事訟及應追究公務未嘗拘置於獄人咸自相戒曰毋失信於我侯四方凡供餉稅與夫因事往來之人病死舟中無收葬者往往聚棄於岸歲無虛日乃令侯送舟數十人給以升米俾收瘞積至三塚塚不下百十骨其有溺死可識認者則葬他所自是人得收其所親而詣縣拜德者比比留守衛卒有姬泰者嘗在京以物貸聞巡檢供罰役既芳洲文集 卷之八 話

我哉清河常額之外舊增至管馬主簿一君奏惠民不如省官竟得減除知州九載將滿遂有處州之命初至處不數日即詢民俗因患生女不收溺於水人死不葬投之火之說君首禁之并選開曠之地得四十有五畝名曰義隴縱令葬焉於是久近得歸者以百千計既葬遣官諭祭至於興利除弊之政雖未盡就而民之感畏者無間遠邇使得久於其職庶幾所謂三年有成者矣君以知縣知州一爲湖廣鄉試考官一爲浙江皆受聘主文柄以公衡鑑見稱一受四川聘未果行其文學槩可知居官間有賢才學問之士輒薦於朝得受職芳洲文集 卷之八 重

今清河之凋瘵如昔矣其得人愛慕率類此生洪武乙丑比卒春秋六十有三臨終呼遇語曰我死無憾但未得送汝祖母耳言訖泣下汝兄弟勉力爲善人毋忝所生至於家事汝叔必公毋貽譏笑於人配里蕭氏山陽徐氏皆有賢行子男三人長武沙縣訓導次遇余之子壻皆蕭氏出次弁徐氏出也女四人周鑑胡質張威龍京其壻也孫男三人曰鎬曰鉅曰鉞女三人幼銘曰嗚呼李君允矣孝弟旣刑厥躬亦推以治忠孝寬平慈良愷悌自家達邦溢人口耳謂天不厚德胡爾粹謂天不壽壽胡爾止厚也實予膏也亦惠惠其來繼易有窮

芳洲文集

卷之八

墓誌銘

廣州府知府張君叔倫墓誌銘

世固有論居官爲政率以久近關乎難易者矣而不知夫難易非能久近能久近者惟賢否能致之耳士果才行不足大知固所不可設大受之尤或爲之未能持之未固雖近有所弗勝況於久乎其苟才行兼備小知雖或不可故大受則必爲之有餘持之益久雖久無不可致況於近乎此吾張君叔倫之所爲未易得者歟叔倫初爲浙江武康湖廣黃梅兩縣知縣或十數月或一二年各以受代爰制而去事愈簡而時愈近所謂不可小

知是也既而調任廬陵爲之幾二十年遷任廣州知府亦復三年廬陵廣州郡縣之大者也其民與事視武康與黃梅何啻數十倍其庶且繁耶而吾叔倫爲之愈繁而愈易集愈庶而愈易治所謂可以大受非歟叔倫方當駸駸顯榮而自廣州赴京述職還至南安之大庾嶺竟寢疾卒嗚呼惜哉其子旣舉樞歸將以明年某月日葬于邑彭華鄉先塋之次因其姻家僉都御史韓君承熙請銘誌其平生于墓余知叔倫之深者也重以韓君所述事狀銘不可辭張故蘇著姓叔倫諱序叔倫字也曾祖某祖某皆不仕父字孟友洪武中以才藝徵至吏部卒母胡氏有淑德叔倫早孤賴母訓育以有成立讀書究知理道永樂庚子以茂才舉應求賢詔入官所至郡縣愛民如子治官事如家事雖精法律然不以先教化惟治其頑梗者使由於禮義卽勿用人無愚良憚威而懷德者遠邇如一課農桑以約遊惰之民均徭役以杜侵削之弊饑則勸富以賑窮匪熟則務糴以備荒早與夫作典學校禁賊盜凡可以利民者爲之恐後往往爲鄰邑所觀效間以故去所治民輒相與乞留於朝或乞達於上官之有力者不一卒皆得遂所願於乎使凡爲郡邑者皆如叔倫民焉有不安輯而事焉有不

芳洲文集

卷之八

墓誌銘

克濟耶其自廬陵遷廣州也實余薦而叔倫亦期以不負所舉爲知己報皆可書以傳也叔倫沒以景泰五年九月二日距其生洪武丙子某月日享年五十有九配馮氏子男二人長謗次閏卒女三人方傑尹簡諱雲其壻也銘曰長山之木本深厚效用愈大偏能久嗟吾張君年美茂享年胡僅五十九秋二千石祿固厚不至毫期理易究年雖弗永善則壽殆百千歲膾人口彭華之鄉山水秀歸藏其間安乃樞尙垂善慶昌厥後

封翰林編修劉君墓誌銘

士之能學問修爲以自得於天者固難能學問修爲以芳洲文集 卷之八

元

自適於已者尤難不居其難而甘其所尤難此非孔子所謂無以尙之者歟孟子謂修天爵而人爵從之得人爵而棄其天爵終亦必亡而已矣夫修天爵尙不以得人爵於天況得人爵而肯棄其天爵於已此余所以謂亦如孔子所云也永新有力學敦行之君子曰劉君孟恂者其庶幾焉君諱孟恂其字也初號介菴後又取易石靜山止之義更號良齋姓劉氏劉系出宋水部員外郎江西發運使南昌郡子德言世居安福荆山至曾五者始徙永新藥湖山中世有科第仕宦才卿溪所元傑君曾大父大父也皆有隱德元傑娶城北歐陽氏

因贅居焉君爲兒時母躬教以孝經論語古文諸書皆能成誦稍長卽知務學從鄉先生劉逸安吳勤翁習爲文辭弱冠克授徒于里塾時元傑爲里正君請服勞官所於凡輸役諸務必勤必公未嘗苟利於已比孤終喪而娶則年已二十有八矣遂一志於問學從廬陵謝子方講受易經子方奇其穎悟傾竭底裏告之既而語曰子歸求有餘師矣可勿復來數年遂以其學舉永樂戊子歲鄉貢爲第二人蓋榜中易第一人也然以苦學而致多疾因竊嘆曰窮通有命強爲理不可也自是不復求進惟課耕以自給雖簞瓢屢空不一動其心至於沉

芳洲文集 卷之八

元

潛經訓涉獵載藉而教其子以學則汲汲焉恐後君性孝友母歐陽氏素嚴君率共配事之甚謹食必躬進怒必自咎苟未得其懽心雖俟寢門外至夜分不敢少違比其得疾晝夜侍側至躬掬其屎溲翰林學士解公改官交趾道經永新聞之曰此古君子也事寡女兄迎從從兄之無後者四人雖羹藜飯糗而必愛必敬至周濟其終身遇子姓甚嚴肅而於賓客鄉黨之交曲盡禮意嘗歲饑疫民多往役萬全山者僵死道上露背相望君率僮僕往來三十里間類掩於坎百餘人鄉人有歸自遠方者舟人以其病不能言乃舁棄里祠而去君憫而

道之以湯藥卒不能救然莫究爲誰也囊中有物因求
識其人者俾以投其妻子有李姓者見之曰吾弟也遂
以歸之李素與鄰居曹姓者有怨誣於官曰曹殺我弟
曹無以自白乃指君爲證既受逮傾貲以足逮之求或
嘆曰行仁義乃得禍君獨怡然曰事固有偶然者矣平
居且起盥櫛謁家廟畢端坐齋居終日不懈篤實之行
忠厚之論自身而刑於家而著於鄉蓋有漸而化之者
不謂敦行之君子乎正統某年以子貴蒙 朝廷推恩
封文林郎編修配贈孺人有覆瓿集若干卷示兒錄若
千卷易傳撮要四卷其平生所著也洪武癸丑十二月

芳洲文集

卷之八

葬

十六日正統乙丑十月九日其生卒之期也某鄉某山
某原其墓之所在也某年月日其葬之所卜也余考禮
部會試取第一人今官翰林編修曰定之其長子鄉貢
士安之暨宜之其仲季也鄉貢士李鈞暨歐陽平張都
其三女所嫁也男三曰稼曰積曰移女五某孫也定之
聞計將歸奉柩納諸幽也請余爲銘從焉爲之銘而銘
之銘曰 學於古也有得孝於家也能 名於士也克
稱行於鄉也可尊命於天也弗弗壽於善也惟均人於
銘也不媿傳於後也永存

芳洲文集卷之八

芳洲文集卷之九

銘

泰和陳循著

太安人邢母孫氏墓誌銘

太安人贈翰林修撰儒林郎淮西無爲邢君士傑之配
今翰林侍講寬之母也以正統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
壽終於家寬聞計援例歸將以是年某月日奉柩從其
尊府修撰君合葬於鄉花家壠西城大安門外之原乃
奉通政司右叅議同郡湯鼎所狀太安人之潛德來求
爲銘以納諸墓寬永樂甲辰進士第一人及第與余同
芳洲文集 卷之九

官翰林最久於其請銘母太安人之墓誼不可辭按孫
世爲淮西儒醫有諱以遠者太安人父也母某氏太安
人自幼穎敏儉約女事不學而能嘗從父傍聞訓其兄
伯祥以醫藥事太安人悉識之遂亦頗通醫藥父母愛
之爲選婿得醫學典科之子遂以歸之卽修撰也太安
人既歸恭勤執婦道事舅姑以孝稱事夫甚嚴謹夫亦
接之如賓友夫嘗以精醫藥被薦入補太醫院士所以
免內顧之憂者賴有太安人也未幾夫卒太安人遂薦
意於教其子以學恒勉之曰汝父早世所賴以充宗者
顧不在於汝哉又曰立身行己莫如讀書濟人利物莫

如醫藥二事於人最切況又汝之世業不可以或墜也
至於待姻族以容忍爲和撫臧獲以寬恕爲惠於貧匱
能濟於假貸不吝尤爲遠近疏戚之所稱重宣德三年
春以寬貴伉儷皆得推恩而已封爲太安人云其生
洪武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比卒春秋八十子男六人長
宜早卒次宣四川保寧守禦千戶所百戶次寬也由修
撰陞侍講以預先朝實錄之事加級從五品祿次容
次寓寓亦早卒次密咸克世其先業女二人長早世次
適士人劉慶孫男十四人昭暉量易昞曙晰冕曼春昇
旦日最女如其男之半保寧守禦千戶所百戶王政閭
芳洲文集 卷之九 二

故李母胡恭人墓碣銘

自古壽臻期耄子孫衆多之人苟非得於稟受之厚卽
其保養順受修爲之善之所致也譬之千霄之木至於
千歲而枝幹之繁密不可數計非其蟠地之深必託高

崖遂谷牛牟斧斤不至之處而後能焉苟託得其所矣
而或牛牟斧斤戕之是猶稟受雖厚而其保養順受修
爲有歉其不能與枝幹之繁密致千歲一也此余於李
母胡恭人竊有感於是焉恭人故南岡里著姓勉正其
諱愛菊處士伯昂李公之配前常州府通判桓圭前處
州府知府信圭母也子男女凡十有一人孫男女二十
九人曾孫男女幾六十人元孫男女方有八人自元至
正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之生至今景泰六年二月
十日之卒春秋九十其非所謂壽臻期耄子孫衆多之
人而何然迹恭人平生其稟受者既厚而其保養順受
芳洲文集 卷之九 三

修爲之善所以能致此者殆有莫之能禦者矣當恭人
之歸伯昂也會伯昂家可擬封君之富方蕩然於兵燹
之餘其僅存者猶足以配中人十家之產然爲豪強之
所垂涎伯昂恐焉恭人嘆曰物盛而衰理之常也人財
勢不並存之時君獨不圖自保而他恐乎伯昂用其言
遂不復他保惟以力學養晦爲務而推所學以教其鄉
人子弟恬然自得恭人喜曰君後其復昌乎遂躬紡績
服勞婦事以相其家而家漸以不墜回視前之豪強雖
奪伯昂致富者曾不旋踵禍敗無遺類矣又有向爲李
氏盛時所制之人今其子孫崛起欲誘伯昂鬻其先世

居地與爲業者伯昂惑焉恭人駭曰此祖宗萬石基君不顧妾當以死守誘者聞之竟沮未幾伯昂棄世恭人益勤生計延師教子期其光前裕後而以次擇婚配使之成人有立恭人性嚴有稍違訓教者懲治之不少恕前室子惟高贊外氏遺孤子男女三人恭人悉收歸育於家命次子介圭以所致產業使耕養焉恭人雖嚴而心實慈見人貧窘濟之惟恐不及其待宗姻禮尤備子孫有出而仕宦者或而命使勤於奉職慎以持身或親札書戒諭之無虛歲其視前室子孫不異已出而孝敬恭人者亦無彼此之間子長惟高次堅節桓圭前室

芳洲文集 卷之九

四

出信圭躬圭介圭恭人出也胡紹先黃孟質張希旦康存吾其四女壻先安衮錦漢貞武遇樂隆慶經希德均遵升其孫錦龍漢縣丞貞無錫縣武沙縣皆儒學訓導遇刑部司務希邳州訓導經均皆舉懷材抱德允哲萬純其曾孫樂遵奇鎬選皆邑庠生清密璜珙祥福其元孫介圭既率子姓以卒之年葬恭人于邑之猴原壬癸丙午山向乃奉其姻家生南京禮部主事蕭元圭所狀事行走京師求銘其墓上石銘曰古十至七乃希有恭人況乃十至九吁嗟何爲獨得厚語不云乎仁者壽恭人母婦德良茂有子復孫多白首布列郡縣戴與守

詎止於斯昌厥後我銘其藏示永久

太夫人金母周氏墓誌銘

太夫人諱某字某姓周氏贈資善大夫刑部尚書金公某之配今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戶部尚書謙之母也其自謙蒙恩也初以監察御史封太孺人再以會都御史進太恭人三以副都御史進太淑人四以刑部尚書進太夫人周與金皆淮南名族周之先有仕元爲武清軍統制諱世榮者太夫人之曾大父也其子襲職諱永茂者爲太夫人大父也父諱慶甫國朝洪武初始徙居淮安山陽爲山陽人以隱德稱於鄉母馮氏亦山

芳洲文集 卷之九

五

陽名族太夫人自幼端重寡言笑閑於禮度長循姆教凡誦小學內則諸書即能曉其大意善事父母最見鍾愛父母爲擇所歸以許金氏既歸事舅姑如事其父母姑王夫人性嚴太夫人人事之惟務祇順以得其懽心姑嘗得疾太夫人頃刻不在側姑疾輒若有增太夫人究知之故躬奉湯藥所夕不少違不解衣帶癢者累月至密額天乞以身代姑疾卒賴以愈其相家也一以勤儉爲本躬事紡績以助賓祭雖隆寒暑不懈二子隨其才器授之以事因謂非讀書無以成德非治生無以植家遂力贊尚書公以謙爲鄉校生而躬早夜課其力學恒

勉濂曰吾不能效古人之斷機見豈可棄古人而忘學
濂卒以之奮發舉名進士爲御史爲副使兩遷都憲兩
進六卿兩爲春官太保以有榮名於當時者孰非本於
太夫人之訓耶世之人往往謂子有賢德父之所教女
有懿行母之所教若金氏之賢子豈非兼有父母之教
哉又嘗聞太夫人不獨善教其子至於睦姻族賑窮之
凡有可利惠於人者爲之恐後此其壽祿之崇子孫之
貴且盛亦孰非本於此太夫人疾革時聞濂以刑部尙
書奉命督數萬師自京師往征閩寇旦夕當渡淮過
家恐其以老身故緩於王事卽預遣人迎諭之曰忠
芳洲文集卷之九

太

孝一事能忠于君孝莫大焉慎勿過家過家亦不及見
我矣但依我語勝於見我所遣之人猶未出門太夫人
已棄世談者謂太夫人庶幾王陵之母時正統十四年
十一月某日也上距其生洪武元年某月某日春秋八
十有一計聞詔遣行人諭祭其柩而命有司爲營葬
域以某年月日墓在淮東石塘先塋之側子男二濂其
長初遷太子太保以平閩寇功也其自閩歸服未闋濂
俄乞歸終制不許蓋見眷遇之隆如此次洪先太夫人
數年卒孫男四人曰輔曰弼曰佐曰佑女三人俱幼旣
葬之又明年濂以不能及時求銘其幽至是乃奉其進

士同年友今詹事府詹事習君嘉言所狀太夫人之潛
德來請書刻之石以追納焉余與濂交三十餘年且嘗
獲拜太夫人于京邸知其爲賢母也銘不可辭銘曰
丹山之陽鳳穴所在有美其配生雛五采偉哉郊薮麟
遊不群有子馴擾彬彬其文惟太夫人積德厚重慶衍
來嗣如麟如鳳褒封賚誥屢見推恩兼全五福咸在一
門淮東之壩泉深土厚於焉歸藏永昌厥後我銘平生
追納諸幽將千百禩賁於茲丘

贈武略將軍富峪衛副千戶郭公招寬合葬誌銘

公諱順字以昭姓郭氏世家吉之泰和冠朝里余所序

芳洲文集卷之九

七

其族譜稱父子同登宋景祐元年進士第曰僅之美者
公若干世祖也曾祖謙可祖正伯皆不仕父祥彬讀書
有隱德母某氏以國朝甲辰三年七月一日生公公
生穎敏異於常兒自幼知孝於親友於兄弟稍長卽有
志於遠大不事家人生業洪武戊辰隨父以誥誤戍大
寧隸富峪衛後父有疾公力請代其戍俾得投匭歸鄉
公旣代父會靖難兵與公隨征有功擢任本衛百戶自
是預征戰無虛日內奮其忠外鼓其勇所向無不克捷
靈壁小河之戰公遂死於陷敵時洪武三十五年四月
二十七日也 太宗皇帝旣正大統追錄將士戰功公

應陞副千戶先是公已揭家自大寧來居北京之德勝門內其配羅氏及弟皆卒子環於公隨父戍大寧時生始及朞就鞠於外氏家至弱冠時乃徵至京襲公職爲武略將軍富峪衛副千戶既而授 詔贈公如之羅爲宜人蓋公天性孝友事父母極愛敬撫諸弟篤恩意雖處戎行而未嘗廢詩書之習嘗奉公差往福建因過家惟以追遠報本爲務不及其他比還大寧惻其季父與弟寒苦力請放歸田里寧自勞役雖死不辭卒如所請其忠義友愛率類此宜人同邑珠林羅公進鄉之子生有淑德孝事舅姑遠戍十餘年備嘗艱苦而無毫髮愁勞洲文集 卷之九

恨形于辭色惟力於盡婦道而已公生之年九月某日其生辰也卒於北京官舍享年若干子男一人卽副千戶孫男三人堅早卒其配陳宜人所生純紀別室錢氏王氏出也女六人長子繼室封宜人進封淑人加贈夫人進贈一品夫人 朝廷遣官賜營葬祭其次千戶臧靖陳敬及陳徵黃宏其壻也餘幼千戶官兩京凡三十年調任吉安千戶所又十七年始追念其父母沒於兵戈擾攘之中倉卒無爲之殯葬者痛切於心無間蚤其乃卜邑桃岡荆木坑之原營域其上具冠衾招魂合葬之以循其子壻也俾爲之誌銘焉銘曰 源源郭宗肇

唐忠武五世至瞿始家南土有曾孫慙復徙西昌雲亭層溪爲族之良僅與之美卓哉父子名冠朝廷有同科第前代之華旣武而文延及於公嗣益有聞以身死戰克忠且孝傳子若孫積善之效公之死也奮不顧家有美內助亦殯京華人之有生在全大德公之伉儷偉矣忠節茫茫英魂孰云無歸招之則來永感於茲福爾後人克昌且大我銘其室千古長在

故工部右侍郎贈尚書王公合葬碑銘

正統十四年秋七月 車駕親征虜寇崑山王公以工部右侍郎在 從列八月望日預陷沒於土木明年

芳洲文集 卷之九

九

朝廷用此推恩追贈公爲工部尚書遣官諭祭其靈又明年爲景泰二年其配淑人陸氏亦卒是歲八月三十日也明年其子汝賢汝默告哀於 朝詔准尚書例命有司爲營伉儷葬祭於是汝賢兄弟具其父母事行來請文歸刻石墓上汝賢以公沒於土木之蔭特授大理評事汝霖先舉進士授吏科給事中余於公之父子三人先後皆有同朝之雅銘不可辭公諱永和字用節姓王氏自號梧竹世爲姑蘇之崑山人習尚詩禮公大父諱允吉父諱子禎皆以公恩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大母願贈淑人母周封太淑人公生神氣爽邁異於常

見大父見之指曰是見必振吾家幼時有誘以學奕者
公曰是惡足學取其稱立碑之既而從學邑庠日記善
千餘言久而不忘大父得疾公日躬侍湯藥至廢寢食
父有疾伏枕十八年公盡爲子之道無頃刻少厭怠臨
卒語公曰吾病不能養老母賴爾能孝吾瞑目無憾矣
其孝行見愛於親率類此年踰弱冠以明經舉永樂甲
午鄉貢以大母及母皆在堂未及會試後卒乞就教官
以便親養得嚴州府儒學訓導尋丁大母憂去服除改
任饒州府學所至誨導諸生多有造詣至於誘掖所司
作興學校獎進賢才尤惓惓焉以爲已任歲滿與同以

芳洲文集

卷之九

十

教官考績至者羣試於吏部公之名在首選吏部尙書
蹇公獨器重之暫禮致爲塾師比當除奏爲兵科給事中
中居官務持大體而畧細故人以爲得侍近之體嘗副
駙馬都尉王誼爲使持節行冊封親王禮糾正受冊
執事之儀觀者爲之凜然知畏還掌科事秩滿超遷都
給事中未幾擢工部右侍郎預董營建宮殿之事殫
力盡心不知勞而事速濟爲同僚所敬服嘗往巡視淮
南諸郡早蝗訪求民所利病悉得其實而致便宜於民
比還特受命掌部事奸弊爲之一清河決山東河南
諸郡改而北注漕河被其潰溢公受命往治之濬泄

有方軍民受其惠者不可勝計比還遂以能事簡預扈
從竟殞於國事云距其生某年月日春秋若干配淑人
陸氏諱某某邑名宗元萬戶達之孫國朝大勝關巡
檢士賢之子也年十七歸爲王氏婦孝敬柔順奉大姑
及舅姑皆能得其權心於過危殆之頃相夫以勤儉爲
心教子以詩書爲業人無遠近親疏稱其賢者若出一
口初公隨征未歸淑人驚悸欲絕久而復甦自是哀痛
無虛日矣竟以成疾而卒其封淑人亦以公恩子男五
人汝賢其長次汝奇次汝翼汝敬汝霖其季也孫男六
人女八人其子將取公之次冠與淑人合葬於郡吳縣

芳洲文集

卷之九

十一

至理山玉泉之原余觀古今之人致通顯者多矣而能
以身殉國事者或寡以身殉國事有矣而其伉儷
俱賢足以垂範來裔則又寡也王公與其淑人平生所
立卓卓如此其不可以表著之於將來使人有所觀感
興起乎故爲之書銘曰偉哉王公以儒起家身不求
顯官能不華我求其本莫外乎孝志存便養甘就職教
祿雖菲矣樂則大焉肆得重聞咸享高年天厚乃報俾
佐冬卿盡忠於國永著令名進位身後榮及厥子公
雖則往存何有既沉皆伉儷並受渥恩千古斯藏永綏
芳魂吳山之陽吳水之涘我銘刻石以告來裔

嘉議大夫詹事府詹事習君墓誌銘

嘉議大夫詹事府詹事習君嘉言以景泰四年九月七日卒于官明年其子襄聞計來京師歸其喪葬於鄉乃奉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時江何公所狀平生事行來請書於墓上之石君故與余同官翰林同出江右始終有斯文之契者於書其墓上石誼不可解按狀習故臨江新喻白梅田里大姓系出東晉榮陽太守鑿齒蓋鑿齒避符堅之亂自襄陽徙袁之萬載復自萬載徙居新喻故子孫世爲新喻人宋有舉鄉貢進士曰季達者君之若于世祖也曾祖諱漢丹祖諱均泰皆不仕而行誼著

芳洲文集

卷之九

主

子鄉父諱懷恭洪武中以明經舉授南雄府儒學訓導歷任瀏陽平江兩學遷湘潭縣儒學教諭自君推恩棄官就封翰林編修致仕後贈中順大夫太常少卿母吳氏宋郡馬之後有淑德亦以君恩封孺人後贈恭人君諱經嘉言其字也未生之前一夕尹泰甫夢有靈降于庭翼日占者曰當生貴子孫又明日果生君相貌異於常兒甫七八歲穎敏絕倫語孟諸書過目輒能成誦稍長詩詞援筆立就遂以科舉爲業從伯父國子學錄懷清受詩經既而從鄉先輩講讀春秋益有造詣時猶子侃已舉進士君慨然曰吾獨可以緩乎即往省親湘潭

因而卒業未幾以春秋舉湖廣永樂丁酉鄉貢爲第四人明年擢李騏補進士被選爲翰林庶吉士預修志辛丑雲南進黃鸛鵠詔以命題試庶吉士君與六人者以作賦稱旨俱擢翰林編修洪熙乙巳之歲蒙推恩封父母及妻宣德元年預修永樂洪熙兩朝實錄逾年丁父憂去服闋歲之甲寅以官滿遷修撰正統紀元之歲續修宣德實錄并有事于經筵又明年以纂修勞遷侍讀逾年丁母憂去服闋歲之甲子以早受命禱于東嶽祿畢一方霖雨爲之沾足明年同考禮部會試又二年考京闈衡鑑公精皆稱得人歲之乙巳乃以余

芳洲文集

卷之九

主

薦進太常少卿暫受命守阜成門還言大事大要皆當世之切務多見采納又三年遷詹事府詹事五閏月以得疾卒上距其生洪武戊辰年五月十四日春秋六十有五配黃氏先卒繼張氏贈封孺人恭人子男二人襲襲女一人適章良劭孫男幾其卒朝廷遣禮部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薩琦諭祭而給舟歸其喪有司爲營葬域以某年月日墓在某山之原君性篤實謙溫操履端潔居官恒以恭勤清慎爲務喜作詩文有求之者無不各得所欲而往有漫稿及垣西集藏於家自號尋樂至老又號實清居士因築室于官居舊第之東扁曰

東坡草堂蓋預爲歸休張本云銘曰 習於新喻世本
業儒徙自東晉迄今弗渝有美兄弟自相師友國學邑
庠爲範最久有偉如君大振厥家玉堂金馬貽世之華
既進太常復遷詹事厚積博發實自君始辟諸大阜成
之惟艱一簣未覆止吁可歎君雖止此弗止者存有欲
求之視余茲文

太夫人石母孟氏墓誌銘

太夫人諱某姓孟氏累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工部
尚書石公諱峯之配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工部尚書
璞之母以景泰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卒於其鄉事聞

芳洲文集

卷之九

古

詔遣官賜有司營葬域而命璞奔喪卽起復莅政璞乞
終制不允於是具太夫人事行來請銘墓上之碑璞故
余江右按察使有惠愛於鄉邦者也余義豈可辭銘按
孟系出鄒國亞聖公軻其後世家清漳爲清漳人太夫
人曾祖某祖某皆有隱德父居祥母某氏積德行仁稱
於鄉族太夫人自幼端靜閑姆教女事不習而能爲父
母所鍾愛既歸石氏克恭婦道舅姑素嚴毅而事之恒
得其懽心石公喜交遊敦古道急於爲義太夫人主中
饋惟務相成其志至於治具奉祭祀宴賓客之儀尤倦
倦致豐潔處妯娌以忍爲先教子孫以勤爲本閨門之

內雍雍如也石公蚤世太夫人誓守志不二蚕桑織紉
以給孤幼之衣經營節儉以足歲時之用嘗曰凡爲男
子不耕則學學則治人耕則見治於人願諸子曰汝曹
宜慎擇而勉焉璞承其訓益勵志於經史遂入鄉校爲
弟子員數年以明經舉於鄉補太學上舍生以試事擢
監察御史太夫人數勉以忠廉欽恤等語旋遷江西按
察副使尋陞憲使革然有聲於朝野間凡此孰非太夫
人之教訓所致時前少師廬陵楊公因聞太夫人之賢
德遺璞詩曰平反日奉萱堂樂絕勝西京傳母心蓋太
夫人仁恕之心與古傳不疑母之心同也又前太子賓
芳洲文集

卷之九

古

客國子祭酒致事豫章胡公禮部侍郎致事牟城陳公
嘗爲石氏作慈壽堂詩文皆比太夫人於軻親陶母其
見重於鄉大夫率類此璞之遷山西左布政使也太夫
人始離家一往就養時年已八十一康健如強壯時或
適近地衆以肩輿迎候輒峻卻曰吾家素履清儉步行
可當安車用此不無富貴驕人僚屬內外聞之媿服且
仰則焉孀居五十四年冰玉之操凜然後三十年累用
璞 恩封太孺人進太恭人再進封太夫人三進封一
品太夫人恩榮莫之與比其生元至正二十二年十月
二十六日比卒春秋九十有二子男二八璞字仲玉其

長次璋次璿璋早世女三人吳源宋迪曹剛其壻也皆出名族孫男六人晟髮鬪昂昱女幾人曾孫男三人女七人其葬以卒之年某月日墓在邑同里之新寨銘曰 超超賢女系出軻宗來歸石氏婦道是崇豈惟婦道尤敦母德守制孀居年踰半百終始如一玉潔冰清康寧壽考幾乎百齡子貴孫賢繩繩螽斯 恩命自天崇爵美秩曷繇致之積累自躬肆獲善報久而益隆生榮死哀世所稀有惟太夫人實天所佑歸安新寨丘墳巖巖嗣世仰止福庇孔多我銘其碑敢告來者用贊龍章永光泉下

芳洲文集 卷之九

夫

林子華墓誌銘

故元福建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林子華 國朝交趾布政司叅議興祖之父山西布政司叅政厚之大父監察御史廷舉之曾大父以洪武二年五月十三日死義享年四十有一既死其配宜人陳氏守節又二十一年而死其子取公遺衣與陳宜人相合葬于潮之水東山然未有誌其事於墓者也正統景泰之間厚與廷舉父子並顯於朝日夕以爲欠事歲之庚午厚致政歸乃得具公與陳宜人忠節事行來請文刻石立於墓按林之先爲河南光州固始人唐宗時有日誦者提師

從節度使王審知定八閩累封忠烈侯卒於官葬福清縣之王官山子孫遂爲閩人今居三山莆田漳泉稱林著姓多其後也公忠烈之若干世孫諱榮子華其字自幼性已警敏而多材能讀書博通經史攻詩賦行草書時以餘興澠澠墨爲蘭竹山水蓋超然拔出於流俗者也元季有司累聘不就後欲得祿養親遂起爲員外郎未幾兵興入閩擾攘公勸總戎欲定州郡當先不殺於是民爭附之賴全活者無數旣而與王用文者同保障潮郡 國朝天兵所向江南列郡皆下公與王用文者隱伏於莆田之靈公山中度勢終不能保遂與用文訣

芳洲文集 卷之九

七

誓各以忠義自勵用文歸福寧自經死公爲部使者所得惜其才傳送京師公至四明聞鄉人後至者言用文死遂作詩留別知己者藹然忠義之言是夕具衣冠赴水死時從者惟一甥急呼舟人救無及矣宜人福唐河西盛族子也事舅姑甚孝謹家素儉泊而甘旨之奉則豐厚舅姑有疾其售善藥雖罄奩具不吝比卒葬祭一由於禮年三十七而寡一子二女皆宜人所教育造就得所如員外在也子嘗遣從鄉先生陳從卿受春秋經以舉孝廉授山東蓬萊簿卽興祖也宜人春秋五十有七而卒厚與廷舉其孫曾云公與宜人當得蒙推恩

之典矣而厚偶以致政未請安知廷舉積而發之也大其請不在於他日耶姑書其行於墓以俟銘曰 迢迢林宗系出固始自唐而南來靖邊鄙豐功偉勳忠烈蓋世子孫延茂八閩皆是福與漳泉繩繩繼繼一居于潮衣纓不替累參大政復爲御史執非祖宗積累攸致惟員外公卓哉伉儷並全忠節哀榮罕比潮水東山全歸兼美高墳義義子孫仰止我刻銘詩播之千禩

故太淑人蕭母周氏墓碑銘

太淑人諱祉姓周氏贈嘉議大夫大理卿廬陵曲山愚齋蕭公不敏之配今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維

少洲文集

卷之九

六

頑之母夫人景泰四年十月十五日以疾終於家維頑聞訃兩請于 朝乞歸終喪如制 詔皆不許惟遣官賜祭命有司爲營葬域給驛俾歸襄事畢俾即起復於是維頑之歸葬也具太淑人平生德善以余其先公同年鄉貢士其先季父翰林修撰時中君同寅友請爲墓上碑銘以行余與維頑同朝同郡而有世好如此銘其可以辭乎按蕭周皆盛陵望族以儒爲業非一世矣有博學隱德曰尙志處士者太淑人之父也母唐氏以溫柔端靜見稱於鄉族太淑人其仲女德性一如母而警敏德慧過之少時見父訓子姪讀經史太淑人輒從傍

聽之退而記誦凡數百言無一遺錯至於女事饋饌不待教習而能所爲精緻出於常品爲父母所鍾愛甫十六歲爲擇所歸得大理公既歸事舅姑必孝必敬務得其歡心初大理公以父命其弟修撰爲鄉校生獨承幹蠱之責於家太淑人助相之凡百祀先奉親宴賓客督耕桑之事悉出於太淑人綜理而大理公不煩致力故亦得肆志於問學以成名儒公既舉鄉貢矣念有弟擢進士第一爲修撰於翰林吾當家居養母且教諸子於是遂不仕進而鄉邦之學者聞公之名執經以受學者踵門而至太淑人喜其道之行爲飲饌以延欸之雖頻

芳洲文集

卷之九

七

不厭其凡來從遊於公者率多族姻賢俊子弟太淑人因語其子維頑輩曰吾非但喜爾父儒道之行爾輩又得與此賢俊交遊朝夕議論以相資益他日如爾叔登高科以酬爾父之志亦在此也以是爲之延欸益篤問聞其子與他交遊有爲市井語者輒斥之曰爾儒家子乃與若等人伍能不爲之染耶其嚴教率類此修撰君與其配劉氏安人相繼先卒所遺孤緝孱弱不立太淑人訓養之踰于已子緝卒又撫其孤至於成立平居整飭閭門嚴肅而於女婦婢使各授以事截然不敢有違其餘教者宗姻咸視以爲家範長子維頑舉進士官刑

部至員外郎始克迎太淑人至京就養既至見其官居寂寞服食儉薄喜曰吾兒能長如此古人所謂好消息也居二三月恐維禎以奉養不腆曲爲營致決意欲歸且曰吾寧爲儒家婦祿養雖美非吾素所樂也吾兒但能忠於國事不忝所生吾之樂無窮矣歸語其次子曰吾見汝兄能守澹泊吾雖布素勝被錦綺汝曹皆富效此其志向又類此朝廷初自維禎推恩贈大理公承德郎刑部清吏司主事封太淑人爲太安人繼封今秩茲當進太夫人在邇孰謂遽止於斯此維禎之所爲尤痛者也其生洪武己未某月某日比終春秋

芳洲文集

卷之九

辛

七十有五子男三人長卽維禎名璽自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大理丞少卿卿至今官次經有司舉應懷村抱德之詔將授官聞計歸次綸女三人仲早卒義烏知縣同邑劉同泰和甘竹龍同邑安溪吳環其壻也皆士族孫男五人訓詁諷誨諸女七人葬以某年月日墓在鄉之某山之原銘曰於惟廬陵文獻之州有姓業儒曰蕭與周其賢且智無間內外以類相從世爲婚配卓哉處士志尙斯文生此淑女歸於善人順以爲婦慈以爲母以相以教咸協于度服食嗜好不主於身儉勤所致惟務悅親憂恐愉樂不主於己懲勉不倦咸在

子有仕于朝祿厚名榮致養之腴靡弗稱情惟太淑人心崇澹泊儉不自歎豐不自樂宜永食報胡不百年壽雖未極德則遠傳磨石斷辭立于墓道以著其美爲來世告

夫人楊母劉氏墓碑銘

景泰五年五月十五日故少師工部尙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諡文敏建安楊公勉仁之繼室累封一品夫人劉氏以壽終于家計聞天子念公先朝舊德特用推恩命給棺歛有司爲營葬域遣官賜祭於是其長子尙寶少卿恭將卜是年某

芳洲文集

卷之九

辛

月日奉柩葬于邑某鄉某山之原乃述夫人平生來屬余爲墓碑余辱與公同在翰林二十六年忍辭其子之屬愛一不腆之言乎按夫人諱員字妙貞邑處士劉仲穆次女生而秀穎端重不凡十歲能通列女傳及女誡諸書爲父母所鍾愛初處士見公於鄉校奇之曰此廟廊器也卽以長女妻之公與之生一子二女後舉官翰林而妻沒援例送幼子女還鄉處士憫其子女無恃縱有而愛或衰復命夫人爲之繼室夫人既歸孝敬以奉舅姑慈愛以撫幼稚閭門之內和而有禮永樂之初公攜夫人居京凡數年內助甚周歲之戊子公奔

張去官未兩閱月用召起復赴京次年復遭母喪未聞
計時已有扈從征虜之行又明年始得請奔喪去亦未
兩閱月又以奪情起復隨幸北京時公子幼無他得力
兄弟其間葬祭棺斂凡禮儀諸務悉出夫人綜理而皆
井井有條其能事蓋如此公居北京與夫人聯連者幾
三十年嘗以書來迎致夫人輒以家大兒女婚配未畢
爲辭及觀其理家政待宗姻以容忍爲和遇臧獲以寬
恕爲慈孤嫠有不能自給者賑之嫁娶有不能爲禮者
助之而于理辨賓祭教誨子姓之類尤惓惓焉致謹恐
忽家故富饒自奉則甚儉約而未嘗有驕奢之態人有
芳洲文集 卷之九

三

過譏責之則甚平恕而未嘗無儆勉之意故無間外內
疏戚皆有以得其歡情焉其生洪武壬戌四月二十九
日比卒享年七十有三子男六人恭長與女二人皆夫
人姊氏夫人出次讓次錫次賜次貴芳次貴通恭由尙
寶丞陞少卿貴芳中書舍人女七人孫男十六人長曰
泰以武勳累授建寧右衛指揮同知次士儼士俊士倫
士儉士佺士儼士佐士儼士儔士儀士偵士僕士
明士備士倬鄉貢進士 人曾孫男三人女五人於
乎士有德善不著於史則見稱於清議以人之所共見
聞也若夫文德之盛非有子孫爲之揄揚其何可得而

見於外哉此尙寶之所爲惓惓於其母夫人也銘曰
於惟夫人生在名族來歸楊宗婦道淳篤豈惟婦道母
德尤崇相家教子族姻所宗有偉師臣可無內顧數十
餘年實資相助命書焜耀累錫褒嘉有祿有翟爲躬之
華壽七袞餘倏然而逝葬祭有思哀榮終始建安之域
土厚水深歸藏安固千古自今

弟永墓碣銘

永余之同曾祖弟也余同曾祖兄弟得至於壯老者三
人二十年前兄靜修先生卒余乞銘於少師東里先生
楊公時猶幸存二人孰計永死而獨余存悲慟已不自
芳洲文集 卷之九

三

勝忍言銘其葬耶然憫其孤皆幼不與之銘使罔知所
從事寧保不他效乎乃爲收淚書之永字德清先叔竹
林府君長子初以其生於孟冬名濡永旣而去濡名永
字曰德清比壯領經明行修之薦以永字近永遂更名
永以行先世出漢文範先生六世孫遠詳見東里先生
所敘余陳氏譜 贈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尙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諱源可碧潭先生永之曾祖也祖諱民憲父
竹林府君賀縣丞贈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諱一敬
號竹林清隱母金洞廖氏贈孺人德清生於竹林府君
罷官歸之明年爲洪武三十三年庚辰十月十日甫

十歲孤十二歲廖孺人亦卒永日取先世遺書從先生長者或往遊鄉校間請讀以資誨益不十餘載遂深有所造就至有執經踵門而受業者宣德五年領薦起得授常州府儒學訓導惟以獎率化誨爲務士之取科第者多出諸下同官有陳睢者驕恣時雖橫逆於其僚友永獨毅然不與之較未幾睢遷南京太學以死家遠無所仰賴永極力圖歸其喪葬常郡正統三年預受聘考湖廣鄉試又明年春以九載滿至京被簡試論讞於貴州道方半載擢河南道監察御史居官六載出入於中外者各半嘗按湖湘校閱三司公移成帙正之一依矩

芳洲文集

卷之九

書

度鉅細周密及按閩粵則謂興利必先治末必先正本同安民有巨蠹葉末乾父子者數遇守宰并執憲者莫如之何永至首祚除之奏黜左布政使方政按察使謝莊以行已不律數事皆快公議自是豪奸斂伏僚庶驚懼期年辨死獄得生者凡六十人永遂獲居按閩御史稱首於其人士正統十一年冬用三法司首臣薦遷浙江按察使事益思所以不負所舉如于分巡海道防禦寇賊必以身先將士而痛懲其不率令者各處凡督兵民漕運歲以輸京師者藩司專領其事部曹僅行憲職直監臨之禁與害耳當永監臨之歲浙賦餘七十

萬運猶未及大江僅行者已先事他往專任者復病死於道惟永一人臨蒞遂兼任之其郡邑典守者偕言曰得明公足矣何必他人比至果無一毫負道視常歲完先一月餘當處州盜未息永應率金華衢州民兵守大巖山口蘇材諸寨至輒截殺門陣口周寮諸路餘寇以功陞食從四品祿先是溫處等府所屬平民男女被誣執爲寇屬拘官所不得辨釋者甚衆永悉驗其無辜縱遣還家凡千餘口同官副使陶成僉事王晟俱沒於討賊永爲白於守臣得奏授其子以官并於山口寨立陶副使祠使德之者祀焉有言於 朝自古賦出於田皆

芳洲文集

卷之九

書

視田之多寡以爲重輕今嘉興等府縣往往有田多而賦輕賦重而田少者乞勅公廉大臣均以便民 朝廷以爲東南田賦多寡輕重之制肇自吳越錢氏至今數百餘年民守已定賦雖可均民不可擾均之不過利害易歸而已設使四方請相效而爲之爭訟之機難已卒之利害所在非彼即此於國於民便利何益欲求便民反致擾民可乎故勅止許擇其差可有利而無擾者行之不必盡均是時巡撫浙江兵部尚書孫公原貞與永同奉行其事二人遂定田多賦輕者運輸京師賦重田少者止輸郡邑請者爲令蓋庶幾乎有利無擾之意繼

又奉 勅同御史何琛審所屬疑獄論辨死得活者百三十人副都御史軒公覲嘗爲永按察長官廉介難爲僚佐永獨樂與相守軒亦嘗語余曰僚佐眇然惟陳德清僉憲與陶成爲可托因指溫台已然數事見喻言輒每遇各處有難理事輒自計曰非得陳往未易畢也後陳果皆不負輒語蓋軒非但以此語余可與言者無不然也時補藩憲長僚缺者例出廷臣僉舉一日僉視缺舉五人皆藩憲叅佐而永預其一得拜福建左布政使衆方以爲公請 命下數日永固未之知也當言責者憾薦無一及已假他詞奏寢之永任御史受 勅進文

林裁及七世永實承之早失怙恃歲方髫髻并亡其弟千鈞之垂一髮攸繫執玉捧盈惟永是寄遺書雖存機發難恃業則承先否則從彼邇流求源務濟厥美嗚呼永乎幸不舍是有子三人非永何視我述銘章勉使思繼

故妻宜人曾氏墓誌銘

宜人諱靜字淑靜姓曾氏泰和邑中令族會祖某祖道可父德遠皆力於務善母尹氏有賢德宜人在同產中最少最見愛於父母六歲先侍講府君卽爲循聘之稍長讀書至通孝經論語小學諸篇二十一歲歸予予孤已十三年爲邑庠生六年宜人贊相曲盡心力又八年予始去舉進士北京爲翰林修撰明年冬 扈從還京師寓書歸迎宜人至則永樂丁酉春也辛丑將赴北京宜人謂曰君恒念去先隴久未能展省妾請乘此侍行以是年八月歸未幾寓書來曰妾數有子不育恐孤先祀今擬爲置別室偕往又明年春果至次年予遷翰林侍講洪熙元年三月 朝廷推恩以其官品贈父母而封妻爲安人是年冬歸焚黃旣歸幾月予以史事 召欲挈家行宜人曰 朝命在躬尙得顧私耶宜德戍申五月宜人挈其二女一男至至未踰月一男喪哭如失

已出庚戌予遷侍講學士妻亦應封宜人是年冬生長男宜人大喜至躬撫視其母明年春宜人亦生男方十月竟以疾卒時辛亥十一月十一日也其生為洪武丁卯閏六月二十六日視其卒若為男易之去者享年四十有五嗚呼傷哉 朝廷憫循獨力給官舟命姻家進士羅崇本歸其柩於鄉里有司為營墓葬焉宜人性簡澹儉薄自用未嘗妄費處宗姻以忍讓為和愛子如一待下有惠予所為有過輒婉語相規有不及輒補益周至方資以鞠諸幼以植吾門戶孰謂遽止於斯使吾孤重望哉嗚呼痛哉二男二女長許南岡李氏次許桃源芳洲文集 卷之九 秉

故繼室淑人郭氏墓誌銘

淑人郭氏諱妙智世為泰和雲亭鄉冠朝里人系出唐中書令汾陽王子儀詳見余所序其冠朝族譜未有父子同登景祐初進士第累官俱至顯要曰僅曰之美者淑人之二十一世祖也曾祖諱祥彬有隱德祖諱以昭在 國朝洪武末以奉天征討沒於戰陣功追贈武略將軍富峪衛副千戶祖妣羅氏贈宜人父名環字丞

循孝友忠信襲父官居兩京三十一年謹行修職克世其家宣德甲寅以 恩例調守吉安千戶所母陳氏封宜人莊靖而有容德淑人其長女也自幼端靜柔淑女事不習而能事父母及庶母愛敬如一父母愛之初父母未有子指淑人曰有此女如子矣謂其必貴也在南京時與前母張宜人之母安人同居陳宜人事安人過於所生安人亦眷愛淑人如骨肉躬保抱攜持起居不釋手慈惠百至暨淑人當隨父母赴北京安人不忍舍抱之痛哭者累日因謂陳宜人曰吾老矣若記吾語是女他日非達官慎勿以歸其見鍾愛於姻戚又如此愛芳洲文集 卷之九 完

弟妹手足弟殤痛切心腑年二十有一歸余為繼室未嘗一日不念安人每語及輒泣下又二年為宣德九年以余濫官翰林侍講學士 恩封宜人又三年為正統二年余丁艱歸淑人與俱五年隨至京師又七年為正統十二年以余官戶部侍郎兼翰林學士 恩進封淑人所撫二子皆長乃與余計曰兒今畢婚時然所聘在鄉歸就婚誠便況 誥贈祖考焚黃不可緩請攜兒代行畢此二大事兼得歸寧父母蓋陳宜人每見二家子姓臧獲來京輒念淑人感泣不已故淑人有歸寧之意余以一舉而備三善躍然從之資送以行淑人一心

於夫與子與祖宗父母而非爲身計若此孰計明年
事報訖之書踵至嗚呼哀哉嗚呼痛哉方淑人歸余時
二子才一二齡其一雖有母莫氏歸理家於鄉其一則
累封贈淑人曾氏者爲其母淑人所繼室也故二子皆
淑人撫長保護惠愛十有八年逾久逾至至有今日其
歸道經曾淑人塋躬率子女拜奠墓下而去淑人所生
惟一女而他母三女皆長淑人悉資遣嫁獨於所生者
不待其有家而逝此其尤可哀也淑人性極慈良待人
甚有恩禮雖分亞於已者過之如處同列母宜人有庶
妹及外姻居京者親庇靡不周至家庭臧獲數十未嘗
芳洲文集 卷之九 辛

月之前以爲二兒娶婦設宴累日族姻尊幼具在賓主
勸酬喜極不自勝孰計喜極生悲而已遂至大故此非
尤可痛乎所撫二子長珊次瑛所生一女徵貞尙幼其
長三女之婿李遇蕭望劉詮言也瑛既奉淑人柩還
茲以卒之明年正月八日命葬於邑東梁家渡之南山
乾亥向從先祖妣劉淑人兆也將葬之前半月蒙 恩
遣進士黃德溫至營葬域遣進士韓敏至諭祭俱從尙
書夫人行事於其葬也余不忍爲銘然不可以無銘銘
非余而誰宜乃忍哀而銘之銘曰 生於京封於 朝
兩承鸞語還鄉土忠於夫惠於子愛敬一念在父母力
芳洲文集 卷之九 辛

從子璩墓誌銘

嗚呼白先兄靜修先生沒庶幾能持立門戶者璩一人
耳孰計其遽殞於斯耶此吾之憾所以不能泯而尙忍
言銘其葬耶然念其平生奚忍使泯也乃爲誌曰璩姓
陳字珮玉璩其諱也靜修先生之第二子生而警敏爲
父所愛自髫髻時讀書已能究其大指稍長已幹蠱頗
輟學而其行已應務承上接下疏達爽朗皆非流輩所

及年踰弱冠備養其母寡而無子資璩爲養子璩事母如所生買田築室敬養不衰性重義而輕利利苟有涉於義輒施不吝平居尙氣節敦然諾人而無親疏遠近稱譽之無間言信兄弟之表表者嗚呼惜哉母羅氏其生洪武丙子五月十五日沒正統己未三月十六日蓋爲兒徒之所謀云嗚呼傷哉其葬于金華山麓之庚申山作午丁向娶鄧氏繼袁氏曾氏子男六人曰種曰種曰稷曰稷曰稿曰稿曰種女一幼曾氏九賢所賴以撫鞠諸孤者幸有此也嗚呼悲夫余陳氏自渙齡府君仕元爲吉安路儒學教授再傳雲仲居士始倩西昌羅氏居芳洲文集 卷之九 墓

女玉衡墓誌銘

嗚呼玉衡吾女也吾生二十有九年始生汝汝母曾夫人惟懼汝不育禱于北斗因名汝曰玉衡四歲母攜汝至京官所三年之後復攜汝還泰和又三年復攜汝至北京居二年之上汝又隨吾南還省祭又三年後汝復隨母至北京居三年不幸汝母沒比服除吾始納李遇爲之壻居五年生二子鎬鎬汝復隨吾以丁艱歸自是

汝不復隨吾至京矣旣而汝生二子女長十二次八歲孰計不見吾兒又十二年而竟至永別耶嗚呼悲哉嗚呼痛哉吾兒端重謹厚女事不習而能雖父母前不肯妄發一語雖閨門內未嘗妄舉一步樂聞人善恥言人過友愛弟妹如於已出雖未逮事舅而敬以事姑稱譽汝德善者無間長幼疏戚孰計汝遽止於斯耶嗚呼悲哉嗚呼痛哉汝卒景泰三年閏九月二十八日遇害懷材抱德自京師使廣東過家前二日也蓋距汝生永樂十一年十一月九日得年四十書來擇以某年月日葬汝六十 都貴源李氏先塋之側蓋遇邑南岡里李氏芳洲文集 卷之九 墓

故女弟高母陳孺人墓碣銘

孺人陳氏諱嫩先曾祖贈榮祿大夫少保兼 太子太傅戶部尙書 文淵閣大學士碧潭府君之曾孫女先祖累贈榮祿大夫少保兼 太子太傅戶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定齋府君之孫女先考累贈榮祿大夫少保兼 太子太傅戶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和林府君暨

先繼母一品夫人胡氏之女而余之女弟也生甫四歲
先府君見棄背明年先夫人亦遺世與余皆賴靜修先
生教育成人先是先府君許孺人於魯溪高氏比歲十
八竟以歸之孺人既歸事舅姑甚孝敬姑性素嚴孺人
在衆婦中獨能得其懽心然不以其得姑而有所驕矜
於妯娌間以是姻族閨門無疏戚長幼皆愛敬之而稱
善者如出一口凡諸伯叔卑幼事無大小其作止之可
否有所疑於心者必咨於孺人而後決孺人悉從仁厚
處之卒靡有或戾於忠者其夫仲止惟知治務賦已耳
其臧獲輩有以家務請者輒命以白孺人爲之不一以

芳洲文集

卷之九

誥

介於心孺人所重恒以家庭賓祭及諸族姻愛喜慶弔
與諸子姪從師爲學供具之類是務至於以勤儉植家
以惠利逮下尤爲其所懽懽者云兩爲仲止助置側室
嚴氏張氏待之極其愛厚其生洪武二十四年十月八
日卒以景泰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以卒之
又明年十一月十四日葬其鄉院甫金竹坑之原子異
十人瓚瓚琳瑯玘珣一女嫁曾熙者皆孺人出瓚瓚玘
皆嚴出瓚張出也瓚獨蚤世孫男八人廣頤廣頤廣頤
廣頤廣頤廣頤廣頤廣頤女六人幼余竊自念男女兄
弟三人靜修兄歲六十謝世余悲慟不忍銘其墓乞銘

于少師東里先生楊公矣今余女弟幸亦六十於其卒
雖悲不忍銘其誰得悉其實而銘之耶乃忍哀而銘之
銘曰 同氣三人兮共孤苦兄妹六十兮先朝露顧我
衰老兮銘汝墓嗚呼悲慟兮吾誰訴

表

故吉安府知府李君孟承墓表

君諱繼字孟承姓李氏蘇之吳縣人其先本姓潘氏爲
吳江人君之曾祖公宜嘗冒李姓至今因之父茂實母
吳氏徙居吳縣今遂爲吳縣人君生俊偉異於常兒稍
長被選補郡學弟子員卽砥礪問學恥與不如已者伍
芳洲文集 卷之九

誥

學博士莫不器重之宣德四年卽以書經領薦京闈明
年會試禮部名在副榜授福建建陽縣儒學訓導居官
教人自學日有造詣諸生賴之以成就者恒倍他館且
負才氣上官接見之者咸以遠大期之君亦未嘗少自
畫也正統三年河南禮聘同考鄉試藩憲 其識鑑精
敏以官建陽歲滿超遷國子 獎掖賢能賑恤困匱
表然出其倫輩公卿貴人無不知其名者余每奉 制
以有事于 廟學見君巋然在儒師中非拘拘然章句
士也心恒識之會詔多官各舉所知以補郡守余遂以
君名應 命下擢吉安府知府時閭閻剽寇皆起屠劫其

鄉聲聞遠邇吉安無藉貧民乘之以攘奪巨室之粟者
邑不下數百人失數日不戒戢相扇而起有莫知所至
矣君適下車不暇上請卽督兵擒獲其首事者十餘輩
皆殺暴 九邑聞之帖然安輯而復除察平日惡
聲著聞其勢終不可遏者如吉水劉蘭秀萬安郭効輩
數人悉致之於不可偷生之地由是豪奸斂跡無復有
肆惡者人以爲得古人刑亂國用重典之意讐人有以
此爲其罪訟於 朝者余復爲陳其故得以辯釋還官
未及一年修舉廢墜作興學校賑恤饑貧民方蒙其豈
弟之惠而以母喪去官凡威而愛之者皆欲乞留有不
芳洲文集 卷之九 美

獨孤公墓表

宣德九年夏刑部交趾清吏司郎中獨孤樂善得致事
將歸泰和於予泣且言曰樂善不幸生七月而孤至八
九歲稍有知賴先宜人教諭以先世事樂善謹識之不
敢忘後濫累官工部雖嘗獲捧 命書焚黃先公之墓
而先德不自無以繫孝思今既老且歸休田里不於此
時圖之復可緩不孝之罪耶敢以先宜人教爲請願文
以表之樂善於予前輩友也予仕也後兩京相與又二
十年忍以言不腆爲辭哉公諱明字文彬姓獨孤氏先
世河南人有元震者隨宋南渡登進士第爲廬陵令因
家廬陵元震子君選開慶己未進士君選子彥宣彥宣
芳洲文集 卷之九 美

可得於乎君其吾邦之賢大夫孰計去而竟不可起而
余爲之表其葬耶其生洪武庚辰九月二十五日沒以
景泰五年五月十七日享年五十有五配陳氏繼倪氏
子男四人曰瓊曰璫曰璵曰璫補郡學生女三人長
嫁周玉餘幼孫男二人君性軒豁而志有爲使其得志
有永將如神駿之驟長坂殆無復顧夷險而莫之能禦
矣惜乎天賦之才而膏其壽詎可使其見於設施有足
尙者之不自於身後也哉故爲之書投其子歸刻而立
於墓上之石

而一平生所服雖無完解之衣然未嘗容一塵垢汚人以爲類其心之潔一日遽疾語其配曰我病如此不可起矣爾善撫吾兒以存先祀勿令獨孤氏無後也語畢而沒時洪武三年九月初七日距其生元天歷戊辰十一月十二日享年四十有三配廖氏有賢德凡獨孤氏世出與公平生不氓及教養樂善有成者皆其力也不謂之賢而何子男三人不凡同早死樂善由邑庠生登永樂甲申進士第爲翰林庶吉士授禮部精膳清吏司主事轉工部都水清吏司以考最陞郎中洪熙元年朝廷推恩贈公奉議大夫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廖氏芳洲文集 卷之九 哭

宜人既而樂善復改北京行部禮曹遂轉任刑部云女一人蕭同倫共壻也孫男四人舉學學教學學早死女四人尙幼公初葬五十七都大方園今遷葬某山某原孟子謂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觀樂善可驗矣雖然向非公之積善與其配之植孤其孰能致身後之榮於今日耶其亦可以爲方來之勸也故爲表諸其墓

樂君仲韞墓表

予嘗聞禾溪樂氏多忠厚長者非一日矣洪熙元年南還乃得拜仲韞君及其二弟叔潤季美淳然有非乖爭

淺薄之流所可同日語者益信向之所聞爲不妄也別去五載其心未嘗一日不生歆慕欲更親炙而不可得孰計遠聞仲韞君之訃耶此予所爲不能無所憾也宣德六年君之子象賢象昭暨猶子象明走書幣達京師請文刻於墓外之石以示無窮予固嘗書然固循久未之有復也又三年象明弟象乾擢湖廣按察司經歷來促此文寓歸乃表之曰樂故禾溪名族宋元皆有仕宦惟君曾祖瑞軒祖復初父大成隱德母胡孺人寡居五十年守志不貳其事見於今少傅兵部尙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公所爲墓誌君諱玉字仲韞自幼穎敏敦重異於

芳洲文集 卷之九

哭

常流早孤事母克孝處兄弟極友恭外侮爲之不忍加焉以是家業有振無墜里中長老咸竊羨曰大成公可謂有子矣君嘗憫其族人有沒於兵變而徙葬者徧詢得之悉具棺歛男女異序葬焉人稱義塚事見於前進士陳士瞻所爲記君之平生約以處已裕以及物而人無間然焉配羅氏有賢德卒子男二象賢本叔潤子以後君者女一適廬陵胡儀輝孫男二宏和女八君生元至正壬寅七月十六日卒宣德五年三月九日享年六十有九既卒之三日葬君於里之德仁原坤山艮向君之兄弟四人孟早世惟君與其二弟偕老藹然忠厚長

者之風充於家庭而表著于鄉邑蓋絕無而僅一見也
今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王公嘗寄其兄弟詩曰三老風
流從昔少百年文物至今存人以為不虛美於乎後生
小子恣於乖爭淺薄而自以為得其志者第未嘗試忠
厚長者之風為何事爾人皆知是為足慕焉將見自一
人而化乎一家自一家而化乎一鄉有不難矣故特表
以為勸

安人甘母蔣氏墓表

安人諱壽字永壽姓蔣氏今漳州府知府甘君瑛之配
也正統元年以夫禮部精膳主事之恩得封安人又

芳洲文集

卷之九

罕

六年為正統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以疾卒於其鄉上距
其生永樂癸未某月日春秋四十其子奎以卒之年十
二月某日奉柩葬邑城西某山之原明年走京師求書
其平生于墓上石孝子不忍其親之死欲書其平生以
著存不忘固其情之至也書則揭其母婦之道使可以
示法於來繼此奎所以有取於余言也按蔣氏世家豐
城之長安鄉安人之曾大父從義大父德達父伯澄母
某氏皆有善行于鄉族安人自少端敏既歸以恭謹事
其舅姑以寬忍待諸娣姒性嚴而未嘗厲下貧富而恒
喜濟貧漳州遊鄉校時每歸聞其得良師友輒為之喜

比官京師與守一郡聞見其能且廉輒自慶且幸曰夫
能如此吾亦無外患矣其賢有智慮率類此初漳州以
上計赴京道應過家安人請隨以歸計得一拜舅姑且
為長子娶婦至未數月而疾革自度不可起也乃請於
舅姑曰得拜大人之願遂矣其如未見婦何舅姑即命
取孫婦入門使就牀拜之安人泣曰汝善為婦以承吾
舅姑也婦亦感泣不已其慈孝又如此母婦之道可示
法於來繼復有大於此哉是宜揭之以為勸也安人子
男二長奎次長壽女一許嫁袁氏皆將駁駁於遠大者
過安人之墓者讀余文而必究其人之善知其善而必

芳洲文集

卷之九

罕

幸其藏之固可也

羅文振墓表

淮南有孝友信義之君子曰羅君文振者前湖廣按察
使文衡兄也其先吾廬陵印岡人再徙吉水至君之尊
府景泰由吉水遷謫淮南之山陽縣為山陽人母范氏
宋文正公後君之父于雖居山陽而親厚於廬陵縉紳
賢大夫士之往還其家者不啻如父兄宗族也以是山
陽之人皆知重君父子信義而羅氏之聲望益著聞於
遠邇君尤矚懷雅度財好施事有涉於義者雖傾囊
為之猶恐後姑蘇賈人有攜其子舍其傍者其子秀

而好讀書君見而愛重之待如賓友且資助之使學甚厚且篤久之探其父意無欲使成材者間因巡撫如蘇諸郡侍郎周公見過君以周平昔鄉郡莫逆也即語之曰蘇州有施榮者質美而好問學公爲巡撫使之見道於此爲得人焉耳乎周公駭然即舉爲蘇學弟子員君益厚賞進之未幾榮舉鄉貢擢正統己未進士第一人君喜爲作狀元坊牌於榮所舍其傷之地以私旌之余過淮南君猶寓貲於余遺榮比至二日而榮以得疾卒於官君聞之慟爲郵其家甚至每過州里饑荒人多乏食君必出粟調之膏以數千石助有司賑民得 賜爵

君哭之慟躬往歸其柩於湖湘葬祭皆盡其禮而撫其幼孤雲翔如已子嫁其孤女必擇名卿之家其篤於孝友信義雖古之君子不足過之而惜其未獲沾一命以施於民以卒此所爲可慨也雖然孔子不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矣其爲爲政余於君亦云君諱振文振其字也以洪武戊辰六月某日生其卒以景泰庚午十月某日也享年六十有四配陳氏有賢德女一人淮安衛指揮張某子某其壻也猶子雲翔將以某年月日奉柩附葬於淮城外十里先塋之側乃預奉都察院副都御史吉水宗人羅公學古所狀君

賴公子恭墓表

古者士大夫之葬其封高四尺建石琢辭以表其行世降風開文過其質治葬者往往誇尙華靡以爲厚親之道不知喪易寧戚乃禮之本也知其本則親之令名善行可不表而出之者乎此予于五雲賴氏琛之請獨不辭者無他以其知所本故也琛子恭處士之子祥齋翁之孫振宗甫之曾孫也以父命備員邑庠未幾處士見背宗兄直夫先生已銘其壙琛又具書幣走京師徵文

以表其墓且曰先君不幸蚤失怙既廢學而又以母老
寢其仕進之心雖孝弟行於家鄉稱善人而不自矜伐
故鮮有知者今及耆而卒使不肖不求文彰之則先君
之行泯而無聞罪莫大焉敢以狀請願大人先生哀其
窮賜一言以刻諸石則先君既死猶未死也按狀于恭
自幼穎悟嗜學不好弄居喪克盡禮長益刻厲持身正
家廣田園新第宅而家道益裕與夫軒偉豁達以忠厚
聞於鄉凡爭競不平者皆往質焉與人交必輔以道赴
急難周貧窮常以禮法自閑敬下賢上故遺琛入邑庠
讀書以嗣其志至於禮文家範咸復舊規者蓋其平生

芳洲文集

卷之九

墓

之志以遠大自期待而然也配澈溪彭氏有懿行克相
其夫子男四人曰珣娶東溪郭氏曰琛娶梁溪康氏曰
玠娶瀘源蕭氏曰瓚娶符竹郭氏女適平江郭衡成孫
男十人曰某

有祖父風異時造就蓋有不可量者噫子恭之行
既重於時琛之治葬又合於禮其可以無書耶故筆歸
之俾刻石以表其墓庶幾有考於後焉

安人周母劉氏墓表

安人劉氏贈承德郎刑部浙江清吏司主事五雲周君
存敏之配湖廣德安府知府鐸之母也以永樂二十一

年十二月十八日卒距其生洪武十六年五月二十九
日享年四十有一以某年月日葬于其邑某鄉某山之
原既葬之若干年爲景泰某年以鐸恩贈安人又明年
鐸以刑部郎中而有德安之命乃述安人事行來請曰
鐸在母時已見棄於先人踰三月鐸始生生七年復見
棄於母賴祖母陳撫育教訓至有今日追念母之恩德
無窮茲欲有以表著於墓垂示無窮敢乞爲文歸刻之
石鐸仕京師余所愛重者也爲之表曰劉氏世居五雲
鄧林其先本廬陵郡城人宋末有預倡義討賊吳草廬
先生誌其墓曰子清者安人之高祖也有建義塾以文

芳洲文集

卷之九

墓

學授洪州學正曰桂平者安人之曾祖也祖敏敬父伯
融母任安人諱細實年二十有三始歸周君早寡事姑
甚孝敬撫夫前室之子愛踰己子安人初寡時哀毀欲
自斃姑解之曰汝獨不恤遺腹者乎使果男子夫雖沒
猶存也果生鐸安人奉姑愈孝敬而哀毀則自若竟以
致疾姑曰我雖早寡且獨幸得孝婦不自覺爲獨也今
婦又如此我將若之何遂躬百方爲致醫藥卒不可救
姑哭之慟過于慟其子焉於乎此非有篤孝之行者惡
足以致是哉世之享一命之榮者不在其生則在其沒
不在其身則在其後夫豈偶然之故必有爲善之實而

非尋常所可比者然後能也若劉安人既有子貴又享身後之榮如此孰非其孝德之驗哉故書以表其墓爲勸安人有子二人曰藻其一鐸也孫男三人曰愚曰聰曰朝回其方來之慶尙未可量云

永豐縣知縣董君合葬表

前永豐縣知縣董君孟聲既卒之十三年其配太孺人顧亦以壽終于家其子吏部郎中璵奉朝命奔喪歸將舉君之喪與太孺人合葬于其鄉仙芝嶺先塋之側乃具事行請書以爲墓表與余其事館閣者也且篤實有孝行表不可辭按董世居杭之仁和高曾祖以來

芳洲文集 卷之九

哭

皆以行誼見稱於鄉君之父諱均義尤樂善好施予母李氏有賢德君諱鏞孟聲其字也自幼穎敏異於常兒稍長讀書多通大義爲鄉校生未幾卽以明經領薦於鄉登永樂甲申進士第被選爲翰林庶吉士會朝廷惇親親之誼藩府官屬必選名士於是以前君爲晉府奉祠正尋因註誤左遷福建順昌儒學訓導後調建陽教諭化誨諸生皆有所成就爲聞學官稱首暨歲滿去建陽生伏闕乞留之比得請後以丁內艱去服除收任蘇之嘉定嘗以聘考南京山東兩鄉聞試皆得衡鑑公情之譽旣而用薦起爲江西永豐知縣下車之後悉

屏宿弊政令一新蓋本之以誠信慈愛行之以廉平公恕守之以安靜不易旣久而人自信服之不忍欺焉其卒也以述職至京正統四年正月二十五日距其生洪武十一年某月某日享年六十有一平生所爲詩文有安豐稿若干卷藏于家既卒之十一年爲景泰元年以璵推恩贈文林郎官如故配顧氏封太孺人太孺人亦里之善族子也生而柔淑爲父母所鍾愛比長爲擇所歸遂爲君婦孝敬慈順稱無間言自君起家歷官三十餘載奉親教子皆有所託而得盡心爲職務者皆太孺人助也不謂之賢配乎其生與君同歲某月某日其卒

芳洲文集 卷之九

墓

景泰三年八月十二日也春秋七十有五子男二人長璠璵其次也自中書舍人擢今官女四人長適今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尙書于謙次王訥蔣珪陳惠其壻也皆宦族子孫男四人長文早世次庠次序次雍女二人長適中書舍人林章次幼君與太孺人子孫壻皆賢且達而平生所操履德善又足以爲族姻式範如此皆足以表著於將來者也故爲之書俾歸刻石立諸墓焉

芳洲文集卷之九

芳洲文集卷之十

泰和陳循著

傳

羅處士傳

羅處士諱道生字孟昭姓羅氏泰和城西人其先邑仁善鄉梅山里人也宋末有諱福四者徙居鄉之坳頭里當時稱貨產之豐者必曰坳頭羅氏福四生仲實處士之曾祖也死於橫逆遂喪其家業子均睡生才五歲隨母張氏嫁城西劉茂林賴茂林撫養成立遂冒其姓處士之祖也及壯能自奮家業復振三子仁壽文壽良壽

芳洲文集卷之十

一

處士仁壽出也生而穎敏爲父所愛父禮致鄉先生蕭尚仁教之嶄然於兄弟中選補郡生復從吉水顏六奇二先生皆嚴毅方正諸生鮮當其意而獨愛處士後以疾去遭父喪不復出惟竭力以事母友於兄弟凡百公私之勞一任於已未嘗苟避嘗輸稅詣京師次池州遇暴風見舟有覆溺者舟中人出沒水上不自救處士號於岸曰有能操艇活一人者吾爲予米一石卽有同行善水者數人應聲曰果能此無難者也凡活五人遂予米如數五人者前詢其姓名拜謝而去後三十年有入過黃盆湖見五人家先祠書處士姓名問之曰此

向者拯溺恩人也以祝其福壽耳處士既有子乃嘆曰我嘗學無成孤先人之教矣今有子復可使無成耶遂卽所居搆北齋仍禮致尚仁先生爲師先生沒又禮致其子用道及龍泉訓導龍仲雨仲雨死斂祭如其所親大夫君子有經乎城西者必過處士延欸恆無怠暇則輒觀史鑑以求古人言行自適往往形諸譚論嘗曰木

芳洲文集

卷之十

二

進士爲刑部主事處士爲人好德義喜問過家雖饒裕而未嘗厭粗衣糲食志雖勤儉而未嘗吝賙貧恤困見善知敬聞惡思遠於物之無益者戒其家人毋蓄處鄉族知厚待童稚有恩皆爲人稱云一日得疾醫藥不效孫庸請禱卽止之曰吾八十死何憾爾母禱但爲我語爾叔慎以持已忠以奉職爾曹務學以償吾志語畢而逝昔宋郊編竹橋渡蟻以全微類世尙以爲有陰德者處士捐米以活人命於垂死之際其心實無愧於宋郊雖不得如郊之貴顯其身而二子俱以明經列科第庶幾乎郊兄弟之起家也古稱爲善之報不在其身必在

子孫豈誣也哉予與基同鄉校誼同鄉舉知處士之深者故其沒也謹請作傳以藏於家而請名公先生表誌其墓云

坦菴傳

公諱混字本之姓梁氏坦菴其號也其先長沙人自南唐時徙居秦和至今爲秦和人有仕宦公之高祖昭伯宋景定間方山京榜進士歷任太常博士宣州撫州知府曾祖才可祖彥卿父不移俱有隱德母陳氏柳溪名家不移先生博學工古選詩所著有哇樂集學者皆稱哇樂先生循猶及承教愛先生二子長諱潛字用之芳洲文集 卷之十

三

公其次年弱冠時皆以通經能文爲里塾師公尤氣岸宏偉不少屈下於人當時稱邑儒有子皆良者必歸先生既而公兄舉鄉貢佐教蒼溪公亦聘明經佐教瑞州瑞之諸生素不知學公務誘掖獎勵文化爲之大行又出所得束修以賑瑞民之窮且乏不自庇者故人德之無間滿遷溧陽教諭爲亦如之而於禮殿講堂齋舍弊廢躬率修補偉然一新嘗以聘考湖廣鄉試衆稱其公衡鑑之精丁外艱去居喪必由乎禮後俗化焉服闕調教納溪未幾蜀王聞其名奏求爲府僚除紀善居十餘年補益滋多洪熙元年從嗣王來朝以母老乞歸

省王賜白金文綺俾爲母壽後遭喪調任魯王府而見遇益厚又五年得疾王屢賜醫藥卒賜棺斂視他僚有加焉公性孝友事親及兄克盡其道鄉黨親之而於從父及母弟之孤子皆教育之俾於已出平生剛介自執嘗曰吾所行求順理而已所著有坦菴集壁經指南葩經正鵠二子長栗秦和儒學訓導自丁母憂來侍疾遇公卒已而走京師求墓文將奉柩歸葬而求循爲傳公兄自蒼溪遷翰林修撰再進侍讀皆兼右春坊右贊善與學高文傑出當時循童子時所從師也循又考會試取士且辱同官翰林數年迄今辱梁氏三世知矣芳洲文集 卷之十

四

而可愛不腆之言耶竊嘗論今仕外服者公儒之巨擘也公之文學行誼無所不備當時名公君子鮮不知之而公乃不甚用無大功名以止雖循亦惑且惜嗟乎孟子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斯言皆不可以觀公獨於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其庶幾乎夫修天爵而人爵從之常理也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常道也常理出於天有時而或變常道由於人君子有不易公處乎理之變而所由者常道其然無足怪也使處變而違常所得者或未可量然公寧爲此而不爲彼也此所以爲巨擘也歟

大孺人朱母陳氏傳

太孺人諱遑字某姓陳氏世爲泉州府某縣人有爲通判諱傑者太孺人若干世祖也祖諱某父諱惟堅皆隱德不仕母吳氏太孺人生而穎敏外端重而性寬厚幼卽嫻於禮教不妄言動父母甚鍾愛之父沒事母惟謹長歸於則文甫時則文甫已失怙恃太孺人每相其祀事必恭必敬而哀感並至焉旣而嘆曰歲時之盡禮何如晨昏之奉養其篤於孝如此其父母家素貧遇寡母卒殯葬之具一無所出太孺人慟哭曰天毒我外氏至此乎哭踰旬乃止一夕夢有人告之曰天矜汝孝將賜

芳洲文集

卷之十

五

汝以白金若干旣而知爲夢以語則文甫則文甫曰寧有是哉其夜室中掘所見地果得白金以錠計者數十遂得喪事旣而又語則文甫曰天錫我以金者憫外氏之貧也顧可私其餘不以惠人乎卽以其餘市粟得數千斛散諸鄰里鄉黨之不給者時賴以有濟者甚衆永樂丁亥則文甫卒太孺人之哀毀與其所患視喪母時殆有過焉時予尙幼太孺人旣殯殮如禮復掘地得黃金於則文甫柩下由是公私百費復有所仰人益信太孺人孝忱之所感云嘗語其二子鑑鑄曰家無厚產爾曹其務經訓庶幾有所仰也乃遣鑑出從師講受禮記

歸則識其所得歲以爲常間焚香告天曰願兒有成不墜先業永樂丁酉鑑請鄉舉預夢見所試題比試果如所夢遂獲高選人又以爲太孺人所感召鑑自蒲圻儒學教諭秩滿遷擢監察御史蒙 聖天子推恩則文甫

以鑑之職而太孺人之封同焉太孺人旣享年八十有一鑑又方駿駿於顯庸不已合論語所謂仁者壽合易所謂積善必有餘慶之旨是皆有可書以爲世勸者因鑑請爲之傳以圖不朽故采其事見於翰林編修所狀者以爲之言贊曰天地之所賦予而凡風雨霜露黍稷牟麥之類固施之無所擇生之無所偏也至於金寶珠

芳洲文集

卷之十

六

玉地之所固有者惟秘藏之以待夫爲善者而後發焉亦猶人君懸五服待有德不妄及其他也世或於太孺人獲金之事有所疑而未信於乎是烏足爲異哉惟爲善者能勉於行如太孺人其獲報於冥冥一也

雜著

說引

楊昱字晦之說

少師東里先生長孫名昱其冠字曰晦之先生謂余宜廣其說俾有所觀而勉昱之言明也而字之以晦字乃冥乎竊嘗有所驗而解之夫玉與珠其體本自明也使

或恒露於外塵垢蒙翳之而不明者生矣非玉與珠之
不明其恒露於外者能使之不明也玉必藏於山珠必
藏於淵則山與淵亦輝媚矣非山與淵之能輝媚珠玉
之所晦使然也日極其明於晝月與星極其明於夜非
晝與夜能使之明日能用晦於夜月與星能用晦於晝
不顯其明於其所不當明而後天下之明無以尚也易
尚謙於處尊故卑者不可踰詩尚綢於衣錦故開然而
曰章皆此意也古之君子居有若無居實若虛而其有
與實莫之能掩也有與實非猶昱歟體之在內者也無
與虛非猶晦歟用之在外者也在內者不可使有於外
芳洲文集 卷之十 七

在外者不可使有於內此古之學者所爲固之以自強
而不息也作昱字晦之說

宜興吳氏家藏名公翰墨引

宜興吳氏所藏宋元名公遺翰載此卷者總二十有三
紙其首宋蘇文忠公答李昭玘教授書餘皆元之名入
有周琦左丞燕城成延珪鐵崖楊廉夫及王子蒙又有
文原赴上都與妻夫人書詳其中奉省堂鈞月還監之
語必鄧文原祭酒無疑而前眉約所稱善之司業即文
原也曰子方提舉果文子方歟如是而下皆不可以強
辨要之必與吳氏有相好者吳氏之先有仕元爲淮南

省理問諱村字子道號琴窓者即卷中所稱琴窓大理
也大理之子公選實倩王氏公選妻祖即卷中所稱英
高也曰張經者吳氏塾賓其弟即卷中所稱常德通判
交遊獨盛其所承書翰可知其爲賢倅然觀書翰所藏
多在吳氏又足以見二家之深厚也此紙距今百年上
下而完存之不失隻字非文獻之家其孰能然哉公選
之子名埜字景春嘗爲吾泰和尹以賢能稱罷官家居
況十數年民猶思之不置今歲遺其子維持此卷來京
師求爲引諸其首將後寶藏以遺子孫推景春意非欲
其有所觀感而興起於無厭哉故爲此以歸之

芳洲文集 卷之十 八

跋贊銘

恭題王氏家藏

仁廟御書後

仁宗皇帝宸翰四紙皆爲泰和王氏所者其一端午賜
扇題識與直者四字其二直忠目疾賜藥題封九
字其三命吏部從直乞父歸老廿有二字最後直
奔喪賜道里費題封十有六字特有圖書直達達可
謂盛矣臣循恭觀之餘不勝哀感仰惟
仁宗皇帝監國代理萬幾不爲不勞至遇近臣一語一
物之施率皆發於仁厚而躬精密如此固本乾健不息

而亦豈非愛賢尙儒之所推耶古者人君於其臣之立功立節固有土田車服之賜足以給其身世於悠遠者然皆代言之司書之固鮮有及親題隻字於其間也而臣直之受思如此其光榮之照耀蓋有過於土田車服之賜者矣宜其裝潢識之以爲傳家不易之至寶也雖然臣直之所以報稱者豈獨一人一世所當知哉

書許繼可訓子詩後

元泰定間天台許氏繼可有示子廣大詩百四十言後廣大舉進士歷官州縣果起賢譽當時士大夫若揭學士曼碩陳助教象仲諸公皆嘉許氏父子克篤教承有

芳洲文集

卷之十

九

微爲之題跋是詩極見稱重今讀是詩而考廣大履歷始終信然詩與揭陳諸公題跋將百年紙墨尙如新亦可觀其世寶之重且遠況父子授受耶廣大之從孫禮節員外郎敬軒重其曾祖之訓又求今士大夫續題於後蓋欲寶藏於無窮焉間以及余夫寶藏先世之遺訓固孝子慈孫事而予以謂寶藏於家視寶藏於行孰愈哉水火凶盜所不能銷蝕者惟吾行而已耳彼紙墨安保其不銷奪耶敬軒寶藏於行使繼世皆效焉其爲存功先訓孰大勉之勉之敬軒爲太學生有事翰林時予與之舊故盡言如此云

跋淳化帖

右淳化帖吉水李恪所藏者恪將入南京大學以請予書一言學者必以尙古爲高書莫古於周秦籀篆固未易言而可及者後來真行草爾此其足法者也今之作者率又舍此而自爲書欲窺晉宋齊梁且不可得而況於古也哉夫何能爲高也有志乎書學者勉之勉之

跋虞恭公碑後

有唐歐陽詢書虞恭公碑歐陽唐人楷法第一此與化度寺九成宮又歐陽書法第一二者之中此與化度又第一也石本皆在陝西近時陝西人苦於應酬且竊殘

芳洲文集

卷之十

十

毀勢將不可永矣此本今江西布政使陳公爲憲使時所惠予者予寶之如拱璧樂君衆乾愛而能教予者求遠其長子輝學書且屬題識其後記予少時何嘗見此蓋不獨予雖鄉郡士莫不然也今有此者不知寶之寶之而不知學其自棄孰甚焉輝其勉之

題羅氏天恩卷

仁宗皇帝在東宮監國時今少傳兵部尙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公以其母夫人墳闕守之故乞宥其同母弟羅京北京種田之行時公職專輔導有裨益德政仁宗惻然念之卽從所請併釋其弟戍永昌者公不敢

忘 大恩謹錄所陳情詞及 實翰親題恩旨十九字以付京藏於家俾傳示方來焉間以諭臣循識其後臣嘗讀孟子曰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夫賢入君所與其亮天工者也誠能急之其所神莫大焉 仁宗皇帝所爲念公而特有是 恩命也歟於乎此固足以見 聖朝之急親賢而君子之篤厚其親獨不在於此哉篤厚於親必能忠於君者此公所爲賢也凡羅氏之子孫服此 大恩上仰戴於 聖朝下感荷於楊公當何如其不可忘耶敬之敬之

書衍聖公孔彥緒家藏羣賢翰墨

芳洲文集 卷之十

士

今衍聖公彥緒示其家藏諸君子之翰墨俾書一言孔氏之家非聖人之門乎孟子尙游之難爲言矣況其下者哉又況於余哉衍聖公樂善懼有遺如此不忝乎聖人之後也敬拜觀而歸之

書東坡墨迹卷

東坡先生文翰見重於世當時有得其片紙隻字者如獲拱璧蓋非獨以文翰之佳亦其素望之所致歟吳僧契順方以其無所求於世自高至慕此軀軀數千里遠自姑蘇涉江渡嶺徒行露宿僮仆瘴霧熱而匱足至於惠州爲子致書於父圖之非甚見重於世者能使人然

耶契順所尙如此亦可知其人矣其於東坡間所求引唐顏魯公報蔡明遠爲例然明遠自鄒易載米周魯公於江淮之間固無心於資報契順意有所爲東坡特與引括之耳魯公報明遠之尺書東坡報契順之書淵明歸去來辭并題數百言其見重於世一也契順得此不知又若何而寶之今乃藏於明遠若干世孫天錫舉進士爲武進知縣得舉於鄉大夫則明遠契順之祥又可見矣天錫問示予以所藏屬識一言嗟夫拱璧入手固能使人愛玩不置然以東坡字畫之妙猶愧不逮魯公顧予何人敢廁于珠玉之末耶紙墨幾數百年尙尤未

芳洲文集 卷之十

士

樊今裝潢之復可一二百年在蔡氏寶之何如耳

書余母蕭安人墓銘後

循少失恃數侍先伯祖母王孺人側孺人每語及安人輒哽咽流涕曰安得復見吾賢女某也蓋孺人平生惟一女安人是也每教諸婦相夫理家必謂安人之賢俾以爲法嗟乎人情固無不念其子如安人者懿德淑行有以超乎宗姻而反濫先朝露常情猶所不置而況於父母之心耶先伯祖母見棄於今又三十年循讀安人墓銘能不有宗姻之感哉雖然安人之沒可無憾也二子貴足以致顯揚褒贈之榮諸孫又皆森然玉立其承

安人之慶詎有涯哉循因書此以識感念云

跋王希稷舟中所藏倡和詩後

右詩三十篇 蜀府紀善泰和梁本之先生偕鄉諸士友上京師時舟中倡和者也清新偉健皆有可愛作者凡十二人其十一人王希稷梁叔莊舉訓導袁叔景梁叔車彭士英蕭敬彥蕭敬清蕭汝堅楊克述舉鄉貢惟彭仲宣白彥章輸庸事於乎平居相與一觴一咏以樂其性情於風晨月夕固文人雅士之常也然自鄉邑以達京師幾六千里風霜冰雪閼深險阻其惴乎心目者無間頃刻而且各有去違六親之懷疇能不自消沮其芳洲文集 卷之十 圭

神草贊 有序

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五雲朱公與言爲四川按察副使時有草生於堂階一本二莖蓋萌蘗也萌蘗本田野間所常生者而乃生於按察堂階又二莖者一青一白白者析而復叢生於其側青白之色化幻不十此草

所爲以神名也公嘗自傳其事暨遷都御史之十年出以示余余曰嗟乎此豈無所爲而然哉爲之贊曰 煌煌靈節容猷一方發奸摘伏抑陰扶陽間閭遠近歡欣愁苦顯者易見幽者難覩焉萌蘗蕭艾爲儔孰克悉究知其戚休亦如無告蒙隱在下若匪自陳覆盆長夜挺挺萌蘗遂生堂階冀爾高明長照草萊豈徒長照爲之庇護俾屈得伸俾弱得助維此萌蘗何青白殊不猶衆庶有榮有枯毋強凌弱毋衆暴寡反枯齊榮實仰仁者卓卓朱公可與爲仁萌蘗就產孰謂匪神公不自居曰爲警已公之行仁其寧有既

芳洲文集 卷之十 圭

楊東里先生像贊

志剛而澹氣和而備有映其存有純其履紹令聞於清白之宗當重望於 熙明之世任翊贊於授受之廷倚弼亮於密邇之地處華而不以自榮處長而不以自悻其爲下而處也思近人情其爲 上而論也務持國體其言之精必先於事之實其識之卓由揆於理之細爲善者有所咨而不疑爲惡者有所忌而不繼行於身者老而彌篤信於人者久而弗貳士有範模 國有龜著宜天錫壽以福君子

翰林院學士沈先生贊 有序

翰林學士沈公民則春秋幾八十終卿大夫士皆寓哀
于詩文而予贊其平生庶幾乎如覩其存云贊曰 承
先世詩書之澤膺當代詞翰之寄被寵 三朝人仰其
玉堂金馬之榮歷官三十載世寶其隻字片文之美蹈
履瑩冰雪之清襟懷絕塵俗之累敦友愛於家庭流惠
慶于繼嗣蓋超然五福之全而允矣斯文之懿者也

李太尹像贊

肅乎其著之恭充乎其蘊之豐視前修以勵其志學古
訓以飭其躬其進也奮一身而駕踵賢毅其試也寄百
里而懋著民功孝友之懿恒見於家庭之內仁恕之美
芳洲文集 卷之十 五

常行於政務之中百姓安之而興懷仰之切君子重之
而延名譽之隆惟不見其操修之有既斯以增其祿秩
之無窮

南京禮部侍郎陳公廷器像贊

此禮部左侍郎牟城陳公像也貌雖端嚴而坦然有平
易之可即氣雖和厚而凜然持冰蘖之不渝詩書爲造
詣之階忠信爲蹈履之途其臨政州郡也民安堂弟其
布教校庠也士取範模贊考春闈每克公於衡鑑提綱
憲臬一不貸於汚濁典銀臺而得納言之體佐宗伯而
收執禮之卷出入清華保終如始崇尙謙約處有若無

此今所謂名卿大夫者非古所謂有斐君子歟

國子學錄楊弼像贊

貌恭而履坦氣和而志清其幼而學也勉諸已而不及
其壯而行也淑諸人而未能分教安定過化存神譚經
何恭講學之庭人見其乘時效用之約孰知其以善及
人之宏於乎泰華之松雖不能如堯季之艷而其歲寒
節操恒鬱鬱而青青

國子祭酒陳公像贊敬宗字光世甲申進士四明

人

履不外乎仁義者其行之美辭必根於詩書者其文之
芳洲文集 卷之一 六

良奮龍門之變化泰鳳閣以翔翺試郎署克正于五罰
兼史錄必展其三長委佩垂紳凜乎臣職之恭畏達材
成德焯然師道之輝光其著有偉其存孔臧宜祿宜祉
彌壽彌康

梁同知像贊

偉乎其儀之肅藹乎其容之溫承詩書之世澤篤孝友
之天倫文學光於科目名譽重於縉紳佐郡榮四品之
秩爲政惠千里之民雖所居未稱所蘊而所施足見所
存豈弟君子令德如春宜壽宜祿以福斯文

陳照磨公培像贊

此福建按察照磨陳公培也其清如渭水之竹其溫如
崑山之玉承累世讀書之澤榮三釜養親之祿既膺憲
省按轡之清階宜踵伯父御史之芳躅豈惟揚顯於前
聞亦將迓迓乎景福者也

題尹御史崇高像

此尹御史崇高像也昂昂而瓌偉者其質之良卓卓而
闡疏者其材之長敢爲而不憚者其志之勇有執而不
屈者其性之剛擢科第於升庸才俊之日振風紀於巡
行閭浙之鄉君子多之而莫不爲引其譽小人短焉而
卒不敢肆其強惟弗渝乎始終之操斯允揚夫家邦之
芳洲文集 卷之十 七

樂經歷象乾像贊

其儀偉瓌其容敦睦務詩書以爲業遵孝弟以爲陸雲
程萬里承鸞薦以高騫憲慕一官振身威而遠肅試牛
刀於割雞引象弓於射鵠固小用不須其大而登山必
始乎麓惟勉勉以振鵬翰益駸駸以展驥足將造詣豈
止一隅而膺受當全百祿也夫

樂經歷配劉孺人贊

謹事舅姑家稱賢婦篤教子孫鄉稱賢母賢婦賢母女
德之具爲君子配況多順助我聞孺人厥有由然性稟

端淑姆誨精專宜隆厥祉且永其年伉儷偕老榮祿綿
綿

嫂孺人贊 并序

此吾嫂孺人遺像也有德有壽有子有孫母儀婦道閭
門所尊我不獲拜廿有餘春顧惟乃後孰復親親哀哉
孺人壽八十終有子四人今幸存二孫曾亦幾廿餘
可謂盛德者有後矣獨 子璩曾氏婦孺居廿餘歲
撫幼孤積孱然成立乃奉孺人遺像因家僮走八千
里外乞贊一言以圖存於不朽且冀他日無媿見良
人於地下不謂之能孝順可乎爲悲其志而書之使
芳洲文集 卷之十 六

爲其後者觀焉 孺人於循風有母德者也顧乃爲
會氏婦而書之不亦與有媿感也哉

題劉郎中孟鐸所藏銅爵硯銘

貞也無玷堅以有文濯也益顯磨而不磷見魏風流經
漢陵替硯以更之永傳於世

靜軒銘 并序

西昌任君敬悅嘗作養恬之所名曰靜軒日處其中而
因以自號焉君所居在縣城之北俯臨廛市其名軒曰
靜者以心而不以迹也其子鄉貢進士能信奉君之命
請爲之銘余素重任君者爲之銘曰 長山大谷白石

清漪動者居之或有弗安城郭市廛車馳馬逸靜者處之自守不失其動其靜孰爲之機曰惟此心出入無時刀銘在前蹈之不顧匪目不顧心無所慮進退取舍擇可而行匪身能擇心爲鑑衡卓哉任君以靜自處凡百其他一無所預有書在几有琴在牀聊自娛適遂以爲常我作銘詩揭於斯舍毋我撓之以相仁者

先祠鐘銘

人必有祖祖必有祠祠必有樂金實先之歲時晨暮宜以啟敬子孫勿懈永錫爾慶仰祖之俱有田有器惟謹視之奚啻百世

芳洲文集

卷之十

九

歲哀辭

賓旭齋箴

有嚴高齋名易所取揭以賓旭惟敬是主出門之際如見大賓從事斯語所以爲仁居是齋者主敬若此希賢之功何弗可致旭賓於外敬主乎中惟一勿替厥德乃崇彼葵藿者尙克傾向矧靈於物可後歸往卓哉斯人秉志罕偕思敬命字賓旭名齋我相其成爲箴于壁庶警斯文益勉其實

處士任公哀辭有序

任公保冲篤實溫雅君子人也年逾六十而卒二子敬

立龍泉訓導敬敏舉進士爲知縣皆有時名可以知處士之賢矣予亦與敬敏同游鄉校舉鄉貢且慕處士爲人不能默於其卒爲之詞曰 吾觀世之人兮其誰不死或壽與夭兮一稟受於有生之始天固足哀兮壽何必至于千祀縱千祀而無足稱兮孰云其與不百年而有異夫百年不滿兮猶可倚令聞長世彼千祀而徒閱兮又奚擇夫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翳處士兮善優諸已人之多之兮孰於其齒福不稱其立世兮所謂不在其身而在於其子北郭西城兮處士之里直路坦道兮處士所履老長傳誦兮後生仰止越於千

芳洲文集

卷之十

手

祀今其寧有已

彭百鍊哀詞

宣德八年九月四日監察御史泰和彭君百鍊以疾卒於北京文明門外大夫君子知百鍊者莫不悲之情見於辭予其同年友也悲之尤切辭曰我懷彭君兮其悲曷已其悲維何兮來觀頓止嗟世之人兮其誰不死死而可憾兮我獨於子子之所志兮素遠且大何以壯志兮浩然之氣孰不望子兮將大有爲天胡弗紫兮竟止於此賢否之機兮固出乎人吉凶之來兮實天所界凶果自惡兮子存爲善吉果由善兮壽或反是世以人爲

今取必於天而我於子今獨感此理猗子平生今偉有足稱沒雖可憾今雖憾何愧況乃抱藝今奮身明時推秀賢科今爲名御史大江之西今月池之濱萬里歸形今葬百千嶼武山蒼蒼今鷗渚洋洋我懷彭君今其悲曷已

誄文

太師憲忠定公誄文 并序

宣宗皇帝上賓旬餘少師吏部尚書憲公亦以疾薨朝廷以公先朝舊德贈太師諡忠定公賜賻祭治喪葬官其長子尚寶寺丞恩禮之隆前此所罕有也公芳洲文集 卷之十 三

白洪武乙丑進士授中書舍人超擢吏部侍郎尚書凡四十年 仁宗皇帝繼統始置公孤之官數月之間連進公爲少保少傅少師尚書如故茲又十年寵遇之盛亦前此所無也何其偉哉今既已矣其平生當載之史傳與 國家同永久至於藏於家書於墓固有事狀碑銘而誄述其行者亦豈可以少哉爲之序而誄之誄曰岷山蕩江雄於岳瀆乾坤之靈鍾秀在蜀公生其間稟氣清淑如嵩降神申甫以毓公自少時不羣流俗於書一覽五行俱讀方踰弱冠遠光科目如金出冶如玉辭薦薦之廟廊靡用弗殺在 帝左右綸翰是屬 帝察

其行不涼而爲爰錫顯名庸稱厥服 天章所臨輝光照燭衆蹈險蹊公履安陸既佐衆宰漸腐顯錄仰際中興遂典銓軸惟謙惟謹惟畏惟勤賢材小大悉賴推轂 三聖之世公任所獨維昔 仁宗春官潛育 帝

簡輔迪擢公首屬旋贊監國專資啟沃迨正大統公爲舊宿特除連拜高爵重祿和羹鹽梅酒醴藥餌阿衡傳說召虎方叔號錫忠貞寵傾臣僕屢封先世兩官來續暨乎 宣考繼承 帝服愛其所愛靡間昔夙臣鄰弼輔股肱心腹倚托信聽匪公其孰公宜百祀永此獲福豈徒獲福爲 國筮卜詎意鼎湖攀髯弗復公存者長芳洲文集 卷之十 三

公往何速何以爲公寫我衷曲託辭於簡公如在目

少師楊公誄文

嗚呼天下未嘗無賢才也其患在於有之而不能知知之而不能任用之而不能當知之而能用之而能當竊見 太宗皇帝之於故少師楊公矣 太宗用之而不疑 明聖繼之而不改書曰知人則哲又曰任賢勿貳 聖明不可倚矣古稱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又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公其庶幾矣乎公之沒也其子屬循誄其平生循恭舉 制科官翰林託從公之後者凡二千有六年誼不容默爲之詞曰 縣縣楊宗肇漢太尉

繼而顯者自唐之季遂官於閩因家浦城崇安建陽其徙屢更卒遷建安卜宅乃定世積忠厚子孫日盛盛世徒然厥務惟臧冠裳文雅表於其鄉有偉達卿好義尤篤惠賙於人恒不自足達卿雖往萬木尙存鄉人所植酬其施恩再傳士美性亦樂施人謂達卿積德有繼聖明撫運世際太平歲丁辛亥而公遂生易云爲善必有餘慶公之生也詎非其應警敏疏達其孰與公遇義果爲亦罕所同公自少時已拔流輩長游鄉校學篤弗懈堂堂閩藩賓興賢能公試其間獨冠群英旣領薦書春闈校藝爲第三人鵬搏鶴起大廷進對公擢高科

芳洲文集

卷之十

三

授職史館日事編摩 皇皇太宗入正大統特更公名以昭眷寵眷寵維何借此七賢置諸有密專典代言代言之典豈直文翰託以腹心俾盡誠欵公每論事必持度權時會機要被獎 上前數月之間其官疊進匪徒進公旌乃勤慎官雖六品出入 禁廷襲衣之資製視六卿擢兼官僚用資贊輔進講之餘仍治職務凡承咨問有事于民匪寬不對匪恕不陳廷臣狎恩忌公伉直佯言爲公疎以外職上賴 明聖私計不行公疏十槩指斥其情公雖伉直爲衆所忌 上益重公委信不貳 車駕屢發巡幸親征往還扈蹕公咸在行內而館

閩外而夷狄衆或罕預公悉機密有事邊閭往必命公公受親信或過元戎公每還 朝隨事獻替成敗利鈍多如所計兵將勇怯邊方實虛公究具知如履其區公非能武蓋知武者能用之或出其下公雖知武所典者文凡百製述克任以身五經性理 聖明所右纂緝編校公預領袖 四朝實錄盛德豐功 帝命總裁公在其中一典京闈九侍 廷試校文讀卷克稱 上旨公居清密 四朝所同未嘗一朝譴辱在躬於赫 仁皇褒錫孔厚範金刻文繩愆糾繆方直剛正簡在 宣衷亦用範金刻文賜公或褒璽書或賜詩畫文綺繡服

芳洲文集

卷之十

四

玉帶名馬三代考妣褒典咸加施及家室幽顯光華自昔文臣罕臻極品公位三孤更見親信儒者稽古苦難遭時公之際遇孰幸如之抑公平生所存忠厚有陷非辜力爲解救憫人疾苦猶已不寧汲汲思濟必底于生家故多貲俸賜且倍施賑貧乏恒恐弗逮公宜蓋毫丞相 朝廷胡歲七十溘然僊升千里計聞 主上震悼爲輟視朝曰失元老亟命有司爵贈太師諡以文敏於禮誠宜紀德述行已具太史顧予有情聊爲公贊迢迢南服建水閩山計公之靈返棲其間

哭王瓊州先生文

予髡亂而方冠兮慕執範於仁賢懷先生之英邁兮中
耿耿而翹然顧茲仕以遐聘兮倏南北而播遷慨耆老
之難卽兮猶持志以自堅仰令德之沾溉兮曰先生其
有子夙奮身於瓊林兮輔敝乎帝制予方忝與周旋
兮倏踰歲視瞻先生之文旆兮聿來萃止盼同列以欣
欣兮曰茲其良遇謂考德而問業兮庶幾其無負何二
璧之日侵兮遠臻乎大故仰廣廈之巍巍兮忽棟梁之
傾頽顧大車之彭彭兮何輪軸之摧仆夫誰不悵惜兮
相徘徊於中路嗟若先生兮既內豐而外寵貴富不矜
兮能不貳其所行擁豸冠之巍巍兮南紀肅清不踰時
芳洲文集 卷之十 室

而去兮赫其有聲彼冬官之多務兮亦全集而蠲與嗟
他人之詹詹兮恒執掌而不寧何先生之從容兮獨卓
偉而有稱諒德優而材瞻兮亦廉潔而忠貞雖不幸而
中否兮乃既固而復亨望炎海之茫茫兮萬里遐壤彼
其恨之虫虫兮肆暴詐與屈強乃服義而蹈軌兮咸嗟
咨而嚮往鋤強梗之傲化兮申幽枉其孔暢鬱桑麻之
盈疇兮雖雞犬而相放時既豐而既和兮亦先生而既
長唯先生不可以留兮何猶去而猶仰欽我
皇之憂民兮方屬意乎老成謁九闕以承明詔兮
華乎雙旌載彤帟其煌煌兮率彼周行何丹旆之央央

兮忽其在庭豈斯民之奪父母兮抑後生之失儀刑顧
先生之不可作兮小大爲之恫心夫有形而終化兮其
理固然惟其存而不泯兮夫復憾焉矧備福以歸全兮
永世其傳望南轅之遙兮慨予情其悁悁采江瑤以爲
敬兮藉以蘭荃酌桂漿以奠華兮涕泗漣漣惟其神之
不沒兮庶中情其可宣

坦行蕭公誄 并序

靖江王府長史西昌蕭公用道卒之廿有四年其子恒
以吏部主事考績北京因奉公存時所自爲葬誌求諸
執友故人述其平生傳之永久而求予爲之誄予少聞
芳洲文集 卷之十 美

公尊府尚仁先生端嚴方介而公卓有父風景仰不置
者也今又見恒能立如此信仁者之有後而可以無誄
哉誄曰 在昔泰和三華之麓有美蕭宗世踵儒躅自
西昌侯繼繼繩繩逮事趙宋爲衡山丞十傳以往是曰
正固有德有言有矩有度承先裕後惟書與詩斯文所
託學者攸師受知 先帝力辭榮寵校讎 中秘書資
俱重愛及乎公篤厚開疏少而力學長而淑徒有直其
道寡合於俗教之所及心則悅服旨甘爲養必躬且誠
藹然見者愛親之情在我鄉郡有賢其牧其心休休爲
公推轂蜚英詞苑曳裾王門侃侃臣忠日見進聞尋蒙

召命預校 國史精索審究務歸實紀萬里從 王之
國桂林當事而處求不愧心所見所陳聖賢之道有或
戾者誓不以告 王用有沃聽之不疑豈徒不疑倚芳
著龜衣粗食澹好簡樂靜亦匪無華惟祀與覲得書裕
後如渴飲醪視百所有輕於一毛有文郁郁充其篋笥
有子彬彬顯于當世峩峩楓山土厚泉深公自萬里歸
形其陰有松如雲有栢如霧孰識爲公英華所著公往
者遠公存者長有未知公視予誄章

明相國陳少保公像



此永樂乙未進士第一人也質秀而
溫行謹而淳擢芙蓉於秋水敷五采
於春雲瀟灑玉堂之署從容論思之
臣惟大道之不窮而學海之無垠奮
千里之高足益駸駸以志志蓋吾深
望其為阿閣之鳳而在郊之麟也
永樂丁酉同邑楊士奇贊

附錄再和東行百詠集句

泰和陳循著

丁丑正月十七日

聖駕復辟深喜而賦

明良際遇古今難忠直臣勞

聖主安重遇謳歌歸至德天人海嶽盡交歡

紀帝王授受用復辟其二韻

道自唐虞傳有夏成周建極繼商中吾

皇紹統垂無極不下三王二帝功

虞侍正統經筵

芳洲詩集

慚無德善叨

君用賴有唐虞導

帝師身外此生逃我愧心中何事畏人知

不能賂奸

神器從來屬

至尊何緣復辟有功臣奸謀暫以欺天富奔競多因賂

賊貧

聞首將懷貳

霄漢萬年家國計江湖一寸草茅憂孤臣磨利胸中

斧亂賊難存項上頭

丁丑歲暮

臘經七十三番盡縱得明朝是羨餘獨幸江湖憂稍減

虞廷克逆已攘除

寄江南友人

羨君能厭小人儒不務崇名祇讀書誰似吾輩臻老大冠紳長對聖賢居

邊城

數里番村逼漢城往還人雜漢夷聲兩心無忤生爲熟一語相凌熟是生

芳洲詩集

遇貢使用郊行韻

藩夷每貢新方物部落頻稱舊地名但願天兵寬勦伐得隨邊俗樂昇平

哭劉尙書廣衡用遇逸使韻

與君隔歲遇遼西我去君還共慘悽官省遽然驚鶴化謫居常自厭猿啼

邊將夜發

夜逐生夷渡海西疾行長越塞鴻飛吳鉤三尺長留血不覺腰懸汚賜衣

喜際中和用月夜聞聲韻

祁寒盛暑偏冬夏慟哭長歌極喜悲何辜普天兼率
土中和並際

聖明時

送人還鄉

交契頻年易故新人情能不爲沾巾贈樂每輕池作
酒離憂常遇甌生塵

西郊

東望長城第一關羣山連海海連山邊藩設備三千

里終歲無烽士馬閒

寄友

芳洲詩集



三

七十年過歲屢除數莖華髮不勝梳詞無巧拙從心
出字有縱橫信手書

自述用廣寧韻

若爲末學欠宏深悔不蒼年惜寸陰懶拙易忘千古
事艱危難變一人心

清明並紀夢

清明有夢到家來桑梓森森一徑開彷彿當年辭墓
處盤盤水繞與山迴

遠地耕桑

租徭全望三秋粟衣食聊資九月場私負未酬何以

計來春種穀與條桑

傳聞西戎納款

北虜西戎並黠驕從來射獵是耕樵漢宋以來千百
載僅聞款附

聖明朝

期當路君子用遇寄書人韻

宏材令德志伊周人物當爲第一流拂士法家須己
任祁寒暑雨爲民愁

夢在鄉邑

孝道無成始願違誠如寸草報春暉萬里松楸長在

芳洲詩集



四

念清宵時引夢魂歸

戀闕用獨坐韻

老大無材負

國恩惟懷祝願慶朝昏九天日月行黃道萬國山河拱
至尊

月夜觀獵用聞角韻

朔風如劍角弓鳴鷹犬縱橫百獸驚青兕元熊迎刃
死羣山獵火照天明

懷舊

管鮑交情千載上至今亦克有名垂但無炎厚無家

薄任是新交是故知

簡邊將

五百曉雄夜度遼強弓快劍盡橫腰直欲折衝千里
外策勲上報

聖明朝

登塞坡嶺望 闕

憑高騁望似乘槎承露金盤炫日華九陞分排麟鳳
閣五雲旋繞

帝王家

述懷

芳洲詩集

五

克己求仁德日新舍顏從跖果何人臣忠有闕慚千
載子孝無聞愧一身

其二

仰荷 親恩有此身始終窮達任偏勻但思力善爲
君子敢或違天效小人

人情

路辱偏逢三伏臘道行更遇九秋春撈揚管子應忘

鮑子子雷生莫仰陳

秋雨嘆

秋雨連旬百草傾幸存庭菊傲霜莖浮雲捲盡天無

翳盆下皆當觀 大明

秋日登老金山

松梢森森隱道家何分瓊樹與琪花躡雲疑步棲仙
島望水如乘上漢槎

夜坐

羣動無喧一室幽宵分不寐夜悠悠細推物理兼人
事歷徧天涯與海頭

讀尚書用懷文人韻

欲究古人言大道三墳久矣作秦灰何幸唐虞垂範
在傳從孔壁濟南來

芳洲詩集

六

夢中事

懷想鄉間類在夢童時故舊最關情別來僅有孫曾
在相見惟申祖父名

鄉人送兄戍復州回途徑持家書抵此南北來還
枉千里矣和寄書人至韻酬之

有客遙從故里來一緘付我爲親開非出本然忠厚
意肯輕千里路縈迴

謾興

丹心直比凌霜柏素志恒輕逐水萍水面從教終日
競霜中長保百年青

至日有懷

一陽來復堯天蕩萬國雍熙化日長寶玉元黃咸入
貢蠻夷戎狄盡來王

其二

臣民仰戴山河壯

宗社隆安歲月遙 聖治允符堯舜世

神功遠邁漢唐朝

冬夜

從來詩酒懶賡酬况復樽前寡士流夜永寂寥無寐
更自聯舊句緩新愁

芳洲詩集

七

故舊至者絕少

來遊故客果如何得志全無處患多三伏稀聞泉上
浴一冬半是雪中過

旅途

窮途途上遇人窮縱有仁心奈力空中已見居人
下井上方能救井中

翳巫間山用去京韻

翳巫間峙窮荒上祠屋棲神紫翠間自從神禹敷疆
域薊北遼東莫此山

鄰家

西舍晚炊糊白雪東鄰秋釀泛彤霞自是邊屯耕且
守牛爲練卒牛農家

寒食

點染春容一兩家宅邊楊柳樹前花人因寒食藏煙
火地爲韶光顯物華

清明

清明時節艷陽天百歲人生見幾年處處墓田皆展
祭村村宅舍盡炊煙

春夜

衰年離思未能忘時展詩書誦幾行散遣客愁那似

芳洲詩集

八

酒醉來不省是何鄉

傳聞有赦書

書紀虞仁赦曾災易占願象重賢才

皇明垂照先幽枉盆下應覃沛澤來

耕居

祇憑耒耜程勤惰且免弓刀較短長但得官租無欠
負任從歲計有荒涼

自述

壯心灰盡老心寒思過無聊到夜闌爲善未能從逆
懼當仁有事敢辭難

古屯婦怨

自從夫戍喪男丁催賦愁聞吏喚聲但願官家蠲粟
力敢求布縷更寬征

望京懷舊

萬里山河拱

帝城九重宮闕似天京重逢

聖主君天下垂拱無爲致治平

愁來

祇見忠臣能殉國未聞孝子不思鄉臣忠子孝咸無
謂自苦寧能不斷腸

芳洲詩集

九

寄書

修己全資問學功惟應勤勵不宜慵迢迢鄉國書難
得無惜頻年寄一封

遇總戎

撫馭蕃夷置總戎綏懷有道將無功

朝廷德洽華夷一將帥忠全志慮同

道逸

道非用力形神外法在留心善惡問方才能懷天理
念置身何地不清閒

征婦詞

妾身始拜姑嫜日夫戍從秋復到春萬里沙場安否
事踰年不見寄書人

山城月夜

邊城八月卽防秋瞭遠頻頻上夜樓千里月明烽燧
寂遊兵獵火徧山頭

自傷

聖人百世以爲師尹任夷清到孔時先賢願學人皆
仰後覺無能我獨悲

謾興

家庭詩禮宣尼訓洙泗人才子貢方學文宜共希賢

芳洲詩集

十

聖窮理無再較短長

其二用卧冰邊書舍韻

但存天理呈忠厚稍用私情顯薄涼試看濯纓和濯
足並由清濁出滄浪

其三

毀譽不虛皆自我賢愚是實豈由人平生惟有心無
愧無德無材愧在身

其四

庭有波光凡有書清幽雅澹稱吾處雖無高行賢名
客時或能迴駟馬車

其五用卧愁起晚韻

天道欲開無所得皆因至理隱微幽聖賢踐履非高
遠下學惟因自己求

其六用戍守屯堡韻

賦予本來皆至善人心何自有錐刀私欲橫流天理
滅坦然平陸起幽濤

其七用闢雲長祠韻

徃行前言與理俱後賢下學貴能如心勞心逸咸無
與何用無書與有書

其八用望鄉韻

古昔聖賢言務學四強何事最當頭道雖中立無偏
倚君子爲和貴不流

自述

昔承

清問對 彤闥擢第恩榮世所稀隨例濫膺文翰職恒
如弱體不勝衣

其二

多閒稍喜無新怨少實深慙有舊名詔食不須期節
慎自然能此更無營

其三

猥自髫年志進修恒宗孔孟則儒流情知德業渾無
謂徒恨因循雪滿頭

其四

淵淵義理最元微難盡牛毛與繭絲篤行勿謂追前
哲力學方知悔後時

其五用八無家書韻

仲勇力行難若易顏仁謙己有如無先賢願學無能
學霜落泉乾老樹枯

紀夢

身逢故舊兼存沒心到家鄉半僞真惟見別時桑梓

詩

士

在還如舊日謁陽春

出門

寒往暑來冬夏異圓行方止古今同安危豈出忠邪

外禍福還生善惡中

隱者

吉凶亦是由天定榮辱應難自己生何幸身居堯

舜世山間林下樂昇平

仕者

德是愿恭實粟士行爲孝友睦婣人行道得逢

明主聖安邦須念小民貧

立春日有懷

邊城所止建三軍家有藩籬尚有唇二十五城屯戍
地盡消寒返鵲陽春

其二

融融節屆三陽月浩浩春生五彩旗歡聲播動兵農
樂淑氣潛回草木知

其三

麗日煌煌開泰運祥雲郁郁煥天章何如

聖主重華德舜知堯仁四表光

設興

芳洲詩集



圭

相遇紛紛匪我儔閒情素意罕相投縱收一帙堪消
遣何必書多似鄴侯

晝寢

神清每過宵分寐氣倦恒先日晏眠自是老人衰邁
事理應無復似中年

耕田

穀田那得知津耦卜宅難求讓畔鄰同住豈無千百
輩相投何有兩三人

邊將

詰兵本備摧強禦慎德尤能致遠來

聖主允隆堯舜化賢戎難顯牧煩才

其二

平平

皇極無偏倚業業臣衷少僻頗咸使家邦臻至治盡令
疎遠沐餘波

亭上有懷

行逢山下水邊亭遙覩紅輪海上生大地容光無不
燭餘輝寧肯外孤城

謾興用聞鴈韻

得失毀譽由己致賤貧貴富出天裁賢知畏天原所

芳洲詩集



圭

自頑愚徇己昧從來

春莫

草地一春藏秀色花村三月發韶光萬里長空雲物
淨數聲歸鴈正隨陽

謾興用老人治生韻

詩酒俱無李白才徒耽佳句不勝杯補益當時無所
似何殊海嶽作涓埃

嘲俊士閒居

爲己雖然爲善士古人務學貴能行
明時正重賢能選好際風雲贊治平

慎言節飲用憶昔韻

慎言節飲爲防切語在吾心酒在瓶况是樞機勞辱
係敢將膝安瀆清聽

謾興

從師幸觀文章著爲教何嫌禮樂過非賴重言加飭
正武城難再有絃歌

其二

萬國衣冠朝紫禁九衢車馬動芳塵衛寬人在窮荒
裔濟柱誰居要路津

詠史用思耕韻

芳洲詩集

圭

昔人紫綬金章貴生計因無負郭田喋喋使人移得
喪豈皆由口莫由天

耕居有懷

新闢野田城北郭盈盈一水遶茅菴荒坵宿草人多
厭幽興閒情我獨堪

謾興用懷當道韻

憶昔唐虞君四海仁聲仁聞作薄城當時急務親賢
效萬國咸寧政治平

夢中事

夢中事事總非真祗類閒居避世紛甚矣吾衰非一

日何能筆陣掃千軍

聽高麗被兵老人談舊事

老人自說吳鄉事野可耕樵水可漁自被邊兵來伐
叛並無生計在坵墟

詠化機用謾興韻

雨露真成膏澤矣雪霜豈是不仁哉德威總爲天行
令寒暑溫涼互往回

自述

去國孤然一老身天涯何處避風塵丹心不逐炎涼
改白髮仍隨歲月新

芳洲詩集

夫

理欲用別同年舉友韻

理欲相持一寸間勢猶兵戰決爲難如當饑渴爲心
害飲食須從義所安

慶賀用明良在念韻

海外安期由閩苑江南阮肇自天台華夷一統朝宗
會同獻吾

皇萬壽杯

述懷用雪晴韻

少小窮經與學文祗緣志業在忠
君亂臣賊子非吾類語不同聲處不羣

顏跼用對去人韻

壽夭知愚皆定分徒然涅白與磨堅上知不移顏短命下愚無改跼長年

設興

寧作樂天君子泰毋爲諧俗小人同誨人此若及時雨率下斯如偃草風

憶文山用自述韻

半生盡是勤王舉萬死俱爲報國圖烈日已明男子志秋霜未變丈夫鬚

臘月立春用坐山下家人韻

芳洲詩集

七

臘盡春回物物新乾坤淑氣倍氤氲况逢

堯舜君天下德譽仁聲四海聞

巡撫使用棄馬詞韻

衣繡乘驄撫一方愛人心在體

仁皇須知貪吏胸中乃剗作窮民骨上瘡

元文山祠用述懷韻

九十三年祠屋裏先生寧肯寄忠魂往來應在崖山下生死難忘餐用恩

其二用秋夜聞吹韻

孤忠大節振綱常問世名賢沒世光家國已無祠獨

在徒令灑淚日千行

其三用雪晴望海韻

文氏男兒趙氏臣安危存沒不忘君已無宋室生人類寧處元家死鬼羣

其四用討服野人韻

生順偏能寬死安肯居不義致脅橫公懷故國遊神遠人慕精忠舉祀寬

其五用釋悶韻

孟云取義人皆棄孔曰成仁已獨由欲問神遊何處所宋諸陵下可相求

芳洲詩集

八

其六用聞砧韻

輕生耻食他邦粟幸死愁聞異國砧千載芳名留信史一生令德在丹心

其七用將士有功韻

曾對鄉祠忠節誓不儕俎豆卽非夫寧爲趙鬼不依此肯戴元冠玷辱吾

其八用自述韻

君義臣忠本大倫茲事從來難並有元氏不殺宋文公美稱自是當爲首

其九用自述其二韻

中原未復宋已亡稱臣忠義何所取生不自容死不
祠爲鬼爲人咸顧主

其十用自述其三韻

趙氏山河屬別人不臣方見是忠臣先生享祀非無
日須盡胡元九十春

稔歲用自述其四韻

救荒從稔荷

穹祇妙自元機一轉移咸使多方民物阜盡因四序雨
暘時

兵農用自述其五韻

芳洲詩集

尤

兵農耕戍一何難朝夕屯營互往還田賦丁徭恒百

出公私輸歛日相關

謾興用節制遼兵韻

西瞻太華峰經渭南望駱丞間渡遼屹屹東山猶易

陵茫茫北海更難超

詠史用回軍韻

括讀父書迷合變王孫朝暮出無還知謀誰不師孫

呂軍旅世難問孔顏

軍行聞笛

三軍振甲佩吳鉤躍馬欣欣不解愁上有

國家前有敵應須努力報恩讎

邊城老稚用感興韻

出驅官犢耕春隴入抱更籌上夜城老稚征徭窮到
骨肯緣衰弱一容情

其二用感興其二韻

日從丁壯服戎工錫資無同力作同仰荷

仁明霄漢表那能盡在照臨中

謾興用感興其三韻

好客思重延士櫛事君望作濟川舟豈無茂宰陳蕃

輩應有朝臣傳說流

芳洲詩集

尤

千

其二用感興其四韻

行義每逢寒士達濟人常見富家空澤被有如三日

雨教施不減四方風

其三用感興其五韻

古聖遺書入德門教人明德新民者徒然脩己家不

齊焉能治國平天下

其四用 正統歲韻

亭亭松檜閣嚴冬傲雪凌霜黛色濃一夕東風回宇

宙依然蒼翠復春容

古長城行

三皇五帝有何城以仁爲城義爲道秦城萬里空自
長爭如德化風行草

其二用謾興韻

唐虞三代城何長堯明大德舜重光禹湯文武繼脩
切萬邦協和四海康

謾興用謾興其二韻

昔人辟穀思求仙又有日食費萬錢何如節食從省
約順受正命終天年

其二用謾興其三韻

春秋大法示貶嘉九嚴夷狄千中華荆舒於此掩不

芳洲詩集

其

善如從清水藏泥沙

其三用謾興其四韻

築城閭戶思防意執玉持盈念保身若可成仁與取
義捐軀肆志委風塵

塞下曲

家在天涯渺何所長亭一顧一愁苦眼前難後動成
羣豈是無人無可語

其二用征婦怨韻

此心何自倍傷悲滅却初來玉一團掩淚燈前舒十
指遊人改小舊時衣

其三用喜聞擒胡寇韻

追恨自矜嬌豔姿銜悲忍耻向驕子脉脉一寸千里
心雖未盡灰容不死

其四用寡婦詞韻

自從漢室辭金屋口雖無言情獨哭幕天席地歌舞
筵徒對烹羔加宰犢

許嫁娘

誰把鸞簫學鳳鳴夜深吹作斷腸聲分明似妾絃中
曲不恨多情恨寡情

蕃人貢獻

芳洲詩集

其

多方萬寶陳 雙闕五王諸侯擁四門官僚濟濟仁
賢富 天位巍巍

聖王尊

王揮使書室

千金不惜爲收書欲效當年揚子居簞食不知炊乏
米盤飧寧歎食無魚

村田登高樂

登高已過築場時霜信加寒酒力微甚得村田豐稔
樂狂歌醉舞月中歸

至日客至有懷 先兄用至日韻

天上故人嗟久疎
茲晨喜見一廻車
何同骨肉難爲別
二十餘年隔陣孤

志士用騎士韻

辨難解惑方致知
從師想立程門雪
勝私復禮乃爲仁
不違恩效顏三月

古調

宋家養士三百年
忠似文山古來少
慈烏返哺尙知思
胡可爲人不如鳥

其二

根暖葵榴向日開
枝寒蒲柳迎霜折
萬鈞堅石磨易

芳洲詩集

其

磷一寸丹心追難黑

其三

欲求人爵脩天爵
無芸人田舍已田心
有光明堪對日
室無幽暗可欺天

其四

聖化洋洋洽四夷
遠人誠服盡來歸
試觀入貢郊原路
無處車塵馬足稀

其五

荒郊無處可遊說
况厭花明與柳暗
賴有前言載錦興
來吟誦將心看

其六

淵淵易道始庖羲
妙契河圖畫偶奇
四聖相承明至理
吉凶悔吝兆欣悲

其七

厲不耕桑惟射獵
歲濟飢寒仰走飛
忽從粒米中華食
更衣皮毛左衽衣

其八

地列沃壤兼腴田
天布仁風隨化雨
九州四海歌豐年
萬歲千秋祝

明正

芳洲詩集 卷之

其

其九

問閭聞說詔寬征
換却愁聲作咲聲
培尅難尋計
窺寒易遂養生情

其十

古稱爲善爲最樂
未聞戚戚非由惡
善人心廣體亦胖
不善心驚膽亦落

其十一

莫令白米貴如珠
但使黃金賤同土
風俗長爲仁義鄉
治教永承

堯舜王

其十二

窮通貧富良難一有可歡娛有可愁得喪往來咸有
自何須切切置心頭

其十三

胡人無家馬上住射獵多逢小兒女善彈胡瑟吹胡
笳不獨能歌與能舞

其十四

漢將當時亦有聞若爲譏笑獨紛紛不是乘輿觀細
柳何人知貶棘門軍

其十五

芳洲詩集

葦

羹以鹽梅和鹹酸酒用麴蘖調甘苦爲上爲德下爲
民若歲大旱作霖雨

其十六

宜無舉錯避繩檢可有懷思越範圍自是持心操行
事吾徒舍此欲何歸

其十七

爲善爲惡雖不侔孜孜舜跖亦同數高下相懸何可
方如仰霄漢俯壤土

其十八

高山瀑布新經雨卧聽如轟百萬軍不獨難成孤客

夢任教來慣亦驚嗟

其十九

胡姬八十尙處女飽食無營叩無語一飲虜酒盡千
鍾大放狂歌肆醉舞

其二十

短短胡姬年十七口吃難言善吹笛時嘯一曲滿胡
天胡笳羌管皆無敵

征婦詞

一從夫壻戍沙場盡摘金釵解繡裳勿爲妾妻夫志
氣寧將夫掛妾心腸

芳洲詩集

其

其二用設興韻

閨房獨宿已經春面垢無光鏡有塵門外忽傳平劇
寇典衣沽酒候良人

其三用立春日韻

薪桂米珠險道遙妾心愁緒益千條不求陞賞加寒
賀但願蕃夷款

聖朝

其四用儒生韻

自謂伉儷送夫征三日光陰百歲情妾想幸蒙停戰
令夫行願策受降城

其五用旅寓韻

身在閨門心在夫朝朝暮暮候回車倚門哭對沙場
使不見人回祇見書

其六用當路韻

寸心寢食在夫邊夢裡相逢覺未然莫究吉凶悲喜
事時時問卜擲金錢

其七用當路其二韻

三朝佳配有離合兩地真情無彼此烈女元非小婦
人義夫方是奇男子

其八用老志韻

不但沙場戎役難一年強半雪霜寒閨中路連衣難
寄腸斷何時淚眼乾

其九用苦雨韻

賣却寒衣療歲飢如移西障作東離寧教妾冷無夫
毀莫遣夫愁重妾思

其十用謾興韻

寒到無人寄連衣從來不出絕親知擬尋隣嫂來相
伴同向街頭一問之

其十一用謾興其二韻

聞有天書下日邊三軍停戰且屯田妾心但願夫無

芳洲詩集

七

恙甘守孤房度少年

其十二用謾興其二韻

曾拜漁家母阿嬌問胡八十顏不凋自從婚配絕離
別溫飽團圓度

五朝

遼河凍解

燕蹴落花隨雨重魚翻宿草出波新官津尙置議關
吏野艇方招渡水人

夢謁關雲長祠

義勇兼全問世才每經祠屋重徘徊當時名冠三軍
上百代曾無繼兒來

謾興用卧起韻

孝養宜承曾哲志安安無效宰予眠好學慟傷顏子
壽傳經幸似快生年

魏鄭公詞

自古明良相遇處諫行言聽最爲難雖無作楫爲霖
責宜以鹽梅麴蘖看

良將用武夫韻

古來名將兼業儒貫通翰畧識詩書折衝禦侮加精
審一任忠臣意所如

芳洲詩集

七

暮春有懷漢將

古稱孫呂善行軍千載寥寥罕見聞僅有孔明能儼
美龍苴柏道浪紛紛

寒食日有感

寒食之日清明前家家禁火如常年惟有瞭臺憑煙
信慈至從教烽火然

清明

憶在江南當此際村村柳暗百花明遶邦春暮無春
色宿草荒煙倍慘情

穀雨日過茶園

芳洲詩集



荒

數品香根誰所栽恒先穀雨候春來千紅萬紫皆含
秀未見鎗旗不敢開

釣隱

夏不締綵冬不氈興來理釣倦來眠偶諧巢父避名
計寧識劉寬示辱鞭

遠俗不識吟詠惟樂彈唱

樂聞弦管與歌謳多是朝不慮夕流縱飲盡忘除貸
苦醉時喜舞醒時愁

設興用愁來韻

必有仁人能救死豈無義士肯捐生捐生爲抱忠誠

忘救死因推惻隱情

其二用追獲夷寇韻

行已惟應持已敬接人何必責人明處人常若居安
宅防慈恒如守固城

其三用時賢韻

臣妾一寸歸徃心江漢千里朝宗水民懷九功歌太
平山呼萬歲祝

天子

立春日謾興用邊將兄弟韻

人蒙感化成恩洽道順裁成泰運開蕩蕩乾坤成物

芳洲詩集

辛

育熙熙民庶樂春回

其二用邊將兄弟其二韻

臘盡欣逢日載陽融融和氣滿戎行山川冰雪成漸
盡留得霜華助劍光

鄉人從戎得代入山學道

多年節欲想蓬萊筋力雖衰志不衰養得閒身渾似
鶴頻餐松粒步蒼苔

邊將當重農不宜貪功

邊城戍守屯爲食田隴男耕女助耘調發征輸兵所
任豐凶苦樂將須聞

名馬

冰霜屢蹴單于壘風雨長鳴首舊屯萬里沙場供戰
伐共誰勞苦報

皇恩

其二

將軍溢價買名馬幾向蕃夷征梗化弓刀斬殺功雖
奇骨力奔騰積豈亞

其三

人觀此馬神皆聳風入霜蹄塵不動蹴踏方知騏驎
材調良始識麒麟種

芳洲詩集

其四

人輕愛馬重愛金無間斯世與前代東家駉駉豈萬
金買以如數難割愛

其五

駿馬良工未能畫何須伯樂相高下有以愛妾換不
肯更增十倍愛妾價

其六

烏騅鳳臆而龍身風爲暑嵐電爲神騎出四蹄疾如
烏驚駉路傍千萬人

其七

有馬有馬名追風遠過都護胡青驄時斬羣寇雖人
力日行千里是馬功

其八

馬行終到遼西止寧知曉自齊東起驕嘶顧影越高
深如履康莊無不利

又附錄名馬叙

周禮凡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爲騶六尺爲馬此則
所謂龍馬者也駿逸奇適超其羣類其從西極而涉
流沙至者非耶

贊

芳洲詩集

傳聞有之騶不稱力偉哉斯騶兼力與德隅口登耳
龍騶鳳臆產自宛西育於異北持安致遠千里一息
茫茫龍沙迢迢西極武師奏功嫖姚舉職尙需爾能
以威遠域

又

昔在將軍有曹霸揮毫掃素繪九馬今觀此圖非觀
畫機盡如鞭馬生者天廐真龍本無價千金不易皆
其下待掃胡塵安中夏付與嫖姚事騎射

又

體盤雲蹄似削玉紫焰騰騰飛雨日汗流血耳批鬃

竹金鞍轡出向天育千里去來如鳥速豈比凡馬空
多肉三軍征罷胡塵肅 九天聖人錫爾福

右叙贊乃爲司理監金大監作因併錄之以便類
閱也

古曹將軍獵

將軍教閱無冬夏服勤能以身率下但知蒐獮詰戎
兵寧耽禽獸勞士馬

民情

人生所重在忠孝其次在不遺舊故孝焉子惟篤於
親忠則臣各爲其主

芳洲詩集

三

夢息兵

人有百體心爲重凡百寤思形寐夢盡作夜息兼賴
幽遇藏夢舍行夢用

彈箏語

樂放活聲用正聲何論胡瑟與秦箏楓已感召傳千
載後世難廢簡冊名

飲倒場酒

薄薄村醪與味清勸酬樂盡野人情覺來枕上含微
醉厭聽邊城擊柝聲

晚獵

茫茫塞北富水霜何草逢秋獨不黃千載青青惟大
澤蕤卿曾此牧羝羊

羣盜革心

盛世昭昭法令彰出兵擒賊首擒王羣胡不待加
天討革面傾心戴

聖皇

房中雪

雪積胡天高十丈降戎難款玉關門中原北望天無
際知有人存有裔存

詠交情

芳洲詩集

詩

相時結交有淳泊恤德相友無通窮疏數久近勢不
異古今高下情則同

九日登高

登高已醉重陽節懷遠應違一寸心雖置此心繩檢
外行藏如有大賓臨

其二

區區庸劣非衰朽更有何人可就閒但恐孤思無補
報餘生難道少相關

設興用九日其三韻

池上浮萍庭上柏山中麋鹿水中鷗任從暫在從常

在知是閒遊是勝遊

其二用九日其四韻

蒼松得採南山實黃菊曾看上苑花今日獨居耕隱處時時望雨卜朝霞

詠用九日其五韻

難道文章師李杜未聞格調效陰何愁來語句快情少老去篇章設興多

設興用客至留宿韻

同持方寸事如何自滿難行塵易過長以此心懷不足無令已少在人多

芳洲詩集



三

其二用朝宗韻

共喜和光幸諧俗誰疾合汚憎同流但免從違乖善惡寧計譽毀臻樂憂

其三用朝宗其二韻

少壯無成老不羞百年衷曲果何猶一寸心懷千載慮九迴腸貯萬般愁

節日用朝宗其三韻

人無近遠與顯幽當呼舞蹈朝

宸旒九天大布陽春澤萬國咸除囹圄囚

邊城釋道用朝宗其四韻

被冒舉措皆中州唱誦方分釋道流難辨出家出山相均如行水行陸舟

行路難

夷險升車費執操水行何似陸行勞山中閒逸朝中貴用舍行藏孰最高

逸士用儒將韻

曾向名山禮白雲高情雅澹過常人閉門家有行書澤出郭衣無戰伐塵

謾興用儒將其二韻

快心娛樂非求益節欲清閒是養生悔吝惟應觀往

芳洲詩集



美

勳吉凶何用問君平

其一用儒將其三韻

竊視愚衷最直平邇流自老至初生有如彭蠡朝宗水流入滄溟徹底清

老將用儒將其四韻

筋力雖衰不乏謀羌胡巢穴熟經遊三軍少壯非無勇攻取還資爲運籌

其二用儒將其五韻

虜酒雖難駐壯顏威名尤自重如山惟將廉李孫吳秘時出轅門教戰還

其三用儒將其六韻

賭命曾經百戰來胸中無火心自灰喜無塞上烽煙
警幸有禁中頒牧才

廉將用儒將其七韻

身無統綯恒布衣食常少肉惟羹藜蕃夷慕義歸

皇化海不待航山不梯

將士用受降戎幕韻

士卒係將危與安宜有溫飽無飢寒將與士卒同苦

樂樂則易使苦則難

其二用邊將其一韻

芳洲詩集

毛

將悅禮樂敦詩書進退能謹兵無虞上下同德勝可

必首尾相援勢不孤

顏子用邊將其二韻

仰鑽聖道彌高堅好學顏回得貫穿千載孔門稱獨

步雖有顏悟未能然

詠史用邊將其三韻

三分鼎據懷諸葛千里鷹揚憶羽飛身死難成恢復

計徒勞三顧起荆扉

健士用邊將其四韻

力比健獲心計遠目如快鵠身膽危一箭射往野獸

死隻子撒樹山木枯

其二用邊將其五韻

手舉百鈞恒禦侮足行千里常捍頭有力難制有德
服無食不憂無酒愁

其三用邊將其六韻

有時射獵臨岡阜步履騰騰過飛走往瞻回顧盡高
深鷹鵠驕驕皆向後

其四用邊將其七韻

如此百人其經營不日可築三里城彼一鉤金一與
羽何足以與言重輕

芳洲詩集

承

寬征用嘲將軍韻

玉書前日降 天府來年預許寬征賦問閣無閒兵
與民老壯歌歡童稚舞

其二用嘲將軍其二韻

四方何以樂豐年三白呈祥六出舞行見自春徂夏
秋五日一風十日雨

其三用凱歌其一韻

聖德寬征并弛貢神功石武兼崇文萬方四海咸熙皞
仰戴重華與放勳

其四用凱歌其二韻

脩治九功同舜禹闡明六學用
化祝頌掄揚莫報酬

其五用凱歌其三韻

比屋欣欣溫飽樂連城藹藹仁義風德爲天地生成
德功是

君王治教功

設興用凱歌其四韻

南北貢獻窮越狄東西欵附盡夷戎明明黃道三辰
順藹藹淳風四海同

天馬用凱歌其五韻

芳洲詩集

弄

飄飄鳳臆戴龍髻逸態雄姿莫敢騎好貢

九重城闕下日隨仙蹕尾鑿旗

其二用凱歌其六韻

早分龍種出渥洼遠駕鑿鑿靖沙漠立仗應忘汗血
勞嘶風尤想天閑樂

聖節日長至用凱歌其七韻

重重祥慶共朝來喜氣歡聲徧九垓一統震陽從地
復萬年壽域自天開

其二用凱歌其八韻

萬年歲歲有長至今歲欣同

聖節來自昇

皇天隆福慶壽觴須進一千四

長至日飲用凱歌其九韻

時當坤遇天根暖義比乾逢月窟寒此日漸逢吾道
長勸酬莫放酒杯乾

其二用凱歌其十韻

一陽初動聲生理信似元酒澹如水從知小人道漸
消不須滿飲心自醉

憫窮用凱歌其十一韻

妻妾恒無留宿粒兒寒那有卒歲衣汎愛不救覺獨

芳洲詩集

罕

苦老稚寧免潛壑歸

其二用凱歌其十二韻

皇朝仁比虞周世哀矜惠鮮靡不至宜有承流宣化人
其明如鑑平如水

其三用凱歌其十三韻

仁人嚴設錄求庇赤子方除凍餒戈豈但臨饑發倉
廩濟貧方是布恩波

守令用凱歌其十四韻

近民撫字心無術蒞職催科政有聞亦得銓曹書善
最今人有愧古人歟

山村老叟用凱歌其十五韻

山村人家風俗淳四輩五輩不出村爲子與孫髮皆白高祖不存曾祖存

其二用凱歌其十六韻

取與莫施生計足譽毀無較心事空醉歌醉舞得其樂不知不識爲誰功

讀魯論用凱歌其十七韻

耕當問奴織問婢問非所學徒紛紛仲尼嘗聞俎豆

事胡問陳與行三軍

讀語孟用凱歌其十八韻

芳洲詩集

聖

仕止久速當其可用舍隨寓安行藏生民以來未有者賢如日月難踰光

讀語孟用凱歌其十九韻

往聖來學道攸寄大邦小邑神所宮言猶栗帛惠濟

世教揚鈴鐸聲摩空

其二用凱歌其二十韻

攝相三月魯大治官止司寇猶虞士經垂王法示戒

嚴亂賊警懼千千歲

結交行

人情交如膠漆固視義同金利同土視義同土利同

金朋友面目冰炭心

其二

交情一爲炎涼改厚薄相看各有在幾人交如管鮑心勢利不深道誼深

其三

人情少淳偏多漓交義不思交利思彼已貴富此尙賤難望彼有思此時

田家用聞笛韻

官清吏廉絕誅求况復田園倍有秋男意欣欣女顏悅更無慙蹙在眉頭

芳洲詩集

聖

其二用客居已三載韻

蒸豚炊黍拜農祠豈但孫曾有孝思但願官家寬力役普令耕穫不違時

其三用古征婦詞韻

不識安閑識苦辛出憂水旱入憂貧豈聞紈綺膏粱輩非是條桑播穀人

其四用春日即事韻

父子孫曾互耦耕出門阡陌任縱橫自家骨肉無他伴那有枉爭忿不平

其五用清明韻

何幸天書再恤農負逋徭稅並優容漫天沛澤誠稀
過徧地豐年更屢逢

其六用懷古韻

柴門大吠常驚吏芹澗蛙鳴每卜年不憚勞動供餼
稅惟將豐稔望

皇天

其七用暮春韻

一春喜得當時雨百穀欣看出土芽復恐故衣難卒
歲儻田更種木綿花

其八用道會韻

芳洲詩集

望

時豐飽暖尋常過歲歉飢寒絕未經稚子歡欣走風
雨老翁歌唱度霜星

其九用弔古戰場韻

不識貴賤通與窮那解圖智爭英雄五侯七貴門館
下自少至老無行蹤

其十用弔古戰場其二韻

門巷莫聽絃誦語屯堡惟聞鷄犬聲子孫童年至弱
冠十人九人未命名

弔古戰場其三

遊魂何事哭啾啾自恃英雄邁等流戰死沙場難報

主稱冤稱屈使人愁

其四

魂魄已歸幽顯外形聲長在有無中雲臺斯世功難
就泉壤何時恨始窮

其五

兩軍臨敵戰鴻溝生莫歡忻死莫愁死苟成仁生舍
義負榮負媿並千秋

其六

壯哉志士樂捐生一代功勳百代名風捲黃沙埋義
魄天懸紅日照忠情

芳洲詩集

四

其七

一自捐軀青海頭難隨附墓列侯坵雖然埋骨依青
海不愧朝宗達海流

其八

勇謀兼具白眉士文武雙全黃髮翁幾度悲吟山口
月一般嘆恨草頭風

其九

自漢以來千百戰戰場尤有鬼火流沉沙折戟易鉞
鐵報主冤魂難散愁

其十

舍生已屬千年事報國難忘萬古情
蕭蕭冷雨更風夕鬼語惟聞殺賊聲

其十一

戰士期趨水火上肯辭危險避深廣
成功咸望得生還報主寧知顧死塋

其十二

忠臣義骨填黃壤化雨仁風掃綠苔
至此尤蒙爲善報蒼蒼高遠豈然哉

高麗土俗用弔古戰場其十二韻

芳洲詩集

聖

土人何不重添丁年十五六收爲兵
所願賣刀買鼓續長供飲稅無師征

古松用弔前代陣亡有功老將韻

深山古松生何時高常千尺鉅十圍
猿臂舞風秋瑟瑟龍髯帶雨寒霏霏

謾興用弔前代陣亡有功老將其二韻

從古以來賢達士半生榮過半飄蓬
安危豈係言行外得喪難違義命中

孔門高弟用與知己語韻

師商可比方人賜求亦難儕
亞聖顏無奈懷賢思論

哲有如愚豹管窺斑

其二用悼將臣韻

偃養或失二親敬損孝寧廿一子寒
可以再求同仲論難將端木並顏看

其三用悼將臣其二韻

德行仲弓宜第四文章言偃可超羣
仲由獨抱兼人勇聞未能行恐有聞

其四用悼將臣其三韻

雖云能言行不逮言輒足以傳千載
賢以堯舜觀仲尼宰予雖往語長在

芳洲詩集

吳

懷賢

仲尼念從患難者斯世胡皆無在門
君子動不遺舊故此道古有今罕存

其二用嘲奔競韻

孔聖何爲畏長於匡匡人誤認爲陽虎
虎不顧言暴可憎回何敢死賢足數

其三用嘲奔競其二韻

誤認孔聖貌類虎如見老子形猶龍
萬古儒名寧壞內九霄神化有無中

搏虎行

士欲仁至與義盡切毋以虎懸我命縱令虎死我不
生豈爲從正順前定

炎涼交

友有厚如兄弟時執爲易移執難移交以義利易離
合難移同氣與連枝

嘲賭博

財匿因耽樂事捐花飄爲惹春風舞繞樹從教蜂蝶
愁居家那顧妻孥苦

其二用遷居遠高麗屯韻

賭博惟求利到身爭籌全不顧疎親醺飲杯酒聚數

芳洲詩集



宅

伴喧競一錢驚四隣

與王都使語

將軍自小將三軍將畧儒書憤討論垂示後人應繼
美攜封先代定蒙恩

臘月立春仍罷講武

未和將興武暫息雪霜未解春復還兵農一體少並
用耕守二事多相關

過昔賢墓

古時今日千年士客念家鄉萬里墳路口昔賢稱伯
在草間無碣莫知君

寒食嘲人邀喪親者飲收淚酒用寒食日有感韻

墜下從教花似錦鐫中任自酒如泉難收孝子喪親
淚舉食時來倍泣然

嘲邊俗居喪親朋夜聚柩前作樂飲酒歌笑爲樂
名曰暖伴用勢利交韻

古禮娶婦尙撤樂邊俗居喪厭蕭索吹彈歌舞必如
是歡飲柩前乃足貴

其二用可惜世人韻

喪不哀慟徒弔慰無間貧賤與富貴食稻衣錦如常
時傷哉何望能變此

芳洲詩集



尺

附錄芳洲先生年譜

門人館陶縣儒學訓導同邑王翔拜述

大明洪武十八年乙丑

公諱循字德遵姓陳氏芳洲公之號也是年公生於二月十六日寅刻時公先公年方四十平生樂善好施術士謂其生子即以後年四月十日推平不數得二〇二五為君臣慶會格範四餘前導太閤為月照天門格五星大要且曰此公累世樂善好皆貴命也特以賀公先公且曰此公累世樂善好效之明

丙寅

丁卯

戊辰

芳洲年譜

是年公仙兄總達卒

己巳

是年四月十七日公之母曾夫人卒公哀慟不欲飲食者二日比食得病月餘乃瘳

庚午

是年公之繼母胡夫人歸公敬事如生母久而逾篤胡夫人父舜元自其廬後頭來侍於邑之永和鄉無子乃就養於夫人見公敬事繼母不替喜曰老夫得所因矣一日公聞其兄靜修讀書人三體詩五言首篇未畢四過即走歸於父兄兄讀書是如此父曰明年亦送爾法讀書此兄加多

辛未

是年正月公隨兄入里塾讀書不三四回即自甘誦動止應對不羣流俗時官司更范民圖籍林

壬申

陳公士裕預有事焉至於公藝見公初入學歸曰此弟不凡龍洲氣數其在茲乎士啓見喻是年公之先公為公聘曹夫人禮書司箋翰者同邑梁不移先生公所從發蒙者所旌儀物十倍常數蓋愛于所推

癸酉

是年冬公之先公得奇疾術者推云貴命忌逢七力求醫藥甚至雖費重貲不顧

甲戌

是年三月十七日公之先公卒公哀慟絕飲食數日時公祖母劉夫人最鍾愛於公哭曰吾年八十而失孝子所賴者爾兄弟爾可復棄我乎公乃勉服冰漿苦卧柩側先是公之先公極意為母夫人擇良木置壽棺已二十有五年每三歲一加漆至是公卒急莫致善棺公語兄曰祖母壽康未艾盡用其壽棺歛先考徐為祖母別選良木為之不用其壽棺歛其美乎眾皆稱公謀闕成人罕及

芳洲年譜

乙亥

是年七月公之祖母劉夫人卒公哀慟逾產母時公兄弟所償獻先公之棺預現已半歲矣完美與喪悲皆不下先公人稱夫人有孫如子十月公繼母胡夫人亦卒道所生妹方及五歲公痛母如所生而撫妹如同胞靡不哀恤十二月公兄弟啓曾夫人之墓與先公合葬於邑北缺城外之濠上而附葬胡夫人於右

丙子

是年邑中有姚姓者訟鄉百餘人於朝詔接察官往就詰時僉事潘健至前驅後擁勢頗赫赫公繼母父指語公曰若不畏乎公已讀孟子畢即應聲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則公傳其志

量

丁丑

是年公有友為里塾師以儒學弟子員被約束託公代為投徒久之其徒樂公善教父兄欲辭師而延公公曰某非特不足為人師亦豈可接人席遂長往不復至

戊寅

是年公繼母父胡公卒公哭少止語兄曰外祖讀書知理道相敬必以禮遂相與奉養東城角清溪書院故址祖塋之側禮分皆稱時公先公遺世數年貧苦雖遠不逮於前然尚倍於中人之家故公懼簡於禮無以稱母志於地下而然

己卯

是年公之從叔一敬公入罷官始自江外來歸先產具在乃改築於東門外一里許居焉公即往從

芳洲年譜

卷一

三

受業一敬公既知公讀書自喜聞以語同里士奇楊公曰先兄和林公有干矣蓋公先公與一

敬公楊公雖歲長少不敵然先後學於海桑陳心吾先生之門而一敬公後與楊公又皆久處江外至是始得同歸鄉里故喜而語相知如此

庚辰

是年公從叔一敬公受聘往教東南鄉大姓康氏塾欲公從往受業公計去家一舍許未免寄食於康氏與其寄食取輕於人孰若積待問於叔每月一歸之日又得助兄幹家遂止人以其重連耶

辛巳

是年二月十日公入邑庠補增廣生監監察御史海寧李貞至觀學見增廣生止十六人曰何名為增廣命食廩生各舉一人時余學夔蕭省身者公叔一敬公女兄之子女兄之婿也皆深知公學發首欲舉公公兄力止之曰僕鮮兄弟幸舉他人省身不使人知遂以公應初公兄弟止以字行至是

公始固字命名並冠是月一日士奇楊公以聘明經啓行道聞公被舉事寓書歸質一敬公曰吾兄喜和林公有子之言信矣

壬午

是年邑率四明孫公公餘之暇日課諸生於學孫公自負能詩令諸生賦雲從曉日月上書樓公詩先成其雲從曉日結句云雲知四海為霖廣待到中天捧玉皇孫公嘉獎之曰足見所志

永樂元年癸未

是年八月公與同輩十餘皆以公事至郡見太守蘭公芳蘭公獨令公作止於敬論論成深見嘉獎問曰今歲何不赴舉公答曰周憲與大人有禁非真才實學者毋令來試況生學與年俱下者復無禁亦不敢預此蘭公笑曰大器晚成大人有禁無官欲以公補食廩生闕然厚私例凡補此闕必出重費以公酌退者公取以昭得廉乃以未觀楊屋不放遽受為辭

芳洲年譜

卷二

三

甲申

是年十月按察余事清漳林公喻以行部至吉取郡邑學諸生幾三百人合試於郡隔別防範印卷揭名之類發同鄉試預致耆儒陳士瞻劉迪哲試畢考其所作三場之文中選者凡百有一人榜出公名居第十六考官批其文云義策俱精王必世而後仁論尤發倫太守沈公具紙筆墨以薛中者比散至公林公親加一倍後有御史姓施者至泰和問公見獎於林公命題如我者其推春秋乎罪我者其推春秋乎與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之類試邑諸生防範尤嚴試畢收所作文稿往郡城棚名嚴考取八名書於榜遣人送縣公居第一其第二第三雖仲深曾春齡年皆倍長於公者也令沈太守徐旌之

乙酉

是年公赴鄉試不偶初公以未娶辭超舉官以公平日多見獎於上官及以其未觀楊屋爾不食

廟為吉必欲公往乃不得已而行此歸遂以補食廩生

丙戌

是年二月十七日公以是年干支同其先公生年月日同其先公忌辰兄弟痛哭終日如初喪時水漿不能入口初兄疑是冬為公娶公以痛父不忍託曰陰陽家不云丑刑戌遂止

丁亥

是年十二月十二日公娶宋徵舉樂公曰禮三日不舉樂況不肖不幸居永感可娶婦舉樂乎禮止卒不忍用先是教諭蒲城陳先生顏見公學行禮為熱賓遺子及擇增廣生祖父兄篤於訓子孫弟之士容遺從公受業如鄭崇魯宏王翔曾衡袁和張顧康榮會獲劉組蕭儀及羅存謙張希望王秀章二十餘人皆是其後或舉進士和貢明經才學或補太學上舍累官參政知府監察御史知縣京職教官之類不下十餘其

芳洲年譜

聖

戊子

是年八月按察僉事倪公懷敏行部至縣訪諸生見選欲求進加責曰日午矣姑俱試庫爾論公文先成倪公讀畢批曰論切而明文瞻而整佳作佳時以疾不果耳

己丑

是年公姊歸邑鮮溪高氏公憫其孤資姓之外割已所受先公之田其入歲可給二人者助之庶幾如不孤焉既而兄靜倚亦割助如之參政浦城潘公賜至泰和命三場題試邑諸生多矣皆未及也公為第一名曰吾所聞江右郡邑諸生多矣皆未及也公為第一名可為眾一論尤當為其第一蓋潘公甲申進士臨好談文而恒以作詩自負云

庚寅

辛卯

是年江陵張公源來宰邑剛正有為聞公之名深見禮重張公再三咨以邑中利弊公曰外事少知所知者學中事須他日公言之期日張公少知禮生不富十頃作弊店民慢神儀物出於有司派買學行皆不當十頃作弊店民慢神儀物出於有司派買近于餘言悉見聽川貨助之人智愚何置所陳宿弊鄉校未仕張公寓公書與之視後十餘年純仕京師問語公曰往時與家兄本深書至今珍藏蓋重言之當也八月公赴鄉試第一場畢以病不能再

芳洲年譜

聖

壬辰

是年淳安洪公俊以舊宰復任泰和共待時至公座也傳佐官屬師生者皆成在侯參洪公問曰某嘗得於傳聞舊官復任先就露臺東向五拜叩頭謝恩畢升公座此禮得於傳聞未審吾當行否眾皆然然復逐一問無敢決言行否洪公與眾曰將若之何哉時五誠公始至得聞前事進曰太尹公跌足無公名因言論德揚公上奇見江右知試錄又無公名因言論德揚公上奇見江右知兄已二載矣思兄德遇猶見一敬而乃積久不何耶固志於遠大耶二月十六日公長于生不可以習進大耶二月十六日公長于生

癸巳

甲午

芳洲年譜

是年當鄉試上官如布政使殷公序輩多知名舉凡遇泰和必丁寧公填起廢或飲酒蓋聞公果與皆以病不果卒試故爾瓊州太守王先生居喪在家爲公築得鼎卦曰離文巽章上九爻獨發爻辭

乙未

是年正月二十九日公至北京二月會試十五日
試第三場將午公得病幾不可支勉強錄畢先出
自必不偶矣榜揭名在第二間以鄉郡見修撰
王時彥先生先生附語公曰足下卷首所考公論
本當非一某力爭之修撰梁公主文之首竊語某
曰得非江右解元果爲此人我又同邑雖出於公
人將疑我二人有私姑以居次人對復爾我復能
抑之乎公曰自己過分安敢他望三月廷試擢
公第一甲第一名賜進士及第授行在翰林院
修撰階承務郎賜第於萬寶坊命修五經四書
性理大全書修書雖胡錫金三公當首然居內閣
不暇及此而准立例廢置諸務悉付修撰蕭公時

中與公二人而三人者視成而已既而論德揚公
自南京以書與侍講鄉郡公仲熙諸公有曰士
奇聞勲使云某來時見放進士榜其第一爲江西
泰和縣人果德道耶竊計此人理應得之顧其平
日自重自力有非倫輩所及旦夕必循例入翰林
幸相與有切磋之誼楊公復以口號二絕寓歸秦
和示教諭朱公善應曰曠傳東門合起狀元坊註
林燭有光爲報温州老文學東門合起狀元坊註
爰兩回不是學生失信呵蓋朱溫州人子從公
受學公起鄉試朱曰足下但作解元當爲起解元
坊已而失信比赴會試又曰若作狀元當爲起狀
元坊故楊公以爲言朱復失信後起狀元坊者上
官有司之力請中書舍人朱孔易書額者儒陳士
瞻議上牌額文楊公口號第二首曰龍洲迢縣千
年議黃甲初登第一名從此最景題榜首東城迎
喜過西城其後六年城西曾鶴齡舉進士第一後
十八年癸丑泰和典史真定曹
鑑亦然楊公以爲其詩識云

丙申

芳洲年譜

上覽畢召胡公至公五人近前諭曰四方所進祥瑞何
益於治越前古修書官四十二人俱厚蒙宴奉九
皇上聖制起至居翰林院南宅
踰月始至

丁酉

是年正月公之夫人來自秦和公受命預修歷代名臣奏議三月十五日駕復幸北京仍命東宮監國諭德楊士奇職輔導益以贊善梁潛舊例駕出東宮有事令諭百司百司啟事悉於視朝參時非職輔導及春坊官不許闕召獨見凡召與見門官記其進出日時月報行在冊楊公病病風不能造朝累月文翰之事梁公一人爲之不給尚書蹇公度子卿公交薦公善知不可召見命諭楊公有文翰事令公代爲來進蹇卿尤薦不已公慄慄懼歎曰倘一召見漸獲戾何足道恐累

傳
科目高第足副士望公本不敢言辭但懷行在誤

是年三月公任修撰滿九載免考績四月隨
征和寧王阿魯台八月還京兩隨征皆與學士

楊榮金幼孜共事
仁廟廟統九月陞公為翰林院侍講附承直郎時
上諭思善門選春坊官吏部尚書塞公引公與御史黃
宗載等八人備選
上曰陳循北京新科狀元朕知其人所存還留翰林院
用故有是命受命直解資治通鑑共事者十數人
洪熙元年乙巳

是年三月公承勅命并贈公之先公彥和翰林
院侍講附承直郎母曾繼母胡皆安人妻魯氏封
安人恭錄公等所承勅命

奉天承運

皇帝勅曰國家制文學侍從之臣而用之於講讀所以
資其學問之益以為致理之本諒非其人曷足以稱

爾翰林院修撰陳循早魁賢科遂為修撰祇勤纂述

芳洲年譜

堯

歷年滋多顧其清慎坦亮和厚易直宜有叙升茲特
命爾為翰林院侍講承直郎於戲講讀日侍朕左右
以道德為說士之欲致君澤民者莫宜於此其益懋
誠敬正學以言用光我寵命欽哉

皇帝勅曰朕惟為人子者孰不欲顯揚其親故子之賢
而能恭勤效職者朝廷必推恩以遂其顯親之心而
勸天下之為孝者也爾翰林院侍講陳循之父彥和
善裕于躬慶延於後致有賢子為國近臣推厥本源
宜隆恩命今特贈爾為翰林院侍講承直郎寵褒不
昧尚克承之

皇帝勅曰朕惟人子之賢本於父母故國家推恩臣下
必溯及其所生存有褒榮之命歿有追贈之典焉爾
翰林院侍講陳循母魯氏夙有德善著于閭門用生
令子光予侍從揆厥所自宜有顯褒茲特贈爾為安
人靈其歆承永賁幽壤

皇帝勅曰朝廷寵待其臣必推恩及其父母所以嘉賢
而勵孝也爾胡氏乃翰林院侍講陳循繼母夙秉節
行著于州里慶鍾其子式效用予左右推厥所由宜
錫恩命茲特贈爾為安人賁爾九原于遠有輝

皇帝勅曰人之大倫所重乎夫婦者為其作配於內而
芳洲年譜

年

有助相之德也故國家推恩之典必有及之爾翰林
院侍講陳循妻魯氏躬勤婦道以相其夫致能盡心
於所職茲特封爾為安人恩命之榮往其欽服
於所職茲特封爾為安人恩命之榮往其欽服
宣廟廟統七月公得省祭于鄉之請十月歸至泰和十
二月公兄弟皆先歿父母三喪而奉先公與繼母胡
合葬于城父故壙附葬西北數步何則子孫為
乾亥而奉母魯氏附葬西北數步何則子孫為
上先高祖墳之右稍却向皆辛酉三喪之遷皆如
所贈官品具冠服帶葬葬畢焚香告祭又於清溪書
院故址落祠考親定公喪遷葬五十六都金華山
之南半公幼聞母胡氏云公曾祖妣黃氏夫人卒于
元兵變時潛葬清溪書院故址久而墓平失其所
在不故回求恐傷他墳歲畢少傳楊公士奇為公
先公擬墓表自京師寄回與公兄弟刻石刻畢以
石不稱未立公高祖墳蓋元聖順二年所葬看墳
之人今為梁元之祖當時其山
築室與之自誓子孫世承其守

宣德元年丙午

是年 朝廷以修

太宗

仁宗皇帝實錄遺官驛召公與學士金公勿致侍讀錢

仁廟

公君禮起預其事九月六日至京還得分修洪武

上廟

始末時建入館以學士曾公聚與公南京初科狀

元共領首館蓋在此時視他館三年事加多倍而

丁未

是年禮部會試天下貢士翰林擬進公名請命為

芳洲年譜

考試官公曰會試額取百人而某邑就試者五

十人中之多寡雖與試官無干使某預考試列第

戊申

是年公之夫人來自泰和未幾公被召命入直

南城

公薄共事日承顧問應制所作多仁民納忠之言

聖賢

禁處不便於舉動也命貴人朋友泰寶更

賜宅

於玉河橋之西

己酉

是年置直廬於南城河西而令湯公與公移直於

此時來共直同堂各室居者中書舍人朱祚待詔

出宿在齋宮則中書借四人者夜宿直廬以俟

召諭自是鄉試會試翰林不得以公名進請命為考

上見信在退取經傳之語為對書之春帖貼於私室賓

客不不見之處曰有諱諱則入告於兩后非仁義不

庚戌

其不飲自街恒如此

大駕

是年五月陞公為翰林院侍講學士階奉訓大夫

大駕

出巡近逾十數日還自是

宿直

於夫人櫺其母子屏所不至時從官皆扈蹕

建安楊公榮慶生辰聞公生子咸為喜曰此子

辛亥

亦今日生壽之徵也蓋公往日生子多不育云

芳洲年譜

是年正月二十三日公之子瑛生方閱月曾夫人

病又三月卒

上以朝延憫念賜葬甚厚先是元夕

壬子

是年公蒙

賜給官舟遣其外親進士羅崇本送曾大人柩歸葬

賜宅隘復賜于其南之城下冬公聘娶郭氏繼曾

癸丑

是年公病

命一臨視必有錫養病或寒治范每三五日承

名稱於當時者范滂 甘於公曰勿以小愈輕出
必全安乃出耳公不能入 觀者數月
上凡有遠臣公雖不在前亦加之公叩頭曰
大地覆載父母生成恩孰有大於此感荷酬報百世難
忘公所病愈入 觀有見
上好文學之士乃傲雅頌作詩獻者
上怒疑其求進遣人以詩示公公曰詩誠不工但有忠
愛之意遂釋然不加罪月餘乃知為御史鄭人張
也指

甲寅

上篤於學有日 乃自湖湘馳奏勸讀大學衍義然其語
上赫然怒即命速致 籍其家既而令中貴人以問於公公
曰大學衍義一書宋儒真德秀述帝王脩己治人
之要在是誠不可不讀者俗士迂濶且處遠外不
聖上無書不讀故有此舉怒之誠當但緣於忠愛所發
芳洲年譜

上意稍解然也中貴還奏
流若此公退而思久之比建籍至竟緩其法從善如
則其人蓋粉矣久之始知其入為按察使事姑蘇
大駕巡遊過宜府萬全至尊麻林等處而還公自被
召入直以來凡承 顧問應 制輒蒙錫賚月無虛
旬尤稱 旨處褒賞逾厚公之感激所謂
大地父母深恩厚德所不能過仰戴報稱百世難忘之
言未嘗失諸口云是月公承 結命並加贈公先
母封宜人恭錄公等所承

奉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翰林學士之職朝夕左右所以備顧問
典詞命非內外百司之比故必簡學博履正之士居

之庶以稱厥官焉爾行在翰林院侍講學士陳循攝
魁廷選文行兼茂事我

皇祖

皇考登侍從以至於今纂述編摩率殫乃力暨
三朝信史益克盡心是用進爾官資俾貳其長廉厚祇
飭久而不渝考質論思式稱厥服今特陞爾階為奉
直大夫職如舊用示褒嘉夫文學施之朝廷者必推
於先王之道乃可貴也而自古君臣之相知難矣朕
既不忘爾勞爾益圖懋厥官以永有嘉譽欽哉

芳洲年譜

齒

皇帝制曰國家簡用文學侍從之臣資其論思以益治
豈百執事之倫哉有才行宜於是者其必有所自矣
爾贈翰林院侍講承德即陳彥和乃侍講學士循之
父善積厥躬未試而歿乃有令子蔚為文臣慶澤所
鍾實自於爾是用加贈為翰林院侍講學士奉直大
夫九原有知服茲寵命

皇帝制曰孝子之愛其親靡有存歿之間也故朝廷推
恩於臣必及其親所以體其心而重大倫也贈安人
曾氏乃翰林院侍講學士陳循之母既因子受追贈
矣子今遷官亦進爾之榮命贈為宜人幽壤不昧光
賁無窮

皇帝制曰朝廷加恩命於臣下而必及其父母者所以
重本勸孝也贈安人胡氏乃翰林院侍講學士陳循
之繼母嘗因子之貴受贈矣子今陞遷復進爾榮贈
為宜人服此隆恩永光泉壤

皇帝制曰妻與已齊人倫之正也肆朝廷推恩其夫必
有及之而存歿不問焉翰林院侍講學士陳循之妻
安人曾氏秉性柔淑而不承年夫既顯庸亦宜優進
是用贈爾為宜人服此榮恩九原永耀

皇帝制曰國家推恩於臣下而必及其室家者所以厚
人倫之本也翰林院侍講學士陳循繼室郭氏克相

芳洲年譜

奎

厥夫茲特封為宜人服此隆恩毋忘儆戒欽哉

聖上不豫因令中貴吳范一人論 昔於楊公溥與公
上凡額問制作多注意於士奇與公且二公又同鄉是
其有比不微公來共事恐非已便比新歲
上賓天託言且夕實錄與留公以事繁脩誼著雖出
然公實著

亡卯

是年公寓居於 文淵閣之東開預閣討論文學
之事日與侍讀學士王公岳侍講學士王公英三
人者偕而會食則三楊公者俱同既而公受

宜廟實錄其於
聖德神功之盛得於躬遇而日親者獨復實焉

正統元年丙辰

是年禮部會試天下貢士 命公偕學士王公直
為考試官同考官則太常少卿魏驥諭德蔡瑋
撰王廷周叙陳叔剛孫曰恭馬倫檢討陳璉皆推
選於翰林非比泛聘於尋常者而得士之精實亦
非尋常之比蓋以
聖上龍飛初科不可不重故也三月公預受
勅兼 經筵官自是日與少傅楊公士奇等日侍讀

上前至於刪正講章受選故事以進則出二三
人手公預其一恭錄公等所受 勅諭

皇帝勅諭大師英國公張輔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
大學士楊士奇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
榮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楊溥等

朕祇承

天命嗣承

芳洲年譜

奎

祖宗大寶統御天下用至神人而即位以來弗遑夙夜
承為厥道必學乃明今以初九日御經筵命爾輔知
經筵事士奇榮溥同知經筵事詹事府少詹事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王直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王
英翰林院侍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侍講學士陳循
侍讀苗衷侍讀高穀脩撰馬愉曹鼐兼經筵官溥衷
穀愉鼐專侍講讀翰林春坊等衙門儒臣分直侍講
夫大道原於天堯舜禹湯文武以隆政教而周公孔
子闡明之我

祖宗世所師法以安天下則等宜安心竭誠相與討論

是年二月公留次室莫氏居守家室而乘驛舟啓行赴京五月二十日至六月復授翰林侍講學士

命并贈公祖考親定嘉議大夫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加贈公先公侍講學士彥和如之贈公祖妣劉繼祖妣劉加贈妣曾宜人胡宜人妻曾宜人及加封總室郭宜人俱爲淑人恭錄公等所承

諭命

奉天承運

皇帝制曰經筵之官所以陳論道德備資顧問非專講讀誦習而已筵閣之職所以參預謀猷毗翼政理非專文學辭命而已國家列官以經筵兼館閣往往寵以重秩固有自來而朕尤意嚮之蓋信任之篤委託之重非其他可比也然非操履純正文學該博明於體要之士則不輕畀咨爾奉議大夫翰林院學士陳循登自賢科廷魁多士歷官禁近荐事

三朝紀述公精克禪信史暨朕嗣統之初兼以經筵之芳洲年譜

充

務並居岩密朝夕論思顧其坦亮謙溫端方廉慎明於古今朕心眷倚雖常置諸文學侍從之首然未暇予好賢用儒之懷肆特進卿嘉議大夫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尙推古先聖王嘉言善道敢沃朕心庶于至治以副簡任儒術之意卿其懋哉

皇帝制曰國家羣臣勞動於君事者咸得推恩榮其祖考矧惟經筵館閣史局之臣而屬之以講論經史參預機政者哉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陳循之祖覲定安恬務學蹈義履仁敢於後昆爲朕臣淵推厥所本宜有褒嘉今特贈爾爲嘉議大夫戶部右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冥漠有知服茲寵命

皇帝制曰爲君欲其臣盡忠於國者則必體其心而從其志譬古聖王知人情之莫不孝於親也故制推恩之典以申獎勸之意朕方任賢贊理則必有以褒榮其親而愜其志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陳循祖妣劉氏積德垂慶暨於孫子在朕左右日效勤誠茲特贈爾爲淑人賁命之榮永慰冥漠

皇帝制曰君之於臣褒榮之命必及其先世者所以溥仁恩而隆敦本之義也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陳循繼祖妣劉氏夙有令儀著于閭閻善慶所萃致

芳洲年譜

卅

有賢孫勵翼在廷贊予于治揆厥所志褒命宜加特贈爾爲淑人錫賁九原用垂永世

皇帝制曰士之仕而能勝任國事者國家推恩必及其親固以旌寵賢者蓋亦嘉荅其所生也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陳循之父贈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講學士彥和義篤鄉閭惠賜窮乏存心長厚終始弗渝德既裕于乃躬慶斯延于厥後致有賢嗣爲朕臣爾朕方異其成績肆申錫於所從特進贈爾爲嘉議大夫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命典之重貴于無窮皇帝制曰賢才爲國家典辭命參機務講論經史以弼

加恩之典必及之所以榮內助之賢也戶部右侍郎

然易晷有而赴景表之立遂不能止分惟與
故二三內臣力以保護

宗社迎復
聖駕為心早夜督同所司招集中外軍馬專務戰守以

聖駕為心早夜督同所司招集中外軍馬專務戰守以

聖駕為心早夜督同所司招集中外軍馬專務戰守以

聖駕為心早夜督同所司招集中外軍馬專務戰守以

聖駕為心早夜督同所司招集中外軍馬專務戰守以

聖駕為心早夜督同所司招集中外軍馬專務戰守以

聖駕為心早夜督同所司招集中外軍馬專務戰守以

聖駕為心早夜督同所司招集中外軍馬專務戰守以

聖駕為心早夜督同所司招集中外軍馬專務戰守以

聖駕為心早夜督同所司招集中外軍馬專務戰守以

聖駕為心早夜督同所司招集中外軍馬專務戰守以

聖駕為心早夜督同所司招集中外軍馬專務戰守以

聖駕為心早夜督同所司招集中外軍馬專務戰守以

聖駕為心早夜督同所司招集中外軍馬專務戰守以

聖駕為心早夜督同所司招集中外軍馬專務戰守以

聖駕為心早夜督同所司招集中外軍馬專務戰守以

聖駕為心早夜督同所司招集中外軍馬專務戰守以

聖駕為心早夜督同所司招集中外軍馬專務戰守以

聖駕為心早夜督同所司招集中外軍馬專務戰守以

聖駕為心早夜督同所司招集中外軍馬專務戰守以

聖駕為心早夜督同所司招集中外軍馬專務戰守以

芳洲年譜



志

景泰元年庚午

是年中貴諭旨於公等欲尊生母吳氏為
皇太后令考前代故例可準者具以聞公曰故事惟有
宋以生母宸妃李氏為皇太妃事可準以行餘無
況今

皇太后受尊號在先自古尊無二上中貴以言不允必
欲重尊生母公曰必尊

皇太后為太皇太后乃可亦不允止許加二字乃以上
為尊之至聖為德之至尊為

上聖皇太后八月公受命尊奠先師孔子十五日
太上帝駕還京師先日公聞中貴見語明日

駕回迎居南城公曰然不若然非但日逐朝謁為難雖
三五日一見有所不便乃欲如舊臣朝謝望而

府

芳洲年譜



志

皇帝勅諭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循朕以眇躬祗

上皇過大同時赦免充軍官出城朝見者令復原職一

上皇過大同時赦免充軍官出城朝見者令復原職一

上皇過大同時赦免充軍官出城朝見者令復原職一

上皇過大同時赦免充軍官出城朝見者令復原職一

上皇過大同時赦免充軍官出城朝見者令復原職一

上皇過大同時赦免充軍官出城朝見者令復原職一

上皇過大同時赦免充軍官出城朝見者令復原職一

上皇過大同時赦免充軍官出城朝見者令復原職一

上皇過大同時赦免充軍官出城朝見者令復原職一

上皇過大同時赦免充軍官出城朝見者令復原職一

上皇過大同時赦免充軍官出城朝見者令復原職一

上皇過大同時赦免充軍官出城朝見者令復原職一

祖宗之聖尚猶銳情於斯况朕安所務而不然卿等其務端心竭誠相與講論臻其極至毋隱且徇從事虛名必二帝三王之蘊奧得於心而施於行俾四方萬國之賢遠蒙其德而獲其澤斯足以副朕之素志欽哉故諭十二月公承 諸命并加贈公祖考侍郎兼大夫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加贈公祖妣蘇祖妣劉淑人妣曾淑人劉淑人妻曾淑人繼室郭淑人俱為夫人恭錄公等所承 諸命

奉天承運

皇帝制曰國家經綸機務必置任親地密之官咨訪大猷宜就業純行正之士所以論思政理而著之謀謨

芳洲年譜



圭

潤色斯文而見於號令者也豈他材謀爵秩所可倫哉然非學有本原可以圖治體文有師法可以代予言素著聲望之良梃足以膺是選咨爾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循制科首選綸閣宗工明乎古今志于道義事我

皇曾祖考以至于朕祇奉

五朝展參國史制誥同知經筵榮歷三紀左右為德朝久納忠朕方圖任舊臣卿乃履毗新政顧始終之克懋豈崇報之可稽是用授以資善大夫錫之誥命用示褒嘉於戲啟沃之專朕有望中正于哲輔獻納之

篤卿可昧仁義之遠圖惟誠敬可以敏事功惟仁恕可以戮利澤往益懋庶副朕懷

皇帝制曰自古積德之深者必昌其後為國之切者必顯其先故朝廷推恩莫重乎敦本而子孫為孝莫大于尊親然欲有以體其心非是無以愜朕志贈嘉議大夫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陳觀定乃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循之祖學究諸古德裕乃躬延舉鄉邦垂慶孫子為朕近弼克效忠勤揆厥所從宜隆恩典特進贈為資善大夫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如故於戲褒嘉榮命既永賁于冥靈啟迪良謀尚俾

芳洲年譜



圭

昌于來繼

皇帝制曰人臣事君以忠固本其累世之積德國家使臣以禮必先于原始而推恩忠厚之政所存激勸之道斯在爾贈淑人劉氏乃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循之祖母蹈行德善作配君子慶澤所萃生此令孫朝夕論思在朕左右宜有寵錫以示褒嘉茲特進贈爾為夫人服此休嘉永光幽渙

皇帝制曰為臣而能忠以事上者善有所從故上之欲仁以惠下者恩無不逮厚其寵數所以遠顯親之心服乃光榮斯以見貽謀之效顧茲通典契朕盛心戶

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循之繼祖母贈淑人劉氏
有孫彌朕克效忠勤揆厥所從多迪懿教可無褒典
推及冥靈茲特進贈爾爲夫人尙庇後昆承綏厥位
皇帝制曰爲人臣而能事君以忠者必遂顯親之心爲
人父而能教子以義者必蒙推恩之典惟官愈進而
忠愈勵肆親愈顯而恩愈隆斯以見下無怠滿之心
上有激勸之道也贈嘉議大夫戶部右侍郎兼翰林
院學士陳彥和乃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循之父
鄉邑善人坵園佳士履仁蹈義恒揚忠厚之風惻隱
賙貧每收忠信之譽慶垂賢嗣爲朕哲臣雖屢膺褒

芳洲年譜



毛

典於

先朝尤宜申寵數於今日特進贈爲資善大夫戶部尚
書兼翰林院學士如故咨爾冥靈服茲顯命尙於後
嗣綏庇無窮

皇帝制曰人臣閑義訓於家肆朝廷得以彌其治國家
推恩典於下故人子得以顯其親雖因資孝以事君
亦必以貴而及母爾贈淑人曾氏乃戶部尚書兼翰
林院學士陳循之母柔明淑慎盡相成之道於家恭
儉慈仁施教訓之德於子肆朕得圖治之佐而爾膺
褒善之榮恩典所嘉宜隆無替茲特進贈爾爲夫人

服茲寵榮永光幽室尙綏爾後勉效忠勤

皇帝制曰士之仕而舉其官者必有所由恩之推而及
其親者蓋無可畧緣人情而制命數循國典以錫寵
榮固旌有份之良實勸天下之善爾贈淑人胡氏乃
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循之繼母婦道以順母
德惟慈肆祥乃家克有賢嗣興以彌治爲朕忠賢宜
有褒榮以昭寵貺是用進贈爾爲夫人服此茂恩永
光幽宅

皇帝制曰朕用天下之材以任其政之職思數所及既
爲其祖考之華禮秩攸加必增乃閭門之貴所以竝

芳洲年譜



毛

人倫而出治道敦世教而著國恩也爾贈淑人曾氏
乃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循之妻懿行淑德嬪
于令人相助之勤休有華閨肆朕賚彌厥秩用崇爾
效彌彰可無褒答是用進贈爾爲夫人服我命書尙
其不泯

皇帝制曰凡著內助成家之美斯膺殊錫稱善之休故
夫爲竭心效用之令臣則國有推恩及配之盛典茲
雖故事寵賚難逢爾封淑人郭氏乃戶部尚書兼翰
林院學士陳循之繼室淑慎恭儉譽于閨門累相其
良忠以彌朕允宜受祿以綏厥家曾不永年可無褒

惟茲特進贈爾為夫人尙其如存服我榮命

辛未

是年三月 廷試禮部所上貢士公為讀卷官

先朝補職茲二年來各部官一品者已二三人而內閣

命釋與先師孔子奉勅撰大學進士題名記

壬申

是年廣西土官都指揮黃茲希恩寵自廣西馳奏

上立已子為皇太子恭至不發遣中貴以茲意說公等

上知東宮向為公所贊襄立者毅然語中貴曰自古父

芳洲年譜

五

有天下傳之于未聞有議議起遂命以奏示百

官令會議以聞既以眾議更立一時遷擢東宮官

以少保兼太子太傅固辭不允者至二十有三其

上錫養者指有姓名

無窮治公偶有問因與中貴論曰人臣念主難不能

在此心人皆畏死決不敢有此事而況所指之人

公率內閣同官集古聖帝明君行事名曰勤政要

誥命并贈公曾祖考源可加贈公祖考尙書兼學士

太子太傅戶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贈公曾祖

俱為一品夫人恭蘇公等所承誥命

奉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保傳之崇資是乃臣工之極選弼一人

而宏治化均四海以展謀猷敬明啟沃之惟艱張大

輔成之匪易矧職一以兼眾在周德而備材凡今所

選經筵史局館閣樞機鼎餽之良率多承樂洪熙宣

德以來登庸密勿之舊故茲寅亮尤簡厥脩咨爾少

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陳循文學

該通器識宏遠夙有譽望蔚為名臣事我

皇曾祖考以至于朕咸跡顯庸敷歷丞弼卿佐命令鈞

芳洲年譜

今

於艱難致茂臻於康吉夷險不易其守夙夜匪懈其

勞宜伸眷倚之懷用錫綬寵之數可授榮祿大夫少

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同知經筵

事如故於戲執忠信之一節所屬老成處盈滿而不

驕豈煩訓勸服此休命往惟欽哉

皇帝制曰國家從古以來必具材猷之士方錫寵獨人

臣自祖以上非予丞弼之家莫獲褒顯其獲褒顯於

數世之後必積德善於百年之前此君子所以慶衍

於孫曾而朝廷所以恩洽於幽遠宜頒異數以旌善

人爾陳源可乃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尙書文淵閣

大學士循之曾祖篤行有閑懷材不試致茲餘慶及于曾孫肆予繼嗣之初得有倚毗之託宜旌所本無遠弗周特追贈爾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尙隆福澤綏爾後昆

皇帝制曰君子之積善不但在一時而必至於久遠故天之錫慶不但在其子而必及於孫曾天既緣本而厚其末朕當因流而旌其源此天與朕福善一也爾黃氏乃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陳循之曾祖母育德名家作嬪賢士恭儉刑於姻族慈孝著于閨門慶衍孫曾爲予丞弼宜有異數答其

芳洲年譜



全

前人茲特追贈爾爲一品夫人尙茂餘休永庇乃後皇帝制曰國家方圖倚任弼亮之臣以光大我

祖宗之業乃有積累德善之士以成就其子孫之賢進位既顯而益增推恩雖隆而未已蓋上以答貽謀之德於既往而下以勵移孝之誠於將來爾贈資善大夫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觀定乃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循之祖學足以華躬行足以善俗名譽傳於父老儀刑見於子孫致用五朝兼領庶職可無榮命以旌所從茲特加贈爾以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用詔爾靈永康乃後

皇帝制曰古者婦人之貴或因其夫或因其子與孫蓋非夫與子孫雖有過人之德首俗之行無所托以表見於世今朕輔臣有賢祖母育德勵行以成厥孫追賁爾靈可無寵命爾贈夫人劉氏乃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陳循之祖母族稱時望德爲女師仁惠加於宗姻善慶在於孫子致以才猷之美爲朕心膂之臣宜爾蒙恩有隆無替茲特進贈爾爲一品夫人欽予寵章福爾賢後

芳洲年譜



全

者未有不由積德累仁之深而致然也惟其積累之深故其寵榮之茂愈久不替此固天之酬答善人而實朝廷因之以勸孝也爾贈夫人劉氏乃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陳循之繼祖母德著閨門敬存蘋藻敦事上之孝敬重逮下之仁慈致有令孫爲朕丞弼宜膺福報以表德施茲特進贈爾爲一品夫人朕我寵光永賁幽室

皇帝制曰朕惟士既恬於謀身而急於行義天豈簡於報德而緩於旌仁夫嗣世生賢雖出於天之所畀而推恩錫爵實本於朕之所嘉肆泝流以及源屢緣存

而顯殺必寵以寅亮之職乃足爲德善之華爾贈資
善大夫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彥和乃少保兼
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太學士循之父仁恕寬
平見稱於里族忠信直亮著譽於鄉邦既有子以典
我命令樞機可無恩以答爾純良長厚肆五錫於褒
命俾屢承於寵恩特進贈爾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
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使人知有德之士雖
沒著無窮之休服茲寵榮永綏後裔

皇帝制曰朕惟君子貴寵人爵雖不及顯其親於當時
朝廷寵錫天章實欲以昭其德于永世自非積善行

芳洲年譜



金

義之有素安能獲福承慶之無疆凡有子爲朕丞弼
之臣由其親懋乃善義之懿爾贈夫人曾氏乃少保
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陳循之母歸
配名宗成助相之美撫育令子施教益之良使彼得
世其家由爾能躬厥道追原所本宜有異恩匪圖褒
大臣之親且以彰盛朝之典茲特進贈爾爲一品夫
人服此榮恩永綏後嗣

皇帝制曰凡君子之事上也莫不欲盡其忠肆朝廷之
待下也必有以遂其孝以朕股肱心膂之母可無綸
綍華表之褒緣其子而排恩爵於幽而示寵爾贈夫

人胡氏乃少保戶部尚書兼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
士陳循之繼母早歸德門聿脩婦道作止一於恭儉
俯仰極其孝慈淑慎之稱藹然福慶之驗大矣可無
異數以示寵榮茲特進贈爾爲一品夫人榮命所加
其永有耀

皇帝制曰婦人之德如玉在璞人雖見璞而不見玉而
其含輝光雖山不能秘故有令德懿行而不得聞於
人然能助相於夫自不容以不著况朕躬亮之配尤
有可察而易知之者乎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
文淵閣大學士陳循之妻夫人曾氏少攻女學秀于

芳洲年譜



金

閨門嬖予輔臣而不偕老雖累受

先朝之恩錫宜荐膺內助之榮褒爰有寵章慰其永逝
茲進贈爾爲一品夫人咨爾幽靈尙其欽服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國家得才猷之輔以濟於艱危未
有不由有賢淑之配以爲之助相其所以獲表見於
永世亦何莫非克贊夫良人雖歿著無疆之休使人
知有德之報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
學士陳循繼室夫人郭氏女德之純宗姻所譽歸予
丞弼克相乃家期偕老於光榮胡弗終於壽祉宜申
寵錫以資歸全茲特進贈爾爲一品夫人垂耀無疆

召茲休命

癸酉

廷年

皇太子冠命胡公漢高公穀寧行冠禮旬月之後前

皇太子更封沂王之冠乃命公與何公文淵掌行二

起錫養重輕相懸蓋

上以公嘗有無易樹子之論出於向舊故耳亦古人取

大衆示警自以濫居保傳不能毗輔所致乞賜罷黜別

先朝典故內閣事體文辭製作之類而然中貴論

吉於公等曰正統年以歷代臣鑑而然中貴論

以爲戒者進名曰歷代臣鑑以備觀覽公聞

上禁放縱游事乃平內閣同官上疏諫及勸

上博孝友任舊德躬勤政戒後用大臣與公同預聞前

上召公等入見

芳洲年譜

問曰卿等言禁掖事何自而知公曰得於都

陛下有則改之誠

宗社生靈之福也

上曰朕有固當改矣但君臣爲一體慎無聽人離間公

悚懼叩頭謝自是不復召見矣既而附名者有見

上不悅竊訝於中貴曰疏實出某之手令某等預名耳

命釋奠先師孔子加授公光祿大夫

甲戌

是年三月廷試禮部所上貢士公爲讀卷官公

列聖天地之大恩無片善涓埃之小補材疏薄久已

婉於衆官體病日昏茲愈加於職職因人成事苟

祿致災豈但宿客理不當居荷在他司何亦當退

聖恩憫臣前訴照依七十致仕定制放歸田里專任賢

大恩之至謹昧死 題伏候

勅旨欽奉

王音卿歷事朝廷有年况是內閣師保重臣朕以朝夕

賴卿匡輔治道難照常例雖稱引年所請不允再上

題爲老疾等事臣昨乞

大恩不賜允俞切惟清要之地衆所奔趨賢才之途礙

難獨占雖大馬之心不意於報

國衆桑榆之境將迫於茲惟謹足知難誠切在躬之

聖明大能曲賜於包容而宅俊賢不隱懷於念誠况才

有限而難強兼病不減而益增更冒寵榮必速顛

覆乞投閒散以謀養望

朝廷開通賢來愚去之門

國家成就難進易退之上臣雖老死不忘感

思無任懇請之至謹 題伏候

勅旨不報數日之後

因他事召見

以論公曰

朕以

先朝信用之故留卿乃苦求去如此何耶公叩頭曰臣

任使加以庸劣無補徒取竊祿妨賢之議而爲

集 31—333

後未成書而止必欲有所述作莫如成此一書
亦繼述之一端也中貴以言遂命進士分授四方
幸儒臣未備者又以資治通鑑綱目無宋元事命
勅公等為總裁官恭錄公等所承

皇帝勅諭少保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陳循等朕

惟古昔帝王盛德大功載諸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與
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著於仲尼褒貶之書足
為鑒者不可尙矣朕既夙夜留心中茲然惟善惡不
備則或監戒不周顧自周威烈王至於梁唐晉漢周
之五代事書于朱文公通鑑綱目者亦天下後世之
公論所在不可泯也朕嘗三復有得於心獨以宋元

芳洲年譜

全

所紀未及預茲竊有歉焉卿等其以二代史書參酌
倣文公例編纂上接通鑑綱目共為一書以備觀覽
應用編纂官屬其推勤敏有學識者悉具官職姓名
以聞夫稽古右文實朕心所欲肆令卿等為之其尙

精審毋忽故諭

勅諭大學進士題名記

乙亥

建年二月公受
命釋奠先師孔子公率儒臣纂修天下地理書成
上表進呈
賜名寶字通志命錢謙梓既而公以總裁增授
華蓋殿大學士兼文淵閣大學士保傅尙書悉如
其其他陞秩不差六月公奉

勅諭重脩南京先聖廟學之碑

丙子

是年公以衰疾乞骸骨歸不報

天順元年丁丑

是年正月

郊廟社稷十四日不能躬祀
景泰不豫不能躬祀
右順門裏耳房內相與直造其所告於輿曰不樂年

大駕或三五日不出視朝令百官起
東駕朝參啓事此是
祖宗舊例公所知也但無力不敢言及請

上皇復大位耳姑曰今事如此必須請復
正統東宮庶可代視朝參望公入為某等面達此意
典公肯肯徐曰此公等大臣事與安惟當贊成於

芳洲年譜

六

丙公即偕諸公出與禮部侍郎鄒公幹姚公夔等
議曰此大事宜會多官共為之入眾則有可從之
理比多官至從否不一公曰從者請先親筆書姓
名於奏稿由是漸相倣從者遂眾明日章上批
各不允又明日乃已四章尾列官職姓名數多書錄為
章期必允乃明林章進至左掖門下門官不納
禮部主事俞欽林章進至左掖門下門官不納
聖駕重登寶位朝野折戴惟呼萬歲既而
上諭公仍舊視事又明日有邪佞之人徐有貞者平
昔為公屬官因果求公屈法薦已等事不從恨公
主是有貞以迎
駕功口侍
上前遂持此勢欺同進訪毀公又復脅使六科捏詞彈
劾上明即賜原赦明日有貞又復脅使六科捏詞彈
劾官再彈并脅多官枉問罪公竟被謫戍遼東鐵

行寓道與在論居之日摘取古人詩句之在心者
成絕句以詠其所存所歷所感並和凡千餘首分
爲十卷名曰東
行百詠集句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是年十月公謹擬進呈

神功聖德頌凡四章各百句七言近體詩二十首奉
玉音陳循進的頌詩送翰林院收着既而陳情
王音陳循歷事朝廷年久曾效勤勞因被不亭等挾松

芳洲年譜

允

誣害坐罪充軍今覽其所奏是非明白情實可矜特

發回原籍爲民問任公感

皇上恭念大恩不忘然此得非公忠愛存
心之所致歟恭錄公所進頌詩並序
臣循昔曾明事

中興四朝

仁聖於今有四十有餘年矣近蒙

宥罪謫戍極邊

厚德深恩無由補報憂惶感激難已于情謹譔

神功聖德頌凡四章近體詩二十首齋沐百拜昧死表

呈切以

皇朝實錄之事人不能觀堯衢鼓腹之詠世所得傳自

昔帝德煥乎古今多因公論出於田野况愚臣杜

首曾親觀

天地之大日月之明於當時荷

聖主寬仁諒不棄螻蟻之微芻蕘之賤於斯世有念活

無多目懼睽目以孤

恩恒揣死有餘辜肆竭誠而效頌雖管窺蠡測不盡

於高深望鑄納錄收益增於

隆盛上碑

垂憲之萬一下資擊壤之衆羣歌詠掄揚懷思祝頌

芳洲年譜

卒

臣無任戰慄悚懼之至謹言

恭頌

太宗文皇帝頌一

惟皇

上帝篤生

太祖削平僭亂 奄莫寰宇

天眷有歸爰膺歷數 乾坤清寧 綱常振舉

皇皇

太宗繼體承緒 廣大高明 聖神文武

勤儉溫恭悉山

天賦	以仁爲居	以義爲路	以禮爲門
以敬爲所	道合義軒	德符舜禹	日新月盛
人歸			
天與	爰自朔方	提衆萬旅	靖安國家
飭正			
皇度	士馬甲兵	熊羆貔虎	威而不殺
所至恩豫	旬侯要荒	宗親臣庶	尊之則君
親之則父	愛戴歸仰	心悅誠附	東西朔南
蠻夷戎虜	謳歌朝覲	懽忻拜俯	航海梯山
貢珍納土			
芳洲年譜	不遑亨處	業業兢兢	罔間晨暮
皇情謙抑			
好問好察	樂聞樂取	惟賢是用	靡擇微鉅
惟忠是納	靡論新故	豐潔烝嘗	儉約服御
以戎貽安	以農藏富	省耕視歛	春補秋助
惜才好生	賑窮恤苦	庶幾思矜	寸邪思去
福威予奪	咸率津矩	福予從厚	威奪從恕
憫災原省	宥過寬諒	秀發朽枯	春回寒泣
榮暴刑亂	罰終殛怙	上行下懲	一舉百懼
信堅金石	恩洽率普		
齊靈悅鑒	寒暑順序		

皇祇昭格	多黍多稌	爰建兩都	益勤萬務
繼承			
先志	隆長國祚	南交北狄	侍違負固
天戈所指	悉遵懷撫	武功既脩	文德誕布
表章六學	日星昭著	垂法萬代	揚休千古
玉葉金枝	永作民主	繼繼繩繩	尊居九五
於萬斯年	受		
天之祐	詩凡 三首		
文祖龍飛	自朔方首登		
宸極繼			
芳洲年譜	高皇欽明	睿哲符堯舜	勤儉寬仁
	遵禹湯一	話一言循	
	典則三齋	三沐奉蒸嘗	子孫式克遵
	成憲	蟄蟄繩繩	萬代昌
右一			
天生一體			
聖明君况是	重華繼放勳	家國早承平	福難華夷溥見
靜妖氛	方當歸馬散	牛日大布	
經天緯地	文四海八荒	臻盛治	
宸衷尤不倦	勞勤		
右二			

皇明永樂際中興兩順風調至治聲揚揚

仁恩兼德化魏魏

功烈與威靈 聲名萬古濟寰壤 事業千年煥日

星鼎聖鼎湖龍去遠不勝號拜想

儀刑

右三

恭頌

仁宗昭皇帝

章一

穆穆

仁皇

聰明齊聖 徽柔懿恭 齋莊中正

芳洲年譜

奎

奎

為道惟隆 為德惟盛 尚懷婉婉 恒存戒儆

仁已如堯 愈矜細行 孝已如舜 愈崇至敬

匪假人為 實自天性 聖瑞斯符 國本攸定

早以重華 上嗣

萬乘

教令所施 孚及兆姓 恩同雨降

學與日新 法健如乾 知幾如神 寧志以道

立愛自親 代理家國 攝不類禮 勤儉是式

精自是陳 起居惟則 宵旰念民 立賢無方

問善有欣 好問樂取 舍己從人 獎忠尚質

欽武右文 躬率臣弼 上贊

至尊 視民如傷 望道未親 弗違寧居

日隆師古 禮樂夷變 詩書鄒魯 夏時殷略

周冕部舞 雖精尤詢 無聞起處 法言逆耳

獨莚亦取 舉辭戾道 遜志必拒 惠鮮孤寡

賑恤貧嫠 保扶貞良 獎誘平恕 終日乾乾

惟此是務 爰膺

天眷 出震乘離 光被四表 格于兩儀

臨照有赫 垂拱無為 旬侯五服 暨類九夷

如星比拱 如水東馳 歸

皇之極 無偏無股 順

芳洲年譜

奎

奎

帝之則 不識不知 人效忠盡 神厭頑祗

雨暘應候 寒暑若時 物無疵病 世底雍熙

禮讓之風 仁厚之俗 接壤連城 聯里比屋

皇尤謙虛 不自滿足 益勤萬務 逾教九族

視遠聽德 達聰明目 重賚薄征 緩刑急育

攘除羣兇 哀矜庶戮 康衢興謠 華封效祝

願

聖人壽

儲皇萬福 子孫嗣統 永綏

天祿

詩凡
三首

皇皇

聖帝百王歆允寒溫恭冠古今 出震乘離昭聖瑞祖

堯宗舜渙徽音宏敷仁德兼文德允協民心與

帝心小大愚良叨 寵眷獨慚淺薄負

恩深

右一

早居儲副侍 鑒坡賢長偏承

帝寵多教養民生咨稷契緝熙

聖學賴邱軻 政師姬微寬征意 志慕堯衢學壤歌

蕩蕩難名何以頌

芳洲年譜

卷

太平天子建中和

右二

仁皇昔奉

文皇表一日三朝謹問 安九鼎入珍躬視膳婉容愉

色面承 歡劬勞萬感

親恩重誠敬千憂子道難

龍駕已遙純孝在恭書留待後賢觀

右三

恭頌

宣宗章皇帝頌

魏魏

宣皇

天賦勇智 溫恭廣淵 崇高富貴 大昭聖符

早登儲位 業業承乾 倦倦輔治 萬善格

天重華協

帝遂至國禋 嗣宰神器 政先仁術 化敦孝理

聰以民聽 明以民視 躬直如流 用人惟己

精一執中 難慎選士 述事繼志 持盈守成

成憲是式 古訓是憑 綏猷贊化 信賢任能

妙運睿算 嚴詰戎兵 親討有罪 躬征弗庭

芳洲年譜

卷

氣勢山嶽 號令風霆 不戮而殄 不創而平

從脅罔究 稔惡有懲 聲震夷貊 衆仰威靈

妖氛殄息 海宇清寧 制禮作樂 和敬兼具

儀中節文 音諧韶護 上奉

宸闕 恒致悅豫 下有邦本 咸獲生聚

尚不自滿 師古爲傳 世必義軒 治必堯禹

道學孔孟 謨烈文武 聖賢之域 詩書之府

出入旂游 宵旰臨御 匪徒資己 兼以垂裕

旌淑別惡 脩禘奉嘗 安邊柔遠 親民省方

不鄙片善 不遺寸長 不貴異物 不脩小康

巍乎煥乎 功業文章 比隆往哲 侔德

先皇 光昭四極 恩洽八荒

穹祇悅鑒 茂錫禎祥 篤生

正統 一人元良 超冠古昔 成周誕昌

三光貞明 二儀清肅 五伐偃戢 百穀蕃熟

几固覆載 美惡類族 仁義漸摩 膏澤沐浴

耳聆躬被 心悅情服 來享來王 悉臣悉屬

稽首瞻慕 傾誠願欲

聖子神孫 繩繩續續 得位得名 得壽得祿

億載萬年 受

芳洲年譜

詩凡

卷

天之福 四章

宜皇繼體乘乾日首務勤民與敬

天上法

祖宗先慎德遠宗堯舜急親賢百神享祀

誠千備九伐千戈計萬全偃武脩文隆大化揭天功

紫白巍然

右一

天命皇皇眷

聖神聰明文武古無倫 宏敷膏澤滋羣品 大正綱

常表八根片善寸長皆簡拔普天率土盡陶甄深仁

厚德齊穹壤茂衍

鴻圖萬萬春

右二

萬邦何幸際

皇明垂拱無爲致太平夷虜傾心歸

德教寬頑華面效忠誠

恩威予奪皆爲惠高下洪纖悉稱情淺薄無材叨寵

眷寒枯死瘁荷生榮

右三

長陪 玉輦上金鑾

芳洲年譜

卷

卷

帝德崇高愈克艱

祖廟歲時恭致孝 宸闈斯夕敬承

顏謀謨廣遠貽千葉禮樂光華照兩間慟望九霄

龍馭遠不勝揮淚拜

橋山

右四

恭頌

今上皇帝陛下 頌一

皇皇

至尊

聖智

天錫	堯仁舜孝	湯中武極	虞典夏謨
殷書姬易	匪勉而中	匪億而得	緝熙同學
究惟典則	大鈞有爲	至誠無息	與義微辭
往蹟前德	釋茲在茲	克念九廼	所處所由
正路安宅	出震乘乾	握符御歷	世躋軒頊
道臻義豐	首惟		
帝業	肇自		
祖宗	爰咨金石	表勒	
神功	乾坤莫位	日月麗空	英聲茂實
悠遠實同	華夷悅戴	臣妾欣逢	威蒙膏澤
芳洲年譜			堯
普際時雍	化已浹洽		
皇尤謙冲	乃厘萬乘	臨幸學宮	儒道尊顯
德教興隆	制度考文	惇典庸禮	五倫有書
旁貫經史	羣臣有鑑	備極載記	蕩蕩至教
無偏無倚	平平達道	如矢如砥	箕範敷言
周諮訓體	不一之善	惟一之理	徵諸今昔
其歸同揆	垂裕作憲	保邦興治	濟哲放勲
莫愈於是	博約之授	精一之傳	佩服既謹
擇守逾寺	事		

天如親	事
親如天	視膳致敬
惟急親賢	篤近舉遠
矩方規圓	示法天下
寵綏八埏	鴻名盛烈
重新宇宙	和氣熏陶
長育鳥獸	溥及過故
不城而守	百穀草木
祖考降祥	不培而厚
等祇敷佑	
芳洲年譜	
社稷鞏固	本枝繁茂
儲皇千春	
聖主萬壽	福祿崇高
天齊久	詩凡
億昔	
先皇御紫宸	巍巍舜知與堯仁
帝圖正爾承	
三聖神器天然授	
一人禹績湯中咸繼述	文謨武烈盡遵循
期賢佐獨愧孤	丹心捧日

恩未殺身

右一

大明

聖主御經筵賢選初當正統年精一早承

堯帝授典謨深契伏生傳養賢切切觀願象法

祖惓惓服尹篇共幸

皇圖天廣大萬年振後與光前

右二

聖祖

神宗廟至靈篤至堯舜作孫曾 志歆

芳洲年譜



百

前烈超三代碑勒 崇勳表

二陵美示貽謀兼後嗣光昭 創業與中興

皇圖如日華夷仰 萬代元良好繼承

右三

一自誓

皇臨御日四方萬國沐

恩麻中原久際雍熙治夷狄重除反側憂

聖德巍巍倬舜禹 神功赫赫邁商周微臣感激尤愧

切哀老深慚莫報酬

右四

一統山河屬

至尊永傳

聖子與神孫九重

帝派天潢正萬代金枝玉葉繁 國本真源

天所定人倫大典

聖攸教

祖宗况復垂經訓丕顯悠悠迪後昆

右五

明明

天眷福吾

芳洲年譜



車

皇夷險安危悉吉康恒以詩書爲服御惟將仁義作金

湯 鴻名已見超千古沛澤暹君治萬方願效嵩呼

祈

聖壽永固地久共天長

右六

仁明

真主復臨朝喜氣歡懌徹九霄四海謳歌歸

正統萬年祥慶自

今朝和平感召符蓂易善美兼全協舜韶

神聖無忘存儆戒歷代用此紹唐堯

右七

九五龍飛符

聖瑞昭然

天順與人歸臣民復際乾坤大海嶽重瞻

日月輝肅肅禮虔承

祖考雍雍愛敬奉

宸闕

皇情承法

天行健一日從教有萬幾

右八

芳洲年譜

天皇再造家邦日海宇升平實在茲 惻怛寬洪懷遠

邇 嚴恭寅畏奉

寄祇純乎二帝三王道允矣千秋萬歲期風虎雲龍俱

際會不才獨愧玷

清時

右九

卿雲捧 日麗

天中仰戴歸依萬國同 啟聖謀猷逾廣大格

神治化倍豐隆臣民溥荷 生全德

宗社長資保衛功高下均沾新

雨露可憐黃葉獨從風

右十

壬午

是年四月公自謫居還京 上表謝

恩而歸茲錄公所進表文

臣陳循謹

奏為謝

皇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垂光於覆盆無幽不燭迴瀾

於逝水無遠弗追拯念衰加哀矜憫恤臣不勝感

戴之至理合謝

芳洲年譜

恩臣循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百拜謹言恭惟

皇上一德同乾坤之廣大咸覆載於萬方

重華合日月之貞明普照臨於人表如臣草茅之賤

質亦蒙

江海之深恩向被陷於落井下石之讎人遂蒙謫以

屯田備邊之戍卒斯須難保顛沛靡寧戰戰驚心

惶惶度日萬幸仰賴

天與

皇上深恩厚德庇佑臣身處患難於四五年間臨萬死

而得一生受艱苦於數千里外度危大而存殘喘

茲蓋伏遇

皇上聰明聖智寬裕溫恭如日方中極廣大高明之

盛與

天同久盡財成輔相之功

作之君作之師追配乎堯舜禹湯文武

明其誼明其道務契乎易書詩禮春秋得萬國之歡

心臻一統之盛治

明見萬里之外尤嚴照於覆盆

仁敷九域之中重發生於枯木孳孳養賢以及萬民

之心切切愛人必先四窮之意雖愚臣薄命負壽

芳洲年譜



事

章摘句之庸材荷

聖主深仁除執銳披堅之重役

恩命播傳於千里士庶忻聞懽聲振動於一家妻孥

舞蹈幽壑春生於腐草廢爐暖發於寒灰繁鳥出

籠復遂山林之素性渴魚得水獲遯問組之橫災

親恩豈能及乎

君恩再造實不下於

洪造雖百口粉身碎骨消埃莫補於河山繼九泉秘魄

藏魂頃刻難忘於

德澤恨筋力日衰於老病不能效犬馬以驅馳崇忠

誠長激於心肝期永同葵藿之歸向端一誠而祝

望頌

萬美以掄揚匪愚陋之私情誠華夷之通願敬

天法

祖

聖明已超冠於百王納善用賢

皇上實允符於二帝制治保邦之有道承

先裕後以無虞是以

三光全而寒暑不溥致百穀熟而民人有江河海嶽

重重鞏固於四方

芳洲年譜



真

子孫曾元聖聖繼承於萬代得其位得其祿興隆

遠紹於

皇圖長如地長如

天永久上同於

聖壽謹齋沐昧死具表謝

恩以

聞

十一月十七日公以疾終於家享年七十有八公
子珊瑛以又明年甲申冬奉公歸葬本邑千秋鄉
五十七鄉羅公塘高祖墳右乙辰山辛
戌向之原遷公夫人魯氏而合葬焉

詩譜跋

先公平生行實載諸此譜茲附錄於詩之後者蓋懼散失於方來也嗚呼先公年四十七而生不肖未幾先夫人卒仰賴先公撫育母道兼備劬勞之德未報今先公亦見背矣終身重罪有弗能逃徒切肝腸莫之克盡其心也謹奉前詩與譜傾已所承家資

詩譜跋

百七

命工鐫梓垂之不朽以效分寸之大節且使子孫皆有以知先公忠孝之盡而荷

朝

廷天地大恩如此庶幾勉圖報稱於萬一然亦使後人欲知先公者得於此而采焉

成化元年乙酉夏四月望不肖男陳瑛謹跋

先少保芳洲公被誣謫戍政東行

時每於風晨月夕摘取古人所製詩句集成短絕凡若干首彙以成編幸叔父無逸先生系以年譜并頌辭板行於世不料遽遭回祿迨今板亦毀久矣嗚呼惜哉馥念先人手澤尚新曷可泯滅爰抽已費

詩譜跋

頁

命工重刊於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俾後之子若孫得有所考云
正德二年歲次丁卯秋九月吉旦
嗣孫陳馥謹跋

附錄爲 祖少保公陳情追諡疏

貴州銅仁府知府臣陳以躍爲先臣勞績久滙易

名缺典未補比例陳情乞

恩一體追諡以慰忠魂以副公論事臣江西吉安府

泰和縣人由舉人先任雲南楚雄府推官六年蒙

提行取免赴京考選陞思南府同知又六年蒙擢陞

今職茲當苗頑不靖拮据撫緝日夜皇皇安敢言

及其私顧臣有哀悃抱於數十年之前而無階披

瀝臣祖有勞績湮於百餘年之外而無由表暴者

今幸際

陳情追諡疏

百九

聖明仁孝之朝敢冒死哀鳴懇祈

垂憫臣故祖陳循由永樂乙未科進士第一果官少

保戶部尙書華蓋殿大學士恭事

成祖文皇帝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

英宗睿皇帝

景皇帝歷朝四十三年咸受

知遇兩同學士楊榮從

文廟比征也先土干及和寧王阿魯台等又累從

宣廟山口巡邊至蓼麻林等處宣德三年及九年奉
旨與學士楊溥日直南城應

制看本願問

聖政凡遇齋宿元宵等節俱令直宿嘗預修 三朝實

錄並寶訓及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歷代名臣奏議

五倫書歷代臣鑑直解資治通鑑句解尙書經文

批點胡三省音註資治通鑑紀事本末史記等書

又奉譔

御製五倫書序並大興隆寺太覺寺東嶽廟都城隍廟

等碑文正統元年奉

陳情追諡疏

百十

勅兼經筵官與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日侍講讀九年

命入內閣補士奇缺恭預機務十四年八月內

英宗皇帝駕留虜庭十七日聞于京師時有擁立卿王

者臣祖卽對衆颺言虜寇理屈而情畏大勢必不

敢久留

聖駕當立皇太子正位東宮以卿王輔之徐圖迎復無

容他議密與太監金英等言請問事實庶好駕詔

金英來說

長殿下兩週三歲臣祖應言但生一日卽是主人就寫

詔稿一道內有賢而且長等語又恭依

祖訓天潢派起

御名二帖同時封進遂奉

皇太后青草詔二十二日頒行天下人心稱快二十三

日推于謙爲兵部尚書團練京營二十九日舉商

輅彭時入內閣協辦機務時傳聞虜寇欲犯京師

中外震恐徐有貞妥議南遷羣情愈惑臣祖力拒

共議九月初六日因衆推戴

景帝卽位臣祖與諸大臣定計必須守護京城保安宮

陵方能整理迎回

大駕遂差官分投招集軍馬舍餘民壯及起倩民夫替

陳情錄疏

重

出運糧官軍在京採備遣官撫安遠近軍民勒兵

固守各處城池遂出徐有貞守彰德府使不得在

京倡言惑衆以此人心稍定十月初十七先奉

駕到德勝門衆恐虜情譎詐不肯遣官出迎臣祖說

大駕果到不差人出迎則中國皆爲叛臣矣他所索大

臣既不可遣必須遣以次官員遂舉通曉達語中

書舍人趙榮等出迎及見虜衆不退石亨折箭退

縮臣祖又計密令城外馬枋焚所積草以困賊馬

多譚寫達漢字手勅黃票密遣夜不收散佚虜營

以張軍勢離間臣寧購求也先首級次日虜寇見

書懼懼宵遁兵威大振以致次年虜衆悔過奉送

大駕還京宗社復安

駕還迎居南城臣祖力言其不便不允景泰三年廣西

土官黃竑奏請

景泰立己子爲皇太子臣祖抗議曰無易樹子霸者所

禁堂堂

天朝得無啟天下後世之議乎

景帝怒曰自古父有天下傳之子未聞有議者竟從衆

議更立一時起遷文武官任師保傅者二十三人

臣祖以少保僅兼太子太傅並未陞級于時

陳情錄疏

重

兩王異宮嫌間日甚臣祖苦心調護因時將順以俟天

命之定

宮禁幸保無恙天順元年正月

景帝不豫十四日臣祖復

英宗皇帝東宮代視朝參章上批答不允又明日率

百官再奏章將上是夕石亨等奉

英宗皇帝復辟而奪門之寵行矣事敗先臣陳情辯寃

疏李賢復辟錄蓋自土木難興臣祖首輔八年之

間主持獨運一時同事內閣學士高穀商略蕭鑑

王交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兵部尚書于

謫分猷共念未嘗不歸于臣祖之同而出謀矢勵
未敢謂出于臣祖之右迨石亨等貪功怙寵遂誅
臣祖及諸臣於

上前誣王文于謙有迎立外藩之意臣祖與商輅蕭鎡
知情與謀並逮下獄又謙大辟于塔皮邊臣祖請
遣遼東輅鎡為民高敬王直胡濙落保傳致仕當
時公論無不冤傷臣祖執戍邊遼東五年石亨寬
逆事敗云順六年臣祖陳情辯冤蒙

英宗聖旨陳循歷事朝廷年久曾效勤勞因被石亨等
挾私誣害坐罪充軍今覽其所奏是非明白情實

陳情通諭疏

一

聖

可矜特放回原籍為民閒住成化元年于謙子于
冕白龍門戍所陳情辯冤援臣祖例得釋回籍成
化三年于冕奏請追恤得

先賜祭復父官復于廕成化四年臣祖次男陳瑛援于
冕例奏請奉

旨陳瑛著入國子監讀書瑛不幸尋卒未補維時商輅
復起入相蕭鎡物故賜祭復官廕于臣家伶仃才
遺臣祖有女婿李遇任南京工部都水司郎中於
成化六年援于冕例為臣祖請乞蒙

憲宗賜祭復官諭祭文云卿制科首選

綸閣重臣祇事累朝克副倚毗頃因權奸誣構暫謫
遐方幸

先帝明並日月尋賜昭雪

勅還故里以天年終可無憾矣茲特復卿舊職遣人諭
祭嗚呼哀其死而憫其忠式遵先志既於前而伸
於後永愜人心靈爽如存歎余至意是

二聖鑑臣祖之冤恤臣祖之勞未嘗不與尚書于謙同
視也宏治二年于冕官應天府尹致仕為其父請

諭請 贈請 祀祭蒙

孝宗皇帝仰體

陳情通諭疏

高

先朝鑑恤至意一如所請 贈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太傅諡肅愍

勅賜祠旌功命有司春秋致祭臣家式微日甚無由哀
鳴於

聖明之前故臣祖之勲勞冤苦泯泯無聞臣伏念臣祖

在朝正統己巳以前三十五年侍講帷幄參開務其
鉅贊太平之功不下於三楊學而三楊考終令

譽卹典備隆臣祖欽焉後八年變故之作際危
難之會內安外攘調護保全社稷危而復安固本

播而復固其匡定禍難之功殆在于謙高敬商輅

胡漢等上而諸臣身後恤典無一不備臣祖飲焉
遭奪門之禍被權奸之謗戍邊五年瀕于九死其
禍之慘未嘗不與于謙王文同也文後以于宗爰
陳乞 贈 諡俱得謙後屢請屢錫臣祖缺焉豈
臣祖之功勞冤苦不諒于

聖朝長由臣祖之後衰微不振不得同諸臣子孫之陳
乞耳稽昔晉遭匈奴以陶侃祖逖之戮力無濟于
典午之亂宋值金虜以張浚李綱之竭智不能挽
南渡之失當土木笑陷德勝長驅非常之變何減
晉宋而

陳情通疏

五

六龍光復九鼎不移萬全之策度越千古伊誰之爲臣
祖之力也今之議者曰保全都城鐘震如故于謙
之功也不知用謙于司馬臣祖也遂欲追免與發
縱指示者自當同功今功同而報異臣祖之所未解
矣議者又曰曹石爲政諫死西市謙之冤也而不
知曹石亦未嘗不下石臣祖也諫戍缺嶺與肆于
西市相去幾何今冤同而報異臣祖之所未解矣臣
以于謙之緒沐

皇上作養之恩歷官滇黔十數載大馬力竭不及此時
申哀積之惻一暴先臣之勞則不仁不孝似生

空桑而愈入愈溷將同寒灰臣他日何以見臣祖
於地下而臣祖百年不舍之視何以瞑哉伏望
陛下鑒臣祖與諸臣同功惻臣祖不及與諸臣同恤念
臣之哀訴與于冕王宗葵同情 曠蕩公溥一視
均恩 贈諡 賜祭 賜廕照依于謙事例追補
昔趙汝愚衡州之謫見抑于韓侂冑比侂冑誅始
復官 賜諡忠定周必大樂陽之降見抑于侂冑
之黨至嘉泰始復官 賜諡文忠二宋臣皆臣鄉
人今臣祖之冤不幸類二臣彼二臣之冤能即復
于宋偏安之日堂堂

陳情通疏

五

聖明豈令臣祖有沉冤耶伏乞

皇上勅下吏禮二部都察院再加查議如臣祖之冤果
與于謙王文例同乞

賜昭雪贈諡毋以歲月之久而誘之難考毋以臣門祚
之衰而置之不問毋以野史不經之談蔽閣臣勞
苦冤抑之狀庶幾臣祖之冤少紓于九泉臣子孫
之叩結當効之世世臣無任茹冤哀懇之至爲此
除另具 奏外理合具揭須至揭者

奏上留 中未發致未仰蒙

賜諡厥後日漸衰落無人披瀝每一念及良深慟悼謹

附刊於此以俟

良史採訪焉

東晉書

芳洲集十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陳循撰循字德遵泰和人永樂乙未進士第一
官至戶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英宗復辟謫戍鐵
嶺石亨敗後循上疏自訟詔放還事迹具明史本
傳是編其裔孫以躍所輯附錄一卷則諭祭文誌
銘祭文輓詩乞恩復官疏及祀鄉賢文移首列奏
對而無章疏其自訟疏本傳尙載其畧乃削而不
存未喻何故殆久而佚其稿耶

東行百詠集句九卷（存六

卷）

〔明〕陳循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行百詠

集句九卷附芳洲年譜一卷》

提要

東行百詠集句卷中

晴朝望海

日光金柱出紅盆瑞氣東移擁

聖君寸地尺天皆入貢獨悲孤鶴在人羣

對去人自述

一泓深處靜涵天波暖孤冰且自堅歸去

朝端如有問為言顙領過年年

謾興

韶光與物隨流水飛散十年人不同

聖代也知無棄物不應黃葉久從風

自述

青雲器業我全疎文戰何堪功未圖逢時已

自致高位報國危曾持虎鬚

坐遼河遼山下人家

白鷺閒飛過遠村山連河水碧氤氲座中醉

客延醒客歌雜漁樵漸更聞

棄馬詞

馬隨僊仗識天香曾入甘泉侍武皇暫覲霜

蹄未為失日暮不收烏啄瘡

述懷

別後秋霜點髮根不看秋草自傷毫春蠶到

死絲方盡爭肯潛忘秣飼恩

秋夜聞吹

八月悲風九月霜况將衰髮對年光不知何處吹蘆管一曲伊州淚萬行

觀野燒

頗利請盟金七酒單于獵處燒猶紅將軍金甲夜不脫身伴長城玉塞中

邊將討服野人

山川龍戰血漫漫城下降戎綠仗攢軍中置酒夜搥鼓自識將軍禮數寬

釋悶

傷春未已復悲秋百感中來不自由達士由來知道在微軀此外更何求

聞砧

玉露凋傷楓樹林家山似響隔河砧清聲不逐行人去一夜月明千里心

備邊壯士有功

年踰三十忠義俱報國縱橫見丈夫年少功高人眾羨大家望拜從金吾

自述

萬物興歇皆自然榮辱於余亦何有有愧叨承國士

恩世事蹉跎成白首

其二

小臣魯鈍無所能世上功名不解取丈夫垂名動萬年待吾盡節報

明主

其三

天門九重謁

聖人此地曾經為近臣

君能體此家下士寒灰重暖生陽春

其四

一沉一浮會有期愛

君山岳心不移忠情付與東流水千里長江歸

海時

其五

天地再新法令寬來遊此地不知還老去詩篇渾謾興了然塵土不相關

總戎節制遼兵

自從車馬出門朝三戍漁陽再度遼今日路傍誰不指玉關門外老班超

邊將回軍

邊城夜靜月初上雪淨胡天牧馬還直北關山金鼓振將軍且莫破愁顏

軍行聞笛

今逢四海為家日一曲聞吹出塞愁分明會
得將軍意要與中原靜寇讎

感興

西風吹雨滴寒更葉滿苔階杵滿城不獨淒
涼眼前事北書不至鴈無情

其二

歲時伏臘走村翁所恨求安計不同黃葉黃
花古城道人歌人哭水聲中

其三

酒酣往事多興念萬事風波一葉舟欲問升
平無故老夕陽西去水東流

其四

昔賢何必歎途窮得喪悲歌盡是空直道莫
拋君子業仍過舊里挹清風

其五

吾觀自古賢達人曾參豈是殺人者孔丘盜
跖俱塵埃時人焉識道高下

正統歲建

儲實巨儒首事得進尚書仍兼學士
滄海東邊獨有功偏承 霄漢渥恩懷平生
志業在

堯舜為想年來頗顧容

古長城行

古地空餘草木根漢家無人開舊道琵琶絃
中苦調多胡人落淚向邊草

謾興

南極一星朝北斗九州拭目瞻清光四海蒼
生望霖雨北闕

聖人歌太原

其二

十口繫心拋不得家貧已用賣琴錢遊人記
得升平事多道明年是稔年

其三

閒誦國風文字古早將玄髮到京華漸老更
思深處擬一灘明月照銀沙

其四

世間榮落重遊巡千里青雲未致身白髮如
絲歎何益馬蹄空踏幾年塵

塞下曲

大漠窮秋塞草腓天長路遠羣飛苦萬里歸
心對月明千歲琵琶作胡語

征婦怨

日暮驚沙亂雪飛誰能談笑解重圍閨中祗
是空相憶迢遞無因寄遠衣

喜聞擒胡寇

胡雛飲馬天津水劫人更肯留妻子玉帳分
弓射虜營不然令我愁欲死

古寡妻詞

胡軍漢騎相馳逐征戍誅求寡妻哭願言
嗟苗退胡兵且免向城賣黃犢

許嫁娘

東家少女解秦箏今為羌笛出塞聲狂夫猶
戍交河北道是無情還有情

番人貢獻

胡人高鼻動成羣馳馬由來擁國門混一車

書貢金玉南北東西拱

至導

王揮使書室

望水尋山二里餘使君家似野人居東風會
翻半分酒歌枕時驚落蠹魚

村田登高樂

田家老翁住東陂與客携壺上翠微白日放
歌須縱酒家家扶得醉人歸

至日有懷

金闕曉鐘開萬戶

太平天子駐雲車年年至日長為客望

關天選病鶴孤

騎士

壯士短衣頭虎毛軟裘快馬當冰雪走過
雷傾城知鳴笳亂動天山月

古詞

秦家築城備胡虜村稀日落行人少胡兒十
歲能騎馬解放胡鷹逐寒鳥

其二

漢家煙塵在東北北風捲地百草折黃昏飲
馬傍交河長河浪頭連天黑

其三

高山代郡東接燕黃沙磧裏人種田牛羊晚
食鋪平地橫笛短簫悲遠天

其四

番人舊日不耕犁身逐嫖姚幾日歸馬散天
山雪中草孤城落日關兵稀

其五

窮荒絕漠鳥不飛行人刀斗風沙暗將軍溢
價買吳鉤猶向旄頭夜夜看

其六

孤城上與白雲齊李廣無功緣數奇白首登
山望煙火古人不在今人悲

其七

誰家搗練風淒淒黃雲隴西白雪飛胡雛綠
眼吹玉笛驅羊亦着錦為衣

其八

漢家神箭定天山山頭日日風和雨胡軍全
沒遼水上此中白骨應無主

其九

平明吹笛大軍行一曲梅花出塞聲馬上
一聲堪白首何人不起故園情

其十

玉門關城迥且孤形勝有餘風土惡胡笳一
曲斷人腸胡兒眼淚雙雙落

其十一

年年戰骨埋荒外地下白骨多於土將軍別
築防秋城業就功成見

明主

其十二

焉知李廣未封侯城上雲凝萬古愁塞北草
生蘇武泣節旄空盡海西頭

其十三

花門將軍善胡歌不重生男重生女少年十
五二十時慣解琵琶解歌舞

其十四

沙場白骨纏草根宅中歌哭日紛紛葉河
王能漢語至今猶憶李將軍

其十五

遼東小婦年十五高歌擊節聲辛苦愁殺樓
蘭征戍兒座上相看淚如雨

其十六

三更津吏報朝雞餘寇黃河未解圍猛虎當
衢向前去未得報恩不得歸

其十七

漢家天將才且雄舊時貧賤誰比數一朝
天子賜顏色四代五公享茅土

其十八

胡人向月吹胡笳應將姓名逐輕車萬里無
人收白骨雲愁海思令人嗟

其十九

鴈門胡人家近邊一半生男為漢語樂府皆
傳漢國辭妻能管絃妾能舞

其二十

一彈一十有八拍胡瑟琵琶與羌笛上杆擁
旄西出征身當恩過常輕敵

征婦詞

出六整肅不可當初自涕淚灑衣裳行人莫
問當年事小婦城南欲斷腸

設興

浮世忙忙蟻子羣天明騎馬走紅塵防微避
繳無窮事却恐閒人是貴人

立春日懸關

天涯霜雪霽寒宵漏盡春光有柳條九天閭

闔開宮殿

上帝高居絳節朝

儒生

應憐世故一儒生常日相隨說道情有才不

肯事干謁孤負洛陽花滿城

旅寓

骨肉滿眼身羈孤席門窮巷出無車氣力已

無心尚在年年歲歲一床書

當路君子

鷄鴻得路爭先翥俊骨英才氣發然致却

垂衣更何事普天無吏橫索錢

其二

患有四岳明至理男兒稱意得如此致君堯
舜付公等萬歲特之護

天子

老志

人情翻覆似波瀾金玉松筠舊歲寒一朝千
里心猶在臘燭成灰淚始乾

客舍苦雨

避地淹留已自悲窮居積雨壞藩籬銀臺直
北金鑾外相望長吟有所思

設興

身與浮雲無是非乖疎還有正人知遼河岸
畔長無事藥餌扶吾隨所之

其二

即今漂泊干戈際春草青青萬頃田幸得務

農息戰鬪此中辛苦過年年

其三

平生祇有松堪對松桂凌霜貴後凋直以慵
疎招物議不將功業負

清朝

遼河凍解

黃沙磧裏本無春積澗初銷碧草新何處漁
樵將遠餉野航恰受兩三人

夢謁關雲長祠

五粒青松護翠苔倚欄愁立獨徘徊浮生已
悟莊周夢可是英雄許再來

同起

升平人道無時節頭白昏昏抵醉眠幸與野人俱散誕四隣知姓不知年

魏鄭公祠

清如水玉重如山直道無憂行路難已聞諫草歸驚掖一得當時一字看

勇夫

獨凭紅肌捋虎鬚生年不讀一字書曾聞轉戰平堅寇酒熟封侯快未如

暮春有懷漢將

漢家自失李將軍破國平蕃昔未聞悵望千

不東唐詩集卷中

卷中

秋一灑淚落花飛絮正紛紛

寒食日有感

見月上弦復下弦豈容華髮待流年白社已應無故老每逢寒食一潸然

清明

華髮春惟滿鏡生煙花零落過清明明年年歲歲花相似惟有東風不世情

穀雨日過茶園

天時人事日相催且喜年華去復來海北天南零落盡若園春嫩一旗開

鈞隱

貧極兼無買酒錢釣紅春兩日高眠自從雙

鬢斑斑白壯志還輸祖述鞭

遷俗不識吟詠惟樂彈唱

愁極本憑詩遣興未聞詩句解風流十千五千旋沽酒高調鳴箏緩夜愁

移來

山川蕭條極邊土戰士軍前半死生日下鳳翔雙闕迴愁來惟覺酒多情

官軍追獲夷寇

客路多逢漢騎營弓刀千騎鐵衣明校尉羽書飛瀚海千羣面縛出蕃城

不東唐詩集卷中

卷中

喜時賢被簡拔

少陵無人謫仙死萬言不直一杯水相賀明主收沉淪青眼高歌望吾子

達將兄弟

玉關一自有塵埃燒接黃雲慘不開弟兄間世真飛將不斬樓蘭不擬回

其二

君家兄弟不可當玉塞含懷見鴈行遶靜不收番帳馬清時無事奏明光

鄉人從戎得代入山學道

服藥幾年期碧落鄉音無改鬢毛衰近來聞

說燒丹處白石蒼蒼半綠苔

邊將當重農不耳貪功

漠漠水田飛白鷺子孫相約事耕耘勸君莫
詰封侯事觸撥傷心不忍聞

名馬

當時四十萬匹馬入門天厰如雲屯
僕昔惆悵雄姿未受伏櫪恩

其二

兔中駉北三千匹矯矯龍性合變化五花散
作雲滿身天厰真龍此其亞

其三

龍媒昔是渥洼生肉駿礪礪連錢動一日千
里如旋風始知神龍別有種

其四

將軍戰馬今何在自矜胡騶奇絕代卓立天
骨森開張滿城見者誰不愛

其五

陰山驕子汗血馬是日貢來赤墀下紅纓紫
鞞珊瑚鞭未覺千金滿高價

其六

騁驄作駒已汗血雖未成龍亦有神不比俗
馬空多肉路難悠悠長傍人

其七

白馬嚼齧黃金勒終未如他擡上驄時俗造
次那得致與人一心成大功

其八

桃花叱撥價家珠駿尾蕭蕭朔風起草頭一
點疾如飛猛氣猶思戰場利

東行百詠集句卷中終

和東行百詠集句卷中

晴初望海

久被奸兒置覆盆衙恩何日敢忘

君莫攀天上鵲鴻侶且友山中鹿豕羣

對去人自述

榮辱窮通信有天但求順正志能堅丹心自

誓長承日白髮何須更卜年

謾興

羹藜飲黍幽窓下倡詠賡歌孰與同自是感

恩思已欲可能用夏憂夷風

自述

八集卷之五

自信平生計識疎多愁恒不為身圖相逢莫

訝霜垂領二十年前滿鬢鬚

遼河遶山下人家

閒過西郊十室村入門和氣獨氣氲耕翁喜

遇田園趁自說從前罕見聞

棄馬詞

舊日良名滿耳香曾參法駕事

先皇汗毛慣灑三邊血骨力何嫌一字瘡

述懷

百年志慮懷忠梗萬里雲霄困夢竟最恨小

來輕武事可堪老去負

君恩

其二用秋夜聞吹韻

北闕晴雲捧太陽擬益久矣荷垂光悠

遠客懷鄉夢每到秋來候鴈行

觀野述

殺聲高起薄蒼穹獵火遙連晚照紅千里北

風迴寒草胡危命在燎原中

邊將收服野人

蕃夷款附從戎鞍累日愁眉盡解攢何計綏

懷令率服遠須柔習近須寬

釋悶

八集卷之五

亂賊欺天皆有為忠臣報國獨無由史官

異日公褒奪實事直情在此求

間砧

輕霜猶未點秋林寒信先傳或婦砧半夜驚

殘遷客夢數聲推碎望鄉心

備邊將士有功

三十功名孰與俱况從十五作征夫男兒賭

命報

天子破敵封侯早慰吾

自述

古來賢達登青雲忠君一念人皆有獨斷後

薄受

恩深報稱無能空白首

其二

為惡無敢善無能除却寸心何足取忝官竊
祿四十年仰荷

累朝仁聖主

其三

莫論今人與古人但懷忠愛即良臣致

君愧我老無術惟祝

皇圖萬萬春

其四

人東晉書卷中

卷三

猥自髫年至耄期髮容未改志難移圓行方
止皆隨事夏葛冬裘總若時

其五

從來窮達處心寬憂喜無因競往還不有

先坐存念慮何論他境與鄉關

總戎節制遼兵

百年後半仕

清朝使節煌煌著遼仰賴

皇威天遠大文恬武輯兩超超

遷將回軍

破敵功成瞬息間弓刀千騎雪中還極品全

無愁歡意隆寒偏有喜歡顏

軍行

舊築防胡城似鐵將軍新號虜聞愁蕃夷敢
犯輪蹄跡直斬渠魁復寇讐

關城用感興其一韻

高山西接臨洮郡達海而東作塞城限隔中
華與夷狄宛如霄漢一河橫

感興其二

風俗在人夷夏異牛羊為物朔南同欲觀古
往今來述物理人情見此中

其三

人東晉書卷中

卷四

上古聖神開物務車行載道水乘舟欲保初
終無覆溺直須平陸與安流

其四

萬里遼城達海窮兵戈偃戢虜塵空遠來近

悅無虛歲自是

皇朝厚古風

其五

舉世薄已厚責人誰為強恕求仁者孔門法

泗顏獨賢用雍以降尚其下

正統歲事

古人明道不論物遠近那知計近濃上荷

聖仁弘至量乾坤包納海涵容

古長城

秦人防禦無本根

聖世綏懷有理道堯仁舜孝入人深何必築城
壓塞草

恭述

神功聖德川謨興其一韻

赫赫

神功揚九伐煌煌

聖德宣重光祖述禹湯繼堯舜憲章文武貽成
康

其二謨興

邊城舊乏屠沽肆賓至無勞費酒錢况復鄙
懷輕嗜飲恒憑蔬食養天年

其三

老從少壯事

皇家幾度春風換歲華幸得如鸞兒素質白毛
紅掌照汀沙

其四

青燈黃卷皆陳迹白髮蒼顏獨老身任使爲
花娛綠野從教車馬耀紅塵

塞下曲

迢迢萬里黃沙路芳草斜陽心獨苦絃中意
隱羞自彈帳下憂求與誰語

作戍永用征婦怨韻

每到裁縫求服則恒將辛苦量身圍恐煩夫
婿重勞力更向燈前想舊衣

邊將擒胡寇

官軍夜涉遼河水將卒不殊親父子一麾直
搗東南林五百生夷同日死

寡妻詞

隣家殺虎被虎逐恐禍及妾夜夜哭更思生
計何所資全寄姓名在黃墳

許姪娘

妾身猶自未分明路遠沙場難寄聲容顏改
動心不改切恐無情負有情

蕃人朝貢

賢劔雕戈百萬羣能擎虎視衛
金門萬方四海稱臣妾入覲方知

聖主尊

王揮使書室

丈夫早歲讀儒書心德從知是廣居聖賢理
道得通達有似穿楊與貫魚

憫征夫

將軍承制遠行師勝負與危貴審機麾下
損亡愁苦事軍宜纖悉達垂衣

至日有懷

歲歲蒸晨百辟趨五更三點候

鑾車近時寵賁知誰擅舊日深恩愧我孤

騎上

馬騎滿身赤汗雲路行萬里黃沙雷聲孤挾
梁如星奔從來事此過日月

古詞

朝廷文毅武衛備勢大謀深古來少番夷切莫
犯邊疆劉茲兵陣名雲鳥

其二

聖朝脫有問幽側敢云在險不在德知人方可
識忠邪循理乃能公白黑

其三

胡人無家時近邊往來射獵為桑田衣食鳥
獸皮與肉不識理道惟畏天

其四

額冉求仁師仲尼下學非茲誰與歸京己主
敬與行恕何可古今天下稀

其五

晝夜催人無少緩倏爾先生倏爾暗惟有

心勝白頭來年不異往年看

其六

勿謂世人知識稀時能預究亨與奇但求義
命苟安順豈緣休戚為欣悲

其七

三軍曠野志圍獵十里平林絕走飛馬上歸
來嫌虜酒壚頭入去典征衣

其八

漢兵月夜追騎虜劍光如電箭如雨胡雛徐
半被擒死無死猶未顧其亡

其九

軍中降卒多胡兵從小聲為胡語聲恒入虜
營虜不覺破虜常令深虜情

其十

曾聞古人稱家樂為孝必不肯為惡賢否惟
因志正邪得失豈在身榮落

其十一

皇明大德超千古故冒普天下疆土萬方民物
際清時一統山河歸

聖主

其十二

千載忠良皆寂寞懷賢弔古使人愁委身任

子求懸目完壁相如願碎頭

其十三

胡僧年過九十五貌若童男與童女好惡得
喪皆真情頃刻悲啼兼喜舞

其十四

虜騎驚營夜遁奔惟遺輜重亂紛紛平明霧
歟東南地不見胡軍見漢軍

其十五

獻捷功是將軍功用命吾是壯士吾安得人
如高下田荷

天均一施膏雨

其十六

戍婦驚看蟾子飛旋聞虜困不勝圍閨中暗
擲金錢卜夫婿來春歸未歸

其十七

功業誰將衛霍論謀畧應同願長數
九重曾用作藩維萬里還期拓疆土

其十八

子房恭謹師黃石韓信殷勤事公車成就漢
家何事業前人勞苦後人嗟

其十九

漢兒曾看譯書譜學以華言說胡語胡人皆

嘆卑下足跡兼手舞

其二十

識戰事為內見兵知卒苦樂因聞笛古求象
將戎自注未料戎軍不臨敵

其二十一

夫婿戎裝妾嫁裝征衫是改妾衣裳衣上夫
身妾難忘一絲一縷絆愁腸

其二十二

嫁夫三日夫從軍妾淚灑夫馬足塵不得夫
回顧夫在妾身免作未亡人

其二十三

百年沈淪僅三宵何止愁腸日萬條但願戰
功成不日相隨奏捷早還朝

其二十四

願傾妾命保夫生使遂忠
君報國情妾作閨門貞

其二十五

自夫離妾妾憂夫雨雪飢寒在戰車昨日人
回得遙信萬般勞苦是親書

其二十六

人勿尤人勿怨天蓬窮苦樂皆自然貧士亦
貴是有命富翁不錄非無錢

其七用當路其二韻

丈夫耻向閨門死努力功名正在此須報當時
時恭養恩拚命陰山殺驕子

其八用老志韻

愁終沙場行路難夫身未冷妾心寒天山何
日掛弓日得使驂騑汗血乾

其九用苦雨韻

夫在軍前雖未歸還堪與妾作障籬免得傍
人興妄想寧可令夫勞夢思

其十用謾興韻

夢見夫亡覺後非欲覺不可非真知取義成

仁志果就妾不速往容何之

其十一用謾興其二韻

妾在閨房夫在邊並無生計出園田但將十
指求溫飽敢感雙眉愁歲年

其十二用謾興其三韻

夫婿從來澆薄質應如蒲柳望秋凋將軍願
少貪功賞早誘蕃王款

聖朝

遼河凍解

山青水綠村村秀柳暗花明樹樹新此月全
非前月景今年還是去年人

夢謁關雲長祠

所至邊城祠屋在相過寧不重徘徊村官騎
士爭趨拜風馬雲車定往來

卧起

衰老之餘耄耋前與來吟詠倦來眠盪叨霄
漢膏腴澤順養山溪草木年

魏鄭公祠

仕求無召乃棠冠不隱非難不憚難國有輸
忠容直義前人垂範後人看

勇夫

誰云勇力獨非夫祇解輕生不讀書多少村

官深武學忠誠不逮反無如

有懷漢將

兒戲先輕霸上軍况由天幸不堪聞除却輕
車并細柳浮名虛績浪紛紛

寒食日

中國清明前禁煙此俗千年同一年胡地春
深尚宿草今朝正有獵火然

清明

客愁多為先隴生隣哭况因祭清明於懷雖
哭無處祭五分十分悲苦情

祭園

江南桑發穀雨催已堪採時夏未求先春胡
元無此并金芽五月方見開

釣隱

戶無官家我畝錢灘上取魚壚上眠不教澤
梁心江賦那致城府施捷鞭

其二用遼俗韻

瑟瑟蘆花千頃秋扁舟一葉橫淺流百歲飽
溫在水底蓬窓絕粒心不愁

愁來

自承恩譴出神京縱酒銷愁愁更生
紅日在天光射地難照覆盆幽枉情

其二用追獲夷寇韻

此身衰老復何營徒有丹衷戀
聖明山海高深雖設險不妨寬夢越關城

其三用懷古韻

松楸慘慘勞夢寃京國迢迢隔山水一生薄
德忝祖孫萬年供福望

天子

其四用遼將韻

君親報稱無涓埃終歲愁懷鬱不開漸老逢春
能幾度一春幾度哭顏回

其五用遼將其二韻

鄙性從來寡自傷若為老淚日千行苟全殘
喘始無辱不愧初心方有光

其六用遼將兄弟韻

華髮偏逢新歲盛愁顏不逐老身更欲知方
寸愁難掃看取飛花點綠苔

重農偃武

暫歇干戈興耒耜永停征戰事耕耘
朝廷有道蕃夷服邊鄙無虞遠近聞

名馬

師子花駝五色文雄姿超出萬兵屯沙場何
日追胡去報盡天閑惠養恩

其二

龍媒來自大宛者雲霧晦冥有神化日從河
龍刷幽并的非驪褭驊騮亞

其三

王良伯樂初選中牽過人人神色動龍髻鳳
臆首渴烏豈比尋常地上種

其四

駿骨七分龍骨在朝發齊魯夕燕代西過輒
空萬馬羣不獨漢人胡人愛

其五

漢文不受千里馬縱能萬里亦為下乘驂馬

貴性調良此為至寶古無價

其六

論馬稱德不稱力相馬有方貴有神此馬三
長獨皆備全却舍生取義人

其七

拳毛騶與照夜白何如猛將五花驄千里橫
行定沙漠功成半是此馬功

其八

遠行一日盡千里霜蹄如飛塵不起東窮斗
粟非素餐動輒與人成功利

和東行百詠集句卷中終

再和東行百詠集句卷中

述懷用雪晴韻

少小窮經與學文祗緣志業在忠

君亂臣賊子非吾類語不同聲處不羣

頽跡用對去人韻

壽夭知愚肯定分徒然涅白與磨堅上知不
移顏短命下愚無改跡長年

謾興

寧作樂天君子泰母為諧俗小人同誨人此
若及時雨率下斯如偃草風

憶文山用自述韻

半生盡是勤王舉萬死俱為報國圖烈日已
明男子志秋霜未變丈夫鬚

臘月立春用坐山下山入家韻

臘盡春回物物新乾坤淑氣倍氤氲况逢
堯舜君天下德譽仁聲四海聞

巡撫使用秦馬詞韻

衣繡乘驄撫一方愛人心在體

仁皇頃知貪吏曾中刃劍作窮民骨上瘡

元文山詞用述懷韻

九十三年祠屋裏先生寧肯寄忠魂往來應
在崖山下生死難忘慈恩

其二用秋夜聞吹韻

孤忠大節振綱常聞世名賢後世先家國已
無祠獨在徒令灑淚日千行

其三用雪晴望海韻

文氏男兒趙氏臣安危存沒不忘君已無宋
室生人類寧處元家死鬼羣

其四用討服野人韻

生順偏能覓死安肯居不義矜眉橫公懷故
國遊神遠人慕精忠舉祀寬

其五用釋悶韻

孟云取義人皆棄孔曰成仁已獨由欲問神
遊何處所宋諸陵下可相求

其六用聞砧韻

輕生耻食他邦粟幸死愁聞異國砧千載芳
名留信史一生令德在丹心

其七用將士有功韻

魯將帶祠忠節誓不儕俎豆即非夫宰為趙
思休此肯戴元冠玷辱吾

其八用自述韻

君義臣忠本大倫茲事從來難並有元氏不
殺宋文公義稱自是當為首

其九用自述其二韻

中原未復宋已亡稱公忠義何所取生不自
容死下祠為鬼為人咸願主

其十用自述其三韻

趙氏山河屬別人不臣方見是忠臣先生享
祀非無日須盡胡元九十春

其十一用自述其四韻

救荒從穩荷
粍祇少自玄機一轉移咸使多方民物阜盡因
四序雨暘時

其十二用自述其五韻

兵農耕戍一何難朝夕屯營互往還田賦丁
徭恒百出公私輸餉日相關

其十三用自述其六韻

謾興用節制遼兵韻
西瞻太華峯經渭南望驕巫閭渡遼屹屹東
山猶易陟茫茫北海更難起

其十四用四軍韻

括讀父書迷合變王孫朝暮出無還知謀誰
不師孫呂軍放世難問孔顏

其十五用軍行開笛韻

三軍擐甲佩吳鉤躍馬欣欣不解愁上有
國家前有敵應須努力報恩雠

其十六用感興韻

邊城老稚用感興韻

出縣官犢耕春隴入抱更籌上夜城老稚征
徭窮到骨肯緣衰弱一容情

其二用感興其二韻

日從丁壯服戎工錫賚無同力作同仰荷

仁明香漢表那能盡在照臨中

謾興用感興其三韻

好客思垂延上榻事君望作濟川舟豈無茂

宰陳蕃華應有賢臣傳說流

其二用感興其四韻

行義每逢寒士達濟人常見富家空澤被有

如三日雨教施不減四方風

其三用感興其五韻

古聖遺書入德門教人明德新民者徒然脩

己家不齊焉能治國乎天下

其四用正統歲韻

亭事松檜閱嚴冬傲雪凌霜紫氣灑一夕東

風回宇宙依然蒼翠復春容

古長城行

三皇五帝有何城以仁為城義為道秦城萬

里空自長爭如德化風行草

其二用謾興韻

唐虞三代城何長堯明大德舜重光禹湯文

武繼脩功萬邦協和四海康

謾興用謾興其二韻

昔人辟穀思求仙又有日食費萬錢何如節

食從省約順受正命終天年

其二用謾興其三韻

春秋大法示貶嘉尤嚴夷狄千中華荆舒桀

此掩不善如從清水藏泥沙

其三用謾興其四韻

築城闔戶恐防意執玉持盈念保身若可成

仁與取義捐軀肆志委風塵

塞下曲

家在天涯渺何所長亭一顧一愁苦眼前離

髮動成羣豈是無人無可語

其二用征婦怨韻

此心何自倍傷悲城却初來玉一圍掩淚燈

前舒十指避人改小舊時衣

其三用喜聞擒胡寇韻

追恨自矜嬌豔姿術悲忍恥向驕子脉脉一

寸千里心雖未盡灰容不死

其四用寡婦詞韻

自從漢室辭金屋口雖無言情獨哭暮天席

池歌舞徒對烹羔加宰犢

許嫁娘

誰把驚蕭學鳳鳴夜深吹作斷腸聲分明似
妾絃中曲不恨多情恨寡情

蕃人貢獻

多方萬寶陳 雙闕五王諸侯擁四門官僚
濟濟仁賢富 天位巍巍

聖主尊

王揮使書室

千金不惜為收書欲效當年揚子居簞食不
知炊之米盤飧寧數食無煎

村曰登高樂

登高已過築場時霜信加寒酒力微甚得村
田豐稔樂狂歌醉舞月中歸

至日客至有懷 先兄用至日韻

天上故人嗟久踈茲晨喜見一迴車何同骨
肉難為別二十餘年鴈陣孤

志士用騎士韻

辨難解或方致知從師想立程門雪勝私復
禮乃為仁不違思致顏三月

古詞

宋家養士三百年忠似文山古來少慈烏逐
哺尚知恩胡可為人不為鳥

其二

根提葵樹向日間枝寒蕭柳迎霜折萬鈞堅
石磨易磨一寸丹心溫難黑

其三

欲求人盡備天無益芸人田舍已田心有光
明堪期日室無幽暗可致天

其四

聖化洋洋洽四夷遠人誠服盡來歸試觀入貢
郊原無處車塵馬足稀

其五

荒郊無處可遊說况厭花明與雨清頗有前
言載簡編興來吟詠將心看

其六

淵淵易道始庖羲妙契河圖畫得奇四聖相
承明至理吉凶悔吝光欣慰

其七

虜不耕桑惟射獵歲歲饑寒仰走飛忽從茲
來中華食更易及毛左衽衣

其八

地列沃壤兼腴田天布仁風隨化雨九州四
海歌豐年萬歲千秋祝

明主

其九

問問聞說詔寬征換却愁聲作哭聲
拚却難尋規利計窮寒易逐養生情

其十

古稱為善為最樂未聞戚戚非由惡
善人心廣體亦胖不善心驚膽亦落

其十一

莫令白米貴如珠但使黃金賤同土
風俗長為仁義鄉治教永承

光舜主

其十二

窮通貧富良難一有可歡娛有可愁
得喪往來咸有自何須切切置心頭

其十三

胡人無家馬上住射獵多逢小兒女
善彈胡瑟吹胡茄不獨能歌與能舞

其十四

漢將當時亦有聞若為譏笑獨紛紛
不是乘興觀細柳何人知貶諫門軍

其十五

益梅和鹹酸酒用麴藥調甘苦為上
為民若歲大旱作霖雨

其十六

宜無舉錯違繩檢可有懷思越範圍
自是持心操行事吾徒舍此欲何歸

其十七

為善為惡雖不侔孜孜舜跖亦同數
高下相懸何可方如仰霄漢俯壤土

其十八

高山瀑布新經雨卧聽如轟百萬車
不獨難成孤客夢任教來慣亦驚嗟

其十九

胡姬八十尚處女飽食無營叩無語
一飲虜酒盡千鍾大放狂歌肆醉舞

其二十

短短胡姬年十七口吃難言善吹笛
時嗔一曲滿胡天胡茄羌管皆無敵

征婦詞

一從夫壻戍沙場盡摘金釵解綉裳
勿為妾東夫志氣寧將夫掛妾心腸

其二用謾興韻

閨房獨宿已經春面垢無光鏡有塵
門外忽傳平亂寇典衣沽酒候良人

其三用立春日韻

新桂米珠賒道遇妾心愁緒益千條不減
賞加寒質但願蕃夷款

其四

其四用儒生韻

自謂伉儷送夫征三日光陰百歲情妾想幸
蒙停戰令夫行願築受降城

其五用旅寓韻

身在閨門心在夫朝朝暮暮候回車倚門哭
對沙場使不見人回抵見書

其六用當路韻

寸心寢食在夫邊夢裏相逢覺未然更死

凶悲喜事時時問卜擲金錢

其七用當路其二韻

三朝佳配有誰合兩地真情無彼此烈文元
非小婦人義夫方是奇男子

其八用老志韻

不但沙場戎役難一年強半雪霜寒閨中路
遠衣難寄腸斷何時淚眼乾

其九用苦雨韻

賣却寒衣瘵歲飢如移西障作東籬寧教妾
冷無夫餒莫遣夫愁重妾思

其十用變興韻

策到無人寄遠衣從來不出絕親知擬尋鄰
嫂來相伴同向街頭一問之

其十一用變興其二韻

聞有天書下日邊三軍停戰且屯田妾心但
願夫無恙甘守孤房度少年

其十二用變興其三韻

曾拜漁家母阿嬌問胡八十願不凋自從婚
配絕離別溫飽團圓度

五朝

遼河凍解

燕蹴落花隨雨重魚翻宿草出波新官津尚

置譏關吏野艇方招渡水人

夢謁關雲長祠

義勇兼全問世才每經祠屋重徘徊當時名
冠三軍上百代曾無繼見來

變興用卧起韻

孝養宜承曾哲志宴安無效宰予眠好學慚
傷顏子壽傳經幸假伏生年

魏鄭公祠

自古明良相遇慶諫行言聽最為難雖無作
梅為露貴宜以益梅麴藥者

良府用武夫韻

邊城河止建三軍家有藩籬齒有唇二十五
城屯戍地重閉寒風蕭瑟春

其二

融冰節節三月月沿浩春生五彩旗歡聲
動雲雲氣潛回草木知

其三

麗日心泰運祥雲郁郁煥天章何如
聖主重如堯仁如堯光

相過紛紛匪我傳聞情素意罕相親縱收一
候堪憐何必書多如郭度

其四

神清每官分氣氣恒先日吳服自是元
人哀道等理應無復似中年

其五

獲田那得知津耦下處或讓畔鄰同任豈
無千百年相投何有而三人

其六

詰兵未解推禦禦慎德能致遠來

聖主免隆堯舜也賢哉難顧牧頗才

其七

平平

抱忠誠志殺死因推惻隱情

其二用追獲夷寇韻

行已惟應持已最接人何必責人明處仁常
若居安宅防意恒如守固城

其三用時賢韻

臣妾一寸歸心江漢千里朝宗水民懷九
功歌太平山呼萬歲祝

天子

立春日設興用邊將兄弟韻

人蒙感化咸恩洽道順裁成泰運開蕩蕩乾
坤成物育熙熙民庶樂春回

其二用邊將兄弟其二韻

臘盡欣逢日載陽融融和氣滿戎行山川冰
雪咸漸盡留得霜華助劍光

鄉人從戎得代入山學道

多年節欲想蓬萊筋力雖衰志不衰養得閒
身渾似鶴頻餐松粒步蒼苔

邊將當重農不耳貪功

邊城戍守屯為食田隴男耕女助耘調發征
輸兵阿任豐凶苦樂將須聞

名馬

冰霜屢蹴單于壘風雨長鳴肯肯屯萬里沙

皇恩
供戰伐共誰勞苦報

其二

將軍溢價買名馬幾向蕃夷征梗化弓刀新
殺功雖奇骨力奔騰績豈亞

其三

人觀此馬神皆驚風入霜蹄塵不動蹴踏方
知騏驎計調良始識麒麟種

其四

人輕愛馬重愛金無間斯世與前代東家駮
駮直萬金買以如數難割愛

其五

駿馬良工未能盡何須伯樂相高下有以愛
妾換不肯更增十倍愛妾價

其六

鳥騅鳳臆而龍身風為鬚鬣電為神騎出四
蹄疾於鳥驚駭路傍千萬人

其七

有馬有馬名追風遠過都護胡青驄時新羣
寇雖人力日行千里是馬功

其八

馬行暮到遼西止寧知恍自齊宋起嘶嘶顧

影越高深如展康莊無不利

再和東行百詠集句卷中終

東行百詠集句卷下

曹將軍出獵

將軍魏武之子孫
孤裘蒙茸獵城下
黃沙萬里百草枯
單于公然來牧馬

民情

四民長走路岐中
世人那得知其故
傾情倒意無所惜
萬歲千秋奉

明主

夢息兵

老夫清晨梳白頭
分明記得殘宵夢
鞭牛過鼓會聚兵
淨洗甲兵長不用

彈箏語

夷門關吏舊書生
絃將手語彈鳴箏
淮陰少年哭韓信
賣身買得十年名

飲倒場酒醉卧

萬家相慶喜秋成
試與溫存誼逐情
醉卧欲拋歸客思
可堪無寐枕蛩聲

晚獵

旌旗映水發秋光
野色遙連日色黃
翔方健兒好身手
驕騎白馬射黃羊

羣盜華心

羣盜相隨劉虎狼
願驅衆戍戴

若王皇小臣拜獻南山壽
周宣中興望我

虜中雪

塞上晴雲雜雨雲
紛紛暮雪下轅門
遙胡冥漠隨煙燼
千家今有百家存

詠交情

白首相知猶按劍
人心回互自無窮
翻手作雲覆手雨
歲歲年年人不同

九日常年多值風
寒今歲先期登老金山

北來肌骨苦寒侵
此日初為關外心
綠水青山雖似舊
重陽未至已登臨

其二

老去悲秋強自寬
算來寧得此身閒
清水莫教波浪濁
幾多詩句詠關關

其三

前值東風後值秋
不隨鷓鴣狎羣鷗
爭敢便誇饒勝事
且將身暫醉鄉遊

其四

村園門巷多相似
一枝兩枝臨水花
可惜陶潛無限興
明時不敢卧煙霞

其五

東行萬里堪乘興
歲歲無如老去何
但見時

光流似箭髮毛白盡興猶多

客至留宿

聞道故林相識多清秋欲盡客重過論詩
杯先下淚醉殘紅日夜吟多

朝宗之興

萬國永寧拜

冕旒落花流水亦東流生還

北闕誰將引消息真傳解我憂

其二

雄雉連雲古帝州憶歸初罷更夷猶誰人
上為金口許坐層軒數散愁

其三

草木從春又到秋奈無名迹達

宸旒湘西不得歸關羽對泣風前類楚囚

其四

騷人吟罷起鄉愁水帶愁聲入夢流腸斷關
山不解說滄江歸去老扁舟

行路難

西風吹馬利如刀風雨前程馬足勞身事未
知何日了一瓢顏巷日空高

儒將

心源落落堪為將節緊猶誇似古人料敵知

幾在方寸誓將報

主靜邊塵

其二

白首窮經通秘義馬前不信是書生
朝廷禮樂稱寰宇還待中原致太平

其三

早知三禮甲科名在若題名律後生對月夜
窮黃石界劍橫天外八風清

其四

麒麟錦帶佩吳鉤建節東行是舊遊虜騎聞
之應膽懾功成却進手中籌

其五

雨過河源隔座看單于獵火照狼山風雲暗
發談諧外不遣沙場匹馬還

其六

長亭一望一徘徊野燒空原盡我灰
朝廷有道青春好重鎮還須濟世才

其七

陣前金甲受降時虜騎奔騰畏疾羆
天子須開麟閣待不妨從此躡丹梯

受降戎幕

旌旆翻上漢官雪花當戶戰枝寒雲沉

上妖氛斷衣服初迴左衽難

邊將

偉國江山入戰圖將軍到來備不虞國步連
雲五十里倚天長劍截雲孤

其二

漢將辭家破殘賊兩重衣甲射皆穿萬里橫
戈探虎穴何時返旆勒燕然

其三

軍容帶甲三十萬草頭弓馬疾如飛西南幾
欲窮天盡佩馬朝天獨掩扉

其四

年少英雄好丈夫五千兵甲膽力肅四邊伐
鼓雪海湧一將功成萬骨枯

其五

紫陌亂嘶紅叱撥往來射獵西山頭千羣白
刃兵迎接虜騎相看哭且愁

其六

朝出射麋夜飲酒當階一叱百吏走門前車
馬如雲屯澠膽陳肝惟恐後

其七

吹笛秋山風月清楊鞭忽是過胡城將軍勇
銳與之敵見賊惟多身始輕

朝將軍不好武

小來好文耻學武夜誦相如美人賦城頭旭
日照欄杆美人帳下猶歌舞

其二

美人一雙閒且都頭白人間教歌舞忽作出
塞入塞聲使我三軍淚如雨

征胡凱歌

大將龍旗掣海雲聊持寶劍動星文更催飛
將追驕虜死節從來豈顧勲

其三

麾下偏裨萬戶侯寶刀駿馬填山丘漢兵大
呼一當百意氣兼將身命酬

其四

漢將承恩西破戎飛書走檄如飄風手揮電
擊倚天劍剪虜若草收奇功

其五

朝辭
明主出禁宮鼓行而西破犬戎突營射殺呼延
將捷書夜報清畫同

其六

丈人蛇矛出隴西步行奪取胡馬騎弓彎滿
月不虛發梟首當懸白鵲旗

其七

吹笛秋山風月清楊鞭忽是過胡城將軍勇
銳與之敵見賊惟多身始輕

其六

野雲萬里無城郭直探虎穴向沙漠虜酒千
鍾不醉人烹羊宰牛且為樂

其七

雲龍風虎盡交回壯士呼聲動九垓快劍長
戟森相向直斬長鯨海水開

其八

官軍西出過樓蘭月下翻營玉帳寒破胡必
用龍韜畧匣裏金刀血未乾

其九

將軍自起舞長劍更喜賢王遠道來自奴繁
頸數應盡當斬樓蘭炙錦回

其十

胡驕馬驚沙塵起新胡血變黃河水歸東獻
捷見

明主千杯綠酒何辭醉

其十一

匈奴草黃馬正肥百戰沙場碎鐵衣南風一
掃胡塵靜代領殘兵千騎歸

其十二

羌胡殺下一朝起日夜更望官軍至挾眾彎
弧馬上飛邊庭流血成海水

其十三

夜上戍樓看太白又來此地事干戈三軍大
呼陰山動疊鼓遥翻瀚海波

其十四

單于城上關山月向月吹茄誰喜聞共說總
戎雲鳥陣猶堪一戰樹功勳

其十五

拔劍已斷天驕臂歸雲擁樹失山村胡騎中
宵堪北走百家惟有三家存

其十六

朔風吹天飄塞鴻旄頭已落胡天空丈夫睹

命報

天子獨任朔方無限功

其十七

羽檄交馳日夕聞相看白刃血紛紛射殺陰
山白額虎鳴茄疊鼓擁回軍

其十八

階前虎士羅干將長驅東胡胡走歲迴鞭却
走見

天子可憐人馬相輝光

其十九

胡危命在破竹中捷書先奏未央宮願

君千年萬年壽萬古驚塵向此空

其二十

聞道青雲貴公子衣冠半是征戰士為
君談笑靜胡沙彤庭左右呼萬歲

結交行

故人昔新今尚故此道今人棄如土許身愧
此雙南金終是悠悠行路心

其二

今日結交明日改故心散漫知何在別欲論
交一片心黃金不多交不深

其三

貴賤結交心不移因來相習語相思曠昔相
知幾人在還見新人有故時

聞角

支離東北風塵際物換星移度幾秋孤城背
嶺寒吹角朝夕催人自白頭

客居已三載

三年謫宦此樓遲故國平居有所思向夜欲
歸心萬里夕陽樓上笛聲時

古征婦詞

夫死戰場子在腹令誰在家相對貧古米青
史誰不見不見沙場愁殺人

春日即事

紫燕黃蜂各有情遠山如畫翠眉橫
君王按劍望邊邑萬姓聚舞歌太平

清明

塵埃滿眼人情異一見清明一改容萬里重
陰非舊邑士林顛顛泣相逢

懷古

陶令若能兼不飲還山服藥又長年忘機漸
喜逢人少自斷此生休問天

暮春

有時三點兩點雨百草芊芊暗吐芽雲物不
殊鄉國異春城無處不飛花

老道會

鳳凰詔下雖雷命抵會真如不讀經還世
人生白髮角冠秋禮一壇星

吊古戰場

新鬼煩冤舊鬼哭千年冤魄漢英雄寒沙萬
里平鋪月來是空言去絕蹤

其二

蓬科馬鬣今已平野曠天清無戰聲青是烽
煙白是骨何用悠悠身後名

其三

白壁黃金萬戶侯夕陽惟見水東流功勳碑
碣今何在野草閒花滿地愁

其四

龍媒去盡鳥呼風汗漫誰遊夕照中戰士沒
邊魂尚哭一川秋草恨無窮

其五

古來白骨無人收潛倚空山鬼魅愁光陰自
旦還將暮故壘瀟瀟蘆荻秋

其六

此中多恨恨難平百戰空垂異代名欲冀忠
魂何處問水流花謝雨無情

其七

等閒期剋月支頭貴賤同歸上一丘歲歲任
他芳草綠山形依舊枕寒流

其八

青春已過亂離中往事應須問塞翁古往今
來祇如此野花黃蝶領春風

其九

秋聲暗促河聲急疑是成川血尚流益德冤
魂終歎

主春來花鳥莫深愁

其十

望得生還報主寧知顧死塋

其十二

忠臣義骨填黃壤化雨仁風掃綠苔至此尤
蒙為善報蒼蒼高遠豈然哉

高麗土俗用弔古戰塲其十三韻

土人何不重添丁年十五六收為兵所願賣
刀買黃犢長供餼稅無師征

古松用弔前代陣亡有功老將韻

深山古松生何特高常千尺鉅十圍接臂舞
風秋瑟瑟龍鬚帶雨寒霖霖

謾興用弔前代陣亡有功老將其二韻

從古以來賢達士半生榮遇半飄蓬安危豈
係言行外得喪難違義命中

孔門高弟用與知己語韻

師商可比方人賜求亦難儕亞聖顏無柰懷
賢愚論哲有如遇豹管窺斑

其二用悼特臣韻

偃養或失二親敬損孝寧甘一子寒可以冉
求同仲論難持端木並顏看

其三用悼特臣其二韻

德何伸弓宜第四文章言偃可超羣仲由獨
拙為人勇聞未能行恐有聞

悼古死節將臣

陰風獵獵滿旗竿，戰罷沙場月色寒。
英雄一去豪華盡，孝子忠臣後代看。

其二

苦戰身死馬將軍，三日成功事出羣。
萬事盡付形骸外，人間能得幾回聞。

其三

自胡之反持干戈，將軍得名三十載。
學語小兒知姓名，英風豪氣今何在。

懷賢

懶慢無事不出村，幾時高議排金門。
嗚呼古人已冀土立石為表，今仍存。

朝奔競

其二

小來脫身攀貴遊，百事勝人健如虎。
當時一顧登青雲，紛紛輕薄何須數。

其三

何處是非隨馬足，李膺門館爭登龍。
長秋走馬誰相數，乍可強歌草澤中。

搏虎行

猛虎白日繞林行，獨行以死當虎命。
謂言可生復可死，眼前好惡何能定。

炎涼交

世人逐勢爭奔走，意氣相傾山可移。
汨吏火盡灰亦滅，燕燕辭巢蟬脫枝。

嘲賭博

千場縱博家仍富，黃金用盡教歌舞。
暮延賓客復登樓，却笑傍人獨愁苦。

居室宜從遠高麗止

豈知萬里黃雲戍，異服殊音不可親。
愁向公庭問重譯，散分泉石與新隣。

與王都使語

獨使

至尊憂社稷，年來惆悵與誰論。
稍喜臨邊王相

國身持一劍吞

君恩

臘日立春仍罷講武

乾坤千里水雲間，青帝邀春隔歲還。

聖代止戈資

廟畧將軍歸卧玉門關。

過昔賢墓

人生何處不離羣，今日飄零過古墳。
涼山古路無楊柳，惟有松枝可贈君。

寒食日有感

離家幾年恒在邊，十人七人歸下泉。
寒食花

開十村雪忍杯酒亦猶然

勢利交

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用盡還疎索昨日論
交竟誰是亦知世上公卿貴

可惜

罷官昨日今如何推眉折腰事權貴萬事反
復何所無英雄有時亦如此

東行百詠集句卷下終

東行百詠集句卷下終

五

和東行百詠集句卷下

曹將軍出獵

將軍自小善騎射謀虜不在武夫下時麾兵
衆俘虜營撥却牛羊取人馬

民情

上天生人厚聖人恒為寵綏四方故
皇明繼統踰萬年何幸累逢

堯舜主

夢息兵

兵戎於國所係重事苟留心著莫夢窮阨徒
陳兼善憂虛利無成果何用

彈箏語

吹彈古人是非聲胡瑟羌笛與秦箏樂由一
時逃身易難逃絲竹千載名

飲倒場酒

茶場酒熟方報成喜飲至醉忘世情幸租已
納官家足耳邊無走催喚聲

晚獵

薄暮射牲遶水陽悲風瑟瑟煙草黃檻制玄
熊繫青兕逐殺虎豹如犬羊

羣盜革心

聖明仁化洽四方孰敢不事不來王時和歲餘

世熙皞上同五帝符三皇

房中雪

沙塲萬里平無垠一夜雪浸穹廡門牛羊十分元分死胡虜千人百人存

詠交情

義利交馳方寸中惟恒有定變無窮天賦至善本不異交情如貌何可同

九日登高

易卦為名理趣深尋常難契聖賢心登高如在天山懸處下猶逢地澤臨

其二

頻頻涉水更登山達士何如隱士閒美酒坐看黃菊飲蓬門行帶白雲關

其三

七十餘番春復秋無愁那得似沙鷗逢人對酒堪銷遣何論新交與舊遊

其四

謫仙有酒邀明月彭澤無錢對菊花安得思如陶與李詠歌味玉醉流霞

其五

煙煙警靜息干戈不飲無歡奈若何白髮黃花相對處來期已少去期多

客至留宿

更長燭短眠無寐卿話難窮夜易過自是天涯零落處故人來少故情多

朝宗之興

朝宗萬仞皆歸海何問深源與遠流臣子忠誠窮達一敢陳後樂與先憂

其二

百辟從君何所擬大江東去絕夷猶輸忠有志渾常事不義無能是至愁

其三

大邦小邦皆諸侯鳴珂執玉朝

旻旌仁覆四海有義士明照八表無冤囚

其四

主有憂心民無愁臣職宣化與承流大如蘇早作霖雨次若濟川為楫舟

行路難

文司翰墨武弓刀自古君逸而臣勞巢父思承堯舜遲嚴陵名籍光武高

儒情

折衝先見輕千里料敵真知過萬人若使提兵駐東北胡夷不復敢揚塵

其二

良謀不戰屈人兵背服羌胡半死生身片
城千萬里邊庭人倚樂升平

其三

何事胡兒遠塞城將軍名出懼心生先鋒
實兵家重坐使邊塵自此清

其四

古來防塞重防秋將令嚴明虜不遊士馬
強兵食足不開邊塞是良籌

其五

聞道單于圍獵慶南行不敢度陰山兢兢恐
犯將軍約遇見邊頭探騎還

其六

塞下羌胡久不来人人畏死自心灰抑或有
靈知守法果然無地不生才

其七

虜性茹毛燕飲血華風吹黍與蒸藜番漢勿
容通貿易恐生邊患有階梯

受降戒幕

邊境無虞內地安將威不戢虜心寒但誘方
來寬已往殺降容易改降難

邊將

百事皆須先事圖况於危事望無虞安危

知輕重勝負由謀用衆孤

其二

五千鐵騎夜巡邊候報將軍望眼穿見說單
千樓遁慶北山獵火瞭猶然

其三

將軍雖老猶強甚下馬登山步若飛誓待掃
除邊患盡掛冠歸去卧荆扉

其四

少壯矢志終不渝出辭賭力豪且麗樂與士
卒共甘苦不望功賞殊榮枯

其五

千里馬首懸吳鉤直欲斷取單于頭待得馳
獻北闕下漢營紆管虜營愁

其六

志舉捷如鷹飛揚步行快比駿奔走遼東老
將自古然勇健不在廉頗後

其七

精悍本是將門生自小為將善將兵雖見大
敵能不怯亦見小敵能不輕

嘲將軍不好武

士志好文不好武不讀武經讀文賦昔賢或
立教詩書後人覆墜重歌舞

其二

不學文征與武戰祇尚吳歌兼楚舞無心離
水揚風雷有意巫山認雲雨

征胡凱歌

三軍喜氣薄晴雲映日彬彬五綵文生死感
恩思赴敵捐軀端不為圖勲

其二

月黑強胡奔命去獨遺輜重蓋山丘將承
萬乘親推德不斬胡頭不算酬

其三

挾纓擊孤征犬戎所校疾走如飛風數萬精
強爭出力百千戰遠取言功

其四

武夫健卒豪且雄進退坐作任元戎攻取合
變事不一用命決勝功則同

其五

一出天山舊道西胡騶多屬漢軍騎優免百
里皆胡服立幟千峯盡漢旗

其六

古來攻戰止郊郭功成罕見在絕漠平番破
敵何由然將士朝餐苦樂

其七

漢兵大派如素旬虜勢將傾似楚城火犯旌
頭胡命絕雲舒斗下將旗開

其八

兵臨胡塞夜漫漫戰罷蔥山曙色寒點虜背
盟迎刃處血汗塵土那能乾

其九

將軍自是拔頗才征虜曾提萬騎來一騎領
降踰百騎陣前同唱凱歌回

其十

無數羌胡同日死血作陰山澤中水官軍洗
箭曉歸來千鍾虜酒何能醉

其十一

惜生抵惜小胡兒取却皮衣換布衣上馬已
皆迴左衽南行喜作漢人歸

其十二

殺盡天山衆驕子探馬復從西北至欲搗窮
荒虜老營積屍填渡黃河水

其十三

天時地利人心順虜衆前徒盡倒戈雷電元
霄揮斧滅河流千里發風波

其十四

賢哉征虜漢將軍麾下艱辛欲盡聞但念

為征戎苦不將勲作總戎勲

其十五

萬里沙場遠用軍不逢郊郭認鄉村昔受降
城雖有在在迎戰虜已無存

其十六

殺氣風行凌絕域歡聲雷動繞虛空誓傾虜
穴方為武盡斬胡頭始當功

其十七

羯鼓蘆笳寂不聞帳前捷報日紛紛草中駭
馬牛羊牧不是胡軍是漢軍

其十八

羌胡近日犯邊疆一見官軍遠處懼以麥
芽當斧力悔將營始抗陽光

其十九

遠除邊患臨胡地榮降天言自
帝宮南風一掃妖氛淨雲白沙清鴈塞空

其二十

自古姓名勲
天子定是無雙之國士志願

皇圖踰萬年功書史冊行千載

結交行

世人結交有新故論心下必為鄉土同心之

人利斷金一或言利難同心

其二

交情或改或不改根於義利有攸在彼我義
利不同心那無久近與淺深

其三

勢利能使交好移一盡無復重相思昨日富
貴今貧賤今日不如昨日時

聞角

海北天南逐客愁角聲催起無春秋吾恨不
經海子意雪霜偏益老人頭

客居已三載

君親已在三年夢家國難忘一日思今日不陳
前日志老年何望少年時

征婦詞

夫棄兒身在妾身兒身若保任家貧萬里未
歸亡骨葬百年銷恨望何人

春日即事

竊顧愚情慶衆情兢兢無敢自縱橫求如萬
一融和候不見炎涼祇見平

清明

一自辭家來竊祿無才叨荷
聖恩客家鄉五十清明節不展松楸歲歲逢

懷古

謫仙斗酒詩百篇若教不飲日如年世人飲
否皆閒事但勿違天許樂天

暮春

欲觀物理知時節百卉春深始吐芽
朔還須稽膺象公私何用一聞蜚

老道會

恒以心神驅鬼物還開官府誦仙經
蘇早慣刊三日雨安邦曾禮庶民星

弔古戰場

爭奪無情千古地銷鎔有志萬夫雄
自從赤壁鴻溝後多少新人繼舊蹤

其二

斗前恨敵意難平此際無形尚有聲
世代不知凡幾易猶嘆切冊未書名

其三

捐軀死關未封侯應是功勳蓋世流
偉像不逢麟閣繪英魂難散鴈間愁

其四

紛紛白刃傷殘下滾滾黃沙陷沒中
共承丹衷圖報國何分富貴與貧窮

其五

朝天幾度宿雲收山似鋒鋦鬼見愁
道是皇朝兵復至如前殺賊與防秋

其六

楚地營中雖占籍漢廷世上未知名
獨憐拾死忘生命虛負傾心報主情

其七

生前未別曹劉土沒後方分漢魏丘
骨就沉沙填北委冤隨逝水向東流

其八

膂力精強氣勢雄秦時童稚漢時翁
若生白骨悲秋雨草寄英魂弄晚風

其九

兩軍士卒藏千計一旅材能備九流
今日何須論勝負萬般奇巧一般愁

其十

新體重加舊體魄今人同是古人情
戰場點點愁雲夕鬼隊啾啾苦雨聲

其十一

西連巴蜀東青齊北自幽薊南漢廣
古時多少豪傑人來求此地驚塵堊

其十二

白骨如銀紫草萋一箇秋雨一重苔
百年體

鬼將灰矣半日功名何有哉

其十三

徒有秦人萬里城邊疆何代少胡兵吾

皇誕布懷柔德萬古千秋祀戰征

弔古陣亡有功邊將

早曾催敵援王師忠衆捐生衣漬園白骨埋

時塵滾滾英魂遊處雪霏霏

其二

大將沙場立戰功危如巨海颶飛蓬捐軀但

得酬

天子敢避銷沉向此中

憶昔用與知已語韻

致

君切切心堯舜務學惓惓志孔顏老大未能均

史野敢云文質適斑斑

悼近時死節邊將

英靈未散竟常壯義氣尤存骨不寒死士捐

生士愧前人垂後後人看

其二

揚威奮勇帥三軍萬里巡征勦虜羣心感

君恩全大節名書國史紹前聞

其三

用兵自古稱頗牧將軍直欲友千載豈但當
時膺寵榮芳名偉譽至今在

懷賢

樂處一瓢顏子巷蓋稱五伯仲尼門道守二

帝三王在治保千秋萬古存

嘲奔競

朝七貴兮暮五侯入謁如鼠出如虎奔已傲

物方自茲翻咲傍人誰比數

其二

世人皆鄙匹夫雄得寵遽如魚為龍昏夜折

腰几席下白日驕人閭井中

搏虎行

巖壙之下猛虎前誰處此能順正命搏虎勇

夫命短長不由天定由虎定

炎涼交

交如膠漆亦有時炎不能易涼乃移何異採

花蜂蝶開爭聚榮枝棄瘁枝

嘲賭博

滿堂蕩客開華筵徹曉清歌簇妙舞妻無舉

樂齊眉歡家有樵門索債舌

居室宜遷遠高麗屯

軍旅耕桑方共學管絃歌舞絕相親譚經莫

喻揚雄宅碑里難求孟氏隣

與王都使語

五十年來事

聖君無材無德豈堪論達窮不易中行志生死
雖忘養恩

臘月五外仍罷講武

年裏韶老臘臘盡城隅柳色報春還時和陰
磧仍令波靜窮邊不弛關

過昔賢墓

秦時忠士漢時臣故國後賢異國墳墓木至
今無可感十年人念克忠君

寒食日有感

綿山事往已千年禁火人家尚飲泉為憶
君親無限感頻頻揮淚更潸然

勢利交

東家甲第照城郭昨朝喧豔今蕭索借問何
由能若是堂中人已失富貴

可惜

世人榮耀不由身君子之貴能自貴盡人媚
忤無喜怒所務在已當如此

和東行百詠集句卷下終

再和東行百詠集句卷下

古曹將軍獵

將軍教閱無冬夏服勤能以身率下但知蒐
獮詰戎兵寧耽禽獸勞士馬

民情

人生所重在忠孝其次在不遺舊故孝焉子
惟篤於親忠則臣各為其主

夢息兵

人有百體心為重九百寤思形寐夢畫作夜
息燕顧幽遇藏夢舍行夢用

彈箏語

樂放淫聲用正聲何論胡瑟與秦箏孤已感
召傳千載後世難磨簡冊名

飲倒場酒

薄薄村醪與味清勸酬樂盡野人情覺來枕
上含微醉厭聽邊城擊柝聲

晚獵

茫茫塞北富水霜何草逢秋獨不黃千載青
青惟大澤蘇卿曾此牧羶羊

羣盜革心

盛世昭昭法令彰出兵擒賊首擒王羣胡不
待加天訓羣面傾心戴

聖皇

虜中雪

雪積胡天高十丈降戎難款玉關門中原北
望天無際知有人存有畜存

詠交情

相時結交有淳泊恤德相友無通窮疏數久
近勢不異古今高下情則同

九日登高

登高已酹重陽節懷遠應達一寸心雖置此
身絕倫外行藏如有大賓臨

其二

區區庸劣非哀朽更有何人可就閒但恐孤
思無補郭餘生難道少相關

謾興用九日其三韻

池上浮萍庭上栢山中麋鹿水中鷗任從暫
在從常在知是閒遊是勝遊

其二用九日其四韻

蒼松得採南山實黃菊曾看上苑花今日獨
居耕隱處時望雨卜朝霞

鄙詠用九日其五韻

難道文章師李杜未問詩調效陰何愁來語
句怡情少老去篇章漫與多

謾興用客至留宿韻

問持方寸事如何自滿難行虛易過長以此
心懷不是無令已少在人多

其二用朝宗韻

共喜和老幸諧俗誰疾合污僧司流但免從
違乖善惡寧計譽毀繫樂憂

其三用朝宗其二韻

少壯無成老不羞百年衰曲果何猶一寸心
懷千載慮九迴腸貯萬般愁

節日用朝宗其三韻

人無近遠與顯幽當呼舞鶴朝

寒機九天大布陽春澤萬國咸除囹圄囚

遠城釋道用朝宗其四韻

被冒舉措皆中州唱誦方分釋道流難辨出
家出山相均如行水行陸舟

行路難

幾餘舟車費執操水行何似陸行勞山中閒
遲朝中貴用舍行藏無家高

逸士用儒將韻

曾向名山禮白雲高情雅澹過常人閉門家
有時書澤出郭水無戰伐塵

漫興川儒將其二韻

快心娛樂非求益節欲清閒是養生惟
應觀往動吉凶何用問君平

其二用儒將其三韻

竊視愚衷衷直平邇流自老至初生有如彭
蠡朝宗水流入滄溟徹底清

老將用儒將其四韻

筋力雖衰不乏謀羌胡巢穴熟經遊三軍少
壯非無勇攻取還資為運籌

其二用儒將其五韻

虜酒雖難駐壯顏威名尤自重如山惟料廉
李孫吳秘時出轉門教戰還

其三用儒將其六韻

賭命曾經百戰來胸中無火心自反喜無塞
上烽煙警幸有禁中頗收材

應將用儒將其七韻

身無統綺恒布衣食常少肉惟羹藜蕃茂慕
義歸

皇化海不待抗山不梯

將士用受降戎幕韻

士卒係將危與安宜有溫飽無飢寒將與士
卒同苦樂樂則易使苦則難

其二用邊將其一韻

將以禮樂敦詩書進退能謹兵無虞上下同
德勝可必首尾相援勢不孤

顏子用邊將其二韻

仰鑽聖道稱高堅好學顏回得貫穿千載孔
門稱獨步雖有穎悟未能然

詠史用邊將其三韻

三分鼎據懷諸葛千里鷹揚憶羽飛身死難
成恢復計徒勞三顧起荆扉

健士用邊將其四韻

力比健獲心計遠目如快鵠身膽麓一箭射
往野獸死隻子散樹山木枯

其二用邊將其五韻

手舉百鈞恒禦侮足行千里常捍頭有力難
制有德服無食不憂無酒愁

其三用邊將其六韻

有時射獵臨岡阜步履騰騰過飛走往瞻回
顧盡高深鷹鶴驕驕皆向後

其四用邊將其七韻

如此百人共經營不日可築三里城彼一鈞
金一輿何足以與言重輕

寬征用朝將軍韻

玉書前日降天府來年預許寬征賦聞

無間兵與民老壯歌歡童稚舞

其二用朔將軍其二韻

四方何以樂豐年三白呈祥六出舞行見自
春徂夏秋五日一風十日雨

其三用凱歌其一韻

聖德寬征并施貢神功右武兼崇文萬方四海
咸熙歸仰戴重華與敷敷

其四用凱歌其二韻

脩治九功同舜禹闡明六學用軻丘康衢咸
沐既陶化純頌揄揚莫報酬

其五用凱歌其三韻

比屋欣欣溫飽樂連城藹藹仁義風德為天
地生成德功是

君王治教功

設興用凱歌其四韻

南北貢獻窮茲秋東西款附盡義戎明明黃
道三辰順謠藹淳風四海同

天馬用凱歌其五韻

飄飄鳳臆戴龍鑾逸態雄姿莫敢騎好貢
九重城闕下日隨仙驛色鑾旗

其二用凱歌其六韻

早分龍種出渥洼遠駕鑾舉靖沙漠立仗應

志汗血勞嘶風充想天閑樂

聖節日長至用凱歌其七韻

重寶祥慶共朝來喜氣歡聲徧九垓一統震
陽從地復萬年壽域天開

其二用凱歌其九韻

萬年歲歲有長至今歲欣同
聖節來自是

皇天隆福慶壽觴須進一千回

長至日飲用凱歌其八韻

時當坤遇天根暖義比乾逢月窟此日漸
逢吾道長勸酬莫放酒亦乾

其二用凱歌其十韻

一陽初動肇生理信似酒滯如水從知小
人道漸消不須滿飲心自醉

憫窮用凱歌其十一韻

要餒恒無留宿粒兒寒那有卒歲衣況愛不
教焚獨苦老稚寧免溝壑歸

其二用凱歌其十二韻

皇朝仁比虞周世表祚惠解靡不至宜南承流
宣化人其明如臨平如水

其三用凱歌其十三韻

仁人嚴設鉢求赤子方除凍餒豈豈但臨

饑發倉廩濟貧方是布恩波

守令用凱歌其十四韻

近民撫字心無迷蒞職催科政有聞亦得銓
曹書善家今人有愧古人勲

山村老叟用凱歌其十五韻

山村人家風俗淳四輩五輩不出村為子與
孫髮皆白高祖不存曾祖存

其二用凱歌其十六韻

取予莫施生計足譽毀無較心事空酣歌醉
舞得其樂不知不識為誰功

讀魯論用凱歌其十七韻

耕當問奴織問婢問非所學徒紛紛仲尼嘗
聞俎豆事胡問陳與行三軍

讀語孟用凱歌其十八韻

仕止久速當其可用舍隨寓安行截生民以
來未有者賢如日月難踰光

讀語孟用凱歌其十九韻

往聖來學道攸寄大邦小邑神所宮言猶采
帛惠濟世教揚鈴鐸聲摩空

其二用凱歌其二十韻

攝相三月魯大治官正司冠猶虞士絰垂王
法示戒嚴亂賊警懼千千歲

結交行

人情交如膠漆固視義同金利同土視義同
土利同金朋友面目冰炭心

其二

交情一為炎涼改厚薄相看各有在幾人交
如管鮑心勢利不深道誼深

其三

人情少淳偏多漓交義不思交利思彼已貴
富此尚賤難望彼有思此時

田家用聞笛韻

官清吏庶絕銖求况復田園倍有秋男意欣

欣女顏悅更無憂盛在眉頭

其二用客居已三載韻

蒸豚炊黍拜農祠豈但孫曾有孝思但願官
家寬力役普令耕獲不違時

其三用古征婦詞韻

不識安閒識苦辛出憂水旱入憂貧豈聞純
綺膏粱輩非是條桑播穀人

其四用春日即事韻

父子孫曾互耦耕出門什陌任縱橫自家骨
肉無他畔那有相爭忿不平

其五用清明韻

何幸天書再恤農負逋徭稅並優容漫天沛
澤誠稀遇偏地豐年更屢逢

其六用懷古韻

壯門犬吠常驚吏芹澗蛙鳴每卜年不憚勞
勤供畝稅惟將豐稔望
皇天

其七用暮春韻

一春喜得當時雨百穀欣看出土芽復恐故
衣難卒歲儼田更種木綿花

其八用道會韻

時風飽暖尋常遇歲歉飢寒絕未經稚子歡

欣走風雨老翁歌唱度霜星

其九用弔古戰場韻

不識貴賤通與窮那解聞智爭英雄五侯七

貴門館下自少至老無行蹤

其十用弔古戰場其二韻

門巷莫聽絃誦語也堡惟聞雞犬聲子孫立

年至弱冠十人九人未命名

弔古戰場其三

遊竟何事哭啾啾自恃英雄邁等流戰死沙

場難報主稱冤稱屈使人愁

其四

冤魄已歸幽顯外形聲長在有無中雲臺斯
世功難就泉壤何時恨始窮

其五

兩軍臨敵戰鴻溝生莫歡忻死莫愁死苟成
仁生含義負榮負嫗並千秋

其六

壯哉志士樂捐生一代功勳百代名風捲黃
沙埋義魄天懸紅日照忠情

其七

一自捐軀青海頭難隨附葬列侯丘雖然埋
骨依青海不愧朝宗遶海流

其八

勇謀兼具白眉士文武兩全黃髮翁幾度悲
吟山口月一痕嘆恨草頭風

其九

自漢以來千百載戰場尤有鬼火流泥沙折
戟易銷鐵報主冤冤難散愁

其十

舍生已屬千年事報國難忘萬古情蕭蕭冷
雨淒風夕鬼語惟聞殺賊聲

其十一

戰士期超水火上肯辭危險避深廣成功或

望得生還報主寧知顧死生

其十二

忠臣義骨填黃壤化雨仁風掃綠苔至此尤
蒙為善報蒼蒼高遠豈然哉

高麗土俗用弔古戰場其十三韻

土人何不重添丁年十五六收為兵所顧賣
刀買黃犢長供餉稅無師征

古松用弔前代陣亡有功老將韻

深山古松生何時高常千尺鉅十圍猿臂舞
風秋瑟瑟龍鬚帶雨寒霏霏

護輿用弔前代陣亡有功老將其二韻

從古以來賢達士半生榮遇半飄蓬安危豈
係言行外得喪難違義命中

孔門高弟用與知己語韻

師商可比方人賜求亦難儕亞聖顏無柰懷
賢愚論皆有如遇豹管窺斑

其二用悼將臣韻

飯養或失二親敬損孝寧甘一子寒可以冉
求同仲論難將端木並顏看

其三用悼將臣其二韻

德行仲弓宜第四文章言偃可超羣仲由獨
抱羔人勇聞未能行恐有聞

其四用悼將臣其三韻

雖云能言行不逮言輒足以傳千載賢以克
舜觀仲尼宰予雅性語長在

懷賢

仲尼念從忠難者斯時胡皆無在門君子動
不遺舊故此道古有今罕存

其二用朝奔競韻

孔聖何為畏於匡匡人設認為陽虎虎不顧
言暴可憎回何敢死賢足數

其三用朝奔競其二韻

誤認孔聖貌類虎如見老子形猶龍萬古儒
名穹壤內九霄神化有無中

搏虎行

士欲仁至與義盡切勿母以虎懸我命縱令虎
死我不生豈為從正順前定

炎涼交

友有厚如兄弟時孰為易移孰難移交以義
判易離合難移同氣與連枝

朝睹博

財匱因耽樂事指花飄為惹春風舞綵綵從
教蜂蝶愁居家那顧妻孥苦

其二用遷居遠高麗也韻

賭博惟求利到身爭籌全不顧疎親醪飲杯
酒聚數伴喧競一錢驚四隣

與王都使語

將軍自小將三軍將畧儒書慣討論垂示後
人應繼美推封先代定蒙恩

臘月立春仍深講武

耒耜將興武暫息雪霜未解春復還兵農一
體少並用耕守二事多相關

過昔賢墓

古時今日千年上客路家鄉萬里墳路口昔
賢稱尚在草間無碣莫知君

寒食朝人邀長親者飲收淚酒用寒食

日有感韻

堦下從教花似錦樽中任自酒如泉難忘孝
子喪親淚寒食時來倍泫然

朝邊俗居喪親朋友聚柩前作樂飲酒
歌笑為樂名曰勝伴用勢利交韻

古禮娶婦尚撤樂邊俗居喪厭蕭索吹彈歌
舞必於是歡飲柩前乃是貴

其二用可惜世人韻

喪不哀慟使弔慰無聞貧賤與富貴食稻衣
錦如常時傷哉何望能變此再和卷下終

東行百詠集句九卷附芳洲年譜一卷

浙江汪汝
栗家藏本

明陳循撰是編乃其被謫東行時集古人詩句以
成七絕初得三百首復疊和其韻至千餘首集句
皆不著姓名頗多竄易牽就和韻諸作更多累句
後附年譜一卷乃其門人王翔所錄當時勅諭及
循所進詩頌俱載入其中亦非體例也

重刻襪線集二十卷附南行

紀詠二卷贈言四卷

〔明〕蕭儀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年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襪線集十

五卷》提要

重刻繡典選水藥先生襪線集序

文所以載道也豈徒修才之富氣之壯結構之工而已哉士君子達而在上則訂謨碩畫補衮職于朝寧潛而在下則崇論宏議垂規範於藝林以至即景寫意因物抒懷或發諸詞賦或形諸詠歌要皆道之克周洋溢旁見而側出者也自文人以麗藻相誇意不本於道德由是鋪張揚厲者近乎諛徜徉曠達者隣乎放探賸索隱者趨乎恠優游漫衍者流乎靡文之流弊焉可勝道今觀蕭君文集其鼓吹休明頌揚顯懿美不怠規也其指陳利害獻替可否有犯無隱也其屹屹興嘆重閤眷聽依仁孺慕也其墟篋

襪線集序

唱和竹林縵縵怡怡和樂也其臨別贈言望風懷遠丁一伏水嚶也鳥鳴也子臣弟友之道胥於文發之是則蕭君之文其所謂載道者非耶若夫典則似班馬醇正似歐曾古風似陶謝近體似元白此特蕭君之餘事奚足爲蕭君重蕭君之孫岸生名等克紹前人馳聲學校慨襪線集舊板燬於兵燹將復壽梨棗焉序於余余因明蕭君之文之所以足重者綴一言以弁於簡

肯

乾隆庚申孟秋望後

中憲大夫知撫州府事寧海劉永錫

拜題

吏部主事臨川蕭君德容示予以其所爲詩文一編曰予同年友也幸爲評之予不能文不知所以贊也然帶與德容同薦而來閱其文詞熟矣其學問通博議論多根於理知其志有不在於文詞而已也別去數年今又得是編而讀之其述作之體既變乎科舉而其文之踴躍驟進有不可以尋尺計者至其根於理者則未嘗少變也其真要於實用者歟方德容舉進士卽以外艱去窮居隱約幾三年矣比來京師又連蹇於命歐陽文忠公謂窮者之言易工然則德容文之能工豈非於此得以苦心危慮研精極思而致之耶亦天將降大任故勞苦之於先又非特欲

禮線集序

其文之工故也而德容能以工於文其亦異乎他人之處困矣窮與達而不以累其心士君子所能也德容知命者也其肯以窮達自累乎哉

嘗

翰林院大學士泰和年弟陳循頓首拜識

大明永樂辛丑歲孟夏月下澣日

去古既遠士習益降攻文章不徇流俗者蓋鮮矣前年予家居時見學者唯科舉之文是務究理趣稽程式摘裂先聖賢遺言融以己意以就篇章差可屬讀善矣至於卓然自立欲追古作以名家者非惟弗之習亦弗暇也其後至京訪於所知僅得樂安蕭君德容可尙焉德容自鄉薦以及會試皆有程文在錄以行於世至擢進士授吏部文選主事其古作益盛出一時縉紳大夫士皆奇之以爲非習之於衆所不暇之日卓然欲追古作不至是也方是時予僅一二見之未獲盡窺其所有今年其子超進編次其遺稿僅盈帙不達數千里因進二楊貢詣予求序予

禮線集序

披而覽之始末合數十篇其文紆徐曲折綢繆反復出新意而去腐語駸乎乎古人規模信善作者也問其餘則曰藏於家者猶存四百餘篇詩歌長短句在外臆何其能哉向使不罹不幸而至乎今其多固不止是其進又豈特如是而已耶爲文誠本於學而亦由艱難困苦然後成予聞德容生士族上世多善人至其祖母張遭世變而樂然有節操見故輩長史所爲傳其先姑躬孝行夷險一致見今少師楊公所譏基誌德容自少失恃鞠於祖母以長以教晚乃幸其先君自謫所還無幾復卒則其學之所成至于多且美者良由艱苦中得非偶然也惜乎天畀之以是才

而不使之展于用而又竟齎其壽永樂末
詔求直言德容性素剛問學蘊蓄素深於是言過切直中
傷任事之臣衆構陷之遂坐是以死死時年四十嗚呼讀
其文者思其人而悲其志良亦可深慨也夫良亦有景仰
也夫

正統五年秋八月辛巳翰林侍講學士奉訓大夫兼修
國史泰和魯鶴齡頓首拜撰

吏部文選主事蕭君既沒之十有八年其子超進錄其遺
文所謂禮線集者爲六卷將饒諸梓而超走京師特以示
予屬爲序余受而讀之蓋序記賦頌銘贊雜著總之若干
篇其莊厲峭拔如秋空泰華壁立千仞有蒼然不可犯之
色其容演辯博如春江波濤洶欬奔放有渺然千里之勢
而其要歸則必依乎禮義之正蓋其志之所發也志之所
發必形於言文也者言之粹精者也惟其志趣有高下故
其爲文有純駁觀其文則其志趣所存可知矣君生甫二
歲其父謫戍遼左又二歲而其母卒獨祖母張氏與居
以長以教君既有知即感激自勵日誦千百言自經史百
氏靡不淹貫由是爲文章下筆立就籍然有聲閭巷間永
樂甲午以詩經魁鄉選明年擢進士第蓋其聲流於縉紳
間益甚及有文選之命於是慨然以功名自命其志以爲
事在盡吾所當爲而已矣窮達禍福有不計也故累上書
陳得失欲有所裨益於時卒之不酬其志以齟齬終蓋君
自其少時頗頗挫抑其志已奮然有所立及既得名位則
自以爲千載一時也其大意不至於有所造就不止故雖
不得遂所願而其志固壯也推此志而發於文字之間則
其名今而傳後豈過也哉況又有賢子汲以圖其不朽
安得而不傳也然則君雖沒亦可以無憾矣君諱儀字德

容學者稱為米羹先生其州里世次行事卒葬之詳則有
 少保黃公宗豫所為墓表可考故不復著於此
 正統五年庚申歲八月下澣日
 賜進士第翰林院編修文林郎泰和宗俞鑑拜手撰

重刻續線集目次

卷之一 頌

皇都大一統頌

賀進麒麟表

應求直言詔疏

卷之二 傳

石中羨傳

睦宗錄

素樸說

樂安山學蕭 儀德容甫

聖主得賢臣頌

駱虞

錄說

梅先生傳

嗜經堂說

容齋說

續線集

目錄

字說

卷之三 記

順樂堂記

壽星圖記

雲巢齋記

友蘭軒記

菜根所記

萬木圖記

慶餘堂記

卷之四 序

遜閣記

愛筠軒記

力穡軒記

敬齋記

東溪四景記

愛日堂記

十竹軒記

卷之五 序

送錢知縣赴名序 送何維亮赴四川考校序
送張希文歲貢序 送張以寬序
送貢賦序 送秋官主事曹公赴選序
送廣西太平府節推劉隆復政序
送大學生陸孟陽赴選序 贈醫士羅公素序
送施先生還鄉序 贈外科醫學教諭游彥舉序
南麓春雲詩序 秉葵齋序
重慶堂序 汪氏族譜序

送董祖奇省親序

送李公俊省兄叙

送扶搖道人序

贈聶黃二友叙

贈楊秀才序

送曾緒端赴鄉試叙

送董胤昌赴春官序

送趙經歷叙

送南昌府椽葛中孚赴京序

送曾啟仁歲貢序

挽何士廉詩序

挽黃季南詩序

羅溪陳氏族譜叙

曾氏族譜序

豐城黃氏族譜序

董子懋詩序

卷之六 序

卷之七 文

聖德瑞應詩集序 送趙上舍序
送李判簿任古隴序 送吳州判序
送嘉興府訓導張需序
送胡副使任河南序 送高大尹還本邑序
送蕭上舍序 送餘干縣令序
送林判簿還晉雲序 送縣丞姜復職序
送大尹還濟南序 送推官還撫州序
送中軍都督府劉經歷序 閩中嚴處士挽詩序
贈戴大醫序 故園歸興圖序
送宗晃竣事還鄉序

祭詹行人陶輔文

祭致仕尚書蹇公文

卷之八 賦

麒麟賦

臨清樓賦

菊軒八景賦

小圃賦

卷之九 銘

瞻禮堂銘

微軒銘

遺愛堂銘

處士張公與明墓銘

處士曾伯潤墓銘

卷之十 跋 贊

跋盧堂卷後

跋劉仲修所書醒心亭帖

跋順德堂卷後

跋唐太宗取蘭亭真帖圖

河圖贊

洛書贊

大理左寺副

公小影贊

毛百戶文卿像贊

襪線集下本目錄

卷之十一 七言律

送巴鋪之廣南教授

接雲書屋

登翠軒

和董行困

春閣揭曉後作

早朝 大明宮

襪線集

目錄

四

題河間耿同府醴泉書舍

冬至日書懷

元旦

賜元夕觀燈

初度

送友赴鄉舉

忠勤堂

送嚴通判還撫州

送吳州判還徐

送李參議晬還江西

送同守之歷陽

送道士

送同知李能白

送入還鄉

送倪侍郎致仕

病中口號呈南莊董先生

又和

贈周評事

夢萱堂

拜寄祖母

烏臺春曉

送袁旭宰江津

送鄒子都宰榮昌

和陳主事韵

送王助教之南監待離字

千秋節有感

挽艾知縣

送袁旭出姑蘇

黃主事清致齋

挽舒中書母

挽七閩鄭處士

挽郭許軍母

和潘赤政遊玉山韻四首

雲林圖

挽江母

又寄維亮

和吳員外韻寄維瞻何典史

襪線集

目錄

五

和吳員外韻寄鄒知縣

壬寅臘日

癸卯元旦

初度

其二

贈余秉恭省兄

和復呂文質

贈劉醫士

送譚伯榮鄧子微丘常悅還鄉

次秋日書懷

中秋書懷次黃內翰韻

送梁進士丁憂

送羅長史復任

送黃主事志昂還南京

送巡檢之任

送大學生潘與京還鄉

送熊勉初

挹秀軒

卷之十二 七言律

暮秋雜興寄曹子翰

九日

送兄德高之京

訪詹英文不遇

登華山

寄詹英文

送遊湖廣

送別希顏張姑夫

寄子翰在獄

答友人

送人材

過王伯良宅

秋晚夜宴

元霄口號

陳氏碧山房

寄顯文

送道士赴京

促錢知縣行卷二首

櫻線集 目錄

六

送熊淵源赴撫城館

送張希文貢

鳳山耕隱

答曾敏固賀嚴親北戌歸

小姑山

和復寧德尙

借前韵與丁克冠論文

又調丁克冠

送何士彥鄉試

董子周種德堂

寄子翰

家尊遠戍未歸因成詩以道意云

其二

旅夕書懷

送俞憲會元伯重赴

關

送黃允德歲貢

送姜如宗赴 關

送陳知縣朝 東宮

元旦口號

和子翰元旦

古松堂

送鄒子都歲貢

送董胤昌鄉試

滄浪雪景圖

送陳友昇之京更應富戶

送馬貳尹之京

琴書清隱

送王紹愚往訪厥祖遺稿

除夕次韵

元旦次韻

邀月樓

送錢知縣再任

挽黃季南

送簡敬秀才赴 關

和吳員外汝芳哭孫韻

松筠軒

櫻線集 目錄

七

卷之十三 五言律

謝友訪不遇

東林石笋

戊卒思歸

和曹子翰齋居雜興

病中對雪

除夕遣興

次除夕韻

寄子翰

秋江送別圖

盤谷圖

贈地理

送鄭知縣入朝就奉父圖

釣鯨亭

送張希文之京二首

書張目醫卷

春夜偶成

題甘肅軍人思親圖

題臨川胡氏湖山嘉處

題徐氏葵倫堂

望湖亭

除夕

送人重赴謫所

舟中端午

秋夕舟中書懷

景州阻雪呈大尹

和韻別吏部江李二主事

送判簿

和韻陳主事良

書陳啟宇所藏外祖丹室卷

龍江送別

池東八景八首

樸素齋

寒江別意圖

贈友

送人還鄉

靜觀軒

除夕和徐道士舊

送人重之安南

後錄集

目錄

八

和姪世寬韻二首

送羅長史復任

春日詠懷十首和黃內翰宗豫韵

卷之十四 七言絕句

龍門一躍圖

畫虎

過歿男墓

成湯聘伊尹圖

墨龍

梅

元旦

小至懷何陳黃

雪景圖

四景四首

客路

墨梅

咏馬

葡萄

竹鶴四首

贈筆工

橫橋風雪圖

高宗聘傅說圖

題天師空林秋景

送姪世寬鄉試回

山行即景

又

小景四首

同途擬訪友不遇

書扇

春曉

滄江釣隱圖

老子出關圖

送人之金臺

元日口號二首

墨竹

寄彭給事璟

勉諸生

景之雪景圖

後錄集

目錄

九

曾尙恭游沂園二首

卷之十五 五言絕句

四景四首

墨梅二首

雪景

子猷訪戴逵

夢贈袁允後二首

訪參政不遇

卷之十六 排律

送黃九德赴京聽選

墨梅二首

墨菊二首

小景

蘭

小景

送別得日字

墨梅二首

送黃主簿赴名

賜元夕觀燈	上王大守
拜寄遼東	送畢用昇之光澤教諭
菊隱堂	
卷之十七	五言古選
雜詩二首	水藥齋自述
題蘭二首	送扶搖道人
答黃用光	孝友堂
壽萱堂	友松軒
三益齋	淡簡軒
沂樂堂	具慶堂
三省堂	送醫士張伯瓊赴 徵
答友人	
卷之十八	五言古選
陳評事永感堂	徐主事愛日堂
送人還鄉	送廖仲廉倅寧波
印閩中蕭汝錫韵	
舟中懷子翰疊行良親世寬等秋闈之捷	
寄示姪世寬正隆	劉主事野水橫舟圖
寄董孺文	挽南莊董先生
贈友別	送友別

對雪	蘭竹
畫魚	九日
卷之十九	歌
題半山	送食鳳儀起服之北京
墨龍	贈張醫士伯瓊
題山居圖	和火燒杏樹
壽董良遇	題城南隱處
贈曾緒端扇	題孫氏種德堂
金門待漏	畫馬
畫牛	虞美人草
王昭君歌	促送錢知縣行卷
送黃志常還龍溪主簿	謝 賜甘露
送吳子奇之沙河通運所官	
題考功劉先生漁釣圖	挽致仕尙書蹇公
邀月樓	張勝遠南軒歌
杏岡隱士	秋雨爲孺文書扇
松隱歌	梅隱書軒
送陳友昇還鄉	贈吳子尙并賀其生日
升菴	降龍
昨見伐木謠詞甚愴意甚真深足以見一時之事俗	

故殿之

又歸字

卷之二十 歌

送胡孟剛之京

送曹景常之遼東

送劉仲寬

送葛溪劉鎮芳入閩省乃伯大使

送黃九德歲貢

溪雲深處

天台春曉圖

送人游湖廣得我字

送人村

拜寄遼東

憑雲軒

用拙堂

桃源春曉圖

懷線集

目錄

十二

雪景圖

題臨川周百戶武勝堂

送黃立極赴春闈

送別京口顏總旗

紫荊堂引

牧隱

畫竹

拜寄遼東

畫松

若洲漁隱

送張希文歲貢

寄蕭長史時中拜御史

又

目錄終

重刻懷線集卷之一

樂安山房蕭 儀德容甫著

頌

皇都大一統頌 弁序

皇明誕膺天命奄有土宇

大祖皇帝定鼎金陵武創文治內外奠安

皇上以聖繼聖益弘大業創繼功俱交趾首先納土易單

諸監縵以爲冠裳而蠻夷之人始知中國之樂某試弘

廣畧宣威北虜殲其渠魁輯其部落而蠻夷之人益知

中國之尊由是自扶桑以抵昧谷二億三萬三千五百

懷線集

卷之一

七十里之地無寸地而不修職貢自南極以抵陰山二

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里之地無寸地而不入版圖

皇上以聖繼聖益弘大業創繼功俱交趾首先納土易單

諸監縵以爲冠裳而蠻夷之人始知中國之樂某試弘

廣畧宣威北虜殲其渠魁輯其部落而蠻夷之人益知

中國之尊由是自扶桑以抵昧谷二億三萬三千五百

七十里之地無寸地而不修職貢自南極以抵陰山二

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里之地無寸地而不入版圖

皇上以聖繼聖益弘大業創繼功俱交趾首先納土易單

諸監縵以爲冠裳而蠻夷之人始知中國之樂某試弘

廣畧宣威北虜殲其渠魁輯其部落而蠻夷之人益知

中國之尊由是自扶桑以抵昧谷二億三萬三千五百

七十里之地無寸地而不修職貢自南極以抵陰山二

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里之地無寸地而不入版圖

皇上以聖繼聖益弘大業創繼功俱交趾首先納土易單

諸監縵以爲冠裳而蠻夷之人始知中國之樂某試弘

廣畧宣威北虜殲其渠魁輯其部落而蠻夷之人益知

首而爲之頌曰

維皇上天明命有赫厥命維何實眷有德維我
太祖聖神文武誕膺天命肇造區宇定鼎金陵實爲南京
既弘其規既赫厥靈維我

皇上益大其業聖德以懷神武以懾九夷八蠻歸附爭先
是廷是享孰敢不虔願維北京道里適中宜茲營建以頌
以同鳩工掄材載載載臺千來之民咸協厥力龍樓鸞飛
鳳閣虎踞後市前朝左社右祖不侈不樸有翼有蔽四方
之仰萬民之瞻辛丑之春正月上日開爰祭告乃朝百辟
淑氣始融瑞日維暄輿情欣忭蒿呼喧傳人心之屬天眷

穆錄集

卷之一

二

益至貽謀之遠寔萬萬世我

皇攸躋既譽且安 天子萬壽 天子萬年

聖主得賢臣頌

夫駕巨艦以涉瀚海必樓櫓櫓棹之全而後可以航乎深
淵驅大車以歷周行必輶軫輻蓋之備而後可以勝乎重
任以一人而運天下之大必得奇才碩德之佐而後可以
居上而有臨堯舜有天下而帝溫恭而克讓文明而潛哲
其資稟之聖蓋亘前古而莫越然必任乎四岳群牧咨乎
衆寡稷契而后致敏德而時雍仁洽而義浹也禹湯文武
得天下而王祇台德先犬錫智勇烝哉同辭父子一揆其

姿稟之聖固已後千世而莫比然必伯益伊尹周召畢榮

前後疑承左右輔弼而後致地平天成撥亂歸正而措三
代之民於降平之域矣三代而下由漢而唐由唐而宋主
未必皆聖臣未必皆賢而其上下相資以爲治蓋有不約
而同然沛豐興漢蕭實輔春陵中振邵寇之助故能歷
二十四傳垂四百餘祚也晉陽啓運龍鳳之姿房謀杜斷
李武虞儒或千里折衝或帷幄謀謀其致治庶幾乎三代
者此之故歟陳橋入代宋運弘啓范相居休韓王輔治慶
曆元豐奇碩濟濟藹然仁厚之風庶幾乎與三代擬矣降
及胡元變乎沈寥最爾彈丸暨我

穆錄集

卷之一

三

皇明天眷有加明良相逢際于亨嘉

大祖肇命 龍飛淮甸躬就武夫翼翼英彥熾乎如雲之從

龍沛乎如水之赴壑用以剷除積寇則摧枯拉朽而莫與

之角用以輔治隆平則肩夔益契而能制作乎禮樂民物

資之以陶鈞元化資之而彙焉我

皇撫運創繼功俱南極朱崖先入版圖北窮朔漠繼職群

胡神武不殺實弘廣讓在廷武臣足稱指呼

天子之功武臣是輔纂修大典丕振文風有偉文淵多士

米同閭七秩秩蔚七雍雍足以昭文化於海隅足以炳規

畫於璇穹若乃進退廟堂敷揚治道蹇諤匡規瘁勤彌導

陋漢唐而不居軼虞周而獨造善

皇圖以永安措斯世於熙皞則又資乎碩德之與元老也然則堯舜禹湯文武之聖惟我

聖皇其與益稷夔稷契伊傳周召之賢惟我元臣其與肩宜豐功大業垂永久於萬年者矣

表

賀進麒麟表

聖君紹鴻業而居大寶政太平有象之時詩人詠麟趾以橫皇仁乃王化大行之日維靈夷之率服致祥瑞之駢臻恭惟

魏線集 卷之一

四

皇帝陛下聖敬日躋聰明天啟出乎類而拔乎萃乃武乃

文振乎後而光乎前有猷有守撫盈成之運而尊居

九五廣好生之德而仁被萬方南瞻交趾北極陰山溥入

版圖之內東底流沙西連昧谷同歸職貢之中

皇圖廣而治功成泰堦平而禎祥至維彼阿丹遐焉遐裔

不惟方物之畢獻抑且瑞物之借來致有仁厚之麟貢於

闕庭之下爲百獸之長儔五采之章匪特不踐生草而不

履生蟲抑足以咏公子而以興公姓委爲異兆寔應休明

被之管絃永繼周南之盛遊於郊藪豈同內符之來臣等

忝列班行親茲上瑞效華封之三祝祈

聖壽之萬年臣不勝歡忭之至謹具表以

聞

駟虞附

夫龍非有心於雲也龍興則雲從虎非有心於風也虎嘯則風生聖人非有心於得民也聖人作而萬物親同一感乎之機也蓋靈不自靈因人而靈聖人不作靈物不生苟非聖人備中和之德致無爲之妙贊化育於兩間遂群生於品彙使天得以天地得以地而飛潛蠢動洪纖高下莫不遂其有生之樂涵濡於自然之天靈物何由而生哉昔河出圖洛呈祥樂作而鳳儀經成而麟至同一盛德之所

魏線集 卷之一

五

致也洪維

聖人在上繼天立極以天地爲心以好生爲德陶吾民於汪濊湛露之內澤吾民於春風和氣之中無一夫不得其所無一物不被其化以德而致祥以和而名和故生靈物於郊藪以彰

聖化之大夫豈無自而然哉今天白質黑文人徒知駟虞之爲駟虞也殊不知不食生肉駟虞以爲德也人徒知駟虞以仁心自然以爲德殊不知出而爲治世之靈物也不有靈物之出固不足以彰盛世之隆非盛世之隆亦何以致靈物之出哉昔詩人咏之於詩以贊文王德化之盛彼

一時也今生於太平極治之日以昭 盛世文明之美此
一時也時雖有先後之異而治道無古今之殊
聖人心同而道同感孚之德一而已矣然太和網緼萬物
有感生之樂天地翁和萬物有拔萃之理
聖人不作靈物不生其此之謂歟猗歟盛哉
哉故曰靈不自靈因人而靈
聖人不作靈物不生其此之謂歟猗歟盛哉
疏

應求直言詔疏補遺

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臣蕭儀謹

魏錄集

疏

卷之一

六

題爲建言事臣聞天心仁愛人君而示以災異欲有所警
懼而委曲以眷佑之也故爲天下國家不患乎災異之沍
臻而賞乎彌災之有道昔桑穀生朝大戊由之以致治飛
雉離鼎高宗因之以中興是皆古之人君不惟善於彌災
而又因之以致莫大之慶矣邇者 奉天殿災
皇上發 三音以十二事自責欲文武群臣逐一條陳無
隱是足以見
皇上之心誠以湯以六事自責之心不惟善於彌災抑且
因之以致莫大之慶矣是誠
祖宗社稷之福是誠天下生民之幸臣本微賤敢以直對

彥使天下後世知

陛下能誠於敬天而有從諫弗拂之聖也除群臣所已言
而 陛下已允行者茲不復言諱以其所未言者以
聞伏讀

勅諭內有所謂賞罰不當蠹財妄費而國用無度者臣切
觀諸番皆脩馬疋入貢道路供給之費

朝廷賞賜之多皆出於民而所入之馬率多羸瘠不堪只
今中國馬疋已多乞賜下

詔謂不必煩費貢獻俾其或三年五年一貢不使常往
來絡繹擾擾其願有在京任者

魏錄集

疏

卷之一

七

陛下又皆厚有賞賜而且官之及交趾之人多留在
京安插皆給口糧臣切謂彼犬豕之輩雖以仁懷義結而
未必得用晉武帝時有上疏官徙外郡雜夷於邊地峻四
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使無夷狄亂華之禍武帝
不聽厥後五胡雲擾是善圖之不早也惟
陛下至明至剛詳察而審處之庶使不遠慮於後日如此
則不特財無妄費而實可以久安長治矣
勅諭內有所謂或工作過度徵而煩勞而民力凋斃者臣
切以北京營建四十五年之間天下供役則民力有不能
不凋斃者天降之災蓋以警

陛下而 陛下當思所以善圖之也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得龍蟠虎踞之勝自足以爲萬世之基業矣 陛下紹承

太祖之志肇建兩京以脩往來

巡幸是誠善述善繼至此尙惟

陛下祇順天意或待秋涼且回 南京謁奠

陵寢與天下休息候民力稍舒以圖再舉此爲計之上者若 陛下駐意北甯當且御

奉天門以朝群臣厚修德政以順天心俟緩而圖之此爲計之次者其間恐多小人不畏天變請速於再成者然自

禮緣集

卷之一

八

經營以來四十五年之間僅抵于成而一旦至此奈之何哉 陛下若再輕於聽信欲拂天意而爲之則非臣之所敢知也

陛下聰明睿知蓋必斷自

宸衷而以上計自處矣臣冒昧上言罪當萬死然所以爲

今日之急務寔所以爲萬世之道猷唯

陛下恕其狂忠特賜采納則

祖宗社稷莫大之福天下生民莫大之幸所謂因災以致莫大之慶者實在於此謹題

重刊禮緣集卷之二

傳

樂安山樛蕭 儀德容甫著

石中美傳

石中美者其先姓貂也本北方之國有大貂小貂之不同國祇而子孫以國爲氏世居田里間族類極蕃庶布滿天下其在南者與楚和氏富庶相埒其在北者富庶等於肅慎氏河西太守寶融後將庶族其子孫亦號稱蕃富終不貂氏若然和麻肅寶終與貂氏並列爲五大姓於天下貂氏之子孫尤挺拔穎脫非碌也田間者比後得托交於

禮緣集

卷之二

一

黃石公相與上下周旋磋礪磨礱之功爲多途盡肅脫去塵俗呈露精華尤善清談若鋸木屑霏也絕人見其才美成就於石氏故易其姓爲石而以中美字之然五姓之子孫皆以利天下爲心和氏取重於南貂氏取重於北麻氏肅氏寶氏則往來其間中美尤纖細縝密非和氏粗樸者比嘗自誇其才謂韓入座之才如折禮緣無一條長若中美之才長於禮緣矣且伊尹元聖也而以割烹要湯中美未嘗要之而湯必不吝中美世聞之亦不以爲過後果見用於湯大有利於人至漢武帝時皇曾孫病已在獄中丙吉時治獄有德於病已及病已卽位首訪丙吉以爲相匿

不可待中美在市肆間人見其髻而美疑以爲西言以
之進宣帝喜曰不見丙卿人矣丙卿尚無恙乎漢火幸
炎惟丙卿大輔之慎無讓也中美亦自謂爲丙言而不能
辨卒相宣帝亦大有功於人又自誇其功曰棄爲后稷以
養民今天下之饑者且仰給於中美矣而北人德之爲尤
重嗟夫世率謂黃石公以編書興漢拯天下於秦阮其澤
流於後世故子孫多才美者然中美實猶氏而冒石之姓
豈猶氏之先亦大有陰德於天下者歟不然何其後之多
才美哉

梅先生傳

梅線集

卷之二

二

梅先生名華字魁不知何許人或謂出炎帝時其先有以
滋味干商高宗與語大說曰若作和羹爾爲鹽梅賜以爲
比梅之有姓自此始至紂時梅伯以直言諫妲妃事被醢
族遂隱迨周有標其梅者其行實著於詩垂三千餘世當
漢成帝時梅福以文學補南昌尉上書言朝廷事不納亦
隱去變姓名爲吳門卒云其子孫散處不甚顯綠林盜起
時地大林大將軍曹操行師失道軍士渴甚顧見梅氏梅
聚族謀曰老賊垂涎漢鼎人不戢之吾家世清白慎勿與
語竟匿不出變葉生華先生花是爲先生先生爲人修潔
灑落秀外蘊中玉立風塵表飄然神仙中人所居環堵

有離茅舍蕭如也東西行者過其處必徘徊指顧曰是梅
先生之居勿剪勿除溪山風月其與之俱乎先生惟與高
人韻士游徂徠十八公山陰此君皆歲寒友何遜爲揚州
法曹掾虛東閣待先生先生遇之甚善相對移日舊數詩
而歸唐丞相宋璟平生鐵石心腸不輕爲人品題乃爲先
生賦之其見重如此天資大曆間杜甫客秦川邂逅先生
於風雪中巡簷索笑遂會知心每語人曰甫在遠道無可
人與得梅先生亦少慰焉甫爲一代詩宗心所賞好則衆
口翕然於是先生之名聞天下清江城都羅浮度嶺孤山
石亭野橋溪路山店水驛之側遇會心處輒婆娑久之好

梅線集

卷之二

二

事者爭攀挽過其家甚至圖寫其像朝夕瞻玩或以油寫
土屋屈致先生將之射利先生亦與之開心吐露或爲先
生嘆其失所先生曰苟不遇盤根錯節安能以別利器知
先生者愛敬愈重錢塘林通眉山蘇軾咸以詩韻美之凡
大夫士欲以片言行世者必托先生藉口苟非先生爲之
容則語言無味百世之下聞其風而高之王沂公會居要
路持魁柄尚下人物許在百花頭上緋綠累至今不墜
先生性孤高不喜混榮貴以酸苦自守忽一夕聞高樓羌
笛聲乃凄然有感曰吾不能效桃李輩趨時困厄窮年風
號雪虐而零落如此奚憾焉嗚呼梅自大林之後曠數百

載無聞人山唐至宋稍盛流派毓衍分南北兩枝世傳南
暖北寒先生蓋居於南者也先生子甚多長曰實操行堅
固人謂有父風味異於南京犀浦爲黃姓其餘別族具載
石湖世譜太史公曰梅先生翩翩濁世之高士觀其清高
雅韻有古君子之風焉彼華腴綺麗烏能辱之哉以故天
下人士敬仰重愛之者豈虛也

睦宗錄附 補遺

百圖之木枝葉迫迤而有巨細之不一然其本則未嘗不
一百世之族子孫蕃衍而有親疎之不同然其祖則未嘗
不同枝葉既蕃自不能無西榮東瘁之殊子孫既衆自不

禮緣集 傳 卷之二

四

能無南貧北富之異其能爲同姓之親以祖宗之心爲心
而相親相恤者蓋鮮矣古之人有能之者其惟范文正公
乎吾宗自吉水之螺溪白泐徙於樂之厚源極盛於宋遂
改其地爲蕭坊殆二百餘年至今仍之由蕭坊分於山灣
迄今又二百餘載其子姓之繁文物之雅甲於鄉里第歷
年既多傳世既遠其間盛衰代謝不能無可慨者當宋元
革命之日吾宗之蒙傑有若州者糾族屬倡義兵隨文丞
相圖復宋社稷從事之頃遠以小忿推刃同姓不啻如刈
菅割而吾族少衰焉元命既定所有者惟吾會大父自新
蕭目立自明昆季二三人而已今吾兄弟子姪僅五十

餘指者皆其流派也但財產既殊不能無厚薄之異其相

則恆不能無彼此之念吾兄弟欲以祖宗之心爲心計丁
哀聚穀石歲增其入會衆公收以脩祭祀報本之禮以嗣
喪娶困乏之用其所積使若涸細流而成海累簣土而成
山則其效之見於後日者未可量也嗚呼吾祖宗極盛於
宋去今既遠則視諸先塋規制之盛者儘可見中興於元
去今未遠則吾自新府君忠厚之聲洋溢人耳者猶可聞
其綿延於今日者皆吾祖宗積德之所賜也行常有如范
文正公其人者出則此爲他日義田之朕焉其於給散
之規制用之式俟事成日更加詳議若現入之數則具載

禮緣集 傳 卷之二

五

於後伯兄德浩德洪姪世達請次第其事故述此以貽後
人

說

嗜經堂說

堂以嗜經扁曹氏子翰以寓好學志也上古之時六經未
作而聖人之道寓乎心中古之後六經既作而聖人之道
寓于書六經未作之前而人心自與六經合六經既作之
後而人心鮮能合乎經吁豈六經能壞人心乎世變俗移
人心不古聖人作經其憂世之心至矣諄亡其至懇懇其
詳所謂挈日月於中天而人尚不之見不幸而六經不作

則後世人道或幾平息矣聖人之道具於經則求聖人之道者不可不嗜乎經也嗜者甘其味之謂膏粱之味人誠知其美故其嗜之也至六經之道其味腴於膏粱而人嗜之反不及焉良由知之未至故其嗜之未至也知膏粱之美者其口則已有則嗜而食之矣知六經之道者無心則已有則嗜而求之矣故六經之道不患其嗜之不至而患其知之不真苟真知之則嗜之者至矣子翰誠能沿其流而適其源則其文而悟其道以心求經而不以經求經又何患知之不真而嗜之不至哉嗜而不已則吾特易膏經之扁為飽經之扁矣若夫或作而或輟暫進而復止則非

禮線集

說

卷之二

六

予之所知子翰其勉之

素樸說

粉地而未施采色之謂素木而未施剗削之謂樸素也樸也物之質也施以采色剗削之工所以文之也質勝則失之野文勝則滅其質其失也均然質之勝文猶有以全其本然之天而不斷之也無懷世遠標奇野鹿之俗既偷五色眩目紅紫亂朱而素安在哉工奇衍巧剗刻獼猴而樸安在哉附火而熱附冰而寒異焉同一歸矣有翹然特立不委靡於習俗而以古道自處者非以異乎衆也所以矯習俗而爲世道計也是以林放有禮本之問而夫子大之

棘子成有質而已矣之語而子貢稱爲君子其見取於聖賢也以此若漆園叟謂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似也然其過聖人爲仁義禮樂以戕乎民性而散其純樸是未知仁義者民性之固有禮樂者民性自然之和節也惟天生民有欲自非聖人固之以固有之仁義和節之以自然之禮樂則性蕩欲縱而靡所底極矣執鞭策以臨六馬猶不免橫奔之患徒御而求其輓我馳驅奚可得哉非聖人者無法周之咎矣嫺友張君伯賓敦厚好古士也有奇蘊而不試於用疾世之學者以浮靡相尚故以素樸自號非以異乎衆也所以矯習俗而爲世道計也或者

禮線集

說

卷之二

七

感其有取於南華經之旨故爲之說以解之

容齋說

凡物之量莫不各有容黃鐘之管長九寸徑三分其中容一千二百黍兩其管而爲齋則容二千四百黍積而爲合則容十簋合積而升升積而斗而石每增其十則所容益衆矣溝容於洫也又所以容於潏然雨潏晴洫所容者未廣汝漢淮泗容於汜而汜則又容於海漲百川東逝而卒莫消長若海之量可謂有容矣然猶未也日月星辰布列乎上河海山嶽流峙乎下庶類萬彙各正性命於覆載之間則其所容又莫大於天地也範圍天地括囊物理千條

萬貫無一不該於方寸之間者又聖人之所以有容也聖人肖乎天地也衆人則有大小之不同也衆人而求達於聖人也必也即凡天下之物以窮其理因已知而益求其知由日用之常而至於彌綸參贊因已知而益求其能諱以受益而無滿招損之失犯而不校使無小不忍之患涵蓄抱負以至於賢則尊賢而容衆進至於聖則克己而溫柔足以有容而德其大於是矣苟得一善而足以及自足悖以自驕則猶升斗之量不容一粟之入而足之不容一勺之多其德豈能大哉故曰有容德乃大臨安盛克容氏於容名其義之所取宜主乎謙之德徵乎說

禮線集 說 卷之二

其義故述以貽之

字說

昔范文正公著實諫議陰德錄謂山禹鈞好施以積德其後卒享壽考其子儼儀侃僭僭皆致大官蓋其積善之報也劍匠文名達氏有子五人焉既命其長來從學於予且屬予皆爲之字予謂名達之子如禹鈞之數則文之先必有積陰德如寶者矣安知其貴且顯不如寶乎請以寶之名其子者爲文之字故命其長曰子儼次子儀次子侃次子僭次子儼蓋欲文之貴且顯如寶也且古人固有名與字相同而貴且顯亦相同者若司馬相如慕蘭相如之爲

人更名相如此出於有意也一則顯于趙一則顯于漢謝安字安石王介甫名安石此非出於有意而偶相同也一則相於晉一則相於宋此皆古人名與字之相同而其貴且顯亦相同者今以寶之名爲文之字蓋出於有意也文氏之子尙自奮勵以迓積善之報俾他日貴且顯無愧於寶則不負予之所期矣名達若禹鈞之永享壽祺而益萬其義方之訓則當有如長樂老者咏靈椿丹桂以爲之贈

禮線集 說 卷之二

七

重刻獲線集卷之三

樂安山灣蕭 儀德容甫著

記

順樂堂記

世之善事親者必曰曾參其所以順承乎親者惟在於養其志世之善處兄弟者必曰姜肱其所以盡乎友愛者惟在於各盡其心然孝弟初無二理能孝於親者必善於兄弟能盡於怡樂者必順乎親故聖人誦兄弟既翕和樂且耽之詩而贊以父母其順矣乎良有以也鰲溪黃子彥氏偕弟某事母以孝友于惟和樂室爲色養之所扁以順樂

獲線集

卷之三

厥旨蓋取於此觀其登斯堂也萱花含咲棣萼聯輝彩衣先後盡婉愉以取親之樂詞氣和平無爾狼以遺親之憂是則親情既悅而順於上矣和樂且孺而有怡之之意式相好矣而無相尤之心是則天倫既篤而樂於下矣若然庶無愧於順樂之扁將見與子與而同驪處伯淮於下流矣脫以一朝之忿而忘其親以財產之故而廢其樂則非余之所敢知亦非斯堂之幸也其於獲題之壯麗節稅之華飾弗及詳記特書此以爲黃氏之勸云

遜閑記

遜隱退之謂也易以遜次恒言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

之以遜其體天上山下說者以爲君子猶天小人猶山蓋君子遠引不可及之義也曾君友端以遜顏闢其意蓋取於此闢之構別在所居之後地位高亢牕戶宏敞無山藻之後無丹雘之華內有繩直外有廉隅左圖右書前後翼如此遜闢之大觀也若夫行分井列護前蔭後晴雨珊瑚春風錦綉則卉木之周布也空翠浮窻嵐光入戶雖奔玉削如立如仆則峰巒之前列也其於是也藏書課子呼酒延賓倚南窓而挹風聯東林而待月隘六合如浮漚輕萬鍾於一芥回視奔走塵埃轆轤世累者殆不啻天與山矣卦之上九有曰肥遯無不利友端其有之嗟夫決性命之

獲線集

卷之三

精以養富貴固君子之所不爲長往不返而與鳥獸同群尤聖人之所深戒友端少膺門戶服勤王事固與絕類離倫者殊科晚景優游不事奔競尤與釣名干利者異倫所謂勞於前而逸於後矣由是而遊焉息焉藏焉修焉固於泰和之中納於仁壽之域則年彌高而德彌劬而是閒又垂於無窮矣於是乎記

壽星圖記

縞素徑尺許畫老翁一龜一鶴一細書人生幾何以已方人二賦于上以翁得壽者相目曰壽星圖某得而寶之垂諸屏障間以爲玩好某以壽終厥嗣某什襲益謹鄉先達

曠聞何先生曠叟王先生皆爲之記其意匠之工巧二先生之述甚悉無更容喙雖然壽乃天之所賦人物各有一定之分果蟪蛄百不足以當龜鶴之齡累殤子百不足以爲期頤之筭誠得麗眉皓髮躋期頤如圖中所見者固爲可樂然非智力之私所能致世有謂熊經鸞顧而爲導引之術烹煉金石以爲延年之資可以凋三光後天地而不老若廣成子之千二百歲鑊鑊之八百歲者其人矣然此特幻語驚盲聾耳何秦皇漢武求之而弗可得脫得之亦不過竊造化之柄而偷生於穹壤間吾儒所不取由乎日用之常循乎義理之正不陷於桎梏之中不立乎叢牆之

禮錄集

記 卷之三

二

下以全乎性命之正俾得躋期頤如圖中所見者斯可矣近世揭文安公謂以淳樸爲期頤具蓋有以知此亦有合乎吾夫子仁者壽之語陳由是而求之則亦可以躋乎仁壽之域矣錄於左方俾觀是圖者匪直爲玩好而已

愛筠軒記

廬陵近右山水之嘉勝也去縣西北一舍許爲高廊州川原偃迤林壑尤美戴氏世居焉族蕃而富多彬々文雅士承元則其眉之白者於居第之偏開小軒種竹環之蓋以藏詩書集賓客而自題其楣曰愛筠因秋官主事李公子潭徵予記之予惟在八卦則巽爲竹而震爲蒼筤竹是竹

宜於東南故茲土連堤接塢其密比往々與衛淇相埒固非若奇花異卉之罕有而足以供玩好者承元何獨愛之澹乎以其可以爲竿而引盈車之魚則某非任非呂也以其可以爲管而應鳳鳴則某又不能如伶倫師曠之諧音律也以爲宜於陶弄風月放情詩酒則某嘗寃心於聖賢踐履之實非若晉唐散人逸士遺落世事而放浪於形骸之外者某又何獨愛之深乎噫是必有其說矣昔仲由見夫子謂南山之竹可貫犀革所以恃其質之美也夫子謂加以括鉢之功則其入益深所以誘其進於學也子路得與七十二賢之列者因竹而悟矣且筠乃竹之美見於外

禮錄集

記 卷之三

四

者故記禮者謂禮器是故大脩大脩德之盛也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某蓋欲因其資質之美而加以進修之功俾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而如竹箭之有筠者也然則某焉得而不愛之深乎子潭咲而復曰微子則名軒之義幾弗白矣遂書以爲記他日有以如簣豚其德之盛者則予當徑造以聞之

雲巢齋記

山川之氣升而爲雲瀾漫六合爲霖雨以膏澤天下則雲之功用亦大矣當其飄然悠然而無風以乘之則雲又若自逸而爲天壤間一高閒之物也故山林蕭閒高尚之士

率有取焉葛溪郭惟高氏隱德未耀而以雲巢題其藏修之所其亦有假於雲以寓其蕭閑高尚之志歟然雲之爲物方水土之氣鬱而未舒湛然大空雲何有焉及既雨之後席卷簞掃霧歛煙銷雲又何有焉雲在天地間固無定迹而非可以巢也則是齋豈真以雲爲雲哉惟高於是而游以宜其湮鬱則猶雲之飄飄乎霄漢之外矣於是而息以歛其精神則猶雲之棲息乎巖壑之間矣其揮毫落紙縱橫放逸飄乎若雲之遊也發爲文章千態萬狀則若雲之或散而聚或晦而明也蘊爲道德將以有用于世則猶雲之釀爲霖雨將以膏澤乎天下也固非若太白巢雲松

力穡軒記

資安葉齋莊先生字其長嗣曰畊友題其藏修之所曰力穡或謂先生以夫子之道鳴中國其掌教多歷年所後進得親炙而自淑者若干人由先生出而淑乎人又無筭矣今以是期其子殆悖乎夫子焉用稼之說余謂先生之意蓋有在其先南華翁謂耕而鹵莽之則實之報者亦鹵莽

友蘭軒記

予遊景庠訪季謀張司訓坐于於西偏之小軒諭予習大書出筆札屬書友蘭軒三字書已郢以置于壁曰軒以是扁予觀軒之中翳几整淨而書之外無長物焉軒之外牆壁周正翳掃惟繁無長物焉靡有所謂蘭者予惟其爲鐵爐之各起而叩焉司訓曰客未之知歟是軒之所有者無非蘭也且吾與之友甚密今日又添一本矣予而後知其不以蘭爲蘭也然予朱子之疏離騷謂蘭生澤中其高四五尺有餘有葉有花採以乾而佩之其久益香蓋蘭之草而木者黃太史謂蘭之葉如石菖蒲而無脊一幹一花

而香有餘者爲蘭一榦數花而香不足者爲蕙其花惟開時有香則不可以乾而爲佩蓋蘭之草而草者然均之爲香草又有所謂木蘭者可以爲舟槳而其花尤盛又有所謂茺蘭者亦名摩蘿蔓生而可食是亦以蘭爲名然則蘭固有不同今以人之賢者爲蘭則其類尤多古之人載諸方冊者其賢否固可擇而尙友之矣欲盡友當世之善士則擇之尤不易燕石似玉杜衡似細辛奸之大者似忠佞之大者似信擇之尤不易司訓曰誠若是當自爲之議鑒請錄以記是軒予弗能讓遂書之張氏居浙之橋李世業儒且有顯宦司訓又謝庭之秀苗者

禮錄集 記

卷之三十一

七

敬齋記

天官列於六卿實所以摠乎百官而長乎六卿者必元老碩德而後可以居其位必敬謹之至而後足以任其重唐虞命官首以欽哉一詞爲訓蓋以心爲仁政之本而敬又爲存心之本能敬則得其心得其心則得其政庶位皆然況於職任之重哉天官侍郎師公端厚謹懃敬以自持敬歷顯要恪恭厥事

皇上簡知途由陝西憲使擢貳吏部于茲有年自以遭遇聖明之知亨嘉之會誠千萬世所罕有益加敬謹罔敢或怠遂以敬類其退休之所而屬予爲之記竊惟虞廷君臣

廢歌首以敬天爲詞成周君臣之相戒勉必以敬之爲語則君臣同此一敬同此一心者也我

大祖聖語又以敬事而畏人神一語爲臣下訓則

大祖之敬蓋有得於虞周聖人之心法

皇上以聖繼聖又深有得乎

大祖之心法然則公之敬蓋能服膺乎 聖語而以

皇上之心爲心矣君臣同此敬以敬天則三光以調寒暑

以平同此敬以理民則民益以安治化益大行此皆公之

所以大輔乎 君而已獲其效者而猶拳已以敬爲念朝

夕匪懈秉心之公如鑑之明如衡之平果賢則必進果不

禮錄集 記

卷之三十一

八

省則必退務俾內外庶位悉得其人其敬以事 上蓋有加而無已矣他日豐功偉績炳炳烺烺希蹤乎壘契益肩乎伊周皆此敬以爲之本也九叙之山功在一簣尙懋其敬以圖厥終是爲記

萊根所記

涿州貳守崇仁汪彥旭於治縣之偏營小室數椽揭萊根所以扁其楣圖書研席次第布列公退之暇則翫息其間或彈琴或讀書澹然自得以樂其樂且來徵言以爲記予惟萊根味之至薄者惟士之攻苦食淡者爲能嗜而食之其稅家子也自少處豐富之餘固嘗飽膏粱厭肥膾矣發

輒青雲出仕各州又可以極其嗜好者而獨以萊根爲扁不幾公孫樵飯之詐乎某則不然蓋能不淫於富貴而攻苦食淡者其所操持固有異於人人也然咬得萊根則百事可做汪信民有是言而有志之士率以爲楷範信民臨川人崇仁之汪臨川徙也某豈其所自出乎今以是爲扁蓋能以其祖之心爲心然古人謂士大夫不可無此味天下之人不可有此色某之瞻是扁也其庶幾能知此味矣若夫使天下之人無此色則在某挂之政事之間焉夫能攻苦而食淡者則能寡慾而存心矣心存則能推而爲政矣小而推之於一州則能使一州之人無此色大而雅

穠緣集

記 卷之三

九

之於天下則又能使天下之人無此色某尙勉乎此而大其推則信民百事可做之語爲不虛

東溪四景記

滄洲夜月

峨嶺晴雲

古臺夕照

黃潭秋水

金川亘右山水之勝處東溪又金川之尤徐爲金川諸族之望而某又徐之尤徐在東溪某之大父自臨川崇德里徙也其土地衍夷山水盤屋誠足以爲胎謀之所溪之中有洲水夾流若環若玦洲之上宜遊衍以曠心目以節勞逸其先君子以所築之室闕是洲故扁其室爲滄洲小隱某又能擴克前業撤其舊而新之惟厥祖父養後之德有

非可忘揭思親以匾堂壁俾有以接於心目而致其孝又於所居擇其景之勝者得四以供四時朝夕之吟賞其東則滄洲左抱潛江汨汨往過來續靡斯須或舍每當曉嶼追晚玉宇澄霽璧月東升萬里一色浮光蕩漾若金在鎔徘徊迎眺則心迹蓋與水月同清矣故題之曰滄洲夜月其西則我嶺倚空嶢嶢峻絕巖巖峭削丹崖千尺青壁萬尋而或晴雲往還飄爲白衣凝爲蒼狗變態萬狀浮嵐積霏相與掩映於層霄之上延矚凝望人與雲又同一無心矣故題之曰峨嶺晴雲其南有古臺坡陀高起可以游目騁懷當曠和西馭景倒桑榆暹峯落陰登而望之則東溪

穠緣集

記 卷之三

十

物色聿爲增奇是爲古臺夕照也若黃潭秋水則滄洲之北泓渟帖靜瀟瀟著弘深富秋高潦盡尤清湛澄徹天光雲影上下相映是又足以爲吟觀之美者東溪之景非止于是是四者其尤爾某擅而有之若將樂其樂以終身比以才美辟從事郡曹於是四景有不得朝夕邵者乃命圖之且徵予記之夫士之有恒古以爲難饗富貴而變其塞者滋多若司馬承禎周顒种放之徒皆所不免某由是出身可以躋仕版矣而奉此以此爲念則其心益有恒者使立心制行若水月之明澄德性若潭之涵蓄有容應事接物若雲之變態不測其事業流芳若夕照之輝映千古則是

四景又不能無助是爲記

萬木圖記

萬木圖者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學士閣中楊公勉仁所作也在易卦震爲木東屬震閩之有木固其所也奚以圖爲蓋意不在於木在於昭先德也其大父達卿率子弟躬耕於嶠山先隴之側蓄其餘以贖不給值歲大歉某號于衆曰有能植一木於嶠山者與粟一斗人爭趨其利不周月而嶠山如蟬餘十數載叢密暢茂遠而望之蒼然雲屯森然玉立近而卽之喬柯百尺挺乎千青雲而直上以梁以棟以榱以桷靡所不宜某又指以戒子孫曰是非以爲

禮錄集記卷之三十一

十一

已私也爲學宮者於是而取材焉爲釋老之宮者於是而取材焉居無室廬莖無棺槨於是而取材焉子孫遵之不違其木剪而復肆至今爲益蕃噫凶年饑歲一簞之食得之則生不得則有溝壑之患饑而求哺斗粟千金且莫之惜某不於此射重利而惟欲植一木其培也以仁其成易視郭橐駝之蒔也若子者何勢哉木之茂不私以爲已有其用也亦以仁其施博視李贊皇之戒子弟不以一樹木與人者何狹哉雨露之所濡旦晝之所息營山之木益剪益蕃則楊氏之仁益流益遠矣此圖之所以作也若勉仁之文章學業爲士林之杞梓遭遇

皇上眷顧之隆其材之見於用又爲廟廊之梁棟則某之所植蓋有在於木之外者觀是圖者不可以不知作萬木圖記

愛日堂記

積百刻而爲日積三十日而爲月積十二月而爲歲人生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百歲則爲日凡三萬六千爾而人獲躋下壽者已弗可多有況上壽乎故人子之於親每惜其去日之易邁而患乎來日之不多此愛日之心所以不能自已也然平居無事之日而能盡孝以事其親人所易能也不幸其親遠離萬里之外而能不憚往來以

禮錄集記卷之三十一

十一

致其奉養之孝人所難能也樂安朱源之朱爲鄉里舊族族之俊曰榮素偕其弟某能孝以養二親其母人坐事謫居剡門去家幾萬里某昆季或留內以養其母或遠出以省其父更出迭入略無虛歲肯甘滫飴隨所在以致其養故內有以慰其母而無念遠之憂外有以慰其父而不以羈實爲苦是可以爲難矣且揭愛日以顯其堂因某以遣省來間謁予於金臺寓邸請文以爲記予喜其能人之所難能者故爲書之書言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俾昆季能誠於愛日則天必假其親以年而躋乎上壽矣

慶餘堂記

京口錢氏其先吳越王出也宋南渡時由杭徙而家焉至
洮濱先生以賢良出宰于西江之新喻永樂初元
恩許歸田里以優其老願舊第湫狹而子姓益蕃庶乃金
其廟改而新之規制雄麗誠居處談語之所宜洮濱自念
伯父石泉教諭與季父從善萬里皆發於元季之亂且裔
其胤而吾父獨傳錢氏之在京口者不絕如線既而吾父
司教縣庠吾又恭承過庭之訓以有今日則今日之昌而
大壽而富者皆吾祖父積善之所致故命其中之堂曰慶
餘其義取於易亦與眉山蘇氏所謂盡是家君積慶餘之
意同也間來徵文以爲之記余惟善者慶之本也其本盛

魏錄集

卷之三

十三

則其效大而遠錢氏之慶豈特洮濱祖父之積哉五季之
世國如傳舍之郵生民如肉之在兒而錢氏以仁厚忠信
保全東南一區百姓不知兵趙宋受命錢俶又歛手歸附
不煩師旅至今吳越富庶甲天下皆自錢氏其本蓋盛矣
由宋而元由元迄今其子孫皆能有爵秩以世其家愈積
而愈昌愈嗣而愈光其效蓋大而遠矣然譬之於農年既
豐矣積既厚矣遂輟其耕而望終身之無餒奚可哉善之
積於前者既極其盛猶必繼之於後則其慶益流而無窮
傳曰善不可不傳千後嗣是邦可以弗勗其之長嗣曰其
次其皆敦厚文雅能承其慶云

十竹軒記

鰲溪謝氏永昌占居邑西偏世以忠厚相承秉尤循七雅
飭有儒者之風不慕榮利雖處閭閻而矍然有丘壑之
想宅邊有隙地不植凡卉嘗慕古人所謂城中寸土如寸
金幽軒種竹只十箇之勝遂種竹構軒以爲藏修之所介
其友人謀屬予爲文以識之予謂竹之爲物非草非木貫
四時而不改最植物中之挺秀而爲人所愛也古人之所
托者有所謂竹林七賢竹溪六逸者矣又有所謂何可一
日無此君者矣然未聞其以數限之也蓋天地之數一分
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一十六一十六分爲三

魏錄集

卷之三

十四

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與夫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數
則生生不已愈細而愈繁是皆造化之自然而不容一毫
智力之私於其間者也其竹也根抵相承春而萌孫森森
焉戢戢焉歲復歲而萬東之盛可坐而待也奚可以十而
限之乎蓋其恬靜寡慾故不於其繁而於其簡雖不能過
夫造化生生之理而豈汲汲乎渭川千畝之富哉想其寄
傲是軒也清風攬玉涼月篩金覽翳翠參差之羽聽鶯鳳
卽都之音優游於琴棋詩酒之間則七賢六逸之勝又見
於今日矣余時方將戰藝春闈思欲分竹間之席以共清
賞顧有不可得矣茲因某之請記以歸之

重刻禮線集卷之四

序

樂安山澤蕭 儀德容甫著

送錢知縣赴 名序

元首股肱之歌廢於虞廷之上梧桐鳳凰之譬咏於卷阿之中雲從龍風從虎易有是喻明良相逢其來尚矣天啟國家洪開治運我

大祖高皇帝天造神斷混一區宇海內豪傑際會風雲誠千載所無之殊遇聖上嗣業旁求懿德亨嘉之會又希有而希見也泅溪錢

禮線集 卷之四

氏簪笏相望作賓於 朝代不乏人先尚書公已夾輔

朝家爲 國柱石而侯繼以懷抱才德來宰是邑下車之初首以興學校敦德化爲重旌褒節義俾四方有所觀感禮下賢俊俾後進有所矜式趨事赴功之勤廉謹守身之節始終如一其禮樂文章又炳然如雲霞煥耀于青天之中可則可慕故德化之漸於吾民非惟有所畏避且知方矣不沉宣化之任展乎宜哉吁九州之內方百里之地者廣輪不知其幾千萬邑司百里之任者古今不知其幾千萬人求其如卓魯之輩恒若景星鳳凰之不多觀者何刑政先而德化後也惟我侯寬厚而忠信德粹而學純故德

化之盛又豈使卓魯專美於前哉今以領薦將行鰲之民庶遮留弗前余迺喻曰勺水非神龍之淹百里非大賢之路牛刀屈於割雞之用久矣是行也將見羽儀

天朝奎簪治道致是若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輸忠效勤繼志述事異時懋績奇勲播聲詩而被絃歌紀太常而銘彝鼎聿追世德與國威休庶不負

聖天子任賢之意亦以增尚書公垂統之盛故侯之去吾民雖遠而德澤之被於吾民者安知他日不深於今日乎是則非特不暇爲一邑之戚抑亦足爲天下得人之慶邑士胡某請文以贐故據此以頌一時 明良之殊遇云

禮線集 卷之四

送何維亮赴四川考校序

四川爲國西名藩文物之盛非他州比漢去古未遠而相如以詞賦顯宋去今未遠而蘇氏以經術稱蓋岷山巴水鍾靈毓秀而人物之生有自來矣矧今 聖人御宇而教育之有素 賢王在藩而漸摩之有方藩臣之賢乃令文翁其文物之盛又豈漢宋之比哉永樂九年當

聖天子龍飛之第四舉也邑庠司訓何先生維亮領聘而乘四川鄉闈之文衡嚴程將行敢效古贈言之義而爲之贈曰夔閣乃先生之先子也工部員外乃先生之伯氏皆以葩經擬魏科躋膺仕蜚聲海內且於是經章分而爲之

主意有以發洙泗勸戒之益句析而爲之音訓有以補考亭傳註之功俾學者至今有所歸依又皆蠲闡之賜也先生以經學名家四川之士子誠猶馬之得伯樂玉之得卞和矣其多士之集闢也秩秩踰也濟濟豈無長卿子瞻其人者出拔連城之珍於瓦礫之中舉千里之足於驚駘之內惟在先生鑑別之得其詳也且獲闡嘗考藝於江西之鄉園其揀拔之精人所咸知先生之衡鑑能無愧乎先子則不負賢王聘禮之隆而有以副朝家設科取士之意矣若夫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則宜無坡公之歎矣

檄線集 序 卷之四

三

送張希文歲貢序

梧桐生朝陽而鳳凰來噉嗜之美聖人御宸極而賢才興願仕之心人物無二理感應同一機良有以也洪惟天朝顧俊育材於茲有年而賢才輩出亦豈負於明時哉邑庠張希文甫以英敏之資老成之學克承樂十年貢士戒轄將行敢戰酒崇肉饌於金鰲之浦酌而告曰士之孕扶輿清淑之氣秉致君澤民之心者孰不欲展其所蘊以酬轍皇猷筮簪治道者哉特以明良相遇自古爲難今幸遭神聖俾得遊庠序將試於春官升於成均親碩師友諸俊聞其所未聞知其所未知他日獨對大庭展胸中

之五色琅玕以取青紫此則希文之所優爲者然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當惕然而思曰食君之祿而或怠其事牧君之民而或失其所則言職之未盡也損吾民以要譽于上則吾所不忍也諂倂以取容緘默以固位則吾所不爲也必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而措社稷於泰山之安躋斯民於仁壽之域使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而後已忠告之際未覺觀綬異時當相與頡頏於青雲之上爭自磨礪而不使此爲空言也

送張以寬序

志也者心之所適而成夫事功者也識也者心之所知而

檄線集 序 卷之四

四

別乎是非者也是皆有資稟厚薄之不同故所識者有廣狹而所忘者有大小然能資夫學問之功則其識益明而能克其忘矣同里張以寬有志士也髫齡時父兄繼發卓然能成立門戶甫冠卽不肯齷齪閭閻中遂就吏于邑食古者蕨人在官之祿矣今年夏以註事晉京與余居同邸歆艷進士之榮決志從尋學朝夕執經傳四書呻吟不絕口講論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有以恢擴其心胸始知素弄之外有遠路也其識益廣而志益大矣於其旋也徵余言以規之余謂吾子去法律之學而就科舉之業是有志於功名者也志功名者富貴不足累其心然志道德

者功名又不足累其心儒者之學豈專爲科舉設哉涵泳乎道德之源敦篤爲平行檢之寔非禮弗行非義弗取日用事物之間必當乎理由是而進可幾聖賢矣可志道德矣科舉功名云乎哉子特廣其識而克其志則何所不至或曰子過特之學必扞格而難成予曰患不爲耳誠能百倍其功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何有於是或曰子名隸於官雖微學有不暇矣予曰君子成人之美吾大尹高侯樂善而好士必有以處子矣若夫立志不堅而徒諉於此他日或如下車之馮婦則不徒爲子之羞抑亦或詆予之失人也可不懼哉

禮錄集序

卷之四

五

送貢賦序

大沅之西古洪爲國之鉅藩其地在禹貢爲揚州厥田爲下下厥賦爲下上其田賦之見於古者如此由三代而迄今相去數千載九州土田之等雖無所變更九州賦稅之入疑有所增損蓋以輿圖之廣袤地勢之饒瘠古今有一定之等民居之稀夥地方之荒闢古今無一定之規故土田無變更而賦稅有增損也洪所轄之府十有三撫其一也撫所轄之縣五樂其一也洪之田在九州則爲下下撫視洪所轄之地既非上矣樂視撫所轄之縣又爲下焉而所入之賦稅視於他縣則不加少且縣僻而地阻陸不可

以車通水不可以舟載其賦稅之入視他縣爲尤難及畢事之日乃不在他縣後蓋由聖化之入乎民者深而民知奉上之義故也縣治之南去一舍有半其地爲招提譚車溪丘二居焉其族富而蕃所入朝家之賦歲不下百餘石所服貢納之役歲不下三五人翻更其行而畢事恒不在他人後永樂十二年族之彥曰伯榮常悅甫以長百家之後而將貢是歲之稅於朝其所納之數又不止於一族且兼總於百家矣而其催科之政視於他人則爲寬其完畢之效視於他人則爲先非有過人之才而能之乎嚴程將行因祖而餞之曰致生養之功者君之所以惠乎

禮錄集序

卷之四

六

千效貢賦之力者民之所以奉乎上是行也不可以緩矣將見牙籌唱徹太倉克足而國用有所資是則厥田之等雖不改於古而厥賦之入有以增於今必上有以致君相之喜而下足以爲他州之勸猗歟休哉

送秋官主事曹公赴選序

永樂十三年夏予以進士試用于秋官獲與主事淮陽曹公謙相接其溫厚而有文理端楷而不寤東處僚友逮群卜莫不有道且出自庠序而能遠於律學其獻疑獄每若燭照罔卜無不得其情寔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矣於時朝廷清穆文化之行薄海內外罔不率俾故多士有

濟濟之風刑措有不用之續

皇上北巡以兩京秋官寮屬蕃衆而囹圄空虛不得罄其施設於是裁省以補外任少穉官張公以在署皆賢無可揀汰惟以歷職遠近爲去留而曹公以署政日淺當赴行在選擢矣嚴程將行郎中諫章熊公瓚主事廬陵李公子潭姑蕪高公聰蜀川傅公貴賢晏江韓公珠偕予同年文江張丞相顧而嘆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其誼不可以不厚矧曹公之賢若此其善交若此不得始終共事一旦聯離挽弗可得矣於是置張以餞之且屬予言以爲贈余惟淮陽當揚楚要衝之地城郭之壯麗川原之偃迤繚之

禮錄集

序

卷之四

七

以黃河清泗扶輿清淑之氣鍾萃於是則曹公之生也有自矣且際乎休明之世以後秀遊邑庠升成均本之以經術而體以立翼之以時務而用以行故首擢斯職已卓卓有能聲矣是行也不蒞府牧守之職則風憲臬司之任以植刑之心爲撫字之心則民無不得其所矣以折獄之才爲催科之政則事無不治矣凌厲風霜則必肅清一道矣且我朝立賢無方外治高第或徵內補他日促裝赴召則乃祖曹平陽之耿光豈不於是而可繼乎凡此皆同志之所淡望而曹公必有以副之矣

送廣西太平府節推劉隆復政序

爲政之難於得民尙矣富其在職而稱譽歌美之者或出於諂佞攀援之私其去之久而民向慕之不已則其德之

入人者深其心悅誠服自有不能已也七閩劉公曩以進士擢推南昌府事其職以獄獄爲務凡訴謀之至每得其情寔而無情者不得盡其詞且尤好獎進人才余同年徐孔奇嘗勉就椽於府而快有不屑之志公誘掖成就其學卒登第爲名進士實公之力也其餘因公以進者不少既而公以外艱調廣西太平府永樂十三年冬以考滿來京南昌之士子遊宦於京者莫不舉手加額有求見之願及銓曹最其考復政有日又相率來徵文以贈吁

禮錄集

序

卷之四

八

公去南昌數載矣方其來也而其人以相見之晚爲恨其去也又莫不悵然有不忍舍之意是豈出於諂佞攀援之私哉誠由公之德有以使之心悅誠服也昔朱邑爲令而桐鄉之民有遺愛何武所居無赫赫聲而去則常見思是皆爲政之有以得民而公似之矣太平僻在南荒公又能不鄙夷其民而道之以禮使民仰公之德亦無異於此矣然則公之澤乎民者固無彼此之異而民之仰乎公者則有彼此之私去此而屬彼既有不堪援彼而歸此又有所不可然則將何如哉天以公爲霖雨則彼此皆被其澤矣公且去安知天意不如是乎

送大學生陸孟陽赴選序

昔陸抗爲將於吳務存忠厚不求細利至司馬晉時陸機陸雲皆擅才名於一時史氏謂其爲淵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質馳英華於早年雖不獲大展而其聲名洋溢至令膾炙人口者未已也大學生姑蘇陸孟陽氏英敏夙成卓然有聲於士林中蓋姑蘇去華亭不甚遠孟陽之陸安知非其所自出乎永樂五年孟陽以能書纂修於秘閣翰林諸老固已稱其楷法適美矣竣事遂升大學在六館之中又以學識推先焉已而又試用於秋官益加勤慎推獄刑獄務行平恕雖一時執法多忠厚長者而亦孟陽有以贊

禮線集

序

卷之四

九

成之也天官將考其功能駸以躋臚化矣予觀孟陽於辭章之末未知其與機雲孰愈而其敦厚老成似有以過之方今大明麗空六合一家賢者在位而能者在職鄧林無棄木滄海無遺珠孟陽之才之德必有以大亨顯矣安知其他日功名之振耀有非士衡士龍兄弟之所可比擬者乎陸氏積善之慶安知不愈遠而愈盛者乎予時在秋官與孟陽交既稔而主事高公克容以同鄉之好於其行也徵文以爲贈予故喜而書之也

送施先生還鄉序

嘉禾施先生敦厚老成有典有則士也先生之子文振由

曾監擢大理寺評事嚴而不苛寬而不姑息謹而敏於事是皆家庭之訓有所造就故其舉而措之者如此嘉禾去京千餘里評事去家若干年自謂足不趨于庭罄歎之音不接于耳肯甘之奉不得躬致是豈人子孝於親之心哉於是遣使迎先生以就養先生來官舍已二年評事晨而省昏而定每退自公先生必問今日平反若何評事必具以對且謂曰聖人制刑以左右民欲民之不犯於法匪惟以示威所以行其教也皋陶明刑而民不犯于有司釋之爲廷尉而天下無冤民

聖天子擢爾是任不可不慎若杜張來侯之徒豈家門之

禮線集

序

卷之四

十

福哉評事唯唯故凡蒞事不敢有背先生之訓而其職亦無不稱矣方以嫺侍朝夕爲樂而先生以人棄墳墓趣裝將歸朝之士夫爭爲詩歌以敬其美屬余弁其端顧余庸淺豈足以重先生行李哉然先生之歸又將以訓評事者勗其諸孫且及鄉之秀者他日先生或再一來余當拜先生於床下問鄉之賢如評事者又幾何人耶

贈醫士羅公素序

醫學之設聖人所以重民命也古之業於是而神通者若醫和醫緩則有左氏之所載倉公扁鵲則有司馬子長之傳然其言多荒唐謬悠若夢二豎與聽鈞天廣樂之說世

亦未敢盡信其然竊嘗愛記禮者有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者夫子亦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茲為確論夫人之有身自頭圓象天足方象地百骸九竅五臟六腑皆與陰陽二氣相通是天地一大乾坤人身一小乾坤也舉陰陽造化之蘊而與新學小生論之奚可哉夫醫已三世則其傳也有所自其講也有素矣且天地以生物為心而醫者以活人為心苟是心一有間斷則與天地生物之心不相似惟醫有恒心必不銜巧以邀功護疾以責報矣能世其業而有恒心今余於姑蘇羅公素見之公素以能醫徵求京適秋官主事高克容母夫人遺奇疾累十日醫踵

微錄集

序

卷之四

十一

門者非一人藥入口者非一劑而竟弗效公素最後至切脈而知症客方而用藥不二三日即愈予時試用於秋官獲與公素相接問其世則曰由祖而父醫之源委講之也久矣觀其人則謹厚而不夸毗其為有恒也審矣噫公素以有恒之心而承其世業則何患其術之不神通哉克容徵文以謝予非能文以公素之術方進進而不已他日願頑於和緩諸人則自有太史氏如左氏馬遷者在

贈外科醫學教諭游彥舉序

自炎帝嘗草而醫學之源啓自岐黃有書而醫學之流通俞跗秦越人等接其派華陀張長沙等衍其淵由是而其

術益顯周禮論醫以十全為上十失一二者次之失多者斯為下矣後世相承設之以官由是而其道益尋故世舉醫相益論而不以為惜蓋天下之安危係乎相人身之死生係乎醫相得其人則庶政可理而社稷安醫得其人則百病可療而壽命長所以先世有收功於橘井種德於杏林往往與紀太常而銘獎鼎者爭光於載籍矣而但不知自何時而有內外科之分焉而內科則專以察脉理調元氣為心外科則專以治四末潰癰疽為務然竊料之科有內外之殊而理無內外之異蓋岐黃已遠而析內外為殊科猶唐虞已遠而分文武為二道求醫於今欲得備全體

微錄集

序

卷之四

十二

而神巧者固為難欲得擅一科而精到者亦不易爰游氏彥舉以外科醫學專名于時其澤被于邑里汪洋滂沛變呻吟而為嬉笑延天札而享期願驚之人若赤子之仰慈母枯朽之就陽和使四體既正膚革克盈者莫非彥舉之賜也邑宰錢侯嘉其術而薦於朝就試於大醫院大醫之官又嘉其術而進於天子特制惠民藥局於邑而俾彥舉任其職由是術益顯而道益尊施益遠而澤益廣矣且彥舉性敏而識見高心仁而責報薄誠能因已能而求其未至由一偏而究其全體使疲癯殘疾舉被其澤則上不負聖君惠民之心下不負錢侯推薦之意他日子

當執筆太史館而不使倉公之傳專美於前矣

南麓春雲詩序

山川之氣升而爲雲始於膚寸終而瀰漫乎六合當其飄然悠然而無風以乘之則雲固天地間適高閑之物也及其沛然降而爲雨以膏澤乎天下回枯槁以爲榮茂則雲之功用亦莫大矣方春之時東南多雨故雲於春爲尤盛而騷人墨客或托以自況或有以見諸吟咏之間若陶靖節謂其無心出岫則以雲况其蕭閑之適韓昌黎謂鷓鴣春空雲則以雲况其吟咏之美則雲益爲人所取者金川江右之勝邑城南之鄧金川諸族之望若孟泰又鄧之表

櫻緣集 序 卷之四

七

表者其所居之齋在山葦然高起者曰青雲峰峰之下有阜坡陀逶迤者南麓當春時雨將降雲氣飄颻其上而孟泰之居適與之相對而亦有取於雲以自況而見諸吟咏之間者矣蓋於是而遊以宜其酒則猶雲之飄颻乎霄漢之外於是而息以歛其精神則猶雲之棲息於巖壑之間其揮毫落紙縱橫放逸則飄乎若雲之游也發爲詩文千態萬狀則若雲之或放而聚或晦而明蘊爲道德將以有用於世則猶雲之醲爲霖雨以膏澤乎天下故題之曰南麓春雲良有以也及以才美出橡郡曹則又策足青雲而乘之以從龍矣凡操觚翰之士皆爲播之詩歌而屬余

弁其端故次第其說以冠群玉云

秉彞齋序

夫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故元亨利貞天之常道仁義禮智人之常性是理也人之所同得而無不秉執之者故民之秉彞咏於周雅而吾夫子以知道贊之孟子引以證性善之說厥有旨哉前富川簿羅公常道揭秉彞顏其官舍蓋以觀省而自砥礪也後以事謫遼曠間關十數載乃獲歸尋故墟仍揭以顏其藏修之室墨卿韻客多爲詩文以華之茲因其塾賓屬予序其首簡竊謂彞常之性固人之所同有但氣稟拘於有生之初

櫻緣集 序 卷之四

十四

物微敵於有生之後然後有能執與否之異焉今常道風以通敏之才老成之學發軔青雲領判赤縣愛百姓如妻子治官事如家事好賢而禮士別嫌而明微無一而非是彞之呈露其平居則父子有親長幼有序室家有和平之美朋友有切偲之功無一而非是彞之所發見出處不一而秉彞之心無處而不一也從容於遊宦之日而富貴不能淫者能秉乎是彞也顛沛於遷謫之際而貧賤不能移者能秉乎是彞也夷險不一而秉彞之心無時而不一也今而追彭澤之高風尋鳳山之舊隱年彌高而德彌劬尙日瞻乎秉彞之扁懇懇如韋弦其志之篤又不可尙矣視

世之拘於氣稟蔽於物欲者奚啻霄壤哉若齋之華樸未獲青目人之昌丰亦不幸而未識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爰故書此以爲神交之左券

重慶堂序

事之可喜慶者莫大乎其親之逮養唐人謂明朝拜家慶是益以逮養其親爲一家之慶也然父母俱存則謂之具慶慶而具固爲難矣父母俱存而又有大父母之存則謂之重慶慶而重則萬中之一二而爲難者逮養乎父母又逮養乎大父母而重其慶者今於周文中氏見之焉周爲清江巨族以詩禮起家以忠厚承業或仕或隱皆有聞于

禮錄集序

卷之四

十五

時文中又周之穎脫者夙以俊秀游邑庠升大學試用冬官遂擢其能授秩正七品俾承學達事比與言其家食時逮養其大父母父母于重慶堂之樂今遠離膝下而欲養之心朝夕不忘且縉紳大夫多爲詩文以褒袞于斯堂者願一言以序之予惟周氏父子祖孫鶴髮相輝綵衣相繼歲時伏臘慶拜於斯堂之上藹然天屬之情其慶蓋蔑是過者今文中登榮於朝得祿以爲養行當膺紫誥之封以爲斯堂之寵則其慶又有莫大焉者然慶者善之效易言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慶而重則其慶益有餘矣周氏蓋必厚於積善以爲之本矣其本厚則其效益大然則斯

堂之慶容有既乎惟當指南山以祝其壽康而享祿養於無窮也

汪氏族譜序

汪氏世居臨川之烏頓子姓之蕃貨產之豐仕進之相踵在臨川諸大家右宋季之亂曰與尹者避居崇仁之柳塘元既定天下遂占籍崇仁爲崇仁人歷三傳曰子貴曰福可而家益殷殷子貴之子壽卿壽敬壽祥尤崇好禮義不以豪富聞而以儒雅稱柳塘之盛遂與烏頓相埒壽祥生德潤德潤之子五人其三曰彥質以俊秀克邑庠弟子員其四彥旭以稅家起貳守於涿皆敦厚才敏其進未可涯溪

禮錄集序

卷之四

十六

觀汪氏必大於此矣族舊有譜至德潤而益新之予與彥旭相值於涿持其譜以請曰百世之族胤嗣之蕃其親疏有間矣且貧富亦不能無異疏者或易以間親富者或不能恤其貧不惟不相親或相仇敵焉不惟不相恤或相凌伎焉是皆由不知其所自出而至愬然途人之不若也先君之修是譜也蓋欲使吾子孫知萬條一本萬派一源則自相親睦而不致如途人之相視予兄弟敬守而不敢墜且欲鏤梓以詔人遠請一言弁其端予按其先信氏氏謂人咬得萊根則百事可做蓋其能攻苦食淡立志堅確故其言若此其與胡文定公謂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

同一趣信民之志文定之志也然文定顯庸於當時信民則形諸言以垂世範俗而已夫有德而不顯於世者必有後汪氏之遠而彌昌者豈信民有以啓之歟今德潤父子又能拳匕於澹燦以明倫理敦恩誼爲事則汪氏之遠且大尙未艾也後之觀斯譜者尙自勗以迓其慶書以歸之

重刻禮部集卷之五

樂安山學蕭 儀德容甫著

序

送董祖奇省親序

永樂乙未春余以試藝南宮得拜南莊董先生於北京官舍朝夕侍左右餘五十日得於覲感間竊自以爲欣幸之至蓋先生之問學深得於關洛諸儒其操履有東漢諸君子風視死生榮辱爲一致爲文章則力追古人猶退之之於唐宋之有尹師魯歐陽永叔也非予敢阿所好也天下之公言也昔南豐曾先生作歐公醒心亭記謂當

禮部集

序

卷之五

時與公遊者不自知其爲幸百世之下有願從而弗可得予於先生不待百世之下而知其爲幸矣然不敢一語以發其私今年春先生之子祖奇將展省於先生來徵言以相其行乃敢極口爲先生道然王子安嘗省其父福時於南鄙道出洪都作滕王閣序至今膾炙人口於福時爲有光祖奇是行跋歷各區大郡其有寵遇如閭公者當據所蘊發爲文章以儷美於先生者乎然先生不假於此矣職之盡非止於子安而已又當於過庭之際求之

送李公俊省兄序

予曩以進士詣京師雖以身許國不敢自有而家庭

之念終不能以忘於懷蓋公義私恩人情所不能無比見同官者有昆弟至相省問執手之頃踴躍欣喜諸事功安否刺刺弗能已酒食相慰勞友愛之情不啻若提孩時雖凡與交者亦皆爲之喜焉當怡怡於平居之日乃有不自知其美者豈至是而情益厚乎蓋適千里之外則雖得所識者亦以爲喜况同氣之懿哉予抱終鮮之恨而益信凡令之人莫如兄翁也既而予以外艱還家今年夏適彌友李公俊將省其兄公華於京操觚翰者皆爲詩以餞其行而屬予以弁其端夫觸炎蒸冒絕險關數千里之遠固常情之所憚公俊浩然而往畧不以爲意其心誠於

懷集

序

卷之五

愛兄而不知其難也其至則相欣慰勞豈減於予曩者之所見哉公華得以紓其家庭之念則益有以奮發其報國之公矣然則是行也不惟盡乎愛兄之義抑以成其事君之忠一舉而兩得也毋遲遲其往

送扶搖道人序

漆園嬰謂北溟有鯤化而爲鵬其背不知其幾千里其圖南也搏扶搖而上則爲里又九萬焉噫世豈有是哉是蓋荒唐謬悠之說而世弗察或者以爲然然則之爲是言果荒唐謬悠而已抑亦有所寓也周之學老之徒也蓋欲去六鑿全混沌杳杳冥冥而遊心於至道之精昏昏然也

放神於至道之極是其所謂天遊也視世之輟輟物欲紛拏塵利者殆不啻如斥鷃栖於簷籬間其以鵬自況也亦宜儒者之道挫而極之不日配天則曰與天地同流自常人觀之三人亦人耳渺焉兩間不啻如太倉一粒而曰與天地同則其荒唐謬悠又過於周矣抑曷觀堯舜禹湯文武之實有是哉由天地而視鵬鵬又一斥鷃也嫺友董九萬氏家世業儒而九萬尤好讀書績文且有志於神仙之事故以扶搖道人自號常以棲遲于一丘一壑未足以展其心目迺承樂丁酉趣裝戒嚴將以歷覽山川區宇而增其所未聞益其所未知又猶鵬之搏扶搖而上矣故以

懷集

序

卷之五

此爲贈非援儒而入于老也欲其知自擇也

贈黃二友序

永樂十五年春劍江邑庠黃貴甫二友負篋來訪余於沅溪之上主會緒端家與居百餘日察其爲人轟敦厚弘達黃英特警敏皆士群之驥驥誠不易致經傳要義若析木而於其他評論古今粹然當理爲文章日千百言咄咄有逼人語用以決科可擅場矣尙何假於予哉抑何所聞而來哉豈以予嘗偶捷於場屋而至於於是是未知其猶入千仞之淵而得驪龍之珠以出者試使再往可常繼乎使誠足以得之其與古人之所謂學者何若吾子之所

求宜弗止於是噫道流行天地間而寓於人心師之所存道之所存也楊子雲謂一卷之書必立之師是特爲童子句讀設如道何昔程夫子遊濂溪之門吟風弄月而有與點之意朱光憲遊河南之門謂如坐春風中則當時果何所教果何所學哉是必有出於言語辭章之外者濂溪於二程則首令華仲尼顏子所樂何事程氏之門人則學其行識其言至有服鳥頭之喻則異於今之所以教所以學矣吾因吾子而重有感當相與求出於此之外者而俱北面之萬里之行方自茲始底於有成尙有詞於後千其旋也以此語各書一通以遺之

贈楊秀才序

豐城邑庠楊啟輔不遠數百里來訪於予蓋欲精其所業以快意於場屋也執經館下礪志努力晷刻不足則焚膏洎以繼之恒至夜分乃寐日默誦數千百言過目輒能記憶爲文章則俊彩橫發若泛駕之馬超軼絕群使得王良伯樂以爲之御則雖範我馳驅且一日千里也由是而進則雖大捷也不難矣然古人謂義理精深惟尋思用意儘可以得之雖吾朱夫子猶有真源尋不到之嘆則固不可以易取也爲文章則當以義理爲根底詞藻特枝葉耳根底固則枝葉自茂苟徒工其詞藻則雕脂餽水徒費日力

而已謀固無此失而予猶拳匕不已於言蓋愛之之深不自知其贅也余聞科舉之外有物理之學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學則儒者之道固不止於此其歸也尙當因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

送曾緒端赴鄉試序

自鄉舉里選之制不行士君子之欲扶世澤民者舍科目無以行其道以上是以而待夫賢下之賢者亦以是而任諸已龜山楊先生謂豪傑由之以進者是已而河南程夫子新安朱夫子自年十七八時已皆厭科舉之習則科舉有不足爲歟蓋世殊俗異學者於始展卷時已先有規聲名

利祿計其立心已非至弄筆爲時文則銅藻華悅雖極工巧而無所用其於成周六德六行之教不知爲何事六藝之文不知爲何物其名是其寔非關洛諸儒蓋淡有感於此者吾與吾友曾緒端亦竊嘗論及之今年當大比之秋緒端挾所業以往蓋所謂豪傑由之以進者緒端之先有曰樽齋先生爲文章高古奇傑由科第仕爲德慶太守西山真文忠公其門人也觀西山之文章絕業則樽齋之學可見矣緒端能以樽齋所受西山者發之於他日則能不墜其家學而於予亦有光焉其得與否有未足較尙慎其所趣也

送董胤昌赴春官序

江鄉科第仕進之顯董氏爲稱首在宋時德元擢魁天下曰某某某某父子兄弟爲同年人謂之五董同科其他或四或三歷科相望敦逸仕爲侍御史德元嘗參預大政其他布列中外者項肩相摩軋愛暨我朝登仕版者滋衆而南莊先生實數歷華要其文行之懿尤後進所敬仰令年秋先生之從孫姪胤昌又策名薦書將會試於南宮是蓋掄材於鄧林而所得者必連抱之木採玉於荆山而所得者必連城之珍矣然德元抱藝七至禮闈事屢左而志益銳白首始得特奏人皆以爲難胤昌發於持滿之末

後錄集

序

卷之五

下

是固可一舉而如德元之撥巍科矣敦逸抗疏覈論二蘇名聲隱然動朝端雖當時或以爲過然視罷輒不勝者爲何如胤昌剛特自信他日見諸施設又可無愧於敦逸矣昔歐陽公以王陶好剛疾惡於其之岳陽也作剛說以贈之引大壯與夫之初九爻詞以見聖人之戒用剛也又引二卦彖象之詞以見君子之用剛必以漸而不失其時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悅以和而濟之此則告以進爲之方也若歐公可謂能盡贈言之義矣董於予爲母黨之重胤昌於予有相長之益其行也恨不能如歐公之贈王陶者以相規惟述其世美以期之也然將拜南莊先生矣先

生必有以語之者

送趙經歷序

府軍右衛經歷趙克恭氏以得代赴北京行在吏部選秋官主草周東流借摺紳之士餞別于龍江驛舟于水該祖於水之游舉酒以飲之且屬予言以相其行予有感於水因指水以告曰建甌淳淳如孟如孟朝溢而夕涸此水之無本者也江河溟渤滔々汨汨茫無際涯此水之本者也惟其有本或泓渟帖靜一碧千頃可燭毫髮或奔衝蕩激一日千里累無凝滯是雖有動靜之不同然皆非其涸立待之比也惟人也亦然其本既立則其用不窮若

後錄集

序

卷之五

七

克恭擢秀於胄監登庸於

天朝回水之溟渤矣靈臺湛寂括囊物理纖悉靡遺猶水之靜而體有以立應事接物千變萬化各有攸當猶水之動而用有以行且行潦餅餌周雅所歌潤下作鹹箕疇是載是水之有益於物者不一矣克恭之仕進由都事而經歷所任不一而皆足以有爲則其之才有益於世者亦非一矣是行也岷秦淮漢長江入黃河迴瀾濟以達於北京則薄海內外濤湧川赴又賢才之溟渤也聖上需才如渴將取所涵蓄以沃聖心沐恩波膺顯擢也有日矣尙如水之潄然蒸而爲

雲沛然降而爲雨以膏澤乎天下者未必不在於克恭也耶於是克恭舉酒咲而復曰所不如吾子之言有如白水

送南昌府掾葛中孚赴京序

州縣以上皆得自選所部之賢而能者以佐其理故凡掾于官者率皆才美之士朝廷又寬其出身籍其名於天官歷九載則遷其有功能而無愆墨者皆官之或以資或以望隨其器而用之量其才而任之列於中布於郡邑者與學校之士相埒而爭多故士之有才美者亦由此而進豐城於西江爲多士由學校而進者滋衆由掾而進者亦不可以偃指計刻於中布于郡邑者皆有名稱是可謂盛

魏線集 序 卷之五

八

矣葛於豐城爲望族中孚則葛之秀而美者夙有譽於鄉邑間郡太守田侯聞其賢辟爲掾以佐其理中孚以太守爲知己應其辟而不辭夙夜恭厥職弗援於上弗暴於民弗矜能於同列由是案牘以清郡之政化以行上下皆以之爲賢嘗自謂吾盡吾之所爲求母累於身求毋玷於先求母負於太守之知也彼有慢於事總於貨財者非吾之所敢太守亦嘗喜曰使得掾皆如是吾何職之不修哉數以其賢稱於藩臬間故上官亦以其賢而敬禮之今年春以兩考之蹟將陞于京其嫻友黃貴淵來徵言以相其行夫中孚由是而躋仕版者有日矣武于致君澤民之

術彼自知之矣才之練達而足以有爲人皆信之矣然忘於匡成世之通愚古人有疑石爲虎者伏而射之一發而沒羽既知其爲石却而再射矢躍而無跡夫以虎視石則畏而力以石視石則慢而怠故也中孚常能不以石視石則何所不至

送曾啟仁歲貢序

昔紀昌學射以楚懸發於牖間視之三年大如車輪引弓一發貫其心而懸不絕是何術之神哉蓋其用心也專其所見也真有弗發發則中矣姻友曾啟仁氏纓簪家子也夙以俊秀遊邑庠劬於學者餘十載矣坐而經寢而史畫

魏線集 序 卷之五

九

誦夜思靡一息懈其講貫則探賸鉤玄若掘數仞之地而得泉披雲霧而覩青天也其爲文章則左抽右取應筆而得若金之在鎔爲明鑑爲干將其邪無所不可嘗與抱藝一至塲屋竟弗肯小就以滿其志蓋欲如昌之用心而後發也今年春邑大夫拔其尤以貢於京具行李戒僕馬有日其同門友張希朋來徵言以相之余惟啟仁用心之勤不啻如昌之視虱矣茲復升於上庠得奮碩爲之依歸則其所就可量乎哉他日發的塲屋射策大廷以魁天下非啓仁而何雖然吾嘗妄一發矣不於其心而於其膚未嘗不自咎其藝之弗昌若也啟仁審爾弓省爾括直爾

體一發中心吾於吾子是望

挽何士廉詩序

永樂十四年冬定遠幕官何士廉氏以詩事發於京明
春年昇櫟歸藝樂安先塋之側遠邇聞者咸嘖嘖嗟悼不
已同志之士皆爲歌詩以哀之蓋士廉自幼嗜學能世其
業且桂行淵懿尤爲人所愛慕方其問學有成則人以爲
如乃祖蠡闇先生之擢高第也不難矣及其承薦而出則
人以爲如乃父員外公之顯達也可立而致既而事左勢
殊淹以憂鬱百里識者莫不惜其桷削梁棟之材也而士
廉不辭其卑推誠佐理故政平而化行是可兆其材之有

禮錄集

序

卷之五

十一

所施設矣公餘輒有所著作上官至則待以斯文禮方爭
欲推薦以大其用而竟齎於是是可哀也已吁謂天非有
意歟則其德有成謂天果有意歟則不達其行將何從而
執之哉歐陽公嘗謂修於身者不待施於事然則君子所
貴乎有諸已而已其行與否雖孔之聖孟之賢且不能必
士廉之成於已者可以無憾矣詩凡若干首皆其外翁董子懋
厚矣其有發可以無憾矣詩凡若干首皆其外翁董子懋
所輯也體制不同音節亦異要皆以致其哀傷之意云

挽黃季南詩序

夫人之壽夭係於天而賢不肖則在人之自勉也古今老

死者何限獨顏子三十二而夭吾夫子哀悼稱歎之不已

萬世尊之以亞乎聖彼不遜愴而無述者雖老而不死吾
夫子謂爲賊則壽有不足貴而亦祇以異矣嗚呼顏不可
多有後之有文章學術天卒而能見稱於人者亦不累累
見若吾友黃季南踰顏之徒也自髫髻時旣秀于邑庠徵詞
隱義錄較輟析古今成敗車迹歷歷若指諸掌下筆輒數
千百言嘗以爲爲文章而不本於六經則皆浮妄之詞評
文章而不折諸六經則非至當之論推此則其所學可知
而僅齒名於鄉舉以卒得年二十有三是蓋夭而無壽也
昔李長吉年二十而夭天論者謂其歌詩加之理則奴

禮錄集

序

卷之五

十一

僕命騷可也使質不死則其所至者豈特如是而已假吾
季南以年則其文章學術發而措諸事業有未可涯者而
竟止於是嗚呼死人之所有也若季南可以無憾矣彼碌
碌于世者獨何哉季南事父母孝尤篤朋友之誼宜諸名
鉅愛慕哀悼咏歎之不能已其友肅用義爲之輯輓詩若
干首其有可傳者則季南之賢爲不泯矣

羅溪陳氏族譜序

譜學之傳其來遠矣特氣化有盛衰人事有得失故所譜
不能無存亡於其間李唐以前家有譜系迄於五季海宇
盡沸餘五十載世家舊族携離奔竄且不暇尙遑譜牒之

省哉宋有天下百年廬陵歐陽公南豐曾子固眉山蘇老
泉始倡譜學士大夫爭效之以自譜其家樂安舊家諸譜
所載率不過二十餘世有斷自可知者有首自始遷者其
間不及二十世者加多其通之者加少世以三十年爲率
爲世二十則爲年六百五代之亂譜牒散失諸譜修之於
宋由宋初迄今未五百年而譜所載率六百餘年其百餘
年蓋多故家遺老之所追錄也獨同邑羅溪陳氏之譜所
載三十餘世蓋脫於五代之厄而存盛唐時所錄也今按
其譜陳氏世居臨川隋平陳改臨川爲撫州至唐貞觀壬
辰有諱轍者自臨川徙廬陵太平鄉之羅溪三世至元伯

德祿集

序

卷之五

十一

仕爲侍中正伯弘文館學士兼知制誥宣伯右補闕文伯
平陽晉守兄弟皆歷顯要羅溪陳氏遂大顯而其譜則以
轍爲始遷之祖也至垂拱二年改太平爲雲蓋鄉宋太平
興國九年析廬陵爲吉水縣政和二年又析吉水爲永豐
縣紹興十九年又割永豐崇仁之界爲樂安縣而羅溪遂
隸於樂安矣其仕進之顯盛於唐延於宋由元迄今奕葉
不替是可謂能世其家矣 國朝承平五十年譜學復興
陳氏之耆德曰得伏思伏者有志於此命其姪孫敬誠因
舊譜而增其所未增續其所未續者俾昭穆世次彌遠而
有凡譜既成徵予爲之引嗚呼郡既改矣鄉既更矣縣既

屢析矣而陳氏之族遠而益盛舊家諸譜蕩盡於五季微
於宋元之亂而陳氏之譜完具如故蓋由其世德之盛代
不乏人以維持之也誠能因是譜而益篤其倫理厚其恩
誼則陳氏之蕃衍盛大又可涯乎詩曰世德作求予有望
於陳氏之子孫矣

曾氏族譜序

昔南豐曾子固作曾氏族譜自點參而下皆有世系歐陽
公嘗議之蓋以其不可示信也嘗以史記考燕之世家自
召公九傳而已失其世次彼有國者且爾則南豐之譜固
不爲無疑永叔讓之是已撫之咸溪曾氏其先蓋與南豐

德祿集

序

卷之五

十一

同出也歷世至久有諱財者自咸溪徙永豐之松江八傳
至碧潭始徙樂安流溪之板橋再傳至樽齋先生自以不
及溫陵宣靖公父子南豐子固兄弟文章功德之顯遂奮
身科第仕爲德慶太守宋紹熙間獻三朝內禪頌爲時所
稱有緣督集傳於世其門人西山真文忠公所編也元奎
章閣學士虞公伯生復爲之序樽齋卒以文章爵位顯其
家其子仲藩以進士爲翰林修撰其孫焄以蔭補廬江監
鎮歷官至平江節度推官蓋西山參知政事時推舉之力
數百年間書香一脉纓轡相望皆其世德之所培植也族
舊有譜樽齋先生自爲之序歷世既久未有以續其後至

德茂父與其姪仲奇因舊譜而增修之自點參而下亦有世系而未敢信其必然別爲圖於其前斷自財以下則行字藝始始詳故以之爲始祖昭穆世次明白簡約一目而尊卑長幼之序見矣則是譜所以示信不以傳疑也矧會氏諸俊皆彬々學術曰緒端者又從學於予將由科第以繼其先其遠而彌光久而彌昌者又可量哉予既嘉其作譜之有法又喜其後之多賢故爲題其端

豐城黃氏族譜序

黃氏一居武寧之雙井一居豐城之沈江皆出於金華始祖榮也雙井自魯直以文章德行聞於天下沈江則仕爲

禮緣集 序

卷之五

十四

尙書者凡二人布列中外者滋多江鄉以貴顯稱黃氏在豫章雙井與沈江相埒吾邑德慶太守樽齋曾先生嘗序其譜牒謂魯直以德稱繼其後當有以道勝者出蓋樽齋嘗以所學授西山真文忠公庶幾所謂以道勝矣故以其所自任者斷之黃氏之子孫亦忠厚之至也迄今凡若干傳而竟未驗沈江一派徙居廣益門歷九傳有曰季南者嘗與樽齋八世孫曾緒端同學於予予嘗稱季南英特警敏樽齋之語其或驗矣而竟以天殁未見其止黃氏之後種學績文者方銳培之深且久則其發也必碩季南之父叔度重新其家乘故述以貽爲黃氏之後者

董子懋詩序

子美秦蜀紀行如畫詩家嘗稱其工其忠君愛國之誠有關於風教之大者又往往溢於言外故詩自三百篇之後老杜一人而已余曩拜南莊董先生於北 京官舍得讀其平昔所作自早歲客荆沔時紀行之詩已騷々乎如畫之妙其聲響老杜矣暨宦遊數十年間所作又皆奪君親 上之所發其心志老杜矣予願學而未能今又得讀子懋之詩無談天銅龍之語而光彩自見似有得夫南莊之三尺矣且子美必簡之孫也其詩中間有相似者其句法自有家傳也子懋南莊之從弟也其詩之相似豈無

禮緣集 序

卷之五

十五

家傳哉使誠能守其家法而益精之則老杜其庶幾乎

重刻禮緣集卷之六

樂安山陽蕭 儀德容甫著

序

聖德瑞應詩集序

皇明誕膺 天命奄有區宇蓋五十年于茲矣

大祖皇帝武創文承華夏爲一外夷之國來王來享率有

常禮罔或敢弗恭

皇上以聖繼聖撫綏中夏民以益安物以益阜武備益大

修王化益大行交趾首先全國歸附奉正朔易椎髻卉服

以爲冠裳而蠻貊之人始知中國之樂一弘 廟略宣威

禮緣集 序 卷之六

北虜殄其渠魁輯其部落赤地立甦縣而荒服之外益知

中國之尊於是莫不懷仁服德以效貢享之職於

闕廷之下治功之盛益有光於前矣然治功成則治效著

故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而景星慶雲醴泉甘露沾濡煥爛

於輦轂之下者率以爲常而莫勝紀然治化有以極於遠

則治効之著豈以遠而限故奇祥嘉瑞不惟產於中國而

外夷之國亦皆產有之遠人不致自而有以貢諸

天子蓋亦知本乎

聖人治功之盛也麒麟騶虞白象之

祥前此固常絡繹來貢難盡追述乃永樂己亥忽魯謨斯

阿丹等十餘國各以其所產之瑞來貢於 朝若麒麟天

馬自成周咏之歌詩漢武被于樂章之後始再見於今日

若獅子亦間見而不常有若福祿神鹿鸛鷀白鳥白猿文

豹麋里羔長角馬哈獸黑白喜龍驪又振古所未有者在

昔氏羌來享詩人咏以夸有商之盛矣而諸國又遠於氏

羌焉越裳以天無烈風霽雨海不陽波意中國必有聖人

而以白雉之祥來獻史臣當紀之以夸成周之盛矣若

今日之盛益有不勝其紀者然弗紀則不能以詔於後敢

拜首稽首述叙其事俾 朝之操觚翰者皆播諸歌詩笙

簧盛美俟采擇以列諸樂官云

送趙上舍序

禮緣集 序 卷之六

鄒魯古稱多士猶冀北之多馬崑山荆南之多金玉也蓋

自杏壇揚芳速肖彌衆仁義道德之澤被於遐裔矧闕里

伊邇遺澤之流爲何如哉予曩歲以進士晉 京都訪鄉

大司業吳先生於成均聞稱上舍東魯趙居義之賢心竊

識之慕其爲鄒魯翹特而未之識今年予以事來

北京居義賦川冬官已再著矣聞稱居義之德之才喋

不釋口予因念曩歲所聞而審其人則果吳先生之所稱

者應世多先聲而實不足以繼者恒比比是居義則不然

曩所聞者聲也繼聞於今又得其所事之寔聲既弘而寔

亦茂是可無愧其爲鄒魯之士矣由茲以往進於天官

顯擢者有日尙思立于 朝端則當思何以致吾 君而
澤乎民刻於州郡則當思何以致斯民而忠乎 君益弘
其聲益茂其實磊磊落落如良馬之果可以千里如精金
美玉之果可以爲世重則鄒魯之出果異於人人矣顧不
偉歟予恨未得與締交因書此以誌之且以自媒

送李判簿任古隴序

聖天子紹承大統益弘治化九夷八蠻率相歸屬極天所
覆極地所載無不在疆理內交趾首先歸附寸地一夫皆
入版圖易卉服椎髻以爲冠裳化強梗暴戾以爲禮讓而
蠻夷之人益知中國之樂 朝廷所以子惠而撫綏之者

機緣集 序

卷之六

三

無異於邦域之內蓋

皇上一視同仁之心有以包乎天地之外者其於選擇郡
縣之官尤不爲不重蓋以蠻荒之遠郡縣之司一非其人
則有賴其政而其民或不得以自遂故雖貳佐於邑者亦
必慎擇之永樂庚子冬前衛萬長李子溫以久次陞爲交
州古隴縣簿 命下之日或言蠻荒之遠子溫曰方今六
合一家奚有彼疆此界之異或謂其民未易以化子溫曰
人同此心化之以此心之同然奚難之有予聞而喜其能
共厥職兵科庶吉士方來徵言以相其行故次第其說
以美之然言之非艱行之惟艱子溫誠能推是心之同然

者以爲政則佐一邑也何有雖施之天下也無難矣尙愁
之哉子溫饒之淳樸人世以忠厚奉家者與方給士爲同
郡云

送吳州判序

予始以進士來南京獲交吳文正公六葉孫子尙頤而長
美髯而豐頰雍容閑雅屹然人中之傑其辭命之善若走
盤之珠下坂之車不躁不煩聽之臺臺而不厭其才之敏
若湛盧豪曹之剗剗驕驕駉駉之馳驟謂天下之事無難
者旣而擢判徐州徐爲南北之衝事夥而政厠未究其設
施而黜者簡龐者理聲稱已騰又得交其賢伯氏常山二

機緣集 序

卷之六

四

尹子宣立和藹藉殆有過之者白壁連光幾爭價於青雲
之上於文正公爲有耀子尙由徐州來董役於
北京夙夜祇慎民力紓而事功集是皆

皇上深仁厚澤入於人者深故民皆有子來之願而亦子
尙指使之有道也暨事竣 聖天子特有錫予以酬其勞
其榮幸蓋莫大焉涿州同守汪彥旭氏相與有火要之故
來徵言以贈其歸夫古之贈人以言無非盡勸勉之道以
益其不及然世之善言者莫文正公若其於修己治人之
道言之明且備矣雅之天下可也佐一州云乎哉予奚言
勸其求諸先正之言而已爾昔東坡蘇公守徐州次公顧

濱過焉逍遙堂繾綣嘉話至今人猶稱慕之歸矣他日常山或一相過友愛之情宜不減於二蘇繾綣嘉話之餘倘以求諸先正之言聽之其有得於言之外者當以起平與涿州云

送嘉興府訓導張需序

貳教職於府州縣之官曰訓導前所未名名自近代始而我朝因之或以爲冷官之卑而易易視殊不知學校爲成就人才之地師範又爲成就人才之本聖門之教知行二者而已謂之訓必其實穿經史物格知至而能講明黼黻以解人之惑辨人之疑也謂之導必其德義有可摹作

禮錄集序

卷之六

五

事有可法言動皆中乎禮而能爲表儀以引導乎人也官以訓導名蓋欲端人之知迪人之行厥職豈輕哉宜其任者豈易其人哉率爾而授之則或倚席而不講訓且不聞如導何惟令遊於庠序者自擇其鄉之問學可以訓德行可以導者而師之則可得其人矣蓋其居或相近也其年或相等也苟非其有可師之是則詎肯一旦舉以坐羣比之席而執弟子之禮故凡訓導之舉於鄉者必稱其任嘉禾鄭洋聘其鄉張先生以上於天官天官考其文中繩尺授是職以歸予與同在選司睹其貌雍如聆其言蔚如知其爲有德行學術者且年甚富敦學相半則其進有未可

涯故愛之重之序以贈之尙勉旃其任他日教有成必不日胡學而曰嘉興必不日胡先生而曰張先生

送胡副使任河南序

國朝設官內有都察院爲內臺以肅朝政外有按察司爲外臺以厲郡邑內臺之司凡上下是非得失皆得言之言及乘輿則爲改容言及權貴則免冠待罪故一抗疏立於殿陛間朝署舉爲震懼其職任爲至重其選之爲不輕非由科舉學校以入者鮮克在是職外臺之司自藩府以迄州邑庶官之稱百民情之利病皆得黜陟與去之綬衣一出山嶽爲之動搖郡縣爲之奔走其職任尤不爲不

禮錄集序

卷之六

六

重故必歷職內臺資望兼崇者然後得外補古饒胡公員誠始由胄監擢任監察御史風化諱厲名聲動于朝端不毛舉細事以邀名而當道一有疵額未嘗不言言之未嘗不盡權貴皆欽迹以避蓋其所守者嚴而縈其操心公而平又有問學以充其才故能得風憲之大體比以九載之績謁于天官天官最其考以上聞權陞河南憲副命下之日衆皆爲河南得人賀大理評事陳公子元來徵言以贈其行予與公皆近右人公鄉丈也獲與公同列朝署公先達也願予言奚足爲公之重輕然公能以施於內者推於外樹於前者勉於後斯可矣他日或由外以補

內坐於廟堂以秉鈞軸則願爲公之屬以備執事云
送高六尹還本邑序

天下之大方百里之地者廣輪不知其幾千百邑司百里之任者古今不知其幾千百人求其善績奇勲炳炳烺烺在人耳目者恒不多見世率謂卓茂之在密魯恭之在中牟尙德化而不任刑誅不知先儒謂德者出治之本刑者輔治之具可相有而不可相無苟或偏於德則寬而民慢慢則罔民于刑反有不勝其弊者善乎鄭子僑以火喻政益欲使民畏而知避也陝西高侯素憂由胥監出令吾邑崇學校禮賢才以爲風化之本兼以律貪勤以勵怠其政

藏錄集 序 卷之六

七

嚴而肅然黠皆斂跡以避明而敏故吏民不敢欺簿書無稽遲之失於奸盜尤所不貸嘗以爲農之於穡必去稂莠而後嘉穀可成吾之於民必去其強暴而後顛連無告者得自遂期年而政成弱者無侵漁之苦強者知所畏避而得以自全歷職益久則民仰之者益至矣比以事至

北京朝之士夫相與者皆稱論其政侯曰專任德化而寬以得民者惟卓魯爲能之先之以嚴而濟之以寬者吾之所以學乎卓魯也予聞而喜曰夫子謂善學柳下惠者無如魯男子然則善學卓魯者無如高侯矣侯當勉之以終惠吾民也書以爲南歸贈

送蕭上舍序

古者人生八歲則教以禮樂射御書數十五則教以窮理正心治已治人之道古人之學本與末俱脩而有致用之實後世教道不明本與末偏廢故關洛諸儒有成才也難之歎近世胡安定立經義治事齋教以詩書春秋水利算數之類各隨其材器而造就之庶幾乎成才之易矣

國朝承平五十餘載其教育之術視前代爲益備妙選天下英俊以克大學弟子員文運之興人才之盛視前代爲益隆若今止舍陝西蕭用氏經義算數皆詣其奧本與末可謂俱脩矣及以書數之精試用冬官其所施展若庖丁

藏錄集 序 卷之六

九

之解牛王良造父之御馬也同列皆縮手以避其賢既竣車將陞於天官其友舒州別駕張叔豫來徵文以贈予以同姓之好義不得辭乃告曰書數之施於用爲政之一端也進而而民社之寄則責愈備任愈重矣列於州郡則當思何以承流而宣化居於廟堂則當思何以陳善而責難毋讎也

送餘干縣令序

昔陽城爲道州刺史於催科之事不忍苛其政以厲民寧受慢期之咎使民得自便自習其考云撫字心勞催科政拙刺史爲親民之官撫字親民之所當先每讀其所書雖數百載之下尙悠然可想見其愛民之心縣令方諸刺史於民爲尤親然求其能盡撫字之勞若陽城者恒不多有蓋催科撫字皆刺史縣令之事然苛於催科則法或未善而民不免侵漁之病苟勤於撫字則民安其所業必爭出賦稅以供乎上矣若某之令餘干也雖以持已慈以撫民溫恭豈翁綽有古循吏風比以貢賦愆期秋官繩之以法大尹獨曰是皆山言爲令者不能盡平撫字之心不能善

穠線集 序 卷之六

九

其催科之政爾法之所加矣可以幸免予聞而喟然曰世之爲民牧守者失其撫字之道於事有易集則事致其咎於民若太尹之能反躬自責者蓋渺矣會餘干之士大夫在朝者皆來徵文以贈守故樂爲書之大尹尙慙其撫字之仁以終惠乎餘干之久餘干之人其可不急乎奉上之義求無累乎大尹也

送林判簿還縉雲序

閩之望族林爲最每當大比得閩之桂籍而閩之林居多且多在高選當莊讀今翰林編修林公尙默程文喜其蒼然有老氣知其問學才力有在科舉之外者及侍從

北京獲與閩之大夫士交林又居多且多閱尙默之文喜其奇峭雄絕壁立萬仞殆欲軼漢魏追虞周而尙默晉南京恨未得稔交獨於文字有神交者今年冬尙默之從弟仲是由縉雲判簿以考滿來天官最其積例當復職俟終三考而陞之閩之仕于朝者相與贖餞於三橋外其鄉丈左春坊左贊善陳公仲完率坐客賦詩以贈詩既成且舉酒以囑曰縉爲浙之劇縣簿佐一縣之政其責任亦重矣自子之蒞是邑政績以彰聲稱以揚可謂吏之能者然簿之職豈惟勾其稽緩而已哉豈惟急於催科而已哉要當以風化爲先也古之職于是而卓卓有聲者惟漢之仇

穠線集 序 卷之六

十

覽耳跡覽之所爲亦惟以其能不罰而化陳元以孝是蓋知先務也使天下之爲簿皆能先風化以佐其令則天下其有不治哉簿曰唯謹奉教余聞而喜林之多賢嘉贊善之能盡責善之道故次第其說以冠群玉云

送縣丞姜復職序

方百里而爲邑今之邑古之諸侯之國也有人民社稷之寄其任爲甚重有農桑學校賦役詞訟之司其政爲甚龐厥職蓋弗易也而一邑之官惟令與丞與簿而已令固難其人丞貳乎令其得人亦弗易丞苟賢矣斯足佐乎令而成一邑之治然今之所謂賢惟務苛刻任刑政俾簿書無

稽遲之失催科無愆期之尤斯爲賢矣殊不知是特小有才而已若敦篤重厚之士平其政以近民則其效又有不同者吾邑貳尹姜侯忠信豈翁不事表暴接其詞氣薰然而和是益敦篤而重厚者其政寬而不弛不矯亢不激詭而事以集民以安又親順而信之者不以面而以心其與小有才者蓋不侔矣侯衡之江山人古稱衡之人士悍果而敏於事侯之敦篤重厚若非衡之人物是益爲難矣昔第五倫嘗爲江山丞其流風遺俗尙有存者否姜侯能乎其政以惠吾邑之民豈其能以第五倫之爲江山者以爲吾邑乎侯比以註逮來得釋而歸予喜侯之能終惠吾邑

德懷集

卷之六

七

也故序以贈之侯尙過其行以憫吾民引領之望松下高咏之餘幙勿以丞負予爲嘆

送大尹還濟南序

親民之官縣令爲最方百里而爲縣天下不知其幾千百焉司百里而爲令古今不知其幾千百焉求其善績奇勲之可稱述者恒不多見是何縣令之難稱也夫令之職學校農桑簿書錢穀皆惟其司厥職固弗易已矣述其所以爲之者有二焉才勝則任刑政德勝則任教化任教化則似迂闕於事然其效大而遠任刑政則凡設施措置有足快人耳目者然其効近而小世人率皆趨其近而遺其遠

難其大而甘其小孰不知初若不理其卒大治初若晰晰其平多弊若褒德侯之初至密也凡所作施皆見笑於人郡以其職不舉別置令以任其事其不理甚矣及化成而道不拾遺則又大治焉是皆人所同知之者然惟德之勝者爲能之焉若饒之胡用簡氏天姿純厚恂恂然似德勝者由胄監出令濟南之新東歷職未幾政聲以揚比以朝見來述其所職無不舉者且有所錫賚俾還其任庶吉士于某方載道來微言以華其歸予喜其敦厚老成而庶乎能先教化者故述其說以貽之用簡懷毋以近者小者自居而必以遠者大者自任也

德懷集

卷之六

七

送黃推官還撫州序

郡方千里設太守同守通守以共理民事詞訟之夥則特設推府一員以聽之夫推理刑獄古以爲難蓋刑以弼教匪惟以示威也古者以仁義行法律其教化之本出於學校而蔓延於天下而人勉爲仁義以求相避於法律之所加法律雖不用可也後世教化不足以化乎民則民因懼乎法律而相勉爲仁義然則未能使民以無訟必在乎聽訟得人然後可以弼乎教也撫爲江右劇郡詞訟之夥舊稱難理和州黃侯業由胄監擢推府事以廉介自持嚴而不苛寬而不姑息明而果於斷訴牒之至片言可折民畏

其執法之公而樂其用法之仁是足以弭乎教而使民知仁義矣故民罕犯於法固國爲空藩府以撫爲無訟可聽獨貢賦之入於北京輓漕惟艱非侯之廉幹不足以任其事遂俾侯督屬縣之賦以入侯曰以聽訟之政移於催科固無難者然陽道州謂其拙於催科豈誠不能哉蓋不忍苛政以厲民耳侯遂不加鞭撻惟諭民以治於人者食人之義民爭趨其事而不敢後暨來北京例以愆期致咎人皆爲侯惜得釋人又皆爲侯喜復政有日郡之宦遊於京者皆重其歸而屬予言以爲贈故序其說以張侯之美云

送中軍都督府劉經歷序

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老而不足於滕薛大夫黃霸以治郡高第入爲丞相而功名頓減是雖有內外繁簡之不同要皆其才有未脩故其用有不周也世率謂三光五嶽之氣分而天下無全才然誠能本乎學問之懿則雖未能幾乎古之聖人然亦可謂今之成人矣中軍都督府經歷劉某曩以俊秀遊於庠序講論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卓然爲士群之驥驥遂授知於當路爭相推薦於上擢授監察御史已而又以能聲稱特遷今職三載放滿太學生某相率來徵予文以歆其美予惟御史之職清而要才有餘

者雖足以激濁揚清而未若才德之全者尤足以正其本而清其源也督府之政繁而夥才有餘者雖足以理繁治劇而未若才德之脩者尤足以使行陣和睦勇而好義也某之才之德一本乎學問之懿故所處之任雖不一而皆以善最聞則亦可謂今之成人矣抑亦可謂異於孟公綽黃丞相矣由是進而秉鈞衡之重豈不足以堯舜吾君乎豈不足以膏澤吾民乎豈不足以唐虞斯世乎又豈不足以白儒者之果有用於世乎尙何必曰光嶽分而無全才哉

贈戴大醫序

予自來寓房山益加調攝恐輕致疾以傷先父母遺體嘗因口不甚利飲食以諗諸醫者或謂當治脾或謂當調胃予皆信其然而未之從其間有謂右關弦緊蓋由肝木過盛脾土受尅之所致予問治當何出曰當補肺肺金盛則肝木不能傷脾土矣予深服其說之有理而益知非究極乎造化之蘊者不足以言醫會監察御史汪公亦以事來此其夫人一日得奇疾醫者塞門或欲投某劑以寔其虛或欲進某藥以虛其實甲乙相可否若聚訟然御史公皆不聽獨遣僕馬迎戴太醫仲和氏曰非斯人不足以治斯疾彼庸醫何足以與此暨至切脉知症若操券以決休咎

循軌轍以得大達也投藥劑如捧水沃焦進食救饑加重
裘以禦寒也期以某日病當減幾分如其時刻以某日當
平復如其刻疑雖俞跗越人復作蔑以過也嗟夫醫豈易
言哉當予調治於無事之日尚不免擬議之差仲和於危
急之際而致功効之若是非遠於醫學者能之乎予因歎
醫之難知而嘉御史公之能知醫仲和之能副御史公之
知也故序其事以爲仲和贈

閩中嚴處士挽詩序

天下之理善者必可欲士之有善於已達而見用於世推
以兼善乎天下固爲人所欲也有善於已而不試於用雖

楊錄集 卷之六

十五

以獨善其身而其行誼之美有足垂世範俗亦爲人所歎
慕愛欲而發世不怠者予於嚴處士見之焉處士閩之松
溪人世有令德自幼博涉書史力於自治孝友嫺睦之行
遠邇無間言肥遯自高不慕祿化家饒於貲而樂施予終
身未嘗以爭訟至縣庭有司行鄉飲禮則必招致於賓席
從容儒雅藹然有古君子風年幾八表令終正寢遠近識
與不識聞處士之歿以爲失所矜式莫不哀悼嗟惋翰林
侍讀學士曾公子啓以處士之善行湮沒不聞爲銘其墓
石文淵閣大學士楊公勉仁以處士之善足以表見于世
爲之作墓表翰林侍講鄒公仲熙以處士之善行可以傳

於後爲之立嘉傳一時名卿碩士皆爲挽詩以寄其哀處
士之仲子啟由胄監擢判撫州事又能推處士之善以兼
善乎人宜處士之善彌遠而彰彌久而光而哀挽之者未
已也詩凡若干首屬予爲之引遂書以弁其端華裾後袂
幸毋以簞笠爲誚

送謝宗晃竣事還鄉序

黃門給事中臨川黃公克紹嘗與予稱其鄉梅溪之謝能
以詩禮承家忠厚傳世聿爲清門若宗晃者又挺拔穎脫
如芝蘭玉樹之在庭堦風流文雅殆爲今之胡未也及宗
晃以貢賦來京竣事將歸黃門公又借其親友曾大用

楊錄集 卷之六

十六

來徵言以贈且謂與宗晃別去之久其所成就又有異於
昔矣是蓋閱歷山川之形勝訪覽古迹有以恢廓其心胸
增廣其知識所謂士別三日即當刮目良不虛也予惟治
於人者固當出穀粟以供乎上宗晃能不遠數千里而竭
供轉輸之役是特理之常耳若其因以遠遊而資乎耳目
則深有所得乎古人之道在昔司馬太史北歷燕趙南探禹
穴歸而成一部史記其有得於遊者多矣宗晃是行未知
與子長爲何如也然孟軻氏謂歸而求之有餘師宗晃之
歸益勉其所進俾所知者益明所能者益力其成就又有
未可涯者黃門於人不妄許可其所稱者必有所試矣予

故以是爲宗冕之勗

故園歸興圖序

潮陽黃某以註事留京師期年將歸好事者繪爲故園歸興圖以贈大理評事周坦持以示予仲爲之序且相與點綴圖中之景觀其雲樹之參差近山之吞吐舟航之往來人物之偃僂或拜或揖或行或負者皆預爲龍泓別時之狀也屹然而撐空者疑其爲匡廬爲五老浩然而瀟群流者疑其爲左蠡爲鄱湖此則狀其歸途之所遇也其遠景或隱或見謂其爲故林之金山鳳凰爲西湖爲鱖溪其至也固可以如陶靖節之訪松菊而事西疇矣又可以如

禮錄集

序

卷之六

十一

李愿之採山釣水而茹美食鮮矣此則歸而隱且以養其親者也予曰圖之似與不似且置勿論請論其人夫淵明入州都督之曾孫李愿則西平忠武之胤苟肯席其前美以與世周旋皆可以致高爵顯位矣而一則曰乘化歸盡以樂夫天命一則曰坐廟堂與窮居野處者有命存焉是皆息奔競而安於恬退者也今某之晉京師所交接皆一時搢紳之士而與評事又有外兄翁之好少肯蓄意則一資半級夫豈難致顧迺浩然而歸且謂得以養其親是固自辭而善於學陶與李也然予謂淵明坐視典午鼎淪不得有爲發齒於柴桑栗里之間托情詩酒以泄忠憤則

終於隱者豈其心哉李盤谷當唐室衰微其時有不可爲且不知其才果可以有爲否故所見者如是而已方今景運勃啟聖上需才如渴而某又負有用之才則所遇異於陶與李矣歸而養之使益克持之使益滿以俟夫時之用則又足以顯揚其親而爲孝之大者苟終於隱以爲高則古之聖賢奚爲汲汲以行道爲心哉書於圖之左方

明倫彙編

序

卷之六

十一

重刻機線集卷之七

文

祭詹行人陶輔文

樂安山澤蕭 儀德容甫著

嗚呼其得於已者有可必其得於天者有不可知也如公之力於講肄以承其家學發乎科第以繼其簪笏其得於已者可以無遺憾矣然以公之抱負而小試於專對之任薪松桂以燎燧斷棟梁以爲桷此輿議之所共惜然尙冀其有大發於後日也已而二豎遘難奄與世違此又輿情之所深痛者不其施而裔其壽悠悠蒼天果何如哉

機線集 卷之七

果何如哉輓車旣行靈旆旣舉莫茲一觴殯涕如雨

祭致仕尙書襄公文

維公之生寔出名胄孝弟忠信篤於鄉邦令聞令望遠近知聞則公之德爲可尙矣遭遇 皇明一統賢俊登庸公之才雖未及一試而以子貴受封列爵六卿之長拜命九重錦衣犀帶輝煌焜耀庶位具瞻則公之貴蔑以加矣榮歸故里黃髮瞻 上孫曾列養安富尊榮考終厥命則公之壽又爲何如哉嗚呼人之有德者未必貴貴者未必壽有德而貴貴而壽而又有大賢以爲之子此曠世所罕者而於公見之矣公之歿也夫何憾而謀與令子共事

天朝誼同昆弟公於予實有諸父之尊聞計之日哀痛惻怛實切於懷極欲匍匐往臨奈職守有在引睇南雲徒揮淚雨敬馳薄奠用禱哀忱靈其有知伏惟尙鑒

賦

麒麟賦 弁片

毛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爲之長然麟不可以徒致其出也必應乎文明之治

皇上德洽仁溥故有祥瑞之麟遊於闕廷之下是足以

聖世治化之盛矣謹拜首稽首而爲之賦曰

粵有瑞物兮來遊 帝聞有異其質兮有炳其文馬其蹄
兮異於馬廐其身兮貴於庸牦采色兮鮮以眩日紛毛

戲歌集 武 卷之六

品兮非以團雲舒徐而擾從容以馴犀象銷其猛騶虞
 讓其仁乃曠世之希有誠罕見而罕聞是益毛蟲之長而
 爲至瑞之麟也方當治教休明文運景新德洽四海
 恩覃八垠固洪纖而得所有蠕動以皆春宜其來遊來伏
 以呈其異以顯其珍也龍樓羣飛鳳閣虎踞巍巍我
 峨麗天尺五有闢其囿實在其下不驚弋獵不虞網罟麟
 之遊兮實宜其所爰有芝草兮維囿是長爰有醴泉兮維
 固是醴泉之甘兮麟則以飲草之苗兮麟則不傷麟之息
 兮寔得其養然而麟爲聖世而出也響之大者由於弘
 其聲影之大者由於博其形惟我

聖皇仁厚其德化成於家被於四國有偉

聖子有美
神孫克肖其德仁厚肫匕是蓋一家皆麟矣

則豈必待乎麟之至而後足以形乎
聖世之治緊麟之
至兮益顯其祥亘千萬年今壽

皇圖以永昌

臨清樓賦并序

臨清樓者邑西何永淳所築也介其友胡謀來屬予賦之雕蟲篆刻壯夫不爲然不欲逆意師復爾爾賦曰

古鰲之西爰有嘉處非村非郭不通不阻遠市囂於咫尺而翫焉若隔夫秦楚山鰲而增奇水厓而欲狹比屋區列

襪線集 減 卷之八

簫緯垣周背陰面陽依山枕流有弘其規有修其架者其
爲何氏臨清之樓也軒窓虛明節枅靡麗紛瓦縫之參差
而翠疊龍鱗燁丹腹之堅塗而紅擣蜚蜚星辰飛而不夜
蟬螭橫而長霄蜿蜒蜺螭蟠倬特鷺鷥時高薄寥沉遠絕
塵滓疑所謂木天庶此乎可儼於是而藏於是而憩固可
以後仙人之好居而笑萊公之無地則是樓也固自清矣
若乃長江一流冷如漱玉練橫遠白藍漬深綠或曳履而
適跡歸之懷或倚欄而和滄浪之曲固欲枕流而洗耳詎
羨取濁而濯足是則臨夫溪之清也群峰後先聳立壁巖
芙蓉紫葢屹焉雲端洗翠屏而對晚簪文筆以書天拄頰

而曉氣爽捲簾而風光寒是固可以擺落塵想而挾飛仙
以往還其間則又臨夫山之清也炎天日高幾和弭節石
爍金流山枯海竭鵬運既息蟬斷而咽行則息肩居則傷
腸則迺團團樹林層簷落陰有風自南清我塵襟冰絃響
絕寶篆煙沉夢回南柯日轉西岑於斯之時則恍然不知
塵世之有炎蒸也霜月夜寒望舒停馭靈籟寂而收聲瑤
空湛而掃翳白鶴橫江爭羽栖樹金液流輝鉛華積素勝
梅腦芬陵蘭逼蕙清沁吟魂耿而弗寐是疑四子之同科
而餘丹桂之香以助斯樓之清致也然而溪山之清雖斯
樓之最勝而衆所得而益物候之清雖斯樓之所鍾而衆

樓集 賦 卷之六

所得而同惟夫人之清則可以擅斯樓之名然揮塵清談
則無救乎成敗崇尙清虛則名教之所罪俾物不汨情塵
不染思身中乎清爲世清流而發爲澄清天下之事則斯
樓之扁將與天地而同其悠遠者矣

菊軒八景賦 序

鰲溪原氏世居象峰之側至九震始治其東麓窺者春
土以平之缺者甃石以補之損其高而益其卑構小軒
其中以爲藏修之所軒之前種菊數十本遂以菊名其
軒遊其景可供四時之吟玩者曰玉象晨鐘金鰲春漲
石溪雲碓山市人煙古宅高林芙蓉秀色老圃秋容方

塘夜月私之曰菊軒八景而屬予爲之賦悵無健筆以
發其奇闕云其有覩於古人之賦瀟湘八景者遠矣賦
曰

軼紛埃以幽尋兮濯足於金鰲之濱息於廉之遐馭兮小
憩於茲軒餐朝霞兮嗽沆瀣覽幽勝兮以怡神屹玉象之
臨踞兮不可以策吼蒲牢其巖兮震天關促陽鳥兮刷羽
啟雙矚兮有聞於時宿雨既歇晨曦始曜矚長江之新漲
相見漾而崩奔豈天潢之下注亦黃河之夜淪巨鰲怒而
欲渡潛蛟舞兮求伸夫何宓妃負譴馮夷遣叱值陽侯之
震怒責相杵於江濱恒宿春以連曉豈咎同於鬼薪是蓋

樓集 賦 卷之六

以紓民力而粒食之匪幸也於是萬家仰給朝餐暮殮日
營營於刀錐之末紛乎若衆蟻而競一粒之塵則是軒也
限市紛於咫尺而何喧寂之相隣觀夫芙蓉挺秀遶摩蒼
曼落晴嵐於几席延爽氣於衣巾撫古宅之喬林兮悅憂
佳而欲懣蒔老圃之幽菊兮待秋英之可食則是軒也萃
四時之清致又恍若棲蓬島於人寰故或訝飛仙之見謫
而寄一壺於圓闕予方與主是軒者肅弄風月傲睨乾坤
顛倒端倪而世卒莫知其爲仙真知其爲人已而曉曉迫
眼夜色方新湛長空而掃翳擁皓月之當門微風徐來澄
波有云釀長近以爲酒挹北斗以爲觴吸清潤於胸臆登

藻思之奇芬乃爲歌曰坤后造奇兮人自珍構月中之桂
兮斃瑤珥以逍遙兮養其真又歌曰湛靈臺兮無垢氛睨
浮世兮纔一塵擁芙蓉以爲侍兮永千春歌已主人醉而
不和予亦就睡候不知其夜之嚮晨

小圃賦

屹三角之崢嶸兮挾石峰而環西偉群巒之出沒兮窅如
奔離濺流泉之清冷兮蔚如鳴笳草薺萃兮展褥木蒼鬱
兮張幃占林園之勝兮主之伊誰繫延陵之裔兮擴園於
茲方大簇之吹灰兮春陽暉兮余振衣以尋幽兮聿臻於
斯悅山水之盤屋兮四顧遲遲按輞川之圖兮涉武陵之

後集

賦

卷之六

五

溪前後却今進止欲迷逶迤縱幽實迺擺塵羈越其藩籬扣
其荆扉揖而問曰子之崛奇砥硃圭琪蒿蔓蘭芝學蔡邕
與文極刷劑是宜隨雲龍而上下羌習意於園爲主園者
笑而答曰意之所適子何足以知之倘勾踐幸賦於怒龍
然壯生終畏於福犧矧是園也花果既植嘉蔬亦蒔土之
潤兮澤乎春漸蔬之茂兮抽平菜黃木之芳兮或以供玩
果之實兮或以充饑春雨剪韭曉煙炊藜則夫飯膏粱之
美者焉知蔬食之如飴列羹鼎之盛者曷若便於瓦甕至
乎清風帶簞白雲展屨又何羨乎金馬玉堂之光輝或時
偃息或時培植又何羨乎青雲天上之驅馳雖有抱甕之

勞兮終愧子貢之機既不忘於學兮聊以樊須自期至樂
斯在尙誰知台余聞而弗能答惟悵惘而增嘆適爲歌曰
山之篳兮我觀水之逝兮遠迤卉木茂兮猗兮松韭蒔兮
葵匕採掇烹茗兮亦足以順子之樂兮弗諉以令終平壽
祺

重刻禮錄集卷之九

樂安山澤蕭 儀德容甫著

銘

瞻禮堂銘 并序

禮者君子之所履也學校者禮之所自出也泰和周氏所居按於邑泮予榜首陳循為題其堂曰瞻禮謂其有得於觀而能履是禮矣銘以勗之銘曰

天叙天秩本乎降衷學校司教云禮是崇維知之居必擇仁里孟毋三遷學宮伊邇賢軻兒嬉俎豆跪起匪實誨之習則然矣聚彼周氏有翼斯堂朝夕攸瞻目以泮泮訖也

禮錄集 卷之九

師友維禮是行揖讓進退濟也瞻也火則赫只水則澤只君子觀只式是則只矣也新題詩也訓詞爾瞻爾履聖賢同歸

微軒銘

惟皇降衷物各有則形氣之私寔作靈賦惟克自修乃微以省罔懈以恭罔邪以正其要維何敬為之式鷄鳴而起華也力荷昔武公抑歌以訓威儀語言克謹克慎卓哉心印終古為烈有翼茲軒云微是揭我銘此詞嗚呼最只微之又微作聖茲始

遠變堂銘

父兮我愛我教我戴父歿何怙我罰何人母兮我鞠我顧我復母登何恃我罰何酷豈無冊書不能展舒豈無衣線不能曳屨有堂斯傑遺愛是揭式瞻桑梓敬哉母折

處士張公與明墓銘

公姓張氏諱陶字與明生元己巳十月十四日亥時居樂安雲蓋鄉之前園其先有瓊溪先生與草廬吳公友博極群書為江鄉諸儒之望公之兄弟及群從兄弟皆承其業以經術名家公少以春秋經一至場屋而弗偶及再舉則元運中章矣汙有大亂踰十數載閭里間群盜相啖食公深自隱匿以避其難賊以公世雄於貴疑其壑域多所購

禮錄集 卷之九

購悉掘而劫之公即潛往解所衣衣裘而納焉不忍其親頃刻暴於外雖傾覆流離之際而一念不忘其先蓋其純孝之心非出勉強厥後公享康寧之福而子孫蕃富疑即食其報也 皇明啟運首復科舉之制而公微有躡躡之苦遂無意於是惟築室買田優游林麓以延致師儒訓迪諸子為事洪武癸酉十月十六日以疾終於家得年六十有五器宇宏遠博通經史尤敏於為詩離亂時為大軍所獲見其軀幹瑰偉疑為賊之魁欲執而殺之公告以所業令賦詩以免遂應聲而發句共雄傑軍帥壯而釋之祖述翁父國賓母周氏娶麻源陳繼娶衙背詹子二年後唐出

也女一適橫江袁孫男七傑彙集渠渠栗壯孫女一適羅山曾明年甲戌十二月年癸卯奉柩卜葬於查湖又二十有三年始奉公之狀屬備銘告諸幽某豈足以昭盛德哉然永所事祖母公從女姪也某甫十歲時侍從祖母得拜公之家適公集儒雅聆其談論臺上有理趣某雖幼輒能記憶弗忘迨今思之如或見公也故弗敢辭謹撰次爲銘曰維德之碩則顯以崇弗於厥躬而後之隆公之歿也益藏而昌玉斯之琢蘭斯之芳厥修弗過公門之榮如採而携豈天靡微

處士曾伯潤墓銘

懷錄集 卷之九

永樂年 月 日處士曾伯潤氏卒明年卜葬於芙蓉垵又三年其子繼泣而告曰孤不肖不足以揚先人之德墓石未有書敢丐銘以禔之按處士諱財其先居永豐之松丘在宋時曰碧潭者始徙於流溪至紹興間割永豐之東鄙添創樂安縣而流溪遂隸於樂安碧潭再傳至樽齋先生由科第仕至德慶太守自是科第仕進益盛故曾於樂安爲望族處士之生幼失怙恃丁元季之亂閭里小輩弗利於舊家獨處士世以忠厚得全而終亦不自安遂避居於滑溪以待天下之清 皇明撫運區宇旣一始經營以後先人居而舊所業皆旣於兵燹處士締構克拓克光

於先平居淡如若不汲於世累而貲產日益豐宅邊種蠟樹數百株歲可收其利以佐費嘗指曰古人以千畝竹千樹橘當千戶侯此足以當之矣晚始有子羅致師儒以訓淑之自謂吾祖父皆有奇蘊而弗以耀者以先世皆仕於宋元革宋運故有不屑於進也方今四海一家吾以老不用矣復其始者獨不在於吾子乎處士旣歿繼益勵於學嘗抱所業一至塲屋弗肯小就欲厚其養大其獲以償處士之志是可謂雖沒而不沒矣處士性純篤與物無忤治家尤有禮其歿也遠近皆稱悼焉生元 年 月 日得年若干祖 某父 某母 某氏配陳氏先處士卒女一適

懷錄集 卷之九

釐良馭佳士也凡家務多其所佐理故處士得以自逸豫子一卽繼字緒端處士歿時繼年十有八余惟處士年踰古稀可謂得壽矣家旣饒裕可謂得富矣優游以終老康寧也鄉里善士攸好德也終於正寢附於先塋考終命也五福備而又有賢子是皆可銘矣銘曰

善其社天所豐也藏其胤世德之隆也爰撮其懿昭於世

重刻襪線集卷之十

跋

跋虛堂卷後

樂安山澤蕭

儀德容甫

嘗閱南華書得虛室生白之語適有契於心焉潦園叟老之流也其所著述荒唐謬悠非所敢知特於此而有取焉試推而詳之夫室無所窒礙則虛也則白生猶心無所礙塞則虛也則明生然虛靈乃心之本體但為物欲之所蔽則有時而昏苟能存養而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能省察而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則其本體虛靈萬理昭著矣然虛空

襪線集

跋

卷之十

一

無為者老氏之心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者吾儒之心也是則虛之說雖有取於彼而其寔則有不同者矣某君揭虛顏其堂厥旨蓋取於此或者以為足以集賓友便燕息而得各則堂高數仞棖題數尺者可得而踰矣是豈深知顏堂之意哉君余父友也雖不獲承顏接辭然君之勝私筌欲而致心之虛靈者必有其道矣故顏堂之意余有深知之者君今往矣承輯之者若子某也子某往矣繼之者若孫某也由元而今所歷非一年由祖而孫所更非一世而其所藏鉅公之題咏者整若未觸則若子若孫之對越有不啻於羹牆矣暇日某持以示予獲觀玉山唐先

生所詠之詩正而純約而盡非先生理學之正造詣之深不能發而為此作也是堂之名雖使勒於金則有時而銷鏤於石則有時而泐惟托於先生之言則千載為不泯斯堂之名不泯則其為不亡矣

跋劉仲修所書醒心亭帖

右劉公仲修書南豐曾先生所作歐公醒心亭記一通觀其骨力遒勁稍類歐陽渤海男姿媚滑婉稍似近代袁伯儀不啻不宋宛然自為一家良可尚矣公之書予不多見同年楊徽謂公不止於此此特其漫筆爾惜不得其得意者以與子固之文共傳於不朽也

襪線集

跋

卷之十

二

跋順德堂卷後

右順德堂詩文一軸為豐城黃季淵昆仲作也先儒謂孝弟為順德則是堂蓋勉人以為人子為人弟之道予嘗假館其家觀其壽母蒼顏白髮坐於斯堂之上季淵偕其弟季谷季溫綵衣列侍或舉觴以稱壽或奏頌以爲樂一門之間熙熙然若在幾皇無懷之上今年春季溫以試藝來北京出是卷以讀之悠然有想於當時卷舒三四重為歎賞遂筆以識之

跋唐太宗取蘭亭真帖圖

王將軍筆法冠絕古今若換幾經六角扇青李來禽帖筆

陣圖之屬流落人世間者雖連城之壁照乘之珠不可購也而蘭亭之書則又其精妙入神者唐臨晉帖最爲逼真太宗嘗臨戲字名虞世南補其戈以示魏徵徵曰若此筆則如律矣太宗賞其識鑑惟其知之真是以好之至至命近臣以計取辨才所藏蘭亭真帖吁太宗之好晉帖也取之必得一戈剔之妙學之必如律使其求堯舜之道如蘭亭之帖修身齊家之事必一一如律則唐之治豈止貞觀而已哉

贊

河圖贊

禮儀集

卷之十

三

天不愛道馬圖是呈數揭其全以生統成於皇義聖邵數明理妙畫八卦群疑是啟

洛書贊

神龜負書數終於九五行肇變奇以統耦賢箕第疇益開其贖上繼幾圖下開無極

大理左寺副 公小影贊

氣和貌恭才良學克策名科甲樹績花封入佐棘寺聲望益崇有燁錦衣有駟玉驄匪云矜輕肥之侈允以稱車服之有庸也

毛百戶文卿像贊

胡元失御公奮厥武以障鄉里雖未足以盡公之才而亦足以見公之志 皇明啟運公著厥績以有爵位雖未足以酬公之勞而亦足以傳諸後裔錦衣畫歸福壽俱脩非人力所能爲皆莫之致而至有偉令儀有凜英氣式瞻敬只益千百中之一二者也

重刻續集卷之十一

樂安山濤蕭 儀德容甫著

七言律

送巴鑄之廣南教授

一忝卿書薦禮閣同來與子最相知
朔風雪裡連舟日東閣門邊益筆時
政喜觀光依北極又看振鐸入南郵
還知萬里趨官早泮水芹香日正遲

接雲書屋

天外晴雲雲外山山前書館近雲端
半簾燈影簾櫳晚五夜文光星斗寒
靜檢蠹痕芸草暖斜分鴈陣墨花乾
層霄

續集 七言律 卷之十一

萬里瀕平步高興崢嶸日倚闌

登翠軒

聞說名山近屋東鉤簾却喜見群峰
檐前雨過琉璃合天外雲飛翡翠重
嵐氣瀟空晴欲潤松陰落戶晚生風
多情最想凭欄處九疊芙蓉香霧中

和董行困

霜滿蘆溝水落時塞鴻無數又南飛
相思正好梅花發折贈空驚柳葉稀
白社舊遊盟未冷青雲高興事多違
七襄織錦應成疋待向虞廷補衮衣

春閨揭曉後作

炳炳奎光煥紫清南宮新染白衣卿
雲程會擊三千里金榜纔題第五名
漢代文章推董子商廷勲業數阿衡
小臣有志攀遐軌魚水奇逢仰聖明

早朝 大明宮

扶桑初日海雲紅紫禁旋光動曉鍾
曩七爐煙飄瑞靄珊珊珂珮度香風
斜分雉尾瞻降準遙引鵷班列上公
共沐恩波深似海雍熙永與萬方同

題河間耿同府醴泉書舍

萬丈虹光耿素秋晤吟聲遠小窻幽
案頭芸草留祛蠹架上牙籤欲汗牛
問學每從勤裏得指歸須向靜中求
武夷

續集 七言律 卷之十一

白鹿成遺跡洙泗真源好泝流

冬至日書懷

敝裘塵滿曉寒淡枯坐無聊只獨吟
愁日從教添一線初陽且喜破群陰
懷家自覺饒清夢愛國天知有赤心
大母高堂懷抱思便鴻何以報佳音

元旦

年華荏苒易推移五鼓聲中曙色遲
已覺飛騰臨暮景况堪迂拙負明時
丹心懇闕終何補清夢還家未當歸
惟有東風無厚薄早教寒谷變春姿

賜元夕觀燈

清時行樂萬民歡
闔天開夜不闌
火樹輝連雙鳳闕
御樓
六轡車塵馬足往來裏
月色燈光上下間
勝覽不窮春似海
須知尺五近天顏

初度

短發蕭蕭黑故吾
那堪雲路尚崎嶇
一鳴已愧朝陽鳳
三統空驚夜月烏
賈誼只今遭聖代
巫咸不必問前途
客中初度偏多感
病草逢春久未蘇

送友赴嶺南

丹桂吹香玉宇秋
蟾宮況是少年遊
色絲織錦天孫巧
銀管生花鬼物愁
翠幕圍空催接燕
綵旗夾道引鳴騶
因君

懷線集

卷之十一

三

却憶當年事
章貢東來水自流

忠勤堂
為方指揮作

兵甲蟠胸膽氣豪
轅門事業屬賢勞
一身許國心還壯
百戰全軀節已高
月滿銅弓秋脩塞
霜凝劍佩曉趨朝
功成政是隆平日
笳鼓聲中醉碧桃

送嚴通判還撫州

青袍新惹御爐煙
又沐恩波下日邊
朔雪不遮南去路
北風偏送上流船
黃堂舊政須重理
白屋歌謠已遍傳
料得公餘清興好
五峰煙雨入吟箋

送吳州判還徐

一承徵詔上金鑾
領判彭城羨美官
京國重逢情好密
祖筵相送別離難
河通衛水層冰合
雲去碭山夕照殘
州邑編氓勞撫字
幾多髭白候歸鞍

送李赤議曄還江西

紫禁岩光曙色催
又承恩命出金臺
朝中故老推耆德
江右雄藩得碩才
驛路清霜凋落木
江亭殘雪發新梅
西山秀色如相待
髮白爭迎天上回

送同守之歷陽

殷勤相送出都城
千里還官荷聖明
青眼交遊今日別
滿懷離思幾時平
雲開天際朝暉淨
雨過沙頭春水生
歸

懷線集

卷之十一

四

到黃堂重佑政
好施嘉惠及編氓

送道士

聞君別有修真處
只與白雲相去來
靜向壺中觀日月
閒從掌上記風雷
理壇月滿鶴應返
琪樹秋深人未回
優詔許歸須及早
玄都重看碧桃開

送同知李能白

廣陽城裏重相見
握手論心若弟兄
盡省每憐猶臥病
黃堂多羨久裴英
春風綠水歸舟晚
落日西山古戍晴
見說郡中民俗好
閒閭處處有書聲

送人還鄉

楊柳依依近 禁城東風把酒聽啼鶯綠衣遊子還鄉夢
白髮高堂戀別情細雨歸帆淮浦曙夕陽高樹楚山晴故
園爲問青雲事共說開羅荷 聖明

送倪侍郎致仕

祖帳光輝 禁苑東白頭猶是舊南宮應劉莫倚辭華盛
廣受今看禮數崇黃菊有花留晚景綠樽無事醉春風也
知畫錦堂成後尙有訐謏到 九重

病中口號呈南莊董先生

去歲離家七月初今年七月寓 神都肌膚瘦盡病初起
囊囊欲空神未輸少晴多雨泥淖惡欲坐復眠筋力虛客

魏線集七首

卷之十一

五

中對此真無况多幸依仁愜所需

又和

少日科名發輒初老年事業邁江都殷廷 勅令奉

天語藩府忠誠誓自輸公館清閑如別墅北窓軒豁若憑

虛且將幽暇娛官况已任長材應世需

贈周評事

清時朝署總英髦美譽如君歷衆僚民自不克推定國刑
期于治似臯陶一心祇有開羅念六載終無刻木謠此日
銓曹重奏最獨承霄漢渥 恩饒

夢萱堂

百年風木歎妻其罔極恩深倍感思化蝶有時隨夜月弄
雛無復對春暉淚痕暗洒添新恨手澤多存襦故衣悵望
西飛青鳥斷碧桃何處宴瑤池

烏臺春曉 爲項御史民彝題

禁鐘聲徹曙初回春色融 滿窓臺翠梢赤天烏鳥集錦
韜照日玉驄來晴光淡蕩浮雙闕霜氣稜層壓九垓料得
此時忠 國意寸心應在五雲隈

拜寄祖母

一抗封章拜 紫宸虛名空自動朝朝羞將綈綌僥貴
恨之誤謀答 至尊萬里關河雙淚眼百年天地一愁身

魏線集七首

卷之十一

六

題詩敢報 重開道但得忠臣是孝孫

送鄒子都宰榮昌 御史請降

纔承雨露辭 京北又泛波濤入蜀西柏府久聞馳令譽

花封曾屈樞遺黎群山當棹雲生樹百尺牽江水滿堤記

得沙頭分手處柳花飛雪鵲鵲啼

送袁旭宰沅津

榜下同看杏苑春又誇茂宰得才新政平莫避催科拙交
際多煩致禮頻雪水舟存如象戒山園駕說見禽馴東風
二川桃花遍應憶肩輿奉老親

送王助教之南監得離字

莫向尊前惜別離傳經國子共稱宜才如鄭老貧偏甚職
亞韓公允易治淡月寒燈山館夢亂峰晴雪驛亭詩橋亭
司業能知我舊道因風有所思

和陸主事韻

日轉空餘粉署陰公餘贏得散煩襟幸陪貂珥儵微祿敢
噴鶯花負賞心別院柳枝風外軟高城樹色雨中深市朝
兼取山松興况有新詩寫素忱

輓艾知縣

蚤歲聲名動士林清時步武紹簪纓芹宮振鐸春風滿花
縣彈琴化雨濺麟蹄魯郊空掩泣鶴歸華表更傷心蒼山

德錄集北首律

卷之十一

七

馬鬣荒煙合字水東流咽咎音

千秋節有感

千秋佳節今朝是回首東朝又兩年錫燕曾分光祿酒趨
班正想御爐煙燭星有耀衣冠慶逝水無情歲月迂惟
有孤臣心似鐵夢魂長在五雲邊

黃主事清致齋

山作屏圍雲作藩閑居深處絕塵喧茶煙縹緲風生樹梅
影橫斜月到門松下鳴琴驚別鶴泉根滌硯動靈源幽懷
一段無人共坐對爐熏倒酒樽

送袁旭出姑蘇

三載談經見素心姓名共喜照泥金雲霄萬里仍分手
禁闕何時更盍簪白髮真懷親舍老丹衷須答聖情深
滄江若有南歸鴈但報清貧是好音

挽七閩鄭處士

南天遙見小徵星知有高人遠俗情尙父未逢清渭獵龐
公忽棄鹿門耕歌傳蒿里秋風急淚洒閭江雪浪平喜有
賢郎露頭角獨將簪笏繼家聲

輓舒中書母

栢舟有誓早居婆却喜承家有令兒老髮滿頭宜晚景舞
衣綈膝對春暉珍鮭自足供甘旨白鶴何堪說是非四尺

德錄集北首律

卷之十一

八

新墳何處在西山愁看暮雲飛

和潘赤政遊玉山韻四首

碧山高擁青螺堆中天雲氣接層臺上界真人有行殿大
箬詩伯見仙才瓊樹風清歸白鶴石壇雨足老蒼苔弱流
不隔蓬瀛路貝闕珠宮遞迤邐

綵筆新題錦作堆清詞麗句滿仙臺冥心已了三事釋
思寧論七步才石髓分香多入饌瑤花飄雪半遮苔分明
記得經遊處十對旌旗道路開

玉山山頭雲作堆仙人居處有樓臺吹笙盡夜邀子晉度
曲有時聞善才深洞龍歸常帶雨古碑字落半封苔玄都

勝覽知無極琪樹東風花正開

九疊芙蓉翠黛堆三株老樹近瑤臺仙駕曾遊留勝迹塵
緣未蛻魂凡才碧落虹明天有路石潭龍蟄水如苔陰符
舊刻多玄秘玉檢應同羽士開

挽郭評事母

白髮高年過古稀秋風搖落不勝悲囊衣忍覩舊時線斷
織猶存昔日機化鶴已聞來弔客弄雛那後見諸兒西飛
青鳥無消息汴水東流又落暉

挽江母

北堂昨夜起西風里巷淒涼泣慨中夫歿久懷同穴念子

禮緣集

卷之十一

九

賢淡賴斷機功山頭宰木看成拱池上桃花漫自紅紫語
驚迴恩未被九原千古恨難窮

雲林圖

喬林冉冉晴雲浮雲氣泱泱林木稠林深或泊老鶴宿雲
暗恐挾神龍遊茅茨幾架在空谷略豹百尺橫清流道人
雲臥夢初醒長笑一聲天地秋

和吳員外韵寄維摩何典史讀東

青雲失意出朝初多難應憐一死餘寬恕已承
天子詔別離長憶故人書風高冀北寒聲早秋盡汴南鴈
影疎客裏裁詩心緒亂可堪乘馬向班如

又寄維亮

憶得文庠罷講初曳裾已是十年餘盡傳梁苑多詞賦共
喜河間有禮書劒閣路難人到遠衡陽風急雁來疎無因
一致寒溫問退食從容想自如

庚子元旦早朝和韻

九重黃屋天中央碧幢絳節森作行殊方職貢來萬國上
公衣袞皆九章丹墀伏簇玉花馬教坊樂奏金葉簧
恩光浩蕩春意好五色祥雲擁紫皇

和吳員外韻寄鄒知縣

一從恩詔許南遷已分投軀入瘴煙豈謂與君為別日

禮緣集

卷之十一

十

便看是我定歸年持衡有媿山公啟領縣多推卓令賢驥
足恐難淹百里追隨好在五雲邊

壬寅臘日

雪花滿地曉風寒腹凝凝陰凍已堅幽園淹滯重逢臘故
園離別已經年丹心懇切終何補旅况蕭條祇自憐尚憶
御前催錫燕金爐香暖酒如泉

癸卯元旦

城柝聲長夢不成整衣起坐待天明半生多難應誰惜四
十無聞始自驚旅况不堪新歲節春風總是故鄉情高堂
日夕思遊子轉覺愁多白髮生

初度

客中此日逢初度懷抱凄然不自持已覺飛騰臨暮景况
堪迂拙負明時百年骨肉重關老萬死肝腸聖主知
聞道士林春似海會教枯朽早生姿

其二

客中此日逢初度背立東風有所思多病久慚蒲柳質劬
勞深感蓼莪詩已知國馬精神定不怪雲鵬羽翮卑桃李
春風原有自孤根還保歲寒姿

贈余秉堯省兄

車軌書文合入琴琴委計擔歷山川轅門兩羨難兄貴客

後集卷之十一

路咸難令第賢玉帳填荒春似海綺筵簫鼓酒如泉經遊
總是歡娛地姜被東風日醉眠

和復呂文質

古條僑寓屢經秋自賦閑居學隱流幽徑無媒消野馬小
塔過雨兼蠲牛政成南樂終懷實家近東吳未泛舟應憶
故林千畝竹幾時歸對似王猷

贈劉醫士

金匱有書皆讀遍名聲籍籍四海知論功自可方良相泛
愛今看及小兒松逕新茶晨起早藥爐添火夜眠遲誠求
別有神通處殤天皆堪百歲期

送譚伯榮鄧子微丘常悅還鄉

白下亭邊送客歸臨岐分手各依依故園益去鷗盟在碧
落孤鶩鸚力微鍾阜曉雲連鳳闕石鰲秋雨遶漁磯到
時煩與鄉人道已脫儒衣換錦衣

次秋日書懷

青袍曾醉杏園春回首俄驚歲月頻謾有文章通紫禁
尙堪蹤跡困紅塵鴈傳寒信偏愁客留帶涼聲欲近人已
分升沉皆有定臨風不必重傷神

中秋書懷次黃內翰韻

憶得昔年當此夕華筵樂事總相宜嚴親遠戍初歸日大

後集卷之十一

母高堂尙健時桂影入杯頻送酒墨香落筆正催詩於今
寂寞西風裡存沒關心更別離

送梁進士丁憂

念子青雲得路時那堪哭父重酸悲傷心政憶趨庭訓校
淚空歌陟岵詩楓陛辭榮天賜已苦廬歸臥夜遲遲還
知脫却麻衣後珂珮趨朝又有期

送羅長史復任

報政朝天不憚勞承恩又見下青霄三年佐縣春風
舊千里還官道路通行李曉衝山館雨扁舟穩趁海門潮
迴花幕下歸來好竭力忠勤答聖朝

送黃主事志昂還南京

煙煙滿袖下青冥車馬憶行 禁城周道攬衣難作別
漢宮題柱久知名江樓粉蝶秋雲冷水澤青山夕照晴若
過古條南畔路因風一問呂先生

送巡檢之任

七閩遠在海天隅又送奉恩出 帝鄉淮水月明牽去棹
龍岡春晚候還車柳迷古戍旌旗動榕暗公庭鳥雀呼巡
微不勞官况好酒壺棋局送居諸

送大學生潘與京還鄉

五燕留人語更飛離筵酒滿濕征衣橋門莫惜何蕃去栗

懷線集

卷之十一

十三

里暫同陶令歸日落長洲葭莢淨秋深故國稻梁肥知君
久有匡時策莫對芙蓉戀翠微

送熊勉初

故人早有能詩聲少年漫汗遊 神京石鼎題中壓侯喜
先天卷裏驚范梈不須刻苦愁腸腎只合從容詠性情扁
舟此日賦歸去滿載珠璣萬斛明

挹秀軒

百尺層軒覽八紘天開圖畫落樽楹山分泰華千尋碧水
破滄洲一帶青花塢暖風吹酒氣竹林晴日送棋聲市喧
隔斷紅塵淨疑挾飛仙泛弱瀾

重刻懷線集卷之十二

樂安山帶蕭 儀德容甫著

七言律

暮秋雜興寄曹子翰

滿天雲物入窮秋寒意欺人上敝裘每信叔牙深識管始
慚王粲尚依劉野田過雨禾先熟五樹迎風葉盡流早晚
携書覓歸計一溪煙浪一漁舟

九日

忽驚重九又相逢人情惜分陰未見功畫虎每疑翻類狗養
魚私許解爲龍一籬黃菊花初發幾樹丹楓葉盡空心事

懷線集

卷之十二

一

半生羞落七復陪樽酒醉穉風

送兄德高之京

自古金陵佳麗地此行况是少年遊醉吞采石千杯酒吟
倒都湖萬頃流廣陌香塵晴似霧華筵明月夜如鉤多情
挾取長杠筆盡寫繁華上擔頭

訪詹英文不遇

好山高下碧嶙峋陟遠尋幽訪隱君竹裏扣門衣帶雨松
間攀磴展生雲蒼苔路滑無人跡碧樹林空只鶴群啟鑰
有匙慚未得欲煩風教起斯文

登華山

手掉紅雲踏翠微金銀樓閣與天齊高連北極三台近勢
壓東吳五老低石局棋殘仙跡在瑤壇樹老鶴群棲凭欄
已覺乾坤小幾點蒼煙望不迷

寄唐英文

浮萍蹤跡苦東西回首雲山費所思巢燕養成春去早寒
鵲歸盡信來遲簾飄有樂章憂憂軒冕無心不用期蓬巷
蕭條車馬絕可能乘興到書帷

送遊湖廣

官柳溪頭送客行洲潭何處是歸程喬林木葉號寒吹古
道梅花照晚晴賈傅平生紆遠策禰衡終古擅才名登臨

懷線集 七言律

卷之十二

二

訪舊多情思落日西風返鴈鳴

送別希顏張姑夫

士林梁木飽風霜師道于今見伯強髮爲苦吟多早白名
因秀句遠逾香屢從接燕通情好尙說乘龍足寵光今日
不堪江上別淡煙疎樹擁周行

寄子翰在獄

縲絏非辜憶故人停雲誦罷正傷神援琴好鼓絢幽操在
網空懷改祝仁客館鶯花催節候書床鼠跡點埃塵南塘
懸楊專相待童冠臨風引領頻

答友人

江樹離離映水村小齋深處絕塵諠干時自愧操齊瑟造
道何由達孔門夜寂每嫌燈燭冷寒多偏藉木棉溫近來
最想閑邊事詩書美酒滿樽樽

送人村

離亭載酒問行程直駕星輅上帝城山葉帶煙江日晚
浪花吹雨海天晴青雲有路看君輩白屋無謀愧此生萬
里飛騰應得志好敦忠孝立聲名

過王伯良宅

王車驅馳得暫閑不嫌觸熱到塔前故家第宅從人說先
輩文章謾口傳林才蕭蕭晚以江離漢七領秋煙蹇驢

懷線集 七言律

卷之十二

三

嘶出門前路緩轡微吟懶着鞭

秋晚夜宴

秋老湖山夜正長主人開宴倒壺觴高燒銀燭月生海斜
引寶香風滿堂玉饌凝脂兼異味瓊漿流潤溢清香不堪
孤客身無着又送吟魂入醉鄉

元宵口號

碧漢寥々飲暮雲上元風景一年新冰輪展白千家晚火
樹搖紅五夜春漫有兒童喧鼓吹更無車馬起埃塵清時
其使孤遊賞在手芳樽莫厭頻

陳氏碧筠山房

新構書房占竹間，瀟瀟清意勝湘川。
堦前夜雨蒼龍化，雲外春風彩鳳翔。
碎影搖金飄素壁，清聲鳴玉襍朱絃。
元龍豪士登臨處，不讓高情到七賢。

寄顯文

費泮歸來歲月長，肯教後進仰餘光。
傳經重下陳蕃榻，借逕多升孔父堂。
風過講帷書葉亂，月明賓館酒花香。
寒予未盡瞻鑽力，翕媿邯鄲故步忘。

送道士赴京

丹丘仙客謁，九重只約孤雲伴。
行蹤瑤空縹緲一雙鶴，寶匣晶瑩三尺龍。
乘風夜渡采石月，簪星晨聽金陵鐘。
熬

懷綠集 七言律

卷之十二

四

溪不與鏡湖異他日，詔賜來從容。

足錢知縣行卷二首

雨浥芙蓉翠色新，錦韉光照玉麒麟。
青雲政羨攀龍客，白石誰憐扣角人。
鴻雁歌傳民後業，鯢魚生遂物沾仁。
金鰲溪上垂楊柳，猶似甘棠萬樹春。

衮衣思治遠，微賢老髮飄。
蕭獨據鞍身，際風雲天咫尺胸。
蟠星斗宇三千鯨，翻白浪明秋焰。
蜃結紅樓接，滌煙好到紫微垣。
裡去文光高與上台連。

送熊淵源赴撫城館

金鰲道接五羊城，此去寧辭觸熱行。
逸小墨池詢故跡，馬

融絳帳列諸生，藕花香裏秋容早。
梧葉聲中夜氣清，喜得英才施化雨。
莫教胡學獨專名。

送張希文貢

上國觀光是勝遊，東風正馬出鰲頭。
斗間瑞氣雙龍劍，筆下文章五鳳樓。
九萬鵬程連碧落，三千弱水接瀛洲。
追陪摠是神仙侶，須罄聲丹裏答冕旒。

鳳山耕隱

紫鳳山前隱者家，祇從畝畝作生涯。
三春暖雨秧初老，八月涼風稻正花。
新飯上匙翻白雪，香醪開甕酌紅霞。
但知擊壤含哺樂，不管流年鬢有華。

懷綠集 七言律

卷之十二

五

荅曾敏回賀嚴親北戍歸

鐵衣凝雪劍吹霜，久念嚴親戍異鄉。
詩禮叨陪慚伯鯉，風沙飽歷困蒸郎。
邊疆塵淨豺狼息，溟渤波消海若藏。
幸際太平歸及早，不辭戲綵醉霞觴。

小姑山

玉桂嵯峨插碧空，彭郎相對東西東。
沅湘遠滙波濤壯，吳楚遙連地勢雄。
石室蒼龍晴噴雨，蘭舟畫鷁曉乘風。
海門形勢有如此，今古人懷大禹功。

和復寄德尚

琴劍江鄉旅食同，詩筒初喜往來通。
朋情幸托投膠密，才

力慚非蓋世雄夜月涼歸蒲葉扇水雲香度藕花風何當
細雨來瓊樹吟落西窓燭影紅

借前韻與丁克冠論文

伎倆紛々與衆同杆機須自有神通天成宮徵雲蒼雨
洗觚稜泰華雄鳴鳳鳴々元瑞世亂蟬聒々謾呼風如公
色線堪裨袞袞殺區々點纈紅

又調丁克冠

盛世車書萬國同雕題椎髻象胥通受釐宣室還徵誼奏
賦甘泉已薦雄鶴唳九臯終聞野鵬搏北海會乘風題詩
試問發背青塗抹臘脂底爲紅

穠纖集 七言律 卷之十一

六

送何士彥鄉試

豫章從古稱雄郡重見賓興禮俊龐先世科名推第一少
年文采又無雙翺騰寶氣衝雲漢筆挽驚瀾陋瀧戰罷
歸來秋未晚先傳好語到岷江 乃父蜀府作讀

董子周種德堂

種杏匡山事已空又聞種德繼前蹤 恩適慰疲氓望
視疾寧教墜子容丹竈火停應伏虎金鑊藥出或醫龍利
人陰隲知多少詩滿高堂翰墨濃

寄子翰

半生漂泊托孤蹤此日携書又客中人意愛憎從枘鑿朋

遊聚散若萍蓬清尊酒盡千山暮紫陌花開二月風離思
茫々無着處裁詩先遣寄春鴻

家尊遠步未歸因成詩以道意云

望斷孤雲倍愴然亭々椿樹隔風煙天邊書信八千里塞
上干戈二十年報國有期心必壯還家無計眼應穿
聖恩定放歸田早重着斑衣拜壽筵

其二

鯁鹿并別想威儀遠抱弓刀逐虎貔萬里一身拘海角幾
年雙眸極天涯重聞老去九添健稚子年來已戒痴忠厚
相傳終有報行瞻 恩赦促歸期

穠纖集 七言律 卷之十一

七

旅夕書懷

倒盡銀缸擁客壚夜涼如水未成眠孤城風急有寒杵滄
海月明無暮煙吟思欲翻三峽水壯懷時到九重天推窓
羞見姮娥面負却佳期又一年

送愈憲曾元伯重赴闕

一自辭 恩下憲臺五年踪跡臥蒿萊蒼龍在澗難深蟄
丹鳳啣書却再來杞梓未容歸散地棟梁端是待奇才論
功慎勿輸臯契德業相期在力培

送黃九德歲貢

十載臙前雪映青短衣猶自射於菟何堪復送青雲客却

魏同傾白玉壺浪擁龍津晴度鶴天連 鳳闕曉傳臚少
微一點明於電透夜清光動 帝都

送姜如宗赴闕

其祖元時奉 闕使于闕遇賊不屈卒諡忠烈

頓遜香醅綠壓危離筵垂柳亂如絲侍郎忠烈前朝見多
士名譽此日推五國馬來傳信早披垣烏下退朝遲較中
政喜皆元凱好掌 綸音在 鳳池

送陳知縣朝東宮

新詔儲皇位震宮郎官入覲效貞忠身騰雲路三千里心
在天門第九重楚水雨晴蛟擁浪 御街晝暖馬追風
遙知 玉陛承殊渥應戒多煩羽翼功

元旦口號

五鼓聲中竹爆傳無端物候入新年灰飛葭管陽和早春
上梅梢雪色妍雙鵲噪晴窗戶外六龍扶日出天邊高堂
白髮欣相對但得平安值萬錢

和子翰元旦

雪花促曙照堦前何處人家竹爆傳椒酒讓先知得歲桃
符換舊喜開年重閣老去髮成雪故友詩來鋪作聯莫恠
此時增悵惘傷心多是憶窮邊

古松堂

高堂淡構靜無塵只有喬松人作隣遼海鶴歸曾寄足禹

門龍化尚留身枝撐曉日天擎蓋影漏寒蟾地貼銀傲盡
冰霜毛骨老從今始信有壯椿

送鄒子都歲貢

芹宮十載地遠經又送觀光上國行三疊陽關樽酒盡一
江春水片帆輕赤霄曉日鳴鳳凰滄海雲濤起大鵬投筆
功名須萬里封侯原是舊書生

送董胤昌鄉試

龍門雖險豈難躋曾戰驚濤奮鬚髯 盛世更逢論秀日
清樽又是送行時名家舊有天人策擢第那無錦繡辭蓬
巷幾時聞好語西風黃菊滿東籬

滄浪雪景圖

萬山晴雪淨無埃一曲清江近釣臺船影欲隨寒浪沒笛
聲疑逐晚風來滿林老樹煙如織萬頃平沙玉作堆千載
風流人不見只今惟有畫圖開

送陳友昇之京

京夏應當戶

難兄歸自燕山北令弟今辭紫蓋東甘旨高堂將母念風
沙遠道事 君忠春過淮海天連水曉渡蘆溝月滿空山
處各須存大節異鄉何必嘆飄蓬

送馬貳尹之京

駿馬頻嘶不用韉趨朝心壯豈辭勞天門報政三年滿雲

路飛翰九萬高翠釜出魚供饌畫船回鵲壓秋濤遇知
明月清風夜思入重霄夢益刀

琴書清隱

小隱依山俗事稀素琴黃卷自相宜倚蘭奏響清宵永芸
草生香白晝遲餘柏莫貽輪扁誚大音應有子期知何當
一笑梅花裏裴几焚香竟夕暉

送王紹愚往訪厥祖遺稿

湖山喬木拂蒼旻衰冷承家不乏人喜有賢孫能念祖遠
從舊館訪遺文雲間重掇金星出泗上寧教寶鼎淪料得
臨風披讀處紫微清露手生春

懷素集卷之十二

十

除夕次韻

銀燭搖紅夜漏遲一家骨肉樂雍熙嚴親遠戍初歸日大
母高堂尙健時椒酒浮香傾北海梅花得暖發南枝天時
人事今如此盍醉樽前更莫辭

元旦次韻

屠蘇新酒綠浮觴喜氣排春浩渺茫連炬焰高融絳蠟花
箋討好樂玄霜且將烏哺娛親意漫想鷄班近御香所
幸太平無一事皇圖願祝永天長

邀月樓

高樓百尺翠崔嵬四面玲瓏戶牖開珠箔似從天上卷水

輪已向湖邊來光搖玉露沾吟髯潤浥金波送酒杯莫羨
馬家亭子好主人兼有謫仙才

送錢知縣再任

先世榮華冠搢紳郎星重照小鰲濱馬嘶古道東風舊雉
擾芳園德澤新銅墨潤連棠舍雨絃歌聲藹草城春祗緣
百里難淹驛又恐天書下紫宸

挽黃季南

憶得携書遠到門眼明驚見鳳毛新胸蟠學海心相語華
挽文瀾興有神正喜步蟾騰薦剡忍聞賦鵬上承塵劍互
鳴咽流無盡落日西風起白蘋

懷素集卷之十二

十一

送簡敬秀才赴闕

弟簡文仕經歴

甲第朱輪數最繁曾聞難弟對紅蓮別筵未惜驪歌疊仕
版新看鴈字聯千里關河歸望眼一汀雪水送征船遙知
獻賦承恩早拭目前驅負弩旋

和吳員外汝芳哭孫韻

大化茫茫去不留浮雲北上水東流夢鷄遽爾不知曉化
鶴何堪不待秋白髮在堂傷遠別赤霄得路恨中休
萬里歸魂杳落日悲風天盡頭

松筠軒

松竹連坡隱者家小軒深處絕無譁蒼龍出壑霜皮瘦影

鳳凌風翠羽斜雲帶濃陰歸几席日移清影護窻紗主人相對成三友共傲冰霜閱歲華

重刻襍線集卷之十三

樂安山灣蕭 儀德容甫著

五言律

謝友訪不遇

故人能訪我誤出讀書帷門掩懸蛛網書閒污燕泥孤琴難共賞一棹竟空歸竹逕清如許重來想有期

東林石笋

雙雙尖石笋借問是誰栽歲久難成竹春淡只長苔每疑因地瘠不見出雲來千古東林下紛紛歷劫灰

戊卒思歸

襍線集

五言律

卷之十三

一

萬里邊城卒秋來猶未歸風沙瘦戰馬塵土澆征衣塞月明寒水蠻煙暗夕暉故園心轉切何日息兵機

和曹子翰齋居雜興

苦嘆行藏拙棲遲又一秋在群非野鶴寄迹共沙鷗身病多因酒心閒不貯愁平生飛動意未必壯來休

病中對雪

朔風號萬竅飛雪滿林隈酒熟人猶病山寒梅自開檐頭水作柱地面玉成堆且閉柴門睡應無五馬來

除夕遣興

開筵除夕裏撫事却傷神經世那無意傳家未有人椒花

今夜酒梅萼隔年春強自諧歡笑聊娛日髮親

次除夕韻

再七歲華暮迨七更漏殘吾人媿安逸世路正辛酸冰雪
三陽轉雲霄萬里寬此生逢 聖主未敢慕商顏

寄子翰

憶從溪上別春盡尙離居有約違鷄黍無因絕鯉書落花
風後掃芳草雨中鋤閒徑求三益能來獲起予

秋江送別圖

古木連周道晴沙帶淺流蕭條千里客搖漾一扁舟白雁
江天晚玄蟬野樹秋綺筵酒盡離思滿滄洲

機緣集 四言律 卷之十三

盤谷圖

貌得閑居景清幽別一天樹陰晴過雨山色晚含煙已有
誅茆地那無種秫田如何苦奔走謾讀退之篇

贈地理

南國山川薄佳城卜較難青囊須探赜白骨欲求安雲逐
鐵笏冷波搖寶鏡寒無辭共攀歷先壠正盤七

送知縣入 朝就奉父回

忠孝古難盡郎官今兩全奉親千里道報政 九重天湛
露瓊林酒春風綵服筵退 朝歸省後鳬鳥早言還
釣鰲亭

爲愛釣鰲客築亭臨碧流難將豚作餌須用月爲鉤尙父
那堪侶任公可與儔山來真隱處清興滿芳洲

送張希文之 京二首

贊洋明經人青雲得路初驅車辭故里射策上 皇都柳
色連青瑣花陰近玉除蓬萊 天咫尺鵲立聽都俞

北闕攀龍日東風上馬時離杯傾別酒官柳折青絲金榜
題名早瓊林罷宴遲青雲消息好須報故人知

書張目醫卷

目醫誰最巧只數邑西張濟世多陰陽傳家有秘方金鑑
繞刮膜銀海便回光欲學倉公傳揮毫媿子長

機緣集 五言律 卷之十三

春夜偶成

夜靜涼如水迨七欲二更松聲風正急花影月初生暖入
藜燈煖寒歸衣褐輕殘經傳未了不怪睡難成

題甘肅軍人思親圖

西徼從戎日懷親慈故林白雲千里客黃壤百年心陟岵
意徒切趨庭恨轉深披圖見情事忍爲寫新吟

題臨川胡氏湖山嘉處

菟裘最深處遠在五羊城野水通江關山雲覆屋平愛花
携客看嬌蓼課兒耕千古巢由輩于今得復生

題徐氏葵倫堂

見說南州士能存質樸風恩全天性裏誼重友于中輔已
求三益懷 君秉寸衷循循攸叙處華扁照寧隆

書陳啟宇所藏外祖丹室卷

解組辭榮日還山習隱時丹爐添候火甕脯納朝曦西谷
青牛渡遼城白鶴歸却憐賢宅相撫卷尙求詩

望湖亭

移舟泊吳城却上望湖亭水落波濤靜天垂地勢平晴沙
山際白煙樹島邊青顏恠題詩處坡公獨壇名

龍江送別

楊柳色青已離筵近 禁城無辭一杯酒此別幾千程去

懷綠集 五言律

卷之十三

四

棹沙頭發流鶯樹底鳴龍江上水不盡送君情

除夕

素壁明燈影虛檐有柝聲靜聽今夜語多是故鄉情倚賴
惟 明王艱危媿此生春風明日起枯朽定敷榮

池東八景

芙蓉文筆

孤岫尖於筆扶輿製作工秋清毫穎銳雲暗墨花濃光照
臨川近高連紫蓋雄世間無恠事猶自火書空

紫蓋丹光

三峯高隱約仙伯舊曾遊羽駕知何去金丹尙此留神光

照巖谷紫氣益林丘凡骨如堪蛻千金不吝求
玉象晨鍾

古象留殘月疎鍾送曉晴風前數杵遠霜後幾聲清宿鳥
衝飛起居人帶夢聽如何滄海上謾說扣華鯨

龍潭夜月

五空深夜永水月自雙清倒浸一輪滿虛涵萬頃明寒凝
玉兔濕光射老蛟驚只恐玻璃破扁舟不敢行

曲澗三潮

一水抱村小潮生似海溜浮沉元逐氣消息每依時裏落
金沙燦聲低穀浪微應防倒山勢欲立子胥祠

懷綠集 五言律

卷之十三

五

方池一鑑

甃石瀦寒潦泓渟數畝寬淨涵飛鳥渡深見老龍蟠雲影
往來見天光上下看遙峰靜相對如照翠眉攢

喬梓青雲

世德栽培久閭閻借蔭餘已能知子道應是有神扶至富
風雲會依承雨露濡真堪益梧櫟豈但比莊樸

古樟翠蓋

蟠根深得地老幹不知年細折留紋古高擎舉葆員月明
晉宿鵲風細引鳴蟬頗解豪家意青已擁馬前

送人重赴謫所

別離豈不苦 王事亦匆忙去日如回日他鄉即故鄉淡
煙秋浦漠高樹晚風涼目斷雲邊鴈孤飛不作行

樓素齋

混沌從生竅清標安在哉曾將珠作屨奚啻玉爲杯古道
更誰復流波竟自頽若人殊嗜好眞見必幾來

舟中端午

悠悠赴海水然已望鄉思燕賜懷當日羈栖獨此時鼓聲
江外急風信北來遲漂泊源無定歸舟晚更移

寒江別意圖

渺渺寒江色蕭蕭落葉聲別懷滄海闊高興白雲橫邊境

樓線集 五言律 卷之十三

六

烽煙淨 朝廷德化行因風問主將保若莫銷兵

秋夕舟中書懷

風靜波全息天空月倍明短衣寒漸入孤棹晚猶征
魏關青雲近高堂白髮生 君親俱在念去住難爲情

贈友 次前韻

陸機推俊逸管輅數聰明千古知誰敵孤鴻又上征明經
如燭照放筆似江生况有中郎好同舟慰旅情

景州阻雪呈大尹

迢遞凍京路窮冬滯雪霜清燈孤永夜白髮夢高堂日膳
還同興春醪每盡觴主人能愛客未覺是他鄉

送人還鄉

高堂親念子道子懷親明日還家早 清朗戲綵頻觀
觥座上暖琥珀瓊頭春要識人間樂無如具慶存

和韻別吏部江李二主事

邂逅舊庠日論心酒一鐘青雲同發達 盛世屬遠逢雪
色經冬凜霜華向曉濃城南復分手萬里起溟鴻

靜觀軒 序

夫靜動之體也靜而有以存養之則其體立而後用以
行君子之學欲致力於行者必先乎此也靜而有以究
乎事物當然之理然後可以措於事而不惑君子之學

樓線集 五言律 卷之十三

七

欲致力於知者必本乎此也信之周仁厚氏以靜觀扁
其軒蓋欲然識乎事物當然之理者歟惟其知之至則
其行之必無不當矣作五言律以貽之

得喪本無定安危自有幾盡從忙裏錯獨向靜中窺萬慮
未萌處一陽將復時天機與人事于此見端倪

送判簿

冠蓋三橋外離筵接短亭亂山留去馬落木見孤城客路
寒衝雪官河曉渡水莫嫌淹矮屋候吏正相迎

除夕和徐進士韻

客窓淡夜靜添灰熱殘灰漏促寒更盡酒驅春意回懷親

驚老於世愧凡才心事漸如此那堪歲又催

和醉陳主事良

浮萍無定迹何處是吾廬寓食羞彈缺干時欲上書功名
蕉裏鹿歲月坂頭車多難應誰顧惟岩出處俱

送人重之安南

迢遞南交路重遊不暫遲要令蠻部落盡識漢威儀驛路
全消瘴行囊只載詩無煩限銅柱一統混華夷

和姪世寬韻二首

行色西風外新秋別建康孤舟泛晴碧一雨洗炎光客路
魚偏美鄉園菊漸芳南歸湏有約未忍負吾皇

懷線集 五言律 卷之十三

琴劍留家塾修閑想自如禮容須揖遜問學莫荒疎挺拔
看新進漂流任此軀秋風江海上最憶竹林居

元旦

列炬紅光暖重城五鼓催愁懷隨臘去喜氣挾春來
極星辰潤青雲道路開重闢當八表過壽九霞杯

送羅長史復任

秋日金陵道衣冠簇別筵共憐山縣小重得幕賓賢正馬
西風裏孤鴻夕照邊鰲頭候迎處碧白笑聲傳

小至懷何陳黃

怕聽風聲惡意虛箭簇過極知寒日短偏奈客愁多
參銀

欺高臥川雲對浩歌故人不可見清興近如何

春日咏懷十首 和黃內翰宗豫龍

獨倚東風裏無言對曉曛客心渾欲碎春色又平分乾鵲
爲誰喜啼鶯何處聞撫時并感事回憤不堪云

姓字題金榜官班近紫宸極情叨寵渥何以贊經綸

柳暗天街雨花明禁苑春雲泥咫尺異每想點朝頻

天外雲飛處遙連紫蓋邊重閣靄靄景遠道隔風煙致養

乖三釜睽違又一年介須來膝下笑語更怡然

仰慈帷二子托養有重闈菱鏡晨粧淡繡簾夜燭輝卿書
前日字行裝別時衣預報刀頭約休嗟會面稀

懷線集 五言律 卷之十三

九

阿超將志學進也六週年講習宜無倦驕痴莫甚顛弓裘
期爾繼箕豆茂相煎應共慈親語臨門候遠旋

吾宗尙清白頗有古人風食力憐徐穉傳經羨馬融輝騰

華萼裡氣爽竹林中却愧漂離人青雲路未通

天淡晴光轉風輕淑景遲韶華潭在弄親友總化倘別墅

尋芳酒春山伐木詩寥々雲樹外回首倍相思

鄉園何處是南望不勝思池滿魚堪鱸田饒麥有岐里人

無薄態坐客總修眉小草漸輕出山靈亦怪疑

苦憶同心友泥塗總未收炎荒辭竄逐禁闕暫追遊浪

迹仍飄梗迷機魄刻舟青雲終有路且莫嘆淹留

爲愛舊坡名聲早最香才衝子建陣詩從少陵墻辭草
聊居此須葵耿不忘圖南須再展附翼赤霄長

重刻穢線集卷之十四

七言絕句

龍門一躍圖

巨鱗六六欲騰身鼓浪翻濤撼海濱自信池中留不得終
歸天上駕風雲

雪景圖

平沙漠漠雪落處獨棹扁舟遡晚風試問波心橫鐵笛一
聲驚起老蛟龍

畫虎

穢線集卷之十四

歛却雄威卧碧煙斑斑文質動林端要知神妙爭毫忽莫
作尋常類狗看

春景

喬木連雲翠色新西屏當戶碧嶙峋百花富貴東風暖此
箇溪山別有春

夏景

薰風如水洒窓虛白苧裁成暑氣初自咲近來無別事酒
壺棋局送居諸

秋景

籬邊種菊似柴桑開遍黃花酒正香不用惠崇圖小景碧

雲紅樹寫秋光

冬景

凍合寒空雪作花
呼童先取試春茶
滿懷詩思清如許
不用羊羔學黨家

過歿男墓

桂枝纔長遽經霜
旋作新墳傍小牆
從此怕行牆下路
一回相見一心傷

客路

浮雲橫截亂山齊
桑竹微茫望欲迷
沒脛泥深因夜雨
錯嫌林外鷓鴣啼

讀陳集七言絕

卷之十四

二

成湯聘伊尹圖

爰德昏淫海宇腥
有莘樂道正躬耕
偶因三聘幡然出
重使斯民見太平

墨梅

月落西湖曙色寒
疎枝斜露玉欄杆
樓頭盡角東風老
晉取精神墮裏看

墨龍

春水桃花浪湧金
養成鱗甲歲華深
如何更向南陽臥
當爲蒼生變作霖

咏馬

九重閭闔五雲紅
立仗歸來氣態雄
四海無塵收汗血
霜蹄隨意踏春風

梅

庾嶺天寒雪未消
銀蟾不動夜迢迢
壽陽粧得春風面
更倩嫦娥仔細描

葡萄

滿架繁華不待霜
西風熟得醴醕香
披圖看畫心先醉
欲摘枝頭一顆嘗

竹鶴

遼海歸來歲月深
此君相對淨森森
當時謾說乘軒好
何似林間自在心

讀陳集七言絕

卷之十四

三

似林間自在心

其二

千載辭家老令威
丹砂爲頂雪爲衣
自從華表回頭後
懶向人間噴是非

其三

曾伴詩翁遊赤壁
或隨仙客上揚州
披圖偶向僧房見
閑對蒼筤別有秋

其四

竹逕徐行啄紫苔
西風毛羽亂毵毹
禪房夜月清如許
應化躡躡道士來

書扇

肉山熾火汗成溝炎日當空凝不流正奈煖焚無回避却
隨明月到涼州

贈筆工

昔年輪力張吾車銳氣渾凌杏苑春從此錦囊增價重須
教雙管敵雙珉

春曉

紅藥開時幾日晴一簾香霧曉風清春醒未析睡初起又
聽提壺隔竹聲

瀾橋風雪圖

萬木槎牙凍欲僵玉梅猶自占春光野橋西畔騎驢客應
有新詩滿錦囊

滄江釣隱圖

萬頃晴波湧月流滿江蘆葦冷颼颼何人占斷滄洲趣醉
臥不知天地秋

高宗聘傳說圖

商道中興致治勤遠勞審像訪名臣誰知鼎鼐調羹手却
是巖前版築人

老子出關圖

東來紫氣接關浮老紫飄蓬雪滿頭說猶龍天上去盡

圖何事尙騎牛

題天師空林秋景

疎林搖落見幾龍頭角稜層拂碧空不是道人心似水却
何筆下有秋風

送人之金臺

扁舟遠訪金臺驛爲我緘詩謝樂生慚愧也爲金殿
客竟無才力答昇平

送姪世寬鄉試回

倖汝窓前硯未穿已題名姓應賓賢莫將得喪燒心火歸
讀坡翁說優篇

萬緣集 七言絕 卷之十四

五

元日口號

微中稚子解娛人堂上慈親尙健身椒酒半酣歡笑處却
疑猶是葛天民

其二

坐擁紅爐酒半醒東風吹面曉寒輕閑中細識春消息添
得塔前夜雨聲

山行即景

路破蒼苔一徑長山風吹雨萬衣涼野田水足稻初插時
有鷓鴣啼夕陽

墨竹爲呂丈賢題

舊日園林百萬竿，碧雲高拂鳳簫寒。
披圖却憶風流處，酒散高堂領客看。

又

別却江南水竹村，東風不見長龍孫。
謫居欲得平安報，終日焚香對墨君。

寄彭給事璟

海子橋邊雨過初，碧天如水湛冰壺。
石欄杆外行吟處，解有新詩寄我無。

小景四首

萬歲巖空翠黛濃，綠陰庭院倚東風。
畫船載酒西湖去，看

張線集 七言律 卷之十四

遍小桃千樹紅

水邊亭榭愛新涼，白鳥高飛自作行。
絕愛江天詩景好，晚

風十里藕花香

林下通村一逕幽，偶尋詩景到溪頭。
碧雲散盡秋光好，萬

壑千岩翠欲流

積素凝輝徧八垠，好山高聳玉麒麟。
老翁江上不知冷，獨

倚扁舟理釣綸

勉諸生

數仞宮牆米易窺，廟堂雖美少人知。
他年倘解瞻鑽力，始信斯人是我師。

回途撥訪友不遇

曉弄餘寒犯布裳，亂山如米曉蒼茫。
人龍未識成惆悵，却怪歸心似箭忙。

燕之書扇圖

六角新題玉作鈎，群鴻飛舞海天秋。
阿婆只作尋常看，豈識驪珠不易求。

曾向恭浴沂圖二首

天時人事總相宜，浴罷乘風却詠歸。
欲識此時胸次裏，如魚川泳鳥雲飛。

單衿初成氣候和，流水暖生波當時。
童冠從容處，一

張線集 七言律 卷之十四

段高情尚未磨

題之二首

百花頭上鬥爭魁，傲雪凌霜次第開。
大庾嶺頭千萬樹，如何只寫一枝來。

姑射仙人白玉裳，癡骨傲冰霜幾回。
醉裏忘來素吟倚寒風，嗅暗香。

重刻續集卷之十五

五言絕句

樂安山游蕭 儀德容甫著

春

風度翻書葉花飛撲硯池回禽如有意對語獨殘時

晒藥初朝日攤書近夕陰傾於雲出岫閑似鶴歸林

水抱溪流合川平野色分金籠秋氣爽延頰看朝雲

冬

續集五言絕句卷之十五

墨菊二首

天近雲橫嶺溪平雪擁沙怪來詩思好春信到梅花

寫得籬邊花蕭然有清致因憶故園秋如今定開未
愛此黃金英的的照林莽試問山中人酒熟共誰賞

墨梅二首

紫玄老仙伯筆底有春風枝南與枝北總在艷陽中
野水寒煙外東風第一枝月明江上笛慎勿冉三吹

小景

鴈上何處來群飛破秋色木落林影疎遙見騎驢客
雪景

遠山積瓊瑰近樹綴瑤珮漁翁不知寒獨釣煙波外

蘭

素色琉璃滑疎花玉雪新披圖覽清興別是一般春

子猷訪戴圖

殘雪明峰頂寒蟾浴水心誰移近上棹清夜出山陰

小景

茅屋連青嶺松花照薜蘿主人檢圖史日午未開門

夢贈袁旭後二首 并序

袁樂庚子十一月七晚夢在南源館中作四絕贈袁生
節一稱其資質之美二勉其爲學之勤三欲其力行四

續集五言絕句卷之十五

欲其爲文章必關於世教前二首不能全記後二首覺
夢尙能成誦予去南源今已七八載袁生死且五六載
矣而夢寐尙不能忘之重爲感慨且自檢點晝夜所爲
矛盾於道者多矣不能自爲而夢寐間以教人爲愧甚
聊甚因錄以自警

其三

今人尙詞藻古人貴躬行健也誠自勉斯文有典型

其四

爲儒操翰墨貴在闢名教偶觀齊物篇抵掌爲一笑

送別得日字

朔風吹行裝別恨楚山密欲知相思時長憶相別日

訪參政不遇

尋君日欲暮興盡只空回記得城南路舊詩約再來

墨梅

霜月夜輝娟欹風粉靨寒北來渾未識聊向畫中看

其二

美人擷素笑遙隔西湖外遠信寄誰將夢裏時相對

重刻機線集卷之十六

樂安山灣蕭 儀德容甫著

七言排律

送黃九德赴京聽選

秦淮秋水碧如若鍾阜晴嵐翠作堆
帝里絕勝清景好
和筵又遣別愁來
故人情好膠中漆
少日丰姿雪裡梅
丹穴關之翔鳳鳥
渥洼矯之躍龍媒
片官披簡蟬魚淨
錦管生花兔穎催
錦繡文章多組織
繭絲義理總兼該
賢關已羨
幾後宣室終推買
誼才白髮莫懷親
舍道青雲且喜
仕途開選從
北關依
龍衣又向西風別
鳳臺魚鱗霜

機線集卷之十六

腰飛細縷蟻浮瓊液潑新醅盤殮草七難為別絃管嘈七

草七傷山外看山情不盡客中送客恨難推夕陽樹裏殘

輝急涼月沙頭落雁哀秦嶽舫後洗晴雨黃河波浪響春

霄奚奴自足供行李樊素猶能辦酒杯隨處風光自瀟灑

到時情況任徘徊
清朝禮樂追三代
盛世仁風遍九垓

日射祥雲紛碧落
天連王氣擁蓬萊
蒼龍觀裏
恩先被

金馬門前
詔早裁
萬里張騰應得意
行看衣錦日邊回

送黃主簿赴名

芙蓉初日散輕嵐
簿領朝
天促駕騶視兼有年
恩已洪
攀轅此日恨難堪
廉勤每起黃堂敬
寬厚多聞白叟談
和

似春溫變寒谷清如爽氣奪朱炎甘貧不讓萊蕪苦贊令
須教單父赤花縣仁風均白崖桑山靈雨濕青衫楓宸薦
鷄何交至棘樹棲鸞豈久淹自是明良真罕遇況於資望
實相兼拔茅正喜酒連茹啖蔗方知漸入甜別醴何妨仍
累十夢刀應見是懸三黔黎莫更憂顛苦青紫從茲可俯
探北嶺單車經故道南風五兩送輕帆吳江水落偏供鱸
楚樹霜清好破柑蒲眼風光行處覽自大雨露到時沾蓬
萊日暖雲龍化華蓋山寒霧豹潛應念桐鄉遺愛在餘波
重到問問

五言排律

德緣集 五言排律 卷之十六

賜元夕觀燈

帝春來好良宵樂事宜物華皆富麗節候正芳菲
鳳闕天中起鰲山海上升嶺峰青鬱鬱峭壁翠巍巍舞鶴
搏雲下翔鸞傍日飛梵王金粟像仙客紫綃衣地擁光明
界天開錦綉圍銀花明紫禁寶樹映彤堦碧漢星辰
近銀河露氣微祥光晴冉冉瑞靄暖霏霏月午冰輪正更
深玉漏遲風儀九奏樂鵲繞萬年枝百辟歡相慶群黎樂
且嬉鸞和鳴聲軋鳥隼動旌旗斧晨當未冠侍
禁閑教坊呈巧戲樂府進新詞銀燭黃封酒瓊筵湛露詩
最宜歡賞處正是大平時盛事傳千載榮光被四夷小臣

稱 萬壽永願樂雍熙

上王大守

盛世同文軌風雲起俊英君侯新柱石閭閻舊審王柳
晴逾秀水壺寒更清采芹成茂業攀桂播芳名綵服思親
違 歸 體 官 袍 着 體 明 瓊 林 春 錫 燕 御 苑 曉 開 鸞 銅 虎
先分象朱旂最被榮却辭 雙鳳闕遠鎮五羊城化雨隨
時足陽春到處生黃堂施德政墨沼湛家聲客息侵漁苦
訟消鰓角爭春牛渚不喘夜犬靜無驚里巷歌謠藹田毛
秋 平 翠 恩 滄 海 狹 馳 譽 泰 山 輕 上 客 金 貂 集 群 兒 竹 馬
迎已疑無召父未用識韓州自愧魚鹽侶小隨鷗鷺盟棲

德緣集 五言排律 卷之十六

遲真礪七評品豈鋒七皇識薰蕕異心同葵藿傾祇愁歸

便載續綱行

拜寄遼東

拜別牽衣日俄驚二十年關河萬里遠父子寸心堅忽憶
趨庭訓空歌陟岵篇雲萍難聚合蟻磨各回旋子立憑誰
顧艱危祇自憐重圍猶白髮慈母又黃泉治業無田產傳
家有簡編深恩懷雨露遠道隔風煙有計皆成拙無才可
象賢每思羈責苦長與夢魂連戎馬勞身久家山望眼穿
紫華雲匝地滄海浪兼天旗軍塞雲合弓響漢月圓堅冰
寒始度曠野夜無眠髮足茅裝屨克腸雪咽瘦淒涼百果

集寂寞一身全重璞終難棄寒灰必再然梁鴻雖遠氣藉
武定生還正喜車書統寧教霽澤陽金鷄早啣救翹首望
歸鞍

送畢用昇先生之光澤教諭

吏部賢孫子儒林獨擅名詩清通與矣德盛格神明善價
璫瑣重高標玉雪清赴徵辭舊隱分教著新聲矯七蒼
龍變龍七彩鳳鳴州庠宣化鐸塲星象文衡聲譽報政
多勲蹟承恩極寵榮翰林陪故老秘閣覽群英耕藉賜
加重膺命之官又促程徘徊九重慈遙通七閩行
鵬鷄秋偏急熱騰老更成行臺前滿載祖帳酒頻傾湖海

德集卷之十六

四

心逾豁波濤眼不驚九五天際瀉五老神頭迎雲路三千
道十幅輕蕩遊懷富水遠道抵熊城政喜還家早過
教別恨生每懷沈沈葉始遂識韓荆立雪他時約望塵今
日情白頭明似練願早謝簪纓

菊隱堂

卜隱起高堂當時種晚香幽情過潁水清興燒柴桑玉葉
春雲綠金錢晚露黃決明難比類木槿敢同芳歛迹心同
愜延年意更長愁乾頻倒盞值發累拂觴春土新添種依
闌旋作行覺多風裏數驗長雨中量相對詩和酒全拋免
與渠最知高節士好共傲清霜

重刻襍集卷之十七

樂安山濤蕭 儀德容甫著

五言古選

雜詩二首

清麗從南來庭柯落繁陰本非受暑地洒然開我心我心
本無愠況有五絃琴置之且勿調悠七發長吟
高齋面層山雨過山更碧中有愛山人相對忘朝夕冥心
觀物理了了達寄客何如山上雲去來本無迹

冰蘖齋自述

冰寒白而清蘖腐黃而苦啖蘖與嚼冰清苦見貞素齋扁

德集卷之十七

一

冰蘖名嗜學理自喻履霜冰既堅食蘖心益固經國資謀
猷濟世望霖雨學乃世之珍材乃國之瑞勗哉清苦心千
載垂永譽

題蘭二首

倚蘭生石間窈窕貞女姿自有歲寒操况承春陽輝浮光
被翠葉清發生素粧綴芳以為佩言贈我所思
孤蕙雜寒鷄至寶混棄礫繁彼香蕙蕭蕭然開荒棘天天
小人心夾七君子德但各全其性美惡當自識

送扶搖道人

客有絕俗標冥心仙者流白晝走霹靂空山魘魅愁抗志

慕若士遠覽隘九州
翳鳳閣風苑跨鶴崑崙
嶺丘羊角快雲翼
搶榆慚鸞鵠

荅黃用先

寶鼎出泗水孤月澄
晚晴尚疑泉阿氣青
焚不能扇折楊汨俗
耳誰復聞希聲我欲
頌商廟黃初那足稱
十年航瀚海孰與論
高情方恨傾蓋晚此
志庶可明托契得同
調異俗非獨清搶榆
從獻嘲垂雲共含綢

孝友堂

堂構幽且邃處寔攸
宜已接友于樂况承
萱親慈上堂奉甘旨
下堂吹埙簫綠尊進
春酒綵服明朝暉鵲
然順以

漢書集

卷之十七

十一

翁愉已復怡上聯彼
慈鳥鳥啞啞兼外啼
聯彼鴻雁行蕭雲外
飛知恩且識序人豈
不如之我歌孝友詩
永以敦民彙

壽萱堂

臨川許孝子樹萱當
北堂花開正含咲對
之憂以忘阿母多壽
考白髮顏且康進饌
甘旨具問衣綺羅香
變日惜寸晷取樂頻
稱觴萱草日以茂母
齡日以長願食金丹
藥坐視淵三光

友松軒

客有方外流棲真在
林藪開軒撫長松日
與松爲友思惟

應俗交炎涼一反手
曷若此大夫貞操可
耐久朝出常相看暮
歸自相守同心保歲
寒永矢無愧負

三益齋

鳴鳥出幽谷嚶已求
友聲梅花對修竹歲
寒結深盟動植各有
類伊人可無友賢否
在彼殊損益在已取
彼美袁氏裔華構俯
高岡高齋扁三益藻
翰何煌已儒林諸俊
彥簪盍相絡繹講學
得多聞進德資諒直
惟直聞其過惟諒誠
厥躬多聞道益明萬
理春冰融豈惟友一
鄉將見友天下豈惟
友一世尚論友千古
宣尼戒柔俊勗哉宜
服膺我歌三益詩庶
幾神之聽

漢書集

卷之十七

三

淡簡軒

聖人既已達聖言猶
合符中庸著淡簡昭
示入德途偉人悟此
理翼然散軒居殷勤
揭華扁景慕恒不踰
舉世好禮焉淡然更
無餘樂世事卑毗簡
素文自如日用事物
間勉勉無精粗山輝
覺韞玉澤媚知藏珠
誰云道閑然聲華滿
鄉間小人車高遠駭
世邀聲譽矯首一回
聯何啻天壤殊美哉
爲已心始終宜勗諸

沂樂堂

齊魯有高士道出賢
人裔構堂扁沂樂於
焉有淡趣當年沂水
濯童冠隨跬步浴罷
且乘風咏歌後歸去
萬物與同

流悠然此胸次誰知有真樂乃在常行事勗哉賢子孫善繼前人志

具慶堂為譚均盛題

逶迤青山麓修架鬱波陀登堂拜雙壽樂只云如何視具足滌穢問衣皆綺羅綵服頤屢舞老髮幸未瞻欲養有不逮悲茲慶何多俱存樂之最永不慚鄒軻

三省堂為曾友與題

聖門傳道徒省身以三事謀忠與言信傳習恐不至為學貴篤實故達一貫理支分落西泠燁燁賢孫子高堂揭斯扁繼述良有以精金藉模範美材賴規矩自修得良法聖

道其在爾

送醫士張伯瓊赴 徵

曲江有賢裔名聲甲鄉社嗣業究岐軒能文採屈賈若丁之得牛若默之遇馬淑已仍利人悅焉弗能舍永樂六載秋徵醫及郊野明府遍咨諏昭昭等研覈或以巧技薦如珙出礫瓦懇欵來致詞願放犢序者有司雖云聽終焉感侈咳罷勉領縣檄嚴程急如鴻川原林風高木葉半欲赭溪魚腹腴美登盤足供鮮豈無醴與肴可以送餞卑鷺鴻忽飛散別淚為一洒但云比螢螢那知弗如也燁燁送行卷微言遽及啞語短心苦長莫挽征車驟七劑有深仁醫

國亦土苴勗哉父母心令德天所嘏如逢南歸翼尺帛勿辭寫

答友人

端居養時晦兀兀窮芳年習隱非素志所恨今同然側身倚天地歛迹棲雲煙荒宅四五畝清白為家傳冠蓋既顯達簞瓢仍留連有時玩物性危坐臨高軒東風扇原隰陽和布郊園桃李爭艷麗文繡滿眼前維茲澗畔松落也無與言貞心抱晚節冷眼看春妍不緣淫風雪誰識枝柯堅負此不平事忽貽新詩篇展翫釋愁恨法勢奇折旋方今尚文治寧人容遺賢明當共薦達從此辭林泉願即二三

友超忽青雲間

重刻襪線集卷之十八

樂安山濤蕭 儀德容甫著

五言古選

陳評事永感堂

悠々天上雲飄泊無定棲浩浩撫育恩悼念無已時豈無
三釜祿可以具甘肥豈無五綵衣可以供戲嬉九原不可
作血淚空交頤啞々惹鳥鳥各盡返哺私此心不如鳥沒
骨有餘悲

徐王車愛日堂

人生不滿百奄忽如旦暮昨日顏似花今朝髮如絮所以

襪線集

卷之十八

孝子心欲養有澆慮幸此一日存綵服須屢舞顧瞻鶴髮
垂忍看駒隙度微惜寸晷陰曷繫六龍轡介壽酌春酒堂
中醵和氣我歌愛日詩爲感孝子意葵誠子須竭榆景天
常駐

送人還鄉

遙空淡晴曠朔吹走砂礫祖筵當廣陵歸旆帶寒色丈夫
四方志遠覽隘入極整棹淮泗流驅車廣陽陌採奇諧賞
心訪古覽遺跡憑風快翱翔意倦思歛息玄冬霜氣凄嚴
裝問鄉國石水不容舸脂轄恣鞍轡歸哉故山好琴樽樂
朝夕慎爾出道懷永言崇令德

送廖仲廉倅寧波

六月熱無極大地如爐中胡爲告違別驛馬當炎風昔我
在田野羨子已出倅今我來 京都考績子在最千里偶
邂逅久要無熱寒兩心若古井彼此不波瀾相見卽傾倒
調噉露肺腑晝坐日每晡夜談月過午摘醉蜀江錦釀酒
金陵春論文對尊酒樂此平生親平生無百年七載始一
面政宜比鷄鵲遽爾似鴻燕離筵石頭驛歸舟浙江濤朱
旂擁臯蓋郊迎前轅高子去意所適我惜情莫極悠々去
晉間執別成悵戚我留思致 君子去當澤民去留各琴
力莫愧虞廷人

襪線集

卷之十八

上

閩中蕭汝錫初爲吾邑典史陞御史刑部郎中出守溫
州別十五六年相遇於北京蒙示古選依韻和復

漠鯢搏羊角九萬或未息賢良際明時騰合一何疾屈跡
縣幕初英茂年始立滄海出珊瑚清廟陳瑛壁陽春繞一
休已足蘓龐瘳歛起峨冠礪操堅鉄石林臺稱不冤霜
氣極權戚一麾守名郡千里舒化日京華偶邂逅簪裾幸
歡集朝采策歸馬歷塊見練正懸纘貴令終聯離莫相惜
循良古有傳永耀大史筆

舟中懷子翰魯行良親世寬等秋閑之旋

整棹翅長川悠々遠行邁豈憚歷涉勞撫志良可慨麟植

忝清班速具奚足怪遠斤分所宜生還 恩已大終焉負
初心方底乖員蓋緬想同心友懷實久自悔恨無推轂力
空有彈冠待蟠宮近佳期詞場志應快踴躍愧我曹合脰
遲滯輩

寄示姪世寬正隆

吾宗綿瓜瓞世業尙清白恭惟曾大父好施邁種德忠厚
里父傳于今仰遺澤曰予嗣令緒潺弱恒自惕祿愧不逮
親忠慙未禪 國光前我所願亢宗爾須力別來歲再過
造進宜加昔鄒軻謂自棄宣尼戒中蠹勗只企前修朕離
莫相憶

穠緣集 卷之十八

十一

劉主事野水橫舟圖

遠色昏以明遙山續還斷扁舟始振柁春疏正瀾漫用利
大川涉非同斷港亂會當乘長風萬里窮溟瀚

寄董孺文

相思復相思相思頭欲白春言杏林彥令德抵主璧別來
幾多時離懷鬱如織日月如頽波倒海爭奔激欲得百石
酒爲我洗胸臆酒腸浩無垠翰海較猶習長近不作醅離
懷苦難滌欲得雙吳鉤割我愁千億奈何心孔堅鑿若金
與石異鈎雖云鈺離愁莫剗剔我心比明月流輝印空碧
明月不可比盈虧尙難測我心比浮雲來往得相即我心

有定準浮雲無定迹我心不可比但願生兩翼化爲雙鴛
鴦和鳴安所適作意緘此詞庶緩張太息好風天邊來吹
以墮君側

挽南莊董先生

頽曦無返輪頽籜已別枝人生無百年在世纔幾時
中朝失耆老後進乏師資幽明旦夕異再覲終無期馨蘭
被淑景老柏涵春姿古貌恭以溫罔象若對之逝矣亮何
戚寸心徒自悲淒風天外來而淚交我頤

贈友別

崔嵬紫華蓋屹立摩晴天下有雙飛鴻肅肅相聯翩嗚也

穠緣集 卷之十八

四

日和鳴集彼近之邊稻梁既飽咏蕭蕭隨宿眠悠悠得自
適去住靡不然日月如流水暑去寒復還北風既凜冽鳥
鵲猶喧闐雌雄忽驚散相去何綿綿吳水洶風浪楚山遡
雲煙遙隔萬餘里後恐懼網絃所賴天地寬相保期能全
修羽當再接無使長相憐

送友別

人生如飛花飄泊隨潮潤出處各有懷名駒豈羈頓五年
江海別鱗鴻隔音問西風動江臯倏報歸期近相逢半悲
喜忍淚忽已接同心雙繭絲茗飲接清論孟冬寒始加比
戶已足堪如何又須別重結予心悶

對雪

朔風天上來裂石枯海水窮陰塞乾坤大雪一萬里青山
白皚皚草樹凍欲死四望何瀾漫縱橫浩無底而我覽奇
英豪吟動人耳飛仙招我遊窺見蓬閣裏玉龍戰未休敗
甲落不已瓊樓冰柱垂瑤塔玉塵起仙娥倚欄杆素綵映
皓齒飛觴倒流霞裘裳坐羅綺放意窮攬結其樂不可比
何煩灞橋蹇坐晒東郭屐裁詩記茲事酒墨盈繭紙

蘭竹爲僧題

倚闌生竹間比德如兼金素花動清靄翠葉凝繁陰截簡
不勝手綉佩徒苦心總有歲寒意况之在禪林

又畫魚

卷之十九

五

巨鱗三十六振鬣桃花流疑彼白龍化來此滄海遊須防
釣且射恐有任公釣天池渾不遠汚瀆豈堪留

九日

晴雲落餘陰旭日放初霽茲辰值重九覽景良恠意昔者
夏初屆寰宇積炎氣節序易云適暑去寒已至涼風西北
來蕭蕭滿衣袂輕鵬奮長翎征鴻厲歸翅山楓亂翻紅庭
草新落翠一氣將返歸百物自憔悴幸此佳致存新菊映
庭砌采之黃金花芳氣逼人鼻紅黃泛清觴自喜足佳味
流連掌中杯酩酊樽前醉慷慨勿用悲浩歌發幽思

重刻禮線集卷之十九

歌

題半山

樂安山濟蕭 儀德容甫著

半山道人心好古孤雲爲儔鶴爲侶種秫朝耕山下煙結
茅夜聽山中雨開門便覺無俗徒只與青山作賓主麗空
飛瀑白虹飄倚雲遠岫青螺起筠窻松響雜琴聲石逕苔
香粘屐齒道人無事日逍遙倚杖看山默無語閑邊已覺
靜儀形仁者猶聞多壽祉知君愛山愛已淡底事有山纔
半許煙霞何處限西東泉石與誰分彼此托迹得同巢許

禮線集 卷之十九

流在世幸逢堯舜理 九重宵旰正思賢却恐此山難久
住

送曾鳳儀起服之 北京

廣文先生武城胤儒林蚤歲名聲振戰藝曾分桂殿香作
官人有芹宮俊前年促裝西蜀歸七來哭母淚滿衣啣哀
政爾卧白屋免喪又復趨 彤墀嗟予晚輩何足數偶忝
科名取青紫未得論心十載前幸同接翅 重霄裏客中
相顧眼獨青長安陌上頻送迎交情政擬歲寒相蹤跡又
似風中萍 九五龍飛駐京北王氣燭天成五色六街塵
淨官柳青 萬歲山高春樹碧通知到日承 恩波况喜

吾鄉耆舊多殷勤爲謁廣川董更煩問訊南塘何

墨龍

老龍慣向天池躍挾雨乘雲入寥廓飛潛變幻不可知那
得人間有頭角是誰好事融心神揮毫染素苦逼真庭前
昨夜風雨惡每想破壁凌蒼旻憶昔擎舟海門下石室神
光晝疑夜當時親見如畫圖今日看圖覺無畫葉公老手
不足稱僧繇舊筆浪得名眼睛閃爍驚電掣爪甲最靈玄
雲生墨池水滿涵滄溟瀝瀝爲列缺鞭風霆大作霖雨甦生
靈豈徒於此求爾形

贈張醫士伯璣

張生壯年負奇偉

學得岐黃活人技

閑過讀遍金匱書

自覺胸中有神祕

滿籠藥物生香風石鼎煉熟金芙蓉視疾還驚豎子化論方或與仙人逢十年遊遍江鄉外神樓施處沉疴差松下晴收千歲蒼花邊曉暎三年艾邇來應召登神京滿朝冠蓋相逢迎市上懸壺樂閑暇街頭呼酒歌昇平城中車馬如流水日日過從求七劑起疾功多不論錢囊得香名滿人耳故園迢遞天南東舊時種杏肯成叢不知陰陽今多少回看杏花千樹紅

題山居圖

山中夜來春雨餘喬林雲氣暗模糊嘉樹錯落青珊瑚飛

泉百尺跳明珠小溪春漲如江湖溪邊林下誰所居何年

乃有此屋廬紅塵不到窓戶虛高人燕坐心目舒柴几滑
淨琴與書林間小逕曲且迂碧苔花落紅點疎抱琴者誰
飄輕裾錦囊背負求奚奴側耳似聽清猿呼此境夔與人
間殊丹丘赤城與蓬壺擬邀飛仙駕雲車欲往無路心踟
躕我從鳴珂遊帝都九重宮闕長追趨揮毫偶咏山
居圖回望故林天一隅還君此畫增鬱紆待將簫策裨
聖謨拂衣重訪山澤癯

和火燒杏樹歌

詹家園中古梅樹久化虬龍駕煙霧蒼林古杏相婆娑蒼

然獨轢人問世

蟠空翠葆高童七長身特出樸檉中誰分

烈焰入心腹赤壁腥樗煙漲空日車西頽六龍走彤霞閃

爍若木表行人欲憩增一噓歸鵲難栖尙三繞珊瑚鐵碎
刺有聲驚雷隱地還冰兢昨夜夢回風雨惡還想蕭蕭竿
籟鳴

壽董良遇

酌君酒登君堂請君且息談大口聽我長歌稱壽觴羨君
壯節千丈松羨君壯氣千晴空昂如群雌立孤雄屹如砥
柱狂瀾中堡障閭里亢厥宗君家兄弟真四傑綠鬢修髯
總豐頰堂下芝蘭爭秀發堂上萱親尙華髮一門和氣相

凝結信知積善福祉厚眼底如君亦稀有我願義和駐日
車我願長江化爲酒杯行莫停手歌聲莫停口盡日歡娛
爲君壽問君壽幾何如天長如地久

題城南隱處

長安城南天尺五毓秀鍾靈稱壯固石根中斷血流紅地
老天荒又千歲豐城已南氣鬱蒸天鏡地削開奇踪萬里
風煙莽何許曲江偶復名相同遠岫歸雲淨如洗過空倒
浸澄湖水璧玉屏中雙鳥還青銅鏡裏孤鷺度綠楊裊煙
花滿川春風日日喧管絃紫陌驕驪掣金電紅樓蟬螻凌
青煙樂遊無園有芳草秦川宛似當華筵別有高門富文

魏家集

卷之十九

四

史北窓晤吟過夜闌先生傲俗真好古老去耽吟似工部
世事紛華春夢醒山鳥溪花屬銓注我有新詩欲共論青
鞋會訪城南路

題扇贈曾緒端

長咲李太白裸體青林中雖能暫脫煩歎苦忍將人道牛
馬同又笑歐陽子無處避煩暑托身乃欲窮四方東馳西
驚何遑已何如別得清涼計掌握中間有秋意九霄仙掌
風露寒恍恍移來在平地愛此皎潔水雪明愛子標格瑣
之英殷勤持此以相贈與子相托成雙清

題孫氏種德堂

種穀獲利在一歲種德獲利在必世種穀利近人所力種
德利遠人所急所獲近者利恒小所獲遠者利恒大小者
力而大者忘此理於人一何昧君家種德如種谷忠厚爲
田仁作未惡根莖盡善芽生濯已嘉禾去黃稗身膺五福
熾且昌已是秋成看鉅艾昔聞分王報設瓜種少獲多人
所怪請君莫論報施理有田則芸吾分內我慚荆棘半荒
蕪他日升堂當再拜

金門待漏

銀虬水滿夜未央玉繩耿已昭回光金爵觥稜殘月明鉛
華蕭地天雨霜歲年枝上風正涼驚鳥繞枝栖復翔起視

魏家集

卷之十九

五

銀漢心傍徨顧步整我冠與裳黃星咫尺近在望五鼓
未動更點長北斗欲落參半橫假寐不寢頻移床思竭赤
衷裨虞唐九門欲啓庭燎煌金鋪銅環雙獸張御爐煖熱
鷄舌香金聲玉振諧咸英以和名和儀鳳凰元首服肱明
以良聖人垂衣臨以莊上公貂蟬森作行赤鳥几已鉅
鳴璫敷奏出納分天章坐致四海歸淳龐上追羲軒相頤
頤豐功偉績垂琳瑯小臣懷忠耿不忘慶忭拜舞喜欲狂
萬歲千秋奉聖皇

畫馬

天關十二多飛黃駟已腹幹皆肥張青乳紫燕總神駿驤

驅騶駟爭騰驤想當大僕思無數考牧攻駒致番息苑中
首宿老秋煙壠上沙蒼沐春澤房星下降生真龍歛然躍
出天閑中國官前引攬雙轡雄姿肅欲追長風鐵作高蹄
促雙腕隅目晶焚正當而遠躍何難丈二渠遙見猶疑一
疋練是誰好事摹神奇展圖却惟曾識之 九重閭闔五
雲曉正是 丹墀立仗時

畫牛

老樹槎牙出林莽煙草微茫接沙浦阿奴襤褸倚西風沙
上騎牛健如虎爾牛爾牛何太肥彭亨飽腹兩耳垂未將
肯綮試霜刃自有筋力供春犁降阿飲池情自適好是桃

林放休日束刃那論齊國功入廟徒增漆園聲當時虛詫
九十得畫圖一貌已足珍蕭然自有丘壑意欲將鞭策還
相親幸逢四海還淳俗角上漢書終懶讀祇將短笛學阿
奴牛背橫吹太平曲

虞美人草

玉顏美人夜起舞項王泣盡英雄淚拔山氣力一朝空與
亡未必非天數東風花草年年新紅粧不似當時人空傳
冷血化為草倚風凝思愁青春八千兵散陰陵月百萬山
河屬隆準未須覽古吊冤魂却嘆內相謀誠拙倘教勸止
居巢翁尚可對立州爭雄君不見海內英雄盡歸漢未必

呂氏全無功

王昭君歌

北風蕭蕭胡草乾胡沙漠上冰雪寒琵琶豈暇按宮徵絃
將手語聊自彈玉纖冷澁未成曲掩袂臨風淚相續早知
畫筆能悞人當時豈惜捐金玉別來幾度憶城春纖腰瘦
盡雙眉顰嬌顏本望漢宮寵豈期却累千金身君不見玉
環專夜寵已極馬嵬腥血無人惜何如青塚至今傳猶勝
妖淫解亡國

足送錢知縣行卷

山城秋色淨於洗西風吹散芙蓉雨街頭白晝擁黃埃青

絲絡馬外流水道傍老翁泣且言令尹深恩垂十年厨中
貯米足炊爨篋裡有袴褶禦寒堂下雙槐鬱蒼翠清陰好
比甘棠樹印文生綠硯留塵喧不到彈琴處 九重忽
動鸞薦書承 恩呼上金鑾趨爭挽垂楊繫征驥低頭忍
聽歌驪駒北嶺郵亭入雲去石梯不改來時路荒村草樹
頓淒涼桃李何時借朝露

送黃志常還龍溪主簿

昔我抱遺經羨君青雲步平生識荆願每欲博萬戶去年
我折蟠宮桂抱藝還趨 北京試君因註誤留南京萍水
猶憐乏奇遇今年我自 京北回君承 恩敕顏正開黃

金闕上始相識握手一笑情徘徊君家顯宦照家帙老氣
如君更飄逸海上搏鵬咲鸞鳩天首飛鴻豈鳬鵠七閩佐
縣今幾年芳聲美譽人爭傳春風桑下共馴雉 清時棘
上聊棲鷺只今又復還官去馬蹄重踏三關路荔子搖紅
味正新榕葉連陰晝無暑看君已去我獨留暫會即別成
綢繆吳天漠漠白雲遠吳江茫茫春水流

謝 賜甘露

九五龍飛御 宸極皇風清寧四海一仁德旁敷品彙春
孝誠上感禋祥集碧雲散盡灝氣清天風不動甘露零玉
繩帶濕夜光冷銀河流潤秋波平紫金陵寢鍾神闕

懷線集

卷之十九

人

禁闕岩峩屹相峙翠竹晴搖沆瀣中碧梧秀發霏微裏
鷺輿巡幸駐北京駟馳入貢來 天廷銀瓶滿浸蔗漿冷
金匙細撥寒氷清近臣捧進 天顏懌 御手親嘗頒百
職漢代金莖空自高堯時寶甕香重溢願洗臣赤衷澄情
濯慮摭貞忠願清臣齒頰都俞殿陞聲風 龍墀拜賜
忭且舞微臣人渴今全愈但願長沾雨露恩萬歲千秋奉
明主

送吳子奇之沙河通運所官

禁城城邊秋葉飛霜風吹空鴻鴈啼一官拜 命出京國
祖筵冠蓋生光輝少年共羨才且美鐵網新拔珊瑚枝康

莊騁驕可千里蟻封榮策小試之沙河迤邐當要道此去
莫惜勞驅馳乘田委吏在稱職孔子大聖那羞爲泰山安
可一蹴躋要知升高須自昇三年報政書上考遲子高步
清雲梯

題考功劉先生漁釣圖

尾鳩聲停穀雨收雲氣滿山林木稠沍邊新水添幾尺漫
波已失沙頭洲鱗魚未來鰕魚好孤舟傲兀臨中流沍湖
已任散人散結社久已同冰鷗白頭吏部耽幽賞盡省看
圖懷昔遊 聖恩優老當歸休扁舟不待西風秋
挽致仕尚書奏公

懷線集

卷之十九

元

黃梁炊殘春夢空愁雲點慘隨天風仙人騎鶴遂萊宮雲
駟飄飄引玉童羽衣絳節相參從坐駕列缺鞭雲霞放浪
大化遺塵蹤塵心香慕徒忡 詠公懿美疇能同岷山巴
近秀所鍾孕精儲祥寔產公公材挺若千夫松濟川有具
未試庸令子繼出尤傑雄 明良千載真奇逢屹立一柱
當天中實輔四海歸時雍遠追稷契肩夔龍 天子謂出
庭訓功 恩詔特召來九重榮食祿養位亦崇色絲織錦
花麟胸玉尊金卮分黃封 聖情屬重禮數隆許歸田里
優老躬謂宜永壽福祉豐吁嗟仙逝何匆匆大拍有些無
由通哀情苦思塞我裏岷山千仞高龍提巴江百折爭奔

衝於呼惟公令德相與無終窮

邀月樓

危樓高架何嵯峨捲簾迎覺秋意多登樓展席列綺羅
風把酒邀姮娥纖雲散盡天無河涼蟾咽已流素波清光
冷浸金叵羅照見古桂青婆娑酒花入臉朱顏酡下筵欲
食妖嬈嬌永使明鏡如新磨是時天風振瑤柯半空清響
鏘鳴珂眼明數得秋毫過牽衣顧影舞徂已此情此樂將
如何日車且莫隨羲和我有健筆如揮戈爲君醉掃邀月
歌

張勝遠南軒歌

張勝遠

南軒歌

十

仙橋之山逶迤遊蒼龍仙橋之水蕩潏拖白虹青煙竹樹
相映蕭蕭川恍惚斜川同古鎮臨近已幽僻嘉處別在橋
之東田廬取足稱肥美道主舊有東逸翁東逸高人已仙
去箕裘喜有賢郎繼亭亭修架壓朱垠凭軒覽結乾坤趣
軒中主人人中英秀眉豐頰盡不成有時燕坐脫塵想疑
是弱水環蓬瀛東風吹煖春來早百花如繡園林好勝競
花繁酒溢壺不遺吟鞋踏芳草紅光已過綠成帷南薰拂
座清晝遲門巷無諱淨於掃垂楊穩著驕驄嘶大火西流
已徂暑烏鵲橋邊夜如水坐持北斗酌酒漿咲嚼南山當
筵秋容老盡霜天高少女鼓囊林木號姑射仙人噴清

馥隔窓索笑呼香醪四時風致窮幽賞却陋傍人繼塵鞅

我慙碌碌走黃埃半生謾有丹丘想幾欲遊華胥六合混
混沌我無自從洗風吹夢醒擾上塵世空馳驅又欲觴瑤
池長歌笑挽桃花枝西飛青鳥絕消息欲去無由勞夢思
今晨坐我茲軒下如以韃勒收六馬臨風準擬束琴書容
膝真堪爲君假坐君南軒席聽我南軒歌宴區何處有此
境今日不樂將如何聽我南軒歌勸君一杯酒要見蓬萊
永淺三光凋永使風流名不朽

杏岡隱士爲董以禮題

昔時董仙有術能造人種杏記德連青雲隱若承緒有遐

張勝遠

南軒歌

十

想更種百樹追前聞只今高年逾七袞適意巡林每終日
已學棠隲爲培根會着菸菟求守實紅塵不到門巷深啼
鳥聲閑春滿林清晨散杖冠屨冷白晝後床窻戶陰況是
閑身無世累蔗境優游多福具令子弄雛能上堂快婿乘
龍人當戶樂公志爲公歌公今千載膺壽考杏今千載陰
婆娑魯國杏壇今在麼匡山杏林今若何杏岡繼美宜弗
磨

秋雨爲孺文書扇

梧桐蕭瑟西風落四山出雲秋雨作胭脂遮眼掩書帷聞
客扣門聲剥啄白紵衣裳烏巾傾情一咲回陽春爲言

芸閣如學子楮寔新胎懷更真平生嗜模倣心惻魯縞齊
執何足論溪藤湘竹別有情但索題詩作華衮我聞此語
增歎歎涼風颯颯吹人衣東山大傳難增價漢官婕妤方
托悲伶爾於時亦不偶強自提携撲襟袖無人更論驅炎
功勸君且縮回天手明年祝融扶駕來火龍當空朱炎開
却須拂拭出塵篋大播仁風遍九垓

松隱

高人結屋長松下爲愛幽情絕瀟灑煙霞泉石成膏肓利
鎖名韁不用掛晴雲冉冉白晝長輕花繞屋春風香滿地
繁陰擁車益半空清簾吹笙簫月當空良夜永素壁蕭

懷線集

卷之十九

十三

蕭落涼影遶東歸鶴翅如輪一聲響徹秋旻淨主人燕坐
忘晨昏襟懷一許誰與論倥偬學仙未足慕太白可結堪
爲倫偶携布襪來相卽爲索揮毫寫清適凌風朗爲歌七
言笑掃松根坐苔石

梅隱書軒

詹家園中古梅樹傲兀風霜三百歲邇來滄海多變化
作虬龍上天去舊時勝事徒耳聞傳家今見雙龍孫箕裘
業承重繼作讀書更築梅隱軒滿眼寒花白如練翻疑孤
山雪中見月掛長梢影到門風搖細蕙香盈卷軒中美人
玉作肌直與梅雪同清奇烏帽巡簷簪呼酒霜毫蘸墨朝

題詩世人紛七事名利何如此軒足清致世人盡愛桃李
花獨與寒玉同清嘉重期隱志在不朽挾冊看花日爲友
但恐他時金彈成官家請作調羹手

送陳友昇還鄉

前年作詩送君行送君萬里來北京去年我作蟠宮客
也促行裝上京北今年京北春日長偶向春風共君
揖君家遠在德勝門朱甍碧瓦高連雲詞場戰罷每相遇
開軒把酒重論文龍樓鳳閣中天起紛紛車馬紅塵裏
五侯七貴熱薰天孤客蕭條冷無地酒酣引鵬翮晴空紫
華追遁天南東錢溪流水山灣下何當同樂溪頭風

懷線集

卷之十九

十三

贈吳子尚并賀其生日

五石詩書立門戶臨川之吳無比數學士文章煥日星兼
使勲名照今古前元革命開皇明五十年來天下平餘
波厚澤遠不竭曾玄奕七聯簪纓紫髯公子雙瞳碧清時
又作天門客崑山璧玉荆南金渥洼驥足雲鵬翼聚寶
門前是官舍公事多閑足瀟灑銀箋樂輸筆鵲玉局彈
碁走車馬仲冬初吉天正晴柔孤高張當誕辰已喜紫荊
千里合况看丹桂一枝新客裏情懷極欣喜清晝開鐫列
羅綺壯懷磊砢不可洗豪來欲吸西江水壺子托好青雲
中却慙未得來過從題詩草七爲君祝勗故好繼前人獻

文章勲業世所慕相期策足追前轡膏車秣馬驅馳大
夫須作天下奇

升龍為周子從題

翁畫龍似真龍翠屏老筆今所宗爪甲最靈雲冥濛妙
處却在毫忽中古人今人誰爭雄

降龍

黑風捲海浪立壁爪掣玄雲下濤次欲翻地軸為窟宅丘
園枯槁望甘澤龍兮龍兮其深營

昨見伐木謠詞甚愴意甚真深足以見一時之事俗
故廢之

後集卷之十九

十四

永樂四年秋起夫只今三載將何如無貧無富總越役三
丁兩丁皆走途山田雖荒尚供賦舍無餘粟機無布前月
山中未回縣檄倉忙更催去去年拖木入閩關後平山
裏天正寒夫丁已隨瘴毒發存者始惜形神單穉子多孤
母多老幾度臨門望歸早火伴還家始報音遺骸已潤荒
山草官家役薄未除名孤兒發婦仍登程去年丁壯已殞
殺今年孤弱知無生君門如天多隔阻聖主那知萬
民苦但聞木數已將完王事雖勞莫懷土

送人遊湖廣得我字

大江之水從天墮洞庭瀟湘刻其左巴陵城樓高拂天

鵲遺洲小如梁九巖連綿據上流伯仲相參高吸殺小姑

之山奠海門波濤聲撼如箕銳此中出水天下奇那惜流
連走輕舸幾年行李徧遊觀胸吞七澤真瑣七洲江雲米
芻忠魂賈生舊井今存麼竿舟下壓彭蠡波桑落洲前暫
停舵五老群峰翠插空香爐紫煙白於瑤采石磯頭酒可
沽膾炙當筵雜瓜果絲竹聲中飲未酣高髻紅裙爭婀娜
坐見飛鴻秋寄書醉射游魚晚持火布袍寬袖竹筇輕擺
脫名韉并利鎖遠志具看局八埏丘壑棲遲應笑我憶從
十載抱遺經身作蠹魚書裏坐幾回欲折丹桂枝終念高
堂雪花夥安得從君縱遊覽強作長歌據轡軻

後集卷之十九

十五

又歸字

長相思相思無盡時春風花開春水碧美人胡為長別離
長相思相思無盡時西風吹寒促刀尺美人之去何當歸
海可塞山可移長相思相思無盡時

重刻模線集卷之二十

樂安山靜蕭 儀德繼韻

歌

送胡孟剛之京

酌酒送君行 行指京城 京城幾千里 沙頭留別難爲情
東風吹晴拍天起 樓船穩壓官河水 羣蓋雲深望目迷 鄱
湖天濶吟情喜 清晨揚帆下小孤 波濤滿眼心安如 金魚
綠酒賤可買 綺筵綠竹無時無 山水如可縮 錦城近在目
半天 金闕見龍光 九陌紅塵隨馬足 樓船白粲多連檣
大倉輸足從徇 佯擬將忠義報 明主願修名 刺干侯王

上林春色窮歡恣 青山山外動歸思 還念高堂白髮多 歸
着斑衣上堂戲

送人材

吾聞主人構大厦 選匠掄材日無舍 搜羅時迺遍山丘 不
使裔柯老林下 邇來風雨多霑凌 雄風一掃妖氛清 千年
柱石既已奠 乃欲完美重經營 榱桷梓歷錄相錯 大木
爲栁細木爲桷 便須輯此千萬間 坐令天下寒士安 宿泊
爾材爾材亦不惡 今逢匠石得雕琢 山中長材豈更無 寄
聲匠石掄選宜慎諸

送曹景常之遼東

春風吹晴五水碧 鵲鴿雙飛語砂磧 離筵把酒聽啼鴉 忍
唱驪駒促行色 東遼遠在滄海邊 伏劍一往二十年風沙
漠 七水雪盛顏容未改 鬢尚玄 前年乞身向邊將 遠辭
王事來歸訪故家 舊物尙依然 雙桂森 拂雲上 那知服
役有程期 此日嚴行重別離 關山迢遞天涯遠 隔八千里
勞驅馳 官河二月春濤起 征帆直向秦淮去 海舟穩穩渡
莫遲 行程到日春應暮 我家嚴父笑相迎 須煩一一言東
寧重聞垂老幸 健在毋煩鬱 傷羈情

拜寄遼東

我家世住華山陽 忠厚相傳有詩禮 自從喪亂更太平 舊

模線集 卷之二十

物清擅甲鄉里 生男始配事詩書 生女將笄慣麻衣 一門
如在羲軒時 百歲淳風到玄耳 豈知及此不肖身 明時獨
作羅羅雄 雄憶初未離襁褓 襁褓中已送嚴親渡遼水 大父仙遊
跡已遐 膝邊文若慚荀氏 西風吹恨落萱花 隻影蕭條更
何恃 重聞白髮亂垂 始抱孤孫繼殘齒 孤孫有母母有
孫 唇齒齒葭葭共依倚 孤孫始壯母已衰 反哺那能具甘旨
千憂百慮總關心 短歎長吁空抱臂 前年遼天向秋風 老
親揮淚枯雙臂 況堪病足苦踣躄 寸步難移似千里 此身
凍凍懷憂虞 如過淵冰戒臨履 高堂湯藥未曾離 况敢將
心望青紫舊時同學 總飛騰籬鵲雲鵬何暇比 願將寸草

報春暉只恐風燈漸危矣拜題尺素寄窮邊早向將軍乞
歸騎

送劉中寬

着君青絲鞭贈君黃金鈔五花驄馬白玉鞍送君去作
天門客五頭把酒歌驪駒索我題詩壯行色近來詩才苦
不多况羈塵鞅將如何偶揮健筆掃霜繭倒挽渤澥迴狂
波壯遊不可遏奮步天邊發輕帆曉駕鄱湖風扁舟夜棹
采石月鍾山秀色青龍巷九重宮闕紅雲中晴煙盡橋柳
垂線春風紫陌花連空 龍廷曉入拜
明主補衣忠誠心自許錦肝嘔出一萬字 丹墀獨對

龍泉集

卷之二十一

三

龍顏喜君今去雲路寬俯拾青紫胡為難酒闌歌竟不可
挽我亦逐風生羽翰

送葛溪劉鎮芳入閩省乃伯大使

山城十月草木折寒梅吐花白如雪征鴻叫斷楚天長行
人忽向沙頭別為言伯父久司征趣裝直指閩關行壯年
豪氣不可敵直與華嶽相崢嶸黃金欲贖未足羨但索題
詩送行卷男兒慷慨事壯遊焉能眷戀懷鄉縣關山迢遞
勞途巡幸途勝事何紛紜遠山高下曳殘照近樹在蒼碧
孤雲削風蕭蕭歲暮馬蹄應路關關路好呼斗酒洗離
懷咸籍風流尚如故

送黃九德歲貢

金鰲之邑如斗小亂山蒼蒼隔飛鳥縣門一水向西行民
俗頗淳公事少春風絃誦秀舍聞鼓篋來遊歌采芹黌宮
振鐸張與何梯航後學功最多前年秋闈二三友文兵盛
戰皆魏科黃君世胄舊簪笏泮水明經稱第一練囊螢火
動連晨手剔蠹魚長繼日此日溪頭晴色新送君去踏皇
州春錦囊新詩重於玉祖帳金盤行素鱗清尊飲酣棹將
發恨乏黃金贖君別治安有策早須陳勲名慎勿輸臯契
憑雲軒 鴻尹逢良題

橫溪主者逢良尹占斷閑雲卜深隱開軒揭扁號憑雲日

龍泉集

卷之二十一

四

與閑雲最相近蒼端雨歇春晝遲隨風冉冉來書帷墨池
分潤漲寒水朱簾落影迷晴暉主人開軒覽幽趣興逐閑
雲自來去雲依牕牖我依雲此際不知誰客主初疑大華
陳希夷一榻獨臥安不移如霄鼻息夢正穩

詔書不用封金泥又疑匡山李太白高倚雲松奇塵跡長
安花柳醉初醒細嚼丹霞嗽瓊液二公勝事跡已空憑雲
主人誰與同此軒若許共棲息即辦布襪來相從

溪雲深處為陳允成題

金鰲山水多奇狀芙蓉屹立三千丈清溪蕩潏地角西紫
華戍削雲頭上其中勝境亦無數溪邊更有雲深處希夷

仙子耳孫賢放神隱臥心如醉竹門深隱無塵蹤軒窓只
許浮雲同坐來已覺迷晚晝恍惚太古開鴻濛寒煙點作
墨黛黑朝日映出鰐脂紅飄如正練凝如葆蒼前滿貯何
曾掃仙翁心事了無干每擬乘之上蓬島清風一榻安如
山誓與天地相終老噫隱者之爲槩仕者之爲通哲人所
貴識時勢豈能固執而爲中吾知溪之揚波兮抵海雲之
爲霖兮漫空當今 天子混文軌未容吾道能終窮仙翁
之隱不可以長往吾當起翁之卧今乘雲而爲龍

用拙堂爲陳友昇題

紫葢之西芙蓉南陳家喬木高相叅中堂華扁揭用拙啖

後集 卷之二十

五

嚼與衆殊酸鹹莫邪干將足鋒鐔何如頑鈍辭陶躍小點
澆機巧更奇何如立心在淳樸石田春雨堪犁鋤芸意夜
燭宜詩書有時鼓腹復吟嘯此心非痴亦非愚山人仙去
不更有但喜傳家尙如舊塔前春早蘭芽新雲外秋高桂
枝秀吁嗟好事人共知卷中翰墨何淋漓我言太巧亦似
拙尙以此意相箴規

天台春曉圖

喬林雲氣晴機杼風光掩映相有無是誰筆力最蒼潤寫
作天台春曉圖遙峰吐日破煙霧紅光煥耀珊瑚樹滿溪
流水浸桃花風景多疑武陵路當年劉阮迹已仙至今高

踞如可攀素娥兩兩咲相向胡麻飯熟邀同食蹇予踪跡
羈塵鞅展圖已動尋仙想何當寄語山中人會騎黃鶴來
相訪

桃源春曉圖

桃花源裡春風暖旭日蒼茫照山半芳樹搖紅錦繡濃清
溪漾綠玻璃亂源裏人煙八九家家七繞屋栽桃花一溪
直入限幽勝伊誰遠致雙魚槎花裏相逢不相識爲說塵
中異今昔驪山金晷已舊蹤漢苑銅臺亦陳迹後來逃世
誰與倫鹿門携家亦有人羲皇已無葛天遠豈獨桃源是
避秦

後集 卷之二十

六

雪景圖

寒林蕭蕭木葉脫黃雲四垂天雨雪遥峰高下白嶙峋恍
似三山見銀闕野橋吟叟何清癯輕衫短帽猶騎驢縱有
新詩哦不得唇寒齒冷冰滿鬚沙頭亦有釣魚客盡把銀
花粧襖襖螢鱗不餌釣釣閉向把長竿傍冰磧何年此景
人間傳筆端尙帶天風寒吟軀抱病怕清冷不敢開圖予
細看

拜寄遼東

東遼迢遞連遼塞萬里嚴親隔滄海茫茫波浪深戎
馬蕭條鬣毛改痴兒去日能牽衣只今長大猶未歸窮荒

八月已霜雪風沙漠七勞驅馳鐵甲寒疑月華白蚩尤夜
捲邊雲黑憶別蹉跎二十秋華蓋醫無各南北故園喬木
尤依然亞風戟日枝相連祇憐慈母九泉去嬌痴失恃今
十年高堂尚有重闌老短髮蕭蕭雪花縞倚門雙目望歸
驂戎衣脫却還家早

題臨川周百戶武勝堂

將軍築堂名武勝將軍早歲名聲震胸蟠兵甲富十萬轅
門號令風雷迅邇時伍開敢陸梁將軍臨之威孔揚旌旗
牽風蔽白日鐵衣着月凝清霜指揮士卒如羊走斬俘小
試先鋒手殺氣初橫更掣旗凱歌欲奏先呼酒皇天問世

後集

卷之十一

七

產雄材五開一掃無纖埃臨川士女候歸騎五花驄馬大
邊回細柳營前卸鞍轡堂中春暖香風細鼓吹翻濤客滿
筵抵掌高歌不知醉方今天子昭文明四方奠枕無戰
爭將軍之勲不可與斯堂千古鬪高名

送黃立極赴春闈

五雲紛綠三山峙列周環弱水三十萬非駭車羽輪不可
越群仙事高居下撫濁世清煩熱顧人何顧也學仙欲上
蓬萊闕再拜見天帝天帝應喜悅仙家十二白玉樓放神
上下從更猶碧桃花燦燦林暖丹桂香浮金殿秋仙人爲
山流霞酒醉視人極寬如甌神龍敢發光燭七滄溟一躍

波清少大鵬南來超如輪扶搖九萬雲天小始知大器不
可偷眼前微么徒紛七請試鳩皇補天手坐令海宇回陽
春君今着鞭當道左攬袂欲留七不可明年亦欲事勝遊
解上蓬萊望余麼

畫松

前朝畫松宗章偃筆力不見人猶羨至今好事繼者誰霜
雪蕭蕭較清健喬柯偃走相爭雄恍恍素壁生長風青天
無雲雨不作坐看白日騰蛟龍枯梢老畫葉半脫尙疑雲
霧相纏轉墨池風雨在須臾能挽陽春轉毫末千年毛髮
何模糊海棠尙變徒噉吁不知何處會相識疑是秦時老

後集

卷之十一

八

大夫

京城顏總旗山生員獲譴從役相與遇于邑中與語
連日深有快意別日繫詩云

顏君壯年武且文昂如野鶴超羣長懷倒吞三峽水高
興直薄遏空雲系歲蜚騰究結史眼空編簡稽前古翻嫌
老守博士官仗劍從軍氣如虎角弓力健驄馬肥禁城塵
土勞驅馳孫吳細畧既已熟丘阿道義終不獲偶携王車
就道道不爲江山惡懷抱金釐溪上笑相逢玉樹亭七聯
晴吳片詞價重輕瑤璣慷慨一洗儒生迂街頭小酌共傾
倒縱飲不及泣天瞞壯懷磊落洗未得奮飛欲展凌雲翼

長風浩蕩天邊來吹起沙頭送行色男兒立志在遠大交
游聚散何足恠凌煙人物至今稱肯視功名如草芥長亭
送盡玉花驄不知何處重相逢平生有志慕三島相期定
在蓬萊宮

若洲漁隱

君不見上蔡東門思狡兔此日回頭嗟已莫又不見鄆塢
黃金高若丘達曙然臍火不休何如若洲釣漁者放浪煙
水輕王侯東風二月桃花滿春江春水波濤暖小艇搖風
竹菜輕肥魚墜釣銀花亂垂柳連陰日正中孤村遠致雙
酒筒腹腴斫膾味更永酒花入臉生微紅寄聲天上青雲

魏錄集 卷之二十

九

客莫怪鷗盟寒不得欲識高情何處具長笑一聲天地窄

紫荊堂引

鰲溪佳士元龍後森森金玉賢昆友紫荊新揭扁高堂田
眞勝事今重有曩時異產已十年高堂慈母猶蒼顏諸郎
更迭盡孝養綠衣繞膝春爛斑孔懷誼重鍾怡樂擬將財
產仍重合焚香啟口告皇天要使忠誠動寥廓是時九月
霜風交干林木葉寒蕭蕭槎牙荆樹老堂下殘籜欲盡枝
翹翹皇天雖高豈無耳枯木何情動人意簾端獨轉一枝
春蘿上新花耀紅紫鄉人惟見喜且驚滿堂賀客聯簪纓
頃荒迭奏慈母喜看花把酒多深情君家兄弟眞孝篤從

此聲名遍鄉曲郎官作記抵兼金廣文揮翰輕奇玉君不
見江州陳家富且蕃至今江州稱義門斯堂孝友永不替
鰲溪也是江州陳

送張希文歲貢

六龍輾空疎雨歇柳花點點飄晴雪雙飛語燕似留人臨
風把酒難爲別曲江公子才且賢橫經泮水過十年青編
蒐獵蟬蠹盡綵毫揮洒驚鳳鸞萬丈文光凌碧落至寶由
來謝雕珎銀河一派接天流蜀錦千箱向江濯勝明鳥狀
不可窺筆端奪得造化機况逢 天子尙文治一朝薦剡
登 王畿登王畿幾千里牛渚晨開發棹歌劍沅晚泊收

魏錄集 卷之二十

十

行李彭蠡平湖繞一臂指日攀龍到 天關萬國衣冠絡
繹來九重樓觀參差列曉排閭闔進琅玕金爵無稜落殘
月鳳凰池裏熬水澤他日相思兩地心丈夫不川惜離別
勗哉好和南風琴

牧隱

千山萬山風雨急襍褻髮身頭載笠牛羊未歸行步濺平
坡廣原春日暖竹笛橫風曲三換牛羊散牧青莎短天時
不同苦樂異求牧與芻須力致南山白石莫與歌屢屢五
穀非吾事羅君牧隱羅山麓冲澹無營無不足牛羊茁壯
近何如我有新詩求致牧

寄長史時中拜御史

蓬萊宮闕何縹緲，崑崙閤闕紅雲表。金銀燁耀千門開，虎豹轟張牙爪。聖人垂拱昭文明，鳳凰來儀天下平。風雲接地起幽側，鼓中飲得皆豪英。蕭侯磊落，天門客早。歲蜚聲抵圭璧，文光夜燦壁壘明。劍氣寒冲斗牛白，我皇深意憐頗傾。却淹驥足來山城，丘林枯槁化雨滿。幙府案牘霜天清，鸛書吹薦何旁午。長材重選歸烏府，九重宸職如有遺。五色文章倩禪補，龍廷拜命承恩光。繡衣綈豸沾天香，想當驄馬督郡處。關河草樹皆風霜，丈夫立身在顯達。忠孝聲名願無缺，秋來亦欲事勝遊。好還佳音

穠線集 卷之二十

十一

報塘關

畫竹

吳興畫竹天下奇，千金萬金抵一枝。寒泉溜石不復見，雕蟲木葉今數誰。近來李生最蕭洒，霜毫爛熳猶能寫。權君屏障生光輝，展玩臨風覺無畫。黑風吹雨天陰，淋漓林春意何蕭森。湘娥對泣淚成血，寒聲盡作蒼龍吟。山城車馬爭馳驟，寸根欲種杳無有。何當置我渭川濱，黎杖寧辭日水觀。

又

我來鰲溪春晝長，主人領客同徜徉。高堂茗飲未離掌，展

圖却示雙簷簷翠葉，長梢鬱相向。颯颯秋風起，屏障蛟龍落。影滄海邊，翡翠搖搖陰碧雲。上淇園如簣人共傳，何如此圖三兩竿。山陰子猷宅邊種，何如主人圖裡看。平生此君有深契，那惜揮毫寫新句。但恐詩成險語多，朗吟驚破湘神耳。

穠線集卷之二十終

穠線集

附南行紀詠

序

南行紀詠者吏部主事樂安蕭君儀三山陳君良之所作也二君俱以才學見擢用坐事謫南交既出都門自潞河泛舟而南由汝水踰彭城渡淮涉汴而上凡道途目之所觸及其朋友故舊之相過有感於心皆於詩發之凡百餘篇未至中途復被命追還至是蒙恩得還官二君既喜不自勝思盡職以報於上也因其所作示余余受而讀之愛其詞和平溫厚有古詩人風雅之遺意間時發於感激以致其忠君愛國之情聽慕不忍忘之意皆有

序

可喜者余以為此殆不失其性情之正者歟蓋古之君子或有行後其憂忠之所激發多徘徊顧念思懷思寵欲去而不忍凡若此者誠其情之所在有不能以自已也今二君之所作其亦有幾於是乎故其發於情著於思見諸篇什無非其所思念在乎此也是宜其有可取矣今者又蒙聖恩復其職任則其感激思念之所存且常見之於行事竭忠效智以盡其報于無窮誠若是焉則其和平溫厚之氣豈特于其歌咏而已哉故書是說於篇端以竢其驗於他日
永樂辛丑三月五日翰林侍讀兼左春坊左中允鄒繹序

附南行紀詠卷之一

樂安蕭 儀德容甫 全著
長樂陳 良甫

口占呈同舟留守李指揮浩同僚陳良甫
孤舟萬里別行色繞南天 恩許蠻邦謫心常 魏關懸
數家臨水市百丈上流船坐喜晨暎好河魚白滿筵

和

迢遞南交路蒼茫海外天防身孤劒在懸關寸心懸以
我無家別同君去國船 聖朝無棄物寧肯忘蹄筌

舟中病起呈謝李留守陳從時

蕭儀

南行紀詠

卷之一

失意出 金門蹉跎事行役 君恩浩如天罪重容違謫
潞河理南棹蒼茫水天碧窻虛入海氣高眠傲雲日陳君
含香仙於我舊同職頗無芥蒂懷曠達情更逸况逢李將
軍好古心莫逆儒有子房風傳寃元凱癖意氣各殊絕肝
膽共披瀝開譚每掀蓬對酒屢促席或看如登仙未覺是
去國夫何命多屯遭疾惡莫極呻吟夜無眠嘔咽盡輟食
走黃如染板抱熱若就炙配顏橘成灰豐骨瘦東櫟存生
寧須與去死無咫尺二公有高誼視疾連昏夕循方自調
餌究症親切脈枯楊再生華實自東風力昨夜清寒多高
排歎天翼得非忠愛姿未能忘疇昔因歌據壯懷為公增

感激

和 改一韻

陳 艮

戚戚出 都門悠悠嘆行役川原曠且紆荒草萎以碧桑
柘閑青煙楊花蕩白日旅懷方鬱陶形骸苦拘繫胡爲遽
愆尤暴起傾滑職以茲懷其棲丰神何飄逸味道窺聖賢
讀易究順逆林壑諧賞心煙霞成野癖闔閭初芳秣蔬食
厭遭瀝顧慚願外趣不屑思割席中年逼薦舉蹉跎滯
京國一 命屬銓衡迂卑望已極屯蹇敵榮名失路無棲
食斯文共憂患幸此得親炙挺特美柏松支離愧樗櫟論
議穿溟滓村權中衡尺共忘放逐懷笑語連朝夕聽

南行紀錄

卷之七

二

關意懸懸思家情然已異物在江濱終藉舉手力所期鵬
風遇後肆冲霄翼雲端表羽儀氣態宛如昔因歌達二公
寸忱永相激

沛縣

陳 艮

泗上駐征橈雲山四望遙風臺已衰歇炎祚久沉銷湯沐
今誰主衣冠屬 聖朝興亡不堪論落日商飈

歌風臺

陳 艮

悵望上高臺悲風四面來遺墟留宿草古砌長荒苔雲去
碣山在河流泗水迴殘碑字磨滅讀罷一傷懷

沛縣

蕭 儀

芒碭雲氣來素靈中夜哭揮劍驅群雄橫驚椅秦鹿叱咤
海宇清還歸欵鄉曲酒酣歌大風英猛古所獨我來欽前
烈倚棹訪遺蹟高堂有故基荒草蔓以綠穹碑老蒼煙摩
挲更長讀隆準去已遐屠敗紛馳逐回瞰清泗流悠哉想
湯沐

呂梁

蕭 儀

石擁河梁險雙洪勢欲投喧騰走雷電噴蕩聞蛟虬晚市
張燈散晴波湧月流篙人請水性盡夕放行舟

和

陳 艮

填海何年石神蹤尙此投衝波驚亂雪靈窟舞潛虬月漾

南行紀錄

卷之二

三

瓊瑤碎天傾河漢流喧喧駭心目無計下扁舟

黃河

蕭 儀

孤自崑崙出津從淮泗通齊橈防急浪掛席得微風屢譟
澄清頌難忘滄鑿功朝宗同此念回首 五雲紅

和

陳 艮

浮槎訪牛渚迷復未能通今渡黃河水吹乘素浪風澄清
泰符運排央仰神功三首瞻幽冀蒼茫夕照紅

雙湖

蕭 儀

去 國三千里重回雙社船南來帆蔽日西望水連天島
樹叢新霽人家起遠煙孟城渺何許目斷夕陽邊

和

陳良

客行貪利涉夜裏泛湖船月出消清露波澄漾碧天候亭
明遠火爐里見孤煙去國哀王粲鄉心落雁邊

寄吳工部汝芳何教授雅言

蕭儀

水部名聲衆所推王門賓客更稱才日邊分手偏多
感江上離腸每九迴山入暮雲迷北望雪銷春水盡南來
便鴻早報佳消息應有炎煙變死灰

題餘干程全德小景

陳良

茅屋邊江次幽居趣不穠苔生春雨壁松掩夕陽扉鄱水
澄清練堯山簪翠微客中閑看盡應憶薛蘿衣

南行紀詠

卷之一

五

和

蕭儀

遠岫雲歸盡空庭客到稀平沙留野艇高樹隱巖扉一自
登青瑣多情夢翠微丁寧越溪水歸待製荷衣

又

蕭儀

重疊樹杪樹微茫山外山川平流水遠天濶白雲閉絕境
人稀到高林鳥自還扁舟故園思飛繞畫圖間

和

陳良

花源回碧水茅屋擁青山人在清暉裡庭空白晝閉潮生
江島沒林漠洞雲還遠意應千里同歸咫尺關

又小景

陳良

登嶺峰巒勢欲摧茅亭低近水邊開山腰雨過雲猶濕百
道泉聲天上來

又

蕭儀

白雲亭上晚涼多越水無風也自波煙樹微茫鄉夢遠梅
巖依舊碧嵯峨

喜程全德有閑居之樂

蕭儀

閑岍烏巾髻已綠市朝清隱正相宜東西庭院無人到開
遍碧桃花滿枝

采石送別李晉守二首

蕭儀

蛾眉亭下錦帆開橫槩臨風酒一杯萬里功名應得意

南行紀詠

卷之一

五

五雲深處待君來

路入分茅瘴已消道傍銅柱漢時標伏波勲業公能繼三
尺龍泉氣正驕

又

陳良

將軍英氣耿雙眸文武才兼管樂儔此別不須增感慨看
君萬里覓封侯

蒙恩召回留別太平徐知府

陳良

遷人萬里向交州姑熟山川得暫遊載道頌聲稱父母專
城德業屬君族封章已喜天書召別句今爲地主留他
日相期何處好追隨環珮鳳池頭

又

東朝謝贊人裴英作郡今看五馬榮
白屋人閑無犬吠黃堂吏散有禽鳴
春風露冕親行部曉雨停車自勸耕
青眼最於遷客厚敢將子墨寄深情

復槐堂

陳良

雙槐何年植垂蔭草堂前方春舒
密幃五月聞寒蟬颼風一夕起老幹
因摧顛愛茲萌蘖生挺挺復條鮮盤
根據厚地柯葉凌青煙竝立百丈齊
視昔犹堪憐名門衍世澤流慶何綿
綿與懷春前嫩述德垂嘉言有德則
必昌物兆豈偶然三槐王晉公百世
稱其賢勗哉事培植青紫與之肩

南行紀畧

卷之一

夫

太平潘教授池亭宴集

陳良

池上餘輝城頭度疏雨金風振林柯
涼聲滿庭宇何以慰客懷清談對樽俎

次韵留别潘徐二公

蕭儀

迢遞南交踰萬里誰憐遠謫獨銷魂
崎嶇客路逢賢友浩蕩恩波感至尊
江上回舟秋瑟七城頭寄別草紛七
浮萍滄海渾無定目對西風整一樽

填上和陈貫道留别

陳良

填上收殘雨墟頭酒一觥萍蓬無定跡
金石見交情共惜身為客分携淚滿
纓母煩苦相憶竟想賴仁明

和

惜別難分袂傾懷更盡觥艱難傷往事
香戀感深情理棹偏懷土臨流欲濯纓
江湖相憶處後夜少微明

和趙季攸留别

陳良

樽酒相逢論舊情歡娛未盡復離程
南徐江水澄空碧北固山窗入望青
寒信已隨秋雁至曉冷每聽曙鷄鳴
人生那似身閑好碌七浮名未足榮

和友人留别

蕭儀

青霄失路暫傷情祇召重嚴北止程
自嘆蘓秦裘已敝喜逢阮籍眼偏青
雲開河漢雙星會水滿江湖一鴈鳴
後日

南行紀畧

卷之二

七

相思重回首五雲深處是神京

附南行紀詠卷之二

樂安蕭 儀德容甫 全著
長樂陳 艮甫

龍河

龍河倚棹問長安
江北江南一望間
丹詔遠從香漢落
蕭衣不染瘴煙還
海門潮滿天連水
瓜步風來浪拍山
自分全生無補報
奔波敢避道途艱

和

蕭儀

孤棹頻移泊未安
驚濤洶湧滿江間
逐群水鳥自來去
輕浪野航相往還
鍾阜雲平連紫禁
海門潮落見金山
北

南行紀詠

卷之二

歸總謂承 恩厚敢向江湖噴險艱

通江橋夜泊

蕭儀

通江橋下秋宵冷
寒月流輝碧空淨
樓頭戍鼓過三槓
孤客不眠驚夜永
聽關懷鄉無限情
滿江風浪搖孤艇

儀真

陳艮

高城依廣陸名鎮
古真州閣臨邊江
驛河通上堤舟雲
開鍾阜曉潮落海
門秋南北看無限
車書達四周

和

蕭儀

孤城當大縣一水
隔神州海近潮平
堤回樹隱舟人家
如舊日客棹入新
秋北關今三上星
霜歲幾周

揚州

陳艮

禹貢揚州域東南
當一隅衣冠今盛
日城郭古雄都
瓊觀摧花樹迷樓
委草墟停舟懷往
事灑酒酌平蕪

和

蕭儀

維揚形勝地一水
抱城隅路要舟車
集時平士女都
瑤花無故樹梅閣
失遺墟煬帝經遊
處荒煙長綠蕪

孟城

陳艮

維揚晨發棹盡日
至高郵萬室孟中
坐孤城水上浮市
居無積貨湖菜有
漁舟不見知音者
令人憶少游

淮安

陳艮

南行紀詠

卷之二

客行經大郡吟眺
上高臺重鎮東南
圻黃河西北來舟
車天下集市肆水
邊開因讀平淮頌
臨風一快哉

又

蕭儀

淮陽稱盛郡富庶
屬清朝萬舸穿橋
過雙城對海遙朱
樓臨綠水寶塔跨
青霄不盡登臨興
凭風眺落潮

淮安道中述懷

陳艮

我昔造天關候關
聽天鼓群仙森會
時意態何容與宴
樂及良辰謂言長
若此片辭失所欽
委身汨泥滓白日
忽

同光含煦煦枯死
目慰衰疾容未脫
樊籠羽扁舟上金
臺風濤滯淮楚鴻
雁時南翔河流日
東注玉露下平蕪

菰蒲委芳渚感茲懷往程 宸京渺何許戀 闕有深情
全生仰 仁主

和

蕭儀

北風緩行舟土囊日披鼓揚帆爭後先榮纜相彼此後退
勢則然欲進力不與支流夾汀沙洑浪湧泥滓野曠天字
清秋高草木死躍鱗翅上流賓鴻奮南羽航汶未經齊歷
沛繞辭楚遠 召敢寬容嚴行莫倖注輶非風來儀愧似
鴻漸渚啣 恩骨已銘報效心自許與言托同寅協恭佐
明主

下邳

蕭儀

南行紀錄

卷之二

王

坐厭孤舟窄沿堤步履遲擊鮮傷數罟剝棗折高枝望岳
懷東魯看山識下邳北歸心正急風浪故相欺

和

陳艮

一望新安驛舟行上水遲井梧飄露葉嘶柳折風枝全壁
懷歸趙投椎想匿邳流離仍撫節吾意敢天欺

新安道中

陳艮

輓舟行泗水逆浪又衝風艱阻憐孤客羈危恨短蓬倚宗
青謁外瀛島形雲東安得冲霄翼高飛欵 九重

和

蕭儀

遠樹留殘日平蕪起夕風岸蘋存半屋沙渚泊孤蓬客路

金臺北鄉園寶蓋東懷親燕戀 闕倚棹意千重

魯橋

陳艮

昔日黃河水馳波此混同今看汎濫息永賴決排功濟汝
雙流合汴淮一派通病軀淪約束來往任孤蓬

和 改一韻

蕭儀

百丈難牽挽危桑力同河移故道在開險怒濤春夾岸
居民集墟墟賈客過任城看漸近駐目久掀蓬

魯橋道中

陳艮

迢遞望任城掀蓬喜晚晴漁人千網集買客片帆輕戀
闕丹心在思家白髮生狂歌對鷗鳥何日結幽盟

南行紀錄

卷之二

四

和

蕭儀

碧漢澄秋色斜暉轉晚晴樹間茅屋小天畔布帆輕遠道
憐孤客高風羨兩生如何出處異深愧負心盟

任城

陳艮

古城臨水崑新市傍河斜不見風流令惟多貨殖家舟經
天井險路指 帝京賒出此漸夷坦雲霄與未涯

和

蕭儀

擾擾勞行役停舟日未斜綠城合二水近嘶列千家客路
南水遠 神京北望餘鄉園何處是漂泊歎天涯

過天井剛別韓司樂

陳艮

前防呂梁洪今踰天井關艱險從此辭朋簪後來盡縱意
樓安平馳情望闔闔木桃有深懷未返璚琚荅

濟上望曲阜

陳良

闕里寅東望蒼七百餘廟堂千古祀聖嗣萬年居謁奠
達今願羈縻恨此軀尙資神化力一爲啟昏愚

和

蕭儀

欽聖懷東魯臨風引領餘因憐萬里謫非學九夷居方策
綱常訓丹青哀冕軀邾邾狂簡性不似子羔愚

彭城

陳良

戒舟上呂梁駭然心膽慄板流躡百尋躍浪瀉千尺幸矣

南行紀詠

卷之二

五

免傾賴所賴人力集及茲彭城下復觀洪流急衝波激雷
霆泛漲漫河石涉險寧敢輕去危猶惕息垂堂古人戒艱
阻今予歷茲邦水陸衝公私久紛劇商賈持貨貨桑田曠
衣食當年楚霸分恃險此經國雄豪骨已消山川惟往昔
弔古涼風前煙綿秋草碧

又

蕭儀

清曉發呂梁解纜昧始曙遙峰續早曦衆草委秋露顧念
僮僕勗挽棹力迴遡亭午次彭城河洪正奔注勢決天漢
流聲挾雷霆怒舟輕不戒險中阻始悔慢幸爾免傾沉寔
賴衆力助寧區人清謐富庶列萬戶懷古訪群雄同轡但

如故瑣尾奚足論勿用傷類慕

濟寧開

陳良

濟水接開河慮洩多置閘任城與天井上下互關園水漲
畏傾危陸走困塵塹朝噴不追飽夕寢那得帖辛苦何足
論惟慙乏禪答

開河遇風

陳良

半秋常苦熱此夕北風號行旅船歸塢居民屋捲茅穿林
掃殘葉拂石觸驚濤水宿應無寐寒侵白苧袍

和

蕭儀

泊船風正急舟子苦呼號亂舞千林葉斜披兩旂茅天空

南行紀詠

卷之二

六

掃氣霽河小減波濤稍覺新寒重採囊得粗袍

安山驛

陳良

河流爲下順船苦打頭風未快揚帆志還知上水同秋聲
生古樹寒色逐飄蓬矯首瀛洲路樓臺杳靄中

和

蕭儀

河分下流水船遡北來風白屋幾家在黃蘆兩旂同鄉心
隨夕鳥身世轉秋蓬來往渾無定悠悠感慨中

荆門道中

陳良

荆門日夕起秋風客路艱危與子同阮籍猖狂終自悞叔
牙交契爲情通河從濟汶分流下山入青徐一望中羈旅

北來多歲月鄉園南去少鱗鴻

和

蕭儀

斷蓬飄轉逐天風多難惟君出處同
既謂蠻邦成共往那知雲路復能通
羈懷牢落秋江外行色蒼茫夕照中
莫向滿時噴乾沒尙堪奮翮附演鴻

章秋

蕭儀

來時縹緲兼多病今日生還豈偶然
兩岸蘆花秋色裡孤村流水夕陽邊
天連冀北頻回首晚入章穉未泊船
惆悵不堪論往事斷鴻嘹唳度孤煙

和

陳艮

南行紀詠

卷之十一

七

一別家林久未旋那堪遠謫更凄然
祇言萬死投荒裔誰料全生逐日邊
紅樹夕陽臨水驛白蘋秋雨下流船
却憐不及南歸鴈作陣高飛海上煙

青陽道中

陳艮

旨酒性所惡常飯亦減食微疴近切體
強忍扶衰顏況以事羈束往來多苦艱
崎嶇歷險阻沿迴遡波瀾賴茲同寅好
論文結心歡引領陟隆阜襄開縱遐觀
霞光逗洲渚日影浮岡巒野曠雲物古
秋高天宇寬山河可窮賞凌風無羽翰
駕言旋大隱棲神以永安

和

蕭儀

扁舟晚未宿解纜晏始食祇後不遑處
辛苦無好顏事謬每前梅數奇多後艱
知命且安土味道只觀瀾藏六果何感
挾乙未爲歡冥心了齊物得喪同一觀
鳴禽集高樹歸雲息層巒品彙果自適
天地豈不寬赤霄有鳥道尙可縱遠翰
圖南待再展簪樓非所安

晚入臨清

陳艮

听明留夕景舟淨掃秋埃掛席隨風去
推蓬待月來夜光漁火遠寒色雁書催
窮達何須論狂歌酒一杯

和

蕭儀

落日秋江上空明絕點埃水繩淇衛去
舟出會通來已覺

南行紀詠

卷之十一

八

功名薄空驚歲月備故園三載別又負
菊花杯次臨清蒙劉僉憲士哲與貳尹
子宜相過賦此以寓感慨云

蕭儀

半江殘日漾清波開口收帆泊衛河
羈客愁多秋正苦故人情厚晚能過
霜嚴柏府空名在風滿松庭尙自哦
相見不須論出處明朝更奈別離何

和

陳艮

一生蹤跡任奔波此夕扁舟宿衛河
鴈送寒聲秋已半樹移涼影夜將過
單衣應怯臨風坐秀句偏宜向月哦
柏府清名今在耳松庭佳興近如何

發甲馬營

陳良

昨發臨清渚今辭甲馬營河流千轉曲所址兩邊傾飛馬
求南侶行人促北程梁庄纔已過又望廣川城

和

蕭儀

利涉無遠處臨危每屏營舟行水逆走河轉岸欹傾好古
探遺跡題詩紀去程祇慚成癖性稍詫五言城

次景州泰謝呂文質先生

蕭儀

鴻鵠飲遠翮奮斯奮弱翎勇退既自適強進非所能惟昔
髫髻時交人已蜚英懿行力惇古魏科早登榮百里試小
割大刀終歛矧顧慚忝朝署名爵徒牽榮青真一失墜

南行紀錄

卷之十

九

抱疾促南征艱危竟誰恤軫念荷深情孤眠寒淮雨長嘯
楚山晴殊恩忽中降復嚴北上程良晤欣再接離恨終
與并峨江上山泛止水中萍行息趨各異有愧戒騎衝

又并序

陳良

呂南樂有德聲先以事去職籍置古條今春三月予有
南交謫道過安陵因僚友蕭德容乃見之時德容疾亟
南樂軫念之情百為周至獲乎朋友者如是餘可知矣
今蒙恩召還德容有作用繼其言以伸悵惘云

秋春發潞河仲秋還廣川榮枯應候改炎涼逐時遷零露
傷碧草淒風息玄蟬撫景興長嘯傲人隔遠天古條今耕

稼南樂舊隱絃異鄉苦食力故里空田園念此不堪憂守
道恒泰養良玉惜韞櫝明珠慨沉淵神光寧久闕終看燭
九玄

墨菊 景州南樂題

陳良

吳絲半幅寫寒英染得西風玉露清老圃秋容空入夢一
枝相對不勝情

又

蕭儀

五斗全拋不掛懷西風危坐看花開古條也似柴桑里只
欠南山對酒杯

桑源望景州

蕭儀

南行紀錄

卷之十

十

鴈塔聳高標行人指古條荒煙迷佃牧殘日隱蕩蕩墟里
數家近城壕十里遙亞卿今不見墳止草蕭蕭

偶得

蕭儀

鏡裏驚新雪途中遇早霜囊空從肉賤衣冷少綿裝商賈
非吾事文章祇自藏能耐今日願安用後時揚

寄陳中書思孝李狀元驥陳給事琦

陳良

追通瞻京闕金臺紫翠間故人霄漢立遷客夜郎還未
倦鷄鸞伴空瞻鴈鳥閑期將流水韻妙契伯牙彈

和寄

蕭儀

往事那堪論炎涼頃刻間才疎甘遠斥恩重許生還

禁地黃門近詞林玉署閑應憐其命鳥塌翼更驚彈

述懷

陳良

天涯流轉一身存野水孤舟幾夕昏始謂四方能有志那知五十已無聞關河雲盡飛鴻急原隰風高落葉紛擷景不須增感慨古今人事有亨屯

和

蕭儀

病髮蕭疏舌存內風弭棹又黃昏殘砧數杵帶愁聽斷鴈幾聲和夢聞碧宇涼雲秋渺渺白沙晴月晚紛紛江湖不用偏多感已分虞翻骨相屯

長蘆

陳良

南行紀錄

卷之二

十一

長蘆今勝地民土甸邦畿海近魚鹽富田空黍稷稀水光浮晚市幽氣入秋衣來往心應碎愁吟對落暉

和

蕭儀

滄洲古名郡況爾在王畿歲重霜花白天空野樹稀人家秋近水海氣晚侵衣擾擾江湖者停舟又落暉

直沽

陳良

潮汝自昏晨風波往來頻孤城當海戍二水合天津晚市魚蝦賤秋蔬瓜芋新異途從此遠早晚上楓宸

和

蕭儀

直沽重弭棹北上不辭頻萬壑皆通海孤舟屢問津蟹黃

秋水落齒白早霜新翹首神京近紅雲接紫宸

河西務

蕭儀

人煙通燕趙之勢統長河耕耨農家少屠沽客肆多郊原浮霽霽野水漾秋波懸關心應急扁舟向晚過

北京

陳良

山擁居庸翠河榮潞水流岩峩龍鳳闕壯觀帝王州東邑光周業西都盛漢謀聖皇稽膺算萬古匹鴻休

和

蕭儀

北設居庸險南通潞水流天文應人馬地勢壯皇州景運三堦泰不圖百世謀聖皇宜壽豈永矣荷天休

南行紀錄

卷之三

十一

題王宗泰小景二首

陳良

錦樹千章茂花源九曲回溪山太古意劉阮不曾來大雪漫溪谷寒光徹玉霄扁舟垂釣者不覺落江潮

又二首

蕭儀

山中夜來雨嵐氣入虛幌無人出門望春流已應長茅庭老秋風野艇載寒月豈無扣舷歌良宵共誰發

金臺獄

陳良

幽室釀秋慘悠々恨長更饑饉人肉鈴柝無停聲坐此縲絏苦莫伸愛隱情皇恩屢宥死云胡不獲生蹙額向誰訴臯陶在虞廷

和

蕭儀

榮枯如浮雲衣狗易變更接簪就桎梏忍作愁痛聲昧劣
自速咎宜易得其情園扉莫深閉 聖德誠好生微玷倘
不累尚可實 明廷

南行紀詠卷終

子已承

卷終

卜三

附節烈贈言

傳

蕭節婦者樂安蕭體仁之配也姓張氏年十七時父與弘
擇士族蕭自新敦厚好禮讓治家有法其幼子體仁聰敏
有志操可妻也遂以歸之元季兵興所在鮮克安堵歲甲
辰蕭闔門避地於南鄉之石家山倉卒寇至長幼咸亂道
節婦惶駭失據為賊所虜驅迫以前張曰有死而已寧肯
就賊以求生罵不絕口賊知不能屈即以刀截其髮乃斷
其頸仆積屍中賊退其兄張原良與體仁往收殮之視其
創纔半頸骨微息僅存即昇至巖穴間求善藥傅之旬日
節烈贈言

乃蕪時年二十三至今創痍深可寸許吳元年丁未三月
體仁卒子嚴生甫四月張鞠育教誨比長擇流溪董司訓
叔文之女配焉嚴年十九坐事戍遼東且行念有母不得
終養即日蔬素誓不見母不復御酒肉後二十有七年果
抵家節婦尚康強無恙先是嚴往戍時孫儀纔二歲張與
婦董撫之盡恩意既而董又發張然發居紡績織紉以
供衣食與儀相依為命延師以訓迪之儀少長知以艱苦
自律學問頗有聲有司累欲辟之張輒涕泣曰兒既不逮
養孫又不能侍老身果安所托乎聞者憫心由是得免及
嚴自遼東歸張喜謂儀曰而父歸吾死有所托而盡思顯

揚以無負吾撫汝之志吾將含笑入地下矣永樂乙未儀
以詩經登進士第授吏部文選郎張年七十有九猶獲薄
祿養嗚呼張氏撫一門兩世之孤仁也秉臨死不可奪之
節義也仁且義其德不既盛矣乎昔唐奉天寶氏二女有
死難之節而未及平撫孤李密之祖母撫孤矣而未聞其
有死難之節然則張氏其具美矣

奉訓大夫前國子司業趙府右長史里人董彥述

曾烈贈言

二

元氏踐華兮運祚將更腥膻雜操兮亂瀆天經干戈搶攘
兮四海沸騰臣民失職兮蒼生靡寧時江右兮荼毒是擢
剽竊剪屠兮村落震驚端人正士兮屈辱勝節義墮奪
兮穢德罔懲噫蕭母兮懿行夙成秉素志兮凜若霜冰際
顛沛兮悍暴悲陵冒白刃兮濺血捐生隕絕復甦兮際我
文明良人繼沒兮才立斃亡撫弱息兮以讀以耕勤婦紅
兮以嘗以蒸柱臺掩鏡兮柴扉簾窗寒窓寂寞兮機杼空
鳴天道報施兮匪徒其亡子克家兮詩禮是承高堂鶴髮
兮享茲遐齡喬木森森兮蘭玉塔呈賢孫文采兮超邁時
英掇科躋仕兮顯耀 明廷世澤綿亡兮曾玄繩亡名昭

太史兮永傳休聲

榮祿大夫太子少保荆南楊 薄拜書
鄉關擾擾起風煙一點蘭心鐵石堅血汚綠鬟塵不染照
人清節至今傳

禮部尙書華亭李 至剛拜書
刃接軍忘死身全不愧天良人仍蚤發孤節晚逾堅機杼
寒窓寂桑榆暮景懸陳詩垂世範媲美柏舟篇

武英殿大學士永嘉黃 淮拜書
永樂庚子冬余以秩滿書考 行在吏部同郡蕭德容
氏問持其祖母節婦傳見示予伏讀感嘆節婦當元末

曾烈贈言

至

之亂借其夫體仁避兵山中倉卒爲賊兵所劫節婦罵
賊不屈賊怒以刀截其髮斫其頸幾死賊退其夫昇置
巖穴中以善藥傳傷處人乃獲甦節婦今年八十餘其
夫與子皆先卒德容由進士擢主選部事養節婦盡孝
敬當世之能文辭者論議其美以昭示於後予忝鄉末
不敢以蕪陋辭謹題其左方使世之爲類人女子者咸
知勵節婦之行則風教庶幾其益隆也

丹心烈亡秉幽貞濺血猶聞罵賊聲當日只知甘就死此
身寧料復全生空山白刃痕猶在故國高堂歲薦更淑德
固應天有報 清朝幾見被 恩榮

承德郎國子司業郡人吳清拜書

節婦于歸屬妙年偶逢兵亂得生全奮身殉義死不顧折
首復蕪生可憐令子遠行終見母賢孫高第早登仙欲將
金管書佳傳贏得芳名萬古傳

中書舍人錢塘韓驥拜書

空山黑賊屠青年濺血從教污綠鬟白刃無情甘死去皇
天有意竟生還夜聽月色勤秋織曉鏡霜華老故顏爲愛
此心堪勵俗欲題清節遍人間

浙江憲使池陽柯通拜題

卓哉蕭節婦風行自天成但欲崇貞操何曾計死生孫能

節烈贈言

四

榮祿養子得遠歸寧俯仰真無愧昭昭著令名

賜進士宜興黃時拜書

摧剛尚可折涅白尚可淄維彼蕭氏母持操不可移伊昔
初嫁日間里生瘡痍盜賊蔽原野竄伏無安栖一旦罹白
刃寧死不受欺委身巖穴下微息僅若絲皇天聰貞獨更
生免顛危方當脫虎口痛定思痛時良人忽歸往嗟七泣
嬰兒兒大畢婚娶足以慰孤發不意遽遭讎從軍遼海涯
更無養功親幸有孫抱持孫年甫二週萱花復凋衰惟存
母與孫壽命更相依間關竭志力勞瘁甘自隨孫今擢科
第母亦登期願終焉食其報流慶無休期千秋百歲後介

德奚容舉

永樂己亥秋余寓南莊董先生所先生作節婦傳初藁
多所點竄別脫副藁未半而先生倦於書予請代其半
筆時八月朔旦也又四日先生已捐館矣先生濱於死
而猶拳匕立言以彰人之美是可見其好善之誠矣因
作節婦詩并識其事云是歲九月既望

奉訓大夫工部員外郎同里吳汝芳拜書

節婦屬賊而賊刃之得死所矣微息不絕旬日後生殆有
神物相之歟復生三年而夫亡人而夫之遺胤始育厥宗
遂以不墜節婦亦眉壽康強撫孫曾而享祿養其節義之

節烈贈言

五

報歟自光嶽氣分人無全節無而有之天地贊歸焉可誣
也於乎休哉

吏部驗封主事南海鄧勳拜書

謂天無知耶胡爲賊斲節婦既死而後存謂天有知耶胡
爲禍酷烈於節婦之門子以天死於後夫以天死於前慨
苦節之難守念娶婦之誰憐嗚呼天享節婦以年必昇以
孫曾之賢此天之所以爲天

蓋聞福善禍淫天道然也間有不能如所言者使人
竊有疑焉茲因節婦之事書此以祛所惑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編修長樂陳洪洗拜書

予與臨川蕭君德容同官文選僚友之義甚相契合嘗叙問其親親事德容貌感氣恐不可發言獨出國子司業董公所撰其祖母節婦傳以示予伏讀再四知蕭氏之門雖連蹇於難而夫之義婦之節子之孝隨是以彰也抑履安常者其事易處危變者其事難節婦之抗賊就刃死而復生夫亡保子子離育孫人情爲至難也而節婦能之故天畀節婦以壽考有其孫之賢讀書爲名進士以文章顯用振厥家聲此休其否于前而修其泰于今與後也

承直郎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長樂陳良百拜題

節烈贈言

太

節婦坊對聯

兩字綱常欺白刃
萬年肝膽照青天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永豐湖西羅倫拜題

附孝行贈言

行狀

處士蕭公諱巖字伯玉撫州樂安山灣人也始祖宋鄂州大守原章自吉水螺溪白沙來徙于蕭坊八世自蕭坊徙於山灣者曰國泰也以春秋教授鄉里號大溪先生曾祖晉軒祖自新考體仁母張氏處士生四閱月而孤母夫人鞠之幼卽聰敏嗜學稍長博涉經史識見邁老成人前武昌府儒學教授董公叔文見而悅之選爲子婿年十七以戶役走京師還母夫人喜曰吾兒能了公家事吾事不足憂矣未幾以註逮謫戍遼左時洪武丙寅處士年纔二十

孝行贈言

行狀

一

子儀適二歲處士臨行慷慨囑孺人董氏善事老母撫弱子吾歸有日也比至謫所安貧處困未嘗怨嗟稍暇卽親簡冊耽吟咏以自遣邊帥知其溫厚有文賓致爲子弟師歲時餽遺甚厚處士悉以奉賓客周貧乏囊貲未嘗有餘蓄念母老弗得躬養飲食誓不御酒肉留海外二十七年承樂王辰始得便南歸母夫人年踰七表升堂拜慶然後取酒肉食飲承膝前歡先是處士未歸董孺人先歿子儀漸長知學母夫人愛孫意甚篤延師教以舉子業然以供養無主不敢干化進及處士歸喜其子學有成則曰吾未老尙能備養吾母汝其卒所圖事以亢吾宗哉歲甲午儀

以詩經中江西鄉試明年會試南宮遂以詩經擢高第是冬處士以疾終於家十一月十九日也上距所生丁未十一月十日得春秋四十有九處士爲人性行介謹不肯隨俗俯仰平居必晨興縈衣冠祇見祖禰始入閭問母夫人安否退則具甘旨承志意惟恐不及有餘力輒披閱文籍未嘗縱弛賓客遇從觴咏談笑壘壘不倦猶輕財好義嘗經閭道中拾鈔四錠弛擔遲回不忍去久而索遺者弗至遇丐悉與之宗譜散缺考訂修完藏於家又嘗勸母夫人捐私廩穀一百鄉石助族人不能葬娶者之費故處士之發達週戚疎戚口蕭君賢者也惜哉子一人卽儀字德容

孝行贈言

行狀

二

董出也繼娶湖平王氏孫男二超進孫女一尙幼儀以進士觀政秋官計聞慟哭鳴咽以處士平昔事蹟俾爲行狀將乞銘宗工鉅儒刻石歸葬處士於蕭坊嚴坑覆鐘形丑良向嗚呼處士性行美矣問學純矣使不夭淹戎行則必致身仕途不啻其壽則光前裕後尙未可量也而止於是是可哀也已然以生平忠厚之報問關萬里卒獲保身還家親見賢母之壽能子之科名安于正命歿而附葬先隴亦可以無憾也夫亦可以無愧也夫伏惟立言之君子有所採擇於是而圖其不朽者焉謹狀

漢府伴讀邑人黃陽狀

墓誌銘

夫孝百行之先也孝可以通天地格鬼神而所願必遂者誠之至也有天下國家必重乎此有卓然躬履斯行於下必紀諸史氏傳諸後來者世教之所係也然考之歷代所紀率皆不過數人豈以其道雖易實難而由之者鮮歟抑有之或處乎幽篁寂寞之濱世莫得聞之故隱而弗見歟若今撫之樂安蕭伯玉其行有成其既處乎幽篁寂寞之濱矣宜世之知者寡也方伯玉喪父時生四閱月耳賴其母育之稍長能服母之教以有立十餘歲卽自出任繇役詣京師不以公事憂其母甫冠坐累謫戍萬里東海外

孝行贈言

墓誌銘

三

且行辭其母跪曰男子出門行四方無不可如意非有所患苦惟大人善自怡勿以兒故戚也自損顧其妻董負二歲子儀在傍戒之曰離別常事耳惟勉盡力恭事老母撫育幼兒長使不失儒業可矣妻應曰諾時伯玉雖外爲好言壯色以寬母意實其中心悲念遠去母不自堪也遂卽日素食仰天而誓冀得復生還見母有如不生還見母終身不復飲酒食肉幸得復生還見母卽死不恨既及戍所人益顛沛艱難而持行愈勵恒曰吾不孝不獲侍吾母又可倍其教而貽其憂乎戍之長官察其賢皆禮重之遣子弟從之學問有過愛之者具醴饌強進之曰非飲食莫養

身體愛身即愛母矣不聽夏泣下潸然酸楚久不已左右皆為感動蓋其心旦暮動息無斯須不在母側後二十有七年竟以公命得過家省母時其母已七十餘尚康寧無恙母子相見歡如更生焉書有之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夫惟欲之出乎不善者不可以望得於天苟善矣無弗得者伯玉是已後三年伯玉以疾卒於家永樂乙未歲十一月也享年四十有九伯玉自幼嗜學博涉書史喜為歌詩而性耿介不肯枉已徇人急人之急雖處窮陋屢斥所有以濟匱乏未嘗有顧惜意祖自新考體仁母張氏其配董氏先卒繼王氏子一人即儀永樂乙未進士孫男二趙進孫

孝行贈言

上

四

女一儀卜卒之明年月日塋于蕭坊嚴坑覆鐘形丑良向先事奉狀請余銘余既得其行又考知其世所由來為之銘曰

有儒其宗世澤孔厚遷自吉陽自其鄂守派於蕭坊益衍益蕃春秋經師山濤復遷歷其曾玄迨伯玉甫而孤奮興卒鬱于下嗟伯玉甫永篤孝思孰其遂之匪天悼之故鄉之原孝子有墳孝有錫類來來母替

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講學士廬陵楊士奇撰

右春坊右中允前中書舍人吳均書丹

中書舍人廣平程南隱題蓋

挽詩序

挽詩之作所以哀死也漢有哀田橫之歌弔屈平之賦至唐人則有哀詞其挽詩豈亦猶是歟蓋人之生有才而不遭用者屈平是已遭用而抱志節以沒者田橫是已皆是皆可哀也至若志行之可尚德業之可稱則哀辭挽詩之作有以哉今處士蕭公伯玉其志行有足尚者歟於其沒也宜乎名公碩士聞之而哀悼詠歎自不能已於言也處士撫之樂安人幼孤少長即嗜學性明敏經史無不究覽偶以事謫戍遠方念不及養母食必去酒肉不忍以自奉其孝行固有足尚者居外二十餘載甘分守窮雖或有所

孝行贈言

挽詩序

五

得遇貧乏則賙之其輕財好施行誼又有足尚者永樂壬辰始得來歸母夫人尚健康喜遂承顏之歡異獲優游田里以終老閱三載以疾卒於家年幾五十吁才弗克試竟嗇其壽是可哀也夫此挽詩之所由作焉其子儀先以明經登進士第觀政於秋官聞訃之日哀毀不勝其友為之集挽詩若干首徵余序之余因述其所以作者之意以弁篇端俾讀之者知所自云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莆田黃賜拜序

松菊蕭條半已殘草堂客去榻長閑百年舊物餘孤劍四

尺新墳在故山謾有文章埋地下空留孝行著人間期君
化作遼東鶴更向西風一度還

左布政使廬陵李楨拜書

憐君多難着戎衣菽水情深願不違報國自甘遼海去
乞身還向故園歸白鷄入夢悲長夜芳草含愁送落暉總
羨鳳毛成五色明時已幸見高飛

翰林庶子吉陽周孟簡拜書

思親有淚毋如傾白首遼東老管寧萬事淒涼山下土半
生流落海邊城墓田合近要離塚碑表何慚有道銘惆悵
不堪歌楚曲西原春草又清明

孝行贈言

晚時

六

都察院御史吉水楊轍拜書

剔盡窓燈五十秋謚焉仙逝棄塵浮昔疑身化遼東鶴今
信人生水上鷗山雨滿庭椿澗淚丘煙慘墓柏添愁一經
教子登科早不日恩封照壠頭

國子博士永豐羅師程拜書

憐君孝行人間少半世飄蓬一糸書天道有情終見慰人
生無命欲何如源頭宿草應生墓宅畔春山自繞廬聞笛
豈堪頻洒淚寒林日暮重嗟吁

翰林學士郡人王英拜書

他鄉旅殯日紛紛歸老如公有幾人捐館尙餘三尺劍讀

書無愧百年身悲風入夢憐孤子華髮盈頭負老親天地
茫茫愁不盡山陽聞笛淚沾巾

工部員外同里吳汝芳拜書

故家人物舊纓緝遼海從戎歲月深春草年年南國夢慈
烏夜夜北堂心膝前乍喜斑衣舞地下俄驚白壁沉立馬
松軒懸劍日秋風猿鶴一沾襟

榮祿大夫少傅建安楊榮拜書

少日才華齒俊英中年蹤跡奈飄零登樓作賦悲王粲度
海還家重管寧一枕黃梁仙客夢千秋玄石史官銘升堂
忍續招魂些白髮慈親痛不勝

孝行贈言

晚時

七

漢府伴讀邑人桐岡黃陽拜書

簪綬舊名家芸香書五車人方仰麟鳳歲已在龍蛇古樹
寒煙淡荒阡夕照斜哀歌不成調迴首獨長嗟

國子司業同郡吳溥拜書

早歲罹孤苦慈母相因依刻志肯就學致身諒有時胡爲
二十年家事多乖違間隔萬餘里謫戍遼海涯高堂有老
親弗得頻戲嬉膝邊有弱子弗得同提携人生當此際骨
月悲分離冥冥所相履險恒如夷戰沾雨露恩脫身

蒙早歸入門喜拜慶親顏尙未衰回首視佳兒青雲立可
期子既擢高第母復躋期頤夫何中道間遽爾與世辭哲

人云凋謝聞者咸淒其平生志與行歷歷皆可碑顧瞻太史文千載揚光輝

翰林大學士泰和陳循拜書

幽蘭施芳澤貞松被崇岡棄遺惜梁棟委靡餘芬芳卓哉賢達翁懿德純圭璋蚤歲恨失岫讀書期顯揚一朝去田里遼海天茫茫辛苦二十年王粲在我行平生念慈母誓言歸故鄉故鄉幸來歸戲綵趨北堂昔別母高年鶴髮猶康強昔去子未齔科名聞四方眼前足慰意中道胡云亡憐材盼徂徠感物悲沅湘生芻不可致使我空涕滂儀型日已遠相望徒內傷貞珉太史筆千載垂休光

老行贈言

汪津知縣門生袁旭百拜書

附會試贈言

序

國朝尙文用儒術以輔轍至治

大祖高皇帝臣一區宇以六經之教陶吾民絃誦之聲遍天下澣仁厚澤流行洋溢垂五十年雖長山大谷之士多以經學奮勵應時需人才於斯爲盛

聖天子龍飛之十二年時當大比樂邑庠生借布衣之士就試於江右中選者六人而布衣半之蕭君德容以溫柔敦厚之學與選在前列聞者莫不舉手加額喜士風之大振也德容將之春官其友熊淵源氏與其素親厚者飲餞

會試贈言

於鰲溪之辭予在次舉酒酌之曰

高皇帝之仁澤入人也深

聖天子之文教訖於四海也遠際天極地罔不率俾吾道之自未有盛於今日者也請以爲天下賀又酌之曰樂安於江西爲文邦於宋始有士於元爲多士於今爲尤多士請以爲一邑賀又酌之曰子之先多聞人在宋時有若厚川先生庭驥大溪先生國泰東臯先生子良西臯先生子藩及季申景雲先生者在元時有若自新及養蒙先生其文章政事流芳家乘至於子復旧科目進將縻大官好爵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以丕昭前人之耿光請以爲子

賀酒既於是與坐客咸歌詩以贈使書予言以弁其端云
皆 永樂甲午十月初吉漢府教授邑人何休拜序

序

士君子立身之本曰忠與孝而已夫忠孝一致也惟能孝
以順其親則推是孝而忠於君無不克盡其道矣嫺友蕭
君德容嬰孩初嚴親以微謫遠離復失恃鞠於祖母德
容性質端純幼而穎異祖母夫人保愛脩至知其終成令
器也竭資奉師而教之德容朝夕嗜學無怠凡四書經傳
百家子史無不熟究強記比壯理學益明深有得夫溫柔
敦厚之教侍養重閭孝敬彌篤且克紹先世資業復克拓

會試贈言

序

二

賢慶同守絳侯先吾邑令也刑部郎中蕭公先吾邑長
史也皆經學碩儒嘗見嘉獎且欲薦之德容以終養辭祖
母夫人審知其志數語之曰吾之年齒雖邁獲見汝之克
成人也汝母以欲養故而廢君臣之義德容受教感嘆曰
幸承歡膝下與其定省弗違孰若致 君澤民以顯親于
生前乎蓋是時父巖遠戍還侍養無憂也時宰聞而賢之
辟致領薦是科也多士雲集凡一千有奇比揭曉拔其尤
者僅二百而德容居前列右布政使殷公見而奇之命展
卷讀大驚喜為 清朝得人賀由是一時儕輩莫不歛衽
敬服而聲名播於遠近茲當會選於春官戒嚴士友咸歌

詩以贈俾予言以弁其端予謂德容知我者也相期頡頏
於青雲之上而余迺不耦是行也擢巍科登顯仕取青紫
如拾芥固餘事耳所願後孝為忠展其經術之蘊敷其康
濟之才廉明以律其身忠貞以事其上俾澤及斯民功
垂永世立身行道而充夫孝之大也母徒安於富貴而已
予也處困而亨終期奮拔故書此以為後會之張本云皆
永樂甲午仲冬初吉同里張夏拜序

萬斛天香桂子秋折花曾共少年遊只今拜舞辭親舍又
復飛騰上 帝州日射 龍樓香霧歛天連 鳳闕彩雲

會試贈言

序

三

浮早期獻策廣高爵莫負重闈守白頭

賜進士泰和任敏敬拜書

萍水相逢索贈行薦書同是策名人 彤墀入對
天顏喜共聽臚傳 賜出身

泰和年翁陳循拜題

寒梅吐雪白紛紛萬里行舟喜遇君北海鵬飛乘化日南
山豹變出晴雲安邦自許能為政報 國相期早樹勲試
罷瓊林應錫燕驚歌同向醉中聞

年翁梁涸拜題

曾看槐黃共掇科只今又擬上 臺坡明年三月桃花浪

期與龍門一躍過

年弟劉渙拜題

卜式會

詩

附忠諫贈言

傳

吏部主事蕭姓諱儀字德容其先吉水人也始祖朱鄂郡太守原章自吉水螺溪白沙徙居樂安之蕭坊八世祖國泰又自蕭坊遷今山灣家焉曾祖自新祖體仁俱有士行祖母張元季遇寇劫虜守節不屈事實載南莊董先生節婦傳生父岩甫四月祖體仁卒張鞠育成立配流溪董司訓叔文女有淑德生德容二週父岩坐事謫戍遼陽繼而母董氏亦歿時德容方六歲張氏七娶居保愛無所不至稍長出就外傳肆力問學明詩經習舉子業子史百氏靡

忠諫贈言

不悉究年十五六舉筆成文如長江大河沛然莫之能禦尤長於詩有司屢欲薦舉而屢辭謂母不幸而蚤世父不幸而遠戍賴祖母撫養成人乃不終養出而竊升斗之祿其如不幸之罪何故不果奉養之暇教授生徒賴其造就成才者後先相望歷二十餘年之久父巖始獲還家拜母張喜且泣謂德容曰而父已歸吾死有所托矣爾其效用於世顯揚宗祖以副吾所望斯又孝之大也永樂甲午以詩經領鄉薦魁多士明年登進士第觀秋官尚書政綽有清譽未幾丁外艱起服之京銓曹試其學行俱優擢文選主事嘗語諸同寮曰吏部爲人物藻鑑之所文選爲屬官

首先之司當同寅協恭以圖報稱凡人才之去取群吏之升降一出公正而門無私謁因章奏字訛謫降南交僚友咸爲之戚德容卽日上道怡然無難色行次太平蒙恩召回復其官辛丑夏有災事 詔求直言德容應詔言慮夷狄息營造藉民困遠小人或有止之者德容毅然曰食君之祿當輸忠殉國若避害爲身圖非君子也潔刺權臣大其遂下獄三載遘疾不起遺書妻子惟終養祖母別無所云所爲詩文稊線集二十卷南行紀詠二卷門人錄而傳之享年四十而已嗚呼惜哉乃次第其事以爲傳

忠諫贈言

傳

二

贊曰爲臣子者忠與孝而已自光熾氣分士無全節能盡忠盡孝者蓋鮮而德容爲子克孝爲臣克忠視富貴如浮雲死生爲夢幻謂之志士可也謂之仁人可也然壽雖短而譽則長身雖窮而道則富以彼較此未知孰重孰輕當時執史筆者自有定論

賜進士正奉大夫正治卿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致仕同

邑謝轉拜書

墓誌銘

大明永樂二十一年七月十九日承直郎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蕭儀德容卒于金臺獄中其姪 牧遠徵歸卜明

年 月 日葬於山灣之郭上謁予銘諸石嗚呼予與德容義則同僚情踰骨肉不子銘而誰按蕭氏居大匠之東內者皆漢相何後吉安之族尤盛世多聞人始祖朱鄂郡太守原草由吉水螺溪白沙徙今樂安之蕭坊八世祖國泰復遷於山灣曾祖自新牛元承平日敦厚好禮祖體仁祖母張氏有淑德值元季搶攘舉家之南鄉石家山避寇一日寇忽至老少皆逃匿張氏後被虜罵賊不受辱賊斫其頸仆地而去賊退體仁求得之積屍中視其頸傷半喉存微息亟昇置穩所傳以善藥旬日獲瘡瘳瘳深寸許今趙府右長史南莊董先生嘗爲作節婦傳云吳元年丁未

忠諫贈言

墓誌銘

年

廼生父嚴甫四月祖體仁發張氏鞠育比長娶流溪董司訓叔文女爲婦洪武甲子正月十八日德容生張喜且泣曰孰謂未亡人能見孫耶又二年父嚴坐事謫遼東成婦姑相持保撫以至又四年母董氏沒張氏然發居母孫相依爲命稍長服祖母教亦自知力學讀四書毛詩過口輒能記誦史傳百氏莫不悉究又得興國州教用昇畢先生爲之指趣由是汪洋大肆發爲文章雄峻峻拔郡邑有聲有司屢欲辟之以終養祖母故弗果乃教授其鄉若今監察御史黃用義司吳江訓董堅知江津縣袁旭皆由公經學造就以進先是父嚴戍遼東時嘗蔬食不見母不復御

酒肉持二十七年果底家拜母張喜謂德容曰而父歸吾
死有託矣爾宜顯敘無負吾撫汝之志永樂乙未以詩經
登進士第觀秋官政未幾父歲沒以憂去己亥冬予在文
選值其起復來之考功攷以文章時無與及遂有文選主
事之命既蒞政嘗語予曰吏部六卿之首文選屬司之
先與子居首先之地曷思所以報稱乎遂相與夙夜勸勉
厥事有過相規有善相告雖於淑慝未極旌別之能心力
精思謂所當盡也庚子春已敗奸臣林壽時為鴻臚丞以
不趨附之故因假以文牘訛字作詞瀆奏觸煩
聖聽與予俱有南交之謫行至太平賴上明聖召還復

忠諫贈言

墓誌

四

其官辛丑夏有災事 詔求直言德容言防邊患息營造
節用愛民激刺權臣大甚予嘗止之德容曰父母生我
君食我用我也縱畏懼保身忠果何如哉余愧之既而議
者以其言訐衆構陷之遂幽而卒得年四十娶同邑董某
女生男二超進皆敏銳有父志女一始德容病時知不起
遺書妻子惟終養祖母餘無所云所為詩文有襮線集二
十卷南行紀詠二卷與予相唱和者門人錄而傳之於戲
蕭門世積其德乃祖之明義乃父之篤孝祖母之節操天
不與之終始乎夫妻子母每相連背至於德容之身客丁
孤苦始獲顯庸人謂其名祿宜保昌之載光大其門間孰

知榮不敵辱吉不當凶而乃至是也耶銘曰

祖番父阮行揭張婦節操風烈發子之躬邁俊傑
胡為一騁卻蹉跌鈍者必完利者缺靈光耿終不滅
我作銘章昭憤切知我憂者視斯碣

承德郎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長樂陳良拜撰

中書舍人永嘉黃承書并篆

墓表

永樂中准系承乏兩制侍

春官撫軍監國以職事獲罪逮繫辛丑夏會德容亦以罪
下獄同處二三年德容懲艾之次恬然順適與之談論理

忠諫贈言

墓表

五

道婉也忘倦心有所契形之於詩率皆敦厚和平未嘗有
愁嘆之聲語及其親輟鳴咽涕洟予竊敬愛之癸卯秋忽
遭疾竟以七月十九日卒與之處者莫不嗟嘆既而淮蒙
恩復故職尋後謝病歸田里德容家嗣超跋涉遠來造謁
以墓石未有刻文為請嗚呼德容不復作矣見其子如見
顏色然表墓其可辭乎遂據所述掇取要畧叙次如左德
容諱儀姓蕭氏德容其字也先世居吉水始祖原章仕宋
鄂州太守徙居撫之樂安代以儒業相承曾祖自新祖體
仁賴勝弗羅祖母張氏有奇節語在董長史所撰傳中父
嚴母董氏德容生於洪武甲子甫二養父坐累戍遼左又

四年母歿賴祖母以育以教幼知奮勵十四五舉筆屬文
斐然成章鄉長老皆稱許之習詩經治舉子業晝夜研究
不憚淹晷之勞暑月避蚊蚋燈懸帳中煤集帳頂皆黑名
其齋曰冰蘖以志勉由是學問宏博著述授筆立就而尤
長於詩喜誘掖後進蒙沿漚者多至成名事祖母極孝謹
每饋膳親視饌進匕飭食畢方退鋪設床褥必身試平軟
不敢違出胎憂屢受薦辟力辭不赴祖母衍然自適不覺
子之遠戍也德容筑上與祖母處凡廿餘年厥父乃得釋
戍役歸養祖母喜謂曰而父歸老身有所託吾孫盡思
顯揚以慰所望德容奉命起家申鄉舉取高第觀政秋官

忠諫贈言

卷一

木

綽有善譽丁外艱起復試在優等擢任吏部文選主事甄
別才否一出至公奏牘偶失檢詳致有差訛左遷交趾行
次太平蒙 宥免召還居職歲餘以直言復被譴卒于獄
歷年僅四十從子 殮遺骸昇歸以卒之明年 月 日
葬於山灣配董氏子男二長即超次即進女一所作詩文
有穠縵集二十卷兩行紀詠二卷嗚呼德容之學可謂勤
而有得矣其德之所就才之所施亦可謂克其志矣夫何
裔於命而遽止於斯耶人之常情處常固難處變為尤難
德容之處常而動循軌轍者人皆知之至于處變而不改
其操履於易之致命遂志而濱有所契者獨予與今少保

楊公弘濟憲使柯君啟暉知其詳柯君狀其行予則預以
所知者表而彰之俾超持歸刻石示其鄉人貽諸後裔且
以志予之惓也

賜進士第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

國史總裁永嘉黃淮拜撰

賜進士第翰林檢討兼修 國史同邑姜 淮拜書

挽詩

用去歲中秋對月詩韻以寄追悼之意

憶得年來曾待月賡酬相屬每稱宜今宵看月猶前夜此
際懷人異昔時忍聽招魂歌楚些空聞伐木有遺詩寸心

忠諫贈言

卷一

木

摧折如灰冷生死那堪重別離

武英殿大學士永嘉黃淮拜書

二根

孰恨生不顯孰恨死不揚惡者有遺臭善者亦流芳薰蕕
不並立達人讓其強胡寧聞憤直以速身命殃大造豈尼
此人事自譴張我有不平恨三時涕沾裳
哭死死不顧哭生生可憐一門聚老穉十口誰周全哀號
送白骨鳴咽仰青天有聲徹穹漢有淚徹重泉義災竟不
釋忠禍古所然我有懷人恨三時繞臨川

吏部主事長樂陳良拜書

選部爲郎已歷年登庸人物總才賢詩文應制珠璣璨志
節凌霄鐵石堅 風陞抗章期報 國玉樓催賦竟遊仙
猶憐有子能勤學清白家聲奕世傳

福建道御史錢塘鄭願拜書

蘭燈始舒燭剛滅其明蘅茝氣方馥繁露摧其華慨彼
忠義士一書禍已擢寶劍剛自折鉛刀暴乃全物理苟如
此嗟哉復何言

中書舍人永嘉黃果拜題

間氣生賢學術真况承節義自前人名登甲第非叨祿忠
在 朝廷豈顧身白骨悲涼歸旅櫬青山寂寞樹貞珉郎

忠諫贈言

八

君珍襲銘章在讀罷令人淚滿巾

刑部郎中清江陳安拜書

昔日窮經徹禹微匡時有志正邪非忠肝一點今流赤抗
疏千言古亦稀賈誼江頭春寂已董生祠下雨霏已長時
興歎情無限雲散天清對落暉

通政使宜黃吳餘慶拜題

生有奇才沒有名可堪功業竟飄零文從起後知韓子詩
自刪餘識杜陵青探蒼煙哀有恨白頭落日痛無生只今
惟有西風些付與驚溪作水聲

賜進士刑部員外同里張純拜題

黃甲題名燭上台滿朝共賀得良材 廟堂本擬千年固
桑棟何堪一旦摧策猷 彤墀權貴忤名昭青史後人哀
賢郎經術馳聲人鄉榜行看又掇魁

賜進士廬陵劉同拜題

一自看花上苑遊追將忠節動 宸旒封章纔拜
黃金殿召記俄登白玉樓賈誼去時公論在史魚發後姓
名留如銀白骨埋高塚泣向西風淚不收

監察御史同邑楊貢拜題

嗟君歛起應時需適值黃梁入夢初千載孤忠三尺劍九
京遺恨一封書操琴成調曾懷楚解劍全交未遇徐憶自

忠諫贈言

九

魂歸冥漠後臨風翹跂幾長吁

工部員外郎同里吳芳拜書

異質奇才孰與同山川靈秀萃於公名登甲第文章富位
列銓曹德望隆 帝陛一朝陳讜論士林千載仰英風稜
稜志節何由白太史銘文照吳寧

賜進士宜興黃時拜書

像贊

孝於爲子

忠於爲臣

天地中間

君可曰人

蕭吏部德容以直言幽死予南遷道驚溪其孫漢表奉

其狀并諫草謂予予讀之未終篇不覺潛然遂書此以歸之

又贊

賜進士及第翰林編修永豐湖西羅倫拜題

先生之學心醉經史下筆驅詞以理為主匪徒文章之富盛抑且筆陣之蒼古綺綰繡錯驚飛鳳舞兩占經魁青雲高步爲國朝之名儒拜文選之主事傳其文者珍藏主璧出其門者輝煌簪組忠肝義胆生平自許進糾覈之章致權貴之怒爵位弗崇聲譽大著肅冠裳之儼雅凜生氣之如故曰此是誰乃冰蘖德容蕭先生也

忠諫贈言

詩

十

賜進士第 勅授中順大夫知蕪州府事前監察御史

同邑雪艇楊真拜書

天官世家扁聯

節婦孝子忠臣迭興三代
道德文章事業丕著萬年

賜進士刑部尙書董裕拜題

還學請謚呈詞

樂安縣儒學廩增附生員某某等呈爲奉 例請謚以闡幽光以宏 盛典事樂邑已故吏部文選司主事蕭諱儀乾坤正氣金玉芙蓉家學淵源粹志舉業德業賢科連捷題名鄉魁會魁事庭闈盡竭力之勞堪比王會閔冉窮理學得傳心之秘竊附濂洛朱程迨服政於銓曹心專報主進諫言於抗疏力擬回 天譴發交行旋拜賜環之詔復譴下獄遽罹斥仗之威濱萬死以不辭身輕似葉噴九原而莫作名重如山純孝純忠狀元羅倫宰相士奇集文匪譽書殺書爵 皇明通紀我 朝提錄冊篇可稽標

忠諫贈言

十一

梗概於當年已垂 國史享俎豆於昭代久祀鄉賢成仁取義俱全節義文章益著且家藏充棟汗牛之富人懷朝陽鳴鳳之思懿行允協乎輿情謚法確膺乎

盛典乞查成例俯賜轉申微愚易名俾忠臣不致泯殘地榮錫類庶後學有所儀刑爲此具呈須至呈者

又附忠諫坊對聯 賜進士奉政大夫同里曾維倫題

兩榜金魁萬里雲霄步武

一封諫草孤忠日月爭光

主文選而清百職

竭忠忱以事一人

贈

襪線集十五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蕭儀撰儀字德容樂安人永樂乙未進士官吏部主事以疏論遷都北京不便忤旨見殺明史附見夏原吉傳中是集乃其子超進所編據其原目凡文十卷詩十卷此本僅十五卷蓋詩佚其五卷矣其文有紆徐曲折之致而意境不深其詩爲朱葵尊明詩綜所不錄殆偶未見歟

石溪周先生文集八卷

〔明〕周敘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三年周承超

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石溪文集

七卷附錄一卷》提要

石溪周先生文集序

石溪集者翰林侍講

之作也先生吉水人石溪其所居之地

集以地名者所以著其世也先生年二

十餘以書經掇高科聲動場屋比入翰

林尤以古之詩歌擅名當時館閣諸前

輩長者皆愛重之而天下之人識與不

識皆知周翰林之文章求者之屨日滿

外戶而先生所以應酬之者沛然有餘

其詩歌清肆典則若金石之奏輕重疾

徐各中音律而書疏序記碑銘之製演

迤闐博若江河之放紆餘百折瞬息千

里益永樂以前諸先輩以古文名家者

不啻十數而自宣德以來所以繼起而

和應者先生其傑然者也先生在翰林

三十年于今其所作甚多不自收拾此

集蓋其子滁州學正蒙所編次殆什之三四而已然觀此則其他固可以想見也竊嘗以為士君子之文章係乎志志之高卑文所由以工拙也先生之曾祖以立當元脩三史時上書言宜以宋為正統遼金附書不合夫先生承其家學切切以是陳之諸名公亟以言之於朝及見時政之得失亦歷歷有所條奏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

五

皆閔生民之休戚國之大計人所不敢言者蓋先生少有大志嘗欲致

君上為堯舜而澤必被天下生民而後

已及既荷

春遇居禁近不得施諸行事於是乃始見於言語之間其載諸集中者可槩見焉然先生大意所欲論著固不止此也雖然觀此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予特為論

次之列諸首簡非敢僭也先生之命也

景泰元年三月上巳日

賜進士出身朝列大夫國子祭酒前翰林侍讀兼脩

國史同規泰和蕭鉉頓首拜書

國史同規泰和蕭鉉頓首拜書



重刻周學士石溪先生文集序

今世士大夫學古文辭孰不期於可傳哉然有意於傳而卒莫之傳者何其衆也闢靡誇多搜奇拾怪自以為凌駕古人即司馬子長班孟堅而下且陋不為比考其言不過與好音繁華同於漸盡甚則覆瓿史水之誚所由以起此曷故也哉占之君子之立言也或以明道德或以闡性靈或以

石溪周先生文集序

維世教而陳風俗皆非苟作者後之君子本之則無徒恣其才性之所近以為言其於數者固不能有益於發明是以使人讀之若聚珍寶而闕優伶非不足以駭心奪目然而真意亡矣三代而上無論柳韓以還六七名家其於議道之際雖不可以槩其淺深至其言之關乎風俗世教其具一也杜子美之詩說者謂為詩史豈非以其

歌詠之際當時之朝政與夫風俗民物有足考見者乎夫觀往昔數子之言其各有所繫如此即令詞之不工亦足以傳況其傑然以文名家者耶此古今人文章可傳不可傳之大較也吾邑在

國朝文章之士莫盛於

文皇帝及英獻之世于時作者凡數人而數人尤推學士周石溪公公舉進士高第

石溪周先生文集序

仕為翰林編脩春坊庶子終掌院學士前後馭歷皆以編摩為職業而公又濟以該博言足以發其意之所存故其文尤著當公在翰林時嘗有贈別李氏子歸寧之作中謂予家先世能以詩禮教子弟其後必有興者不數年而先御史公舉于鄉人謂公之言若為予家先兆云往先大夫記憶其詞甚悉間舉以示同亨輒曰此先輩文

也足以備吾家故實小子識之頃歲公詣
裔孫集公遺文將壽諸梓而屬同亨校訂
其訛舛予受而卒業則贈別李氏子之作
實在焉為之憬然于懷已而盡取公他文
讀之凡吾里名家世族盛衰相尋之迹與
夫當時

朝廷四方之故往往而在因掩卷嘆曰嗟
乎是殆予之所謂可傳者乎昔人以杜工

部之詩為詩史予謂公之文為時政記可

三

也公為文根據經傳不事雕刻為工以示
今之作著宜不足以當乎其心不知公之
文其寓夫風俗世道之大者即欲不傳之
久遠不可得也同亨慕公數十餘年之久
始得執編次之役因附書已見以志今昔
之感且使後之讀斯集者知公之文之可
傳在此不在彼也是集為五七言古體

千首近體若干碑銘序記雜著若干
首事為公之裔孫承超汝格汝達德光德
輔等因備書左以見公之子若孫能世
公詩書之澤久而不替也

萬曆乙未春正月吉旦

賜進士出身資德大夫正治上卿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侍

經選錄

有清先生文集卷之四

恩予告歸耕泉湖別業姻家後學泉

同亨頓首拜書



石溪先生遺像



自贊待漏像

剋綏列乎朝貴詩書紹乎先世貌不逾乎下人將克語
乎中士身未老而華髮心存忠而赤勵憾義門於五服
俟後賢乎三史吉劄續誌夫而人告者評夫烏次

石溪周先生文集目錄

第一卷

四言古詩二十首

五言六句三首

五言古風九十六首

五言排律四十首

五言律詩三十六首

五言絕句五首

六言詩五首

第二卷

七言古風長篇

歌五章

行四章

七言排律

詞三十二首

第三卷

七言律詩一百四十六首

七言絕句八十五首

第四卷

賦六篇



駢六章

調二首

頌三篇

第五卷

奏疏十四

講章一條

表二道

書二十一

墓銘誌九

墓表三

石溪周先生文集

第六卷

序一百令四篇

第七卷

記五十六篇

祭文五

哀詞三

贊十

銘十三

跋六

第八卷

原缺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

禮部祠祭司郎中 蒙

禮部主客司郎中同伯

侄吉府左長史 復

刑部清吏司主事 異編輯

進士門人 謝 輔校正

侄孫吏部尚書 廷重編

姻家後學工部尚書曾同身重校

庠生李喬南重輯

孫承超汝啟汝達德光輔重刊

男蒙編輯

進士門人謝輔校正

姻家後學曾同亨重校

庠生李喬南重輯

孫承超

汝啓

汝達

德光

德輔重刊

四言古詩

水竹居為冢宰王先生賦

水竹居美君子也君子寓物以比德有取於水與竹
極天下清逸之趣莫逾焉家焉而居之宜游焉而圖
之無往而不與之接不以富貴崇高易其平素志故
是詩之有作也

龍洲之上水竹有居其流澄澄其植渠渠

流之澄矣植之渠矣有美君子世焉居此

天光雲影昭耀琅玕高標直節棲鳳翔鸞

引泉開逕臨清陰綠天風徐來九夏不熱

君子致身山登廟堂與懷桑梓敬恭難忘

迴闌層軒迴命圖繪朝回柱笏吟坐如對

對之伊何匪土是思其清其直婉德是宜

武公睿聖詩詠淇澳允矣君子願繼芳躅

右八章章四句

文水送陳太守復任吉邢

文水瀾瀾遠有源委于潁于豐合流不已

又水云云其流成紋層瀾湧秀千古一春

維水之秀維林之茂山川鬱盤雄冠江右

毓秀鍾靈賢才挺生孤忠大節日月爭明

邵侯戾止承流致理不亟不徐我民慰喜

郡侯載臨遂我民心願言惠澤文水同深

右六章章四句

忠孝堂為大師英國張公賦

翼翼高堂既闕既崇顯允君子維孝維忠

忠伊何推誠宣力為時鷹揚為國柱石

其孝伊何承志婉容鍾鼎榮養壽考遐齡

為師師臣煌煌大國皇有寵嘉其昭昭

敬德孔昭忠孝是經行成厥家名顯在廷

君子之為師之式史臣作詩用垂無疆

右六章章四句

五言六句

題畫

蒼崖拂空懸百尺飛泉迸光浮練影寒聲激秋林暝錦
石坐來觀風迴起清曉
歷歷晚峰青離離霜樹赤月色覺漸升水光如拭一
棹故人來憑闌慰深臆

題扇畫與吳姪

叢蘭鬱幽芬脩竹澹虛直蒼蒼深澗深磊磊似山石
此堪自勵勗哉慎明德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一

五言古風

分得樹字送程御史歸寧國

蚤歲登雲衢拜官憲臺署久膺提學任屢上匡時疏
成觀天顏績宦多嘉譽將承峻擢期遽切雙親
遠螭陛班遠即江南路光價動泉扉錦衣耀鄉樹
昭孝思誰不羨恩過望望式邇來丹霄縱高步

樂澹軒為彭布政賦

君子有高超心懷古人期處茲崇高地不為侈靡
思在澹泊樂之甘若飴外物齊無累中局殊坦坦
期弗變斯夕以自持況當具瞻位羣衆所表儀舉

殊異流風日以滋大哉軒中揭足為官守師願廣武侯
訓賢閔庶可幾

題孝友堂

孝友出天性衆人昧其常儒哉文忠裔乃欲振頹綱夫
怙已云久中情固悲傷眷懷母與弟親愛兩無忘時服
五色衣獻壽舉霞觴並立庭砌間真如鴻鴈行風薰宣
始綠日暖荆聯芳三復南陔詩再歌棠棣章樂事在天
倫令名動江鄉窮力慎所終庶幾有餘光

送劉謙光之任廣東叅議

藩閩資良輔登庸擢侍臣鳳池辭秩日龍閣拜恩辰
望聞朝著榮光動縉紳駟歌催別酒馬色逐征輪去
路過鄉縣嚴城對海濱薇垣千嶂曉榕樹萬家春政簡
文書靜官清俗化淳旬宣真重寄努力答皇仁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一

憶戴李二隱君

吾鄉二隱君戴李高人同盤谷謀陽上歷社沂溪中伊
通接鄰宅山川向西東不來仕萬乘時樂聞童蒙賦句
少陵興探幽靖節風我欲不可招有如遠卧龍我構石
溪溪精舍資光蓬亦以待婦玄寶寵時從容君毋靳執
筆早示便飛鴻

壽堂堂

集 31-529

種得忘憂草娛親向北堂業生環砌綠春消畫蘭香怡
老堪多植宜男久兆祥承家真子權第列鴻行歸省
呈新彩開筵捧壽觴願承慈侍樂百歲永無疆

題畫贈吳大尹赴青神

新作西川宰遙從前北辭春風初送暖河水漸流漸回
鷁移舟處青驪出祖時過家宜符綵去國莫傷離鳥道
層霄迤邐轂落照遲花封黎庶喜雲路故交思撫字應
先竭緘書肯後期政成行迓爾聯珮立彤墀

沂濱耕讀為清沂劉氏賦

家居沂水沃四野多良疇臨清構書屋竹林深且幽居
閑惟所適容與無外求稼穡朝畢力簡編夕窮搜時還
酌樽酒詠對川上流此樂良足慰浩歌興悠悠吾聞古
之人窮達與道謀耕讀以求志匪徒事藏修勉力青雲
步功名行見收

齋宿述懷 六首

北風凜寒沍歲事修已殘惜我二三友齋宿此盤桓言
談雜古今傾吐出肺腑秉燭屢易換不知夜浸闌豈伊
朋情洽所貴忠赤彈屏營不能寐常恐悞素餐青靑庭
外栢奕奕架上蘭芳潔良自媚後凋堅歲寒
人生戀長年百歲幾能遇况此蕭柳安鬻毛漸盡去登

名三十載愧接青雲步道德忝前修經綸乏時譽遭逢
非所希出入幸優裕落落心事遠悠悠韶景度金石有
銷毀壽命安得固功成竟何期早擬拂衣去

凄凄霜雪寒皎皎星月燦切切念同袍悠悠過夜半出
處異憂樂睽遠惜分散伊邇隔旬朝迢迢雲漢况此
行役艱驅馳勞日旰欲往一慰之恨不接飛翰知心幾
何人敬枕獨興歎

引領望西北飛甍層霄盤迴耀丹碧登覽娛金貂可
望不可即雲衢邈迢迢萬里奮鴻鵠一枝寄鷁鷁所適
各異趣舉翮同孤起翩翩大清路驚鶴多松喬安得從
之去翺翔申久要

獨寢不成寐攬衣起徬徨動絃二親感沈痛迫中腸仙
塋邈迢迢宿草今荒涼深恩念鞠育薄宦慙顯揚流年
變容髮祀享遠烝嘗進無補報私退乏勇決良浮生竟
奚為流涕思沾裳

浮生五十年素志嗟未白高高紫禁垣赫赫金閨籍出
入蒙 恩光追趨愧心臆虛存行道懷乏展匡時策外
至寧強求所思慎明德我友三五人高情固金石蹈履
法聖賢切慙勵朝夕黽勉以自資庶幾樂譙笑益

送鄭君耕通赴鹽屋令 有序

余族兄時簡嘗佐教襄陽入翰林為脩纂每誦及其
郡人才之賢者必以鄭叔通為言未幾叔通果與
薦其程式之文余得而讀之詞采燦然可嘉豈
師余得而友之觀其言行益卓異不凡始信時
所譽有徵時簡不可作矣叔通方以大學生被
陝之壘屋縣令喜其去慰彼民之望而重余之
遂為詩贈之

鄭君金玉姿早歲攻文章超然越時輩名聲動科場
大不早試京華久觀光一朝被銓擢出宰臨琴堂忽來
告我別離思殊徬徨憶昔我伯氏佐教居襄陽品藻有
奇識謂余得賢良頻年挹高誼不負平生望即官應列
宿職任亦非常所貴念民瘼寸心恒弗遑政成惠敷洽
遠大寧可量青雲萬里程近爾來高翔

送復姪南歸六十韻

古道日云遠淳風益堯濤骨肉割門戶垂爭奈尊卑
世競奔靡紛紜安足嗤志士時豈鮮始終慎者誰吾家
歷溪上高曾啓長規興替古有然我祖值中衰先君克
振授況際隆興時基圖既堂構疆畝亦耘耔友弟重同
氣恤孤等諸兒衣食盡均一匪徒共財貲閨門數百指
恩義孰參差吾兄繼先烈夙夜每兢持寬厚衆彌聚艱

鮮知不營錐刀利罔識纖毫私所有惟德惠所最
書詩甚猶止水微坦似周道夷

國朝八丁載累洽後重熙同居隨景運共慶至今茲我
生蚤出仕哲心弗敢欺雖慙經畫良頗獲效奈裨柰何
天寡佑吾兄不憚遺弟子匪乏賢所思正宗文汝生居
長嫡少小祖父奇夙蘊經濟略校庠久從師科場尚
屈事業當遠期吾聞聖賢訓治國從家推大用在小試
忠君由孝移願汝服先範晉心竭網維上以謹祠禴下
以廣惠慈况我諸弟姪英英皆有為汝譬樹之榦衆材
若連枝榮棟與棟桶施用無不宜願汝自脩飭躬行

有漢周先生文集卷之一

秉儀勤勵勿怠肆和平勿嗃熾儉薄勿奢修遜順勿驕
危處已必肅肅待人必怡怡遇事必凜凜窮經必孜孜
戒傲豪勢習戒為沉湎迷戒勿聽婦言戒勿自甘非理
汝專力本莫恃富貴資舊業足田土環居有園池耕
母或曠織絰毋暫墮種植貴宏廣畜牧貴蕃滋年歲有
豐歉儲蓄貴倍蓰丁口愈充斥飢寒貴詢咨群季及臧
獲分理有攸司朝暉事程督勿違安恬嫺所念先積累
寧為較鉢錙願汝善酬應日用審厥施宗族及鄉黨同
旋執謙為孤寡暨貧困矜察量賑緩靈臺神鬼鑒憲度
星口垂欽承毋或二庶用生福基嗟我漸潦倒兩目昏

成絲取汝遠來意詎因欲睽離有懷家政托展轉申戒
詞汝勿厭顧縷書紳敬聽之吾家素宦學簪綬紛纍纍
汝才堪世用發身莫論遲努力崇明德雲霄看奮飛

賦得衡宇送王司訓齊還武昌

仲夏與君遇盍簪武昌城仲秋與君處論心白王京時
當賓興歲較藝羅群英相從精鑒別日夕不遑寧揭曉
欣得士出彼空營營歎君詩書族累葉聯簪纓多才信
無忝况茲挹高情秋風動郊郭歸思浩以盈寫我磊砢
胸送君慰平生翹首舊游處因之憶湘衡

息菴

結菴凍溪上雲樹澹清虛塵絲迴不到雅稱幽人居青
山明月裏止水靜風餘萬籟條云窈中局良晏如豈無
簪組榮可以華吾軀一有憂患干勞生寧易祛所懷在
泉石所業在詩書名香朱絲絃綠醕白玉壺息機以終
老此樂誰能拘卓哉商山翁千載可同符

澹然

絲華世所競澹泊人鮮安卓哉君子心夙昔知音難之
子廣平喬華閱著金灘家守詩書訓學非名利干游情
太古初栖迹雲林間疏食恒不厭素琴時一彈漠無外
物縈幽居足盤桓道存志彌篤興適心自閑俯仰稀愧

忤陶然有餘歡我懷斯人徒因之發長歎願子慎終始
勉旃力希顏

徐氏慈愛堂

憶昔壯年日作堂奉雙親油然見慈愛至樂難具陳韶
光不相待雙親繼沉淪情悲春雨夕淚洒風木晨悠悠
鞠育恩罔極何由仰幸茲華扁存翰墨光如新周旋和
容色瞻仰猶書紳人生穹壤間所貴孝行純多君有深
愛錫類應駢臻願言崇令德庶用敦彞倫

南園為民獻賦

世家鹿峯下愛此南園居流泉翳深窅高樹陰扶疎秋
風飈芳菊暮雨鉏嘉蔬客至新然釀晝閑恒讀書教子
勤禮義奉親適歡娛兢兢秋天叙浩然樂有餘我生媿
羈宦不得安吾廬想君南園興俛仰空踟躕會應謝簪
紱來往時相於

忠愛堂

君子志用世事君而治民致忠與存愛兩盡斯足珍大
丘有佳士早歲登青雲承恩佐名邑夙夜勵恭勤兢
兢慎操履翼翼勞撫循上思圖報稱下思弘惠仁政通
化彌洽回首今六春高堂揭華扁瞻仰猶書紳匪徒示
箴警將以追前聞方今天子聖輔弼多良臣激勸誠

有道褒嘉行遜於會看幽詒下高步登要津

愚懶

智勤時向愚懶人共嗤卓哉君子心名實奚相遠得
非傷巧鑿無乃厭奔馳抱冲慕淳樸自慮寡營為超然
物外情遠與賢哲期吾生迂拙者似君良信之誤身歷
網中返視嗟怵惴濡毫寫新詠三復興遐思

陶軒

舊業在盤谷澹然忘世情尚友古人志不求昭代名懷
式陶靖節高風薄蒼冥田園涉嘉趣琴輟適餘清時深
羨新詠磊落見平生寥寥千載下而君希德馨聞居樂

石渠周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十一

聞道既讀亦既耕醉來卧軒中寵辱寧復驚嗟彼秦阮
者終朝謾營營我亦慕陶士何田篤深盟

獨善齋

人生穹壤間至善性本同賢愚質既異所貴先覺功兼
善豈不愛時哉有窮通夫君大丘裔力學名專工苦心
栖虛簡寄迹巢雲松匪伊樂肥遯義命安所從年來過
六秦華髮顏如童超然塵累表獨善稟高風吾聞南陽
叟八十始遭逢如遇西川獵定應兆非熊

一愚齋

吾聞先哲訓尚志不尚愚夫君有高義奚為異厥後

非傷巧鑿如爾厭奔趨雅志素淳樸冲襟落清虛屏棄
紛華慕優游詩禮娛直躬不外飾謙抑恒自居絕無外
物牽中情良安如清風何激烈可以敦薄夫願言慎終
始庶用昭令譽

長風沙過風之作

宵宵長風沙漫漫皖江水客棹凌晨開初晴頗驚喜行
行轉重灣不遠三十里忽聞雷霆擊稍覺狂飈起驟雨
迷川原洪濤駭心耳停舟不敢前旋帆疾於駛岸轉位
深港誰呼使教嚴群情頗安舒篙師已披歷兀坐蓬窓
間無聊時隱几嗟哉行路難薄連知猶否南瞻閱皖城
歷歷見高壘故人在侯泮相距誠伊邇北望懷京華遙
遙碧雲裏幾親繫遐思噴省慙為子人生百年間幾能
能有幾私情難即樽酒聊自理浩歌向空濶愁嘆任
為爾

送宗梓子宣南歸

三首

又遠接遠志曠然懷遠遊緬彼兩京路山川邈悠悠
思在萬里豈必戀故丘金臺古形勝宮闕壯皇州
按太行險東連滄海頭車書混萬國禮樂彌遐阻歷
歷其趣寧嗟歲月流

薊北霜早寒河水深莫測顧茲歲年晚惆悵有餘心

車出都門駕言返鄉域鄉域久別離高堂頭搖白念此
熱中腸淚下長沾臆睇彼孤征鴻雲間奮飛翼安得同
翱翔逍遙度南國

憶我辭故園歲華幾除青雲泰科目藝苑慚文儒綢
懷同姓好親愛日以味如何慙良晤握手重踟躕青燈
慰疇昔酌酒聊歡娛顧念水木情本原同一初豈彼行
人路悠悠不我俱明發即長道中情絲鬱如還家倘相
憶早寄平安書

送標菴伯赴光澤

朔風吹晚日照耀晴雪寒久客念行役駕言山長安
路臨廣陌對酒暫為歡豈不重親愛動茲別顏所思
在遠大去住寧足歎閨闔渺萬里道路何漫漫青衿久
延佇征旆毋盤桓遠樹水雲際亂山烟霧間行行杳難
即極目雙飛翰

送功著弟南歸

我祖居泥田肇家自有唐派分歷溪上地里近相望詩
書承世業綏綏多聯芳况我高曾來茲懷敦義方同居
復同慶裕後德澤長元末遽蕩廢盛衰理之常家君際
昭代奮然思振揚舊業盡克復新基亦弘昌孝親竭榮
養友弟極慈良伯仲服先訓一心同敬將闔門六十年

何澹周先生文集卷之一

十五

何澹周先生文集卷之一

十四

和氣如春陽盛美不全付二升早淪亡維我兄與弟幸
茲荷餘光家聲頗知紹孫子且成行年來食指繁費用
費難當常惜久或怠誰復百鍊鋼我心每驚懼日夕憂
徬徨箴訓載連幅誦寧敢忘吾弟素友愛自我來帝
鄉怡愉客邊思為樂殊未央會聚絕兩月有懷念高堂
明發將遠征驅車上河梁殘雪景初霽朔風正飄颻歸
期不可淹令我結中腸論別坐寒夜青燈照輝煌請贈
良獨勤豈伊惜離觴書詞致諄複告飭稍精詳居家貴
敦睦力本在耕桑子姪宜教誨僮僕毋怠荒為惡必罹
咎為善必獲祥誓言期必踐夙志期必償寸忱倘不昧
百世有餘芳吾年幾半百才德愧薄涼一言誤時名獨
立徒俛俛何當謝榮寵歸隱安行藏來尋碧潭釣與爾
樂時康

送彭御史百鍊侍親南歸賦得有字

昔我來京師與君托交友情誼良已敦歲月亦云久君
時為柱史繡服綰青綬英聲動臺端羣屬竟誰偶眷茲
壯堂親暮景今白首孝養念久遠已歸寧後昨者君
來時招搖初指酉茲晨送君去春風動楊柳執手不忍
分臨岐對尊酒所思勵忠孝離別復何有

送彭和貞赴廬郡庠司訓

暑雨曉初霽都城動涼薰離筵對尊酒取別何殷勤痛
飲不成醉所懷與子分憶子初來日高情迫青雲淹留
關寒暑力學忘夕昕昨者彫庭試雄詞獨起群拜官職
儒教道在良足欣人生志遠大立身須建勳勳名匪他
致孝親與忠君所志諒有要勉旃篤斯文樂育期有造
討論貴多聞去去重吾道永言播清芬

送時勉弟赴襄陽

師道古所重儒官孰云卑吾宗世澤遠宦達多由茲今
子當盛年致身向明時拜命辭北闕之官襄漢湄儒種
不厭冷所慕書與詩今晨別我去悵望勞我思踟躕對

石溪周先生文集

卷之一

十五

專酒握手不忍辭眷此兄弟間寔懷遠大期伯氏金門
貴獨承明主知我慚陋劣質亦復叨恩私紀也教
武陵斯文多見推子志更超卓溫然冰玉姿潛心日勤
勉所造安可涯世稱鴻鴈行令名至今垂高步踵前武
齊芳詎難追德業貴精進功名莫論遲念念名努力作
詩效箴規

送謝良翰照磨赴建寧

會聚良足慰乖違寧不傷與子篤交好五年居帝鄉
情鍾膠漆分譽洽詞翰場春風北闕詠夜月南樓觴綢
繆意方結契闊興忽將拜官蓮幕下赴任建水陽冰靈

堅未泮道路脩且長子行諒難挽我心詎能忘所期守
真白畢力圖顯揚去去毋久淹雲霄待高翔

送時敏弟赴南陽司訓

昭代重儒彥吾宗世多賢起家職侯泮接武相後先吾
弟金玉姿一經早窮研學成振華聞領薦來日邊彤墀
看試藝文采何粲然拜命南陽去一官守寒韁治裝都
門道冠蓋羅祖筵持觴未能別握手情惓惓吾聞丈夫
志難思不足憐念子負奇偉况今當盛年毋論淹冷秩
問學須勉旃行積望彌著業精道斯傳會應策高足獨
步青雲興

石溪周先生文集

卷之一

十六

送王司訓米旬赴湘鄉

幾月別江南旋聞首歸路儒官豈不榮况切慈親慕
錦行過家稱觴慨欣晤楚塞統湘川雲林接鄉樹一禮
容與閑三釜甘甘具適此良足慰詩書孰云負予亦恋
親聞父淹玉堂署攜手一送君因之寄情緒

送陳脩撰還南京分得路字

積雨滯行軒炎雲謁官樹祖餞臨都亭踟躕未能去念
君經濟安久縱青雲步一官二十載華髮今垂素昨來
觀天顏寵擢荷恩顧再拜辭禁庭駕言首初路高
高白玉堂南中取清署君歸願無違行矣多佳趣

送時學弟司訓溫縣

與子同家居歲年兩周強共遊到京國時叙更炎涼少壯出處異相親詎能常通來亦何幸朝夕共徜徉晴窗川上詠夜月槐邊觴顧念兄弟好歡娛殊未央云胡志王事惜別懷參商我慚早致身復職居玉堂子喜膺薦授官佐儒庠待漏辭闕下驅車赴河陽對酒不成飲離愁亦何長吾宗侈餘慶爾祖多令望中牟遺愛在咫尺隣封疆政教良不異勉旃紹前光况茲河洛地千里近帝鄉別後各相憶中情寧弗傷平安有佳問一月寄一章

有漢周先生文集卷之一

下七

送族姪仁本赴內黃縣令四十韻

縣令治百里視古子男職華望映星纏榮光綰銅墨為上宣風化為下敷惠澤其人或賢否致理驗失得責任良匪輕應酬頗繁劇以茲明王政銓授恒選擇愛子金玉姿少年已岐嶷夙耽周孔學緯繇經濟策一領鄉闈貢父居儒泮席文衡亦屢典芳譽殊籍籍故人交相薦作縣荷恩錫杜門忽讀禮歲月歎虛擲儀刑朋輩師孝敬鄉閭式譬彼九霄鵬暫息摩天翮翔風思一展少試扶搖力昨來觀天顏拜舞增感激改官向內黃別我戒行色臨岐酌之酒撫詞寫心臆與子宗誼敦寧忘

效規益吾聞前邑宰課衆勤生植田野無遺利民生稍蕃殖庶富繼以教聖言垂簡冊願子開導之絃歌自洋溢又聞魯中牟三異著往昔大阮隨菴翁踐治有嘉績中州近邦畿往事可採撫願子追法之殷實自輝赫吾宗富才彥慶澤由世積登庸列中外先後相接迹唐宋迄當今宦譜徵可悉匪徒業詩書所貴守清白願子振振之家聲庶逾碩我生值休明庭訓幸親炙出遊翰墨場濫作金門客浮名三十年俯仰慙祿食枵鑿與時違性拙素疎直兩鬢漸覺斑寸衷空抱赤老矣詎有為願子早挺特酒盡不成歡詞繁諒無數去去勿遲迴最裁

有漢周先生文集卷之一

下八

慎明德

送楊尚寶謝官歸建安

爭遣已足歎臨別當何如念茲同心友結好垂髫初十年一二覲軍不傷離居出祖東城門執手野踟躕持觴不成醉為子導煩紆皎皎雙白璧青蠅詎能汙蒼蒼千尋栢霜雪徒沾濡況子名卿胤高情重璫璫聖明敦舊德霽澤諒應殊願子慎操履勉思迨良謨終當奮脩翼高舉青雲衢

送期博

悠悠百年內會合嗟靡常古人諒有云動如參與商方

手闕感那後與離傷祖筵不成醉念我同宗良情依
行林好契托金蘭芳韻為出將宦各在天一方去年我
出使乘傳歷湖湘睇君沉在西河爾不得將恨無雙羽
翼遠逐飛鴻翔今歲早秋侯君來游 帝鄉謝 恩黃
金關顧我白三堂是觴每共舉夜卧或連床有如魚水
歡兩得樂相忘三事有程期春言理歸裝行行首初路
望望抵儒庠人生大志豈効兒女腸垂聲期汗簡流
涕空沾棠教化責寬裕省躬在安詳獨學匪無朋詩書
皆典章功名有將至遠大計可量願君保令節淵比金
王相新詩日頻寄慰我雲霄望

送羅勉忠先生

送羅勉忠先生

予本天性死生寧不況茲願非命在天一方淚
言占臆哀思中腸腸楚山碧渺渺流長恨無
及翰即日凌風相別悲歸旅觀雪耻摧兒強寸心諒
不昧白日照彼蒼君家有叔父致政初還念君遠行
後贈言戒精詳我亦托知已臨岐增慨懷深期早旋旆
慰此引領望

辭別二親

平生有壯志不辭兒女悲茲晨出門去忽復傷垂髫
思別雙親萬里將遠道再拜辭下涕淚交頤

在京國父書屢見貽為言老母病衰羸殆難支念
不見日夕長相思感此數深歎傍徨若無休恨不

翰凌風度郊圻詰朝抗短疏頓首叩 皇恩

省以慰臣母慈 聖皇敦孝理優 詔特許歸闕臣懇

惻意更賜驛傳馳 天恩誠浩蕩已志尚驚疑歸來入

里門問訊從隣兒答云近平復驛驛喜無涯升堂展家

慶小試斑斕衣童稚盡歡喜歡喜庭闈親顏陪忻悵

顧問來何時江湖多險艱道路遙遙况茲雪霜候恐

使傷政脫起謝幸無恙祇慚歸省遲一荷父母庇再荷

明主知勞燭坐深夜開筵泛瓊醴情我兄弟嚴壽語

堪堪以茲晨夕間定省得斷施於馬洛歡慶庶用伸我

私歡序忽云改東風振芳菲光不相待王事有程期

促裝久載道欲去不忍辭親故強我別何堪共凄其入

生寧樂聞出處須合宜退當營營養進當思有為我情

兩難即徘徊欲何之浩歌向中引歸浮雲飛

宿鄭州和唐王右丞韻

重登鄭城館淹留已經宿故人為開宴風雨走群傑

柳蔭庭陰涼雲混原陸顧我念王程多君任民牧金樽

醉清夜銀缸照華屋諧茲相席歡稍覺朋情熟此際

襟期明朝隔山谷永懷報國寧愧說微服

唐十八學士宴樂圖

秦王肇唐祚叱咤開風雲當時十八士總被恩眷親
惟惟運文略爪牙雄武臣我我天策府圖像高嶙嶙時
稱瀛洲選自比天上人夜分更直罷雅志在經綸開來
賜宴樂取醉當芳辰金杯泛鸚鵡寶馬驕駉意氣盡
相得況茲成大勳遂令青史名照耀垂千泰披圖茲深
慨允矣懷清芬

暮春月朔奉陪諸公遊朝天宮分韻得日字

洲景澹融和暮春月初吉退朝值休暇偶爾尋直迤雨
霽街塵消風輕馬蹄疾城西有仙宮壯嚴稱第一飛軒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過雲流高觀凌空出畫壁耀金翠雕楹絢丹漆瑤堦敞
清虛綠樹間疎窻方池湛且深三山亦嶄峯便覺到蓬
萊還疑瞻大乙靈境豁心目塵襟超軼柏遷群公步
遂造方士室亭亭芝草長藹藹蘭芬溢列座屢揮觴分
題各援筆談諧忘爾汝意氣頗真率顧予慚寒劣館閣
叨微秩眇焉蒲柳姿獲倚徒辜質平明侍班行薄暮尚
佔畢芳辰幸始臨良會安可失况逢聖明世海宇今
寧謐即此不成醉空懷待來日

遊玉泉山分韻得空鳥二字

西郭有名山流泉垂玉虹川原鬱形勝中建梵王宮傳

聞樞心賞登覽夫暇窮今日幸休暇乘遊遂群公地幽
嘉樹合徑轉危橋通柅園暖雲碧寶殿飛霞紅亭午僧
鐘度冷然激微風徙倚不能去頓驚塵累空
久歷簪組榮塵累稍紓擾茲行愜良覲清興殊未了遠
岫鬱岩堯平湖湛深窈野色落飛花春聲雜啼鳥碧洞
倚翠微層樓抗雲表佳境非人世同遊惜來少歸途日
欲曛返照上林杪明謨重興懷相望帝城曉

九日遊神樂觀分韻得籬字八韻

良辰不易得為樂當及時况我同心友尋遊夙有期登
高出南城琳館鬱參差秋色澹連野菊花開滿籬道人
雅好客焚蘭理朱絲群情洽歡會縱飲不復辭清風座
間至白日簾外移醉來懼沉酒三復初筵詩

九月十三日家居賞菊分韻得流字

素心慕閑曠守拙無外求西垣有直廡寄寓深且幽遶
籬唯種菊菜繁黃花稠幽香含晚節佳色凝素秋朝迴
退食餘對之頗消憂英傑總時俊意氣結綢繆在公况
多暇歡賞能一遊試開北海樽暫留商齋留酣豪酒頻
勸興洽詩屢酬慨思彭澤翁千載期同流

九月十九日黎諭德家賞菊分韻得嚴今二字

為儒值熙運玉曙多清暇亭午晝漏移在公會初解書

子桂坊彥種菊選官舍名園有嘉品買說不論價群公
樂幽賞主人喜邀近泛英屢飛觴盡醉歸忘夜

交朋時所貴會晤懷合簪况茲東籬菊可以慰賞心人
節雖云邁陽日喜重臨幽香晚逾溢佳色秋正深愛翫
豈獨昔歡娛良在今差彼營營者乖違寧足欽

題龍頭圖

神物何矯矯變幻不可窮潛蟄向九淵飛騰凌大空薄
伏光景際簸蕩滄溟中有時會風雲萬物皆景從胡為
飲精氣丹青狀形容好因歲暎旱沛展霖雨功

雪中寫懷二首一以答劉蕭二公枉顧之情一

以述同志諸公稀闊之念

玄律驚漸窮飛雁結寒返豐隆遠凝陰六澹舒素絳
紆疊瓊樓聚聚積瑤樹朝回啟南軒坐對愜心悵緬懷

剡溪遊時誦梁園賦西清公退餘忽枉故人步豁略見
高情風流多大度開樽共為歡酒行不知數焚蘭或揮

絃刻燭更題句漏滴欲宵分窓虛疑達曙顧慙蒲柳姿
交托金石固豈伊洽觴詠良傳寔難遇抑詩戒湛樂夙

志寧不慕古人諒有云惟以二子故

端居坐幽軒愛此雪逾尺仰懷 明主聖深副燮理職
蒼蒼造化仁郁郁布膏澤兆茲年歲豐足慰黔黎惻千

門豆萬戶縞皓同一色素影凜寒威澄輝生畫屏豈無
匱窮憂且愜清華適呵筆題錦箋飛觴醉瑤席忽憶同
心人徘徊未能即昨來公會疎宛若參商隔規益覺漸
乖幽思浩如積愧乏元寶迎頗陋王恭飾比德堪寄情
其言保清白相期在明日鑒坡展良覲

題何侍郎東園書屋圖

舊業臨東園藏書起華屋况茲勝地偏山水鬱清泚幽
香落巖花野色團林木黃卷千萬言所曠啓窓讀時還
恣遊沫登覽愜所欲年來丹霄上匡弼廢宗祿被圖見
雲林宛若故時綠却憶壯年游傍徨動心曲東山有高

情求願齊芳躅

贈李旻還黃州

李生齊安人負篋來江右胸藏伏氏書一一資研究辭
家閱春冬勵學忘昏晝行端志逾篤道廣積彌厚卷之
在方寸擴之彌宇宙所得殊沛然惓惓益思慙有如宮

錦裳璀璨錯文綉又如天開駒脫羈想馳驟萬里青雲
衢功名不難就而我獨抱慙迂疎乏師授歲月忽荏苒
朔風益冬候告歸意良切思欲為報壽明年秋期近藝

苑將論秀至寶益精甚價高行見售顯揚宜早圖毋為
久留留青春二三月京華待重覲

久留留青春二三月京華待重覲

久留留青春二三月京華待重覲

武得帆字送嚴司訓赴江陰

旭景照離席春風拂雲帆駕言送君去行行向江南况
茲持教鐸夙昔心所耽儒雅匪寒薄遺經可窮探道在
良足適才高真匪凡所思交游遠悵望情不堪願因歸
飛翼時寄雲中緘

賦得白馬篇送陳縣丞還沂水

白馬赤絨繮驕嘶臨紫陌使君遠行邁駕言出京國顧
茲青雲交親愛欣相覲豈不重踟躕遽成千里隔所思
在恩眷分理各有適迢迢沂水城近倚齊東城耄倪日
延佇俛仰懷遺澤努力事驅馳毋為久行役綏治貴寬
仁操履期貞白榮名方在斯允矣樹嘉績重來諒匪遙

贈子統朝策

寓愁 六首

平生寡愁思今日何獨深所念在猶子羸病益見侵去
歲暮春起纏綿直至今茲復見春暮微軀豈堪任曉窓
屢啜吐夜挑時呻吟一聞一驚顧痛苦割我心安得展
扁手與爾救危沉

今世有盧扁國醫沈與盛術傳三世良治活萬人命豈
獨著功巧亦既造神聖殷勤荷來視勉諭養情性疾疢
恒屢作藥劑亦屢應所憂久沉綿藏氣今不定期施扶

衛功為汝重致慶緩我愁苦腸啣結圖報稱

吾姪奮志學書大忙誦讀過夜分不顧炎與涼吾

時雖戒抑自謂身壯強吾亦智寡昧悔數安可當侵尋

歷冬春心腑遂勞傷一疾相展轉愈復不安常近來覺

稍劇肌體漸萎黃吾姪亦自憂有時涕泗滂吾力匪不

竭吾樂匪不良諒由數令乖不獲早致康時撫一寸心

再拜叩蒼蒼天高聽應邇我愧無德將背人暗揮泪寫

此千割腸

生來不解禱今日屢叩神神明在宵漠禍福無常親烈

烈陰佑功寧顧愁痛人吾姪年二九吾生今四旬願減

吾壽筭以益吾姪身神我修休顯俾我愁腸伸

閑時慕書史閱卷未始離近日公退隙相對厭見之所

懷小姪病令我結憂思手足垂措置食飲忘渴飢有時

應賓客顛倒裳與衣有時為撫摩強語同笑嬉獨登小

樓間苦痛如割肌嘗聞第五倫十起心安而我心何不

然茲事豈偽為深期早痊復庶以慰吾私

昨得吾親書上有平安字開拆未展誦豁然愈愁思拜

跪誦至半忽覺心震悸中云聞汝疾舉室生憔悴吾母

與吾兄相對皆掩涕以過六千里此語誰為致吾生甚

不才守職既無似撫汝又多艱寧因寡慈惠汝今年十

八資性頗聰慧... 千金經

康寧早歸... 家父致政南歸中途...

兇病危獲安叙時亦... 鄒懷

端居掩重戶... 忠脚氣踰跚不堪行我時初...

後吾弟遠寄... 著氣被鬱蒸幼者已平復壯者...

緘涕雙零... 二世承道途...

仍優茲安坦... 我生感世...

我生感世... 吳解蘇寵歷陽有...

多才堪作興行當達宸聽乞歸尋釣耕高堂奉親暇與爾談遺經

康節婦

廢常時所易處變人獨難況此當盛年孀居摧肺肝殘烟綠空曙積雨青燈寒誓堅冰雪志血淚寧曾乾幸有遺孤在三從心所安辛勤五十載年老雙髮斑卓共觀風使表奏聞朝端優詔修旌異閭里多歡顏餘慶被孫子齊美列仙班皇皇真節門千載誰不刊

題張懋孚行樂卷

客有列仙裔飄飄凌紫霞逍遙鴻濛際吞吐日月華悟

傳金液秘九煉成丹沙長生妙神術何必淪胡麻左携綠玉杖右引赤鑿車身騎一白鶴袖拂雙青蛇時登華蓋頂曠望窮幽遐瓊芝暖瑤翠紅杏晴飛花深林渺萬壑杳杳仙源賒臨視宇宙內冲襟浩無涯顧予繫塵鞅矯首徒興嗟看君高舉情脫洒良可嘉安得借飛馭同遊大清家

歲除宴秋官郎中并宅分韻得之字

宗盟諒所重會聚湏及時況此歲云暮能忘宴樂期官居異中外出處多睽離幸同對尊酒痛飲寧復辭兄懷德明德母俾年天壽古人有深戒夙夜思敬之

林石軒

昔聞籌林守移石自遐徽素心諒匪他清操頗殊調芳
聲重今古汗簡增光耀雲乃偉多賢落咸克紹開軒
面幽林琢削山骨竅明月照前輝浮雲出深嶠堅貞自
不移足以供吟眺豈伊祖澤承頗諧靜者妙我懷斯人
徒襟期卓孤峭安得相過從同君一舒嘯

朱石夜汎

月色湛如蓋波光疑不流行舟入清夜似向鏡中遊泛
泛素宏渚我謫仙樓浩然懷往蜀王事迫難留出處
諒殊調高風等千秋豈伊這游念中尚增百憂

過彭澤

我行過彭澤吊古心悠然寥寥千載上相繼惟二賢陶
公昔佩印八旬賦歸田易姓不復仕甲子以紀年狄公
在當時忤旨來左遷一朝復唐祚忠義白日懸二賢去
世遠光價照簡編豈無繼承者胡乃寂不傳吁嗟世之
人才行真難全題詩懷往蜀事業當勉旃

黃州懷古錄似錢太守

齊安古名郡俯瞰大江濱青山鬱迴抱赤壁高嶂岫竹
樓不復故雪堂亦堞淪獨有文章在流傳照千春我時
東使節南嶽致明理道經臨臯驛懷慨懷其人披牒求

往蜀殷勤效咨詢幸值賢太守為余詳具陳豈惟王與
魏名公焯彬彬牧之暨文潛治郡稱良循魏國韓忠獻
讀書基尚存近代龍麟洲講學孔山垠卿家老宗伯寓
官修遺文感此三歎息人生貴流芬向非太守賢詎由
獲多聞柰茲王程迫登覽未暇伸盡觴疾星馳層城西
日暎明月漸東上波光澹澹翻孤鶴何處來戛然掠微
熏浩歌坡仙賦逸興凌蒼旻

憶遊衡陽寄鄒太守

平生好奇古雅慕名山遊况茲衡陽地形勝冠南州盤
迴鴈峰秀縈帶湘川流石鼓有書院昔賢此藏修合江
峙孤亭飛樓臨滄洲其餘絕清絕夙昔懷窮探奉命祀
衡嶽幸淹永日留翹首思一覽蕪之效詢詎奈何觸炎
暑抱病殊未瘳徘徊不能及一日如三秋吾聞韓吏部
過此曾維舟登亭發新詠有贈使君鄒今之鄒使君善
政古人儔愧無吏部才可以揚芳休效顰聊寄贈鉛槧
比吳鉤明發王京去相思邈悠悠

脫齋有感

吾年五十三耽祿未知止竭來校藝堂忽覺脫一齒賦
質愧薄涼氣衰從此始聖賢有名言致身行道耳口齒
乃做軀心思為大體可俾齒連脫勿遺心無耻余生泰

科名筮仕逾二紀追趨玉署班出入金門裏久厭光祿
履溢倉大倉米金頒內藏珍衣著宮袍美不顯亦不微
蕪譽且無毀自慙荷恩深捕報能有幾顏茲行道心視
苦安足擬碌碌竟何聞面頰頽有泚展轉中夜思翻然
挽衣起胡不賦歸歟技簪還故里優游保令終庶免人
指因之發長嘆書以遺諸子

漁溪為彭汝介賦

古有隱淪士渭川與富春一朝際風雲歟與時主親名
鼓振六合今古高其人彭君廬陵彥壯志蘊經綸中年
謝塵鞅漁釣莞溪濱清風憇盤石明月漾輕綸澹無外
物繁日與鷗鷺鄰不識炎涼改逍遙樂天真只今及稀
耄芳譽溢朝紳會入非熊兆渭川可同倫

題八達圖

典午運方泰賢才宜未衰卓哉八達士皆有經濟姿云
胡昧所尚放曠更相師沉酣嗜麴蘖顛倒冠與衣得非
飲時晦母乃乏良規至今千載下畫史狀其儀展圖一
披閱慨歎驚見之醕酒有明誥初筵有遺詩抽毫紀新
詠三復興遐思

送雷行景陽出使大同

玉署才名盛皇華使節雄承恩辭日表奉命向雲中屬

塞凝晴雪結裘襲晚風閑門最啓柝驛樹夕維驄昭代
封疆固親藩典禮崇賢勞推績最專對識才通公暇情
多適吟成句益工歸朝行遲爾端笏侍重瞳

鄭少卿半壁軒

瀟灑容臺客開軒面碧池初疑大極判還似半宮移寶
鏡查分影瑤空月半規荷香浮玉甃竹色映瓊漪雨過
光凝檻風迴氣逼帷據梧聲更逸得句興偏馳退食澄
思處簷居致敬時水天同室澈無一不相宜

元夕 賜觀燈詩

一統乾坤大三陽物候新華夷逢此日京國慶芳辰威
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十一

鳳傳丹詔飛龍御紫宸歡娛同萬姓宴賜及群臣燈火
千門曙謳歌四海春年年雙闕下長願沐 皇仁

聖主時巡狩新都肇朔方溥天俱職貢率土盡來王海

岳符璫應臣民洽洽康清時多樂事化日煥恩光磐石
皇圖壯齊天聖壽長萬年綿寶曆風俗似義皇

世際文明盛春隨令節回陽和彌宇宙佳氣繞蓬萊

戴神仙出鸞隨綵仗來珠簾和月捲金鑰徹宵開舞隊
參差列歌鍾次第催近臣遙候駕齊進萬年杯

碧海環三島金門會列仙層巒珠斗外飛閣綵雲邊奕

葉靈芝秀參差寶樹連佳期同汗漫園綺共周旋王母

趣青鳥真人坐碧蓮良宵風景好同慶太平年

玉漏傳更永金城徹夜通華星聯碧漢明月浸瑤空宮

闕瀛洲上樓臺開苑中瑞雲千疊紫銀燭萬花紅羅綺

笙歌隊烟霞錦綉叢懸知今夕樂還與萬方同

絳綢臨黃道鑾輿翊畫旂旒端黼宸冠珮集彤墀綺

席傳觴早金貂列座遲中郎頻勸飲百辟盡陳詩歌漏

橫汾日歡同宴醵時三呼祝聖壽永樂萬年期

閭闔閨中禁衣冠會兩京陳鈞嚴虎衛鑾輅擁霓旌香

鼎龍爐煖光浮鳳宸明光樽萬壽祝舜樂九功成宴樂

文逾盛詠歌韻更清微臣瞻盛事長仰泰階平

樂隊連山仗新聲出教坊咸韶和大雅金石引清商轉

日調鶯語曲風舞鴈行衆龍呈曼衍鸞鶴競翔翔休傑

紛前進朱離亦且揚昇平歌一曲喜氣溢明堂

虬箭清宵末驪珠彩焰初一迴驚電掣萬點繁星懸燭

晃連華月哭熒炫曜天光涵三秀草影動萬枝連并舞

同群辟歡呼洽八埏還聞清禁外車馬夜駢闐

樂事京華盛歡嚴海宇同九門迎瑞色萬戶諒和風昭

代隆昌祚皇恩並化工垂未央闕春滿建昌宮微燄

咸沾惠疎愚願致躬吾呈千萬歲拜舞效呼嵩

奉送大學士曾先生侍從 東宮赴南京

聖著鑒坡早官無鶴禁榮儲皇承祀去天子詔陪行付

托同元老尊榮重列卿拜辭瞻袞冕宴餞集簪纓馳道

雲隨輦行宮月照營前星臨虎帳後騎擁霓旌召對論

經籍從容納懇誠酒分銀甕瑄詩寫綵毫輕野迴晴看

花深曉聽鶯漸過淮甸路遙指石頭城日月開三殿

山河壯兩京謁陵嚴禮秩助祭重寅清翊戴歸邦本歡

娛洽衆情願揚匡輔德海內振英聲

奉送諭德周先生

聖主龍飛日儲皇奉祀辰寅清嚴典禮扈從重儒紳鶴

駕辭仙仗鴈行出禁宸旒加璫輦道軒蓋動行塵柳暗

山城曉花明帳殿春陳詩懷浩沃省俗俗諮詢野成晨

征遠周廬夜直頻奉迎來候吏耕鑿見齊民卓鼎榮恩

賜山河喜詔巡渡江瞻王氣到關致明經紫禁千門迥

青子萬象新知應匡弼暇賦詩更誰倫

慶黃少保父壽八十八詩

昭代崇殊禮褒封逮老臣青功膺秩久紫誥拜恩新位

進三孤日年登九袞展繡衣腰佩玉烏帽髮垂銀寵錫

逾優異榮光賈絕倫林泉門宰輔詩禮舊儒紳今子當

朝傑遭時秉國鈞望高深何江才大富經綸自是庭貽

訓由來岳降神齊芳同奮建濟美過 日月瀛洲

烟霞起水濱看雲情最切柱笏望應頻律轉純陽候
開壽域春極星騰瑞彩台宿耀蒼旻綵服娛群季瓊筵
集舉賓酒香浮綠蟻鱸羹縷金鱗洛社今耆茂商山舊
遐民謾傳觥菊隱尚想召蒲輪盛福知誰似新詩請具
陳殷勤懷祝頌眉壽比莊椿

恭和劉氏沙村江樓

勝地環江渚樓居俯岸沙
寶吞銀漢宿高傍碧空斜
曲檻低飛鳥長波漾落花
青簫宵隱映翠竹晚交加
林影侵書帙川光上釣槎
江寒浮月露山曉護雲霞
眺遠情偏適臨清景更佳
桃源仙客境果里迤人家
一自登朝署空驚歷歲華
昔時遊賞處惆悵隔天涯

舟中望九華山

直履無素期勞生憶恒窘
誰云戒戎路曾是反初隱
水宿淹長晷山行阻修吟
縹緲對雄標噴吐羨奇蘊
崖回氣如煩峰去勢猶引
剗剗冠青蓮雕鏤並笋礎
霞上斑剝石乳下礪礪
山鬼崇文狸淵靈閭玄
屢瞻炫志藎藎未遂採
芝菌即事情已悲懷賢跡
俱泯潛吳悅梅福去汶
羞閔損人德儉未夷天
道明可準臯蘭豈徒歇
崖桂芳未隕歲暮山
中人結言候歸影

五言排律

抗大師楊文敏公五首

黃閣登庸早清朝屬望隆
謀謨裨列聖位遇冠諸公
日月光華際風雲慶會中
經綸多密勿誰不羨才雄
列職論思地從容四十年
楊劉天下士頗牧禁中賢
鳳詔西踰海龍沙北極天
皇威靖胡虜扈蹕屢周旋
盛福登稀壽華勳歷四朝
從龍清紫塞扶日上丹霄
士庶山斗仰岩廊柱石標
忽聞冰稼兆玉燭從誰調
信史成功日經筵輟直時
廟堂遠致理桑梓繫深思
西浙仙遊去南閩旅櫬移
寧添多士淚明主亦傷悲
早歲承顏日青雲泰後塵
隨班金殿曙教載玉堂宸
藻鑒今誰賞蓮輝更莫親
千春成未訣揮淚重沾巾

抗羅侍郎三首

早歲登科甲清時領縉紳
文章千載士勲業四朝臣
優詔方休致哀歌竟慘神
當年褒敕在猶想寵光新
玉署官聯直金城寓接連
從容多暇日知契托忘年
義以說空在琳瑯韻獨傳
懷哉身後事輿論付青編
紫塞歸來日青山預卜期
衣冠天下士詩酒洛中耆
我輩徒興慕君名定永垂
丹青何處寫求不愧心知

抗黃仲綱先生

前輩傷凋謝先生更絕倫
芳嚴傳宋史詩法繼唐人
聞

海峯遊遠文陽別恨新東風回首願揮淚重沾巾

哭渙姪

北闕觀光日南樓受業時青年多遠志白首羨英姿
祖吾親望成人汝父期才高翻天折誰不共傷悲
鍾愛根天性情親肯暫忘朝回恒共食夜卧每連床
事真吾契家嚴莫汝揚誰知奉夙願我在汝先亡
力學未經歲經綿此病身共編拋却久藥果服來頻
枕春連夏支願夜達晨哀我竟淪沒吾欲恨蒼旻
汝生難復見我哭屢吞聲事業今何在詩書謾自
中規益語病裏悼傷情一念一腸斷終身恨不平

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二

三十七

愛汝瓊瑤質吾家汗血駒凌雲空有志力學竟亡年
郭涼雲慘面窓夜月孤旅魂何處泊洒淚獨長吁
汝悲病危後我悔病安前明智俱應失傷亡獨可憐
藏原在已壽天信由天忍把千行淚愁看舊簡編
念汝年初冠賢我似者稀立身憐志篤沒世嘆名遠
日英魂在秋風旅櫬歸愁將雙病眼哭對故時衣
撫躬慙德薄慈孝兩無成曠省遠親眷虛名誤汝生
心靈薄祿視面見難兄便擬投簪去歸尋歷社耕
家門今寡佑獨累一何深白日空昭晰蒼天不鑒臨
亡憐汝命慟哭割吾心誰信臨終泪長沾志士襟

何大迫卧病一年強擬作雲端客翻為地下郎

言知最慘素志倍堪傷靜夜孤燈裏悲思欲斷腸

挽曾光薦

五首

鳳雛出丹穴爛然五彩章長大將瑞世來儀向朝陽
何兩修翮憔悴摧風霜呈祥竟莫試誰不生悲傷
溫溫崑山璞奕奕皋蘭姿川原發光彩雨露含華滋
玉皎自殞皋蘭亦云萎物理既如此人生良足悲
英英武城彥卓卓超凡群十歲誦經史十五能屬文
茲承世業雅志在青雲弱冠竟殞謝哀歌莫忍聞
聞子哀計至悽然傷我情我昔事尊君來往居西環
子日秀發期子早成名云胡奄相棄別恨何由平
生別尚云戚死別寧不哀所思令名在壽命誰能賴
天至今賢櫬在可材洒泪讀銘此嗒然肝肺摧

挽胡祭酒先生

四首

德望朝端重文章海內傳高風儀後輩古道繼先賢
下三千士人間八十年如公保全節此日竟誰有
科目登庸日儒庠樂育時花封勤撫字秘閣竭論思
陟青宮輔弘施胃監規平生端履歷誰不仰光儀
明時休致早光價重南州懸榻里中住愛蓮亭畔遊
期追二子行義重千秋堪嘆功成客誰能退急流

名烈昭編簡哀榮始始終賜歸褒敕舊諭承渥恩隆世
澤垂休速碑文諫德崇洪都南郭路過客仰高風

挽劉侍御履節

事華三朝著才名一代雄容臺曾典禮憲府舊乘駟
怨炎關月魂飛漳海風惟餘墳上碣千載表丹忠

挽王處士以子貴封主事

世閥錢塘上移家雪水陽詩書承舊德松菊理新庄
首甘栖隱青山對詠觴優游風月墅蕭散水雲鄉閭里
施恩惠家庭肅義方科名看子貴壽考閱時康夢入黃
梁枕思推粉署即褒嘉同伉儷真漢有輝光哀此群公
李處士先生才集卷之一
續幽潛太史揚銘詞垂琬琰千載會流芳

挽國子助教陳先生

二首

先生嶺南彥科甲早登名一官任民牧小試江陵丞群
黎懷撫字南楚播英稱霜蹄俄暫蹶遄赴薦刻徵列職
居胥監橫經育羣英海內仰芳譽朝端推老成至今造
就士濟濟多列卿何獨不大用奄忽歸泉扃

憶昔居胥監先人忝交誼僕也趨庭餘高風屢瞻企况
與賢嗣子青雲早登第老成蓋淵謝我輩竟何恃每誦
墓銘雙頤倍橫涕先生德尤厚孫枝更榮貴嗟嗟游
宦門可以驗敷遺所希身後名年壽安足計

挽姚母張氏詩有序

吉水虎溪姚君彥通之配張氏出自金川旣長適姚
氏相攸助莫克宜其家彥通嘗為邑學博士弟子貢
與翰林學士錢公前春坊庶子周公同游學未及成
名以卒有子四人其三曰璚字廷璧六歲喪父賴張
氏孺人守志教育之底于成預俊秀選居儒庠治詩
經駸駸有造矣後以事出為從事於京師有志科第
不幸母孺人卒于家計聞訃命將南歸別於子謂未
有以成母之志也其情甚哀予乃告之曰子之母其
生也享子孫甘旨之養可謂備諸福年登七十有五

石溪周先生才集卷之一

四

可謂得其壽今雖淪逝亦無憾矣子則讀禮之餘尚
勉進而學他日孝顯而親可也詩曰

席溪姚氏母中歲失所天辛勤撫諸子訓育能兼全子
長克致養孝愛心惓惓綵衣舞芳晝綠酒羅華筵慈顏
悅且康優游過稀年云胡一疾嬰奄忽歸重泉慈竹盡
搖落萱花無復妍感此寸草心抱恨春暉前叔也慕顯
揚久在青雲邊一經未及試痛母先棄捐匍匐泣血婦
悠悠涉山川有懷畢襄事篤志勤簡編為孝諒在斯夙
夜須勉旃

挽楊長史民服二首

有生誰不死所貴千載名賢哲同一致微音良可徵揚
子早聞道高情薄蒼冥溫安輝白璧潔粹清美光憲府
肅風采王門著忠貞斯人未論道我實弟定苦必
我告有文必我評一去不可得標期誰與并所思永芳
譽奚必躋遐齡此筆寫哀此凄然雙涕零

明月何皎皎清風吹我帷中夜不成寐踟躕多傷悲所
悲寡儔侶尤悔將安追一從楊子沒無復聞箴規德義
替交勗詩書誰剖疑攬衣三四起惻愴勞我思

挽于汝霖主事

與君住京國結好二十年優游玉堂裏出入鳳樓前乘

右溪周先生文集

卷十一

四十一

興洽朝誅知音揮夜絃旅舍或同寓趨朝時並肩平生
交誼厚有若金石堅相期俱白首尋命庶未延如何疾
疢累累月加沉綿退直每相問自言行當痊蒼天胡不
仁殞沒遽堪憐羣公總惻惻我淚倍漣漣寒冬十月候
朔吹號且顛孤兒扶旅櫬千里載歸船祖送重鳴咽中
情鬱難宣九返招不復哀歌謗凄然所思紀遺行百世
令名傳

輓竹間周長史先生

四首

憶昔初卅角侍學遊帝京先生始擢第列職居承明家
君官壁水相與如弟兄綢繆結文會歡洽篤同盟我時

幸瞻春履稱規益情期待意良厚匪獨當世名先生今

已逝我志未有成歲月倏悠邁悵然想平生

平生所親厚於我何獨深宗好托鄉里職守聯禁林分

雖先輩行契合殊一心十年兩京路往復多微音擢官

來北闕益荷規與箴夙昔展良晤高情重南金萍踪一

朝異明珠忽淵沉哀哉不可見雙淚落盈襟

盈襟雙淚落沾洒重我愁先生淪逝久高誼那復求念

昔在當時最光動九州人物機雲匹文章班馬儔出入

金門裏三朝恩眷優況茲職王輔匡弼多嘉猷奈何鴨

來集竟飛賈傳憂招魂有遺恨逐楚江流

右溪周先生文集

卷之一

四十二

江流日夜去逝者不復回哲人已云亡悠悠隔泉臺
思前年秋入覲幸一陪從容未得展握手暫徘徊相別
曾幾許訃音俄遠來生死從此異壽筭不悲哀返照下
丘隴悽風起蒿萊佇望桑梓園惻然肝肺摧

五言律詩

春日庵

御駕祇謁

列聖山陵十首

上日謁園陵祇嚴端聖情直廬千帳列馳道萬人迎
含春色山花絢曉晴微臣叨扈蹕幸沐渥恩榮

柳煙千旗拱屯營萬騎環祥烟隨鳳蹕瑞日映龍
鼓轅門樂永冠綵仗班萬呼來父老聲動五雲間
鴈鴈神皋迥鑿輿曉駐時天連雙鳳闕地近九龍池日
月開黃道雲霞翊畫旂恩隨陽德布春滿萬年枝
輦路塵清慶齊瞻大駕來恩波深雨露蹄令肅風雷帳
殿中官侍齊宮學士陪遭逢明聖主愧乏從臣才
三陵冊壑繞萬乘翠華臨松栢凌雲日山川壯古今周
族垂簾覽齊祭潔宸襟鑾路遲遲深惟戀慕心
聖孝超前古皇仁被八方雲山色竊顧草木亦輝光游
氣從天降晴薰芳日香小臣懷祝嘏寶曆萬年長
右桑月先生文集卷之一
羽衛發沙河前軍微夜過虹梁橫碧漢珠斗浸清波燭
影搖戈甲風聲雜珮珂桓桓王驃騎扶掖故情多
園陵陪祀畢退息向齋居花氣晴飈襲松陰晚日餘
許聊寄興憇石灘忘劬肯上東封疏恩陳無送圖
佳氣鬱青葱長衢陰萬松漏聲行殿鼓曙色景陵鐘
擁花邊騎天垂仗外峰未由櫛獻納何幸此從容
館閣多才傑承恩扈從辰深慙涼薄質也逐屬車塵對
酒青林曙聯鑣紫陌春有懷忠直節同顧各皇仁
道出東山口過金百戶園林
也出東山口盤迴石逕遙擬尋歸路便深荷故人招

升家聲舊園林景物饒明朝相憶慶翹首荷丹霄

口號戲東羅本宗行人

為愛羅浮彥平生金石交扈遊來春顧得句想推敲春
色隨行殿風光滿近郊有懷同覽勝底事遽能拋

三臺八詠分賦二題

粵瞻三臺南原坂相迤邐山水交會間中有石墩峙甲
紋苔蘚班紐綰藤蘿紫紫有客佐花封金章佩應邇

右喬坂印墩

面巧三臺而漢流一何遠澄源良足嘉淵深知有本湛
如明鏡平光若磨虹影忽臨滄浪歌濯纓坐來晚

右澤原先生集卷之二

右西溪流水

題唐王造微圖

朝罷紫宸殿終南校獵遊追歡應適意銜繁豈知憂日
暮雲山晚風清草樹秋秋從官無諫疏老去憶韓休

病起聞禁鐘

南窓臨曙曉遙聽禁垣鐘聖主方勤政微臣獨病慵詞
林慈記舊官路曉連連一片歸休志明當達九重

和陳學士題張尹山水小畫

國中風景好雲樹澹幽清秋園浮空迥晴烟拂曙輕
吟裏思鄉國望來情我亦懷山看因之遠興生

送別第十弟功溥第五姪謙至上清河情發乎

詞用馮五言律二首見意

易尔遠來意寧因恨久離年來家政尤日恐義聲大白
簡書思慶青燈對語時此情如不二百世永為期
仲夏炎蒸候言旋不可留別離憐骨肉俎餞集交游綵
樹金陵陌滄波白下舟明朝回首處兩地思悠悠

題畫

地僻稀行迹山空祇白雲江潭流水合堤路小橋分茅
屋深藏樹漁舟繁落照坐看幽景好鄉思轉紛紛

經和合驛

客路通和合行人入夜過驛樓催画鼓官舫泛滄波天
近星河下窓含月露多揮袂渾不寐紫陌憶鳴珂

送廖敬章南歸

與子論交日相親弟與兄十年如昨夢迭會若為情尊
酒論深夜孤燈照達明不堪此言別又聽禁鐘聲

匡廬舟中偶題

水驛匡山外停舟對落照烟雲千嶂合風雨半江分過
客悲卿衾居民煩使君不堪懷鹿洞那處聚斯文

望龍門和杜工部韻

遙登洛陽城望龍門境雲連雙關陰日落千林影鳥

弄青山深魚遊碧波冷奇觀未得從鬱悵何田省

夜起寫懷四首

憂念已盈抱况聞風雨敲緬懷錦峰路遠翳青林惘親
顏悶終古宿草生佳城中夜不成寐淒然雙淚零
夙嚴家政繁兄弟鮮同樂聚 易知別來今始覺日
月迭居諸雲山轉悠邈張公有遺訓百忍吾思學

人生寄窮壤所貴勵忠孝自非上聖資鮮弗由訓教春
言爾羣季此道宜立效靈臺苟無虧得失奚足較
吾家詩禮門義聚由高曾所念息終疵匪末顯聲稱田
園未允斥家衆今日增卓卓爾群季勗共思繼承

溪雲山月樓

溪雲淡生涼山月漸東上石逕鬱盤紆高樓赫弘敞遊
人何處歸晤語愜心賞忽覺秋風來千林落清響

舟行雜興寄司訓和貞四首

行行別故里泛泛逐輕舟烟渚渺空濶炎雲凝不流方
切睽違感還深早暎憂遠遊宣吾志思欲獻拙謀

夕陽送輕颺疎雨洒炎燠隱隱蒼山遙離離芳草綠觀
瀾川上吟展卷窓間讀心茲倦羈遊偶爾淨心目

緬懷白鹿洞碧樹清泉深山光五峰秀教條千載心斯
文久淪棄而我慕追尋卓哉賢郡守興復見斯今

悠悠感行役惻惻念親故興闌剡曲舟望斷廬江樹九重紫宸闕萬里青雲路候子期早來最羨騁高步

野望

奉使江南去郊原晚乍經可堪平地赤稍見遠林青慮失黠難望思祈海嶽靈三時渾不雨何計叩蒼冥

送高世良歸淮南

伯仲明時彥怡怡友愛真恩光連燭夜詩句草池春聽雨曾聯榻治裝又問津京花千里地莫惜往來頻

族姪孫鑑不遠三百餘里來自未寧訪宗盟于吉水泥田可謂深重本源之誼者矣鑑之先宋

南渡由吾宗徙禾川之勝鄉螺陂高科名宦甲

十七

於鄉邑者累世顯垂家譜歷歷足徵中更变故

雖暫顛躓而復興之端當兆於今日也鑑為邑

庠生治易經學駸駸有造而賓友未之字予遂

為字之曰彥輝於其歸值予抱微痾不暇文字

用寫近體四十字贈之而書其來意如此傳曰

公侯子孫必復其始鑑勉之哉

派自吾宗徙綿綿慶澤長家嚴唐譜謀科甲宋文章春

草瓊芝秀秋高桂子黃勉旃遂薦彥雲路振輝光

梧竹軒詩

有片

渝川羅君以儀作軒為藏修之所前植梧竹數本

久挺然鬱然過雲日而風月以儀對而樂之因扁其

軒曰梧竹間復來求予言識之夫梧竹植物之可貴

者也其材良其幹直可以作官室而中琴瑟者梧也

其心空虛節真固可以開三徑而製鍾律者竹也皆

足以媲美德資用如此而其繁陰翠色蒼蒼青青如張

羽蓋清嚴雅韻冷然颯然如戛金玉又無不可翫而

可愛者宜其甚樂之而不能舍也吾聞有道之世鳳

鳥出焉非梧桐不棲非竹不食以儀植此其將為達

息之資乎以儀好修文而有志世用者也將見振羽

朝陽回翔青雲之上而為世瑞也必矣則梧竹不為

四十八

虛植茲軒之名得不永為耀乎

高軒植梧竹秀色何蒼蒼心虛節愈勁幹直材孔良風

前金玉韻日下羽蓋張枝繁而實茂行應來鳳凰為瑞

向明時永言振輝光

五言絕句

題米

題米

質絢雲霞色香涵雨露榮展圖歡歲熟不為學樊生

題畫

四首

野雀來何處寒稍獨立時朝陽回暖候擬逐鳳凰儀

蘆華滿長汀珍禽翠羽輕太平群物遂彈射不須驚
香霧浮丹壑飛流瀉碧峰此中多秀色我欲卧雲松
添樹過涼雨長橋映彩霞山迴溪路杳何處訪仙家
六言

題畫

烟樹微茫積翠雲山突兀凌空借問人家何處小橋流
水西東

瘦四時畫

雲際青山遠近溪頭碧初低垂獨倚闌干凝望春光

高樹深林日暮平堤草綠荷香小閣吟餘獨坐晚

氣空涼

對簾長松積翠亭亭古桂圍坐待明蟾乍出

卷岩陰

對巖層層削玉園林樹樹鋪錦

思愈清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二

景泰元年男榮編輯

門人謝輔校正

姻家後學曾同亨重校

庠生李喬南重輯

孫承超汝啟汝達德光德輔重刊

七言古風長篇

歌五章

平胡歌

皇明一統御華夷四方萬國皆來歸東漸溟海西月氏

北服左衽南雕題

列聖相傳勞撫治深仁厚澤同軒義當今

天子神武姿嗣承大業勤萬幾宵衣旰食恒孜孜廟堂

密勿多論思殘胡之運久已衰狐藏鼠伏猶猖披爰從

震隙振武威六龍整駕巡邊陲訓飭將士嚴防隄速禦

殘寇安群黎金鉦煌煌天日輝龍旂犀甲光陸離石門

闕城高險巖涼秋九月親駐師邊聞醜虜來南窺默逸

承突交奔馳

天顏震怒天戈揮神謀獨運如化機躬率鐵騎奮若飛

自天而下人莫知王旅殫殫虎與貔協心戮力爭窮追

雷轟電掣孰敢支斬截虜首紉帶縛其首主有老
直擣巢穴無孑遺牛羊初茁馬正肥輜重委積如山
董驅入塞盈路岐遙烽永息賴民夷匪獲匪獲在
索弓服矢不復施班師振旅還京畿翠華拂大揚鼓
霓旌鳳蓋張翠麗駢闐夾道奔耆倪謳歌盈路惟
告功郊廟誠巍巍神明錫貺垂德意中興時
正逢擒仇垂聲詩聖皇用武何神奇
之小臣史館職文詞幸依日月常恩私拜有詩獻赤
輝上祝聖壽天與齊八荒四海陶雍熙

玄兔

乾坤清寧雨陽順聖治光華開泰運民安物阜和風
孚異瑞奇祥產邊郡邊郡時清俗化淳肇生靈兔胎
皇仁默然黑質復無比毓秀鍾奇信有神想當孕月初
生處玉塞山靈為呵護夕俯長林宿紫烟朝遊碧草
瓊靈守臣見此驚神奇千里馳獻來京師傑身臨伏
輝曜弄影迴旋彩檻時繁如清廟陳蒼壁滿芳玄霜降
空碧重瞳屢顧天顏怡百辟騰歡頌聲溢由來治世多
嘉應聖德格天天錫慶紀瑞應超周漢前廢歌共頌
唐虞盛微臣何幸際昇平海內祈祥喜香呈陳詩
拜提刑相萬歲千秋奉聖明

古劍歌為胡中書宗鑑賦

良工冶鑄金鐵英鍊出寶劍真天成輝若芙蓉吐新
瑩如綠水涵秋清一從中道沉埋久紫氣猶能貫斗
獄邊夜夜想飛騰匣裏時時覺悲吼君今得此何大奇
鵜膏拂拭光陸離防身震懾魑魅膽露鐔刺霜雪安
由來靈物神呵護願子殷勤重垂顧莫教佩服過延津
只恐跳波化龍去

李氏一樂堂

高堂具慶兄弟存一門歡慶如春溫鶴髮童顏照丹
鴈行綵服娛金樽金樽滿泛長生酒此樂人間世稀有
君不見南山蒼蒼當戶牖願君高壽同悠久

何中書怡壽堂

怡壽堂在何處乃在晉江之陽傑構翬飛隱喬樹堂中
具慶有二親龍顏華髮福壽均子孫滿前登振振怡愉
悅懌難備陳有子鳳毛五綵珎鳳池拜官今幾春朝隨
鸞馭丹青上夕望雲山閩海濱竭末定省還鄉里升堂
拜舞親親喜綠衣稱慶暫徘徊紫誥頒恩更伊邇怡壽
堂高煌煌二親歡樂殊未央推牛醪酒宴賓客櫛鍾栲
鼓傳清觴願祝南山與親共悠久歲歲年年壽且康

泥四周氏四房歌

廬江為吾周之先再加於舒自舒遷都鄉侯廬江
歷十三世汾翁傳汾翁仕隋為刺史烏東有弟自翁
又傳六世孫汾翁肇家泥田配葉氏有子一人諱
仕唐大理為評事三世四孫分四房後人析廬江
第一水邊藕塘近油店洪同與乾塘周原中洲
安成之派今淑第第二上棟為一派即今泉口金誌
第三近則書樓廬遠則廬兜天柱岡第四下東派有
大巷磚街二派廢惟有杜陂東溪存小塘嶺亦同世
北連高屋為舊居上西派則絕嗣斯皆住棲凍水
遠則羅坊與橋頭烏石大安久削去安福者賦結未
石溪周先主支系卷之二

桐村湖山在隣境世世宗譜能同脩浙濱從自長慶年
六百餘撰何綿延墳前有祠祠有田維持願祝世多
書樓廬分派歌

泥田周氏所演起二世諸整官大理三世廷實念六公
德標繼之有三子長則派系天柱岡次派廬兜在近鄉
三仍歷歷其傳其字伯岳諸世昌六世國寶七世禮
之仍之是之是之是之是之是之是之是之是之是
九世嗣宗子有門文後為運系斯文博文俱有傳
繼文五世孫公為公為公為公為公為公為公為公
公才居住高公曰公美公為公為公為公為公為公

原居樓廬歸桂軒桂軒長器曰汝揖承奉宗祀守故園
次曰汝翼分圯上汝弼隴上地相望汝揖嗣如徐鄉雖
子沂一傳次容殂子淵二子長澤之次為鎮之後亦無
澤之三子如三傑世國鎮國與瑞國世傳能任及翔遠
孟元承之近一息瑞傳能達不兩世雖有繼後歸鎮脉
鎮傳能大及能再大有三子傳不再載生四子俱克存
孟字以立諱聞孫仲曰成立并有立兄弟三人誓不分
季曰惟章自元末命贅金川高氏門以立一子子嘉天
有立早沒亦無後成立一子曰元瑞長子子昭沒王事
次子子賓紹兄嗣吾家有如一線繼由唐五代及宋元
浙濱至斯十九世子賓是為彬彬公有子亦如能載公
自茲名次在耳目雖有諱避當默通子孫同居仍同爰
顧守家範垂無窮

行四章

相逢行

長相逢在京國昔年結好金陵城今日論心廣陽陌君
才磊落冠時英早有才名聞兩京我漸擢第繼芳躅相
逢共賦昇天行雙鳬昨者辭花縣春風入觀黃金殿素
功已拜聖書褒召試還應聖情眷之官又向閩海頭
尊酒臨期挽不留魯恭異政猶為宰卓茂逢時終拜侯

與君喜復同鄉里事業相期著青史廟堂早晚徵書起
長相逢五雲裏

黃池役人行

黃池役人六十餘自言家近黃河居一家八口事耕織
三男長大應門閭大男歲晚輸租稅次男久解案穰去
三男來作運夫鞭朴頗遭官長怒因此纏綿疾病嬰
還來戶下取餘丁隣家欲倩無錢覓又迫程期莫敢停
老身補役衝寒凍有女雖笄不堪用聞道朝廷使者來
夜拽官船要防送驛使喧呼夜打門衣裳不束即驚奔
私言養子堪承嗣豈料翻為苦痛源舟人咄咤無好醜
驅逐前行強趨走我驚見此憐問之氣力龍鍾但垂看
欲將弊政責官寮答云沿襲非一朝後人更說乃常事
況是家中有雜徭荒田數畝黃河上連年河決多衝蕩
今年拋棄未耕犁官租不了家無仰吁嗟王政在安民
農桑貴厚役貴均古來頒白不負戴豈有四口無閑身
我歌役人良苦辛一一期將廟廟陳

潞河老將行

畫船曉發潞河上風急灘高阻迴浪老翁僂僂不勝舟
云是當年舊飛將憶昔先皇靖難時龍旗十萬親出
師料選驍雄護帷幄當時出入恒追隨少年不學惟學

武臨敵殺人不知數散騎戰馬疾若飛滿引強弓力過
虎夾河靈壁屢交兵勢若摧枯孰敢膺有時偃息轅門
夜更逐將軍去斫營持來首級爭先售賜得黃金大如
斗論賞恒居壯士前成功肯在他人後

先皇御極紀勤勞擢拜龍驤職事高五花鸞鵠明官誥
幾襲麒麟照錦袍太平無事樂休息寓直時常沐恩澤
老大翻憐生計疎况是丁男日滋益荒田二頃臨郊墟
舉家力作供犁鋤年來兄長卸官職自言少可安閑居
誰知耕田皆有籍官府論徭役役次男幼小不堪行
顧倩無錢空踉蹌勉強親來作站夫行船寅夜急奔呼
兩目昏盲無所措時時擊鼓效勤劬人生百年何醜好
貴賤由來出天造種瓜故侯良可悲寄食王孫豈堪道
我歌老將重徭徭世事悠悠貴自強東風落日聞嘶馬
猛氣猶來在戰場

江上行

江流昨夜添新雨綠樹流鶯嬌不語三三白苧冶遊郎
兩兩紅粧浣紗女青山江上峙嵯峨江山新水生洪波
畫船撾鼓凌風去兩岸春聲雜權歌

七言排律

詞三十三首

鷺啄鳥詞

鷺鳥素相逐而食今鷺返噬乎鳥群鳥驚飛悲噪而不敢抗也衆嗟異其事予因感而為之詞曰

翩翩雲中鷺閃閃林間鳥風晴日暖江渚淨群飛飢啄恒相呼洲南洲北逐餘鷺舉目揚翎共迴顧同心結伴兩忘猜來往朝朝還暮暮一旦長林鳥雀稀洲邊取食不充飢奮將爪嘴搏鳥去亞亞逃岍空驚飛舟子停棹爭駭瞞居人見者皆嘆唏嗟哉獸禽類茲事奚足異彼誠盡仁厚鳳麟不世瑞柰何時之人誇仁而謝義朝為金石交夕作蛇虺計等閑吞噬如反手島心人而寧知愧君不見鷺啄鳥世上紛紛多尔徒

西園雅集圖

洛城冠蓋達熙運青春都尉聲名震佳時雅集游西園脫略風塵總蒙傑園林勝景如仙鄉危橋遠引流泉秀蒼松翠竹參差色紅蕉紫蕙感秋芳石上方床連曲几或共題詩或凭倚揮毫落紙綠鸞驚翠阮流音碧雲起興來展卷寫丹青亦有高僧說上乘幅巾烏帽閑中趣鶴鷺綸衣物外情上庖瑤瑟相參錯篆鼎爐熏拂珠簾雲鬢翠飾何娉婷當代風流宛如昨就中宴會知幾人家華一去成飛塵獨有蘓黃文翰在至今光價垂千載

萬玉清秋圖為金修撰公素賦

舊家原住同川曲世振勳庸秉鈞軸雲仍誰者大中賢辭印歸來悅幽獨別墅遙從川上開竹間處處樓臺歲寒屏古蒼松老來鶴亭深碧澗迴亭前橘柚千株遶圓上芙蓉蔭芳沼殘荷細捲玉露清疎柳低垂紫烟曉長坡迤邐籬菊芳花開三徑如柴紫萬斛香生金粟塢滿庭陰遠碧梧岡岡梧見說曾棲鳳去庭空如昨夢祇餘萬玉在新圖往事繁華竟何用當時故族稱雪洲二家文物同風流雪洲令子大中清冰玉相輝不易求陵遷谷變流光度回首塵寰重增慕賓鴻社燕幾春秋

萬玉清秋圖為金修撰公素賦

九

砌砌他蛙自朝暮雲林咫尺吳江湄城郭故在人民非名園疊樹松零落湖光樹色還依微玉堂先生雪洲後圖面當年喜重構甥館應符宅相名蘭堦尚繼先人舊摩挲故物重徬徨幽深一似平泉庄茂苑遺芳何處覓松陵風雨秋荒涼

題秋林漱泉圖

草堂住在清溪上雨收秋林鬱森爽幽人無事日憑闌俯瞰流泉愜心賞泉流百折穿翠微涼波剡剡秋日輝飛空琤琤韻琴筑澗石錯落翻珠璣幽人對此情怡懽頓覺煩襟坐來息一聲何處歌滄波雲木蕭蕭動寒碧

永嘉周孝子

孝子浙之永嘉人其父樂通經術孝子年十八隨父游學元末兵亂賊得之欲殺以從樂不屈賊之江中孝子懇訴曰家有祖母願以身贖父死得歸養賊不許竟沈之孝子隨父俱沒載在元史其鄉人中書舍人黃養正出其傳示予遂感而賦此

疾風吹沙滄海翻魚龍鼎沸烟塵昏群雄竊據宇內裂橫行殺戮相併吞吳山之東越江曲賊勢猖狂肆殘害平原千里烟火稀豺虎縱橫繞空谷周家父子耽文儒流離奔竄無安居一朝邂逅入俘虜倉皇寧顧千金軀

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二

十

而翁視子心猶苦況是高堂惟大母子欲捐生贖父還願得承顏慰延竚強賊憑陵恣忍心縛之竟墜中流深嗟我孝子義不辱妻衣隨父行俱沉曩倫泯墜土網靡白日無光泣神鬼長遣當年雙旅魂遺恨今猶結淵水真人御宇誅強兇萬方盡入甄陶中史官采錄筆懿行令名耿耿垂無窮由來父子有恩愛天理人心豈曾昧拙毫試寫孝子篇千載光渠應歷

中溪草堂為敬齋劉先生賦

金川城南山水幽玉筍下瞰中溪流巖處漁梁帶長潭半村墟市連芳洲南洲北人烟迥路入雲會景尤勝

巖巖遠近翠微分竹樹參差綠陰靜伊誰溪上築草堂秘閣先生粉署郎一襟思豁風月趣五色胸蟠錦繡章先生寓此何瀟灑豈是區區隱淪者袍笏傳家堆滿床詩書連屋多盈架閑來從倚獨留題躡屐登臨興不迷花晨置酒疑金谷雪夜乘舟似剡溪我家別業臨溪水門外青山亦如此何時優詔賜南歸卜隣更擬依仁里

賦得清尊送楊長史先生南歸

前有尊酒聽我浩歌人生功成身既退對酒不飲常如何疏傳還家頭未白散盡黃金宴賓客陶公晚賦歸去辭醉倚東籬翫秋色先生早歲守名州曳裾更向黃門

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二

十一

遊曾分光祿黃封釀屢泛官筵白玉甌只今脫却朝簪去歸隱雲林最深處時同北海倒芳樽日對南山得佳句衙門三逕鎮長開載酒從人間字來與酬高卧北窗下清風明月共徘徊

雪中行旅圖為少司馬徐公題

玄冥行令冬蕭瑟萬壑千岩雪初積疎樹離離尚映紅飛泉森森遙連白何處羈人事遠征錦驕斜拂六花輕芳齋地僻門還掩畫棟山迴景更清乍疑詩客灞橋上驢背吟懷良絕唱又似名卿出守行藍關路擁心悲壯扁舟泛泛釣寒流日高豈是山陰遊乃知面者巧為此

天機貌得真丹丘曾憶當年危壑豁居庸天險凌巖
雪壓貂裘不憚寒光生王勒承恩顧夏官大夫廊廡
侍巡夙昔同相親披圖不似驅馳日却愛長安雪後春

題飛仙圖

城頭樓觀凌空起城外青山壓江水騎鶴飛仙海上來
羽駕飄飄碧雲裏勞生擾擾困塵緣乘風軒舉獨超然
神遊汗漫知何處鐵笛一聲橫曉烟

江上遠趣圖為襄城伯賦

長天極浦波溶溶岩巒秀沓青天容生綃半幅遙遠趣
彷彿江山千萬重近郭名園不知處樓觀依微出深樹

有集周先生文集卷之二

十二

細雨孤帆島外舟殘烟列騎花間路飛流百丈晴虹懸
危橋倒影丹崖巔樵徑多逢采芝客石林靜隱看棋仙
層層閣道雲連棧渺渺吳沙落歸鴈劍門天關窮勝遊
湘水秋高縱青時襄公心事非等閑豈必娛情圖畫間
意氣遙凌葱海道聲光直動燕然山河青海晏升平日
移鎮南都今第一丹青好寫麟閣容頌功更有如椽筆

漁家樂圖

樂莫樂乎漁釣翁一家歡聚烟波中大地持罾挽朝日
小兒吹笛橫腕風雲樹蒼蒼接家廊水碧沙明照江郭
老翁炊殮妻抱雛得魚沽酒時同樂平居不識心

孫子生涯一葉舟渭水空懷入楚鄉江謬說着羊裘
後耕與種皆食力漁家之食備安遂請君更看轉世賢
得似漁翁日晏眠

七賢渡關圖

懸崖絕壁關門路日色微茫散朝霧碧澗源頭石逕斜
蒼松樹裏行人度行人似是神仙流翩翩白馬青牛
揚鞭舉袂共馳逐超然定入空峒遊空峒山高渺何處
明月清風海天曙我欲尋真問大還安得相從躡雲土

題雪景畫

歲晏江空寒雪飛茅屋臨江人迹稀屋頭老樹盡垂白
有集周先生文集卷之二

十三

天際青山皆玉圍坐中幽思堪蕭索紙帳紅爐煖猶薄
美酒沽來更擊鮮錦句題成且為樂披圖一見心悠然
渾似江南殘臘天安得投簪賦歸去與君同棹剡溪船

溪山曉浴圖

東風吹暖花枝軟雪波初液春流楊玲禽何處雙飛來
弄羽調音相宛轉浴渚窺香多好情玉潭光熙琪樹清
縱然自適林下樂得似鸞鳳瑞聖明

春意圖

東風二月春如醉品物流形景明媚海棠過雨競新粧
綠瑣枝暖嫩翠翠羽秋鳴衆鳥翔錦鴛玉鷺泛回塘

風光低拂簾窗綠水氣清涼簾箔香應易覺韶華度
花鳥知時獨如故披圖彷彿似何鄉太液池晴上林曙

題穆竹圖

修篁迸出淇園裏翠壓膠枝寒不起烟梢初蛻玉龍麟
霜葉橫拖青鳳尾莫言勢未拂雲高歲晏能將勁節操
長養留裁釣竿去直向三山掣巨鰲

題雙鶴圖

疎篁翠倚蒼松陰玄裳縞袂來雙禽九臯似是閨清吟
聲傲過天萬嶺沈一望丹崖一徐步興迴驚露朝陽暉
莫戀林間泉石清排風好奮青雲去

送魏侍即先生赴南京

同雲天欲雪北風凜寒近所思在王程寧赴傷離緒青
絲穩繫雙玉甌送行遠出城南亭請歌一曲平生事先
生為我停杯聽憶昔 文皇重科目雲路群賢奮高躅

君家兄弟相繼登有如雙鳳鳴朝旭先生才大尤莫當
分教功成遷大常百年禮樂夷蠻華一代文章班馬行
四朝敬歷推清謹國老元臣爭薦引考功久贊甄拔公

空堂更陟清光近亞卿超拜佐天官誓舞輶輶撫忠肝
端士類仰風采海內蒼生懷治安竭來暫掌南宮禮
未遂歸休計廟堂稱重贊老成又向南京肅邦治

先生德望山嶽巍屢典文衡得士多桃李門牆化日照
芝蘭庭砌春風和金陵 聖代龍興地江山自古稱佳
麗公餘坐對部堂清吟懷直挹鍾山翠莫惜睽遠聽
歌先生此去有真樂卓爾清風臨寥廓泥械錦字莫令
疎相思長倚絲綸閣

題鷹熊聽濤圖

孤鷹奮迅秋風前老熊怒觸蒼崖巖碎安猛態真奇物
側耳共聆清澗泉乃知画者寄深臆英雄聽諫良難得
文皇不作魏公老展卷令人增慨息

題老榆圖

愛爾雙榆高亭亭勢凌喬岳摩青冥臨風似聽鸞鳳韻
隱霧便覺蛟龍騰神明扶植乃致此拔圖一見增歎驚
吁嗟爾榆堪梁棟何不獻之廟堂用

題問牛喘圖

為公平李克勉賦

平原草滿東風軟楊柳低垂綠陰淺紛紛牧逐時和
爾牛何事春來喘漢家天子治休明賢相深懷贊輔情
論思退直明光殿問俗從容郭外行軒車難還城南路
按轡諮詢馬頻駐一念殷憂民事問道傍聞死渾不顧
忽逢牛喘一下車問牧童驅牛幾里餘得非陰陽失順
序無乃燮理乖良謨當時治化誠粗理千載人稱知大

體已昭事業麟閣中更振聲光盡圖裏畫史臨摹
添生納半幅直千金豈伊點染丹青妙得調和元化
盤中逸人好事者大隱山林志瀟灑酒徒圖素我發長
年慨古情多世應寡竭采南國逢歲飢烹積椎牛如折
奏春回無計資耕稼却歎當年問喘時

盤谷

青山盤盤遠幽谷碧樹陰陰覆華屋外林花錦作圖
門前溪水清如玉盤中之人隱者流讀書閉戶忘春秋
祇憂姓字動明主徵書早赴銅龍樓

畫猶圖

黑金精輝脩尾奮風虎視高堂身聳耳張爪牙
群龍睨之驚不起爾生雖微猶堪昔賢取爾喻風紀
以勉勵夙夕勤爾可不摘人將棄此之

遊觀泉圖

青山高高白雲幽層巒百丈飛泉流如虹倒影落天半
穿岩觸石錯琳琅愛玩時來閑徒倚對之可以清心耳
晚涼何處歌滄浪風送秋聲度江水

醉中為胡仲兄弟題擊毬圖

既涼退直明光宮烏紗寶帶嬌春風擊毬走馬紅雲裏
少年意氣真豪雄迅足東馳復西驚十步五步回回顧

翻身轉手綠棒間一點星芒馬前露平原草滿清晝長
柳絲細縮金縷黃少年樂事世稀有可憐人馬生輝光
却憶長楊較獵時賦成奪得錦袍歸高堂東燭看圖畫
遐想青霄思欲飛

送陳叔振赴南京春官主事

東華秋早度踈鍾曙色蒼涼御氣通仙去漸分雙闕下
除書遙出五雲中群公舊數才華富一命新膺祀典崇
暫輟仙班辭內禁獨携行李赴南宮都亭綠樹遇殘雨
祖道雕鞍駐晚風取別不嫌驪唱苦當筵偏激劍歌雄
交游落落浮雲散離思悠悠逝水同鍾阜天連晴黛碧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二 十七
龍河潮湧夕波紅丹心自信長瞻極宦業無論似轉蓬
明發薊門千里隔相思直在大江東

紀孝

我愛華容鄧孝子親從遠鄉里哀珥三日絕水漿
寸心如割淚如洗襄陽一日滿城舉首額天天為晴
窻窻流泉迸丹壑瀝瀝明地泉亦涸孰謂神明隔杳冥
由來感格在精誠哭喊是說崇禔聚泣竹溪聞冬生
何如孝子百行具移孝為忠多令譽褒寵曾膺紫誥恩
登庸久縱青雲步錫類至今有鳳雛紀孝能勤太史書
願令孝子孫復子世世相承總如此

送趙都司子良輔

桓桓梁國聲振後裔相承總豪俊下邳將軍忠孝
陝帥山東領方鎮歲歲提兵衛帝鄉九重出入承恩之
清標正立有賢子千里隨親侍膝傍翩翩瑞世如雙
五色鶴桃人所重又如美玉出藍田定登清廟珪璋
錫采別我思東歸為言定省向慈闈貌貅帳下辭庭訓
為馬行中戮綠衣我與君嚴結知己愛子起騰霄增
令弟聰明不可當歸時強勸經史明時文武咸登
凡爾清時黜紫紫麒麟高閣青霄上好共聯名向此中

恩養堂

石梁周先生文集卷之二

十八

致身久在青雲上親闕定省今疎曠疎寺官承明主恩
分來天恩榮養二親壽壽過七十顏如丹渥髮如黑
珠紐三言三仕備養朕賜賜五福新康寧愷樂臻百
大為進進益益添下諸長子孫子孫子孫
一門歡喜長壽長壽長壽長壽長壽長壽
浩懷優渥壽長壽長壽長壽長壽長壽長壽
封誥寧論約紫衣長壽長壽長壽長壽長壽長壽
雲林軒覺生輝光長壽長壽長壽長壽長壽長壽

奕山圖

齊之西奕山巖中

千章喬樹屯雲綠小橋流水接平堤遊客尋春醉欲迷
風迴頗覺林花落日出不聞山鳥啼樓外飛泉漱清響
樓頭遙思何蕭爽江海遊人苦未歸幾迴對景興遐想

溪山春晚

青山高出層空表溪水分流波渺渺危橋有客何處來
驢背高吟度清曉人家遠近盡開闌夜雪初過王滿山
方徑無塵綠雪掃衙門長掩與雲閑野迥烟消接虛曠
虹懸飛瀑垂千丈隱者園林碧澗隈仙人樓閣丹崖上
就中風景似春初草樹依微覺漸甦泉香稻見居民汲
地僻不聞山鳥呼憐君久寄江湖迹玉筍金川繫深臆
披圖彷彿如故林注目長歌楚天碧

樵樂辭

青山子岩荒雲林兮蕭蕭彼美人兮志樂樵山之中兮
日逍遙逍遙兮何所穿澗壑兮歷歷阻揚我斤兮執我
斧聲丁丁兮許許春雨兮乍晴春深兮鳥鳴鳥鳴兮嚶
嚶聿求兮友生友生之不來兮執柯引領悵予懷兮網
繆曷逞停雲兮俄頃行歌兮晝永晝永兮奈何歲月兮
如梭胡不念兮蹉跎顧予樂兮孔多忘憂兮得喪軒冕
兮奚望漱流枕石兮邈清曠彼樵之樂兮樂難尚

祭田秋租告成族衆會酌酒酣用賦長句

謚陽吾宗寶大阮世德相承慶悠遠傳家聞望重珪璋
 通倫材器皆瑚璉寸心尊祖情獨深群季敬宗世應鮮
 奉先有田出衆房前年倡議勞推選今歲西成歎少登
 鄙心每恨陳彝典慙勤日日祠下來事集人歡總稱善
 是時清秋七月暮晚來一雨微涼淺邀予命酌欣告成
 浩然坐覺幽懷遣雕盤白白魚正肥翠釜青青韭新剪
 酒泛瑤觴玉露濃蘭焚寶鴨香風軟豪來意氣凌九霄
 賦就新詞歌宛轉珊瑚寶樹見丰標金薤琳琅播清婉
 景落長林日欲曛陰移小閣簾初捲僕夫執轡促旋歸
 馬色翩翩度江嶽嗟予早忝甲科名平步青雲愧才謏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二
 官居翰苑叨 恩榮籍列金閨未通顯三年讀禮守衡
 門枉顧頻繁歡屢展杖履追陪愜真樂閑居即欲辭軒
 冕平生志負遠大期私圖落落恒慙覲念祖空懷致敬
 恭事君未得攄忠謇行當從吉蚤趨 朝便爾栖遲詎
 能免予將拂拭淬鋒鉞犀兕蛟龍期一刺當仁莫晒予
 言狂四十無聞思勉明年出處各異途守道從容勿
 乖并睦宗有要願維持百世雲仍更蕃衍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三

男蒙編輯

謝輔校正

姻家後學曾同亨重校

庠生李喬南重輯

孫承超

汝啓

汝達

德光

德輔重刊

七言律詩

三月朔日恭侍

聖駕幸大學

聖主崇儒幸辟雍羣仙鶴立候飛龍
 冕旒疏祗肅祠先聖
 聚珮從容導秩宗講罷諸生聆戒諭
 禮成千載慶遭逢
 日高輦路迴鑾馭萬歲聲中祝華封

永樂甲辰春 大廷策士忝預封卷翌午進讀

上親御宸翰標題黃甲次第且命學士金公朱書

榜首三人姓名御所用筆叙謹持歸藏之賦以

紀實用識當時崇儒之盛云 三首

晃旒當宇重求賢多士晨趨王陛前禮樂百年今最盛
大人三策竟誰先雲隨綵仗春旗合日照金宮午漏傳
往事憶曾誇獨對瀛洲空泰逐群仙

羽衛森嚴綵仗齊內臣催召入金闈青蒲近接天顏喜
黃榜親看御筆題風裊龍爐烟漸合山園鳳蹕日初西
退移宮燭歸來晚又待臚傳曉曉鷄

黃榜新從內殿呈宸章親視酒荷恩榮綵毫近拂爐烟重
朱硯光涵王露清千載明良多士慶一朝春遇侍臣驚
持歸拜舞藏金匱留向蘭臺紀治平

賜進萬歲山四首

三朝紀述畢工時德業輝光日月垂聖主繼明齊舜禹

六臣佐理配臯夔玉音晚出文華殿綺席晴開大液池
深悅謫材叨侍從得遊何幸際昌期

講退經筵出禁林廣寒宮殿賜登臨波浮菰葦千花艷
山接蓬萊萬樹陰日下龜魚翻鏡影風前鸛鶴雜韶音
儒臣際此稀常會共荷皇恩似海深

紫雲樓閣切昭回綠幕行厨傍水開香泛玉醪中使勸
翠浮仙果內園來涼薰細拂池堤柳宿雨初消聲路接
袪滌煩襟清似洗此身渾已在蓬萊

瓊樓高傍絳雲齊大液深連禁苑西寶殿凝輝開日月

王梁倒影拂虹霓涼生六月不知暑勢接九霄如可梯
未竭涓埃申報稱願將歌詠續鳬鷺

奉和少師默菴楊先生大祀南郊恭侍大駕宿
齋二首

聖皇端拱致雍熙齋宿南郊大祀時紫極光華星彩煥
瑤壇肅穆漏聲遲瑞烟細裊蒼龍觀玉露清涵赤羽旂
帝德恭勤天錫慶雨暘時若澤寒微

卿雲香藹擁真階至德深仁被草萊肅潔一誠當午夜
光涵萬象徹三台馨香治洽垂無極燮理功高誅有臺
可但陽春曲難和誰人不讓濟時才

奉和少保澹菴楊先生賦閣中雪假山詩韻二首

六出花飛王幾坏結成瓊島鬱相繆勢凌大華天面極
光映蓬萊閣上頭龍闕退朝晴愜對奎坡散帙夜忘收
陽春高詠推元老筆力雄豪四萬牛

臘雪經旬積未消禁垣深處結岩峩蜀山地遠疑飛置
蓬島天成雁琢雕夜月色迷瓊署望朝陽光映玉屏遙
可因清致供吟賞為愛呈祥向聖朝

秋日陪諸公謁長陵

暫輟仙班謁闕宮宸遊何處仰重瞳二陵山色青霄外
萬樹秋聲碧澗中輦道香塵消暮雨河梁新水注晴虹

涼天幸得陪芳躅攬轡行吟興不窮

試院閱卷之餘偶成二律錄似同事諸君子

棘闈近接禁垣東
愧典文衡秉至公
五色肯教迷日下
一心自許揭天中
階前雨激簷花白
簾底風搖燭影紅
得士願如龍虎榜
贊襄鴻化慰宸衷

禦列重重鎖院深
久疲佔俾暫行吟
碑花不記來時影
臺栢猶存舊日陰
戶外鳥喧人未散
城頭柝起夜將臨
焚膏繼晷精衡鑑
想得群公共此心

金陵十詠

一曰鍾山在都城東北隅地志曰金陵山亦名蔣

山又名北山

聖朝定鼎建宮闕于山之西南麓

太祖高皇帝陵寢實據其陽大江前奔諸山環拱龍

蟠屏列巍然獨尊秦時望氣者云有王氣嘗瘞金

玉襟寶于此鎮之晉朝遂鍾其勝云

雄鎮江南第一山
衡廬高拱大江環
平臨帝闕丹霄上
近擁橋陵紫氣間
繚繞烟霞昭景象
作興雲雨澤塵寰
春秋祇祀宸遊遠
幾度瞻天想聖顏

二曰石城在都城西秦淮經其下大江橫其前石
頭巖峻壁壘崇高勢若天成累朝設險以禦外侮

之虞所謂鍾山龍蟠石頭虎踞者是也

都城橫絕大江東
石壘天然虎踞雄
百雉巖臨霄漢
關近俯水雲中
蟠維玉關鴻圖壯
作配鍾山王氣隆
萬古金陵形勝地
凭高一覽興無窮

三曰玄武湖在都城北亦名秣陵湖又名後湖宋
元嘉間嘗有景龍見湖水空闊山城環繞如畫
出清溪合道春曉

都城城北匯重湖
水從滸入盡圖波
漫漫日華浮滉漾
雲氣接清江
王喬駕天鏡
光吐曜龍潭
夜不數昆明
勞習戰如神
山勝似蓬萊

四曰天印山在都城南四十五里一曰方山地志
稱秦鑿金陵山孰淮水此乃其所斷者方壑如城
晉有蒼玄觀東有丹陽尹何而之遺址遺址山
巖有池水溢東南流入資瀆源之利按洛陽少室

亦名方山昔人詩惟有青山似洛中者此也
千古青山拱帝鄉
天庖玉璽鎮離方
蒼石磴疑太古
巖壑峰巒似綉長
何尹宅荒丹壑
皆仙池漫碧泉香
雲少室車形勝
一望渾如在洛陽

五曰大江在都城面五里合稱漢沔相擊首之水
以達於海古稱天塹是也

五曰大江在都城面五里合稱漢沔相擊首之水
以達於海古稱天塹是也

昔年夏后開沮洳決引奔流赴大江岸夾青山不遠
潮驛白浪奮春撞勢分天漢通瀛渤險設湯池拱帝鄉
廉酒臨風懷紀勝詞賦之筆如虹

六曰秦淮在都城南舊名龍藏浦其上發源有二

一自華山經句容境一自東廬山經溧水境俱至
方山埭西注大江秦遣朱衣使者鑿金陵山斷長
壘為瀆遂引二源合流至今城南復分為二一注
城內經今應天府學前一注城外經今聚寶門復

合流入大江

邊淮流水曲通城傳志龍藏舊浦名碧淵發源從禹英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三

朱衣繫瀆是秦更芙蓉月露龍沙迥楊柳風烟夾岬橫
侯津俯臨資麗澤觀瀾高興不勝清

七曰鳳凰臺在都城西南隅保寧寺後相傳宋元

嘉中有鳳來集繁臺于此因名李太白有詩

琳宮碧樹帶城隈鳳集曾聞此繁臺異代却誰千仞去

盛時還掩九苞來謫仙懷古憐成詠薄宦重登槐

兼葦朝陽梧樹是呈祥近前謬徘徊

八曰白鷺洲在大江中心邊新林浦上多白鷺

名大白詩二水中分白鷺洲之句今廢

白鷺悠悠接遠洲大江中分見分流參差彷彿遠人愁

下帆橋買客舟野色晴連城堞曙潮聲夜湧海門秋
新祀豈乏豪吟客萬丈文光孰與儔

九曰冶城樓在今城西全節坊本吳冶鑄之地舊
有天慶觀今為朝天宮傍有晉卞壺將軍墓前
有祠曰忠孝道侶雜居其間

高樓獨上一凭闌帝里山河勝觀萬戶人烟香陌重
九重殿閣彩雲端祠存忠孝靈光赫劍化蛟龍寶氣寒
幾度欲招仙客侶吹笙高舉跨青鳬

十曰雨化臺在今城南聚寶門外大報恩寺西南
相傳梁武時雲化法師講經于此感天雨花故名

臺據岡阜最高處俯瞰城闔遠臨郊郭寔江南覽
勝之地每歲儒紳率遇九日吟賞其巔

見說崇臺天雨花老僧曾此演三車談空謬有前朝志
往事猶存後世誇江浦東西千疊嶂城闔南北萬人家
儒紳暇日多遊咏歲歲登高繼孟嘉

有作

直廬近倚禁垣西齋向群公入夜齊拈引漏聲金鎖令
窓垂犀彩玉繩低同官托好因年叙列座論詩刻燭題
老我有懷渾不寐木冠夙整聽晨鷄

東閣遇直對雪

東閣岩堯逼禁城雪天相對不勝清寒侵蟾滴堅蒼王
光沁龍輝疊素英歡動九重明主意直聯三益故人情
真身真似蓬瀛上愧乏涓埃答寵榮

送胡大理擢貴州副使

數歷中朝白髮稀一官起拜出彤扉
重惹龍香滿綉衣裳樹成陰循吏去
多君早負澄清志此去應知願不違

送李進士赴任南京兵部主事

英年釋褐著朝衫科第才名自不凡
承恩初列夏官衙都門兩霽分行祖
即署到來多賦詠因風有寄待頻臧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三

送劉郎中克修佐太司寇魏公巡視塞北

聖上垂衣重詰兵遠參元老歷邊城
千騎金裝上將迎雨露恩光沾草木
長才自是燕文武有策安邊早奏呈

送功載弟赴任永嘉

一官出宰荷恩遷惜別慇懃對祖筵
惠連詩句夢吟邊春深海國多魚稻
莫但清名服家訓循良留取照青編

送王僉事孟堅赴江所

班行卧浙東給音再召起王戎
相府掄賢待勸忠拜捧璽書三殿裏
君才高出羣公表造就當成第一功

送中書舍人劉謙光焚黃還鄉

廿年霄漢渥恩深詔許南還遂夙心
鳳池秋早惜分襟劉敏才大承家學
歸拜先墳榮衣錦雲山勝處更登臨

送李氏子婿文珙南歸

涼秋送子出長安話別丁寧不盡歡
謝庭玉樹長成難故山仙李盤根盛
歸拜嚴親煩寄謝無邊恩托毫端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三

送程知縣赴弋陽

送君曉過玉河堤祖帳驪歌惜解携
政行且與思群衆花封興發琴瑟適
連璧由來昭代盛早期聯籍向金閨

送石布政赴山西

清名海內久流傳才大如君幾比有
山西藩閫仰旬宣身膺王事日心切
此際分攜應暫去愛調台鼎候飛還

送盧大尹致仕

治邑清名滿帝鄉明歸新喜沐恩光形輝拜舞飛龍家
烏府殷勤別鴈行去路雲帆通北固故山烟樹繞東陽
想應休致無餘事日理陶潞種菊忙

送邢太守復任襄陽

都門祖帳惜分攜殘雪寒馳五馬嘶客路遠通漳水外
郡城近倚峴山西棠陰父老迎歸旆花底兒童唱大堤
自昔龔黃多善政期君名與古人齊

送王司訓赴雲夢

鶚書交薦自覺宮除命新承出九重地入南湖通教郡
學宗上蔡接鄰封詩書功業求遺寶吟佩儀刑在敬恭
待得教成論最日碧霄雲路更登庸

送高司訓赴大名

久領薦書辭帝闕新承恩命出蓬萊臘殘官舍清樽別
春早儒庠絳帳開莫謬停雲懷故舊多將化雨淑英才
寄聲魏邑吾家彥好共騰芳日下來

送湖廣憲幕樂君復任

明時孰不志青雲雅操清才獨憶君翠柏臺中勞執憲
紅蓮幕裏騰論文朋簪喜向京華別酒憐從祖帳分
明發驅車衝積雪更堪離思共紛紛

送黎先生致仕南歸

華夷一統際昌期春到皇州泝景移聖主南郊成禮日
儒臣北闕獨歸時玉臺載酒分襟早綠水流澌返棹遲
聞道東山多勝會耆英社裏日題詩

送顏大尹考績

清時出宰向祁門考績新承聖主恩莫惜別懷辭故友
但將惠愛及黎元千家絃誦聲連屋百里桑麻綠繞村
待得他年重奏最九霄雲外看騰鶩

送王行人九臯使廣東

雙闕疎鐘曉漏催即官奉使出蓬萊畫船過渡三江去
丹詔應從百粵開察吏盡臨關樹候耆夷齊逐海潮來
歸朝早聽皇華賦莫遣相思首屢回

送柴中書庭芳歸越中

遠辭仙仗出京華祖道秋風散曙鴉早事聖明依日月
新頒御勅紫雲霞江通楊子遙臨海路出錢塘更近家
想得高堂稱慶處鄉人瞻望共咨嗟

送丁員外省親歸寧國

詔許南還出帝鄉形輝拜舞荷恩光宮花帶得爐烟重
官誥頒來御墨香客路雲帆通建鄴故山烟樹繞陵陽
想應稱慶高堂處膝下從容捧壽觴

送蔣太守繼韶赴桐仁

廿載皇華擁使貂虎符新佩出丹霄長川噴雪流清
疎樹寒雲去旆遙殘臘到官迎候吏添春行都格諸苗
莫言地僻無公事吟坐黃堂與景饒

送羅侍郎使交趾

廟堂輿論共推賢持節南交領重權直遣炎荒沾雨露
不教赤子困烽烟弘文事業今重見工部才名世共傳
銅柱勒勳旋凱日薰風雙佩早朝天

送熊太守赴鳳陽

虎符重佩出明光南去濠梁是帝鄉可但輔臣爭引薦
由來聖主識循良熊車問俗芳春暖燕寢凝香化日長

集卷之三

十一

敦治定應多惠愛榮名千載繼華蓋

送徐知縣赴臨淮舊任御史

郎官五夜照蒼旻墨綬銅章拜命新百里暫為花縣宰
一官舊是相臺臣雪中征旆驅殘臘雲際飛鳧度早春
想到琴堂公事簡帝鄉民俗素稱淳

送葉運判汝梅赴閩中

昔時畿縣政聲傳今日離司荷寵遷寸心晚節知逾赤
雙鬢流年覺半玄青春別路杏花雨碧海關城榕樹烟
才大知君非敢逸功成早覲九重天

送文主事復任南京

秩滿朝天奏績來從容紫殿拜恩回即曹久佐戡戡政
館閣終須董賈才殘雨蟬聲來碧樹涼薰馬色發金臺
交情相好從年少祖席離閣莫謬催

送侍郎周先生赴江東

清時官重少司空一片心存報恩忠荒政有儲全萬姓
漕輸多計冠群公四朝碩望登庸裏三殿深恩眷顧中
明謨又成期月別不堪雲樹繞江東

送李通政謫官交趾

憶我寧親得暫還感君敷奏動天顏論心正值三春暮
謫宦何堪兩鬢斑地出衡陽通五嶺天連海嶠控諸蠻
遐荒不久淹耆彥佇聽輪音出九關

集卷之三

十一

送黎太守蒞輝赴南京

伏夜沉沉禁漏長錦筵紅燭對離觴宦遊早歲憐知己
客思明朝嘆異鄉楊柳驛亭山靄碧芙蓉江路水風涼
雲衢莫怪蹉跎久材大終應柱廟堂

送苗修撰歸鳳陽

二十餘年侍禁闈天恩暫許歸南歸職淹史局經時久
心遶鄉園入望微光動金函開御勅香凝綠錦試官衣
重來莫遣相思切玉署同官近漸稀

送進士 彥謐徽州

董生才調自無倫紫殿臚傳第四人千載恩榮逢聖主
一生心事念慈親天書早賜歸寧日宮錦新裁拜慶辰
寵諭分明教績學知君不肯負青春

送余侍講致仕南歸

三十年來直禁林官居清切主恩深聯班日日趨丹陛
進講時時聽玉音秩滿久頒中秘勅史成新資內廷金
不堪多病歸休去華髮長存戀闕心

送伍太尹尊憲赴龍陽蕪寄問舍弟功載

青編今古重循良出宰如君姓字香觀衮衣辭鳳閣
遠分墨綬赴龍陽仙源近繞看挑處縣郭遙臨種橘鄉

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七

七

若見武陵吾弟問離情一似楚雲長

送歐陽廣哲主事用孫修撰曰恭韶

兩京才望動時人等輩聲華孰似君近報成功朝紫禁
早登高第少青雲歸心聽鴈秋將暮別思停盃日易曛
三十年來最知己可堪長向客中分

送黃尚書宗載赴南京吏部

新分堂印赴南京天誥褒嘉重老成漢制尚書等八座
周官冢宰冠諸卿丹霄暫別仙班早白晝開臨省署清
獨念詞林知遇客病中瞻送不勝情

送五典廷赴寧國

瀟瀟積雨薊門秋念爾行裝不可留佐縣新承除命去
掄賢早應詔書求行經北固瞻牛渚治近南陵過鵲洲
莫混俗流輕苦節好持冰蘖繼前修

送習侍讀祠南岳

與君暫輟講筵班拜奉綸音出九閔驛騎東馳臨泰岳
畫船南去入衡山肅將精意徵神貺溥致甘霖悅聖顏
民瘼也應咨度徧歸時敷奏殿庭間

送編修祠東鎮

沂山形勝鎮齊東禮秩尊嚴亞岱宗九旱禱祠昭盛典
欽天修省出淵衷時稱玉署詞臣貴人仰皇華使節雄

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七

七

到日應知靈貺格郊原枯稿荷悁悁

送孔憲使復任湖廣

經濟才猷柱石標一生忠直事清朝觀風江右雪霜凜
執憲湖南山岳搖練達莫驚添白髮對楊曾見出丹霄
外臺到日多公暇應解停雲念久要

送羅學古赴東莞二首

科名早歲動青雲繡服光華冠惠文出守黃堂遠略
入登粉署有奇勳玉闕銅柱人難老直節丹心世共聞
今日又官東莞去不堪離思轉紛紛

一言迢遞海南邊便道還家畫錦鮮親老高堂懷定省

身閑公署樂安便潮聲下徹鮫人室
屢氣遙連賈客船才大似君應暫去
微書行出九重天

送李主事同仁赴南京禮部

兩京才望動時髦名宦欣從盛世遭
北闕掄賢歸士論南宮典禮重儀曹
禁鍾拂曙辭丹仗祖帳初秋醉錦袍
到得粉闌無一事閑來吟對蔣山高

送羅行人本崇出使四明兼柬鄭大守

彤庭優詔遣皇華使節翩翩赴海涯
驛路曉寒驅朔雪島門春早看晴霞
風標清挹金莖露吟夢豪生絳筆花
寄問甬東賢大守政成待草玉堂麻

奉和元舅松竹翁寄示之作

不慕簪纓只布衣蒼松翠竹共棲遲
山晴暖日侵書帙江曉涼雲引釣絲
豁略心期輕管樂經綸事業付龍麈
摩天健翮今閑却一舉扶搖肯暫垂

山中老却芟荷衣渭水非熊入兆遲
明月素琴塵外趣流年芳鏡髮邊絲
家聲早已齊三少時論曾看比四夔
待得玄纁迎聘日榮名千載汗青垂

重經少保金文靖公祠墳

黃花橋畔暮江濱宰樹青青兩度春
祀享有堂臨古道官遊無館接芳隣
才名一代文章伯事業三朝社稷臣

殘雨停舟登隴墓不堪清淚重沾巾

祠下江波滾滾來望中流恨到泉臺
清朝共失絲綸手聖主遙憐杜石村
千載明良真際遇一生存沒備榮哀
多情感激龍門士哭奠樹觴歲幾迴

重過同年陳御史紹夔家予既為銘墓而停柩
在堂三年未葬愴然有懷

杜史清名衆所推仙遊一去竟堪悲
半生命薄傷心事三載家貧緩葬期
栢府雨寒烏怨切林莊月暗鶴歸遲
銘題有道無逾我麥村堯夫竟屬誰

舟過鰲城

客程南去入禾川路轉鰲城別有天
青壁烏啼雲際樹碧流人泛鏡中船
千岩秀色分朝景萬嶺秋聲起暝烟
一似武陵溪水上居人相問不知年

望禾山

雲際禾山倚穴寥霞明日出露岵峒
峒氣吞吳楚千峰壯勢壓衡潭百里遙
石洞碧林開翡翠龍溪流水瀉瓊瑤
有懷二相登臨地惆悵英風不可招

醉別仲理諸宗族

相邑東邊話別離宗盟意厚故遲遲
江聲流月層灘夜野色經霜落木時
綠酒頻呼澆欄榜錦袍不惜醉淋漓

明朝回首相思處只在禾峰厚水湄

承恩展省

早登科甲列清班展省承恩許暫還紫禁曉趨辭聖主
綵衣春着想慈顏堂萱花吐長筵渥隴樹光生故國山
為謝同官邢大史相思久在五雲間

賦得海字送曾大尹之恭城

一官初拜花封宰五嶺西南接炎海試酌百斛舊醅陪
盡滌滿腔新磊砢桂江天靜波溶溶倦篴春迴陽詢七
撫循遐俗勿鄙夷會遣居民仰風采

嵩華樵笛為胡有初賦

天外嵩華入望青坐中樵笛若為聽清分涼吹來丹壑
高度寒雲徹紫冥王質擔頭柯欲爛桓衣弄裏夢初醒
多情莫撫君山調恐裂芙蓉九疊屏

贈郝進士

文運天開屬聖明臚傳逸殿第群英名題金榜騰聲價
宴錫瓊林被寵榮不負十年窺蠶簡從教萬里快鵬程
人生科甲從來貴願竭丹忠贊治平

忠思堂

壯志曾從虎穴歸思親忠國兩無違寸心長是依丹禁
雙淚空驚溫絲衣日月光華天路近丘墳寂寞故山微

城南堂詩一首一合如君似者稀

應菊十詠分賦呈和樓塢

菊菊窓前草樹深垣垣深護松園團團繁陰殺翳迎朝
勁節首霜耐歲寒風度乍疑瑤瑟奏雪殘渾似玉龍蟠
會應直幹凌霄漢莫比尋常雜植看

題蘭竹

楚畹無人質幽異薄林有逕陰凝翠國香直節何處逢
雲根帶得沅湘意雪霜不壓風露搏為君紉佩呈琅玕
瑤琴一曲清歌罷願共年年保歲寒

題竹泉

庭栽系竹自清幽更引寒泉入檻流鏡影淨涵淇澳曉
玉聲遙度渭川秋陰凝翡翠烟光合潤浥簾櫳雨氣浮
更說蒼生能賦咏坐看三徑思悠悠

六月二十三日過家有感

游宦年來五到家三四衣錦兩衰麻音容杳隔雙親遠
事業蹉跎兩鬢華離臥霜垂秋近實園林樹落雨餘花
昔人建節誇題柱我輩歸閭不敢加

詠愁以白雲紅葉為題

歸盡寒鴻獨水流白雲紅葉兩悠悠雲飛帶葉飄征鴻
葉辭和雲落釣舟漁失去津紅葉滿鴈迷歸路白雲愁

望雲題葉凭欄處片葉片雲總是愁

渡江望南京有作

驛路南來四十程舟人遙指到神京雲晴乍見江山色
風便寧知白浪高萬里歸心道是月十年離思幾重城
清時自信功名擊楫何須羨此生

竹屋為史部中賦

十年種竹臨遠郊竹裏開居新結茅寒影穿林落金
秋聲繞屋鳴笙匏雨餘將見遊龍舞風動只疑驚鳳
何當謝事共來往末保歲寒三益交

挽王侍講先生

任瀛周先生文集卷之三

王

愁絕仙遊不可追憑棺石淚憶容儀空遺一閣細書處
無復弘文進講時一代高名傳太史半生遺稿諸
吳山秋早行歸墓雲樹蕭蕭落照遲

登祭宋陵感懷之作二首

蕭蕭風雨老秋梧龍去空餘舊鼎湖四后德輝希舜禹
百年文運紹唐虞中興後環陵是汴水東流有故都
祗服皇仁嚴秩祀仙輿尚想降雲衢

疏星涼月夜同休林午後恭將俎豆陳仙樂遙疑來鳳次
翠華曾此墓龍輿雲埋玉匣黃泉永塵沒銅駝碧草新
打上當年狼籍處不勝切齒到金人

洛陽懷古二首

洛陽形勝古中州此日登臨慨壯遊嵩出群山皆北拱
澗瀍諸水自東流銅駝巷末絃歌晚金谷園空草樹秋
聞道五陵祠亦廢不勝惆悵感前修

春風吊古洛城邊一望川原思渺然綠野堂堙空宿燕
天津橋廢不聞鶻成周故國寒烟外汴宋諸陵夕照前
獨有澗瀍流水在滄波東去自年年

宿青霞觀

晚窮幽賞到青霞雲樹蒼蒼隱月華近戶端聲喧閣道
滿庭燈影落窓紗丹爐燒罷寒閉火石髓分來夜煮茶
有漢周先生文集卷之三

王

坐久忽聞金奏響何須蓬島問仙家

暮經先師彭修撰先生舊宅有感二首

詞客幽居倚翠微江山故在昔人非坊通古徑猶存柏
甍擁高門半落扉屋裏小童炊夜火池邊老婢浣寒衣
臨風佇立傷心久時聽蕭蕭落木飛

大地重來二十年石羊山色尚依然先師棄世偏流卷
至今承家總象賢雙桂有坊存故扁一文無石表荒阡
楊碑已矣侯芭在悵閱當年舊草玄

挽黃少保後樂公

堂梁棟聳高標黃髮耆年歷五朝手鉤衡勞幹運

成島見和調玉枝一夜憐凋喪銅柱千春描頌謠
悵望東萊神道表不堪風雨暗蕭蕭

題金壁孫氏南樓

家臨金壁帶清溪溪上高樓舊有題窓戶向明風日美
闌干拂漢斗牛低樹頭雲影蕪花落簾裏棋聲雜鳥啼
何似諸郎多好學直南文筆一峰齊

和題春江遠岫

天際青山錦綉堆樓前江水白縈迴雲遮遠樹當窓見
風送飛花入戶來詩卷謔題塵外景酒船猶送醉餘杯
懷人已過新春候驛使何由寄早梅

石渠先生文集卷之五

挽裴侍即時受子綸編修封致仕

白首懸車就子封林泉雲卧最從容裴寬偉望三朝著
疏庸高情一代宗無復清班聯鶴駕空餘紫詰煥鸞龍
九招南望傷心處埋玉壺山第幾峰

挽史郎中

元戎幕府選儒紳萬里南荒計叛臣慷慨轅門宜建策
從容敵壘獨捐身魂依銅柱長遺恨血濺青萍倍慘神
自古賢才誰不死畱將大節照千春

和江西副使石公見貽韻

清時芳譽播遐埃久向南川按部來翠栢蒼松堅節操

綉衣玉斧攄奸回江湖未遠風雲會廟廟終須柱石才
早晚徵書天上至天微星彩燭三台

寄家兄功懋時客遊淮上

朔雪凝寒弄曉陰客愁如結轉沉沉封書無計能傳鴈
連榻多情憶共余為客久諳淮上俗思親遙動故園心
東風芳草春應長早寄池塘夢裏吟

歸次榆河之作

榆河駐馬重徘徊却望橋陵思轉哀山繞紫荊關北去
路從白佛寺前來連村寒樹迎霜落照水晴霞拂曙開
最憶當時回輦處行宮猶接鳳凰臺

石渠先生文集卷之五

梅杏軒能醫有學

舊業軒岐寃古今新栽梅杏繞園林花開雪沁千枝玉
果熟霞凝萬樹金調鼎不殊醫國手成陰已見活人心
莫同仙苑時收穀好繼商家早作霖

題桐溪一曲

清溪一曲繞桐溪溪上幽居似瀝西泉竇雲寒龍未蟄
崗梧日曉鳳曾棲凌波泛泛鳬鷺集當戶陰陰竹樹齊
霄漢多情懷賀監新畲貌得更畱題

春日竹山助教弟宅宴賞牡丹為別

南園春開紫牡丹竹山深處護華閑天香暖透黃金蕊

國色光疑瑪瑙盤惜別向人疑欲語含情對客若為懽
明年此會知何處奉御應從內苑看

次武昌

三楚名藩地望雄層城百雉倚晴空磯頭黃鶴仙人館
雲表朱門帝子宮控引荆襄天設險會同江漢水朝宗
胡床吹笛南樓興想得群公月夜同

和唐賢廬允言晚次鄂州韻

漢陽東接武昌城驛路南來六十程鸚鵡洲邊踈雨過
鳳皇山北綵雲生群公有暇同登覽萬姓無虞際聖明
聞道津陽潮不到舟人夜語覺江聲

岳陽周先生文集卷之三

五十四

過洞庭和喬元朗登岳陽樓韻

岳陽不復舊時樓獨有山川豁遠眸天接重湖光湛鏡
風生九夏爽疑秋釣天帝樂飛龍奏飛劍仙人跨鶴遊
千古洞庭形勝地登臨何幸一維舟

望君山

五月乘槎過洞庭君山一點望中青銀盤擁翠浮空出
鐵笛橫吹入夜聽玉禮書沈遺教并金輿馭遠泣湘靈
誰能割却青螺髻直跨鯨波上紫冥

和願菴胡先生琴月雙清詩

書閣坐對夜窓深壁月流輝調素琴銀光影橫清漢表

瑞龍聲徹碧潭隈一天風露幽人思樂曲宮商大古心
惆悵子期弦絕後寄家千載想斯吟

九月九日入衡嶽

晚持使節登衡嶽望裏山雲覺自開日際群峰凌漢出
雨餘萬樹送青來溪聲雜引松風度草色深連石徑迴
天錫涼陰三十里寧知九夏有炎埃

謁岳廟

維南衡嶽衆山宗千古扶輿泝氣鍾位直離宮躋壽紀
天開泰運顯民庸雲霞彩護朱陵洞日月光垂紫蓋峰
祇服皇仁申祀禱禮成霽澤度時雍

岳陽周先生文集卷之三

五十五

出衡山道中

天上回廊送薄涼山中層陰却炎光仙娥澗浥烟霞氣
石髓流分草樹香兩兩綠鳬驚鼓吹三三黃鳥雜笙簧
尋幽自是平生志解組重來定可償

謁錦峰先隴

先塋莫錦峰晴雲長護若堂封幾年游宦遠登薦
歸來致敬恭鳥語添依環隴樹鵲巢高近傍祠松
不速音容杳老泪千行思萬重

哭孫侍讀

劍水潛聞君哀計淚交頤雄文清譽人皆仰

真心我最知旅寓難兄歸視日高堂慈母斷腸時
疆壯多凋謝獨愧蕭然兩鬢絲

夜過常山與歐陽廣哲金事遇

雲衢別舊遊常山何幸叙綢繆傾情共對秋堂燭
與全勝夜雪舟心事一生期汗簡功名半百付浮漚
忽忽肯齋樽前樂玉漏聽殘念去番

夜登嚴子陵釣臺

睦州城北日斜時望入嚴灘思欲馳驅權捫蘿尋故迹
秋筇秉燭看豐碑雲臺圖畫當時烈烟水風情百世師
夜色蒼蒼釣竿冷耿光猶似客星垂

遊金山

大江東下峙金山一點波心擁黛環拱地起撐天柱骨
迴瀾雄障海門闕參差佛剎水雲迥迤邐禪房花草閒
今古達人多勝賞浮生何幸一躋攀

過沛邑與熙伯弟叙別

南遊屢得訪諸宗沛邑偏憐兩度逢愧我詞林空老大
懷君儒泮最後容青瑣易負經綸手綠酒難澆磊砢胸
起竭丹心勤樂育明時廊廟會登庸

遊楊鴻臚南園

御河繚繞禁城東路入南園興不窮樹色萬行晨過雨

鳥聲千轉暖呼風門通夾徑芙蓉帳蘭護翻階芳藥叢
勝景胸前看不足西窗得月倚夕陽紅

自嘆

平生志氣九霄高堪嘆年不已二毛匣裏抵餘燭
腰間誰贈呂虔刀承家豚八情空寄接武雙龍志謬勞
何似歸尋耕讀去逍遙南陌與東皋

薈齋為范君東題

閑居儉薄素心應構得幽齋用書苦門外縱橫仍結障
屋中平直更成儀寒聲過雨夜微茫透素蟾
入對金扉歸節室似君高興孰能無

壽楊居士七十 翰林檢討仲舉之兄

難兄耆德重林泉令弟馳情在口邊白髮不隨同獻壽
青樽遙想盛開筵香熏寶鴨春無際花撲雕闌日似年
待得他時歸水錦連枝齊向畫圖傳

雲松山房

桃溪溪上結雲松松滿山房雲逸峰擎日幾迴開舞鶴
為霖何處獨從龍千尋影拂蒼崖靜五色光分碧澗重
縮地無由瞻勝槩不覺惆悵歎塵蹤

賀氏席上口號留別

行盡承川入厚溪名家多住水兩西青峰疊疊當樓裏

翠竹深深拂戶齊
綠酒杯朝共醉
絲毫銀燭夜
歌殘一曲清平調
更上河梁惜解携

留別夏村寬

多君文采重琳球
幸接禾川數日留
博學不登論秀
傳經只在挹清樓
青山好景時臨眺
白雪新吟屢唱時
莫燕雲林成久滯
重逢早向帝王州

贈胡千戶

將門丰采孰如君
學武時來更學文
翰墨消懷閑和計
詩書連屋尚多聞
論兵每對層城月
破虜遙輕瀚海雲
勉竭丹衷事
明主凌雲閣上樹華勳

薛溪讀書處

君家書屋枕薛溪
竹樹陰陰水泚泚
絳帳延師朝聽講
青尊娛客晚留題
窓間芳草綠
檻外流鶯啼
早向雲霄聘遐躋
芳名題與古人齊

謁祭歷世祖塋感懷之作

鷓鴣洞

鼻祖佳城倚鷓鴣
先靈瞻此永無虞
洞裏山川抱紫紉
行十世
萬年古木定應符
孝念從來尚追遠
雲山道信手為

楓湖

楓湖東面是幽宮
池水泓澄渚若空
修竹連陰盛際
侵凌已過亂離中
豫章道學前朝授
孔壁書經累代宗
儒業肇基端自此
綿綿遺澤永無窮

上四鳥石岡

上四群峰聳翠微
前人遺魄故相依
地偏豈為權豪據
世遠應慙莫掃韞
方石前橫猶印峙
鳥岡左枕似屏圍
慇懃寄語羅浮彥
方寸毋令混是非

南洲

山峙崆峒似列屏
南洲陂水接泓澄
咸淳科甲名偏著
泰定銘文事足徵
書諷奸權悲切直
慶流胤嗣悼傳承
先塋經亂多蕪沒
佇立臨風恨不勝

南山芷原

雲屏幾疊擁南山
蘭芷坑頭紫翠環
仙隴荒涼碑碣在
泉臺香靄漆燈閒
德高夙著遺民傳
名重曾懸進士班
寄語來雲寒食裏
拜瞻莫憚費躋攀

小西湖

小西湖畔塚纍纍
獨有仙塋近水涯
前代栖神應最久
明時經理却慙遲
柞林舊植樵人竊
石碣新題過客知
咫尺鄉園猶似此
九原路遠豈勝悲

黃鍾

黃鍾勝處是西坑絕壁攀緣上祖塋諸水流乾來迤邐
雙峰位坎峙崢嶸禎符識記千年兆義聚家傳百世情
謁祭不堪當歲晏蕭蕭落水送寒聲

大畬原

不堪惆悵對先堂我祖聲華日月光三史有書留秘閣
一官無命老儒庠鰲溪集裏文章富馬鬣封前草樹香
委社一門稱孝友承傳不比漢中郎

橫坑

佳城塋處背山陰每記前人感念深兩世幃幃三徙教
諸孫鞠育一生心丘墳疊附垂先後川岳鍾奇自古今

歲歲清明祇薦薦悲傷時對夕陽沉

中陵原

地入中陵即九原鬱葱佳氣藹雲屯一峰聳立凌霄漢
二水交流遶墓門甲乙科名懷競爽詩書慶澤賴深源
更憐速祖塋難辨莫致枰觴欲斷魂

沙山原

周嶺橋東宰樹濃通衢近接岩堂封九原地佐盤迴固
千古山川秀粹鍾德厚深懷耒耜慶澤歲遙猶歎記音容
從來墳墓遶村貴過此雲仍必敬恭

錦峰原

錦峰山畔是先墳綠樹深深鎖白雲遺直祠藏兵部像
銘功碑勒少師文官游莫效三牲養庭訓那能一日聞
獨對雙阡哀慕處幾迴揮淚倚斜曛

七言絕句

興濟

月明霜落早寒天孤燭熒熒照客眠定省正隨春夢去
驛人催鼓又移船

題畫馬

曉出天閑十二中霜蹄踏鐵欲追風若教脫却青絲鞵
頻使沙場萬里空

題赤壁泛舟圖一首

中流夜泛似登仙月色波光迥接天千古英豪同一慨
秋風赤壁自年年

水落山高月上遲臨流釀酒更題詩祇今孤鶴歸華表
無復橫江夜過時

送孔君志仁南歸三首

廣陽城裏喜逢君秋晚何堪此共分相逢幸無雙羽翮
愁心望斷楚山雲
我懷慈母不勝情曾卜歸期喜共行君去我留南北異
無官自是一身輕

寄得書強自題千重愁思數行啼憑君早慰慈顏
到日無因賀客猜

寓懷四首

嚴親官路喜康強慈母表違在故鄉前日書來聞卧病
不勝雙泪苦沾裳

家居孝友仗難兄奉母勤劬竭至情省問無由深愧我
逢人不敢說平生

慈顏衰病苦相攻家信聞來石感中天子聖明敦孝理
寸誠無計達宸聰

思親自倍客愁增翰育深恩報未能許國日長親日短

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五

大恩尚想賜憐矜

自嘆

官籍五朝九五轉詞林三十又三年欺人華髮千莖改
報主丹心一寸懸

暮秋對雪有感二首

雪花故遶帝城邊來歲應知兆有年穿戶拂簾增月色
轉教愁客夜無眠

彤雲宜捲六花飄玉漏無聲夜寂寥曉日融城看漸濕
客愁何事不同消

題畫梅

春風曾占百花魁玉骨冰姿絕點埃今日莫將圖畫看
調羹品爲待時來

積雨金川舟中寫懷十首

積雨金川江上頭北風吹浪阻行舟有懷兄弟分攜處
回首鴛原半是愁

癡兒弱姪思依依金水亭前恨別離可是黃鸝解人意
數聲啼對綠楊枝

垂白嚴親寓職方書來幾度促治裝春帆苦被風波阻
夜枕空教客夢長

回首桐江烟樹低慈親墳在錦峰西重來莫掃嗟何日
拭盡啼痕望轉迷

出門稚子屢牽衣問我茲行幾日歸莫道儒生心似鐵
不堪雙泪背人揮

尊酒離筵醉謔傾慇懃多荷舊諸生計疎莫學而師拙
早會青雲萬里程

江上瀟風湧白波沙頭惜別舊遊多舟人不識離情苦
便向中流羨棹歌

追遠堂開凍水邊到來葦理伏諸賢祗慚薄宦雲霄去
祀享虛懷孰豆遵

春色疑寒尚未消平曠新水凍秧苗去年元早今春雨

南國居民思欲佳

少小辭鄉慣遠遊
秖今何事重離憂
心懸家國兩無補
獨倚蓬窓詠未休

寄同年楊編修廷瑞 三首

紫閣分攜又五年
交遊回首思茫然
當時楊柳河邊路
猶記離樽載畫船

同年強半各商參
千里懷君比最深
恨不共隨南鴈去
相尋直到九峰岑

清時禮遇重儒紳
錦勅龍章拜命新
早待赴朝品報稱
褒封好慰白頭親

東坡先生文集卷之六

李中

題畫馬

散牧初辭曉仗前
秋原風草正芊芊
時平駿骨偏閑却
鮮使奚官也共憐

寄章贈黃舍事

八尺湘筠碧玉紋
慇懃持贈見情親
請君留取炎天用
與計秋來不可人

題雙鶴

棠竹頂縞衣新並
立松陰似避塵
莫訝九臯清淚遠
微天曾聞久騰人

題枯木竹石

雲根磊砢露芙蓉
直幹繁陰積霧中
未向廟堂資柱石
且開三徑引清風

題畫 四首

華屋陰森樹影重
小橋流水碧溶溶
春山好景堪臨眺
擬上雲間第一峰

青山高下白雲深
喬樹蒼茫鎖綠陰
穩繫孤舟少人渡
平時閑却濟行心

翠擁群峰過雨餘
秋空雲樹半蕭疎
扁舟獨泛清江上
知愛觀瀾不受魚

江南雪後似春山
琪樹瓊樓遠近間
不是灞橋詩興興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六

李中

即疑孤棹剡溪還

示群從子弟 八首

池塘草色雨中深
春夢吟成兩地心
少小芸窓宜努力
相期接武到詞林

右示廣弟

別時不覺便傷離
別後翻憐積夢思
趨拜重闈調膳暇
家書莫遣到京遲

人生事業在青年
業在詩書貴勉旃
去日群公多望汝
莫教辜負贈行篇

右示象子

家居孝友在躬行
世業詩書貴日程
過隙光陰容易度
叮嚀慎勿事虛名

素心每陋竹林歡愛撫芝蘭王樹看盛美莫致等謝氏

清時早步五雲端

右示復姪

故山雲樹杳湯湯玉樹相思午夢殘愛爾妙齡能志學

封書頻遣報平安

右示吳姪

傳家舊業有遺經勸汝潛心向妙齡切戒疎慵莫齒養

封書題罷更叮寧

右示謙姪

同居同爨一門中長少雖殊德性同防範有規宜謹守

大都莫愧義家風

右總示群從

雪中口號寄蕭編修對奕候友人

曉承踏雪出西清屢遣家童掃逕迎試借子談先過我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五

五十六

且終殘局候安成

河梁泣別圖

萬里湖天積雪殘一人富貴一孤寒當時泣別河梁處

臣節千年可鑒觀

題烟雨圖

湘浦殘烟積雨餘琅玕萬箇鬱模糊黃陵祠下尋遊處

却憶停桡聽鷓鴣

九日與陳侍讀覓菊

官居無地種黃花九日空懷對客誇有酒却殊元亮趣

慙慙覓向大丘家

和蕭編修見貽韻二首

門俯通衢暫未開高軒過我歡遲迴不教行客看題鳳
却羨魚城錦字來

病臆深期一笑開禁垣地迂不迂迴詰朝退直承明裏

半騎何妨一再來

奉和雪坡兄見寄二首

一月暫寄五雲端踈懶深蒙聖澤寬家國閑情難致力

祇餘義膽與忠肝

每憶連枝思蕙端客懷牢落未曾寬開城展誦春池詠

家政慇懃見肺肝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五

五十七

題李翰林騎鯨圖

蓋世文章李謫仙騎鯨謗說上青天當年召對金臺事

臺史那能與細傳

午過采石阻風

采石江流迥接天蛾眉亭倚翠微顛謫仙應怪登臨懶

故遣南薰阻畫船

湘川雜詠八首

已江新漲沒滄洲西水沿洄送去舟一棹撥開天鏡動

波光雲影澹悠悠

龍堆高湧白沙寒靈物蜿蜒此處蟠千古驚濤衝不去

波心留作畫圖看

重湖四面草青青圖誌流傳不浪名虛白宛疑涇大極

瀛溪曾此寓深情

驛樓高處謗齊攀十二闌干夕照間樹色滿堤芳草綠

不勝清思遶湖山

日羅近與湘川接日暮停舟弔楚魂遺恨萬年流不盡

至今光價照乾坤

雲浮湘樹青於漆雨過湘川碧似苔行盡江南無此景

都應收拾入詩裁

玉輦南巡去不還翠娥望斷九嶷山黃陵廟下湘川竹

箇箇啼痕尚帶斑

水淺晴江露白沙蘆篁深處幾人家晚涼坐倚樓船望

漁唱一聲驚暮鴉

訪楊編修

二首

王署睽違二十年停雲長遣寸心懸雨餘秉燭來相問

寧愧山陰夜雪船

訪君千里一登樓何似微病尚未瘳明發不堪回首處

兵松雲樹隔滄州

舟過乾寧驛憶孫侍讀

二首

故人憶共過乾寧入夜曾將畫舫停此日重過人已逝

惟餘驛畔柳青青

入夜承春倚欄呼論心秉燭坐斯須匆匆不盡平生事

豈料翻成永訣圖

題明皇講易圖

花臺樓高化日長錦棚胡孽隱漁陽當年講論義交虞

何不從容戒履霜

碧梧翠竹圖

碧梧垂蔭停丹霄畫竹倚倚拂翠翹何似鳳鸞偏戾止

知應絕俗挺高標

蒼松睡鶴圖

曾伴坡仙赤壁遊倦來息羽向丹丘涼雲陰覆蒼松下

飛夢知應到十洲

題竹贈張糧簿赴魏縣

數枝蒼竹靜倚倚春早淇園過雨時鸞鳳終非栖枳棘

此君結實定來儀

題圖中四愛

愛渾傳說已千春未觀瀛溪一面真忽遇丹青毛髮全

今朝幸識愛蓮人

彭澤歸來懶折腰黃花香晚節猶高哦詩酌酒尋真樂

惹得清風滿市朝

右淵明

未識面湖隱者家謗將清味向誰誇等閑不有羅浮夢
怎識寒梅雪裏花

右和靖

江南萬物不關情獨愛碧桃一種春花片落隨流水去
漁郎疑是避秦人

右潘安仁

邑令祠墓

治民遺愛著南唐後裔相承祖澤長贏得舊時祠址在
落花啼鳥也堪傷

途中寄謝童尹

借得肩輿遠道還夜深乘月望鄉閨明朝稱壽親庭處
仰只高情重若山

登仙觀秦清閣

秦清高閣倚層霄麟嶺龍門入望遙惆悵仙招不得

月明何處聽吹簫

與熙伯諸公道別

南來遠泛木蘭舟同志青雲萬里遊今日又為千里別

離情深似楚江流

春半辭家又暮春孤舟風雨歷三旬明朝風雨廬江上

却想孤舟不可親

家居不似舟居久夜雨青燈業更專歲月有如流水去

莫將心事負英年

風雨中至八里莊視渙觀紀哀

阿咸此日早殤亡旅殯城南八里莊暑雨一臺重致奠
不堪哀痛裂肝腸

重來鄉獨獨憑棺愁絕音容一見難天似有情知我痛
夢風苦雨共辛酸

風雨瀟瀟出郭門泥塗哭望倍傷魂汝生無命吾無福
忍把衣襟拭淚痕

哭幼子孚孫

孚孫子第五子也其平生母賤是子姿貌獨清粹端
厚性尤聰悟可愛以宣德辛亥四月四日生今年十

子二月四日死纔十閱月耳子奉 恩命南歸是子

舟中得疾子初不經意謂病日久始詢醫治之既而

良手亦緩不及事葬之千城縣西六十里鄭家河

口北村人家墻下痛念之餘因追悔予之不慈不德

俾天其生也乃賦詩自傷悼焉

自歎多男慰所期誰知撫育竟乖宜汝生纔閱二百日
我痛何堪十二時

行李匆匆出帝京寧知汝病失關情藥醫不視嗟遲晚
悔殺舟居誤汝生

汝生聰悟最堪憐德薄慙予負却天為父不慈令天折

臨風雙淚獨漣漣
鄭家灣口野人莊
行人過者也悲焉

名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三終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四

景泰元年男蒙編輯

進士門人謝輔校正

姻家後學曾同亨重校

庠生李喬南重編

孫承胤

汝啓

汝達

德光

德輔重刊

賦

黃鸝鵲賦

龍樓峙芳嶢嶢扶桑曉兮晶熒偉靈鳥之珍異鳴

聖世之治平質瓌竒而糅耀性辯慧而通明茲其稟中
央之正色援倫類而挺生方其洹陽毓秀坤厚淪精冲

融鬱勃坎圯薰蒸藹純黃之章采蘊土德之華英匪玄

匪縹匪黑匪頰繫金衣芳燐燐絢菊裳芳輕盈吻露丹

砂之色目炫明珠之睛是雲儀霞彩以相耀豈綠木翠

衿之足稱文鴛遇之而駭賜錦雉覲之而訝驚適乃辭

遠徼凌大清挾鷺鵠擁鸛鳴
鷄鶩鴉鴻勃交鴈鵲扁鵲

矯矯欵欵翳翳絲迴翔以後翼聿騫翥而前迎朝舉衡
嶽夕底薊城盼故巢於絕巘振雲翻於神京于斯時
也乾清坤寧聖作物亨奇祥異瑞駢臻沓呈麒麟騶
虞之屢至白鳥玄兔之交并斯鳥也亦追隨於先後而
獲獻其技能於是周旋綺戶栖息朱甍絡以黃金之鏤
承以雕王之藥轉圓吭而瀏亮吐華語而清冷嚶嚶噦
噦咬咬嚶嚶鵲鵲為之屏息鵲鵲因之歛聲爾其承寵
眷沐光榮隨機宛轉顧影娉婷白虞廷而率舞感肅韶
於九成啄金柅芳鮮飛飲甘露芳馨雖同儕於羽族
固殊智而異形彼皎皎雪衣之素蹄班班五色之佳名
有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五

覺非賦

予年三十有六而德不加修學不益進且出仕大早
遠遶親養病中積憂沉思覺已往之非乃作賦以自
訟其辭曰
悵間居以獨處芳心鬱邑而未宣詎病病之切膚芳痛
呻吟於沈綿寧功業之不完芳歎奄忽於歲年諒予衷
其不然芳覺已往之多愆曰予生之齡亂兮隨親嚴以

將官值兵革之方構芳亦既罹夫多難逮侍學於辟雍
芳修年華之已壯始專專於誦習芳聘大技於文翰觀
俊髦濟濟以登庸芳終規耀於明時謂取青紫易若拈
芥芳振科第如摘領長年方淪於志學芳遊詞場以騁
馳忽霜蹄之蹇蹇芳益肆力以精思再就試於江右芳
薦書而自薦予衷之未沈芳安林泉以栖遲屈使
閣成之良歲芳起高步於青雲名雖不登於選芳
登或竊誇許於時論叨瀛洲之末秩芳繫朝韉乎金門
給內帑之繒綈芳飽大官之肥珍近清光於咫尺芳接
班行之後塵時朝廷之多样應芳恒奮至以續絲綸皇
猷之駿偉芳效衆作以鋪陳夫何裨於盛美芳徒夸眩
於奇新狗時好以酬應芳詞委靡而不振緬往則而逾
遠芳何道德之能聞日優游而忼悵芳歲冉冉以馳奔
歷三朝而一官芳閱十年以獨故愧紀載之為職芳曾
寸勞而莫補豈不可競進以附勢芳恐戾夫先哲之矧
度亦豈不能建功以立事芳局吾職之不容以外騖寒
予懷以深省芳念前非而克悟慨修名之不立芳長太
息以增憂視吾學之未加芳察吾德之不修憶庭闈之
誨語芳欲致養而無由遊南天之官省芳睇飛雲之悠
悠曉定省於朝暮芳奚學思之能酬情結中而莫解芳

交頤以不收况疾疾之憂
冠而謝事兮畢吾生之附
之安健佩詩禮之遺則兮
歡兮安耕鑿而隨分望聖
仙予心之自得兮雖避世
方懼為時俗之浸淫或謬
任聊抒詞以訟吾庶諷誦而自歲

萬木園賦

為建安楊少師作

伊建安之形勝據七閩之上游峙大嶠之名山俯龍津
之澄流其巖峰之巖壁其深幽其故家先儒之

石渠閣先生文集卷之四

四

上

攸在曠前人培植之有由匪尋常之林藪徒暢茂於一
丘觀夫其山則高連武夷秀挹紫芝重岡巖峩疊阜透
迤丹崖掩映而峭起玉筍挺出而參差鎖芙蓉於朝露
蒼翠黛於夕霏巖影凝疑奕奕巍巍嵒岬嵒岬若拱若
圍同天削而地設毓毓秀而鍾奇宜而而之後裔卜吉
於泉壑之祥緣帳居人之難厄爰裝原以調
貧恨法多以為德托種樹而景情庶情安於食力爾乃
造化扶持神明衛掖樞者以萌粵者以息不濯既而愈
益不滋培而自植故夫梗桺豫樟文杏靈椿松杉楠柏
或凌垣峭而偃蹇

嘯城以輪囷或直幹襲襲以承日或飛柯樞樞而遏雲
或揚芳於春晝或堅操於霜晨森芳若鸞鳳之振羽聚
兮若虬龍之蛻鱗高迫乎崇峯之頂卑接乎深谷之根
蔭清泉之森瀉翳白石之嶙峋扶踈蔽蒂錯雜紛紜業
生斡遂不可殫陳爾其天風時來萬壑生聲琴筑共奏
笙竽皆鳴激蕩濤之砰砰發靈籟之琤琤六月為之不
暑九秋因之凝冰至若金氣始肅百卉凋零紅葉離離
點染秋清翠蓋童童而掩碧錦鋪的的以舒屏晃朝霞
之殊多向夕照之餘晴若乃庠校遺宮釋仙廡宇津渡
之梁公家之庾有一需村咸來取具小中桶樞大為梁
之渠周先生文集卷之四

卷之四

上

而有光

感新秋賦

巖南齋以閑步兮倏涼雨之迎秋歛大火以西逝兮同
金行於蓐收槐陰陰而漲綠兮草翳翳其深幽觀物盛
而欲衰兮感韶光之若流念少壯之幾時兮將歲紀之
四周老冉冉其忽至兮道茫茫其曷由翳修名之不立
兮尚行已之多尤依日月之末光兮叨散秩以優游飽
廩食而安署居兮稟內顧之足羞登廟堂以經綸兮有
周召之嘉謀委邊陲以經略兮多方叔之壯猷列百職
而敷政兮諄群賢之優優嗟予生之何事兮誠大塊之
贅疣言不足達於時聞兮功亦奚裨於校讎徒碌碌以
終身兮旅進退於朋儕况閑居而踈拙兮不攀附以競
石渠周鼎集卷之四

絀懷古人之遑遑兮詎爵祿之是求期蹈道以行藏兮
寧與世而沉浮俟年華之逾邁兮懼追悔於白頭望修
途之悠邈兮胡不早挽轡而迴轡事吾親於衰暮兮最
羣從而進修沙陶逕以成趣兮樂顏巷而不憂釣遊儵
於碧潭兮采杜若於芳洲忘得喪於寵辱兮適容與於
去留思順神以保年兮專羽人於丹丘倘斯志之可白
兮即駕言以歸休

赤石潭賦

正統九年甲子之秋七月既望余以使命便道還京
宗親故友餞送于赤石潭宦遊萍梗出處難誌慨然

有懷遂作斯賦其辭曰

汾文江之橫浦至赤石之澄潭水萬頃以凝碧山四合
而染藍信乎其乾坤所融峙而仁智所樂耽也觀其崖
垠磊砢岍谷豁舒爛如原火燁若朝霞入玄淵而莫極
滙滄波其無涯當夫春江方漲駭浪驚濤洶湧激撞銀
山鐵壁不足以侔其壯泊其秋潦已涸天容月色空曠
虛明永舒鏡展不足以擬其清則斯潭之所以得名為
可徵矣若乃眺乎其北則三凹屏列諸峰陣屯大宛旋
凱而龍馬交騾昆陽戰敗而席兒羣奔望乎其西則近
接鷹湖遙連錦峰白沙翠竹之掩映烟村雲樹之鬱葱
石渠周鼎集卷之四

慨鄉衮勝遊之舊燭念先親遺直之英風至於東則澧
溪金港之交流釣臺鰲山之錯峙能不感夫金宋構兵
炎鼎遷播而鳳艦龍舟亦嘗至於此乎南則虹橋綠野
佛剎仙臺藹林泉之幽翳聳劍石之崔嵬騷人墨客固
多留憩真僊杳冥寧復有浮空而往來者乎蓋其為地
也豁故能合數百里之大觀其為景也奇得不起千萬
年之遐想此古今過從者之同賞也而余猶獨有所悵
惘昔余之少而處也從宗族父兄省丘隴於茲潭之山
陰莫春露之藻蘋撫秋風之宰樹殆德澤綿而嗣守固
也顧瞻潭濱之他隴樵兒牧豎蹢躅於孟李之墓豈非

富貴而改其素乎逮余之長而仕也幾舟楫往返於斯
潭之水澌把離觴之汲汲趨王事之皇皇中抱舟而鬚
毛蒼矣反羨其旁居人釣叟熙皞於無懷之鄉又何身
世之忘豈非貧賤而任其常者乎烏免號九彭殤一軌
歎榮瘁之浮漚悲老壯之逝水擊流光而歌之曰潭之
波兮悠悠去故鄉兮邨可留潭之石兮峩峩惟令名兮
不可磨俯水際兮馮夷仰天畔兮嫦娥倡莫余和兮柰
爾何

筠雪賦

夫何幽谷之人乎抱純素而清貞塞薜蘿以為裳兮托
筠雪以為名獨軒居而種竹于森彷彿乎渭川歲婉婉
而雨雪兮意氣鼓其飄颻時敲戛手琅玕兮警吟魂於
夢寐羗玉屑而霏瓊兮送微明於窓紙吾旦起而視之
予璫珠璣壓萬挺以交加予宇宙晶瑩蒼龍翕攸而
幻色兮鵠鳳檣樅而垂尾瞰盤盤於扶桑兮紛綵綵而
為水清氣沁于頰齒兮寒光絢吾昏眸洞琴書以是朗
兮泚毫翰於冰甌抑孰知夫靈臺兮同茲堅白至理潭
融兮查滓消釋殆無間於錙銖兮又何有乎聲色爰細
思而作賦予寓深情於潔德

騷詞

弔余青陽李江州詞

有元之季青陽余公闕守安慶孤城與賊力戰百餘
屹然江淮保障者幾七年糧盡援絕死之妻子偏裨
皆不屈相從以死當時江州李公黼守上流預料時
危修城訓兵為備禦計賊不能逾匡廬彭蠡以窺江
右者黼之功也卒之力盡不支先余公城破死之於
乎悲夫余嘗謂唐之亂也賊起於朔方顏杲卿奮義
河北張巡許遠力守睢陽皆先後相繼死賊而唐遂
以中興元之亂也賊起於南方李之江州余之安慶
與顏張甚相似其死也不能救元之亡何哉於此足
以見其君臣政治得失紀綱振靡不但其國家之德
澤淺深足徵而已蓋唐雖明皇晚年羗荒而代以肅
宗有郭子儀李光弼諸臣為之輔紀綱賞罰九秩然
可仰元順帝即位荒淫日久百度廢弛當時群臣靡
然相師號令不明賞罰不嚴淪溺敗壞不可救藥故
雖有二君子之烈如唐顏張輩不能補其亡也此其
所由異歟嚮使元綱紀稍振則二臣之死豈徒然哉
於乎悲夫余屢嘗道安慶知青陽事甚悉獨江州每
歎未嘗一至茲奉 命往使衡湘復經二郡徘徊於
大江層城之間英風壯節凜然可想乃為詞二章以

吊之詞曰

元鼎兮沸騰典常素兮不綱撫長劍兮橫視屹江淮兮
保障金戈兮鐵馬時不利兮摧傷寧甘心兮一死鴻頭
血兮清塘孤忠兮大節挺勁草兮秋霜正學兮雄詞拔
雲漢兮天章赫青編兮偉烈配巡遠兮睢陽煥昭昭兮
日月永千古兮爭光

右余青陽

凝遙睇兮江州屹孤城兮上流吊英魂兮何在慨元政
兮不修政不修兮佚消偉郡侯兮良籌訓兵兮繕甲擁
猛士兮貔貅群兇張兮援絕天不祚兮奚尤臨大節兮
不奪凜勁氣兮橫秋峙匡廬兮峨峨跼大江兮悠悠右

右溪周先立文集卷之四

令名兮同未增余心兮煩憂

右李江州

弔屈三閭賈長沙詞有序

嗟夫自古有志之士忠君愛國不遇以死者多矣未
有若楚三閭大夫屈原漢長沙大傳賈誼之死之有
溺足悲者原遭值懷王暗弱固為可憾誼生逢漢文
又獲和遇可謂千載一時矣而亦憂憤不壽以死豈
不尤可憾哉余嘗論之士窮而在下者也人君而達
上者也古之聖賢窮而在下莫逾孔孟汲汲焉思濟
世行道道之不行則委命於天著書立言以嘉惠天
下後世固不戚戚於得喪沉憤以自斃也進而任上

莫逾堯舜當時詢于芻蕘野無遺賢使有若原與誼
輩則置諸左右不暇矣况孔孟乎哉余故謂為士者
當法孔孟為人君者當法堯舜而已矣否焉其不夫
乎中道耶嘗誦屈賈文悲其志惜未達孔孟之道者
比因出使衡湘望汨羅之江歷長沙之墟益慨歎其
人用效楚人之聲各竊其遺意作歌二章以吊之詞

曰

湘臯兮淙淙湘流兮瀾瀾登高兮騁望沉痛思兮君子
有生兮孰不有終君何為兮至此幽蘭兮倚荷秋菊兮
歲寒衆芳兮駢萃胡獨薦彼兮萎蕤言不用兮道不行

右陳鳳樓先生集卷之七

十一

嬰讒謗兮訴孰聽忠莫忠兮殞厥身哀莫哀兮沉清冷
被明月兮佩寶璐偕河伯兮縱高步神朝遊兮湘之涯
靈夕憇兮瑤之圃羽駕兮雲輶離濁兮趨冥冥亮容
與兮何之登崑崙兮食玉英想君子兮永流馨天地比
壽兮日月齊明

右屈三閭

鳳縹緲兮高翔麟遠遊兮蹌蹌胡不來兮覽德遠鳴鵲
兮犬羊嗟君子兮世跡際文明兮昌辰沐九重兮恩遇
虛前席兮諮詢奚闕章兮導顯救謗諛兮莫伸流涕兮
人息匪時兮建策建策兮幾時繫長沙兮遠謫神龍兮
西馳兮服鹽夷溷兮泥塵物理倒置兮孰歷經濟

才文章雄天不留兮後而終遊汗漫兮超鴻濛名萬
古兮垂無窮懷君子兮夢心

右賈長沙

賦得豐山送歐陽廣哲僉事赴河南

瞻名邦兮南陽壽豐山兮蒼蒼紛積石兮巉巖翳長松
兮高岡峙天然兮古鍾凜神物兮護藏清商簇兮蕭瑟
夜氣肅兮飛霜欲洪音兮震蕩凌碧落兮悠揚諒氣類
兮相感詎考擊兮鏗鏘美君子兮時彥藹金玉兮令望
荷明廷兮殊擢持相臺兮憲綱綸音渙兮天寵重勅聚
兮龍章歷中州兮攬轡振聲教兮儒庠登茲山兮凝佇
慨徵應兮非常偉群材兮思奮競瞻仰兮餘光茫不敏
兮自鳴想知音兮難忘願華勳兮早勒耿千載兮流芳

小瀛洲詞為抑菴王家宰先生賦

禁城兮崇崇甲第兮高墉高墉峙兮東華東中有書屋
兮瀛洲同海波浴日兮霞采流紅山花綉綺兮島樹鬱
葱左藏六籍兮闡鴻濛右貯百氏兮羅纖洪匪瑤簡兮
琳宮寧金鼎兮芙蓉牙籤列離離之湘帙兮聚奎壁兮
輝晴虹亦有縱橫盤屈之草聖兮舞鸞鳳兮騰蛟龍瀛
洲仙兮玉雪容鐵石腸兮錦繡胸補衮裳兮翼重瞳握
陶甕兮裨化工差退息兮屏中思又安兮霽時雍詎欲
扼玉璫兮招赤松蕙憂樂兮情懷大哉瀛洲仙兮古人

之風調

瀛庭步壽寧漢元舅松竹翁

曙景弄晴極星騰彩物華暖照霜天長生壽酒歡動
溪邊想得仁山字水昔時裏毓秀生賢天留與表儀鄉
郡晦迹在林泉年年似今日兒孫綵服賓客瓊筵真山
中卿相物外神仙莫遣非熊入兆際風雲早擁貂蟬願
百歲名齊九老嚮向畫圖傳

臨江仙壽曾子中別郭樵雲時年六十

幽勝處樵雲人物風流流年花甲看初周蟠

壽

桃應再熟海屋又添籌錦繡心腸輝五色清時文藻誰
傳鶴書早晚出龍樓烟霞留不住平步上瀛洲

頌

瑞應甘露頌有片

臣聞惟天下之至聖為能建中和之德致泰和之治
而臻夫希世之嘉榘焉蓋
聖德昭宣和氣充溢感召之理自有不期然而然矣
稽諸景星慶雲之歌播於虞廷者以大舜有重華協
帝之德甘露醴泉之瑞著於禮經者以聖王盡體信
達順之道自古盛德之君極治之世莫不如斯休哉

之應豈偶然哉欽惟

皇帝陛下德侔天地明並日月

太祖高皇帝鴻業即位以來率由舊章致中和以育民

物盡孝敬以享郊廟是故卿雲醴泉嘉禾芝草麒麟

騶虞白鳥玄兔諸福之物難致之祥駢臻沓見不可

殫紀乃永樂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日甘露

屢降于孝陵松栢彌柯布葉珠聯玉瑩加瑞滋彰

中外臣庶罔不忻悅

皇太子乃奉表進獻

皇上御奉天門頒賜在廷文武群臣咸沾靈貺頻首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四

欣欣以為

皇上中和孝敬所致也臣幸際明時躬逢上瑞不勝

欣躍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天生聖人為下民主聖人奉天統一寰宇建中致和陰

陽肇序和氣所孚鬱勃冲融發為禎祥以昭治隆在昔

或然今茲乃豐惟我

聖皇繼天立極文武聖神聰明睿哲端居九重撫臨萬

國乃建大中乃敷太和無有遠邇鼓舞謳歌宇宙皆春

海不揚波維是聖心尚懋厥德寅畏天地小心翼翼

恭摠考成憲是式大德配天川承嘉慶至和薰蒸貞符

應沓至駢臻日新月盛歲維己亥陽德方亨乃有甘

澤于孝陵既施于松復被于栢郁郁濃濃瀼瀼浥

浥如珠之聯如之白味同錫飴馨並芝蘭光澤明潤

上潔冰涵祥慶大來臣民聚觀維時東宮敬用馳獻

貯以寶甕登乎玉殿聖情愉懌宗廟祇薦乃錫在廷有

必其香百僚卿士服茲寵光餐和茹醇如挹瓊漿咸拜

稽首

天子仁聖由乎中和本乎孝敬

聖壽萬年受天之命咸拜稽首永樂昇平日月光華天

地清寧敢揚盛美播之頌聲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四

臣伏觀

皇帝陛下嗣登寶位以來躬勤治理民物阜康溥海

際天罔不臣順功德之隆超軼前古邇者醜虜辜負

恩德侵犯邊境

陛下親帥六師徃征之醜虜聞風遠遁勦捕其餘

黨于屈裂兇河斬敵殺降奮揚天討於今月八日凱

還京師中外臣庶鼓舞稱慶臣幸叨列侍從獲依日

月之光華親軍容之壯盛盡心溢目無任欣忭謹拜

上稽首頌詩一篇以獻其詞曰

皇帝臨御威德兼隆聲教洋溢廣被寰中日月所照舟車所通輿琛奉贄罔不率從蠢彼殘胡偷生漠北犬豕為仇日遭窘迫奔竄流離朝不謀夕率眾來歸仰我皇德 皇帝曰嘻憫此餘生均我赤子宜恤而矜寵以封爵資以金縢俾安遐服同享太平息養既蕃驕心漸恣侵掠邊陲拘戮信使荼毒生靈負殘愈肆負德事恩罔或思畏

皇帝震怒奮整天兵曰此醜虜敢肆憑陵咨尔士卒其從予征殄殲厥類汎掃羶腥王旅渾渾載驅薄薄戈甲日輝旌旗雲擁如熊如貔如山如岳金鉦鏗鏘震蕩沙

卷之四

十六

漢我師載揚直擣其疆醜虜聞風負命奔亡梟魄慄膽鼠伏狐藏殘光潰散空山窮荒天威奮迅霆轟電掣提師東行勦厥餘孽虜氣端奔望塵顛蹶黃錢所致妖氛盡滅戾劉厥敵宥其來歸渙頒皇澤緩以懷之我矢維箠我弓弗施凱歌旋奏振旅班師季秋月吉奎輿迴馭甘雨滌塵祥飈清路夷夏歡騰臣民共舞告功郊廟昭我皇武孰底其成神謀獨運寔

帝之明惟明克斷駿烈斯弘羣黎安業四海永清微臣賤陋叨職文史恭親神功揆古莫比播諸頌詩金石是紀於萬斯年永戴 天子

瑞應白鳥頌

臣聞聖人在位德備于躬誠格于天斯嘉祥奇瑞不期而致殆非偶然之故也是故鳳凰儀于虞廷白雉獻于周室皆由帝舜成王蘊聖賢之德功成治定禮備樂和至誠感孚而臻其應也欽惟

皇帝陛下脩至聖之大德紹列聖之鴻圖夙夜孜孜恭勤治理肅宗廟孝事聖慈深仁霽澤覃敷四海故上天錫慶瑞物疊臻以彰聖德之隆開億萬載太平之徵焉乃者白鳥二產于南海守臣得之馳獻京師賜觀于庭羽毛鮮妍潔白如玉群臣萬姓快觀歡

采日中返哺林間其性仁厚異乎羽族其色本玄今乃純白豈非天地儲祥以昭

陛下聖德純明之驗乎且其生也在乎海濱炎微之外又豈非堦

陛下德化之遠及我其視虞廷鳳凰之儀成周白雉之獻同符而合轍矣臣僉負史職親茲靈瑞不勝上躍之至謹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原缺

景
進
謝輔校正

後學曾同亨重校

庠生李喬南重輯

孫承起

汝啓

汝達

德光

德輔重刊

奏疏

興學校疏

翰林院侍讀臣周叙謹奏為興學校等事臣惟為治貴
於急先務欽奉 詔書今後凡軍民一應利病諱載未
盡者許諸人陳言臣以菲才叨侍經筵一得之愚無任
惓切不敢泛言無益之事謹擇政務所當先者開 上謹
具奏聞

一興學校臣聞成周盛時武王都鎬先建辟雍講學行
禮今三殿既成大學首善之地宜先修葺切見今國子
監各堂已就頽圯且規模狹小不足以容生徒宜令工

修大成殿及堂廡完竣者仍其舊貫其餘講房饌堂
庫及師生廩餼俱照舊章國子監規製建置舉行庶
幾養有所士廩增氣志端則影正而之立則善人多
今既擇翰林院學士等充為祭酒其官有老
疾及學問不充者宜令祭酒會大臣等議更易之役俾
其是群臣舉天下故實年四十以上學有淵藪者驛召
入京考校精審分給其欽庶學官得而師道崇重夫琢
磨器蓄材成器者非其具負應故事之選也其諸生
已充學者習經義外宜令無習一事如治
等之類月季試俟文藝通曉隨才選用未
今天下提督學校風憲官不論食稟年月淺深惟考擇
其德行才學優等者充責彼令翰林院分南之士嚴加
考試而登進之其在京公侯駙馬伯武職二品以上之
家俊秀子弟通習三場禮部嚴加考試中式者許
入學庶幾徒得人不負教養夫制
由規矩為學
今之學規傳
院儒臣及國
書工程附以
等規附詳敘條等事討論至富都 一編刊印遵守仍
付天下提督學校風憲官各刊印頒 學校及社

悉通知依式訓誨每歲會試副榜舉人選年二十五以上文學優等儀規端重者授以冠帶令於國子監讀書肄業如監生例

以下缺

陳言疏

翰林院侍讀臣周叙謹題為陳言事臣聞

人君之道莫大於奉天而勤民人臣之職惟在於輔君而成化古聖人克盡斯道者莫過於堯舜之時其敬天也一則曰欽若昊天一則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其勤民也一則曰下民其咨一則曰黎民阻飢而其臣者早禹之進言於上者有曰一日二日萬幾天工人其代

臣周叙謹題

主

之又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致謹天民不一而足故雖有洪水之災不能害其盛治蓋奉天為勤民之本而克勤于民者即所以奉順乎天也唐虞之朝治臻熙皞德冠帝王者君臣上下朝夕一念在此而已欽惟

皇帝陛下聰明天縱聖學日新備堯舜大聖之資承

祖宗混一之統即位以來宵旰圖治敬天勤民孜孜弗

懈比者經筵講退特召翰林暨禮部臣以天旱無雨宜

躬引咎命齋戒致詞禱禱天地宗廟社稷以及

山川百神為民祈福果三日微雨響答

皇上一念之誠感格之妙同符堯舜倚歌感美然而

澤未大敷禾稼未沾溉民生未滿望者

皇上有是念而臣下不能欽承德意盡助成化理之責臣惟天者理之所自出敬奉乎天豈特潔祭祀之謂民者邦之本致勤乎民豈特救凶荒之謂天不自治而君君不獨治而分理于臣臣得其人人盡其職則百度順理政又民安而天意可回陰陽調風雨時百穀登品物遂洽氣不作螟蝗不生海內晏安四夷賓服可致之祥希有之瑞莫不畢至矣臣謹撫所聞見條其一二之際言之古者天災水旱日食星變人君恒引咎自責下詔求言今

臣周叙謹題

四

聖諭諄切若此輔臣雖不能將順盛美宣布于下而惺心已上格于天矣古者因此臣庶多思陳闕政上聞以消天譴今群臣未聞有共致憂懼效忠補過之疏徒聞有年老陳情自乞留用之章掌銓選者賢否未庶以咨詢陞黜每循於資格司國計者農桑生植不加勸而賦稅科征日益增軍士困於造作刑罰失於中正風憲乏激揚之公言官唯緘默之尚至若僧道之流無益政教歷代相因有難遽革洪武定制舊有額數比年冗濫多至數萬徭役乏人戶口日耗蠹損國政感傷和氣莫此為甚職教化者曾不思禁是皆不順乎治理者也其

他則臣聞見浸狹不能偷迷夫不順乎理即不順乎天
不順乎天烏能無旱乾之應乎臣聞近年流民衆多
甸諸府若保定真定山東諸府若東昌青州車輛連綿
扶老攜幼風餐露宿流徙他方推原其故水旱不時有
司不卹或害水食或迫徵徭皆不得已而往者夫安土
重遷人情之常倘生業稍安詎肯離父母之故鄉而涉
艱難之遠途乎近者若斯遠尤可想流移不止為患匪
測古者或以八計聽吏治或以六事課守令必視戶口
豐耗墾田盈縮學校興舉農桑有成等事為其績殿最
以俟黜陟今率勵其上者在畿甸有巡按監察御史在
外有布政按察二司惟以簿書期會辦者為稱職以奉
承趨事勤者為能官於所謂戶口消耗田野荒蕪等事
略不之問則有司何所懲民生何由安乎此不能動乎
民事之大端也夫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
明威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民
生不安即天心之不順欲求雨澤之時得不思原於此
乎伏望
皇上渙發玉音祇謹天戒再事懇禱且勅文武群臣勉
循厥職申嚴考課黜陟之法講求養兵恤民之政由是
可以消大災熙鴻化隆國家萬萬年太平之業於無

矣臣愚尤思効一得之獻者風憲為耳目之司守令任
撫字之寄關係治體尤切皆宜精嚴其選若風憲得人
則守令盡職凡御史出巡歸朝必令具考察有司賢否
實績進呈因以驗其糾舉之公當與否而其職之稱不
稱可知凡天下方面及守令考滿至京者每月一二次
令吏部官引赴御前使各具陳民間疾苦政事得失
皇上親賜質問其政績果優異者特加褒賚餘則付吏
部考驗具實奏聞進退之如此則人懷奮勉之心今日
之治可以追配唐虞之盛矣尚何旱暵之足慮哉臣性
質驕鈍學識疎淺愧忝班行濫食俸祿實所謂不克稱
任理宜黜退者然荷蒙
聖恩叨侍經筵愚懷慙不敢以越職有所顧避謹陳所
聞干瀆 天聽伏乞
聖慈恕其狂妄寬其斧鉞之誅臣不勝幸甚謹具題以
聞
正名分疏
翰林院侍讀臣叙謹題為正名分事臣聞禮莫大於分
分莫大於名名分者
朝廷之大防百司庶府之所當詳定而恪遵者也欽蒙
皇上勅令修建在京各衙門規制煥然群臣忻忭正

七年九月十三日各官俱赴新造衙門視事翰林院以公座未定遂致上達

聖聰令禮部尚書胡濙至院定奪除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溥二員中座訖其餘兼官學士尚推讓不一臣等切惟翰林禮法之所自出其體統原有公會可徵今公座宜依公會為次正面左一座楊士奇正面右一座楊溥其左傍第一座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王英宜居之右傍第一座翰林學士錢習禮宜居之其次若學士蘭從善陳循侍讀學士苗衷侍講學士高穀馬愉各

在漢周先生文集卷之五

七

宜以次設立公座其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王直原在翰林院管事又兼經筵官其官品出處與王英同然近年已專管禮部事本部自有公座難再增設若本官至院宜仍依品級序坐至於大常寺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金問自前及今並不曾於本院管事公會亦未嘗一日書押名字難比王英例本院公座俸糧俱在大常寺關支若欲正座次宜只於大常寺如此則名分正禮法公上不紊

聖朝建官列職之典下允愜群言推讓之情臣等忝居翰林屬官禮儀所關不敢隱避謹采眾議具題以聞

次日以此集達二閣老初澹菴楊公曲護金少卿甚不謂然叙稍與辯論繼而東里楊公至慨然曰士大夫公議不伸久矣所言是命孔目依此行之遂不復進因識于此

修理嶽廟疏

翰林院侍讀臣叙謹題為修理嶽廟等事臣欽蒙

皇上遣祭南嶽衡山之神臣至衡山及道路往還有所見聞不敢隱默謹具題知

計開八事

一修理嶽廟事臣聞事神治民為政要務臣到南嶽衡山祭祀見嶽廟頽圯有司見行修理已經二年惟兩

在漢周先生文集卷之五

八

廊僅完正殿尚未起蓋因詢問之云工部勘合令於農隙之時務從減省修理正統八年十二月內已起立正殿中間新柱頭訖正統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又被暴風雷雨將新起殿柱盡行吹倒折壞惟正殿兩邊舊簷柱及少廊尚存竊詳五嶽之祀自唐虞三代以來莫不崇重修飭廟祀禮宜致謹今有司修理南嶽廟惟衡州府委同知一員長沙府照磨一員衡山縣典史一員其餘各縣皆係陰陽醫學官典吏老人管事因循遷就難即成功且其神甚有顯應臣自入湖廣地方見沿江各府州縣皆因旱祈禱雨澤經月

不降臣於六月十一日

上命祭祀畢十二日即得大雨連綿直至十九日連
通盡一沾足則城萬姓咸共歡忭此實由

皇上一念之誠感格而至亦其神顯應一端也如

准言乞勅工部專差本部的當廉能官一員與湖廣

布政司或按察司官一員至衡山相度便宜或增儀

附近府分夫匠或官給一切頗料工價提督修完庶

神靈有依人役不至久困

一集議清運事臣前經過臨清直至沛縣以南見各間

運粮船隻以河狹水淺每間有經四五日或十餘日

石決周外集

九

方得行若至北京已越六七箇月軍士有久勞行役

之思

朝廷有慮給月粮之費河上船隻有喧爭窒碍之擾

甚則有損壞沉溺之虞其事多端難以悉舉臣愚乞

勅文武群臣各陳轉輸經久便利之策務令集議至

當行之且今日雖有武臣總兵者專董其事尤宜精

選文臣才識公廉者授以憲臣之職公同提督庶粮

儲易致人不知勞

一激勸官貪事臣伏觀

朝廷與民休息一切科徵非急務者盡行停罷

之施至矣盛矣而生民尚有流移治化未臻刑措

良由司牧者不得其人而激勸之法不嚴耳人之

質賢否自殊賢者固不待獎勸自能奮勵中才之輩

若非旌別有方豈可混同流俗竊見天下義民出穀

千石或二千石助官賑濟不過暫惠及數十家貧困

尚蒙 朝廷賜勅并羊酒褒異今府縣之官廉能無

私勤敏有為嘉政實惠足以廣被一郡一邑數千萬

家者豈無其人而褒典未稱玉石不辨於是賢者怠

而不加勉不才者肆而不知懲治化未臻其効者職

此之由也臣往還詢問吏治民情莫此為切伏乞勅

石決周外集

十

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官審天下郡邑之官不分

正佐果賢而有惠政如在已則廉名著治才優在官

則農桑勸學校興戶口增訟獄簡徭役均等事綽有

明効者具實驛聞比義民例再加優賞其貪暴軟懦

者亦令嚴加考察貶降罷黜務盡至公如此則人知

奮勉生民自安治化日盛矣

分班操備事臣歸自河上聞南北直隸及山東河南

操備軍士每年分為兩班俾得更休固為良法但自

來者及秋而歸自秋來者及春而歸在京已過半

途往返又經一兩箇月在家之日不滿三箇月

一切行裝衣鞋等事有人者可以措辦無人者不免
貸賒揆諸人情實有未安臣愚乞勅該府該部令各
處操備軍士分作三班俾年半之中有一年全力在
家得以事屯種務生業庶資歲操備之用其間三
班操備數少可令從公揀選添補如此則更休便益
勇氣自倍

一選用吏員臣竊見國家任用人才雖非一途而各有
限制如進士每三歲科興天下各布政司及禮部會
試俱著為定額惟吏員每遇一選不下二三百人及
考試之時量其高下取用不才名數冠帶盈途殊為

冗濫伏乞勅該部著為定額如一百名內限取本等
幾何次等幾何庶幾僥倖路絕選法清簡自今以後
宜行移天下凡吏人有能通經者方許本等內取用
則自相激奮賢才可得

一詳定徭役事臣聞自古徭役之法其便者有二端或
雇役或差役皆因民情風俗之宜而施之近年臣下
建言定為均徭之例名曰均平實則多獎如皂隸子
兵本為賤役今揆定年分輪充雖舊家士族皆令為
之有司膠固者成責賤不分之俗奸巧者縱更易取
賂之謀又如鋪舍之設以傳遞公文罪報軍務不為

不重今亦俟今輪充或以難銷實地人平
全無丁力之家當鋪以致鋪舍頽塌公文稽遲是時
臣經過處所耳聞目見者伏乞勅該部將均徭之例
定議詳審行移有司今可均者行之不可者更之庶
人情兩便弊端自除

一積糧募兵事臣聞孔子論為國必曰足食足兵今
下一統所在兵甲精利倉糧充羨實國家萬萬年大
平之業臣切見近年旱澇不時宜思預防江南糧
淺船漕運固已足用但春未夏初河水狹淺倉猝
致若將數年以來江南折糧銀兩於臨清以北漕

便利城池高固震雷遇年歲豐熟而平糶糴置倉積
聚其荒閑田地亦多設法募人耕種則運輸便益國
用自足今之軍士除運糧守城操備外其天下清理
至者補役未久逃亡已多臣聞精兵滿萬不如召募
數千宜令兵部與五府計議出榜召募有壯勇願充
軍役者厚其本身糧賞錫其一丁二丁雜徭亡故不
取本戶丁男補伍則軍旅得人國威益振兵食大事
臣愚識見鄙陋伏乞勅左右大臣詳加定議庶永有
利賴

一按武科舉事臣惟賢才致治之本科目得賢之體

代及今國安民恢弘治化者多出是途然必典文
衡者才識文學有藻鑑之公而後去取審允得家傑
之士臣等經過布政司皆云遍請考官得人甚難臣
切思學行純備之士一時難知今後宜預先令在京
七品以上官貢及天下朝覲官至者一一開報某處
某官不分有司教職委係操行端莊文學老成堪任
考官者呈達禮部兼同翰林院詢訪精確每遇開科
之時其主文考官禮部量各處布政司地里遠近不
分在京在外職事以時奏請差人禮請馳驛往總其
事其同考官則悉令各布政司自行如舊禮請庶幾

考官崇重所在科目得人且自宣德以來各布政司
已行限定額數人皆務本力學無復佞倖然有志之
士久困場屋累試不偶者有之臣聞洪武乙丑永樂
甲申二科皆特開廣取士之目恭惟

皇上嗣統丕昭文運正值甲子一周之年倘蒙如洪
武永樂初科故事暫行廣取後不為例庶士氣增新
學者知奮實興重務臣愚冒昧陳達伏乞 聖裁

建言六通事

具官某謹奏為孝道事臣聞人之行莫大於孝古今為
治之道亦莫不以是為首務恭惟

以孝治先天下凡居官者忠孝之道務令兩全恩
之施至矣盛矣伏見近年以來所司行於人子孝
親之情有所未便風化所關理當建白謹開具以聞
一給假事臣聞洪武年間及永樂初年在京官貢多有
歷任三年者許令給假歸家省親洪熙元年 詔書
令挨次給假省親祭祖又定頒給路費之例近年以
來再有給假者所司以其已常歸省一次不容再給
往往有親老至病死不獲重見者實傷孝道臣聞古
人有三年不歸省者斥之謂其既不能致孝於親必
不能盡忠於國也如蒙准言今後在京官貢除已挨
次給假省親祭祖外其有父母見存六十以上本官
再歷任過六七年以上願歸省者查無任內曾因公
差順便回還許又行給假路費止開一次後不再給
其父母不存本官歷任過十年以上有願給假祭掃
省聽路費亦止開一次皆如常行事例庶為便益

丁憂事凡在京官貢聞父母喪例應開給勘合還家
守制今南京官貢聞喪者皆前來開給勘合或有省
親在家連喪者亦行赴京開給然後准歸守制臣聞
人子喪親哀痛迫切聞訃奔走日行百里今雖限於
法制而哀痛猶有非孝念如蒙准言今後在

京官負聞父母喪宜如常例其在南京官負預頒勘合於南京該科收貯遇有聞喪者照例給付不必再行赴京該科俟年終類奏其若省親在家聞喪於所在官司告申本部使服滿依期赴京免給勘合又在京官有聞喪還家守制者於辭謝之日止許便服免用公服庶為便益

修書疏

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周叙謹奏為修書事臣聞世遠而議公事久而論定故前代之史必修於後人而議論之正每資於直筆是以孔子之春秋特書三正於元年之首朱子之綱目分紀僭竊於甲子之下定名而正統尊夏而外夷不以勢有強弱而殊分不以地有偏全而異稱觀夫黜五伯之權貶吳楚之號齊蜀漢而抑魏吳先江左而後北魏可見矣何也史之所載實天命人心之所在而萬世綱常之攸係不可以毫髮紊故也竊觀宋遼金三史成於前元至正間當時柄國大臣皆遼金族類不以正統歸宋遂分列而為三且不曰宋遼金而以遼金加於宋首不愜人心不協公論初修之際言者雖多而卒莫能改流傳至今又越百年凡負儒名有志於窮史學正綱常者未嘗不掩卷憤懣撫膺動歎也

蓋宋承中華之統禮樂教化之隆衣冠物之盛仁義忠厚之風三代以降之所僅見遼金二送擾其間後雖南渡而天命人心實所歸附盛烈弘難以泯沒元儒陳桎修通鑑續編既正其統但是編年之體而三史全書尚仍其舊況宋史文字繁複板本復毀此當釐正傳布之不可緩者也洪惟天啓皇明篤生我太祖高皇帝聖文神武芟刈群雄混一四海接唐虞三代帝王正傳之統華晉唐歷代華夷消長之俗殷名文教郁郁瀾瀾振古之所未有

聖聖相承重熙累洽皇敷日宣政教愈隆其間創度文

為多矣獨此一書尚未折衷豈非盛美之典須久而興

正有待於今日哉欽惟

皇上負大有為之資承列聖之統日御經筵屢命儒

臣講論宋史以資治道宋之明君賢臣事蹟何幸晦於

昔而顯於今乎惟昔唐太宗因何法盛等所誤晉史重

加纂錄而後紀載有倫宋仁宗因劉昫所誤唐史再命

編集而後義例益精皆以世事久遠故議公而論定也

臣愚竊謂宜於斯時以三史之書歸統於宋取唐宋二

君刪改之義宗仲尼朱熹子奪之法俾統紀之道明夷

夏之分定則前代未公之典萬世不刊之功皆有賴於

聖明之朝矣豈非世教之大幸哉臣曾祖聞孫當前元初修三史時被薦入館閣以議論不合辭去所藏論說問有存者曰叨職翰林三十餘年曩者屢欲陳情不果繼蒙聖恩遷擢南京職務優閑不勝感戴日將宋史錄本時加覽觀得其一二切思補報無由伏乞

聖諭俾翰林儒臣以三史考訂歸一若朝廷編纂事多有未暇臣雖才學疎淺且年衰多疾實不克堪第居靜專之地願竭犬馬之勞如蒙准言乞擇文學老成之臣一人至南京翰林院委同與臣再選舉南京文職中有學識官員三四人不妨本職共加討論俟繕寫進

修宋史

卷之五

十七

呈仍乞勅翰林儒臣重行訂正板刻以傳庶使天下後世得見有宋一代全書皇上大德鴻名匹休天地巍乎煥然垂耀無窮臣等亦幸叨日月之光於編簡之末夫豈唐宋君臣所得專美於前哉干冒天聽無任悚懼戰兢之至具本順差南京兵部辦事官陸永全齋捧謹具奏聞伏候 勅旨

建言疏

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周叙謹題為建言事臣伏覩正統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詔書內一款各處凡有軍民利病及邊務事宜政改缺失許諸人直言無隱

此見

皇帝陛下之心即唐堯詢于藹藹之心也前此伏覩

勅諭南京群臣以謹身等殿災陛下舉十二事思

省愆是即商湯因大旱以六事自責之意也陛下景

仰堯湯之大聖承傳列聖之大統即位以來早朝晏息

日御經筵博觀書史講論治道未始或間德已盛矣輕

徭減賦與民休息委任百官撫綏外夷恩已洽矣雖近

年閩浙盜起其首惡旋就擒戮厥今詔書一下平定

不日矣然而災見若此者政詔書所謂上天垂戒國

家欲陛下因此與臣下共加修省以綿寶祚於無窮

也謹告之次群臣萬姓鼓舞忻忭同口一詞如大旱之

遇霖雨飢渴之得飲食何其快哉臣聞之孔子曰德之

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甚言德化之効速也又曰人道

敏政地道敏樹言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甚速也

董仲舒曰為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

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又曰更化則可

善治善治則災害自去福祿自来臣愚伏望朝廷於

此時政化煥然與之更新赫然為之振舉庶幾孔子所

云猶運之掌之易矣其道無他詔書所謂任官以得人

為本者是也若克盡得人之要以居官使將見人力

事功家家安於耕鑿內政既修外夷自服太平之治見於今日矣臣世荷國恩繼有祿仕又叨居翰林三十餘年陛下不以其凡庸復加遷擢俾佐掌院事于南京感戴天恩殫身難報仰惟宸衷宵旰思臣實夙夜不遑寧處不自揣量謹竭涓埃有可少裨時政二者條列上聞惟願聖明選賢任能更新治化維宗社如泰山磐石之安臣等依庇寵光亦恒獲出作入息之樂政勅諭所謂休戚惟均是也蓋臣之所陳者言也陛下之所采者行也既可采之必斷行之則天下之人莫不懷忠思奮良謀奇計日陳於前矣其所俾益豈淺淺哉伏乞聖慈鑒察藎之誠寬斧鉞之諫以未言路以福蒼生所有條件具列于後臣不勝懇切戰懼之至謹具題知伏候聖旨

計開六條

一新政務臣惟今天下之政寄之五府六部都察院而六部都察院尤要通政司內閣尤切竊見各部行事彼此不相周知掌兵馬者不計錢糧之有無典禮樂者不知刑罰之當否司造作者不察財用之多寡至於總銓衡職風紀者不辨人才之賢否以致生民靡瘠不暇恤國家政務難致詳惟我

大祖太宗二聖深燭其故特置通政司以周知庶

務開內閣以專掌機密蓋欲合而一之也今在京在外大小事務悉由通政司出納相承不厭自宣德逮今有大政事俱令內閣計議可謂密切矣如蒙准言當茲更化之首乞勅勳舊大臣一二負六部尚書都御史通政使各一負同掌機密學士每日午朝退入內閣商論政務令各具所聞開寫揭帖不拘多少俟定論可否詳審達於聖聰次第施行日日如此則同心同德政務齊一無彼此推遜之失矣如除拜中外大臣選授風憲近侍人才高下黜陟與夫錢糧軍馬盈縮百姓流移疾苦四方水旱災傷刑名大小輕重工徒造作緩急一切之務皆可以周知而互舉其為國家之慮豈不長遠哉伏惟皇上勵精圖治廣詢博采選用此十數大臣此十數大臣祇承德意竭誠殫慮至公至明薦用天下布政司按察司二三十人又令此二三十人如在廷各大臣訪察選舉天下府州縣正官上下相師各簡賢才治化之盛孰禦哉此臣愚欲更新政務者此也且大臣為陛下心腹股肱賢則國家有賴生民蒙福端本澄源誠在於此其或有缺不宜輕授寧虛位以待之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

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如此則得人必審矣書曰
知人則哲能官人又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此之謂也
夫疏數異時煩簡異制求夫至當蓋所以推行祖宗
之良法美意初非有擅加更改之事然乞宸衷留意
幸甚

一擇守令臣惟國家之治貴乎生民之安生民之安本
乎守令之得人方今郡縣之官玉石不分賢否無別
庸庸貪鄙者可以保位卓卓有為者久亦隨流以致
黎庶不安盜賊充斥良由激勸黜陟之不精其法耳
如蒙准言乞勅吏部先於考滿官內察其以經術出

石渠周鼎集卷五

十一

立

身有才堪長民者不拘府州縣佐貳首領官及教官
量加陞擢以風厲之然後移文天下巡按監察御史
布政按察二司正佐官及府州縣正官凡復命并考
滿至京日務令以所轄官屬賢否造冊進呈明白書
填其地廉公以某事而知之某也幹濟以某事而登
之某也貪酷柔懦以某事而得之善善不拘有數惡
惡為之限制其察舉公當與否亦足以課其績之殿
最吏部委考功官一員月季歲終清類其賢者等
其一考二考三考到部參稽其平日所報之績而實
以當時對答之詞言之如所行之如所言則其人

乎才且實矣復預錄禮部前後所收民情本俾各官
剖決是非以試其識見再令自陳為政條件以究其
蘊蓄然後列其等第引赴御前陞擢以為守令若其
見任有治績者誠如詔書所載拔擢旌異以激勸之
則未用者知自勉已用者思自重生民豈不安治化
豈不成乎更守令考滿必以古者六事八計之效課
責之庶幾有所遵守勸懲如此則郡縣無偷墮之官
田野無不安之民風俗日厚盜賊自息矣

石渠周鼎集卷五

十一

一獎風憲臣聞養鷹鷂者欲用其驚使驚而摧抑之則
思奮者鮮矣今之御史劾職已不多見又或任用之
不重其權督責之不嚴其法以故奇才異能之士往
往囊括其口不敢有言退縮其心不敢有為而耳目
藏廢風紀頹靡伏覩 詔書所載深燭其弊矣如蒙
准言乞勅吏部嚴選舉以求其人 朝廷申獎勸以
勵其氣薄罪責以崇其勢庶幾臣僚臧否軍民利病
日得達聞而政治不墮風紀振舉臣愚以為凡御史
選授之際宜令吏部并都察院堂上官嚴加詢察其
才行學識超異果堪職任者用之考滿之日稽其在
任言事切實糾舉公當是為稱職不次擢用不稱者
罷黜之則人人自相勉勵矣臣又聞之南京邦本

地庶府百司政務多端倉庫收支令其開預營造始末令其會計軍士差役令其考察或有舊規多事虛文今後宜申明委同六科給事中勤加考察前項等事月季類列奏報倘或縱容不實罪罰均之特權貪贖令相糾覈必罪不宥庶風憲有剛果之士官吏懷懼之心政事無欺弊之失矣

嚴操備臣惟兵者安邦禦侮之計古昔帝王莫不留意克詰戎兵張皇六師著於書戒戎帥旅王奮厥武形於詩皆粲然可考也洪惟我聖朝自京畿以及天下邊方各設衛所以為防禦至計深慮周密詳審

石渠寶笈續編

卷三

是以八十餘年四海乂寧人生樂業無烽火斥堠之警倚歟盛矣臣伏觀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地郊廟社稷陵寢所在府庫之盛江山之壯北京資之以為重也糧餉易致但軍馬宜多選練以固邦本北京聖駕臨駐之所百官之富軍馬之盛操練精嚴但倉糧宜多積貯以係人心天下衛所承平日久士卒偷安軍政廢弛宜高城深池堅甲利兵整飭戎伍以惜奸盜此三者方今之急務也如蒙准言乞勅南京守備大臣將教場江上軍士勤加操練恪遵詔書所載一應不急之務悉皆停罷或有侵占等項審察禁

石渠寶笈續編

卷三

革許都御史委監察御史同給事中時常點視所有利獎責令陳說則軍威自振北京乞勅該部審勘直隸及山東河南近畿田地廣闊處所分遣軍士召募人民屯種建官職部率勸課之寬其徭役減其稅額歲豐官給價錢收糴置倉於近水有城池處所傾放既闢荒蕪又省漕運則糧儲斯羨其在外衛所軍數有缺設法增補又或召募民間武勇之人別編總小甲仍支月糧以資養贍示以約信有故不取戶丁填補許所在府州縣學正官或廉能佐貳官統領與衛所官同加訓練無事督令耕種有警躬率征討俟其有功爵賞均之俾知奮激倘或一方不靖朝廷止命一二大將責重書一通符驗一道調遣分撥旬日可集民不知兵用不加費則奸盜自懼臣之愚見所陳持其大略若夫厚耕桑力本之務禁游手游食之徒盡足兵裕民之道設施措置書示天下宜俾左右大臣計議精詳行之庶為永圖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伏乞聖明留意幸甚

一重邊政臣惟今日天下之事甚重大當計慮者莫愈於邊務醜虜包藏禍心非一朝一夕貢使往來累歲增益不容不察但責實本源以勝之耳夫邊防禦

所資者軍士軍士元氣所關者衣食竊聞軍士月糧一石未能全得戶內餘丁後占多端仰事俯育孑然無措飢寒窘迫艱苦莫陳在若斯奚有聞志如蒙准言乞勅選差強幹六臣同御史給事中委之便宜行事踏勘塞下田地驗軍士丁力多寡悉以給之或係各官者朝廷以價酌之其有多餘則召募人耕官給牛具薄收其租平居無事令耕種畜牧以厚其生騎射操習以熟其技烽火有警即統率禦寇有功爵之有獲與之則人懷赴敵之心戰無不克邊防自固矣且於歲稔之時官為制倉收糴以廣遺儲公私兩便饋運可減此萬全策也至若選材武之士以充將帥重參贊之權以肅軍政務專委寄不事虛文其有曉勇智謀堪薦用拔擢者不拘軍民令悉遵詔書所載行之則長城萬里有如金湯虜寇雖欲猖獗何所施乎

革積弊臣惟刑罰有贖止於鞭扑隸卒有制以供役使古今通道也切見國朝洪武永樂間臣民罪犯皆斷如律其後營造始行運磚之例以權一時之宜因循迄今久而不革遂致廉耻道喪貪暴日滋謂有財者得以贖罪無財者未免受刑蓋常人之資俸祿

既不足以養廉介操又不能以堅志故也如蒙准言乞勅內外法司自今除之若不得已暫行罰贖以省徭役許令官吏有犯笞杖公罪及庶民犯徒罪以下者收贖餘悉依律則人無僥倖之心法有經常之守矣伏惟朝廷設官分職共理庶政愈黜民丁充當皂隸俾之服役初非為供用計也自洪熙宣德以來北京各官俸廩難致柴草不敷始暫將一半放回少資贍助厥後倣倣成風中外大小官負皆以放皂隸為名致使辦納艱難人民靠損近蒙該部行移欽奉聖旨深燭其弊頃定額數令悉遵守為生民之福大

矣又伏覩詔書節該官吏軍民人等有犯罪無大小咸赦除之已蒙寬宥訖臣本衙門前此行放皂隸盡一移文該部勾解當後不敢再放切思愛民朝廷之盛心守廉臣子之職分如蒙准言乞勅該部申明前欽奉聖旨事例今後在京在外皂隸止許於本官下跟隨及一應泛竊使用再不許放因辦納損民其皂隸有恃頑在逃者重法懲治或編募充軍在內令御史給事中時常體訪在外令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同加糾察如或違犯必罪不宥斯官府有應後之便人民享樂業之安蓋民安則官職亦可永保

也二事方今積久之弊必痛革之庶幾刑罰清省後
後有經治化可成

文邦謹始疏

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周叙謹啓為安邦謹始事臣
幸生逢聖明不意國家有大不可忍言之事臣雖兩年
以來沾患脾疾醫治少効不能有為自聞令諭日夜撫
膺揮涕寢食不寧又無才力智能以赴難復讎恨不
即自殞絕謹竭愚衷有可上報 朝廷之萬一者不敢
隱默不言恭惟邸王殿下承 聖母皇太后命為監國
則天下事皆在殿下之一身也其所係重矣昔周

有清周先王集

卷之三

三

公輔成王當承平之日今殿下輔皇太子殿下於有事
之秋視周公之時又甚艱大雖曰日望 聖駕早還以
慰臣民之思然虜情叵測時月悠邁天下之大蒼生之
衆易以搖惑殿下得不於此深謀熟慮之乎蓋殿下於
聖上親則兄弟誼則君臣君父之讐不共戴天宜與群
臣如越王之卧薪嘗膽以報吳讐使智者獻謀勇者効
力必盡殲虜寇而後已為今之計先須博選辯士卑詞
重幣暫為君父屈諭以昔時通好恩待如此之厚今因
奸臣誤國與兵構怨遂失南北之歡若能即返聖駕則
結好和親世世利賴不然則堂堂天朝疆域萬里兵甲

數百萬衆得不思汛掃沙漠以圖報復我必求其人可
使者試察遣之庶或有濟至若能還與否必當選擇練
兵慎固邊疆防其再舉協力殲之俟上天悔禍宗社靈
長休養生息訓甲練兵分遣良將直擣巢穴繫其虜酋
以伸萬世之憤未為晚也愚昧之誠不能自己謹陳芻
蕘之信條列于後敬順附舍人陳亮貴捧進呈伏乞賜
覽鑒臣犬馬之誠不勝幸甚

計開八條

一曰勵剛明君上之德貴於明而尤貴乎剛明則物無
遁情剛則事不牽制全是二者乃克有濟易曰剛健
書曰欽明古昔聖哲允勵乎此故能駕馭英豪平治

有清周先王集

卷之三

三

宇內前此奸臣蔽主之明制主之斷故權移於下致
茲禍敗恭惟 殿下睿質天賦至剛至明如斷馬
之事中外震懼稱頌伏乞益加奮勵不懈初終幸甚
二曰親經史古今治理國家興亡具載典籍讀而知之
可為鑒戒伏望 殿下擇近內廷可延問群臣之所
開問置書史其間選擇學識純正者與之講論義理
因可詢訪時政庶聰明日益治道有資
三曰修軍政方今切務莫逾選將練兵然何以致之
將必多方推舉親召問以慰勉之而爵秩勿吝軍士
必設法召募時鼓動以來之而賞賚有加勤訓練恤

飢寒作之以氣結之以恩庶可底成功宜日夕與左右大臣及諸老將計議精兵足食之要不惟臨事有濟抑且國威振揚

四曰選賢才國家治亂係於人才賢否而人才難知自古所病亦必思求所以知之道夫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二者混淆治道衰矣厥今人才布滿有位其賢否則不可不察數年以來權奸專政小蒙耻冒進相師成風其間卓然守冰霜之操者僅保少禍而已自茲以往宜慎選舉以求之嚴考察以別之峻拔擢以激勸之庶舊習漸更且吏部正官及諸司屬職實庶官之本其素賢者留之不堪者選調之令在廷群臣連章合詞推舉學識才行優最者分任本部俾之講求用人之要專其責委斯賢才可得治理有望

五曰安民心夫民心向背國之存亡攸係不可不思所以安之今邊事方興用軍供饋皆資民力緩之不能集事急之必生變故處之可謂難矣苟不固結其心惟刑驅勢迫以用之詎可經久哉若得人居守令長民之職則處置適宜計議選擇賢才必任守令庶事安民安

六曰廣言路在昔堯舜大聖詢于芻蕘好問察遺故治底無為人樂與謀誠以一人之知見有限天下之事變無窮集衆善則舉措克當故也歷代君臣聽言則治諱言則亂史籍可鑒前此內臣王振肆權擅政杜絕人言殺害忠良中外屏息不敢出口茲遇殿下受監國重寄繫宗社生民之托當明目達聰之聘臣若不言死有餘辜伏乞再申教令許人人建白不拘愚諱惟裁可否施行幸甚

七曰謹微漸易曰履霜堅冰至言事當慎之於早也臣自求樂以來叨職班行伏見太宗仁宗宣宗列聖臨御之時早朝大班既退即於門上說事各衙門輪流向前惟君臣相與商確政務罄盡所言人懷畏憚而事機不泄成密勿廟堂之美自正統以來王振擅權獨立在傍於是輔弼大臣及近侍官負不得召對或有召對亦不敢詳盡故今日之禍皆由不得輪流向前說事所致恭惟殿下監國即同親政宜復舊章凡各衙門官務令各向前說事止與敷對者相知他人皆不能預聞庶得吐露肝膽陳布嘉謀殿下亦須秘重毋少宣泄且議奉皇太后於文華殿垂簾或隔一日令輔弼大臣隨殿下於簾前奏

次大事毋拘時平條例以權一時之宜庶國是有歸
中分有類

八曰修庶政天下一統萬機日臻訖非當理但事有重
輕勢有緩急况今弊政之餘尤難為功得不思其緊
切者施之共如選任大臣以端治本嚴明賞罰以聳
觀聽崇獎御史以政紀綱革罷監軍以專委寄講求
屯種以省饋餉輯睦親藩以厚宗支旌表忠節以作
士氣限禁僧道以來召募革去罰贖以澄貪濁禁抑
權貴中益以通商賈招降各處寇盜以安反側修理
水陸道路以便驛運整擗腹裏緊要城池軍馬以備

石溪先生文集

卷二

不虞似此尚多宜令預政大臣逐一詳審條列施行
則內修外攘警耻可復邦國莫安

制治保邦疏

具官臣周叙謹題為制治保邦事臣伏觀今年九月初
六日詔書恭惟 皇帝陛下尊臨大寶承宗廟社稷之
托係中外臣民之望群臣萬姓鼓舞歡林謂邦國由是
而未隆太平由是而可待也臣忝職詞林瞻望闕廷無
任欣躍之至伏讀詔條載 朝廷及軍民中事有未宜
及利有當興害有當除許諸人直言無隱欽此臣有以
見 陛下明目達聰好問察通之盛心何其至哉前

伏觀 陛下監國時令諭惓惓以求言薦賢為急務雖

周漢二宣之中興唐宋二太宗之英烈不啻過矣臣嘗
不揣愚鄙條列八事冒干天聽至今悚懼弗遑寧虞緣
臣兩年以來沾患脾疾飲食少進恐一旦殞沒補報未
能無所逃罪切思使言而死或有裨益政治庶不負列
聖擢用之恩 陛下覆冒之德使不言而死同歸漸盡
有玷父師平昔之訓與已讀書之志輒再據膚淺之見
應詔條陳臣恐多言取怨獲罪又慮人臣俱明哲保身
不言故敢為之先導耳伏乞 陛下垂仁宥納幸甚臣
昧死謹言凡十有二條開列于後具題謹順附工部辦

石溪先生文集

卷二

事官牛俊賁捧進呈伏候 睿旨計開

一開經筵備講論專對之益臣惟人君進德莫大於開
經筵必選純謹正直博學明識之士充之講論經史
畢即賜本官獨對以咨訪時政得失人才賢否庶決
壅蔽益聰明而聖學充君道正矣必令內外大小近
臣退避稍遠則敷對者得盡誠獻言不致宣泄而治
理有裨

一諭臣僚嚴內外交通之禁臣惟國家建官分職任各
有專責各有歸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分掌天下
政務於 朝廷司禮司設尚衣等監各衙門分掌事

件於內府定制也伏惟 太上皇帝在位恭勤節儉
與民休息十有五年未有失德但冲年嗣統倚王
振令總統內外一切之政小人乘時
百計誘助生殺予奪皆出其手
遂有喪師辱國失身之禍而王振
自古奸權誤國天必禍敗之但
伏望 陛下曉諭內外用事
通各思明禮體謙退自處職任
民獲安太平可致

一明賞罰酌輕重予奪之施臣聞古昔聖帝明王治
天下賞當功罰當罪而已後世人主公之則治秦之
則亂史有明鑒也伏覩 詔書載奸臣黨類不赦甚
懼人心但王振之惡與其黨類尚未重典榜示天
下以快臣民之憤其危從官貪生還者亦未蒙罰
以為臣子事上之戒近日雖荷寬宥尚須責令邊上
立功贖罪可也至於扈從大小之臣有功者宜
之死難者宜查理褒旌之以雪英魂於地下慰
於生前或少散王振家貲給之以舒憤怨伏
聖諭俾執政大臣計議而行其他刑政推
聳天下觀聽幸甚

一任將帥預戰守防禦之術臣惟虜寇貪饕無厭
百出計必復來防邊開修城池選將練兵精嚴戰守
厚加爵賞之策固不俟臣言但腹裏緊要城池如
定真定彰德德州東昌濟南濟寧徐州鳳陽淮安等
處尤須密選良將勤加修理且多積糧餉廣行召募
無事分撥屯種有警統率征討以備不虞

一專委任革監臨牽制之害 朝廷選賢任能分理庶
政俸祿以養之封贈以榮之陞擢以激勸之為人臣
者各有身家之保功名之望所有差遣必須盡職否
則黜降罪罰明有典章臣見前此往往遣內臣監臨
之是疑之也疑人勿用可也以故掌軍政者多失機
誤事管造辦者每重欽掇人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伏
望 陛下當新政之始勅左右大臣及內廷大監計
議召還庶各盡責任永保富貴其方機密重務臨期
奉 聖旨差遣者不可以一槩拘惟乞慎選而已

一慎選舉重犯賊連坐之法伏覩 詔書今後方面及
風憲官郡守御史悉依宣德年間令在京三品以上
官舉保任用固善蓋謂大臣膺重任食厚祿不敢負
國故也臣愚謂此特一端又須令中外六品以上升
知縣等官遇除授之後即舉堪自代或堪任他

職事者一人各具實記于吏部未即銓選俟有闕者
察詳審量加擢用其大臣及各官所舉他日犯賊連
坐必罪不貸庶求賢之路廣奔競之風息

一通漕運審遠近轉輸之策臣聞古者漕運之法江不
入淮淮不入汴汴不入洛費省力均可以經久今北
京水路遠洪開艱辛宜倣古制江不逾淮淮不逾
濟濟不逾臨清臨清不逾通州俾各制倉船搬運
選擇文武廉公有心計大臣總之務令管轄有要庶
民獲甦

一增屯種減軍饋餉之勞北京直隸及山東河南附近
畿甸之廢地土空濶數千里宜設法分撥召募耕屯
庶糧草充積饋運可減俟虜寇平定又須踏勘塞下
田地依法行之庶幾遺儲永遠有濟

一限僧道定寺觀多寡之額臣惟佛氏之教初惟事拜
戒明心性而已為其徒者欲惑世誣民創輪迴因果
之說矯離倫絕類之行藏奸盜不逞之徒為游手游
食之計使人崇尚信慕之然時之君臣迷惑其言崇
信愈篤而亂亡愈甚以人主論之若梁武帝之捨身
佛寺宋徽宗之尊崇道教卒之被圍被虜何曾獲佑
皆備載前史可考驗也以人臣論之前代不嚴牧舉

若今則太監劉寧大起寺於南京年僅五十而純王
振廣造寺於北京而禍連主上戮及身家媚佛者果
得福乎蓋其興修造作實出無益而勞人筋骨竭人
膏血使怨憤之氣貫于穹壤背逆天理貽怒神明莫
此為甚故耳但其為教已久遽難滅絕伏惟陛下
履茲新政戒飭內外群臣毋効前非查舉洪武二十
四年清理道佛二教事理悉令歸併且限禁僧道有
田土者止令自耕不許召佃妨農其歸併寺院有銅
鐵佛像者盡行銷鑄造作軍器如此則偷惰自少戶
口日增田野日闢

一公鹽法重豪貴中納之罪自古權鹽之利資邊儲省
饋運其益大矣宣德以前其法甚嚴正統以來內外
權豪盡取其利故商賈不通鹽戶日困國用不足伏
乞勅該部禁革照依洪武舊制凡權貴勢要及四品
以上官員之家不許中納令御史按察司官察糾明
示重罰或編誅充軍庶知警懼

一廣褒旌資一時急務之宜古者納粟補官今時出穀
旌義皆足助國濟民伏望勅該部仍行移天下諭富
實之人能出資出粟免何者量與雜職一官止許冠
帶不令管事又免何者仍依旌異之時平停止

送病疏

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周叙謹題為患病事臣三
考滿到京景泰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早吏部官引奉欽
奉 聖旨着復職欽此繼蒙吏部傳欽奉 聖旨侍講
學士周叙留在翰林院辦事欽此仰惟眷顧之恩天地
同大臣殞身難報緣臣兩年以來沾患脾胃虛弱痰氣
喘嗽病症累更醫治新歲稍痊近至京前疾復作見請
醫士楊萬魁調治臣切思獲依日月之光叨侍從之榮
可以朝夕據誠少効涓埃上報朝廷但衰弱多病恐辜
陛下眷顧之恩況正統十三年間曾奉命着白修宋史
未完如象 聖恩鑒臣愚懇仍俾復職南京非惟調治
前疾抑可修完前史以圖補報臣冒干天聽不勝待罪
戰懼之至謹具題知伏候 勅旨次二十三日通政司
官奏欽奉 聖旨不准欽此

修明統紀疏

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周叙謹題為修明統紀事臣
聞投戈講藝息馬論道人君盛德事也誠以經史典
不可斯湮廢古昔聖帝明王以之正心修身以之治國
平天下以之撲亂反正以之鑒觀興替皆本於此焉況
夫史籍有當扶綱常明倫誼內夏外夷正名定統遇人

勅於橫亦存天理於既滅者其纂修之典烏可少緩哉
臣自奉 聖旨謹書以事聞外譯之言佩多師之訓謂前
元修遼金宋三史不合公論不當人心不免尚有夷狄
侵陵華夏之變賴我 太祖高皇帝奄有萬方一掃羶
腥之俗矣然此史因循百有餘年未曾修改臣永樂間
忝由進士入翰林屢白於管事院長以因 朝廷纂修
事多不暇留意臣後陞秩南京職務清簡思圖補報正
統十三年三月內具本陳請選人刪修欽奉 太上皇
帝聖旨不必選人着他自修臣聞命以來戰兢懼罪既
才學疎淺有不克堪又初擬乞得文學老成一人并選
南京有學識官三四人不妨本職同修皆不能遂然
日夕繙閱頗得一二不敢少緩但舊本簡冊繁多事類
非一宋史四百九十六卷遼史一百十六卷金史一百
三十五卷總計七百四十七卷切思臣今年近六十衰
弱多疾倘不殞歿假以十年庶或可成倘年壽不永則
終負 朝廷之盛興乖平生之志願矣茲幸恭遇
皇帝陛下負大聖之資兼列聖之統嗣登寶位中興鴻
業前此虜寇侵犯京畿聖鑒奮發命將遺師殄絕無遺
比者邊將又生擒敵至喜幸俘獻 閣下置諸重刑雪
讐快憤已見瑞緒宗社之安生民之福 陛下神武

之所致萬方臣庶莫不鼓舞歡忭謂太平指日可待臣
愚私竊自忖方今選將練兵慎固邊疆以防遏虜寇之
策宸衷暨左右大臣經畫必不少有頃刻自怠之念矣
雖國家多事之秋不敢以禮文不急之務為言然文武
並用古今所尚政欲示以從容閒暇不動聲色而措天
下於泰山之安之意如蒙准言許令臣自舉選不係見
任及聽選官並詢訪有學識進士儒士同加討論臣自
辦家貲贍用不費官給以成聖明刪削前代不公之史貽
萬世永遠之規杜夷狄猾夏之禍俟錄彙進呈仍乞勅
翰林院儒臣考正無舛板刻以傳不惟少資瞻覽實足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五

候 勅旨 計開

一南京禮部尚書王英舊任翰林院官文學老成乞
勅令任總裁臣請佐之庶得考質疑難

一聽選官一員劉鉞江西吉安府安福縣人舊任中書
舍人見今丁憂起復在吏部本官資性通明請開該
治乞勅該部將本官對品除授南京翰林院或別衙
門相應職事令協同臣編校

一進士一員陸元素應天府上元縣人見以耳疾居閒
在家教官一員周廣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見今丁
憂在家本官俱各性行清謹才學優長儒士一名蔣
主忠應天府句容縣人見在南京全節坊內仕坐本
儒學行純正文詞典雅已上三人乞勅該部移文取
赴本院同臣討論其廩膳臣自備已財供贍

一本院舊無寫字人負乞勅令南京國子監選撰監生
二十人於本院騰寫所有廩餼就於南京國子監本
等用度內支給免官府別給

一筆墨紙劄臣自備已財買辦應用切見南京國子監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五

積年監生季課送本院轉送赴內府翰林院直房收
貯年久損耗壞爛乞勅南京守備官令搬出本院充
草藥自此以後監生季課乞令止送本院交收免送
直房如無修書等事考校訖分送南京尚寶司吏科
等作彙簿用庶不致損爛虛費

陳情疏

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周敘謹奏為陳情事臣叨蒙
國恩自永樂年間由進士選入翰林院歷官至今三十
三年洪熙年間欽給勅命止係本身妻室宣德年間為
因陳情始得封母臣父岐鳳彼時任兵部職方清吏司

外郎自應得本等誥命該臣推封之日未嘗密被切
思朝廷舉褒崇之典所以勵忠臣子崇顯行之恩所
以立忠孝之道立則勸賞明而治化行矣臣自南
京翰林院三年考滿幸無過名景泰元年二月二十
日欽蒙復職例得給受誥命該部援例臣父舊任員外
郎秩從五品今臣任侍講學士亦從五品父子品級相
應難於加受臣切親諸司職掌父舊有官人子當封贈
之時許進一階又今欽定誥勅事例五品以下父母及
本身妻室俱共一道且臣於父自出仕以來未分寸
報若如蒙准言乞勅該部或照諸司職掌例進一階或
止於臣本身應給誥命內加添二條一條贈臣父岐鳳
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一條仍贈臣母王氏為宜人如
此則於風化有裨工本無費不惟足遂臣子勸親之孝
實足以彰皇上勸忠之恩不勝感戴激切之至謹具
奏陳情以聞

又

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周叙謹奏為陳情事臣自永
樂十六年進士入翰林院由編修歷陞今官在朝三十
三年今年二月內以南京三年考滿欽蒙 聖恩留
用值臣舊疾復作陳情乞還原任又蒙 聖恩至四

月內到任疾劇又轉臂風痺屢請醫者蔣主忠陳玉潤
等調治迨今十餘月作愈不常未能全効欽奉 詔書
一款官員之中有老疾不堪者並許自陳致仕如年未
及七十有疾病者亦許自陳起送赴部驗實放免若遠
方有疾果不堪起送者上司驗實就彼放免明白具奏
不許扶同虛詐若有年及七十老疾而貪冒無耻不退
者許風憲官糾舉除近侍舊臣雖年七十之上 朝廷
留用者不在此例欽此欽遵欲援例放免閑靜條陳中
興太平十四事上報 列聖 皇上之恩展轉遲迴不
敢呈進以為如即援例但未竭寸衷如不陳乞放免雖
石溪周先生集卷之五
扶掌在任實歷月俸恐貪冒無耻臣愚心惶惑不安如
蒙准言乞勅該部暫許歸退養病尋逐醫藥待後痊愈
即赴京再圖補報便益謹獻中興太平事別具疏情臣
冒瀆 聖聰不勝懇惓戰慄之至具本順差南京中軍
都督府舍人彭瑛齋捧謹具奏聞

中興太平疏

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周叙謹題為中興太平事近
恭遇景泰元年八月十九日詔書迎還 太上皇帝京
師內外耄倪男婦萬口一心鼓舞忻忭真古今之盛臣
惟正統年間權奸制政斃敗 宗社雖運中衰原出平

日不慎發霜之漸故也幸仰 皇帝陛下性資天縱學
緝日新奮發剴捷族誅權奸潛化虜賊交除四寇乾坤
再闢日月重華孝弟之光于兩間德威之被于四海
太平之業是 陛下之屬也臣南京翰林院三年考滿
今年二月內蒙 聖恩留用臣淺福舊疾忽復作即日
陳情初未旨詣越七日又蒙 聖憐選任南京不深罰
罪特俯徇私天地之仁殞身莫報緣自官劇又左臂風
痺雖扶掌在任實叨磨倖近年六十素質脆弱醫藥不
應伏奉 詔書一條官員之中有老疾不堪者如年未
及七十有疾病者亦許自陳就彼放免節諫欽此優待
之臣盡矣然忠臣不終自全必思勉匡以補圖報在聞
孔子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董仲舒曰譬之琴瑟不調
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不行甚者必變而
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善調
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惟思臣世
以儒秉忠臣之職以論思顧問而謹言直道為本臣敢
退默不言今雖言開而政事因循不皆力行伏惟
陛下躬行以率倡選賢以任職更化以勵精之致中興
太平之業幸甚謹陳十有四事其大者獻芻蕘之言効
涓埃之 伏乞 睿覽寬斧鉞之誅臣昧死言謹題請

石溪周先生集

卷五

旨計開

一勤政以廣咨詢臣聞堯舜兢業一日二日萬幾
言人君幾事之多非兢業不足以理也粵自古帝王
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廢者我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以暨 列聖臨御恪守一遵傳受 皇帝
陛下天下臣民仰望治平方今之時當日晏不惶
午朝之典接群臣之禮常思曰上天玄遠何以格之
陰陽和氣何以召之正人君子何以使之親奸邪小
人何以使之遠兵戎何由使之整刑賞何由使之當
冠盜反側何由使之平今日黎民何由使之安正統
之仇何由復夷虜之禍何由息伏望 經筵之暇每
日一二次賜左右大臣以及近侍官員講論前所云
政理以綿 宗社以福蒼生
一親藩以崇敬祀臣惟陛下口泣萬幾且皇太子幼冲
須擇至親及賢者以序行者取一人在邸藩九四時
天壽山三陵或一二年皇陵孝陵俾之謁祭進正直
左右輔導可以答聖靈固宗本俟皇太子長命厚賞
祿還舊藩便益
一復邊以防外寇臣惟虜心點詐服叛不常今雖遠遁
可不思防臣愚於將若楊洪石亨只在京師若宣府

石溪周先生集

卷五

抵獨石以沿邊城寨為要隘屏宜即謀添督還備
與舊將工將正統十四年七月內徙棄之者今
後等再增軍馬援車助之遂完守備九耕
軍家衆利之禁宮庖膳有寇逐禦功則爵賞否則
之至於大同及沿邊等處例皆堅備為萬年之固
貢則厚賜止却多人使或寇則大兵擊之而邊無虞
矣

修武以雪驍耻臣惟平日不忘武況胡虜憑陵肆
之後選將帥練兵士尤須精一馬政臣思城南海二
地廣養無用野獸何益之分三之一圖出養馬又乞

五

五

選強幹大臣遍歷附近京師寬濶處所不問內外動
威貴近之臣所有草場盡行撥命大僕寺擇到馬
後各備所及郡縣官設法於宮給償或別田土
之軍器我之所恃火器然或有時急不可施宜多制
槍弩毒矢長戟大刀令入習之則我以衆技之長攻
虜以一技騎射之短豈能勝之積以數年選命大將
分山長驅沙漠繫其首虜以雪耻何敵不摧何功不
遠哉

安民以固國本臣惟國以民為本近虜之驚擾畿內
八郡邊民流移雖有詔書須與招撫回業至

守令無賢何以區畫之頃與在廷多人獻以策如何
或罪徒流入死免軍者俱耕種又或召募佃佃一切
種子牛具官給算多五六年納稅使樂利安之農桑
人生之本今皆開荒宜令郡縣官以申考績以殿最
激勵之庶不久自成

一考校以重民牧臣惟任官皆天工而牧民尤重天下
各布政司按察司上親與左右大臣任之其績最微
入左右在廷大臣激勸之其府州縣宜令吏部先於
考滿官察其經術出身有才堪長民者不拘府州縣
佐貳首領官及教官量加陞權以風勵之然後移文

五

五

天下巡按監察御史布政按察司正佐官及府州縣
正官凡復命并考滿至京日務令以所轄官屬賢否
造冊進呈明白書填某也廉公以某事而知之某也
貪懦以某事而得之察舉公當與否亦足以課其績
之殿最吏部專委考功月季歲終清類其賢者係其
一考二考三考到部參稽其平日所報之績面質以
當時對答之辭言之如所行行之如所言則其人果
才且賢矣復試其識見令自陳為政條件以究其蘊
蓄然後列其等第引赴御前權陞以為守令若其見
任有治績者旌異之則未用者知自勉已用者思自

重豈不安治化者乎

一專人以副實任臣聞書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又曰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中外大小臣工甚多剩員盡寧缺以賢之如保傅可掌卿肅之亦宜責之變理弘化之任亦須入內閣或東閣參預政事不稱須效古策免庶有所責矣御史只掌風憲不許一切辦催等事惟彈禁貪獎伸雪冤抑且革監員定待班各兩畿與各布政司巡按暨河上漕運巡察餘盡減之則紀振肅矣南京事省每道一人足之又南京六部都察院等官各一員遴擇以賢其正則幸其各司屬亦

右學周先生文集

卷五

宜減省蓋一官或任或差月俸日給使役皆為厥政而困民比者差大理寺丞李茂來南京公幹過於方面之轄甚非根本之崇臣愚惟精選風憲與八科嚴察其人一副黜貶更賢任之則臣職自勉矣

一慎科以得真才臣聞國家用人之賢才得人者必考試之公明不然清濁白黑不別實用乖舛其監臨監試提調官亦選賢正者充其詞理失本有不稱與禁者重罪其舉子必郡縣鄉里次以執結有果明經文行者堪入場庶不濫舉則真才得而國家用矣頃今在廷臣中明區畫之制施行

一革弊以紓久困臣惟隸卒有制刑罰有律古今通道臣嘗言之惟須依舊案點民丁充補服役禁賣辦納庶人不靠損積年庶富加休補服役禁賣可也天下入刑者須只律斷九悉除贖不獲已暫省徭許官吏有犯笞杖公罪及庶民犯徒罪以下者收贖庶人無徭倖官亦自廉

一清漕以運饋餉欽惟詔書節該各處運糧官軍今後照舊以甦民力旋又聞民力為國用廣故也臣惟今選武臣總兵又須擇文武大臣一負有計度有廉守者兼之都察院止擇御史一負舊巡河者先於疏

右學周先生文集

卷五

北河又預擇南京御史一負於南江察發運者却同沿巡提至北京完俟同後次擇換之俾令餉運之方畧以獻

一修書以舉述刪臣切惟永樂十六年太宗皇帝遣在廷正於天下采訪志書命翰林院纂修未畢臣亦幸預修四府今在內閣須及完之又元時修遼金宋三史不合當時儒臣言之不聽有元江西儒學提舉楊維禎宋遼金正統論在內閣及臣二次奏修書在禮部緣今年三月內禮部官欲先祿寺應天府供給時虜寇擾邊奉聖旨未諧臣聞此蓋天理人心之

大事內華而外夷正統而定名以絕虜寇之禍則孔子之春秋朱熹之資鑑綱目之法然臣知莫於君一則非時一則臣病故當止也臣聞古今修書多於臣民之成以昭當代伏乞 勅禮部翰林院詳審或官或議儒臣有能承領之俟呈令翰林院刪正頒布天下既不負 皇曾祖之志又闢百年不正之書不勝幸甚

薦賢以圖補報臣惟才識有限咨詢必廣古者効忠莫急於薦賢臣聞廣東布政使揭稽有猷有守有為任與吏部或都察院無施不當今廣東只惠一隅且有總兵方面可以鎮安蓋召用之南京光祿寺少卿譙明戶部湖廣司主事王宇刑部福建司主事葉晃俱到廉有為工部營繕司郎中詹晃國子監博士劉昭禮部主客司主事章綸俱端敏練達又在南京開

事倘召大任皆出衆優儒士賀碯學識老成張慎方晃俱詞翰有行右在寓應天府地街處徵召官任皆有可觀臣今大臣及可薦者多不精舉未有妨賢之失故以此引之耳

一尚廉以厚風化臣惟四時代去者天之道也病疾不堪者人之命也奉 詔書許老疾者放免恩至渥矣

其致事須察其平賢者略給月廩存醫藥以盡優臣之禮雖年七十有 朝廷留用者不在此例亦須在廷念言有益於國者留之免到在職或賜第半俸以俟問召之蓋大臣具瞻去處不可苟且也又子之於父母丁憂三年古今通道自此無大軍國急事不宜奪復以勵孝道庶廉耻長而風化自厚切見南京翰林院國朝創業建衙門印信等官但無纂修書等事表箋舊制新撰間有只管月俸米支帖而已今後本院有缺堂上其老疾難退及各衙門大臣有學行可致仕者俾充掌印只開五品俸月俸銀養廉之

以鎮時望以優老賢耳臣久在病以任無書以年非優坐閑俸月役使且隸實是赧慚今特陳乞賜放免臣此竭盡圖忠之心而効廉耻之風也

右景泰元年第六疏用正統己巳七月十四日事疏相類再廣推之叙之愚意當時若不赫然更新擢用賢人化治若天下難致太平故憊憊奏請臣之淺鄙學識如此倘 聖旨采芻蕘之言俾若衆酌行之庶幾有一得之助云臣叙謹拜識

謹章

僚臣正厥后克正僚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

這是周書記周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誥命之詞后是
說人君說是說人臣誦說自聖是說人君自以為聖
正說陪僚執御之臣皆是正直的人必能箴規諫諍
言閑諍則人君在上言無過言動無過其身必能自
正若陪僚執御之言不是正直的人只務阿諛諂媚
石迎合則人君有過不聞有失不知自以為聖德全
無所不通任意肆情無或止遏其身如何得正所以
陪僚正厥后克正僚臣厥厥后自聖蓋人君之能成就
其德者實本於近臣之賢不能成就其德者實本於
遠臣之賢周書記周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誥命之詞

手一

臣之不賢所以稽王又總申說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言僚臣之賢否係乎君德之輕重何如也考之宋書
大臨有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為害為害為修為修
其有極至於自聖猶淺之為害穆王獨以是救之者蓋
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熏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
已若而欲予言莫之達然後法家拂士日進而快意肆
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間自聖之說既見而百弊之
害皆縱修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其穆王自聖之說全
矣蓋夫惟左右近習之臣其有關於君德者大矣
於一人之賢必其長屬大小俱得正人而後

公作立政而歎綴水帛責知恤者鮮孟子告宋臣亦言
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
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王誰與為善是則自古聖賢
莫不惓惓以揀擇近臣多求正人為言不特穆王命伯
冏欲其慎簡乃僚也伏望 皇上親近正士日新聖德
以隆國家萬萬年太平之業天下幸甚

石書經講章一通叙先蒙少保澹菴楊公分題誤
連彙成而公見之再三却不用叙謂所講經題何
傷公曰時不同也乃改命他講官撰別章以進因
不忍棄附著于此若平日講章俱入內閣茲不及

錄云

表

陳情省母疾表

翰林院編修臣周敘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聖人臨御宏施一 之仁恩德政維新用廣百王之孝
理風化所係臣庶均惟恭惟

皇帝陛下文武聖神聰明睿哲欽承大統謳歌朝觀之
歲歸恪于舊章禮樂法度之畢舉以仁義為治本咨詢
每逮於儒臣謂忠孝為常經戒勅恒勤於

聖訓元在照臨之下悉歸熙皞之中臣叙爰自弱齡即

思宦侍一科獲進雖酬志養於嚴親十載離家實切憂
懷於慈母緣母素嬰於疾疢而餘年又迫於衰遲歲月
蹉跎承歡靡及風波險阻致養何由近得家書數稱羸
病憂疑無計驚恐入心步趨或失於故常定省厚形於
亭森有懷陳情無任戰兢伏望

聖慈特垂矜憫鑒臣愚款俾暫歸寧少伸烏鳥之情允
賴鴻恩之庇況臣父昔叨於眷遇而微生久荷於甄陶
璧水上堂時稱清切金門丹宸日邁光華雖隕難報稱
以未遑奚私已言還之可冀臣非母病敢云暫離於班
行毋得臣歸庶可少寬其念慮劬勞欲報懇悃莫殫承
顏倘遂於膝前趨事即歸於闕下臣雖沒齒宣勝感戴
於皇仁身尚壯年未願竭忠於昭代臣無任瞻天仰
聖惶懼迫切之至謹上表陳情以聞

復命謝恩表

具官臣某上言伏以 明良際遇深恩克念於始終海
宇雍熙至治悉興於孝弟化行中外喜溢臣民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天縱孝友日彰明德新民齊光湯之大
聖問安侍膳同文武之小心謂輔理之必得賢左右恒
專於委寄謂待臣之必以禮存亡屢荷於褒崇人紀私
皇仁溥遍致伴草茅之賤亦沾雨露之榮臣族兄

迪夙自學官擢居近侍金門待詔日親近於光華王殿
承宣時叨蒙於眷顧自念獲千載遭逢之嘉會分當竭
寸勞補報之微忠奈何賦命不遐遽爾抱病竟殞修文
天上謬驚召促於赤虬作賦日邊尚想神依於丹鳳過
蒙宸衷之悼念特降卹典之寵嘉寶楮盤龍濟窮途於
寡釋仙舟泛鵲歸旅觀於鄉閭兼命微臣俾全弔職護
送克伸於已志優容實出於天恩朝野同歡幽明共戴
且臣叙慈親卧病淹延已閱於一年久宦歸寧侍養僅
逾於兩月雖未盡返哺劬勞之報幸少殫臨終訣別之
情感德自天叩哀無地臣切思忝登科第濫祿詞林仕
歷三朝愧書事紀言之秩身微一芥竊孝親弟長之名
表正形端實本聖人之立極風行草偃遂令率土之歸
仁允賴甄陶倍深感戴罄犬馬忠忱於此日期消埃報
稱於將來日月光輝願祝萬年之
聖壽乾坤廣大永隆億世之 皇圖臣無任瞻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書

論修正宋史書

某再拜廬陵建安臨江江陵列位大人先生台座前叙
聞史書之作有司馬子長班孟堅之學識世業而後紀

裁之體備有司馬溫公朱文公之道德位望而後去取
之義精蓋史籍不因紀載則無以知一代始終政事國
華自非其人學識優世業專豈能書事奇偉成一家之
言義例不審去取則無以存綱常扶世教又非其人道
德隆位望尊豈能合天理人心之公祛千載蔽固之惑
此作史不易之至論也然自漢以來史學相承不啻數
十人惟此三四君子足以當之者豈無由然哉子長孟
堅所作得三代前漢盛明之代足以馳騁其詞鋒溫公
文公所作得歷代全史之文中或書事失當足以褒貶
其是非班馬雖非溫公比文公又非諸公所可並稱但

東坡先生集卷五

事

以作史而論竊本於其學識世業道德位望能各有之
故於其身有無窮之譽於史有不刊之功焉叙竊觀宋
遼金三史前元至正初始修元以夷狄入主中國遼金
二虜皆其族類當時柄國大臣又多二虜之子孫遂不
以正史歸之於宋分而為三且以宋列於遼金之下揭
文安公歐陽文忠公時司總裁之寄不得不任其責但
在當時局於勢有不能耳惟史臣王理輩首議統紀不
合諸儒有識之士莫不相與上書爭之而不能得理復
著三史正統論推明修端之言欲以遼金為北史宋自
太祖至靖康為宋史建炎以後為南史史不過遷就時

議曲加折衷非盡至論然亦未之從三史遂流傳至今
元季四明陳子經修通鑑續編遂倣文公綱目之義一
以宋為正統而附見遼金之事故雖元滅金夏奄有中
國而亦繫于宋下以明天命之未絕周伯溫序之曰地
有偏全而統無偏全勢有強弱而分無強弱誠哉斯言
可謂得去取之公矣但其為編年之體而一代紀載全
書未有釐正之者且遼金二史板帙簡省書坊尚存宋
史繁多板本復毀散在四方甚少至有號稱為儒沒有
不及見者不亦重可惜哉夫有大一統文明之盛世
必有曠千載相遇之君臣而後制度文為可以折衷

東坡先生集卷五

事

至當一定之論祛除天下百世之惑殆亦天啓之而待
乎其時昇乎其入非偶然之故也洪惟我

聖朝混一疆理振古未有文明嚴教比隆唐虞四聖相
承六十餘年其間制度文為多矣而宋史一書獨未刪
定豈非天之有待於今日乎方今

皇上緝熙聖學崇尚文治即位以來屢有述作左右元
老大臣咸盡贊襄經綸之美誠所謂君明臣良曠于古
而一遇之時也叙願於此時上啓

聖聽以三史書因其舊文重加編纂以宋為正史附遼
金於其後定名而正統尊夏而外夷伸前代未愜之論

世萬世史筆之公如沉寢積陰一旦青天白日
豁而八方仰照萬物吐氣孰不鼓舞歡忭哉遂俾

流傳播於四海人人得觀宋朝一代之全書其為世

又何如哉且世之作史者患其朝代事迹不足暴其

惡動人耳目以垂勸戒并無可折衷之事以寓筆削故

其文或鬱而不彰又患秉筆者才氣卑弱言意淺陋無

高簡奇傑之文足以啓人誦習故其史遂泯而不傳叙

觀宋有天下三百年明君賢臣偉烈俊功前後相望禮

樂教化之盛永冠文物之隆上追三代遠過漢唐其中

昏庸憊佞禍根罪首載在編簡亦不能無其朝代事迹

足以垂勸戒又因元世列於三史不協公論宜折衷而

寓筆削此不患無可編錄之事也伏惟 列位大人先

生俱以儒術養身遭逢盛世歷事三朝眷遇隆厚佐齊

台衡望重山斗秉筆論思閱三十年有子長孟堅之學

識世業而顯融則過有司馬溫公之道德佐望而知遇

則優其文章高簡奇傑皆足傳世而垂後此不患無刪

定之資也若因顧問之暇從容建白以此史重修且選

文學宏博之士共加校理用班馬紀載之體做文公

去取之例刪成信史垂示萬世非特知宋一代始終政

事因革其為存綱常扶世教豈小補云哉則夫無窮之

刊之功又豈昔人所得專美哉叙拙訥不能面既
奉書數露鄙見惟高明恕其狂菲之罪特賜采納

幸甚不宣

奉二少傅楊先生請附國史遺事第一書

某頓首再拜奉書廬陵建安二佐少傅大人先生台座

前叙聞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不能

施於後世古有是言也而史以據事實書貴旁收博採

其有係於國體者不以嫌而有避不以私而廢公也叙

不肖獲待教於大人先生有年不蒙鄙棄俾濫充纂修

又僅二年亦竊識其一二大者故敢冒昧以家父事親

藩之事陳於左右伏乞首矜察其愚誠而垂聽之初末

樂五年漢府以所為多不法

太宗皇帝罪其輔導之官若長史紀善皆黜謫為吏交

趾乃命國子祭酒率合監師儒三十餘人至御前親閱

其所撰平安南詩頌自擇其二人為紀善其一人則家

父也暨到任王優禮甚至彼時府中尚有從征軍士三

千不隸籍兵部又廣侵占各公主府牧地及民田為草

場凡一切不合國家成憲之事甚多家父同長史錢蔡

二公數論其非便二公歷事久諳練世情不啻處言輒

曰紀善職司獻納第言之庶我二人得贊襄其成家父

遂遇王府仇有所失即懇懇陳說而於前事故有改正
王亦慶降手教獎諭外示容納實則不然其所居殿扁
曰寶賢堂謂之寶者蓋欲招致匪人為奪嫡計王又好
文家父以為力爭於事為之著不若因其所好託諸文
字以將其心乃撰寶賢堂箴一篇進以寓諷諫之意蓋
永樂六年秋九月獻者王心蓋不能堪而其驕詭之漸
日萌矣至七年三月遂假以他事罪家父送真于錦衣
衛獄皇權重典

仁宗皇帝時居東宮監國疑其故以王府之官惟聞
朝廷罪之不聞彼自罪也屢命署衛鎮撫司指揮劉某

李九

李九

究問家父惟寫此箴上達又密以兵權大重勿為共計
段之愛為對當時降達叙用 仁宗皇帝憫其忠是
年五月二十七日特有長洲教諭之除且命今少師
公論憲及十八年春考滿陞國子博士時

仁宗皇帝又特賜顧問道前後之事甚悉且謂他日必
擢用卿暨 仁宗皇帝御極家父正居憂于家已蒙二
次與廬陵先生言欲微用之意雖不獲援種官居嘗自
誦以為知遇此皆廬陵先生之所親見而王要先生亦
所詳知者也仰惟二位大人先生位重台衡遠寓海內
以大公至正之心專史館總裁之任有善必錄不善不

隱不避手嫌不廢手私緝紳士大夫欲砥行立名者之
府共瞻慕也其竊見永樂七年山西教官白威因事建
言 仁宗皇帝特嘉其能陳有司一二事之利病擢為
知縣寶錄已登載之又見進士王彥為奸惡手連陳訢
朝廷以其能讀書擢科第遂原之館中不得其所奏之
本先生收採遺事亦獲登載他如此類甚多固不拘於
凡例不屑屑於奏請居總裁之職大體宜然也家父因
輔集親藩正言獲罪而 朝廷善於處置若此其事較
之二者關係亦不甚輕但比時官府無文字又初修實
錄時漢王尚未敗露賴 皇上聖武暨列位大臣謀猷

李九

李九

替襲之助一舉平定為天下生以莫大之福家父昔者
箴諫之言可謂有微矣然前史若司馬子長述董仲
舒之事膠西王數上疏諫爭不聽懼王驕縱獲罪乃病
免班孟堅載穆生白生申公俱事楚王戊及戊醢酒不
設穆生遂謝病去白生申公獨留後戊稍溺二人諫
不聽戊復脅靡之白生申公曰不及重穆之先樂其以
正事王則同然皆因得二文公之流芳至今不
泯家父雖不敢自擬古人其事之得正三三六史則
無異也雖曰官府無文字然當時如少師劉公與位修
二位先生暨諸位先達之在館間者皆耳目所聞見先

生又秉至信之筆倘蒙如進士王彥類之遺事獲於而收採而錄之既足以見 聖明之朝人臣事親藩者有正直之風不愧前代而家父平生之志亦幸獲伸叙之不肖得見其父獲列一名於國史之上其為忻幸當何如哉雖然叙非敢私其親也以實錄所載政欲旁收博采其事之有係於國體者則亦區區職守所秉公論之一端也安敢避嫌而不言乎且初采時於君臣一言一行可書之事惟恐其難得又惟恐苟簡遺脫無以盡鋪張國家盛美之典况家父實有是事其子知之而監修總裁列位大人君子皆知之若俾鬱而不彰亦不可

石溪周先生文集

卷十

也彼爾謂間巷之人尚得附青雲士以有聞况家父敷歷仕途三十四五年今既無嫌與私之害又得附嚴先生以取信得片善之書於金匱石室之藏其獲施於後世也必矣視古之所謂名埋沒不稱何限者豈復有此憾哉倘如所陳則又足以見我 太宗皇帝能篤愛其子擇師儒輔之有知人之明 仁宗皇帝能善處兄弟嫌隙間又有優待親藩直臣之恩且明漢王今日取敗亡之禍者其漸有自而先生兼司太史之柄無遺事之歎豈司馬子長班孟堅之得專美於前哉所謂人欲砥行立名得附青雲之士施於後世者於今見之而史之

撰事實書不以嫌有避以私廢公者亦卓然裸白不為所撓其所以垂鑒戒激勸者夫豈小夫不審尊嚴何如叙久有是念而家父近復寄至寶賢堂箴政附以有聞於世之意且實錄尚未脫藁而六七年先生亦未盡筆削似可補遺故敢以此塵聽叙值能行謹致書托族兄時簡并箴藁奉上願縷冒瀆悚息之至伏乞寬恕采納幸甚叙再拜

復少傅東里楊先生論國史附遺事第二書

某頓首再拜奉書少傅東里大人先生台座前叙昨奉書以家父實錄主箴托族兄時簡呈達蒙喻以此固實

石溪周先生文集

卷十

事幸今實錄尚未脫藁可附入但須奏請過侯兵部移文來又以永樂間文穆胡先生書乃父事蹟被人封章譖毀之事當思懲戒者足以見大人君子慮事周至過愛叙父子之情深切者也感荷感荷家父賴先生以鄉郡之故獲托納交蒙數見於賜寒家文字中家父像贊又蒙鑒括其平生行美大槩曲加褒獎其相愛可知矣叙之陋劣自幼辱過與暨長入翰林幸獲遊門牆居西城數年間接奉鄰輝朝夕聽教誨瞻儀矩又甚久凡叙行已之有失問學之未至先生輒加勉之或情事傍徨未伸又即垂念導掖之叙居嘗自謂生我者父母俾得

觀近觀法而教愛成就者先生也弟愧資質庸下知識
愚昧日惟切切思勵恐終負先生及父母之訓育為恨
先生居台衡之重負天下之任雖不數造謁於家
得日親炙於館閣間而所以愛敬提挈之意不至叙實
銘刻心骨沒齒難忘是宜先生今日為叙父子慮而不
此也叙因反覆熟思得其一二用敢再敷布塵聽前書
所陳不以嫌有避以私廢公并先生收采遺事亦有可
已累言之不敢復贅示請一節若叙言之則
家父其任其部員外即是無其父也若家父言之則是
幸人之禍敗而欲自釣取其名也是皆有所不可寧不
載而不自言也惟總裁先生行之則是每日實曾見
而知其有此事以其關係國體亦收附遺事而書之意
當時則如叙前書所謂於

宗皇帝則有擇師儒輔導其子之美

仁宗皇帝則有善處兄弟嫌隙間又能獎勵王府官僚
無正諫之風而漢王朱祁敗亡之禍亦知其非一朝一
之故殆非一人之私也其可否在先生非叙所敢固
至於文穆胡先生事若以其子欲書其親之善論之
同以其事體論之則甚異蓋文穆為總裁時乃父延
公棄世久其所有事蹟當時監修總裁纂修諸君子

又多不得親見而知之雖其事皆實有之而可據而文
穆又獨專總裁未免筆削太多不能不致人之疑故人
因其際諸毀之類我

太宗皇帝明斷不罪文穆而罪譖者雖文穆遺恩寵之
厚亦以此等於國體無損而有據故也今家父之事則
不然叙叨預纂修末屬而監修總裁列位大人先生皆
耳目所聞見其時甚近其事甚明縱有人與叙有隙者
亦難興譖毀又况其無我倘有之叙果得罪亦無能為
辭叙之卑賤擬諸文穆固萬萬不及而家父事親藩以
言得罪一事始末可徵較以延平前事觀之又不知其
孰輕孰重也叙因病中靜思人子於其親有善可稱當
謹識之不敢忘幸賴

皇上之知先生之庇不以其無似濫州史職之後又竊
詳其事或得附入故敢奉書呈達蓋親有善而不知不
智也知而不以告不孝也不孝不智亦先生所不與也
其事係於衆論得書與否不敢與聞但盡叙為子之道
耳前書謹承命即奉達安先生既蒙先生過愛深切
又恐不察叙之愚懇故謹再拜以復白叙不肖病脚餘
三月已辱車騎三枉垂顧荷大人君子之愛念如昨又
昨日切切思無以效報答之誠於萬一為懼近用

利并燕法稍可移步但軟弱不耐久俟將養全愈伏謂門下拜謝請罪不能自措書倩人錄呈未免欠謹干冒尊嚴伏乞矜察不宜叙再拜

奉少傅東里楊先生第一書

叙頓首再拜奉書少傅東里大人先生台座前叙頃以病陳乞歸省過蒙

聖恩俯徇愚悃給驛賜歸不惟使叙十年離曠之懷一旦獲伸而老母喜慰之餘頓以無恙恩德宏大侔地配天自顧感荷之厚雖萬死不足以盡報稱日夕憂惶莫知所措竊思自去冬及春道途所經鄉里所聞見咸謂石渠周先生文集卷之五

六

詔書下民間莫不鼓舞歡欣想望

聖天子在上左右賢臣輔弼於下以大平可指日待也其中施行或有司奉承之不謹或舊弊因循之已久致使膏澤不能下披於民多有腹誹巷議者叙嘗應之曰孔子曰菽水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明君賢輔將次第行之汝輩何期望之速若是我退而以其愚昧之識犬馬之誠所以愛君憂國者條列十事一曰設經筵以崇聖學二曰開言路以廣聖聰三曰選賢俊以任輔弼四曰公爵賞以抑私恩五曰擇師保以輔皇儲六曰練將帥以修軍政七曰嚴守令以稽治蹟八曰汰冗官以明國

體九曰省功作以遠奇巧十曰厚耕桑以充儲積欲歸而獻諸上既成又深自揣量於國法有越職言事之戒於士大夫知之者謂其為國不知者謂其有干時進取之譏遂用取所譏棄焚之而中心之耿耿者猶不能忘也竊惟先生以不世出之才際文明之運輔導春宮二十餘年清德重望海內共知非叙之愚所能頌美今上即位之初首被顯擢中朝縉紳莫不交賀履陵之士尤所慶幸以為昔歐陽子文章之美得參大政而委任或不專周益公事業之隆獨秉鈞衡而著述或不逮今先生有歐陽子之學又居周益公之任所謂文章事業皆兼而有之况聖上勵精圖治付托深重言無不聽聽無不行正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也且先生嘗自謂有從善如流之長士大夫亦嘗以此多於先生是宜先生如周公三吐三握汲汲之不暇又宜如叙之賢士焉者亦得以其蕪陋之言進於左右也姑舉一二所關所見言之方今守令未盡得人而薦賢之道不廣政治未盡得宜而爵賞之典大隘近至南京倉廩多虛官寮乏口給之資暨過揚州盜賊縱橫行旅懷夜警之虞凡經一郡一邑官得其人則民生稍遂官匪其人或丐者載塗觸目動心有難枚舉且自去冬大江以南風雨連月

煥如三壽霜雪不加陰陽失候未審人嘗有以此逆
先生而主上亦嘗知此否也雖然愚意尚有獻焉
主之進德莫大於開經筵須擇人居侍讀侍講之職
番待對因可以咨訪時政為國之先務莫切於開言
須擇人居給事中御史之任專司諫諍并得以糾察
寮重東宮保傅之官勿使兼秩庶可責其輔導之功
東館紀載之典勿使隱惡庶可以為是非之鑑此其最
大者也其他若進君子退小人興學校勸農桑修武備
節財用嚴課試凡朝廷之所舉行三三大臣之所建
白者不敢瑣屑塵瀆惟乞時加俯詢惓惓有未安者申

有集周先生文集卷之六

李

言於上則其善言之達於左右者比叙奚啻千百哉如
是則先生之聲光休烈殆軼歐陽子周益公將使天下
後世之人企仰而不可及豈特為廬陵今日之光而已
乎叙晚遊門牆厚愛極厚懷忠惓惓無由自白以為言
之於公朝則誠有如前所謂國法之戒士大夫之所
者況主上萬幾小臣踈賤懼一時未必聽信若又
達之先生則一斛之愚抑鬱不通必成痼滯之疾不得
承其供職幸國家優養之意矣若無可采則已倘有片
言可采先生言焉聖君聽焉其有不施行者乎是叙
亦得應其圖報之萬一也且古人獻書於先達者或已

未得志多求引援以自通叙則不然叨竊升斗于茲有
年度德量才已云過任此外無毫髮之望所仰望者
聖上比隆堯舜之盛輔臣繼迹夔皋之烈愚生得追隨
鵬鸞之後以誅歌唐虞之世則不勝幸甚極知狂僭無
任惶悚惟先生亮察不宣叙再拜

奉少傅東里楊先生第二書

叙再拜奉書少傅東里大人先生台座前叙今歲時運
屯悔災患交侵近復病兩足風痺逾月未瘳重厘先生
愛念屢遣人存問又辱車騎親枉垂顧叙之賤劣無似
獲大人君子惓惓不鄙棄如此其為感佩恩德何敢忘

有集周先生文集卷之六

李

叙竊竊私自念童壯時已蒙獎進既長獲在門墻日親
道德之光聆箴規之益生平以為至幸弟叙資性驕鈍
怠棄疎拙每以辜先生之望為懼比因靜中思慮頗專
一或有友隣問者偶道時政之一二輒不遑安寢奮欲
一言之朝而未能且任各有責非叙所宜者又竊思之
叙輩之獲受眷愛於先生之門者猶先生諸大臣受寵
遇付托於聖明之朝也夫先生諸大臣受寵遇付托
於聖明之朝者非以其爵位之崇資賜之厚以其欲
為天下生民造無窮之福叙輩之獲私受眷愛於先生
之門者亦非以飲食之樂鄉里之親以其可備訪問治

理之益而少資聽納之萬一是蓋所謂交相成而相得者也元行冲謁狄梁公有曰明公之門珎味多矣請備藥物之末叙敢以是自擬區區愚忱願先生垂察焉夫負天下之重望者必居天下之大任者也居天下之大任者必憂天下之大憂者也任其憂其憂非明炳允先慮周物表則不能勝其任而副其望矣先生文章雄海內事業滿朝廷天子倚之為心腹士類仰之如山斗其望之重而任之大也可知矣祇事

太宗皇帝二十餘載翼戴 仁宗皇帝今

上皇帝兩登宸極不動聲色而 宗社晏安所謂明炳

石渠周先生文集

卷之五

書

幾先慮周物表而能勝天下之大任也又可知矣叙之意尤有所陳者何也誠以豐亨豫大之時當存履霜臨深之戒則天下之大憂正今日所宜憂也自漢人受縛之後四方藩國震懼悵息無有異志而國家親親之意日益加厚此固不足憂矣近聞陝西大飢父子不相保四川廣西廣東湖廣夷獠數侵擾百姓守禦官軍不能制而交趾最爾群寇攻陷城邑兩遣重兵臨之俱遭挫衄此皆大可憂者也不征則損威辱國征之則勞師費財處之亦可謂難矣且聞之中官曰交趾反側固非一日其原由中人採辦者多端擾之前此又分印與三中

貴人政務不一益加激變以致兇渠倡亂民生困弊易以搖惑又曰豈特交趾中國亦遭此害但人畏法而不敢為耳又曰 聖上倚托五六大臣言無不聽聽無不行國家大小政事五六大臣苟一一能條陳言之

上或問及我輩亦須替襄以此弊宜革此利宜興天下公道事難可徇私也此乃近臣道中官之實言非虛妄也中官既能如此言之況縉紳士君子乎況左右諸大臣乎先生宜於此時乘交趾之事初與建安先生計議同白諸少傅夏公又同白於少師蹇公又同白於大師英國張公然後協心一詞從容懇款達於 聖上凡中

石渠周先生文集

卷之五

書

官之在於天下者惟邊防鎮守存之餘一切買辦磁器類料紙札迤西面洋等事者悉皆停罷取歸一遵洪武故事未不差遣則此一端可無憂矣至於天下之弊政可更新者甚衆姑舉其一二大者言之如營造增設官員止於工部而百司皆設之監生既選黜為民而吏員之衆尚動以萬計此官吏之冗濫當汰一也內府雜造工匠皆仰食太官今亦不下二三萬人宜以洪武間故事某事用幾何某匠用幾人則自無奇巧冗食之弊矣此工作之當省二也各坊養豹養鷹并畜犬者月食肉數千斤糧數百石有死者未聞開數供給者常見不足

不能盡去宜委御史給事中同所司之官選擇十夫七八以少紓妄費此無益之物所當去三也鈔法為國家之利源民生日用之所切今皆滯而不通其弊在於造之多而用之廣故禁愈嚴而價愈賤宜限以每歲止造幾何更不再造一應虧欠悉以此折之舟車之權以此算之且官為定價出納或兼用銅錢俾于毋相權行以數年自貴重矣此鈔法之所當更張四也天下土地之廣隨處荒蕪蕭條彌望而僧道游手之徒商賈浮末之衆溢於四方宜以時禁抑俾就本業則田野闢而倉廩充此耕農之當勸五也至於營造一事誠所難免今徵天下工匠軍夫動以百萬計追者未至而逃者已歸糧賞日費而工程不就刑罰日重而人心愈離宜寬以歲月示以期約匠則照例輪班民則逐時更休軍士勅遣訓飭屯戍不以充役且令廉幹御史給事中同所司監釐撫恤凡梁棟階陛木石皆不必如前尋丈惟在堅固完好隨宜用之而顏料等事只取諸內庫不以勞民冬官正屬重加旌別其果清謹幹濟者特賜獎異如此庶國無耗費財力之害人有趨事赴工之心不一三年皆就矣前此數事先生與五六大臣言之於

上或因祀或成或因東宮初立以上降內勅令

臣議而於行之無疑其餘興學校謹邊防申用刑之令重賦更之亦凡一切可行者又議而舉行之益力則天下之人可安者將日無可憂之勢若交趾一事愚意於此時亦宜遣詔使赦其反側之罪責守臣中人之過令其班師暫避其賊志寬兩廣雲南民庶徭役稅糧擇良守人將訓練農練兵嚴自防禦休養數年俟時各道進兵一舉平之必矣若明年再加調遣吾恐軍士日寒生民之力益竭徒為天下靡禍之源終無可平之日也凡此數者倘纖悉審處行之而百為之度無有不善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大平之治不興未之有也是又古

石澗周先生文集

卷之五

七十一

人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矣伏乞先生為國為民不顧利害而言之則所謂負天下之重望居天下之大任能勝而副之者豈不可徵矣雖然叙不言之於先生則負平日愛念之厚先生不言之朝則猶叙之有負於門牆也况先生蘊經濟之才受付托之重素已言之有不俟於叙者哉此又政有類夫教玉人以琢玉而杞人憂天墜之事者也惶悚惶悚愚昧之識犬馬之誠無任懇切伏乞俯賜笑覽寬其干冒之罪不勝幸甚叙再拜

奉王冢宰書

大保冢宰樞菴大人先生閣下敬惟吾古自有宋逮今
賢才輩出為世道之重繼齊之光者九賢出由茲以降
匪無其人而俊偉光明卓然者稱為無瑕之王無疵類
之珠者殆亦鮮見焉叙於永樂宣德間嘗仰望少師東
望先生可當之然迹其舉措究其底蘊士大夫公論不
容掩也竊自計之堂堂名郡際今

聖明大一統之時豈無復 歐陽子胡澹菴周平園楊
誠齋文信公其人者出耶為之徘徊歎息翹佇思慕者
久矣茲乃於大人先生而見之得非吾古賢才之運國
家養士之效之所鍾哉非特叙與吾郡之士動喜天下

石溪周先生文集

卷五

書上

士大夫亦莫不為之更慶而交賀也伏惟先生處在屯
之際翼戴今 皇帝嗣大統慶大事濟大艱其時事
視諸前輩又甚難者竊謂天下之重任必當心天下
之大憂成天下之大計而後可以有濟其要無他在於
用君子遠小人而已若兩齊之盛如持衡之勢此重則
反輕彼 則此 雖並行不悖也蓋小人易進難退若
子未有不為所擠者當茲維新之始 主上內外惟先
生是倚得不毅然任其責無少有回顧之慮乎使少
有回顧非惟朝廷大事難濟於夫所謂為世道之重鄉
邦之光者亦難望其全矣叙閣中窺察其人若今其公

石溪周先生文集

卷五

書上

序及其公其公皆君子也其已同朝者宜傾竭倚注之
在遠在家者宜即日疊驛召以來之與之朝夕圖惟
同心同德以處大事濟大難幸甚遠小人之道宜徐為
之謀強壯者俾膺重鎮於一方年老者許彈劾致仕於
其家餘未有顯著之迹蘊堪用之才者存之令彼自相
簇奮洗濯琢磨為君子之歸矣其他內外防微之政宜
與三四君子因人所建白不動聲色以漸處之可也得
非謹始執要之一幾耶易曰知幾其神乎書曰慎終于
始又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竊思我朝當三楊先生輔
政之初一幾也不深思熟慮身任其責惟陽飲陰施掩
人耳目雖曰自保其實誤國故致今歲七月之禍此時
先生與諸君子輔政之初又一幾也宜鑒覆轍為 宗
社生靈未遠之謀開天下後世太平之治俾歐陽子周
平園之事業復見今日顧不偉哉失今不圖恐異日噬
臍之悔莫及矣豈得即能效張子房之從赤松子裴晉
公之營綠野堂之時哉伏願先生斷若殷之伊傅宋
之韓范以天下為己任為心毋徒諉曰尚有某有某而
不敢自專為辨若然史臣輩將執彤管磨崖石以紀勒
先生之大勲垂示無窮之不暇則天下之大憂大計可
收厥効矣叙賴 朝廷之恩先生之惠以一介書生官

至學士榮矣叨居南京秩清務簡樂矣此外無纖毫求
進之心况冒膺宋史之修倘不即死成此一事竊名穹
壤間他富貴皆無所望第學識淺陋不足以當耳所念
者國家安則臣民皆安叙輩亦或可偷生畢其素志今
歲以來因朝廷屢有更張事不敢避禍亦屢有所陳無
非為求天下之安故也未審朝議以為可采否自是以
往亦不敢瀆告一語矣伏乞先生垂仁誘掖曲全之
感德感德叙兩歲患痺疾今秋復作燕以左身風痺未
知可道生否恃平昔從游門牆燕厚教愛故不得不有
言焉然前此未嘗敢一奉問也茲因論拯時急務不免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五
觀縷干冒崇嚴心納不宣
十五

荅孫修謨書

某再拜奉齋修謨友兄足下承惠書諄懇謙抑情見乎
詞所謂才高而能不有行美而克自牧者也足下之志
何其勤且遠哉足下謂近觀吏部黃先生使湖湘三年
所作詩集親筆謄寫甚謹以為黃先生出使政務之暇
尚克留意詞翰若此足下以文字為職業嘗一奉祀南
遊涉歷山川甚遠而寓興之作乃甚鮮於以見前輩老
成有兼人之才而用心之篤又越乎常情慨然興慕動
於東曲又恨歲月易擲名行未立以僕辱相知之深欲

求一得之愚以相益嗟乎足下此志其何可得哉僕自
束髮至今托交於朋友衆矣入京師十二三年往還交
處者又衆矣而相親相厚意孚道合若足下則甚少於
夫忠告善道之誼亦居嘗自念頗有寸長但顧已之所
蓄者渺乎其不充也隨乎其不能容也其樂以我告者
我將思以報之而又凜乎其或不克終也故欲言而
訥欲規而止者亦屢矣况無諸已而乃思効輔仁之益
者耶甚無是理也觀之足下質粹而才高志淳而行美
察其外皎乎無疵類之可指窺其中淵乎無涯涘之可
測溫厚端粹輝日宣誠僕所敬服而期望者非奉諛也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五

十五

僕亦不能諛乎人者也而足下見賢思齊勤勤懇懇不
蒙鄙棄謬咨龍箴則其立志何如也且足下夙承賢父
兄之誨令弟又皆才賢兼見來書告勉殷勤僕嘗歎美
不置以為孫氏一門何慶澤之厚而足下成德非偶然
之致也今復有問於僕謙卑貶損退然以為未足雖無
平昔之故者猶將罄竭所聞以告况僕之於足下哉雖
然僕亦竟何說有所裨益也願慕乎遠而不忽乎近範
乎古而不拘乎時積勤慎之功開納善之懷孜孜矻矻
無始終如斯而已是蓋僕之所當共勉者也足下其益
進可以指鴻儒者毋吝示教庶不負相知之深也亦足

下之所不宜外也。俾來通德陪客兄小酌不及即答。燈下潦率奉復。明日聞尚未入館。徐太守送行詩并付去。希賜教。

與楊參政書

大參遜之公相年兄。閣下春和想文候多福。為慰閨人。求者備道閣下蒞政勤明。寡同流俗。常情所駭。識者所羨也。夫流俗之弊已久。苟齷齪焉。與混則必戾道。皎皎焉。求異或至。垂時君子。唯曰和而不流。矜而不爭而已。豈願欲其同哉。閣下蓋審處乎此矣。前後辱惠書。一一抵領。徒深愧感耳。茲因編修薩公歸。顯此申問。昏晤未。

石溪周先生文集

卷五

期伏冀為國珍重不具

與劉侍講球書

侍講兩溪先生尊契。閣下別來想文候納福。區區罪逆餘生。僻處林下。於世務漠不聞。然固在所不必聞也。而亦有不能忘情者。近傳鄭天官遠世。可惜。又傳梅居魏先生雪坡洪同寅擢典銓。衡雖居憂。感頓覺解。願蓋生民之安。係乎百職之得人。人才之得。係乎典銓選者之賢。方今。

在上二三元老輔弼左右。一旦推擢二君子而任之。其愜輿情。審矣。叙嘗侍教二君子。議論頗及此。亦聞。

下所同也。會次煩為道區區必卓然思副選。援慰民望。俾天下之人益信吾儒者見用之效。幸甚。叙居喪固不當及外事。然居嘗限於職守。有不可言。幸逢知己。當正始圖終之日。又以故不一言。豈事君托交之道哉。故輒瀆聽焉。若其他林樊更新之要。閣下諸公亦自當裨贊之也。干冒勿罪。勿罪。因族人行便。謹奉此。值病新起。書字草草。不端。春寒未間。伏惟珍齋。

奉周侍郎書

侍耶。雙崖先生閣下。叙感德深矣。先人之喪。承遠致。公奠死生之念。情溢乎詞。非篤斯文世契之好。何克臻此。

石溪周先生文集

卷五

義有當急。舍先生無可語。故也。幸垂聽之。昨至京園。登。庶子東墅。先生所造。瑩域徘徊。瞻顧良用興嘆。故歲聞。郡邑大夫率眾興修。實為盛舉。奈尔威兄弟年少。不能垂時提督。完理。值今歲大雨之餘。牆已築者。盡頹。屋未覆者。漸敝。榛荒滿目。過者傷心。况其家疊歲多故。今春。次子又喪。費用不貲。儒者之積已空。大襄之事未畢。偶為。以時。任迫切。意欲得先生撥冗一臨。其地俯賜。司。覽相。城地之吉否。或因之而改圖。定計決疑。問俾後。

且其宗族多賢富而豪傑之殷勤開導集義成事商論
既審先生復捐數金為倡彼豈不油然而興起之心乎
余嘗竊慕范忠宣公之為人而不能逮今先生與東野
有同年同道同姓之好位尊而望高叙雖有同姓世契
門生之誼勢卑而力弱且東野非舅卿比先生言列少
司空秩躋三品非忠宣未遇時可倫然則有忠宣好義
之心而事業聲光當匹先生無窮者其惟先生乎此叙
之所為不能逮者也此先生素素之舉先生素有但恐初歸人
事多端鄉人未暇達聽耳示至其處不獲知之耳叙
今達聽矣倘如所云豈非先生之一大幸哉叙居憂不
當醜縷有言第憫賢人君交後之不得所托故敢冒
言之伏惟鑒察幸甚

復性常羅君書

某人足下故歲嘗致書奉請足下為寒門子弟即新歲
承賜答謂已有五雲之約恐食言失信足諭高誼且書
詞抑揚簡古尤見學識展誦數四殊深歎羨叙竊有說
焉君子行道必自近始而當誦法者孔孟也孔子道
不行於故國而後之衛之楚之齊之蔡孟子亦然使當
時鄉魯有人重其道而尊用之則不爾僕也遊適於他
國矣足下之往五雲謂鄉里少相知遇故也今區區

幸奉相知而奉請之心甚勤寧能舍父母邦之近地不
以其道游後進而果於遠適乎足下之意所主者只求
不食言失信此特君子執德一端耳於聖賢大道叙竊
疑焉使五雲在鄉里咫尺間今負之誠有不當然者彼
相距逾三百里昔也道未可行而適五雲今也道既相
孚而留鄉里亦奚不可第因風附片楮并以區區鞏固
留意否可矣否焉不有類尾生之所謂信耶夫君子所
學者孔孟乃舍其道不由願欲效尾生之為竊為足下
不取也萬冀翻然賜允毋嚶嚶然必五雲是去幸甚

與王中書論致仕書

某致書益大中書相公足下早間同列中能言本院有
人駁張僉都及吏部所劾不能致仕者之事一時聽聞
未暇悉其為誰抵暮有傳奏詞見示者乃知足下之舉
也張僉都竊枉過直近於激足下泛引曲證近於諛非
賴朝廷斷則未免於終更矣緣前此掌銓衡者年老
不知止足之道凡應謝事者曲為回復任庶已亦得
安其位遂致廉耻之風盡喪故張僉都有言以矯一時
之弊然已公輕重矣今之掌銓衡者從而振舉之所以
為士君子出處進退之大閑也朝廷固已是之足下
所引漢唐宋諸公若由公之徵不過崇儒胡廣之留何

益政治張東之有匡復社稷功而昧於明哲保身郭子儀以身係天下安危非可例論文彥博再出再入雖有相業豈免時譏惟孔戣累疏乞身韓愈上章留之不聞其不懇求去位而留而戣亦果終留手若漢唐宋輔佐守成之大臣魏相丙吉蕭望之宋璟張九齡裴度李沆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諸公其節槩勲烈萬世之下所共仰者在當時果皆不遑手足下不以此數君子待今之君子而援引胡廣輩何其薄哉夫士君子行已立言必求近道而師古不可以意見輕徇時勢而為之足下自以為斯舉有裨國家優老忠厚之風

東坡先生集卷之五

全

有扶持大臣逸老不去之力而繫以中道揆諸古典果何如耶若曰其果耆德碩望老成之臣

聖主所倚毗諠不容不留而張已言之矣至其間代為推度隱忍不敢明言求去等語此又何也得非所謂近於阿諛迎合者哉雖然足下所言盡始終全美之意卷老尚賢之心察言者之可否罷糾劾之新例此亦不為無見足下年富學勤往日謀嘗從區區游欲相與勉進於道而思慎重守正也故輒此奉清燈下草草恕察不宣并致書

奉王宗伯論所屬書

叙惟名分有經不敢以不謹守之移有乎不可以辭明

春宮議禮之司翰林考文之地事有可疑理有常質可遜避而不一啓蒙我近日南京兵部為查例事以議額定名數移咨南京禮部仍轉行南京太常寺光寺國子監翰林院等衙門一體知會蒙劄付本院承訖繼本部儀制司手本催併開稱合屬衙門一一備花名作急回報以憑施行緣本院前此即已依例詳手本送兵部該司訖而儀制司張主事嗔怪來遲將院吏斥辱欲責打以齋戒乃止切見皂隸一事兵部與各衙門有行不待禮部轉達久矣今儀制司却稱

後周先生文集卷之五

全

常寺及本院等衙門是合屬叙竊感焉考之諸司職載禮部所屬有四儀司行人司鑄印局教坊司而無有大常光祿國監翰林在所屬之列又載翰林院寶司給事中中書舍人俱係近侍官負既稱近侍似

為各部之屬又竊思之我

太祖高皇帝革去相府天下之事歸之五府六部各部統諸司并所屬外各衙門有事體相干者不得不分厥理庶有歸一謂惟各部有勘合可達之天下故也如祭祀太常掌之筵宴光祿掌之二衙門當取用於天下者

行也教育海內賢才國監掌之且

生徒自禮部考送有司等項亦必禮部勘合乃可行之也至若翰林院則王府暨四夷詔諭科舉歲貢考試以及一切議擬制度掌行文翰之事皆相關預故耳其他衙門可類推矣所以俸糧等項多於本部帶支焉若夫文移有堂上劄付有各司手本其例舊矣而謂此數衙門因事體相干而曰禮部所屬豈不過哉且本院與各部自有行移如請給封贈除授官員題擬吏典自與吏部有行取討脚力更 皂隸自與兵部有行起給文引自與應天府有行初未嘗呈達禮部轉行也今皂隸一事儀制司獨欲總之何哉豈欲代為人催事又見已所

百溪周先生集

卷之五

十一

五

統屬者衆而欲張大其敷耶如正統十三年三月內吏部為誥勅事既有劄付與本院矣四月內禮部又有劄付同一事而二部皆行之豈不繁複乎他若此類尚多叙之愚見謂禮部與本院事體相關者上下文移自有輕重定制也謂禮部為親管上官至今各司亦稱合屬者非理也安有為天子侍從之臣冒濫代言之職庶府諸司得以前屬目之哉叙近因開讀事已將兩年患疾虛廢康祿緣由具呈南京吏部乞奏請罷官外但恐繼任者謂此典自叙壞之故敢瀆布叙雖叨任兩京久而株守典故未熟惟據職掌及臆見如此 朝廷制度

前後或不同實不可知乞令該司查示洪武末樂間何年月日再定以上各衙門為禮部并各司所屬是又問一得三之幸也早因途次奉白前事繼蒙叅吏抱案示下恐面不能既謹奉此拜呈伏乞不以狂僭之言為罪垂教而曲恕之幸甚千冒崇嚴無任惶悚台察不宣

與習侍讀書

某再拜侍讀習先生年兄閣下新歲不承書問而往來間具論文候清勝為慰少瀆叙自束髮讀書聞朱遼金三史統紀不倫不愜天理人心之正曩在詞林白諸先達以當更定值事參差遂爾因循未嘗不倦倦于中也茲妄言具奏上陳未審朝議以為何如叙本不敢申此舉但亦儒者合言之事他無所求耳煩再三為致意閣老列位先生道叙鄙忱幸甚便風毋吝示報千萬春和未間珍重不宣某再拜

與劉侍講書

群觀所言正直宏大切中時政雖賈誼劉向雍稱能言豈相上下捧讀再四歛衽敬服 明主既允之矣使諸大臣集議能推舉而行之其為國家生民之幸可勝言哉

論南京都憲憲

八言事

再拜都憲陳張二位大人君子閣下前此叙因奉

詔書有疾病者許放免故陳情以聞告乞引身且有言

太平中興諸事三法司諸公訪獎談問索藁初隱蒙

再索之叙意公正為天下亦不隱遂以呈後聞張公謂

薦無一人道中頗不滿此月朔周御史給假看區區病

陳謂位至學士時事從此不必言近得 詔命賜給叙

文中 制詞云學士論思之職必懋於讜言近侍之臣

必資夫直道往其抵憤慨然曰則叙前此不為過矣因

申達二大夫君子納繹意奉復竊思 朝廷之任官者

莫大於薦賢建言自堯舜三代逮今同之也叙之薦賢

蓋謂叙夫六十不幸久病未補報采賢僅十人知聞或

劉廉練達可任雖無純疵難必取其大甚無虧行者亦

觀知才者當如此也至於左右大臣及各道六科皆自

致之不敢與如都憲六科皆 上之擇各道則都憲之

擇他人庸贅我叙之略言者謂前權奸已誅貪濁漸滌

欽惟今 皇帝愛敬兄之篤復奉迎 大上皇京師

宗社莫安當更新政事以阜中國以綏外夷為萬萬年

太平之治開於此也况 聖朝自洪武以來有 詔條

許人人陳指天下事利害不阻叙而不言則負天之

人之所學 君之所職豈可乎况正統奸邪專權

者初憲臣縮默不言養成其惡後殺忠臣益恣肆故至

有去年七月之禍其間非小也抑聞之曰御史臺朝廷

綱紀綱紀正則朝廷理朝廷理則天下治南京助

聖上為治資於二大夫君子重矣他堂上少陞而都憲

皆陞可想矣伏希力然以古人之事為 國朝之任當

詔書之後振綱紀之政多薦賢建言之急庶免 聖宸

有 李寺丞之 幸甚陳公於江右鄉前輩張公於宦

游詞翰深故切切奉復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也

或者曰不亦取觸於二大夫而中傷取怒焉余曰二大

夫倘欲司職之舉得三五知己書告之庶免少為萬一

之助矣且欲答二大夫犯顏於 聖上為堯舜之君諸

公齊臯稷之臣叙於朋友之誼而恤取觸怒是豈君子

愛之道者乎或不能應言於是敢臧賁院吏奉按伏

惟台亮不宣

復蕭司務書

某再拜蕭天官公相繼伯姻契閣下近承書與李主事

庸修蒙辱賜音區區病增減何如高情存問顯達北京

姻朋者僅見感荷感荷托庇十月半病稍減比奉

詔許放免浩然矣因書奉瀆一笑區區不能過於今亦

不敢或渝於古也時而用則於漢汲長孺之淮陽卧閣

郡治不讓時而舍則於晉陶元亮之樂來負病歸去庶
幾孔顏百世之師可以仕可以止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毋固毋必勉適宜而希之焉前蒙 聖恩留用實以病
辭近以援例求歸亦實平生師聖賢所學誠敬清恕而
已有朋友見憐者煩各書幸甚承問故及狂率未悉惟
珍重逐寵不宣

復習大常書

某再拜大常習先生同年閣下近吳祭酒來承舊知諸
公存問以賤疾何如閣下尤至感 因奉復聞古之
人立者德功言若德難企矣今之人可企者叙增一曰

高尚矣前古二者勤勤平生思或一希

本主

庶不泯沒

皆不可為只學一高尚耳 鄭孟氏曰居仁由義大人之
事又曰頌其詩讀其書是志與發之尚也陶靖節曰悟
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讀楚途其未遠覺今是而
昨非又曰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
胡為乎遑遑乎欲何之是清遠之尚也可能茲學焉叙
非弱而不止往而不返者無可無不可孔子之云敢師
之歸之命而已矣故以知已發一狂言弗哂幸甚冬至
若手道泰惟珍愛不宣

與李惟仁論祖墳事書

某再拜仁山待聘鄉丈足下別來又三載矣遠想動
納福去歲今疑至京數得往還後往遼海生理不審近
至家否蓋嘗托以心事奉白故也茲復有清先 公世繼
祖妣李氏夫人墳暨七世祖礪洲先生墳在於仙地二
百餘年矣今祖妣之墳被足下家中作牆圍進湯滅難
考又或指下面一穴為是疑似莫辨所存者止礪洲公
墳明白可知耳叙嘗聞先祖在時君家正屋殿邊一樹
被風雨摧折曾來截斷作薪歸用則去今墳甚遠也先
祖遠世久家父又出仕于外多年及賤兄弟稍長承醮
祭時猶頗遠求樂十四年醮祭又見足下園過丈餘移
出丈許直下又三丈許引水溝流在下穴墳上出當所
已與足下再三言其不可如此宜即先為拆去新牆庶
人心稍平免致是非足下亦伴且含糊應之矣叙以期
限迫促赴京未暇正寃近數有信問及家兄皆云尚如
故家兄處鄉懼獲咎雖言之亦未必聽不知足下此果
何心也以年代論之足下之家住此不過五六十一年先
遠祖墳則自宋時蓋此譜謀可考證鄉里所共知無待

言但是先祖遺事亦未可無力

近足下居至以心為之

此地神難欺且確

幸道德操於前而垂於後

及後先六世祖兄

士名儒又及家

以泯絕者也足下

手哉若使其可觀

地亦不能厭足下

所遺餘之物尚加

之乎精靈有在得

而可以若是為乎

方員李姓仁人君

此平萬望倍深矜

將小屋折去以舊

約為據則彼此兩

下可謂寬洪有德

結好於世世也否

所能止遏此雖近

張大其牆垣以為

卷之五

十九

論經理祖墳書

為與加察反求諸已為禱叙於鄉黨先輩一毫不敢有
侵區論祖墳事未免率直且叙之此身皆先祖之所自
出今日被人侵陵若此是又安可默然避耶望足下
亮之令弟列位同此拜意九月九日某再拜

叙再拜卿堂坦然二位大并祖尊長座前叙遺侍教誨
敘幾工載下情無任瞻戀之至即日初冬伏想尊候萬
福為慰叙切惟吾族之以嚴望著於郡邑者以前代諸
位尊長恭然有所卓立於先若修宗譜置祭田立祖塋
石碣等事皆為尊祖敬宗而為之非以要譽於人暨有
所私諸已者然也今之所仰望者則有二位大尊長在
上而諸并諸兄負豪傑奇偉之才者累累皆是則吾族
之繼承於後者固未始乏人奈何始祖始祖妣二尊長
墳塋俱被子孫或搬作屋基或盜塋墓中恬不為意而
一族之間曾無一人動念及之是皆何心哉夫祖者吾
身之所自出也知有其身則知有其父有其父則知有
其祖有其祖則無逆理悖天之事其身必榮達其後必
昌盛雖千百年如一日也反是其身不遭禍患窮窘者
幸矣而欲望後嗣之顯盛蕃衍不其難哉是雖常人亦
知無是理也今若此則吾一族之人將皆胥命於不知

卷之五

十九

有祖而吾後之人又何所望焉叙在家之日諸尊
有意整頓斯事且議立祠亭於始祖塋右復四房祭田
興團拜之禮斯意甚盛鄉邦諸大姓頗亦知之別後世
然竟成缺望令人心忤面赧不遑履屐未審諸尊長亦
同此愧赧否也且人孰無過過而能改斯亦善道彼作
屋盜塋固其昔者之失今焉翻然悔悟發其本然之良
心知祖之不可滅心之不可欺一身之當愛後嗣之期
盛居者別從吾族為助之塋者改圖吾族不加罰責之
豈不貽令名於今世延福澤於將來而吾一族皆為不
忘祖之人哉若果因循視為泛常不早自更慮叙當犯

石溪周先生文集

卷五

不題之名奏諸 朝廷達諸御史按察必置諸刑憲直
其事而遷改之此蓋天理民彝之不容已者雖獲罪二
房亦非叙之生事然則此等無益分外為之惟諸尊
長出叙斯言徧告各房俾再三多方慰諭以遷改是年
叙之此心天地鬼神所共鑒臨非虛言誰謂愚者動計
熟思決意以必如是行之而後止也若此者是吾周氏
之子孫皆當行之是豈所謂要譽於人而私諸己者之
為耶伏惟諸尊負鄉邦之望為宗盟之長言出而人信
力行而衆服倘以公誼率族人共議為之朝舉夕決可
必如叙之前時云者斯尤善也為之若夫立祠

亭一事丈量禁地已定毋容再議且作亭工用甚省非
若祠堂之繁費尤乞早集賞市木石磚瓦成之庶不貽
笑於人亦少紓吾輩愧赧之心也且人生一世百年後
吾所有皆外物也何不及生前捐數緡成此合義之事
以留清譽於後人而若為靳惜若此我叙謹以措辦二
三箇月俸俟便即附歸少助惟乞協力倡率不致延緩
是禱叙庸劣而行卑不揣分限輒冒言之伏望諸尊長
矜其愚誠寬恕而采聽焉祖宗幸甚族人幸甚觀縷不
勝悚息伏乞尊照不備十月一日族孫叙再拜

奉諸族長書

石溪周先生文集

卷五

某聞人有恒言木有本水有源以明人之必有祖也蓋
木之本而培護之則其枝葉益茂水之源而疏濬之則
其流派益遠此蓋理勢之自然雖下愚至賤亦能知之
也苟拔其本塞其源而欲求枝葉之茂流派之遠豈不
猶執水沃膏而欲冀其光昭灼之盛不亦戛乎其甚難
乎吾族自唐長慶間始祖居於泥田塋於泥田迨今六
百餘年暨祖妣二塋封壤蒼蒿悽愴儼然如昔子孫累
世相守不廢誠本源之所在也九吾泥田之族以故家
嚴望重於鄉郡者雖由後嗣之多賢實本於始祖肇德
垂休之所致也是豈可棄而泯滅之哉彼作屋盜塋者

昔焉愚鄙無知幾於有技本塞源之漸矣今幸盜莖者已遷作屋者將徙皆賴祖宗之靈不自絕吾族故陰降其罰默相其成俾本源益厚大枝葉益茂遠世相繼於無窮豈非吾族詩書德義之積有自耶可謂幸也已叙之愚意欲丐闔族因此時將二祖塋用造廣大用墻園遶栽種松柏墓前旁近各作一祠亭以為子孫歲時瞻拜禮畢聚立之所寫定禁人明載契約今附近賢德之家子孫掌禁并立碑刻其實庶後有不肖子孫再不敢啓覬覦之念而水木本源之義益明願不韙哉近日之事早晚到官即可決白前書已備不復贅言特具

在溪南先生文集

卷七

九

此奉告允望諸位尊長以尊祖敬宗之心為心勉力圖就其美示音報及幸甚叙再拜

與驗封司論封典事

某再拜會稽南海二位司封相公閣下叙惟士之致身於時者欲揚名以顯親也朝廷之褒封臣下者欲因孝以勸忠也大夫君子居職任政固將推朝廷之恩體為士之心通乎上下俾得遂其所欲也則其委寄於你之重為何如哉叙叨入翰林今十有一年而授職者僅八年切惟仁宗皇帝在位日專與臣下申舉舊章在廷之士凡考滿無過者皆得頒給誥勅封贈父母而

并及其本身妻室其重在於激勵忠孝一新政治大小臣工莫不鼓舞歡忭私相慶幸雖其親仕隱有殊得盡顯揚之心則一而其間有逮親之存者尤為幸也

聖恩所被至矣感矣叙無似賴在職一考亦獲循例洪熙元年三月始自家省親還京四月領受本身暨妻室勅命二道彼時家父見任國子博士例不得封而老母亦不能得叙心不自安適南海相公掌行斯事再三質問答以故事久母見任者不封叙愚昧無知識以為例既如此豈可強求而是心之抑鬱不安者常然也後又以情達之會稽相公許再動文來遂具呈本院轉達部中且作書奉老母以為早晚得奏請可即受封先欲致親喜也既而會稽疑其前已未行今乃行之又猶豫不蒙允從而叙是心之抑鬱不安殆有甚焉去歲同官一如叙事體者乃得封遂忻喜不勝問諸二位若以初選行是典未免計議不審今因反覆推究則有所謂父子兩有官當從一高者故可舉行前此失之也叙復以老母封典為請蒙會稽慨賜允諾叙又致書老母道二位所答之辭今決可得以致其喜矣後閣下遲疑以家父見陞兵部職方員外即俟其考滿一併給受不諧所請叙以兩次致書老母似欺誑其親又以他人既得我獨

在溪南先生文集

卷七

本

不有其抑鬱憤懣不安之心日夜行止寢食皆失其故常而亦尋卧病矣切思老母祇今年已六十有四衰老多疾叙之不肖又不善自調衛一病纏綿將及十旬猶未痊愈一旦溘先朝露則此志竟不得伸陷於不孝之歸於夫所謂顯揚者何有故敢以此塵積左右按職掌云煩人因子封贈夫子兩有官從一高者叙今在職已兩考餘老母封命因循又僅四年凡此四年中皆可封之日論其前則當依叙之職事論於今則當依家父之職事蓋今所謂封者因子之封於家父考滿之期不相閼涉又貴司前此自失舉行非局於條例有所窒碍也

李五

尚乞加察即施行之無疑夫事體求歸於至當然必辯論詳審久而後定叙之此事殊之於前疑之於中白之於後其所以審察而詳定者政今日有望於閣下也大抵事不干已而漠然應之者人情之常也叙於其親可謂切已尚且不能早自計慮如今附陳况敢有咎於閣下也哉伏望閣下體聖明激勸忠孝之道遂人子顯揚其親之心交相成而兩相得則非惟叙陋劣之質獲伸其情凡我致用之士暴閭下殷光休烈之盛莫不習是而有仰望其所係豈輕乎共萬冀矜念其愚誠而垂仁賜聽焉不勝幸甚叙兩拜山陰司封相公不果別狀

希同賜垂察今并舉諸司職掌所載條例當即得封之故疏列于下

墓銘

國子博士羅師程先生墓誌銘

國子博士雪菴羅先生致仕家居之十有三年年八十二卒卒後十有四年其徒修齡以義民謝恩至京師乃持刑部郎中致仕宋君邦紳之狀屬文誌諸幽且曰曩少師東里楊公歸榮故鄉時先生嗣子世文嘗造謁乞銘公諾之未暇也茲宋公方在病前諾恐不能遂願以為請叙惟先生文學足以泝後進德行足以表當世

李六

出屢進退之節足以追配古人高年宿望邈焉寡儔宜得如少師者執筆頌叙敢當斯寄辭焉而修齡之屬益堅憶永樂初嘗侍學家君大學時先生官學錄家君官學正同官同舍相處幾五年家君恒前輩事之叙亦獲承教焉六館中求如先生者不二三人也蓋知之深莫叙若矣於是忘其鄙陋序次之曰先生諱懷字師程姓羅氏世為吉之永豐人以族望於鄉郡曰湖西宋末武岡教授開禮勤王死難丞相文公制服為文祭哭之事載史傳其六世祖也曾祖廷植祖建德父伯禹俱業儒世其家先生自幼穎敏五歲失恃既力學居父喪哀

毀骨立義事惟謹事兄如父敬愛篤至鄉里化之洪武
癸酉領撫之崇仁儒學司訓聘嚴師弟子禮聘於化
允經造就者悉得為聞人嘗上疏言孔子廟庭從祀當
以道學論當時有若優於宰子論語記有若言行者四
皆有裨於世教記宰子者亦四皆見責於聖人宜以有
若居事哲位久而宰子居兩廡公伯察沮壞聖門不宜
從祀蓋伯王孔子之故人行年六十而化今居兩廡六
十位次之下未當宜例陞啓聖王廟疏奏不報其持論
正大多類此秋滿薦薦入史館與纂修 太祖高皇帝
實錄竣事賜白金文綺陞國子學錄師範端嚴道德益
高前後相繼受業者千餘人永樂初 太宗文皇帝幸
大學受龍衣之賜滿考遷博士又六載以年七十陳乞
致事時 車駕巡幸北京 仁廟在東宮監國朝臣致
事者率未得請為遣使上聞得 旨俞允時論高之司
業吳公嘗游先生門率六館寮屬諸生數千人祖送之
觀者填道時人莫不為先生榮既歸謝絕城府迹日與
宗戚故人優游山水觴詠之適而詩書之訓考索之勤
未嘗少廢間與族弟某撥拾先世遺文暨放講考訂修
輯并刻以傳於家事澹然弗顧也先生德性忠厚儀規
端莊望者敬畏孝於奉先遇忌辰祀輒感愴泣下誠於

接物於人無疎戚長幼言行表裏如一一日忽召于
語之曰吾今日覺神不守舍吾其將逝乎時天初曙令
啓戶視之有頃而終其養氣之功蓋如此平生遺藁有
歸田錄寓心稿歸田錄藏于家其生以元至正庚寅二
月一日沒今宣德辛亥十一月廿三日以沒之歲十二
月一日葬撫之樂安四十二都大塘村先兆也母王氏
繼母劉氏知深水縣劉鈍菴之女俱有賢德配舊氏內
行克備先十年卒于一人世文孫男三人韓輓輒孫女
一人曾孫男九人時晚暇曠所昇瞻昇品玄孫一人確
銘曰

顯允羅氏代有聞人粵宋季世武岡益振興師勤王復
其鄉縣烈烈忠精之死不變荷歟先生武岡裔孫再振
厥華有德有言起教寶宮登薦館閣群材崇興直筆輝
焯亦有奏疏聖門示評言雖弗訖大義孔明遷秩成均
十年乃調赫赫文名翼翼師表仕宦論達道高者稀年
至乞身超然其歸豈無歸者壽考能幾先生家居黃髮
兒齒優游泉石八十二年令德考終清風穆然嗟予小
子敢當銘誌庶幾後來有考其世

故刑科給事中鄧君朝宗墓誌銘

正統丙寅十月二十日予友刑科給事中鄧君朝宗以

先朝之縉紳士大夫與朝宗游者莫不臨其喪弔
哀之相與賻助其殯殮挽述其德善以予與之景
言銘其墓於予於朝宗哭之尤哀者也忍為之
耶然予終可忘情於銘耶乃按大理評事李君茂之
而序次之君諱海朝宗其子也世為言水沙隄右族
大父震亨大父克宣俱樹德積慶有聞于鄉父昌敏
允紹先業益大以予與氏同邑谷坪名家懿德克相
三賢子寔顯厥宗朝宗在童屹有成人志讀書不煩
父師教外祖仲昂翁精李虛中術嘗語朝宗父母曰是
子長必貴宜善訓育之父母以告朝宗於學爾自奮勵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五
朝宗從師朝夕弗厭正統戊午以書經領延西鄉薦時
朝廷方嚴科舉鮮額士就試非由學校出者累數百人
不接一二朝宗乃毅然預薦時論題之王戊登進士第
觀政禮部朝謂出入未始以寒暑風雨有間嘗奉詔
歷太平寧國池州諸郡宣揚德意人稱曰良臣跡以選
拜刑科給事中封駁章疏糾劾奸回無不獲同輩
推讓之為人孝友忠信出於天性家貧時母孺人嬰疾
作湯藥不離側暨卒哀毀逾禮鄉里稱之其父克謹在
家時予之奉養至撫諸弟妹唯恐弗逮與人交誠敬
久益不衰為人謀盡心竭力不責報攻古文詞有

求者輒授筆墨其學淵博尤樂以道濟人家食
家世族爭聘為子弟師其在禮部也政務清簡予延致
寓舍以訓諭子講授勸諭諸子化服之其他執經請益
因之獲造就登甲第者甚眾豈非賢哉其生以永樂丁
亥四月十日年終四十於予悲夫配適氏順道貞淑寔
宜厥家子二人曰穀曰穀其卒也季弟輔省視在側理
喪歸觀皆獨任之可謂難也已將以次年五月二十二
日卜塋官居鄉之原銘曰
王也而不久夫珪璋材也而不臻夫棟梁嗟朝宗胡
質之盛而壽弗長銘以傳之庶幾不闕其耿光
刑科給事中鄭憲其墓府昌敏君之命求余著其母
孺人李氏之行將以刻諸其阡孺人母周氏予同宗李
予同里海宇朝宗予同志也不可有弊李為吾吉水谷
坪名家鄭慶沙上華國相望故孺人歸焉相其夫子有
婉淑之德恒躬勤儉以致其豐事其繼姑盡恭謹之節
如事其母姑卒鞠其遺子極撫育之恩如其子其處內
外親疎之際一主於和惠遇有忤己者不與較有以貧
乏告者或分衣食給之不為朝夕計至於教戒諸子尤
極嚴篤嘗曰人非學不立學非勤不成吾不能忘斷機

之壽汝輩能無面牆之思乎由是諸子皆佩服慈訓益勵所業卒底于成其系出唐忠武王晟曾祖祖默成父仲昂子男三長即海澄正統壬戌進士第選授今官次表次輔文二長適谷坪李士益次適子從子德柔由薦入太常寺典簿乃今山西道監察御史功載子也孫男三級觀鑑觀孫女二其生洪武癸亥六月二日卒宣德甲寅四月二十七日其葬在里允家塋之原嗚呼家之盛衰子之賢否雖本世其家者何如而資於母婦亦多矣吾聞孺人端靜慈懿涉知書史蓋賦於天者厚漸習於家者久茲其賢德所由異歟然則鄭君之

石溪周先生文集

卷五

一

克允厥宗其子之荐致通顯豈無由然哉豈無由然哉於是擬其大者書之俾其後人知所自云

謝慶士墓誌銘

龍泉有慶士曰謝君子宜以宣德甲寅臘月廿五日卒卒後兩閱月其子泚衰經走三百里介子姻弟王維楨踵門泣請於予曰泚不幸先君子奄棄諸孤將卜今歲三月一日附塋于里九八公祖塋之兆謹具平生事藥丐一言以誌諸幽予惟表揚先德仁人孝子至情也泚遠來之勤乎遂不獲有辭而叙次之曰慶士諱時生子宜其先晉康樂公之裔孫為工部尚書者鄉民

分居新喻竹陂又數傳曰桂芳再遷今龍泉卜村子孫蕃盛代有儒宦曾祖均貴祖國從父觀祥俱隱德弗仁慶士天性孝友父嘗遘疾晝夜侍湯藥不離側疾革焚香籲天求以身代未幾果瘞人以為孝感所致父沒經營家政獨嬰其勞慨拓貲產甲於鄉邑二弟將析每事均給一毫不私好施與凡錢穀假貸於人其父所置券歲久貧不能償者取焚之自其兄弟則議一定格每遇歲小歉減息之半大歉盡蠲之邑夫子廟毀捐貲助修若寺觀若梁道有求者不少吝鄉人死無所於塋給棺木塋之歲甲寅大歉邑有負租未輸者為代輸之喜賓客四方賢士過其門者留連累日無怠色篤義方訓嚴恒延名師以教諸子且遣子泚治經邑庠而戒勉之甚至宗族子弟有為不善及怠學者輒召立堂下諄諄訓諭逾時乃去樂恬退有司嘗奇其村貌薦應辟書輒固辭非公事蹤跡不一至公庭邑擇為糧稅長推讓其弟為之日惟督僮僕力耕植優游於田園泉石之間類乎其慶順浩乎其自得固自號曰耕樂云其生以洪武戊申正月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七配蕭氏有泚德子男七人海澄泚淮潛瀚淪澄先慶士卒泚有用世志方來未可涯涘也女二人長適康仲彞幼在室孫男樂人云以

石溪周先生文集

卷五

余親慶士之行累累皆應銘法是宜銘銘曰

謝氏之先康樂攸傳派分江右益蕃以延渝川龍泉
有源委赫卜村益敷厥美嗟維慶士孝友慈良樂
喜施惠洽一鄉義方之訓恬退之節卓犖耕樂高風
烈其積孔厚其嚴克振錫報自天在尔厥胤附祖之
鬱鬱佳城刻銘玄石永世斯徵

胡母王孺人墓誌銘

廬陵螺岡胡君銘武之配王氏孺人既卒後幾年銘武
君亦卒又幾年其子恂將合塋焉乃具其德壽拜余泣
請為之誌且曰恂先君子嘗得銘於當朝大手筆矣而

石溪周先生文集

卷之三

王書

先母懿行未稱大懼弗子敢請予重其意不獲辭遂按
狀叙次之曰孺人姓王氏諱外東溪王長者之後志
溫之女也慈和靜端德性夙成年十九來嬪于胡寔侍
御史盛之裔孫徵十九建極甫之子銘武君
也君兄弟三人行最長孺人婦時男已九羣翁
尚無恙曾祖母康氏祖母如李氏俱在堂一門四
世高年華髮歲時節序稱觴壽怡愉樂陶衍衍
福人輔佐夫子善事之力也閨門同慶會餘九賓
客之奉戚疏之費一資於孺人品節周容內外無間
夫之婦嫁親已加厚諸父諸母事之視同舅姑

有數美其賢者則曰此家婦所當為非求異乎

為之將欲為吾子若婦則也何賢之有性簡淡樂
居服餘無華初歸時父以良田五十畝為奩具費逾
年悉推還其弟曰家儘饒餘無用是以自私故里之常
田院佛像毀特捐貲塑之遇有窮匱輒賑之不少靳
通閨閭聞者靡不益歎其賢云其生以洪武庚申十二
月三十日沒於永樂癸巳五月十二日年三十有四子
一人即恂字懋昭女一人景貞適大安羅遂升其塋在
其鄉之原銘曰

性慈和子德靜顯閨範倚子人稱賢同室同穴子從所

石溪周先生文集

王書

天佳城鬱鬱子淑且堅福爾後胤子慶綿綿

邊母劉氏孺人墓碣銘

金川邊君紹熙兄弟有賢母劉孺人年之六年既下
夫閨因余姻家李君求蓋諸余請文碑誌且曰先母
卒已久而銘詞未稱無以彰懿德後人敢具事
以請予嘉其意不獲辭乃按狀叙次之曰孺人姓劉
諱某世為邑名家祖父存誠年十六適邊尹仕寧
男蚤歿姑老在堂孝養極恭謹旨甘必備必親
必躬扶衛姑屢止之室間有勸之者曰使
多足任奚自勞苦若是孺人曰吾聞諸姆教婦事舅

姑如事父母詎可容使他人為之且不如以此不足盡吾心也中外聞者服其言夫之二弟幼佐其夫為擇婚配且輟已奩具助之不少吝邊素豐殖賓客過門無不日與九姻戚慶乎之節尊卑本食之需一資於孺人重輕盈縮處之裕如以故仕寧君樂然無內顧憂尤善訓子延師必擇名賢其子所從授業暮歸必咨問而勉諭之仕宦君先卒諸子雖皆克樹立而綱維綜理賴孺人成統之者十有九年嗚呼茲非所謂賢母哉孺人生甲辰十一月廿四日卒宣德庚戌三月二日享年六十七葬里長湖之原艮山坤向子男四人紹紹紹熙紹穆紹敬

女一人適吉水宋嗣孫男八人繼寶致寶奇寶明寶獻寶洪寶財寶倫寶銘曰

事姑盡其孝相夫安其道愛子善其教嗚呼孺人既賢且壽嗚呼厥後是則是效

亡兄雪坡墓誌銘

正統十年七月廿有二日行人羅君本崇來自江南得亡兄雪坡先生計音云沒于南京之江東門寓舍蓋從子謙書也叙居位哭泣既明日復得鄉人所致先生寓舍手書云欲來北京視叙因過南京督姪輩畢公賦且侯彭氏女弟之夫廬州郡學訓導和貞同往蓋承訣之

筆也嗚呼痛哉謙已奉檄歸叙府亦遣次子同伯商欲求銘于當朝鉅公顯人慮未能即得遂買燕石先生平生之槩刺之俾載以南納諸葬所嗚呼叙尚忍言耶然先生行美非叙曷由詳謹按淚誌之先生諱勉字功懋姓周氏雪坡其別號也世家吉水泥田曾祖諱聞孫翬鰲溪先生元貞文書院山長祖諱觀翬彬彬贈奉直大夫兵部職方員外郎父岐鳳孫退齋累官至兵部員外郎母彭氏繼母王氏俱贈封宜人先生少與叙同學銳然有用世志科舉詞章之習已駸駸闕聞與叙冠以父命歸佐村父翔軒理家事逾年并父沒先生獨任之幾四十年食口以指計之積至千二百餘九公家賦稅之供私室衣食吉凶之費艱歲空乏梓辦之虞經畫皆已出蓋自先曾祖鰲溪兄弟以來不折爨而二先

并俱早世二房兩世孤子女先人撫育之如一焉兄弟繼承不敢毫髮私一門之間雍穆秩然無少紊先訓者先生之力也先生致孝父母官清遠方間歲即往走省有疾日夕奉湯藥不脫冠帶疾亟夜恒焚香額天乞以身代暨沒皆在侍塋祭遵朱氏禮哀毀過之撫愛諸弟煦煦然惟恐有所弗叙居北京屢欲至一視去冬與子子婚配畢叙子蒙來會試禮部即寄聲語叙曰吾子

予之願矣將遂所圖且賦詩寄意其孝友本諸天性蓋
如此誠知其來也竟殞客外俾為弟為子孫者生不能
以侍疾卒不能以視飲骨肉一家抱無涯之戚耶嗚呼
痛哉先生平生大節磊落不為瑣瑣較族有調協力助
成之里有鄉約為之長是非不平者得片言結服去人
有貧券貧弗能償者置不問鄰里有飢賑之有患恤之
有暴橫逼斥之小民莫不懷其惠至於維持宗族綱紀
風化則毅然任之禍患有不避尤篤於教子遣入郡縣
庠最之進曰吾早任家政不及仕汝其成吾志二子頗
知自勵益為之喜詎謂造物者不少延壽考以俟其成

卷之三

三

邪比歲累累貽書與叙曰家政日殷吾老矣主家者盡
付汝長子家謂其年行俱長且才足當之也手澤猶新
展觀嗚咽今雖任滁州學官尚當陳請于朝以畢厥
志詎敢忘哉先生風度疑重善談論詩不苟作而興趣
清婉有雪坡集若干篇藏于家生洪武己巳四月廿五
日今正統乙丑六月廿五日享年五十有七元配王
氏濟陽教諭子職先生之孫內助克賢生子男三人長
曰渙力學有志早卒次日復曰吳俱為校庠生女二人
曰暉羅昭昂其婿也繼室劉氏庶生子一人曰益隆
二佩佐將以是年月日卜塋周嶺橋西之原東山甲內

銘曰

古稱齊治家難於國匪家之難廢興在德同居合巹自
我高曾赫赫先君克繼克承後幾繼之屬我兄弟有倅
雪坡益弘先志高堂翼翼肅如松庭親私而畜養悌而
爭谷不充庾金不盈橐守此素常不悶而樂詩書禮義
孝友慈仁周旋踴躍物我皆春爰推其餘以敬銘于以
泚宗姻以惠鄉里是亦為政仲尼有云奚必宦達乃顯
厥聞嗟我雪坡今其殞逝豈無同心在爾後嗣勤銘誄
德以闢幽宮百千永懷其義之風

琛山羅處士墓誌銘

卷之三

三

琛山羅先生伯其甫既沒之明年其子能彰與其諸弟
以先生事行謁余求銘時余丁家蕞不文未有以復
之後余再歸再起復能彰曰先君平生之實非子誰托
願終惠焉余謝不敏乃序次而銘之序曰羅氏之先自
唐尚書僕射希夷四傳有諱頴者始官南江頴生銓銓
之子曰崧曰崧其孫曰廷曰廷曰達吾吉羅氏以族望
於江鄉者皆祖焉先生則出延之派居吉水高坑者也
高坑又分二派曰坑頭者仕隱之後曰竹園者仕職之
後仕隱傳十世曰國瑞是為先生曾大父曰仕和其大
父曰仁端其父也仁端與其弟義端極友愛仁端之子

即先生次曰仲魁義端之 曰伯啓次曰仲庚一

門之間孝弟忠厚至今子孫化之鄉人稱之先生諱維
南字伯箕孝親敬長自幼則然為人襟度軒豁博學能
文詞見者愛敬家政之餘時教授里中宗親子弟皆化
服焉家遭兵燹力與諸姪重構新之名其堂曰環山堂
故學者因是稱曰環山先生宗譜散秩親加編輯察然
有倫族聚百餘家先生行最尊佳時暇日賓延高會衣
冠儼飾談論風生傾其座人屬嘗兢上戒謹不逾矩度
閭里間有為不善懼先生知而斥之不敢焉者十恒八
九其致憚於人蓋如此善教子無不能館授者善擇婿

先生集

卷五

五

女皆得所歸鄉邦老成似先生者良鮮也其生以元至
正壬寅四月三日沒今宣德辛亥四月二日壽七十葬
在里之張家山中洲癸山丁向聚鰲源郭氏閭範徵懿
克配君子子男四人長哲即能彰次政零詠女三人長
適宋泰昌次適李惟謙次適陳得升廣東泰政子魯之
子也孫男八人德興環瑞方慶昂貴銘曰

奕奕羅宗有唐來家衣冠蟬聯代振厥華派分同水其
後有儒坑頭竹園顏華趾美仕雖少多隱德孔彰孝友
之風蔚然相望倚巒環山羅宗柱石坦厚溫恭有儀育
德慶鍾胤嗣行重鄉閭其人雖遠

月移中洲之源

發義丘阜誌幽有銘以告厥後

墓表

祝廷心先生墓表

括蒼祝先生既卒之二十年其門人鎮江儒學訓導潘
君華具行實造叙求表諸墓今刑部侍郎薛君希璉前
為監察御史時亦數以為言蓋皆以其君子濂之請也
敏永樂甲午先生主試秋闈所取士且素與先君子職
方府君厚善其謝事而歸也敏嘗率諸門生交游祖送
之今不復作矣追感曠昔不能忘情則墓上之文何敢
辭按狀先生諱金字廷心姓祝氏括蒼麗水人居官橋

先生集

卷五

五

里世有衣纓曾相某祖亮元處州路經歷父彥方安陸
同知先生資性純厚幼不妄語九歲通小學論孟書甫
志學盡讀諸經旁及子史年十八不遠三百里師事大
史金華宋先生景濂逾四暮學成始歸宋太史甚嘉與
之洪武甲寅同知翁與郡守臨安都公斌偕坐累謫役
鳳陽先生即從故里攜資裝往代勞役明年疫癘大作
死者相枕藉都無他子弟侍側疾革托以身後事既歿
先生為經紀歸其骨于家已而同知翁亦遽疾先生日
奉湯藥夜則稽顙額天洒泣悲哀求以身代翁瀕危數
四時感暑泉莫不勸預治喪且逮夜將半翁忽大呼曰

全行在於是絕而復甦人皆謂先生孝誠所格已一命
過竟恤殊恩復任遂引年致仕既歸感末疾弗能起
生請求良醫乃調膳特設左右衣不綈帶者三載
一日父歿哀毀逾禮母大人俱其傷生越四月後
乃瘞瘠治喪不用片屠祭一遵朱子家禮禮訖
年哭泣之聲如初喪其奉母夫人也備極甘苦之
歿哀戚之情一如失怙凡親平生所嗜終身不忍食
忌辰必先期齋沐致祭畢哭慟不食者終日其至孝蓋
天性云處兄弟極友愛仲氏嘗求異居室庠田園從所
擇畧無難色鄉有豪橫恒以虛詞肆誣搆者先生正言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五

卷之五

五十一

反覆導諭之其人卒化服邵邑兩舉 不就築室白
溪山中自號象山慶士有終焉之志久之 仲俱被徵
仲氏應 詔授秦府紀善先生以疾固辭歲已卯邵守
劉仲庶邑令周又玄舉進士其門先生分教麗水邑庠
不獲已乃就至則闢一室為講讀一巨廈之環樓植竹
為竿乃更其號曰鶴山 一室皆講室歲恆度動訓誨
或析疑隆冬盛暑弗懈由是人才輩出茲於昔時江
教諭邑居大江之北學舍至壞漏不可居先生修葺
至教育之方規麗水益加求樂辛且溺考乞致仕
先生學問該洽操端識別每質興之歲藩方爭聘

試官所歷四川河南江西福建皆稱得人而江西不
然平生教學者以持敬為主雖謝事家居筋力漸衰晨
必冠帶詣家廟肅揖一月之朔望必造先塋拜掃鄉黨
宗戚相過者未嘗以耄疾辭所著詩文有聆癡等集若
千卷皆溫淳雅正類其為入其生以元至正乙酉四月
廿二日卒於永樂癸卯二月廿九日享年七十有九卒
之歲十二月庚辰塋鄉之良山祖塋也配包氏元封
上黨郡侯岐山之女有婦德先君十年卒子男三人漢
家淵孫男六東楠柴斧棉桐曾孫男六端淡休壁二幼
未名於手孝百行之本敬德之聚也先生學行卓卓皆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五

卷之五

五十二

足為世儀範孰非事親之孝持身之敬之所推乎其學
信有源委哉且潘君之屬予言也惓惓至十數往返不
厭其篤於 君此亦足以知先生之教矣是皆在所當
書者遂次第之如右俾歸遺其子刻之以識永久焉

楊慶士墓表

嗚呼孝義美德也本乎天理人心之所固有而世恒鮮
能之何哉得非世教衰民不與行所致歟宜前史歷歷
具載其人我國家之 亦屢勅有司求孝子義夫而旌
異之也然考其實一行可稱者難矣况兼具諸美者耶
先垂有之其得 於當世與否君子 不暇計而仁

人孝子之欲表著其先德者有不容以或後焉吉水
學訓導楊君堃持其先君子處士公行實暨左春坊庶
子周先生崇述所為墓銘求余表諸其阡余觀處士群
行累累俱可書若孝親守義二事尤人所難能者余重
有所取焉遂敘次之曰處士諱景春字時序姓楊氏生
而岐嶷為童子時即知讀書多記孝義故事事二親以
孝諸聞一日自外歸見母有愠色意必有忤之者乃怡
顏寬譬竟日侍側不去母於其情始為改容於孝盡
疾晝夜侍湯藥衣不解帶聞有名醫不憚地遠招致之
治久弗愈日夕憂惶無計屢焚香稽顙北辰求以身代
病遂少瘥已而復劇聞古有割股愈疾者復到股於粥
以進盡忽通利得瘳人咸以為孝感所致母知之說曰
吾子事我孝顧楊氏子孫昌大似吾子孝也母後逾半
年方卒處士執喪哀毀不勝幾絕者數廬墓三年不食
酒食肉終制猶不忍去其孝親蓋如嘗喪其配馮氏逾
數歲子堃請復娶處士慨然變色曰偕老之誼古今所
重汝母不幸蚤世幸有汝不乏嗣且追念其賢德吾未
嘗不嗚咽也豈忍虧義易志哉汝母其堃斬退不復再
言處士遂終身不再娶優游林壑以歿世云其守義人
如此處士生元至正庚寅二月九日歿年卅五且十二

月八日享年七十有一塋其鄉銀塘之原其先由蕙湖
文元先生之孫新始徙家新江之吉祥坊祖慶父德俱
潛晦弗仕子男四人長即堃次理次主次堅皆蚤卒女
一適倪輝賢孫男二仁曰義曾孫男一曰太平嗚呼
處士孝親 義之行卓卓可稱若此求諸古人蓋不多
讓生雖不沾一命獲旌異以表標於世而有賢子克承
厥志早舉進士任教職馳聲仕途其顯融光大蓋未可
涯矣也則天之報施得不可徵乎余故為表之曰此新
江孝義君子楊處士之墓過者式之

墓表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五

奉直大夫尚寶司少卿東公墓表

士生天地間有遭遇明時而不得見用於世者有見用
於世而不得見知於君者有見知於君而無才術以顯
其名者有名雖顯而不能保全始終福壽俱隆者今之
君子兼而有之者吾於尚寶素公得之嗚呼休哉公諱
忠徹別號靜思前人世居南昌至七世祖子誠仕宋累
官刑部尚書南渡時扈蹕家於新六世祖芳為吉州泰
和令高祖鏞咸淳進士為宋死節曾祖澤民養道不仕
祖仕元為元翰林國史院檢討官父珙國朝太常寺丞
贈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母倪氏封恭人公自幼穎敏

神氣異常讀書強記童時已能詩文九名士鉅儒一
見知為大器太常君精於風鑑得其傳文廟在清
即時聞太常君名以書幣召之公隨侍文廟見八論
相大喜賞賚甚厚尋許歸家未幾高廟崩建文嗣位
信任非人猜忌宗室文廟不安因有靖難志召公問
之對曰天命有在誰能禦之奉命纂人象大成書以獻
賈予有加壬午夏文廟入正大統者遣使召公父子
至官其父太常丞且曰忠微臨事有斷制所言多驗特
改鴻臚序班賞賚殊厚公入謝曰陛下當畏天修德
能武崇文率由舊章振肅綱紀擢節財用明慎賞罰札
遼周先王事卷之五
貌大臣黜陟臧否用臻太平之治茲賜嘉納尋知公在
戎籍即令兵部蠲之又嘗勉公進學公以務冗對遂陞
尚寶司丞且曰此職有暇可親詩書公退而感激不怠
未申改中書舍人已丑春營北京公扈從既至日與大
議復遣中使召太常君至父子相隨出入禁庭尋密遣
公乘傳看楚王子重腫公還奏無他異庚寅春以公父
尚年優養遣還公扈從北征既還上屏左右從容密
問大臣優劣之狀武臣丘福朱能張輔李遠陳懋柳升
薛祿文臣姚廣孝夏原吉蹇義金忠吳中呂震李慶方
賓公一一論斷以對上曰卿所識鑒正合意是

入常君卒賻葬加厚公奔喪李卷之六
也從至北京甲午春復扈征瓦剌乙未卷之七
曰東宮不聞教子對曰臣聞古者不親教子宜選文學
老成以輔導之責其成遂選儒臣儀智陳山等日侍講
讀丙申春秋滿復尚寶司丞特加賞賚戊戌春召公至
便殿示以進陞之意公固辭以父未有贈官即日召吏
部贈其父官賜諸命公益感勵進相書稅吏子陞
尚寶司少卿恩典稠疊莫與為比壬寅春扈從北征公
言利出東路上不從洎還軍在東者果大獲復觀將
兵者得利已而捷至每從征所言無不驗者仁宗登
極待之尤厚賜諸命尋賜還家燎黃省視宣廟嗣
位召至京宣德改元丁內艱不獲奔喪詔以從子代
還喪事一日見上容色曰宗室人有謀上之意七日
內果有報漢王反狀者公扈從征之既還受賚彌厚
甲寅春得展祭之請乙卯春今上嗣位公入朝已未
夏懇乞致政既得請南歸傾朝縉紳祖餞都門外公之
術奇驗於文廟者不能盡述若公效忠謹論則人不
及知者甚多如終大孝之情而慎機密事論養賢之實
而瞻其取給乞賜孔氏玉軸之語歷言遣使取寶之非
議武職宜准終喪諫服藥勿信方士如此之類皆有人

少司寇廣昌何公元等六人馬公由進士擢監察御史
遷溫郡守入朝為少司寇後幾三十年其在科目也
術文章矜式于時其意臺也諫言直節義儀乎也
其在郡也治行為天下第一遂膺顯程至其佐秋官
則刑罰清省諫議憲謫凜然有大臣之風所置
功顯朝廷殷實海內者公視當時諸君子蓋不多
焉今歲之冬以久疾陳情南歸優詔兄之同志諸公
為朝廷惜者曰何公以才望逾人不宜去年甫近六
不宜去且其疾將勿藥不宜去負此三不宜去欲
退之留孔佐丞致政事將上章尼其行者予論之曰何
公茲行其關係世教之大有二焉在吾君有優待大
臣不拂其情仁也在公有大臣廉退之節不溺其欲知
也仁以率之知以承之得非明良相承千載一時者
歟視彼之號富貴之累昧明哲之戒者其為人果何如
耶於是同志之士皆曰然相率賦詩以贈以予於公景
與政屬言序其首簡云

送刑部尚書魏公致仕序

刑部尚書臣南魏公年逾六十以疾陳情致仕 皇上
許之前此公嘗申請矣優詔慰勉遂職至是復懇求歸
位而刑部僚屬相與聯名上章乞留之甚堅 上察公

去意益堅且已許之矣遂賜其歸於戲觀此則君臣上
下之間辭許去留之際揮光明白襟人耳目何其偉哉
公以明經登進士第授監察御史風采嶮峻彈壓不避
權貴陞副外臺揚清激濁官吏憚其威望遂入佐邦禁
出領方岳政譽赫然播稱中外其再徵歸朝也遭遇
主知陟登八座刑罰明允輿論稱慶嘗奉命按事西川
整兵塞外選將帥閱士卒綏邊氓為政清簡華夷安之
此特其大者耳其他密勿廟堂功施國家而澤被生民
信史書之天下誦之非余言所能悉也且當群情患得
失之際而能知止足之分超然遠舉其賢何如哉惟昔

白樂天以刑部尚書致政洛中結香山社優游泉石
詩酒之適者十有五年魏公慕之而有辭白堂之作
劉凝之棄官歸于廬山之陽時人稱其冰清玉瑩廉潔
不撓歐陽文忠公賦廬山詩以美之朱子為扁其亭曰
節公之位望配乎樂天不減疑之至於忘
富貴棄榮寵泊乎其無累乎其自澹視二君子可謂
兼有之者也吾見他日大江之南壯節清名繼美樂天
從之與匡廬同其高者得不於公見之哉抑余聞古之
君子居江湖之遠者其言公雖有昔賢之節而其中
之心固容異於是也論大政者慎毋謝事而不以

也其行也壬戌諸進士之觀政教官者求余言余
慕美公為人故不敢有辭而序以送之

送王僉事先生致仕序

出處君子之大節也貴適乎道而已其方其壯也懷用
世之志仕不奇合者固難及其稍衰而知止足之分決
意勇退者尤難若今江右按察司僉事王先生孟堅
歷於聖明之世乞身於未老之年進不諧俗退無吝
情豈非所謂出處以道者歟先生永樂中以明經登
上第入翰林歷編修修撰侍從編摩之暇端居一室圖
史自娛澹然清苦人莫窺其際嘗卧疾在告思母夫人
石渠閣先生文集卷六

高年曠省即上章求歸終者已分退休矣其再徵而起
非其意也先生祇承恩命至官卓然以興學為己任
巡歷所及躬親課黜浮華務本實不三載而文風大
振吾江右儒學之盛固不謬天下而先生提調之功遂
為天下最時年纔近六十奏績入京復自陳情致事優
詔許之臬府同官按察使李公彛副使石公璞交公糧
僉事孫公欽張公琦張公政楊公春倪公傑欲相與開
之不能貽書徵言為之贈予知先生者也容敢以難陋
辭世之士大夫莫不以仕進為榮而求道者鮮矣
而學阿世患失乾沒者固不足算而鍾鳴焉

不止者視先生得不尤可愧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
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子亦曰使天下之人聞孟堅之風
者貪夫息鄙夫懲斯非予言天下之公言也敢以是復
諸君子書之為送行序

送教授劉君致仕序

吾吉士習之盛優於天下其最可尚者有二焉方其少
而學也莫不懷行道濟時之心奮其蘊蓄以資世用及
其仕而久或老而倦也莫不懷知止足之分浩然求去
以全晚節蓋皆道義之習有以泝於前山林泉石之趣
足以樂於後無往而不自得故也視彼之學不知用與

夫仕而患得失戀寵祿鍾鳴涕盡夜行不止者其為人
奚啻宵壤哉求豐劉君公鐸世有衣纓為邑鉅族元廣
東廉訪使其國朝來仕者尤衆而多以儒術養身君自
少力學求樂戊子舉于鄉試會試得乙榜任湘潭學教
諭三轉而為常德教授弟子經指授者悉為聞人若妻
升羅鑑皆擢鄉闈第一嘗典浙右文衡號稱得士雖功
業未大于時而造就之功溥矣今歲以教授秩滿詣闕
時年六十有四遂陳乞致仕吏部以聞于上從之乃
告別于嘗所往來朋舊以歸惟吾吉前輩風節相承已
久求豐號稱歐鄉歐陽文忠公之故里也文忠年逾

六十屢抗疏求退若周益公揚誠齋俱謝事家居者十餘年其仕不顯而超然脫畧利祿之累者尤可想見也蓋非特長山大谷茂樹清流足以資游觀之勝佚老之娛而其所習所聞漸漬之久不如是不足成其高焉今之時休致者亦衆矣君歸尚相與尋暮年之勝會而追仰前哲之高風必富有佳製其尚因風示我庶有以考見者英之樂事也

送禮部主事龍君致仕還西昌序

龍君沛圭求樂甲午余同貢士也君自貢入太學幾二十年始授禮部祠祭主事繼改儀制前後任歷兩司秩幾九載而皆佐掌邦禮職清事簡且將有遷擢之榮矣今年君甫及六秩以疾陳情丐致其事朝廷許之其同官即中余君天祥負外郎李君宜春來徵言為贈惟

右漢周先生集卷之六

六

古之君子恒守難進之志秉易退之節每嘆夫後世之君子少見也今乃於君見之何其偉哉方其少壯也視登雲衢取青紫如拾芥頃乃徘徊學省游心簡編澹忘世味久而始仕其進之難如此及其強仕也際遇

聖明海內晏安群才彙進可以角取功名存致崇顯而年未耆艾乃浩然求去曾不少淹何勇退之易又若此耶謂非有古君子之襟可乎雖然君之進退綽有餘裕

者我知之矣泰和文獻為江右最今休致家居衣冠盛會若香山洛社者累累相踵歸而有可樂也君令子由進士官中書歸未涯世有述作之美祿榮二釜之養而興遼林泉之安歸而無可憂也余也忝同薦書叨祿詞林幾三十年進無補於時退弗遂初志視君無難進易退之風有可樂無憂之懷得不大可愧哉嗟夫出處靡常殊途同歸君行矣尚俟我於青原白鷺間世固謂我為也

送監察御史孫君提督學校序

學校王政之本也而所以紀綱振興之者得不有要乎

右漢周先生集卷之六

七

古昔先王之時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而總其教者司徒也然自王畿之內外固各有官以總之非一人之為烈也今天下一家四海一國藩方之衆掌邦教者專而小能咸職風憲者咸而不暇專則教化曷由廣人才曷由興以隆王政之本哉聖天子嗣位以來深切致念首詔選舉行純脩之臣任風憲俾專理學校之政由是士習稍知務本日趨於正其在南畿得監察御史永豐彭君祖祺提督有方師生化服今歲彭君以內艱去廷議所以繼之者少保楊公遂以松江郡學教授孫君宜鉉薦衆成謂宜時君亦以秩滿當赴京既被徵

齊聖初以中書舍人宋君士皋合鄉縉紳士大夫之
在朝者祖送之屬余言為贈君與余永樂甲午貢士也
誼不可辨君初典教應天之江浦江浦素稱文獻邦君
至益加獎勵連歲登鄉榜者數十人由是聲譽赫然揚
遠邇每賓興歲諸藩爭聘為考官而考京畿者二號為
得士皆其累歷之驗也夫澄流必清其源本大台必端
其模型師道得人固成賢才之本夙憲提督得人又正
師道之本觀君歷用於既往皆卓足表儀于人若此今
茲之任其能綱紀振興夫學政也必矣夫然則上不負
聖明遴選之意下足慰士子歸仰之心而於吾郡縉紳
士大夫之所屬望詎不益有光乎

石渠所集卷之六

八

送署都指揮僉事蕭君赴涼州序

邊防選將重務也然非培養之久察舉之嚴訓練試驗
之有要亦曷由得之哉洪惟我明聖在上海宇寧謐
四夷賓服文恬武熙固無事於邊備也然思患預防克
詰戎兵古昔先王盛治之時尤深著意而不敢忽焉者
於是詔總戎成國公偕五府兵部大臣合天下前後所
舉武臣之謀畧材勇無茂者試之得八人焉其景優者
二人則今就擢署都指揮僉事蕭君其一人也君之先
大父洪武間以功累官鎮國將軍河南都指揮同知君

承籍世勲僉懷慶衛指揮事宣德間操備京師嘗總督
中軍馬隊正統初復膺命領兵備禦宣撫所至同列服
其能士卒懷其恩信於是河南都指揮林君祥以君薦
至是試之謀畧則所答無遺試之弓馬則連中五矢操
筆條對於分陰寸晷之間馳良挽疆於六師萬衆之表
意氣閑雅聲光赫然何其偉哉已而承恩超擢俾赴涼
州協相會川伯趙公守備戒行有期林君請余求言為
之贈余惟君之茲往朝廷培養察舉也久訓練試驗之
也至其足以當選任之重也必矣余尚奚言雖然涼州
自昔為西北邊方要地其備禦之方尤切以君之才協
趙公施之固易耳然余竊有告焉古者今之鑒前者後
之師也漢趙充國以騎兵屯沿邊九郡而虜寇遠後世
稱邊將之能者莫逾焉唐郭子儀以武舉異等由左衛
長史累官大尉中書令為時元勳後世論武選之得人
者莫逾焉之二於子之武功君之所稔聞願以之自期
待可也尚由是益勉焉盡心殫力俾軍政修明守備嚴
密秦涼一道之間安知磐石之固豈直足慰德音委寄
之重武舉得人之光將見顯名封爵勒功鼎彝可指日
待矣是為序

送戴主事復任南京序

士君子之器獲底早成者豈偶然哉雖其資稟之異亦
本乎內有賢父兄之教外親賢士大夫之益耳濡而目
染薰陶而漸習其成就之早也固自異夫衆焉吾親於
吏部主事戴君瑞而有以驗之君宇廷美世家淳樸詩
禮相承香纓不替今陝西奉議某德清教諭某之猶子
也初廷美領薦來京師年方弱冠天質秀粹時參議公
尚為給事中於黃門庭階蘭玉繁然有輝其登第被選
擢入翰林也續學藝文日益造詣莊壻令望儼然邁倫
人莫不為之嘆羨其授任佐天官政於稽勳也劍江損
齋黃公寔為家宰公致政而去今少宰楊魏先生繼

石渠寶笈

上

之二君子文章行誼儼然足師先生又廷美丙辰禮闈
主司也其相得之親相資之切當益至矣然則韓子所
謂卓犖疎怪宜於遊大人君子之門者非歟余與廷美
游歲甚久嘗以詩道金堂玉綽有風雅遺音余雖
未獲答之因以羨其成就之異耳尚勉而進之他日才
器之充位遇之隆可與平武茲考取還官南京也稽勳
郎中常君員外郎梁君偕其同官諸公來徵予言予故
忘其蕪陋而書之為送行序

送四川按察使曹君赴任序

今之為仕可以與天子分憂與生民求安者當以

職耳均於任天職而必曰憲臣然者何耶其為職無
不當理有謂焉可以言有言焉可以行非若百司庶府
之職均於官守而有欲言恐招譴於越職有欲行慮且
尼於所司而不入其志也然則士君子生際昌辰窮
經致用得志於仕宦以止遘况敷歷中外秩雖遷而所
事不殊則其志之遠也何如哉吾於今四川按察使曹
君蓋有羨焉君初領鄉書授儒職以薦擢監察御史其
巡治山西也芟蠹弊植善良凡民利病政務得失知無
不言言必求行嘗陳言時政之缺由於大臣失職
上嘉納之聲動朝野人固識其所造之遠矣其巡治山

石渠寶笈

上

東也施為不異山西而惠利及民益廣譽聞益弘遂受
茲超拜之命夫豈偶然之致者之比君將赴官監察御
史孫君合其察父來徵余言為之贈君莊重簡默廉慎
有為得憲臣之體且其已施者皆卓然可嘉余尚何言
哉雖然余竊聞之憲臣之任有所謂澄源正本者矣有
所謂養奸撓伏者矣澄源正本使人相率至於善養奸
撓伏使人有憚於為惡二者固不可以偏廢而世之嘉
功尚名者率以發撓為能事焉知求端其原本者耶君
昔在御史巡歷所至過一歲復易雖欲端源本而不能
恒今居按察可久其位尚思澄而正之俾一道之間官

無鉅細人無遠邇莫不畏威而懷德則所謂上足分天子之憂下足底生民之安者將於君驗之矣抑豈非四川之人之幸而君之素志哉

京闈唱和詩序

正統九年甲子秋 詔開取士試闈于舊憲府時就試者千二百餘人較其藝者余輩六人日夕勤事率至三鼓就寢五鼓即興其間事劇或達旦者有焉如是十有五日始克稍休蓋自鎖院後盡廢吟咏雖欲為之而不暇也秋雨乍歇涼氣飄然余偶縱步得詩一二聯遂乘興足成之群公見之因各有和亦所以暢其勤苦積滯之懷寓其光明正大之志而交游聯事規益之誠又因之而見焉與泛然寫景象舒情性有間者矣既撤棘榮次成什各錄一通藏于家乃屬余序其故于簡首嗟夫是什也世之士君子得而觀之固有美余六人者相聚之歡余六人者他日觀之寧不有興悵遠之嘆出處憂樂無窮之感者乎六人者翰林侍講王君一寧行人左司副劉君士憲泰州學正孫君原瑜攸縣教諭陳君而學武昌郡學訓導王君修齊其一則余也翰林侍讀兼國史經筵官吉水周叙書

黛碧亭詩序

山川之盛係乎其人以顯者古今皆然也然蘭亭美矣繼其迹者渺有聞豐樂醒心著矣新厥基者非其世若夫據泉石之會騁奇絕之觀廢興成敗時或不同締構承傳世不乏人吾於廣昌揭氏之黛碧亭蓋深有美焉揭為邑大姓亭在東郭群峰環合雲嵐捲舒登江挹流亭瀉淥漪如杜少陵所謂石黛碧玉相因依者前元至正中揭之彥曰辨申與其弟廣昌尉辨元創造其間極登臨觴詠之樂見於博陵崖兆行之所作圖併記其盛美足徵矣中復就毀永樂間辨元之孫稽辨中之孫珣聯舉于鄉合謀重修葺之亭之勝遂復其舊稽字孟哲由監察御史累遷至廣西左政使碩德偉望蔚為明時方伯之冠間得縉紳大夫所為黛碧亭詩篇短章粲然成什而亭之盛益以顯矣今歲之春述職入覲出示余求序其端嗟乎地因人而勝亭以文而顯自非其後嗣多賢紹承不替克保守而修葺之幾何不淪於荒榛斷礎之墟邪余固嘆夫蘭亭豐樂醒心雖顯其繼而續之者之難得也若今揭氏斯亭為厥子孫者益體方伯之心篤忠孝以大其基力詩書以廣其庇致身行道以振其光華余將見其與蘭亭諸名並垂永久而或過之矣因序是詩庸書此以為後賢勉

送白太守赴衢州序

余嘗叨預 國史纂修之末獲視永樂間山西安邑教諭白公言民漠事甚詳懇 朝廷嘉之特擢本邑令謂其知之真故其言之切欲其行之踐夫實也後數年獲棲其子廷貴與之同朝出入甚久始知公之賢不特恩愛洽其黎庶歆光著於簡編而慶澤復及其嗣人也於乎何其盛哉廷貴由進士授給事中更歷禮工二科且掌給事論建精確覆駁審允紳有厭聲風烈人咸稱之今年以太臣薦擢拜衢郡守其郡人之在京師者求余言以識喜幸之情申餞送之意余於君固不能忘情况

石渠閣先生集卷之六

十五

重之以請邪余惟天下之治係乎民生之休戚民生之休戚由乎守令之賢否蓋一邑得賢令則一邑治一郡得賢守則一郡治故古之人君必曰與我共治者惟良二千石至疏其名于屏以識之其重可知矣然則居其任者得不思上體委寄以仁恤斯民哉廷貴以卓越之才歷踐清華之地賢名蚤著思撫蘊蓄以見於行者蓋久一旦蒙 恩出知名郡其能副薦達之公盡撫字之抃也必矣况承庭訓之懿而深究為治之體者哉豈非衢人之幸歟抑余尚有告焉衢之先賢趙清獻公連守大州善政累累載諸青史紀于郡乘皆有徵驗君之往

也遠法清獻近式尊君吾見他日治優績顯聲譽隆然其位遇所至詎可量哉

贈左通政龔公序

國家建置官使皆以任政也而統庶政之要達上下之情孰有過於今之通政司乎稽之往古若唐虞納言成周內史後世若唐之門下省宋之銀臺司皆其職也書稱帝舜命龍作納言則曰出納惟允詩稱宣王命仲山甫則曰王之喉舌其職之重可想矣今之為秩有使有佐皆擇近侍之賢者擢用之有缺則循次而陞非他官可以雜才處也其任之不輕又如則士君子際盛明

石渠閣先生集卷之六

十五

之代抱有為之志得居是為詎不榮矣哉蘭溪龔公甫寧由進士初授工科給事中已而承 命掌科事侍從獻納風采疑重簡在 宸衷特推通政左叅議茲復以久次遷左通政敷奏之詳操縵之端允愜輿論故其膺寵耀也莫不謂宜而其鄉人士之在京師者相與榮慶之來需余言為贈夫官以通政為名必上之澤旁宣下之情不壅百司庶府之務毋遠滯焉導之使暢失焉駁之使正然後其職為克盡公之居是蓋優為之固無庸為也雖然古之君子不以己至自畫而恒自勉余前所引詩書所載 仲山甫之事後之君子所宜取則焉

也公尚齋竭忠誠視効昔賢勉圖報稱俾聖明得人
之盛不讓周則不徒閭里之榮實邦家之光請以是
為贈

送尚寶司丞宋君赴南京序

中書舍人宋君士臯今歲秩滿九載承恩遷南京尚
寶司丞同邑諸潛紳士大夫之在朝者相率祖送之
言於余以道去留之情士君子出簪纓之裔負卓越
之才力學好修遭遇聖明發身科目登名侍從可謂
一美而或者且曰中書職掌外制近侍殿廷無政務之
尚寶司符璽秩寄南京有閑曠之趣謂之榮固可矣

石渠寶笈

十七

若欲行道以據匡時之志教歷以躋顯融之階殆未然
乎余曰君子宦游出處安於所遇位之崇高散佚固不
以介意也彼其都豐爵食厚祿與馬赫奕騶呵滿前才
足以經綸夫治勢足以軒輊於人此位遇崇高而有為
者也然事勞其形憂觸於心者亦多矣若夫恬素為常
優游是適圖史序陳琴樽迭舉修治職業之餘周旋於
禮義之鄉此位遇佚居而問自守者已然得失不干其
慮毀譽不動乎人豈不快哉以彼較此知道君子蓋有
以審處之矣士臯先君子永樂初科進士歷官考功郎
中親藩長史士臯既擢科甲久處鳳池聲稱聲然天

卿佐皆欲薦居考功不果遂有是行尚寶公務簡稀金
陵地位清勝誠所謂散秩也出對鍾山攬轡吟觀入歸
公署傳經教子忘彼勢利之榮遂吾遲迴之樂不亦幸
歟况英年偉望其進未可量也邪於是或者無以應諸
公咸請書之以為士臯贈

送趙良佐侍親還山東詩序

父子兄弟之美古有其人載諸史傳余嘗讀之仰慕之
不置矣求諸今日而獲親觀其人則歆艷嘉興之心當
何如哉蓋世有古今人無古今好德之情出乎同然故
也余觀縉紳士大夫贈趙良佐之詩而有羨焉良佐國
初元勳梁國公之曾孫今山東都帥宗玄公之長子公

石渠寶笈

十七

連歲領兵操下良佐嘗至省侍余獲見之其弟良
臣又嘗挾書冊從師來京寓余官舍知之尤念公莊重
有威屹然如泰山喬嶽為一方之望良佐良臣胞族秀
朗如珪璋瑚璉為時重器何盛美萃于趙氏一門若此
我良臣年甫逾志學為文章可數千百言滔滔不竭而
樂然可觀良佐好學能詩通於政事非但將略之優而
之嘗與余論及民情風俗人才吏治綽有條理他日二
子至未可量也今歲之春公少嬰疾良佐即走京師
參問已而公疾愈承恩還所治良佐侍歸此諸君子贈

言之詩所由作也余惟石奮石建父子之矣也李愿事
愬兄弟之美也著績漢唐照耀簡編良佐所熟聞者尚
勉焉思求所以追配焉則贈之之什不徒作余也得
與有光乎歸語良臣尚其勉諸

栢臺春晚圖詩序

栢臺憲臣蒞政之所也古者御史府多植栢群鳥恒集
其上故又謂之烏臺大理評事莊君廷璽名其友人今
廣東按察僉事張君惟諫公退之署而曰栢臺春晚既
購圖以貺之復徵士大夫詩以歌詠之何居余於是知
莊君善托興以致規益之盛意也夫天地以發生為心

有光栢臺之任矣而莊君尤憐憫是為贈其尚德之

士

四時之序皆以生成萬物而生成之功莫大於春春者
何仁也仁非憲臣之當務乎陰陽之氣運乎旦暮日淪
雲淵黯焉無光萬物於是而昏昧及乎朝陽既升羣陰
歛息萬象於是而光新則時既曉矣曉者何明也明非
憲臣之所當體乎既仁且明則憲臣之道盡憲臣道盡
則百官奉職百官奉職則百姓安百姓安則刑罰省而
治化成矣其所係詎淺淺哉否焉或肆暴而害乎人時
理而垂諸政其能有濟也耶張君世家泉之晉江早以
明經登胄監初授監察御史職居九年綽著聲稱以薦
擢今官按部所至除剔奸蠹精異善良吏畏民懷可謂

有光栢臺之任矣而莊君尤憐憫是為贈其尚德之
心不亦深乎縉子曰非德之盛雖猛而人不畏夫憲臣
之威其烈可以燒秋霜其嚴足以動山嶽非夫其盛之
難而本乎德之難也若仁與明得非所謂德乎想夫張
君之處栢臺激濁揚清陽舒陰歛諂乎如春風之融和
煥乎如曉日之澄明群生莫不被其澤而一道莫不仰
其照足以佐聖明之治而垂休嘉之績則斯圖斯什不
為無助矣莊君間出示予求序余嘉其克敦友誼也遂
推本其意而為之書

送彭大雅南歸序

有光栢臺之任矣而莊君尤憐憫是為贈其尚德之

士

士有負越倫、資蘊用世之才而恒甘隱林壑不希榮
達焉、自得以終其身者詎非生逢 聖明治臻熙洽
及遂其志尚之高者與不然烏能自逸若是也廬陵之
間有地曰北山泉曰隱源故姓彭氏世居之彭之先自
唐宋來以顯聞珪組蟬聯後先相望大雅其後嗣之卓
特而偉然者也君少以奇節豁達不羈孝親友弟根諸
天性與人交始終一於信急人之難不遠乎義嘗曰士
立身寄壤間學聖賢道思不愧所生耳時乎我用當推
所有以及人否焉卷而懷之以樂吾真夫何求哉君自
號北山遠夫以見志於 天子正統紀元之初君年六

十矣乃浩然詣闕獻書萬言慷慨忠義言吾民之
道 上嘉納之頒示其書禮部欲請官之復曰吾之來
欲入觀清光芻蕘之說以少裨主治吾詎為爵祿榮耶
遂懇以老疾辭歸惟昔河汾王文中子獻太平十二策
元三衢介夫獻治安二十策俱不報以去未聞弊疾以
去也而二君子之毅然在人耳目若君所陳
上既報之示其言禮部矣而君復以疾引還其視王鄭
二君子事由命較古優劣果何如也夫君以孝友信義
之行加之以忠君愛國之誠其資之有越乎倫 之足
用夫世若此而卒辭官賞以歸其志尚之高方今林壑

有清先生集卷之六

七

之士若君者又幾何人耶是可嘉也已安知其不與古
之人同稱於永久哉予既高君志尚之遠又喜君有子
敏悟夙成方力學問攻文章以志用他日適父烈為彭
氏光者未可涯涘也於其去序以送之而申之以詞曰
江之南兮山之北隱源湛兮泉觴念君子兮多懿德
逸雲林兮欽塵迹年耆艾兮忠愛迫叩皇扉兮獻奇策
四聰達兮四門開重瞳圓兮天顏懌愛君子兮志高翔
謝官賞兮還故鄉鴈南飛兮木葉黃風飄飄兮舟颺
歸去來兮奚所望如山美兮酌泉芳詩書珪組兮世澤
長君有子兮寸且良力學問兮將奮揚君安處 樂

康山之北方永言以徜徉

石潭存藥序

古之君子其自待也重故其所立越乎人而皆足為世
則後之君子欲其有所立者衆矣而卒鮮及焉何也其
自待輕焉耳是故事功顯於時者其遇否倚諸天而不
可以強能德充乎身言發乎文者其修為不由諸人而
可以必致不可強能者付之命可也可以必致者君子
於此得不黽勉思奮而重以自待乎吾觀於永川石潭
劉先生真有志於古君子之為也先生少孤力學六經
群史與凡諸子百家之說莫不窮探而深索之言動起

有清先生集卷之六

七

居必取法聖賢非仁不為非義不履自平居以至造次
顛沛自童冠以至垂白未始一日間其教人自洒掃應
對之細以達於人倫日用之常道德性命之奧不事涉
獵不資口耳嘗一魁鄉薦遂厭科舉之學隱居以終身
蓋自待之重如此不幾於立德乎為文章深粹典則根
據義理澹乎若大羹玄酒可薦之清廟肅乎若冠冕珮
玉宜施之朝廷而聳人瞻視質而不俚簡而有要其
立言也卓矣嗟夫有德者必有言若先生所立之言
本諸道德者與宜其居今之世有越乎人而足配古
君子也先生平日所為詩文藁多散佚其子翰林

定之取其存者將彙集之目曰石潭存藁余叙之
素歆先生高誼不可有弊而序之如此先生諱髦字孟
恂石潭其門人即其所居尊稱之鄉晚年以子貴封翰
林編修受祿養榮名者數載卒年七十有三

彭修謨先生詩集序

昔我太宗文皇帝繼統改元永樂之二年詔所貢天
下士賜登科者四百七十餘人又選其尤者二十八人
入秘閣俾盡讀天下所未見之書獎勵期待之者甚至
已而又拔其尤者六人為翰林修謨安成彭先生汝器
其一也先生天分極高擢第入禁林時年纔二十餘學

有清用先生文集卷之六

王手

問文章已諳碩前輩間 文皇嘗親試所讀書輒成誦
應制有作長篇大章滾滾數千百言率先就同輩俱推
遜之士之求文者踵至先生恒不具草索筆一揮錐竭
精苦思者不能及由是聲譽煒然聞海內駕幸北京選
詞臣扈從先生與馬追陪駕車萬乘之發舒其豪雄磊
落之懷侍直之暇與諸公更倡迭和官商相宣律呂諧
協響手沛然儼古作者一何盛哉先生體素羸至北京
得疾年僅三十有三卒嗚呼悲夫昔賈誼遭漢文仕不
得志卒悲憤早歿先生際遇 聖明列官近侍固非誼
所遭可比而壽竟與誼相似俱不至大用諒非命耶何

天之生才付畀之厚而奪之速耶先生平生述作施之
朝廷流播人間者多散失不存其扈從五雲二葉詩凡
若干首僅存於今國子祭酒李公特約家叙少長從先
生將敬用錄藏比監察御史滇南張子善見之謂麻沙
書坊天下圖書之府其巡按于閩也將俾剞梓以傳子
善蓋嘗從子游者遂欣然附之併偕序諸首簡以識先
生出處大槩云

送張進士歸雲南序

國家重科目之選 列聖相承尤深注意蓋其養之也
久擇之也嚴擢用之也重而不輕故豪傑之士往往由
是以出所以經綸邦國恢弘治功者恒資之則其選之

有清用先生文集卷之六

王手

重也大豈偶然哉 聖天子嗣位以來大新文治甲定
解額每歲天下士會試禮部者止取百人而大江以南
之士得十之六所謂拔十一於千百者其能中是選者
不亦難甚矣哉雲南距京師萬里文教之盛比於中州
連郡縣數十而實與取士不下十人其較藝禮部也復
列諸江南之數則其得在選者其不尤難哉進士張泚
字子善雲南之昆明人其先君子敷歷仕途綽著聲稱
晚致政家居泚幼承父訓稍長入校庠為弟子員年十
九以書經領鄉薦宣德丁未始來會試以後期卒業

監予族兄承天門待詔時簡其器重之因介以從予其
其為人聰敏夙成與之說經言論文法初若不經意者
暨扣之則沛然貫通畧無凝滯從游予門者未能殫之
先也今年遂擢禮闈前列廷試登二甲進士蓋雲南一
藩方間得泚一人焉於手亦偉矣未幾承恩賜歸其鄉
其同志金文伯楊俊張淵揚聲其去也求請余言送
之夫士之有志世用者莫不以科目為榮其間皓首窮
經不獲一第者多矣泚一舉既拔出于千百人上豈特
冠雲南一方之士且與大江以南諸英俊並馳於詞翰
之場非其才之有過人者乎是可嘉也已雖然君子之

上中

學有本有文詩書禮樂以待用其文也考弟忠信以立
身其本也本之不立文云乎泚於此固嘗講求而然
躡之矣是歸尚體 聖朝重科目取士之意思其
之勤自致之難益勉焉立其本充其文以遠且大豈
期待焉吾見他日効用於時發於事業足為邦家
也必矣是蓋予之所深望也泚其勉之

送商貢士序

古之君子不言命要其極未始不歸諸命焉
有其資其遇也有其時一命之所為也君子知
曰蓋吾在已者而已彼進退得失之

耶貢士商生輅以書經權制右鄉闈第一今年會試春
官名先乙榜予時叨預校文得生之文愛其詞浩汗宏
博槩乎可觀擬置諸甲榜已而殿焉再欲等而上之而
不能得折榜見其為生也同事諸公相與歎息久之蓋
予明不能早鑑生之文於初決不能力達生之名於終
實深愧抱焉亦豈非生之命哉夫司文衡者不可以命
焉然於生則似有之生字弘載淳安人年逾弱冠質粹
貌溫聰敏速成資之所稟者厚矣學優名顯而困躓不
偶時所遇者得不有所待耶斯固命之為也雖然命係
於天學本諸已在已者既盡則在天者可必生其勉乎

上中

我故事乙榜俱授教職生自顧未可泚人欲勵所業以
造遠大援例白所司歸學于家頻行介禮部郎中宋君
某工部主事洪君某造予言別予固有愧於生而生不
以咎予既嘉其志又期其成焉夫射必百步中鵠為至
便不習且熟欲求一志於鵠難矣况望其發命中而能
較力於百步之外耶生由此益進之以不怠吾見穿楊
之捷人將驚心駭矚之不暇矣生其勉乎哉嗟夫造物
者之司命未嘗無意也否窮而泰臻力勤而藝熟他日
生之所就未可量也科甲云乎哉

贈彭生歸廬陵

予通家子廬陵彭生今年春以其尊府大雅君之命來
授予游生年甚少志甚銳而學甚敏未暮年浩乎其有
得沛乎其莫禦諸生中年相上下者未能或之先也予
既釋吉將趨闕生亦欲束書言歸定省其親與之往來
者嘉其勤惜其別思期其成功咸賦詩贈之生持以告
予予乃序而勗之曰余嘗取水喻學矣水之為物由溪
澗而達江河由江河而達湖海晝夜不息盈科以進及
其至也可以航萬斛之舟吞舟之魚寶藏貨財興焉又
嘗取材喻學矣材之為植由萌蘖而至拱把由拱把而
至尋抱潤以雨露深以歲月及其至也可以充廟堂之
需資棟梁之用樽櫨棟楠具焉苟使 馬疏濬之不至
材焉培養之未周而欲望其廣大長成也難矣哉生之
為學何以異此尚勉焉夙夜底其極吾見薄日月而浴
光景盤厚地而聳雲霄俾人仰之驚心駭瞻之不暇矣
顧不韙歟是皆生之所熟聞者也生歸尚出予斯言論
諸尊府以為然否倘曰然吾見生之造夫遠大也奚可
量哉奚可量哉生名承宇顯烈系出江西三瑞齊之後
其世德蓋有自云

槐陰書屋詩序

其所居庭院之間別構一室為藏

之所名之曰槐陰書屋其米京師省其尊府臬皮先生
遂得當時縉紳大夫詩以詠歌之求余為序王氏故大
姓世業儒而以仕顯予得於所知則前元舉至正丙申
進士願吉先生昌信之曾大父也再傳而至臬坡先生
以文章德望受知三朝顯名于時又傳而至昌信之兄
昌尚擢宣德丁未進士高第昌信復力學好修用承前
光何莫非詩書之澤哉宜昌信於斯揭之以識不忘縉
紳大夫賦詠之以相期待也夫君子觀所植而知培養
之功因所業而思紹述之烈乃可貴也苟培養之未深
紹述之不力亦烏能俾其本之固而業之精耶槐之植
於王氏不知其幾世而數翠凝陰茲益繁茂詎非培養
之功歟詩書之業自願吉先生以上不可以世計下逮
于今累葉輝赫方興未艾詎非紹述之烈歟昌信於此
得不益思勵行以固其本讀書以精其業將續而大之
耶予先曾祖於願吉先生為同貢家君嘗托交於臬坡
先生予又先生主禮闈時所取士也昌信之來嘗從予
游愛其敏悟勤篤克稱其家第愧不能為之益耳於乎
予與昌信皆承詩書之澤者也重以世契之厚於乎紹
述之績寧不凜然共求所以副之之道哉

送周倜序

吾吉周氏多著姓而皆水縷之後也吾族世家丁吉今數百年儒宦相承幸不墜厥先緒若人越王府長史周先生恂如則自高祖耐軒公由豫章之武寧為吉州總管求家其子孫尤顯盛而文屹然鄉邑之望也先生歷仕朝端二十餘年又學政事蔚然著稱於時其季子個恒侍先生于兩京間遺從余游個資質秀異而穎敏過人與之解經傳析義理即唯唯聽受以去若河決下注無復辨難予甚嘉之既而授徒城中弟子多至數十人講肄程課咸有法度群子弟莫不服從而畏愛京之士大夫交於先生者又皆相與稱周氏之有子而個之能

有卷八

上

學也今年秋先生得請于朝將省其親個侍以行告別於余且祔言以自勗予惟個以世族之胤承先生庭訓之美固無俟於予言也然以予與個相處之久契義之厚於其行自有不容已者則告之曰士之所貴者學也古昔聖賢嘉言善行載諸方冊學而知之而後致於行而無失故以之事親而孝以之弟長而順以之處事而當以之符世用取功名而達則士烏可舍學而他求况於欲承先德志古道而可以不務哉雖然君子之學貴自強不息也苟怠棄因循暫作暫廢則無功於身心亦未焉耳烏足謂之學耶譬之適千里之途者中道憊

其險且遠也而怠以止焉匪徒已之不能達旁人且竊笑之矣是不亦凜然而可懼乎個其有知於是也其亦將有愛於予言也予固念者恒思與俱籍先世之澤于今故於其行書此以告并以自規

送王進士序

王氏予富溪著姓也國朝洪武初余外祖濟陽先生首舉進士屢典教名邑文學行誼卓然著聞于世其子若孫雖皆有志而未就求樂癸卯其族人好善之子曰佐李清之子曰中者聯領鄉薦予深為之喜今年春佐會試禮闈居前列廷試擢第二甲進士又獲承恩賜歸故里以為其親榮佐乃告予別且請言為贈予家居時佐嘗從予游其資性穎敏為文章粲然秀發予雅愛之暨予入京師十二餘載聞佐負篋從師篤志問學朝夕不輟卒以其所業領薦書擢科第非其才學之優志學之確疇克爾耶是可嘉也已夫士之所貴者學學有本文也本立於內而文見乎外二者不可偏廢也佐致力於詩書六藝之文獲膺俊造之選名聲聞於時光華被於鄉其可謂榮矣抑余聞之古之君子不貴人爵而貴天爵佐之茲行遠法古人近則于家敦孝弟務忠信守

謚而不矜虛謙以有容益修乎天爵之貴以出 其不吾
見他日致公卿大夫爵位之隆也有不難矣 其以余
言為何如也濟陽先生之孫曰嶺者予舅松竹翁之季
子而予之內弟也方力學好修以承其家歸其以余言
告之倘以為然當拭目以觀二子之奮騰於霄漢也

送大學生敦致恭省親序

漁陽敦謙致恭之為大學生三載例得歸省其親乃告
其嘗所往來者以行而復諭予別予於致恭居處之久
恩義之篤非泛然暫相游從者比也遂酌之酒而告之
曰子嘗領鄉薦會試禮闈得教職矣乃願肄業宵監以

成其所學之志豈安於小成者為哉自子之居宵監也

序

其淬礪琢磨之勤朝誦暮思自司業博士以及六館之
士莫不嘉之期待於子者亦甚至也今年禮闈之試竟
為有司所抑衆又咸為之屈子乃獨曰我將策勵其所
未能以求其所可能尚敢以是答主司之失而悲命之
窮也耶則子之所以自期待其身者又甚遠且大也余
安得不樂為子告哉夫君子之學求其在我爵祿之自
外至者有不暇計故孔子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
矣又曰君子憂道不憂貧其言人之當盡其在已也今
子抱奇偉卓邁之資蘊經綸有為之志年壯而氣銳才

敏而學優連不捷於科目乃不歸咎於人不委命於天
而獨責成於已賢於衆遠矣他日所就豈可量也哉雖
然子之思致用於時者將以為親慶今之得告歸省者
亦將以為親慶也登拜承顏叙睽離申孝愛填和荒廬
蘭玉生輝其為親之慶者不言可知矣尚當束書勿徘徊
迴眷戀勉焉以求其所大可慶也譬之海者焉具舟
楫道溪港沿江河浩乎汪洋而將企之矣中流或遇風
波灘瀨之阻且險以問焉苟操之而不力沿之而或止
其欲達夫海也不亦難乎夫科目者進身之階不足以
盡子之學也宜益思其遠且大者而窮探之吾見由積
學以造聖賢之地由科目以躋卿相之位其若沿溪道
河以達夫海者必矣子其操之愈力沿之弗止也哉其
尚味乎予之所告而思為親之大慶也哉

務本齋序

永川賀君祈年名其藏修之齋曰務本鄉先輩石潭劉
先生為之記問東京師徵賢士大夫賦之詩屬余序之
惟事物莫不有本天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則家與
身者本源之極致也人之所本莫大於是焉得不知所
務乎是故孝弟者身之本也入以事親而竭其誠出以
事長而致其恭則克務孝弟之本矣耕學者家之本也

學焉無知行之功農焉勤播種之節則克務耕學之本
矣即是以推凡實行所當先者本之謂也小節所不急
者末之謂也勤所當先緩所不急務本之道盡則身無
不修家無不盛矣譬之水焉濬其源而流派斯宏譬之
木焉培其根而枝葉斯沃詎非務本之效耶祈年之先
世居良坊三徙居今厚田為邑大族其先自唐秘書監
知章之四世孫憑來令永新卒葬其鄉子孫因家焉其
後有諱泰以武功廟食象牙潭有諱德成以詩名於蘇
黃諸公間吉郡詩人堂祀之元之時性翁同知順隆郡
子元忠江浙都省照磨簪纓詩禮卓然有聞其本源遠

石溪先生文集

卷之六

三十一

矣析年之先君子仲昂甫承累世之澤輕財尚義喜交
賢上大夫翰林學士解公縉紳河南布政使李公昌祺
嘗相往還其詩文之贈析年克承先志與弟引年敦崇
孝友教訓子孫力學厚生澹無外慕可謂克知以本為
務矣比歲析年出谷佐官資賑濟朝廷旌之為義民步
登寶惠輝然著于遠近得非務本之致乎為賀氏後人
尚益以祈年之心為心則是齋之揭永世有耀矣先賢
曰本立道生請以是為齋居者勸

送李君昌明還廬陵序

吾郡多世族一門之間父子昆弟以文學宦業顯名當

時者前後相望若今河南左布政使李公昌祺則尤甚
其著者也公之先大夫盤洲先生博學洽聞德弗仕
與其季吉郡儒學司訓伯高先生俱以文行高鄉郡公
由進士拜官即署敷歷方岳蔚然為時名臣而其諸弟
又皆孝友恂恂篤好問學嗚呼何李氏之多賢也去年
夏公以外艱服闋入覲 仁宗皇帝在東宮時知其賢
春遇隆重欲置諸輔弼未果特改河南公之仲弟昌明
今年春自家來省官署相歡甚厚聯芳怡怡之情藹如
也未免公以大夫人在堂不獲躬致孝養遂俾昌明歸
展定省之誠乃告別南還予時承詔代祀宋陵道經滿

石溪先生文集

卷之六

三十一

所獲拜謁公因得與昌明論舊故敘契闊而蕭易諸公
喜昌明之來重惜其去也乃俾貢上許昌繪景園別意
圖而徵予文以贈昌明多學善文尤工於書公政事之
暇四方士有慕其文者公應酬弗吝悉昌明昔之字體
清潤飄然有晉人筆意雄詞華翰增輝卷帙於是人
又莫不羨李氏兄弟才藝之兼美也惜昔陸士衡借弟
雲入洛並以才名擅聲當時至今千載之下以為美談
觀公身登方伯高才碩望播稱遠邇而昌明老親愛口
天性篤志其進未易量視士衡兄弟文名雖同而實德
萬之於余家若方為兵部於南京而老母多疾不獲迎

養家兄奉侍朝夕余也漢官侍從每遇進退必記言有裨於時退不能竭力崇養以承親教人之歸視公之昆季忠孝兩盡則於昌明之行也其能不歎然於中耶歸過金陵道同江見余二親幸致問安而余諸大父又昌明之姻連也尚出余言諭之其不有羨公一門勲業孝友之美而哂予之無庸也哉

一齋序

河南按察司副使番易胡君良誠名其官居之署曰一齋當時縉紳大夫獎揚其義者至矢間偶予序之未幾也今年春遣從子某來京師領上所賜誥命復致君之意至再三乃為之言曰君子之所欲純明其德而施

諸有政者豈有他哉亦曰守其誠一之心而已矣其心一則其德純其德純則其施諸政也何有夫人之有生心為之主而衆累動焉是故艱色以濟之貨利以汨之百憂萬事以紛擾之鮮能俾其心之一也其心不一其德必不純其於政必叢剗委靡而無足觀矣故君子恒靜虛以涵養之莊敬以持守之厭飫閑靜以養之俾吾方寸之間至精而不二至粹而不雜則其德也自有純明之美發諸政無差忒之失矣此君子之所以貴於一其心也君求樂初以明經貢大學名為名御史

佐外臺為名按察自始仕殆今年登六袞存心接物本乎誠一未或有間德望輝然有稱於時也且聞在河南多持平反之政則平日之所養所造可知矣茲故不係於齋居扁揭之有無而亦奚俟予言之贅哉雖然君高年嗜學進德之心不可不書遂序以歸之

送監察御史金君歸省序

予同年友監察御史金君宗瀚今年夏陳情于朝將歸省其親凡同年之居憲臺者若陳君仲式賴君世傑陳君紹夔張君貞亨林君誠伯范君宗淵鄒君惟善相與華其行乃謂予曰予暨某等偕忝養身科第借仕于京師又皆幸不廢其職蒙天子推恩褒寵及夫二親

其榮且幸如此子職文詞於宗瀚之歸宜有言贈不可以辭予曰唯唯夫士君子之力學好修將致用於時而以出科目為榮而宗瀚以之其居職任政期志遂道行而以官憲臺為幸而宗瀚任之封典之行同於恩逮夫親而以高堂具慶者為難遇宗瀚復兼而有之則人之所不能得者皆萃乎宗瀚之一身也其為榮幸不其尤至矣乎夫君子兼人所難得之遇必當盡人所難得之責宗瀚於兼人所難得之遇蓋有如予前所云者矣其盡人所難之責予亦嘗察識之矣蓋其在憲臺也

綱紀風威凜然人不敢干以私其巡治江右嶺南也錫
姦植良貪暴革心而學校賓興之政尤深注意至今人
稱頌之其於為責亦可謂難盡矣雖然數年之外又豈
無所當盡其責者乎予固深有望於宗瀚也君子也
古之人恒重同年之誼者非特以其一時聯名貴甲供
仕進之榮而已固將相須於德義相勉於功以無負
同升之好宗瀚之歸申定省於朝夕娛綵侍於膝則其
為親庭之慶閭里之光者此其所得有不待於予言也
故特舉今日之所榮幸而當盡其責者復於諸公以為
宗瀚贈俾他日勲業重朝廷敷名滿天下益為二親之
顯顧不偉哉此固宗瀚之志而亦予之所樂頌也姑書
之為序以俟

送賴知府赴臨安序

君子之仕也在於潔其操而已矣其操潔則其心正其
心正則其識明施之於事無往而不當矣否則私欲汨
其中物感交於外其能使政平事理而可以有為邪予
友廣昌賴君世傑由進士拜監察御史由御史遷權守
臨安予益悉其為人也初君之為進士嘗膺差遣所至
以廉潔著聲又為御史居憲臺益勵前操宣德紀元初
勅遣同今右都御史熊公為大理卿時巡撫吳浙鉤擊

豪猾雪理冤滯至今東南之人頌之其持己之端則聚
乎如玉之輝凜乎如冰霜之肅也履歷之久將及九載
今年天下各郡守缺員天子詔簡拔廷臣往任之君
遂膺選擢知雲南之臨安府事其僚王君俊德合同官
之士祖送之徵言於予為贈予與君同領薦又第進士
為同年出入班行為同朝且交契篤密志同而道合也
於其去尚何以蕪陋辭哉夫君子勤其始者貴於慎終
得其名者貴於循實君前之兩領卓乎不援且得盛名
矣吾聞臨安為西南大府金貝犀象之富足以移惑心
非燭理之真操持之確者鮮不隨俗而靡苟有一焉
於事且不能當况居大府臨蒞千里之廣而能使
事理民受其惠邪是蓋君知之素審行之愈力必
其所惑者也雖然忠告以辭煩而不厭者朋友之
君知益堅厥操以勤其民者可以想見毋俟予贅
故特以慎終循實之道為君致祝規之意云

貞節堂詩序

向里谷平李沂浴氏作堂以奉其母孺人鄉人先達為
題其扁曰貞節貞節者何所以表志而勵俗也孺人姓
周氏元奉訓大夫知吉水州事宗謹之孫處子子敬之
女既笄適李君仲振生沂浴甫五歲時仲振之兄仲武

坐累就逮至京以病卒仲臣嘗行抱持其兄歸痛不
絕聲未幾亦卒孺人年纔二十有二痛其夫亡幾欲自
絕服終姒戚或勸其年少須更適人孺人曰夫以事兄
義死妾之事夫獨可苟生耶今幸不即死者以姒老在
孺子未有所立故耳遂事其姑二十年奉養極至姑
塋祭盡禮教撫其子沂浴學成才達諸孫復森列滿
孺人今年逾六袞康強無恙其平生之志可謂不負
川浴復善事善承以遂孺人之志世之人能如孺人
丁之賢者殆鮮也沂浴得當時名士所賦詩問曰予
私誦齋翁來京師求予叙之嗟乎自閔雕麟趾之化
矣劉先生文集卷之六
而閨門風俗之厚本於國中達於天下固未始以貞
名也自夫共姜早寡矢志不易而柏舟之詩作而後
之女婦有持貞堅之節者遂書之史冊諸詩賦詠往往
傳頌於世以為美談豈非世降然歟抑豈非未勵風俗
之一端歟今觀李君能敬事兄相從以死孺人能秉志
不貳以不忝其生不負其所天凜然如秋霜烈日之不
可犯其事之足為世勸為何如哉宜諸君子之詩所由
作也嗚呼柏舟遠矣繼柏舟之什以垂耀後世者得非
是編耶予承乏史職凡此皆應得書遂不敢有辭用述
其故而序以歸之

碧溪周處士挽詩序

予嘗讀前史見人之孝行統篇者其至誠所感必能動
天地格鬼神遂其願欲而所以錫報之者不在其身
必在其子孫如特契相付授不棄毫髮往往而然嗚
呼是豈可強而致哉蓋上天之道作善降祥有所必致
也吾觀縉紳君子為吾族大父碧溪所作哀挽之詩而
重有感焉處士周姓諸普字煥英碧溪其弟也少負
氣傑出流輩孝友根於至性元末父西岫貧谷死金
同旅殯之于城南郊外弗克葬處士年甫冠時
出海遠方既歸聞訃哀痛幾絕遂自病廢年所少差其
從兄煥文召處士同氣諸昆弟告之曰有能歸父骨者
父有餘田悉以畀之處士泣曰父倘未有餘田當不歸
耶曾負不孝之罪久矣即請往煥文意處士病方起欲
尼其行故托此以激諸昆弟而處士去志益堅即日
裝就道至則天方大雪榛棘蒙翳不得其塋處士乃
再拜焚香禱于天默示之由是露宿野中晝夜
不休一夕夢其父指以形似旦往悲視之則兄題識猶
在容貌如生觀者莫不驚嘆遂奉柩歸葬于鄉於乎其
孝之誠如此亦異矣其他治家睦族周貧恤匱之道
皆卓卓在人耳目不可備書享年四十有二以疾卒今

有子五人曾孫十有八人皆方善好學以大其家聲澤
之流未可涯浹於乎處士以純孝之行享年未及中壽
三其後之人會所遺德愈久而愈蕃盛若是所謂天之
報錫不在其身在其子孫者豈非然耶是宜諸君子哀
之什所由作也予生也後不及拜識而景仰其善行
久矣處士之冢嗣叔昭甫命予序諸篇什予辨不獲用
借書此于群玉之首庶幾是編者知有考也謹序

送四川按察司副使劉君赴任序

吾吉水之文獻世家多矣其間以科第相承顯者莫盛
於劉氏劉氏之先歷宋祖元領鄉書登科甲項背相望
右溪劉氏家集

五十一

至國朝而尤盛自科興以來前後不啻數十人永樂
而干與余同膺江右鄉舉者則今四川按察副使昂貴
君也君以明年乙未登進士第擢監察御史又九載秩
滿超拜是職或行大理寺副文公業廣監察御史李公
某偕諸交游之士喜君改仕績之優膺龍擢之華也相
與榮其去而徵余為之序惟劉氏科第相傳之盛至君
而益顯君以風紀受任之久至今而益重是行也交游
諸公固莫不為君幸余則知君方懷謙抑而惕然益自
奮勵夫位顯則望高任重則責大因其位望責任之高
且大而加勉者蓋士君子之心而忠之道也君之志其

有合於此矣且按察之職所以振風紀肅貪暴為庶僚
之表率而輔成乎治化者也而世之居其任者或苛細
而不知大體或嚴刻而不近人情甚則操守不端而顛
倒乎是非方侈然以祿位之顯赫自尊是豈表率庶僚
之道而思以事上之心哉君之為人行端而操潔學淳
而志篤其為御史嘗巡治交廣湖湘所至不赫為威
而英稱茂實播于遐邇彼世之所或有者皆君素所共
嗟又慨然不以爵位之盛自居者也茲行其能振肅風
紀宣揚德意彼四川一道之人咸被其澤而輔成治化
也必矣若然則豈惟按察之職為克盡而於君之世德
不亦永有耀哉余與君托交最久而契好甚篤也因諸
君之請不敢以蕪陋辭而書之為序以贈

送昌黎縣令楊君復任序

宣德四年春昌黎縣令楊君禧以秩滿工京當遷擢前
此昌黎之父老數十人詣闕下乞留且曰臣昌黎知縣
楊某自我太宗皇帝紹承大統初蒞是邑有惠政嘗
以九載秩滿擢南城兵馬指揮百姓思之相率上章願
留借治永永間特詔許之繼以好喪去官例當改調他
邑衆慮其不再乞留之朝廷後拘衆請矣今又以九載
治最臣等懼其擢用不得終慮昌黎之人也故頓首陳

情以聞。上遂命吏部加六品秩俾復任焉。於予觀朝廷之所。狗民情與楊氏之所以得民心。可以知守令得人之不矣。夫政事得民而與民親者。豈過於今爲令誠賢則政不煩而事理其得乎民也。何有否則乖戾其政且厲民以自養。其有不爲其民之疾。然我楊君之治。昌黎前後三十年。凡三去官而民輒乞留之。不啻如去子之慕慈母。豈非其爲政之善。有以浹洽其下人之心歟。不然何以民之不憚煩若此也。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楊君之謂矣。茲行尚益勵初心。以盡撫字之責。以慰斯民之望。吾見異日流芳簡冊。與古之循吏並稱於天下。後世爲吾道之光者。非君而誰哉。君之先世爲山東鉅野人。其先祖仕元爲中書左丞。因家于北京。其家業之承。蓋有所自。君與予交。又嘗遣諸子從余游。喜其重得民心而再往也。用書此爲序。以送之。

送馮大尹赴永新序

均之爲親民之職也。而致治得效有難易之不同焉。居其難而致效之成。且速則其爲易者。當何如耶。夫統百里之邑。有今以長之丞。薄以佐之幕賓。以贊畫之非一人之爲烈也。唯爲今者。凡禮樂教化錢穀刑賞之施。皆得以專制。故其致治得效也。易若丞與簿次之。其最難

者。幕賓也。蓋其爲秩卑而責輕。欲有言焉。慮不我從。欲有行焉。懼不我達。任其難而能俾治效之著。聲譽之煥。寵命超擢之隆。詎非有越人之才歟。則今爲令而任其易其治效所臻。詎不尤異矣哉。吉水典史馮君以治績優。最今年春承恩。驛召至京。師授知永新縣事。永新士大夫之在朝者。喜其邑之得賢令也。於是行人尹君兆吉。編修劉君主靜。謂余吉水人。素知君者。來徵言爲贈。我聖天子嗣登寶位以來。政治煥然。維新其要在於選拔賢才而用之。而尤重郡縣親民之職。往往廉問其卓然越乎人者。待以不次之擢。故君今日膺是選也。然君之贊治吾邑。豈有他道以致之哉。不過廉以律已。仁以恤民。一本諸誠而已矣。彼固有稱稱介潔而實德則病。名爲撫字而惠不逮下者。惟君不冰赫之譽。而一誠存心。故以之律已。而實廉以之恤民。而實仁至於事上。御下處事接物。莫不皆然。君處幕賓難爲之際。致有成績者。既不外此。則其爲今當凡事得以專制。易爲之地。推此以施之。其所成就。詎可量哉。永新吉水同郡。其民情倍尚。無大相遠。治無更張之勞。君尚勉焉。思副朝廷簡擢之意。慰其邑士大夫之望可也。

送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赴任序

山東按察副使抗郡周君今歲之秋得代赴闕時江西按察副使臨漳石君擢陞山西布政使天官思所以繼石君者難其人僉曰其惟周君乎于是以聞于

上詔俞所請俾往任焉江西縉紳士大夫相與語曰是嘗歷任即署巡治西北二邊練達之久而有譽者也又嘗以大臣辟選蒞事江右而知夫民情風俗者也其繼石君而往也寔宜已而君之同郡諸君子來屬予言爲贈余固欲罄一二爲諸君子言遂不容以無陋辭夫按察之職爲天子司耳目之寄於外臺一道之事無所不當理詢焉而考其實斷焉而當其情操縱予奪輕重

石君周先生文集卷之五

四

之權皆得以制之由是群知畏而守職兵民安集而蒙澤益凜然秋霜嚴肅之中而有煦然春陽和煦之仁者存也其爲職不既重矣哉且世之所與共成治化者守令守令之所責成者六事今居是職才高慧黠者以催徵逢迎爲能事庸懦畏縮者以脂韋阿順爲長者其於政謗不加省者多矣試以余之所知所見者言之朝廷以備荒水利爲首務或出納無經至於厲民苛徒具文書不臻於實惠古者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今山童澤涸長禁不時民逐末作樹畜無藝况異夫田野之闢古者小邑絃歌之聲比屋偕聞今通都大邑

禮教蕩然因陋就簡人不知道况求學校之興則於所謂戶口之增詞訟盜賊之簡且息致六事各有成效者又奚由與哉守令不職若是所以策勵而振舉之者按察也君固嘗致念於此余尤不能已夫瀆告者余江右人思欲君獲其惠也斯往尚廉察其能留心於前所云者加獎拔之方不能然者舉劾而罷黜焉懲勸道行群黎仰德其歌訟君之美詎有窮已哉方今台輔之寄恒擇藩臬大臣之賢能有聞望者居之他日風紀政成奏績書最其登廊廟也可待矣寧止若繼石公之烈耶姑書之復諸君子爲贈行序

石君周先生文集卷之五

五

送族弟時勉赴任東流教諭序

余族弟進字時勉今歲之秋以內艱服闋謁造天官得調池之東流儒學教諭其來也寓余官舍幾三月初夕與之論事理商古今研窮道德性命之奧慨乎其有餘萬乎其相得蓋家食往來不若茲同處之專且久由是稔其學術非但足泚諸人而才美之優寔足施之政意其或者當有所遇以大展施顧仍學取以去竊謂柄用人者惜之已而又歎曰以余與時勉處宗族兄弟若是之戚今方熟其底裏况他人乎於乎其矣哉人才之難知也夫人才固難知矣柄用人者得不思蓋知之道也

夫雖然自余與時勉觀之是皆由乎外者也君子求諸
內彼自外至者奚足較耶試相與言之昔時勉嘗司訓
襄陽掌教懷寧二學俱大府附郭邑紛華奢熾有以渝
其志遂迎奔趨有以損其守其能不役後於外哉今東
流雖大江河而地偏邑小固無紛華逢迎之擾得盡力
撫學淵諸生以造夫道其優游討論之益閑適清曠
之懷皆得諸內者也視彼役於外奚啻霄壤乎亦固
雖為柄用人者之惜而獨為時勉之幸也時勉嘗以
石菴思求進於道者且年方及強仕茲往得非天將玉
其成俾遂自勵之志乎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鄒孟氏
之學周先生文集卷之十

送族弟時學赴任發源教諭序

周君時學台州同知隨菴先生之孫長洲教諭公明先
生之從子奉州訓導公智之子翰林修撰時簡之從弟
而余之族弟也今天子嗣位初以薦授懷慶之溫縣
訓導茲以秩滿陞徽之發源教諭可謂克承先業矣初
時學膺薦赴京余適以內艱服闋同舟北上留余客邸

者數月而後就官別去十載去秋復寓余舍閱歷三時
始得遷秩以行蓋家食往來不若同處京師之為久也
可謂克敦宗好矣夫克承先業其德有足稱克敦宗好
其情不容已則時學之行余烏無言哉惟學校之官以
導迪為職必本諸身者有餘傳於家者有素斯以之計
人無往而不臻効也昔溫縣科第久乏時學之至與之
力盡造就之勤加淬礪之功其徒遂用是魁舉於河南
足以驗其本諸身傳於家者之効矣况發源文公朱夫
子闕里在焉其流風餘澤沾溉甚溥文物之盛彬彬有
聞余因為時學幸之也時學茲行願遠取法文公近視
効於家庭不以地習之美家學之懿而有怠可也余於
時學宗好之最親者得不有取於言乎茲時同在京師
送其行者族弟監察御史功載姪寧國縣丞五典姪弟
東阿教諭彭君和貞也

送周縣丞復任寧國序

族子倫字五典今歲之夏以寧國邑丞秩滿六載入覲
闕下考課優最循例復任縉紳士大夫咸賦詩送之余
則廣其意以告之士君子致身所貴者率曰文章政事
余惟文章之華國不如政事之足以澤民政事之澤民
必求節操之足以承先苟承先節操之行不立政事雖

富文章雖麗亦奚貴之足云哉五典實質秀偉天分聰
悟少力學而工文詞屢就試藝闕不偶遂膺賢良方正
之詔至京師達官貴人咸重其為人愛其詞藻而聲譽
煒然以擢丞寧國佐助令長盡心民事不立異以為高
不依違以徇俗縣有劇事恒委督治而清戎籍之政尤
動於人下民安其治而巡撫憲臣郡府守佐莫不賢之
詎非於前二者克兼之者歟惟吾宗先烈以文章政事
顯者相望其能享有令名光昭譜牒則莫逾於節操之
端者之盛五典之所知也夫居郡縣之職久而益使人
譽且頌焉非端節操者不可致五典之已能也余願於
所能者而加勵焉則揚先烈之光將不於是望乎余也
叨職文翰於前所知每愧不能兼且懼其或不克副也
盍相與勉之

送周訓導序

吾宗之以儒術仕進紹先烈而顯時聞者久矣其分徙
于外若勝鄉之派尤盛今山陽儒學訓導鑑之祖當宋
時平一先生自予泥田徙以孝行節義聞天下仕監南
嶽廟子孫家傳六經惟易禮春秋著名曰仁三舉首選
曰圭以易貢應魁士昌士寧士屢舉煥甫原甫俱首
選應星應鰲繼登上第或為令丞或為州縣縣簿郡教

以春秋禮經進者也長乎何其為儒術之傳乎
至永寧故今之子孫俱為永寧人其為儒術之傳乎
家學窮四聖人之經正統甲子登貢成均今歲就教職
試獲膺選列遂授今官其來也寓於同邑周用奇用奇
乃來請文為其之官贈余於彥輝承先世學業之傳作
卷於邑庠泮礪於成均朋誼選於內廷其經術可謂明
矣山陽為州名邑文物衣冠著於畿甸吳淦水道通乎
兩京觀風之使無日不臨蒞其間自非經行之端烏足
有立哉彥輝由是益講其學謹其行豈惟人才之茂教
化之美不愧其職而於先烈之紹時聞之顯他日所至
殆未可量也彥輝勉乎哉

送謝君良翰之官建寧序

予友謝君良翰世為金川舊族予得於所聞若宋殿中
侍御史仲任歷仕中外有治聲待補鶴岡先生博學洽
聞有德者其祖也得於所知則國朝知處州府事
子棄以循良播稱當時者其族諸父也良翰承藉世業
早自奮勵家居讀書孝養其母泊然不知聲利之華已
而朝廷遣進士之江南燕問儒學疏通之士資任用邑
大夫以良翰薦薦遂上京師試事天官因獲納交間誼
官予家其為人溫淳清謹志大不群閑居尚書若

及與之論經史商時務則盡應其策尤攻詞翰
八求之未嘗憚煩達官顯人莫不愛重之而其泊然自
處之懷無異家居時嗟乎友游中若良翰者幾何人共
今年久援例授閩之建寧府磨給紳交游皆賦詩送之
而屬予為之序予嘗讀之詩矣若序又答可已耶自銓
曹以資格限人用是高才者滯於下僚庸庸者或蒙拔
序遷君子於此不能不致感焉若良翰者豈非所謂滯
在下僚者歟雖然良翰之志殆不以是為欣戚也景仰
先德以自強安處淡泊以自將俾嘉績英聲聞然而日
章者是蓋良翰之志而予之所望也彼世之所致感者
亦奚足道哉

富溪王氏族譜序

世族之家其子孫分派衍微而復顯或播遷而復盛
蓋綿延紹續於無窮者豈偶然哉必其祖澤之厚後人
振興者之多賢故耳觀吾邑富溪王氏之譜出自臨沂
寔晉右軍義之之後有曰洪字紹是官度州其子敏常
兄弟因家零都之木瓜園紹是傳數世至唐胡敬大夫
諱楷字允章官吉州子文庭遂家吉水仁壽鄉之盧市
文庭官至御史大夫其遠孫俞庭輝竹軒遂益繁盛竹
軒之六世孫叔昭兄弟當元初各擇山水之勝居之叔

昭仲仁仲正徙富溪并恭徙匡山并安徙馬田并敬徙
則村隨寓而著皆竹軒之後也何其盛哉余得於所知
者元江西泰運副使壽翁號南山又自匡山徙花園以
資產雄邑里而文采風流名動遐邇則并泰之派也
國朝賢樂先生以高風清節重鄉邦其子子職擢洪武
壬子科鄉貢進士歷浮梁雖寧濟陽三學教諭卒以忠
義著聞濟陽子誠思孝思永思俱博學能文人比之河
東三鳳誠思號松竹翁才德高時輩而隱居不仕鄉族
倚之為柱石則并正之派也德翁常以高年盛福受繼
帛之賜其子道遠樂善好施有陰德於人道遠之曾孫
江字功載以明經登進士歷官刑部主事遷員外郎
天子嘗推恩封其父好信以已官毋封安人時人榮之
則并昭之派也其他或仕而未著隱而未試者尚多有
之可謂遠而愈盛矣松竹翁余之元舅功載又嘗從余
將其在京師相慶甚久間以譜示余求一言余閱其世
系自木瓜園徙盧市又徙富溪匡山各派其間盛衰顯
微播遷分合雖不一所以紹續其慶澤振起其聲光者
則代有其人焉豈非所謂多賢乎嗟夫德厚者慶遠源
深者流長人之稱賢非一德可名必積累而後成猶泉
之達海非稽天之潦可並必混混不息而後能舊家世

族之所以數遺子孫者豈簪纓閥閱之美為賢乎亦曰
視其德積何如耳苟使一世積之而後或悖焉不可也
一行積之他或否焉不可也必開厥先承厥世者詩書
禮義之習隆詭欺薄惡之風息無時無處而非吾孝弟
忠信之所存所行斯其德愈盛慶愈長而賢名愈光矣
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斯之謂慶余王氏甥也敢以
是告其後人盍相與勉之

同心堂詩序

厥初秉彝均稟共賦人之有心固未始不同也而或有
不莊然者得不思求同之道耶是故君臣同心而國

有漢周生文集

卷三

昌將卒同心而敵勝兄弟同心而家以興亦理勢之自
然耳彼其紛爭乖異矯偽飾情暫焉相守始合終違其
不敗事者幾希況望其能成事功顯聲譽至於永久而
不替哉曰如之何惟存此心之誠而已夫誠則一一則
不二不二則靈臺湛澈義理精明無往而不當乎道以
之治國而昌以之制敵而勝以之理家則父子親夫婦
和兄弟序聚乎其有愉歡然其相好家之興有莫知其
然而然矣六峰胡氏叔達世為邑舊族其先君子學仁
政績不幸早世與弟叔美叔良奉其母孝卷備至元
同心一志咸無私蓄和氣日臻賞產日裕遠通稱之

無異詞并達尤懼或不能保其久也及揭同心于堂識
戒慎之意縉紳君子紀實而題詠之者盈於閭因金吾
左衛指揮王公克柔來謂余請序其端余聞并達壽母
早歲孀居年今八十餘有司累以其事言于朝叔達比
歲又嘗出米二千斛助賑濟巡撫樂回待如周公其
實以聞將膺恩命褒旌之典然則胡氏節義如此雖其
先積累有此亦由其一門同心協讜克臻福慶之所致
也荷歟偉矣繼今為其後人者尚體并達兄弟之心為
心繼繼承承無怠無間則慶澤之流詎有涯哉

張生挽詩序

張生挽詩序

卷三

詩者導人之情而發諸言者也發諸言者有愉悵哀傷
之不同惟本乎情斯善矣世之人於其親戚沒恒微士
大夫詩挽悼之頌德溢美之詞多紀實緣情之事寡識
者厭焉吾觀於吳松張生挽帙而有以見其本乎情實
者及覆慨歎而不置也生名溥其尊府為禮部祠祭
員外郎生天性孝友稍長知學孜孜弗倦然為員外公
主器公仕于朝恪勤厥職母夫人高年在堂道遠未由
迎養所以上奉重闈之歡下盡幹蠱之任俾在父忘私
家之累者生之能也生年三十有七今歲之春感疾度
不可起時其十春慶方五齡屬其祖母暨家人顧視之

蓋倦倦焉誦知生平未踰月其子亦相繼夭亡於乎一
何痛哉天世之人所憑藉者恒曰有天馬天之於人宜
福乎善以為修德者之徵也今觀負外公之忠孝宣著
生之孝友純篤宜享有隆報生既失望於父而弱子復
失望於生何其酷累一至此耶世稱天道悽悽其信矣
乎然則諸君子哀悲傷悼之浮形諸聲詩而不置者豈
非本乎情實也哉雖然修短有命類茹異德而夭壽竟
殊生雖早歿得縉紳君子挽惜之若此則沒猶不泯矣
視彼之年躋耄耄沒齒無聞者豈不有大間哉余故為
序作者之言本乎情以慰負外公之悲云

送虞行敏序

好義之心古今天下之人所同有也而或舉世不數家
家不數人者何哉豈非有俟乎風化之洽世澤之深而
後臻之歟不然何若是寥寥也今吾於江右得樂平虞
氏之家又得其祖孫兄弟相承之賢而有足羨焉虞故
名宗至行敏之祖世傑孫竹軒有子三人曰彥佐良佐
克佐竹軒嘗詔訓子孫以義相處末不分異彥佐兄弟
遂相與承親志立家範其守之今一門四世食指千餘
家政均一無敢私蓄忠厚禮義之訓維持防範之術藹
然足以為世勸可謂盛矣其遺範凡遇歉歲率減

日用三分之一量濟鄉鄰之急既捐穀若干於正統戊
午之歲比復出穀千五百石助官賑卹有司以其事聞
予上蒙璽勅褒旌為義民行敏率其弟行健謝恩
闕下鄉鄰其鄉世友之在京師者來徵予言為贈惟我
聖朝混一寰區仁漸義摩七十餘年故義聚之家往往
而見逮夫德意念民先事預儲有以倡之則助義之民
相繼而起況虞氏積善行義世澤有自茲焉眷沐天寵
光被鄉邑其同有是心者得不有觀感而興者乎余聞
今典凡民五世同居者得旌異行敏是端亦借其兄弟
率勵其家眾慎厥初終以隆厥休聞吾知宅里之表異
將有大於今日矣余也承先祖父之澤義居為世似行
敏家而材力薄弱懼不足以有成也因其行余竊歆慕
焉故序贈不敢有辭試與行敏共勉之

瑞安縣令鍾君挽詩序

挽詩之作非古也蓋出於漢晉以降而其意則古也近
代頗盛而近年尤盛率賢子孫欲表揚其先稱頌其德
美冀顯今而垂後於夫哀傷悼惜之情良鮮其於古意
益戾矣予觀瑞安縣令鍾君尚清哀輓之什而有感焉
蓋所發乎人情非世之所云者之比也尚清泰和名家
子少負俊聲明經擢鄉舉職教事于邵陽邵陽士子蒙

止化知縣事于瑞安瑞安之人被其澤方今大展厥志
顯用于時年纔四十有四以卒豈不可哀矣哉尚清之
才無施不宜而其治縣政績尤偉其始至瑞安也惟以
二童自隨日閑官舍中不令與外人往來官舍亦無餘
人可至者朔望率僚屬謁神祠必以毋黷貨厲民為誓
瑞安瀕海租賦多儲備尚清晨治縣事畢即詣倉牧民
租奸弊頓絕因時時召小民問其疾苦由是山林耆老
日以百數謁拜庭下願見風采尚清慰諭之而去為之
角量斛平權衡禁賭博戒游逸以一之為之勸耕稼立
義倉興學校理獄訟以厚之凡可以施惠其民者無不
留意焉浙水東七十縣言治者以尚清為第一其卒也
里巷之民奔走吊哭致奠祭歸賻贈者無虛日至相與
立祠飾像以祀之是豈可以偶然得之也哉其他孝親
友弟善交際之行尤卓卓焉不可備書使天假之年其
所至詎可量耶惜也不及見其有成而死矣於戲悲夫
雖於古之君子有令名垂諸永世者未必皆其年之著
文職之崇顯尚清以一縣令卒能使其民哀思之士大
夫悲悼之而悉本乎人情之真若此安知其名不與古
之君子同其休光於不泯哉是為序

送致仁訓導彭先生序

聖天子嗣登寶位初廬陵北山彭大雅先生以布衣請
闕下書陳八事幾萬言一皆本諸堯舜之道越十有一
年又以所著兩京賦進極鋪張混一之盛申創業守成
之規上嘉之特賜冠帶俾為致仕訓導歸老于家并給
寶楮以行於戲朝廷優老尚賢之心與先生之所謂遭
逢可謂盛矣先生兩至京師人多阻之今之來也其家
庭骨肉尤不欲而先生浩然之志益壯嘗過予白其故
余曰先生年已七十不遠六千餘里跋涉風濤之險以
求無他求也若堅阻之其抑鬱之心曷由紓乎况
聖明在上崇文弘化先生殆將有遇也茲蒙恩異縉紳
士大夫莫不為之喜余則序以送之曰惟彭氏吾庐陵
大家唐宋迄今代有間人先生平生服勤道義孝親有
終身之慕教子篤詩書之訓交友朋待親戚極往還始
終之誠博學強記為文章粲然衮衮不竭中歲遭家多
難遂不及仕而其愛君忠國之念雖居山林如在朝市
故既老猶惓惓而不厭也則夫今日官賞之榮豈偶然
之故哉古者士大夫休致恒處閭塾以為子弟師聖諭
所云得不欲褒寵之俾作鄉里之範哉雖然余尤為之
幸者令子承方膺薦登仕途盡報稱之心所以為先生
之榮者將不止此也先生歸乎哉北山之靈允夫移文

送東阿教諭彭君序

石溪周先生遺集卷之六

美

厥操執則廉正不阿間采史傳名臣及儒先議論之闕
治體可鑑戒者輯為一編以見志時之才美若君蓋其
鮮也去秋以外艱服闋上京師自冢宰以及考功即署
有力引者莫不知其賢余意其必膺選拔之榮也今歲
之夏乃援例陞東阿教諭以去推原其故下不以之干
乎上一委諸命上不以之求乎下惟徇乎時宜其兩不
相遇也嗟乎自古聖賢與世相鑿者亦多矣豈獨彭君
哉雖然君子之志不以窮達尤乎人惟以道德勉諸已
彼區區之富貴利達奚足較哉彭君蓋有見於是矣况
東阿邇洙泗聖人之教具在當取而則之以訓飭其徒

原缺第五十九葉

宗林另墅詩序

高堂動榮光於桑梓
親親之心歡然以憚則已之疾亦欣然可忘矣
請悅親之人者歟嗟夫悅親有要由章之謂孝之道
二親恩之道由是得美於意或美其孝而報稱以無
科自之選暨上恩之所優待哉

有幽棲之志反無異之志三不異者此達士
之達而君子之達也元所雲云元不無此意
魚隨所居而聚良曰沃壤遂館靈堂自三不
在焉無往不獲奚以 恣家林之舊雜

為足樂乎吾吉李氏世為聞家居鎮南之
家崆峒之村前子孫蕃碩屋室鱗次擲此
於住近之荆林得勝地而卜築焉雖紛雜
猥隘而就高明不惟山水盤旋志慍於幽
聿新謀諧於燕翼蓋所謂無往不獲達者
之道也其子穎上儒學教諭能恭得前春
坊之公工部右侍郎羅公為之記縉紳士
大夫諒之求予序惟昔陶淵明在栗桑茲
移岳南村愛天下之鄰故詩有謂多素心
人樂與鄰晨夕之句予是時也

有終吾生以徜徉之慕莫不因文字以傳也今某所居
有大行盤谷之美素心嘉鄰逾柴桑南村之多而諸君
子詩文連篇累牘極形容揄揚之富安知荆林別墅之
名不遂播稱於時哉余故樂為之書

送南京國子監學正王君赴任序

士君子之仕也將以行其志也志不大行得遂其情亦
幸矣世之仕者率曰欲致君以澤民然位非卿輔言官
任非方伯守令而求克申厥志者鮮矣其或官居散秩
地便眷親禮義足以飭厥躬詩書足以游諸人亦豈非
所謂幸其情之可遂者乎雪川王君致文少負俊聲力

有海內名望

五

學問脫畧世情徊翔雲路履行之潔如玉粹然文詞之
華如綺繡粲然政理才識之優如決洪河聘神駿浩手
驟然莫之能禦其志蓋將大有所就也乃鮮見知於時
惟受學職得以展其教人之方然官轍所留伊邇畿內
有親在堂獲申祿養其情之少遂得不有徵於斯乎茲
以秩滿九載績最遷南京國子學正以行王氏寄籍應
天致文益得遂其奉親之歡於是監察御史嚴君敬姚
君鵬張君洲來徵言贈之今知致文不可辭夫齋前者
豐後器大者晚成安知致文之志不由此克大厥施哉
余未老當拭目以俟

送濟寧左衛指揮使趙良佐序

趙氏臨淮名宗 國朝世勲之家也 趙良佐 左衛指揮
使輔字良佐前天水郡侯諱仁之玄孫 趙良佐 左衛指揮
梁國公諡武桓之曾姪孫廣東都指揮諱端之曾孫興
化衛指揮諱某其祖累官山東都指揮宗立其父也非
所謂世勲之胄乎良佐天分甚高自幼屹然有所樹立
與其弟良臣日親賢士大夫講論道義讀書綴文暇則
攻諸畧習騎射往往絕倫人以二惠競美比之賢士大
夫莫不為之延譽宗立君益為之慰非世胄之賢者乎
夫生長勳貴而有賢聞則其承祖父之列荷恩眷之隆

有海內名望

五

銘襲爵佐統制專城豈不宜哉然余竊有漬告焉太平
之將與開創殊施夫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高城深池以
為固繕甲訓兵以為防此主將之所事也若夫廉公以
正己仁惠以撫人敬慎嚴明以臨事凡為將領者皆當
致念況主將乎哉其或曲意以悅上倍冠以厲下簡勿
宴安以曠官匪特職守之憂抑亦祖父之羞嗟夫前之
所云君子之為知免過之者鮮矣後之所云常人之情
世之沈溺焉者未始無之若吾良佐之賢其能勉君子
之為戒常人之情也必矣而余尤不已夫言者余交其
父且有姻好故不以頌而以規也良佐倘以為然他日

賢譽彰爵位益崇豈徒大趙氏之家聲殆將追美古
名將之勲烈銘鼎彝紀汗簡鏤鐘震耀垂諸無窮矣良
佐尚勗之哉其行也凡與之有姻故者相率徵文為贈
余忘其言之鄙直也遂書是讀告之云

贈吉郡太守陳公秩滿序

古之言治者必曰知人安民蓋知人則有用賢之明安
民則有民懷之惠矣斯道也上自天子下及左右大
臣方岳守令相與一心是效是師則天下之治何有哉
昔我宣宗皇帝臨御日思惟天下生民之安本乎郡
守之得人遂詔選廷臣才賢者任之時得九人若今吉

卷十三

安太守陳公其一也公於是奉皇書承傳至郡導揚惠
化不令而威時方窮治奸豪公則去大甚者鎮之以靜
時方暴徵橫歛公則不亟不徐安之以常凡可以利夫
人者無不為也故九邑無不安之民暇則躬親學政以
勵群材旁詢遺逸以興士氣若今翰林編修陳君安簡
間受抑於按部公乃扶植之竟魁鄉榜登上第為名待
從石城縣令劉君大本東莞縣丞門若宗輩十數人
皆肥遯丘園公即薦進之布列有司綽著時名其地先
後茹拔者尤衆故闔郡無不仕之賢其九載秩滿將去
耆老數千人挽留之不能得相率白其事于省憲以言

于朝矣蓋公之留則吾郡之賢可知民可安固專而不
能威其去而登輔弼掌方岳則施博而大矣然慕而留
之者私恩也其留與否公典也公蓋無所與焉予獨感
宣廟有知人之明而公能盡欽承之意致績用之有成
嘗欲罄一言以為天下為郡守者勸而宗人崇式道自
東莞以公便過家素荷公知遇之厚未敢言於予以道
其情遂不敢有辭公之善政多矣特舉其大者書以為
序云

太保楊文敏公集後序

天啓一代文明之治必生奇偉不世出之才以匡輔之
百集周先生文集卷之六

李

故其事功足以經國而庇民其文章足以垂世而傳後
夫豈偶然之故哉三代邈矣漢唐宋以來號稱極盛其
時並美善該亦不數人信乎才之難也吾觀贈光祿大
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楊公詩文集有以見公之不可
及焉公建寧人少聰穎絕倫自游庠序已有經綸天下
之志暨登高科入翰林連逢太宗皇帝委以心腹之
寄居則參掌機密出則謀謨帷幄寵眷優厚群臣鮮儔
逮事仁宗宣宗今上皇帝付託愈隆爵位益尊
聲望彌著縉紳士大夫瞻仰其休光四夷八表想聞其
風采豐功偉績鏗鉦炳耀天下頌之猗歟盛哉復以某

宏博之學敏贍之才發為文章與古之作者頡頏後先
高文大冊施諸朝廷雄詞直筆著於國史嘉猷謹論達
於經筵凡文武大臣勲績之所紀述中外名流先德之
所表揚以及海內逢掖之士欲有倚附者得片言隻字
莫不以為至幸公亦隨其人之所求樂然應之不倦皆
各適其意以往何其富哉公既沒之後其子尚司丞
恭集公平生所作以類分之托叙校正且屬序其後叙
辱教愛於公其深屢蒙薦拔雖不果登用居嘗自誦以
為知己尚敢以蕪陋辭乎於乎斯集之傳豈徒見公著
述之盛而天佑國家生才佐理之盛亦足徵焉叙何幸
本集附錄卷之五 本集
廁名簡末附諸永久共

送國子監祭酒李先生致事序

吾吉自歐陽公以古文風節倡天下後之君子相繼而
起者至今愈盛則吉郡之文學豈非有源流哉蓋公當
宋運之隆達時在身雖屢遭貶黜而直氣愈勁脫樂恬
退而大節彌高年踰六十即陳乞謝事累表不衰卒之
享榮名於當年流聲實於後世卓乎不可及焉國子祭
酒安成李先生距公四百餘年之後殆心公之心而景
公之行者也先生生際聖明濯耒樂甲申高科以選
入翰林學問文章蔚然著稱海內累朝實錄恒職編修

和舉策士屢典文衡嘗以上疏言事兩罹罪謫而直氣
精忠愈久彌勵時之人識與不識頌美無間士之欲親
道德而挹餘光者瞻仰恐後於乎何其偉歟久自侍讀
陞學士侍經筵掌綸命者又十餘年始遷掌國學造就
誘掖學者歸心車駕臨幸命坐講經禮待優渥縉紳榮
之年登七十連疏謝事未遂今歲之春先生抱病懇乞
歸治詔從所請於是朝之大夫士祖餞相屬諸生數千
人送別通津無後至者自非平昔教化之澤被人之深
烏足致之哉斯亦可以觀德矣嗟夫士君子位遇崇重
文名烜赫固有逾於先生者矣求如先生仕止無愧者
幾何人耶余故謂前乎吾吉倡士氣而作興之者歐陽
公也而忠節之聲累累有聞焉後乎吾吉繼而振舉之
者先生也其樹勲立名以踵芳躅者尚可量耶得非吾
吉士習源流之磯激乎或者且曰歐陽泰大政得志道
行於時澤加下民故其所立特異先生雖獲顯用而施
未弘也其迹無乃不同乎余曰人生出處何常求其心
不灰道耳余知所謂同者非位遇也非文名也非壽考
也謂其風節進退之合乎道也使風節進退於道合焉
雖先聖大賢所造不過是耳豈獨先生希蹤歐陽公哉
衆莫不云然或者無以應其道出南京也文武大臣

賦詩榮其去屬引其端叙厚愛入且厚不敢以無辭
遂序之如此云

送禮部侍郎錢公致事序

古今賢達以年至退休者多矣而史傳所紀獨二疏著
最著以其清風高誼同出於一家也吾言名宦歷世以
朱文章勲業昭耀當時功成身退者亦寡矣而全名高
節獨數周平劉楊誠齋者豈非以同出於一時乎寥七
數百載乃復得二賢於吾言若國子祭酒李公禮部侍
郎錢公是也二君子皆年逾七十累疏乞身至是上皆
賜允以歸何益哉祭酒公之還道過南京文武大臣

李

既屬余序為送總逾二月侍郎公繼奉少司馬徐公謂
不可無文以榮公行復屬言焉叙自束髮獲拜識公治
人詞林前後辱教愛者三十年矣知公之深者莫叙若
尚安敢以不敏辭惟公早擢選科職文翰自檢討累官
學士國家有大制作輒與垂筆列聖寶錄屢勸纂修盛
德成功鋪張靡遺今天子御經筵公是在侍入則
陳說二帝三王之道以啓沃聖心裨益治理退則居代
言之地論譎黼黻赫然炳然每二歲宿與兩京禮閣文
衡公主之去取精當號稱得上暨陟佐大宗伯典司邦
禮敷對殿廷詳明剴切同列敬讓始信儒者用世之功

無往不宜焉蓋公為人廉介莊重胸次澄澈如水壺王
鑑規矩準繩不可以毫髮汚而撓之也求諸古人殆不
多讓豈特今世士所難企哉夫審進退之機安止足之
分惟賢者而後能之彼有佐躋極品望高海內壽過期
耄而冒榮固寵貪戀不已卒之毀敗不可收拾者視二
君子何如哉叙竊聞之平園與誠齋休致家居自永和
至涇塘無歲無勝會其遺文可考也今祭酒公家安成
在螺川之西侍郎公家文江在青原之東相距不百里
佳時暇日小艇肩輿可相往還觴詠足以怡性情儀刑
足以表鄉郡風流文雅足以激頽俗吾見平園誠齋之
芳烈復著於今矣揆之二疏詎不益有光耶叙也生愧
遲晚差拙留司何由投牒解組一追尋風月於扶杖之
末裁序以識之庶可期也

九日分韻詩序

南京古金陵佳麗地景物富盛甲於天下其擅登覽之
美莫兩花臺若也臺在聚寶門外據岡阜最高處境迹
禪林迹遠屢市登臨騁望城關江山之弘壯人烟闐闐
之繁庶雲林煙浪帆檣魚鳥之遠近盡在指顧間誠一
奇觀也每歲九日京師士大夫恒約遊必載酒崇毅分
題賦詩為樂寔國家大平之盛事也今歲翰林孔目王

之深為倡先期摘唐人六言絕句酌酒會臨泉水抱琴
好倚長松南園露葵朝折西舍黃梁夜春凡二十四字
為韻各分一韻賦之人眾則疊一韻足之至期先諸白
余以請遂欣然赴之韻不及余者欲留為之序也是日
宴開各出所作無有後者詞皆春容典雅藹然治世之
音余既叨列盛會興不能已因總各韻作歌一章并書
其故于端同會者尚寶司承宋士臯戶科給事中干廷
王吏部主事戴廷美札部主事章大經兵部主事沈公
禮國子學錄主政文進士陶元素應天府學訓導賀師
勉武學訓導鄭希山陳秋鴻皆宦游者其在儒紳若王
金粟江文初金彦端賀存誠蔣主忠嚴克企張廷桓周
汝弘張志確李啓明葉廷玉方元服吳宗啓皆素與詩
社約者也序坐以爵以齒徵諸詩韻可見之深有倡故
獨居末云惟古今盛會有蘭亭有耆英貞率有詩社寥
寥亦不多見今代逢熙運人尚禮文歌詠之風自京師
以達四方盛矣而詩社行之久而不替者則未有若南
京今日諸君子也安知異日不有以之媿休前所云之
盛者歟余忝職詞林來南三載或以職守拘或以故以
疾有不暇為之歆慨者亦屢矣茲當休暇獲與宴游之
樂豈非幸哉故不辭而書之詩曰

太平人物多娛樂行處新吟更清酌四時佳趣無不有
為歡孰似更觴酒崇臺傑出都城外誰儒紳落良會西
風過雨生涼陰木冠九日能登臨長干寺古開金蓮朱
雀橋危流玉泉芙蓉城閣中天起楊柳堤連大江水眾
山蒼蒼波浩浩一覽無遺豁襟抱高懷雅意托微音有
客能調絳綺琴大道瓊芳間瑤草一隻白鶴飛來好遊
觀興洽咸增喜望對珠林頻徙倚百年豈解惜景光化
國應憐芳畫長結綬君懷攀六龍拂衣我欲巢雲松時
清共荷德澤覃化行江漢同周南文武恬熙物庶繁京
師縱賞總名園人生何幸親遭過自是九重敷雨露群
材輝若瑞世芝寸心赤似傾陽葵等閑文會豈待選今
日已往更來朝春深桃李謾怡悅秋老山花最堪折青
樽倒盡勿解攜萍跡寧知東復西僕御從容毋促駕玉
堂伊迺不半舍我懷添倒醉難當陶然隱几時羲皇諸
公競駕新詞章光逾綺綉味膏梁願陳抑戴君莫訝日
薄西樓將昨夜龍山寺遠空塵踪續貂後發漸余備望
亭獨詠坐高春

遊牛白山詩序

牛白山在南京都城之南一舍而近兩峰對峙如角互
故其其上相傳為辟支佛洞嗣其教者增崇修廣益又

厥觀遂為南名刹至我 朝宣德間中貴人以公幹至
南京相與出私財助新建之獲賜名弘覺於是牛首之
名益播聞天下公卿士庶過金陵者或不得一遊每以
為歎正統十二年丁卯之歲余承恩遷秩南京翰林是
秋九月望日兵部侍郎徐公之長嗣時用偕金吾右衛
指揮彭君大用約余擇是月十有八日往遊焉時同道
者尚寶司丞宋君士臯行人司副劉君士憲吏科給事
中劉君華甫吏部郎中謝君廷輔主事戴君廷美翰林
孔目王君之深與武衛指揮周君玉衡儒士賀君存誠
余皆後衛指揮繆君之子景和皆預期辰出候齊于聚

石溪周先生文集

卷六

王工

五

寶門外之來賓樓下中書姜孟珪家余出稍遲至則諸
公即上馬起行時秋雨初霽纖塵不興東方向曙海色
弄晴攬轡徐行郊原四顧景物清曠余口誦一絕馬上
占之和者相屬出關廿餘里青山綠樹蔽虧交映多主
家厰里園寢所在名刹一二兩皆穹崇壯嚴未暇徧觀
登抵山麓陵阜坡陀徑路深窅松林萬籟洒然可聽已
覺非人境矣至山門下馬更衣躡級緣階扶策以上佛
殿前有大杏數十圍繁陰蔽翳可二三畝下有虎跑泉
上有碑則前太子少師姚廣孝譔者循東廊抵方丈稍
休時用出所攜酒饌飲數行畢衆相與導東北崖登浮

石溪周先生文集

卷六

王工

五

屠菰層又循曲徑抵靈泉菴泉出石間鑿井諸之糾
登陸可愛上下皆佛殿僧房高倚巖險憑闌一望江南
諸山盡在几席下大用具酒饌飲于菴側之僧舍杯行
無算衆頗沾醉出越山頂觀飲馬池相傳梁昭明太子
遊也折而西轉至辟支佛洞殿宇新造尚未畢工下
至禪房僧子閉戶觀塔樹諸影衆或訝之余曰有物必
非有異也僧子歎服焉僧住持延入方丈具午饌出
取唐人危石綿通鳥道空山更有人家十二字為韻
之人各賦五言八韻一首以紀一時登覽之興僧住
持亦出紙索詩余受紙諾之諸公遵舊途入城余則與
士臯士憲玉衡存誠過余所營甸池莊因道善橋訪文
人伍均澤鄉人王秉惠夜久均澤家秉燭駕起行絕句
十首翌旦命僕送遺僧住持答其索詩之意衆遂相與
和之類粹成什時用徵余以序差夫天下名山勝景多
矣若匡廬衡岳天台鴈蕩皆在僊州遠邑往往為道流
釋子騷人逸士之所有惟夫西山翠微鍾山牛首之在
兩京者縉紳大夫可以一遊又恒縻於公務有不能必
今代遭聖明國家無事則余與諸公得遂一日之遊者
豈非幸哉因序是什并識欣幸之私云

詩學梯航序

詩學第... 詩法... 先君職方府君之藏而考訂焉者也。未幾初先君由太學正遷親藩紀善尚寓京師時朝廷纂修永樂大典伯父溪園先生與東吳王汝嘉先生皆以學官被徵每朔望輒過寓邸相與酌酒賦詩或至夜分因曰作文詠詩雖由天分未嘗不本諸法度先君曰余家有詩法蓋先村子霖承先志所修但未成之書也。汝嘉先生曰試假觀之觀畢曰余伯子汝器亦嘗著此第其少作未加討論請其藁歸子合而成之可乎先君唯唯溪園先生喟然歎曰二家俱以經學專門者也而兼事詩學若此世謂經生難與言詩詎不誣耶石溪園先生文集卷之五

且石以未備者思輯其成豈非天幸乎叙方成章在侍溪園目曰小子識之曩歲叙丁艱家居閑故籍得先君所校錄讀之已多殘缺遂再用編定間以已意補之在京師時臨淮太尹渝川彭君緝熙見而愛之欲取歸刻梓叙以無他錄本不及付比來南京參贊機務兵部侍郎徐公良玉聞而索觀且曰與其私於一門曷若公於天下學者乎於是余托儒者王庭又書之侍郎大尹二君子則各捐賞命工助刊焉嗟夫登山以求玉必賴乎涉海以採珠必資乎航否焉至宝所聚終無蹊以得之矣夫圖者作之林探風雅之趣欲泛覽載籍以追記

乎古人苟不先究是編為入室之階俾開覽熟於至論意象妙於言表亦豈足造精微之蘊哉觀者當必有取焉余特述是書顯晦之故于卷端以見前人用心之勤若此云

構雪有感詩序

正統丁卯夏秋多旱冬不雨雪米牟枯瘁惶且存生南宮諸大臣怛然以為憂相率致禱于朝天宮大報恩寺公奉有應泰贊機務兵部侍郎徐公巡撫畿甸工部侍郎周公私相語曰前此不雨神樂觀五音都提點卧霞道人素君構之刻期獲驗矣蓋往叩焉翌日遂命應天府上元江寧二縣官屬致請卧霞曰此余之夙心也况塵譴大夫君子嚴命哉夫神貴誠感匪事繁文願却莫祀之儀息浮冗之費庶幾我默運余誠以達諸大夫君子敬神恤民之念眾曰唯唯於是十二月十有六日癸酉設壇以道家章符撤神誓期三日必雪京師內外杳不知也徐公夜夢大雪彌布旦以語戶部侍郎張公暨周公二公曰蓋公夢思之至故耳試驗之時嚴風號呼天氣澄朗眾皆憂感卧霞獨怡然自歸越三日丙子同雲忽興飛霜交集海天萬里漠然一色是夜大雪昧爽盈尺徐公遣人邀余謝雪余以少疾不及赴既辭且駭

焉已而徐公過余告其故歎曰有是哉誠之足以動天地感鬼神也諸君子受國隆委非雪不足以澤民則霞道人承諸君子懇請非誠不足以致雪天人交孚雨暘時若詎不原於一誠之所格乎是可尚也已其弟子姜惟寅等集文武大臣及群公頌美之詩來徵序余喜其誠而尚樸也遂為之書

送楊爾嘉序

京師之遊衆矣高者爵祿之求卑者貨財之徇其得已而不已而能一至者鮮也若夫無前二者之云不遠數千里犯風濤涉險阻經歷寒暑能至於是追念厥祖功德未白卒塋未銘汲汲焉造謁鉅公顯人東至公之筆者以撰述之自常情觀之可謂得已而不已者矣其為何可多得哉則夫鉅公顯人平素誦為知己者不一動心亦豈人情也哉余通家子楊氏子讚子爾嘉宋忠襄文節之裔則異溪先生之孫雪濤君之冢嗣異溪歷南海濤陽二令東平莒二州守以衛府長史致仕壽八十四終雪菴由進士拜監察御史遷長史卒于官父子清文潔操嘉績英標金輝玉潤卓不可尚矣雪菴之卒在京師故其誌行也備異溪之遠世在鄉里故其述德也適宜爾嘉懷德而致其念也其來也得今禮部左侍

郎兼翰林侍講學士臨川王公為墓碑自少保江陵楊公而下士大夫為哀挽之辭所以叙陳功德悼述平素者至矣雖先生盛美自足致之非爾嘉之來亦孰克為哀集而殫襲之耶其可謂敦乎孝者矣然則視世之以聲利不得已來遊者其於爾嘉何如也爾嘉之至焉余數月行修而言恪學勤而志篤他日所造未易量其歸也贈之言使士大夫家之子孫知所勸云

送四川左叅政連公復任序

士君子之仕無往而不繫民之思者豈偶然之故哉必其才足以有為德足以服衆操履之堅而有恒斯足致之也不然詎能久而不替乎余宦游京師幾三十年得乎其人若今四川左叅政連公蓋所謂僅見者矣公由進士權監察御史立朝侃侃剖直不阿巡歷郡縣風采凜然陟陟佐藩方于吾江右來旬來宣夙夜弗怠凡政令之不便於民者更之蠹弊之梗於治者祛之賦稅征徭百出之難且大者徐而理之不動聲色處之俗如服則傾臨學宮與諸生周旋揖讓討論經籍天夭如也公所至若此逮其陞秩而去也吾江右之士大夫君子莫不頌其賢而閭閻小民莫不懷其惠不特當時為然至今莫不然也其在四川又八載矣旬宣之政不異江右而

連之勤夷落招集綏安之善視昔有加勉
人之頌而懷之善丁想也茲非才德之優操履之堅
且久有以效之乎今年兩考書最承恩復還所治給事
中黃君仕僊來求余言贈之余辱公知最舊不可以辭
惟昔張文公方平治蜀有惠政老泉蘇文忠公稱其
慷慨有大節且謂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
吾未始見故其声光赫赫若前日事公茲焉重臨其地
尚取所以為治者而加之意將俾蜀人之頌之者曰自
文定之後而復見公焉安知他日不與之並遺愛于蜀
而垂休稱于青史哉是蓋余輩之望實亦公之志也於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是手書

送汀州儒學教授王君序

古昔之求才也博於薦舉然世之用人也拘於資格薦
舉博則磊落奇偉之士可得資格拘則庸流或至於尊
顯豪傑每困於遭逢此余所以恒為柄用人者之惜之
也夫柄用人者詎不知其然哉而往往蹈之者何耶以
為循途守轍則安且無虞旁詢特舉人才或末盡得而
患害隨之不若循資格之簡便焉然則欲求政教興風
化美而治道成果簡便之能致耶余故為用人者之惜
也華亭王君端字汝善求樂二十一年領鄉薦宣德初

始以乙榜授淳安教諭秩滿陞處州府學教授未至以
憂去服闋改福州逾年又以憂去今年得汀州學以行
君之在淳安也端模範嚴教條修葺廟學百度一新士
風一振數年間發身科第者多其所造就福當會府諸
生事侈靡樂閑放前此掌教者利其資遂益縱之君至
施教不異淳安而嚴厚有加日端坐講堂與之討論經
籍考校課程無暇時皆肅然畏服聞人稱前後之掌教
者莫逾焉兩典汀州文衡號稱得士再丁家艱足跡不
一造公府世之士君子文學之正操履之確若君者幾
何人哉余嘗得之於君同邑陳君汝同及修撰商弘載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十一

侯官教諭羅修彛九閩游士大夫之在朝者合詞稱之
無間焉其來謁選也或有薦之宜為提督學校憲臣者
余又嘗以吾吉郡教授久缺得君居之為當道者言而
皆不果用於乎薦舉之道不廣也又矣毋惟乎人材之
不能盡用也而所謂資格者不得於此必得於彼王君
夫之吾郡而汀郡得焉豈非其郡士子之幸耶余尤不
能不已夫嗟惜者蓋有君君之賢而終可限於資格哉
弘載實君淳安所造士三試皆第一偕其嘗同學諸公
之仕京師者感君之教求文為贈因以余之所欲言

送楊參政赴任序

聖天子嗣大歷服庶政維新左右大臣相與一德一心
圖惟贊襄以為為政之本莫先於任賢任賢之要莫先
於藩省蓋天下之大分理於藩省者十有三所以上宣
德意下惠群黎者也擢用之際得不重其選哉乃者循
故事合三品以上於內廷各舉所知得定議其才位之
相當者以聞於是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西
昌楊公首以戶科給事中廷津楊君遜之膺薦遂拜福
建布政司右叅政命下之日輿論稱慶同年諸君子之
在朝者歆艷其去相率賦詩贈之屬叙引其端君自擢
第授中書舍人恒與余聯事詞林暨改官黃門又同出
石渠周先生文集卷之六

七十九

入班行最久其操履之端問學之富才識器量之宏偉
予知之最深非特予知之端紳大夫莫不知也觀諸少
傅公之舉可徵矣茲行移其平日所蘊蓄者施之將無
往而不當而諸君子尤憮然不已於言者一以申同年
歲幸之私一以導朋情祝規之誼也則言烏可以已耶
國家政事內則委諸左右大臣外則付諸藩省大臣
之表率藩省郡邑之表率也上下相師內外得賢
則治寧有不理哉楊君賢矣既蒙少傅之舉得參大
一乃因善也八閩之間郡邑之衆數十其居職任
事無不著者又蒙楊君之舉以敷惠澤於列郡列邑而

上之德益洽得不又善矣乎如是則交相成而兩相得
他日旬宣績最不特著聲東南真登庸廟堂以大厥施
可待矣往哉楊君邦家之光吾道之榮予與諸君子深
有望焉

送何司訓赴吉水序

番禺何君某以鄉貢士分教漳郡今歲之冬內艱服闋
偕某從弟某謁選京師得吾吉之吉水訓導某得柳之
宜章教諭同選榜於金門均施教於黌泮古稱聯璧連
枝之美不啻過也戒行吉水士大夫之在朝者相與賦
詩送之屬言於予序其端惟吾邑文獻之盛甲於江右

石渠周先生文集卷之六

七十九

其間祖孫父子昆弟之濟美仕途者後先相望豈其入
性之皆然哉由世其家者克以詩書相尚禮義相先而
父師之教隆切礪之益多故也比年來限弟子負拘解
額選而後進之士愈爭相濯磨以奮發明經學古以求
雋街廛里巷群居講誦風風濟濟校庠之中林立特補
倍於正負何其盛哉 聖明啓運七十餘年 列聖相
承重熙累洽仁漸義摩煦育陶甄積久而盛吾邑復素
傳文獻忠節之風而增加之也今何君以衣纓之家而
往分教焉雖諸士子之幸亦豈非君之幸哉雖然予竊
聞之師道立則善人多君行足尚端已勵操以率之謹

嚴教條以導之伴他日教成如歐陽子所謂吉之士皆道德明秀可為公卿則君之譽望亦相與有永於無窮矣顧不常歟

水天一色詩序

洪為江南大都會西川南浦又洪之最勝處也驛舍臨江長汀遠樹映帶左右水色天光上下一碧憑高騁望頓豁心眸豈非臨眺之一大快者歟錢塘郁士端來承茲驛乃新麗譙大署水天一色四字于招雄偉等壯寔與京稱復命善繪者為圖徵縉紳士賦詠之予時赴京留寓其間士端乃請言序其編首惟天地間物之清者莫逾於水況上與天接空濶澄曩其清為何如哉人之清其心亦若此則一滓不留萬慮澄澈天君泰然無往而非禮義之天矣士端殆有見於此乎尚勉馬思求日新毋俾紛擾而溷濁之他日德業之進名位之崇詎可量哉士端勗諸

橋梓聯芳序

父子並美世所共榮也然向歆趨向之殊異渾戎清賞之非倫君子不能無間然者惟夫均仕州郡清操並著君胡氏父質子威之仕魏增輝史傳流芳千古足為世流吾於今得其人則前同知萊郡王君仲端暨其子清

河縣簿良可以希蹤而士大夫橋梓聯芳之詩所由作也王君世家蘭陽末樂中以明經登貢大學超授今官在郡有惠政人多頌之今方休致于家良字從善舉賢良方正其佐清河也余友李信圭少許可獨稱從善不置則其賢可知矣夫橋梓聯芳之良者也世說南山之陽有不名橋北山之陰有木名梓橋高而仰父道似馬梓實而俯子道似馬故古今人稱喻父子之美者多取之惟士君子致用而行道莫切於惠澤自非居乎郡縣之任則亦莫能遂居其任矣而才或不充不足貴也操或不端不足稱也烏能致及民之惠也今王氏父作於前子述於後俱以儒發身佐治郡縣才優而操潔政治而民懷豈不可尚矣乎於此而培植灌溉以益大之俾芳盛播於時則胡氏並清之譽不得專美古昔矣

贈大名郡守李侯秩甫序

郡縣之治貴得乎民心而已得乎民心非聲音笑貌可以偽為亦非一朝夕可以即致必其溥仁惠之實積歲之久也譬諸江河之流渾源洋洋溢其發源也故其浸漬也深豈彼稽天之潦不崇朝蹄涔之澤不廣及者之比哉吾觀於大名郡守李侯功載而有以徵其得民心之至焉侯由進士發身以名御史出守今九載矣

月以來殿陞前通政司引大名所屬州縣吏民奏留侯之章卜數上皆下其事于吏部吏部將循例覈實之未印徇人請也而人惟恐其遷扶他往願留之意尤累不絕茲非所謂得其民心者耶嗟乎侯亦何以得其心若此其至哉有曾未其故大律已廉制事明接下以誠撫民以仁政歷三考如一日身將去官如始至是以其人仰之若神明愛之若父母合口一詞無或有能舍之者以其實惠之及且積歲滋久故也昔漢寇恂守潁川後徵入朝百姓願留一年光武從之今天子仁聖於郡縣之職有政聲者恒加褒異憐憫欲遂民情不忍拂侯之獲承恩命增秩重臨也必矣又豈徒俾寇使君專美前代其將赴京也余從子源實為其屬邑內黃令具書道其故請文為侯贈余於侯交久知之尤悉遂不辭而為之書

吟癡集序

士之有志於學者靡不欲宣言以為文因文以名世也而或有不能不能馬者何哉豈非其才氣蘊蓄之有間而世所遭之或殊歟吾觀括蒼祝先生吟癡集而知其足名世而傳後也先生諱金字廷心與其弟鉉廷俱少從金華宋太史游為文得其肯綮兄弟競美時人

稱之學成隱居家山中益肆力群經百氏之言朝夕靡間一嘗侍親宦途遂居麗水儒庠之聘日正講席端師範與諸生說經旨論文法懇懇不厭凡獲指授者悉有造就歲大比諸藩方爭持幣聘迎為考試官所歷河南江右閩蜀鄉稱得士發為詩文肆筆立成不假彫琢意已獨至人爭傳誦之蓋其氣完以充其才大而敏又當大聖朝景運熙洽之時得以馳騁其述作之懷故年彌高德彌邵而名稱愈彰乎若先生可謂超卓不群者矣余嘗讀其遺集私竊愛慕之不暇深以求異不委靡而失常中冲乎若大焚玄酒之澄澹也揮揮乎若龍泉大阿之煥發也鑒鑒乎若布帛菽粟人資用之而不厭也是豈彼嘲風月而飾藻繪者之可以同日語哉先生年逾四十不偶不娶以江浦教諭致事壽八十終其家居也手不釋卷有求文者亦樂然應酬不倦其養氣之功於是可徵歟後若干年其子淵泉粹平生所著將鉅梓以傳其門人今工部侍郎吳君政刑部侍郎薛君希璉鎮江郡庠教授達永定相率捐貲為助其澤澤之遠又如此淵泉徵序其端余亦江右所取士也不敢有辭庸惜書之庶觀者得有考焉

送吉郡太守陳侯致事序

吉郡太守四明陳侯今年春述職闕下以老疾陳請所司以其情聞詔可之於是獲致事以歸道出金陵吉之縉紳大夫士莫不惜郡之失賢而欲挽留而不可得也於是賦詩送之而屬余以序惟侯治郡循良愷悌存心一本於仁寬猛兼施制事一由於義觀其秩滿復留之故以疾決去之情足以徵之矣侯之善政甚多若修數百年就廢之學遏絕鄰郡一旦竊羨之冠建忠節祠以勵士氣厚獎勸之方以育人才推豪猾恤癯病不為利誘不以勢沐臨大事斷大獄處之裕如皆人之所推也夫仁義之道無往不效也况為人上而司表率之寄哉

法者弁 群玉之首
劉僉事提學廣東序
余取友 兩京三十餘年其文學行誼事業聲稱卓然有聞者固多求其表裏誠懇溫乎其可挹燁乎其有文景後得今廣東按察僉事莆田劉君士憲誠所謂崑山之玉丹穴之鳳也余為之愛重景慕久而益親焉君宣德間舉進士入京余聞其賢而未得與交正統甲子余奉命忝司京闈文衡君時為同考官傾蓋一見若平生歡君去取公當為同事最自歎相知之晚也明年君以考績坐累閑居京師久之而恬不以得喪介意邸寓相鄰往還篤密情好愈厚益歎君德量不可企焉君之司副南京行人也職務優閑達官貴人子弟及遠近慕學之士挾經求益者踵至庶府百司有所賀慶與夫銘行之作以必得君文為榮造其門者無虛日其學問之華為時所歆仰又如此豈非學行兼備之君子哉今年廣東按察提調學政僉事員缺詔在廷大臣循故事舉所知於是戶部侍郎張公以君薦任之檄書至君戒行有日余時抱病詞垣未能追餞而其鄉友之在金陵者來徵文為贈乃告之曰方今國家取材於學校以共圖治則學校人才王政之本也形端而器美表正而影直則

憲臣提學豈非學校人才之本哉其所係之重如此又安能舍學行兼脩之君子而他求哉君居南京安恬不競非有親黨之援勢利之交也觀張公之舉君無所私君之薦薦不愧忤中外士論翕然稱慶可謂交相成而兩相得者矣於乎賢哉茲行吾知其足慰東廣學校人才之望而有光朝廷遴選之典也必矣君尚勉諸

送績縣令張君赴任詩序

君之學思所以行志也志之所行孰有越於政教哉夫政以齊民教以化民必居其位操其權而後可以行之士方閒居誦古簡編窺古聖賢事業其志未嘗不慨然

石溪周先生文集

卷之六

下七

思以所學見諸行也然道與時忤才與用違往往不獲盡蘊蘊素者蓋多有之若其可以行志而無不遂者惟上之為 天子之宰次之為郡縣之長為然故士不為宰相必為郡守為縣令而後不負所學焉友人金川張君萬選瓌偉有氣節早以家傳春秋之學魁鄉舉歷掌郡邑教事秩滿當遷而刑部郎中吳君光訓承詔以君薦初授知常熟已而改績溪或者且曰今教官之賢不為御史必為國學師秩要且清任專而望尊顯融超擢之階為易致也願乃得縣令以去豈其所欲哉余曰是非君子志行所學者之言張君殆不計此也君為學官

得以道州人於教雖行而不咸於政則槩乎未有施也茲位居縣令則得以執其權而操縱為之法制足以使民之齊為之禮樂足以使民之化由是俾績溪一邑之民樂其撫循而蒙其惠澤他日宰輔顯擢之階得不由此其兆乎程子曰一邑者天下之式也績溪政事誠善可以達於天下矣君之此志蓋在此縉紳交游亦將於此而責望焉其去也眾既徵翰林曾君文贈之矣情不能已復送以詩以余於君世契之厚也屬弁其首於是書

送楊君允寬還建寧序

石溪周先生文集

卷之六

下八

所貴士大夫家者謂其能厚倫義守家法而已況為名卿大臣之嗣乎又況其德業位望為當時之所表率者乎則其植立當何如耶敘觀於今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大學士建安楊先生長嗣允寬而有徵焉夫父父而子子兄兄而弟弟禮肅於家庭信洽於朋友此人之大倫也而楊氏世敦而厚之功烈滿朝廷而已不伐聲光措夷夏而志愈謙其心惓惓唯恐一夫不獲其所一士不盡其用其平居履蹈唯恐一舉措不當其宜者此先生之家法而允寬克守而思振之敘侍親居南京也年初在邕已與允寬茂師游學意氣相得暨濫官詞林也

獲侍先生於左右瞻道德而承教愛者幾二十年矣允
寬恒理家政於鄉宣德丁未一來省覲距今又始一至
年方強仕德粹貌莊望者知其為偉人侍綵之暇不妄
出游而數過敘敘在公少獲親接亦必留憩寓館移時
乃去斯其厚交誼之一端也承命言還人鮮知者瀕行
告別嚴裝已戒敘忝入要情不能忘乃追餞而告之曰
子之篤厚倫誼恪守家法有光於名卿大臣之嗣不負
乎表率之望者毋容贅矣其尚益心先生之心而踴躍
其所行早顯譽于時而克大其所植立可也是蓋區區
祝望之私亦詎非子平昔之志哉言之不足系以詩曰

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六

下十九

都門曙光簇行李夙已整取別一追攀朋情偏耿耿素
心結金蘭萬跡嘆萍梗把酒不盡歡停車惜餘景蕭
江樹秋澹澹滄波冷畫舫逐輕鷗聞關到俄頃看君往
還樂使我徒引領改歲新春時相期再來省永懷振家
聲早繼登台鼎

送練貢士赴大學序

予友練君從道去年秋以春秋經擢京闈鄉榜第二人
今年與計偕至京師會試春官中副榜優等例授州學
正從道曰士以紹先烈為志以登科第為榮苟學之至
則科第不難登先烈斯可紹矣今吾未第詎非學有未

至耶學未至而欲居師儒職以傳道授業於人詎
遂白所司辨學正之命願積學以俟再試所司以

朝又復授例入大學予聞而嘆曰有是哉從道之志也
昔泰雕開游聖人之門其材可以仕其器一安於小成
故使之仕則曰吾斯之夫能信而聖人悅之悅之者豈
非以其志所存者大耶若從道殆幾於是矣古之君子
其學固不在科第今之君子當國家丕昭文治賓賢達
能必貴其科第宜由是進也從道既欲進由是以紹先
烈且謂學未至未可泯人其志遠大其何如哉練氏世
家始顯自宋元來以顯聞有封邵 伯登學士任總管

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六

本

者連世有聞人 國朝以來則左春坊司直聲伯其大
父冬官主事思肅其世父也從道承先世之澤自少即
入長洲邑庠策勵所業家君時典教事予因得以游處
而知其志之不凡別久見試錄較其文固為之喜矣禮
闈予忝校文不能得之殊深惋惜茲復見其立志如此
寧不益為之喜耶夫士志學者也學之所至其效所臻
固若從所云然求所以為至亦豈止是哉予又將進從
道之所學所志也繼茲而往博求而約取勤力以專業
靡得失之懷勵操修之行俾優游仁義道德之場久且
無吾見異時所造不可涯涘矣豈特甲科之登而已哉

從道勉之

送楊參政赴任山西序

賢才之用世不可以一端任也譬之材焉可以棟明堂梁清廟無往而不適其宜譬之玉焉可以琢主璋製瑚璉無施而不成其器而世之任人恒局於一端焉豈賢才之果不足通於用耶特在手用之之道何如耳士君子之選處詞垣亦多矣其限守編摩者累一二十年不得遷改授諸司者未逾秩滿而遂擢寧處此者之不可登庸而居彼者之足以歷試哉亦曰弗盡其才焉耳以予觀諸君子前乎由是而出躋于顯融者少武相屬是

右溪周先生文集

卷六

賢之用不可以一端任可徵也開封楊廷器早以俊選入翰林繼登科甲擢兵科給事中今年冬以大臣薦超拜山西參政戒行有期其同寅諸公相與祖餞之而來徵予言以贈廷器才高而識敏疏通而有為任授黃門秩未滿乎九載茲焉薦達之公荷寵命之華付畀乎旬宣之重寄殆若良材美玉隨所用而各當其可也俾尚在詞垣未獲乎改授詎能致是哉回視吾儕之限守編摩者良可愧矣雖然予竊有告焉方今聖化更新重勤民事所與分理責成者方面重臣也廷器之行尚求所以副選掄之意以益臻于遠大之望俾上有功於

國家下有光於前後由詞垣以出諸君子也

送郭參議序

天下藩方十有三陟為大藩方政務非一漕運為切自關以西披山帶河四塞險固金城湯池沃野千里自昔都會之所藩方之雄莫逾焉地控西北士卒之所鎮成蕃朝貢之所往來糧餉歲輸以百萬計典方岳者於事固無所不統而其先務之急孰越漕運乎聖朝於藩方之寄慎重其選非詔在廷大臣薦與則不獲任昨陝西參議負缺兵科給事中姑蘇郭君孟潤秩滿以薦承恩往滌且專督漕運之政所謂繁大之地切重之任

右溪周先生文集

卷六

充不可以輕畀者也戒行交游諸公相率餞送之而屬言於予昔家君典教長川日孟潤寔在校庠予獲托好焉其德性之純學問之美傑出儕輩登曹監擢科目列官近侍小心慎密之行始終交游之情三十餘年蓋如一日於其去固不能已於言尚可以無陋辭耶夫君子為國與民而已賦稅科徵百為之度悉出於民使制之有經督之有要下不知勞而上無乏事是有益於民即有益於國也否焉其不致於厲民者幾希孟潤練達老成用心仁恕是行吾知其足慰陝民之望也必矣況其同官諸君子予所知者若方伯王公大叅嚴公戴公

皆賢而克協心民事其予所不知者固亦皆賢而遴選
以往者也然則孟潤有同寅相與之盛亦豈非其幸哉
雖然方今廊廟輔弼之選又多徵於方岳勉焉盡心厥
任以隆顯譽則端歸之召吾知其不日矣是蓋交游諸
公請贈之意也於是乎序

送福建副使王君還官序

安成王君體良之以福建按察副使三載入覲也考之
天官天官最其績覈之憲臺憲臺優其勞咨之輿論則
凡相知者莫不合口一詞而頌其美於是天官以聞于
上援例復任以行蓋欲俾之歸究其治功也時其後弟

右溪周先生集

卷五

某任兵部職方主事在京師重睽遠之情懷請贈之意
乃屬言於予以識別惟按察之職郡邑之表率也天下
庶務公理於郡邑其政治得失民情風俗美惡各專其
所守有不能齊所以齊而一之振舉而策勵之使之有
所動懲而加勉有所畏憚而不致於厲民者實有資乎
按察非所謂表端而影正源潔而流清者耶以故朝廷
恒重其選必歷任久次操履堅正由內廷大臣之薦者
而後授夫豈幸焉而至哉王君初以名進士拜監察御
史嘗巡治雲南清軍畿甸綽著英稱其擢憲副也今少
師泰和楊公實薦之故政績之成有越乎衆且其家詩

書簪綬之盛蟬聯赫奕他族罕比居家者篤忠厚而受
褒封居官者勵介操而歌聲譽故繼承之力有光厥宗
夫以名卿之薦家學之自表表愈偉若此豈直為南閩
一道郡邑之表率哉吾見敷歷逾久休聞彌彰進而都
憲臺登八座振勳業於清時其表率將益大矣是則匪
徒王氏一門之榮抑亦邦家之光也請以是為王君伯
仲去留之勉

送松滋縣令楊君復任序

松滋縣令金川楊君景修之以秩滿三載入覲闕下也
天官考之克最其績天子嘉之俾復其任縉紳交游

右溪周先生集

卷五

歆慕之而重其行於是君故人前禮部主事干君之子
欽賜暨進士龍大淵道衆情歆慕之由來徵文為贈君
為故人歆慕久矣方其家居也讀書以為學績言以為
文肆筆游藝卓然越乎解輩由是聲聞四馳而獲賢良
方正之舉其徵用京師也和不妄交貞而有守諸公貴
人莫不折節禮敬之由是入試優等而膺衡山邑丞之
除其佐邑也操廉而志勤政簡而教篤由是民庶懷其
惠上官譽其賢遂有今邑令之遷若其在京師則所存
所施不異衡山而撫字之勞益有加焉於乎茲非其所
可歆慕者耶雖然君之致此盖有所自矣其先君子季

先生嘗承廣之歸善文學政理有譽於時不登崔斯
立之藍田君之承之也類以大豈非所謂世濟其美者
與吾聞古有車張魯恭其為密與中年皆不過一縣令
為政亦不過國民之俗而化導之因民之利而利之物
無驚世駭眾之為卒之受侯封登台輔循良聲實照耀
青史天下後世之人仰望之而不可及得非君之所欲
取則者歟君既近承訓於家庭復遠視效於先哲他日
化俗松滋名揚荆楚位遇所至詎可量哉人之歎慕殆
將有大於今矣予與君交歲甚久而予族弟楷又分教
其邑數致書道君之賢無間於眾情之所在者遂書之
為贈行序以俟其成焉

石渠先生文集

卷五

七

送大理評事同年王君南歸序

仕宦而重同年厚之道也則夫其人德浮於位而有堅
持之操名顯其親而有畫畫之榮者其為厚又當何如
哉古之人恒重同年者蓋釋褐借升聯名黃甲意氣相
得顏顏青雲視同門合志之論不甚相遠君子於此貴
相親厚宜也大大理評事青田王君士俊登永樂戊戌進
士第其在京師凡同榜者皆為同年外者輒盡往還之禮
世固有以交游為親而君之出仕朝端二十年
官祿寺議明允聲譽赫然官僅七品未嘗一造謁

貴以干進取其恬退堅守之操確如也相知者咸惜
其位不滿德君乃安之比以時最獲褒嘉之命寵及二
親且秩滿九載將膺地權願念立愧久遠其掃途陳請
于上援例以歸視世之急功名緩報本追遠之誼者
乃篤之於戲君之厚同年堅屢守顯其親若此則凡
外諸君子亦安得不思盡厚之道耶其去也眾相
賦詩為贈屬予言序之昔家君與閩藩文衡君在選
有世契之好一宜言予以鄙劣叨聯科第有同年之
二宜言其在朝也志同道合有斯文之雅三宜言合
三者又重以諸君子相厚之情焉敢有辭於是乎序

石渠先生文集

卷六

七

送山東叅政孫公赴所治序

國家肇建北京歲恒漕輸江南糧餉數百萬資軍國之
需與夫貢獻之使四方之肩輿絡繹往還又不下數千
萬計自濟寧北至臨清皆新漕漕河置閘以蓄泄水利
軸輻連亘數百里日夕不少休然公私異形強弱殊勢
往往陵轅齟齬易以紛爭非得雅望重臣以制轄之有
不可其地屬山東於是詔選山東方面大臣各一負蒞
之時參議海寧孫公寔當其任十餘年來水利有經上
下無譁公之功居多今歲之秋秩滿入覲闕下懇以老
辭而山東耆耄之民幾萬人相率連狀願借留之

天子可其請遂陞參政以行工部侍郎王公都指揮僉
事趙公與公景故微言識別惟公由永樂初科進士入
翰林陟佐司馬出叅藩閩歟歷宦途僅四十載文章事
業著稱中外或者且以公未登台輔為之惜之者予曰
不然君子致身將以行道求有益於國於民與否其以
年勞敘遷為榮寵者常人之情也予嘗獲侍教於公其
言議侃侃英發而悉根於理其立心坦厚輝光而不徇
乎時其政績所施惠澤所流則已見於輿人之頌縉紳
士君子之推許矣或者之惜夫豈知公者哉茲行吾知
清河一道之足慰其借留之願矣夫不流於常情而以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五

出卷四寓序

君子之所寓貴由乎道而已道之所由者何大之君臣
父子之安其倫小之日用常行之當乎理者是也苟使
所寓驚外而不求諸內循名而不貴乎實眩夸詡矜浮
華惟以悅人之一日為事則巧智雖有昇之射秋之英
輪子之伎舉不足稱矣又烏可垂訓哉應天府推官
廣信姜君某扁其藏修之所曰拙菴而以南畝耕耘西
窓紡織茅屋書聲杏林春意揭諸座隅目之曰四寓國

子於酒四明陳公記之縉紳士大夫詠歌之謁余為序
余美其拙而嘉四者之名義皆日用所常行有務實敦
本之美無誇詡浮華之失遂不敢有辭余嘗推其意而
竊識之夫民之有生衣食為切耕織者其源也富而知
教詩書不可廢疾而愈醫藥所宜慎此人道之當然非
逞乎智巧之私也若營錐刀以趨利工纂組以為生業
忘詩書之習疾惟巫祝之尚則與道戾矣吾觀四者之
揭名雖云拙實則超乎巧智之外也周子言天下拙刑
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得不脗合矣乎嗟夫君之寓
此豈特傳之於家以示訓子孫近而推之佐郡之人化
遠而推之以達於天下使皆相率而是效焉不幾於周
子所云哉余亦拙者也因書以自勵

辛酉歲除宴會詩序

正統辛酉歲除之夕刑部郎中宗長南異謂叙曰吾族
家居每篤秩宗盟今吾輩出仕于朝官守異司中外異
處其能相與會聚盡一日之歡鮮矣今吾二人同官京
師其來朝覲則有湖廣憲副淳熙永嘉縣令功載與什
偕則有甲寅貢士期博戊午貢士光新若士龍若仁諫
或以游學或以薦薦至者也盍同守歲盡宗姓之歡乎
敘曰然於是郎中設宴於長安街之官舍樽俎

嘉尊卑有儀獻酬以節秩秩雍雍盡歡乃罷憲副
曰今日之會樂矣可無言以宣衆志以識他日追想之
情耶敘乃取東坡蘇子別歲詩云問歲何從之遠在天
一涯十字為韻分之以長幼為次人一韻十二句多二
韻則俾即中之子先訓敘之子同伯是之既成命序其
端惟吾儕遭逢國家熙洽之時以儒養身事有操位皆
聖明之恩祖宗之澤也其際遠遠久圖多今茲數人獲
與胥語詎非幸乎夫古之人宴樂於其末也未始不申
警戒若賓之初筵之什是已吾儕感荷 聖恩之厚當
思何以盡其職追念祖澤之深當思何以致其勉上無
負於 天子下無愧於祖考而吾儕與有光焉可也然
則同吾今日之會者固各思自勵其或已仕而未會與
未仕而有志者得不有取於斯乎衆復舉酒相屬曰子
之言是矣盡相與勉之於是類粹成什且各錄一通俾
藏其家云

送從弟功載赴武陵教諭序

予家自唐宋來以顯聞簪纓詩禮蔚然江鄉之望士科第
之則自予鼻祖礪洲先生父子兄弟始迄有元而
父礪溪先生又兩請鄉舉位雖近止一舉言而直
行重於天下權校後世國朝洪武間家居以儒術起家

承歷仕途三十餘載今方贊夏官政子儀承襲科第
職詞林無思獲冒榮寵假虛譽於世者皆賴先德詩書
廉澤之積也今年從弟紀功載以領鄉薦來會茲禮闈
得乙榜授湖廣之常德武陵教諭衆或謂其才宜顯用
乃置之閑散之地而為之惜之者予則獨為之喜功載
亦以為然也夫士學以求諸內爵祿之自外至在所不
暇計古之君子蓋有身常布而德尊於王公望高於海
內者顧其蘊蓄何如也苟行有以修諸己學可以辨諸
人吾心之所樂者甚大彼區區之富貴又豈能易之哉
功載承先世詩書之澤行純志篤刻勵於學今去武陵
又得以教導為職業雍容講席日與諸生討論古書聖
賢嘉言善行以益其所未至以求其所可樂亦豈非幸
耶謂置閑散而惜之者不知功載者也所慮者志不加
篤學不介勉或怠焉以止而汨汨焉溺於俗尚可為懼
耳是蓋功載才之所必無而亦予之所不能已於言也且
吾宗之以文學顯於今者尤衆功載皆當思與共頡頏
媲美非特礪洲礪溪諸先生德之足景仰而已也若夫
為儒施教之方簡冊且在取而則之殆無難者予故特
以世業之當守問學之當勉與名位之不足計者為之
告抑安知其他日不由是躋於要秩乎是予之所喜而

功以爲然之否也使道歸寧其高爲予致慶尊府以
教子讀書之有成而告群季以相與努力青雲之業也

送族姪仁本赴德清教諭序

國朝以來吾族仕之最先則伯祖隨菴先生舉洪武庚
戌進士以文學政事倡之是後登名仕版者項背相望
也永樂戊戌與予同貢禮部者曰時簡則隨菴公之從
孫溪園先生之子而予之兄行也今年同預禮部貢者
又予從姊之子紀溪園之孫源也試罷二子皆以乙科
優等例得教諭紀授湖廣之武陵源授浙之德清而時
簡兄適以襄陽司訓丁外艱起復來京會寓旅邸朝夕
相親詠歌觴酌行馬以樂雖家居聚處之歡未有若是

石澤周先生文集

卷五

序

之甚也未幾以王程有期不可久淹二子皆告予別予
既爲文以送紀乃復進源而告之曰君子之所貴者在
於力學校官之所事者本乎端已蓋學不力無以承先
德已不端無以立師道是皆凜乎其可懼奮乎其當勉
也子之先世自湖田而溪澗其博學隱德振於前者世
遠予不得而詳之近代若隨菴以事業著於郡邑溪園
以聞望高於海內子之嚴君立雪以文學行誼修諸家
而諸父時簡又以高才儒譽播於時積慶貽謀於子者
可謂侈且厚矣可不思力學以承之乎且世之居教官

者或學不足而刻薄以自尊或者嗜於利而卑鄙以循俗
非貽累其身必取羞於時皆已不正之致也况蘓湖肯
賢安定胡先生之教條具在而爾祖掌教長洲之遺風
餘澤未泯其蹈履之確樂育之美子之所知也况夫世
降俗嬗學政益廢生徒失業師道不立也久矣可不思
端已以率之乎源字仁本美質夙成而才茂志銳年十
九卓然以禮經擢鄉舉予愛其氣識弘遠言論英發其
能使學之必力也已之必端也能不負予之所期也他
日進用於時寧若是而已乎雖然斯豈特源之當知予
四人者皆方壯年皆思不忝其世所宜共勉也久合而
離不能忘情遂書予之所告者爲送行序

石澤周先生文集

卷五

序

送魏縣儒學教諭周君赴任序

周君光新余族外行也正統戊午以書經舉于鄉今歲
之春會試禮闈得乙科君慨然曰吾二兄俱職教事矣
吾尚可以淹是職耶白于所司願入太學蓄業以俟再
試其外父秋官郎中巽翁曰今之達官顯人豈不多由
學職致身耶若往而益進所學飭厥操他日遠大之階
未可量也已而所司拘例弗聽君遂得大名之魏縣儒
學教諭於是余因縉紳君子贈言之什本其意序以送
之曰夫士之致身恒厭居學校者得非以職卑秩散之

不足大其行道心乎彼其大而公卿輔弼之任次而士
舉羣憲之寄又次而庶府百司郡縣長之選雖同於分
職佐理行其所達之道皆居於一偏而不能成者也若
學官者啓迪生徒不過數十人職專而無他務之稅地
清而有優游之聚苟能推吾所學盡心以為教正誼而
不謀利明道而不計功如董子所云俾學者法而師之
勉而進之他日德成材達致用於時布列官使視前所
云益成而於行道之心豈不大乎若夫教成道尊而聲
稱恩洽其位遇遠大之錄自有不期而然者第願所行
何如耳曷不觀諸尊府亦由學官位列卿佐方今歸于
石渠先生集卷之六

送通道教諭周君赴任序

周君期博之授通儒學教諭也余甚愧焉匪徒愧之
而已為之起居寢食不安者累日焉蓋期博於余為州
行同宗而相親於平生為知己同心而相得於斯文皆
欲振興以有立同道而相期同宗也同心也同道而有
志也其契誼之厚何如哉名既不獲成之於甲科力又
不能致之於善地以往其能無所愧乎且期博早孤賴

族祖藏春翁教育之底于成子則左右之以勗其進得
善地且近則書問可達德業可考而契闊之情可忘今
通道遠在數千里之外鄰於夷落號友而玉之孰問而
勞諭之乎余為之累日起居寢食不安者此也期博且
曰是有命焉不敢以咎子無庸戚之甚已而以其先君
之嘗攜家留寓南楚母歿未返塋繼母亦未克迎養具
其情言于朝獲遂所請翩然就道告別於余余酌之酒
以解夫去處鬱結之懷既復思之曰古之大賢君子未
有不先歷憂勤涉艱苦困心橫慮而後大其成者姑以
吾儒言之韓退之柳子厚唐之大儒也不久為學官博
士出令陽山遠刺柳州則無以充其佐右六經玉佩瓊
珞之作歐陽永叔宋之大儒也不坎珂夷陵乾德亦無
以大其粹如金玉之文期博英年美質學優才富訓迪
之暇取聖賢書盡讀之謹修其德不以夷險有間肆力
古文詞不造其極不止他日所至詎可量乎慎毋厭其
鄙遠毋徇乎世俗而怠於進也若然不惟隆聲譽於遐
方振事功於昭代於夫唐宋二三大儒可以希蹤繼美
而余之所甚愧而不安者亦可少紓矣古之人有曰士
希賢又曰舜何人哉有為者亦若是請書以為期博臨
別慰勗之贈

送刑部主事胡君歸金華序

士有超乎其類而交游信其行脩友服其誼凡同朝之士不問賢否相與稱其善如合一辭者果何道以臻之乎必其抱負之厚涵養之深操履之確有以致然也吾於同年友則得胡君文善其人焉君世為金華之蘭谿茂族早有大志少失其怙恃肄業縣庠刺勵問學思以顯其先蓋其抱負涵養久矣求樂丁酉秋遂以詩經魁浙藩鄉薦明年入京師擢甲科與予十五人者同以選留翰林為庶吉士讀書秘閣閱四載十五人中論問學之優德行之純者莫不讓君也既而君授刑部主事予

在溪周先生文集

卷之五

尚留翰林而官舍伊邇往還益密知君之操履廉正用法平恕私為之喜而其同僚之士咸相與敬其德而服其能蓋求諸秋官之中亦皆以君為不可及而在朝之士莫不同辭然之也嗟夫士之有志於世用者孰不思力學以顯親樹勲以立名而或恃才以傲物屈己以附勢雖足取快於一時而為士君子之所議者亦多矣尚何勲名之立而為其親之顯哉若胡君之才美蘊諸躬而不驕政事著於時而不伐數譽流於人而慊然若不能勝非賢而能之耶非所謂超乎其類者耶此予之所以深敬慕之也洪熙改元 朝廷推恩群臣君獲贈其

父母復求當時名公為製銘碣書石刻之載歸之諸君今年春又得循例陳請以歸展祭掃之誠其所以為親業者至矣工部主事婁君文昌與君為同郡來徵言於予為贈予於君行自不能已諸言况重婁君之請其於是乎序

送孔大尹復任寧陽縣序

宣德二年秋八月寧陽之父老數十人相與詣闕下再拜請曰臣之邑舊有令曰孔公朝者去官二十餘年民之思其惠愛猶一日後雖有賢者民之思不如是之甚也曩坐累謫戍邊今幸廷臣有以其才薦用臣等懼其

在溪周先生文集

卷之五

他適而幸邑人之思乞俯徇而終惠焉不勝幸甚上特諭詩之前數年來父老以其情陳乞者凡三四而未遂至是始從其請莫不歡乎踴躍若其父母之離而復見之也嗟夫孔君亦何以得此於人共予嘗詢其故於寧陽縉紳君子之仕於朝者矣其言曰孔君世為浙之樂清人洪武戊寅始蒞其邑在官廉公明恕勢不可挽利不可誘仁恤百姓若保赤子不二三年強者化而弱者植以故惠澤入人之深自不能忘之也以予觀諸前史鄧攸為吳郡刑政清明民吏安悅及去百姓數千挽攸船不得進至有鄧侯挽不留之歌吳育之在襄城

為政簡民樂其不擾去久愈思是皆卓卓著名承夫
上之命分厥政理而牧養乎斯民者也牧養乎民而能
保之如子則民戴之如父母宜矣奈何世之居是職者
或不能撫之且屬民以自奉則下之視之若仇敵者有
矣尚何望其既去而思之耶今孔君去任而民猶仰慕
之不置者此詎非其賢有過人而能以父母斯民之心
為心者乎重臨政成薦膺褒寵予見名播寰區光昭史
冊異日人將移節吳之爰復以美君顧不偉哉是蓋朝
廷優許之意而亦時人屬望之情也於其去寧陽諸父
老更相慶賀而中兵馬指揮劉公貴相率祖餞之翰林
李漢周先生文集卷之六

檢討李君道中復屬予言贈之於是乎序

送彭縣丞赴任新淦序

臨江屬邑有三新淦其一也土壤地廣民物蕃阜貢賦
征徭恒倍於他邑而事恒先集江右所統數十邑未有
能過之者故親民之官往樂居之其賢者卒平易其
政簡略其所徵用人化服之而善譽日起不賢者則漁
獵其民以厭已欲外示奉公內懷撻冠人遂相與怨言
之而穢德日彰矣均之職親夫民均之樂處其地而下
之好惡不同若此者詎非其人賢否有間耶雖然其獨
新淦哉故乎四海莫不然也夫君子之治邑也以實不

以名以惠不以威名聲實即所以為德也則名聲實
之勢也予嘗思其故而得之於政教之實而名聲實
之道若路入焉然不如當其未入之時而實也科徵
美辨矣而老樵輟樸之聲徹上下恬然不知恤是威以
使人而少惠也此蓋恃其一二之略也不可盡舉焉如
是而欲俾民之譽已而不怨訾之也難矣君子於此烏
得不循名而責實省威而敦惠哉今年春新淦縣丞缺
天官擇重慶彭志源氏以聞予予聞之往蒞之凡其邑
之在朝者重其往相與餞送之而予亦予之序予家
吉水距新淦不百里誠知夫職親民者樂處其邑而其
間令佐為治之善者亦竊聞其舉今志源既膺選擇以
行吾知其必能效夫賢者之為也必能以實以惠而不
事乎名與威也必能致人之化服而得善譽也他日江
右之間求治邑為丞之良者得不端美於志源哉尚勉
之

送劉劉使序

士君子之才有優於世者其必有所用而無不宜也譬
之器焉萬斛之舟惟其大也故容受廣而不辭千金之
豪曹惟其利也故裁割有餘而不吝觀諸吾友萬安
劉君克平不有微焉若登才樂以辰進士高第授刑部

主事有能嚴以大司寇薦陞郎中處心仁恕訊讞明允人懷服之嘗奉勅修預備之儲於兩浙勸道有方公私賴利入歌頌之比歲卿佐缺入左右大臣屢以君薦雖不偶而中外莫不推讓之所謂隨所用而無不宜者也今年朝廷以天下藩臬重臣員缺詔舉京秩又次有政績聲聞者擢任之於是左右大臣復交薦君遂授陝西按察副使命下之日衆曰是嘗薦為卿佐而不偶者也其陟任外臺雖未慰宿望然亦豈非君建功立事之秋耶於是鄉郡縉紳士在朝者相率賦詩送之來求于序予惟天下藩方十有二而陝為最大西北二邊控制夷虜恒遣輔臣臨蒞其間任藩憲者非有優為之才鮮克勝之以君之才往佐憲事吾知其沛乎若遇順風之舟渙乎若發獻礪之劍其快且利夫豈尋常齷齪者可企哉君尚勉竭澄清之志以惠及一方吾見績愈著蒼愈流而位遇益顯足慰衆宿昔之望也必矣庸書之以為他日徵

送義民李君南還序

吾鄉先達東廣大衆陳公子魯嘗為余言鄉之前輩以勤儉起家詩書教子孫者三姓三人曰羅氏蒙泉先生李氏宗禮甫曾氏宗省甫其後必有興起其門者羅氏

則侍郎寅菴兄弟已食其報今復見李氏焉蓋宗禮甫八子其尤著者惟霖惟謙也諸孫二十餘人俱英偉秀發善承先志比年惟霖以出教數千斛佐官賑濟天子嘉之賜玺勅褒旌為義民惟謙之子庸修以詩經發解江右第二一人一門兩世義聲文名震動遐邇有司各樹坊表異高閣偉模照耀鄉閭何其盛哉今年惟霖束謝恩闕下將歸公卿士大夫以言贈之頌美揚休珠玉盈案余與其弟惟謙有連獨述得於所聞見者漬告之曰君之先世在元有繼先曾大父為鰲溪書院山長者矣君之先君子蓋承世澤而克邁之者也厥今致豐裕顯休聞君此得非慶之而流行哉夫慶流必有本德之謂也德不可以一善名亦不以一朝夕可至譬諸萬斛之泉混混不息出澗壑歷江湖以達于海窺之而無際用之而不窮者本源深故也德之積也何以異此前人之積延施于今今日之積又將敷遺于後夫豈可以聲音笑貌為耶君歸尚益敦子姓以孝友施鄉閭以恩惠俾後之人愈蒙其澤綿綿而弗替顧不偉哉曾氏亦余之姻也其簪纓詩禮相承舊矣尚為余致聲于厥諸彥曰際昌辰會風雲而出者其時也庶幾我不負大叅公之言乎

送李庸勵南歸序

瓊吉水百里之疆多儒業環吾鄉遠近之間多世族儒業多故宦遊之士隆世族多故詩書孝弟之習盛余所居鄉曰同水一都之地以里計之十有五以戶計之一千五百也千五百之戶著姓蓋十之七八馬衣冠檐如言論偉如講唐虞而誦孔孟者座常滿也朝絃歌而暮燈火者居相比也所謂詩書孝友之承亦已久矣然其中悅詩書而學庾名孝友而行遠者又不知其幾焉豈非鮮踐履之功而忘其實耶有能用實功臻實効者吾於嶺口李氏見之李氏惟謙甫有子四人庸修庸勵最

本溪周先生文集

卷六

七

長庸修早志問學肆勤不遠數千里從師輟二三年始一登第秋榜第一人登進士高科庸勵家居小謹暇則從事書史不怠去年以父命從父兄之訓聰悟而敦厚真良子弟也遂樂為之書還家升堂拜慶之餘鄉之俊彦余家之後進有相過者尚出余言諒之曰蓋崇本實力進修以求不愧世族之名哉

送周編脩序

正統十年乙丑會試天下士九千有二百人拔其尤者得百五十人春三月望日皇上御奉天殿復親策之又拔其尤者三人淳安商輅弘載長寧周洪謨堯佐室雞劉俊世英也俱擢第一甲賜進士及第授官翰林姓名登於黃甲文聲播于海內士之遭遇之榮可謂千載一時者矣堯佐尚未娶京師百官之家欲擇婿者咸屬目焉堯佐以慈親在堂未由稟命皆卻之歲秋九月乃具其情聞于上詔可之將促裝西還詞林諸君子咸賦詩為贈弘載世英來請余序之堯佐先君子嘗任教

石溪周先生文集

卷六

百十三

詞林也數辱過余且愛其篤於進脩不以科第之學自畫日益相親焉序豈可辭惟西蜀之士前代以文章事業名世者不可殫紀國朝設科以來登第一甲者則甚鮮余耳目所逮僅見於堯佐也且秋榜為西川第一人廷試為天下第二人豈非豪傑特出之才歟當有宋時陳氏堯叟堯咨堯臣兄弟蕭氏子瞻子由兄弟俱以甲科顯而蕭氏獨以文章名節著稱天下後世至今誦之夫士君子有豪傑特出之才幸而魁選於科目矣必使文章足以經國名節足以植時斯不負所學而可以追蹤先哲增輝鄉郡不然奚足貴哉堯佐蓋有志於是者

故敢以之讀告焉若夫錦還稱壽之榮琴瑟和好之樂
况願式端歸朝之期則群公之詩見之茲可略也

送吉水縣令劉公復任序

余嘗讀史傳見古之治郡邑守令稱循良者不過與
民生殖平徭簡賦興學省刑而已然其惠及當時名流
天下後世而不泯何哉亦曰誠心率物焉耳夫心之誠
石政之得失生民之休戚係焉可不謹歟國朝以來治
吾邑者多矣余之所聞則惟費侯震錢侯本中二君子
之外不失之蹤則失之刺求底夫中道者良鮮近年若
今蕭圻劉公蓋所謂循良豈弟可繼二君子者也公早
以明經領鄉薦登大學初授南城丞以薦來令吾邑政
循其故不事更張鄉村無市民之擾縣庭鮮訟訟之聲
書善惡之實以勸懲省奢侈之費以甦民力興學校
新孝子亭以勵風化敦厚以施之堅久以持之衆言朋
興百偽滋出屹不為動蓋其平居所主者一誠焉而已
耳在官逾二考操存如一日豈今之賢令乎歲秋九月
書景言還邑之仕于京師者相率賦詩為贈余特舉所
知大都者序諸首簡以慰吾民獲重臨之望若夫繼費
錢二君子之烈以追美乎古之循良存躋顯庸垂考青
史公當自致之余言烏足重輕與

送廣東參政郭君赴任序

吾廬陵多魁磊傑出之士前著聞于青史後擅美於明
時累累有焉何也其剛大之氣節義之風有以激之也
不然其能相承益盛若是哉余友郭君循初登永樂辛
丑高科任刑部主事當宣德間少言事者君獨上章言
營繕事始雖忤旨已而宣廟察其忠改官工部丁內外
艱再起仍官刑部以薦陞郎中明允之政同輩推讓焉
嘗奉命恤刑畿甸多所平反人稱頌之寧卿佐有缺衆
相與屈指屬目又惟君是數可謂老成宿望者矣今年
天下方面員缺詔大臣如故事舉用君得廣東參政或
者且曰嶺海素稱繁富珠香象犀玳瑁珍奇之產著自
古昔且遠達京師政務稀簡官是邦鮮不為流俗移易
者余曰此常人之情耳若郭君其學瞻其識高其氣剛
大又生長詩書之胤出戶陵節義之鄉觀前之所樹立
卓卓若此是可以少渝其志者耶衆莫不曰然或者無
以應嗟夫松栢惟歲寒而知其貞之操蕙荷惟出污泥
而不染而知君子之德故聖賢稱之士君子負魁傑之才
能不為絲濁所汨其造詣當可如郭君行矣卿輔之
選尚於是行卜之也於是鄉郡士大夫相與賦詩送之
余則為之序云

雙崖詩集序

士君子負傑出之才既不欲立言以垂國建勳以垂世而卒有能者不能者焉故昔人有鬱鬱而死者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之歎豈非得於天者未厚而時之所遭有殊歟甚矣哉盛美之難兼也洪惟聖朝混一區宇貞元會合光岳氣完奇才偉人間生迭出七八十年來或以文章鳴或以政事著者蔚乎相望求其所謂盛美兼該者今工部左侍郎周公恂如殆亦僅見者乎公登永樂初科進士預二十八人之選讀書中秘年方獨出大分甚高凡所觀覽終身不忘美為詞章弘深典嚴追

石渠周先生文集

卷六

序

石渠周先生文集

卷六

序

婉古作非但越乎今人也已而擢職郎署居彈兩京明

慎刑罰之餘連篇累牘益肆厥詞時太宗皇帝在位

日久思弘治理之功明先聖之道釐正五經四書性理

大全公與纂修四方萬國禎祥疊臻有所鋪張公多應

制洪熙改元遷秩王官專命輔導宣廟臨御聞公名累

欲召至禁近不果久之用薦陞佐冬官巡撫東南總督

漕運自肇都北京軍國機餉悉資其地歲久獎茲民力

凋耗而國計日虧公奉勅得便宜從事洞燭奸偽漸次

更革未幾庶務畢張公私羨溢歌頌之聲播于遐迩又

數年上供之外所在置倉以百萬計於是民之流徙者

歸艱粒者倉顛連無告者以生今聖天子嘉之屢降
重書褒諭民至有圖其像而生祀之者非幾於孔子所
謂日月而可三年有成者歟於乎士君子欲有所建立
以不泯者公已備其二非天降才之厚而得時遭遇之
隆亦曷克致之猗歟偉矣公所居在吉水槎灘雙崖之
煉因以自號故其平生所作名曰雙崖集間彙編之屬
序其端公之子仁俊將復剞梓以傳亦可謂能孝也已
歐陽子有曰文章足以潤身政事足以及物公之政事
多矣其文章之華豈止潤身而已耶余故序公集愛其
兼美乎人之所難能者此也嗟乎觀公集者得不有慨
然瞻想其不可及者哉

吏部右侍郎洪君挽詩序

皇上嗣登大寶初詔開經筵選詞臣及六部憲臺臣之
有學者充之淳安洪君宗器時為工部主事用大臣
薦首與焉今時亦在諸公後已而修宣廟實錄又獲
共從事趙侍殿廷敷陳治道聲馳忠悃退登館閣編摩
校勘絕竭論思朝奏出入暇豫宴遊蓋未始不同一時
議論之確操履之端若公者不數人可謂良友也已久
之吏部右侍郎缺君以侍講薦任之卓然以進退人才
為已任責事多齟齬十常八九而持之益堅於是有一

視其所為者從而中傷之矣。內服云：官禮家居者三
平去秋服闋北上途次得疾至京疾劇余訪問之勉就
病牀君肯首者數四詎意竟不起耶嗚呼惜哉君之
世自其遠祖朝請大夫嘉瑞以來承氣代不乏人其先
君子思任教郡邑蓄大未施以貽厥後君之行美自孝
親孝子以至待宗姻友朋俱有品節居父母喪哀毀逾
節不食肉遠近則之君之履歷由進士任主事遷侍
郎主事分職職曹刑罰清省蒞事江右督撫
而欲平無擾人稱其廉辦其為侍講考試京闈去取
精當士服其公君之學問經術外詩文皆典則深純
五溪周先生文集卷之六

於言哉

送劉大守赴臨洮序

郡守古諸侯之秩也古諸侯所治小或百里大或二三
百里而已今之郡守連城多至千里所統官屬人民之

衆不可勝紀皆於守焉聽命蓋守得其人則政平治理
教化興行上之德意以宣下之凋弊以除由是僚吏畏
威黎民懷惠一郡之治蔚然可觀矣否焉豈惟臺委寄
賸績業人之受其惠者詎淺淺哉故自封建廢而郡縣
疆理之制行盛明之代莫不以守令為重惟我 聖朝
尤深注意郡縣有缺明詔屢下在廷三品以上大臣舉
所知者任之往往得人十恒六七亦視其舉者之公當
與否耳今歲夏六月臨洮守缺員遂以南京兵科給事
中劉君克明往蒞厥職用尹邵侍郎張公磨之薦也劉
君宣德進士天性端厚廉慎有為信孚朋友譽聞兩京
五溪周先生文集卷之六

所謂交相成而兩相得者也。使諸大夫君子皆若
張公之舉賢則豈不副聖朝宵旰之憂而慰中外之望
哉。余固因劉君之行而為國家得人之賀也。是秋卻微
至君從裝就道南京交游士各賦詩送之徵余為序遂
并述余之所羨者書以弁其端云

尚志軒詩序

微之磻溪方和中揭其藏修之軒曰尚志縉紳君子有
相知者為賦尚志之詩問因進士楊彥謚來京師求予
序之夫志朝市者懷事功之榮志江湖者慕清觀之逸
因各有所志矣然局於事功者必至於溺其不達則得

石溪周先生文集

卷之六

百十九

立

夫高尚其志仁以為宅義以為途居而由之進無得義
之累退無憂懣之形者惟士為然是則為士者烏可不
知所尚耶予聞和中開居林泉讀書樂善以為迹還朝
市而江湖之適又所弗暇惟當效夫為士者之所事而
幾可以寡過而有得故揭諸軒間以自勵越千流俗
矣夫能越乎流俗而效夫為士者之所事其志尚之高
為何如哉彼其溺事功縱游觀而進退得失之有無固
皆不足動之雖然仁義之道大矣載諸古聖賢之言而
具於吾心擴而充之不可勝用人能知之而踊焉恒鮮

則有士之名而無其實多矣又烏在其為志乎今和中
既惓惓致念不忘若此苟後日加勉以踐其實焉則其
為志可勝言哉予嘉其志重以彥謚之請不獲辭遂申
其說序諸其端以歸之

送劉太守復任序

千戈大庾劉君克脩之出守南郡三載入覲闕下也
天官第其功為天下治行第一以言于上俾復舊治
監察御史蔣君誠與君為同學合交將諸君子祖送之
船酌既行有起而言者曰劉君以名進士擢任即署刑
部明允巡歷邊陲將士懍服今陟守大郡統州縣十有

石溪周先生文集

卷之六

百二十

立

六壤地千里親藩軍衛錯處其間景跡難治君為之
裕而未林而兵民安業老倪欣忭其績最矣宜膺顯
褒以慰時望頃乃還官得非掌鈐曹者之過歟予曰不
然此蓋皇上深体其邵民仰戴之意餘曹亦欽承
聖明仁愛斯民之盛心也君初治郡逾年以憂去官兵
民父老數千人陳其惠政願借留之詔旨諭允驛乃
奪情俯徇民情意茲以例言則三考黜陟我國家旧
章以清言則南郡循良詎宜遽改言者唯唯諸君子乃
相與賦詩為贈屬予序其端予奉同年且同志相好也
不敢以燕陋辭因復舉觴屬而告之曰書云慎終于始

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顧君重臨顧念詩書
撫字之仁以無負委寄之隆可也若然吾見古
人黃不得專美矣顯褒云乎哉予遂累書之以引衆
作於是劉君起謝曰子之祝規者至矣庸敢有怠

松雪遺墨

竹石圖一幅元翰林學士承旨趙文敏公遺墨今長洲
縣尹蜀郡王君汝器家藏故物題曰松雪者文敏別號
也初汝器先君子參政公得此圖珍襲于家三十餘年
汝器懼其歲久散逸重取裝潢徵士大夫詩賦詠之未
求子序文敏公雄才碩學榮際五朝名滿四海書畫之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六
精特其餘事雖一筆一墨當時人莫不知寶愛之况後
世耶此王氏父子所由珍藏什襲不啻若拱壁之難將
也雖然豈特慕其人愛其畫而已哉蓋將因之以比德
焉夫物之森聳踈直莫如竹君子之德清修挺拔者似
之堅貞不移者莫逾石君子之德踐履誠確者似之則
是圖大參公藏之以遺後人固非偶然也汝器受有民
仕居廉守貞綽有聞可謂能承其親之志矣由是朝夕
披閱之間有契其心益勵厥操庶幾績他日所進詎可
謂詩人之意蓋不外此是為序

贈刑部侍郎郭君序

士君子之致身言可達其志澤可被於民而事業有聞
于世者此人之所甚慕焉也然自非遭其時居其職雖
欲有言而或限於出位之譏欲澤民而不當夫執法之
任則忘何由白事業曷由顯哉惟六科得以論天下之
政務而都給事中為尤專刑部得以理天下之臬事而
尚書侍郎為尤要使之而 上聽焉國家利焉則其
志行矣理之而冤抑伸刑罰省則民可被其澤矣然則
志之行者又孰若澤之被者之為愈乎萬載郭君由未
樂甲辰進士擢任刑科給事殿廷九載秩滿陞都給事
固克展其職而以績最著聞者夫歲承 命恤刑南京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六
忠厚詳審充稱 德意令譽益彰今歲刑部左右侍郎
缺員 上特命君為左侍郎命下之日僉以為宜其同
年諸君子之在朝者屬予言為贈惟刑部古秋官卿之
任所以掌邦政詰奸慝刑暴亂少司冠則佐卿而恭貳
邦憲今之侍郎也其職可謂重矣民情之冤抑獄議之
當否皆於是焉取正其所任亦可謂難矣職之重任之
難宜擇賢而有俾於君也君之志既行於昔則夫所以
使民所以被其澤者得不有望於今乎書曰惟明克允
又曰式敬由獄君尚於斯而致意焉足以弼治教澤群
黎事業之顯孰禦哉予與君俱同出江右固將有望於

為鄉邦之光也於是因諸君子之請以為贈

贈監察御史吉君序

御史之任重矣上馬司天子之耳目政事關失賢否混淆得以言之下焉為衆庶之所屬望風俗義惡訟獄冤滯得以廉察而辨理之自非其人剛直有為練達之久者鮮克勝任故朝廷付畀之寄益隆選用之令屬更始者天官已而易之以憲臺之舉繼之以大臣之薦又歸之於天官之選校尚慮未得其人也於是因天下郡縣之官大會於京師者天官憲臺之長合而選之咨詢廣而考察精簡拔於千百人中得十餘人焉在平縣

石溪周先生文集

卷六

百十五

令吉君伯祥其一也初伯祥以兩考績最還官余嘗有言為贈固已期之至是果然則賢者豈不可知矣夫美玉混於碔磳而輝光自異貞松雜於樛櫟而蒼翠頓殊賢者之處乎庸衆其挺特不凡亦理勢之必然也雖然伯祥之為縣既最其績而膺是選蓋所謂練達之久者也前為御史得不思簡拔之公職任之崇俾剴直有為之聲之足聞於時哉必如古人所謂大丈夫當正己之地明目張膽以報國恩而後不負君上視聽之寄必如古人上疏極陳時事之弊以謂不絕害源其百姓無日樂生而後足副衆庶屬望之情毋徒談曰方今紀

綱振舉政行化勳無事於言為也伯祥鄭之榮縣人宣德己酉鄉貢進士補大學生抱負有素為令未通考而膺選擢試事未半載而實授令官他日所就詎可量哉因其鄉宦游之在朝者屬言為贈遂不獲有辭而重期之

劉氏餘芳集後序

士君子之隱處當時制行有越乎人餘芳克岳諸後者固本於其天性之美嗣人之賢亦豈非其見知於鉅卿名公之衆播於文字足以發揚而表著之歟然則文章之有益於人不亦大矣哉大史公曰士之欲砥行立名

石溪周先生文集

卷六

百十四

非附青雲之士烏能施於後世信夫吾觀於嚴郡經歷劉君迪誠前為刑科給事中時彙聚當朝士大夫紀述其先君子處士文忠甫存沒行義之什有足徵焉處士家萬載世為舊閬天性純粹孝友夙成生平志樂恬退不慕榮進名其修藏之軒曰靜樂士大夫從而詠歌之聚書家塾以訓子孫名其延師之所曰相同書屋士大夫亦從而詠歌之及其卒也誌幽有銘哀挽有詩士大夫稱述之詞又無異於生存焉於戲何處士得於人若此之多耶合而名之餘芳集可謂稱情也已夫處士制行之義固原於天性若其餘芳之盛亦由夫也

世之賢有以致之也然則世之人欲成其子者烏可以不知教為人子欲致孝其親者又烏可不知微諸文字以求其傳也哉迪誠間出是集求序于後子愛其知孝道也遂不辭而為之書

贈刑部主事張君序

士之致用當時黉朝科目列官朝磨豈特為爵祿之榮哉蓋將以行其志焉耳方其從事佔畢誦聖賢之言窮義理之與孰不欲發舒問學登名高科以自達然率三歲始一校天下之士而拔其尤者不百人焉及其既獲矣文章有以暴于世名譽有以昭于人又孰不欲推廣

石渠先生文集

卷之六

三十五

素蘊聯秩清班以自效然百人之中與其選者或半焉是則士窮經而得科甲之貴拜官而陞即署之華若姑蘓張君者豈不甚鮮矣乎而吾知某不徒以是為榮其志蓋有在也古之君子典禮樂者必使禮備而樂和掌刑罰者必使刑清而民服上足以報其君下足以澤其民不負乎所學不愧於所職而後其志為可白也某舉正統己未進士擢秋官主事以詳刑為政日哀矜以求其情訊讞以當其理有裨於司寇惟明克允之心益宣乎聖朝用刑弼教之仁其志豈不在是乎請以前哲一二君子為其頌之昔張忠定判富民道財子婦之

訟人稱其明斷范文正抱其獄案與官長爭是非世服其不屈二公皆由科目舉皆嘗理刑獄而皆至顯位其於忠定為同姓文正其鄉衮也尚於是所取法焉他日所造誰可量哉其受任也蘓之縉紳士大夫在朝者微言贈之予特本其志之所在者以期之云

送山東運司經歷周君復任序

昔在永樂間太宗皇帝屢臨軒策士以圖治理歲戊戌開科得士二百五十人山東都轉運鹽使司經歷姑蘓周君景明其一也君時年纔二十餘風神秀爽才俊而學優同輩咸敬愛之已而授知饒陽縣事歷上林

石渠先生文集

卷之六

三十五

苑監丞都督府都事坐累左遷大僕主簿復改今官逮事四朝秩凡五遷前後二十有五載政績之最著于銓曹聲實之流播稱中外得非所謂老成練達者耶今歲之冬以秩滿六載循例承恩還官其鄉縉紳君子在朝者屬子言為贈昔景明之專府園子助教秉一先生與先人職方府君為博士有同官之好子亦戊戌忝與科目與景明為同年遂不敢以蕪陋辭夫松栢之茂衍可以充梁棟者以其傲歲寒之久也干莫之堅利可以刺犀兕者以其沐淬礪之至也士君子才器之晚成者得不由涉世故遭事變而後所造非尋常可企歟景明

歟歷宦途可謂久矣方今重老成練達之選內之巖廊外之方岳有所微庸又豈能舍乎景明焚顧念同井之士晨星落落無幾予漸進衰老無用於世如景明之才賢得不有望為吾黨之光耶遂書之為贈行序以俟

送吳大尹赴青神詩序

士君子力學將以致用致用求以行志也然學力矣不獲見於用者有之致用矣不遇非其時居非其位志不獲遂者亦多有焉若夫用足以驗其學之有成志足以申其用之所施惟縣令之職為然此予於吳君者春受任青神而有美焉也君世家雪川承祖父詩禮之訓勤

學好問夙夜弗懈鼓篋校庠登庸鄉闈遊大學入中書

百七

李

暇暇試用去歲之冬遂承恩膺百里之寄以行京師縉紳士大夫多賦詩贈之屬序其端予知君者不可有辭夫志於用者貴於行道行道莫切於致君而澤民彼百司庶府同於效用而責任有殊視斯二者或歎焉惟上之為宰輔者足以殫匡弼之忱下之為縣令者足以盡撫字之心士欲行志孰切於是宰輔未易得為縣令可不思所以行之耶一縣之間耕桑樹畜何以勸之勸學校風俗何勵之與老安幼慈華獨無告何以處之適其所令施於琴堂之上而化數千閭閻之下熙熙

焉衍衍焉政成而惠流績最而名顯如是則有以澤夫民矣致君之道豈外是哉今吳公之往青神既獲地偏事簡之邑又逢聖主與民休息之時盡其素蘊以治之有暇益取古聖賢書讀之法其所當行勉其所未至是即所謂仕優而學者慎毋憚煩可也倘有取於予言吾見他日騫騰青雲之乘宰輔不難至矣尚其勗諸

送陳問禮復任麻城序

余同年友陳君徽貞之子禮字問禮任麻城縣簿秩滿三載奏功闕下以家稱授例還官告別於予予酌之酒而贈之以言曰古之君子之仕蓋有曰得志澤加於民

李

百八

李

今之為縣雖不若彼能使民咸被其澤而百里之間得不可少施吾之惠乎且尊佐令者也施治百里有令有丞政雖主乎令然民事之煩非一人之為烈必賴丞簿贊佐而後可臻于理譬之操舟解之舟者馬心同力協各施其謀則無覆溺之虞有剋涉之益事濟而功成矣為縣者何以異此凡封疆之內縣政無告孰非吾所當恤寒衣飢食孰非吾所當問民之利而利之使裕順民之性而導之使化令有謂焉則贊之有為焉則任之政者庸未使焉則懇款勸諭以使之如斯而民焉有不被其澤哉或者且謂麻城剝邑民尚氣而喜訟長民者

惟華其戾之見乎已尚何以致夫澤之寬于下乎是六
不然也天下無不可化之民無不可變之俗特在上者
率之何如耳吾誠思有以惠之彼愛戴服從之不暇矣
寧有所謂喜訟者耶昔任伯雨之在清江事戾於民不
避形迹極言於令邑賴以治陳述古之在浦城躬行教
化邑之為父兄者更相糾戒子弟不可以非禮相干犯
皆以簿而赫然者聲於當代垂輝於簡冊者也子於是
取法焉尚何古人之不可及哉且子家世有衣纓自南
應門下侍郎喬迄今官譜相望子勉焉夙夜思繼述之
美豈徒有光於而翁乎亦與有榮焉問禮於是起謝曰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六

送太守黃君復任序

郡守一郡吏民之望也會府一方諸郡之望也則大上
之選授也得不得益致其嚴已之受任也得不得益盡其心
乎致其嚴則人斯得矣盡其心則望不失矣吾於今觀
諸開封守黃君有以驗之方 聖天子嗣位初詔大臣
舉在朝群臣之賢且才者為郡守太宗伯胡公以君薦
蓋已遴選於數十百人之中矣同時被薦數人開封為
河南會府其任繁且劇遂以俾君蓋又簡拔於數人之
中也君感 上恩之厚荷權任之榮下車興利革弊崇

學勸農凡所統州縣吏民之當更民隱之當恤者靡不
究心力行之惟懼辜薦拔而夫人望也於是不三載而
嘉績休聲播稱遐邇通府治遂為諸郡最茲以兩考赴開
援例還官禮部郎中余君合同宣諸公徵言為贈君早
登科甲為名進士歷踐郎署為名郎官出知會府為名
郡守士大夫致身若君者可謂難也已余尚何言哉雖
然余竊聞之古之知開封者有右包孝肅公希仁劉巖不
可干以私者矣又有若歐陽文忠公永林寬簡不擾而
政理民懷者矣子嘗以使命道下觀黃堂所勒碑列前
後為郡卓卓有譽者不可殫紀未有若二君子之尤者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六

贈胡醫士詩序

昔涿州守金川蕭君伯辰嘗以至京師與予同寓于故
步休文靖金先生之官舍偶嬰疾更數醫始瘥已而語
予曰觀醫之治疾猶居官之治民也方民事之來紛紛
轢輻萬變不同其間是非爭辨難焉前陳聽斷尤難苟

長民之公且明或一言以從容而理無有不盡其情矣。期官雖衆寧能使民之底于治哉。若夫人之有身寒暑服食之乖宜喜愠起居之失節固不能以無疾表裏虛實萬有不齊。賤理血脈熨鍼藥石施之匪易。苟為醫者之良且審或一劑而瘳或積久而效無有不全其生矣。否則醫雖衆其能俾疾之臻于治哉。予聞而歎曰。有是哉。君之善喻也。因治疾而得治民之說。宜其所至政理所去民思也。歟。今年夏五月君之仲子守安感暑疾得同邑胡氏止恒治之。寒熱交攻頭刺痛不可忍。止恒既視脉投一劑而漸蕪再投而愈。三則平復矣。衆莫不稱曰。何其神速若是。取得非其為術良且審哉。已而其兄守成致書余。宗弟熙伯徵士大夫君子詩以彰之。且請序於余。復推言止恒之父孟性洪武間嘗以良醫徵不就。止恒世其業。益遂為人沈靜溫厚。無嗜。書居隣市。塵游心青曠。泊然不為俗累。蓋非特醫道之良而已。故不償之楮幣而以文詞謝焉。嗟乎。若止恒之醫守成昆季之請贈皆可書也。因追憶守成先公深州君治民猶治疾之論。題其端以歸之。知言者得不有取於斯乎。

賞牡丹詩序

夫草木之精英融結而為花。其芬芳穠艷千態萬貌皆出乎化工之妙。而魁奇卓絕巧奪群芳。則莫逾於牡丹。古今之人稱為花王。擬於國色。信不誣矣。濂溪周子曰。牡丹花之富貴。又曰。牡丹之愛。宜乎衆甚。言夫為世所珍賞也。古故江右文獻地名。家鉅室。詩書講習之餘。良時暇日。遇嘉花異卉。輒朋儕相與。築樽宴賞。以為樂。或誅歌國家治平風物之美。或歡奉親闈福壽之慶。流風餘韻殆逾於西洛之盛焉。余鄉友劉君汝器。世居文江。邑治之北。隅迹通闌闌。而有肅然林壑之趣。庭植牡丹一本。每春日載陽。韶光明媚。奇葩盛開。照耀軒楹。汝器君奉其尊府游宴花前。孫曾繩繩承惟。戲綵人生天倫之樂。殆無以易此也。賓友聞之。咸攜酒崇教。翫賞終日以助其奉親之愛。已而復分題賦詩以紀其事。乃屬序於余。惟聖朝重熙累洽。民物阜蕃。老者享康寧之福。少者遂優游之適。故得以餘閒競一時宴賞之娛。以奉其親。以洽其賓友。茲非太平之一盛集歟。夫牡丹百花之富貴也。奉親天下之至樂也。以富貴而承至樂。此諸君子之什所由倡而余并引之作。有不容已也。於是乎序。

送周君大稷膺貢詩序

國朝奉士之制作興於學校成就於國學然後試事而授任焉蓋有古昔先生育材任官之遺意倚歟成矣。金川周君範字大稷早以俊秀選入邑庠學成行修茲當赴春官登大學其姻友趙君光儀昆季與交莫逆合同邑縉紳君子賦詩榮其去請言於余弁其端惟夫世之人於遠別其故舊姻戚必載酒贈言以道其去留之情况大稷茲行將躋青雲之路觀日月之光其為餞送夫豈常情可比哉乃為之言曰士君子生世讀古聖賢書蒙國家教養恩其大端不越乎忠孝大稷家居出治經業入奉親養於夫孝既克盡之矣今馬膺造選就試

右澤周先生文集

卷六

七

詞林肄業天子之學宮行將有民社寄於夫忠當勉焉思致其身可也是則諸公贈言之意夫豈外於是乎光儀曰然請書諸簡歌而繼之者列于後

江湖勝覽詩序

縻爵祿者之優游之趣安泉石者膠肥遯之情君子於此每病其志之弗適焉若夫進非爵祿所可縻退非泉石所能錮從容散逸浩乎其自得超乎其無累而寄興於清風明月之間雲帆烟浪之表者其惟江湖之士歟姑蘇蔡智明遠氏早有四方志嘗游歷淮泗吳越南道湖湘出桂笥入番禺遲徊豫章彭蠡之區而後埽凡通

都大邑山川城郭之壯麗以及於高人碩士之遠蹟仙佛子之宮宇身之所至即徘徊瞻眺終日而不能去能詩君子往往播諸歌詠以贈之士之遠遊慨勝覽之樂者亦孰能過之耶嘗彙聚所得衆作裝演成卷因少保黃公之仲子來訪予請言冠其端予薄宦于朝旦暮供職事未得少休暨有所陳請又或所能即遂居嘗有美於志安泉石之隱者及觀隱者拙遲衡門與木石俱鹿豕遊身雖高潔而見聞卑淺求之乎高明廣大之量永有充焉若明遠飄然得江湖之樂其為志豈不快哉誠非仕隱二者之所及也是可嘉也已因余其什聊致予之一慨

右澤周先生文集

卷六

七

贈給事中屈君秩滿序

士之仕也求遂其志而已耳苟使位遇有弗逮才美不施亦烏得謂之遂哉若吾友刑科給事中番禺屈君時行其仕之遂志者數君以明經領鄉薦入大學仁宗皇帝即位初命擇大學生之卓異者廷試之又擇其最優者俾居左右獻納之任君寔與是選士初筮仕不假歲月遷轉之入一蹴而登斯秩其志之遂一也明年侍宣宗皇帝監國南京因留掌科事南京政務稀簡君得優游書史之娛充問學之益以充其才美其志

之遂二也 國朝之制京秩滿考有最績者獲褒寵其
親君時二則在堂高年無恙循例受 恩封之榮且謁
告歸省永錦稱觴申其孝愛之誠其志之遂三也是三
者皆難致而君兼得之則士君子學古入官有如君者
幾何人哉茲當秩滿赴天官故事君是職者率不次楚
擢况際今 天子嗣登大寶方更化以新天下甄拔群
賢圖惟治理君之斯行其志大用也必矣他日位遇之
隆才美之施而益其遂其志者又何如哉於其滿也予
適自家赴 關道過南京監察御史李君道安偕其同
郡縉紳士相與餞送之來徵余言余素交於君不可以
辭於是書君素志之遂者以復焉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六

百五十五

戀闕圖詩序

古之君子之致身未始一日而忘其君也惟不忘其君
而後心之所存者誠職之所治者力不敢苟焉食其祿
而為忠之道盡矣此予於建昌嚴君戀闕圖之什而有
取焉君少有俊聲年十八舉于京闈連中乙榜最後授
湖之烏程儒學教諭丁內艱去官今年起復蒙 恩擢
陞南京國子助教留寓京師幾月而後往交游諸君子
謂其有 心倦戀闕不忍去之意徵甫田李在繪為圖賦
詩送之安理出以示予屬序其端予惟圖之所寓者

也安理之所戀者心也心之所在雖不必恒依 闕庭
日通清光而後謂之能不忘所事古之人蓋有歸江湖
之遠而能致愛者其心有在也况兩京伊迓者乎安理
往焉盡心於職務俾樂育有造德業益崇不負今日簡
拔之公是即能允懷 明主之恩矣豈特徘徊顧戀乃
可謂忠耶安理予齡年友也夙有志古君子之行知其
心者莫予若故為推原其所存而序之觀者於圖外求
之可也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六終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六終

百五十六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七

清江先生男蒙編輯

謝輔校正

姻家後學曾同亨重校

庫生李喬南重輯

孫承超

汝啓

汝達

德光

德輔重刊

記

孝子記

人子之於親也無往而不盡乎誠也生則養以適其歡
沒則葬以致其寧此其常也脫有不幸倘軀殞命所
不暇顧是皆出乎天理民彝之真夫豈可以偽為哉吉
水李孝子隋大業中入幼喪母哀毀過甚事父益至每
出騎里輒返曰吾可暫時忘膝下乎父病旬衣不解
帶既沒未塋比舍失火火繼至遂慟哭伏棺而死事載
縣誌其墓在學宮之傍墓之前有亭廢興不一國朝洪
武初知州陳公宗舜為之記

知州陳公宗舜復新之歲久碑殘缺今武昌劉侯劉
永知縣事既除治其墓其亭既石刻不存乃屬記於
予惟吾邑以忠孝聞天下有宋時楊忠襄公邦又以通
判建康交訖死楊文節公萬里以推臣專國不食死與
歐陽文忠公俱列祠于學宮夫孝百行之本而忠由之
以推也方忠襄公城陷萬賊不屈卒斃白刃其愛國之
誠與孝子伏棺無憾然愛親之誠何如哉蓋當是時知
有君親而不顧其身知綱常大義之不可泯而不知
有刀烈燭之可畏非天性純懿而所學所養有素者
能之耶吾知二君子易地則皆然矣孝子名不顯於史
傳獨以墓故猶使人觀感興慕若此豈非人心之天亘
宇宙而長存者歟由是言之孝子以孝倡於八百餘年
之前文忠忠襄文節以忠繼於四百餘年之後俾吾邑
縉紳士至今守服詩書而人尚節義者豈無由然哉因
記新亭遂併及之以為臣子勸夫激勵風化以泚人心
源今之職也劉侯視政之初而致意於斯其亦知所本
矣是皆不可以不書

滁州重修醉翁亭記

滁有醉翁亭焉然臨于琅琊山間者宋歐陽文忠公之
也天下之山得名者不啻千萬卿耶獨傳以其文

也古今之達作亦衆矣而醉翁獨著以其人也誦其
文想其人而尊理其遺蹟此後之君子尚德之心也
有書契求聖賢載道之文寓諸六經皆經緯天地紀理
而振之者昌黎韓氏而已廬陵歐陽氏而已史稱挽百
川之頽波息千古之邪說寔兩人之力此其文之所由
傳也宋有天下三百年仁厚之化幾於三代明君賢臣
迭起繼之而莫盛於仁宗之世公平生以風節自持
初仕館閣即貽書責高若訥不諫繼知諫院遂以直范
文正公見逐其在滁亦以直道不容被黜而公惟以忠

右溪周先生文集

卷七

七

立

國恤民為心未嘗少屈久之由樞密副使叅知政事與
韓忠獻公同心輔政定大議決大疑毅然以身任天下
事而不回至今稱宋賢輔相必曰韓范富歐此其人之
不可及也嗚呼後之士大夫以文名遭遇付托隆重固
有逾於公者矣而誠心直節視公殆若薰蕕玉石不可
同日語淪逝未幾高閣厚隴人輒毀敗焉者有之詎非
德有可愧哉此公之遺蹟所以屢廢屢葺更千百年而
不泯者非偶然之故也亭之後故有二賢堂滁人以宋
翰林學士王公元之嘗謫守是邦其直氣文章可配手
公也正統乙丑之秋監察御史弋陽李君奎按治南畿

嘗登瑯琊山延覽徘徊歎事漸就圯而是堂漫不復存
思為求久計適刑部侍郎括蒼薛公希璉來巡撫李君
具圖屬之薛公命其官僚成之樹以高門繚以垣垣置
人四戶守之而費不及民其尚德之心可謂篤也勒其
成者知州大理段瑜判官紹興周同長沙文理吏目保
定安興也徵余記者侍郎御史二君子以書道其意而
達之者余之子儒學正蒙也不揣蕪陋書而記之者廬
陵後學周敘也

蕪文忠公祠堂記

得天下之盛名者必其有高世之才越人之德業也三

右溪周先生文集

卷七

四

立

代以前賢哲尚矣漢唐以來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
之溺有若昌黎韓氏著仁義禮樂之實以合於大道有
若廬陵歐陽氏繼二君子而興者又有若眉山蕪氏蓋
氏之最顯者文忠公子瞻也公當宋運之隆鍾眉山之
秀天挺人豪作為文章渾渾涵涵光芒雄視百代出入侍從
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群臣無能出其右
者考其自童子時見石介慶曆聖德詩即有頗頌韓富
杜范之賢及其立朝也議貢舉之法貴循舊而貴實因
召對而有願鎮以安靜之圖因買燈而有請追還前命
之諫上書論治理則以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為之要

罪足懷人主之聽而下達致當國之忌其出而再用也進經筵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及歷開導以悟君心即以論事切直不容屢補外郡而尤以通下情除壅蔽憐憫道言于朝至迹其治郡所歷政蹟炳然不可偽書於乎若公才之蓋世德業越人之盛何如哉史稱公平生能以特立之志為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是以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為也信哉故雖通於小人之惡忌而其名不能已於神宗奇才之歎雖編管於元佑之黨籍而其文不能遏

石溪周先生文集

卷七

五

七

於高宗真諸左右之讀雖貶惠州逐昌化而其高風遺愛不能忘乎後人景仰之思且自宋至今薄海內外無間長幼貴賤莫不知東坡先生其得天下之盛名詎偶然耶公之謫惠也嘗擇郡治東白鷗峰之上卜居焉後人即其地為亭亭後建祠祀之歲久廢興不一正統紀元推官福州陳君良珪謀修復之已而郡守浦城陳君顏至相與協力成之視舊益宏大中設公像以陳文惠公先佐漕運使許申配二公俱有宦蹟于惠故也歲之春秋二仲月望日郡守率諸寮案具牲醴祠焉其外延賓有廳齋宿有室門廡厨庫各以序為嚴嚴翼翼宇

壯偉嚴聿稱巨瞻久之陳君顏以疾終陳君良珪解官歸通判建安滕君康嗣其政嘉二君之勤異後來者之紹續於無窮也其考績至京介尚寶司丞楊君允寬求余記余辭不敏而二君堅屬之遂本公平生之大者書焉若夫山川景物之勝與公鈞遊吟詠之遺跡昔有記之者詳矣茲不復著

祀南嶽記

五嶽天下名山之最尊者也江南之山得名者為衆而莫尊於南嶽衡山唐虞三代已然宋南渡後去中州益遠獨宗祀南嶽故其廟貌穹壯偉麗非他祠比其神靈

石溪周先生文集

卷七

七

變化輝赫顯應殊多我太祖高皇帝九重神祀每三歲頒香幣著為令典人君嗣位及有事祈禱必遣大臣或近臣代行皆重其禮也今歲自春至夏亢旱連月農民失望皇帝怛然以為憂既躬致告郊社百神復親製祝文具香幣分遣近臣禱祈嶽鎮海瀆諸神憫農之念敬祀之誠至矣盡矣欽寔承命祀南嶽驛走四十日至祠下六月己丑從事前三日熏沐齋戒屆期牲醴肥潔黍稷苾芬對越精明禮度唯謹禮成雲陰四興翌日甘雨遂降衆皆歡忭鼓舞以為皇上一念乎感之所致也猗歟盛哉預期有司鑿石刻御製祝文復相

率謂余宜有文以識來祀之意余不敢辭惟古昔先王之祀有告焉有祈焉有報焉雖施舉有殊而為民允切神休民以祀民賴神以寧況皇上神聖為山川百神之靈閱元元祈告精懇若斯則神司方岳靈効彰明者得不同體上心霽施膏澤以福庇斯民耶吾見報祀之典自天降錫有日矣時廟宇頽圯朝廷方勅有司修葺衡州府同知胡忠定董其役而衡山知縣龔倪縣丞方紳典史林福儒學教諭萬幹訓導邊韶美暨長沙府照磨高文皆預祀事遂并記之其執事諸生凡預事者悉列諸碑陰云

書鶴屏記

宣德七年壬子冬十月朔日一宜宗章皇帝御端拱門時錦衣衛千戶王謝庭循侍上特賜畫屏一屏用細緞方廣僅二尺中畫雙松獨鶴朝陽清唳之景其端識以武英殿寶臣庭循謹拜受藏之於家屬臣敘記之惟宣廟臨御當重熙累洽四海無虞萬幾之暇番神詞翰於圖書之作隨意所至尤極精妙蓋聖能天縱一出自然若化工於萬物因物賦形不待矯揉而遂生成也於戲至矣且植物之良堅貞蒼翠傲歲寒而後凋者莫逾於松羽族之群修清潔白超物類而特立者莫

逾於鶴當朝旭初升海波炫采而斯鶴也引吭獨喚於虬枝翠蓋之間非特可想像其清絕之景尤足以見品彙微物亦被大陽之光莫不懷傾嚮之心焉自非睿思天造曷克臻是哉不但臣庭循知所重萬世之下有得而觀之者宜皆珍愛於無窮也鼎湖龍遠造慕天潢不勝感愴謹拜手稽首書諸左方

孝友堂記

安成之嘉林有世族曰劉氏其先由江南轉運使某家邑城之東子孫擢高科躋膺仕者歷世相承不啻數十人鄉人遂稱之曰龍桂劉有尚宋宗室諱可舉復以

名陳周先生文集卷之七

太

爵位文學顯而龍桂之名益著可舉之八世孫曰菊所蘭友當國初又徙今之嘉林而卜築焉一門之間孫曾繩絕敦詩悅禮愛親敬長歡合無間往年菊所之子彌厚蘭友之子彌昂嘗從子游因得其家世詳而知其慶澤之未艾也彌厚林兄彌遠間闢其舊築作新堂構思為後人燕翼之計請名於子子為題之曰孝友堂且請記之予時未暇也今年彌遠以事來京師復申前請不獲有辭乃復之曰孝親友弟根於天性之真人所同有也世固莫不知之而能累葉繼承克盡其道者鮮焉豈非其世德之無自而家訓之有存耶今觀劉氏

轉運以來迄今二十世楊英振華愈久愈盛菊所兄弟
好孝友之行既開於前彌遠諸昆季復克宗趾美以昌
厥後繼繼承承克盡其道若此則其世德之隆家訓之
盛可見矣得不謂之賢乎雖然賢者之心不徒善其身
垂諸後而已蓋將推之於人而被夫鄉也彌遠皆其嗣
人因是益敦孝友之實勵忠厚之風以漸洽其里閭吾
見劉氏之顯盛又將自此始而慶源之積聲譽之流夫
豈有窮哉予言無足道也是皆人性所同有彌遠之志
心也然則登斯堂者誰不有油然而興起者與

重慶堂記

石溪周先生文集

卷之七

十

堂以重慶名者何郵之楊氏子實奉其祖父母暨若父
母之所居也奉親不暑他而曰慶者何本其奕世慶澤
之所積也楊之先出於慈湖先生傳幾世徙今郡治之
東南江心里族望弘延齋殖豐裕厥祖孟輝今年七十
有四祖母方氏七十有三父某母張氏俱五十餘從父
頤以明經中永樂庚子鄉試實今正統辛酉再舉于鄉
其弟寅皆年方及壯且復有子一門四世椿萱同榮
蘭玉競秀佳時暇日子婦孫曾獻壽稱觴綠衣先後歡
欣愉懽和氣藹如何其盛哉然其致慶之盛如此者今
嘗跡其故矣其施予之德厚而孝友之行隆也余聞孟

孝友之德厚而孝友之行隆也余聞孟
客卿稱善人某秉德如其父而奉親教子尤克誠篤實
之兄弟所以修諸身行於家者蓋亦不異其祖若父也
是則楊氏之重慶得不有由然哉夫慶德之積本之於
人而錫之天使德修於已者勤始而終或怠作者有人
而述或不繼則非所謂積矣如是而致夫具慶且不能
況夫慶之重耶余於是固有以見天錫報之心而楊氏
之德厚矣雖然實方策勵問學登名薦書他日隆爵佐
於明時顯聲光於事業所以昭楊氏之慶者殆不止
此也實會試京師未利將歸親四親益克其業因禮部
貢外郎王君士華來徵記余愛其慶澤之未涯也遂為
之書

存養齋記

天之所以與夫人而入得之以生者心所具之性也人
得之以生而不存養之豈不孤天之所與而有愧於天
哉是故有父子焉人能存父子之心則有以養仁之性
矣有君臣焉人能存君臣之心則有以養義之性矣橫
而充之推類而長之心在是則性在是而豈外乎天哉
然亦果何以求夫存之養之之要耶不過曰敬而已
亦曰始終焉表裏焉勿怠於須臾勿間於頃刻使氣不

而常守其至止事必循理而不害其本然則存之
之之功盡即所以奉順乎天而不違矣於天不違則
動靜皆天夫豈有死之者哉蓋天之於人常若有臨之
者若斷喪其性則獲罪於天矣可不懼乎嗟夫勢家顯
人之子弟往往流蕩不法倍亡其天而貽親之憂者有
之若吾邑孫經德氏其克鑒世人之失而卓然以存養
為事者耶經德之先代有聞人若吉州通判汝元瓊臺
從事祥并祖中昂父景順皆豪傑不群家法有自經德
又循循雅飭重內輕外可謂能世其家矣間挾其所業
來近京師寓於久官少司空周君惻如之官舍乃持其
存養之指來求予言為之記久而未有從之經德
至再曰不惟余以舉前而云者告之而復申其說以
為之曰君子之道存養之要而力學又承先之本
也或謂焉不可也曰予云危焉不可也經德於此尚益思
力學以居敬而求心夫事天之實哉是為記

齊心齋記

古郡城北五十里有地曰大橋據清勝之區臨流而
中有一隱君子郭君希舜之居在焉系出汾陽令公
行藏教有方正行年七奏康健精明儀範泮于
重于鄉里族姻大室莫不則而象之咸尊稱

之曰齊心而不敢以字字之君亦喜其名之稱情遂扁
諸藏修之室間走書至京師屬余記之余惟聖賢之學
莫重於心非幾於知道者不能知求之也蓋心者神明
之府統性與情萬善具焉而心學之法又莫過於齊齊
者一之之謂收斂專靜而存養於未義莊嚴整肅而有
察於未萌得非持敬之方乎是故克敬以齊其心則衆
慮消釋萬理明淨天君有主而外誘不能奪以之為學
則群經百氏之奧旨禮樂文章之華英可以貫通而無
遺矣以之立身則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
屈而居所由皆仁與義矣以之事神則式禮莫愆而鬼

有源周先生文集卷之七

七

神享之以之治人則化近及遠而內外則之焉往而不
得此齊心者誠為心學之要法也苟不得其法將放
其心而不知求舍正路而不知由矣烏足以幾於道哉
吾故於君有取焉為郭氏子若孫者所夕觀之又豈可
不以斯為規而自勉哉然則齊心之揭名教之功大矣
抑余聞之君之鄉衮宋賓謨閣學士誠齋楊先生嘗論
心學矣有曰惟事萬變惟精惟一又曰欲趾聖門主一
為趾其所謂一非君之所謂齊乎誠齋故居與郭氏伊
其高山仰止之思久矣余言烏足多哉

齊心齋記

夫處衡門而甘藜藿者士之常也至若家襲水縵田園之饒足以充伏臘詩書之澤足以臻富貴乃超然志安於澹泊訓焉乎清儉斯豈常情可企哉觀於吾邑周君尚迪以業名菴而有羨焉君世居濃陂為著姓其世父敬存國朝洪武間累官至戶部尚書君承藉先德力學制行可以資進取而不屑所居負山阻江樹畜居積之利可以致殷阜而不求乃樂恬退薄滋味優游暇逸以終其月非澹泊自安者歟其子悌若膺祿仕致用於時懼其驕奢侈靡或溺厥所趨乃遺書以菴名義俾需言於縉紳微扁於堂顏貽謀之良隱然於言意之表非

石渠閣先生集卷之七

十三

清儉為訓者歟昔汪信民謂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君之自處其信民為心歟諸葛武侯戒子謂非澹泊無以寧志君之示訓其武侯為心歟是可尚也矣若夫春韭晚松綠葵紫蓼以食味為悅者固非君之志而亦余之所不暇書也懷之承恩歸省也得縉紳之詩成帙來求余文將以復君遂書以遺之

雙節堂記

守節人所難也况求諸婦人女子哉又况母為烈婦女為貞女而同出於一門哉此姑蘇楊伯盛妻劉氏及其女俱寡居勵志而士君子所為扁雙節堂以彰之也烈

婦宿有淋德其父伯通鍾愛之為擇婿得伯盛伯盛世居海虞父母不欲其遠遂納之于家洪武間伯盛以間右徙實京師未幾疾卒烈婦年總二十有五有男子一曰春女子四氣氣在疚乃率諸孤陳乞歸鄉里

太宗高皇帝憫其情許之既歸仍依其父母家以居或勸其年少宜改適者烈婦斷髮誓曰吾聞達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况良人沒釋弱賴我以撫育即由是嚴閨門勤緘緝訓誨男女各專其業今年七十餘矣貞女早閑姆教習聞書史為烈婦長息受同邑朱某聘朱某坐坐事誦為雲母姊以卒姻黨欲更聘他姓貞女曰

石渠閣先生集卷之七

十四

吾受朱氏聘數年雖未行為婦朱氏均也蓋不觀吾母手書更受聘有如此日因慟哭連日夕不止遂事母至居盡晨昏之養唯謹今年五十有四矣嗚呼貞烈女婦美德也自世教衰民不興行彼有朝乞憐而歌烈婦夕節館以事金夫者蓋多焉今觀烈婦不忍背其夫貞女不肯失其母秋霜烈日之操雖烈丈夫偉男子有不能然者今於母女一門間見之其不可嘉尚矣哉烈婦之季倩進士周觀公望具其事求予記予嘉其有闕風也遂為記之以俟觀風者采擇焉

褒倭圖記

崇倭國者前武畧將軍金鄉衛副千戶王公嘗提孤兵禦海寇身死之後人圖之以紀其烈也金鄉為溫濱海鎮倭人出沒不射稍失守民輒被患洪武二十四年八月某日指揮梁公方與憲宗燕集適有議報倭船駛往來海中梁亟命公往視事出倉卒從公者絀八人馳二十里至營賊猶未及岝公恐邊民驚擾遂偃旗鼓俟其至談伏藏之逮夜賊眾登岝逼營門公手格殺致人賊披靡復升壘射之連發數十矢賊驚欲遁已而規營中無兵達旦悉眾來攻時所從八人者分遣還報并走諭諸營寨獨公與營兵數人禦之公被流矢傷足不能起立乃坐據隘路持戟瞋目罵曰蠻奴敢越吾境乎賊曰此鐵石人也卒不敢近未幾援兵至賊掠傍近居民數家而去公傷慟甚遂卒事聞 太祖皇帝召八人者詢其故傷歎久之於是斬傍寨之不能救者二人仍賜八人楮幣以歸召公之子嗣陞千戶尋加明威將軍廣州衛指揮僉事剛卒孫鏞後嗣職皆公世澤之遺也

世離 國家分建邊衛以禦侮安邦為生民慮至矣而即世之守將往往耽安樂怠守備一旦有急遂巡怯焉至失機敗事多矣其能捐身赴敵若公者豈不真大矣也哉夫忠烈臣子之大節過冠活人之厚德也

後樂堂記

後樂堂記 少保戶部尚書東萊黃公名其退休之堂曰後樂間命其子孫以未得位為憂其既連貶得位也錦衣烏食足

後樂堂記

以悅其口體千駟萬鍾足以厭其願欲汲汲遑遑窮心忘耳目之娛惟恐後者多矣其能知憂之所以為憂樂之所以為樂乎此固常人之情皆公之所深疾而重惡者也惟公早有大志嘗慨然以天下之任自負歷事列聖顯有爵位于朝逾五十年始終一德不以進退得失為憂喜燕居手不釋卷泊然自處無一毫富貴態出鎮南交夷落至今慕其化留守南京軍民相與安其政一夫有飢思為之食一人有寒思為之衣一士不遇焉為達以致之用年高而德邵責重而憂深公之意以之

下之人必皆熙熙然泰然各遂其樂而無凍餒愁歎之聲

然後已亦得遂其寅亮之責化成之樂也夫豈若彼之所謂窮心志耳目之娛者之為樂哉茲非公之素志歟宋范文正公有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公之意固不本於此歟夫古今人同不同不可而然情之為秉先憂後樂之誠如范公者殆不多見也乎三代而後得大臣之體者文正也有宋以來繼文正之烈者得不有公耶敘也忝職史氏後當執筆大書不一書先書此以為後樂堂記

江鄉歸趣圖後記

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南郡楊公甫及稀

石溪周先生文集

卷五

十七

七

年有退休之志而未遂乃以其故林之山川景物寫為圖名之曰江鄉歸趣自為文記之矣間復示敘伴識之惟公少時負經濟之才蘊宏博之學擢高科官近侍聲光已赫然著于海內及其遭逢列聖自學士列卿遷大宗伯進位師臣議論密勿施諸廟堂高文大冊流播金石當寧虛心資其於汲士大夫爭先瞻仰其道德而遐方戎狄莫不想聞其風采公之文章勳烈視諸古人殆不多讓而其進退出處之際又恒以禮自揆故年至而浩然有歸休之懷今之所謂得大臣之體者公蓋有焉猶歟盛哉竊嘗論之公之忠誠未嘗一日不在朝廷

者心也公之歸趣不能踴躍而違夫江鄉者年也然當是時聖天子方委公以周召之任社稷生民之責方殷而倚毗眷注之恩益厚公尚可以盛滿為懼止足為戒而求去乎夫事有輕重而勢有緩急公年雖至矢揆厥心之所在孰重孰輕孰緩孰急蓋有不可得而遂其私者矣圖而識之固以見公有欲去不獲之志抑詎非為世之君子進退之大閱乎故其內外百執事壯仕老休古今通誼而匪膺公之責任或因位冒榮恬不思退視公斯圖得不大可愧哉然則公之為世道慮益深且遠士君子獲讀公之記而詳斯圖之所以名進退之節庶乎其知審處也已敘侍教於公有年竊嘗識公之大而知其志之所存遂忘其鄙陋而書諸其末簡

遊嵩陽記

宣德丙午三月十有五日予在鞏代祀宋陵畢瞻望嵩少諸山慨想其勝與廣文宜春吳君謙遜志約將馬行李僕御已戒至期聞有達官至吳君不果行越二日予遂攜邑庠生王庸劉清李暄同往行二十五里至黑石渡沿洛河南上河水清駛水濱山石磴礧下馬步行二里餘午餐將軍趙仁家又行半舍許地曰湯流岡上有郭汾陽廟環廟古柏數百株蒼翠蔚然可愛有碑二通

一全元光二年天黨趙球譔云汾陽嘗領兵清河上

是索芻粟不獲里人告以是邦西南岡常出毒霧為灾

故田穀不秋無以供餉汾陽乃旋軍登其上以壓之毒

因以息里人遂立廟祠之相傳祠下有洞時有聲隆隆

然蓋毒霧所出處予惟古人稱掃清氣復汾陽之謂矣

一則緱山陳老人所題老人逸其名必宋元顯者夜宿

原良村王庸家自鞏至是七十餘里翌旦遵趙城涉輶

輶道石徑崎嶇盤迴以上其中有閑名寧嶺老卒數人

守之時天旱邑人祈禱甚久忽微雨從西北來予頓謂

二生曰今日之遊固樂天復雨又樂之尤也轉西近五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七

十一

里入少林寺林木蔽虧仰不見日本草餘香郁郁散人

寺在五乳峰麓少室山當其隱若屏列寺僧聞客至

迎迓甚恭佛殿後為講堂堂後有立雪亭則佛徒惠可

受法於達摩處惠可堂侍達摩雪深至腰不去竟得其

傳子因歎曰昔淳定夫楊中立立雪於程門卒傳其道

惠可學佛法亦然使世之為弟子皆若此其學詎有不

成者也因觀歷代所建碑刻其文最舊則有梁武帝御

東達摩大師贊前刻歐陽圭齋序餘皆唐宋以下文字

又向西北循山崖深入三里許攀援而上山勢砢然環

抱視寺之臺殿山之林壑若在衽席下是為達摩面壁

處處有石影云達摩西歷九年之遺跡也時雨止雲收

烟霞澄霽蟬聲鳥語喧應上下翛然有塵外之想僧云

西南八里山巔有惠可庵庵有卓錫泉以榛莽蒙翳不

果上寺主僧二人曰圓宗楚廷者甚能言相與問辨疊

疊亦自可敬飯畢起行逾十里則嵩山少室東而對峙

山色掩映蒼翠如滴路循深洞灘石礧礧接轡徐行毛

髮森豎俄經一小土神祠南忽有赤衣童子疾趨道左

令導從者索之彌久不見竊自念曰連月早曠而赤色

者南方朱火之象也是豈旱魃之流歟因相與名其地

曰赤童山又行十里憩觀亭中行一里有寺名會善刻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七

三十

宋僧雪菴所書茶榜字徑三寸許通偉可觀觀畢即出

晚至登封假館學宮自原良村至是又六十里明日同

廣文劉銳仲武司訓吳愷永康謁中岳神祠且默禱久

早祈賜雨澤禮畢而縣丞李政繼至祠在縣東八里嵩

山之陽中原壤地平曠有山亦培塿不奇崛惟嵩山屹

然磅礴馳奔雲矗綿亘數十百里屹然在天地之中諸

山環列勢若星拱蓋乾坤秀粹所鍾宜神靈之所宅也

祠規制極宏壯峻極殿南為降神殿三面皆圖生申甫

像丹青頗剝落而筆意蒼古因督李丞命畫工模之宋

以來石刻以百數惟王曾奏勅譔碑景寧壯字體

屢文漫滅不可讀并命諸生用紙墨模榻以存其舊

山李具酒微于道士方丈相與宴飲甚歡大宰後有

口數百竿微風度之鏗然有聲如擊金石此又洛中少

僅見也又明日與仲武來康循北門遊嵩陽觀上久歷

惟古栢三林存大者圍幾三丈高兩倍之相傳漢武帝

封為大將軍有石刻識其下次者亦祭二丈圍云皆封

次將軍望之如張幃帷如擁車蓋風動又如聞絲竹之

音相對倚久之不能去惟 朝廷方取材川蜀以資梁

棟此木近在河洛似獨遺棄豈造物者固有以庇之抑

亦孤處僻遠不見知於世耶前有天寶三載紀聖德感

應碑高丈異常制書法極妙又從東度澗澗尋崇福宮

即大乙觀林深從者迷失道往返數四始達宮亦屢廢

雖三清殿存亦至元間重修者旁屋近燬于野火道官

依殿以居舊有奕棋檟蒲泛觴三亭今惟九曲池存有

泉名大乙歲久亦湮塞則泛觴亭之故址也二宮觀俱

漢唐宋以來天子巡幸暨王公卿士宴遊之所方其盛

時珠宮琳館金碧交映奎輿所至草木生輝及其廢也

荒烟斷礎鞠為丘墟樵夫牧豎得而辱焉噫方外之流

恒自視其道與天地長永存今既若此豈非物之興廢

固自有時哉升高以望遠南則箕隱諸山隱約如畫迤

想巢由之迹而則少室三十大峰綺錯繡錯高

漢深悲李山人之陳迹目與景接心契神會超然若御

飄風游鴻蒙而不知其所止也稍東有啓母石云塗山

氏所化其說怪誕不經極面有法王寺亦名剎殿宇頽

圯惟浮屠巍然南下則有周公測影觀星二臺廢址北

顧嵩高二十四峯舒奇猷秀歷歷可指並山頂而東則

又有所謂盧鴻巖投龍洞皆嵩陽勝處擬次日再約往

道是夕月風寒頗不憚且疲於登陟遂不果而顧予先

後之所賞 其所得亦可謂富矣因累書其事于簡以

識予是遊之勤并各書一通一以遺羣邑廣文芸君俾

想見茲遊之勝一以留登封學官以備他日好遊者之

故實云是為記

中岳禱雨感應記

名山大川之在天下其神之靈皆足以澤被民物也况

五嶽為群山之宗而嵩高又屹然中處冠眾岳而獨尊

則其神之靈可知矣其能興雲雨施澤民物也不亦宜

哉今年春河南之境連月旱暵某年枯槁東作未與農

人愁歎慶願俱不有秋藩臬大臣既郡縣長吏下及耆

老咸以為憂相與籲天祈禱竟靡有應按察司僉事傅

公啓讓乃曰中岳之神實在境內予嘗禱之有感焉往

祈焉遂齋戒沐浴具辨香馳三百里於三月二十二日
拜謁祠下自為祝文反躬訟愆以儆神則是日雲陰四
起翌日甘雨遂降又數日而遠邇沾足於是民皆歡呼
鼓舞若醉而醺若沉溺而獲援莫不感神之賜而頌公
之德不置登封教諭劉銳訓導吳愷暨縣丞李政等相
率言曰公昔於永樂庚子夏五月大旱嘗叩神致禱霖
雨降三日今復若此詎可無文以紀其事乃遣人具書
走登縣告其故且欲刻公禱雨祝詞于后丐為之記予
時承 上命祀宋諸陵事畢前公一日造謁祠下默自
禱曰以神竣極之靈如是詎忍俾是方之民困於焚旱
而不抹耶今傳公懇禱果獲顯應捷若影響則神之靈
信不虛矣惟昔顏真卿為御史以久旱決獄而雨至今
人稱道其美赫赫若前日事公今念民生之重困致禱
輒雨則其忠君愛民之誠又豈非真卿之流歟公由未
樂辛卯進士擢拜今職振揚風紀綽有令望觀一事若
此則其他政之善可想也遂用書此一以昭神之靈貺
一以識公之誠感目以為後之有民社寄者勸其祝文
列諸左

遊翠微山記

距都城面四十里有山翼然高出天表曰翠微山山半

有寺曰圓通寺舊名平坡 仁宗皇帝始易今名也形
勢奇簪幽絕古今好遊之士往往資以為樂 皇 上 綸
元之歲翰林詞臣循故事朔望俱賜假恒擇名勝處窮
一日之適若朝天宮若西湖大功德寺前此群公皆相
率一至惟翠微山則罕有至者侍讀曾君延之
修撰尹君邦祥習君嘉言陳君淋剛孫君曰恭主事劉
君求樂洪君宗器暨予則俱未至者也乃預約以四月
望日往前期寺僧竹溪謁予求詩因以諸君之意告之
且諭之曰予聞山有大小青龍若見之手竹溪曰去留
無常近四月八日惟大青見寺中今尚在望日至或可
見而未敢必也至期朝退諸君皆會予寓舍尹君復率
其門人暨子若孫先往會君劉君以故不果來道出平
則門問所在行道者歷歷指示如在目睫時夏景初臨
群芳競秀層巒疊嶂蒼翠如畫浮屠亭宇特峙空濛杳
靄間而曙色澄霽鮮麗清塵緩轡徐行衆情和暢洪君
以寓遠趨朝早未及飯出城數里僕者私以告稍前至
兩隔店予止衆設餅餌且小酌數行因戲曰古人有嗜
義若飢渴君嗜遊乃亦爾忘耶及抵山麓尹君從者已
治具居人黃氏家門巷深靜花草頗芬簪可愛窓間有
棋予與習君對奕未終局尹君促飲而起行僅五里綠

山徑盤迴以上僧清水偕其徒數十人迎迓甚肅迨至寺門群僧譁曰小青至矣予輩初未之覺也僧住持左覺義南浦時在慶壽寺聞客到馳還少憩山門飲茶畢相與次第歷升縱觀諸殿廊像飾丹堊金壁光彩炫映蓋宣宗皇帝特詔創新也最後近山頂稍平夷有巨石僅尋丈石面有棋枰相傳為金章宗避暑燕奕舊物又循東廊陟高閣衆皆凭闌以望東南空濶雲天一碧廊下至方丈則大小二青皆盤旋佛座竹溪因曰小青僅半歲不見翰林到山門時總至也予曰適衆僧譁者

卷之三

三十

三

此耶曰然相與歎異者久之於時士庶瞻禮施錢者繼踵不絕南浦具午餉齋禮極豐盛衆因詢寺住持先後之故云東方丈則前此果善世所居以事被譴其徒俱他徙今之住山幾百僧皆從南浦遊者也予歎曰佛氏以寂滅絕貪嗔戒妄想為尚乃有被譴者詎非靈境之勝有待其人耶則夫人人事之廢興得失又何如哉既罷循故道出山枹折而之東北山峽間尋二青所蟄處有僧曰福海扶杖披袈出迎年八十餘矣導至祠下一小池嵌空方廣不逾尋旁有圓竇徑二尺許水清瑩洵洵不竭復至秘魔岩予問福海二青所自荅曰昔盧禪師

來居此岩有青衣二童事之歲旱禱雨二童遂投池中化為龍天因大雨水溢前所經兩隔店者乃水中央故道隔絕行者俗云兩家店非也是雖為其教者神其言然亦豈無所本耶因詰僧曰天且久不雨朝廷方事祈禱奚不叩二青施霖澤以慰民望僧稽首唯唯又東過青涼寺寺亦更葺可觀日漸西遂下山與南浦衆僧別仍至黃氏傾倒尹君與予所挈樽歸至中途陳君復設飲回望翠微諸山條隱隱雲氣起僕夫告曰得小有雨乎衆曰姑樂飲果雨又樂之尤也時惟洪君衣羅衣有為之惜者君曰但得雨沾足田野衣何足惜哉既及城門雨果至遂各散歸方出山時水清請曰翰林今日之遊可無歌詠留識山中衆因取唐人香閣披青磴瑯臺控紫岑之句十字為韻分賦之人二章八韻餘一人推以屬予為記蓋謂茲遊之肇於予也

山溪小隱圖記

可為而為常情之所同可為而不為君子之所獨棄夫所同而安其所獨非有高世之志越人之識者能之耶吾宗兄時立秉剛介敏達之資承世家簪纓之裔才足以經綸而心悅於書史時足以進取而興適於溪山修業於可為之日隱身於可為而不為之際當其從大父

頭卷導君溪園二先生游宦中外尤力好問學躬勸事
友有其才而經綸之心不暇其三弟時簡時敏昨迺長
子源接武雲龍兄年逾強仕道明德立微辟交至有其
時而溪山之興益深淵軒裳之責不能易其布衣之樂
鍾曲之樂不能高其泉石之清悠然風月之間超乎雲
物之表日惟供甘旨以娛其親敦禮樂以勗夫子姓
臺鵬舉肅侯存肅散以任其天性之真遂夫和隱之趣
而已耳嗟乎為所可為吾嘗見之矣不為其所可為獨
是有焉則其志之高世識之越人何如哉雖然隱居求
志聖人所尚兄學聖人者也寧與昔人隱身遠世長往

東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七

二十七

不顧者倫耶尚見純帛微庸起高卧輟釣綸唐虞治化
有望矣則夫今日所謂隱之小者詎非成其志之大耶
兄所居有梧山沂溪之勝因自署其軒曰山溪小隱以
見志予比得山水小畫愛其甚有似隱者之居也用圖
為贈且記其顛而系之以詞曰 梧山兮青青沂水兮
冷冷繫君子兮隱若扁舟高識遠兮凌紫冥山青青兮
林幽溪冷冷兮清流繫君子兮有微猷山間溪上亦不
可以久留

聽鶴軒記

人之所可樂者莫逾聲色之於耳目也耳之於聲可聽

者多矣皆足悅意以娛情而其最可樂者亦鮮矣予嘗
嘗飛泉聲琤琤激射泠然飄洒清人肌膚而達日夜不
休久聽之則聒且厭矣又嘗嘗琴聲鏗鏘幽迤泊然雅
淡發人志意而不遇善彈者使之鳴聽之且令人思睡
矣況不得一寓於耳哉二物者天下之聲之至清而可
樂者也而尤有所病若此若夫聽之而不厭時一聽之
而無窮者其惟鶴鳴乎當天高日輝之晨風清月白之
夕晏然長鳴高徹雲漢其聲嘹亮清越可以淨囂氣滌
塵慮令人飄飄然有凌雲馭風之想其視泉聲琴韻之
樂殆有間矣大河衛鎮撫班某氏承世勲之胤武事之

東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七

二十八

暇番心書史嘗關軒為藏修之所養雙鶴其中養養既
久馴熟可愛某一至軒則雙鶴相對長鳴鼓舞有足怡
悅情意者乃名之曰聽鶴軒間因其友沈存謙采求予
記之夫君子之嗜好不一惟求其適心志之樂耳苟樂
之而不泥乎物若莊子之於泉伯牙之於琴可也否則
至於鶴之所好有使乘軒者如衛懿公豈非其泥於物
而貽君子之所詭手其清修不群喜聽鶴鳴且以名軒
其嗜好之篤同乎昔人至於樂之而泥乎物吾知其免
矣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言誠之不可掩也其尚
克誠其心以善承厥世吾見他日勲業之隆聲聞之著

權今而垂後傾不題我因記其軒而以是為其告尚勉之

山居記

廬後羅君克溫建別業于甲山之陽徙居之而名之曰山居問求記於予君之言曰吾世家大安甲山則吾先世所由徙也當其極盛時有兄弟四人各守大州贊累萬金田連都邑高臺巨室照耀閭里因稱為四甲堂及其族也文礎崇垣零為丘墟子孫不能有之者幾二百年易二姓而吾祖購復之入幾百年而吾始克闢榛磽荆荒穢以基之吾之居無宏常之觀藻繪之飾而凡榻

石溪周先生集卷七

二十一

七

周布繼毫不驚圖史序列宴休有次此吾居之所由創而吾身之所由安也環居以望則層峯疊嶺蜿蜒奔放若屏植帷布峙乎其後者甲岡之諸山也溪水涉迤靈瀟膏渟荷芰芬敷魚鳥游沫而飛淙激瀨若飄風驟雨經乎其前者秀川之水也其西大平小杜故居猶存寔宋趙帥祭為族先建之所建東則荆谷之墟亦有吾人吾居者可以焚蘭鼓琴觴酌賦詩可以凭軒覽遠今而懷古而長林修竹蔽虧天日嵐光水色不復知間之有廣廈飛甍之有重閣也與其覽遠之憂而居之所以名也吾非直愛其勝美而安之將俾後人之

居此亦不覺與之由知創造之艱而世守之也幸為我記之予曰君之言其有也無其人雖美常居有其人無其地雖美亦自甲山之居其固有其美矣後幾三百年委棄於荒間莽莫之區至君而始有之豈非天固將待其人哉君博學高才志尚冲澹家素膏腴而退然以儒業自守富貴不足移其操功名不足動其心故能棲迹林泉優游菡萏擇茲地而卜築焉人與物遭地因人勝夫豈偶然之故哉君力行德善以篤其慶諸子亦皆恂恂雅懿克趾其美世澤之綿若源泉始達未可涯矣也而何廢興得失之足論哉予雅慕山水羈縻薄宦不可

石溪周先生集卷七

二十一

七

琴樂記

凡樂音之於於可以適其情者皆可樂也而其所好者不能無一偏之失若齊王之竽桓伊之笛是已大竿與笛皆足以悅耳而適情然其音啁嘶嘹亮取快一時非君子之所恒御也至若宣中和道幽鬱適性情大之為宮小之為羽能使人嗜之而愈篤聽之而不厭終身之而樂者則惟琴焉故世之言琴者曰琴者禁也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又曰琴者樂之統也君子所當御也

則其為音夫山此等笛之倫所可比者乎宜人之御之而樂也固安孟景和氏雅嗜琴堂構軒為藏修之所而名之曰琴樂間因予同年友嚴君宗正求為之記予聞景和世名家子其尊府歷官朝著累遷知松江府事景和得於庭訓有自復能讀書好文以琴為樂於凡世俗之音皆所不好也其志可尚矣予故樂為之告也昔顏子曰鼓琴足以自娛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回不願仕夫顏子大賢也既樂聖人之道而好之而尤有取於琴者誠以琴之為器足以適性情於中和蘊幽鬱於未伸非泛然而樂之也今景和嗜琴固知所樂之正矣尚因是

石渠周先生文集

卷之七

畫龍記

盈天地間之物莫不可以繪寫而傳也然有有形者焉有無形者焉其有形者固寫之而能得其精也無形者尤難得其精也形之若有若無者欲精而繪寫不亦難乎彼人物山水木石虫鳥所謂有形者也神鬼怪異所謂無形者也無形則惟係其彷彿故用工也易有形則欲物物而似之故用二也難至於形之若有若無者龍

也其為物下上星辰浮游大虛變化恍惚不可為象謂之有則世不得而常見謂之無則感風雲霽霖雨大而騰攫於海岳之間小而蟠屈於澗泉之下則欲傳寫之而極其精妙者得不甚難也歟昔洞微善畫龍一日有人借其配造門曰龍有雌雄請言其狀洞微曰何以知之其人曰吾乃龍也遂化為雙龍飛去世之人盡龍固莫洞微若也猶有俟於龍之示形而後精其難審矣唐倪學文氏自其祖顯宗甫藏畫龍圖一卷畫者沈氏殆亦當時善作者其為數有縑素僅尋丈而烟雲轉轉波濤洶欬凌空拿雲升降向背之態各極其變化噫亦精妙矣其學文重其祖之藏思欲珍龍以傳久遠乃介予同寅友修撰朱君末年求記之予嘉其意因述夫畫龍之難者書以遺焉吾特惧夫雷霆破匣飛騰霄漢澤被蒼生不得久留人間為清玩之具也

石渠周先生文集

卷之七

琴書軒記

夫天下之物可以適性情慕幽鬱者莫如琴可以充見聞成德器者莫如書則琴書二者誠君子之所尚也苟使琴焉不得其趣書焉不探其微其於二者何有哉予族弟緝字熙伯少有志於學嘗闢軒於居偏為藏修之所面陽而塏爽拔出而弘邃置琴一張書數百卷其

中有美乎陶淵明倚南窓以寄傲樂琴書以消憂者因
取以名軒間求記於予予乃詰之曰子之取適於琴書
則善矣其有慕陶何居昔淵明仕不偶時解官謝事浩
然言歸故托是以消憂子今以英銳之年值太平熙洽
之時質美而行純才高而學富雖嘗挾藝群試有司見
辱於凡目蓋造物之欲大其成他日登青雲立要津發
紆所蘊見諸經綸俾事業顯于當時聲光播于天下可
期矣奚乃欲效淵明不得志者之為哉熙伯曰不然世
固有名同而實異迹類而心殊者某之慕乎淵明殆亦
企仰其南窓琴書之樂而非欲蹈其遺俗遠引之懷也
右長樂先生文集卷之七
上十

延薰樓記

道吉水順流而下二舍許是為同江由同江之西陸行
三四里有地曰下嶺口又去庠岡望之林木蔚然深翳
者是為李氏之居李氏兄弟惟霖惟謙撤其舊居為重
屋面陽高明塏爽夙出塵表而名之曰延薰樓間屬記
於予予乃詰之曰子世家于茲在元時有以貴富重閭
里子之先君子又樂善行義躬勤儉以大其家子孫群
從數十人敦詩悅禮秩秩雍雍江鄉遠邇鮮克及之且
常人之情或誇詡其世以自高或泐勵其後以垂訓衍
奇彰實以為名稱者多矣今子不眾之慕而有取於延
薰何與惟霖兄弟曰夫薰南風也其為德長養群物其
為功祛掃炎歊吾聞有虞之世帝舜彈五絃之琴歌南
薰之詩而天下治當時蓋無一人不被其澤者今逢
聖明在上海內寧謐無鬭爭金革之聲吾輩業有田園
之阜慶有室廬之安斯樓之上可以聚子姓而宴賓親
可以適琴書而納雲月而戶庭之間飄拂裾襟湯湯煩
鬱使人忻忻然熙熙然延而樂之如園於春臺之內者
莫快乎南薰也顧思所以得此者皆 上恩之賜風化
之被有莫之致而致也然則吾輩豈非斯世之幸民歟
以是名吾樓詎不 可乎予曰有是哉惟霖兄弟之善於
取名也予時疲於酬應未暇復之今年秋惟謙之子唐

修挾其藝就試京師為當路者所尼不及入場屋將歸
別乃申其嚴君之意以為請予素嘉其名樓之善又
吾庸修立志之勤將期其遠大也遂為之記而系以詞
曰 緊名宗方同水邊喬林方扁岡連構重屋方屹
巋然豁蘭檻方 南風之薰方來蕩蕩育萬物方
聿滋長仰大平方欣有象逢 聖明方今在上上之澤
兮被群黎嗟君子方懷恩私將頌贊方征炎威圖春臺
方欣欣熙熙塋麓翁方兄弟樂泚子姓方勵儒學梯青雲
方振寥廓樓之名方永世其有記

東軒記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七

七

渝川周君嘉謨築室於渝濱玉隆山之南別構於其扁
名之曰東軒以其先子族所分徙也造于石溪之上求
記焉君之言曰自吾鼻祖由吉泥田遷渝之羅坊橋頭
傳十餘世而至先君子始為信於里之梧岡易氏中更
更故易氏廢絕先君子亦改卜於邑城茲復以先廬付
二弟擇易氏故居之東剏荒穢而創造焉一以遠市廛
之囂煩一以伸外祖之歲祀此吾軒居之所由始也軒
之前植以竹梧蘭菊雜以杏桃槐柳藹然而幽香發挺
然而高節勁蔚然而清陰文艷之芬敷可以供吟賞而
適性情嘗題之曰東軒四詠矣客至則焚蘭淪茗討論

經史竟日忘倦暇則凭闌縱目睇烟雲竹樹之參差
鷗波魚浪之沉浮聽漁歌樵唱之互答四時朝暮風月
之景不同無不可喜而可愛者此吾軒之所為勝也至
不漸為吾記之予曰嗟乎善哉君之取適也其優游道
藝之域樂吾日用之天所以自得者何如哉昔蘓文定
公子由監筠州酒稅闢廳事堂之東為軒以旦夕出
職事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也乃所作記以見意以
昔少讀書竊嘗怪顏子以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
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為雖不欲仕然抱閑擊枹尚
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
州勤苦塩米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縻自
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切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
甘心貧賤不肯求斗升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
故也今君擁豐裕之資負奇偉之才值文明熙洽之時
可仕而有為以達其道顧乃安於肥遯咲傲東軒以寄
迹於雲林泉石之鄉游心於詩書仁義之府無顏子之
而慕顏子之樂繼蘓之歎得非超然於物累之表者耶則
昔之所難得者而君乃得之是可嘉也已予也竊有志
於斯事之羈縻殆有甚於蘓公者雖欲掛冠謝事以
其樂而不可得視君之適寓不大有媿於於是書以記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七

七

其軒并以識予也日果能償宿昔之所願與否云

濟美樓記

距廬陵城西南五里有池曰宣溪溪之北涯有故城焉相傳楚相孫叔敖所築故曰敖城著姓王氏居溪上與城相去僅里許耳崇岡峻嶺清流沃壤茂樹修篁蔽虧上下聿為樂疆其中有樓巋然而高聳者曰花亭望然旁出者曰濟美也濟美之揭花亭所由本皆仲起甫兄弟父子之所名也王氏自宋淳熙以來有曰琳曰季雍曰孟孫俱由進士累官至朝衙靖三州守元有口子某領鄉薦任廣東元帥府照磨其他以詩書起家者尤衆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七

李七

李

皆其先之顯者也國朝永樂間仲起甫仲兄智任州守是時兄弟四人俱存故樓以花亭名鄉先達為序其事而誄歌之者多矣今仲起甫復有子四人次舉登正統壬戌進士觀政秋官比於居旁建樓鄉先生謂其克世家聲故以濟美署焉樂在京徵縉紳大夫士詩盈帙來求予記惟世之豐家巨室金玉珠璣錦綺貨財之蓄積名園曲池高臺疊榭之雄勝非不美且都也然條而興歎而替曾不啻浮漚之寓目好音之過耳其故何哉德澤涼而詩書之業墮也今觀王氏由宋元迄今二百年間登科甲縉郡符班朝列者累累不三又有昔

之青年高第兄承厥後豈非其德積厚而詩書之業隨手謂之濟美稱情也已視彼之豐家巨室而云美者可同日語耶嗟夫韓子有曰莫為於前雖美弗彰莫繼於後雖盛弗傳由台州守而上之美其先之積也由梁兄弟而下之美仲起甫之積也所以為之繼之者台州守與梁也猶是以往益深德澤篤詩書引之而弗替則王氏之美繼繼承承其有窮乎若夫斯樓廷覽之勝余他日乞身于朝出螺岡驚渚者以造宣溪相與誦諸君子歌誄之什而重賦之蓋可期也

萬安曾氏祠堂記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七

李八

李

報本追遠禮之大節也三代以降祀事上下有定制士君子欲申其情於尊祖者或拘而不敢為其勢可以申其情者又或怠而不及為論者病之近代子朱子定為祠堂之制士大夫家得通祀高曾祖考四世之親於是孝子順孫之情始達凡有力者皆得為之而人不以為非江表鍾宗舊族尤多而人不以為僭蓋通祀四世之親者以禮以恩也其間或推本始遷之祖旁及繼承之顯者以情以義也惟不越手情昧手義而後禮之大節可得焉此君子所以慎而不敢忽也吾吉萬安曾氏高祖望族也嘗為國之裔子孫由漢以來轉徙不一三

孫璋遷上漢里又大建康葉官居泰和破漢其
大夫徙今萬安崑崙崙崙大夫仍居上漢舜明之
孫曰章甫居汶溪曰吉書其子君憲徙龍溪君憲生長
鄉長卿生文舉文舉生經任陽春教官敬并
生雲英元季舉義保障無恙孫孟學魯學孟學之子
時望魯學之子時勉俱克紹先緒則龍溪之派也章甫
之後數傳至履晉履晉生信學信學生仲理益大其門
則汶溪之派也二族聚居道遠俗蕃盛赫然相輝顧
念皆先世慶澤之遺以有今日而追述之典未舉於是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七
初子朱子家禮擇地建祠合二族之子孫至歲時必嘗
之為其意厚矣時望比以出穀佐官資賑卹 朝廷賜
初旌為義民來謝恩闕下介其端矣刑部郎中劉君唐
衡進士周君鐸求予為記將垂永久余惟魯氏之系
之與其祠之或祀與否義之所在禮不敢加也若夫真
之於禮冠卒止登降有儀儼乎袒考之存恪手精諳
之於禮而見之者莫不與其孝敬之心矣其於教本
豈小補之哉是皆在斯記者遂不辭而為之

圖記

士固有不遊之遊者許人所謂不出門庭而觀盡江山
者是也物亦有不遇之遇者韓子之書記是也太夫生
而有四方志凡雄都大邑名山勝景固所願遊然或人
事不齊宦轍所淹有不可以必遂往往於書史圖畫得
之固不待夫親造其地矣物之珍奇玩好人所同嗜然
成敗得喪相尋無窮人亡人存古今共歎心有所向不
期而遇亦豈偶然哉吾於金川周敷典氏所藏巫山圖
而有徵焉敷典為邑玉沙名族子好奇而喜遊東至
會而抵荆楚北道齊魯以入幽薊之境無不覽其奇
而撫其胸次常慕而竊之名山川欲一遊限羈縻之險
而止比來京師於旅舍遇有持巫山圖為售者欣然購
之曰見此足以適吾志矣不遊奚病哉既命工裝潢成
卷介其姻家浙江帥閩都事李君敷寬謁余為記余生
巫山三峽蜀之門戶十二峯舒屏獻秀屹立霄漢騷人
才上見諸賦詩多矣由茲而溯之可以歷錦城登岷峨
凡面川之勝悉在指顧中豈特十二峯之奇而已乎是
則不遊之遊之興益可想見也畫者筆意精妙非淺
可到當見辱於凡目幸琬賦於敷典其亦可謂不遇之
遇矣披閱之餘用書此以識歲月云

蓮亭記

以有異乎其類者謂之祥祥不虛生生必視其所而兆
必視其人如是而謂之祥也寔宜水陸草木之花兆祥
者或有之矣未若蓮之修潔不汚有君子之操也有君
子之操而兆祥於郡廳之池賢明太守之日豈不可嘉
矣哉嚴陵張君彥華以刑部郎官出守建寧令行化洽
吏服民懷郡遂以治稱郡治後有方塘僅半畝植蓮其
中名曰蓮亭公退之暇輒登亭宴坐娛翫焉書暫思煩
體時與蓮接悠然可愛也正統六年夏六月花盛開中
有一本槩然特出其高七尺有奇雙花並蒂一紅一
遠香清澈人皆異之郡中僚屬與之共父老聞者又
不徒悅過賀以為祥君曰事固有偶然者使其果為
應方今 聖明在上化漸遐裔仁及草木和氣所
運之徵也守何敢當他黎庶有欲觀者君閉距不
曰不敢以是誇于衆也已而有中貴人出使閩藩道經
建郡聞之時已成實矣令摘取置磁瓶綵弄張樂薰入
公館閱之於是士女萬衆填郭溢郭爭先快觀君不
禁焉有為之歌曰 濯濯紅蓮柱方塘子雙花並蒂兆
嘉祥方太守之賢其騰芳芳又歌曰 和氣儲積皇之
澤步駢生郡池衆爭觀芳中通外直繫太守之德芳有
自東南來者傳其事于縉紳間相與賦詩美之其明年

君考績至京師余諗之曰誠有是也且請曰先生其為
我記之庶幾為茲郡他日之一故實云於是乎書

梅軒記

劍江東下一里許有地曰白鶴村杜氏之家在焉前臨
大江右枕龍潭屋宇翬飛園林葱蒨雖密迤城市而有
泉石之勝忘喧囂之煩宜隱者之所盤旋杜之彦曰余
漢甫乃種梅其間出入起居無往不與之接當窮冬涸
寒萬木凋落透春光於未闌先衆卉而獨開老幹奇花
聯珠綴玉暗香疎影浮動軒窓宗漢甫於斯時或巡簷
索笑或吟對飛觴徘徊徙倚物我兩忘真得梅之趣而
適之者也夫草木花卉之可愛雖衆恒競艷爭妍於喧
和之時未有若梅之孤根挺於冰雪之餘素質同夫雪
月之瑩者也則夫高人逸士安得不深有所取焉此林
和靖西湖之寄賞何遜東閣之吟觀古今所由歆慕其
高致而宗漢甫乃取之以名軒歟且余聞宗漢甫為人
剛介有器局少好學而尤善星曆卜筮之法精地理相
人之術言直而當理有司嘗委督鄉丁築隄以捍江人
其德之尤篤意教子遺其子立充郡學生俾從明師易
之進考其平生蓋非忘世而為高潔者也今年立以例
應徵朋試內廷獲在前選將卒業于胃監乃介鄉貢進

士間敬請予記所謂將車者且曰余嘗讀孫君
存日等數過其軒并有詩文為杜氏父子贈顧不新而
余言余感孫君不可復見而嘉宗漢甫之高也不獲
有辭世之喻宦達者恒以調和鼎為視蓋有實夫梅
也不立方有志世用所進未可涯矣宗漢甫欲其垂於
萌苗之時立收其效於成實之日斯梅也於杜氏不亦
光遠有權哉

宜春三陽橋記

距袁城西北五十里有大溪曰三陽自郡城而載遠道
所經也故有橋歲久則壞其後復修濬之蓋州人上下
石梁周先生文集卷之七

四十三

郵傳往來涉濟艱難者十有年守嘉豐姚君台郡之三
年政修化行雨暘時順民無疵疠庫藏漸次施為
顧惟三陽之橋有年而壞力卒而官及附邑僚屬謀修
治之復命道流募緣以予其費於是積財鳩工鑿石伐
木肇於正統十年之八月成於是年之十二月垂橋兩
岸綢以巨石中流置墩以殺水勢其墩之數以大計
之二十有八橫廣三尋有奇上覆以屋以間計之十有
五翼然中峙穹壯堅牢行舟以役歌于途者以休頹
于岸經畫周密而人不知其 政治疾速而人不知其
勞其成功於久墜之餘而人永享其利可謂達為政之

先務者矣昔子產鄰大夫君子之政也其所以成以其
秉與濟人於溱洧孟子謂其惠而不知為政況不及子
產者乎然則姚君守素之政視諸古人殆以過之余嘗
以使命道出求時久早環郡境無惡諺之居
民曰我郡侯應公而誠少雨遂禱而應故不為灾余曰
噫為郡者固當若是乎推而徵之其他聚可見也已共
勤其成者同知雲間顧敬通則建陽徐盛推官宜興陳
全宜春知縣鍾瑛及道流某也董事父老某等請勒石
識永久姚君以屬余遂為記之正統十一年三月既望
翰林侍讀吉水周敬記

石梁周先生文集卷之七

四十四

如皋縣重修學廟記

如皋楊之泰州屬邑昔賢胡安定先生之鄉也在邦畿
內漸被皇化甚迹地僻俗淳上生其間悅禮義敦詩書
舊矣儒學在邑治西南故址迫隘環學室虛歲久頹弊
僅正風雨正統丁巳臨清曹侯立以鴻臚鳴贊薦來
尹意也周覽 宮徘徊增慨謂教化之基不可有緩即
率僚友指倬修之首講堂焚齋舍次門廡廚庫以及會
講之室觀德之亭嚴嚴翼翼各以序為有未備者教諭
高陽劉君湯德募邑富民助完之惟大成殿則前監察
御史崇陽蔡寧左遷為典史所修也殿之西南隅有安

定祠選胡氏後人充弟子員且奉祠事又監察御史歐鄉彭公勗督有司新建也工始於正統辛酉八月訖工於癸亥十月葺之非一日成之非一人而曹侯之功居多云比歲監察御史廬陵孫公鼎繼董學政教諭湧暨訓導秦和蕭尹文圭以重修之故白欲刻石紀其事孫公乃俾文圭致書於余請記之余嘉其勤不敢以不敏辭惟郡已有學必有廟所以崇景仰而資講肄也廟祀先聖孔子學所以授受者孔子之道也况安定生自如臯尤能推明斯道以淑人其流風餘澤悠然而不泯哉竊嘗求之孔子之教曰文行忠信曰明德新民安定石梁周先生文集卷之七

卷之七

五

五

之教則有體有用有文何謂體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也何謂文詩書史傳垂法後世者也此其門人劉冕述其師授世翼教之力於孔子之所謂教弗戾焉後之君子宜佩服而不可違者也今如臯當

聖明熙洽之時有聖賢祠廟為之瞻仰尚益遵遺教以求深造乎道以無負國家育才致用之意不其懿歟余故不特樂道其學之成又將為其士子來游于此者之幸也於是乎書

即墨縣重修學廟記

即墨齊東名邑土壤沃饒民知禮讓其間奇才碩士鍾

山海之秀卓然出為時用者往往有焉則興學校以教育成就之詎可後乎夫學必有講誦之堂以勤其業有先聖禮殿以申其敬有先賢祠祠以勵其志皆不可缺也而皆有官君子之所當務者然世之君子為治能重學而興起焉者難矣况能脩厥制而益加修葺之得下充可尚耶即墨故有學廢於金兵元至元間縣人呂氏購地捐貲重建之邑令董君庸新而大之禮殿講堂齋廡門墉卑倭復以故廟面廡易簷改塗為先賢祠廟遵時制自先聖孔子而下四配十哲及諸從祀之位在西祠之南祀自即墨大夫安平君田單而下中更世季毀復不常國朝洪武以來修者弗替歲久材木蠹傾像飾黝昧長民者大懼弗稱興學之典於是前知縣周禮偕縣丞王弼輩協謀修治之禮去廣德焉時舉繼知縣事暨邑之同官學之師生與夫坊社耆民董其成廟學如舊祠則增元邑令董君庸胡嵩我朝先職方府君前為主簿俱有愛其邑也規模弘敞廟貌輝赫儒紳歆艷士氣倍增已而弼以縣丞秩滿來京持前禮部尚書王思誠高密縣尹秦裕伯所為文宣王廟及先賢祠二記示敘屬言以記之學校王政之原有闕風教况先君子得附祠其中敘雖不敏尚安敢辭嗟夫士子之來游

于以者明先聖之道推諸用而有其効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敘於即墨士子蓋深有所待焉毋肆志以怠荒毋安小成而弗自強毋忽經術而昧綱常夫然豈徒足慰學校之望抑亦不負山海之秀而為邦家之光謹記

宣城縣重建儒學記

縣於郡附郭政教之施未易臻効以其易乎尊也則夫學校有所興造克底厥績鮮美况望其屢加修葺而時新之耶能此必臨蒞乎上者之多賢經營乎前後者之

石梁周先生文集卷七

四十七

協力殆非一朝夕之積也宣城為率國附郭縣儒學始建于郡城泰和門內久之改作于縣治西自洪武至宣德間相與修復之者屢有其人是于太師楊文貞公重修學也然學地卑狹陋生徒大將者多疾疫遂致講肄潤跡鮮克成効正統八年知府國事素侯旭相厥方位得府治之南隙地高爽而陽可以改遷具奏于朝詔俞允遂於是年冬十月移置焉自禮殿講堂以及廊廡齋舍櫺星諸門各以序為公解時列垣墉周環不異前規未幾素侯以事去弗克厥終十三年春巡撫嚴嵩尙書曾公忱提督學校監察御史孫公鼎相繼視

學訓導謝實肅恒以故有專經閣會饌堂尙舊基為請二公俾有司建之春遂夏四月監察御史羅公篋巡按京畿道寔臨蒞焉嘉學校之重建憫前功之未就乃命同知鄧榮傳知縣丁興廣縣丞楊本中計徙庸遷致之專委照磨安寧公重其役於是傑閣暈飛饌堂鱗次倉庫有司庖治有暇師生燕休之居畢備嚴嚴翼翼益弘舊規為屋以間計之總一百一十有七役人之工以日計之幾千幾百幾十良材堅甍之用以數計之幾萬幾千材因其舊而官不加費力假於助而民不知勞豈非臨蒞者多賢而經營者協力之所致歟於乎偉矣其既成也羅公致書遣郡邑二庠生楊琳胡政弁以郡教授彭徵所具重建顛末走南京屬余記未有以復之已而郡太守葉侯錫與縣教諭黃泰至官復遣琳來速余不獲辭惟學校王政之原風化之本古昔帝王盛時莫不以此為首務今之長民在在有政教之責者舍此將安施哉宜其皆相與致念者也夫舍卑而就高明長民社者興學之心敦本實而修經業諸士子篤學之志也宣城之山川明秀儒學之建又據其勝自茲以往諸生來游來歌者俾本實益敦德業益修吾見高科騰仕登庸相繼崇勳偉烈昭耀先後豈惟無負國家養育之恩

石梁周先生文集卷七

四十八

而於諸君子興建之意重有光矣於是乎書

丹徒縣重建儒學記

鎮江近畿名郡丹徒其屬邑也宋南渡來為淮海學院以寓辟地之士元延祐初始建廟學隆養士之規是後廢興不一修葺靡常國家隆興天下莫不有學丹徒密邇輦轂下長民者視學校不敢後其制蓋願以弘正統乙丑十月不幸毀于回祿明年古水鄧君宜來學學事親瓦礫丘墟講肄無庸大懼人才放失儒業凋疎白丁提調學政監察御史孫公督有司修復之有司度其才力不支事遂中寢適冬官侍郎周公巡撫畿甸所至崇重學校宜以為言公乃令節縮浮費與宜儲積美餘市材用計徒庸命主簿王良千戶陳起者民李安童其事由是上下一心祇承唯謹首建明倫堂東西兩廡次及儀門外門藏書有樓習射有圃百爾器用罔不畢備時學制一新弘壯加舊禮殿暨兩廡諸門愈覺卑隘且梁棟榱桷微就傾壞弗稱觀瞻宜再以為言又明年公復命千戶起督之材良工巧士樂人勤不逾半載厥功告成峻宇崇墉規模輪奐縣湊丹堊雲日爭耀為屋以間計之幾十前後役人之工以日計之幾百旬村甍之類以數計之幾十萬用度廣而官不知費成功遠而

石渠所集卷之七

四十九

石渠所集卷之七

五十

人不知勞皆公規畫之善也於乎盛哉宜謂斯舉之不易能懼來者或不知所自也乃具書幣遣弟子任傑詣京師求余記之惟古昔先王之時上自王宮國都下及鄉黨閭巷莫不建學立師以為教鄒孟氏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是也又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於倫明民親於下蓋田不井授黨術之學缺盛明之代尤幸詔天下郡縣立學以教民間之俊秀而尤莫盛於我聖朝士生斯世何其幸歟雖然諸士子來遊求歌者豈徒務尋章句習文詞資利祿之計耶瞻聖人門牆以啓鑽仰之懷守明時法制以盡講肄之實俾誠意正心之學克修已治人之術備入而居家事父兄睦鄰族出而效用上佐天子下惠黎元則倫理明而俗化厚勳業彰而聲譽隆斯乃是為邦家之光抑亦不負建學之功

饒州府儒學重修記

皇明以文教治天下郡縣莫不建學立師以訓育人才江右學校尤盛饒故有學實宋郡守文正范公始建諸城東北元季兵燬掬為丘墟洪武初天下修廟學郡守陶安乃即城西桃源山麓改建焉基圖宏廣廟宇崇深歲久風雨震凌棟梁丹堊漸就傾圯前此守郡者有哲

愚者有在暫世而變者不及為恒而愚者不能為其
間或有為之者矣亦不過補其缺略耳以故六七十載
之間卒未有能完厥美宏壯厥制者正統十年秋金華
婁文昌以刑部郎中來守是邦首詣學宮觀其傾圮慨
然興嗟遂以修復為已任於是禮殿損弊重覆之廊廡
卑隘撤為之楹星門梁柱易以石而免朽腐更外門建
牌樓於巽方而大其規改造四齋材木因其舊而軒敞
過之新學門增諸生齋舍與夫神廚庫射圃膳堂解宇
位置經畫各得其所凡上而陶瓦之覆下而鉅礎之登
內而餽餼之嚴外而墻堵之周咸煥然一新其成之可

石渠周先生文集卷之七

十一

謂美矣公之此舉首捐俸祿率之又或獎勸士民隨其
所資或決罰爭訟摘其工力是以事不勞而集民不擾
而成于時同寅協志贊襄厥功者同知某通判某也儒
學教授譚暉等相與謀曰是學重興歷年久遠始克大
修非有文易以識公用心之勤為後來者繼承之視効
乃遣書幣走京師介刑部郎中李君某工部郎中詹君
世禮部主事周君某來求記蓋三君子都陽世家也譚
之書有曰是學外門陰陽家者謂舊日水勢大泄厥今
勢少甚利故是科一舉遂中鄉榜者五人次年登進士
第三人前此未有也其術殆驗矣余惟山川之勝本

上氣運科第之顯由乎學力使士子講授無方學力弗
固而必改選以需之不亦誤乎若謂學校興修氣運隆
盛而科舉之顯適與之符則又人事之或然也至於士
子學力則不可不勉因記重修之故遂併書此為學之
未泯者勸於乎郡學之作蓋文正公始也公之事業在
當時較實流後世其言有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
天下之樂而樂又曰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
遠則憂其君造是學讀是文者尚當景仰於斯

儀真縣重修儒學記

取真揚之屬邑故有學自宋肇之舊為郡治是以學制
既真制先生文集卷之七

五十二

視他邑弘大有加代殊事異興廢靡常比歲講堂齋廡
漸就傾圯因循未復正統甲子楊郡通判河間王侯儀
以公務至邑謁先聖廟陞堂與諸生講論畢周覽學宮
流落頽弊慨然興嗟於是謀諸教諭山陰馮敏訓導未
嘉許某三山林春新之衆復于浹曰非不欲為願力弗
逮今遇侯動念實斯文之幸而議真學校之有賴也於
是各捐俸為倡侯又勸諭邑民張子和等五十餘人捐
貲以助且命主簿劉陽許道重其役計役大費艱懼不
集事眾又曰兩淮都漕鹽運使司同知金華葉公出自科
舉輕財仗義盡求助焉萬金不吝然亦輸金且勸率

蓋商之好事者人爭樂施於是是以年四月興工至十
二月上畢講堂三間左右齋舍二十四間為之煥然一
新規模宏壯士庶忻悅明年丙寅侯復以事至邑謂
衆曰師生講肄既有其所經史皮藏可不思有其所手
復勸率建尊經閣於講堂後而儀真之學遂底大脩矣
侯間至南京謁余屬記之余久疾未暇大學生高厚再
以侯與學師生之意求速遂勉而執筆惟儀真天下水
會之衝也山河城郭之宏壯閭閻人烟之輻輳大家巨
賈百貨之繁夥其間神祠佛刹修飾而崇大之者不知
其幾顧惟學宮之弊乃解久之必待王侯之舉始克就
在溪周先生文集卷七
事七
結豈非禍福之說易以動人詩書之教難於感世所謂
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者歟可
感也已於乎吾儒之道聖賢大公至正之道也如日經
天如水行地其光也人皆仰之其澤也人皆資之扶世
然而可法亘萬古而無弊士君子來遊來歌有志世用
者得不思遵正學闢邪說進德修業以植皇極翊邦家
又吾儒之休聲乎因記學成并書之為求學者勸

望亭記

南京翰林視篆之五閱月修補弊漏居閑寡務而
之往來者尚未厭于索靜意也徘徊四隅得隙地

於東北偏土剛面陽高槐修竹蔚然而蒼蒼可坐而
望焉乃荆荒蕪澤涸池構材鳩工作亭其上翼然爽愜
甯然幽深不知塵絲之雜而宦游之寓也俯對繁陰清
風徐來皓鶴翔舞顧鐘山鳳書龍盤擁翠如畫日華
東落月彩西臨崇城望遠樓飛四時朝暮之景無
不可望而得也因名之曰望亭客有過而愛之且哂之
曰子之所望樂矣其志不亦淺乎余曰子知其名不究
其實子見其迹不窺其密余之望衆矣非可縷敘也請
言其略北瞻闕庭有遠遠天顏之想南眺故園有睽
離親壘之思開徑以來故人三益之望也開窓以訓子
弟紹續之望也且吾性簡直而疎拙多疾切祿謝事未
能得優游於此以便安焉寔上恩之賜而平昔之望也
若夫望吾君垂拱於上衆賢協力輔弼於下俾陰陽
調而風雨時群生遂而四海寧此又畢命衰暮之望將
日從故人遺老登覽其間以詠歌夫大平之世者也名
亭識之不亦宜然乎客乃起而唯曰子之望信愜衆情
之所同於是書之以記于壁

廣德州重修范文正公祠堂記

士君子之克有為於世者必克先立乎志志立則事業
聲光隨之以著非偶然也孔子曰志士成仁鄒孟氏曰

上何事曰尚志聖賢之言不外乎此夫志之所嚮鬼神不足恃其幽金石不足恃其堅山河兵革不足恃其大且險無不可以格而化之况施之於事功乎不然史何以亦曰有志者事竟成余嘗讀史傳慕范文正公之為人莫考其言有曰居廟堂之高則思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思憂其君又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在饒謝表又有云為郡陳優上有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節公平生之志槩見諸此正大剛直之氣足以充之故其發於行事卒有以副之焉公吳人自少刻苦力學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以進士釋褐為廣德軍司理其任職也日抱獄案與太守爭是非未嘗少斂在官食止一馬其去任也鬻馬徒步以歸剛勁之節清苦之操見於初仕已如此迨其大用正色立朝輔佐天子經綸治道威權有所不避貶黜有所不顧雖或補外郡移邊陲而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朝廷其身富貴矣然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凡愛樂善士多出其門下於乎何公立志之堅始終如一而不替耶宜其偉烈休聲與日月爭光與天地相為終窮人之景仰之而益深焉初廣德人未知學公得名士三

人為之師於是郡人之推進士第者相繼後之為守者遂求公遺像而置之學宮以祀之世殊代異廢興靡常近年日就湮沒惟宋汪內相藻樓亞相鎰二記石刻且存正統乙丑秋監察御史劉公楨巡歷過之見二碑封於明倫堂詢其故慨然命知縣劉訥即故地重建未覆瓦而劉去又三年漸就傾圯正統丁卯監察御史齊公讓羅公荒王公某孫公昂相繼按臨時當塗知縣張鼎鳩工葺理之覆以陶瓦繚以周垣功未竟而鼎得代以歸是秋羅公再至顧瞻慨惜遂命知州鄭賢同知楊信因其舊悉加修繕且命儒學訓導焦榮董其事祠外增置門題署之未幾祠宇像貌煥然一新羅公復為文率屬致祭於是縣士庶奔走瞻仰而文正公之神靈精爽儼然如在得不得有想慕遺風奮然力學如昔之擢進士第相繼而起者乎榮乃具書遣儒庠生步度李善來京師徵余以記余不敢以無鄙辭特掇其大要著之嗟夫先賢有曰學者當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余亦曰士君子當學顏子之所學志范文正公之所志謹記

觀德齋記

射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古者天子諸侯莫不重之豈非資之足以觀德乎書以俟明庶頑諛說之不忠直周禮

以六藝教萬民而實其賢者以射則所從來舊矣其為目有五自白矢祭遠射以至養及井儀而義文節序繁然有條其行禮有所必於庠序威儀品節升降進退秩然不紊其要在於行禮樂凡中者必其容止比於禮節泰比於樂不中者反是故曰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之謂也後世六藝之教衰而射禮尚存於學宮我 聖朝一海宇郡縣皆立學學必有以圖者令朔望習射行之于時有哲有愚學官有勤有惰或廢而不立或立而不舉觀風巡治者亦往往視為泛常悉棄而不問可慨也已當隆為太平附郭邑射圃舊在學宮之外東偏有亭名曰觀德久之亭廢鞠為蔬園上虞張侯廷瞻來知縣事蒞政教載百廢具興走馬意學校郡邑廟學鼎新之餘適教諭潮陽林森訓導泰和蕭仁觀吉水楊清仲相繼來領教事樂育有方而習射無所正統丙寅十月之吉張侯乃拓地輪材初立新亭歲暮落成題以舊額每月初朔望率僚采詣學謁殿禮畢與諸生習射其中揖讓周旋觀者歆豔而當塗學校之盛遂為近畿最盛也司之賢與學官之克勤其職歟越明年丁卯清仲以事來京師道其願未請記之嗟夫射之為教也天末世待

以委之武弁之士而不究其本孰不知文武無二道人心同一致君子之於射也以正內義以方外敬義並立內外之倫則射乎事者無往而不中矣豈特不失正鵠之節而已而已乎其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彰矣然行立則無彘之禍功成則國安若然射之為教不其大矣哉是為記

旬容縣儒學進士題名記

進士之科士生當時出步致用之至榮者也鄉書有錄禮闈賦有錄天子之學宮有題名郡縣學宮亦有題名何其名稱累書而不替若此哉余嘗求其故矣士方潛蓄未施將藝庠校研軍窮理正心之學講求致君之術之術竭日月之力以冀登薦于策書齒錄于仕版以行道顯親以揚名使親甚焉及其仕也或會三公或同列以失守一弁不復名德同隳為父母鄉人又孰甚焉此題名之記所由立也美將使後人知其名稱而堅其志其賢否得失豈不稟乎其心乎內名邑人物彰彰蓋自古昔而科舉之設一人領鄉書者十有九人仕歷中外文名昭輝蔚乎其有聞所以為科目之榮者

矣而今之輔佐廟堂進退人才卓然為公卿之所推許者莫逾於天官侍郎曹公也豈非盛美之所鍾歟然則大有光於斯名之題者得不在于茲乎嗟夫光岳氣完異才間出聖明龍興八十餘年涇煦培耆之功厚矣自今以往安知不有繼侍郎公而振起者哉益相與勉之知句容縣事韓侯以作興人才為意石具而未立適監察御史羅公箴巡治畿內韓侯以告亟命成之相率徵文於余紀其故余不敢以不敏辭遂為之書

茅山道藏經庫記

聖天子嗣大曆服以來日御經筵講求古昔聖帝明

石溪周先生文集

卷之七

五十九

王經理天下之大經大法以隆治本暇則泛覽群書百氏之言以允見聞裨治要謂道釋二教之書上足以陰翊皇度下足以濟利群生其言弘深博大窮極幽眇未易窺測我太宗文皇帝嘗欲類粹之為大藏經而未就上乃命嗣其教者分局考訂而纂集之既成剡梓裝潢以帙頒布在京及天下名山寺觀今寶藏而誦習之於是正統十二年冬以道藏經一部四十八卷特命巡撫畿甸工部侍郎周公忱資置句容之茅山崇禎宮且賜勅護持焉皇上繼述事之孝崇道尊教之心倚歟盛矣經藏無庫侍郎公乃與知縣韓某等相厭方

使惟宮之左鑑止堂前高閣閣爽可以瑩建命應天府通判朱某典史金某督工經始於十三年四月丙寅落成於六月朱倅偕韓尹來謁余請文以記類末按地志茅山本句曲山第八華陽洞天第一地肺福地夏禹秦皇嘗巡幸登崇焉至漢三茅君相繼栖遁得道於此山因氏茅遂顯名於天下歷代以來真人並出其間顯揚微稱睥睨先後宮前丁公山前隱居華陽下館據林壑之勝經庫之建寧崇弘麗聖勅所在榮光休氣上燭霄漢山川草樹爛然增輝得非茅山一盛事歟於手宸衷所存益欲上為國家祝釐下為生民祈福俾有以默相夫治理非徒為侈大之觀也凡守護誦讚者其尚祇慎之哉謹記

鎮疆寺記

鎮疆右叅將都督僉事楊公洪之治獨石時和歲豐邊境寧謐于城北隅即寺舊址廩而新之正統七年二月告成公聞于朝求賜額上可之詔更名鎮疆寺且勅僧錄司擇繼流之有戒行者俾住持公於是遣其子來京師屬余記辭不獲遂乃考其顛末記之曰初宣德間大保陽武侯薛公奏徙開平衛於今獨石建城池以固封守城當群山輻輳之中霖潦驟漲恒被衝決因衆

石溪周先生文集

卷之七

寺

周嶺寺記

石渠閣先生集卷之七

六十二

後總營數十載而事歸一宮居衆禮賓之所

淦西重建晉書記

迹曲有學佛法者曰宗瑩宗白居邑之雲山普應寺
因其鄉大姓胡氏厚德來京師謁帝創於先代
莫究其始鄉老無所傳邑志無所載國朝洪武間有僧王峯結有室公月
堂開山長老碑存則宋寶祐元年所置元壬辰寺厄于
兵焚釋子凋喪之四方矣國朝洪武間有僧王峯結
章為廢園存其舊即寺廢跡新之廿有四年王峯再傳
之弟子曰民心又立法堂數椽至民心弟子曰因自明
住持坐累幾至湯廢曰忠自性曰福自慶實瑩白二
之歸也承傳不墜僅如一縷二師既往欲圖重建而力
弗逮乃遊揚州諸郡募財歸市木石匠瓦甍及丹牖之費
造大雄殿墮山門而諸神像皆炫赫嶮然經始於正統
己未秋而成於癸亥之歲且其矢心興造也亦往往神
有顯相今事幸完耳願微一言為是寺光庶垂不朽余
曰嗟乎環千里之疆有一郡治焉環百里之區有一縣
治焉其德事解字以間計之不過百餘其相成之者萬
民之力也府史胥徒追呼上下百工衆技奔走後先歷
歲逾時弗底完備其或稍完亦不能如是之堅且美也
今為憐之教者環千里之疆百里之區某布星列不知
其幾千百計也宏宮傑閣嚴嚴翼翼璇題金剝過雲耀
日制擬封郡而不以為僭費逾萬金而不以為侈窮主

木之工群衆之力而不以為勞亦獨何耶余嘗求其
夫夫事著於有形者易狎隱於無迹者難窺易狎者紀
綱刑政之設雖具而人不畏難窺者禍福因果之說愈
深而人愈信佛氏之教使人有言焉而皆敬有為焉而
即成者豈非能神其隱而難窺之術足以動之歟不然
何其益昌盛無涯而為世之所重哉厚德有諸余屢辭
焉不獲也遂識寺廢興并書其易於成造之由者以復
之云

旌義堂記

俗荒有儲王政攸重發廩勸分好義為難此古今之盛
舉而我朝上下之間倡率感應之概尤偉然不可及
者也比歲皇上憂勞斯民慮蓄積不預猝遇歲歉賑
恤無由乃分遣廷臣調諭天下凡資富之家能出粟在
官周其鄉里者並加旌異於是好義之士奮發應詔
以後為藁泉之安溪李森字俊茂獨出谷二千石且置
倉於近地儲貯以俟有司具其實聞于上特遣使賫
勅書賜羊酒旌為義民今年春謝恩闕下具方物以進
復蒙文綺之賜既歸禮科給事中章君某與凡知俊茂
者相與榮之以旌義為名其堂托中舍人何君某復
書三大字遺之俾歸揭諸楣乃不請予為堂之記惟義

吾人之懿德衆同有之好焉者寡有簞食壺漿見於色者固不好義者也其或家累千金田連阡陌崇大浮屠老子之宮以徵福多營田宅之計以遺後殊不知其非可徵遺後在積善是又豈謂知好義者乎茲馬指數千石之穀以賑貸於鄉黨上之副朝廷周恤之仁義聲服于時令聞垂諸遠下之足慰困窮者之所仰給細民被其澤君子頌其美其為多福之助遺後之謀不亦遠且大耶若俊茂斯舉其於義可謂知所好矣吾想高堂之上璽書照耀賚錫駢蕃遠近好義之士聞風而起者相踵是又自俊茂有以率之也然則名堂之義得不為記

東碧草堂記

卷之七

東碧草堂記

道螺川而北四十里為文江文江之上縣治在焉其東嶺峯高峙者為仁山枝隴橫奔蜿蜒直下轟然而止呀然而豁舒奇猷秀屏列環擁者解氏之居也其前鑑湖一頃膏澤綠淨楊柳芰荷交蔭爭妍其外則芙蓉疊峯翠雲閣雲嵐朝凝烟霏夕捲皆在簷楹窓戶間無不愛者於是淳夫甫之令子曰親典構燕休之

所於居旁名之曰東碧草堂聞來京師介其後兄補亮屈余記之惟解氏之先累葉以詩書簪紱顯入國朝來為尤盛學士公雄才偉望著聞海內至今天下童孺亦知誦其名親典先伯父檢討公接武雲衢聲譽煥然當時一門群從掇巍科躋臚仕者後先相踵何其盛哉中罹变故牢一掃遷然原深厚暫蹶復興音類垣敗壁今皆巍然煥然聿新舊規此東碧草堂之所由名也夫山川之勝待人以顯而堂構之謀因人以具東碧據邑郭門最勝之處一旦親典攬結其奇秀而名之豈非有待歟解氏居此五六百年相承久矣暫墮廢之旋紹復之而高閣邃宇翬飛嚴翼若此非親典曷由興之歟此余之所為歆艷者也若夫詠歌草堂景象之美登覽之佳則有能賦之士在予特推本其故而記之焉

東碧草堂記

卷之七

靜軒記

廬陵之都塘有著姓王氏其彥曰益安甫有隱德宜築藏修之所於居旁南山下名之曰靜軒因其子省裕來京師請為之記余惟靜與動對者也士之處世不仕則隱則致身雲衢馳騁勳業之場而時行焉非動乎隱則澹泊優游閑曠之域而時止焉非靜乎吾聞王

勤者也益安甫之先君子又嘗以才微至京辭疾歸得
非動而靜者歟今益安甫獨事手靜何居余蓋有以知
之矣易艮之彖有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王氏之
先多仕動而有光益安甫之志在隱靜而有聞於易之
道克合焉魯論之章有曰仁者樂山又曰靜者壽益安
甫所居直南山之下安固不遷類乎仁者喜好之意靜
者壽祉之徵於魯論之言弗戾焉是皆可記者也於是
書之以遺省裕俾歸復尊府得不有契於其所名乎

宋氏開創新居記

君子之貽謀燕翼于其後嗣者豈偶然哉必協之於人

石溪周先生文集

卷之七

七十九

成之於天而後其基業隆固垂之永久而不替焉觀於
同里若大昌宋君之家有以驗之宋為吉水洪同著姓
世遠族聚繁大昌之先君子如南甫嘗貫鄰壤拓充之
以遺諸子已而同姓相與紛爭共訴于官君坐是抵北
京工曹事輸作久之授例出賃併工以歸其在客寓也
喜與朝之縉紳士大夫游於是縉紳士大夫嘉其勤惜
其去相與作為詩文贈送之南金大貝粲然行宋君忘
其患難之勞而人益羨其適遊覽之勝其意度蓋豁如
也既歸慨曰與其狃於故居之分爭曷若別事基業之
遠圖乎徧觀上下未有所協時其元配羅氏已沒繼室

彭氏共竭圖惟之計一夕君與彭俱夢於旁近地曰盍
背山下觀一華厦有老翁指示之曰此非君家所故有
可作居者乎嶠峒連雲南山嶙峒溪流云云背艮而面
坤當大其後昆君寤而驚曰茲得非神靈所錫耶翌日
往觀之一如所夢質之龜策靡不協吉宜德已酉乃卜
築焉經營規度不日告成扁其堂曰樂善樓曰悠然僅
十年高宏遠徑茂林修竹蔽虧雲日若素有之奉先燕
賓與歌聚族罔不攸宜君乃思遺後永久之謀將刻其
開創之故于石求余記之余惟事由天成而地以人勝
觀君肇基艱難得諸夢卜固天有以相之昔馬允恭寐
寔今焉輪奐輝赫豈非以人而勝乎雖然宋氏之盛將
不止此也君有子靈椿方在童丱穎敏秀發咄咄逼人
其顯榮光大為君門慶者殆未可量也又豈非所謂地
靈人傑者乎遂記之以為他日徵且為君之後人告云

長湖隱居記

安成邑西二十里有地曰豐溪姚氏之家在焉距溪伊
邇山川迴抱平池淨深所謂長湖也姚之彥曰益智相
方視址愛其幽勝遂築室徙居之環湖之上蒼松翠竹
鬱然而交陰佳花異卉粲然而競秀良田沃壤果園蔬
翼然而連亘無不可愛者眺乎其遠前則卓筆一峯

高出天際旁隅左右則南山桃洞之聯屬石壁巖岵之掩映寔宜隱者之所盤旋蓋智乃揭其額曰長湖隱居間遣其子瑄游學京師介進士李庸修來求予記之余謂隱與仕對者隱則遺外聲利適優游之趣仕則分職任事有功名之羈二者不能以兼遂然居閑處獨笑傲烟霞釣月耕雲虛觴足以洽朋俦詩書足以訓子孫頌然其自適浩乎其無累則惟隱者之樂為優焉宜蓋智之所慕也余尤為益智羨者已雖安於隱而克教其子不遠數千里負篋從師期臻遠大蓋將以仕進功名之事勗之也其與所謂弱而不知返者異矣豈非賢哉瑄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六

怡菴記

距廬陵城北二十餘里有地曰山前溪曰吟溪著姓陳君躬行之居在焉君為前寧國郡守子將之從孫今致仕河南布政使李公昌祺之內弟侍郎周公恂如之姪家也君席世家之懿逢聖明之時恬退自持不慕仕進日惟與其兄安行徜徉林泉尋鴈詠之樂布政公休致家居益相與周旋上下倡和尤多其志蓋憚如也所居之旁種竹千竿松萬株花卉雜植蔽虧交映乃結菴

其間為藏修之所而未有名之者今年其子婿仁迪侍郎公之仲子也來省親南京君乃屬之請名於公公重其昆季俱享眉壽盛福者寔怡怡之所臻乃以怡題其菴而徵余以記余惟怡者喜悅之義也人之有生百憂感其中萬累膠於外其能泰然以適者鮮矣惟夫讀書學道之君子則不然心不累於物所知者詩書之悅我志禮義之悅我心而已故意暢神馳隨寓而樂熙然如登春臺游盎然如與和氣俱休休焉置焉無一毫芥蒂於方寸中必其平昔所存所養之有本者而後能也今觀陳君問學足以致身而不慕勢力足以資用而不居獨與兄弟隱居求志怡然盡天倫之樂越乎常情遠矣得非善於學道之君子哉余弟功者亦嘗取是名其軒屢徵余言而未暇述也因記君之菴而併書以告侍郎公曰然請識之卷端俾仁迪持歸以為君金玉書於是乎書

寧國縣重修儒學記

郡縣有學舊矣必本於盛治之時而後隆學有先聖廟以申春秋之祀有講堂齋舍以資師生之授受起廢更新皆不可以或後焉者也三代盛矣上自天子之宮下及州閭黨巷莫不有學成其治教漢以降若唐若宋

政理漸盛學校亦興然其廟祀先聖孔子蓋孔子聖人
之不得位也天付以大聖之德而使之不得位固將欲
其以斯道為萬世師也士之來學者誦其書遵其教考
德問業之餘周旋津林或瞻廟貌追想當時聖門弟子
之所學朝夕景仰思求底於不愧則其成才也孰禦哉
士成才不愧於古則國家賴以致治亦將超軼先王之
盛焉故有感治為之地則教以之舉有聖教為之式則
治之以長相依而為固相持而並行也聖朝有天下至
于今數十年而後教學之法始克大備生徒有定負責
舉有常額董學有專官用意至深厚矣於斯時文化昭

石溪周先生文集

卷之七

七十三

明儒風穆清而寧國之廟學亦以重修告成詎非與治
相為隆盛者歟蓋前此教諭羅君綸以舊構創自國
初歲久圯毀謀於邑令俞君宗思所更新而力弗逮廼
倡諸生父兄贊助之未及有成而俞君去新令劉君某
洎貳令周君倫繼來協力適監察御史彭君某奉命
董學事益殫厥心然後大就殿堂門廡丹牓輝赫齋廬
庖庫整潔完好貳令倫于族子也於是羅君介之以書
求予記其事予既嘉寧國廟學之成當茲盛際則惟願
望其士子相與慶會明良共致雍熙庶幾孔子之道不
為託諸空言而明時教養之意亦不虛委也顧不備於

然是周良有司賢師儒終始之爾故記之以俟

沛縣重修廟學記

沛縣石學思講求聖人之道以施諸治者也聖人之道
害於易墨塞於申韓盡於儀秦而壞傷於佛老非賴吾
孔子之聖刪述六經闡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精神心
術之奧以範百王開來學福蒼生幾何不胥淪于異端
耶蓋孔子之道即二帝三王之道大用之則大効小用
之而小寧彼異端害治傷道者譬諸雲物翳天日之光
暫焉昏蝕而卒不能渝其明也故有天下國家者凡立
學必祀孔子亘萬世莫能外焉沛故有學廢興不一比

石溪周先生文集

卷之七

七十四

歲漸就傾圯且地隘不足容衆正統初而蜀王君某來
知縣事余族弟緝寔分教是邑已而教諭某訓導某相
繼職事乃謀於王君曰蓋廡而新之於是經營規度捐
俸為倡創始於六年秋畢工於次年冬中為禮殿翼以
兩廡重門設戟而廟制以宏講會有堂訓迪有齋栖衆
有舍而學制以備生徒來游父老縱觀莫不顧瞻咨嗟
蓋謂其力之不及已而嘆其成之有益於已相率觀感
樂助補其遺餘者益衆矣緝乃以書來告曰廟學重修
幸遂所願願為記其歲月庶俾來者有徵余諾之久未
有以復凡以使命經沛至京者二三君子申前請至再

四不厭乃為之言曰廟學之修豈直為彌文之觀乎必究其實者何謂講求聖人之道施諸治者也其近於詩書禮樂倫於父子君臣朋友皆人心所固有而日用不可缺為師者以是傳之為弟子者以是受之俾明而綱常勵而忠孝不專於口耳不泥於異端類也馬氏子之所闡明是宗由是義為文章振為事功國有利賴蒙惠澤則建學之功成而其實得矣嗟夫學校王政之本也有其實斯其本立維是來以為師弟子者尚其勉之哉

思親堂記

石渠周先生文集卷之七

七十一

文江羅氏一振世居邑之梓樾作堂以繼親志而名之曰思親間因子友戴君用礎來請記之且曰一振之先君子諱其敬存日嘗欲於所居之東構室為貽謀燕翼之計材木已具而嬰疾既亟其母李氏泣謂其敬曰君今去世可無憾矣第堂講未成子幼未立將若之何其敬曰吾子足任吾事汝勿憂也又召其子至前語之故一振對曰願大人強如舊食餘力是慮其後也撫膺大息曰吾目瞑矣遂卒是夕一振即鳩工拓地成之經營規畫悉如父志而高明軒豁有光于前下以奉慈顏

周旋容與其間其志雖伸而父不遠養此

室之所由名也幸不斲而賜之言予曰嗟乎善哉一振之為子也書云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其言夫繼述之不可不力也今觀一振之為其過人遠矣是可已於詞乎夫人子嗣親無時無處而不致其思於其居處而思於其笑語而思於其志意於其所樂所嗜而思春焉雨露既濡而怵惕之心生秋焉霜露既降而悽愴之念形何莫非其所當思乎苟恒能以此而存心則一舉足一出言皆不敢忘父母矣尚何有虧体辱親之事乎一振當其先君子沒時年甫弱冠已能任室構之責其繼志之美可知矣又能不忘其親揭諸堂

石渠周先生文集卷之七

七十六

澹軒記

清江黎仲紀氏 邑世家也開居力學澹無外慕乃名其藏修之所曰澹軒間因余姻弟金川孔世良來求為之記予乃誌之曰黎氏累葉晉殖饒裕擬素封之室其

父潛輝由進士累官太子諭德居華要之地自常情
之仲紀貴富統緒是習人不之非也顧乃與儒生寒
士共處於雲林泉石之間逍遙於荒間寂寞之濱得非
違世而矯俗者耶世良曰不然仲紀先君子冲輝博學
能文嘗領明經薦至京師以弟貴力疾辭歸今雖棄世
而詩名遠播播稱昭代風餘韻不被後人仲紀蓋思
承其父志而克紹之者也豈矯俗違世者比哉余曰嗟
乎卓哉仲紀之為乎夫慕終華而悅侈靡者衆人之所
同安恬素而樂澹泊者君子之所獨棄其所同取其所
獨自非詩書義其耳目禮義沃其心志而從容於聖賢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七 七十七

祭文

正統八年祭劉兩谿公文

之文章流傳海內公之道德著稱士論公之忠誠達
神明雖死無憾矣第以交游誼厚存歿頓殊追感今

昔無任悲慟謹陳薄奠槩馮平生靈其來格有淚如恆
嗚呼尚享

景泰二年祭劉兩谿公文

於乎以先世書香之傳而公承其慶以先朝文運之昌
而公際其盛南宮禮儀之司也公嘗分其職內翰文章
之宗也公與秉其柄家世既重於鄉評而仁義寔根乎
天性推其所學以格君心不避權要而極論乎時政嗚
呼公雖歿也直氣塞乎兩間疏事駭乎群聽雖千載之
下齊日月而輝然不然何祀享之有堂旌褒之有贈寔
有以追配乎忠節而垂戒乎奸佞也矧仲子繼登於高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七 七十八

祭兄雪坡文

嗚呼吾家自先人出仕先林早世所以統理百口之家
衆者吾兄雪坡先生也今復棄捐矣然則孝友之準節
義之風孰與之維持耶二親流背手足凋謝若叙之屬
者獨偷生人世復何為耶此叙之所由撫膺長號而

哀慟者也二親之終皆吾兄侍疾視歛何獨一日
遠外為弟為子孫者湯藥不及嘗呻吟不知痛沒不
以次別歛不能以憑棺以吾兄之厚德而不獲報告
宣命之奇而數之適然耶抑豈叙之不弟不能以敘之
耶嗚呼夫平何故降此大罹乎尚幸吾兄之在疾也
藥食有從子謙初終也視棺歛有彭氏女弟之大弟
里族姻之契歛衾襚則有預擬過北禦寒之備而已
兄之平生統一家政克拓先業為裕後之計者可以無
憾矣若憫之欲令叙長子蒙繼承主家上慰宗下肅
群從為久遠之圖者手澤猶在展覲嗚咽雖其掌教
石渠周先生文集卷之七

祭真姪文

嗚呼汝生十有四而失恃十六而力學十八而天
乎何既早喪其所生而復殞其身乎何賦之不公

奪其壽乎宣天也耶豈自致耶抑豈吾之不幸不慈不
俾汝汝是耶嗚呼痛哉汝生而資稟秀粹意氣英發下
視凡子挺拔超越書香嗣續吾將汝托汝之自待尤甚
焉泰昔汝以父命省祖父母于南京復侍祖父考績來
北京祖父既歸汝因留學日夕勤苦克自程督吾嘗慮
其志不堅每加訓飭汝祖父有書遺汝亦必勉以力
學成人汝一有聞輒慨嘆奮發至忘寢食吾私竊自喜
而汝之勤苦益加時族兄時簡早晚相過輒問汝所業
友人謝良翰在寓館寔賴資益汝誦讀恒過夜分吾與
時簡良翰力戒汝節勤苦養精神汝自謂身壯強不少
石渠周先生文集卷之七

頃也卒之因是勞傷心腑展轉嬰疾逾年以死豈知欲
玉汝者乃所以禍汝汝之所自勵者適所以自戕耶嗚
呼痛哉嗚呼痛哉方汝之始得疾也御醫盛起東語吾
曰汝疾難治吾甚驚憂求問醫藥日恨不及已而更易
數醫就愈吾欣喜無任而起東尤力勸遣汝歸去歲之
夏吾陳請于 朝將歸省親自謂得挾汝以還而公家
事出不測戒行而尼吾遂不暇去未幾汝病復作復愈
秋九月請賓冠汝俾知成人之道且命汝歸而汝以病
既愈學未成堅不肯去因循蹉跎又歷三時汝病凡五
作雖嘗一愈欲再遣汝而汝又不肯去今年祖母在家

遭安受來迎汝汝雖欲歸已不可去豈期竟如起東之言耶是皆因汝汲汲俱學無成蹉跎之日少而誦之日多寒暑飲食之乖宜者數而起居喜愠之安常者寡汝病有由吾豈無過追思悔歎曷可勝言吾生幸念不絕不能歸省與汝偕去慈愛不備不能保全以求汝年上無益於親下有負於汝吾於人世竟何為哉嗚呼是果汝自致耶果吾之不孝不慈而致之耶果天之為耶豈信然耶汝後病最久艱痛萬狀藥餌荼苦力自吞服亟期遁生以遂初心吾欲隨俗籲神以延汝筭汝輒守正懇力言以止吾禱吾嘗食卧不安以憂汝病汝亦勉強自力以妥吾心汝年雖少其剛決敏悟之資端重鎮密之度平時察識良足嘉尚二年之間所以助予者寔多也使天假以年他日門戶得不有望乎汝生無命吾家無福汝死不復我痛欲絕嗚呼彼蒼一何酷哉病劇屢作書賦詩奉父遺兄弟自傷其志其家劇也抱吾手痛自哭曰死不足惜但學未成名負祖父祖母養育之恩吾父吾母期待之志中夜人靜又自哭曰吾不怨天不尤人惟慙已之不智以至於斯嗚呼名之累人若是哉吾之叨竊升斗羈縻于時不遂親養致汝夭殤者此也汝之勤苦力學嬰疾亡身者亦此也名乎果何益

於人乎汝之沒猶惓惓以是為言豈孔子所謂疾沒世而名不稱者乎汝之志可悲也雖然汝夭死於外可憾學未成名可憾傷汝祖父母汝父與吾之志可憾而自汝之病及卒卿大夫縉紳親故莫不亟問汝安否痛悼汝殯沒下及汝之朋輩寓鄰里之舍無間貴賤戚疎同是興嗟則汝雖夭死其視世之老死無聞者異矣尚當謁銘大手筆以表汝志以求汝名汝其知之哉汝之父吾兄也吾之子汝兄也汝同氣兄弟三人從兄弟八人而汝次居長又次則汝同氣之弟也汝蓋因汝兄知所自力而思頑頓者也汝今已沒吾將付汝平昔事業歸遺汝弟俾承汝志異日有就汝雖已遠亦猶汝志之就也汝其知之哉嗚呼吾今年四十碌碌無成汝年方十八為吾所愛所期而又早夭吾家門戶後之來者固未可知以今觀之果何所托乎然吾復重有感者我之無成不足念也門戶之托不必憂也所念所憂者我之不德汝之夭沒今而俾吾之哭汝之悲痛如此則吾父吾母暨汝父汝兄汝弟妹一家之哭汝悲痛又將何如緣汝一身而令一家骨肉含悽於無窮者非天也非汝之自致也皆吾不孝不慈之故也是信然也汝之喪暫寄文明門外之八里莊今歲之秋尚遣安受致以南歸

嗟于故鄉遂首丘之義嗚呼祖母之念汝遣人迎汝者
蓋日有望於汝也詎意不生還而死歸耶其痛傷當何
如也汝死後之七日將葬引寘汝喪于寓所持觴一奠
與汝求訣汝之魂兮何在我之痛兮焉極嗚呼尚享

祭諒舅文

惟公廬陵舊閥文水肇家文獻之盛族望之華公承休
烈生逢盛世力學自修習隱不仕事親克孝睦族克仁
鄉閭懷義不愧古人適興琴樽樂遊林沼風月閑情超
然物表一經教子雲路登名廬江儒泮祿養實榮高年
盛福逾六望七撫教諸孫道遙愉佚云胡一疾竟殞泉

有學周先生文集

卷之七

六十三

鄉善人云逝孰不悲傷在衆尤然況我至戚自聞訃音
心神悸慄公之令母寔叔姑叙之先人早托葭莩兩
家姻聯休戚相倚謨焉女弟復妻公子嗟予慙劣辱愛
實深誨益眷顧倒意傾心去夏之季叙當赴 關公送
我行中情鬱結崇穀載酒執別臨歧謂為百歲重會有
期詎意逾年竟成永訣追感平生曷勝哽咽迢遙南北
哭弔無從悽詞遣奠寓此哀悰嗚呼哀哉尚享

哀辭

哀劉兩溪辭

有序

余以使命道湘川悲屈賈之懷忠齋志以歿用效其

人之聲各為辭弔之使歸便道過家上冢瞻望安戚
有懷故人劉兩溪欲絮語致奠迫於王程不能得停
延佇沾灑者久之兩溪之事視屈尤深足悲者時
當承平 主上恭勤興民休息第蔽於權幸政務乖
張災異數見兩溪侍講經筵感激奮發因事指陳
明正大遂忤權幸設他事下之獄黨惡者順旨拷掠
體無完膚挺然無一異詞唯呼天自明越數日竟就
斧殞極刑東屈三閭之精忠罹顏常山之奈毒於乎
慘哉兩溪平生孝友篤至於朋友急信義教人盡
懇居常侃侃以古人自期安成春秋之學自李行

有學周先生文集

卷之七

六十四

先生後紹而大之者兩溪也其在經筵每遇譟進講章
非先辨三王之道不陳至於麟經尊王黜霸內夏外夷
之辨尤深致意真得講臣體使不遭酷禍所成就可量
乎哉於乎悲夫兩溪余平生同志友也情見乎辭有不
能已用寫哀辭三章向風焚以招之且錄彙私而藏
篋筥他日兩家子孫得而閱讀之庶知兩溪之忠
之悲者矣兩溪諱球字求樂一字廷振兩溪者其弟子
尊稱之詞世家安成成溪後徙居之若溪余則周姓
叙其名功叙其字石溪其諱也

瞻雲山兮安成而懷故人兮我懷虎豹書號兮

暮夜啼陰風慘慘兮毒霧宜迷欲往招之兮睇艱險而
無蹊天茫茫兮至道睽名昭昭兮日月齊於乎歔歔兮
懷哉兩溪

瞻雲山兮薊城北懷故人兮我心哀惻天門盡闕兮虎
衛阨塞蛇虺縱橫兮夔龍歛迹欲訴帝之無由兮道邇
迴而屏息魂恍恍兮渺何極淚淋淋兮氣填臆懷哉兩
溪兮寃誰與白

瞻雲山兮湘水幽緬懷古之人兮我心增憂古人今人
兮我何尤撫忠誠身兮異世同猷哀莫哀兮澄清流慘
莫慘兮餽野投死生一視兮如彼浮漚千秋萬古兮屈

劉匹休
慶士楊先生哀辭

有序

元季有卓識守義之隱君子曰楊先生廷章享年五十
有九以國朝洪武己酉卒卒之後三十餘年始得前
翰林學士解公銘其墓以昭潛德嗚呼何士君子之行
誼久而乃彰歟先生天資穎異幼承父師之教多學洽
聞智計議論奇偉絕人居嘗慨然以節義自負志尚恬
退不求聞達當至正之亂平章保同叅政全子仁不復
吉顥討賊署先生為叅謀建奇取勝道路始通保同駐
兵富州請偕行策其必敗辭去而保同果陷賊饒和棟

安成族子被隨軍鎮府致書厚幣來招裂其書大罵
却之或勸先生行者曰當四郊多壘之秋室家流離何
不暫往資其力以援鄉里乎公山弗擾佛肸據邑叛魯

以召夫子尚欲往况斯時乎况裂書大罵以速咎乎先
生曰聖人之志非常人所易窺且終致其往耶今不痛
絕吾志不白脂膏湛浮者有所籍口矣其速咎爾否奚
顧我卒無恙茲非卓識守義之隱君子歟先生世家吉

水南麓峯下宋忠襄公邦又文節公萬里皆其先烈也
節義之風蓋有所自其子琛老成宿望累官郡守以王
傳致事孫民服清才博學任監察御史民猷以介重

鄉郡世澤之盛又如此俱先生之遺也予惜先生生不
遇時而其節槩尤足以勵薄俗遂為詞以哀之曰

嗟君子兮人之英懷學問兮隱岩坳遭末世兮時未寧
負節義兮薄浮名舍則藏兮用則行進退審兮智計明
彼狡童兮據專城肆猖獗兮毒生靈厚禮幣兮遠其徵
裂求書兮詈厥俘毋汚我兮羞家聲奚禍咎兮足閑情
風塵息兮海宇平綏福履兮樂暮齡奄一疾兮溘先征
超汗漫兮遊大清真雖泯兮德流馨昌厥後兮龍簪纓
盼南山兮鬱崢嶸懷勁節兮高興併嗟君子兮不愧生

胡君環溪哀辭

黃成軸以余家傳是經也求識之久之未敢執筆而高君之請益堅敬用書其故而為之贊曰

大哉聖道寓諸六經煌煌尚書實統厥成秦亡漢興斯道見晦展也伏生受際其會心惟口誦以教以傳其錯之受漢文之賢斯文千載既晦而顯展也伏生其功不淺咨爾後學是仰是宗拜瞻圖像邇焉高風

鄂讎堂贊

有序

江西按察副使德化凌公邦輝偕其兄邦寧作堂于私第之上而名之曰鄂讎當朝縉紳士大夫播為文詞紀載而誄歌之者至矣間復示予微言惟昔周公賦華鄂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七

今九

立

之詩謂王季之花其鄂讎然而相承蓋猶兄弟之親其情義藹然而相厚也故一篇之中屢與夫兄弟之事而卒歸之和樂且孺和樂且湛之言公取是以名堂其重手足之愛何如哉然則為凌氏之後人者得不於公兄弟是則是倣而承厥慶澤於無窮耶遂為之贊曰瞻彼王季花鄂讎春陽煦和異彼九卉維此兄弟一氣攸分如手與足藹然春溫卓哉凌氏金昆玉季瑱和麓應怡愉友悌伯也求志林泉徜徉仲也行義雲衢高翔仕隱雖殊令德多譽和樂攸同既湛且孺田荆齊茂實桂聯芳煌煌高門錫慶無疆咨爾後人是則是倣引

之勿替逾遠益耀

利川周處士畫像贊

有序

此宗長利川翁之遺像也初元至正辛巳翁與先公書鰲溪先生朋誼江右翁諱同孫以春秋鰲溪諸聞人書經翁少負俊聲煒然有名場屋且家富善交遊人以此多延譽之榜出爭傳同孫中矣時翁之祖樂泉翁休致于家聞之大喜推牛釀酒集賓客以宴樂報者已而乃鰲溪也樂泉曰吾族孫中一耳益厚資之蓋同與聞字畫相似而姓及州里之名皆同故也鰲溪累任李官沒未及下壽翁享年七十有七以壽終焉謂失彼而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七

九

立

得此者也翁之子子讓以翁遺像重命工裝潢永予識之余因述得於聞者書之而為之贊曰鍾川岳之美出簪纓之裔淵乎其尊王黜伯之學浩乎其邁往凌雲之氣利雖未泯乎大川藝已蜚聲於朋誼脫風塵以高翔悅林泉以留戀茲其綏福壽於暮年而沛慶澤於後嗣也

蕭侍讀畫像贊

生于西昌長于東魯闢道德之門開繩軒裳之祖武其識之邃也博達於天人其學之富也該通於今古惟有德而有儀不柔茹而剛吐文章顯于詞翰之林與君

乎圖書之府未卜其為舟楫為一雨際盛世之奇達
知其為慶雲為景星起斯人之快觀其中心蓋退乎若
不自居其朋輩則胞乎其相推許也

陳侍郎像贊

光岳之秀嶺海之英發身儒術輔翼聖明其治郡也著
循良之績其執憲也凜冰蘄之聲典文衡而人賴其甄
拔掌曹監而士荷其振興進秩銀臺颯颯乎出納之允
佐司邦禮肅肅乎清直之誠屆稀年而致政勵止足之
高情茲其為中朝之良弼而後進之儀刑者也

峯泉歐陽先生像贊

淵博之學經濟之資仕不微進隱匪遜時隨寓卷舒
龍鳴鶴俯仰峯泉清風寥廓

劉司訓像贊

和粹之資充實之學佐教事於芹宮繼家聲於藜閣交
朋挹其光儀士子承其矩矱瑤璋聞望之華洽風月
優游之樂其所造殆未易量信儒林之超卓者也

李大尹像贊

篤實之學英偉之姿花封出宰有守有為子繼芳聲人
惟惠政遺像凜然見者起敬

自替待漏像

冠綬列乎朝貴詩書紹乎先世貌不逾乎下人質克語
乎中士身未老而華髮心存忠而赤勵憾義門於五服
俟後賢乎三史吉郡續誌夫人告者評夫烏次

又自贊

自謂之愚人謂之迂其愚也循直道而獨守其迂也避
勢路而弗趨垂紳正笏可玉堂之高步幅巾藜杖可石
溪之間處心懷坦坦乎其無悶進退綽綽乎其有餘日
惟凜然惧夫聖賢之言而未能盡讀乎祖父之遺書
也耶

銘

綉林讀書處銘 有序

綉林者石首之名山而學宮之所在也少保楊公少時
游學於斯逮致身于朝四十餘年昔之父師之所訓育
已之誦習登臨之所寄適其心未嘗不往來其間乃名
之曰綉林讀書處示不忘其初也惟古之君子其生也
有所自其處也有所造而其出也有所為是必其山川
扶輿清泠之氣鍾秀于前詩書道義漸習之教育德于
後故其效用當時位遇之顯勲業之隆有非常人所能
企者夫豈偶然之故哉吾聞綉林雄峙荆湘之南楚望
龍蓋諸峯盤礴而鬱積六江鶴巢湖諸水泓渟而黛瀟

川岳降靈毓秀非公不足以當之方公之讀書學宮也
志周公孔子之道而 誦其言辭窮 其義理親師取
友周旋禮樂有非一日其育德也厚矣宜其出佐聖明
敷歷四朝為國元老盛烈休光鏗錫烟耀較之古之若
子獲大用者不知孰為先後也他人居之鮮不揚盛美
之稱以自棄大公乃自視歔然獨惓惓致念夫平昔發
身之自度越常情遠哉惟昔裴晉公綠野堂周益公平
園皆流傳後世以為美談然不過資佚老宴游之賞耳
若公之綉林則當稀年思退之時顧憶讀書之舊一以
昭不忘厥初之心一以啓學宮士子暨公之子孫奮發
之志吾知夫地因人勝則同而所存異矣公不鄙余間
屬言焉遂序次之而為之銘曰

石溪周先生文集

卷之五

九十三

荆南有山綉林盤紆大江云涯流有湖山岳鍾靈雲
光鬱勃篤生君子兄為時傑綉林之陽煌煌學宮維此
君子昔日游從經籍在几圖史左右朝斯夕斯是誦是
究泮池凝繹得樹流陰深歌周旋式諧素襟洞庭雲夢
江天如洗迢遞雲飛一目萬里其學碩碩其樂逍遙鵬
搏一奮凌厲九霄震寰簡在赫一榮遇一德格天四朝
良輔名揚竹帛勲勒鼎彝國有柱石 皇有耆龜惟此
君子不修厥有不忘厥自顧瞻翹首豈無昔賢綠野平

忠孝堂銘

卓哉綉林異朕所存咨爾後昆偕此後學來游來觀
仰先覺地因今古所同永述銘詩永播無窮
臨淮趙氏我朝世臣大家也當 太祖高皇帝龍興初
有諱德勝累從征伐有大勲命鎮洪都與陳友諒力戰
死贈梁國公詔南昌立忠臣廟春秋祀之公其首也其
弟端累官至廣東都指揮同知端之子麟蔭授興化指
揮使麟卒其子本字宗立復任指揮使於邳州自德勝
至宗立一門三世四擁節麾其他以武功文階仕者尤
衆謂非世勲之家不可也然其所以致此豈有他哉亦
惟能世守忠孝之道耳夫盡職報國之謂忠揚名承先
之謂孝趙氏自梁國以孤忠大孝肇開厥家流芳汗簡
累世相繼愈遠而光今宗立以英偉之姿遭遇 聖明
出蒞一方兵練民安於盡職為無負飭躬勵操思趾前
美於揚名為不愧可謂克繩祖武矣尤恐久或有怠乃
揭忠孝二字于堂以朝夕自勵其賢於人何如哉宗立
間徵言於予乃為序而銘之曰

石溪周先生文集

卷之五

九十四

有美趙氏臨淮名宗聿弘勲閥自我梁公麟闢鴻行亦
有介弟高爵厚祿傳其後裔赫赫興化早繼簪纓顯允
邳州益光厥承其承伊何維忠與孝父子祖孫是則是

效忠貴盡職孝在顯名並美善著不伐不矜高堂有揭以勵朝夕匪大厥觀式昭明德載瞻載閱君子之為咨爾後人視此銘詩

東山讀書處銘 有序

東山者吉水之名山讀書處者刑部郎中周君南巽家居時山中藏修之所也君出而登進士擢郎署進階大夫今引年退歸矣尤以是自名者何示不忘其初也君上有難兄由學官累遷大理少卿謝事家居下有諸姪皆科目發身分教外郎諸子復振振秀發將來擢高科躋膺仕可期君年尚康健興懷止足超然引退有古君

石溪周先生文集

卷之七

九十五

子之風非皆讀書之效歟則其於東山之勝讀書處之名安得不憐憐致念耶余於君為族孫行同志相得其歡間以當時士大夫所為文卷出示徵言予不敢辭唯昔楊長孺承誠齋之烈系至大官文章清節名重當時人誦之曰楊東山今君文學節操不愧古人安知天下後世不以稱揚氏者歸公乎遂為之銘俾人知吾邑人物之盛無間古今且俾君子孫知以自勵云銘曰
文陽之東粵有名山蜿蜒磅礴屏列翠環其高有峯是為天柱峯下有居曰讀書處讀書者誰有周後賢左圖右史藏焉修焉學成致身雲衢高步既擢科名亦職郎

署兩京華望垂二十年年至乞身浩然歸田他人有家終鮮兄弟惟君難兄大官謝事他人有後或乏才英惟君庭砌蘭玉繩繩在昔楊氏東山有偉君今清節可以繼美最君子孫勿替其承我銘有詞以為後徵

清慎齋銘

君子守官思秉厥德惟清惟慎乃克底績其清伊何如止水之澄匪以潔已鑑物孔明其慎伊何如六馬之御操縱凜焉逸蹶是惧有偉張公英傑之姿發身科目仕際明時早逢主知給事殿陞猷納左右寔隆委寄錦勒有賜天語有褒匪惟示榮嘉此賢勞高齋揭扁景仰

石溪周先生文集

卷之七

九十六

聖訓朝斯夕斯思奮滇南西江歷佐大藩其秩彌進其望彌尊玉雪之懷淵冰之履翼々小心謹終猶始始終一致秉德弗渝史官作銘式昭令譽

謹齋銘

惟士所貴在底成德有言有行匪謹奚克隱微而著爰審其幾既覩既聞亦驗于為君子小人初豈二致善惡攸判曰謹與肆慄慄恂恂戰兢自將念茲在茲勿怠勿忘齋居有揭日三其省我懷高情銘以自警

存忍堂銘 有序

前建德縣令番易孟君德常以存忍名其堂縉紳士大

夫形諸文字以發揚之者富矣間復因署吉水縣事知
州柯君啓睥微予以言夫忍德之一端也君子之治身
發諸言而不易施諸事而不苟則動皆有忍心無或放
由一端而底于德之成也何有苟使躁焉而逞忿恣焉
而縱欲其敗事累德多矣豈君子之道乎况守官蒞民
事難之未絲紕輻輳得忍以待之乎此孟君之名
堂予深有所取也予聞孟君前後歷治數邑所至政理
所在民思今謝事既久年幾八袞壽考康寧福履未涯
得非平昔存忍之功所致乎惟昔衛武公年逾九十恐
懼修省作抑詩以自警孟君茲焉尚欲微予言以繹義

石溪周先生文集

卷七

其殆武公之意歟是可加也已乃為之銘曰

言以存忍其發也適宜事以存忍其成也不隳朝斯夕
斯造乎德也庶幾卓哉孟君之為其所可驗者仕而民
思其不可及者耄而不衰焉翼翼華扁有輝我銘有
詞以配抑詩

益菴銘 有序

錢塘王君孟揚丞承其先君子池州教授敬菴先生之
訓居常舉書所謂謙受益之詞教戒以終身行之孟君
今為兵部司務顯于時恒惧其服行之或怠也遂揭
益菴二字于退休之軒以自警翰林侍讀學士李先生

既為之記復徵言於予遂為之銘曰

君子之德惟謙為大君子之孝庭訓是佩其訓伊何謙
斯受益勉行之久而不息譬彼高山居乎地中衷多
益寡其勢乃崇譬彼巨川廣大汪洋虛以納之其流
長受益之道異順謙下能不伐矜高不備假斯為我
日至月增匪譽之茂而德斯弘既達于行復警于目
此君子承訓維篤承訓維篤孝德維馨我懷斯人尚想
遺經

寡欲齋銘 有序

鄉友王君安貞以寡欲銘其齋徵言于予遂為之銘曰

石溪周先生文集

卷七

九十八

人之有心神明不測欲動乎中斯為物役其欲伊何口
耳四支是曰人心形氣之私惟此君子惧其滋長道心
或微孰云能養養之曷以寡欲乃存一或放之靈臺日
昏凡欲之發如火於沸守之以莊制之以義斯實可寡
惟日乾乾萬慮澄徹天君泰然卓哉志士仰希先哲動
息有規齋居有揭電勉行之聖域可幾勿怠勿怠視此
銘詩

克庵銘 有序

同里李君克勉以克名其藏脩之庵可謂知所勉者矣
東徵予言乃為之銘

人之有生賦稟性均理欲既異愚哲乃分維此哲人動靜由理物欲或誘曰惟克己其克何格物致知朝夕匪懈念茲在茲我視我聽必端必正我言我動必詳必慎由內應外世故毋偏制外養中大君泰然私欲之淨春融水天理之復晴空皦日斯力為仁道不遠而我稽古人顏氏庶幾我友李君名蒼以克晞顏顏徒匪資人力始終弗懈勉自強凡百回心視此銘章

靜庵銘

有序

郊城儒學教諭吉水皮君魯瞻以所名其藏修之庵徵言於予予嘉其為學示訓之有要也為之銘曰

石溪周先生文集

卷七

九

君子之學專斯為美其專伊何惟前而已其靜伊何天君湛澄如水之止如鏡之明水止鏡明澹無物累心斯專一學奚不至有斐君子文陽之夫子聲科目歷教儒黌齋居揭扁勉思精進匪性自現亦以示訓咨尔後學惟靜乃成敬哉勿替視此銘

一軒銘

有序

予從弟功教歸自宜春攜歐陽氏一軒文字一帙屬予言蓋當時名縉紳為歐陽一貫作之也大篇短章稱述之者至矣余奚容贅然竊一之為義也乃為之銘曰事萬殊理一貫才虛明非力漫力而求之勿畏憚斯軒

之中尚潛玩

屏銘

天不可蔽可蔽者人心不可蔽可蔽者目

硯銘

閱人古今隨我南北系出石鄉功成跡墨

跋

跋蘭亭遺事圖後

右唐蕭翼詣辯才求王右軍蘭亭真蹟圖者吳興錢舜舉所畫并題今刑部郎中許君某之所藏也蘭亭蓋右軍得意之書歷世流傳以為至寶愛而秘之太宗政事

石溪周先生文集

卷七

五

之暇留心翰墨酷嗜右軍書法而尤慕蘭亭求之不獲卒使翼以詭道致焉其用心之勤何如我子嘗謂辯才以衰老之年秘惜此書不懼禍患切身且既沒之後將必付他人而有之真可謂愚矣而太宗以英明之主已用計得之臨終猶囑其子以從產胎陵其愚不亦甚焉善乎歐陽子記羨溪石有曰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予故書此于卷末以為玩物者之戒

題黃氏教儀後

嘗觀宋忠憲韓公戒其子謂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枉道

以求之徒喪所守又謂其平生唯以孤忠自信未嘗有
因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為知己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
已當時公卿間家法之嚴無比故子孫多賢蔚然為宋
名臣者先後相踵良由忠憲公之善教也今戶部尚書
東萊黃公歷任六卿四十餘年久鎮南交嘗被召還京
交人反側役命公往撫循之臨行書數條以授其子琮
明簡懇切真貽謀之良規也其視韓氏之教戒詎有間
哉予嘗論公平生孤忠大節夷險不移寵辱不驚其在
南交入戴之如父母仰之如神明位望隆重無一毫因
緣憑藉之故而受知累朝眷遇如一得非忠憲所謂所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七

題徵士楊先生濟川潛德卷後

嗚呼豪傑奇偉之士世未嘗無也而其名恒鮮著聞於
天下後世者豈非以其時乎君子於此曰惟盡其在已
而已時之遇否初不暇計名云乎哉考諸吾鄉徵士濟
川楊先生之平生而深有感焉先生早有大志慨然召

氣節其學問淵源之懿孝親友弟泚人之善雖有人所
難能皆儒者分內事未足深究其蘊也姑舉一二大
識之先生當元季不克有位于時方群雄角立之秋
為陳竊據江漢遣使以顯爵招先生察其無成者論辭
避之可謂有班荆皮之智 天朝兵至臨江郡人以私
志欲假兵進跪訴于軍當合境殄滅以安反側者泰
諒郭子章與其進擊先生詣軍門謁子章開陳利害及
於人巧構之故事解人賴以安可謂有仲連之義一嘗
肩郡庠教授之職就任未幾解官謝事築三山精舍與
鄉里儒彥詩酒徜徉寄興於烟霞林壑雲月之表辟薦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七

系辭可謂有靖節之風其大者磊落卓特如此則先生
之為人可知矣豈非所謂豪傑奇偉之士歟而其名未
能一登於郡系附於信史以震耀於天下後世斯固係
於時之遇否然世之人不能不為先生惜也先生後
五十餘年其孫則裕從孫民猷持縉紳大夫所為先生
銘表求予題余得諸聽聞者熟矣因再拜書此于卷末
庶乎知德者云

題楊忠襄公祠堂記後

右楊忠襄公祠堂記一通宋魏文靖公撰忠襄族
孫民猷索金重書之且自篆其額後傳識諸左方惟吾

廬陵以文學忠義著聞天下而莫盛於宋其倡而大之者莫過於歐陽文忠公暨忠襄公也余嘗論之文忠在慶曆治平間直道事君利害不問盡忠於承平之時其為之也易忠襄在建炎間不屈虜廷嬰刃以死盡忠於危迫之際其為之也難究其歸文忠忠襄易地皆然不可以事勢觀也記謂明道之與忠襄難以優劣較又舉孟子稱禹稷顏回魯子子思同道斯誠碩論也故余於文忠忠襄亦云然

題龍眠居士畫陶靖節歸去來詞

世之名畫多矣丹青粉黛見重世俗其水墨簡淡識者良鮮况能知寶愛之乎况能因所繪而知景泰之意乎龍眠居士畫陶靖節歸去來詞圖用墨紙模寫經營位置迥奪天造而淡素不華世俗所不好也胡君榮武得之獨珍藏什襲不營若南金大貝蓋君不徒識所寶又能知所景慕者也陶公高風清節著于天下後世固不係乎圖之有無然非龍眠意匠高邁不能寫當時之趣非君仰慕芳烈不能寶龍眠之筆予因竊喜斯圖之遭也拜觀之餘謹識諸左方

書宋氏重修族譜後

余高祖妣宋氏系出柘鄉故先曾祖蒼溪先生文集

原缺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八

附錄

勅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國家簡文學之士列職於翰林而修撰編修檢討則謂之史官所以備紀載之公而傳信於天下後世也茲惟遠選不輕畀人爾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周敘以科第發身簡入翰林為庶吉士閏敏謙和用界斯任荐歷年歲式克效勞是用貫以寵章錫之勅命占之論良史者孟曰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非徒優渥以養榮名而已尚孟勤懋尤我訓詞欽哉

勅命

洪熙元年四月初六日

之寶

誥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國家簡用文學侍從之臣所以備顧問典詞令兼有匡輔之責非得問學該博操履純正之士曷

足以副委任爾翰林院侍講學士周敘發身賢科擢
官翰苑於撰述編摩之事任自 先朝著功精勤慎
之能益臻顯譽既效勞於史局亦預講於經筵爰遷
今官俾貳其長顧其文學操存之美宜有褒嘉旌異
之恩茲特進爾階為奉直大夫錫之誥命以為爾榮
夫論思之職必懋於讜言近侍之臣必資夫直道在
其祇慎光我命詞欽哉

制 誥

景泰元年八月二十七日

之 寶

石溪周先生文集

卷之六

二

贊

石溪周先生畫像贊

沛乎經濟之材躋乎廊廟之器受詩禮之傳紹簪纓之
系其擢第入翰林也屢效討論之益其進秩侍 文華
也實任啓沃之寄然猶當東觀退食之餘聞石溪舊隱
之高致方歛容而肅恭時教子以道義蓋不徒直配于
前人而尤欲垂裕于後裔者也

同郡蕭鑑贊

侍讀周君像贊

溫德容抑抑今儀將對越以有事端步趨而遠迤邐

其遠紹家學也不獨由科甲以飛聲乃懷抱經濟以
為歷官翰苑也不獨工紀載於史筆乃闡揚 帝猷於
經惟於手實餘體於巨川孰不知其為器之弘列紀梓
於大厦孰不覩其為材之奇然而樽檯之具豈特究其
所任必也萬斛之載始足稱其所施抑天將老其 辰
而遠大之是期也歟

臨江習嘉言贊

諭祭文

維

景泰三年歲次壬申十一月乙未朔越十五日癸酉

石溪周先生文集

卷之六

五

皇帝遣江西吉安府知府李繼 賜祭于南京翰林院
侍講學士周敘曰 爾發身賢科歷官翰苑服勤朕
事亦既有年擢任南京方當進用遽茲長逝良可悼
嗟追念爾勞遣官

諭祭靈其不昧尚克欽承

翰林院侍講學士周公墓碑銘

太子太傅 文淵閣大學士同郡陳循撰文

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同郡王直書丹

翰林院脩撰淳安門人商輅篆蓋

君諱敘字功敘自號石溪姓周氏世家吉水之泥田里

其先唐長慶中自廬陵烏東徙有舉宋紹定建士
龍溪諸州者君之七世祖也諸州之子京孫立
上疏力詆姦臣不報遂棄官歸其孫聞孫元至正間
貢進士教溪書院山長則君之曾祖也祖觀
國朝宣德間贈兵部員外郎父岐鳳累官兵部員外知
致仕母王氏封宜人君生穎敏自幼隨父宦遊桐城
累皆受家教比父官國子監因得從彭脩撰汝器劉三
事子敬講授書經永樂甲午遂舉江西鄉試戊戌擢李
騏楊進士君賜進士出身首選渡被簡命入翰林為庶
吉士除編脩歲甲辰聞母家居病篤懇請歸省

皇朝憲典

四

皇帝憫其情命給驛以往明年還京得授例賜編修并
妻勅命丙午以宣廟嗣大統命代祀宗太祖太宗
宗仁宗四陵比還預修大宗實錄故例七品以上得
相恩以本官封贈父母官品高者子者則自有恩例不
就子封贈時此鳳甫任員外郎官品雖高未滿三年未
應受封而君獨悞其母多病朝夕莫測以為必待父之
言滿忍不及見恩命為子之恨無窮乃復慨乞以已恩
封其母遂得從父官品封為宜人是年以實錄成進脩
明年以族兄修撰迪卒于京師受命給驛護其喪
自京師至未踰時母亦不可起矣居喪讀禮之暇勉

子性修始祖祠及諸有關於鄉族之忠厚者服闋預
脩宣廟實錄考禮部丙辰會試及預有事經筵又明
年實錄成進侍讀以父喪歸服除至京上言脩大學
農桑用人才三事預纂修五倫書終亥京師不雨上言
以為人臣不能修職所致詔令百官修省如其所陳
既而以早命祀南嶽于衡山祀畢大雨明年受命考順
天鄉試又明年遷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給驛之任戊
辰上言新政六事又言謹始八事又言釐治保邦十有
二事累奏元年考績至京詔特留翰林乃以有疾
乞還南京不許會吏部請除補南京員缺乃切以命周

皇朝憲典

五

君既還上言中興太平十有四事獨見嘉納未幾應
詔以疾辭歸因不許所修諸書皆有可觀惜乎未盡弘
緒而棄時景泰三年三月廿七日也距生洪武二十五
年閏十二月享年六十有一君為人尚氣節有志立功
名在朝苟有所見輒以上陳無間諂納與否未嘗少
自阻抑見人所為悖于理道或不經事未嘗肯隨流俗
至于勸諫權倖阿附貴執非但絕無于已尤以疾惡于
人嘗謁南京中丞忠貞祠見有南唐門下侍郎陳公宋朝
泰大夫忠襄楊公等四人神位列置案側歎曰此四公
皆忠臣死國事者宜別有祠即捐貲倡主宮道士俾募

卷之六
公姓周氏諱欽字功欽別號石溪吉水泥田里人也自
少有大志入翰林即以著述為已事其先世嘗有言宋
遼金史當以宋為正統遼金附書者公因作書言諸先
輩不果用正統中復言諸朝諡許其自修公得請日
夜纂緝極勞苦不厭蓋公平生所論著甚多宋史其尤
注意者也然又以謂讀書不獨事空言而已於是正統
以來累有所陳說今 上即位上疏言制治保邦十二
事一曰開經筵備講論專對之益二曰諭臣僚嚴內外
交通之禁三曰明賞罰酌輕重予奪之施四曰任將帥

卷之六

六

臣職任至宋紹定乃起進士比再傳後有直齋錄事言
不辭奔歸鄉閭由茲而往鄉以讀書善父丁職方
為乃生翰林益見有聞不盡國用止乎六旬于國
子親能孝壽雖不多竟期莫較

嗣是遣官賜祭厥藏之江山水輝乎有光君已矣
其 上乃此銘詩可言百代

其 上乃此銘詩可言百代
其 上乃此銘詩可言百代
其 上乃此銘詩可言百代

奉訓大夫吏部員外郎侍經筵官金華吳希純篆
公姓周氏諱欽字功欽別號石溪吉水泥田里人也自
少有大志入翰林即以著述為已事其先世嘗有言宋
遼金史當以宋為正統遼金附書者公因作書言諸先
輩不果用正統中復言諸朝諡許其自修公得請日
夜纂緝極勞苦不厭蓋公平生所論著甚多宋史其尤
注意者也然又以謂讀書不獨事空言而已於是正統
以來累有所陳說今 上即位上疏言制治保邦十二
事一曰開經筵備講論專對之益二曰諭臣僚嚴內外
交通之禁三曰明賞罰酌輕重予奪之施四曰任將帥

卷之六

四

臣職任至宋紹定乃起進士比再傳後有直齋錄事言
不辭奔歸鄉閭由茲而往鄉以讀書善父丁職方
為乃生翰林益見有聞不盡國用止乎六旬于國
子親能孝壽雖不多竟期莫較
嗣是遣官賜祭厥藏之江山水輝乎有光君已矣
其 上乃此銘詩可言百代
其 上乃此銘詩可言百代
其 上乃此銘詩可言百代

知者皆為之痛惜出涕嗚呼以公之材而不處於大用其命也夫周氏居汜田唐長慶間徙自廬陵之馬東代有顯聞七世祖應龍宋紹定進士六世祖京孫直寶義閭抗章力詆賈似道奸邪不報去會祖聞孫元至正鄉貢二即嘗言史宜承正統者也祖觀以子貴贈奉直大夫兵部員外郎考蛟鳳用明經薦七轉而至兵部員外郎致仕于家以卒其行治具見太師楊文貞公所為銘母王氏濟陽教諭子職先生之女有賢德封宜人公生時其祖在石溪得異夢曰是子他日必亢吾宗自幼綴敏絕人九歲隨父即墨父日出部軍餉母宜人親授以孟子諸書過日成誦十一歲能詩善屬對弱冠隨父國監從翰林修撰彭汝器受書經大有造詣永樂甲午江西鄉試高等戊戌會試當首選主司謂其儒士并由學校實第二然小錄自鄉試至是累刻其所為經義詩策學者爭相傳誦一日之間名動京師廷試中第二甲第一同時選翰林庶吉士九十五人公其首也預修天下郡志三載雲南守臣進黃鵬勅有制庶吉士試詩賦中者九六人皆授官公授翰林編修明年冬聞母宜人疾篤陳情乞歸省 仁宗皇帝特命馳驛抵家母喜而喜良已還預修通鑑直解賜勅命二通宣德改元代

宋諸陵在河南者還預修 太宗皇帝 仁宗皇帝實錄又預修君臣故事庚戌春兩朝實錄成賜白金襲衣文綺夏五月陞修撰是冬族兄修撰迪卒先是公嘗再以前病乞歸省不允至是召至宣武門內臣傳旨送迪喪且歸省其母馳驛至家侍母宜人病越七旬而宜入卒既終制適正統改元之歲預修 宣宗皇帝實錄明年考禮部會試入經筵講論賜楮幣白金文綺戊午夏四月 宣廟實錄成賜金織襲衣白金文綺加陞翰林侍讀以父憂去壬戌起復明年夏旱奉 命祀南岳公將事敬甫祀畢大雨遠近沾足民傳誦之甲子考京闕鄉試是冬有南京翰林侍講學士之命馳驛抵任三載考最還暴得風疾嘗乞告不允服藥少間至是復作遂不起景泰壬申三月廿七日也享年六十有一配羅氏同邑名家子有賢行物封孺人再封宜人子五長曰家次曰同伯曰咸曰恒曰良家同伯俱中江西鄉選會試蒙中乙榜任滁州學止同伯方卒業于家女一李文珙其婿也弟男十一俊儼俊儒倬傳仕僕僉瓊公平生負氣節外和内剛見義輒為無所避回高曾至今同里累世初皆其兄勉總家政勉卒公恒腹墜之恨遂力圖以承之公有政事材既不克施用故於家尤詳創

始祖祠葺家祠建先考祠作世直堂修宗譜修祭祀儀
註修家政錄修鄉約既又刻乃父職方集刻類編唐詩
刺詩學梯航重修吉安郡誌日不暇給蓋不獨詳于家
其大意且欲傳于後也惜宋史未就而已公於書無所
不讀識見既高材亦優贍率意製作筆不停揮而典重
敦腴出人意表詩尤清肆涵蓄馳騁盛唐四方求者接
踵而應之恒有餘工行草書有晉人風致辭翰兼到蓋
自宣德以來公其傑然者也蒙嘗輯其所作碑銘序記
賦書疏總之若干卷屬予序名曰石溪類集藏于家
讀之知其志之所存公之歿禮部以言 上遣有司諭

石溪周先生文集

卷之八

七

祭且命給舟歸其喪蒙既奉柩還將下是年月日墓于
里之凍邊路上山鵲塘上始祖妣葉氏夫人塋左前事
致書幣專恒詣予泣請曰先人臨終遺言必得先生銘
嗚呼鑑忍銘公哉始負外公在即墨先運副在山東二
父患難相往來莫逆也比公在翰林子忝僚末公念世
好特兄弟視予辱交僅三十年蓋厚焉公宜於我乎屬
也嗚呼鑑忍銘公哉雖然公實命之尚奚辭庸投淚論
次其大槩而繫之以辭曰

礪洲世澤文江濱輝聯簪組光前聞偉哉夫子繼清芬
力窺姚姒攻皇墳厭辭大放卓不群隋珠文貝瑤與琨

挾摘星宿揮浮雲長江激射扶桑根一息千里爭崩奔
五世三紀居詞垣論思啓沃承帝恩浩然吐氣思經綸
中興決策奮所陳再三披胆排天閥愧不善騎獵郢斤
公輪旁睨莫效勤信歟乎命參戚所歛厥膏肓後昆
尚同盤盤溪云云精氣上徹河漢津吁嗟窈窕千秋春
有欲徵者跡刻文

翰林侍講學士周公墓表

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同知

經筵事淮南高穀撰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建昌何文淵書

石溪周先生文集

卷之八

八

資善大夫南京兵部尚書錢塘徐琦篆

學士諱敏字功敏姓周氏世為吉水人家素業儒由七
世祖應龍下第進士登鄉貢者後先相望有直宋寶謨
閣上疏論賈似道奸邪元授鰲溪貞文兩書院山長公
六世祖曾祖也祖觀由子貴贈兵部員外郎父岐鳳以
明經典教邑庠生佐邑教化及入官至兵部職方員外
郎公生而岐嶷賦性穎悟五歲知敬讓十一歲有燈下
客圍棋兵危將不危太平無事日車馬華山西之句眾
咸異之永樂間以壁經中江西鄉試榜會試廷試皆宜
前列入翰林為庶吉士承 命作黃鸝鵲賦大見稱賞

未幾陞翰林編修母病封章乞歸省 仁宗念以愛親之故特許馳傳南往再乞封母氏有司援例以父爵崇不宜授乃陳母老疾狀辭甚切遂獲所請舉修 太宗仁宗皇帝實錄及君臣故事書成賜白金織衣絲段旌其勞陞翰林修撰丁內艱歸修宗譜及始祖祠家政錄又修鄉約所言大略取法藍田之規酌鄉黨之宜置正副各一人每朔望於廟社行焉鄉士子從游者其學多所成就復修 宣廟實錄正統初命司春閣考取士得人充經筵講官擢翰林侍讀賜遊萬歲山有作以紀其盛者言修大學勸農桑用人材三事天早上疏言敬原係周先生文集卷八

天恤民雖本於人君實在人臣能修職與否分祀南岳致澍雨之應主考京闈鄉試陞南京翰林侍講學士修遼金宋三史繼修詩學梯航吉安郡誌唐詩類編先事而成應 詔言時政六事曰新政務擇守令揆風憲嚴操備重邊政革積弊復言謹始安邦八事今 上皇帝上書言致治保邦十二事一曰開經筵脩講論專對之益二曰諭臣僚嚴內外交納之禁三曰明賞罰酌輕重奪之施四曰任將帥預戰守防禦之術五曰專委任革濫牽制之害六曰慎選舉重犯貶連坐之法七曰肅滯運審速近轉輸之策八曰增屯種戍軍民儲備

之勞九曰厚耕桑嚴守令殿最之績十曰限僧道定寺觀多寡之額十一曰公鹽法重豪貴中納之罪十二曰廣旌褒賁一時急務之宜其意以為 天子建中和之極成繼治之效不過勤政恤民所致於是復上中興太平十四事曰勤政曰親藩曰新治曰復邊曰修武曰安民曰考校曰專人曰慎科曰革弊曰清漕曰修書曰薦賢曰尚廉其辭多因頌以致諷深得古人告君之體上嘉納其誠批荅褒美公亦自感激期以供職自效會有疾致政解官不許著訓刪改筆翰如流雖祁寒暑雨不少輟人所不堪公奮然曰編歷儒者事況吾職分當然耶為之益力所著三史稿成而卒實景泰壬申三月廿七日也公平生篤倫理尚志節正己律家推誠待物君親之念本乎天性於母黨尤知所愛重然剛介自持不苟為不義屈金陵有妖婦身著紋異幻惑時流厥甥某由婦驟登太常寺丞賀者接踵公獨不往曰物與妖非祥且當遠矧可賀耶嘗謁治城 忠貞公廟睹南唐陳公宋忠襄揚公等四神坐列真左右慨然曰四人者皆死國事何處之卑下如此耶捐貲為倡構祠令道士主祀事親為之記配羅氏子男五人蒙同伯咸恒 徐州學正同伯鄉貢進士既卒之九十年其友高穀表

於臺曰嗚呼世之論人物者率以文學政事為先務然
紫爵錄為翹楚至其所存而未發所發而未及施者無
庸錄焉殊不知君子之學以為己以顯親以事君以治
人是可以政學名位為次公問學譽望出人表得失
行藏安於所寓與夫崇尚信義考索名物又非瑣瑣者
可比儼使其得展所蘊以措諸事業其濟世行道也審
矣惜乎造化靳其所懷抱疾而終俾吾人興嗟於既往
學徒追慕於將來不亦重可慨夫不亦重可慨夫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八終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八終

石溪文集七卷附錄一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周叙撰叙字功叙吉水人永樂戊戌進士官至
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事迹具明史本傳是編詩
三卷賦頌詞一卷文三卷又以誥勅誌傳為附錄
一卷史稱叙初選庶吉士作黃鸚鵡賦稱旨得授
編修今觀所作雖有眷容宏敞之氣而不免失之
膚廓蓋臺閣一派至是漸成矣其集編次無法至
以五言六句別標一體區之古詩之外而五言長
律反入於古詩之中殊乖體例



ZW 21181888575384